叢書集成續編

二一三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一三冊目錄

文學類

故事

閒見偶錄一卷……清 朱象賢撰 昭代 一
麈餘一卷……清 曹宗璠撰 昭代 四一
耳書一卷……清 佟世思撰 遼海 五七
諾皐廣志一卷……清 徐芳撰 昭代 六七
書葉氏女事一卷……清 屈大均撰 香豔 九七
周櫟園奇緣記一卷……清 徐忠撰 香豔 一〇〇
喬復生王再來二姬合傳一卷……清 李漁撰 香豔 一〇一
過墟志感一卷……清 野西逸叟撰 香豔 一〇三
斷袖篇一卷……清 吳下阿蒙撰 香豔 一一一
薄命曲一卷……清 孫學勤撰 香豔 一一二
喟菴叢錄一卷……清 戴坤撰 香豔 一一七
十洲春雨二卷……清 二石生撰 香豔 一二五
某中丞一卷……清 不著撰人 香豔 一四六
記某生爲人唆訟事一卷……清 不著撰人 香豔 一四七
記某生爲人雪冤事一卷……清 不著撰人 香豔 一四八
妖婦齊王氏傳一卷……清 不著撰人 香豔 一四九

瑣談

御覽闕史二卷……唐　參寥子撰（高彥休）　藝　苑　一五一
諾皋記一卷……唐　段成式撰　藝　苑　一八五
歌者葉記一卷……唐　沈亞之撰　香　豔　二〇一
冥音錄一卷……唐　朱慶餘撰　香　豔　二〇五
續墨客揮犀十卷……宋　彭　乘撰　殷禮在斯　二〇七
新編醉翁談錄八卷……宋　金盈之撰　適　園　二三五
巖下放言三卷……宋　葉夢得撰　郎　園　二六三
玉澗雜書一卷……宋　葉夢得撰　郎　園　二八七
鐙下閑談二卷……宋　不著撰人　適　園　二九七
林下詩談一卷……宋　不著撰人　香　豔　三一七
清閒供一卷……明　程羽文撰　香　豔　三二〇
東谷贅言二卷附校勘記一卷……明　敖　英著　民　魏元曠撰　胡氏豫章　三二五
松窗夢語八卷……明　張　瀚著　武林往哲　三五五
藏說小萃七種……明　李鶚翀輯　江　陰　四四一
公餘日錄一卷……明　湯　沐撰　四四五
宦遊紀聞一卷……明　張　誼撰　四四九
水南翰記一卷……明　張　袞撰　四五三
存餘堂詩話一卷……明　朱承爵撰　四五六
暖姝由筆一卷……明　徐　充撰　四六〇
延州筆記一卷……明　唐　覲撰　四六五
戒庵漫筆一卷……明　李　詡撰　四六九
戒庵老人漫筆八卷……明　李　詡撰　常州先哲　四七五
延州筆記四卷……明　唐　覲撰　江　陰　五八七

文海披沙摘錄一卷……明　謝肇淛撰　香豔　六一一
紫桃軒雜綴三卷又綴三卷……明　李月華撰　檇李　六一七
寒夜錄二卷附校勘記一卷校勘續記一卷……明　陳宏緒撰
民　魏元曠撰
民　胡思敬撰　胡氏豫章　七一一

聞見偶錄

第二一三号版

聞見偶錄序

人具耳目卽有聞見而聞見中有足以廣人知識者有不足掛之齒頰者之不同耳予近在鄉國遠就所歷之地凡事物之入耳過目頗有異於尋常可以益知識而言之於人者祇以情性迂疎或時他及嬾於並紀迨適時日遂爾加遺不可勝數此錄各條開值閒暇隨覩隨聽而信筆述之是以未遽遺棄者也今就所存不拘次第裒爲一卷聊以存予素日聞見之一二至於事物之外如前人辨論經傳子史之微旨文章意見之得失乃又係於學問非信手記述之所及也玉山衙史朱象賢行先氏書

聞見偶錄

長洲朱象賢行先著

產卽有齒

凡初生幼孩至七八月方生齒漸次至三四歲始全予石塘宗家裔生云　國初徐州民家一子產時齒卽盈口長能讀書爲貢生而卒

瘞鶴銘

瘞鶴銘在鎮江之焦山爲江南舊物其文自左至右首行爲題次行華陽眞逸譔上皇山樵書歐陽文忠集古錄云余得六百餘字獨爲多又云字亦奇特類顏魯公華陽眞逸是顧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爲况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全文止百餘字而集古謂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蓋印書者誤以十爲百文忠以爲類顏魯公又疑是顧况道號又疑王瓚僕今審定字法殊類陶宏景其著眞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此銘壬辰歲甲午歲又可證也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會

積永嘉後始還茅山十一年乙未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卽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後題數字唐王瓚詩字畫頗似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或以銘卽瓚書誤矣又西清詩話云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眞人晩號華陽眞逸又趙明誠金石錄歐陽公云華陽眞逸是顧況道號余徧檢唐史及況文集皆無此號惟況謫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不知歐陽公何所據也按諸家考核則華陽眞逸爲陶宏景是已但此碑原列上皇山樵書華陽眞逸

乃謂銘者也玆辨爲華陽眞逸陶宏景書何耶在宋時石壁已殘某某謂某某書業無可見豈古人亦有不加考核而涉率言之誤耶或上皇山樵卽係華陽眞逸耶何不爲之明辯也至勒石之處前人俱云在崖下水濱又云崖閒震而墜者明都元敬金薤琳瑯云宏治甲子嘗遊焦山問僧銘之所在則云已崩裂墮江雖水落亦不復見正德丁丑冬再至京口錢逸人德孚爲予言嘗識其處遂與德孚及俞貞明渡江登山踏雪尋之果得于石壁之上可讀二十字因搨以歸至　本朝康熙閒蘇郡太守湘潭陳鵬年被劾而候於鎭江偶舉豎立自爲碑記其略云瘞鶴銘在焦山西麓崩墮江中遂名雷轟石亦不紀何歲月宋元以降傳錄傳會舛僞相仍莫能考正余自庚寅十月再罷郡羈繫東江且三歲越壬辰冬蒙

天語昭雪禁網始疏乃開以扁舟一至山下尋探崖壁適雨雪稀少水落石露與乎常時乃命工人是相是伐蹷巖尋丈力難全舁是劃是剔不遺餘力以求遺文出之重淵躋之崇岡乃得七十餘字質體完固

精采飛奕巋然煥然如還舊觀自冬徂春凡三閱月厥工乃成是爲癸巳二月旣望蓋玆銘沒于江者七百年此七十餘字自歐陽文忠公以至今日宛然猶存非山川鬼神護之惜之曷至此遵原刻行次存者表之亡者闕之甃以山石儼若摩崖略循故蹟覆以層軒環以周垣不事雕鏤不施丹黃以速厥成用俾散佚鳩工之次余滋懼焉至是書謂造確係何人傳寫荒唐與補刻之謬妄古今人論辯頗載之別編以備覽觀余不具論是役也余旣與裴儋書以爲之倡

勷事者爲同門友任城潘子兆遴余及門黃山汪玉樹京口李心祖吳門勞城老友雲間林子企忠齊昌徐子琮而浮屠氏昌齡勝珠義果之力居多其捐基立石爲本山釋行載以及建立亭宇修築牆垣將伯之助不謂無人並書碑陰以示來世康熙五十二年歲次癸巳孟夏既望就此觀之則碑銘崩裂江中非謬而都元敬所云得于石壁之上可讀二十字又不符矣但都好古博學迥非常流既親至其地摹搨以歸安有疑義此必是石壁之銘崩於江中者多而塋上所存尚有二十字陳公將江中之石劄剔舁起必并伐石壁所存而並舁湊合矣後越三十八載爲乾隆十六年御駕南巡所造亭軒閣垣悉爲改作今二十二年又事修葺未識能保無恙否此碑原文連題并譔書及後題名通計百七十九字內不可考者十一字又不全三字明顧元慶瘞鶴銘考少十八字今存并不全共七十九字其文自左至右今將小石依原舊行次錄刻遺文自右至左非也至太守陳公將深淵之

石齋之崇岡豈非勝舉但識者謂劄剔巨石果易就舁然石小則毀亦易傍近題字劚削無存殊可惜耳彼時若爲計長久將層軒亭宇垣牆之費增益人夫采鑿大石就故處堅築高基全舁原石而豎立之不必上此巉巖亦不致劄剔全石豈不更善今所舉如此倘後復罹浩劫欲施人力以冀瓦全不亦難哉

焦山古鼎

焦山寺有古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濶四寸二分足高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其銘乃鐘鼎文在腹內銘云維九月既望甲戌王如于周丙子烝于圖室司徒南仲佑世惠僉立中廷王呼史端冊令世惠曰宣治佐王頫側弗作錫汝元衣朿帶戈琱戟綰韠彤矢鋈勒鑾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敬休用作尊鼎用享于口列考用周簋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本朝王西樵阮亭俱有歌詩

虎入城

蘇州城距山甚遠即吳縣境內諸山居人多而樵采

頫絕無甯獸潛藏康熙五十二年十月十八日有巨虎潛於城北王氏之歸田園中其時俱謂於齊門城垣上跳進然絕無見者更無形迹王爲王心一之後人園亦爲郡中名園忽聞有此猛獸好事者爭先往觀傷及二十餘人官兵搏捕驅至園傍一茅屋中擊殺之時吳縣令張廷弼罷任居郡作詩紀事中二句云昔聞渡河去今見入城來

火災

吳郡之閶門人民雜沓百貨聚集每多火災未有如康熙五十二年十月五日之甚因火而死於水者擁擠蹴踏而死者甚多余友蔣芳似夢蘭作詩敘述情景雖極鋪張卻無已甚之詞其詩曰康熙五十有二年十月五日夜未眠閶闔城中聲震地閶闔城外光連天是時秋冬久無雨風日燥烈烘梁柱姚家衖口包氏居偶一不警騰煙灶從此綿延百十家流光走燄飛金蛇四方奇貨累百萬一炬頃刻成塵沙大官小官急馳驟反風無術何能救當其烈燄未息時誰忍遲留獨居後城頭峨峨百尺高其下十丈深壑濠衆人擁擠互出入一橋約束如蜂腰（謂弔橋）橋窄人多脚蹴踏危闌一斷崩崖谷火光照水如血紅數百生人水中哭深濠塡塞水不流先墮在底後上頭水濡人壓兩莫當那得更試吳兒泅魄斷身沉不可記下者翻爲上者利隻數雖濕衣尚乾尸上逃生若平地嗟嗟此火燔居民奇贏灰燼存其身豈知因火而死水水中死者皆途人橋西之火勢愈猛火東之路縮如頸萬人擁擠火漸來不出不入喉中鯁直北一路舊渡津石橋高跨何嶙峋平時歷級尙不易當此雜遝空逶迤下塘隔絕僅尋丈肩連踵接迷來往來者欲南不得下往者欲北何出上相持既久難支撐一人蹉跌千人傾强者騰翻疾奔竄弱者尸積橋梁平或者僵直或卷縮或折手足或穿腹不如滾沒濠中人縱死猶全骨與肉火止骨殘猶未歸傳聞兩處心疑非耶孃妻子急相索哭聲一片昏陰霏濠邊橋邊夾衖路形骸細認齊鳴諕得尸似得活人還餘者傷心不知處一夜西風白浪顛漂流出沒隨波遷齊女門邊觀者衆幾人失足沈深淵死纍場中拾餘燼收

垣傾場雷霆震何事餘威尚未收又見零星貫棺櫬天人之道孰可知寬征與材聊爾爲後世敢希鄭子產擇愼禪竈亦足師

聖君享祚最悠久況是今年

聖人壽赦詔遥頒禁獄空死囚且得延其首戊子之歲叛逆誅肝腦狼藉膏血塗敎場陳尸約五十此輩誕叡皆至愚天地生生眞大德六府何爲失其職袁哉無罪二百人玉石無分在晷刻豈緣風薄俗更澆眞宰作意懲浮囂途中水中有定數特以一火爲招

邀而今一路陰魂滿薄暮依稀識長短啾啾鬼哭略可聞路上行人迹欲斷鷹騰烈火猶可防軀命一失何由償城中城外招魂哭但見橋頭并水傍

一產三十六子

康熙五十四年蘇州民郭庭桂妻一胎產三十六子其大如鼠見風卽與凡兒等巡撫趙宏燮雇乳母三十五人并其母以哺之

異物

康熙五十七年予在大梁撫軍宜君楊公幕中見京報川督鄂海奏六月間有郭多里地方陡出一獸無頭狀如人形頭內生手腹上生眼臍中生口行至軍中食米數斗不傷生獸衆兵將刀追近忽發怪風刀箭不能近其身及追至哈喇式地方山凹之內有深坑數丈此獸躍于坑中近覷之內有百餘形類皆然臣一面差撥多弁防禦理合奏聞等語旋據提塘稟實無其事係妄人揑造現在查究後又傳聞

聖祖上諭此物古時原有亦非無者緣是得寢深求未識確否蓋此物山海經內舊有載入也

九月牡丹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九月中蘇州西禪寺內有牡丹一本葉皆彫落特開花一朵淡紅鮮嫩雜於菊花叢中施一山先生作二絕句云別擅輕紅色重開黃菊時寶花應說法無葉亦無枝漫道梨花端並花瑞若何我來看霜葉竟作踏春歌

粉紅燕

康熙間吳郡之吉由巷民家巢燕哺三雛一潔白二粉紅色時以爲奇紛紛往觀夫白燕已不多見至於

粉紅尤未聞也

蔣氏妖鬼

蘇郡之西船塲巷內蔣氏止一子讀書家塾夜有美人相就旣而夜夜必至至數月其子形容消瘦肢體憔悴父母詰其故乃知妖也不勝憂慮因令避于他處固不至後以爲無妨稍爲出遊仍復相遇謂其子曰相聚數月不意又散今請言故子前生盛才貌我爲處子少有顏色曾私約終身後子負約我卽抑鬱而死所以不能忘情今之相遇本當殺子見子尚有

儔行家中素無大過又惟汝一子我不忍也自後不必相遊安處家中言訖不見亦康熙五十幾年事

刻板名手

吳郡專諸巷內有刻版者姓朱名圭字上如雕刻書畫精細工緻無出其右有河南畫家劉源繪淩煙閣功臣像上如雕刻尤爲絕倫又南陵詩人金史字古良擇兩漢至宋名人各圖形像題以樂府名曰無雙譜傳聞亦是上如雕刻繼而選入　養心殿供事凡大內字畫俱出其手後以效力授爲鴻臚寺敘班

王梅庵

康熙中吳郡畫人物名手稱王基爲第一王字大御號梅庵乃顧雲程見龍之高弟更善畫馬兼能音律圍棊爲人瀟洒出塵不趨榮利與人交極其誠信年六十餘而卒不娶無後惜哉後出者欲求如此之藝如此爲人不可得也又徐玫字爗若者人物亦善又能花鳥細膩鮮媚挾技出遊大行於京師名利兼收但其品望遜於王耳

掘地得物

康熙五十八年五月蘇城富人俞鶴年家無故而牆忽倒倩工修築掘地得一物員軟如肉而色黃其大如甕頭甚小俞以鐵索纏之砍以利刃刃屈而物不傷但有血水其聲如鼠緣地而滚血書火陽現命四字于地忽不見

忘八移家

友人邵賜芴自朶車回云康熙五十九年庚子七月中旬京師海岱門外北城兵馬司署下有龜於河中浮首南去者絡繹不絕直至通州初兵馬司署前有

橋橋下以磚壘砌先是兵馬司徇之傑見一白鬚老者乘一白馬謂徇曰今有忘八移家橋下磚石宜拆去否則不利于居民徇如其言未幾即見大龜如輪越橋浮水而去隨後行者五六日始完

大星南移

康熙六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戌刻有星大如雞子自西北移往東南過處光如白練是年十一月十三日

聖祖升遐

戒石

今凡府州縣衙署於大堂之前正中俱立一石南向刻公生明三字北向刻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官每升堂即對此石也或有惡其中立出入必須旁行意欲去之但所刻係君上誥戒之語而不敢擅動欲駕言稟於上臺又難措詞曾見易以牌坊者南北兩向照依石刻字樣書寫以代立石迨問立石所自人皆茫然予考舊典此名戒石所刻之十六字乃宋太宗書賜郡國以戒官吏立石堂前欲令時時在目不敢忽忘之意先是後蜀孟昶諛戒官僚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足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計二十四句至宋太宗表出四句元明以至　國朝未有更易王梅溪十朋所至有修戒石詩其在夔州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天難欺聖訓昭昭日月垂刻石于庭勵官師臣庭堅字尤瓌奇光堯宸翰增光輝坤維門戶州名夔庭前戒石陋且庳筆畫微茫觀者疑太歲在酉嘉平時吉日丁亥刑不施命工舉石少高之一新欄檻嚴護持銀鉤照眼光陸離天威只尺顏不違虐民之事焉可爲勿謂蒼蒼不吾知與爾同僚共孜孜後移官涛源修戒石又詩云君以民脂膏祿爾大夫士脂膏飽其腹曾不念赤子貪暴以自誅誅求不知恥指呼有鷹犬恣慾肆蛇豕但言民至愚孰謂天在邇昭然甚可畏殃必反乎爾聖

訓十有六簡嚴具天理大字刻山骨朝夕臨坐起一念苟或違方寸寧不媿清源庭中石整頓自今始何敢警同僚兢兢惟勑已可見古人到處奉以自勵今人處此雖係前朝之物然天理人情並無二致以之自警亦人所宜安可因出入不能中道而欲去之耶

碑帖考

重刻古人著作務覓善本詳加校讐庶不致於舛繆如勝國錢塘胡文煥重刻古書甚多內有碑帖考予購得詳閱之乃割裂先樂圃墨池編內碑刻二卷妄爲此名也先樂圃名長文字伯原宋元豐間人能書纂有墨池編計二十卷書家皆祕重之最後碑刻二卷所載止於唐末至明隆慶間四明薛晨續入五季宋元明重刻以行胡則於此本內割裂二卷另以碑帖考爲名而帙首著作姓名竟刻吳郡朱晨伯原纂夫以薛之名以先樂圃之地名姓氏混爲一人豈不令人噴飯何以傳於後世耶

坊本書籍

專以鬻書爲業者謂之書坊江南江西浙江有之他處則無偶有店鋪亦此三省人也但書坊止知趨利並不顧是非錯謬如書首序文此種則用此篇他種即將此序略易幾句即列彼書之首舊板有朽腐者或於目內刊去或改補號數充爲全帙又書有行者有不行者竟將不行者冠行者之名于首公然發賣以文人著作視爲兒戲以圖利購書者可不辨之

異竹

竹生南地種類甚多然地土又各不同如江浙大小竹筍乃爲鮮美佳蔬而滇黔各處所生與江浙無異其筍亦同以之煮食苦劣殊甚不可着口又如方竹江浙偶有而甚貴滇之雲州所屬一山之竹全方又棕竹他處絕無而師宗羅平之間獨產粵西之北流縣苗峒中獨出湘妃梅綠二種古人輿地書內註爲土產者今日絕無而偏生他處比比然也又聞楊大瓢先生云閩之德化縣所產有葫蘆竹節大節小如葫蘆又有蓋竹末大本小若蓋生于澤中又有千歲竹花黃白色實如橄欖又周櫟園閩遊雜記有朱竹尤見聞所無至於此處雖爲罕見而他處間亦有之

者不足異也

懺拜賢儒

昔郡中有搢紳信奉釋老至釋禍因講理學是以外有其名實則設立斗壇朝夕拜禮而不替也又刊刻心懺刷印行世懺例與釋道家無異雖拜時稱誦俱聖門十哲四配以及各先賢先儒而已此懺據稱爲杜眞君所傳但杜何以不傳于僧道而傳於此人理學之人又何爲刊板以行孟子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援儒而入於異端可爲理學乎此與雲

南邪教張保太幾希矣

五松園

吳郡名園甚多古之佳而大者如錢氏之南園朱勔之同樂園及御史王所臣之拙政園等俱成瓦礫矣城外者毁敗更易勝國徐冏卿園林不過二三百年亦久無蹤影若非瑞雲峯在遺址莽不知爲何處也幸而存者尚有幾處如城北王氏之歸田園城東顧氏之鳳池園至閶門外之七松草廬雖爲俗夫代去古松而規模猶在又近日趙氏重葺之舊園均爲有名而非彈丸俗地然總不及任蔣橋東偏之五松園即俗稱獅子林爲最五松者園有松五株皆生石上故以爲名或謂元至正二年僧維則聚奇石建造非也歐陽元（元人）記云其地本前代貴家別業至正二年壬午天如禪師之門人結屋以居其師焉則非創自僧家可知其所建佛寺在園之南額曰菩提正宗迨後改名獅林寺予考舊跡昔潘元紹曾居于此前後左右皆其第宅園林至今名爲潘氏巷潘乃張士誠之壻張踞蘇州潘爲僞浙江行省左丞富貴奢靡近

代罕有元季有名文墨之士頗爲羅致此園原非僧寺鄰伊第宅必爲所踞拔其時正在結屋之後由是復歸豪家也園中位置東半多山西半多杉山用太湖佳石磊成幅員不甚廣而能使之幽深曲折雖咫尺而有遙遠之致誠一絕境相傳爲倪高士雲林堆疊乃不知者之訛傳但非出自後世凡手耳僞稱爲獅子林者緣怪石狀若狻猊參差林立而名之也至郡城內外或舊存或新造除前述外尚有可觀之地獨此山石之佳堆疊之妙超出于衆聊爲識之（乾隆二十）

（二年上南巡江浙聞其勝致予浙江圖鑒三月初十日臨幸焉）

男服從軍

古之木蘭以女爲男代父從軍十二年而歸同行者莫知其爲女子歌詩美之典籍傳之以其事空前絕後也偶閱黃標平夏錄元季蜀之保寧城中韓氏女年十七遭明玉珍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閒既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不知其女子也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猶然處子人皆異之稱爲韓貞女此與木蘭事髣髴可見天下之大歲時之久奇異非常之事豈無同於古人乎

花蘂夫人

凡紀述舊事非有確據不可率書即如後蜀花蘂夫人人各一說殊難取信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花蘂夫人蜀王建妾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而小徐妃其女弟在王衍時二徐坐遊燕汚亂亡其國莊宗平蜀後二徐隨王衍歸中國半塗遭害焉及孟氏再有蜀傳至昶則又一花蘂夫人作宮詞者是也國朝降下西蜀而花蘂夫人又隨昶歸中國昶至且十日則召花蘂夫人入宮中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嘗造毒屢爲患不能遂太宗在晉邸時數諫昌陵而未克去一日從上獵苑中花蘂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走獸忽回射花蘂夫人一箭而死始所傳多僞不知蜀有兩花蘂夫人皆亡國且殺其身

陳師道後山詩話云費氏蜀之靑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蘂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太祖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數萬爾 能改齋漫錄云徐匡璋女納于孟昶拜貴妃別號花蘂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蘂翾輕也又升號慧妃如其性也王師下蜀太祖聞其名命別騎護送陳無已云姓費誤矣 元陶宗儀輟耕錄與能改齋同 明詢芻錄云二郎神衣黃彈射擁獵犬實蜀漢主孟昶像也宋藝祖平蜀得花蘂夫人奉昶小像于宮中藝祖怪問對曰此灌口二郎神也乞靈者輒

應因命傳京師令供奉蓋不忘昶以報之也又云人以二郎挾彈者即張仙也二郎乃詭辭張仙鄙號形管遺編云費氏以才貌事孟昶賜號花蘂夫人及宋太祖平蜀輸織室以罪賜死餘與后山詩話同又云徐氏或曰即花蘂夫人誤也徐氏徐匡璋女蜀破太祖見而悅之命別駕護送途中作詞自解詞曰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緜緜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　本朝吳任臣十國春秋前蜀列傳云翊聖

皇太妃徐氏耕次女宮中稱爲花蘂夫人亦曰小徐妃尊爲皇太妃咸康元年隨後主降唐行至天回驛太妃與太后賦詩悽惋不可聽已而秦州之禍與太后同畢命焉又後蜀列傳慧妃徐氏青城人父國璋納於後主拜貴妃別號花蘂夫人又升號慧妃常與後主登樓以龍腦末塗扇扇墜地爲人所得蜀人爭效其制名曰雪香扇又後主與避暑摩訶池上爲作詞以美之國中爭爲流傳徐氏長于詩倣王建作宮詞百首人多稱之國亡入宋宋太祖召使陳詩誦亡國之由有十四萬人齊解甲可無一個是男兒之句太祖大悅徐氏心未忘蜀每懸後主像以祀詭言宜子之神自注曰張仙挾彈圖即後主也童子爲太子元喆武士爲趙廷隱論曰花蘂夫人有言宋平蜀別將護夫人入汴京中道作敗節語後竟爲晉邸射死又言以蜀俘輸織室終得罪自盡俱非也前後蜀有兩花蘂王蜀則導江費氏孟蜀則徐國璋女又有南唐宮人雅能詩歸宋後目爲小花蘂其稱名皆同云

據是說則王蜀之花蘂爲小徐妃即翊聖皇太妃

徐氏及導江費氏已有其二與孟蜀之徐慧妃則三矣何以云兩詳閱王蜀列傳並不載及導江之費論內又不及小徐妃其中豈遺忘王蜀之小徐曾爲立傳耶抑導江費氏之有謬誤耶慧妃之父前人所述俱作匡璋而吳獨作國璋識因俗書作国必匡国相似而吳誤以爲國也至於前說傳後既較然論曰皆非自必別有證據矣姑記之以俟賡博者至詢偶錄以二郎爲詭辭張仙夫二郎神[illegible]自大而無挾彈之形花蘂之圖挾彈者原因孟昶素日好彈宮詞云原

是我王金彈子海棠花下打流鶯是也宮中供奉不便實對是以諱言若藝祖問時既稱爲二郎神又何以復諱二郎爲張仙耶

七姬廟

蘇州城北將及齊門在任蔣橋之西南俗名大楊家巷有七姬廟門列七姬一節四字扁額乃是前明長洲令趙沂所題人皆不知所祀何神也余閱平吳錄元至正十三年泰州販鹽民張士誠與弟士義等殺素彼凌侮之人邱義等乃起兵據高郵等處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既而陷常熟兵入郡城十七年降於元授士誠太尉後明太祖遣徐達等圍姑蘇士誠壻潘元紹出戰歸見事急召其妾七人論以事勢皆縊死潯陽張羽爲七姬權厝志以表其烈時至正二十七年明太祖吳元年也其歲八月辛巳城破元紹降于明士誠被執舁至金陵自經死此七姬殉節時之始末也廟址係潘氏故園西一隅正屋三楹今俗僞改爲佛殿塑七姬小像于旁室相傳七女常於此地顯著靈異故爲立廟夫貞烈乃女子之美行

即無靈異之事而崇其廟貌以風世俗不爲過也志銘歌詩附後

張羽七姬權厝志　七姬皆良家子事浙江行省左丞榮陽潘公皆爲側室性格柔慧姿容皆端麗修潔善女紅剪製衣繡經手皆精巧絕倫事其主及夫人皆能以禮其羣居和而有序皆不爲怙寵技美之行公每聞閭閻間婦女能以節槪自立者歸必爲語其事皆應曰彼亦人爲耳公笑曰若果能耶及外難興敵抵境公日臨戰一日歸召七姬謂曰我受國重寄義不顧家脫有不宿誠若等宜自引決毋爲人虜也一姬跪而前曰主君遇妾厚妾終無二心請及君時死以報毋令君疑也遂趨入室以其帨自經死於戶六人者亦皆相繼經死公聞之曰若遽死耶實至正丁未七月五日也以世難弗克葬乃瘞其屍焚之以其骸瘞于後圃合爲一冢公還顧其封且泣曰是非若所安也行營高燥地而遷焉時以日薄故未暇爲志及踰月始狀其事屬羽將勒石追瘞于冢側嘗觀古之史氏所載貞妃烈婦能識節義決死生而不顧

者恒曠世而一見今乃于一家一日而得七人焉吁亦奇矣哉乃列其姓氏于石而係之以銘程氏蜀郡人年三十生女一人生奴翟氏廣陵人年二十三徐氏黃岡人年二十生女一人不惜羅氏濮州人年二十二卞氏海陵人年與羅氏同彭氏與卞氏同郡人年與徐氏同段氏大寧人年十八其先死者也公名元紹字仲昭實宋魏王廷美之裔其先以避禍易今姓求復云銘曰生也同其天死也同其時而瘞又同其封壤樹蕭條匪子之宮尙卜高原以永無窮（宋克書盧

熊題額時有三絕之稱）

陳基羣朵碎傷吳帥潘元紹眾妾作　繡紋刺綺春纖長蘭膏鬋鬢瓊肌香芳年豔質媚花月三三兩兩紅鴛鴦翠靴踏雲雲帖安海棠露濕胭脂朵冶情紛作蝶戀春新曲從翻玉連瑣畫堂銀燭天沈沈揚眉一笑輕千金明珠買得綠珠心欲揮魚腸掃妖彗主君勿疑心似醉一宵痛擊羣珠碎門前鐵騎嘶寒風奇勳解使歸元戎

高啟弔七姬冢　疊玉連珠棄草根仙遊應逐墜樓魂孤墳掩夜香初冷幾帳留春被尚溫佳麗總傷身薄命艱危未負主多恩爭妍無復呈歌舞寂寂蒼苔鎖院門

紅指甲

鳳仙花一名金鳳花江南最多而易生二三月開下子即發萌芽五月始花赤白紅紫或赤白相間者俱有之花至八九月而萎有一種重臺者又重臺而並帶更有花開於葉上者甚爲稀罕而難於培養結子亦不繁多爲貴重耳遇七夕婦女摘其英擣染指甲

其色鮮紅楊廉夫詩曰夜擣守宮金鳳蕊十尖盡換紅鴉觜閒來一曲鼓瑤琴數點桃花汎流水但不知始於何時嘗觀張祜彈箏詩云十指纖纖玉筍紅雁行斜過翠雲中按此則唐時已然矣

蜈蚣制蛇

有人行於宜興山中風和日暖忽聞有飛砂走石聲頃見一巨蛇從草叢中來其速如矢至一溪中溪水沸騰須臾漸緩又頃水勢乃平臨溪視之但見數圍之蛇死浮水面蛇首有物長尺許狀如蜈蚣躍上溪

壁而去昔陶宏景云蜈蚣見大蛇便緣上敢其腦此其是歟

蛙教書

向見人畜蛙爲戲者木匣中有一大蛙數小蛙開匣則大蛙先出小者隨之出則大蛙踞中外向小者旁列大者鳴一聲小蛙亦鳴一聲大者鳴兩三聲小蛙亦鳴兩三聲迨後大蛙迭鳴不已衆小蛙亦然畢則仍如出時次序自入匣中謂之蛙教書（無知之物必有異術閑馭）

（耕錄蝦蟆說法正與此同是即其遺法歟）

竊飲醉倒

蘇郡之桃花塢有顧姓以造酒貨賣爲業被竊賊穿壁至其酒房飲空數罈至天明猶醉睡于罈側因而捕獲主人見其未竊他物即釋之然其酒量可爲大矣

一花榴樹

人家庭中有石榴樹一株每歲止開一花有一人偶至其家見之以重價買去製爲十酒杯每置酒杯底即現榴花一朵鮮麗異常酒乾則不見誠奇物也

稚子能奕

有好奕者遜於國手三四子一日行經帶城橋見一店鋪前有七八歲許稚子對局好奕者目之稚子曰與我奕乎觀奕者見其幼而多誇遂與之奕不能勝復之如故此二童不知誰家子以此幼年而藝即能勝人亦可異哉

吳郡書家

本朝康熙間吳郡書家有三陳香泉奕禧何義門焯楊大瓢賓陳則專學松雪而厚實妍媚無出其右至於骨力雖極講究卻其次也何則專摹唐帖鋒骨凜然而且端楷文雅無一軟弱之筆摹古可爲獨步但未見自己性靈然較尋常之筆已稱鶴立雞羣矣楊則自晉至明無不涉獵其得力者楷則黃庭行則聖教專用二帖之筆意仿各家之形勢工勤力足而無懈筆不知者謂自成一家實則專攻二帖者也至於執筆之法惟楊能懸肘撮管排蕩不羈故陳何妙在分寸之字而不書大者楊則蠅頭小楷與尋丈大字一例揮灑不以大小爲難易也

七十二筆

康熙間有倪來周以書法教人其訣七十有二將側勒努趯策略啄磔分開每筆另造形像若干而異其名共得此數也蓋書一字向背回顧筆勢各有自然之致何必重爲此名以誑愚蒙奚免大方之嗤笑乎

大雨中火災

雍正二年六月初九日申刻大雨雷電中火焚闕里大成殿寢殿兩廡大成門聖祖御碑二亭敬聖王舊殿金白堂等處至明日丑

昭代叢書 庚集 （聞見偶錄）卷第二十三　[illegible]　（世楷堂藏板）

時方息

陪臣獻詩

雍正三年二月二日兩曜合璧五星聚於營室有安南陪臣范謙益阮輝閏范廷鏡朝貢在京獻詩三首云維斯　聖德正當陽克向天心召美祥雙璧同躔輪炫燿聯珠比彩輝煌兆開玉燭三登盛永奠瑤圖萬世昌重譯喜逢華旦會南山鼇祝　壽無疆　一

七政時齊　聖建中休祥上應　紫微宮重明合璧光輝麗五緯連珠燦爛同鼎盛　治功昭景象亨嘉世運兆和豐欽崇仰覲　芝綸煥玉麻縣延　國祚洪　二

粹精　聖德體乾行燦爛中天吉象呈青道璧懸同會合　紫垣珠集麗晶明春同宇宙陶融盛磬度基圖保治平何幸微臣逢景運九如歌祝效芹誠　三

義狗

有友自京師回云雍正三年間有過客于西華門外曠野遇屠者牽一黃狗就屠客見其觳觫而哀之向屠買放屠允遂解囊與值屠見其囊金富有旣受值

昭代叢書 庚集 （聞見偶錄）卷第二十三　[illegible]　（世楷堂藏板）

又謀殺而盡攫之越日鄉保諸人見屍報縣縣令往驗見一狗守于屍傍令驗畢狗來搖尾盤旋如有所訴令異之日爾知此冤乎狗又搖尾點頭令曰如果知此冤即引差役往捕殺人之人狗去差隨之至一村落狗入草廬內有一人睡寤狗向撲而嚙之役即捕獲其人見狗驚愕直吐實情令以申報上司達於朝而明正典刑遂禁屠狗者（偶閱湧幢小品亦有如此者可見古今之相同）也

烈婦段氏

亳州太和縣村家女段氏年十七姿容美麗嫁夫名馬小皆貧無以自活假居岳家有富人翟連者見其色而慕之託馬小鄰人張邱以重貲誘之小試微言于氏爲氏叱咤小度難理卽還所與而謝絕之而翟連之慕未已也於是仍託張邱謀邱因潛入段氏臥內稱其睡甦與連氏覺憤怒以爲玷已立卽刎頸而死時雍正四年四月十七日也地方各官　上聞將翟連張邱等寘之于法而　旌氏節烈焉

端硯

雍正丁未季秋下旬於皖江使院晤秋厓陳其凝偶爾講論硯品因言十年前館於金陵駐防都統家有郡人以一端硯質錢三十金其硯長七寸許濶約五寸高二寸而有隱隱白文二道彷彿龍蛇其迹有似薄紗蒙障者各自邊相向而起漸騰漸近觸卽退回少刻仍復如是每一時辰騰回約有二三次畢歲玩視始終無異天將陰雨若有雲霧紛蒸誠異物也未三載加息贖去今此人已歿硯不知所在矣

兩產麒麟

世宗朝雍正十年十一年兩次產麟一在山東一在四川山東巡撫岳濬題鉅野縣新城保李恩家于十年六月初五日辰時有牛產麟細加看視瑞麟身長華尺八寸高一尺七寸麕身牛尾頭含肉角頂帶旋毛目如水晶額如白玉徧身鱗甲悉係青色甲縫俱有紫色絨毛脊背黑毛三節中直豎前向前後向後胯腹蹄腕皆有白毫尾長五寸五分尾尖有黑毫四縷其賀表云欽惟我
皇上道協清寧功參化育體元立政六府修而三事

和建極敷民五典惇而九疇敘宏纘述於文謨武烈萬邦共荷生成廣經綸於帝治王猷四海同躋熙皞恩膏覃被逮昆蟲草木以均霑愷澤殷流統海澨山陬而胥洽　聖德克孚於天德春臺化宇皆高厚之難名天心永契於　聖心象緯方輿慶嘉祥之疊至華星順軌丹霄麗雙璧之輝湛露凝甘繡甸潤千畦之液九穀登而穎舒九穗三芝發而秀吐三華乃若黃河清於曹單之閒不獨波澄秦隴慶雲現于洙泗之涘豈徒彩煥滇黔茲當鉅野之鄉復覩瑞麟之毓

麕身牛尾允擅殊姿一角員蹄咸推異品臣伏稽書
傳春秋服虔注曰王者視明禮修則麒麟至又禮斗
威儀曰王者政訟平則麒麟在郊又孝經援神契曰
王者德至鳥獸則麒麟臻是以軒轅之朝麟遊有紀
成康之世麟趾有歌撫茲神物之誕生益見瑞符之
昭格良由我
皇上履信思順懋惟精惟一之修積厚還淳施引養
弘恬之惠欽恭光乎四表如日月之照臨安阜徧於
八紘比乾坤之愛戴況東省壤聯畿輔沐化尤先路

接康衢嘗麻最渥表崇至聖　宸衷倍篤於宮牆懷
保羣黎　睿慮時勤於蔀屋是以知麟之所兆信而
可徵五色含章卜文明之大啟四靈冠首占戩穀之
方成臣忝任封疆欣逢盛美自天申命已知純嘏緝
熙在地成形更識太和翔洽爾效升恒之頌用抒拜
舞之誠伏祈　詔付史臣宣示中外毓於郊藪千秋
標河嶽之奇載在圖書萬古煥奎婁之象臣實切[illegible]
躍懽忭之至四川總督黃廷桂題鹽亭縣永賢鄉十
一年五月初八日申刻風雨兼至有鄉民楊士榮耕
地避雨見牛產瑞麟卽往驗看瑞麟身高二尺長二
尺五寸頭中挺一肉角兩耳如鹿孔內皆黃尖白毛
眼形長細色如水晶高鼻準頭紅眼膛黃凹鼻梁其
鼻準兩傍似如意雲樣徧身鱗甲青霞四射微暈黃
翠彷彿孔雀翎羽各甲縫內俱白毛黃尖夾紫毫數
根三乳兩脊旁至尾各有肉粒一道如豆大金黃色
脖項至腹及四腿內亦皆白毛黃尖尾根長六寸尾
尖有紫毛一綹旁雜白色黃尖長毛麕身馬腿牛蹄
蹄殼色如玳瑁周身光彩其賀表云恭惟

皇上德協重華仁涵宇宙建中立極至誠貫徹二儀
景運流長恩澤潤洪九土綱陳紀立而聲教覃敷禮
備樂明而容儀靖肅百度奏雍熙之績萬邦承悅豫
之庥八紘廣壽域之春億兆萃盈寧之福信孚子育
垂仁愛而順協神靈默契天心賡光昌而謳歌　帝
力是以瑞應頻書冊府徧播難名嘉徵慶奏封圻頌
揚莫罄茲于四川喜經大有之年復見毓麟之慶紅
光繚繞召專一之精符文質彬班顯不羣之碩領瑞
育四靈之首祥開千歲之徵考諸祀載帝王之德上

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麒麟見又云王者德洞淪冥化及羣動則麒麟見正惟聖人臨御啓天下文明表應萬國朝宗太平之大瑞也臣恭遇奇徵倍深忻懌艮由我皇上至德大孝無一日不運繼述之精勤盡敬竭誠無一事不厪載幬之粹念久而彌勵蹈履弗渝上年山左已見瑞麟今歲四川復生仁獸欽聖主之撝謙史館未嘗宣付名冥穹之眷德大瑞屢衍爾臻川省縣遞蜀疆雖巨箐深嵓靡不仰邀　聖

瀰籠叢界聯滇楚郎蠻鄉窮谷無不頫首抒誠所以麟之應見特著怙冒之凝禧瑞以表仁會亨舒長之化日惟丕揚至治周六合而同春斯道洽天經絜五行而順序頌升恒者眉壽萬年慶太平者厤符億載矣臣不勝踴躍懽忭之至

侯雲山水

蘇屬之畫山水者康熙間有王翬字石谷專摹大癡名重海內但其作皆匹實一種亦不甚仿別家筆法相繼而起則有黃鼎字遵古與石谷髣髴不甚有異此皆虞山人也郡中前有高簡字澹游筆致高古而皴法亦止於一種所作多寫意子遠族伯父名白字天藻號侯雲主人少從高簡遊而出筆清潤秀拔所畫蒼古工細無不臨摹盡妙而少枯澀生硬一路人皆以不老蒼疵之呼此何足以爲侯雲病乎其所以見取於識者正在於此豈可以爲疵也惜一生不遇窮困而歿子二生孫不育以至無後其筆墨雖有及門般文見王賡南陸漢偉之流俱未得其眞傳今名家絕少侯雲遺筆頗爲時重予幼時爲予作考亭公

四時讀書樂詩意四幅見授其高二尺餘濶則過半或清潤或秀麗或空靈或蒼古至今藏之

毀禁邪神

吳俗有五通神相傳爲明太祖定鼎後夢中求封者甚衆由是令各處鄉里立小廟每祀五人以仿軍中隊伍之意故俗稱爲五聖吳中之上方山建有大廟塑神像正中一婦名太母謂生五神者也左列五男郎爲五通右列五女爲五夫人謂五通之妻最下傍側有白鬚老者名馬阿公謂其僕也能降禍福於人

有病或事故卽問巫者無非云觸犯某相公或云某相公要某女某婦服侍須用某某物件某等筵席到廟祈禱畫船簫鼓闐塞於石湖焚香禮拜絡繹于西郊一日之費不下數百金雖係奸邪小人鼓惑然時或有驗如有愚邪小人向神稱貸者至廟禱祝取神前紙鏹而歸後或負販或賭博等類卽有利益每歲必上息若干幾年還以若干倍但無完日稍或不然則財利斷絕而且人口俱消滅矣或有少艾爲某相公所悅其女於神來之時如醉如迷已嫁者夫婦不

得同衾枕在室者父母不得至牀前并或現手足之類以示靈異有禱而愈者有百計供獻而仍死者是以吳中娶婦之家必先祀五神豐潔其儀倩男巫宣祝疏意樂人度曲吹彈盈晝徹夜謂之待茶筵然後迎娶又有花髻送與新婦戴以入門髻上爲紙人一百有八取天罡地煞以鎭壓邪神之意凡常有新婦入門之際猝然暴卒故也自是花燭之夕新郎則下拜新婦袖手一福已耳邑有諸生范姓其妻亦爲神悅而殁憤極當事睢陽湯公斌巡撫江南奏於　朝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歲十月毀之將上方山神像投於石湖并行文各省咸卽投之水火此患遂絕然今吳俗凡娶婦者猶遵待茶筵戴花髻之陋習愚矣更見常州府署左有五通神廟毀滅時漆塑二像爲七僞稱他神得免焚毀至今猶存夫爲邪求利豈之輩尚且不可況五馬之榮黃堂之貴逆令私奉妄希邀利不更可恥乎予考此祟明祖令民閒廟祀或有之非因廟祀而始有也宋洪鄱陽夷堅志載獨腳五通云吳十郎者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于舒

州宿松縣初以織屨漸至賣油數歲資業巨萬㒵不致疑會豪室遭寇劫其指爲盜執送官困於考掠具以實告云頃者夢一腳神來言吾將發迹於此汝能謹事我凡錢物百需皆可如意明日訪屋側得一毀廟問鄰人曰舊有獨腳五郎廟今亡矣默感昨夢之異隨力繕葺復夢其來曰荷爾至誠卽當有以奉報凌晨起見錢充塞逐日以多遂營建華屋方徙居之夕堂中得錢龍兩條滿腹皆金銀自後廣置田土今將十年未嘗敢爲大盜也邑宰驗其非妄卽釋之吳

創神祠於家値時節及月朔日必盛具奠祭殺雙羊雙猪雙犬并毛血糞穢悉陳列於前以三更行禮不設燭率家人拜禱訖不問男女長幼皆裸身暗坐錯褻無別踰時而退常夕不閉門恐神人往來妨礙婦女率有感接或產鬼胎慶元元年長子娶官族女不肯隨衆爲邪祭時不預旋抱病與翁姑相繼亡所積之錢飛走四出吳氏告啟謝罪乃止又載南康建昌縣雲居山太禪剎所祀五通甚靈異名安樂神居于塔上嘗出與監僧語無見其形其聲全如五六歲兒

昭代叢書庚集（閒見偶錄卷第二十三）　旡　世楷堂藏板

可見宋時即如此也又明黃岡王同軌耳談云高郵李毛保母爲五通所據屢除治不能然所欲無不立致家漸殷潤一日欲得金首飾五通曰向見姑蘇有爲守徐公者與家姬飲姬所戴首飾頗珍異往可得也數日跛蹇而返曰首飾已得過堂側西小樓遇黑臉醜惡鬍子擊我一鐵簡傷左股驚懼投所竊於井而遁爲汝幾喪命毛保聞之欲察五通所懼因假賣卜抵蘇徐守家果以失首飾爲問曰某婢某奴盜乎毛保布卦成便曰物在井中其家撈取果得焉大詫以爲神婢奴德之尤甚延款西小樓見所供鍾馗像正五通所談故紿之曰惡神不宜以鎮宅可移祀窮中宅安矣其家許之即攜歸置己堂中五通避不敢入遂屬耳於保母曰此神正即擊我鐵簡者汝忘我以竊物得禍又向所遺無算而反毒治我汝禍不遠矣因去不復至明朝乃奉命廟祀之邪不能勝正如此可見邪祟古今俱有特無正氣治之耳今蘇郡得遇湯公撫治請於　朝而毀滅之豈不快哉

製硯名手

昭代叢書庚集（閒見偶錄卷第二十三）　早　世楷堂藏板

國初吳郡有顧德麟號顧道人者讀書未就工琢硯凡出其手無論端溪龍尾之精工鐫鑿者即獲村常石隨意鏤刻亦必有致自然古雅名重於世德麟死藝傳於子子不壽媳鄒氏襲其業俗稱顧親娘也常與人講論曰硯係一石琢成必圓活而肥潤方見鐫琢之妙若呆版瘦硬乃石之本來面目琢磨何爲其意乃效宣德年鑄造香爐之意也其所作古雅之中兼能華美名稱更甚當時實無其匹鄒氏無子螟蛉二人俱得真傳惜殀其一鄒死僅存一人名顧公望

號仲呂此人實鄒女之姪而冐姓顧者公望亦無子卽螟蛉未有相得之人將來不知何所傳也

指頭畫

高其佩號且園鑲黃旗漢軍歷官監司至少司寇蒞旦間又任都統善指頭畫無論大幅尺紙山水人物樹木鳥獸莫不盡善其作畫並非止於五指或拳或掌隨意揮灑而墨氣淋漓神致宛然自成名作有師而效之者皆所不及時人以指畫絕少遂謂且園特創非也昔唐張璪員外畫山水松石常以手摸絹素

而成畫者畢宏問璪所授璪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畢君於是擱筆手摸作畫自古有之但非如高之專以手指得名也且園後又有朱淪瀚號涵齋亦旗人官御史其畫校高爲細致亦當時有名者也

沒骨畫

蘭陵惲壽平字正叔號南田少時畫山水有虞山王翬字石谷號烏目山人亦畫山水二人友善後王藝益進而南田不能過遂別攻花卉吳中畫花卉者舊有二種一曰點厾一曰勾染點厾者隨筆點抹以成花葉甚不經意自有生趣如王武湯光啟是也勾染者先將花葉枝榦用墨細勾然後渲染濃淡均勻精密工整鮮妍奪目如淩恒馬扶義是也南田所畫不用墨勾竟渲染以成花葉比之勾染而無墨筆之痕比之點厾則精工細膩更能用色鮮麗遂得名高海內當時稱爲古今第一昔宋少保李端愿有圖一幅畫芍藥五本云是聖善齊國獻而穆大長公主房中物其畫皆無筆墨惟用五彩布成徐崇嗣畫沒骨圖也南田之花卉乃其遺意然點厾一家亦無筆墨不

過粗率耳南田歿數十年其族姪孫女二俱能繼其精妙幼者尤佳名冰字清於適同邑貧士毛宏調

婦人能畫

吳郡婦人能畫者多而康熙閒有范雪儀傅德容乃爲翹楚二人專於人物范尤在傅上傅畫雖工未免畧有作家氣是以有遜於范雍正乾隆閒虞山有馬荃字江香乃馬扶義之女專工花卉係勾染一派與蘭陵惲冰畫法不同悉爲畫家之名流也

優曇花

優曇世傳爲西域名花中土原無見者乾隆丙辰予遊滇中於省城見過三株唯巡撫署中一株最大高可二丈許本大可圍五尺蒼苔斑駁枝榦夭矯此外如總督署及雲南郡署二株俱不及也其葉其花髣髴玉蘭所異者大小與香色耳三四月交作花茂者七八月亦花花朵大於玉蘭色白而不潔花英畧帶微綠每朵九瓣初開三瓣其餘含而不放甚可觀玩次日又吐三瓣中心尙含第三日九瓣全舒則花敗不堪著目矣其香遠則淸若采折在手近鼻聞之則觸不可耐以其濃郁太甚也此花滇中三株之外亦不多見又一日遊安寧州之碧玉泉渡螗螂川有曹溪寺寺有護花樓究其所以乃知樓因護優曇而構今樓雖存而花已不可問矣可知卽在滇中亦非易生之物也

碧玉泉

安寧州在雲南府之西九十里又州北十里有碧玉泉在螗螂川東岸泉之南半里許皆山玲瓏峭削參差層疊宛然圖畫可爲名勝山勢邐北將盡泉出其麗淸潔香溫澄徹見底雲南通志謂石皆深碧如玉非也此水置之磁碗明淨無色而浴人坐於池中肌膚雖白亦成綠色故以是名至浴去垢膩悉浮水面漂出是以池內潔淨無滓人若患病連浴數次亦可痊愈歷來冬末多至此浴者夫溫泉雖各處有之而佳者西北推臨潼之白玉西南則此碧玉再無第三處可與比並也（螗螂川水中有洲形類螗螂故名）

八面觀音

八面觀音乃吳三桂姪孫女郭壯圖之子婦也國朝世祖定鼎後取滇前明之永歷在焉吳三桂等由粵西四川直入雲南至省城而永歷已出阿瓦避去緬甸矣三桂重購得之縊于黔之貴陽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駐劄雲南建造府第于城之西隅第東有池名婆海今俗呼菜海子卽其故址也康熙癸丑三桂抗命僭號出攻長沙而死其孫世璠建僞號洪化戊午討賊官兵亦由粵西入雲南省城蔡毓榮以將軍而爲雲貴總督城破世璠自縊所存家屬例應入官

壯圖子婦亦在其列拘繫于督署花園卽壯圖故宅造冊俟解蔡往園中查看見有美者二一曰四面觀音其尤者爲八面觀音八面見蔡叟煙以獻蔡甚愛遂有心隱匿之籍去其名而爲已妾他俱解送京師後事敗露而八面觀音已經懷孕又不得不爲送往行至中途而殞蔡由是落職滇爲蠻地以觀音爲最美稱四面者言前後左右無不美也此云八面甚言美好非止四面而已也予遊滇聞其地傳說而述之

清溪洞

初入雲南境行五六十里爲平彝縣卽舊日平夷衛也踰城西南三里許有清溪洞又名三臺洞洞廣深數丈可視堂室三楹內有平臺有石乳下滴成柱幷有石狀石几西南隅又有洞可入但其中積水冬夏不甚涸或云入里許有石縫僅容一人盤曲而升堂奧天然至八十餘里通柴泉洞然幽祕杳冥未有相識之人至者夫山洞多幽深晦冥白日必秉燭而入此則軒敞明爽爲可喜考之一統志未之載入

飛雲巖

予遊雲南道經貴州將至黃平州城三四里有飛雲巖又名飛雲洞因停輿步入山水淸幽景致岑寂再進有石壁寬可十餘丈高約如之其壁漸向外覆巔出于麓五六丈下可坐百人如在軒齋之內壁石嶁嵯宛轉有若飛雲卷舒故以名也頂多林木面列小峯左掛飛泉右環曲水誠爲佳境遊人題詠甚多石刻林立夫黔爲苗夷之地山多蠻蠢惟此處獨爲奇勝亦可愛也時有大明一統志在因閱帙欲考其詳誰知並無載及嗚呼如此名勝而不知采訪志載陋

矣

鸚鵡

鸚鵡又名鸚哥秦蜀滇省之西境俱有之地漸迤邐而南則形體漸小不能教以人言轉至東西粵境則成收香倒挂矣倒挂綠羽紅喙小與瓦雀同鸚鵡雄巧雌拙雄能言雌不能言雄喙天青雌喙粉紅雄嘴赤雌嘴黑蓋初哺時其嘴俱赤數月後色俱變黑又至年許雄者復赤雌則終黑也雖曰雄巧然其中有有靈慧者可教以絕句一二十首平常者止可四句

八句尚有四句不能全記者大約頭小眼突而身長者靈慧頭大眼小身短者性拙更因雛之初出毛羽顏色不甚分明每不辨紫色之天青粉紅而誤買雌雛畜者多也

相思鳥

相思鳥產於蘇屬近海各處閩中亦有之大與丸雀等紅喙黃綠羽翰其形甚美聲小而韻飛則並飛止則同止每於秋季鄉人羅而取之以鬻于市有愛鳥雀者爲雕籠畜之籠分二格鎖其一其一放之不去

不過飛翔於籠之左右上下頃亦自歸籠內若失其一其一悲鳴亦死此爲比翼鳥之流歟但自秋畜至明年初夏多殞而不能久長其性喜浴雖氷雪之中必置盆水于籠下聽其自浴說者謂水族所化未知然否

莆田荔枝

荔枝乃果中之佳品巴蜀閩中南粵俱有之蔡端明荔枝譜云廣南州郡與夔梓之間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其精好者僅比閩之下等閩中唯福州最多而興化最爲奇特泉漳時亦知名譜凡七篇爲一卷列品三十有二極爲精詳予遊歷十餘省而未一之蜀粵嘗訪遊其地之友人而知蜀中之產雖未盡絕訛今鮮少而且平平竟不可爭勝矣粵之廣州所產爲盛頗有佳者予在滇時有世兄張光宗爲鎮安太守寄封磁罈致餽其肌肉肥美而核極小所爲穉核者也味則稍酸但非采摘時節食量因路遙物夙之故非種之下也憶佐治莆田日曾得佳品肉嫩穉核相同唯無酸味耳至訪譜載諸品絕無知者

旋遭先慈大故未及再訪大率佳美者居多端明之後其地不植常種也福爲閩之會城來去必造其地購而食之味皆甘酸肌肉薄而核大此皆地土之故若訪譜載亦皆茫然可知凡物必遇識者始得其詳悉此果爲古人品第已久不特蚩蚩之輩即厠身於文墨者亦不過問何哉至漳泉二郡未聞比並莆田大概與福州等耳

石耳

石耳產于峭削石壁上係苔蘚之類李時珍謂狀如

木耳未然也石壁人迹不到並無泥土而雨露所滋日久自生胡元瑞所爲遠望如煙是也予佐治江西之瀘溪在萬山之中高崖上有之不特無路可尋而且無着脚之處居人將索繫鐵鈎于端向山拋擲鈎住于石隙或藤蔓之間以手挽索而上用鐵鏟括下成片曝乾青黑色食則洗滌須兩手揉之至水澄潔無色方止作饌必與豕肉同煮四五時則肥美適口乃饌中之逸品在南昌亦見廬山所產者其餘各處既未身歷不敢强述也

毀古碑猝斃

乾隆十三年

上東巡地方官僚先爲修理泰山時泰安縣丞盛湘奉委承修主持其事將古碑悉爲毀去數至九十餘通以其字迹模糊也存者惟明季字迹清朗者耳此人之俗陋無知戕毀古迹罪莫甚焉彼忝然不知爲非猶自作札以致在京親故以爲巳之能事于適引見入都聞之甚駭意謂如此罔謬而無人切責竟聽其所爲爲恨未幾盛猝然而斃泰山之神何其靈

顯耶昔洪容齋夷堅志載越士焦惟和因治若室貫一斷石疑爲古碑而字畫漫滅將以甃階圯其鄰人值祟昏悖俄甦亟詣焦曰碑宜速埋之向吾恍惚之際見石上一丈夫露其半身曰吾乃漢趙王張耳汝爲語焦無壞吾碑便當瘞於土中不然必有奇禍焦即如其說可知古跡之殘毀不特好古者爲恨即神鬼亦不肯稍貸觀焦之瘞盛之斃古今無異可曉然矣

國山碑

國山碑三國孫吳皇象書字大六七分似楷而多篆法俗謂爲米囤碑現在宜興今分爲荆溪縣因係深山之中無屋宇覆蔽難於摸搨是以搨本甚少康熙間予有族弟館于宜興縣趙公幕中謀建亭遮覆未幾他去不果此亦江南古物也

瑞雲峯

吳郡閶門外下塘上津橋之北里許有太湖石一座高二丈餘玲瓏妍巧世無倫比其石盤之佳亦不可及峙立于踹坊廚屋之隙予甚惜之偶閱勝國吳縣

令袁公宏道吳中園亭紀畧乃知此地爲徐冏卿之園林原有石屏爲周時臣堆疊紀畧所謂玲瓏峭側如一幅山水橫披者業巳纍墮無蹤矣存者惟此一石相傳爲朱勔采鑿因石盤沈湖底覓之不得遂未果行後爲烏程董氏購去載至中流石沒董破貲募善泅者取之盤石亦隨出繼而又爲徐氏有范長白云此石每夜有光燭空至今石上有瑞雲峯三字亦神物矣哉嗟乎金閶爲商賈輻輳之地豈乏富厚有力之家何以任其埋沒而不顧耶有愛惜之者苦無其力而有力之人又皆睢刺是圖是以神物在前而不知一爲賞鑒良可慨也又此地再西北數里許俗名冶坊浜者有古松七株每株之大可數餘人合抱其高參天枝榦離奇夭矯乃千年以上之物昔人構書屋於其陽額曰七松草廬後其子孫貧困康熙間鬻于市井周姓一朝盡伐以爲造酒之所古迹遂滅今瑞雲峯雖淪于糞壤猶幸尚存可望將來之高雅君子重爲賞鑒俾其地而珍護之也

本朝印章

本朝官印　國初制度大率仍明朝之舊官職大小以分寸別之右偏即用九疊篆文惟左偏用淸書至乾隆十四年大學士公傅恒奏淸書巳經御製篆文印內請用淸篆得旨改鑄是以九疊篆亦易以小篆惟一品官仍用九疊武職印與文員同至提督以上大員用柳葉篆爲分別也私印自元之吾氏明之顧氏以來作者必宗漢魏以其古樸而有自然之致也　國初有遺老顧苓字云美東吳人善漢隸所作印章深造漢魏之域無論莊重端正亂頭粗服無不盡妙或雜入古印中亦難辨其眞僞及門陳炳字虎文少得師傳頗稱名手但畹作近板非重貲不刻存于世者無多有徐龍友摹刻亦佳但好酒喜談而無靜功鐫作亦少更不永年二人雖妙惜無所作傳世惟予友袁三俊又名政字顧尊貢質本高更有力量私淑云美而得眞傳至刻鑿銅章不在顧下實爲傳作其餘或務整齊或攻奇異如程穆倩何雪漁之類名噪一時但與漢魏古樸自然之致各別非予所能知也

送春歸

吳郡一年中俗例閒遊之事最多內有雅致可稱者則送春也此雖始自前人而蘇俗行之爲甚合俗俱於春盡日凡士人女子咸乘畫舫列珍羞笙歌載酒羣往虎阜或於山上亭軒或泊山塘隄畔有嬌歌豔舞者有呼盧暢飲者有吟詠唱酬者有清談小酌者爾連竟日至暮而返謂之送春歸亦看新綠也每歲率以爲常施丅山先生有送春曲云明水漾孤舟迤邐隨春去春去憶春來春來去何遽交交鳴黃鳥園

綠成新陰朧麥復漸漸對之傷春心誰家蕩冶子彩鷁徵笙歌笙歌悅人耳其如春去何亦有深閨質掩扇窺輕紗不盡憐春意雙蛾斂鬢斜揭來登山閣命酒酹春風春風殊黯然所賴素心同素心雲雨散倏忽朱顏換一曲歌未終餘音復飄斷

串月

吳俗每年之八月十八日赴上方山看串月畫船簫鼓徧滿石湖或挽洲渚之閒或泊行春橋畔隨意醼樂徹夜至明而返蓋上方山在吳城之坤方東際石湖石湖之東數里有寶帶橋橫亘南北此橋最長通水之環洞五十有三仲秋之十八夜月光出土正對環洞人必於山閒之望湖亭東瞰而橋西波面一環一月連絡橫流蕩漾里許儼如一弦貫串故爲串月少頃月行環洞之上側射湖中又如一塔靜明炫燿實是奇觀若月出時雲氣遮閉或雲開而月已上橋卽無此景是以月初吐而遇清朗無雲甚爲難得一歲中除此日之外亦不能然也施一山先生亦有詩曰石湖湖水平仲秋秋月明月光水色一萬頃畫船

絲管紛相呈登山露白月更皎寶帶雲開望中小月入玲瓏散作珠顆顆分連勢夭矯潭影層層還向西玉幢晶塔眠沙隄目經倘恍猝難定境轉虛無旋已迷放櫂湖心載歌曲洞簫鳴咽潛蛟觸興盡歸來月滿卮蠣膏鳳腦燒千枝

大理四勝

滇之大理府有勝致四曰上關風下關花蒼山雪洱海月上關風者自會城將到大理有關其地高而風大俗云過者人馬飛度遲卽吹去又聞魯之裕亮儕

云以兩竿比並而行兩竿之中雖空二三尺而風不進也下關花者下關之地有花一種毎朶十二瓣月放其一迨冬爛漫勝于牡丹遇閏則開十三瓣也蒼山雪者點蒼山上之積雪六月不消洱海月者洱海水底月色常圓也游滇者皆知四勝今則下關之花枯萎而不發洱海之月晦暗而無明惟風雪如前不改或云花無培植之功故萎海底之月乃老蚌珠光年多蚌化珠亦他去是以無也又云人有作上官者乃上關之誤風花係在上下二關之地故云若上宮

實無所謂予則未知孰是

白蘭花

蘭花南地多有之色微綠若帶白者謂之雪蘭貴重異常不可多得滇中有一種白蘭其色如粉葉似春蘭花亦春開但香氣甚微與內地不同卽尋常蘭花與內地形色雖同而香氣總無也不特蘭花而菊亦然大率各處所植俱於九月始開而滇之善培植者六七月間卽巳爛漫亦無菊香地氣之不同如此

金沙江

金沙江於輿地圖內見之未有歷其境者蓋此水源出西藏流向東南入于雲南之塔城關由麗江永北鶴慶大理武定東川昭通各府及四川之寧遠敘州等府會合岷江袤五千餘里乾隆二年四月

皇上據大學士前任雲貴總督鄂爾泰之奏　諭現任總督尹繼善及巡撫張允隨有關於民者及時疏濬等因接任總督慶復同巡撫張允隨委員看查至再俱以金沙江直通四川之瀘州自東川小江口起東北至四川屏山縣新開灘止計水路一千三百二

十餘里又自小江口至湯丹廠相近之阜沖寨水路一百五十里雖崎嶇險阻要皆人力可施甚化險爲平以資利濟等語據以轉奏得　旨開濬其東川以西旣無藉行舟一聽自然也疏鑿始於乾隆四年訖於十三年俱接任總督張允隨始終其事我　朝鑄錢之銅購自海外而洋商領帑花費之虧空海洋險遠風波之飄沒辦銅官員無不累賠且罹處分而雲南出產紅銅雍正間歸流之東川府湯丹廠出銅尤旺於是停辦洋銅而天下之銅俱歸滇辦然滇地[illegible]

稱不通趾步皆山腳夫駝馬之費甚多今將金沙江開濬可以舟行水運歲可省陸路運腳之半卽以爲工程之用運船回空又可攜帶鹽米百貨民皆有賴實肇闢鴻荒振古之大業也非聖帝賢臣何能及此再此江上游內一段蜈蚣嶺等計十五灘前以水勢尤險議從陸路過此再爲水運工程將竣物議俱以爲可開張公徵聞令工員復將十五灘細加相度據覆可以一例開濬由是奏請續開工竣訖或有言其非是遂著在事各員分賠工費將修濬之十五灘水路仍棄而從陸運也張公字覲臣廣寧人由雲南巡撫陞雲貴總督旋大拜入　朝卒諡文和纂有金沙江志二十二卷

金殿

湖廣均州之太和山一名武當山有眞武祠神最靈異夷堅志載乾道六年王炎公明以參知政事宣撫四川聞蜀久旱欲過武當親禱是夜夢眞君至言及旱災且語且笑及王到祠焚香揭帳瞻聖容宛與夢中不少異一金蛇出現忽爾屏迹道士云此蛇出必

有夢感王及上庸縣境甘雨丕降又夢來告在蜀諸事歷歷皆驗觀此則武當眞武之靈顯昔已然矣明朝成祖有眞武轉世之說崇奉尤謹嘗觀詩文稱皇居壯麗爲金闕金殿實只土木之功不過裝飾輝煌而已惟武當眞武殿直以金鑄他處所無由是雲南昆明縣之鳴鳳山巡撫陳用賓亦效武當之制起造眞武祠以銅鑄殿濶約二丈深則有加于濶高不過丈餘殿周另築小城四面設門前峙雙闕後起寢宮金光燦爛亦一勝也名曰太和宮土人稱曰銅瓦寺建造碑文鑄於巨石祠右不半里有環翠宮相傳陳用賓會遇呂仙于此倡和詩猶在景致幽深洵非塵俗之境

點蒼山石

大理石卽點蒼山石用爲屏風或鑲几櫃榻牀或爲案頭插屏佳者世甚貴重卽中常者亦在諸石之上産自雲南大理府之點蒼山上洞地白而少文下洞有文而空地多暈其文有濃黑有綠有黃有黃黑相間有黑膛而填赭色者乾隆十三年新開得小片成

紅綠細筆者其畫有山水林木有杈枒古樹有雲霧而微露遠山者有獅子虎豹有美人童叟有蘆雁有卷舒細雲千態萬狀予于滇中珍藏之家俱見之然而不易得也今之采鑿所得不過畧似一物即爲珍玩欲求所見各種千百中難得一二粵中有一種石亦具黑文如山石雲氣形狀但文多而少白地要如細筆圖畫本所未有不知者往往誤謂點蒼之石則大謬也珍玩者宜辨之

三教合一

古先聖王立教惟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務其餘爲我兼愛皆爲異端後之道釋即二氏之流亞小人藉以鼓惑愚民者不出此二家虛無妄誕之說如白蓮無爲等教是也康熙間雲南大理府之太和縣有貢生張保太襲永昌楊鵬翼之說謂之大乘教以喫齋念佛做會燒香拜佛勸人入教爲修行其說將來便可成佛升天不受陰司苦累也所奉者儒與老釋並列大約出於三教同源而加俚鄙不經之說爲惑人張本數十年間幾徧天下保太無子螟蛉一人名曰張曉雍正間他省邪教發覺將張保太拏獲監斃乾隆十一年又因江南宜興縣妖僧吳時濟供有張保太之名移滇拏獲張曉劉鈞等五十餘人於逸犯名下搜獲大逆劄付一紙

上怒即差侍衛達青阿監刑于乾隆十一年十月初三分別凌遲梟斬楊鵬翼張保太毀墓戮屍同時貴州則有魏齋婆等數十餘人四川則有劉奇等數十人大加懲創可爲伐木去根矣但其說並非別創係釋氏之說居多將來日久事令安知不有另起別名爲之煽惑者哉

洞庭淺水

楚之洞庭爲天下巨浸春夏之交汪洋浩瀚渾無際涯非他渚水之區可比也此湖東深西淺東聳君山西峙枕杆至冬水涸歸槽而勢殺西偏幾至枯涸予於乾隆五年冬自黔返吳由常德買舟東北行過龍陽數里船不能移舟于站立湖中水纔及於腳背無可如何將篙木橫貫于船頭令人兩傍撫篙前推以當鼓棹猶喜湖底平滑無滯行至兩日始抵枕杆洲

又數里然後可以揚帆而進如行東洞與夏秋不甚異也柁杆洲者乃湖中一高阜形如柁杆故名湖西寬廣四無畔岸賴此稍可避風泊棹水大洲淹止露一頂雍正十年間

世宗皇帝廑念行旅艱難發內帑二十萬四圍壘之以石頂上築若城垣水漲仍可依傍也垣中建房三所中爲萬壽亭傍則洞庭君廟及守汛弁兵居室舟行於此者最爲有益此乃

帝王功德之及民而豈常人力量所能爲耶

備述原文

令之公牘如部中遵　旨議覆本章督撫具題奏疏下屬申上詳文凡有行下文案必備述原文於首但不知起於何時及讀司馬三王世家丞相莊青翟等議霍去病請立皇子疏乃知漢武時已然矣

野畜致利

水獺生于水鄉一名水狗乃水中野獸向聞洒蜀之人嘗有馴養取魚今洞庭湖以南通水各處俱爲馴養更有爲人竊去涉訟者以其取魚甚捷也與漁船老養鸕鷀無異鸕鷀一名水老鴉又名鶂色黑長喙喙端有鉤善沒水取魚凡有水有魚處俱爲畜養此皆以野畜致利者也

百合

百合古名䪥（音藩）蔬而可作果品者也其根煮食味甘而補中益氣又溫肺止嗽止涕淚甚益人其根衆瓣相抱合成大者如碗而上尖每瓣纖薄花白而香吳人好食之但藝植者少市鬻者大率皆卷丹也類百合者二種一曰卷丹根瓣厚大合成之根小于百合

而上莖朱苦花作深黃色而有黑點俗呼爲扁皮百合也一曰渥丹花朱紅而小其瓣亦少莖甚短弱不過植于盆盎中開花觀玩耳此種有名爲山丹者非也山丹產於閩粵宛如繡毬而色朱紅與渥丹大有分別而不可混淆者百合產於楚粵黔滇山中予遊長沙武昌恒買食之所謂根瓣纖薄合成大根而味甘者並無卷丹相雜後遊滇過黔自常德溯流而上時四五月間見沿溪山上花葉扶蘇香風馥郁土人並不知爲益人佳味聽其自開自萎于無人之境豈

不可惜粤中作粉爲食知可貴耳

今粤七義可傳

楊大瓢先生述徐芳所稱七義者俟廣成先生放一鹿于堯峯且數年先生死鹿跳躑斷角累日不食亦死北固山有羣蜂擁王出鷹攫其王㗖之諸蜂飛鳴不去自投江中徽商某挾貲自淮歸誤買盜舟適漁人獲巨魚商贖放之盜夜縛商將投之水里許外有邏卒夜泊魚乃躍入舟中跳盪卒醒得魚就舟乞火因獲盜救商粤中獲一戰象論之降不許死則點首乃以火鎗環射之死猶屹立不仆高平鄉中有賣餅翁引一僧宿僧殺之攫其藏金去翁家有一雞驚南闕月餘僧過之雞出撲啄而皆碎捕卒疑而執訊僧具吐狀乃論如律河南有縣令丁運泰駡流賊死賊騎其馬到縣至堂下馬大嘶人立跳躑而死太原客策蹇尉氏道中遇少年縛犬客買放之少年見囊中金遂殺客犬潛尾少年至家乃走縣哀吠若訴寃者令遣隸隨犬行得客屍又隨至少年家得少年訊實論死此禽獸蟲魚之可傳者無理無義之人聞之能無愧乎

[illegible]下飛虎

楊大瓢先生云南昌丁匡在言曾見飛虎大如貓狀亦如之而五色有翼飛不高依簷蔀間爲人所驅逐者余見風憲大僚出署先放砲開門迨行前列儀仗先人謂之頭逹也內有飛虎旗一對未知出自何典起於何時予度其取義虎以示威能飛之虎猛厲捷速威更可畏使人不敢干犯之意未識是此取義抑或別有義理俟考

器宇世儀

今之宮殿衙舍祠廟嘗有如龍如獅各形或聳於屋脊兩端或飾於門扇之上或峙於門外兩傍至於石碑之下爐鼎之上亦各具有其形以表世儀相傳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一曰贔屭形似龜好負重故爲碑下趺二曰鴟吻形似獸好望郎屋上獸頭三曰蒲牢形似龍而小好吼故爲鐘鈕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鼎蓋六曰蚣蝮好水故立橋柱七曰睚眦好殺故立刀環八

曰金猊形似獅好煙火故立香爐九曰椒圖形似螺蚌好閉故立門鋪首此說古書所未見僅述於楊升庵丹鉛錄內然古畫中即有此等形飾又若非後世所創也但門外兩旁所峙其形卷髮巨眼張吻施爪俗稱爲石獅子者九子之內所無未知又爲何名偶見衞郡王御史惲柢牠贊其辭云郡譙門西下棖有石獸左曰柢右曰牠爲狀特異隱其齒而吻張崩其角而顛兀頂髮雲委垂卷兩髆世傳殷宮中故物自衞縣移置於此攷集韻云秉心甚靈蓋忠直獸也彼物爾得氣之偏者也何以識其性之云然以屈軼指佞神羊觸邪麟趾厚而不踐虎螭仁而有威是以忠與直可得而推也其所以表之以爲世儀者古人制物有所取而垂戒焉蓋忠者衞上之謂直者不骫之稱此則臣子之所固有而所當爲者物能如是可以人而不如獸之云乎作柢牠贊贊曰吁奇庬三代制賢其德與獸異體具存神則逝逐比干而下遊悲獨夫之枉猘柢兮牠兮無攷麟之出非時兮使吾拭面而反袂子考之字書司馬温公類篇柢典禮切觸也

又椿皆切獬柢獸名性忠直集韻切訓俱同未見牠字或曰牠九毀反自有本也至贊敘所述形狀與今俗稱之石獅子甚肖必是此物大率神羊之流與前傳九種爲一類後世失傳王御史得其舊名及取義爾

廉石

廉石本名鬱林石陸績爲鬱林太守歸舟輕難渡海因於岸上取巨石壓之此石相傳在吳郡之婁門陸龜蒙居臨頓里其門有巨石即此也後御史樊祉移置院前左偏以亭覆之號曰廉石吳匏菴爲之記日久亭燬石埋瓦礫而巡按御史久已不設院亦廢棄其址在元妙觀西俗名北察院場也康熙四十八年湘潭陳公鵬年爲蘇州守修葺郡學因將廉石移於學內置立以對況公祠此石黃色質似粗頑而有純熟温潤之意高一人餘闊殺于高厚二尺許隆顛平下上鑿廉石二大字並列以廉吏之物人咸重之乃蘇州古蹟之一

讀書臺

吳縣光福鎮西北數里地名避村其地僻靜幽深言可避亂也進山二三里有一拈花寺寺在山麓即穹嶐之陰寺後有大石一座長可一丈有奇濶則過半厚約三尺有奇上鐫大書朱買臣讀書臺旁有郁豫題等字係本山黃石形式長方而有錯落自然之致卻無斧鑿痕必非後世人探鑿置此乃一舊物村氓釋子宜珍護而勿戕賊之

嘉樹

太倉州之沙頭鎮有大梅一樹枝幹橫斜下可設一

二十席花時恍若瑤圃香聞數十里外誠當時之仙境惜其地主疎於培植至于枯萎而不存也又嘉興縣去城十餘里柴家莊有老桂一本高二丈許其大合抱枝幹四垂若幃蓋然下可布四五席坐二十餘人主人芟其南偏垂枝以通出入置石為座客至必以茶來中秋花發多往賞玩是亦嘉樹世所難得予於已巳庚午間理治萬載萬於袁州為屬邑往來假道於宜春路半蹊傍有一古松屈曲蟠蜷橫挺一枝其長丈餘形似虬龍過其下嘗撫之而不忍去嗟乎名園勝地必得嘉樹為之助而不可得雖為種植不過亂枝直幹而已茲荒村僻路人迹罕到偏生此嘉木奇枝日與蠢然之樵夫牧豎相對卒受其手而不能移植于名勝之區可慨已夫

胥江大橋

蘇州之胥門外舊有大石橋跨江相傳明朝姦相嚴嵩見此橋石色瑩潔琢磨工整而愛之郡中大僚諂媚權姦拆送私第嵩以造於分宜縣城外予起補江西理治萬載與分宜地界相接每自省往邑先赴袁

州必經此橋土人舟子無不曰自蘇州移來予因登岸而觀橋之濶約畧三丈有奇長則視濶十倍有奇下係大環洞五乃太湖之黿頭山石也橋之四面合縫光平兩傍石欄蹲獸百數工緻而整齊江西乃質樸之區城池房舍無不草草所在橋梁不少並無似此造法者自蘇移去之說不誣也後偶閱吳江潘次耕耒詩集有萬年橋一首敘述頗詳夫潘乃
聖祖朝名宿中博學鴻詞科除授檢討考核之學最優詩詠有據相傳之言益可無疑矣胥門橋既拆去

行人必買舟而渡江深水急每一遇風覆舟喪溺多命屢矣往來行人及外省商賈爭欲捐助復造而渡船之利日可得錢數十千爲豪紳霸踞一有建橋之議卽爲中鯁更巧作永久計於郡誌後刻入風水之說謂郡西多山山爲煞焉若造橋引煞入城必有大禍以恐郡民爲不敢起造之張本地方行人不便而頻請於府縣府縣必謀於郡紳或不與謀亦援身而出執風水之說以爲天經地義牢不可破終無成日至乾隆五年太守汪公德馨深知此弊涖任後屏絕

郡紳橫議排去堪輿風水之說獨力經營不日成之仍名曰萬年橋今將二十年覆舟喪溺之患旣絕往來行人無不稱便熙熙攘攘並未因橋而有礙官民可見專利假公之鄙夫模稜不斷之官長有害於民無濟於事如此也附潘次耕萬年橋詩　舊傳吳胥門有橋甚雄壯不知何當事諂媚分宜相拆毀遠送之求悉其真妄茲來經秀江魏橋儼相望橫鋪入九筵袤亘數十丈石質盡堅瑱蹲獅屹相向皆言自蘇來運載以漕舫嚴老自譔碑亦頗言其狀始知語不虛世事多奇創橋梁是何物乃作權門餉鞭石與驅山勢力豈多讓充此何不爲穹天一手障爲德於鄉里或云差可諒不聞掠彼衣而令此挾纊氷山一朝摧籍沒無多藏獨此巋然存千秋祓江漲頹曡兩不磨功罪亦相當猶勝庸庸流片善無足況吳山多佳石胥江足良匠有能更作橋舊式猶可訪

擊琴

數十年來始見洋琴形制半於琴而畧濶銳其上而寬其下以銅絲爲絃急張於上用錘擊之錘形如筯

其音有似箏筑來自海外今中國亦有造者予聞宋之柳惲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客有以筯和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之擊琴蓋自惲始但以後未有講及者今海外之法必向時自中國流傳于外彼處乃另造器具專供捶擊而不可彈今竟爲蠻方之樂而傳於中國也

古今書版

古人書籍雕版刷印行于天下至妙法也世傳刻字始於長樂老人馮道大瓢先生述費密之言曰始於

唐時從蜀中起道則以刻經書耳古本內唐刻不可得見可見者宋版最優元版次之明版最劣　國朝書版佳者可駕宋元尋常者與明朝等至書坊所刻實不堪矣若　御定諸書纂輯詳備鏤刻精工更勝宋元盡善盡美可爲一代大觀雖奉　諭旨聽民刷印但種數甚多寫散各處求之難得內有經見者聊記于左

二十三史（內增舊唐書明史工料價九十口兩有零）騈字類編（十一兩三錢零）

韻府拾遺（一兩五錢八分零以上版藏武英殿）律書淵源（六兩九分七厘

版藏禮部）繹史（二兩六錢五分零）廣羣芳譜（二兩一錢三分零以上版藏翰林院）

十三經解（原尚書徐乾學刻）佩文韻府（原織造李煦刻一兩六錢二分零）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原尚書宋犖刻以上版藏織造局）　御定

全金詩（原貢生郭元釪刻）佩文齋書畫譜（原侍郎宋駿業刻）　御定

題畫詩類（原翰林陳邦彥刻）佩文齋詠物詩（原翰林高輿刻）　御定

歷代賦彙（原大學士陳元龍刻）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原翰林馬豫刻）

欽定篆文六經四書（內閣學士張照刻）淵鑑類函（原翰林高輿刻）

康熙字典（侍郎陳世倌刻以上版藏各本家）　御定全唐詩（原織造曹寅刻）

寧（版藏江織造局）

讀史方輿紀要

梁溪顧景范纂讀史方輿紀要一百餘卷大概加一統志而或詳或畧俱各得宜并考山川形勢歷代用兵戰守悉爲詳載乃經濟書也但求付梓四方購求者至無錫出二十金左右倩能書者分手抄錄俟以月許可得一部當時甚爲貴重雍正壬子癸丑閒予客於兩江制軍魏高兩公幕府廣中有一件湖北劉姓僑寓江寧曾於無錫購得前書珍重異常江寧某姓者與劉曾有一面意欲假以抄錄適劉他出某竟

自取二冊而去而劉不知也越數日送還前取之二冊復欲借以後者錄全而劉不特不允更面叱而詬詈之某受辱憤恨竟以劉私藏不軌之書出首京師行文總督衙門查究勘審明將某反坐擬流其書送部以結斯案是劉被訟雖未獲罪當此一番根究已焦頭爛額矣某則受辱妄訟乃自取也夫以購書雅事而成不兩立之禍豈非里巷小人之技倆哉

智斃妖狐

乾隆戊午己未間於滇制軍慶公幕中與會稽趙赤

水相聚趙談昔伊同鄉某少府出京過山東歇一旅店有房空閉問何以不聽人居店主以有妖鬼對少府年壯力强不信其言勒令開門而宿夜閒果有怪異至明即去後復進京將過其地預與隨從之人約房內一有聲息即並進相助行及其地仍歇是室夜靜有一麗人至少府佯與綢繆迨同寢連衾緊抱而擊之從人聞聲齊入並擒助力拳腳交加竟爲所斃衾裯齋粉視之乃一大狐剝取其皮長可三尺有奇藏貯囊中或有相與談及即出相示也

燕國夫人廟

吳郡南園西北有燕家浜燕家橋燕家巷巷內有燕國夫人廟予少時嘗經其地見廟甚小楹員不過三四丈上有樓中塑一神女像甚端莊廟貌極古時有一老道人居守後復過此蓋就坍頹又至二十餘年竟成瓦礫矣因不知所祀爲何神徧訪居人及年高博學無有知者考之縣志全無載及又考府志內云燕國夫人廟在府治東南（即南園西北也）吳孫權乳母陳夫人捨宅爲通元寺唐同光中移今所又盧熊志淳祐中提刑胡穎拓四酒務隙地爲射圃鑿河見古墓石函上刻燕國夫人首級六篆字遂令碎之舊傳酒務本夫人宅至夫人素行如何墳墓石函何以刻首級字何以稱爲燕國其地又稱燕家又何以立廟奉祀均屬茫然今地名如舊而夫人始末未有考據予固淺陋而志乘亦漫不詳稽殊可歎也聊紀之以俟廣博君子又相傳今開元寺亦有其祠此其捨宅爲寺之食報乎

聞見偶錄跋

淸溪子爲樂圃之裔曾著印典八卷與墨池編並刊盡力學好古之士也茲錄皆隨筆劄記文筆雖微嫌冗弱而搜獲頗多足新聞見春初從海昌陳子仲魚轉假吳門黃子蕘圃藏本讀之因採登叢書陳子云曾詢之吳中友人已鮮有能舉其名者矣丙寅仲春

震澤楊復吉識

孫　揆嘉肇初校字

塵餘

塵餘

新編卷第十五

荆軻客

金壇曹宗璠汝珍著

荆軻客軹深井里人欲死國埋名故史不著其名學劍慕聶政之爲人也游大梁爲夷門侯嬴御如姬既已竊兵符授公子救趙恐晉鄙宿將專閫見公子輕車來代心狐疑再請事敗侯生令客袖鐵椎鎚殺晉鄙客謝曰吾所取者秦王耳胡蘆喈爲見朱亥退游于衞荆軻兄事客弟蓄高漸離軻與魯勾踐爭博道

勾踐目攝之客從旁躡荆軻足默不應俱遁去遂游燕荆軻漸離酒酣和歌燕市井中已而相泣旁若無人客引軻至僻處曰彗掃尾箕望氣來高丈餘前赤而卬聽都邑人民之聲律中商馬鳴悲皆兵兆渤碣之間復爲長平也軻曰天道元遠吾倦遊悲歌慷慨敢于急人惟燕趙士耳新從邯鄲來不忍去也客辭謁蒼海君且曰卽有急車折轅馬蹶蹄集響至燕太子丹不量力欲報馬烏之耻因田光先生邀請荆軻摧刺秦王荆軻許諾美人供帳惟恐不得當也軻遺高漸離之東海召客未返秦師壓燕境事急太子丹具駕軻叱曰往而不返者豎子也少留待吾客與俱今太子急裝豈疑軻畏強秦哉遂去不顧荆軻提七首刼秦王不幸中銅柱火燃秦人誅荆軻而客之易水上太子丹與賓客白衣冠祖道處高漸離擊筑客起舞劍泣下數行歌曰壯士怒兮入秦關七首摘兮驚龍顏鈹交胸兮袖胡絶白虹雖兮仇未雪誰報太子兮徵聲竭長平髑髏兮飲血泣又歌曰東連三晉兮搆強胡齊楚蠭起兮策可圖嘖日持久兮不能竣

四海縞素兮倚鉏鋙與漸離分背別去及始皇滅韓張良破家報仇從蒼海君借客號力士客語良曰自高漸離死筑始皇不近諸侯客無可爲者今離穴遠遊可取而代也遂與良狙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客嘆曰始皇有天命誰謂荆卿劍術疏哉始皇大索客避地吳中依項羽楚漢兵起張良事漢客事項王號蒲將軍與黥布季布以少擊衆常摧鋒冠軍項羽威震天下名聞諸侯皆三人鏖戰力也客業從項王救趙降章邯夜阬殺秦卒二十萬于新安入關焚

咸陽宮室手斬降王子嬰持其頭祭荊軻墓曰吾可以報荊軻之志矣項王欲割琅琊郡封客客謝曰秦暴虐無道故從大王率天下諸侯滅秦今政由巳出封賞不均漢王失職陳餘怏怏諸田亦未有所樹而多王羣臣諸將善地是動天下之兵也不忍見父老子弟再罹鋒鏑且臣與荊軻刺秦王義不獨生以秦未滅故鳥視禽息今臣事畢願從荊軻九原之游乃自刎荊軻冢旁後田橫之客聞之五百人咸伏劍殉也所謂畢命遂志義俠者乎張良請漢王令有司歲以太牢祀也

贊曰禍亂之起豈可測哉銅柱空燃副車漫震始皇自以天命在我孰知其輿濕鮑魚國墮璽易竟在肘腋中車令也始皇坑趙卒四十萬故殺扶蘇弒胡亥乃出趙氏公族朝風蕭蕭易水不寒矣若客者褐來何暮無補劍術以行道邅邅訴巫咸不其可悲乎

翟公客

羅雀可曲逆人一曰無終人廷尉翟公客也翟公鼎貴時雀可造請門下不避風雨毎名客酒酣起舞爲沐猴與狗鬭侍喪以先往後罷爲耿兒女子耳語曰常移晷夜祖漏刻惟恐金吾之警行也翟公持刑平彷于定國廉不如然所得貲財盡以奉士車馬輻輳擊鮮極歡非投客車轄不闔門門開常竟夕而妻子自養絫上不過三栝時張廷尉客王生泉中命廷尉結襪倨于廷尉邑子不才不敢見賢郡將惟雀可溫雅有蘊藉名噪公卿間頗招權催金錢翟公客雖多惟雀可最後翟公官罷失勢財緣手盡賓客益衰庭中露草叢茸門晝開烏雀乳子晒翼可設羅焉翟公令人召雀可則己入公孫丞相府脫粟飯布被一日雀可車過巷翟公老奴攬轡雀可叱馭曰驅之武安侯燕不敢後也明日始謁翟公翟公曰君之體肥矣雀可欠伸于于曰羣兒自相貴勞長者秉燭夜游露晞爲侍婢扶臥常失曰翟公奉卮酒曰君貴人也畢之雀可半膝席曰中聖人不能滿觴歌驪駒別去翟公心恨欲聲其罪鑄刑書往訴梁內史韓安國投牒安國曰朝盈暮虛市道固也晨田甲溺吾死灰灰復然內袒謝吾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待之曷往謁

中大夫主父偃翟公往訴中大夫投牒偃曰始吾貧時賓客不我內門後吾相齊客亦無復入偃之門公長與諸君絕可矣曷往訴北平太守李廣翟公往訴北平太守投牒廣曰嗟乎翟公天子之廷尉也不愛金帛酒醴以交雀可雀可無大功可以稱者今一旦失勢掉背去是深負翟公也夫賢者破家養士而卒不得士之報亦何以厲天下之節哉向霸陵尉呵止故將軍吾斬之吾何惜三尺劍剚負心人腹中為翟公報仇急遣符追雀可雀可惶懼念列侯惟魏其賢且與李將軍俱戰吳壁下相善遂齎千金叩頭求哀魏其取金陳廊廡下諸名士過輒令裁取為用發書求解灌將軍夫直入曰君侯何悖也吾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者豈非為賓客負人哉雀可賓應首誅願溺其冠唾其面遂坐堂上雀可膝行伏地灌將軍目眦盡裂髮上冲冠怒罵之極詆其生平不直一錢雀可掩面狂走十餘里遇郭當時觸車輪仆僵當時下車扶起之問故雀可淚下承睫內氣塡寃曰奴卽負心賢豪長者同聲伐予敢請罪果何當當時賜之

坐侯喘息少定乃喟然嘆曰道喪交交喪世非一朝夕之積也美哉優優乎韓內史柔不吐剛不茹君子也然太怨無崖嶗介哉鏗鏗乎人之無良投畀豺虎然偃賤新貴絕人足自發舒若翟公既淪落吾深愛其昔之情深也一麾豈足酬寵哉猛哉飛將軍奉辭討罪是謂佽烈其猶有朱家郭解之風乎然負心人實多安得七首遍剸之吾懼其既也美哉醜而曲暢誅而不虐斷頭穴胸不如捺心自疚抱愧欲死其在灌將軍之怒罵乎其在灌將軍之怒罵乎于是雀可面無人色匍匐而歸終身不敢見翟公也

贊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史策以為美談繼其道者誰歟世人輒以張耳陳餘為解曰賢者不免夫張陳命爭呼吸位異侯王以懟憤凶終賢者猶鄙之矧今所爭不過毫釐輒掉頭不顧且投石焉何哉此古人抱石沉河不願長視於世也

豢龍氏

夏后孔甲有二龍降於廷技角長髯巨鱗翕赩睛火奔電尾雨搖雲踸踔呼呺仰首求食孔甲執醴烹駒

延攝之言語不通精色莫授孔甲慨然曰時乘六龍今遂無其人乎擾鱗氏進而對曰龍之爲物神與化嬗潛躍在淵飛見在天亢悔則變蟄動坤旋今離其天淵之位失其雲雨之勢因處廷豢毋乃君德之不建故有鱗蟲之孽君其放之河濟而恭默乎黼扆之光孔甲怒執劍從之猶龍氏曰君毋怒擾鱗言顯殺諫臣不祥臣閱典故有擾龍氏豢龍氏君盍召二臣而問之於是擾龍氏進而對曰龍有性有情古者龍遂其性嗜欲不形大海洋洋吐納百靈風雨以時禾

泰用成其時有水政而無龍師龍之與人居也其在中古乎吾祖父實世其官潔其水源時其動靜饑則授以魚鰷怒則鎮以鐐鐵踩導其情而無敢逆其性每雷雨作鼓鬣飛去者九之五用是去來不常而吾沼中時有蛻骨焉豢龍氏進而對曰擾龍之術工矣猶未盡其巧也夫龍得其情而性可揉也臣與龍同起居文身斷髮行臥蘧蘧臣能使龍飽豹胎象炙和以魚腑之餌臣能使龍饑摘皮芍藥渫以枳木之菹臣能使龍喜騾蛟牝馬媛日浴波而騁蹄臣能使龍

怒雞羽飾血悲風鼓浪而騷除屈伸聽臣而偃蹇涎唾惟臣之割取使其同類會不得同川而煦沫又况鰕蛭之儔能進邈而咒詛於是龍一日失臣則涕泗漣漣心煩意亂雷雨不敢激風雲不敢隨漠其江漢之都居而惟吾刀俎之宰層究其所以失飛騰之靈性惟嗜欲見端遂一往而不可圖也於是孔甲大悅畜二龍於沼豢龍氏醢而進焉孔甲食之美復求龍炙豢龍氏懼逃之大澤龍皆遠徙翱翔而不肯下居歲餘雷聲殷殷有神人仗劍宣策曰久矣夫龍之爲

盛德也餐惟沆瀣飲惟甘露膚寸雲合滂沱千里上帝所駕烝黎所仰禍在奸人誘設馨香貪餌迷性竭澤屯膏遂使海沸波騰郊原赤旱百神怨恫殛死無赦是日豢龍氏子孫盡爲雷火焦腐於是豢龍之術不傳而龍種乃復神靈於天下猶龍氏退而語人曰嗟乎龍惟乘雲御空故爲貴耳營情飲食乃蚯蚓之弗若賈生有言曰使麒麟可縶而游兮曾何異乎犬羊彼龍亦惕然自省也哉

贅曰吾聞孫思邈得龍宮醫方則龍之飲食嗜欲當

與人同古之世龍與人狎居以水政修而人能其官也然亦褻矣語曰白龍魚服既魚服矣焉能禁人之不網罟也然陸機張華皆曠世逸才酒泯龍酢殺以戮死則龍其可無乎故易曰雲從龍又曰龍戰於野有從無戰其在亨利之際乎

獄吏貴

漢承秦弊刑罰煩嬈俗吏虎而冠武帝更摩牙而厲之內有掖庭詔獄入者輒靡爛以死外有廷尉獄又多設司奸校尉伺察幽隱投鉅公卿兼以巡方糾覈

防其復振必擠陷穽中遠郡惡少年受當途旨羣誣故侯以報宿怨於是章滿公車人滿北軍縉紳惴惴慮無不可旦暮入獄矣民間爲之謠曰牢耶獄耶百官囹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囚室踊貴逾長安市價吏務鷹擊毛鷙爲治間有平反吏宰相輒駁覆或并械繫矣殺人以爲功人猶爲之殺人以避禍雖賢者不免醫過厲門不同篋食恐其累已也每奏讞罪臣撫心呼冤吏曰無苦乎不惜以身爲殉徒而敗且益重君案君幸獨坐命矣夫罪臣飲泣無以應深文微辭律加數等久之習爲固常仍駁覆又復加等歲月淹滯穢毒薰蒸多有附罪以上而尸殭囹圄遠魂不歸孤子破家迎喪萬里每一案結鬼薪白粲則內伍邏酒以賀曰免荷戈萬里行也讁戍則叩頭阜閒廟前曰得生過里門也宣帝在民間知苦吏急然亦尙綜覈地節黃龍時四方無虞單于來朝頗修神祠集方士蓋意在緱城三神山之間偶讀高帝紀至叔孫通定朝儀曰乃今知皇帝之貴也宣帝曰神仙貴耳于定國曰今時惟獄吏貴耳帝默然久之曰漢治襍

霸芬盛苗穢何可不鋤今刑政肅清下無寃民而廷尉說辭獄重刺譏朝廷豈直反唇腹誹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定國免冠頓首謝曰此非臣之言絳侯周勃言也勃身與項王力戰芟除呂難手援璽綬文帝肘下以單辭下獄償獄吏千金出語人曰吾嘗將百萬軍不知獄吏之貴也雖然絳侯猶功臣非社稷臣蕭相國何撫循三秦轉餉千里收圖書定律令功在第一帶礪河山一旦下獄則頭搶地訥不能出聲雖然蕭相國功高猶人臣耳陛下爲皇曾孫時居郡獄邸

非賴宗廟之靈丙吉之忠死拒使者命夜閉門則是太山大石橫自立而上林柳葉蟲空食字也曷能子元元臨萬國爲中興首哉於是宣帝感慨悽愴惻但於心下詔曰昔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今中都官歲斷獄以萬計而貴人之牢無鱗蝎毛有一部搢紳之語非所以養賢士尊朝廷也股肱心膂誼易隆焉猜禍吏義縱王溫舒等子孫已被誅戮外示錮則不列士流中璫恭顯巧僞深賊睚眦中傷天下重足一跡其徙歸故郡丞相公孫賀逐捕大俠朱光世以坐論之職躬親搏擊之誅蒼鷹乳虎甘爲魁宿傷和陰陽變逆天地其盤水加劍以殉與天下更始焉由是疏幽滯釋沈枉舉廢格韓安國徒步也起爲御史大夫張敞亡命也起爲京兆尹黃霸長繫也起爲丞相蕭望之對簿也起爲太傅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樸網漏吞舟之魚吏治蒸蒸復覩文景之化焉贊曰路溫舒曰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治安之道在人之死如是哀安得不蹈亞夫之功楊惲之才京房之術皆不能逃死于獄冤乎哉冤乎哉微直爲長我王國也高大其制揣除其墓獄吏聞之亦知警乎哉

梁罍樽

自古將相權勢之家曷嘗不寶珠玉鼎彝爲子孫之鎮者乎然貧者不能有有者不能守即能守矣不過一二傳爲新貴攫去且更得奇禍焉懷璧之爲罪也豈獨匹夫哉昔梁孝王景皇帝幼弟有平吳功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連城數十兔園亭館臺池窮窕三百里游士垂橐妖女驂乘庫內黃金四十萬斤他物稱是可以守寶器者莫孝王若矣孝王寶一罍樽趙璧𤪌耀鍾玦澄輝鏤畫之巧龍翔鳳戛孝王戒李太后曰他物雖千萬可與人此樽不可與也後孝王子任后開庫直取去李太后欲對漢使奏其狀闔門咋指竟日啼不得與漢使語事聞王坐不孝國除樽入內帑王舉睢陽而棄之何有一樽也昭帝時娶霍光甥女爲后后以樽賜父上官桀時有充華侍側年且老曰樽不可賜也昔先帝封禪羣臣上頌敬舉此樽呼韓來朝稽顙甘泉再舉此樽今以賜桀恐桀德薄

不足以當之后不聽光夫人顯從桀家見尊欲得之桀妻以后賜不敢予桀曰予之吾且弋光之家何愛焉逐麋之狗當顧菟耶光死尊將焉往猶外庫也歲餘光先誅桀尊遂爲霍氏有顯愛監奴馮子都用尊爲合歡之巵乘五彩與游讌第中霍氏敗尊復歸內將時充華尚及見之曰吾聞知上霍之德不長願官家齊戒神明祀天享祖毋爲淫褻用也哀帝復以尊寵董賢王莽力爭帝曰吾欲法堯禪舜君其爭天下毋爭尊賢死傳歸莽莽語其子宇曰罍尊之禍人久矣惟余功德高符瑞駢臻閒仰沫克享帝心宜有此尊遂觴於祖廟令良工刻其旁曰新都溫柔鄉莽居攝益慕古制遂取高祖斬蛇劍位司馬封皷黃侯曰赤精子火生土也取武帝汾陰鼎位秩宗封氣黃侯曰黃雲氤氳兆土象也取傳國璽位冢宰封鎭黃侯曰秦水德惟土尅也并鼎尊爲四位司徒封液黃侯曰酒養脾滋土膏也莽以土德王故皆稱黃云鑄印佩綬執金吾奉以自隨後翟義兵起莽憂懼不知所爲疑漢家寶物爲祟遂埋斬妖劍於玉門關外曰

邊遠謫戍汾陰鼎折一足尚饍曰鬼薪白粲鼎傳漏不可盛漿曰冠帶閒住惟傳國璽爲孝元太后擲地損一角且秦時物符璽郎猶用之曰革職爲民當差益用以相壓勝云四寶在莽世已不能守況漸臺火起玉石俱燼時乎人壽不滿百年自少至老與化俱徂形骸且爲異物乃問夠合之器哉完毀數也去來時也得者矜之以爲榮失者慼然以爲恨悲夫

贊曰珠玉蕤矣若鍾繇之筆法桓元之書畫奇章之石贊皇之草木皆雅人韻事然轉盼之間已爲陳迹雲影漾曰鳥聲娛耳而必欲據以爲已有架屋市之樓臺植空華之枝葉腐鼠固不足以嚇鵷雛也

弋視敷

有客鍛羽倦游琴樽寄傲求養生之術傳教子之書曰隱如是足矣一日讀史至梅福棄妻子變姓名游會稽爲吳門卒乃廢書而歎也何居乎妻子爲網羅姓名爲鋒刃豈眞得已哉夫士當入朝進論時賢賢奸奸目光如電其爲射的固宜若夫釣餌採綠身世兩棄吾方以爲羲黃上而居者猶以爲體中物也其

禍豈可測哉故賢者隱文埋名至死不見倘影響流傳刃污頸血矣是眞不可赦乎或曰人才有屈伸天道有往復時雖蟄藏其人尚在一朝躡桁能飛豹變故痛斷根株聊以固吾圉也或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故呂后裂眦于人彘武安詈語於魏其雖遂田勢窮而報必過當取快依腸遂負慚義債有弗惜也或曰秋氣肅殺實鬪天運故嚴霜先屆於喬林烈風必墮乎危石正類前凋黔首鼎沸命也於小人何尤焉或曰名壽不可兼得義利必至相仇故利器發硎於

盤錯卞玉泣血於刀鋸質碎廷階馨留青史造物固欲成是人耳或曰山林之人感憤悽愴既與以著述之暇復恣其姍嘲之態故王充甘心於蔡邕禰衡隕身於黃祖使漢史不作鼓撾無聲爲身後計勞且遠也持諸說而問之當塗之人然耶否耶昔司馬相如有云焦朋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夫藪澤固鴻雁之死地也若士大夫之藪澤乃寥廓之外矣弋者彎勁弓而施新繳爲將何所遷死哉世之治也雖陸沉金馬門可也朝之戰也泌水洋洋皆元黃血

也客採藥游會稽求梅福故里草長雲迷不知其蹤歧路蹀躞莫辨西東坐而假寐夢一羽士躡蹻揮麈曰子訪梅福之居乎環會稽皆山也長松合抱流水潺潺子絕賓客碎筆硯焚詩書採薇蕢蕨蒲團夜坐當有梅福往來其間唐人云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避秦人仍在桃源耳客曰騃子愚昧敢問子將高標月旦阮籍不置臧否夫否否實應受筆舌之禍若夫臧臧善氣之迎人也曷爲招尤哉羽士曰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子與善人游不善人皆欲殺之矣

客憮然起曰先生其梅生耶何言之切也世傳生仙去敢問服食之術羽士曰坎飛朱雀離麗流珠金華先倡鉛粉同居鎭歸厚土戊己爲廬寂寂守夜晦晶晶滿太虛彈無懷之絃而乘混沌之車客乃儻然止贄然立心與天游貌人而贄巧專于俐鍊神凝于蜩翼又何難嬰兒衛子海鷗趙石於是醒而爲之記曰余今而可以免弋者之慕也已

贊曰昔父老弔龔生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然則蘭可變爲茅膏可化爲石與植香於幽藏光於晦其

有物物而不物于物者耶內視元牝頤養谷神超超塵外矣然叔夜聽神終傳韻傷子瞻學道猶恨才奇習氣難除刀銘海蟲亦誠心也夫

驚伯有

或問于客曰鬼信無乎伯有何以稱焉客曰無無有有或曰何謂也客曰混沌之前有鬼乎或曰混沌氤氳誰爲構精未有人焉有鬼客曰混沌之時陰陽未搏太極包裹寂靜虛明佛擬之爲覺老擬之爲元儒擬之爲性爲良知皆在形似之間此人之所由生也

抱純一寓陰陽動靜云爲各歸其根至於氣散神升而我與天統歸太極又安得於其中分孰爲天之靈我之靈乎乾坤總是法身五行妄爲別相此之謂公我此之謂無我我且無矣奚有我靈之影現乎惟夫識情未滅纍着猶留因而常魂爲變凡鬼皆魂之游而未歸者也莫然無魂可與之俱彼之爲神靈血食者其亡子之弱喪而無家者耶不亦勞耶故覺者歸之路也識者生之役也生爲識所得死爲識所留取精多而用物宏魂魄能無滯歟故夫伯有強厲之魂

也申生之妖夢黃熊之索祀怨憤之魂也叔帶持鬉而泣君子立社而謀喪敗之魂也彭生立豕而墮屨如意爲狗而撖腋冤報之魂也又若忠臣怒濤孝婦赤旱又若輔嗣談易叔夜揮絃師延譜濮水之音王勃吟落霞之句皆英儁絕羣齎志長沒金石不毀音響如存又若夔皋圖象方皇委蛇興雲灑雨獻瑞呈符鬼類衆夥不可殫記湛寂海中分一勺圓明鏡裏逗餘光當其情斷想空則烟銷泡滅故有鬼乃識波之相織無魂斯智照之圓明生從何來死從何往一

太極而已矣或曰蛻形歸虛達人了悟乃書傳所載召帝廷而剪土孌會參而孕子豈彼聖賢未安寂靜猶有往來歟客曰至人滅迹而存神凡夫見焰而取影目眚忽覩紝譆青紅殊色鼻觀偶調氣息黑白分形荷業緣之欲感遂象罔之若來想由已作體絕彼生斯大千同往于覺中而下學不隔于靈路也故蛤端佛象鱔誦經聲盡萬類以含宏而如如不動包三界以出入而寂寂常依法空常存性本無生鬼之有無可無容置喙矣

贊曰或問吾師惟彼悟人死歸太虛愚夫魂散淒風苦雨借問二空作何分別吾師曰咄虛空止一不應有二誰見淒風誰見苦雨若有見者即墮風雨惟其無見故住虛空擬議即非掘衣從之

大椿

莽蒼之野有大椿焉根蟠蚪結枝葉鱗獵鴛鸞孔雀巢其巔虎豹猿猱鳴其側奔流急湍經其前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下有茯苓肉芝朱砂琥珀纍落擁護而終其天年時有朝槿從而笑之曰余也朝暘發

葩迎春之淑夕隕落英避秋之肅曾撫景之無幾而霜露之已遲不若子之支離偃蹇流膏腐節與造物爭千百年之壽不病夭形拘而氣溽且子矜千六百年為久乎自元會劫數孰知始終無首無尾暫據其中故投千六百年乎造物之冶一若潮汐之奔汎而呼吸之鬱滃自堯舜至今僅四千餘年誅伐篡奪貧愁仇怨不知幾千萬變倘未足盡人事之紀而徒攬乎猶自之胸今見子葉敢之崛翔將根搖乎烈風于是大椿瞿然懼蠱然悲怨甘露之無徵病月華之難

淵苟有形而必灰自與土而俱燼訪南山之梓朱絲纏于兒髮問嶧陽之桐綠徽斷乎匠斧欲躍冶于陰陽非得道其何印乃曰吾聞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順風而請衛生之經姑射山人曰二五搆精搏而為生復歸太極湛然無形子但見青葱峭倩葉莖實繁以為子之靈也耶子土為芽水為滋方其蓁蓁泥泥也而精已消亡二三矣其弈弈灼灼也而精已消亡五六矣其纍纍磊磊顆仁藏用而精已銷亡八九矣皆爭妍獻腴于人而忘其自為妍自為腴也子欲問

養生其問之土未芽水未滋之初於是大椿喟然嘆曰壽哉道之為物也靈非我有道實為之其奈之何哉願自今以後造物者為其混沌勿為開闢為其斂枯勿為芽茁為其鴻濛勿為分別何堅何脆何壽何夭何聖何愚曰掛扶桑枝焦腐乎暘烏月種丹桂根蠹食於蟾蜍又何況後凋之松栢與凌霜之栟櫚養生之樂空桑齒而的礫傷生之悲徒蹙頞而囁嚅吾其解形釋神與道涬溟而同居

贊曰心即天無我義天即心無物義物我無運天體

一句流今海水又烏知江耶漢耶濟耶河耶各派之支委其聚其散聽乎天機合其湛寂而已一影若留為輪翅為妖孽野火焚時天地裂燬

花蝶夢

蝶之類有幾蠐螬之蟲化為背陳麥之穗化為灰翅蝶花之莖化為白鬚義夫貞婦之魂化為錦裙夫為化者神將化者機至於化則物于物矣化而出乎機合乎神以天合天莫真乎夢故黃帝夢風力殷高夢傅孔子夢姬甸矣若高惠張敍夢中相尋不識路而

返少陵夢太白口恐非平生魂則其神未全也若因羊夢馬因馬夢輿旗蓋鼓吹身為王公則魂之游非精神之極至矣不大可哀耶吾聞莊周學凡喪我而夢為蝶栩栩然蝶也不知其非蝶也蝶好游於花林棲于香國則有剪綵為花者蝶曰戛戛乎則有玉樹青葱者蝶曰佞言無驗在思猶識之則有初日芙蓉者蝶曰麗矣三人提衣襜四人攜坐席吾悲其風之靡也則有南國依蘭西方卷耳閩里之檜九嶷之梧者蝶曰中古娛蛾姝妹學一先生之言僅堪一托宿焉吾聞崑崙之巔有竹千尺聲合鳳之雌雄裹糧從之見伶倫足迹與盡而返于是彷徉元氣之外逍遙無極之上不棲息人間者千餘年而有江郎心頑質耑偏好寘嘿夢琪花滿管城蝶乃喜曰此花布種于蜆高植根于混沌含英落實于遂媧羲軒非江郎之所能有也神明所住偶一見之吾知其有才盡之患亟取而為吾廬焉饑則餐奕奕之光而莫識其色渴則飲漾漾之濕而莫挹其膏靜則嗅霏霏之香而莫辨其氣酣則宿莫莫之帳而莫定其房其在花林也

猶其在元氣之外無極之上也樂乃忘疲乃屏驚鄙燕囚鵲牿蜂以一丸泥塞天台之徑而阨武陵之津時有蛺蝶東風澹淡闖入其境大聲疾呼曰爾蝶也予亦蝶也予鬚娟如予翼浮如予身蠕如予舞翩如而奚獨予鄙也花中之蝶曰噫爾不知夫非蝶也又曷知夫非非蝶乎爾能擬吾之形貌而遺吾神理竊吾之文章而遺吾天機止堪作稗史耳而執蓬蓬而執于于乎于是移四海水為花溝流堤五嶽之尖為花虎落凡夢熊者夢魚者夢虺蛇者夢蕉鹿者皆擯

之若敵國不與往來惟夫草元亭而九苞吐羽賦赤壁而元裳夏舟名以爲附庸焉太史氏曰蝶與花相遇于夢天者爲之工部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非天也何以深而又深乎以人力猶古人之精英而遽欲作古是猶魏收之呼莊周也豈足語化哉

贊曰蝶以幻造黃粉何萌花以空殖紅脂何情領其光氣窈冥飛鳴蟲蟄莖祐春氣獨行夢者知之元天乃成騰翼採英海水泓泓寄語覺人心何能精

故琴心

卓文君故夫或曰程鄭子名皐或曰巴寡婦清之子名皐以鑄冶成業富埒卓氏皐弱冠娶文君披纖羅垂霧縠羽翠葳蕤明珠的皪定情之夕嬌啼宛轉倩粧在臂薌澤微聞卷如也皐與司馬相如善相如口吃而辭賦靡麗皐齒若編貝口若懸河日誦萬餘言而尚書給筆札財自羽不及相如也兩人師事張禹禹好奢侈後堂列絲竹倚絃兩人與戴崇俱得至後堂宴䜩人揚清角聲[illegible]如微含喜欲笑竊視流盼皐精爽無異向相如聞之皐曰物各有極尤者移人內子眉色如遠山臉際若芙蓉彼姝者子幽蘭之棘枳也吾侍兒濟服微睇猶羞與爲伍於是知文君之姣好也文君弄琴宮文藻每與皐分事類徵故實以多寡爲賞罰皆奇辨物一日皐負嘆曰惟司馬相如能助予每奏賦令我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文君放誕心憐才遂慕之私語侍者曰司馬相如可一見乎已而皐有消渴疾痛朝曦之促節惻白璧之分珪作黑頭吟其辭曰遠別必掩袂長歸寧不啼巳知身是客素手猶相攜（解一）沒若雲中星散若水上萍恩愛一時盡猶能見形聲形聲從何來羅幃燈熒熒（解二）髮綠草已青顏紅淚亦紫但得魂相隣何必要以死（解三）合歡何勞勞訣別何草草且慕不相知百年安能保（解四）且曰我死寄生於吳枚氏子仍名皐後十五年與汝相見于茂陵不吾遐也遂以卓氏僮百人錢百萬嫁時衣被財物還文君文君泣曰盡慟作誄哀之辭曰良人本豪族艷藻何翩翩作賦羞鸚枕催粧落碧鈿何斯結髮意入門遽棄捐殺身良不易拔血亦空煎佇竢靈之至夢中訴纏綿喪畢遂歸王孫家而司馬

相如適從梁倦遊歸相如爲梁上客孝王取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遊士而妻之屢欲妻相如相如心慕文君必得蛾眉如卓氏故不屑也及聞文君新寡好音遂與臨邛令赴王孫召以琴心挑之侍者監牛酒賜相如車騎相如因厚遺通殷勤侍者語文君曰求凰者相如也竊從戶窺心悅夜亡奔相如初臯欲作上林賦已屬藁半旣心不樂曰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空花無蔕鏡藥雖攀殆不祥焚之文君語相如相如曰庸何傷南箕翕舌織女七襄此與之流耳卒成賦而相如年亦不長相如奏賦爲郎攜文君居茂陵時吳郡枚乘孽子臯亦待詔金馬門頗省憶前身事見相如文遲欲以速駕之然拙卒工不如天子以優俳畜之不貴重用事也相如病消渴死枚臯以鬼事見文君文君業失身相如不顧見也垂簾爲鼓琴一曲曰故夫雖有言幽明路隔愧不同衾得同穴足矣文君再寡猶能踰頹垣填冢僦多竊貲逃文君作誄哀相如鬱鬱不得志死枚臯送其喪還臨邛與故夫合葬焉而相如

娶茂陵女爲文君白頭吟婉他人婦者適夫亡寡居遂守相如塚云太史氏曰世藉口文君失身以憐才故夫獨非才哉當壚未雪舊耻病渴已索遺書文君能無故夫之悔乎余以愧夫變節事人者而挑故琴之心焉

贊曰羅敷有夫文藻琅玕設也狡童怨不勝彈嗟乎文君雙偶蒸蘭琴心方協哀誄再歎爲歡幾何悵兮燈殘月照秦蜀香魂兩寒

塵餘跋

嘗讀弇州山人所著短長歎爲補闕求間得未曾有玆更擴而充之蓮花湧舌玉府霏霏文人筆底具有化工彼借故紙堆中守兎園册子者正未夢見在也集中尚有娟嫵賦更爲褻艷惜屬有韻之言不克彙人此編爲憾丙申仲夏震澤楊復吉識

（孫）揆嘉墍初校字

月肅

遼海叢書

之一　胡塽

耳書序

耳書近於誕余不欲成之謂吾儒讀書明道未可以無據之說惑亂心志也而卒成之者以得於家大人宦迹之所經到也蓋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人特於見聞所未到則不之信耳余從家大人宦迹半天下其間歲月之遷流山川之修阻與夫物情之變幻世故之艱危未易以一二言盡止此隨筆所記已有告之於人人不譱信者而其他又可知也是則耳書之所爲成也或無其理有其事或其事雖不恆見而其說則可以爲勸懲余固嘗於身所經到處確有所聞於其地否則座上諸賓僚偶述其所見所聞以告於余者而究非同於臆說之罔據也然書以耳名亦第以耳之者存之而已如謂士君子讀書明道而外不妨更捃摭奇異之事而一一筆之於書以自比於譚天誌怪也終非余之所敢出也已佟世思儼若自識

耳書

遼陽佟世思儼若氏 著

人部

吳忠宇

吳忠宇西粵人流寓歷陽不識字而能詩每詩成使人錄之歷陽人多誦其句如雪裏題詩會一哭江頭沽酒又三年此即多識字書作詩者得句亦未易如是固知性靈中物有在讀書識字之外者不獨忠宇已也

邊仲奇

邊仲奇飲食不欲與人同其家居常獨餐偶與人會食座上食品輒惡聞人贊人曰魚美遂不食其魚曰肉美遂不食其肉倘曰皆美則投箸而起其好爲矯異如此

徽州賈

有徽州賈人行酷暑中襤褸已極倏忽見一人修眉美髯方袍高冠灑灑而來了無難色賈知爲異人因力懇度脫其人曰爾且去某年月日當候我西湖上賈乃歸屬處家事付三子屆期束裝武林果於湖上遇異人因偕行焉所過多崇山峻嶺琪樹瑤花重樓丹嶂迥非塵世於茂林深處見一白頭老人跏趺默坐異人前拜並命賈拜老人曰此子何來異人白以故老人曰惜非吾輩中人也相依而處者凡數歲渴則飲水饑則食桃李諸實一日賈思家且淚下異人知之白於老人遂遣還以花一枝大如盤丹藥一函可錢許付賈曰花枝所指即爾歸途也飢時服藥少許可飽數十日賈如命別歸比抵家花久不落丹藥猶有餘供堂中晨夕瞻拜不少輟壽八十無疾終三子欲得花與丹各相持不下花忽化白鶴長鳴去亟取丹藥已著地爲火光矣

王業浩

王業浩未第時嘗夢神語曰爾一世功名在蘭亭記中浩以癸丑成進士歷官兵部尚書蓋永和九年歲在癸丑也

朱辟

朱辟將往神所祈夢遇一人於途揖辟曰子非朱先生乎我自祈夢處來昨夜夢神語我云明日朱某來汝於途次某處與朱遇可爲致語令朱歸朱當世貴人也汝須記朱語汝功名亦即悉朱口中朱聞言喜甚曰我果當世貴人耶足下功名亦如學生可耳後朱官大學士其一人則以青衿卒如學生者蓋儒學生也

吳給事

吳給事一夕夢於麻袋中得紗帽三頂次日婦翁家有小婢來身著苧布衣吳謂夫人曰夜來所夢其在斯乎力懇於婦翁得之納之側室生三子皆成進士

葉華峰

葉庶常贈公葉華峰先生年七十尚未得庶常會値歲除其女迎至其家甥孫纔三歲手執粉餈口呼祖不置先生意其呼己比至前乃知伊自呼伊祖非呼己也先生怒促騎歸時抵暮不得入城投村莊止焉守莊老僕稔其故謀諸婦曰主雖老吾覘其精神矍鑠似非無後者吾有女盍薦寢邀天生子豈非美事婦曰諾請諸先生先生可之明年生一子即庶常鳴鳳也

寧波某

某寧波人作賈姑蘇喪其貲將欲赴水死有寺僧見而憫之出藏金數百兩云暫以相假數年後擬鳩工建寺新祠宇幸如數見歸子錢弗計也某得金往來江湖間大獲利因起家鉅萬屆期僧往索金某不償繼以詈辱僧以是遂鬱結遘疾死時某尚無子旋得舉一男且讀書成進士丁酉鄉試獄興其子以與聞賄主司事發全家竄遐荒後潛逃入關姑蘇榷使者篤念交舊館之僧寺夜得暴疾死寺即向

之僧寺也某聞之始悟子即前者僧以索債來耳尋亦暴疾死

河南少女

癸丑秋大司寇上獄事河南貧民某者有二女長已適人少未字頗善操家政夫婦進香武當山女留於家止攜婢一人相伴女其隣有屠者與書生王某者素相識生來往屠家女見之謂屠婦曰嫁夫得王秀才足矣婦以語屠屠遂昏夜冑生踰牆往因苟合焉次日女之姊與其夫以父母遠出探其妹屠不知也晚遂留宿於女牀女私寢他室屠亦不知也是夕屠復往於暗室中摸牀有二人心恚之疑女有他約遽歸取屠刀斷兩人吭其二頭若欲隨之者屠倉皇無所措遽以衣裹踰牆出時夜已三鼓値牆外隻身人賣糕爲業者聞犬吠啓戶出其人素與屠最善屠倉皇白之方人戶密謀安置二頭處適有販棗者是夕投止賣糕者宅眠方醒屠慮事洩遂與賣糕人並販棗者以計鋤殺之明旦女失其姊並姊夫且横尸無頭鳴之地方隨以聞有司有司拘女至訊其父母出門後有何人往來其家者女以生對拘生至生竟不能辨遂坐生死有司因二頭終不可得日以刑比生生苦之繫獄月餘惟速死爲幸因問計於獄之老吏老吏曰予我八十金頭可得矣生然之語家人鬻賣產業如數以金獻吏得男女二頭遂定爰書屠既得漏網一夕飲酒醉與妻談往事爲偷兒竊聽之事遂洩里中不平生事久矣因代首之官執屠往俯首而已究其頭云在賣糕人竈中執賣糕人踪跡埋頭處果得二頭並一屍鞫之得鋤殺販棗者狀再究生所獲頭蓋老吏利前八十金以其家之一童一婢杖殺之賣己以賣人者也因出生罪坐女與屠老吏賣糕人是獄也以一女子而死八人生亦幸事之蚤白僥倖一生於萬死女之爲禍烈矣哉

物部

龍山鳳

癸丑十一月十九日皖龍山居民蚤起見有鳥集於樹樹高數丈尾垂於地長項丹冠金毛燦爛俄而起摩龍山之項以去百鳥隨之其殆鳳乎

興福寺鳥

杭州興福寺有異鳥集人家屋脊首似嬰兒鳳尾鴨脚環觀萬人莫能名後爲邏卒射殺之

百舌鳥

孔某家畜有百舌鳥能人言出入攜之使將命一日孔將出鳥謂孔曰我明日當爲枝上虎所傷幸好護我孔弗信以枝上未嘗有虎也是日道經長林爲蒼鷹擊殺之

假山雞

方直方齋旁隙地有假山山下畜雞數羣彷彿門廬閭意內有二雞雙踞山尖雌雄不相離時或雙下飲啄飲啄畢仍雙居其上從不一

廬陵縣庫中神案下有一洞每朔望吏人置粥一盂於洞上呼太公者再尋見一巨鼠置四足於四小鼠背負之以出飽啖其粥仍負之去羣鼠雖多無敢犯者倘居期不設盂粥則縣中文案悉爲鼠嚙矣

粵鼠

粵鼠大如貂貓見之徒事眈眈不敢犯嘗覆之浴盤下則跳躍負盤而走

蚺蛇

蚺蛇大者長百尋力猛難捕土人於其出入處以黃藤作圈置之待其穿藤過遂力縶僵死矣持歸烹啖之

四脚蛇

粵中有蛇長尺餘身紋若鱗四脚五爪尾三岔遺人之衣人不知而服之肉必爛尾無岔者毒少減其生卵每兩兩相聯而邇半貼瓦礫上牢不可下碎其卵有小蛇如母狀半在前卵半在後卵

在收葬如人禮

太平寺猪

皖太平寺有放生猪右後脚無毛甲宛肖女子纏足有人遏覰之則趨伏牆隈藏足腹底蓋羞慚不欲人見也

鼉虎

從來虎力大惟牛可敵近聞鼉亦能之虎嘗於月下遺鼉異其狀以爪弄鼉首鼉縮之力脫不可於是虎拔則鼉頸出鼉縮則虎爪入村中人聞相拒聲於戶間窺之明日虎斷爪死鼉亦碎喉死村人得鼉虎之利較鷸蚌多矣

虎子

有嘗虎一世僅一乳乳僅一子余在皖嘗聞獵戶入虎穴得虎子三四者

廬陵庫中鼠

南昌靖安縣產吐核桃桃既實則裂而吐其核復完好如初好事者乘其裂納小箋書贈者姓名於內以紿不知者

苹蘇樹

苹蘇子吾鄉最多極高者僅數尺粵中則喬然大木廣數圍高亦不下數丈總以地氣暖人冬不凋得順其生也

象草

象嗜蕉滇人呼蕉爲象草

鑪

聞滇南某有藏鑪者其蓋有小孔十二處鐫以子丑寅卯等字值某時焚香其中則煙從某孔出果有此物亦可實矣

吉安府城隍廟

文文山先生幼與同輩讀書廟中時同輩偶有失墨者齊禱神前以珓之下者定竊人先生得下珓因提筆書城隍不明貶去千里文天

蜈蚣

蜈蚣最毒蛙能噉之相去尺許蜈蚣僵不動蛙一鳴則蜈蚣一曲身不三鳴而斃卒矣

蛾

粵中地卑濕蛾不可居層壘對高樹每出則延枝依幹如師出以律不稍攙越也

鼈

有趙伯梁者善捕鼈不事叉網但以足蹋之從不受其齧或詢其故趙云鼈在水中首隨日光轉余蹋處皆其後也

蘿蔔

富陽人種蘿蔔爲業每年必有最大者一枚遇園有金線環之所生之家主吉慶里人皆走賀

叶核桃

與他雞伍其他雞亦卒不敢與二雞亂孳而有別如此吾師孫元宣先生曾爲文以記之

孔雀

有云孔雀聞雷而孕者余近於家園畜孔雀二一異其處其雌者每春仲生卵卵以鷄伏之浹旬雛出始知其說之足信

襄城牛

襄城東鄉某者鬻牛完糧王某售之會將殺其子留某家哀號不絕遂奔出某宅某尾之鄉去城數十里子踪迹其母於王某宅一若素悉其處者比至則母子相對哀鳴一時見者皆下淚某因贖牛歸王亦自是終身不殺牛

陸生犬

武陵陸生以文字受禍有司籍其家家有老犬哀嗥匝月道路聞之莫不淚下里人啖之以肉不食卒餓死後陸事昭雪歸唯老犬髑髏

祥題十二字於神背是夜吉安守夢城隍語其事且屬代謝文先生時先生甫十有餘歲守不知神所稱文先生者爲何人後於廟中訪得先生姓名乃以神語告先生先生爲易千字以十字守知先生非凡品不復瑣瑣於先生爰私易步弓減半以量之故至今吉安城隍廟在府治五里外

廣德州城隍

州有人被殺而不得兇首者州守禱之城隍夜夢男子十一人執金牌書卯時二字挂寶劍一口遞相傳送繞階三匝化爲一僧以手指口明日驗屍隣果有一寺詢寺僧云是日果有一人薄暮投宿次晨倉皇去詢其姓名曰劉本之遂執劉伏罪坐死蓋金牌卯時寶劍者卯金刀也十一人本字也繞階三匝之字也

淮安城隍

淮安城隍素稱有靈感河北老民湯隆璧一日忽僵去魂入廟中見神巍然上坐呼湯跪廡間之頃大喝曰何物使者輒敢混捉良善人須臾勇士前導張蓋鳴騶人皆曰侯至矣神降階迎輿中有貴人出登神座神參拜如屬吏禮訖神上坐貴人脫帽跪而械鎖桁楊已滿墀下矣越宿神縱湯老歸湯老躍然起爲具述所見會城中人來者云靈璧侯接詔南城樓忽以痰癥死蓋侯與老皆湯姓隆璧名至今淮海道署八極堂侯故府也

潁州關夫子廟

鄒名極者潁州人其叔與其父素有隙搆大盜於草上飛殺其父極逃之河南叔更欲肆除根手以計賺極歸會使極往關廟中登案注燈油卒其子挾利刃將殺之甫舉刃聞殿上大喝聲其父子駭汗伏地久始起還家踰日皆病死極以是得身免於害其父讐亦即伏神力以報焉

關帝部下神官

新安某一生忠直無欺嘗與商某約擔茶个入都不果其事而死明年商將行以事入山忽見道左一人拱立甚恭諦視之即某也商訝然曰汝死矣何在此曰某以前約未踐抱恨地下願君弗以生死二其心某仍欲侍君北行也君其許我否商應聲曰果能往屆期當攜汝乃倉皇謝去閱數日商治裝就道某果於城外候之遂與俱自是朝夕相隨執役罔懈商亦素具有膽略若不知其爲死者抵都明日辭商去去數日復來見商身衣貴人服謂商曰關聖大帝以我忠誠授我部下神官因某處廟中乏官綜其事遂以任我其地與君歸途近君南回時當過我勿忘也後商過某處見父老遮道云去此數里有關帝廟兩月來靈感倍往昔昨夜夢帝部下神官云今日有其好友至所示面目絕類公故相迎也商知其故遂隨往父老輩爲設榻殿左待以大賓禮將行復以百金進云夜中復奉神官命以修道所餘爲公壽不敢有違商在四推卻以此就延不獲行至夜商果夢某謂商曰我已奏知大帝賜我酬故人君何卻也明日商拜受之去自是遂不復再見云

東嶽廟

有李生者美丰儀擅才藻明季神宗時擇人爲主李亦與焉尋以不選歸里中其同里人凡創建一事必推李爲首倡李一日以酷熱浴宅後塘中起忽見二隸呼己甚亟未及上衿鈕遂拉之去至東嶽廟見枷鎖數十人儀門側有少婦身無寸衣血水狼藉蓋其東鄰婦也李入跪堂下見上坐年少紫衣者問己曰爾糾首建廟有餘錢若干竟以肥己爾記憶否李唯唯曰約明春麥熟當償也神命以銅鈍擊之慟不可忍尋放歸李踉蹌出至儀門外見前婦語己曰我已死爾歸當語我家人以舊衣焚之體可蔽矣李出廟前隸索李錢李曰我方浴起時遂爲汝所執烏得有此容當貸於所知者行至一宅適數犬衝突而前隸驚避李疾走得脫比得甦則見其身已爲家人舁歸堂中云僵去近半日矣其鄰婦果於是日小產卒李至今左脇下有青色壽七十有奇甫甦時即語其家人急歸穀以償前項其平居嘗以此爲人警告云

太白山神

秦中太白山神相傳兄弟三人皆成神於此境中苦旱則集村老百餘各執綵幡迎寶亭亭置小瓶一口入山洞取湫水水到雨隨無不應者七人世其職時有取水於湫者將至洞見大蛇遮路告以取水蛇退去乃得入三老洞中方奕碁因拜見之三老曰吾有司洞者汝何得遽入其人白以故三老曰汝去當有雨甫得出而蛇頭已懸洞外矣

蟂磯廟中

蕪湖有過客某者喜樗蒱書五子遇積賭數輩探其囊有所積誘之廟中以六子呼盧客大覆囊所有皆爲數輩得客請復忽一子不見適覓不可得乃以五子擲客遂勝盡復其所有尋與結伴歸適過市中見有請乩仙於市中者乩甫動書大刀一握書關大帝部下周某到壇適奉使某處歸過蟂磯觀賭二十字衆譁之客與數輩因攜人以所失骰子詢判云在廟中二梁第八椽圓索之果得一時聞者皆嘆其神助且以知周將軍之書法可觀也

雷神

雷神較人甚小圓目銳喙背有肉翅與廟中土木形無異某家產婦以字紙拭穢尋爲雷所擊擊後斧污不得去神遂留室中見人則噴嘖有聲如雞雛然久之爲人所撫弄人固不之懼神亦似無如人何如是者數十日倏風雨大作轟鳴昇舉焉

石紋大士

大名司馬署中有階石甚頑倏忽光瑩可鑒趨視之石筋到處宛轉成大士像耳目畢具趺置經一卷工緻如繪非尋常僅似者比司馬

項方中先生因起石於階而祀之

老關爺

漢中保寧界曰陽平關有神像巍然而長紫面短髯土人呼爲老關爺謂漢壽亭侯父也

泗州大聖

泗州有神曰大聖赤面環睛絳衣僧帽相傳爲觀音化身驅怪佑民事多顯應土人言之頗詳繪圖紀之者多知名士約凡百餘幅余曾披覽焉他處雨暘祈禱皆羽士惟泗州則僧

項里土地

昔項羽避難會稽至今其地有項里里人所祀土地神即羽也其祠宇若事高敞或金碧爲之輒災毀余固知羽憤懣不屑屑於土地神無如里之人必欲羽爲之今以石爲屋大書其上曰西楚霸王無所肆其烈焰矣

抱盆廟

紹興山陰縣昌安門外土地神相傳太守朱買臣妻崔氏也里中呼爲抱盆廟此婦何德以堪之豈以其悔過能死也

孫大聖

閩中有神猴首人身頷以金圈手執鐵棍衣虎皮土人呼爲孫大聖相傳明季倭亂曾現身雲中大敗倭寇以故迄今尸祝之按小說家西遊記有所謂孫大聖者豈即此也耶附記以發一噱

異部

姜丞相

江東有鬼身衣白嘗於月夜來坐人屋上與人談書史娓娓不倦自號於人曰姜丞相不爲祟於人人亦初不之拒也喜聞笛聲好事者於月夜吹笛以致之

安東樓客

安東某宅有賸樓一間倏來一客謂某曰敢假君樓房一住後當不爽報某可之問何日遷客曰君既諾我自能來次日聞樓上梁間作人語曰蒙君不我拒頃攜家至矣遍覓不得其人某知非善類亦無可如何惟深閉樓下門久且幸相安一日忽又於梁間作人語曰我將攜家去主人實無以謝非物不文勿郤也乃見一物從梁間墮几上鏗然有聲趨視則一紙裹啓之約白金一兩許自是絕不聞有聲息矣

歐都堂

冀州西門舊稱有鬼里有歐生者落拓嗜酒謂人曰有能予我以劍者當爲斬此鬼某予以劍生微醉仗劍登樓獨秉燭以待夜半寂無人俄而陰風起樓中見皂衣數百人燈炬前導朗然如晝傳語後至者云歐都堂讀書於此將奈何少頃一貴官烏紗金緋求見生生許而見之禮甚恭謂生曰今日將爲小兒完娶於此樓都堂既讀書於此當改以異日所備酒筵願與都堂共享之其供設甚盛生謂貴官曰令嗣婦翁爲誰曰某某蓋冀州先達也天曙貴官去生以語人人初不之信比生至先達家其女果於是夜病作奄奄瀕死者數日生告以故先達異之生因請於先達以朱砂書其女之衣帶曰歐都堂妻厥後女忽於一夕聞空中有鼓吹聲又聞有人空中宣言曰當另擇良配矣女病遂瘳先達因以女妻生生歷官後果至開封府

月下狐

房濟與彭澤二人少時夜讀書忽見一老狐戴髑髏向月拜房以語彭彭不見狐乃作人語謂房曰子誠廣文耳若彭軍門眼中安得有我耶房彭皆明季人後果如狐言

狐妾

錢塘崔指揮督運歸舟次臨清聞岸上哭聲出視之則見一少婦詰所自婦曰妾姑蘇人隨夫至此遭夫變無所歸願附舟南下崔許之

匝月崔遂與之狎舟抵淮崔謂婦曰汝新寡我倘無嗣息欲使汝備位側室汝能允我否婦曰諾且具言其內外三黨皆無人崔攜歸遂以爲妾次年舉一子崔妻厚遇之凡家政悉與婦共操之但見其每晨起夜浴必鍵戶屏人移時後出崔妻心疑之一日偶窺之壁隙間見婦通體皆毛且置其頭於案上妻驚以告崔崔闢門入止髑髏一具所見通體皆毛者已僵仆地上矣諦視之則一死狐也其所生之子至今存

白蛇

皖城某者某弁司閽僕也夜見一少婦通體縞素投閽止爲僕遂與合閱數日弁忽有失物詰責司閽人僕因禱之五猖神祈其陰攝竊物人至是夜少婦至僕謂曰爾家失物是我竊去今五猖神攝我鋃鐺琅璫殆不堪也亟蘇我僕如其言隨禱五猖神釋之是夜婦來謝僕僕詢其家於何所婦曰妾住樅陽郭門外君不棄可至家一視當

即於今夜行僕曰夜何以出郭婦曰無難也僕遂與婦俱見有僕從數輩執燈前導須臾出毛至其家堂室楹楹間自內達外偏張羊角燈輝煌宏敞儼然閥閱婦因止僕宿僕已心異之鷄鳴婦促僕起送入郭門即謝去夜復至僕所比曙將行含凄謂僕曰妾本非人蓋白蛇也與君有四十年緣今漸聞之於人不復能如此久矣語畢忽不見僕駭甚隨訪樅陽郭門外果於橋下見一白蛇蟠橋柱見僕至乃釋柱以其首數向僕回顧作告別狀而逝

嬰兒鵝

某月夜醉遊街市見有長大人驅鵝數羣力懇得其一歸放庭除閭明旦視之則嬰兒既死者是年民間殤死者十七八

淮安僧

淮安僧某夏日坐寺中誦高王經日將午忽見有隸人來呼已已避之不得遂爲所執去入貴官署其貴官謂之曰今汝當死矣因力懇貴官乞歸畢所誦經以酬夙昔未了之願貴官許之隸人送之歸甫至寺中則見其弟子輩皆環泣棺側呼之無一應時入棺已二日隸人爲之憑棺曰五形已壞似不可起矣再看內五形可定生死也因復爲憑棺曰未壞未壞促之入其弟子輩聞棺中大呼乃啓之奈汚穢不可近爰沃以香水拔之起則已肌隨手落筋骸略具而已至今面肉無餘頭骨外露日誦經數行不敢遠毒恐速死耳嘗自述其被執復歸之略如此云

僵屍

世稱人死後僵屍能自起舞吾鄉某家有人死死之夕其家人數輩與某皆環屍寢某獨不成寐聞有欻欻聲少頃見死者起自去其所覆被又自解兩足所縛布行寢者側各於其頭際以鼻嗅者三並太息而去至某處則否尋復歸屍所自覆以被縛足布俄又作欻欻聲去被解縛自起如前某訝之乃大呌闢戶走屍隨之至一處某倒屍

亦倒明日得屍於牆下歸殮焉某病四十日始愈

旅中少婦

某於旅舍見室中少婦靦己笑因挑之語甚褻其婦恬如也某遂欲就室中寢主人止之不可某竟自入室時値季夏黃昏後暑氣倍熾同舍者皆出坐露臺下某獨處室內不與俱少頃某促衆人臥甚亟蓋婦於室中語某俟衆人散當薦寢也主人知其故大呼曰必爲鬼魅矣某聞主人語始悟因闢門出走婦逐之執衣而脫者再且火光滿室同舍諸人皆見之蓋先是室中有少婦縊死者曾已魅人數四矣遇有端人正士則勝之某之瀕危而獲免者亦幸耳

獄鬼

孫元實夫子醉後步月下見黑氣橫空而來內有一鬼赤髮青面通身如靛去地尺許行如飛脡不可當或云獄鬼遇者必死夫子卒無恙

魄

人臨死者其下必有物如炭掘地尺許輒得之有謂此爲死者之魄諸凡病死者用此磨清水少許灌之可立活假令其果有是也世所稱反魂香者又何足貴耶

荻港蚌

荻港之南有湖與江通湖有大蚌相傳其母留江中每於東南風發之夜則出湖入江覩其母以殼之半爲舟復以半爲帆曾一夕風浪大作江岸居民萬餘家瞬息皆入水殆爲蚌帆所觸也

雪中迹

甲寅正月十八夜皖城大雪雪中人迹遍民舍而虎踪倍之

樹影

無爲州署中橡樹大四十圍高七丈古幹虬枝已不知幾歷年所某縣居民距州百餘里忽見樹影於其家廚水甕中因遍覓樹如甕中影者不可得一日自縣來州望見署中樹與甕中影不少異驚以爲神操豚體來拜祭之

蓋州河上骨

家大人年二十有二從舅大父范文肅公如蓋州駐馬河上刁斗甚嚴時天色已夜俄見一物滚地來漸而蓬頭高可二尺家大人一矢退之鏗然有聲明日覓矢於亂石中得一骨其大如椽矢貫於上持以白公公頷之曰知家大人之非凡品矣此余所素聞於家庭者因附及之

唵嘛呢叭彌吽

佛經中唵嘛呢叭彌吽云是六字眞言傳自西域有謂唵嘛呢叭彌吽蓋俺那裏把你哄也此於六字本意即不必其然然余謂如此說佛語轉覺音義明順爰記附異部之末亦以見無據之說不可以誣人世有好爲無據之說者余將奉此六字以告之

耳書勘誤表

一	七	一二牲	性
四	二	一九項	頂
四	一三	二一居	踞
七	一六	一豋	登
七	二〇	一五穎	潁
八	一四	一七郤	卻
九	一五	一二倐	倏
九	一五	一五埢	卷
一〇	三	二二士	土
一〇	六	一一晴	睛
一一	五	一六郤	卻
一二	一五	一〇至	郭
一三	四	九懷	壞

諾臯廣志

南城徐　芳仲光著

鶴復讐

萊州城中一僧寺佛殿極高大殿脊鴟吻中老鶴巢焉哺雛已長有巨蛇自他所至食其雛據巢偃息鶴歸見蛇不敢下盤飛而叫蛇張吻騰上將併吞之幾及鶴鶴乃颺去越一日忽有羣鳥蔽天而至而鶴爲導既近蛇所啾噪其上鶴則翩飛上下時偪蛇若誘敵者蛇輒張吻起掠鶴時羣鳥中有一鳥色赤如火喙長盈尺蛇既騰起與鶴搏此鳥翻翩自空而落疾擊之喙入如錐深中要害腥血泉注蛇立斃鶴與衆鳥復蔽空去此兩歲前事寺中有僧行脚金陵爲友人道之噫如火之鳥非鶴族也而來爲鶴擊蛇豈非與俱來者豈非感鶴之急憤蛇之暴蘖起爲之助乎鶴痛其雛自度力之不勝乞助于此鳥乎而衆鳥之若是則包胥之忠信陵之義物類中固時有之而人反不之及謂之何也鳥之力固不勝蛇而羽翰之疾喙咮之利蛇不勝鳥以鶴驕之候其騰引而疾維之用所長以制所短鳥之算可謂密矣蛇暴無饜既食其子又欲吞鶴卒以自斃強力可終恃乎

鬼赴訊

戊寅己卯間王子房漢令高平有聲一村老有女爲魅所據具狀控縣子房輒差隸往攝曰必有以報不者責隸不得已持符市香楮于其村社廟焚而禱之良久空中有聲曰若爲我來乎若行吾且隨若隸喜過望于路即問輒隨應但不見其形狀因遂與俱詣縣繳票子房曰被犯安在隸曰已偕至矣遂漫呼空中又輒應于是子房爲寘對責以無禮鬼曰某曾納聘三十金非敢亂也翁曰無之鬼爭曰見藏其家某所地下安得無遣隸還取掘土尺許果得金如數子房知其狡餙怒責之諭令改過鬼諾諾而去自是遂不復至古未有訟鬼者而又勾之又輒得之村老之愚子房之嚴鬼之奉法俱千古矣昌黎曰鬼無聲今之訊者非乎夫令苟賢鬼猶可治何有治人耶

孝童

童子姓孔曲阜至聖裔年十歲母病醫者謂不可起

童子日夜涕泣私祝泰山神願隕身以續母壽既而病愈童子告家人曰嘗許禮泰山必身往酧母許之山之絕頂舊有捨身巖高不可測童子既至呼從者導往臨巖頓顙奮身自擲而下從者驚怛跳跳然峭壁萬尋不可爲策又絕無痕徑可下尋覓謂其必糜碎耳舍之而去是日泰安州守將有所適過山麓瞥見空中片雲結集若有人影躡之搖颺上下守以爲僊也歛騶望拜已而雲益近閃忽之際欻然墜地乃一童子詢之自言氏籍及捨身報母之意且云方投擲時自分死耳不知何自有雲扶擁至是守賛羡不已爲給資遣隸送歸抵家其母哭之欲死聞童子在乃喜過望邑之父老子弟爭來就視至傾其城咸曰孝子事聞邑令往致禮以彩幟鼓樂導而迎之時癸巳初夏同里何碧珊客其地得詳聞夫母病而請以身代又必登山以成其信彼知爲母死不知死之傷其母也孝而愚也然其誠至矣彼童子者安知有孝名又安能必其身之不死而以是邀譽鄉黨哉夫乘雲御氣以遊于空虛此世外飛仙之事而童子以無心得之誠之至亦何所弗動乎

寒空僧

予幼時叔父毓貞公嘗爲予談寒空僧事甚異至今未敢忘寒空者瀏某菴苦行僧也所居近古渡口春時山漲泛溢飛流峭岸多致覆溺意惻之爲募石橋以濟成已八九矣尚餘一二工力未訖而資竭無應者居久之寒空自念年老力困而前功之墮可惜也獨菴中有齋僧田若干差足了此遂鬻之以其價償費無何橋成寒空死見夢其徒曰予生平操履不愧冥司無他指摘獨以鬻齋僧田故當墮入豕胎且行矣明日山後某家母彘生子最初色斑然者卽我也子爲贖歸免末後一着幸甚徒曰鬻田成橋非私費也譴何甚寒空曰不然彼施田者爲僧非爲橋也而我鬻之錯因果矣且人間功過尚可通融冥曹較覈精嚴絲髮皆無所遁曰何策可免曰但贖田歸卽免矣徒驚寤次日過某家偵之果有母彘夜產數豕中有色斑然者徒乞之以歸設小榻垂帳幃之飼以糜粥豕漸長所居獨潔與人無異溲溺皆能自往他處

居常嘳嘳作念佛聲不輟有見訊者但呼寒空師卽蹶然起其徒教以隨喜兩手則伸兩前足十指剪剪骨節皆入縮之還復爲蹄於是遠近傳播凡求見者感其夙行隨意各施銀錢助費閱歲貲集徒乃贖其田歸券成之日此豕溘然坐化榻上葢毓貞叔會過其地目擊之云夫橋之濟人視田之供僧孰急以世法言寒空於此宜旌其功卽不然亦可無罪而竟不免于謫甚矣陰律之嚴也且以生平之精修密履而終不能爲一寄貲譴假令行不如寒空而愆戾過之

豈復有幸乎山谷詩云莫教閻老斷自判且何如先君子常言以橋易田尚墮豕腹今之鯨吞虎噬攫奪而不知饜者磨勘法中當寘何等恐人間體面斡旋到此都無着處也吾儕未能萬歲千秋夜半生平盍亦反而自判之乎

訴冤

癸未秋延平司李程君從直指使行部至泰寧宿公署夢有緋衣投謁稱同鄉生者見之容甚慼問之曰我前令鄒也中其胥毒而死數載矣以公嚴明故相告其受胥指而寘毒者門役某也語畢大慟而寤程大駭翌日驗籍果有門役某而無胥名問之他隸隸曰數年前曾給役此今謝去矣計其時適當鄒君爲令程意解立捽門役掠問具吐爲胥毒令狀葢鄒初蒞殊嚴介已廉得胥姦利事而未卽發胥懼賄門役以間毒之問毒何物曰于茶桮中着一斑貓耳當時鄒卽喑不能語衆皆以爲卒中惡死無由辨也於是捕胥對質亦具服毒令狀獄具駢斬本邑以徇而泰寧所部暨鄒令家乃知鄒君之死由此莫不切齒恨

胥又快其報之顯速以爲有天道云鄒君名守常戊辰進士江西豐城人程君名九萬乙丑進士江西饒州人夢中所謂同鄉生也愚山子曰傳有之匹夫強死其魂魄猶能爲厲況鄒君賢令乎靈見自白此以知冥理之不恍惚也小人之敢爲惡者謂無天也無天而有鬼惡亦安可爲乎胥行姦利輕者城旦重卽戍法未必遽死乃以毒令故至犯不赦孽由自作誰能活之愚哉門役之以頸項博數金賄也雖然令亦有責御下有道小過當赦者也速赦則恩明大惡當誅

者也疾誅則蠹絕故令出而人不知法行而奸無所遯今旣察胥姦而復緩之又不爲之備使得伺間而肆其螫事急計生蓄疑釀變勢使然矣獨一鄒君哉先君子嘗言往吾邑令杜君承芳者性嚴正甫下車繩諸役將有所摘發諸役心恐其賊之偶食于外腹痛竟日而死人皆知其中毒而莫可究詰與鄒君事絕類夫小人之于君子力不能勝卽不難以術售之如史嵩之時杜範徐元杰劉漢弼史璟卿諸人莫不相繼以中毒死至堂食無敢下箸者而有明太祖之世劉青田之智乃不免爲胡惟庸所賊陰狡詭鷙視停卞杞檜輩其技又復一變所謂蠻煙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昔人已痛哉言之矣獨胥與令乎哉予癸未冬避亂入閩綏耳鄒君事最悉旣憫其賢而志弗竟又以嘆天下之疾惡嚴而防患疏者亦復不少爲表而出之如此

神鉞

庚辰夏歙某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早喪僅一老母婢畜之每晨擁妻酣臥而役母使炊俟熟乃起旦旦如是小不如意卽恣口詬罵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覗釜沸候兒忽騰跳墮釜中母知不救卽潛竄不孝子聞兒叫起視已死乃大恨曰嫗殺我子捫廚得刀逐出離家百武有關帝廟母見不孝子至閃入廟伏神座下不孝子撚刀入忽帝旁周將軍像從座躍下提刀砍不孝子倒正中其頂廟祝聞刀聲錚然趍出則不孝子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尙在門限外未入呼問老母具述某事蓋幾不免而神救之也自是遠近喧傳某廟周將軍靈爽競以金重裝其像足仍門外如故信州居民近是鄉者日裹糧走謁予過玉山居停葉七十爲道其異夫帝廟非西市也神之刀非鈇鉞也木偶之將軍非有血氣知覺指臂運動也然異變所激則金可使飛土可使躍塊然之手足可使踰閾而搏假令神不誡是子其母且不免神親子之剸刃其母而不之救無爲貴神矣然必無是也卽使更入他廟神之鈇亦皆能跳而誡之也蘇子瞻云掘地得泉水非專在於是而世不察或疑爲誕或以爲像之靈爽若是而奔走之皆窺管刻劍而不達于感

應之義者也數十年前吾郡有祖母抱孫墮池中死者畏其子之怒避去子藏椎僻徑石罅中誘其母歸過之索椎手旣入石輙合不可出雷火下焚其面乃自聲罪宛轉不閒數日死以理言石豈開闔齧人之物哉罪逆之至凡其所觸皆爲難矣

十八公

宜黃大司馬譚二華先生綸早歲落拓困童子試久其兄經爲諸生有聲將應鄉試村有土神曰十八公忽傳乩言事族人爲問生經此行捷否乩曰譚經不中譚綸中脫郄麻衣換紫衣衆大恠俄先生至羣以告趨前再請乩爲縷其生平宦業甚盛括以長篇中有丹鳳樓前風刮耳白羊坡上水齊眉之句人不能測也是時鄉試尙有以白衣就列者先生數往拒不入褰衣久坐監臨畢事假寐恍見貢院有虎門焉亟啟視踞而坐者先生也呼人俟觀殊儼遂授之卷榜發名在列隨登甲第歷官巡撫大司馬督師征倭寇有戰功敵聞聲震焉世傳其威虎也而十八公者常隨先生軍中設位嚴事之兵機秘急多所裨贊嘗與

敵接銳甚陣欲動先生自前督戰有簇批頰而過其風謖然收師訊地則丹鳳樓也當雨後營野次已定問坡名以白羊對先生大駭趣移高阜衆皆以爲葸營甫畢而水至向所駐處汪然巨浸深沒頂矣蓋敵決水灌我軍也而先生以營高處得不困敵至與戰又輙勝蓋昔所云白羊坡上水齊眉者此是先生產譚方距予家不百里其軼事里人時能言之當時文臣立殊勳閫外號知兵以名壽終者莫如先生麾下若戚繼光俞大猷諸公皆兢兢奉縱指惟謹用有戰伐爲時名將而不知實有神焉贊之先生卒而十八公亦逝絕無靈爽嗚呼古來名公鉅卿之與樹非常于世雖負才異其所以然詎不由天命哉

半面人

侯官某廣文壯時獨行山中猝遇虎無避匿處偶得樹緣援而上樹先有大蛇見廣文至遶纏之周其軀數匝廣文困不得動蛇則以尾拄其鼻竅血涔涔下廣文只掌承之蛇輙就其掌食所注血甚適虎見廣文已登樹即嚙其樹幹損過半梢漸垂搖搖欲墜蛇

怒虎之擾已舍廣文而下纏虎腰甚急虎廹束躁烈爪牙無所着就地翻覆滾撲蛇糾結不得驟解又終不肯釋虎兩力交憊遂狂吼僵頓而並斃于樹下廣文既免以血掌摸其半面毒大發眉目顴頰次第塌壞化爲頑肉僅餘左半如常人耳頃過西禪孝廉曾惟久言其祖御史公聞之廣文歸述之葢三十年前事危哉廣文逆虎而樹蛇兩毒交螫無全理矣然卒不死夫既有後之半面在矣則蛇與虎亦安能死之也虎利在人而忽遇蛇蛇飽人血而惡虎之擾因以遷怒于虎貪嗔迫觸並以軀喪悲夫愚山子曰吾安得盡驅天下之蛇縛虎使途行者皆康衢而坦履也

氷蓮

去平西之西數十里有劉季尖不知所自名也其高入雲老屋數間祀古僊像游人到者絕少已卯冬揭子子宣讀書近地雪霽偶登是山山深凍結竹樹草葦皆玉枝瑤幹瀰漫一色子宣酣不能已遂獨步躋峯頂至則古殿深扃闃無人跡兩扉薄氷籠罩對對作梅花斑點高低踈密排比極稱其屋瓦四周皆是蓮花密布每一花片長可四五寸輕痕軟緲如池中新摘香膩猶潤一花之上以次更亞一花净艷陸離垂向檐頭長竟可盈尺周迴顧望雪屋一區直是一大蓮花瓣子宣徘徊良久逼暮乃返頃過山中予徵其生平聞見之異舉此以對且曰此大畧耳其奇絕處可想不可述夫氷雪無質絲物而形即百狀千姿亦其宜耳若何而炫其奇于空山古屋之間而梅與蓮之幻出也謂有爲之者耶彼纖葩弱蕋誰手營而指畫化工於此不太勞乎謂無爲之者耶則此梅與蓮宜遍滿于村扉野芺間何獨于劉季一尖而奇幻之錯出乃爾哉夫空山古屋其地儘可不奇即有而孤遠僻寂無肯過而問者亦終于湮沒耳而幸有嗜奇如揭子而事始傳其奇遂爲古今所僅有則夫天下之異其隱于孤遠僻寂而爲耳目所不及者可勝道乎

王商異術

陽城張廷重云數年前其鄉有人同豫客商販秦中道遇一商王姓亦秦人結隊偕發忽剪徑賊至衆潰

亂王商笑曰行耳我在彼何爲者顧小醜不足汙吾簇叱馭前進冠至近皆僵立不得動若有膠其脛者駭汗瞪立而已商行遠冠乃能轉動得逸去蓋以秘術拘制之也又嘗宿旅舍中主人應對稍忤時邸中有妓女數輩王怒遽捉一伎投井中衆號客殺人有知其術者勸主人前謝王意解呼妓使出則固在室中也商之父亦同行語諸客云此予㓜時出外數年不知遇何人傳授異術其伎無所不可諸君善待之毋拂其意未幾別去不復遇天下奇人多矣如此商

者其捉擲旅妓時與郭景純書符使數千赤衣人投井中幻譎不相上下予尤取其膠制巨盜有裨緩急使用爲將疆埸之役以談笑取之奚煩血刃乎商旣優此術矣而安于負販何也

天上十科

沁水孫中丞之姪孫六者才器偉邁挾其貴勢多肆虐于鄉里其長兄某嘗爲房縣令心不然之一日病中晝寢覺其魂離體泯泯而遊至一處光景黯慘不類人世欲返而不得徑督見同里一木工迎而訝曰此非公宜遊何至此可疾反某請爲導令貿貿隨發經一官廨有榜懸廡下觀者塡壅令問奚爲工曰天榜也欲一覽乎遂攙擠入至榜下令細視皆本年新貴名籍列爲十科科數人首曰孝弟次曰正直再次曰陰德自此而九皆世所稱爲善行者以文學殿焉然亦數人而已榜尾連續一紙大書不德譎斥永不中式者若干人首曰暴戾恣睢者孫六餘尙多令不欲再閱與工自儔人中出瞿然而寤時孫六錄科前列將赴省有所嬖女伎次梅者令密呼語之曰此行

可不必渠名在永不中式中矣次梅亦秘之不敢告也間以語其鄉人是年果下第終厄不得意甲申變後以他事坐累誅死昔宋司馬公欲以十科取士首行義純固節操方正者而文章典麗特處其一夫士之重于世誠不在文章也此法不講已數百年不意冥中竟陰用之覩其標目大抵皆先德行夫文學何負于世惟文學而不德行則朝廷之科目適爲奬浮薄滋蠡莠之具而已于蒼生奚賴乎其殿之宜且以孫六之才旣入彀而復譎黜遂終于厄天之爲恣睢

暴戾誡葢亦赫矣來者尚慎之乎未論處不愧誦讀出不負朝廷卽以科目言上帝之權衡進退將有所在無曰文學先人而已夫帝之所重固不在文學也

馬氏誡世篇

崇禎末濬縣諸生馬一元者才高行縱年踰五十得重病息絕而體尚溫家人守之越兩日甦叫曰幾溺死徐起坐索紙筆作書累牘不休妻密叩所書何事而纍纍也生曰非子所知我前欲瞑卽見兩隸攝我挾我登縹緲之峯有宮闕焉主者瞋目進我曰爾之

不德極矣卽欲寘爾獄錄爾世壽尚十載今以爾爲人間模榜爾能盡縷生平之惡以誡于世卽歸爾我叩首承命得隨前隸出送我過大溪墮我水中今所書者皆我過也妻曰君試誦之生誦之徧妻吐舌曰妾幸朝夕事君不知君行若此郎君已矣如子若孫何必諱之生曰已許冥君矣妻曰擇其輕者書之生唯唯趣易牘焚其舊稿斯須生僵然仆口鼻耳皆血溢妻喻得譴之故焚香禱請曰但不死悉書如約凡三日而生又蘇慭其妻曰爾一言幾從我作隸再至主者怒我甚我自陳罪悞哀請百方乃得霽然猶杖我數十楚入心髓轉臂示之膚裹墳起寸許若將潰爛伏簀而臥呻吟數日因盡絛其夙訾書而梓之名曰馬氏誡世篇逢人傳送陽城曹惟允兄客濬主生家手受數編以歸惟允識而述之今天下之敢于爲惡而不顧者以爲惡之未必皆禍而幾倖于漏網之萬一曰苟利吾身子若孫弗計也使知復有冥司之法繩其後焉當必慄然返矣主者之藉手馬生意在是也且生以絕後再蘇之身食其言而又再絕片語

隻字或聽覩之創痕在膚血暈在面影瑧嚮應可謂昭赫者也惟允又言馬生有姪名大士貧甚生素慭之至是忽名謂曰若無意入闈乎曰已試錄科弗與矣生曰勉之昨被攝在道過一處衣履闐沓問之曰冥中張秋榜強前視第十九名子之名若籍也予之資而遣之是秋大士以大收入試竟中式列名十九噫士掄陟前後主司事也而冥司先定其籍人世之榮枯罪福安往不有司之者耶

柳氏之報

寶坻有富人某性貪詐以水銀滑貫天平横端銅幹中每秤兌入則昂其右使水銀注左銀雖重亦輕而入多焉出則昂其左使注右銀雖輕亦重而出少焉以此欺人取利人不能測也有同郡趙生某者教授其家富人留之度歲除夕獨臥中堂之旁室至夜半聞戶外颯颯有聲若數人躡履入者已聞堂中勃谿亦若有人出而迓之戶外者語堂中人曰是家用水銀天平有年何以報之堂中人曰火其廬答曰已輕又曰殄其嗣答曰已重良久曰柳氏之報生怪之披衣起瞰則已寂然知為神語已又念主翁不德而來神譴予居其家得無池魚之及踰數日托以他故辭去未幾富人買一妾柳氏有美色特鍾愛之與妻忤家庭詬爭日夕不輟一日妻與柳氏誶語侵富人富人怒捽而毆之竟死拳下妻家訟于官比訊殺妻有驗論如律而前館師趙已聯第居長安富人子馳往告難師大駴曰有是哉我當日所聞如此所云柳氏亦不知何所指今竟坐此天也天怒不可衛衛天不祥歸謝若翁予不能策矣其子歸毀天平果于其中得水銀始大悚悔富人家從此破獄竟不解其鄉人淳安丞李君邂逅予為予道之盖崇禎中事欺詐取利自昔多有其術然未有窮工極秘若富人者當其低昂出入之時外人不知即其妻子亦不知知之者富人耳然豈知冥漠中窺伺彈譏戶以外有人堂以內有人其權衡於火廬殄嗣之間者法如此其嚴鑒如此其赫耶柳氏之報殺身之禍乃伏于快意之中人又安可欺欺人又安見其終利也耶今天下欺詐取利其不為富人者幾即未必盡用水銀之天平而充其類水銀之天平真能不用者亦幾幸其省之悔之無致為冥中人所判以至獄成而不解也欺人如此况于搏執攫奪之抉人之肌髓以自益者耶

城門鬼火

庚戌春高平有二客就宿城中旅店次早一客刃死于牀一不見地方聞縣縣拘店主窮詰無他狀別遣隸四出捕賊迹杳然不知所向正閧間有一少年意色倉皇若有急者疑尾入其房中伏不出衆隸執之則夜刃傷宿客者也鞫之自言偶爾同伴利其橐中

十數金遂殺之非有他怨問何以伏此曰早起到城門門間各有獰鬼遮截不得出又空中有火向身燒逼處處皆是無可避匿最後開廟中有呼其名者因遂漫入不意爲衆所覺自知罪重願就死送縣抵辟斃獄中噫城門安得鬼自殺人者過之則皆鬼也空中安得火自殺人者視之則皆火也神廟中安得人自殺人者聽之則遂有人名呼之也苟爲不善安所逃于天地之間悲哉

蠏報冤

壬辰冬澗省某監司署前月池中忽有一蠏浮見水面其大如箕衆喧視適監司出問狀遣隸捕取隸入池遍索無蠏僅得一蒲裹塊然而重出之中有裹屍首體傷及頸色赤壞監司知是寃殺然池濱戶衆莫可尋詰鞫躊躇良久忽問隸曰此間豈有地名八脚者乎隸曰有之八角巷即巡舖也蓋角與脚音語相叶監司心駭立命羅卒遮截巷中首尾號名隣甲逐戶鈎考至一家乃是池所從至者其家僅有一婦問之曰夫適他客隣人質其日月頗覺參錯索其內室得

一異姓男子因繫訊之果一道胥與婦通懼夫覺察其殺而沉之蒲中之物是焉此男子者亦胥黨也于是發卒捕胥胥已越境逃去僅將所獲男子與婦論誅池上噫殺人而納之池中其謀可謂密矣而精魂所激復能化爲異類以致人而大暴之然則世之爲不善者亦何地可自秘也如箕之蠏奇幻無前八脚諸名義工射覆監司洵解人哉乃地下之靈若牖而告之矣

騾報怨

去予家十里有過東明者家富其庶弟某貧無賴東明惡而斥之弟間出怨語欲有以中東明東明懼因他事訟之邑繫獄中遂瘐斃之未幾東明晨起見此弟踉蹌入馬廐尾之不見意大駭而廐中騾生一駒東明知是弟魂所托頗心戒焉已小騾漸長絕頻馴可愛東明復心憐之然終未敢近閱歲鬻之近村得厚值騾去後輒復潛返見東明作依戀狀東明忘前戒前撫摩之騾益弭耳踠足以聽至于逼近連蹄之中腹東明悶絕仆地良久遂殁夫骨肉之親義無蓄

怨而況修怨象不嘗殺舜乎東明以爲弟死吾患絕矣而不知其身卒喪于蹄下而不可救人獸等耳復何怪也方其含忿包惡經歷歲月而不驟吐故爲溫顏以安其心又逃歸以致之使其狎已至得當而後發遂中要害此與荆卿奉圖高漸離奏筑時機態畧復相似而鷙與提則又勝之孰謂物之智不如人哉

康進士夙因

同籍康小范與予言其伯父諱元積者自幼卽能知其前身事云方誕生時與同輩三人皆沙門中道履堅粹者寘王賜以進賢之冠繡紫之衣禮而遣之至一橋有捧栝若進者同輩皆欲已獨疑而寘之遂從此別去伯父困諸生良久每談及此輒自許曰吾旣已紫繡來矣閽老非謔我者但同行二子蹤影杳絕可念耳後竟登萬歷辛丑榜進士謝恩之日于班次中遇兩同年面目宛然當日兩僧之與偕來者兩同年生則惘然想卽橋上栝茶爲之蔽也小范云今世爲儒者多闢佛學佛者亦必詆儒門戶之分若水火矣然安知闢佛者不自佛中來詆儒者不更向儒中

去乎康先生事可念也賢冠繡裳入以爲三甲第自康先生視之直三老僧僧亦何負于儒也哉予又聞古來慧穎奇絕之士多從空山靜力中來若王方平之爲瑯琊僧輪化馮京之爲五臺衲子眞西山之爲草庵和尚王十朋之爲嚴闍黎錢若水之爲南菴房琯之爲永禪師東坡之爲五戒和尚班班然矣彼疑之者以爲傳之謬耳若康先生事小范述之予耳之可謂達且誕耶雖然以僧之苦空禪寂卽爲宰官因則今宰官之繁華貴倨推之安知非將來墮落因乎一炎一凉生死若轂然則莫榮于儒也卽莫危于儒自謀之不暇而暇佛之闢乎

史狀元前因

史及超狀元未生時其鄉有老僧名大成精勤了達爲時所重示寂日見夢其徒曰明日于史家問我我當生彼一笑爲期次日其徒至史宅偵探夜來果舉一子遂以夢告而其家感夢亦然遂仍其名曰大成云至是及第入詞林未幾乞假歸雅志林壑長齋侫佛家中男女僮僕亦皆化而蔬食近過臨汝爲李石

臺言如是予夙聞麻城李長庚冢宰生時其家見夢白老僧入室遂以爲字晚年留心宗乘爲法門推倚狀元冢宰皆從蒲團上來佛何嘗不富貴乎或曰奈墮何予曰蓮香妙淨而出汚泥如二公者雖墮焉可也富貴亦何必不佛乎

馬秦二生[illegible]因

錫山馬[illegible]忠夫[illegible]次公壬玉字彥豐有才名甲午以壽吳幼洪給諫過虎邱忽悟其前身爲虎邱僧也遂心動嘔血不止而終于僧舍又同邑秦生某幼時夜行人見其頂間輒有圓光大如箕至婚冠後漸隱今以諸生舉明經矣生自知其前身乃某山中一苦行僧數爲人言予聞之鄒子公遠天下文人才士之自苦行中來者不少矣其靜極宜慧其淡極宜福其斂極宜舒非徒佛力輪轉之數固然卽粲谿一邑所聞巳如此矣顧同一夙世秦生知之無恙彥豐知之則不能以終日何與彥豐將無脫桶底于是而撒手也乎

繡衣僧

予友平西陳徵白少時嘗于山庵清齋閉關閱釋氏敎典三月不出一夕夢至禪寺有梵僧導入方丈地極幽潔中懸老僧影徵白細視白髮禿頂而衣紅繡絕非方外結束梵僧指問君識之否徵白曰不識僧曰更諦之徵白憫然無措良久僧笑曰此君前身也乃不識耶徵白爽然汗出浹背而醒因自念僧矣而繡其服得無當于宰官中一見身乎自是頗自期許後登崇禎癸未榜進士選得粤東潮州司李嘗笑語予曰此鴻補銀帶從蒲團上來不盡關七篇也噫旣身矣奚以影旣繡其衣矣何仍禿其頂此夢中人以本來面目示徵白也而不識則眞不識也矣夫世之偃蹇塲屋者不恨不能讀書恨夙世之不坐蒲團而自蒲團上來者以數十年之靜力深山盡消之于鴻補銀帶則又大可惜矣然則與爲禿而繡之人無寧禿焉況其繡而禿也

報恩僧再生

天啟中金陵徐國公號蓼莪者與報恩寺老僧某善一日徐公遊雨花臺過寺老僧倚門立見其騶衞甚

盛莞然一笑意不能無動歸院命湯沐浴跏趺而逝徐公還第忽見老僧直入府中轉而之內呼問不應尾視之則夫人舉一子矣隨遣偵老僧狀入府之時卽已化去此子長亦依佛剃髮未幾起送北去十餘年以壽終金陵人人能言其事噫一笑情移遂纏福報核矣噫矣故處芥子堂土苴金谷學道人不可有此口不可無此胸也

飛鰲峰書石

同邑先賢羅近溪先生家去從姑山二三里少時嘗讀書焉後卽其地爲講堂由之南陟指剔題榜學遍獨山頂大石壁立數十仞中有一片橫衍如削以其懸崖從前摩崖之所不及先生以此石遠望軒聳若鰲欲于其端書飛鰲峰三字蓄而未發會分巡薛公訪先生至指點空壁先生因述已意分巡喜集工輩木縛爲層架使高與石等乎崖布棧俾便運腕架既成先生命僮登石滌之掃蘚既去發其隱曜可摸而認固飛鰲峯三大字也題尾則書里僧惟德以小字先生如寐忽寤遂諳其舊體小變之加點畫焉蓋先生本字惟德以所居四石溪故又號近溪先生往勝槩錄中載周文安洪謨公昔日泊舟邗江見一異人語曰子子之前身也蓋丁山人友鶴者後官詞林南京三原王公守維揚公以詩訊之三原徵諸耆舊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啟父也以能詩應元末後爲蜀王所愛重沒于成都王以此報文安頌之文安固蜀之長寧人也世常傳羊祜房琯之事以爲幻誕以二公徵之奚惑哉然丁殆洪武中人去元未遠而近溪先生之惟德乃懸合于千數百年之唐心之所營石先得之嗚呼異哉先生闢土山中得古磁碗底多有惟德字是山殆其故栖而于先生之身乃重振之夫日月跳丸人世之千數百年至人于茲固且暮耳予聞之陶翁西之

神告羅文肅公元

同邑羅文肅公玘少時負才豪宕學宮有尊經閣相傳神物所居無敢輒登者一友出黃金與賭曰能獨臥此中者且斂爾公曰易耳抵閣酣寢了無他異逮旦有哀而傳者循梯行公疑爲學官至起匿之哀

傳者至顧問何人宿此有應者曰羅解元遂隱不見公以是自喜文信張公昇夫人與公夫人兄弟也文信既及第歸公與飲行酒次文信應稍慢公梧擲之而曰鼎甲恒耳安知不元我也遂去入北雍爲邱文莊所知卒冠北闈試而其歷二卿贈大宗伯名位與文信公畧等名加噪焉士務自奮耳當掘梧掉首之時孰不謂生狂哉卒以名顯角重于世彼其所挾誠不偶哉乃神言固先之矣

李龍孫改名

己卯同門李龍孫雲以尊人謙菴先生令平湖從讀書官舍夜夢張榜龍孫遍閱無己名但近後有吉水生李雲寤而惑之蓋龍孫此時非此名也未幾先生遣歸應試龍孫以夢告先生曰幻耳即不中安可不試龍孫歸閱吉水諸生籍無所謂李雲者心竊喜是可取而代也是年侯廣成先生督吾鄉學極嚴改名禁龍孫試居首列呈請不許曰知無他然不爲子破例龍孫怏怏是秋入省將投卷矣憶前夢漫續一呈得批准因急易之蓋八月朔云榜出竟以知蕭問元先生名次稍後亦奇合夫科名得失惟其人不惟其名而龍孫之名夢中輙先更之何也豈名亦前定乎名於人甚輕而尙不偶况重于名者乎白水眞人之秀太原留守之淵其先皆藉藉人口耳間而後卒與之應然則人之名固皆天有以命之乎

李卓吾讓罵者

頃錢　宗伯語予云十數年前吳郡秦生某同載北舟中往往罵李卓吾不置宗伯笑曰卓吾非可輕罵之人也至京師生忽大病見一人前讓曰我卓老

也子何人斯而亦罵我生大懼翌日市楮幣羨飰祭而拜之以謝愆焉病尋愈語宗伯曰卓老眞異人愚山子曰生何前倨而後恭也或曰卓老生平罵人死乃不許人罵可謂恕乎愚山子曰有卓老之胸與眼者罵卓老可也世之罵卓老者皆卓老之所謂了何人斯者也

洊雷

辛卯三月廿五日有卒泊東城之滸舟中載二豕忽陰雨雷入斧其卒死黔二人面提一卒併二豕去莫

知所往翌日數十里外鄉人來言有受震而僵跪于其村者其傍着二豕驗之所提舟卒也先是某村有婦畜二豕而夫他出偶數卒至其家市之與値頗稱婦囁嚅許卒卽縶豕登舟去無何夫歸出視金鍍也夫怒詬婦婦急投繯死其夫自以家貧失豕而又喪婦不勝痛則亦死此所震卒卽向僞鏹市豕者也又二日郡齋之傍有卒某者新自某所載而歸金帛充溢使所掠得婦守之卒居故壯同輩多以其藏寄者適晝晦雷大震撞其舍入婦驚逸火自舍中發烈焰

盤礴斯須焚所藏盡及比廬止方焚舍時則有數卒行楊林渡遇雷猝火之舉體焦烈創甚然不死分遞莫公以爲是卒虐民而降之罰也揭于衢狥焉卒亦自暴其過久之晉道幾人以爲快蘇明允曰雷霆之威所以不敢犯者以其不測也使日轟轟焉遂天下以求夫不善之人而擊之也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亦幾于褻今兩日之間殛數人毀一人舍又皆卒之爲不善者似雷之意轟轟焉必求若曹而盡之也夫使雷能盡若曹而擊之也褻奚病乎何卒之居不可燬所宜燬者寧止卒耶昔張睢陽志在殺賊願爲厲鬼蕭淑妃憤武后之虐願巳爲猫而武爲鼠夫猫非我族而鬼之殺人又皆冥渺無所指據人弗信也以予之意恒願爲雷願爲雷而凡天下貪賊之徒奸回邪佞悖亂之輩日轟轟焉捽而斧之若焦裂之也其知戢矣乎且天下之不善者寧足復遺種耶雖然自辛卯三月來而人知有雷卻有不畏卒之雷而卒以上皆可以誡也雷亦庶乎無溺職哉作洊雷記

太行虎

太行天井關之西十里有草庵焉老僧居之嘗間行山磵中有小虎子纔大如犬折前一足委頓伏地殆崖石損墮而爲虎母所擲者也僧意憐之携歸菴飼以粥飫虎饑得飫輙飽食後遂馴習僧出則尾隨居則膝侍婉昵柔狎不去左右居二載虎益壯猛而馴如故一足微蹩人呼爲跛足虎客有過菴中者虎亦迴旋安適畧無疑礙於是遠近高僧之行謂能伏虎僧亦栩栩然以爲虎與我善也一日僧携虎遠出至

天井鬭鼻衄血不止淋漓注地僧惜其汚以足點地使舐之虎得血甘甚喋其無幾又饞不可忍遂前撲僧負而去之磵中餐嚙殆盡自是此虎日蹲伏要路間伺行人過搏噬不復食他物以其初入喉時甘在人也而凡他虎之出沒太行者亦皆一意嚙人往來行旅傷害甚衆每日斜即相戒裹足今十數年矣而患未息論者以爲皆跛足虎爲導之云事在崇禎末歲論曰語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虎噬人之獸也而養以自隨又教之舐血啟其饞狠不但碎身而流毒于當路甚矣僧之愚以小不忍貽大禍也虎賴僧之力免于困死又撫摩煦育經歷歲月一旦反眼見血而不見人斯其所以爲毒獸也往讀中山狼傳亟然笑之以爲形似之言不意竟有其人乃爾雖然僧其小者也漢之新莽梁之侯景唐之安祿山輩皆厚寵隆恩長其爪牙豐其軀力及情遷意改變起倉猝至於不可控遏向之撫摩煦育皆足以爲儲兒釀釁之資而已天下跛足之虎多矣何獨太行也屏而遠之寘之深山大澤閑謹吾藩以自固雖有毒亦安能

及彼庵僧者貪馴虎之名而自以爲虎與我善者也

三足虎

興化人何三仔者農佃也有山田數畝常爲里豪侵越畔界阻遏灌道甚且以他事嫁禍爲虐無已三仔憤甚鄉有土神祠日暮輙往呪曰願我化爲虎嚙此輩肉如是良久漸覺意色迷惘其母怪之一日薄暮出母躡其後見入廟拜祝聲琅琅然纔起身即爲虎毛革爪牙銛利斑駁獨餘一手尚未盡變顧見母在後惝躍而去母悵怖疾反喪失魂魄自是境內有三足虎跳梁搏噬平時所怨呑啖都盡而前一足尚是人掌衆知爲何三仔每逼近村舍即令其母呼名詈之則沮喪去久之竟以妄傷人畜其獵殺之其害始絕此十數年前事同邑丹青余君談之歷歷論曰昔李伯時善畫馬秀老謂曰子死後且入馬腹伯時矍然求教曰但學畫觀音像此念既專彼念自薄夫心之所希無微弗肖三仔念念在虎形亦從之無足異也獨其憤恚積中不能恬忍甘墮異類至宿怨已報而饞吻弗戒卒至殺身愚亦甚哉夫豕屠人劊病在

手滑既已化爲猛毒之獸而復責以強制饞吻分別善類則又過也

換心

萬歷中徽州汪進士某太翁性卞急家故饒貲而不諧于族其足兩腓瘦削無肉或笑之曰此相當乞翁心恨之生一子卽進士公教之讀書性奇傑伊唔十數載尋常書卷都不能辨句讀或益嘲笑之曰是兒富貴行當逼人翁聞益恚有遠宗姪某負文名翁厚幣延致使師之曰此子可教則教必不可幸質語子

無爲久覊姪受命訓牖百方而懵如故歲暮辭去曰某力竭矣且叔產固豐而弟節嗇不失田舍翁奈何以此相強翁曰然退而嗔語婦曰生不肖子乃翁眞乞矣趣治具餞師而私覓大梃藏壁間若有所待蓋公恨進士辱己急且撲殺之而以產施僧寺作終老計母知翁方怒未可返呼進士竊語使他避進士甫新娶是夜閉戶籌議欲留恐禍不測欲去無所之則夫婦相持大哭不覺夜半倦極假寐見有金甲神擁巨斧排闥入捽其胸劈之抉其心出又剔取一心納之大驚而寤次日翁延姪飲爲別翁先返進士前送至數里最後牽衣流涕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師何忍某之歸而就死師矍然曰安得此達者言進士曰此自某意且某此時頗覺胸次開朗願更從師卒業因述夜來夢師叩以所授書輒能記誦乃大駭亟與俱返翁聞剝啄聲掣梃門俟已聞師返則延入師具以途中所聞告翁以爲謬試之良然乃大喜自是敏穎大著不數歲補邑諸生又數歲聯捷成進士報至之日翁坐胡床大笑曰乃公自是免于乞矣因張口

瘂瘂而逝族子某爲郡從事庚辰與予遇山左道中縷述之古未聞有換心者有之自此始精誠所激人窮而神應之進士之奇頴進士之奇愚逼而出也所謂德慧存乎疢疾者也或曰今天下之心可換者多矣安得一一捽其胸剖之易其殘者而使仁易其汙者而使廉易其奸回邪佞者而使忠厚正直愚山子曰若是神之斧日不暇給矣且今天下之心皆是矣又安所得仁者廉者忠者直者而納之而因易之哉

雷州盜

雷于粵爲最遠郡崇禎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舟入江遇盜知其守也殺之併殲其從者獨留其妻女以衆中一最黠者爲僞守持牒往而羣詭爲僕人莫能察也抵郡踰月甚廉幹有治狀雷人相慶得賢太守其寮屬暨監司使咸誦重之未幾太守出示禁遊客所隸毋得納金陵人隻履否者雖至戚必坐于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嚴介若此也亡何守之子至入境無敢舍者問之知其禁也心惑之詰朝守出子道視非父也訊其籍里名姓則皆父子悟曰噫是盜矣然不敢暴語密以白監司使監司曰止吾旦日餞守而出子于是戒吏以卒環太守舍而伏甲酒所旦日太守入謁監司飲之酒出其子質不辨也守窘擬起爲變而伏甲發號坐捽之其卒之環守者亦破署入賊數十人卒起格鬬肴逸去僅獲其七獄具如律械送金陵殺之於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盜云東陵生聞而歎曰異哉盜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盜也而其行鮮不盜也則無寧以盜守矣其賊守盜也其守而賢即猶愈他守也或曰彼非賢也將

間而括其藏與其郡人之貲以逸曰有之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貲者哉而逸者哉愚山子曰甚哉東陵生言也推其意足以砥守

夢花潭

夢花潭在豫中輝縣水深不可測相傳舊時每重九登高日亂有小阜自潭中起磊魂斑駁壓波涵澹羣以爲仙島有志羽化者掉桴飄然就而登之良久而沒歲不乏人數十年前邑令某聞其事疑之禁不得往而私載牛豕等物以毒周納其中使隸寘之隸如教布措過數日有巨黿浮出潭上頷如張箕甲若壁石邊幅縱廣以數丈計蓋即向時所稱仙島者也其餌羽化人之肉不知凡幾矣而乃斃于蘊毒之牛豕自是潭中九日不復有島輝人德令爲祠于溪畔祀之嗟乎仙可以倖致哉使蓬壺之邱圓于潭中即登之不過水怪而已况碎老黿之鉗喙而莝其腹輝人庸妄已矣黿饕餮譎詭傑出介族卒以身斃貪之害顧不大與

蟹蒲

嶧山湖中產蒲最肥大其苗初茁採以供蔬味極香美初惟近湖人食之後販鬻漸遠遂爲珍饌中必具賈人散金收括掘載而去取蒲人徧滿湖中寸擸尺攟不遺餘力如是歷若而年一日湖上人遍夢菖蒲化爲神來辭曰君輩搜求太苦我將徙去不復居此矣旣醒共駭異自是湖中不復產蒲種類俱絕今又二三十年矣交南合浦產珠後漢時太守貪穢使人摻採自入珠遂徙去後守孟嘗至廉靜爲治乃復還夫貪人在上而避之宜也去而復還其于物色終未免也今蒲之無情甚于珠而嶧湖之徙乃神于合浦遂至泯然不留遺跡彼豈聞冥鴻厨鹿之義乎抑眞有一壑焉如桃花之源徐福之島者聚族其間耶夫虞人張羅則百獸狂駴罟師舉網則萬魚爲急見形祭影草木鳥獸莫不如是今有濡首當前而褰裳纔後此物黨人之碑而彼樹淸流之幟者是嶧山之蒲之所竊笑者也

海舟

予覽海南襍志載海中事多怪誕若不可信而近行鄜過雍邱大佛寺主僧爲述其鄉先輩李公海舟筆記數事異甚則近而可徵者因識之李公諱某萬歷中以給諫奉命使琉球未發先造木牌數萬上書欽遣事繇日月拋海中流去俾得先事戒舟迎候旣開洋數日遙見波中雙檣隱漾高可十餘丈從者大喜曰彼國舟來迓矣有老柁工登高諦視曰非舟此海蝦乘霽曝雙鬚也又踰日遙見遠山漸近蒼翠可愛給諫命艤而登舟子諦視又報曰此處無山蓋海魚晴日晒翅耳疾退毋犯其怒又行過一島舟中人胥登岸散足少頃風發張帆去遺一僕舟發不可復返僕臨崖大號良久有女子近身慰曰無苦此間有穴可同居也僕黽勉隨去至一石巖甚深潔女進飮狀如黃粟香美特異又時襍採山菓佐食宵則同寢一如伉儷女子語言肌態盡類中土人但體上微有青毛因名毛女踰年生一子此島箐谷深杳毛女日穿林獨往戒僕勿從僕無事亦時於島巔跂眺冀海舟之復至未幾給諫還過是島念僕命小舶遣人登岸尋探僕適于波間望見號呼使近遂得返但倉卒不

及掖毛女并遺其子給諫又于彼國中得古本大學所闕格致章經文皆在因熟誦之又攜一冊寘篋中一日舟忽膠不動波濤驟湧花二進曰此中必有海外異珍不肯入中國者搜擲毋緩給諫懼盡將彼國所贈珍玩次第投棄濤終不止最後得篋中古本大學曰豈此物乎自念已誦熟併投之其舟應手而穩迨夜給諫還憶所誦則已不能得一字矣蓋曾所記如此語有之少所見多所怪西北人有官廣南守者朝出望有物鱗角霍霍以為龍也拜之不知巨蛇方

捕鹿食之狀若是也以理言蛇豈吞鹿之物哉物之輕莫如蝶海上人得之其大若蒲帆剝之得肉數十斤味極美使執經之士有不與數丈之蝦鬚如山之魚翅同笑而詆其說者鮮矣雖然此不足道也獨念格知闕文一章世儒蠡測紛紛未已雖有紫陽補釋而終未滿後人之意乃何以中國不傳而海外傳之又何以竟為海物之所忮必投擲之乃已雖黽勉記憶亦竟懵然不能得耶豈紫陽之書其傳已久不欲人而相亂又豈中國人之機械澆詐甚于海外子與氏所棄而不屑教也耶

汴州雷

萬歷中汴城民家一童為雷震死父母貧老無他子哭之哀一老生過而憐之問其平居何狀曰無他過僅能牧豕而已老生曰吾為子疏籲天而焚之父母曰聽其詞曰惟神震天之威司天之怒強暴不畏幼弱不侮當今官吏猛如虎何不當頭轟一斧嗟嗟赤子有何辜擊死不留養父母若問前世因極惡不當生下土若問今世因童稺無知何足數神如正直與

聰明請聽愚生忠告語告罷自辰達申忽片雲自西北起雷電大作至童子所轟然自空而下若直有所擊者俄頃雲散則童子甦矣問其故惘然無知也于是汴人喧覩事聞撫軍檄所司旌之題曰回天反怒同里先輩傅公遊其地目擊如此致堂胡氏有言雷者陽之怒氣氣鬱而怒方衝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始嘗疑之今觀童子之無罪而死豈非然乎然老生之疏告而死者復甦獨何與豈亦陰陽激搏之氣為之與自古震而死者多矣未有能復生者豈真有

神主之而所擊偶悞感老生之言而霽其威與當神廟之時上下清明法度猶肅而老生之言已如此使在今日更當何如然從來貪酷之吏于世比肩接跡而死于震者無聞豈所謂猛如虎者卽雷亦畏之與又豈斧之不勝斧與生文詞鄙樸無足深錄而吾樂存之者不獨諷慨眞切亦以見雷之尊威而當其擊之偶悞不憚于轉環則凡天下操生殺之權者愼勿膠持成見以人之性命狥其意氣可也

化虎

年來子鄉多虎囓人甚衆及行跡所歷閩楚晉豫皆然或曰是帝所役以襄戈鏑所不及或曰所在猛鬼厲魄激鬱而化是二者疑皆有之而無如危子允臧所述黃翁事尤異黃翁者密溪人去樵城十餘里生三子俱壯矣乙未春使耕田山中晨出西返如是數日一夕隣子謂翁曰田蕪弗治倘無意乎翁曰兒曹日躬耒耜奚蕪也隣子曰未也翁心怪詰旦三子出翁尾偵其所往則見入山林中袪衣掛樹隨變爲虎哮躍四出翁大恐奔歸竊告隣子拒戶匿處迨夜三子歸呼門良久不應隣子諭之曰若翁不爾子矣問其故以所見告三子曰有之帝命所驅不自由也因嗚咽呼翁曰罔極之恩寧不思報無如父名早在劫中兒輩數日遑出正求其人可以代者旣爾逗露不可復止然某所衣領中有小冊幸爲箇付不然父固不利兒皆坐是死矣翁因取燭覓衣領中果得小冊皆是樵郡應傷虎者而翁名在第二翁曰奈何三子曰第開門當自有策翁勉聽三子受冊泣拜因告翁曰此俱帝命父當蒙厚衣數重勿結帶加黃紙其上匍伏虔禱兒自有救父法翁如言三子次第從後躍過各啣一衣虎吼而出遂不復返翁至今猶在自昔以人化虎多有之如封邵李徵輩卽皆易皮換面而去未有溷處人中若三子者且帝旣以傷人役之而又列其父冊中尤極難處之事而三子求代不得又曲畫以全之可謂形易而心不易者矣天下固有五官四體居然皆人而君父當前竟不相識者豈旣已虎矣而猶有恩之不可負哉雖然三子旣虎矣奈何列翁名冊中豈司此者偶忘之乎又豈年來氣數

之變雖負恩之大至於戕賊其父帝亦恣其所爲而不甚問也耶則非予之所敢知也

化虎二

樵川邱孝廉者長厚人也居于鄉年餘七十矣一日夢神告曰明午有數僧到門化齋可厚待之齋罷或索酒肉亦須恣與勿靳爾家當厄以君行端故相告次日孝廉起呼家人治具亭午果有五僧至索齋則遂延入齋之齋竟猶未足則遂出酒肉使恣食五僧曰吾試君耳人言君家厚德良然否者今厄我矣徐出懷中一籍示孝廉曰公等名皆在此因謝去孝廉驚愕潛遣人尾之至林薄間五僧皆化爲虎衝斥而去時丙申夏孝廉具爲人言其事樵友危君允臧告予如此或曰孝廉誠厚德矣卽不當罹籍中既籍矣卽當厄不當以一齋免而竟免也則是生殺之權在虎不在天也且微神告奈何予曰厄者數也所以免于厄者德也惟德足以移數故神告之而僧應之皆天也不然虎噬人恒耳豈其一一試之而又告之故曰天也或曰虎試人矣何必僧豈今之酒肉僧皆虎

乎予曰是其所以試也施酒肉不靳則何施而靳僧之爲虎非虎也雖然僧而酒肉又安知其不皆虎也

神化虎

乙未春三灘人甯某鋤田次有虎從後搏之田後倚山崖岸高虎勢猛躍出其前甯急舉鋤薄而枿之中其頰虎負痛不能退轉委去甯疾歸號其鄉人視虎蹤所在躡之乃入一古廟其座上塑像頰間鋤痕宛然泥汚猶逕因碎視其腹得人腕趾骨節極多始知前虎神所化也遂焚其廟而虎亦絕以土木偶而能噬人事近于誕非頻間泥痕偶一破綻其吞噉不知所底矣或曰亂後民散祠荒神不勝餒以至于斯愚山子曰不然餒猶不失神之窮也至蒙毛握爪假面毒獸以行其搏噬則濫甚矣神可獸乎其敗焉宜也焚且碎又孰與其荒而餒也

鬼化虎

予甲辰春自綏安買舟趨延津舟人吳敬爲言其隣子某工于醫一夕聞戶外勃踤聲叩門甚急問之曰某村人病迎往藥醫素知地多虎怪堅臥不起戶外

人怒而銜斥若有所齮嚙戛戛不已久之乃寂次早開門虎跡徧門外戸柱齒齕皆碎深蝕寸許因向隣人道之試問某村固無病人也此兩年前事聞虎嘯人必有倀鬼爲之驅引凡人畜所在具知委曲此叩門者殆其類也然知人之能醫而遂以醫餌則譎甚矣夫以虎之兇饞頑遞殺人有餘力矣又翼之鬼以行其譎可勝言乎夫處多虎之地而當方永之夜非閉戸其能免哉

義犬

丙申秋有太原客南賈還策一衛橐金可五六百偶過中牟縣境憩道左有少年以梃荷犬至亦偕憩犬向客咿啞若望救者客買放之少年竊客裝重潛躡至僻處以梃搏殺之曳至小橋水中蓋以沙葦負之去犬見客死陰尾少年至其家識之却詣縣中遮縣令升座衙班甚肅犬直前據地叫號若哭若訴驅之不去令曰爾何寃吾遣隸隨爾犬導隸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隸掀葦得屍還報顧無從得賊犬亦復至號躑如故令曰若能知賊乎我且遣隸隨爾犬又出令又遣數隸尾去行二十餘里至一僻村人家犬竟入逢一少年跳而嚙其臂衣碎血濡隸因縛之到縣具供殺客狀問其金尚在就家取之因于橐中得小籍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而籍其橐歸庫犬復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橐金安屬犬吠將無是乎乃復遣隸直往太原此犬亦隨去既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橐金無恙大感慟客有子束裝偕隸至賊已庾死獄中令乃取橐驗而付之此犬仍尾其子至扶櫬偕返還往數千里旅食肆宿與人無異論曰夫人赴幾在智觀變在忍禍起倉卒張皇震懾而不知所出智不足也不忍忿忿之心蹈義赴難而規畫疎畧志雖誠而謀卒無濟忍不足也故曰成事難使犬當少年戕客之時奮其齒牙以與賊角糜身巨梃而不之避烈矣然于客無補卹哀茹痛疾走控籲而于賊之窟宅未能曉識縱令當事憐而聽我荒畦漫野於何索之寃雖達賊不可得也惟明有報賊之心而不驟起以駭之知縣之可訴而姑忍以俟蹤迹追躡以識其處賊已在吾目中而後走

訴之已落吾轂中而後奮怒于一噬而讐可得金可還太原之問可通而客之櫬可以歸矣其經營細穩不必痛之遽伸而務其忠之克濟是荆軻聶政之所不能全子房豫讓諸人所不得遂而竟遂之者也豈獨狺訟公庭旅走數千里外之奇且壯哉夫人孰不懷忠而遇變則渝孰不負才而應猝則亂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臨天下事何弗辦焉予既悲客又甚羡客之有是犬也而勝人也

義犬二

采石有某大姓者家畜舟募水手撐駕以是取利有徽商某于其家僱舟載米往吳門糶之價適騰貴二三日即盡獲利且倍趨還再販至京口前船尚在附之歸水手問狀知其槖之豐也心利焉商不察也將發舟適有虆犬過者商憐而買之寘舟間是夜阻風野岸將就寢水手執商索金擬刃之商乞免不得則曰幸以氈衣裹我擲江中即以此葬許之商落水犬隨躍下嚙其衣不釋氈既輕厚又犬曳與俱泛遂不溺得泊蘆汀淺處質明有漁父就汀睨衣而網犬驟

至齧其衣走父追去見有蒸然泊者解之得商息猶未絕以火煦之良久而甦自言爲舟子所害又詢知犬嚙衣狀呼覘則已登舟買放者也商感嘆因憶舟阻風行難而已由陸路可先達采石亟攜犬往至則舟尚未到商入見主人言狀主人曰毋喧藏我家中俟至擒之聊以自明而贖過也數日舟返主人伏勇士室中呼諸水手入勞以酒食問商所在皆謾應出商質之水手知變欲走勇士出盡縛之送官論死仍於舟中得原金焉商乃攜犬歸徽此崇禎戊寅年事夫水莫大于江而犬毅然赴之當此之時急商之難不復自計其生死也而幸而得泊則待旦以守之漁父之可告而遠不能語則嚙其衣以致之濟奇變于呼吸之頃運精心于絕續之際忠以誠全膽由識出犬于此真不凡矣今之詆人者曰犬則勃然怒即人莫不甚之至如此犬豈人所易及哉雖然商不贖此犬必長委逝波不惟金不可還身且不復有矣犬之報商商之仁有以致之也吾故樂舉以誡人之負恩而又爲好生者勸也

義雞

丁酉秋有行腳僧過高平縣南關一雞自肆中出飛撲之啄其面碎傍人驅斥終不舍已行尚追趁十數步衆怪之他日僧再過雞再撲啄如前流血被體衆益怪有兩捕卒執詰之僧支離喪魄遂送官拷鞫具吐半月前于某鄉路傍餅店借宿見有贏錢在橐因殺主翁攫之去再問此雞從來則主人死後其家鬻于市而南關人買之此事已曾報官但以遠村無從究緝而是僧亦漸心安謂人無復知者不意過是見窘如此乃知雞爲主人報仇也愚山子聞而嘆曰是有數善不忘舊仁也不負主義也識仇人之而伺其過而窘之不能語而以意告人智也赴敵不避難勇也使鬚眉中有此不愧丈夫矣且人之才力萬于雞人不能報而雞報之鬚眉與翮亦奚爲哉

怪病

萬歷中山東一生食麪次偶以他故停輟有小蠍子墮麪中生竣事遽食倉卒不偹併蠍吞之自是得饞疾肥甘飽飫旋即枵餒稍不給則胸悶攪擾煩悶欲死於是田舍鬻食皆盡而肌體羸弱奄奄欲絕如是經兩歲許有一妻年少相得奉侍甚謹傾粟盡磬懸炊且斷矣生一日語妻曰吾困極矣而不即死以重累子我死子亦不能自活盍乘我尚在早擇所歸得少貲供一饔死子之賜也妻持不可生病急懇益力自呼媒妁告之妻勉從命歸一上舍得數十金畀生踰數月生食金盡又不死婦心憐之間以語上舍上舍故長者以婦故畀生舍一外宅聽婦晨夕饋食如故生喜過望一日婦持肉飦飼生適生寐上舍呼婦急寘肉枕旁而去斯須往視見一蟲赤色長數寸蠕蠕自生口出鑽嚙盂肉婦駭嘆曰異吾夫者此物也疾趨而前以一手擁生口一手撲蟲蟲還覓口不得無所往家人聞閙皆至遂斃之蓋老蠍子周身血裹甚厚有赤絲牽至連貫喉底生因悟向來得病由食麪之日若有鯁而下者其苦饞善耗皆此孽也自是病漸愈不復思食益發憤讀書未幾聯第上舍厚裝送婦還生亦憐婦勤篤事出己意非得已親友又交從臾遂復爲夫婦後生數子受貤封焉予鄉商青齊

者盛傳其事論曰婦人之吉從一而終夫未死而更適悖矣非禮也然婦之身因爲夫有鬻身以順夫之命給夫之食亦可悲矣權也既出而不忘故夫又拳拳焉事之如初卒能殺蠍以救夫于垂斃與別抱琵琶忍心易面者遠矣生之餘年婦賜也其合也宜一食之不簡而禍幾喪軀予又以戒夫衛生者

怪病二

近年澤州有一鄉民登樹摘柹于平柯中得小卵文潤可愛不忍擲含之頰間有頃忘戒忽咽下漸遂成

疾消瘦頽怯曉夜索食無度一舉箸盡肉數秤不踰時而饞急復作家故貧不堪久病自分必死一日從親友貸得銀少許自往鎮肆中恣食餘市肉攜歸曰以此饜腹入九原耳道甚遠憊不能急步中途屢歇倦甚伏草而寐寘肉傍側良久有行人過見民口中有蛇出食肉駭甚稍就之還隱入口行人私念殆此人腹心之患也遂聽其寐移肉漸遠挈梃伏莽間以俟有頃蛇復出覓肉啖食肉去口既遠蛇身遂出幾盡不能遽縮行遠舉梃疾前搏之蛇斃民狂叫問故行者具述所見民拜謝曰禍我數年者此物也賴君除之民歸家其疾頓愈論曰蛇蠍毒蟲也而潛寓人心腹之間危可知矣易頤之象有曰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天下之殺人言語飲食十七而他二三出入之間其可無戒耶然是人之蛇與青齊生之蠍皆自外入故人得伺其出斃之今生而即有二物胎孕腹心之間與年俱壯以豐其毒恣其饞嚙其始甘人而終還以自螫雖有扁鵲俞跗亦末如之何也已矣世患此病者甚多而莫之知知而諱且忌者又比比也

可悲也夫

怪病三

數年前山西聞喜縣有一人病癖嗜酒飲極多而不醉桮畢去手便覺不快有道者見而怪之曰子病將不可爲雖然吾救子密囑家人以絙至束縛之反接堂之大柱間以巨缸貯美酒于前通近使氣可嗅接其人聞酒香欲飲甚急而手足皆縶不得動至叫號跳踊家人欲與少飲道人終不許至于移晷躁迫之極有蛇自是人口中湧出奔酒缸中吸酒因擊殺之

是人後遂不復嗜酒病亦愈翟象陛方伯述噫此道人可謂神于醫矣第不知此蛇從外入抑自內生乎而嗜酒若是豈酒之毒所孕結乎夫蛇之害不過殺人酒之禍喪人軀亦喪人德能殺一人亦能殺天下則謂酒之毒甚于蛇謂沉湎無度之人胸中各有一蛇亦宜紂三千牛飲其聚蛇自嚙乎禹誠旨酒而疏儀狄蛇乎吾知遠矣

諸皐廣志跋

愚山子諸皐廣志踵段志之名而作其中皆羅列可喜可愕之事足以新人耳目而末綴議論更復旁見側出迥不猶人惟侈談因果辭不雅馴者尚多爲微嫌耳諸皐出抱朴子本六甲神名西溪叢話引左傳巫皐事以駁晁氏恐其不然乙未秋日震澤楊復吉識

孫揆嘉肇初校字

書葉氏女事　明巷叢錄

周櫟園奇緣記　十洲春語

齊復生王再來二姬合傳　某中丞

過墟志感　記某生爲人唆訟事

斷袖篇　記某生爲人雪冤事

薄命曲　妖婦齊王氏傳

書葉氏文事

番禺屈翁山大均

葉氏女者名九姑順德龍山鄉人父曰世章女及笄其母之同產弟薛玉書者爲媒以字其族弟夢蓮女以古無甥舅爲婚之禮辭於父母父母不從比婚夕入門卽逃之於玉書之家於是夢蓮速訟有司者不知婚姻之律判使成婚遣役人監女以往女痛哭遂投井中鄰有宋氏者聞之歎曰噫嘻女禮義人也數之女遂不嫁去爲尼按律堂外甥女雖無服不得爲婚姻又外姻尊卑爲婚以親屬相奸論夫舅尊也甥卑也女一守禮而朝廷之律以不違顧有司者不以尊卑不得爲婚爲斷而以悔婚爲斷使主婚者不坐而男女陷於非禮亂人倫而蔑王章罪莫大焉夫女也在家從父而有時父母之命不可從不可從而從是爲不孝故夫愚孝者父母之罪人也女之不從蓋以禮事其親且以禮事其舅未嘗知以律爲之大防也乃有司者不惟不知律且不知禮而必以女于不可從而從嗚呼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義者何律而已矣女之不嫁非不欲嫁不敢嫁也上之不好義之所致也其去而爲尼也不敢復信其父母不敢復信其舅骨肉之間視之若陷阱焉吾身苟留不能保其不終罔我也一觸其身而父母之羞辱毋貽舅之刑罰可以免無殺其女與殺其甥女之名所全者大有功于倫常何如也噫嘻可以旌矣

周櫟園奇緣記

徐　忠以齋著

河南周櫟園先生亮工爲濰牧。涖任時州民共觀之。以公少年科第。貌秀雅。威嘖嘖稱羨。官署前有銀工錢氏女者。年及笄矣。生而美麗。性聰慧柔和。素自負不肯偶俗流。一見公。心動焉。退而臥不起。母疑其疾也。問女何苦。女曰兒之苦母所不能解也。母訝之。走語父。父致詢。女不言。與之食。不食。如是日餘。錢獨女無子。夫婦愛憐甚。百計誘之。言曰。女自念惟一死耳。因墮淚云。天生我貌。復少假之才。即當生我名族中。縱不得作顯者婦。不失爲士人妻。今不幸。父業賤。以類爲偶。逆計異時所適。不出一銀工而止。曰。然則兒何欲。女曰。兒不言。亦死。言亦死。兒欲得事人如新牧周公品貌科第者。父曰。痴妮子。彼赫奕若此。寧尚無婦。縱未有婦。肯婿汝家耶。曰。兒豈不自揣。第得爲侍妾。死不恨。父曰。小兒女全不曉功令。凡爲民父母。敢妾治下女乎。女遂不言不食如故。竟成疾。父母憂甚。延醫葛生理焉。葛爲濰國士。應酬官衙。得出入于周公所。視女無他疾。惟中懷鬱結耳。父母不能諱語之故。葛素有俠腸。曰小姑毋自苦。吾且設策爲汝媒。倘有天緣。幸而成不可知。宜自愛。勿使憔悴。女遽起。叩頭謝。居數日。公延生入視脉。生按視良久。狀出神。似別有所思者。公曰。吾食飲日稍減。無恙乎。生不答。他視而笑。公復云。生終不答。笑自若。公怒曰。汝目中無我耶。胡爲汝若不聞。生謝罪曰。某見公。不覺觸一事。殊可笑。故失對。因問何事可共聞乎。生故不敢言。公云。第言之。何害。曰。公勿責也。署之前有錢氏女者。既言復止。公問錢女若何。曰。曩者見公之丰貌。且耳熟公少年科第。才出羣。女自負素有姿。工女紅。頗知書。誓必人如公者。始事之。爲妾不辭。又度勢萬不能。將餓以死。生哀其志。悲其遇。而嗤其妄也。是以笑耳。公曰。世有女子。憐才若此者乎。情不可負也。今與君約。明晨吾當出謁客。君語彼倚門。俾我見。果適我意。我微作首肯狀。以定情。當曲成之。不可則速已。生語女。女自信曰。吾事必諧矣。晨起。畧事櫛沐。裙布釵荊。公于輿望之。不禁首肯者三。衆不覺也。女即入。公歸。思所以動夫人者。曰。世間不虞之譽。有出人意外者。吾與卿抵此未久。外間何所聞。乃有銀工女某者。謂夫

人大家女。賢淑世無比。彼不幸爲小家子。未嫻教誨。若得朝夕侍夫人。學閨範。雖爲婢有榮焉。是不亦癡乎。奚所慕而若是。夫人曰。甯有此耶。公曰。我何由知。醫生某。笑其女。爲我述之云爾也。夫人召生。叩其詳。公已預白生。生即宛轉曲爲之詞。以悅夫人。夫人曰。有志女子也。顧其貌如何。則以中材對。夫人曰。吾爲取之。成若志。公佯斥之曰。君謬甚。獨不畏物議。玷官箴耶。夫人曰。吾籌之詳矣。自有處。即託以治首飾。呼錢入。畀之百金。與訂婚。令徙南都。無處吾境。居久之。公當詣省。夫人出釵珥幣帛之屬。使往娶焉。既成婚。公入房。女却曰。妾願執箕帚。今得侍大人。何幸。第未謁夫人。不敢奉衾枕。公愛其有禮。勿強也。洎歸。見夫人。公以前言告。夫人喜。是夕公入宿。女又推曰。大人遠歸。夜宿夫人所。妾不敢當夕。公悵然而去。夫人聞。益喜。手秉燭送公來。曰。妹尊我。意甚善。吾已具知之。今夕佳夕。無負吉期。此吾命也。女乃從。自此女奉公與夫人。如婦事舅姑。惟謹。益自下。事必諮稟而後行。坐不敢共。走不敢偕。飲食則食夫人之餘者。曰。妾心敬慕夫人。夫人所餘食之。若更有味也。夫人乃愛之甚于公。公小有齟齬。夫人必慍曰。人舍父母而來事公。且其德性如此。公尚有不足耶。嫡庶相處若姊妹。歡然無間言。各生二子。後公官成。既老。夫人子歸河南。錢氏之子寄居于濰。至今子孫家焉。此濰人駱遇安舟中爲余詳言之也。

貧家小女。縱有才色。然以資格所限。卒爲庸夫偶者。何可勝數。古語云紅顏薄命。不誣也。錢氏特才色而妄希貴遊。矢願既堅。癡情終遂。可謂有志者。事竟成。至若委曲周全。溫柔和順。使公與夫人絕愛憐之。是其才更有足多者

喬復生王再來二姬合傳

湖上李　漁笠翁著

喬王二姬。生前無名。皆呼曰姊。喬晉人。即名晉姊。王蘭州人。即名蘭姊。既曰無名。則何以有復生再來之號。曰死後追憶、不忍比其小字。故爲是稱、一則冀其復生、一則喜其再來。皆不忍死之之詞。猶宋玉之作招魂。明知魂不可招。招以自鳴其哀耳。歲丙午。予自都門入秦。赴賈大中丞膠侯。劉大中丞耀薇。張大中丞飛熊。三君子之招。道經平陽。爲觀察范公字正者。少留以舒喘息。時止挾姬一人。姬患無侶。有二妁聞風而至。謂有喬姓女子。年甫十三。父母求售者素矣。遣往觀之。予曰。旅囊羞澀。焉得三斛圓珠。辟之班獲。適太守程公質夫過予。見二妁在旁。訊曰。納如君乎。予曰。否。其以實告。太守曰。無難。當爲致之。旋出金如干。授二妁。少遲。則其人至矣。雖非殊色。亦覺稍異凡姿。蓋純任本質。而未事丹鉛者。此女出自貧家。不解聲律爲何事。以北方鮮音樂。優孟衣冠。即富室大家。猶不數覯。況細民乎。是日有二三知己。携榼相過。命伶工奏予所撰新詞。名鳳求凰。此詞脫稿未數月。不知何以流傳。遂至三千里外也。二姬垂簾竊聽。予以聾瞽目之。非惟詞曲莫解。亦且賓白難辨。以吳越男子之言。投秦晉婦人之耳。何異越裳之入中國。焉得譯者在旁。逐字爲之翻譯乎。次日詰之曰。昨夜之觀樂乎。曰樂。予謂能解其中情事乎。對曰。解。予莫之信。謂果能解。試以劇中情事。一一爲我道之。渠即自顛至末。詳述一過。纖毫不遺。且若有味乎言之。詞終而無倦色。予始異焉。再詢詞義。則能明矣。曲中之味。亦能咀嚼否耶。對曰。有是音。有是容。二者不可偏廢。容過目即逝矣。曲之餘響。至今猶在耳中。是何以故。莫能自解。予更異之。然信其初言。而終疑其後說。謂聲音道微。豈淺人能辨。必飾詞耳。乃彼自觀場以後。歌興勃然。每至無人之地。輒作天籟自鳴。見人即止。恐貽笑也。未幾則情不自禁。人前亦難捫舌矣。謂予曰。歌非難事。但苦不得其傳。使得一人指南。則場上之音。不足效也。予笑曰。難矣哉。未習詞曲。先正語言。汝方音不改。其何能曲。對曰。是不難。請以半月爲期。盡改鄉音而合主人之口。如其不然。請對字行罰。予大悅。隨行婢僕皆南人。衆音嘈嘈。我方病若楚咻。彼則侍爲齊人之傳。果如期而盡改。儼然一吳儂矣。事之不期然而然者。往往不一而足。此時身已入秦。秦俗質樸。焉得授歌之人。適有一金閶老優。年七十許。舊爲王府供奉人也。主故無歸。流落此地。因招致焉。始授一曲。名一江風。師先自度使聽。復生低徊久之。謂予曰。此曲似經過耳。聽之如遇故人。可怪乎。予曰。汝未嘗多聽曲。焉得故人而遇之。復生追憶良久。悟曰。是已是已。前所觀鳳求凰劇中呂哉。生初訪許姬。且行且唱者。即是曲也。予不覺目瞠口吃。奇奇不已。謂師曰。此異人也。當善導之。于是師歌亦歌。師闋亦闋。如是者三。復生曰。此後不須善導矣。竟自歌之。師大駭。謂予曰。此天上人也。是曲授三十年。閱徒多矣。數十遍而微知一意者。上也。中人以下之資。數百遍尚難釋口。不待痛懲切責。未能合拍。乃今若此。果天授非人力也。斯言近實而未驗。乃不三日而愚智判然矣。因當日隨豢舊姬。與之同學。人一能之。已百之。猶不免于痛懲切責。以是知師言不謬。而此女洵非人間物也。由是日就月將。無生不熟。數旬以後。師謂青出于藍。我當師汝矣。客有求聽者。以杲罽隔之。無不食肉忘味。復生曰。樂必塤篪互奏。鳥必鸞鳳齊鳴。始能悅耳。茲以一人度曲。無倚洞簫和之者。無乃岑寂太甚乎。予知此言爲絳灌而發。以同堂共學者之非其倫也。未幾蘭州地主知予有登徒之好。乃先購其人以待者。到即受之。不止再來一人。而再來其翹楚也。始至之日。即授以歌。向以師爲師。而今則以復生師之矣。復生之奇。再來猶師之奇復生。贊不去口。而且樂形于色。謂而今而後。我始得爲借鳳之凰。合塤之篪矣。請以若爲生。而我充旦。其餘腳色。則有諸姊妹在。此後主人撰曲。勿使諸優頑然。秘之門內可也。時諸姬數人。亦皆勇于從事。予有不能自主之勢。聽其欲爲而已。歲時伏臘。月夕花晨。與予夫婦及兒女誕日。即一樽二簋。亦必奏樂于前。賓之嗜者。友之昵者。親戚鄉鄰之不甚迂者。亦未嘗秘不使觀。如金陵之方邵村御史。何省齋太史。周櫟園副憲。武林之顧且菴直指。沈喬瞻文學。咸熟諳宮商。殫心詞學。所稱當代周郎也。莫不以小蠻樊素目之。他可知已。予于自撰新詞之外。復取當時舊曲。化陳爲新。俾場上規模。瞿然一變。初改之時。微授以意。不數言而輒了。朝脫稿。暮登場。其舞態歌容。能使當日神情活現。氍毹之

上。如明珠煎茶、琵琶剪髮諸劇。人皆謂贖代奇觀、復生未讀書而解歌詠。嘗作五七言絕句。不能終篇。必倩予納。是卽夭折之徵。性柔而善下。未嘗以聽瞽驕人。再來之柔更甚。嘗以嘻笑答怒罵。毆之亦不報。有婁師德之風焉。聲容較之復生。雖遜一舍。然不宜婦而宜男。立女伴中。似無足取。易妝換服。則令人改觀。與美少年無異。予愛其風致。卽不登場、亦使角巾相對。執塵尾而伴清譚、不知者目爲歌姬。實予之韻友也。予數年以來。遊燕適秦之晉之閩。泛江之左右浙之東西、諸姬悉爲從者。未嘗一日去身。而能候予之飢飽寒燠、不使須臾失調者。則二人之力居多。壬子冬。復生誕一女。以不善攝生致病。然素善諱疾。不使人知、其意無他。以予終歲浪遊于外。知其疾。必阻之。恐作失羣之鳥。不獲偕行故耳。癸丑適楚、客于漢陽。病漸加而容不減。非惟不治藥餌。仍以絲竹資生。因所就在是非。此不足陶寫性情也。越夏徂秋。稍有倦色。予始知而憐之。奈世無良醫。一二至者。皆同射覆。非曰寒。卽曰熱。卽曰中暑、總無辨其爲瘵者。病劇半載。從未懸榻。惟臨終數日。始偃臥不起。前此皆力疾而行。仍梳拜沐。同儕訊以故。答曰。非不欲臥。恐以不起累主人。徒擾文思。無益于病者。時予方輯一家言之初集。未竟故也。言畢。卽自焚香祝天。謂予得侍才人。死可無憾、但惜未能偕老。願以來世續之。又以此語囑同輩。令勿使予知。諸姬中。惟與再來再密、臨歿以女授之。屬其撫育。凡人之死。未有不改形易視。或出譫語、渠自抱疴至終。無一誕妄之詞。訣語亦無微不悉。死時面目。較生前覺好。含斂之物、悉經手檢目視。倩人盥櫛畢、乃終。予方慟悼不已。諸姬復以前言告。予益撫棺慟哭、不忍獨生。甲寅入都中。諸姬不與。惟再來及黃姓者二人相俱。再來居常安好。從予七年。不識參著芝朮爲何味。忽于舟山得疾。天癸不至。腹漸膨。然謬以爲娠。蓋衆望誕兒。凡客贈纏頭。人皆隨得隨用。彼獨藏之。欲待生兒製襁褓。至是誤以可憂爲可喜。如是者屢月。病不稍減。而經忽至焉。始知從前見食而嘔者。病也。非孕也。始則認憂爲喜、今則轉喜成憂矣。又以同受復生託孤之命。詎意毋亡。未幾女亦旋歿。未免負託九原。時時抱痛。皆致疾之由也。予未出門時。諸姬中有一善妬者。好與人角。予怒而遣之。再來不解予意。謬謂一遣百遣。乃向內

子及諸妾曰。生臥李家牀、死葬李家土。此頭可斷。此身不可去也。內子故設疑詞難之曰。主人老矣。不若乘此芳年。早自得所之爲愈。再來曰。主人老而主母之中。多少艾者。諸艾可守。予獨不能安于室乎。諸妾又曰。我輩皆有子。汝或不生。後將奚恃。對曰。主母恃諸郎君。予請恃其所恃。內子及諸妾聞之。無不沾沾泣下。有一人而三男者。嘉其賢淑。欲以幼子予之。再來曰。姑緩數年。如果不育。請踐斯語。其性之貞烈若此。臨逝執予手曰。良緣遂止此乎。時欲泣無聲。目無淚矣。二姬之年。皆終於十九。再來少復生一歲。死亦後一年。噫。予何人哉。嘗試捫心自揣。我無司馬相如白樂天蘇東坡之才。石季倫之富。李密張建封之威權。而此二姬者。則去文君樊素朝雲綠珠雪兒關盼盼不遠。是爲何故。且造物旣予之矣。胡復奪之。予是則奪非。奪是則予非。必居一於此矣。且予又有感焉。婦人所尙者二。貌與年也。予貌若何。無論安仁叔寶。不敢與之比衡。卽偕王粲左思並立。猶自覺形穢。至與古人序齒。卽赴香英眞率二會。猶居上座。矧諸少年場乎。若是則此二人者。宜求爲覆水之不暇。奈何反作堅冰不解。自甘碎裂於盆盎中耶。或曰。推其本念。究竟由於憐才。夫才之有無多寡。姑置勿論。卽曰有之。亦惟有才者始能憐才。彼非多識字善讀書之人、知才爲何物而憐之乎。此千古難明之事。茲惟傳其行畧。以示不忘而已矣。若謂二姬。應爲我得人皆有目。我將誰欺。

過墟志感序

昌黎傳圬者王承福述其言曰。吾入富貴之家。有一至者焉。又往過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又往過則爲墟矣。蓋豐悴去來。盈虛倚伏。是乃天道。又況積不善之家。尤招禍速而報不爽哉。余祖塋在七浦塘。歲時祭掃。舟行過大橋。見黃氏所居。周遭皆石砌。屹如堅城。岑樓門角。達至鈎心。遠望有葱蔚氣象。不數年而化爲焦土。又數年而爲勢家塋兆地。今且松續如怒濤聲矣。余與圬者相隔七八百年。而過墟生感。此情若合一契。歲癸丑。張媼以年老北歸。余側室吳與張爲中表姊妹。張時過余舍。爲縷述黃顛末。且舉其手錄一册示余。曰此劉母女兄弟半日往來筆札稿也。於是据摭舊聞。竊以張媼所述。敷繹成文。名曰過墟志。嗟乎今之趨利如騖者。亦可爲殷鑒也已。然亮不撫七。則劉不搦。亮不妻劉。則七不至。此中有天道焉。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非一朝一夕之故。彼三秀者。天特假其才貌以變置黃氏貲財耳。厥基既覆。旋擢儀婚。卒且屢統螽斯。館榮錫命。又曷嘗以妖冶傾人之國也哉。

康熙歲次丙辰仲秋望。墅西逸叟書於坐忘軒

過墟志感

墅西逸叟述

任陽爲虞邑之極東南境。地瘠民貧。而黃氏獨以貲財雄鄉里。居大橋。世謂之大橋黃家。余及見者曰黃亮功。自伊父積資起家。不置田產。專以權子母爲業。蓋見中原多故。增餉增役累也。亮仍家法。尤樂不疲。歲囤聚以千計。豆麥花布稱是。崇禎間。吳中水旱頻仍。米價騰貴。亮邀取重利。朱提成錠。窖藏之。青蚨成貫。櫃藏之。零星者必鎔成錠。積成貲。槩行貯藏。而乃快。爰是積資鉅萬。而家益富。亮爲人陰柔。外若溫厚無稜角。中實機深多詐。性尤吝。處置家事。節縮若寒士。屑屑謀朝夕。其父嘗令亮循輸粟例爲護身符。亮蹙額曰。爹直欲兒作枵腹監生耶。每用一錢。輒沉吟。良久。得已仍貯之。蓋其素性也。家多權量。式同而用異。視出入而盈縮之。未嘗用銀錢。凡與人貿易。盡其折色。昂其價。但有錙毫利。即喜動顏色。邑中牙儈陳氏婦。喪夫欲他適。亮聞其挾重貲。欲娶之。父曰。愆也。里中請婚者多。何必是。亮曰。彼以賄遷。是足欲也。遂娶之。得貲五百金。已而變其房產。又得四百金。陳善操家。勤紡織。亮得其伙助。家業日熾。巳二十餘年。終嫌其貌不揚。心常怏怏。間加惡聲。陳有弟歲時或備果榼來視姊。亮疑曰。是欲希我津貼也。因謂陳曰。汝弟至歲時來視汝。汝意固善。但我昨至左廂。見其與某婢戲。此何理也。吾家範素謹。而容此輕薄子乎。陳心知其誣。而微會其意。遂屬弟勿再至。自是親串中無一人告貸于黃者。後陳病瘵死。亮薄葬之。蓋吝已財而陋彼貌也。時亮年四十餘。謀繼娶。于是有議姻劉氏一事。而造物變置之巧。機伏矣。劉氏者。亦居任陽。去黃三里而近。世業儒。家雖落。名楣也。其伯曰虞虞。邑諸生。守正。不阿。端人也。其仲曰鑾周。狡黠嗜利。險人也。有季妹生之夕。其母見紫氣繞室。經時不散。六歲母死。即自粧束。能修容。父教之書。過目了了。提筆作楷。秀雅可人。學爲尺札。亦朗朗成章。十歲。父又死。倚兩嫂以居。雖處女而摒擋家政。如健夫持門戶也。性高抗。不肯作伈伈俔俔態。遇難處事。一言立斷。勤中情理。兩兄亦善視之。甫垂髫。嬌艷驚人。面方正。潔白如脂。微紅勻碧若含露。桃花。鳳目。曼耳。眉疏秀而長。額光可鑑。方頷。微髭。通體長短停勻。穠履不盈四。

寸。蹀躞。容。與。眞國。色。也。亮之父執曰郁士英者。絕劉於亮。亮心豔之。謂郁曰。果字我。禮金多寡不計。事成當厚以報媒者。郁乃言之於劉仲。仲曰。吾兄素迂闊。萬無從意。此事我能曲成。但我非媒妁。而杯酒不沾唇。得無於心不甘乎。郁謊之於亮。欲以二百金爲聘。四十金爲仲壽。仲大喜。乘間言於伯曰。三秀（小字）妹。行年十四矣。凡求婚者非生庚不合。卽卜兆不從。意者良緣自有在焉。頃郁聾來云。黃某與議。偶語及內助事。問吾妹可乎不可。伯默然。頃又言於伯曰。事固有不可執者。憶吾母彌留時。執妹手。顧吾父及吾兄弟而言曰。此女吾所愛。俟其長。務擇家事勝吾家者嫁之。無與寒士。寒士能自奮。靑雲爲妻孥福者。世有幾。人。但願其。安。享。素。封。不至。朝。夕。碌。碌。井。臼。傍。吾目。瞑矣。今吾母雖歿言猶在耳。吾兄弟豈忍忘於心。前所云黃某者。積資數萬。倉庾如櫛。棟宇連雲。欲得妹爲內主。母若。在。必諾。無。疑。也。伯作色曰。不然。吾母若在。一聞是言。必唾其面。彼之先。陳氏奴也。本姓王。背主而逃。易王爲黃。居于崑之石浦。至彼祖曰元甫者。復歸虞家塘市。元母爲邑勢宦乳嫗。宦田三千畝。在吾鄉。以嫗故。委元課租。元恃主威。禾未登場。輒駕艘船。呼嚚鄉里。雞犬不安。農人苦之。衆議畝出斗粟勞之。名曰脚步錢。元於主人正租外。復蝕其十之三。詭言農欠。以充己橐。遂以殷實起家。彼之積資累萬者。非由躬稼穡、親服賈。勤苦中得。乃敲人骨。吸人髓。斂怨兩世而積也。彼父洪尤凶暴。恃其拳勇。酗酒漁色。鄉人目爲黃二傷司。謂觸之禍立至也。常悅一佃女。假其父錢而不責償。閱三年。權其子母。已逾倍蓰。乃攫其女爲妾。不久而愛弛。轉鬻于粤商。得白鏹二十金。有成言矣。女聞而縊。莫敢誰何。此固鄉里中所共知共聞。莫能掩其惡醜者也。洪雖富甲塘市。而市之衣冠中人。從未與接一揖。交一談。洪自知不容於士類。乃大營宅地於吾鄉。爲夜郎自大計。沒主田數畝爲基址。高閈厚垣。樓房盤亘。其廳亭壯麗。擬嚴文靖相國家規制。役佃民爲傭作。經年落成。一鄉苦之。至今過其地。望其居者。莫不切齒寒心。比之郿塢。勢宦死。子弟皆紈袴。不問生產。田皆四分五裂。盡授他姓。洪欺其無主。昂其價。侵匿其半。所獲復不貲。自是始不與課租事。鮮衣華履。出入隨童僕。爲鄉里中鉅富翁。席必首座。稱必丈人行。識者見而恥之。廢紳某欲醵

千金。謀復官。遣門客致洪。適同會者皆邑中鉅老。聞之譁然。乃還洪銀。擯弗與同列。吾同學友汝南周氏作醜奴兒令一闋嘲之。有何物催頭。持了精繆。便想烏紗除裏遊句。一時傳笑以爲醜談。此又合邑中所共見共聞。莫能掩其醜惡者也。今亮之爲人。比祖父稍爲斂跡。然計升斗。權分毫。剝削窮民。專圖利己。祖孫父子。是眞一氣。虎兒猥種。豈我族類。若貪其富而降我門。楣與彼婚媾。何以見先人于地下。昔王源嫁女於富陽滿氏。（東海王源嫁女于滿氏沈約作彈章奏之事見昭明文選）貽臭千古。奈何蹈其故轍哉。況妹年十四。彼已四十有餘。獨不爲妹計乎。易曰見金夫不有躬。無乃爲鄉黨所笑。仲知言不能入。爲之意索者累日。亮偵知事不諧。屢邀郁與謀。往返再四。仲亦無以應。無何。伯應募徵往山左。中途寄仲書。言至維揚。見婚嫁者絡繹道路。詢其故。緣訛傳朝廷遣中使至江浙採民間女。此信至吳中。亦必擾擾然。訛言耳。萬無此事。不可輕信。妹終身事。愼勿因此輕率與人。仲得書大喜曰。四十金入吾囊中矣。因招郁令謂黃曰。姻事吾能主之。須無負前言。乃可。黃卽諾。擇日納采。乃縮其二百之數而半之。復折其二。縮其四十之數而半之。復折其四。且命郁割而中分之。曰柯儀固總涵也。仲慍甚。心知爲亮所賣。而口不敢言。先是仲得兄書。詭答云。兄書未到。吾邑已盛傳中使採女之事。里人不擇人而婚嫁者。不下數百家。司里忽來家。索錢不遂。竟將妹年貌登册。欲告之官。不得已。仍諾黃請矣。此貧家女爲富翁妻。未爲不得其所。然此番作合。非由人謀。亦無我責也。伯得書撫膺。頓足。浩然長歎。復作書寄仲。痛加詬讓。書未至而黃已委禽。且涖婚期矣。婚之夕。亮頭暈者三。踉蹌不能成禮。廟見日。木主先傾倒仆地。家人咸驚異。而亮一見劉貌。心醉神迷。若陳思之遇宓妃於夢寐間也。逾年生一女。劉愛之甚。曰此吾掌上珍。因名珍。珍五六歲間。劉延熊耳山人爲推五行。熊耳山人善談星。所言極驗。人爭致之。號半仙。而山人行蹤詭秘。時姓趙。時姓呂。或言其初從流賊。爲賊推成敗奇驗。既而亡命江湖。至是挾術遊虞山。劉聞以重禮延之。座抱珍于膝。坐簾內聽之。山人推之。稱好者再。是能富夫貴夫。一生無蹇運。劉喜。乃以己生庚令推。山人沈吟良久。拍案大叫曰。安所得是命而給我哉。女人而坐台垣。有執政王家氣象。惜犯披麻貪狼。

煞然。羸。星。坐。照。彼兩。煞。特、爲。之。用。耳。鄉郁婦安得有是。必給我也。問命中有子否。曰有二。且生而即貴。劉大喜。已而推亮。則搖首曰。苦命耳。腰纏十萬、不能享用一錢、如病。膈。人。饕香。滋。味。羅。列。滿。前。欲咦。即。嘔。非苦。而。何。問何時得子。又搖首曰。命中無之。爾時舉坐鬨然。謂其言何背謬若是。而劉聞命中無子一言。心動。獨以爲已命或宜有。而亮素性鍥刻。爲無子相也。于是有母養䘵產。意蓄而未露。有張媼者。乳劉者也。寡而無子。依劉以居。劉以爲心腹。私與語曰。癡老子不知何了局。年將半百。止一女。但兀兀持籌握算。度朝夕。竟不思身後倚托者爲誰。媼曰、俗有引子之說。謂先取他姓子。養爲己子。爲之兆而引之。往往如所願。是亦何不可爲者。劉頷之。而向所蓄意。于是益決。時亮一切家政。皆聽命于劉。某處窖金若干。某櫃節錢若干。皆委之劉。米粟出入。契券存發。及日記冊簿。皆經劉手。劉才固敏。遇事無不咄嗟立辦、亮奉之如神明。劉櫛嘗爲捉髮。浴嘗爲拭體。又嘗坐劉床畔。爲劉剪爪。劉寢而起。爲之傳襪納履。而嘗備奴其夫。呼爲老牛。少不當意。輒批其頰。亮笑而受之。徵曰。好言之。何怒爲。以故凡劉意所欲。無不傾聽任指揮。一日亮從近里收債歸。見劉擁珍坐燈下。乃撥撩其耳上金環。戲曰珍且入塾矣。而汝不復孕。何也。劉叱之正色曰。火燒頭倘作此狂態、吾適有言。欲喚醒汝。俟少間言也。乃入房閉寢門。於枕畔籠續移時。次日亮夫婦早起。命庖治盛饌。邀二劉讌會。時伯已回家五六年。足未嘗一至黃所。劉恐伯之固却也。私遣張媼致書曰。兄固愛妹。妹豈不知。但妹既歸此家。凡此家前事。姑含忍之。兄妹自有天倫。義固無可絕也。今聊具杯酒。爲戚里一申款洽。兄來則妹愈有光。否則置顏無地矣。伯不得已。偕仲往。姑與亮相見。語間輒呼亮字。而仲則如其所應稱。宴既畢。伯入辭。劉若爲無意也者。謂伯曰。珍將就學。苦無伴。兄弟三子。金印宜來此依我。與珍同塾。可乎。伯曰。嬰孩不能離母、且徐之。仲聞遽曰。吾兒七舍可來也。劉歉未有以應。而仲即于明日携其子七舍至。依劉以居。劉之爲亮謀也。意在伯之子。以其弱不好弄。且因是爲修好地。仲則其素所心鄙。絕無撫其子意。亮見伯落落難合。而仲奐梯易籠絡。劉因七至。意大拂。而亮反慫恿之。七生而黠。性暴戾。比長與珍戲。珍怒白之劉。劉撻之。自是

宿之外舍。食不令同席。時來時去。一任其意。而七遂與群惡少遊。無何劉字珍于直塘錢氏。錢氏籍婁東。徙于虞。富而能仁。鄉里稱之。夫人陸好善。年五十。所生一子。溫文厚重。錢翁課子嚴。必俟入士籍。乃與婚娶。故弱冠而未聘室。時吾虞初隸　新朝。邑中作粧點太平景象。五月盛爲競渡之會。錢氏子侍其母往觀。而鄰舫則劉與珍。兩家通問。知爲近里眷屬。各過舫款語良久。錢母歸語翁曰。劉固倩麗。異表耀人目。豔於少艾。但少涉輕露。其女則嫻雅淑婉也。于是錢翁遣人請爲婚。而劉亦以親見錢氏子。知爲佳壻。遂諾之。七忽作梗言曰。姑以珍字我。故撫我于家。今乃背約奪我妻。別以字人。將焉置我。劉聞怒甚、邀兩兄呼七至。而痛詈之。且詰之珍字汝何據。七無辭。既而謂仲曰。七不過激我爲其娶妻耳。然直言何害。乃出此橫語。爰以百金爲七娶妻。復置莊房一所。令居之。且以己所得奩田三十畝畀之。曰劉產仍歸劉氏。吾無取若家毫末也。七好博。日與群邪狎。未逾年而田產盡賣。妻無所歸。溺死。仲惡其無賴。屏弗子。寄身博場。錢氏子遊奘庠。翁謀娶婦。擇吉遣媒往。而劉不允曰。吾女稺。隔簾且羞見人。奈何楚楚與彼家上下相見。無已則令婿來贅。乃可。亮恐壻來而縻酒食也。又恐其久居於此。食指漸繁。而苦于供給也。且恐其覬見我多藏而尅損其萬一也。遂主娶不主贅。劉氏爲之不妝不食。服袒服。坐於床。呼亮至。詈之曰。汝知珍爲我性命。乃必取之懷中而逼之遠去。設是心者。寧不食其餘。亮恐。急扶之起。好言曰。汝欲贅則贅耳。何自苦爲。劉始下床。治家事。而錢氏子得贅于黃焉。劉令張媼設臥具於珍寢所之罘罳。凡夜間有所聞。輒報。婚之次日早起。入劉寢所。至床。前。耳。語。劉訝曰。燈下。嚴。粧。獨。坐。珍竟。未。寢。耶。何孩氣乃爾。又次日。媼復。耳。語。如。前。劉蹙。眉。曰。苦我。兒。又次日媼復耳語。久之。劉喜形于色曰。伉儷固宜如是。自是以珍故。於壻特愛之甚。凡衣服之需。盤飧之奉。惟恐不獲當意於錢。致不獲當意於珍。既彌月。錢翁迎其子歸。從師課讀。劉謂珍曰。時肩（疑生字）未來。無寢處新宮也。于是還珍于已寢之左。令張媼作伴。時七爲敗類。若亂寒。敝衣破帽。蹣跚。垣間。類向劉索衣食。一日忽又至。適珍坐寢所。東足。七窺之良久。珍起見之。厲其色。不交一語。七乃戲曰。珍姊向者我間爾幾時招壻。輒怒罵我。前

日白面書生何人耶。珍不答。又曰姊夫未歸面獨寢。得毋寂寞。珍又不答而從劉于曝麥場。是夜珍就寢。聞床下簌簌有聲。急呼有賊。亮持梃至。見賊之足于床下。痛擊其脛。賊大號。視之則七也。劉忿極引剪刀㓮其股。血流盈地。亮縛其手足。閉之室。劉擁珍曰。驚我兒。珍泣。劉亦泣。天明。珍起失其小履。劉于七懷中搜得之。撻之無算。須臾仲至。欲投之河。劉縱之歸家。仲乃銀鐺困之。仲之妻有舐犢愛。復陰脫之。而七仍與諸惡少爲伍。且聚謀。欲甘心于劉。有日矣。時亮已六十有餘。嗜利益甚。見奴婢衆、慮其坐食。爲多畜雞豕。每奴委豕幾口。婢雞幾隻。日課其利。歲子若干、售錢若干、緡雞蛋若干。售錢若干緡。凡諸自奉。益加裁損。但菽乳一方。日爲常味而已。歲丁亥十月。亮早起。手持一簿。欲劉登記。蓋隔宵曾與鄉民權子母錢。齗齗爭之不已。如其欲乃已。至是早起。欲登諸簿。及寢門。忽仆地不起。劉驚。急與珍扶至寢處。手若有所指而口不能言其處。須臾形神離矣。亮死。鄉里中無一弔唁者。劉于倉卒悲哀之時。瞥見七突入繐幔中。遯柩呼爹。似爲號泣狀。既而呼劉曰。娘取衰來。劉心知其意。遽作色曰。死者無子。安用斬衰。七曰。吾固子也。劉乃厲聲曰。死者姓黃。汝乃姓劉。何涉。七曰。劫擄我長授我室。衆昇房屋。獨忘之乎。劉曰。如是則待汝不薄矣。汝復欲何爲。七曰。欲分遺貲耳。劉曰。有之。今分汝。乃令僕婦中之有力者。捽而扶之。七臥地輾轉號呼。口出惡言。劉愈忿。取臼杵痛擊之。曰吾初次分汝貲也。七不勝楚。負痛而走。大呼曰。吾必有以報吾仇。劉于是有戒心。呼童僕至前。各給鉦一具。戒之曰。每暮夜分布四野。伺有所聞。輒相應。未幾果有盜四人。自簷而下。劉急令媼啓小門。於宅後鳴鉦。四野鉦聲齊起。而盜驚遁。家人咸相慶。劉曰。未也。更備之。乃坎室側、各行道轉處以爲阱、穴其壁數處、貯石灰於裏間。而以風車承其後。越數日。盜十餘人。艤舟于宅後之水門。夜半潛入園牆中。始各執炬。斬後垣門而入。將近內寢。前導者遇坎而陷。餘盜方倉皇失措。俄聞壁穴中石灰亂颺。目不能開。乃各棄械而竄。視陷阱則七也。墨其面。率惡黨劫姑家。劉曰。吾固知此獸所爲。俟其父至。共鳴之官耳。珍諫母曰。事大罪非輕。恐傷舅氏心。縱之若何。劉乃縱之逃。自是里中二十餘日不見七蹤影。劉連被七驚。慮七相仇不已。心常悶

悶。百計沈思。忽言吾且安死者。乃葬亮于泖湖之祖塋。廣祭畢。謂其壻錢生曰。此處不可居。吾欲倚汝終身矣。于是先舉什器之粗重者。僱二百餘人運至直塘。五日始盡。先遣珍歸。手持一册付珍曰。凡汝房內箱櫃。是汝故物。今汝隨身携挈。未曾開册。此册所開列者。白米百二十囊。黃米二百囊。每囊元寶二。又大衣箱十餘隻。每箱衣服貯若干。中衣箱十餘隻。每箱衣服下貯銀若干。櫃二十有七。貯錢皆滿。中有某某字號者。亦銀也。以上諸件。皆緊要。列諸册。我發汝收。悉照此册。可無疏漏。至四日而銀錢衣服等物。亦已運盡。劉乃殺雞宰豕。邀召鄉里貧農。得二百餘人。飫以酒肉。呼至前。舉其積年債券。盡爲燬之、曰吾欲爲死者資冥福也。衆大喜。復開倉。風人給米二斗。麥半之。棉花五斤。菽五升。衆益大喜。不覺羅拜。皆曰。黃母施恩於我等。并爲窮人折券豁免向債。凡經渠手。每不苛刻。今復行此大度事。將何以報。劉曰。吾非望報。欲煩爾等者。有米二千餘石。能爲我運至直塘。醇酒肥肉。盡汝飽啖也。衆皆如命。經四日而運畢。時值歲饑。鄉間富家囤米者。往往爲窮民擄奪。劉反用窮民力。竟無擄者。凡黃三世蓄積。不下數十萬。一朝盡輸他姓。造物變置之機亦巧矣哉。已而錢生來。邀劉至其居。行有日矣。親厝乃不宜遷徙。遲三日乃吉。越兩日夜半而難作。李總戎成棟者。於宏光時降　新朝。所過城邑。輒爲殘破。掠婦女十餘艘。過嘉定。鄉民焚其艘。婦女死者過半。及羅店鎮。誓必掠取吳中美姝以償。繼破松江。擇大宅。多畜姬妾於其中。居之。旋奉命征粵。（時永曆方僭號粵中）則囑其弟奉母居守。而令心腹將帥旗兵千人保松江。實爲室家計也。七之黨有爲守將標下汛卒者。當七爲盜而逃。即走之松江。謂汛卒曰。得營兵百人。銀錢米粟。可捆載而至。卒曰。此險道。不若首之主將。儻事獲則爾有功。非得官。卽邀厚賞耳。七撫掌大喜曰。吾將得官。于是首之主將。謂劉擁資百萬。如乳虎噬人。一鄉恨入骨髓、得大軍除民害。取百萬資。充軍餉、計甚便。守將以爲然。乃令偏裨某帥千人由劉河至崑山至七浦塘而進。時劉方封鎖樓房。誡居守者。碌碌竟日。至夜復與張媼整頓細事。素服淡粧。坐而待旦。爲起行之計。娥而門外炮聲轟天。牆戶傾場、旗兵千人。一擁而入。啟其廩。廩空。啟其窖。窖空。搜其箱櫃衣服什器等。無一存者。裨將恚甚。見

七與數人擁劉至。方欲實問。而于炬光中諦見劉貌。注視良久。忽曰。頗有此。不然。何以復旗主。遂攜劉而去。張媼從之。是時旗兵贏人勞而無獲。各忿忿不待將命。亂刃刺七身。乃縱火焚實居。亭閣樓房倉庾廚庫。頃刻悉遭一炬。衆乃投七尸于烈焰中。掠近村數十家。稍取貲糧而歸。珍聞變驚絕。號泣無晝夜。時已舉子。乳沖。錢翁患之。乃令子往松探聞。以慰其念母心。至松。則成棟親屬被收。凡所掠婦女。皆歸旂安置會城。（南京）錢生歸。邀劉仲偕往江寧。至都統署。見有遵奉令條開一應逆棟所擄婦女。俱許親人領回等諭。錢劉皆大喜。急欲入告。而未有路。適有武弁自署出。錢揖而問令條內語果信否。弁曰。昨已領回三人矣。錢遂告以情。弁曰。汝音似吳人。我亦吳人。而投旂者。同鄉之誼。敢不實告。乃携錢手至無人處。語之曰。王爺令條內固云爾。但黑都統司此事者。非阿堵兒不可。錢生云。所欲幾何。弁曰。視婦女之年貌爲多寡。極美而年少者。一百金。錢生曰。適不及持來奈何。弁曰。速歸取五六日事可成也。錢遂偕仲歸。取贖鍰。珍罄己所蓄。令生偕仲復往。囑生曰。誠得吾母歸。雖千計萬計。無虞缺也。于是持千金

復至會城。尋向所識武弁。而告以贖鍰已具。復許事成酧金五十。弁喜謂錢生曰。取年貌籍貫來。又云署內有掌家婆二太者。照管諸婦女。每百兩。例予十金。否者必留難勒措。錢生曰。無不如命。弁卽取劉之年貌籍貫入署。付二太查驗。遲久而出。面搔手謂錢劉二人曰。無其人。奈何。錢生皇遽曰。某月某日某將至某鄉擄去。生親蒞松訪確。知某將獻入某總戎宅內。而乃無之。弁曰。吾豈惡孔方而過給爾者。適據二太回報云。實于三百餘婦女中。遍詢之。竟無有。爾得無誤耶。錢泣謂仲曰。甥壻此番歸去。女甥必死。女甥死。甥壻誓不獨生。乃大哭。仲謂錢生曰。哭無益也。不若仍求是人。或知一果否確據。錢生於是前執弁裾泣曰。祈台察示一果否確據。當有以報。遂舉所許五十金予之。弁躊躇良久。計無所出。忽欣然自得之矣。乃疾趨而入。頃之袖一册至。謂二人曰。此果否確據也。非我不能取出。然幸爲我秘之。無洩之他人。我頭尙思喫飯幾年也。錢劉急揭册細閱。至末頁。則果有黃劉氏及張媼二名。而朱圈標其上。注于傍云。還入王府。弁曰。何如。此間果無有。吾終不爾誑也。錢涕泣不知所爲。劉仲曰。事無可奈

何。且歸。于是返虜。不數日而劉審至。先是劉被擄至松。入李宅。李之母見而悅之曰。若固名家女耶。何妍麗至是。盡母事我。依我寢處。行將送汝還故鄉耳。未幾成棟以粤東叛。（降永歷）母與弟皆械送京。姬妾等俱聽本旂發遣。悉留之南京。劉亦入籍中。爲黑都統承管。關內署後馬廐傍空地居之。婦女三百餘。群聚席棚。幾于露處。又馬屎薰人。不能一刻居。皆號泣不欲生。越一日夜。而滿洲太太者。來矣。滿洲太太。王府中總管老嫗也。年七十餘。髮白顏赬。髻圓而扁。髻簪花。衣履皆男子式。善漢語。滑稽多智。至則都統皆跪迎。其管家婆二太者。叩首鞠躬。導引至棚中。遍語作漢語曰。諸姊妹無恐。我來作降福符官也。不知誰是有福者。乃側身入婦女隊。擇當意者。拽其裾而行。得三十餘人。令至別所。命擺列于前。上下睨視久之。乃曰。彼太長。此略短。而三十人中。復去其半。留十餘人。令至前。諦視其髮及手掌臂指。復隔衣捫其乳。則又去七。僅存者五。乃令五婦列坐。待以茶。殷勤問訊。而細審其音。俟其答語。則耳屬之。中有一婦女音微訛。（音與惡也）復去之。旋起立語四婦曰。無動。且安坐。吾欲一觀履式耳。乃揭其裙。叉兩指。

量其履。戲語曰。無乃唐突。然不爾則不見眞才。僅得四人。而劉與焉。滿媼向劉作滿語。蹇楞蹇楞者再四。蹇楞者。言最好也。復漢語謂四人曰。有侍婢乎。任隨爾行。回顧二太滿語曰。雅海沁兀律罕。言渠婢令隨去可也。俄擁四婦登輿。至王府。劉持張媼痛哭曰。入此間。萬無與珍相見日期。吾命亦休矣。媼亦相抱而泣。至暮。王宴。命四婦侍酒。滿媼誡四婦曰。至前。各叩首俯伏。命汝等起。乃起。愼毋哭泣致怒。以取鞭朴。已而三婦皆如所誡。膝行匍匐。叩首畢。伏地不起。屏息莫敢作聲。劉則冉冉而來。倚柱而立。向左壁側其面。目不盼。燈下。額光熠熠射人。目淚睫暈微紅。倍添嬌艶。王異之。問何籍。劉不應。問年幾何。不應。問有夫否。又不應。忽自號泣曰。我民間寡婦。被韃兵擄以歸。懸懸於一女。故不遽死。今至此。已與吾女永隔。尙安用生。爲盡速殺我。我良家女。決不肯爲奴婢。乃撞其首於柱。滿媼卽抱持。且踊且號。鬢髻爲解。髮委地丈餘。王見而益異之。遂有憐愛心。諭滿媼曰。善護持。無令悲損。媼爲巧言百端。引劉入己寢以安之。朝夕進饌。凡果餌粥糜熬羹。稠疊几案間。而勺粒不入口。坐臥惟泣。張媼憂甚。私語滿媼曰。

劉痛念其女故業毀至此前在松江傳聞李兵歸復掠直塘一帶今及三旬而女之存亡晉耗寂寂計得一當通問於其女以慰其心或可少進飲食滿嫗然之爲啟王王曰速令寫書可遣疾足往滿嫗告劉劉霽顏曰汝累日所言吾俱不欲聞惟此言差強人意乃作書寄珍曰我生不辰疊罹險難向日送汝河干竟成長別痛何可言自七獸肆毒擄我往松幸叨假母慈覆寢食相依且許送我歸處令我母子完聚不期罣名簪紱候遣省中忽又送入掖廷厠身嬪嬙竟如墜崖之人不能奮飛嗟乎珍兒汝母至此尚能隱忍以求活哉所以苟延殘喘累遭窘折而不死者實與張媼言汝是我一點血脈若不相聞問而泯泯以死使汝抱無涯之戚也前在松江驚聞直塘一帶村落盡被兵燹想七獸未遂所欲故又發縱指使以勢而揣汝家亦爲破巢之卵然究竟是眞是假尚不免將信將疑今吾書至而汝有手書來則吾知汝之幸不死于七獸也吾書至而汝若無手書來則吾知汝之不幸而竟死於七獸也其生其死決於片楮專睇歸鴻慰我愁思若夫煢煢嫠婦給事掖庭凡所自計皆所素審彼若辱我下陳使以鞭箠非口唾其面即頭擣其胸雖粉吾骨不辭也吾素性高抗不肯下人拚知一死彼且奈何我珍兒珍兒無爲我慮云云即緘書付滿嫗嫗啓王命標將發捷足限兩日夜到虞兩日夜返省珍接書泣曰不意今日始見慈親手書錢生讀竟泣曰何愛女情切也回顧珍曰事已至此臨大義則妻不得二其夫論至情則女不得死其母此際殊難措詞汝回書須斟酌出之時劉仲適至仲展書玩之再四忽蹙眉曰汝母執拗不顧利害王非他當今王爺也入關時爲從龍第一功臣至江南降宏光平兩浙貴戚而功高威重莫比乃欲唾面擣胸徒以性命劘虎牙萬一激發雷霆吾與若俱無噍類事已無可奈何回書宜勸之婉從珍曰女無勸母失節之理第本心則不欲母死餘非所知乃作書始慰以無恙後云母生則兒亦生母死則兒亦死情殊懸絕而無激勸語錢生寓書于劉則以曹大家勉慰亦兩無所礙而仲則私自爲書不令錢生夫婦知書盛言王厚恩選其寒微不遺荊布又云妹固女中智士匹婦小諒宜所不爲又云當思熊耳山人言此番作合或妹命中宜膺奇福末則告以房屋皆燬縱使全

節而歸棲身何所女壻外人終難倚託何如自發根枝使我兩兒亦叨庇蔭乃署伯名于書尾而已附之先是劉知王爲發書心戀之始飲糜粥及回書至匭開函知珍無恙不覺色喜已而細味錢夫婦書中立言微意又不覺涔涔淚下繼閱兩兒書沈思久之則又怒形于色曰非出伯兒之言乃劉二所爲四十金不獲如願乃更欲竇我于旂下爲婢妾乎令張媼火之居無何忽喇氏薨于京邸訃至爲位于中堂凡本旂籬下婦女皆得臨哭其在外者穿素衣而已蓋國制也滿嫗語張媼曰王妃薨凡在府中婦女哭臨日三至宜凜遵無違媼以告劉劉曰吾固嘆此間飯者敢違此間大典乃葛髽縞衣練裙素履而出素艷幽姿見者無不神魂飛越王忽于中答過之遽問曰此婦得非髮長委地者耶爲目送久之轉語滿嫗曰此婦骨格不凡可善視之無使與群婢伍自是滿嫗見劉輒跪叩聽使令惟恐不當其意未幾王使雜行而至漢粧衣服一箱滿粧衣服一箱滿嫗跪而進曰王爺賜也劉弗視旋又賜棉十斤東珠百顆滿嫗跪而進曰王爺賜也劉又弗視旋又賜首飾一篋宮扇二把手帕二條荷包四副銀錠金錠各一盤滿嫗羅列案前又跪而告曰皆王爺賜劉又弗視嫗乃曰王賜宜面叩申謝劉忽倒臥于床不起是夜王命劉侍寢劉乃大號且泣曰果也欲婢妾畜我我雖婦耳生長良家豈有罪而輸爲城旦者任彼朝朝暮暮邪王聞乃已滿嫗私問張媼曰劉自入府以來王待以殊禮凡饋食沃盥等事俱不令承應又賞給綢疊實爲非常異數王之用意不爲不厚今忽喇氏薨尙無子羣婢中絕無獲幸者而獨注意于劉此大福將至時也而必自多齟齬何耶如以孀婦自嫌我旂下夫死輒嫁以廣丁男向著爲令何嫌之有媼曰彼性高抗在家尊南面坐凡諸婢僕皆屏息聽指揮一旦欲卑躬屈膝于王前宜其寧死不願也滿嫗微會意越數日王賜劉金鳳冠一品命服媼揣劉曰蒙尊禮至此宜若可從天生爾貌決不令其落莫以終也劉不言而手受其冠服滿嫗從屏隙中窺之知其意轉乃遍張燈懸綵鼓樂令劉聞之乘間更至劉前附耳言曰朝廷有定例凡正室不孕側室有子者許奏聞冊立爲妃今之服止一品夫人服耳後且更有貴于此者王以　御賜蠟炬導劉入寢劉呼滿嫗曰獨忘拜謝

天恩乎。王乃命移炬至中堂。中立。劉立王後而居左側。齊行九叩禮。至王寢室。劉卸金鳳冠易命服。向王三拜三叩而起。王喜其知大體。有淑嬪風範。是夜劉遂侍寢。次日王悅甚。賞滿媼錢六十緡。媼率府中男婦三百餘人至劉前。叩首稱賀。乃出白金四百兩。第其等而輕重犒之。闔府中皆大悅。王命陳劉二監饋劉使令。二監者先朝內臣。年皆七十餘。劉乃作書。命二監往虞寄珍曰。汝母命衰。失身。叱。利。孽非。自。作。吁天。何。辜。我生。平。不。作。短。氣。語。今且。欲。出。諸。口。不勝。怩。而不。得。不。爲。汝。言。之。者。母子。本。是。一。體。又汝。是。黃。氏。一。脈。責無。可。辭。故爲汝聊白吾意。汝父生前。實未嘗與我有一語。忤。夫婦之私。有逾常格。無言。息。嫣。不禁。懷。舊。而。暗。自。傷。心。餒矣。若敖。諒亦。賚恨而離于瞑目。今爲之計。莫如訪立本宗。我。嗣。分受萬金。綿其血食。一以慰生者之心。一以安死者之魄。尊體吾衷。是誠望汝。又二監乃先朝內臣歸旂者。須加禮款待。別時將我所存元寶二錠賜之。亦使。此。輩。知。汝。非。寒。儉。家。兒。也。東珠十顆。可爲甥兒帽飾。京樣手鐲一副。欲汝佩之。如見。汝。母。耳。兩舅氏暨夫壻。余情耿耿。不及細訴。非不。欲。訴。言之。醜。也。吁嗟。珍兒。而今。而。後。吾不。能。依。汝。以。居。矣。夫復何言。二監奉書。錢生已偕二劉先啟行來江寧矣。時王以浙西民叛。奉　命往撫。劉見三人至。不交一語。但兩手提壻臂。目視兩兒而泣。劉仲曰。今骨肉相聚。亦大幸事。妹縱有苦情。可徐述無悲。既而滿媼奉茶至。皆跪而進。稱二劉曰舅爺。錢曰姑爺。始知劉已爲蔡文姬矣。遂不問入府後事。珍奉母冬夏衣各十襲。小菜十瓶。客點廿種。炙雞糟鴨等物數盒。皆手交內監挈至。二監備言珍款待加禮。賜贈多金。遍告同列。同列爲之嘖嘖贊揚。劉乃大悅。方劉伯之將至也。于其妹改節事。尚在疑信間。乃私問仲。仲曰。妹已處於王宮。又何疑。伯大恚。作書。罵妹。付仲。轉達。拂衣先歸。仲接書曰。腐儒語何可令妹見。遂火之。既而錢告歸。劉私語之曰。吾欲爲汝圖功名。但旂主英察。汝且勿復見我。我在南在北。尚未可知。爲語珍。吾書弗絕可也。仲盤桓府中。獨無旋里想。遂與劉監結爲同宗。而共處于值房。未幾。王歸自浙。仲乃謁見。問劉汝兄才乎。對曰。小有才。乃命仲辦理薪水事。居無何。內召還京師。至濟寧而劉病氣逆。登輿輒嘔。王乃駐行旌。檄中丞遍召良醫治病。皆云水上

不調。宜用下利之劑以瀉其濕。劉視方皆碎而焚之。謾罵曰。豎子。王不解何意。似艴然。劉強起。擁。被。坐。牽王。袖。令坐。於。所。臥。榻。手撫。王。背。附耳。而。告。曰。吾。病。是娠耳。乃欲。以。下。利。殺。我。耶。王聞。喜。慰之。至。如錦之添花也。越數日。劉體漸安。乃就道。抵京　陛見。　皇帝問年四十何尚無子。王對臣在江南得本旂婦劉。已有身。　上喜曰。男也。則亟告宗人府以聞。未幾。劉果生男。　上聞之。賜人葠百斤。　皇太后復賜洗兒錢百萬。乃遵例上請。册立劉氏爲妃。劉以失節婦貴在　皇后之下。一品夫人之上。乃傾側擺拄于雞婦宮婢中而得之。曠奇矣。　皇太后萬壽節。劉以王例得率福晉等（鎮國輔國將軍妻俱稱福晉）入宮慶賀。　皇太后見劉即問曰。聞某王妻艷極。此其是乎。年幾何矣。劉以三十有五對。　太后曰。不減少女容也。又問何籍及進身之由。劉具以實對。　太后悅之。慶賀畢。目逆而送之曰。不意。民。間。乃。有。此。尤。物。翌日賜見食菓品宮扇兩柄艾虎等以獎異之。是時　朝廷重科場。秋闈屆期。命王監國學官錄科。試牘呈邸。內官送至劉所。劉偶閱姓氏。則其壻錢生與焉。蓋錢固以拔萃生入京肄業者。守劉前所誡。絕不入見。劉乃視其籍貫。校其筆跡。皆無訛。及侍王寢。語之曰。日間國子監各官呈諸生錄科卷中。有錢某名沈楚者。乃吾壻也。王默然。是科錢果以經魁獲雋。明年錢試禮部中乙榜。未幾。膺部曹之選。皆劉隱成之也。一日錢以公事詣王第。王命各官皆退。獨召錢進見。謂錢曰。若欲更見一人乎。遂延之入內。令劉出見。則已滿粧矣。黃錦袍。銀鼠套。蒙首以紫貂。珠珥盈頭。如明星燦爛。於髮鬢間。易履以靴。纖窄。如凌。波。微步。見錢至。喜形於色。曰。吾思珍久矣。近爲置宅一所。欲令汝告假。歸挈妻孥至京居之。又仲兄患消渴。恐不測。汝可偕之還鄉。于是偕仲歸。仲中途死。錢護其喪歸殯之。而挈珍來京師。劉見珍。相抱而泣。已而歡樂如初。或過珍寓。則又濃粧坐魚軒。女從百餘人。圍以步障而行。至則獨爲珍處置家事。年四十餘。尚有少容。凡一花。一服。着其體。輒倍增妍。復姙生一子。常倦寢。夢處故居。傳書契券。堆積案間。宛然黃氏盛時。覺而于心戚戚。適錢來候起居。爰問曰。吾前與珍書。囑其訪黃氏本宗。立爲後嗣。今得其人否。錢曰。黃自墳市遷任陽。三世單傳。別無支派。又其人先自虞而崑。復自崑而虞。耕

系皆無考。吾前還訪故老。顯示求後。竟無出而應者。劉歎曰。吾欲延彼一綫。如此。奈何。乃出百金遺紀綱至泖湖。爲黃氏修墓。且置墓田爲歲祀計。令兩僕守塚。至則墓木已刋。一望皆蔽隱。黃氏兆域。無由別識。或云去年爲開濬者挖其墓兆域爲河身矣。乃坏土爲三封而還。時珍舉三子。劉歸之曰。汝甥可姓黃爲黃氏後。俟其長。可於黃故居遺址營第。使奉汝祖父母祀。珍諾。不二年而汝子死。乃命其季。季又殤。而黃氏遂絕。

錢氏以一念和尚逆案株連籍沒而黃氏產亦盡入官見沙谿妖亂志（摩西附志）

幼時閱毛對山墨餘錄亦載此事標目爲孀姝奇遇大致不殊而此更加詳曾記劉入邸後致珍書有母今受王恩重此身已不及自持云云措詞得體爲劉解嘲文筆雅馴與此正異曲同工庚戌夏日睥睥子附志

香艷叢書　九集卷二

斷袖篇

吳下阿蒙編

申侯

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汝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汝。汝必不免。我死。汝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汝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及文公之世。以請城其賜邑。被譖見殺。

宋朝

宋朝。宋公子名朝。有美色。事衛爲大夫。有寵於衛靈公。遂烝靈公嫡母襄夫人宣姜。已又烝公之夫人南子。朝懼。遂與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逐靈公如死鳥。靈公既入衛。與北公喜盟於彭水之上。公子朝出奔晉。既自晉歸宋。衛靈公以夫人念南子之故。復召朝。太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太子羞之。

彌子瑕

彌子名瑕。衛之嬖大夫也。彌子有寵於衛。衛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之母病。其人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靈公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刖罪。異日與靈公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靈公。靈公曰。愛我忘其口。啖寡人。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者。

向魋

向魋宋大夫。有寵於桓公。公以爲司馬。時公子佗有白馬四。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公子怒。使從者奪之。魋懼欲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襄城君

楚襄城君始封。衣翠衣。帶玉鉤。履絹舄。立乎水上。大夫莊辛見而說曰。願把君手可乎。襄城君作色不言。辛遷延進曰。君不聞鄂君乎。乘青翰之舟。張翠蓋。會鐘鼓之音。越人擁檝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舉繡被而覆之。襄城君乃奉手進辛。

潘章

潘章少有美容儀。時人競慕之。楚國王仲先聞其名。來求其文。因願同學。一見相愛。情若夫婦。便同衾枕。交好無已。後同死。而家人哀之。因合葬於羅浮山冢上。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時人異之。號爲共枕樹。

龍陽君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涕下。王曰。何爲泣。曰爲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泣也。對曰。臣之所得魚也。臣萬喜後得又益大。臣欲棄前得魚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於是布令於四海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族。

安陵君

江乙說安陵君主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俯首而服。何以也。曰遇主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敝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命。三年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十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霓。兕犀之聲若雷霆。有狂兕一。觸衆皆踣。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斃。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咲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進曰。臣入則拂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悅。封纏爲安陵君。

魏阮籍詩曰。昔日繁華子。安陵於龍陽。夭夭桃李華。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盼發姿媚。言咲吐芬芳。携手等歡愛。宿昔同衾裳。

籍孺　閎孺

漢書曰。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時則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才能。但以婉媚貴幸。與王同臥起。公卿皆有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皆若鑿有以敗之也。

按通鑑。高帝有疾。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上笑而起。高帝寵幸。蓋不止一籍孺矣。

鄧通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紅爲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台。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以千萬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間至通家游戲。然通無他伎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我也。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癰。太子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齰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按史記文帝所幸。尚有宦者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爲參乘。景帝時亦有郎中令周仁。當時祖孫相繼。似有心傳一何可唉。

弄兒

金日磾子二人。皆愛幸。爲武帝弄兒。常在旁。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遂膺託孤之任。

按漢書。日磾二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都尉。建爲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光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光不可乃止。疑日磾有三子。所殺弄兒。乃長子。而賞與建其次耳。各書皆云日磾子二人。似未詳。

李延年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善歌爲變新聲。是時方興天地諸祠。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聲曲。而女弟李夫人得幸。產昌邑。延年由是貴爲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其愛幸埒韓嫣。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抵外戚之家也。衛青霍去病皆愛幸。然亦以功能自進。

韓嫣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穨當之孫也。武帝爲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始時常與上共臥起。江都王入朝。從上至上林中。天子車駕未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請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由此銜嫣。嫣時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得。嫣遂死。嫣弟說。亦愛幸。以軍功封案道侯。巫蠱時爲戾太子所殺。

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十有餘。長安爲之語曰。若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而拾焉。

馮子都

大將軍霍光監奴馮子都。有殊色。光愛幸之。常與計事。頗浹。權傾都邑。後人爲

語曰。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咲酒家胡。光卒。顯寡居。與子都亂。顯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裀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彩絲。輓顯及子都。游戲第中。

張放

富平侯張放者。大司馬安世曾孫也。母敬武公主。鴻嘉中成帝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少年殊麗。性開敏。得幸上。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爲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幕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爲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鬬雞走馬長安中。積數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銜放。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以災異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請免歸國。上不得已。左遷放爲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以放爲言。出爲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日蝕。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爲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因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爲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

董賢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爲郎。二歲餘。傳漏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爲雲中侯。即日徵爲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纍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褏。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迺斷褏而起。其恩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以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

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爲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爲衛尉。又以賢妻父爲將作大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瑤。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下有司治。伏其辜。上于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乃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躬宜陵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旨。免官。上舅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寖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册免明曰。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以醫待詔。與校秘書郎楊閎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而宣除用丹爲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又不深疾雲安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宜吳。反痛恨雲等。揚言爲羣下所寃。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嗚呼傷哉。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是以季友鴆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弒君。朕閔將軍陷于重刑。故以書飭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其上驃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以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册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將爲命。以兵爲威。可不慎歟。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爲駙

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傅之右矣。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廼起拜賀漢朝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旣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拜光兩兄子爲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爲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卽位。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爲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爲郡守。病免爲中郞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册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廼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因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旣至。以太后旨使尙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門中。賢不知所爲。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卽闕下册賢曰。間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爲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司馬印綬罷歸第。卽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莽復諷大司徒光奏賢質性巧佞、翼奸以獲封侯。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受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費以萬萬

計。國家爲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爲使者禮。受賜不拜。罪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讙譁、鄉其第哭。幾獲盜之。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旣見發。贏診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他罪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閎王莽時爲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閭。閎修善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今以閎子補吏。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又

哀帝尙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粧飾妖麗。巧言取容。董賢以霧綃單衣。飄若蟬翼。帝入燕息之房。命聖卿易輕衣小袖。不用奢帶修裙。故使宛轉便易也。宮人皆效其斷袖。又曰割袖恐驚其眠。

秦宮

秦宮者。漢大將軍梁冀之嬖奴也。宮年少。而兼有龍陽文信之質。冀與妻孫受爭幸之。李長吉爲詩云。越羅衫袂迎春風。玉刻麒麟腰帶紅。樓頭曲宴仙人語。帳底吹笙香霧濃。人間酒暖春茫茫。花枝入簾白日長。飛窗複道傳籌飲。午夜銅盤膩燭黃。禿衿小袖調鸚鵡。紫繡麻霞踏哮虎。折桂銷金待曉筵。白鹿靑蘇半夜煮。桐英永巷騎新馬。內屋涼屏生色畫。開門爛用水衡錢。捲起黃河向身瀉。皇天厄運猶紛裂。秦宮一生花底活。鸞篦奪得不還人。醉睡氍毹滿堂月。按冀妻孫壽以冀恩封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壽性鉗忌。能制御。冀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支通期於順帝。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卽遣客盜還通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割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

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乘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拜之。冀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時人謂之木妖。

孔桂

孔桂性便妍。曉博奕蹴鞠。魏祖愛之。在左右出入隨從。桂察太祖意歡樂。因言次。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又多餽遺。桂因此服食侯王。太祖既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見魏志。

曹肇

曹肇有殊色。魏明帝寵愛之。寢止恒同。嘗與帝戲賭衣服。有不獲。輒入御帳服之。逕出。其見親寵類如此。

周小史

晉張翰周小史詩曰。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有十五。如日在東。香膚柔澤。素質參紅。團輔圓頤。菡萏芙蓉。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烟。轉側綺靡。顧盼便娟。和顏善笑。美口善言。

梁劉遵繁華詩云。可憐周小童。微笑摘蘭叢。鮮膚勝粉白。膩臉若桃紅。挾彈雕陵下。垂鉤蓮葉東。腕動飄香麝。衣輕任好風。幸承拂枕選。侍奉華堂中。本知傷輕薄。含詞羞自通。剪袖恩雖重。殘桃愛未終。蛾眉詎須疾。新妝近入宮。所謂周小童者。意卽周小史。古有其人。擅美名如子都宋朝者。而詩人競咏之耳。

任懷仁

晉升平元年。任懷仁年十三。爲臺書佐。鄉里有王祖爲令史。恒寵之。懷仁已十五六矣。頗有異意。祖銜恨。至嘉興殺懷仁。以棺殯埋於徐祚家田頭。祚後宿息日。忽見有鬼至。朝中暮三時食。輒分以祭之。呼云。田頭鬼來就我食。至瞑眠時亦云。來伴我宿。如此積時。後夜忽見形云。我家明日當除服作祭。祭甚豐厚。君可隨去。祚云我生人不當相見。鬼云我自隱君形。祚便隨鬼去。計行食頃。便到其家。家大有客。鬼將祚上靈座。大食。食靈。合家號泣。不能自勝。謂其兒還見王祖來。便曰。此是殺我人。猶畏之。何況于鬼。便走出。祚卽形露。家中大驚。具問祚。

因敘本末。隨祚迎喪。既去。鬼便斷絕。

慕容沖

初秦主苻堅之滅燕。沖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長安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於阿房城以待之。沖後爲寇。止阿房。軍馬。堅使使遺沖錦袍一領。稱詔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一朝忽爲此變。沖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后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此虜敢至於此。

鄭櫻桃

鄭櫻桃者。襄國優童也。豔而善淫。石虎爲將軍。絕嬖之。以櫻桃譖殺其妻某氏。

後娶某氏。復以櫻桃譖殺之。唐李頎有鄭櫻桃歌。誤以爲婦人。且不得其實。第取其辭耳。歌曰。石季龍。僭天祿。擅雄豪。美人姓鄭名櫻桃。櫻桃美顏香且澤。娥娥侍寢專宮掖。後庭卷衣三萬人。翠眉清鏡不得親。宮軍女騎一千匹。繁花照耀漳河春。織成花映紅綸巾。紅旗掣曳鹵簿新。鳴鼙走馬接飛鳥。銅駝琴瑟隨去塵。鳳陽重門如意館。百尺金梯倚銀漢。自言富貴不可量。女爲公主男爲王。赤花雙簟珊瑚牀。盤龍斗帳琥珀光。淫昏僞位神所惡。滅不香陵終不悟。鄴城蒼蒼白露微。世事翻覆黃雲飛。

丁期

丁期婉孌有容采。桓玄寵嬖之。朝賢論事。賓客聚集。恒在背後坐。食畢。便回盤與之。期雖被寵。而謹約不敢爲非。玄臨命之日。期乃以身捍刃。

王確

王僧達爲吳郡太守。族子確。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甚暱。確叔父休。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往。僧達潛于所往後。作大坑。欲

誘礶來。刖殺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訶乃止。

王韶

王韶字德茂。少美麗。眷姿首。初襲父封都鄉侯。爲太子舍人。累遷郢州刺使。韶昔爲幼童。庾開府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爲信侍酒。後爲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床。已復踐踢餚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疇昔。賓客滿座。韶甚慚恥。

陳子高

陳子高。會稽山陰人也。世微賤。業織履爲生。侯景亂。子高從父寓都下。是時子高年十六。尙總角。容貌艷麗。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螓首膏髮。自然蛾眉。見者靡不嘖嘖。卽亂卒揮白刃縱橫間。噤不忍下。更引而出之數矣。陳司空霸先時平景亂。其從子蒨。以將軍出鎭吳興。子高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求還鄉。蒨見而大驚。問曰。若不欲富貴乎。盍從我。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蒨嫌其俗、改名之。蒨器頗偉。旣愛幸。子高不勝。嚙被。被盡裂。蒨欲且止。曰得無創巨汝邪。子高曰身是公身也。死耳亦安敢愛。蒨愈益愛憐之。子高膚理色澤。柔靡都曼。而猿臂善騎射。上下若風。性恭謹。恒執佩身刀。及侍酒炙。蒨性急。有所恚。目若虓虎。餧餧欲啖人。見子高則立解。子高亦曲意傅會。得其懽。蒨常爲詩贈之曰。昔聞周小史。今歌白下童。玉麈手不別。羊車市若空。誰愁兩雄並。金貂應讓儂。且曰。人言吾有帝王相。審爾。當冊汝爲后。但恐同姓致嫌耳。子高叩頭曰。古有女主。當亦有男后。明公果垂異恩。奴亦何辭作吳孟子邪。蒨大笑。日與狎。未嘗離左右。旣漸長。子高之具尤偉。蒨嘗撫而笑曰。吾爲大將。君副之。天下女子兵。不足平也。子高對曰。政慮粉陣饒孫吳。非奴鐵纏矟。王江州不免落坑塹耳。其善酧接若此。蒨夢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將任用之。亦願爲將。乃配以寶刀。備心腹。王大司馬僧辨下京師。功爲天下第一。陳司空次之。僧辨留守石頭城。命司空守京口。推以赤心。結廉藺之分。且爲第三子頠約娶司空女。頠有才貌。嘗入謁。司空女從窗隙窺之。感想形於夢寐。謂其侍婢曰。此寧有勝王郎子者

乎婢曰。昨見吳興東閣日直陳某。且數倍王郎子。蓋是時蒨解部。佐司空在鎭。女果見而悅之。與欲與通。子高初懼罪辭不可。不得已。遂私焉。女絕愛子高。嘗盜其母閣中珠寶與之。價値萬計。又題一詩於團扇。畫比翼鳥其上以遺子高曰。人道團扇如圓月。儂道圓月不長圓。願得炎州無霜色。出入歡袖千百年。事漸泄。所不知者司空而已。會王僧辨有母喪。未及爲頠禮娶。子高常侍寢。其侶。因竊團扇與頠、且告之故。頠忿恨以語僧辨。用他事停司空女婚。司空怒。且詗僧辨之見圖也。遂發兵襲僧辨。併其子縊殺之。蒨牽子高實爲軍鋒焉。自是子高引避不敢入。蒨知之。仍領子高之鎭。女以念極結氣死。司空爲武帝。崩後。蒨以蠻子。入嗣大統。子高爲右衛將軍散騎常侍。以功封文招縣子。廢帝時。坐誣謀反誅。人以爲隱報焉。

張涙狗

唐僖宗。寵內園小兒張涙狗。一日以無馬告。因徵與百金。俾自買之。涙狗求得馬。寘宣徽南院中。帝因獨行往觀、繞馬左右。連稱好馬。其馬未調。忽爾躍。踏帝左脇。遂晉倒。涙狗驚惶以銀盂注尿灌之。良久方甦。僞稱氣疾。竟以大漸。

王承休

蜀後主王衍時。宦官王承休。以優笑狎暱見寵。有美色。恒侍少主寢息。久而專房。承休多以邪僻姦穢之事媚其主。主愈寵之。承休娶妻嚴氏。亦嬖於後主。與韓昭爲刎頸交。所謀皆互相表裏。承休一日請從諸軍。揀選驍勇數千、號龍武軍。自爲統帥。特加衣糧。因乞秦州節度使。且云願與陛下於秦州採擬美麗。上從之。以此決幸秦之計。中外切諫不從。及車駕至漢州。而魏兵已圍鳳州。羽書飛報少主。猶使臣下設計。沮其東行曰。朕恰要親看相殺。已聞諸將棄城走。乃倉皇遁還。王承休擁麾下之師。及婦女孩幼萬餘口。金銀綸幣。於西番買路歸蜀。沿路被掠。追至蜀。存者百餘人。魏主破蜀。斬之。

王祭酒

相傳南京。嘗有王祭酒。嘗私一監生。其人忽夢體出勝下以語人。人因爲譫語曰其人一夢甚蹺蹊。黃齏饋贄事可疑。想是翰林王學士。夜深來訪舊相知。

兵子

一市兒慕兵子色。而無地與狎、兵子夜司直通州倉。凡司直出入門者。必籍記之甚嚴。市兒因代未到者名。入與狎。其夜月明。復有一美者。玩月。市兒語兵子曰。吾姑往調之。兵子曰可。美者大怒。叢百夫長胤子也。詛罵不已。市兒遂毆美者死。棄屍井中。兵子曰。君爲我至義不可忘。我當代君死。君可應我名出矣。但囹圄中。願相顧也。市兒遂出面兵子自稱殺人坐死。兵子因囹圄二年。食皆自市兒所饋。後忽不繼。招之又不至。恚恨久之。訴於司刑者。司刑乃出兵子。入市兒。臨年行刑。兵子復曰。渠雖負義。非我初心。我終不令渠死。我獨生耳。亦觸木死屍傍。

車梁

陝西車御史梁。按部某州。見拽轎小童愛之、至州、令易門子。吏目以無應、事曰如途中拽轎小童亦可。吏曰。小童乃遞運所夫。驛丞喻其意。進言曰。小童曾供役上官。竟以易之。豎景明戲作拽轎行云。拽轎拽轎、被狡童兮大人要。末云可惜吏目却不曉。好箇驛臣到知道。

梁生

梁生東粵小吏也。所嬖狡童。爲邑長俞華麓所奪。俞每出。童乘馬隨之。梁憤甚。乃挾利刃。俟童於路。脅之使下。遂挾以西竄。俞抵衙。問童何在。左右以馬不進對。久之徒馬耳。俞怒甚。左右亦驚疑。詢諸途人。言梁生也。而梁生家云。實未歸。有司承命旨。索之不獲。逮梏其父。而懸重賞購生。生居西粵歲餘。聞俞遷去乃歸。有司以俞漁獵外色已甚、頗不直之。以故釋生父。而縱生不問。生與童相好如初。

萬生

龍子猶萬生傳云。萬生者。楚黃之諸生也。所昵鄭生曰孟哥。始遇鄭於觀優處。邂逅也。未同而言應。進以雪梨不却。萬喜甚。期明日更會於此。將深挑之。而鄭不果來。訪其耗。則已奉父命從學中州矣。惘然者久之。凡歲餘復遇諸途。則風霜盈面。殊不似故吾。萬心憐乃更甚。數從周旋。遂締密好。邑少年以爲是鬼子

者、而亦嬖童耶。欲相與擯鄭以恥萬生。萬不顧也。匿鄭他所飲食焉。久之鄭色澤如故。稍行都市中。前邑少年更相與誇鄭生美。爭調之。鄭亦不顧。蓋萬與鄭出入比目者數年。而鄭齒長矣。萬固貧士。而鄭尤貧。萬乃爲鄭擇婚。且分割其舍三之一舍之。而迎其父母養焉。萬行則鄭從。若愛弟、行遠則鄭爲經理家事。若幹僕、病則侍湯藥若孝子。齋中設別榻。十日而五宿。兩家之人。皆以爲固然。不之訝。叩其門。登其堂。亦復忘其爲兩家者。子猶曰。天下之人之於情。有如萬鄭二生者乎、或言鄭生庸庸耳。非有安陵龍陽之資。而承襦被金丸之寵。萬生缺矣。雖然。使安陵龍陽而後寵、是以色升耳。烏乎情、且夫顏如桃李。亦安能久面不萎者哉。萬恐日者言。法當客死。乃預囑其內戚田公子皮。其友楊也。萬一如日者言。二君爲政。必令我與鄭同穴。吁。情癡若此。雖有美百倍。吾知萬生亦不與易矣。鄭生恂恂寡言。絕與浮薄子不類。而軀殊渺小。或稱之。纔得六十觔。亦異人也。

張幼文

張幼文與張千仞俱世家子。幼文美如好女。弱不勝衣。而尤善修飾、經坐處。媲荀令之留香也。千仞與之交甚密。出入比目。及院試發案。二人連名。人咸異之、既娶歡好無惓、而婦人之不端者。見幼文無不狂惑失志、百計求合。幼文竟以是犯血症。千仞日侍湯藥、衣不解帶。疾革。目視千仞不能言。千仞曰。吾當終身無外交。以此報汝。如違誓。亦效汝死法。幼文點頭。含淚而逝。時年未二十也。千仞哀毀。過於伉儷。久之千仞復與朱生者爲密約。半載亦犯血症。千仞之伯父伯起。臥園中、夜半忽夢承塵豁開。幼文立于上。伯起招之使下。幼文答曰。吾不下矣。只待八大來同行耳。千仞八房居長。故小名八大也。又曰。欲得金剛經煩楷書見慰。語畢忽不見。而叩門聲甚急。伯起驚覺、則千仞家報凶信者也。誓亦靈矣哉。伯起爲作小傳。并寫金剛經數部焚之。

伯起亦好外。聞有美少年。必多方招至。撫摩周恤。無所不至。年八十餘猶健。或問先生多外事。何得不少損精神。伯起咲曰。吾於此道。心經實得多。腎經實得少。故不致病。有倪生者。尤伯起所歡。親教之歌。便演所自編諸劇、及冠

爲之娶妻。而倪容驟減。佾起爲吳語謔之云。個樣新郎忒煞瘦。看看面上肉無多。思量家公眞難做。不如依舊做家婆。時傳以爲笑。

全氏子　張氏子

蘇州山塘全大用。爲象山尉。有贅壻江澳。年弱冠。風儀修美。遂與五郎神遇。綢繆嬿婉。情同伉儷。其室人竟不敢與夫同宿。江郞病瘠日甚。全氏設茶筵謝之。終不能絕。後遇異人飛符禳除乃已。萬歷丙午年事。又蘇城查家橋店人張二子。年十六。白皙美風儀。一日遇五郎見形其家。誘與爲歡。大設珍殽、多諸異味。自豎俞刀手置燒鰻數器。酣飲歡呼。倏忽往來。略無嫌忌。後忽欲召爲小壻。張甚促。父母哀之不許。尋二日。子死矣。

朱㝗谿

寶應朱㝗谿、爲陝西提學時。較文至涇陽。與一士有龍陽之好。瀕歸。朱贈以詩云。欲發不發花滿枝。欲行不行有所思。我之所思在涇渚。春風隔樹飛黃鸝。

某督學

吾鄉一先達。（諱其名）督學閩中。閩尙男色。少年俱修潔自喜、此公閩名時。覩少俊者。暗記之。不論文藝、悉加作養、以此得謗、罷官之時、送者日數百人。皆髫年美俊。如一班玉筍、相隨數日。依依不舍。歸鄉不咎失官。而舉此誇人。以爲千古盛事。

呂子敬秀才

吉安呂子敬秀才。嬖一美男韋國秀。國秀死。呂與之慟、遂至迷惘。浪游棄業。先是寧藩廢宮有百花臺。呂游其地。見一人美鬚髯。非韋可及。因泣下沾襟。是人問故。曰對傾國傷我故人耳。是人曰。君倘不棄陋劣。以故情覩新人。新卽故耳。呂喜過望。遂與相狎、問其里族、久之。始曰君無訝、我北人也。我卽世所稱晉歡汪度。始家吳門。不意爲寧殿下所嬖。專席傾宮。亡何爲婁妃以妒鴆殺我。瘞屍百花臺下。幽靈不昧。得游人間。見子多情。故不嫌自薦。君之所思韋郞。我亦知之。今在蒲城縣南、仙霞嶺五通神廟中。五通所畏者天師。倘得符攝之。便可相見。呂以求天師、治以符呪。三日。韋果來曰。五通以我有貌。强奪我去。我思君未

忘。但無繇得脫耳。今幸重歡。又得汪郞與偕。皆天緣所假。呂遂買舟挾二男。棄家游江以南。數歲不歸。後人常見之。或見或隱。竊是三人云。

俞大夫

俞大夫華麓。有好外癖。嘗擬作疏奏上帝。欲使童子後庭誕育。可廢婦人。其爲孝廉時、悅一秦貴家歌兒、與其主無生平。不欲令知、每侵晨匿一廁中。俟其出。後主人稍覺。乃邀與歡焉。爲留三日。主人曰。不須傾蓋之歡。竟成如蘭之臭。俞曰。恨如蘭之臭。從廁中來耳。

牧童

滄州近海處。有牧童年十四五。雖農家子頗白皙。一日陂畔午睡醒。覺背上似負一物。然視之無形。捫之無質。問之亦無聲。怖而返。以告父母。無如之何。數日後漸似擁抱。漸似撫摩。繼而漸似夢寐。遂爲所汚。自是狎媟無時。而無形無質無聲、則仍如故、時或得錢物果餌、亦不甚多。鄰塾師語其父曰。此恐是狐。宜購獵犬、俟聞媚聲時。排闥嗾攫之。父如所教。狐嗷然破窗出。在屋上跳踉、罵童負心。塾師呼與語曰、君幻化通靈、定知世事、夫男女相悅。感以情也。然朝盟同穴。夕過別船者。尙不知其幾。至若孌童本非女質。抱衾薦枕。不過以色爲市耳。當其傅粉熏香、含嬌流盼、纏頭萬錦、回笑千金。非不似碧玉多情、回身就抱、迨富者資盡。貴者權移。或掉臂長辭。或倒戈反噬。翻雲覆雨。自古皆然。王韶之于庾信、慕容沖之于苻堅。載在史册。其尤著者也。其所施者如彼。其所報者尙如此。然則與此輩論交。如摶沙作飯矣。況君所賂、曾不及五陵豪貴之萬一。而欲此童心堅金石。不亦傎乎。語訖寂然良久。忽聞頓足曰。先生休矣。吾今乃始知吾癡。浩歎數聲而去。

女有淫具

某先達嘗訪友之北峰。夏夜散步村外。不覺稍遠。聞秋田中有呻吟聲。尋聲往視。乃一童子裸體臥。詢其所苦。言薄暮過此。遇垂髫豔女。招與語。悅其韶秀。就與調謔、女言父母皆外出。邀到家小坐。引至穢葉深處。有屋三楹。闃無一人。女闔其戶、出瓜果。共食。笑言既洽。弛以登榻。比擁之就枕。則女忽變形爲男子。狀

貎猙獰。横施弱暴。怖不敢拒。竟受其汚。蹂躪慘毒。至于氣絶。久而漸蘇。則身臥荒烟蔓草間。併室廬失所在矣。蓋魅悅此童之色。幻女形以誘之也。見利而趨。反爲利餌。其自及也宜矣。

某巨室

雜說稱孌童始黃帝。殆出依託。比頑童始見商書。然出梅賾僞古文。亦不足據。逸周書稱美男破老。殆指是乎。周禮有不男之訟。註謂天閹不能御女者。然自古至今。未有以不能御女成訟者。經文簡質。疑其亦指此事也。凡女子淫佚。發乎情欲之自然。孌童則本無是心。皆幼而受紿。或勢劫利誘耳。相傳某巨室。喜狎狡僮。而患其或愧拒。乃多買端麗小兒。未過十歲者。與諸童媟戲時。使執燭侍側。種種淫狀。久而見慣。視若當然。過三數年。稍長可御。皆順流之舟矣。有所供撥僧規之曰。此事世所恒有。不能禁檀越不爲。然因其自願。譬諸挾妓。其過尙輕。若處心積慮。鑿赤子之天眞。則恐干神怒。某不能從。後卒罹禍。夫術取者造物所忌。況此事而以術取哉。

東鄉太歲

里胥宋某。所謂東鄉太歲者也。愛鄰童秀麗。百計誘與狎。爲童父所覺。迫童自縊。其事隱密。竟無人知。一夕夢被拘至冥府。云爲童所訴。宋辨曰。本出相憐。無相害意。死由爾父。實出不虞。童言爾不相誘。我何緣受淫。我不受淫。何緣得死。推原禍本。非爾其誰。宋又辯曰。誘雖由我。從則由爾。囘眸一笑。縱體相就者誰乎。本未強干。理難歸過。冥官怒叱曰。稚子無知。陷爾機穽。餌魚充饌。乃反罪魚耶。拍案一呼。慄然驚寤。後官以賄敗。宋名麗案中。禍且不測。自知業報。因以夢備告所親。逮及獄成。乃僅擬城旦。竊謂夢境無憑也。比三載釋歸。則鄰叟恨子之被汚。乘其婦獨居。餌以重幣。已見金夫不有躬矣。宋畏人多言。竟慚而自縊。然則前之幸免。豈非留以有待。示所作所受。如影隨形哉。

龍淫佃戶

河間馬氏家。一佃戶年近六旬。獨行遇雨。雷電晦冥。有龍探爪。按其笠。以爲當受天誅。悸而踣。覺龍碎裂其褲。以爲褫衣而後施刑也。不意龍抉轉其背。據地

淫之。稍轉側。縮避。輒怒吼。嚙其頂。懼爲吞噬。伏不敢動。移一二刻。始霹靂一聲去。呻吟睡上。腥涎滿身。幸其子持蓑來迎。乃負以返。初尙諱匿。既而創甚求醫藥。始道其實。耘苗之候。饁婦衆矣。乃狎一男子。牧豎亦衆矣。乃狎一衰翁。此亦不可以理解者。

潘叟

潘園叟。年六十餘矣。與客作數人同屋寢。忽聞其啞啞作顫聲。又呢呢作媚語。呼之不應。一夕燈未盡。見其布衾蠕蠕掀簸。如有人交接者。問之亦不答。既而白晝或忽趨僻處。或無故閉門。怪而覘之。輒有瓦石飛擊。人方知其爲魅所據。久之不能自諱。言初見一少年。至園中。似曾相識。而不能記憶。邀之坐。問所自來。少年言有一事告君。祈君勿拒。君四世前與我爲密友。後忽藉胥魁勢。豪奪我田。我訴官反遭笞。鬱結以死。愬于冥官。主者以契交隙末。當以歡喜解冤。判君爲我婦二十年。不意我以業重。遽墮狐身。尙有四年未了。比我煉形成道。君已再入輪回。轉生今世。前因難昧。舊債難消。夙命牽纏。遇于此地。業緣湊合。不能待君再墮女身。便乞相償。完此因果。我方駭怪。彼遽嘘我以氣。惘惘然如醉如夢。已受其汚。自是日必一兩至。去後亦自悔恨。然來時又帖然意肯。竟自忘爲老翁。不知其何以故也。一夜初聞狎昵聲。漸聞呻吟聲。漸聞悄悄乞緩聲。漸聞切切求免聲。至雞鳴後。乃嗤然失聲。哭梁上大笑曰。此足抵此三十矣。自是遂不至。後葺治草屋。見梁上所畫圈。十圈爲一行。數之得一千四百四十。正合四年之日數。乃知爲所記淫籌。計其來去。不滿四年。殆以一度抵一日矣。或曰。是狐欲媚此叟。故造斯言。然狐之媚人。悅其色。攝其精耳。雞皮鶴髮。有何色之可悅。有何精之可攝。其非相媚也明甚。且以扶杖之年。講分桃之好。逆來順受。亦太不情。其爲身異性存。夙根未泯。自然相就。如磁引鍼。明甚。狐之所云。殆非虛語。然則怨毒糾結。變端百出。至三生之後而未已。亦慎勿造因哉。

木工子

登萊間有木工。其子年十四五。甚姣麗。課之讀書。亦頗慧。一日自鄉塾獨歸。遇道士對之誦咒。卽惘惘不自主。隨之俱行。至山坳一草庵。四無居人。道士引入

室。復相對誦咒、心頓明了。然口噤不能聲。四肢緩釋不能舉。又誦咒。衣皆自脫。道士挼伏榻上。撫摩偎倚。調以媟詞。方露體近之。忽蹶然卻坐曰。修道二百餘年。乃爲此狡童敗乎。沉思良久。復偎臥其側。周身玩視。慨然曰。如此佳兒。千載難遇。縱敗吾道。不過再鍊氣二百年。亦何足惜。奮身相逼。勢已萬萬無免理。間不容髮之際、又掉頭自語曰。二百年辛苦。亦大不易。躍身下榻。立若木雞。俄繞屋旋行。如轉磨、突抽壁上短劍、自刺其臂。血如涌泉。欹倚呻吟。約一食頃。擲劍呼此子曰。爾幾敗。吾亦幾敗。今幸俱免矣。更對之誦咒。此子覺。如解束縛、急起披衣。道士引出門外。指以歸路。口吐火燄。自焚草菴。轉瞬已失所在。不知其爲妖爲仙也。余謂妖魅縱淫、斷無顧慮。此殆谷飲巖棲多年胎息。偶差一念。魔障遂生。幸道力厚深。故忽迷忽悟。能勒馬懸崖耳。老子稱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若已見已亂。則非大智慧不能猛省。非大神通不能痛割。此道士于慾海橫流。勢不能遏。竟毅然一決。以楚毒斷絕愛根。可謂地獄刼中證天堂果矣。其轉念可師、其前事可勿論也。

法外縱淫

河南一巨室。宦成歸里。年六十餘矣。強健如少壯。恒蓄幼妾三四人。至二十歲則治奩具而嫁之。皆宛然完璧。娶者多陰頌其德。人亦多樂以女鬻之。然在其家時。枕衾狎昵。與常人同。或以爲但取紅鉛供藥餌。或以爲徒悅耳目。實者不能男。莫知其審也。後其家婢媼私洩之。實使女而男淫耳。有老友密叩虛實。殊不自諱、曰吾血氣尚盛。不能絕嗜慾。御女猶可以生子。實懼爲身後累。欲漁男色。又懼艾豭之事。爲子孫羞。是以出此間道也。

兩叟

吉木薩（烏魯木齊所屬也）屯兵張鳴鳳調守卡倫（軍營瞭望之名）與一菜園近。灌園叟年六十餘。每遇風雨。輒借宿于卡倫。一夕鳴鳳醉以酒而淫之。叟醒大恚。控于營弁。驗所創尚未平。申上官。除鳴鳳糧。時鳴鳳年甫二十。衆以爲必無此理。或疑叟或曾竊污鳴鳳。故此相報。然覆鞫兩造。皆不承。咸云怪事。有官奴玉保曰。是固有之。不爲怪也。曩牧馬南山。爲射雉者驚馬逸。懼遣責罰。入深山。追覓倉皇。失道。愈轉愈迷。經一晝夜不得出。遙見林內屋角。急往投之。又慮是盜巢。或見戕害。且伏草間覘情狀。良久。有二老翁攜手笑語。出坐磐石上。擁抱偎倚。意殊褻狎。俄左一翁牽右一翁伏石畔。姿爲淫媟、我方以窺見陰私。懼殺我滅口。惴惴蜷縮。不敢動。乃彼望見我。了無愧怍。共呼使出。詢問何來。取二餅與食。指歸路曰。從某處見某樹。轉至某處。見深澗。沿之行。一日可至家。又指最高一峰曰。此是正南。迷即望此知方向。又曰。空山無草。汝馬已飢而自歸。此間熊與狼至多。勿再來也。比歸家。馬果先返。今張鳴鳳愛六十之叟。非此老翁類乎。惟二翁不知何許人。遁跡深山。似亦修道之士。何以所爲乃如此。因樹屋書影記仙人馬緗頭事、稱其比及頑童。云中有眞陰可採。是容成術。非但御女。衆亦御男。然採及老翁。有何裨益。而修煉果有此法。亦邪師外道而已。上眞定無此也。

兩寵僮

一士夫位已顯矣。不近女色。專倖狡童。有最寵者病。親侍湯藥。衣不解帶。及僮病不起。誓不再近男女。僮猶未之信。解所佩刀割其勢。爲家人所持不果。又一大夫有寵僮死。殯殮之厚。過于子弟。七七大作佛事以資冥福。爲文祭奠。哀毀過情。噫外寵之好。漢哀幾于禪位。符主竟成敵國。季龍爲之殺妻。僧達遂將坑侄。然色衰寵弛。則罪及餘桃。此龍陽君所以有前魚之泣也。若二君者。情則篤矣。安能免顛倒悖謬之譏乎。然以此篤摯之情。移之君則忠。移之親則孝。移之兄弟則友。移之妻則義。移之友則生死交。豈不爲人倫之芳軌歟。奈何溺而不悟也。悲夫。

拳書

拳書姓胡氏。本名士賢。淮人。少失恃。父老而窮。傭於人。士賢寄食於舅氏。舅亦生計拙。薪水不能支。士賢乃擇主覓食、適章子客淮南郡守署。購小奚給使令。有介紹士賢來者。章子一見悅焉。士賢貌不逮中人。顧恂恂然如不勝衣。狀殊可憐。髮多而長。體雖癯不足掩骨。章子默然喜曰。吾寂處此一物足消我憂矣。問其年甫弱冠。問其値。歲四金。章子勉力許之。更名曰拳書。拳書在儕伍中少

而柔。羣思染指焉。以言挑之。佯不解。終不答。不遑者。思强魚肉之。輒手擊而去。主人微伺焉。謂其介。未敢犯。恐遭伊拒爲恥。追隨數月矣。同起居一室中。惟心憐之。恒爲之下帷疊被。以將其愛。琴書防外侮。自扦甚嚴。雖暑夜不解襌而寢。一夕月色入室。光照四壁。琴書下帷熟睡。體與月映。玉潤瑩然。章子自外入。見之不勝情。微撫之。琴書自夢中驚躍。章卽抱持之。接以唇。喔喔有聲。琴書正色曰。相公。何爲者。請自重。無爲旁人竊。琴書何足惜。得不爲相公聲名累乎。章子跽而請曰。自子來吾卽有心憐子久矣。今發乎情。子忍漠然相抑耶。琴書曰。人非草木。豈竟無知。自某侍左右。相公未嘗以疾言遽色加我。豈眞我善事主人。不遺鄙賤。特相公姑息含容之耳。且某有時無禮。語不遜。相公若不聞乎。日加惠於琴書者甚渥。相公家某稔知貧窶。寄記之隸。又薄日用費。尋常雖一錢不輕使。厭琴書有所請。必勉强以徇。匪獨相公念琴書。琴書亦爲相公心死矣。思有以報主恩而未得當也。卑賤陋惡之軀。胡足酬德。甯敢自惜。特恐爲相公累耳。章子曰。子眞可兒哉。聆子言。兩情欵契足矣。第此中怦怦。動何以慰我饑耶。琴書低頭不語。主人抱而接之。從此寢處在一榻。其所以固結主心曲盡綢繆者。章子不忍言。余亦不得而知也。無何章子之妻死。踉蹌奔喪。勢有不可挈以偕行者。因與約一月爲期。給之費。時郡守方入覲。就銓部候別補。瓜時尙有待。琴書計日相公待不來矣。而琴書之父若舅。又皆不能存。琴書不獲已。委身商家。商故大猾。以貲自雄。驅策追隨。日不暇給。未幾章至。聞琴書別有主。神魂默然。寢食交廢。或解之。章曰。吾素知琴書。此不得已而去。我負若。若不負我也。日造新主所。訪之。不遇。遇諸塗。主人在焉。不得交一語。章遣人致殷情。琴書悽然。對使者曰。君爲我好語相公。相公不言。某甯償之。且主人枉駕臨我。我反不一顧。天下有此禮乎。我所不得去者。迫於戚也。吾必以計出。某日請無他適。以待我。此一刻千金時也。屆時果至。耳目衆。雖深言。相率往蕭寺中敘契闊。章子贈以貂領一。手記二。佩帨之屬種種。曰。吾今與子已矣。惟締來世緣耳。覩此領與手記。庶幾念吾交頸攜手時乎。善事後人。從此永訣。琴書嗚咽不能言。旋自解其髮。且解且泣。遂拔所佩刀截一縷以贈曰。平素相公愛吾髮。今無以爲別。惟此爲父母遺。聊表吾意。相公請自愛。某此心惟天可表。雖海枯石爛。必不相負。倘得機緣。寸札相招。我立至。覩物思人。永訂後期。言訖。淚如雨下。古人云。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誰謂男子之情異乎。章子歸而惆悵失次者無虛日。蓋始而戀戀。中而臯臯。終而惓惓。恒托之歌咏以見志云。

薄命曲

孫學勤

蘇蕙恨事。粤邸奇聞。郵貲淩婦之吟。致謝騷人之賦。則有女系沈圍。張雀屏於白下。耶非蔡仲，託麟趾於爲衣。鳩媒作合。巧勾釀蜜之蜂。雁堉頡頏。誤認穿花之蝶。既無完璧良謀。借乎女子非雞養。全設空城幻計。陪了夫人又折兵。狂態復萌。遂致鵲巢俱毀。狡謀既敗。乃思兎窟別營。舟泛擇心西子。客豈大夫。夜奔鬻綴文君。卿非司馬。誰唱陽關。觸目雖恨山怨水。自歌薄命。樓身在瘴雨蠻烟。無何青鸞孤鏡。曉我良人。黃鵠長吟。哀茲淚子。小玉復生。不藉黃衫之客。雙文雖嫁，欲依白髮之親。久矣鶯花無主。誰借東風。幸哉桑梓有人。重歸吳地。事異曾前。難陳幽怨。詞非長恨。只述孽緣。看此日源歸星宿。幾回掬水之羞。偷明年春到江南。莫惹游絲之繫。詞曰。

西風瑟瑟朔風寒。醮觀吳娘心轉酸。自古紅顏同一哭。琵琶新調客中彈。相傳本是吳江女。待字年年金屋貯。嬌養深閨二十春。秦樓願結吹簫侶。多情枉說蔡中郎。張緒風流李益狂。蝶使蜂媒頻擾攘。鄰家妙選在東牀。芳姿落盡殷紅色。洞口桃源漁父入。漏洩春光未幾時。失身誤嫁偷花賊。生成薄命已如斯。淚跡萍蹤任所之。瞻望父兮瞻望母。淚珠濕透手中絲。淒惶漫比商人婦。明月空船想忍垢。詭託虹橋自有家。癡情背信甘言誘。輕舟曉夜走珠江。獨對菱花恨滿腔。翠羽明珠揮霍盡。終風强暴世無雙。玉魁樹外今年死。又哭天涯輕薄子。耶自家情妾自悲。落花無主隨流水。他鄉强作未亡人。魂夢依依了夙因。不惜波心拚一死。高堂尚有望兒親。粧奩已典囊無物。斗室長齋惟繡佛。一日思親十二時。身留只爲雙親屈。同鄉高誼感諸君。共醵金錢贈棘裙。十幅蒲帆歸白下。不須惆悵怨行雲。我聞此事常三歎。失路誰悲腸欲斷。傾城傾國類如斯。棚絲莫漫因風亂。

武進沈姓。家小康。有女容華絕代，見之者無不驚爲天人。遠近耳其名。爭聘之。其父母許於擇塔。故年及摽梅，未賦于歸。一日有委禽者來。詰其姓氏曰。蔡姓。詳其居址曰八閩。研其世族曰相公嫡孫也。因就選都中。與太守某有舊。故枉道相訪。千里姻緣。幸無卻焉。其家竊恐見誑。使人竊覘之。見其出入都。裘馬甚都。固翩翩佳公子也。既心豔其豐。厚復諗知其閥閱，以爲有此乘龍入選。詎不增門楣輝耶。乃許之。於是卜吉納采。禮俱簡略。蔡固客居。遂入贅於沈。沈以愛女而結親巨族，妝奩幾費數百金。乃結褵未彌月。而餒中已告罄矣，沈氏始悔，待蔡纔薄，早夜偵其所與游者。則鬻市井無賴。號某太守處亦成空谷足音。蓋其貪緣僞詐爲所識破故也。蔡既爲女家人所不禮。詭計頓窮。變計借女返里。沈氏阻之。以死相挾，沈固經紀中人。憫禍畏訟。遂聽客之所爲。向以爲齊大非偶者。今且滿出女吳矣。蔡乃攜女託言回閩，竟之東粤。女怪問之。則曰。吾籍隸浙江。實非閩人，廣東多親故援引。無憂不富貴，此間樂不思蜀也。女知失身匪人。惟有自悲薄命而已。久之舟抵羊城。僦屋以居。往來於仕宦富貴之門。遇浙人則爲浙。遇閩人則爲閩，僞託華胄，招有所獲。女雖相處經年。亦不知其爲浙爲閩也。無何蔡病。病且危。女泣而問曰。萬一不諱。柩將安歸。妾身何託。蔡瞋目直視。至死無一言。女盡鬻囊中之所有殯之，終日飲泣自傷。女素精女紅。困則藉針黹以糊口。相伴惟一媼。媼間以溫言勸其改適。輒以死自誓。媼有子素無賴。每以游語挑之。女峻拒痛詈。始免。又欲鬻女於珠娘船上。畏女志堅。猝不敢發。女欲歸省父母，苦囊底羞澀。會同鄉客有聞其事者。憫其節。哀其遇。爲經理其資斧而歸焉。（自記）

喟菴叢錄（三則）

休甯戴　坤太索

家妓官妓之分

古有家妓官妓之分。齊策云孟嘗君之舍人與夫人相愛。君曰覩貌而相愛者。人之情也。此夫人蓋家妓美稱耳。湘山野錄云南唐韓熙載縱家妓與賓客生旦雜處。則家妓不能檢也。古於官妓亦不檢。開元天寶遺事云長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每年新進士必以紅箋名紙書謁其中。時人呼此坊爲風流藪澤。唐摭言云。裴度狎遊。爲兩軍力士十許輩凌轢、勢甚危窘。求救於同年胡尙書證。唐語林云牛僧孺謂杜牧曰風聲可畏。婦人若有顧盼者。可取置之所居。不可夜中獨遊。或昏夜不虞。奈何。言恐人刼之。則官亦不能庇。蓋杜牧之有軍人護之。不致犯官法者。以此。溫庭筠上鹽鐵侍郎啓云。彊將樂庇之資。欲學鴛鸞之性。使幽蘭九畹。傷謠諑之情。多丹桂一枝。竟攀援之路斷。牛衣有淚。蝸舍無烟。其文悽惋。玉泉子云。溫庭筠初客江淮間。揚子留後姚勗厚遺之。庭筠所得錢帛多爲狹邪所費。勗笞逐之。以故庭筠卒不中第。舊唐書庭筠傳云。乞索揚子院。犯夜爲虞侯所擊。敗面折齒。訴之令狐綯。綯捕虞侯。虞侯極言庭筠狹邪醜迹。乃兩釋之。北夢瑣言云。唐乾甯中進士張翺於宿州刺史陳璠席上調妓。竟鞭背而卒。資治通鑑云。天成四年五月。李仁矩以詔諭兩川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執入驛。欲斬之。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夢溪筆談云。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性不羈。乞科決。街司杖遣之。是可鑒矣。能改齋漫錄云。馮京少嘗薄遊里巷。爲街卒所繫。郭帥王素見而釋之。齊東野語云浙漕坐唐說仲友與官妓爲濫、笞妓使承。妓曰賤人與守濫。亦非死罪。不可承。顧實無之。而楊誠齋以教授狎官妓。乃黥面以恥之。山房隨筆言岳陽教授陳詵與妓江柳狎。守孟之經杖柳。文其鬢以陳詵二字。押隸辰州。此均所謂虐無告也。王彥宏疑雨集左卿阿鎖詩云饒他二字感皇恩。注云進士介松年與之狎。奉旨松年除名。左大饒他。蓋法已漸得其中也。古有待人家妓者。南史王瑰傳云瑰以男女無親授受。顏師伯內妓傳酒。令置牀上。回面避之。花當閣叢談云。錢同愛使妓從後擊落文太史璧巾。太史不顧。露頂而去。古人待官妓者、道山清話云蔡襄守福唐。於道山亭妓宴。陳烈聞妓發聲。即越牆攀樹逃去。李覯詩嘲之曰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拍板便驚飛。湘山野錄云王安石過揚州、宴有官妓。安石不肯坐而去。一妓答曰。燒卻車船。延之上坐、鶴林玉露云、楊邦乂少處郡庠。同舍拉出飲。託言友家。實娼館也。娼豔妝出、公愕然疾趨逸歸。劉昌詩蘆浦筆記司農少卿楊濟曾誓曰、妓女之席。誓不敢入。渝盟受殃、神質於旁、輟耕錄云倪瓚眷妓趙買兒。令其自洗。從夜達旦。竟不作巫山之夢。雲林遺事載此事。作趙愛兒。人之性情嗜好。不能強同。彙而誌之。亦風流佳話也。

嘌說

程大昌演繁露云。今世歌曲。比古鄭衛汎濫者。名曰嘌唱。周密癸辛雜誌云。高疏寮得何氏女。嘗小唱嘌唱五百餘曲。其記諸色伎藝人俱雜男女。傀儡入勾欄弟子嘌唱賺色十四人。皆女子。耐得翁古杭夢遊錄云。嘌唱謂上鼓面唱令曲小謳、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爲一體。吳自牧夢粱錄云。唱嘌爲引子四句。就入者謂之下引帶。無引帶者曰散曲。以此知挾妓曰嘌。起於宋。謂之嘌者。以妓樂籍。嘌俗寫作嫖。貨殖列傳云。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說者謂始於管子女閭。實則天地間有此一事。機動于天。非由人也。太平廣記云蕭嶷以東人好淫。故雍玆於闤。置女市以收錢。魏書雍玆傳云。俗性多淫。置女於市。以收男子錢入官。世說云天城七市。弟七爲淫女市。

守宮狐記

同治間有王生者。雅俊士也。就館晉陽。所居在巍樓之下。王生故豪於酒、嘗儲美酒置案上。一夕既寢。篝燈未熄、忽見一美人憑案吸酒。須臾頹然倒地化爲狐。王生乃揭幔徐起抱之入衾。至四更許。狐醒復化美人。見生大慚。起身欲走。王生止之曰、今夕可共爲樂。何必走也。美人曰。我塵心已斷千年。徒以嗜酒爲累。致褻于君。令人赧然。然君故風雅士。我與君又比鄰。他日長爲清談良友也

可。因與生談述古事。美人曰。我乃北齊守宮狐也。居此千二百餘年。始居鄴宮。常往來晉陽。後乃定居此。上帝以我舍身護主。已注名仙籍矣。王生曰。吾聞南北朝時。北齊最淫虐無道。汝爲之守宮何也。美人曰。固也。以主德論之。當時南有梁。北有周。皆勝於齊遠甚。以吾所事之主論之。彼乃兜率天宮仙女。偶謫人間。羣仙以其入昏亂之世。選我守宮以護之。伊古以來。自天子至卿相之家。皆有狐守之。人自不見耳。王生曰。汝所事何人也。美人曰。北齊文宣皇后李祖娥也。后爲趙郡李希宗第二女。生於魏孝莊帝二年己酉九月九日。名曰祖娥。即以爲字焉。年十五。大丞相高歡聞其賢且美。納爲太原公洋之夫人。洋兄澄爲大將軍。見之而驚豔之。乃以其意告洋。洋願得一近仙姝而已。洋懼禍以告祖娥。祖娥日夜啼泣。欲自引決。余時爲婢。事至不得已。跪告祖娥。願以身代。祖娥喜。余即以法易容。態度舉止。儼然李夫人也。是夕余代夫人伴大將軍寢。大將軍甚喜。初不知爲僞也。趙郡李氏故禮法名家。既聞祖娥失節。則大訾議之。祖娥亦無以自明也。其後大將軍爲奴所殺。太原公代其任。遂廢魏主。稱號大齊。皇帝立祖娥爲皇后。余亦封爲守宮仙主。祖娥生二子。長曰太子殷。次曰太原王紹德。皆溫雅韶秀。酷肖其母。而齊主昏暴淫酗。殺人如麻。後宮妃嬪。稍不如意。或使左右裸而辱之。惟於皇后則始終敬之。齊主殂。諡曰文宣帝。其弟常山王演弒太子殷而自立。逾一年而殂。其弟長廣王湛代立。湛爲王時。見李皇后之美。及即位。李皇后居昭信宮。湛欲逼淫之。不從。乃謂曰。不從將殺爾子。后大懼。欲自殺。余復告祖娥以身代。又如前法爲桃僵之代。於是齊主常入昭信宮。亦以爲李皇后也。甚寵之。如是者半年。每聞齊主入昭信宮。則祖娥倉皇藏匿。懼其久而覺也。乃與余謀詐稱有身。以郤齊主。齊主果不復入宮。將及一年。齊主怪其不生子。乃掩其不備。微服馳入昭信宮。是時余不在宮。祖娥支頤而坐。齊主怪其不爲禮也。怒曰。汝自稱有身。何至今不育也。左右欲爲解圍。乃詭對曰。昨皇后生女。一日即死。齊主愈怒。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立命左右將太原王殺之。祖娥大哭。呼天不已。齊主命左右褫其衣。捶撻之。流血淋漓而死。余還。忽見祖娥已罹酷禍。亟以眞丹置其口。閱兩時而蘇。齊主載以犢車。送入妙勝寺爲尼。祖娥年三十矣。遂終身蔬食。皈依佛教。余亦朝夕調護不離。凡調養半年而愈。其後齊爲北周所滅。后妃皆送入關。而周人慕文宣李后之名。必欲得之。余又隨護西行。以金賄周有司。及宦者。后亦斂衣毀容。竟免入宮。匿之安尼寺。而高湛之后胡氏等皆選入周宮。醜聲大播。越二年。祖娥謫限滿。還天仙本位。王生與莫子偲先生友老同年。曾以此語之。子偲先生曾誌之別集云。

香豔叢書十二集卷三終

十洲春語

序一

發乎情。止乎義。風詩之教也。後有作者。離騷九歌古詩十九首。大旨皆不外是。壹人心之用。得乎情之正者。莫大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卽令遇變殊常。隱憂內積。不得已借美人香草。涵詠吭茹。以導洩其悲怨思慕。雖極用情之變化。離合曲折紆廻。而仍不失其正。不知者以爲蕩志靡心。譏古人矣。二石生負不羈才。足跡半天下。及其聞海上英圭黎之釁。自都門落拓歸。僑居於郡城。思展所蘊經濟。遇不獲。憔悴抑鬱。幾若天地中此身無可位置。於是往來躑躅於酒旗歌板閒。冀有所物色。以傾吐其情。時則有玉立龕其人者。生以爲如秋士之隱於岩穴。當拔之以著其才也。有花解樓其人者。生以爲如稚秀之厠於錯薪。當扶之以成其才也。外此爭妍競媚。卽一名一技之長。亦不忍令其湮沒不彰、如懷才者之無由自見。因之酣酒之餘。詞繼以哭。用其變化離合。曲折紆廻之情。以寄於素楮。則亦古作者之遺意也。而猶有以蕩志靡心相譏者。庸詎知生之隱憂內積。無以導洩悲怨思慕。而特卽可與悲怨。可與思慕者。以導洩之。且惟恐其如已之憔悴抑鬱。終若無所位置於天地。而莫由一傾吐其情。生之用情。固如是之苦也。而彼以爲蕩志靡心。直以譏古人者譏生矣。余亦深於情者。嘗與蠡山閣主人慧孃有夙好。慧娘字澂蓮。艷而不冶。整而自修。嬌嬌然不屑與衆伍。其品故不在玉立花解下。而生以未遇遺之。天以負不羈之才。憔悴抑鬱。而限於所遇者。天下之大。何可勝數。如慧娘之不遇於生。而遇於予。則猶爲遇之幸者。而終於不遇者情益悲矣。然天下之不遇於生者。焉知後此之終不遇於生耶。生之不遇於世。而猶卽是以用其變化離合曲折紆廻之情。則異時見遇於世。而所以用其變化離合曲折紆廻之情者。當又何如耶。然則生之用情於是。以致其悲怨思慕、誠不可以蕩志靡心譏之。蓋發乎情。止乎義。一如離騷九歌古詩十九首。爲不失乎風詩之教也。道光辛丑歲王門月既望竹林小浣序於碧珊瑚齋

序二

從來才士。慣作冶遊。未有佳人。不逢眞賞。若夫挈伴。遴譜尋聲。以酒爲名。將花寫照。風簾月榭。經幾度之勾闌。畫檻雲池。任群芳之顚倒。祗憑詩句。當作纏頭。儘有閑情。聊爲品目。或嫣如解語。或澹若無言。或弄日以爭妍。或臨風而欲笑。麤枝大葉。獨具天眞。冷色幽香。別饒韻致。仿史家之體例。結文字之因緣。未免有情。不私所好。曉、枇杷門巷。燕認新巢。楊柳樓臺。鶯翻別院。年華易逝。春色無多。凡所遐求。得廿六品。相逢他日。欲話三生。合與斯編。並傳千古。道光辛丑立夏日錢塘小巢居閣主識於四明旅次

序三

夫纖姬紺髮。嫛須猶狀其妍。姹女靑衣。童喙尙傳其譴。荷異蓬頭攀耳。誰甘鄰國泥犁。況深閨楊柳。杈小緗榴。別殿芙蓉。簪橫鈿鳳。豈虛勞神女陽臺之下。乃競效道人淸夢之撫。爾其掩映綺羅。峨眉鎖綠。淒凉紈扇。翠袖生寒。雖無往而無依。願爲領而爲帶。依稀絮語、收粉黛於重帷。彷彿輕肌。拾珠璣於暖閣。擬處子東家之賦。況佳人南國之詩。詎知永巷櫻桃。玉谿生眞粒正急。屛風孔雀。金荃尉情種偏深。嗟蹉。十二金釵。朱履弓鞋交錯。百千珠斗。兕觥象俎前呈。空醉紅裙酣飲。柳絮沾泥。誰傳綠綺深情。蓮臺回岸。幸鄭君題作大夫之香艸。散來菩薩之天花。以故翠翠紅紅。端端皎皎。含葩審蜜。中酉香藥醇精。煉汞成金。內脫丹砂朧滓。詎髯絲欲染。徒生明鏡之愁。鯨墨多靈。用續綠窗之史。辛丑夏六月慶陽節日東泉池館石生題於蠡鬼仙館

序四

余於二月中旬自郡東城徙居西郭來觀亭左偏。其地瀕河帶埜、淸渠環會。林木遺映。夕晻朝霞。頗耽魚鳥之樂。房室之側。軒堂之下。並得隙地數弓。余以老志衰短。輟情馳騖。知觀閣池沼之無由。致百本萬株之非易。期惟移舊所搽木稚竹。復多置盂盎盆盎之屬。雜植草卉。春盡夏始。栽柯蕃葉。交陰密叢。將使四時有不斷香色。令晨初霽、予方畚捃攤土。周匝奐槿、啄啄然聞有叩柴荊者。磨

覩之。乃三交門二石生。袖出書一卷。題曰十洲春語。所載皆一時名姝艷質。署經點染。則極服妙。其穠纖短長描寫盡致。每一人繫一花名。詳加評語。理澈意券。試沈默心聽。把卷欣娛。彼盈盈輕輕。不一一如納嬌獻媚。吐蘭佩若。其氣襲人。嗟乎。予之結習於穆芳點碧者。老無所爲。自分投擲於人間也。二石生負輪囷大材。不求所用。顧旁盜側發。濫施綺績。予若爲生深惜之。雖然天地之產不一類也。一名一物。凡有鍾靈秀者。皆當爲以傳之。文以紀之。而況灼乎如華。溫乎如雲。秀其外。蘊其中。超越世俗之麗娟也。然則有生是書。十洲之地。增勝爲不淺矣。書既成。生當惠我一編。坐讀於堂舍之下。如入衆香國。睹鶯姬鳳妃。亦一大快事也哉。辛丑三月三日白華山人書

序五

招綠衣三百於尊前。日驚花艷。揮彩筆一雙於腕底。手觸春生。作我鍾情。誌人生行樂。倡條冶葉。曲致其纏綿。鳳語華言。自成其嚮邇。大都才子。即喚情儂。則有二石詞人。十洲勝地。赤文在水。夢滯西江。紅豆盈村。生逢南國。獵風流之藪。合妓成圃。加月旦之評。借花修史。用大書者二十六品。紀麗什以百有一章。凡夫鳳老鶯雛。鷺嬌豬媚。靡不價高百琲。名飲十香。若乃荳蔻梢頭。枇杷花下。聞聲爲幸。見影猶憐。鏡約釵盟。字就珍珠之字。脂香粉澤。浮來翡翠之函。幾於歷三千刼。而願升色界天中。捐十萬緡。而思入迷香洞裏。何其黠也。歎觀止矣。顧或謂俳惻芬芳。風人之旨。繁華流蕩。君子弗欽。是編也未免語涉妖淫。詩多狄濫。不知貽椒贈芍。宣聖不刪。摩杜紉蘭。靈均所祖。柴桑逸老。賦十願於閑情。端木高賢。記三挑於處子。況乃哀蟬落葉。潘安仁長簟吟。初駿馬踏花。裴思謙名牋寫未。抱懷中之錦瑟。誰語宵闌。枕夜半之金戈。乍經蹂躪。游歡喜海而除煩惱。逃溫柔鄉以畔牢愁。此興寄冬郎。香匳體艷。怨工秋女。綺語債多也。某杜牧。三生。鍾陵十載。花雖醉溷。絮已沾泥。偶爲書記從軍。獲覩烟花作誌。自傷馬齒。老我情狂。休誤蛾眉。儔卿絕代。書成銀管。竊上湖全豹之斑。敘媿玉臺。留甬水飛鴻之爪。辛丑秋七月江左射雉城東小虹橋居士拜題

題詞

題十洲春語　　竹溯

舊徑穿烟蝶。新愁譜雪鴻、畫城春柳碧。綺院夜燈紅。落寞儔才士。凄涼唱懊儂。誰知湖上路。冷月照啼蛩。

憶昔酣眠地。而今有落花。燕鶯非故侶。絃管又誰家。月爲移吟槳。旗亭問酒車。憑君傳翠管。擒旋寫風華。

不無團扇怨。亦有玉釵恩。夜韻聽愁語。春桃入夢痕。能修皆慧種。難斷是情根。試問東君去。園花幾樹存。

麗情搜媠嫿。小字錄嬋娟。齧齧三生果。驚騫五色牋。仙葩數衆綺。春水送韶年。一例昌亭玉。生愁化紫烟。

前題　　卍舲

歌幫舞扇幾勾留。敢作樊川薄倖游。物荷有情宵入賞。臣非好色與同愁。珠屏芍藥雲光合。月爲芙蓉露氣流。人去酒醒江水闊。且携漁蓑侶閒鷗。

忽似猿歌忽鳥吟。嬋綿作意費爲心。鶯詞合附司空例。淫調如聞中散音。入世且圖開口笑。買愁媿乏等身金。一般潦倒風塵裏。累我青衫淚滿襟。

沁園春　　孺因

二石生麗想摛葩。綺思攡藻。撰十洲春語三卷。借花鏡影。以詩續神。聊寄淵明之情。別有文通之恨。索題簡首。爰得是詞。知不能無感於墜歡也

說甚繁華。翠瑁金樽。珠簾玉鉤。看露花屏角。綺懷蕩水。風梧簷裏。疏髩驚秋。小宛無歸。大喬已嫁。空向湖西問莫愁。難忘卻。是背燈送笑。隔扇迴眸。　無端寫出溫柔。把眼底春光苦繫留。怕片雲易遠。東南孔雀。斜陽蛋下。西北高樓。紅粉何情。青衫只淚。斷月零燈一霎收。都無著。願今生黠翻。不要多修。

分題十洲春語三卷

春風滿地茁情芽。瀋似輕烟絢似霞。願乞東皇長庇護。由來奐眷本如花。（品豔）

胎息離騷體國風。散花妙手極靈空。翻憎韓偓香匳集。曳雪華雲語未工。（選韻）

隨意青黃混碧朱。無端悲滿雜歡娛。夜涼團坐瓜棚底。拉雜搜來尚說狐。（攟餘）

前題　　晚香生

謝傳中年鬢髮凋。且憑絲竹慰淸寥。等閒花月憐虛度。幾輩聲名愧倖邀。紫陌有香春試屧。碧天如水夜吹簫。應知參得楞嚴果。絕似余懷記板橋。

樂府新歌子夜篇。風懷細寫薛濤箋。殘脂賸粉原無賴。冶葉倡條亦可憐。悄絕背燈垂夜帳。悽然怨笛媚春箋。倫數假作司花吏。願以金鈴護曉烟。

前　題　　　　味欖生

短衣未入金華隊。走斷歸來拚長醉。胸中突兀有五岳。敢殉雄心向柔媚。十洲山色何鬱葱。十洲之水春瀰瀰。烟汀月島漏樓閣。醉蕪匝岸花冥濛。洞天首稱烏衣國。（王素芳）鳳子娥兒門顏色。（王素卿孫愛月）四娘弦管曉窗鳴。中婦璇璣夜燈織。風流亦有東光施。（施玉芳）碧螺眉黛紅玉姿。垂楊不繫渡江檝。桃根去後空爲思。穠婆小館（孫玉卿）調鸞院。（許麗纖）崔護重來斷人面。未忘關玉簫羅衣。乍懷芳塚攜團扇。一聲花解樓頭笛。（王林）天際銀河濟初夕。結好君歌楊叛兒。傷心儂怨羅敷陌。眼中瑤草何紛數。朝榮暮悴良可吁。迷香不醒蝴蝶夢。落領誰抱驪龍珠。且憑張泌妝樓記。細碾蘭膏寫名字。豈負杜牧甘浪游。聊等東方作賓戲。鴛鴦卅六湖上飛。荷花蓼葉多斜暉。幔絲隔樹客沽酒。鬢影橫波人浣衣。那得腰纏十萬富。到處開筵爲君壽。紅袖低垂拜曼殊。榮過平原色絲繡。吁嗟乎神駿不上天門遊。古劍不出延平流。徒將彩筆畫金粉。我憐君志多鬱憂。

高陽臺

湖上藻香樓讀二石生十洲春語感作並誌穠婆小館舊事　　杜洲生

種玉爲根。鏤冰作蕊。湘烟茁遍春芽。一曲啼鳥。唱來玉管誰家。箇人已別西洲去。膩闌干絲柳橫斜。儘相思錦樹籠燈。綺陌扶車。　蘼蕪綠滿烟汀路。有嬌鶯縮羽。飛過窗紗。舊日風情。眼前相看都差。漫攜匳底鵝毛筆。拓雲箋細譜鉛華。總堪憐薄命桃花。水性楊花。

金縷曲

甬上遇二石生讀其新編十洲春語感題卽贈

前　題　　鐵頭陀

立馬春城路。正連江月明義幕。風前畫鼓。海上鯨氛今未埽。贏得荒寒如許。問楊柳何心媚舞。憐爾十年懷刺滅。慕食牛百里聞雞祖。心抑塞向誰訴。　青紅寫出鶯花譜。總無非擷蘭搴芷。騷歌湘楚。太乙遊遨山鬼嘯。鳳馭鸞旌無數。都解聽玉簫淒語。轉眼花殘樓閣換。便香繞一縷東流付。且飲酒。惜芳樹。

題十洲春語集搴花生秦淮畫舫錄句　　冶儂

不曾眞箇也魂銷。別有奇聞續板橋。偷過花田譚韻事。一群么鳳隔花招。

指點兒家舊姓王。十年聲價壓平康。春波老去風情減。留與詞人話斷腸。

斜陽催送木蘭舟。別夢依依燕子樓。贏得酒痕雙袖滿。重來風景似深秋。

瑤囊小影鬭春華。十二紅窗映碧紗。腸斷舊時人不見。了無心緒問羣花。

豈有飛花再上枝。夕陽貪話冶游時。問誰復得鶯鶯社。一握齊紈寫豔思。

月華如夢復如烟。媧石誰填色界天。說與癡情應不諱。香聯葢榜注嬋娟。

儉裝時世近何如。爲作輕煙澹粉圖。可恨不將金屋貯。水晶分影照肌膚。

女牀縹緲翠微中。半軸湘縑逗晚風。賸有桃花無恙在。者番還認夢中逢。

題二石生十洲春語並附玉立龕主人　　小顚

枇杷花裏泛新醅。曾訪書仙特地來。杜牧尋春猶未晚。莫愁製曲總多哀。漫從俗客歌金縷。幸有詩人賦玉臺。從此名山添韻事。四明本是接天台。

潦倒塵寰廿載遙。長安未試馬蹄驕。誰知粉黛偏靑眼。爲我琵琶唱綠腰。司馬靑衫渾欲濕。元龍意氣未全消。一般魂夢遙相戀。月白風淸萬里橋。

壼中天

書十洲春語後　　雲湖樵客

脩來瓶史。愛春蘭秋菊。各標位置。天海微茫雲片碎。不斷飄姿搖曳。崇嘏非男。相如是女。共及春風氣。靈緣小結。峨眉博得心死。　猶憶鸚鵡香深。枇杷月淡。巷曲停游騎。十二畫屏珠絡索。多少隔紅甜翠。酒醒燈殘。夢醒人別。城下空江水。秋娘易老。漫說重唱金縷。

珠簾高捲嫦娥眉。江上靑山似昔時。輸與才人多豔福。家家團扇索新詩。

二十四番花易亂。百千萬劫月空明。誰知北里纏綿曲。都是南朝悵惻聲。

眞娘院落寂風鈴。啼漏烏鵶柳不青。記否賞廊紅燭底。四枝如雨酒初醒。

坐倚銀屏一悄然。漫聽嗚咽訴當筵。誰知飄落污泥者。半是瑤臺品字蓮。

題十洲春語集徐釚本事詩句

前題　靈蕤館主

司馬門題樂部篇。（李良年）洞天深處璧瑤牋。（錢謙益）蹙金孔雀非爲貴。（卞思義）紅染鸞花半鳳仙。（屈大均）

玉箏紅燭艷春羅。（高啓）拋管沈吟喚奈何。（陳維崧）他日重尋腸斷處。（梁清標）桃根桃葉聲樓多。（周在浚）

芍藥吟成象管新。（陸葇）當歌月惜眼中人。（何良俊）明燈美酒酬君住。（宋徵輿）同是樽前未了身。（吳綺）

三春錦席醉良宵。（王頊齡）鐙影愁隨蠟淚消。（俞南史）好取使君酬一顧。（朱曰藩）當筵明月門新潮。（劉體仁）

樂府新聲按拍催。（顧樵）陳王八斗自奇才。（田茂遇）木銜精衛當知闕。（周亮工）無數明珠湧出來。（曹溶）

油壁迎來是舊遊。（吳偉業）梁家小鳳紫衾裯。（紀映鍾）可憐驚破霓裳舞。（余懷）何處天邊鳳露樓。（王士祿）

洛浦欣逢解珮璫。（李元鼎）飛來無數紫鴛鴦。（朱彝尊）如何最是堪憐處。（潘江）一朵花枝壓衆芳。（林景淸翻玉立詞薛）

十千買酒鬱金香。（萬壽祺）寒竹青絲夜未央。（龔鼎孳）來往燈陰花影內。（徐波）金陵樂府杜秋娘。（吳夢暘謂介樓室）

薛濤箋尾署瑤京。（周篆）街約誰憐是目成。（葉舒穎）莫更重彈白翎雀。（張翀）花曾解語欠分明。（程嘉燧瞻花解娛）

白袷誤識櫻桃後。（王伯稠）送客乘潮聽鷓鴣。（孫暘）好事日多還記得。（陳洪綬）梅花不信隴頭無。（曾丹甫）

金尾瑤霽豈易攀。（吳周瑾）卻教花影落人間。（卓發之）每因夢見添愁緒。（王留）獨院疏燈夜欲殘。（趙釴）

青山依舊美人家。（吳巽璧）月下簫疑響細東。（凡覺）記得教坊新隊子。（黃凱）春衫晴色樹交花。（吳思銘）

錄十洲春語成自題七律十六首並雜感舊游

十二瑤牙鳳字牌。軟心纖眇鏤風懷。酒壚說劍逢紅拂。水閣橫簫唱紫釵。三峽偶尋神女夢。八關難禁太常齋。輶軒不廢詩情什。莫泥瑱圭任觚排。

花難常好月難圓。且約樵青話水天。蝦菜市樓三月雨。鶯桃舫五湖烟。寓公白社同飄舞。華胄朱門有贈簫。莫怪斜陽春草路。舞裙歌扇換年年。

寥落吾生少負才。悔曾結客向燕臺。纏頭駿馬聽歌去。繡臂韝鷹看獵來。上谷流雲搖短帢。大梁積雪照深杯。誰憐俠想都消盡。酒沸當風感鬱真。

繼者東遊姑蔑城。黃埃如霧上影樓。呼蟯臺閣聲同響。況濫驚花媿主盟。驛店眠雲春是夢。箏弦抗月玉爲聲。（柳宛新王僮林香月舊蕊皆齊香閣琵琶名手）無聊聽到阜蘭曲。淒絕陳陋阮步兵。

隋家烟月木蘭橈。夢憶揚州廿四橋。空傍玉鉤尋翠鈿。已無瑤樹押紅簫。（江都靜居風栖閣書吹簫丙申之夏友人招飲平山堂勾玉題近席上還留作十日飲越年重訪已無消息）黃灣鬭榜橫春絮。瓜步驪燈送夕潮。柱有羅衿啼點在。不隨飛燕影同消。

丁巷斜街斷夕曛。棄花飄落野菁肥。五侯門第驚難問。六代江山燕已歸。（洞波樓超）小雲已春嫁從某公子去。王心蘭久擅秣陵。）白紵春衫懶捲玉。紗寶燈怨崔徽。（三句用浮香閣本事）自沈霞彩無消息。瓜約萍期夢亦違。

蘭陵風雨泣搖蘭。（陳湖歌蘭珍名冠北里乙未春以病下世）又向西陵吊玉棺。（橫塘王雙喜工琵琶能彈海東青卸甲月兒高白翎雀諸曲以乙未五月死年僅十四）酒舫閑萍江月蝕。春燈照鮮井彼寒。重櫻蕭瑟棱山鬼。（臺語樓蘭珍所居）上界眞靈謚女官。（雙喜歿後說者言爲瑤天仙樂僕者實頗仙子後身今仍隸其籍）眼看珊瑚雙玦碎。漫攜瑤瑟唱朝歡。

長尾淡白曉烟黃。賭酒臨安典鷫鸘。醉裏夢遊翠玉府。愁中春老鬱金堂。（兩汪月蘭潘寶珠陳寶琳張心香諸女伎）風蟬小髻橫鐙見。冰霧流蘇帶地香。過眼飄零隨敗絮。傷心老大嫁浮梁。

藕葉香疏到簟心。柳絲風颺過羅襟。花樓鸚語嬌涼翠。鏡檻蛾眉妬遠岑。儘有

朝雲遮白日。卻看春水冶黃金。那知酒醒桃根去。撥渚芙蓉有露侵。（王桂香閣溪人翁江）

（山船第一採任手珠梅玉鳳均不及也余曾一再疑之）

玉簪（巷名）京月小娟樓。明淥春烟薛素舟。悔使邵郎嫁斯養，（謂吳蕊娟）不教浙國寵車騎，（謂淥西樓主）四橋紅桂金魚館。一桁青山白鳳游、何止茗甤風易落。難尋盼盼與柔柔。

春到鷗湖水似醲。湔衣人拜九娘墳。烟邊畫角多新柳。天際橫闌有漣醺。車子六萌延鴨呼。侍兒雙髻媚蘭薰。（指蘇雅娘水榭香雪事）未堪酒醒歡殘饌。只聽漁郎唱莫雲。

誰悟當場色亦空。漫精雕繢傲天工、十三池館犀黃押。二八嬋娟翡翠籠。西曲未殘青杏月。北邸早飄白楊風。可憐炙臍芩薾氣。收拾啼斑笑影中。

泥沙爲怨玉爲恩。種徧將離與合昏。露草原非蝴蝶窟，風花多是杜鵑魂。退紅滿眼留彩色。淒碧凝壺攢唾痕。幾見沈烟無斷火。雙鳳常裊博山溫。

月。鸞霞璫翠鳳旗。明珠琵琶羅纓蕤。共乘西土無遮會，來迓東君欲去時。（三月抄借）

（同人於寒松亭作餞春會徵錦箏詠仙二部復劇並招王素芳素鵑掄愛月柴酒觴用史杜蘭卿沈桂王問卿碧香並流妓舒柴碧小斌李月娥王巧林饒桂珠入座極一時聲伎之樂）每有鹽歈聲似玉。忽看殘燭淚如脂，一聽婪尾紅都盡，誰管啼鳥在柳枝。

小劫鴛鴦修秘牒。下方兜率說凝稗，廣徵彭澤閒情例。細續徐陵本事篇。未必歡因非恨果。（謂玉立詞龕）須知苦障亦甘緣。（謂花解樓）眼前紅紫知多少。一樣飛花付水烟，

悽然含斷被秋羅。來聽玉郎斫地歌。急溜濺濺穿石壁。華星熠熠挂天河。漫拚苦志嘗黃蘗。那有明心障綺羅。鼎火不還歐冶去。純鉤鈍盡借沙磨

十洲春語上

二石生著

品豔

梅爲花之神仙。牡丹爲花之富貴。所遺罕矣。桃之冶。柳之顛。其品斯下。隸二十六。選其尤也。耳目有遺聽之。耆好有異亦聽之。

第一品花之史　玉立詞館王素芳　潘家解愁。婆女窗竹。才奪東君。名冠西曲。宜佐譚。

海棠　千觴未足酬佳麗（韓維履）花戚里也。垂絲者曰醉美人。川紅繡暈。西府提綠。含蕾香深。吾當以金屋貯汝。爲淸品。

花史。如鑿璧洞天。石玲瓏。七十二孔。吐納雲氣。時有蘚香。　字潤卿。神淡而味縟。貌靚而意酣。能兼玉蕊梅之淸。周寶鐙之豔。左阿瓊之柔。董茜姬之嬌。彈詞習聆。每作吳飾。倚相見。山塘柳角。爭當以流蘇畫舫載之。常倚笛歌曼聲。玉茗稗畦。供其咀吮。或檀槽偎撥。亦不屑唱冷街盲女詞也。住城東古織錦村。窄巷春燕。遊無痕蝶。有疑其冷傲者。

第二品花之契　譜聯樓施玉芳　檀牙縹紗。英妃弄紋。傲莊下視。但有春烟。宜焚香

蘭花　地荒終恐實栽培（劉克莊）玉貌、蘭之翹者。曰世愛君不與衆草伍。黃礎綺石宜倚金道華種之。爲幽品。

花契如攔碧落。琴撫高山流水曲。署一拂指。餘韻滿梁。　姬行三。能得媚嬿之媚。睞嬿之睞。稚嬿之稚。和嬿之和。洵可兒也。氣婉而聲約。情濃而能紆。握手片時。每令人作三日想。或曰思香媚寢。無以過之。

第三品花之眷　月痕館沈漱纓　郁穆婧婉。溫泉之神。珧田萬頃。瓊蕖自春。宜伴坐

水仙　此是無情有韵花（徐似道）重臺因昷。或長離橋隨星所化。玲瓏。玉骨。正不讓虢國夫人。十二登也。爲逸品。

花眷如純銀參御鏡。龍文外約。鳳采內韜。蘊染高懸。能照枕角。花痕微茫。皆白　字瘦梅。滃州產。以避海寇之警。僑寓雙潮閣。神瀟瀟然。影亭亭然。素肩削玉。蓮跗握寸。無溢睞。工爲詩。所居修梧碧桁。翠篠平簷。露響烟聲。娛其靜思。相對默坐。猶濯心春水。微洋都鐲。憔悴冬郎。何幸聽新聲白紵也。

第四品花之變　鮮燈樓李倚閣　妙華蠶壽。員覺樓邊。玉京弟子。金粟如來。宜撫琴

梔子　受用此花無盡香（楊誠齋）梔爲花彤史。一株香一園。寫扇心黃。繡衣膚白。不獨同心可贈。蔵郁其蕊。搽殊品。

花變如羅浮天際。殘雪四百。峯玉氣高寒。逼人肌粟。　字意蘭。眉宇俊秀。而廉以英爽之致。其泥人。尤在醉酣間。好作墮馬粧。蠻花斜簪。鳳袜偏袒。彷彿玉臺生倦粧圖。意氣靜穆。襲人生澹芬。不啻櫥莊晴香。駐電琴。聽金花一曲也。居寒香亭之東。假媼居寄。以是鮮停鞭問酒者。

第五品花之逸　七里香梳胡睡卿　春烟流影。朝露上霑。潔不可濯。勝留瓊瑤。宜對月

山礬　香殺行人只欲顚（楊萬里）瓶史云潔而逸。有林下風。魚元機之綠翹也。讀徐俯金嫩雪香詞。應不嫌名鄭之陋。爲雅品。

花逸如爽秋天晶。平楚無際。倚樹獨立。目送鴻飛。　字瑞香。與其妹靈香居日湖。采蓮橋側。慧而外婞。穎而中脩。質膩而姿韶。材匀而理緻。流神芒葯。則殆如花氣之繚烟。燭光之暈鏡。遊絲之颺於大空。有謂其執意淸峻。不屑以平康狡蠱之術待人。正姬之所以自待也。

第六品花之姝　金縷室杜嫺卿　鍊冰作膚。結絲爲意。天上謫嬡。人間遊戲。宜賭酒

芍藥　都是雙紅有深意（羿龔）芍藥亦曰綽約。爲三品七命之冠。劉攽小譜有云妒嬌紅者。醉西施者。試梅粧者。擁香瓊者。斯人衆得之。爲榮品

花姝如月府青鸞。裁綃爲翼。泠泠笙籟。下界皆聞。　姬名蘭。寄於陸阿蓮家。不霑澤而有黯光。懸臂水蠹。訛若唯恐麻姑爪搯也。風趣四溢。雖禪襟沈坐。但覺蘭蕙藻井。吹滿雲谿。中以淸膩投懷。欲死正不須借穠纖詞。坤靈扇子。

唱雲疊斜舞新詞。其曲中之蒔蘭玉耶。

第七品花之雋　蘋絲水榭何素君　元始之色。壬甲之香。圭稜句子。範以大方。宜聽雨

梨花　銀闌森森。廣寒曉之（鬼補）謊豔而寂寞。銀井之產也。誰爲洗粧。携洛陽斗酒。並唱司空圖菩薩蠻詞。爲淡品。

花雋如檻井孤桐。雲階積影。涼颸乍襲。一矜秋疏。姬肩削而不瘦。纖眼如微矇。軟語絲絲。繭之引絲也。居竹嶼之北。重環秘瑣。或擬諸迷香史鳳家。躡檮過其門。往往聞爐際鸚聲。與絮語。曳柳花吹曲。想見照春屏底背鏡彈箏。不見者三年。擬重訪之。恐其效閉門羹故事。

第八品花之卿　醲春樓范玉梅　神以靜蘊。態以動流。不穠不秘。遺遙興遊。宜看山

李花　縞衣風急過牆來（陳與義）淡泊纖穠。香雅潔密。唯此花能兼之。煒豔縞夜。芳塵襲人。須玩蒲璜龍昌寺九櫻之論爲俊品。

花卿如二月初鶯。絲絲試舌。索花解頤。不以媚媚人而翳素承渦。眉青假黛。其風韻自動於離。卻對之者。當如食江鰩柱。嗽佩亭荔子。於色。香。外領。味。入老饕之口。鮮不免者。　字月香。居江東楊柳津。嘗見其晚粧凭鏡。顧影自憐。令人歌簾卷西風人比黃華之曲。

第九品花之士　浴蘭樓汪雯　中郎黃絹。令狐青衣。花枝一屐。玉潤姻霏。宜典書

餘醺　珠囊有意欲留仙（鄭子聃）青不紅。郢一品九命之第四也。爲沈香密友。爲獨步春。雲甜露膩。瑣璣晶瑩。其香可經月不散。爲秀品。

花士如密雲龍餅。沸以中泠之泉。一勺灌肺。腦睡爲破。　字蕙娟。洗塵滌垢。氣醇度護。亂頭粗服。彌覺清妍。見客微解頤。輒兩靦作檳榔暈。輕言帶澀。若吐仍茹。差有挹之不盡之致。所居樓三楹。隔簾疏水。靜倚西風。每當凉夜沈沈。與刀尺聲相酬和。幽居空谷。其猶在山之泉水耶。近聞其以事遠逸。託跡於荒郊榛莽中。

第十品花之嬋　初雲館孫愛月　淥水不秋。碧天無夜。以氣摶響。離合而化。宜倚闌。

蓮花　無情一晌歛斜陽（范成大）扶渠並頭。婷婷皆舒。想玉環夢抑鴛鴦。卻當太液池邊。涼風罷謳。爲淨品。

花嬋如越中女兒酒一罌。涼碧作秋。晚江容與。　姬性溫柔。嬌旎可愛。冉冉作鶯步。依依爲柳姿。年破瓜。彎齊領。得玉小大之和氣。有張小三之雅容。匿嫵穠於疏淡。寓柔膩於渾脫。如許鶴伶。當買五色絲繡之。花蕊之假妹也。

第十一品花之隱　小羊欄史蘭卿　華鷯織綵。孤鶴斂姿。玉津春露。不澤蘅蘺。宜參禪。

菊花　嬌倚西風學道粧（思戚昔）韻爲冶齋。寓鄭熙色。天霜。地月。宜以醇醪。苦莽。伴其寂閒。爲靜品。

花隱如絕壑蟄猬。顧影自嫿。藤蔦在壁。縱縱四垂。但覺。行。雲。有。聲。流。澗。空。翠。姬古之滿瑩娘也。不作鴉頭杏子粧。帶華中具見變婉。凝其外。慧其中。沈默無贅言。對之如不解事。猶憶癸甲間嘗唱賺色者如李宛君王蓮青俞雪香朱蘭生胡蕉卿張。高陽河間。珠羅互競。淫淫花月。曼極一時。姬則素隱恬安。不爲俗奪。今聞其芳粧如昔。氣格彌凝。穠纖之流。偏有以媚豬譏素韓者。

第十二品花之佐　鏡秋閣張月香　蟋蟀當月。枇杷閉門。香心窖息。夢尾秋痕。宜掌研。

桂花　夜採黃雪作秋光（謝湯）連蜷偃蹇。天芘芬敷。倚女郎粧龍斜彎。定字之以無瑕之玉。不必激芳在酒市也。爲閒品。

花佐如騂騮八尺。玉鞭珠纓。飾以錦障泥。試轡。芳郊。步閒。氣穩。　姬行三。居太平巷。與花凝爲比鄰。酬客落落自如。無厭倦色。嘗見綺綃裳袖。翅釵一枝。素紈黃帶。歛影默坐。約略馮小青挑燈看牡丹亭時節。性亦穠粹而柔。蓋未易。於顯。紅。倒。碧。中。求。之。

第十三品花之嫻　眠鬟樹方蕤生　奇石千笏。虛亭在中。釃酒。獨酌。仰見。飛鴻。宜洗竹。

玉蘭　張星和月正闌干（張茂英）輪囷梨雲。有高十餘丈者。望之如玉山。何必支提太姥道中。看片片雪花如掌飛也。爲朋品。

花韻如高樓過雨。樹色入簾。吹碧生雲。夢涼無滓。　爲花曾同里。蔣鶴之在汀渚。王玉娟後身也。所居蓬窗蕈牖。雖雜市塵。飲影息香。自守落寞。嘗與剪樺燭。瀹冰甌。娓娓清譚。曛之忘倦。以安詳沈鬱勝者。

第十四品花之凝　海紅花榭陳蘭生　豐格長康。詩說匡鼎。色相不黏。自得超領。宜晚雲。

薔薇　挹彌幽香清露知（鄭附中）璩卿稱玉雞苗。氣似濯清。神以靜韻。願借麗娟金買笑。向衆香國。結歡喜緣。爲韻品。

花凝如趙飛燕。瓏璁屏風。膩不可搯。叩彈以指。其聲琮琤。　玉如意也。定邑之嬌嬌者。客甬已三年。滌月肌瑩。剪渠曨朗。喃喃絮語。無一字涉譴。而靈機欵引。若挹陰厓石乳。清冷沁脾。氣格妥嫻。不染浮習。鮑昭賦所云蕙心紈質。惟姬有之。

第十五品花之娟　裁錦閣王阿潤　餅邀餌蜜。饗其清魄。天際佳人。傷心寒碧。宜監檻。

杏花　不施朱粉自東鄰（王禹偁）碎錦坊文杏。不獨宜阮文姬插鬢也。午倦未起。卯醉初消。窺見一枝。應妒煞。牆東宋玉。爲嬌品。

花娟如小李將軍畫漢宮春曉圖。金翠樓臺。倍極刻畫。而以綺麗古雅致自高。有謂其得卓文君之放。寶兒之憨。似矣。余有說焉。若雪之潔。無滓氣。若月之澂。無翳光。醇如酒。挹之而醲。縝如玉。捫之而潤。亦可想見其丰采。喜卿俊少。見有翩翩白袷慘綠年華者。紆望流連而不置。

第十六品花之儷　（屬）漪館沈桂　纖鳳幺翠。桐葩爲巢。靜不可覓。夕雙綺交。宜司厨。

丁香　素面含情宋玉愁（王十朋）百結花也。西溪以爲情客。綠衫裛露。紫蓓含烟。頗得杜少陵香體柔弱詩意。爲妍品。

花儷如牆陰幽草。靡麗可憐。薄露相霏。涼痕欲語。　產於慈湖司馬家。隨清

娛也。待笄後始入文孝坊。結香火兄弟。綺羅叢密。含蔻心馨。拈帶徘徊。若有遺恨。昔有別營妓卿卿云。日照綠窗人去住。鴛鴦紅粉淚縱橫。請以斯言移贈字桂卿。與花妹同依於陸。

第十七品花之愁　疊渠樓楊小瓊　碾玉揚絮。吹瀾攪雲。申林仙蛻。蛺蝶爲群。宜撚笛。

玉簪　織瓊飛上紫雲車（黃庭堅）常保衡呼爲綠粧。嚴瑩骨嬌心。朝開暮卷。牽牛絡角。若有倚闌愁風露者。爲媚品。

花愁如以容華鼎爇鬱金蘇合香。百結氤氳。散之爲續。意與微。奧亦靜。亦馨。

本小家女。獨記其韜輕烟曳文絲。下六萌油碧。以宮綃扇障鬟。依母向鹿苑中。爲荷花祝生日。時幅烏率綺。望之者疑一葉搖水。萬葦寒沙。飄飄之名。轉瞬四溢。五陵子弟輩。咸以不入宜春院爲憾也。姬擁肥而不滯。懨懨而帶愁容。心小而善體人意。名愛寶。

第十八品花之艷　鸝埜小館孫玉卿　瑟瑟珠穟。花間步搖。夢雲不暖。誰熨。蘭。茗。宜試馬。

榴花　動人春色不須多（王安石）浮槎山一角。緗的丹暉。何似七寶珊瑚。爲太真妃手植者。緋衣小女。總宜以石家阿醋呼之。爲穠品。

花艷如媚蘭麗粧。鳳輿乍遊。蕭華繡葆。亭亭天際。　字丹鳳。輕可入掌。舞態可抱。膝憐。與花嬋自皎水來。擕宅同居。猶小瓊花之於南枝。秀也。聞客有昵之者。早以等身金出孟家嬋於平康里。曲瓊夜閉。冰綃午籠。守以鎖心之犀。尉以辟寒之玉。翾風一舞。芳塵滿衣。恐李師中斗印封侯。無逾此樂。

第十九品花之穠　曼陀羅館柴順　鏤紅作骨。約素爲身。脩翎薄袂。翩仙玉真。宜資者。

山茶　獨能深月占光春（曾季貍）韵勝其姿。鄂將軍之春風也。曰月丹。曰寶珠。富羞與瑞聖金腰同稱梅婢。爲靚品。

花穠如牆隅枯樹。青蘚作衣。風至飛花。時來點綴。　望之無熱容。即之無冷意。寓和於澹。七松中之別調也。有昵之者。謂柔膩如一捧雪。宛轉如一串珠。

或其深有所見。

第二十品花之娛　翠芸閣王間薌、豐髻峩翠。大姊雙成。雲和能按。司香玉清。宜執麈。

芙蓉　綽約霜前弄姿態（司馬光）鍾陵同心木芙容一日三醉。天高氣肅春意自如。衡雁初來。當無江激搖落之感。爲綺品。

花娛如綽約漢女。遙夜弄珠。能使虹采燭霄。月芒射水。　宇文香。依錢笑梅爲女。皓齒豐灼。嬋眼流離。雖常服。悴容。亦自神光。嚬薄。能作新聲。倭墮傭來。九賢百合。金翹翠珥。約其聲珊。正不數漢宮十二譜也。性慧惟黠。態藹故癡。有時。移神。若忘。汎語。無緯。衡之以色。猶許其在馬嫩蔣西間。

第二十一品花之豔　季竹樓王阿蕊　月氣吹鑑。風篆點香。乳燕無聲。銜花過墻。宜奕棋。

繡毬　豔色爭春笑牡丹（陳鴻）種奧堂玉毬開花五瓣。百花成一朶。極濃亦極淨。儼如玉鏤屏。灼灼豐肌。不媿團圓佳夢。爲縟品。

花鬘。如。錦。浮。鶩。鸞照水。低。徊。自惜。毛。羽。　產於慈媚之姊。玉面史嬋。爲三五月。眼顒一絲。若睡。初起微笑。則兩頤生旋渦。意婉度閒。流逸。中。能。得。雋。永。之。味、至款。許。疏。論目不索綱。尤足。於。壓。角。香。心。引。爲。譚。友。正不。數。趙。連。城。有。穉。尙。也。

第二十二品花之緣　調鸚別院許福　佳俠含光。佩留紉茝。玉水雙流。相思之海。宜舞劍。

杜鵑　爭如傅粉伴何郎（趙成德）春鵑名山躑躅。極豐。敷。頹。靡。嬌。曼。烟。綿。之。致。仿彿。鶴。林。九。月。看。殷。七。七。潑。雨。成。脂。爲膩品。

花緣如壯士醉嘯。幃燈焰低。起立蒼茫。惟見。北。斗。闌。干。雕。隼。欲。下。　宇月舫、許秋生女。秋生有女三。次蓮珠。次月舲。而月舫居長。或稱爲許家三秀。謂蓮珠。如。玉。樹。臨。風。月舲。如。珠。屏。積。雪。姬則。如。銀。潢。汎。月。也。毅意善遁。舉體若狂。雲。帶。猋。流。百出。駛。治。亦蠱。人。之。尤。者。闌粧豔飾。濃淡悉宜。籠袖嬌氏。竟不必在蘇公堤上耳。

第二十三品花之侍　玉瑽琤館錢桂卿　仙府華蜺。佛壇妙雲。耀乎鳳纈。郁兮龍薰。宜整衣。

玫瑰　天染瓊瑤日照開（徐夤）離娘草取裊裊之義。嬌豔芬馥。氣雜腦麝。洪亭夜。惜。豈。眞。能。刺。人。耶。爲甜品。

花侍。如。官。廚。大。肉。佐以。椒。䕩。脆。膩。之。中。微。帶。辣。氣。　卿和而能節。爽而能沈。員潤而能融。疏宕而能縝。昵之。者。如。醯。雞。之。遊。酒。海。胡。蠭。之。入。花。埃。罔不迷眩而返。當燈殘月墮。酒罷。歌。闌。煩。醉。心。熏。風。語。橫。溢。悉。悉。眉。動。皓。腕。橫。舒。或疑。爲。陳。女。兒。之。流。亞。

第二十四品花之媵　關雪堂王小疏　蘭茗翡翠。鳷鵲金波。我非子野。亦喚奈何。宜灌花。

月季　一年常占四時春（張新）讀蘇玉局長春如稚女飄搖倚輕風之句。想見紅蘤翠蔓。不易冬春。令人。酹。酒。維。摩。爲之。祝。朱。顏。長。好。爲纖品。

花媵如城頭抱鼓。花軍對壘。畫戟綢扛。繡雲點目。似有天吳紫鳳。五色迷離。玉立。鑫主王四嬪之妹。字曰素卿。肅粧。亦。華。靜。態。皆。活。矜持百意。勉效姊風。其一種佚蕩冶靡之致。若影之附形。眼角。眉梢。終不。能。代。爲。緘。拙。興之交好者。皆題名纖檢中。會合偶疏。輒浼鯉傳書。倩鴻寄意。碧雲天末。曲道相思。殆亦深於情者。

第二十五品花之倩　櫛雨樓王蘭芳　八屏晨啓。九燈夕光。舊樓鸜鵒。新社鶯鷰。宜理衾。

罌粟　含烟帶雨呈嬌態（吳細培）一名象穀。其色善變。加意灌植。妍好千態。雖有泥樓鉢羅尸利酒樹。不奪其狎雲呢月風情。爲妖品。

花倩如蝴蝶御九華裙。結影翩躚。以含露嗅風爲活。不管粉香易褪。玉簪將闌。折腰步。齲齒笑。梁家之探壽也。年已逾笄。而遍睇。清光。汎肩。浮。艷。猶姣。好。如。少。時。或疑其通元素術者。豪於飲。墨落飛傳。不辭百罰。追玉山傾倒。弛矜。露。袜。倚燭。橫陳。對之。者。皆。涎。流。神。蕩。

第二十六品花之雛　疏筠館樓凝香　榮而彙綺。亦復無端。例諸婆詞。作平

等觀。宜侍睡。

秋海棠　薄羅初試怯風淒（秋館繪）閒情偶寄云。秋海棠有美人之已嫁者。秋海棠有美人之待年者。幽貿。獨妍。柔情。欲。絕。嫣然、[illegible]酸。態、或比之鄭康成崔秀才之侍兒。爲稚品、

花雛如姚玉京家雙燕。不離。庭。戶。秋風。起。獨啾。啾。翔。集。　舊記其髮如濯煙。目黯黯如滴露。兩頰常作小桃紅色。吹息有古麝香。潛盼。以。約淺笑。以。避伴。嗔。以送薄奢。以迎凝想。疑。沈。柔言、若、潤。叢月、其神、裳。其態。水其。性。而叢。其。心。者。酒。半香初。投懷宛轉。令人。懸。縈。愛、引、惜與。憐。并。爲之。反。覆。紆。回、作柢。子、野。聞。歌。之。嗔。近不知所終。

味橄生云讀二石生品艷一卷。因取張鐵梅品花宜稱二十六條戲評於後。

花儂氣味閒悄。宜淺陰。花史膿嫵澄絢、宜曉日。花眷眞體怯弱。宜薄寒。花鬘動容璜屑。宜細雨。花嬌風度綿遠。宜輕烟。花嬋神皎無滓。宜佳月。花侍沈華未歛。宜夕陽。花隱積氣幽冷。宜微雪。花娛流神掩冉。宜晚霞。花雛姿態幺媚、宜珍禽。花娟形貌皎潔。宜孤鶴。花嫻拖影波俏、宜清溪。花儷留屑閒野。宜小橋。花艷吐納疏秀。宜竹邊。花腴顧覥依倚。宜松下。花綠酬對洞達。宜明窗。花逸風情嬾散。宜疏籬。花佐神峭而舊。宜着屋。花卿氣潤而幽。宜綠苔。花爵質樸性古。宜銅瓶。花癡意密度閒。宜紙帳。花姝舉止瀏亮。宜林間吹笛。花契流韻諧適。宜膝上橫琴。花倩罷意靈斂。宜石枰下棋。花愁操心淸苦。宜掃雪煎茶。花士點綴自工。宜美人淡粧鮮戴。

靈緹館主云曹雪芹石頭記爲癡人說夢書。知眼底群花。都是幻境中薄命人也。例以瑣事。用補綺譚。對華品。如以鮫綃帛包勺藥花睡紅香圃石磴上。對幽品。如瀟翠亭邊展湘紈撲五色蝴蝶。對遠品如在壽昌公主含章殿臥榻展西子。辭過紗衾。對殊品。如以王愷觚匏斝斟蟠香寺梅花雪水茶。對疋品。如瀟湘館靜夜製秋窗風雨夕詞。對榮品、如披鳧靨裘踏琉璃世界彷彿仇十洲豔雪圖。對淡品。如稻香村篝火絢絲、賦疏籬蟋蟀。對俊品。如蕉下客。擅秋海棠吟。倩影三更之句。對秀品。如向蓼溆闌干以蕉片鉤釣魮爪兒。對淨品。如鬢。雲、鬆。挽。倚紅。燭、界孔。雀線。補、裘。對靜品。如背。影。簫。蕉。含笑。解。石。榴。裙。子。對閒。品。如。暖。香。塢、薄。睡。初。醒。揭。紗。論。畫。對朗品。如倩。繡。橘。撐。攢。珠。嚢。金。鳳。事。對頫品。如柳。葉。渚。邊。擷。翠。絲。綢。玲。瓏。過。梁。藍。子。對嫵品。如撕。檳。榔。荷。包。賺。漢。玉。九、龍。珮、對妍品。如粧。奩。簪。盒。茉。抹。麗。花、粉。即以。並。蒂。秋。蕙。插。鬟。對媚品。如菱洲耦女。苦失棉、衣。撲螢、自。泣。對濃品。如擫。彈。墨。綾。薄。棉、衣。坐。廻。廊。理絨。線、對龍品。如宴客綴錦閣下。携十。錦。琺、瑯。杯。宜牙。牌。令。對綺品。如綺。白。犀、岸。編。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對縛品。如蹋。薔。薇。花。底。携。金。縉。頭。簪。畫。薔。字。對膩品。如午。倦。後。嚙。香。雪。潤。肺。丹。喃。喃。絮。語。對甜。品。如。鏹。瑣。子。錦。彝。背。撐小。銅。火。箸。撥。手。爐。灰。對纖品。如挽。黑。鴉。鴉。鬢。兒。過。翠。烟。橋。取。噴。花。壺。時。節。對妖品。如穿。錦。片。琵。琶。襟。緞。紅。繡。鞵。看小。郎。曉。起。對稚品。如夜。半。披。桃。紅。小。襖。暈。兩。頰。春、潮、背。燈。花。怯人。調。笑。

附錄淡盟生十二帖樓本事詩話十則

王素卿鄞縣人。光容璧物。豔麗驚人。見之者恍疑爲秦臺擧鳳。鼓翼臆雌。故時有鳳凰之目。本姓朱。家鄞山桃源鄉。貧甚不自給、遂爲王素芳假妹、素芳姚江人。居甬上。片貨許譽。得姬名益著。四方十士爭一登門爲幸。余之初識姬也。時庚子春、漏下已五鼓。海棠睡起。銀燭高燒。注視久之。爲吟余懷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句。姬會其意。遂邂逅目成焉。既而慕悅甚、若葵心傾。若蕉心轉、幾不可一日離。余嘗倩友爲吹簫引鳳臺册以寄。懷余與姬往來事多且秘。桃源主人附鶴武陵漁子毋輕言於外。故略敘之以見其槩。

王秀芸。鎮海人。妍姿艷逸。玉靚花明。喜豪飲。善歌詞。妹曰穠、亦工度曲。每當燭影搖紅。螢光浮碧。彼歌金縷。此按瓊簫。勞鶯聽天上紫雲廻也。初姬與余善。旋爲某生所眷。矢願嫁之。與姬同起居。不翅伉儷。客至強出應。數語寒溫。翻身而退。阿母恐門前冷落。屢勸之不能奪其意。余思蛟川爲商舶歇關之所。不少館娃。要以姬爲翹楚。昔有妓詣洛絳。東坡書其牒曰。空冀北之羣。所請不允。今姬意屬於某。是將空其羣矣。爲之喚奈何者屢屢。按姬爲蛟川後起之秀。與王韻珊朱佐媚齊名一時。余有車中花朝雜憶詩云。銀鰤羹鮮薤甲粗。何來纖鳥喚提壺。幽

鵝大蛤青縈餅。夢落城灣小秀口。蓋謂姬也。因東流寓十洲。故不入品。 邱眉卿。鄞縣人。容貌娟妍。性情豪爽。在粉黛叢中獨饒鬚眉之氣。故署曰眉卿。交與善。幾嘔出心研示之。苟非所好。雖千金買笑弗顧也。己亥春初。余與定情，有攜歸之約。忽爲有力者所奪。招置勾章城。匿不出戶。桂生某俠士也。爲余密致之。相偕赴甬江。卽夕渡海颶風作。孤舟掀舞波濤中。萬燈不明。翠黛含輝。姬知其非兆。擁余背。默爲流涕。後果事阻不諧。而人面桃花。亦經年不相聞矣。往歲夏間。遇於定妓楊蘭家。相對無言。各自掩袂。甫及舊事。同人不忍卒聽。强余行。今執筆記此。猶不覺唏呼負負也。按姬舊與玉琤瓏館主同住。嘗一再覩面。余未得其詳。故品艷中遺之。 孫玉卿。鄞縣人。貌清癯。善脩飾。細骨輕軀。堪作掌上舞。先是歸一傖父。居恆擁姬妾四五人。縱酒狂娛。如項羽鉅鹿鏖戰。諸將皆從壁上觀。少不悅。輒叱咤隨之。備施鞭楚。姬竊斂珥得二百金以贖身。覺離煩惱。遂抱枇杷。吁可憐也。旣而心厭塵喧。欲覓一如意郎爲終事之計。阿母以錢樹子望。常勒高價。姬曰。兒不知賤貨値幾金錢。

將以奇貨居之。使兒一誤再誤。迴首前塵。終入苦海。則悔不如馮家小青作籍中蘭。不作風中絮矣。言已泣下。友人悲其遇。倩余作愧儂歌十章。辭穠剪紅刻翠閨詩鈔。 邱宛君。鄞縣人。歌笑態度。舉止皆媚。殆非人世所有。本貫家女。字陳生某。會有買女事。覺誤落風塵。陳生瀟灑士耳。姬名顧兒之。姬亦心慕于生。遂闌入迷樂洞。而他客過之者。悉付爲閉門羹也。己亥秋生赴省試。姬措金助其裝。無何爲博徒誘。倒篋傾筐。載病而返。姬無幾微怨色。爲之檢藥裹。禱蓮座。願以身代死。乃不旬日間。竟鸞膠無再續期矣。是豈姬之夙孽未償耶。抑陳生之薄倖至此耶。噫。按姬余未之見。讀其傳。想亦風塵中之矯矯者。因附錄之。 張繡鳳。鄞縣人。體態溫存。丰神娟秀。望之如碧水芙蓉。纖塵不染。又如秋風海棠。幽意堪憐。惜系出樂戶。雖一時名噪平康。戶外履滿。以期帷幕之徵則未也。性靜且廉。或有炫以金帛。姬笑睨之不爲動。嘗畜侍婢二。長瑞芸。次瑞蘭。教以歌舞。盡態極妍。客至遣出迎。己則不甚酬對。人咸之怪。且愛之。姬可謂高自位置矣。按姬出身樂戶。故未入品豔中。或曰姬姓林。 杜蘭卿。鄞縣人。稟性幽潔。不愛時世妝。而霧鬢雲鬟。天然韶秀。眞不媿以蘭自字也。嘗赴友人約。携素卿至姬家。眼波眉語。情甚相慕。素卿旁睨良久。舉杯擲碎之。拂袖而起。余爲斂容謝過。姬斷紅雙臉。泣下沾襟。且曰。儂不怨蘭妹。怨薄倖郎。長向儂作假惺惺態。亦不免爲蘭妹所寒心也。此時余受揶揄幾百詞。無所自解。姬思釁所自開。幾不勝情。邁詞婉語。安勸一觴。余兩人隨而冰釋。其得人歡心如此。有楹帖云。好花品格惟君子。澹草因緣是美人。不知誰氏題贈。蓋實錄也。 王文香。鄞縣人。肌膚玉雪。曼睩騰光。尤工度曲。善觴政。嘗於席間歌柳梢青一闋。珠喉巧囀。簧舌輕調。雲凝水嚥。不覺令人意消。與冶仙脩月善。兩君本莫逆交。往來遊戲。寄興掃眉。姬竊喜終身仰望。請將擇於斯二者。久未遂。姬猶宛轉嬌啼。眷戀不置。余雜詠詩所云留待十年君未嫁。樊川定不負香盟。指此。 俞雪香。會稽人。白而皙。華而腴。從珠箔瓏璁下望之。如對一座水晶屏風。令人心目俱炫。居鄮城月湖濱。往來多豪右鑒。纏頭尤積富甲敎坊中。齒稍長而丰韵嫣然。娥娥遠立。在少年場

中。儼有傀視一切之概。己亥秋。慕武林山水。偕士應試往遊。有大腹賈招同杭妓趙湘雲張沁香輩十餘人。步白隄。跨紅橋。弔蘇小墓。薄暮返湧金門。觀者如堵。至今月夕花晨。西湖上客。猶往往樂道其事焉。 沈桂蕊。鄞人。舉止莊稚。饒有大家風。先是偕同輩王五居勾章城。豔冶之名相頡頏。人以一時雙玉目之。嗣王有所歸。姬移居甬上。臨蓮卿校書家。鳳鬟秀犢。鶯睞歡諧。綃時髻。被金翠。羅綺芬芳。爭妍獻媚。入其室者。往往蕩志迷魂也。性工愁。又善哭。家遷東文谿。蓋與鄭生爲同是長干人。每當西窗剪燭。共話深更。紅袖青衫。盈盈相對。雖宋廣平鐵石心腸。亦將爲梅花作賦焉。

十洲春語中

二石生著

選韻

其莊子之寓言邪。陶靖節之閒情邪。抑屈三閭紉綺擷芬。以寄其支離佹佹之意邪。恍兮惚兮。作者不自知也。

飲玉立詞翁醉歌贈潤卿

鵷鶵不飲惡溪水。鳳皇愛占靑桐枝。玉潭春水靜如練。微風偶激生瀾漪。夙昔初遇君。君方垂髫。時射屛花歎翦翳。盼鼻鐙氣弱吹蘭絲。茗壚名姓冠三曲。當筵未許端正窺。後聞瓊樹方盛豐。綺芒上薄高天虹。東南巨賈挾金幣。隔簾顏色無由通。自慙叔夜多悲憤。敢冀憐才到紅粉。登城遙望天末樓。但有長江去滾滾。長江不斷千里流。男兒出門行九州。漫依花月度晨夕。坐令靑鬢成白頭。與君覿面況秦越。何當歡樂何當愁。七年三上燕京道。楚雨吳烟捩孤鳥。長卿蹢躅歸茂陵。封禪文誰寶殘藁。狂名莫報公卿知。還借酣歌振潦倒。黃金消鑠

白日換。黛閣珠簾倏秋眞。媚波（樓名）明漾浮香（閣名）月。一枕疏鐙夢痕窅。安能細擷斷腸絲。更向紅箋寸心繞。去年八月還海城。流槍過海方用兵。海陰赤雲亂旗色。城頭黃䉛攙雨聲。閉門只守杜陵屋。從軍那得終生纓。橫胸磊砢誰消得。眼見。垂。楊凍。春。色。連營柝靜江月高。忽聽晴空唳風遼。遼聲遠引風嘔啞。薛濤門巷枇杷斜。玉釵影亂坐華燭。君抱箜篌向凄獨。苦將宛轉前溪詞。翻出傷心大堤曲。相知不厭歌百迴。有感離辭酒千斛。歌盡且罷唱。酒盡須重傾。不知攜手轉何許。低徊不語含遠情。君生苧羅里。來住芙蓉洲。苧羅已斷不可接。芙蓉零落誰能收。鴛鴦豈厭錦巢護。欲憑荒渚依朋鷗。爲言淪落風塵苦。儀後愁心鬱難語。銀荷四燦翠樽舉。夜夜秋如過三鼓。燕子已老桃花飛。看到落根嬌著雨。時去不可留。事往空涕零。晴空搖曳動烟絮。力微墮水成浮萍。胡爲江東聲譽滿天下。亦爾十年未換靑衫靑。吁嗟乎士爲知己用。女爲悅己容。惻惻兩心在。悵悵安所從。不如君騎靈虬我文螭。披雲長嘯蓬萊峯。世間一切誰爲有情物。行當逍遙相與遊無蹤。

再贈潤卿五首

悔向箏琶索雅音。從知焦尾是名琴。窺闌月冷花仍熱。匝院烟疏竹自深。娛客不憑脂粉習。待人能得友朋心。無端憶到秋娘曲。坐對凄然擁髻吟。

靑虬百尺古松柯。陡地纏緜施女蘿。姚指嫩心盟白日。願傾痛淚瀉黃河。瀟瀟暮雨愁同唱。黯黯春痕恐不多。那得波斯螺子黛。彎環替與補修蛾。

黃金無計贖龍媒。燕市空懸郭隗臺。形到澹忘翻似卻。情當微至轉相猜。爲誰顦顇甘躭病。與我周旋苦費才。好自護持春後絮。莫教飄落溷塵埃。

曇華天上玉騏驎。咀雪茹虹迥絕塵。欲想能超爲佛種。繁華不滓是仙身。每緣別後頻相憶。轉使逢時未敢親。除却錦屛三尺地。人間何處有陽春。

五綵迴縈繡戶絲。肯將淺慮了深卮。會心每在無言表。含咏難禁欲醉時。偶從澹情相噴薄。恐滋旁笑復矜持。氤氳別有燒山火。鼻過重簾燕不知。

寄懷潤卿集西溪吳門畫舫錄句

茶嫩煙消小洞房。（梅卿）倩他濃綠護鴛鴦。（曼叔）美人何必都華屋。（麗山）春色終須讓海棠。（地山）似此國香穠絕代。（竹士）忍將愁緒對明粧。（瑤圃）生來艷福知多少。（船山）欲聽琵琶恐斷腸。（冥庵）

露眼烟眉四照明。（竹士）許教平視到劉楨。（山民）花間舊事誰能說。（蓮跌）意外相逢定夙因。（碧城）曲涉嫌疑佯落莫。（韻篁）轉因離別倍關情。（七夕生）江州悵觸天涯恨。（瑤圃）葉葉梧桐作雨聲。（小苑）

楚雲湘雨護香芽。（甘亭）冷巷何須種枇杷。（靜山）欲證前塵如影事。（秋史）每因遲暮惜芳華。（碧城生）貪徵月府鶯鶯牒。（韻篁）不唱當年玉樹花。（西溪）我是閒愁忘不得。（七夕生）生同燕子慣離家。（竹士）

冷雨幽窗病起時。（碧城生）潤娘膝上坐題詩。（鑑湖）無端知已推紅袖。（七夕生）各有秋心上鬢絲。（芷塍）本是蘭華宜供佛。（杯湖）不堪持贈祇相思。（韻篁）十年開郤昆侖手。（藉菴）讓伴休嘆杜牧之。（竹士）

靈甤篇贈金樓杜孎卿

靈甤。匣葉。舒瑱。影。鳧。露。香。霏。玉。甗。冷絕代佳人空谷姿。含愁。獨。向。橫。波。靜。斂酒

閒過杜曲家。寶樓空際碧闌斜。韋娘眉黛秋娘鬢。湘浦神仙灃浦花。神仙綽約花姿縟。眉黛彎環鬢絲綠。雲絲結髻挂筐籃。月榭迴虹帘漾褥。膩雨芳塵十錦塘。西冷華胄字溫郎。六萌纖轂初迎薛。百琲明珠乍聘梁。粧奩嬾聽籠鸚語。雁鈿飄零問誰主。別種櫻桃一桁花。竟同楊柳三春絮。娉婷簾底記初逢。兩頰檳榔映酒紅。細擷。黛。㓾。挑。燭。淚。暗兜。蓮。葉。倚。屏。風。銀河絡角牽牛拖。更拜支機乞天巧。入掌眞宜鳳子輕。避羞猶似鴉鬟小。未容撤手贈將離。唾點難抛半臂衣。隱渚雛鴛嬌並睡。向風乳燕怨孤飛。青琴生小洲南住。聞說扁舟欲歸去。刼海頻勞精衛魂。情天願護芬陀樹。萍緣絮果未分明。唱到鷓鴣第四聲。樊素何當依白傅。江東空自愧雲英。

評花小詩百一首

寄目託耳惹綺錯紛慰往惜今萎枯互競以齒隸艷厲讔辟飆意婉而直辭顯而晦其有春秋之微意乎

曉翠琵琶玉亘羅。十年曾記聽清歌。貼屏一槢鴛鴦被。知有凉鐙照斷荷。（李戴君）

過影珊珊有玉聲。王家小奕早知名。背人慢唱羅敷曲。陌上春來雨不晴。（兪箏香）

羅薦秋凉染碧埃。夕雲不罨秦娥臺。蘭茗枯盡葳蕤葉。賸有蟪蛄弔月來。（翡翠三）

翠烟六摺藕絲裳。競體旃檀遞暗香。十八胡笳翻怨拍。文姬有父是中郎。（洪翠卿）

記從溪上別晨烟。悵絕雲英玉臼緣。夜雨打池荷盡折。不留片葉護鴛眠。（洪小二）

最宜簪菊一枝斜。石翠秋衣織鳳花。應是老蓮執扇本。獨含古媚掃凡華。（袁桂方）

自掃楊花葬韈帶。簪蘭誰與夜深攜。眼看江水成秋色。吹到魚鱗是斷雲。（白蛇）

輕烟散盡夢無多。六幅文疏抵絳河。知否周家紅藕婢。至今能唱洞仙歌。（虞潤卿）

舊時簾幕只鸚眠。打槳東歸已隔年。聞道話兒亭畔柳。丰姿瘦似顧娟娟。（王蓮清）

天寒袖屋苦牽蘿。舊袂香痕已不多。嫁與東鄰沈和甫。一生受用是清歌。（楊眉史）

暢好燈初酒半時。十三箏柱籠紅絲。湘花湘草飄零盡。留得殘雲護竹枝。（杜素芸）

向人斂袂故矜持。春思偏從暗裏知。鄉與湘匳寶眉筆。蘸花研露看填詞。（朱蕙卿）

玉髻瓏鬟插鬧粧。苦隨羣艷闘容光。却輸渾脫無閒氣。抵過公孫舞劍娘。（王二姐）

自是東鄰掌上珠。不堪淪落向窮途。莫提舊日桐花事。眼見幺鸞養玉雛。（陸蓮卿）

十年香火了前因。天際茶山與佛隣。願借青蘇重麐石。細研小鳳賸宵春。（殷雨茶）

鏡裏花光慘不紅。疏燈滋味問誰同。可憐一翦秋娘鬢。吹向飄蕭落葉風。（錢桂卿）

羞解羅襦搭寶窗。玉蟲遙夜媚銀缸。阿誰手挽波斯女。醉裏看陳大體雙。（王蘭芳）

鐵山寒綠照深卮。記得高筵坐酒時。繞屋春楊都吹盡。夜烏猶覓舊棲枝。（洋蘭）

十二闌房七寶臺。奇花卅六洞天開。瀛壼海上三神秀。翠羽金支闘勝來。（夜喝嫣）

（檀香梨玉湖蝶）

監酒司杯事事宜。笑翻新論謗蛾眉。太冲著作驚天下。只遜安仁玉樣姿。（陳梅卿）

無雙國色楚蓮香。細擷烟絲織藕裳。記得櫻桃明月底。醉翻花影捉迷藏。（朱蘭生）

把擲瓊籌流數行。只如秋燕避斜陽。蘼蕪已嫁橫波死。應分飄零到卞孃。（素雲）

硯蓋緗桃春不妍。碧羅門巷有殘烟。西風入夜燈如豆。只擁寒衾聽杜鵑。（楊小瓊）

瓊叙偎鬟夜飛蟬。聲秋柔香玉井蓮。不餌人間烟火氣。除將天上藐姑仙。（何紫君）

四壁春山閉岑羅。一絲雲影畫霜蛾。敘州鶴鈿稱詩妓。那及紅兒慧悟多。（王素芳）

相思天末暮雲低。莽莽河橋接大隄。凄絕梆梢眉子月。枕函來照夢邊啼。（張月香）

事留湘南一片心。金籠閉夢十年深。已無人問安妃樹。苦抱秋翎怨禿襟。（鸚鵡四）

夢魂不傍漢宮遊。約略明妃塞外愁。關雁一聲沙草白。起彈銀撥唱凉州。（丁遠香）

慣將笑眼送流雲。倦翳微紅似薄醺。江上芙蓉烟水闊。有人枕瑟憶湘君。（王宵香）

尋常眉黛瘦橫鈿。略帶春愁便可憐。人夜分明織月白。玉簫吹夢落梅邊。（徐蘭卿）

沈沈睡起坐懨懨。樓上西風近夕尖。對鏡自看還看菊。掩匳不語更垂簾。（桂香二）

青裙黃鳥佛家粧。龍女天衣自在香。多恐綺詞消慧福。懶攜錦瑟唱鴛鴦。（張館香）

欲嫁琅邪大道王。更無心緒了殘粧。解將約領通犀扣。掩淚筵前贈七郎。（吳湘蘋）

屏棄羅紈謝粉脂。丰神亦復減他時。摩雲阿閣青桐樹。讓作飄鸞泊鳳枝。（應阿鳳）

獨立春風擁畫髫。四娘偎態壓桐橋。無端遺嫁毗陵去。從此南園卉木凋。（雙珠）

烏鵲高樓倩影銜。唾花點上越羅衫。楚芳玉潤吳蘭媚。文字知音有蛻巖。（史蘭卿）

手捉楊花怨薄情。兜娘生小住州城。春江一舸辭家去。兩岸黃鸝與送行。（王痒香）

倚門嚲髻學天斜。不嫁梨花嫁杏花。莫訝文如江夏冠。婉卿身世出長沙。（應月仙）

窈窕春鶯韻絕佳。笑聲背地洩風懷。夜凉剗襪攜瓊燭。悄步苔陰覓墮釵。（沈圖因）

迴絕危樓對夕陽。水雲如絮雁天長。芙蓉落盡秋江晚。一寥當風自倚粧。
袷衣疏髮病宜秋。頗識吳孃暮雨愁。晚撥蓮房收宿露。不防葉底有眠鷗。
分明昔淚污殘茵。轉覺重逢一笑親。博士不來中瓦住。師師門巷恐無人。
心事難通一點犀。更從何處索零啼。畫樓天半簾高卷。冷落斜陽照燕泥。
高髻兩兩照銀荷。花底春筵瀲灩波。頗厭洛眞逞冶習。願從天水覓儂哥。
玉綃鳳裙手親裁。弱夢隨雲倚夜來。一樹辛夷金線悴。垂花門角有椿苔。
暗廻微睞啣狸奴。絕妙紅閨午倦圖。還惜畫樓羅幌底。背燈照夢落春蕪。
千里江城濟碧雲。登樓無鄰蛩斜曛。鴛鴦塚上相思樹。只挂金閨紫玉裙。
柳絲生小鮑孃溪。春日湔裙過水西。一曲箜篌公子去。遙看楚樹灑零啼。
紅蘭宛轉段家橋。媚向東風倚病腰。側髻西泠看山色。水紅花影上春綃。
布裙椎髻孟家粧。羞睨人前道勝常。爲爾微吟團扇句。不期天壤有王郎。
結臂連環玉琢成。沙才沙嫩艷傾城。鴛鴦鸂鶒原相偶。漫數徐家兩阿英。
眼雲纈醉向人微。翠麥珠蘅繡窄衣。記賽春街三月社。月明細馬馱花歸。

芝香三壽閣鳳旋玉芳禱鷴　林裝卿范菰芳王阿蕊王阿潤王素卿王月娥姚玉生胡雲香楊雙書

夕窗凭鏡暗凄然。春息微呵鼻弱烟。便道丰姿如董宛。飄花零葉總堪憐。
錦盌芙蓉四幕花。密樓藻井一層紗。凄然擁髻樊通德。坐對伶元說趙家。
織蘂桃花願已違。宮聲顛倒十三徽。不聽落葉廻風曲。猶道江南燕尙飛。
但有荒蘿滿若耶。難憑越女豔如花。醉聽白紵吳宮曲。何似溪頭看浣紗。
綿籠冰瓜養睡初。月牙橫几倦晨梳。綠翹早嫁徐君舊。定厭繁華北路魚。
鐃板銅琶唱大江。西來潮氣未全降。曲終仰看天邊月。照見南飛鵲一雙。
莫聽小玉院門鴉。莫折窮孃井上花。莫變商聲歌子夜。請看飛雪攪寒沙。
晚翠風神劇曼殊。飄煙窣水合歡襦。結褵尙未逢張四。敢效酸齋諳買奴。
窣地猩紅羅錦裾。豐肌灼灼照芙蕖。掌中難覓昭陽燕。怪底劉宮斐媚豬。
彩雲小隊厭天魔。瘦影春陽掠月過。敢似櫻桃譏石虎。帳中倒授有金戈。
廻風麗曲阻重聽。江水迢迢去越舲。楊柳樓臺蘇小宅。夜來明月夢西泠。
龍薰雪色瀼冰紗。忍向蕃髾譬舞家。不醒阿慶蝴蝶夢。玉眞僊過隔江花。
長信天高斷舊恩。自翻茜袖拭啼痕。紅兒幸脫羅虬刼。好讖維摩閉畫門。

范玉梅徐愛珠　上廣桂李意蘭杭州儲鳳四寶　張纖鳳姜樓香許蘭　尤雪寶沈非　杜鸞

堪人屬意是蟲娘。露液雲酥浹骨香。兄妹無恩鴻借餌。年年風雨走關梁。
蘇合微薰宿火溫。雨中羅幌記黃昏。一淮盪盡殘春絮。忍訪當年冠白門。
醉裏愁聽昔蘸聲。交驚繡被疊屏山。雨晴月白天如午。燭影橫花花照鬟。
孤影伶俜是斷鴉。曲傳幽恨到琵琶。小桃已怨無人護。況向東風伴柳花。
不向平陵看射雕。幾回對酒坐疏寮。剪燈醉讀雙紅記。劍氣瓊聲滿碧霄。
飄落他鄉似斷蓮。春陽不繫秣陵船。我憐江上無瑕女。枉解憐人與自憐。
一桁蝦鬚窣地垂。病痕疏到遠山眉。經秋顏色黃如菊。絕似當年金樹兒。
慣嘯蘭息蟲瓊姿。動若凝迷靜若思。隨絮尙容流水蕩。難禁風力是游絲。
畫院誰陳秘戲圖。曉窗冰色映瓊膚。朝天鏡國能堅寵。暗笑眞妃洩塞酥。
瓊子身材嫩玉肌。流珠眼色臥蠶眉。嫏嫏裏性眞如意。合與黃娘作侍兒。
亦工嚬笑亦佯嗔。略帶微酸更可人。慣抱箜篌歌泣露。桃枝綽約認前身。
靈芝新茁水精苗。護以龍烟似玉綃。一樣鬬風年十五。如何六萬買春條。
雙交屈戍靜無聲。鸚鵡低聲喚宿醒。酥胛玉肩誰受得。只除魏野解風情。

如蘭　馮秀蘭桂珠徐月卿袁梨鳳　柴阿潤陳蘭生王文香王阿保樓吟香朱問梅戴楠閨

珊珊瑟瑟珮明璫。錯認珠簾第四孃。一雙青黃魚子纈。東風吹作杜蘅香。
楚女腰肢漸減圍。不因春草怨芳菲。眼看黃竹空箱在。忍爲他人作嫁衣。
南來爽塏陷昌州。險奪名花出畫樓。漫恨不如毛惜惜。閒誰枕刃護高郵。
離屏六扇燦堂花。滑檑鈎簾似水遮。要倚聲婆鸝阿鵲。來尋廿十二孃家。
李家翠翠馬娉娉。姊妹雙花耀肉屏。莫怨桃根太嬌小。我愁桃葉易飄零。
病裏含魚肺不凉。慵來小髻擁愁粧。玉壺一勺靈芸唾。應有仙壇紫奈香。
玉蕤無言耀遠春。東風一笑賭千緡。倚翻瑟瑟屏風譜。先寫溫肌小鬟人。
遊戲天仙謫上京。不從花嬈借棋枰。袒衣醉打關西馬。密院三更有笑聲。
再顧難尋陌上車。玉魚深鎖五侯家。請看燕子穿門去。一樹春桃依舊花。
黛色分鈿秀可餐。暗芬融息似春蘭。玉甃緊抱香心露。著意遲開怕早殘。
一渠花淚冷初凝。怕踏春花過馬塍。當世已無姜石帚。小紅只合葬西陵。
香桃作骨瘦難支。倩女春魂弱自疑。枕角斷紅收不盡。藥烟茶氣線絲絲。
第三院落住紅綃。背影春鐙按玉簫。那得崑崙鎚猘犬。碧天無盡夜迢迢。

戎馥方葆生沈瘦海潤　孫寶鳳雙許球裝孫月愛洪香紅吳娟裝金林　陳寶玉殷愛姐許月靜

尙含睡態約殘雲。入頰紅肌有縠紋。要約鄰姑鬬草。不知。花。外。已。斜。曛。（杜賽金）

不是文舒定滿營。天池香水浴嬌嬰。靈嫗手植蜻蜓樹。能作丹剛九奏聲。（花潤）

靜月揩簾額露凝。淚爲行雨意爲雲。湘蘭解踐新簪夢。不唱青燈白練裙。（俞小雪）

熨花貼柳未全諳。酒半風懷蕩不堪。轉愛得憐堂上住。垂髫扶竹乞春柑。（李玉香）

拉雜花枝錦澗春。天魔別隊顯龍津。紅鸚未剪雙歧舌。便拍麗鉤學罵人。（王楚香）

菡萏心情豆蔻年。春波如蘇照嬋嫣。停驂一顧鳴珂曲。可有他時汧國緣。（王阿環）

東園花女怯風姨。洗靧春容避酒巵。願乞七星旛一座。與他牆護過春時。（張瑞雲）

黛石臙脂畫不如。嬌啼宛轉掌中軀。十三。年。紀。雛。鬟。綠。莫是。燕。京。李。夜。珠。（小韻）

灼灼盈盈髻未梳。高秋明水漾新蕖。六橋湖碧他年見。眼底翠花總不如。（楊阿翠）

痛飲醇醪無太阿。年華如水逐清歌。剛空月當離騷讀。莫罪靈均綺語多。

十洲春語下

二石生著

摭餘

蓋仿余澹心軼事捧花生餘譚之例。續新悅誌隨歡。匪云夸張。實係感慨。以爲無益語也。則當拉雜摧燒之。

客初至院。則啓牕供坐。假嫗伺客。細葑論香。軟語留盼。謂之茶園。沸酒炙肉。醉重氣微。燭光灺泛、巾釵影亂。謂之酒局。採童傳觴。花輿過街。珠鞯玉轡。侍巫佐飲。謂之出局。霜柝三報、蘭湯再巡。月沈燈炧。燕昵達旦。謂之留廂。接辰俠夜。怨舊憐新。一十二時。不知銷黃金幾許。

院中競尙小曲。其所著者。有軟翠淮黃離京凄凉四平四喜杭調滿江紅劈破玉湘江浪剪靛花五更月繡．包九連環武鮮花倒扳槳開五更四季想思金銀交絲七十二心諸調和以絲竹。如曇鳳花軟。狎雨驚柔。頗覺曼迴蕩志。

妓飾尙新。鬢髻有西瓜燕蝶蟬葉假元寶之類。簪釵有連心蝎蝶插蘭十錢龍舟秋葉獅鳳攀釵玉千金穿心蘭萬卷書之類。耳環有竹葉飄錢之類。飾髮者。有軟末利銀絲末利月季蘭芬蔚蘭珠茉花五色船釵盤光、抱髻鬏。飾顱者。有蛾包春包貂搭半邊杓趺鄉鈿流蘇帶。飾指臂者。有弓鞋指釧想思釧唧魚背指鐙手鎖纏絲雙絲連環。飾項者。有骨牌領壽盤拖鬟如意。衣則一字琵琶襟衿。裙則雙挑百襉。鬏則過橋秋片三鑲。中度纖穠。耀色晶檬。已不啻楊家奇服變化若神。

月湖之船。僅有單划小艇之屬。低篷側版。湫隘不堪。近時城北舒氏仿吳式製平頂酒船。篙舷彫繢。闌柱丹碧。羊燈懸幔。畫屏障紗。茗椀香廚。瑣事咸備。人稱爲舒家船。傍柳尋沽。戴花覓月。有借以供遊泛者。

院中饒席。多資於肆樓。濃汁調酥。咄嗟立辦。六簋八碟。乾潤並陳。謂之包桌。還芬剔膩。味以意需。謂之點菜。食品之俊。有騎馬蛤桃花螺丁香螺片鶯鶯冰鮮蔆風鰣絲炙江珧拖鰻春蝦圓牡蠣羹海瓜子裙帶魚荷葉鍋金錢蟹之類。小食則以霞紗餅椒卷玉蘭酥芙蓉餃水餃蘇葉餅兔茨糕諸種爲最佳。鮮能振師。清可醒脾。兔割羊燂。轉堪隸覗。肆之著名者。東門街狀元樓大觀樓。鼓樓前聚景樓春和樓靈橋門街義聚樓臨江樓。郡廟前聚賢樓。縣署前聚勝樓。三法卿天樂樓。江東如松樓三江樓。東門外敍金樓。

郡城於四月望。賽元帥會。如得勝之彤雲。文英之含香。西郊風雲。南郊協興文華集余諸社。伎奇鬭巧。日費數萬金。雕杠豸鉞。綉葆霓旌。華蓋五色。珠龍八寶。屏燈迤邐。五聯九聯。綴以珊瑚鮮鶴頂黎木雕翡翠孔翎鮮花異鳥流蘇錦緞之屬。更以行院姣女。飾之繡裙寶繝。綠袴紅兜。扮演故事。謂之擡閣。製椒蘭爲舟。蟬紗葵錦。籠頭擷腰。明眸皓齒。含笑蕩槳。謂之紗船。有凌風艇月舫如意舫凝香亭百鳥亭。諸目。惟時仙樂雲停。躍路塵揚。扇影衣香。塡塞闤闠。院中諸妓皆濃脂冶粉。傭檯墅塗。高坐廣場。以爲招颭。因之浮浪閒客。心許目迎。意弛神醉。雖元宵踏月。清明上河。有鮮此都麗者。

庚辛之交。海氛未靖。民鮮樂業。關市戒嚴。粉白黛綠之流。翻然於昔時。有珥貂從軍者。旁午之暇。更衣買歌。黃金揮霍。易同轉餉。嘗有詩寄慨云。毡帛運江擁甲遊。胭脂滿地潑春愁。誰憐風雨屯軍苦。綠酒紅燈自畫樓。

蘇杭流妓。有來郡赶唱者。多卜廡於三法卿沙泥街後市諸巷。謂之堂名。皆能引遶歌崑山腔。近之所聞。如尤秀寶之獨占場花。憐覩。陳雲卿之冥勘北餞賞荷。王繡鳳之山門冥判。張如蘭之絮閣借扇。楊雙喜之思凡。錢桂珠之偷詩。清絲脆肉。頗泥醉懷。外此若李月娥陳寶玉趙湘雲王巧林王素琴秀蘭桂蘭月仙金林愛珠等。亦不俗人。

王素琴名四喜。丰姿類頳而有楚楚之致。與桂珠巧林繡鳳同廡萬壽寺街蔣園。宵月下同友人訪之。姬歛息坐隅。鮮與酬睞。席上歌借扇見娘二折。出腔收韻。繩尺瓢家。余歎曰。此音律中之魯靈光也。詢之知其少本吳產。聲音之理。多受吳之名師。故與尋常擫坐者迥異。向住上塘丁巷。浮香閣爲其舊鄰。與余言壬癸間事甚悉。因作邁陂塘一闋紀之云。又無端送春時節。籬邊聽唱吳紵。沈沈夜氣濛濛院。酒醒清寒如許。燈漸炧。看水樣簾櫳。宛轉留煙絮。隔煙隨露。更露滌花明。花搖月碎。月暫緻鵑語。休相羨。鳳髻蛾眉無數。當筵

誰識羈緒。生憎青黛湖邊柳。不繫櫻桃船住。君念否。有抱病兜娘飄泊梁溪路。江南何處。望天末高樓。迢迢不見。但見雁飛去。

楊阿翠。杭州人。依其姊雙壽同寓後市。年十二。丰儀圓滿。膚潔體清。能歌賞荷諫父佳期諸劇。發吭惟亮。轉調能紓。殊有雛鳳聲清之譽。

或謂諸適如楊眉史爲辛夷。融渾如張繡鳳爲素馨。波俏如寶翠鳳爲玉簪。柔和如林葵卿爲迎春。溫疋如姜樨香爲棣棠。輕圓如張醒香爲簾花。直率如沈蘭因爲淩霄。倜儻如丁遠香爲秋葵。雋永如許月舲爲瑞香。纖媚如徐月卿爲木香。恬樸如孫月卿爲臘梅。靈慧如李玉香爲鳳仙。亦足補二十六品之闕。

數年以來。如雙珠之崑腔。潤寶之絃索。並有盛名。今已成廣陵散矣。惟許福之妹雙桂。字月舲。能撫絃歌。擫鳳簫。每一發聲。令人低回欲絕。

王蓮青行二。向僑城北徐。能誦唐人小詩。清脆可聽。一時俊遊。多以詩篇投贈。蓮青裝池成冊。要護之若兼金。余曾題其後云。麗愁少積。託姿以慾。俠情內含。露倪於謔。力屏膚冶。工炫異輝。石鏡春朗。阜勺山雞之影。秋煙夕歛。搖曳水莊之花。古意神取。衆賞咸集。吐言惟淑。植心尤懇。吟玉樓天半之句。飄瑤臺月下之詩。春婆之夢。尙纖。秋娘之年。惟少。余評量新遴。悵觸舊歡。倚慕聽香。背燈看鬢。惟時露欲霜變。綃衣不溫。濺以橙。晶鑑若靈。薄泥差慰。清譚與忘。聊潤鳳箋。短裁駢語云云。亦可想見其爲人矣。今不知所終。

僉雪蘅。字巽史。玉驄豐偉。冀瓣尖纖。爲舊院諸姬之冠。好弄墨。能楚楚作數筆蘭。頗得元眞子逸致。

陳梅卿。本吳產。初名雲卿。同居金縷室。貌中人。舉止曠達。異齷齪兒女子態。喜抗聲爲遏雲響。冥勸北餞。尤所擅長。弱管嫩絲。不能輔其氣也。高筵坐對。得壯酒膽。

初雲館孫水卿月卿姊妹。依潤卿素卿同居。若翠鷟之佐丹鷟。煇暎並麗。卍舲生云。潤卿之膩在神。水卿之清在骨。素卿之態在意。月卿之潔在膚。余謂潤卿助以水而益潤。素卿佐以月而彌素。固有天然相烘襯者。水卿愛月字也。

王潤卿之髮。楊小琪之膚。孫水卿之眉。王蘭芳之目。杜嫣卿之口。沈嫩卿之足。何素君之身材。皆足冠絕流輩。倘鎔萃一身。益之以陳蘭生之性情。范玉梅之聲韻。樓凝香之態度。龐玉芳之笑。王素卿之嚬。那不抗手素靈。齊肩粱宋。

味欖生贈玉立龕詩二絕云。竹扉敲破夕陽斜。簾額籠鬟解喚茶。欲理殘粧慵到晚。鬢邊且插杜鵑花。玉山倒處短檠挑。靜枕橫鋪度永宵。一曲唱殘渾不似。教人爭耐倦眸撩。贈初雲館一詩云。憶睹明粧越九秋。予懷渺渺似東流。閑情卻有姮娥月。推逐遊人上小樓。

素卿水卿索余贈句。因於席上填洞仙歌各一解云。瑤臺咫尺。看鳳翎迴展。似有雲和霜天半。儘翻裙玉碎。旋袖香飛。要採得竹影花枝零亂。生情工旖旎。菡萏驚蕭。寫入芳姿合歡扇。唱到夜嗁烏。月上梧陰。須不似昨宵員滿。間剗骨相思爲誰深。把枕角屏眉淚都彈遍。此爲素卿作也。同鄉蘇小。愛留年如許。卻稱盈盈掌中舞。怪紅襟乳燕。剛出巢來。便解得宛轉東風情緒。幾回筵罷後。花影重簾。共坐疏燈聽春雨。悄憑夜深時。一尺湘屏。須不是萬千山阻。恁富著人前慣矜嚴。又嗔。地。嬾。瞞。逗。來。眉。語。此爲水卿作也。

玉立龕主解情而復好言情。與之論古今離合悲歡事。輒傾聽忘倦。笑涕相雜。兼工書。通文藝。以是名流時彥輩吟社之讌。多樂就之。投贈詩什。皆默識成誦。如九華居士之我已消除名士氣。卿須珍重少年時。瀛谷之論心眞悔相逢晚。對酒方知欲別難。評花仙子之愛才惟見柳青眼。交友執如蘭素心。尤愛諷之。背人攤箋、宛轉微吟。每若不自勝其意者。或擬諸枇杷門下之薛。

竹隱生席上贈王潤卿詩云。西風颯颯短長亭。手擘紅箋與門吟。莫道相如非女子。沈香亭北有知音。勺藥花開二月時。東風拂拂雨絲絲。前生定是蘇家妹。也解香山絕妙詞。余嘗偕同人飲玉立龕話雨。章安鐵頭陀席上贈詩二絕云。無端燈下喚卿卿。宛轉歌喉妙未停。唱到相思金縷曲。不堪風雨客中聽。簫螺眉子茜紅衫。也有新愁付等閒。底事含情無一語。香魂應繞大梅山。時余亦有句云。貼屏春影海棠嬌。風過疏簾燭暈消。難得相逢盡知己。如何不飲負良宵。巡江成海客兵多。淒咽寧潮掠雨過。慚愧蕭閒如我輩。側身花

裏聽淸歌。

某明府與潤卿善。姬嘗作七律贈之云。儂家舊住綠雲樓。雅客騷人幾狎遊。才美如君眞絕覯。情頑如我亦搖頭。繁華滿目愁凋落。露水論交嘆逝流。一曲楚江曾熟記。知音原不在溫柔。慵掃蛾眉懶整鬟。瘦肩時復聳成山。自憐風月情常淡。剩有吟哦興未删。廿四番風花有耐。十三年夢蝶無閒。總然難洗琵琶恨。空洒江洲淚點斑。可與奐下趙婉香贈丹陽朱生詩並傳。

擬爲玉立龕主人作淸課十二事圖册。並拉同人拈題分詠。緣乏繪眞好手。事遂中輟。十二事者。聽雨倚月撫帖哦詩理琖擫笛煮藥試香灌花闗雀擁被整鬟也。姬復索余爲梅聘海棠圖寄意。因援恨不同時之說謝之。

折柳棨閣賞荷剌虎掃花獨占番離諸曲。皆潤卿所善歌。於佳期思凡二劇。尤工撒演。嘗借靈蕤館主過玉立詞龕。擫笛爲姬理舊曲。宛轉更番。徹曉不倦。興至則喬裝揮麈。俯仰聲折。摹寫曲情。鈿側鬟傾。鞋鬆襟脫。汗浹喘促。嬌不自勝。旋復默坐依依。若絮若怨。因作詩紀之云。對酒空腸斷。聞歌易涕零。大江飄獨雁。遠樹曙殘星。共坐疏燈白。相看短鬢靑。誰憐周昉筆。細與寫娉婷。

鬟飾之花。玉翠取其貴。通草取其輕。近時如玉立詞龕。靜嬅樓金縷室初雲齋諸處。競以鮮卉相尙。卽野薔薇山躑躅金銀藤七姊妹夜來香之屬。亦復綴之銅縷。衒若蝶形。斂色專香。上親薌澤。正不獨茉莉珠蘭爲媚人之妖草也。

江東之綠西樓俯來院。城中之蘋絲水榭淨因小館櫛雨樓。乙丙之間。極一時酒讌之盛。近則粉蠹凋悴。闃幕扃嘛。過其地者。猶徘徊於夕陽花影間也。

螺峯居士爲王潤卿作水仙畫册。題者多佳什。錢唐小巢居閣主絕句云。凌波欲步不盈盈。韻比梅花一樣淸。最是黃昏人獨坐。晶簾未捲月初生。情波脈脈託芳衷。咫尺盟辭執與通。自是素娥偏耐冷。不因遺嫁任東風。交甫情移解珮時。神光離合寫仙姿。不須金屋將嬌貯。紙閣蘆簾大是宜。西明題望湘人一解云。憶翠仙雅集。燈炧酒闌。嗚嗚如怨如訴。老眼看花。蛾眉著意。愁絕子喬寫去。淚竹留斑。娟蘭少偶。亭亭湘渚。悵隔江風月淒淸。卓勺珮環何處。贏得文人機杼。嘆鸞花無主。龍眠妙手。縱羅襪行雲。難寫十分媚嫵。賦就湘

人。紗籠神女。紅葉良媒修阻。曾寄與一紙宵恨。解讖氷魂綺語。曼陀退士題疏影詞云。尋芳水曲。似當年曾見。解珮江渚。葉嫩靑璘。盡琢響。託根知在何處。春寒春暖檀心暈。恐過了花時乘汝。幾含香體素都宜。寫出淩波欲語。試看靑蓮筆妙。莫將他畫作胭脂媚嫵體。衣趁輕銖。凍抱氷心。收拾定瓷盆貯。生憐羅襪微塵漬。總怨徹東風無主。問湘靈若個通辭。勾起騷人愁緒。余爲塡賣花聲詞云。小蕾迸寒葩。暖玉周遮。東風吹到宓妃家。澹月如煙窗六柄。佩響些些。塵跡謝繁華。夢影爭差。銖衣細褶襯春霞。肯借犀心香一點。沁入梅花。使範川太史見之。當以孫甍滑影第二圖署其册耑。

曾借晚香生珮秋生靈蕤館主小集金縷室。作花朝社。分韻翦燭。譚棋。檮月乍低。庭花無語。時鴉童鵁婢。藉醉早眠。蘭姬御窄袖服。移行竈。撥火瀹泉。烹茗供客。桂卿效廚娘裝。調山薯羹。煮脫粟飯。弋毋石髮。俊味臚陳。更爲譚督倚肩。拈字索解。不知許事。相與興酣。笑語未闌。東方延白。各含薄倦。隱几息神。夢醒推窗。則膝燭堆盤。墜釵在地。遊絲繚鬢。燕影過衣。雖銷金帳底。淺唱低斟。無逾此樂。

闇卿嘗與人談心事。嗚嗚切切。移晷無倦容。能使人意氣消盡。過金縷室。寄懷杜陵。調寄高陽臺詞云。簾翠含顰。明波漲盼。東風初茁蘭芽。幽怨如絲。縷縷牽人琵琶。輕烟不障鴛鴦夢。展湘屏。燈玉猶叉。最無情一曲離歌。一霎天涯。畫樓寂寞重相聞。有瓜漈燕子。語過隱紗。枕角昏鐙。不教夢斷留他。更堪鞾鬢橫簪地。但濛濛墮絮飄花。問今宵月在誰邊。春在誰家。時姬因遇事他適。信問久沈。崔護叩門。未免增依舊桃花之感。不知春風歸後。得復重逢人面否也。

自海上兵燹後。濟州諸女妓。多流寓兩湖間。當以瘦梅沈校書爲冠。嘗摘閒情詩。兆草出山凡藥賤。天驕下坂馬羣空。二語贈之。外此余所見者。如殿爾茶之風韻綿密。玉胡蝶之氣息深醇。檀香果之格度端詳。夜蝙蝠之舉止閒暇。皆足倚枕月地。佐酒花天。

湘中之好風雅者。潤卿以外。推范月香校書。少負盛名。居江東楊柳津。嘗偕友

人過讀春樓訪之。時畫檣燕靜。遠樹沈暉。姬倦睡方醒。薄衣未扣。因與閒園乘燭。傍坐監粧。聞余有十洲春語之錄。遂搦髮掀梳。檢題贈諸作相示。並析其妍醜。戒勿濫存。因錄數章附之。純齋嘗爲姬疊雪爛訪梅圖。香凝居士題滿江紅一解云。窄窄弓鞵。被一路晴香勾引。卻彷彿夢遊曾記。羅浮風景。半郭半村都入畫。是花是雪渾難認。趁朦朧殘月。折回來。枝連影。泉石癖。淸臞甚。脂粉態。消除盡。幸相逢林下。較量風韻。漫說此生修到未。試聽小字低呼。並侍明朝端整。壽陽粧。眉梢暈。碧天使者秋夜過訪詩云。踏破蒼苔露正濃。蛾錢堂下隱芙蓉。名花入夜香無主。繡閣藏春月有蹤。睡穩海棠嬌撲映。驚回蝴蝶夢惺忪。分明咫尺巫山近。獨恐巫山隔一重。花朝生約同人過韻春樓感舊詩云。細雨重簾午睡遲。花冠不整兩鬟垂。宿醒乍解春腰嬾。半帶嬌愁半帶癡。歌筵仍向畫樓開。舊日春心半已灰。莫問雕梁風景換。紛紛新燕去還來。樓前濃樹幾春盤。郤礙西窗月色寒。畫裏晴香風不動。梅花淸影在闌干。俱淸婉可誦。時姬新繪松陰凝思圖。研墨索題。匆匆未有以報。

余旣爲初雲館主人製洞仙歌。主人意若未足。復索詩題扇。因作五律四首云。薄羅新藕色。疏黛遠山痕。潤髮盤花膩。香心抱靜溫。彩鸞無禿羽。蕙草有靈根。記踏嬋娟巷。烟涉滿鶯門。細腰憐楚國。響屧媚吳宮。靜息吹春綠。醒肌灩晚紅。風情團扇約。月意曲闌通。藻野初逢日。桃花噴玉驄。風漪屏角濕。冰汗蠻心涼。夜燭飛鸞影。晨匳墮馬粧。閒愁傳曲象。秘語漏迷藏。儂以金籠翠。貽之繡段黃。韶年劉碧玉。丰采薛靈芸。錦帶葳蕤佩。紈幬蘇合薰。麗光嬌海日。綺夢駐湘雲。但惜盧家院。烏衣老燕羣。時靈犀館主亦作二律贈之云。月鉤眉曲曲。雲覆鬢垂垂。水意由來輭。風情半帶痴。蓮心花解語。簾角燕凝。點屧嬌嚬譜。依肩笑索詩。五夜連隨月。三分初綻花。纖腰憐錦瑟。韶齒認文瓜。倚醉鬆紅袜。含嬌障碧紗。春風凝豆蔻。舊雨話枇杷。

脩月生與文香甚暱。素有齧臂之好。每生過姬。姬輒閉戶垂簾。不與外事。其歡愛逾乎形影。謠諑紛乘。終無能間。姬嘗謂生曰。金縷衣不足惜。所惜秋月春花。一年年等閒過去耳。亦慧而解情者。記生有己亥新夏。重過翠芸閣即事。

調寄金縷曲詞云。儂本癡情者。更無端靈犀一點。盈盈相惹。江月如烟天漢碧。十二晶簾高掛。記共結雲蘋小社。酒半香初歌罷後。問幾曾眞個銷魂也。珠百琲。秖空買。盤桓最是三更語。感飄零愁紅怨綠。淒然淚灑。那復向儂羞薄倖。形蹤少年嬌姹。怪底事心猿意馬。袖角殘雲收不去。枉更番花漏沈沈夜。忍重倚畫屏下。

李玉香自定城來寓城中古織錦坊。吾友竹隱生頗暱之。生嘗集唐句三首寄意云。畫閣春紅正試粧。（鄭谷）百花狼籍柳披猖。（薛逢）林間戲蝶簾間燕。（韓偓）不信年華有斷腸。（李商隱）紗牕日落漸黃昏。（劉方平）深院無人獨倚門。（韋莊）天上人間會相見。（白居易）纏綿斜立正消魂。（韓偓）心事思量在眼前。（白居易）多情信有短因緣。（鮑生妾四絃）天長地久時相憶。（盧照鄰）忍使孤牕枕淚眠。（李因）

王纏林行二。郡之東鄙人。少失怙育。無所歸。依文香爲姊。故以王姓之。余字之曰語香。並以花解樓顏其室。今年方十四歲也。憶丙申夏杪始見姬時。姬僅九歲。蓬頭赤臂。司君炊爲竈下婢。因語文香曰。此雛鳳也。當以銷金籠護之。每過翠芸閣。必招姬相左右。侍樽擇紈。事事稱意。或有時投懷嬌泥。若深知余之憐且愛者。庚子秋重過閣中。則居然歌能貫珠。態可瑩玉。如玉之出於泥沙。光采倍越。由是往來漸與歡暱。矜寵委曲。不自知邃於恒情。頗思爲量珠之聘。因作花解樓本事詩四首云。感爾星鶯讀女媧。玉箏橫膝記華年。柔枝抱鄂春能覺。纖月窺雲影自憐。逼酒新潮初泛臉。上頭短髮未齊肩。迷離隔幕聞風趣。蕩向微波總似烟。狼籍金樽子夜歌。何年錦繖逐鳴珂。雲巢乳燕泥香少。貼葉新蟬澀語多。酒醒燈殘愁擁被。天寒袖薄怨牽蘿。如仙別院沈沈月。照見雙鬟抱玉柯。夙遇高梧月過墻。雛萍合絮費商量。誰嫌小鳥雛同命。不種愁花已斷腸。冷睇揆襟尊墮淚。疏鬟貼鬢膩溫香。且命已死人間俠。枉盼天星數角張。我亦淒涼感鬢絲。香桃骨況雞支。飄花身世空成刼。團雪因緣轉自疑。會解歡儂傳密語。恐誰恩怨卜他時。可憐夢裏驚書淚。滴入荷心冷未知。本事續詩八首云。自賺西施出苧蘿。空山裙布久蹉跎。駒因俯墜雛猶豹。鳥縱高飛亦畏羅。背鏡怕修眉子黛。鼻花愁聽娘歌。錦屏

春色知多少。更恐流光等逝波。早知瓶菊畏西風。欵欵滋培暫暫籠。詎料生天欲亨佛。竟成隨地可憐蟲。但迎淺笑神都醉。未解深情眼亦工。試看江潭秋後樹。幾多憔悴夕陽中。誰信寒鷄反得免。未防看碧轉成朱。移燈近塵雙睇。避對枕通宵一語無。繡幕慶香欺句艷。晴江春月夢難蕪。倫逢天上靈威使。願來生前位業圖。情天兜率會無遮。婚界珠林兩曼伽。水玉郤宜君子佩。海棠原是女兒花。一編疑雨翻王集。再世非烟出步家。眼底崑源通月府。未應秋淚阻鬟槎。上元侍女極娥嫦。水氣爲裳霧作鬟。豈竟浮萍終結局。只如孤燕託鄰巢。合歡擬借屠蘇酒。續恨應無慎卹膠。怪爾犀心著一點。暗隨酒暈上眉梢。狀響璁玎動六銖。夜涼劃襪踏瓊鋪。微臣好色東鄰玉。佳俠含光北里珠。密護蘭薰鄉實。相暗擁冰桃薦雕菰。籠鸚徹曉堅防守。莫漫猜疑事有無。空庭薄露燒蒼苔。紫圍屏風晚不開。雲貼水痕吹影去。酒攙人氣送香來。癡心難爲啼時隱。私語頻教怨處猜。縱使千金爭一刻。誰將蠟炬駐殘灰。雙徵空挑卓女枝。幽懷甘寫薛濤牋。進眞自潔泥何汚。絮到無歸淚始綠。但得小紅依石帶。何論華綠嫁羊權。願從閉戶飯清淨。莫漫春燈怨杜鵑。本事後詩十二首云寶樓風雨逼殘年。坐對疏檠各黯然。暗遇深情邀夙誓。苦翻怨調促離筵。細研鳳餅和香嚼。懶拔蟬釵泥醉眠。分付鄰雞休早唱。明朝江潊買歸船。相思三五下蟾蜍。相約花開陌上車。纖愛。釗心。潛續。惓含羞。上頰。故。生疏。薰衣掩帳寒差耐。擁髻推篷倦未梳。聽得梅梢雙翠羽。羅浮清夢較何如。解唱雙行攏四枝。水天新譜續金荃。願依松長同纖蔦。早出山流變濁泉。浸斷柔腸歌決絕。且凝冷眼試周旋。生愁竹裏湘靈館。夜雨寒聲照獨眠。暈色春粧拖額斜。纏金短摺繡茗華。每因謔諱防諸妹。偏喜矜持學大家。親擣群煤和麝汁。背挑纖膩護香痂。莫須人別江城後。起倚闌干望斷鴉。葉易成陰子易肥。如何不自惜芳菲。橫陳雪影憐姑射。洩語春香怨姊歸。未及凋殘猶可護。久無親串感誰依。請看北雁天邊下。只傍南雲海上飛。丁字簾櫳小玉家。蓮燈雖枕劇豐華。沁人軟語如春水。逼夢深香似午花。戲賭纏頭開鈿局。像裁羅角補檀紗。琴心許續求凰曲。須抱蟬枝問瓠巴。夕粧新試鬱金

裙。曉鬟傲殢蘇合薰。壓水眉樓藏婉孌。搏山心篆結因昷。女床彩鳳延簫史。繡被文鴛擁鄂君。愛綰春枝成連理。安知秋燕感離羣。腕闌金釧約玲瓏。晴鏈中央四角通。纖李著花愁凍雨。弱鶯試舞怕顛風。好修瞞慧還光碧。莫謂飄零付墮紅。一妹天人何妙嫮。應憐覺武是英雄。河自東流漢北流。茫茫無地葉瓊樓。榴花易惹紅裙妒。春水難湔紫玉愁。半晌罷衣當慰藉。更番迎睞作勾留。荷華自護雙巢翠。不管蘆陰有泊鷗。煙波江上靜吹簫。彷彿松陵十四橋。殘月曉風堪昔別。昏燈羅帳又今宵。嬋娟碧玉題紅怨。神女青琴和綠么。寄與溫妍周防護。憑人見慣總魂消。青溪雲鎖小姑愁。那得金錢賸蔣侯。漸識纏綿心欲死。知何感觸淚難流。桐梢么鳳栽煙綺。柳角殘蟾挂水樓。悄向屏山尋斷夢。幾回小膽怯羅鉤。退紅休洗舊胭脂。轉綠迴黃恐後時。愧抱癡心供曲諒。暫挑風語耐沈思。渡江何日迎桃葉。倚笛無心唱柳枝。相約試燈圓月夜。拓腰細譜定情詩。天下有情人讀是詩者。當憫然鑒余之癡也。余嘗謂姬曰。仙葩初茁。善自培之。幸勿流湏性成。甘同春後楊花。徒飄零隨墮蝶。則他時出汚入淨。未必非青蓮會上人也。嗚呼姬果慧假婉孌。必感張正字爲知己。爲之涔涔然淚下者。

甬江乃商漁通藪。日之出納以累萬計。傖父大賈。多借坊曲爲宴會交易之所。馳車朝往。挈燈夜遊。恃俠貢財。供其饕餮。以故風流旗幟。遍樹闌衢。無怏而偃者。守土之令。惡廛風俗。思澂剔而掃除之。而邸將輿皂之流。姑息於外。朋探廟客之輩。衛蔽於中。皆賴諸院飽啖以柴分潤其橐者。一令未下。聞信如矢。鍵門寂無。相戒止譁。役吏反牌。以遁適爲報。而重幃複壁中。故依然揭畢薦衾。事事仍昔。守上者知其故。因之易裝改服。密自訪稽。幸獲其一。罔頹於政。益增弊端。且自傭幕丁隨以下。多以紆門狹巷爲陶心息足之地。近蔽未明。求諸迂遠。適貽笑路人。其相與魂迷色陣者。又多佳子弟。飄纓曳縠。邀賓集朋。置身煙雲。視珠玉若泥礫。錮欲香粉。需操作以日時。追婁尾已歌。床頭早罄。猶是低徊金縷。悵望玉門。有師長父兄。加以鞭笞拘縶。莫或禁其心之蕩馳。稍知悔則故轍復乘。益深沈錮。纏頭罔濟。彌縫百端。及至悔追。亦已遲

晚。若士生窮愁。更何能與魚鹽負販。鑑揚錢刀而競豪侈哉。將謂董宛之於冒。李香之於侯。花畝柳澤之中。非無燕昵微芘。情鍾心許者。而百不得一。求合巹難。亦聊於吟嘯之餘。以之佐觴酒。寫牢愁。等諸聽鳥當歌。對花當舞之意云爾。

耳無善聽。雖解子母蠹衡之策。壬奇風角之占。卑言如寵。罔所進告。惟與里巷串屬。謀保飢寒。相視無恙。越辛之春。諸君以應承平之選。復計偕北行。渡錢塘。踰京口。入淮達河。登車行齊魯。抵上京。東箭南金。英塵俊軌。輻輳於棘門之下。射策獻賦。彈冠于于。昔之交游。多有齊譽羣龍。金閨注字者。生嘗上書者四。頻遭擯斥。無望於離疏。竊茲處危蹙及家室。將安元跡於冥寂。藏竄而澤居。敢倖冀以裹糧之策。下逮於窶蠹。嗚呼。既不能如介子定遠輩。投筆立功。勒銘燕然。以博取斗大懸肘之印。又不能厠班馬之流。瓌懷烟翔。結綬金馬。以文章潤色乎鴻業。讀書三十年。終與鷄豢瓦礫爲等。唱嘆兮奈何。出門遠望。雲日在天。邁心孤行。一往無涘。其甘頹棄以自放耶。而以牢騷落度之意。一寄諸幽馨頑豔之中。亦猶屈賈之苦心。而嵇阮之末計也。俯首聽呵。誠何免矣。

後序

二石生以玉遮之才。享洞簫之福。都門下第。斷變南歸。既祔故邸。跡同逋駭。悼彼美之失志。嘅才士之不遇。猿啼鶴唳。時復一呻。愛樹愁花。倏聞短歎。爰以潘岳室廬之戚。杜陵干戈之感。恨難藉於坤靈。悲益增其坎壈。遂乃削筆明山。滌硯東海。破涕爲笑。言愁欲愁。閑情綺業。纂茲品目。足使越女吳儂。爭傳侍兒之錄。花汀柳嶼。競長秋娘之價。就李亭長書於十二客者之巢

香艷叢書十五集卷三終

某中丞

失名

某中丞。旗人。貌都。麗。衣飾。亦。修。整。有兄爲某省將軍。某年以事召入都。枉道過中丞任所。駐節某會館。中丞。素、敬。事。兄。逐日。輕。輿。詣、行。館、作深。談。怡怡。如。焉。將軍。有。愛。妾。年二。八。輕、盈。俏、麗。眉目。似。畫。中丞。一。見。心搖。搖。不。能。自。持。妾以。將。軍。耄。凡。醜。也。眉梢、眼。角。亦時、時。流。露。情。意。中丞。益。慫、之。詣。行。館。愈。勤。日或。兩。三。至。一日又往。適將軍拜客外出。中丞大喜。弃入內室。約半小時。不意。將。軍。遽歸。見門首有綠呢兩人輿。知中丞已至。匆匆入會客室。不見。呼之不應。而中。丞。聞。呼。聲。大驚。立逃。方及。閾。遇將。軍。呼止。之。若不。聞。徑登。輿。去。將軍。大愕。惘惘。入。內。闥。則愛。妾。已。高。懸。樑。際。矣。將軍乃大怒。立命隨役傳中丞。既至。不與交。一言。惟怒。目。視。之。而。已。約三小時。時計針指亥刻。僕從棺殮妾已畢。將軍始厲聲呵之曰。爾猶。有。面。目。坐。此。耶。中丞。逡。巡。出。自此。不。敢。至。行。館。者。三日。將軍則又傳之至曰。爾今。日。不。復。念。及。阿。兄。耶。然。阿。兄。不。忘。汝。必。喚。爾。至。一。覩。爾。之。面。目。如。何。中丞不敢答。又日日至。將軍則又訶責之曰。爾食皇上家之祿。宜事皇上家之事。容。爾。如此清閒。以余處爲消閒地耶。中丞至此。進退不知所。計。乃涕。泣。向將。軍。跪。請。曰。弟誠。無。狀。無面目。對。阿。兄。然阿。兄。獨。不。念。二。十。年。前。吾。兩。人。同。眠。同。食。時。耶。言訖。大哭。將軍亦不覺淚墮如縻。微俯扶之起。坐。蓋將軍家本清寒。又少孤。撫中丞若已子。未嘗形影離焉。自此。遂。爲。兄。弟。如。初。而將。軍。以。明。日。即。行。

記某生爲人唆訟事

失名

夫妻反目之事誠恒有之然未有若某事之奇異者有之莫某姓若某姓夫婦因事反目控諸縣署經年莫決其妻乞援於某生某生素狡猾多智慧者他應曰諾越二日汝來余將告汝以制勝之策越日某氏往時天氣酷熱炎日如火綠梧陰中蟬鳴不已氏既至叩門門啓一小童出氏問曰家主何在小童答曰在園中納涼即導氏往謁見某生方皮冠狐裘披氈衣納涼於竹林中手持芭扇仰臥一竹椅上某氏問計將安出某生曰若如是夫人之案必勝矣氏如其術行之果獲勝未久夫妻和睦如初夫乃詳究其所以獲勝之故並問出於何人之主謀其妻俱以實告夫聞之即控某生以唆訟之罪縣令傳某生至某生堅辭不認訊氏氏堅謂出於某生主謀並備述某生在竹林中設謀定計時形狀縣令聞之冷笑曰汝作瘋語乎令掌其頰不准呼若某生者可謂多機變之巧者矣夫爲人謀事而反累及其身者皆未得某生之術者也

記某生爲人雪冤事

失名

李某席先人餘蔭擁有巨資少孤無兄弟姊妹年近弱冠尚未受室子然一身洮如也族中貧而黠者皆涎其資顧計無所出中有某甲素無行人多以洞蝎名之年老矣掀髯謂諸族人曰余有一策行之無不驗者請試猜之於是或謂鴆殺之者或謂夜半使人搏殺之者甲笑曰此皆下策也某之爲人無嗜好而多疑萬一計不行我輩反遭其毒手矣余之計劃行之必效所難者惟一事耳嘗時目覩某氏而哂某氏者李某之叔母也寡居已久日甚貧窘聞甲言謂妾一身之外祇餘床頭敗絮耳苟能効力未有不願馳驅諸父老之後者但不知所需於妾者何事甲曰所需於嫂者不過犧牲一身之名譽而已因潛告以故氏初難之甲又曰嫂氏一貧如洗而所天又失所依靠者惟我伯叔諸父耳倘堅執不行亦惟命惟以後之事我輩亦不敢過問嫂不得已從之一日清晨嫂氏至某臥室諸族人躡其後俄聞氏大呼救命諸族人一擁而入拘某鳴諸官控以強姦嬸母之罪某氏爲原告諸族人爲證人證據鑿鑿某卽喙長三尺亦無從致辯既承招矣縣令頗疑之以某爲人誠樸不類強暴且諸族人皆貧困無狀非善類使某果好淫則家勢甚豪何求不得何必爲此干犯名義之事但此係理想之論終無以確鑿之證據足以平反其罪案例強姦者罪至死令哀憐之乃爲之末減將擬以永遠監禁之罪時人莫不冤之時有某生者爲人機警而多謀道經該縣於茶肆中微聞其事詢諸茶客客曰縣令清明乎客皆曰某縣令清廉素著良吏也某生竊喜乃謁李某於獄中問曰君欲出獄乎李聞言愕然莫知所對良久乃曰君何人而能出僕於獄某生曰僕羈旅人也道經此間君受冤於獄僕欲爲君一雪此冤可乎李曰僕以非罪羈於縲絏牢獄之苦備嘗之矣君能脫僕於獄是肉骨也當以家資半相贈誓不食言某生笑曰余數十金足矣乃謂李曰僕無他術出君惟有一言相贈若他日縣令重訊時君謂汝嬸母曰嬸母余不過強姦一次耳何故下此毒手李聞言詫曰君何出此言僕堅不認尙繫縲絏況承認乎某生曰君不承認已出獄乎李未對某生又曰君卽不承認亦不能出獄固矣君姑認之如不能出獄亦不過永遠監禁

而已君姑言之一驗我說之不謬也李心疑之然亦無奈某生將行又曰君記取僕言不累汝也越日縣令復傳集人證訊究刑杖森列觀者如堵無不爲之慼泣李至竟如某生言語其叔母叔母卽曰何止一次何止一次縣令聞言大怒卽拍案叱曰胡說姦有幾次可強爾輩利其家產誣控強姦情節顯著爾姪既屢次強姦而爾尙至其室是爾使其強姦也如不實供將用大刑某氏懼盡吐其實李冤遂得雪李歸始厚謝某生某生曰此實由於令之清明非僕之功也婦人女子本無深識言語倉猝不及致思每致欲加人以罪而反暴之此亦必然之理也僕何功之有

妖婦齊王氏傳

失名

蜀中妖婦齊王氏軍中稱爲齊二寡婦姿容絕豔而驍勇特甚兼善幻術時桂涵羅思舉赴營投効勒制軍以都司札付二張元寶二錠給之限七日斬齊王氏首級遲則軍法從事二人易服往探齊王氏擁衆屯大寺內夜臥紗幔中一足翹幔外室中燃巨燭如白晝階下持刀護者四十人二人登樹伺之竟夜不得其便因相商曰逾限當死不勝亦死不如徑往取之遂各執巨斧從樹躍下持刀者四散辟易齊王氏躍起從床中飛出一鞭鐵爲所中倉猝中斫其一足而出俄而賊營大擾舉火如晝二人仍從樹上穿葉攀枝而遁持足以獻勒疑其僞後知齊王氏受傷越日死遂優賞之有黑丫頭者每戰作先鋒尤爲勇悍曾一日手斬總兵二人官軍望而畏之有徽人裴某能手舉五百觔隨其同鄉某監司在營一日大帥議出隊裴出跪帳前求派差使帥問何人監司稟稱係伊隨僕不諳軍規當責懲之帥曰此人頗有胆氣令帶百人出隊獲勝而回賞以六品頂帶裴大喜過望月餘又領衆巡行遙見一女子單騎持槍至衆兵

望見盡逃裴自念一女子耳殺之當不費力策馬直前舉矛刺之女略一舉手裴已翻身入溝內幸素習水性見女下騎俯首尋覓遂從水中躍起矛中其喉女出不意仆地而死即登岸拔刀斬其首以歸因所殺一女子不敢報功私與同列言之衆觀其首乃黑丫頭也立聞于帥亦大喜超擢參將後官副將而終

御覽闕史

闕史序

唐參寥子述

皇朝濟濟多士聲名文物之盛兩漢纔足以扶輪擁轂而已區區晉魏周隋已降何足道哉故自武德貞觀而後吮筆爲小說小錄稗史野史雜錄雜紀者多矣貞元大歷已前捃拾無遺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爲誇尚者資談笑者垂訓誡者惜乎不書於方冊輒從而記之其雅登於太史氏者不復載錄愚乾符甲午歲生唐世二十有一始隨鄉薦於小宗伯或預聞長者之論退必草于搗網歲月滋久所錄甚繁辱親朋所知謂近强記中和歲齊偷構逆翠華幸蜀搏虎未期鳴鸞在遠旅泊江表問安之暇出所記述亡逸過半其間近屏幃者涉疑誕者又刪去之十存三四焉共五十一篇分爲上下卷約以年代爲次討尋經史之暇時或一覽猶至味之有菹醢也甲辰歲清和月編次

題唐闕史

知不足齋奚不足渴於書籍是賢乎長編大部都庋閣小說卮言亦入廚闕史兩編傳摭拾晚唐遺蹟見規模彥休自號參寥子參得寥天一也無

乾隆甲午清和上澣御筆

御覽闕史卷上

丁約劒解　　滎陽公清儉
郗尚書鼠妖　　裴晉公大度（皇甫郎中褊直附）
吐突承璀地毛　　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馬
滄州釣飛詔　　周丞相對敭
李文公夜醮　　路舍人友處給事
李丞相特達　　楊江西及第
崔相國請立太子　　裴丞相古器
杜紫微牧湖州　　許道敏同年

韋御史鑑怪　　鄭相國題馬嵬詩
秦中子得先人書　　齊將軍義犬
眞陵開山　　鄭侍郎判司勲檢
趙江陰政事　　單進士辨字
李僕射方正

丁約劒解

大曆初韋行式爲西川採訪使有姪曰子威年及弱冠聽敏溫克常耽翫道書惑神仙修煉之術有步卒丁約者執役于部下周旋勤恪未嘗少惰子威頗私之一日辭氣慘慄云欲他適子威怒曰籍在轅門焉容自便丁曰去計已果不可留也然某蕭勤左右二載於茲未能忘情思有以報某非碌碌求食者尚紫俗閭耳有藥一粒願以贈别食此非能長生限內無他恙矣因褫衣帶得藥類粟以奉子威又謂曰郞君道情深厚不欺闇室終當弃俗尚隔兩塵子威曰何謂兩塵對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刧道謂之塵善堅此亦復遐壽後五十年近京相遇此際無相訝也言訖而出子威驚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將以逃亡上狀請落兵籍爾後子威行思坐

念罔意尋訪竟亡其蹤後擢明經第調數邑宰及從心之歲毛髮皆鶴時元和十三年也將還京師夕於驪山旅舍聞通衢甚諠詢其由曰劉悟執逆帥李師道下將至闕下步出視之則兵仗叢衛桎梏纍纍其中一人乃丁約也反接雙臂長驅而西齒髮强壯無異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驚認之際丁約則已見矣微笑遙謂子威曰尚記臨邛別否一瞬五十載矣幸且相送至前驛須臾到滋水則散繫於郵舍壁間開一竅以給食物子威窺之俄見脫置桎梏覆之以席躍自竇出與子威

攜手上旗亭話闊別之恨且嘆子威之衰耄子威謂曰仙兄旣有相見之期聖朝奄宅天下何爲私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所逃哉蜀國睽辭豈不云近京相遇愼勿多訝乎又問曰果就刑否對曰道中有尸解劍解火解水解惟劍解實繁有徒嵇康郭璞非受戕害者以此委蛻耳異韓彭與葅壞并也其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追耶他問不對唯云須筆子威搜書囊以進亦愧領之子威又曰某得親朋書促令著鞭以爲明晨稾街寓目豈蛻於此乎丁曰未也夕當甚雨未克行刑一再晝雨止國有小故十九日大限方及君於此時幸一訪別言訖還館復入穴荷校以坐子威却往溫泉日已晡矣風埃坌起夜中雨果大澍遲明泥及骭詔改日行刑再宿方霽則王姬有薨於外館者復三日不視朝果至十九日方獻廟巡鄽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飫僕飽馬詰旦往棘塲候焉停午聞方號令迴觀者不啻億兆衆矣面語不辨寸步相失俘囚纔至丁已誌焉遙目子威笑頷三四及揮刃之際子威獨見斷縶霜鋒倏及之次丁囚躍出而南廣衆之中躡足以進又登酒肆言當之蜀脫衣換觴與子威對飲云某自此遐適矣勉於奉道猶隔兩塵當奉候於崑崙石室言訖下旗亭冉冉西去數步而滅

參寥子曰上古以前帝王將相得仙道者往往有之近代則無聞焉蓋羽化尸解脫屣生死之事所得何常其人愚常思之得非名與利善桎縛其身乎富與貴能膠餳其心乎噫內膠餳而外桎縛是以仙靈之風清眞之氣無從而入也

滎陽公清儉

滎陽公尚書鄭澣以清規素履嗣續門風尹正圻南日有從父昆弟之孫自覃懷來謁者力農自贍爾未嘗干謁拜揖甚野冠帶亦古鄭公之子弟僕御皆笑其疎質而公心獨憐之問其所欲則曰某爲本邑以民待久矣思得承乏一尉乃錦遊故鄉里也公深然之而公之清譽重德爲時所歸或致書於郡守猶臂之使指也將脂轄前一日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而爲餅者鄭孫搴去其皮然後食之公大嗟怒曰皮之與中何以異耶僕常病澆態訛俗驕侈自奉思得以還淳返樸敦厚風俗是

獨憐子力用弊衣必能知艱難於稼穡奈何囂浮有甚於五侯家綺紈乳臭兒耶因引手請所弃餅表鄭孫錯愕失據器而承之公則盡食所弃遂揖歸賓闔贈以束帛斥歸鄉里

參寥子曰傳不云乎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公所執如此宜乎子孫昌衍光輔累朝矣

郗尚書鼠妖

許下郗尚書士美元和末爲鄂州觀察使仁以撫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載在冊書一日夙興將出視事束帶已畢左手引鞲未及陷足忽有巨鼠過庭北向拱立而舞八座大怒驚叱之畧無懼意因擲靴以擊鼠則奔逸有毒虺隱於鞾中珠目錦身長裁細蟠勃起于舌端向無鼠妖則必致螫指潰足之患矣

參寥子曰梟鳴鼠舞不常爲災大人君子遇之而吉

裴晉公大度（皇甫郎中褊直附）

皇甫郎中湜氣貌剛質爲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復褊而直爲郎南宮時乘酒使氣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溫洛時相允之値伊瀍仍歲歉食正郎滯曹不遷省俸甚微困悴且甚嘗因積雪門無轍跡庖突無烟晉公時保釐洛宅人有以爲言者由是卑辭厚禮辟爲留守府從事正郎感激之外亦比比乖事大之禮公優容之如不及先是公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于集賢私第公信浮屠教且曰燎原之火漂杵之誅其無玉石俱焚者乎因盡捨討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危樓飛閣瓊砌璇題就有日矣將致書於秘監白樂天請爲刻珉之詞（公與樂天俱與平年傳法堂師弟子）值正郎在座忽發怒曰近舍某而遠徵白信獲戾于門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謂瑤琴寶

瑟而比之桑間濮上之音也然何門不可以曳長裾某自此請長揖而退座客旁觀靡不股慄公婉詞敬謝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煩長者慮爲大手筆見拒是所願也非敢望也正郎赬怒稍解則請斗釀而歸至家獨飲其半寢酣數刻嘔噦而興乘醉揮毫黃絹立就又明日潔本以獻文思古謇字復怪僻公尋繹久之目瞪舌澀不能分其句讀畢嘆曰木元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其碑在寺西北廊玉石幢院洛中人家往往有本在）因以寶車名馬繒彩器翫約千餘緡置書命小將就第酬之正郎省札大忿擲書於地叱

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況爲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爾其辭約三千餘字每字三匹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已上實錄正郎語故不文）小校既恐且怒躍馬而歸公門下之僚屬列校咸扼腕切齒思臠其肉公聞之笑曰眞命世不羈之才也立遣依數酬之（懸幼年嘗數其字得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計送絹九千七百有二後逢寺之老僧曰師約者細爲懸說其數亦同）自居守府至正郎里第輦負相屬洛人聚觀比之雍絳泛舟之役正郎領受之無媿色湜褊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爲蜂螫手指因

大躁急命臧獲及里中小兒輩箕斂蜂巢購以善價俄頃山聚於庭則命碎爛於碪机杵臼絞取其液以酬所痛又嘗命其子松錄詩數首一字小誤詬詈且躍呼杖不及則擒嚙其臂血流及肘而止其褊訐之性率此類也

參寥子曰禰衡恃才名傲黃祖而死正郎以直氣誑晉公而生尊賢容衆之風山高水深之量較之古今懸雞鳳矣至於皇甫正郎螫指而滌衆巢信乎拔劍逐蠅之說

吐突承璀地毛

仲尼云必也正名乎近世逢掖恥呼本字南省官局則曰版圖小績春闈秋曹北省官位則曰紫微貂蟬側坡夕拜未嘗正名其名豈宣父之本意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方承恩顧及將敗之歲有妖生所居先是承璀嘗華一室紅梁粉壁爲謹詔敕藏機務之所一日晨啟其戶則有毛生地高二尺許承璀大惡之且恐事泄乃躬執箕箒芟除以瘵雞防口甚固而亹亹有知者承璀尤不欲達于班列一日命其甥嘗所親附者曰姑爲我微

行省闥之間伺其叢談有言者否甥稟教斂躬而往至省寺郎詞詰守衛輒不許進方出安上門逢二秀士自貢院迴笑相謂曰東廣坤毳可以爲異矣甥馳告曰醋大知之久矣（中官謂南班無貴賤皆呼醋大）且易其名呼矣謂左軍爲東廣地毛爲坤毳矣承璀笑曰其可那何或令專局兆司則飛龍莊宅內園弓箭皆得以文呼也其明年承璀以托附澧王潛圖不軌籍沒其家

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馬

丞相河南公妻晉國夫人京兆（原缺二字趙本及金本俱旁注韋相）

（二字義不可解按康熙字典亦無蕿字）才辨強明資質瓌秀嘗登樓軸簾俯瞰阡陌軒車簪紱經過樓下俯蓋檛馬若不自安而晉國冶態自恃無羞避色一日命婦朝覲皇太后仗鼓纔下晉國出宅將升步輦執燭者雙前步引晉國怒不乘馬傍有中書緋衣吏二人方請事於丞相門晉國謂曰第持炬前導緋衣吏辭以前無規晉國曰且使有之亦因人而著非天降地出也今則以自我而始吏遂巡不得免乃捧火登騎自是宰相宴出得以中書朱紱吏爲騶導

滄州釣飛詔

太和末司空隴西公之鎮橫海也九年十一月朝廷行大戮宣刑于四方急詔北渡于時寒氣方隆河冰層合以詔北渡公急擊冰令載舟中流水勝舟覆舟人盡溺詔書隨沒守者以狀聞水工大恐失脚捽地走東西階乃連使飛令鞭策相沓以必復爲命守吏持衆擊冰抉詔搜索六日竟不得運河奔湍崩騰東走度其泛去不啻千萬里也水工又謂津吏曰王命貞大爾吏不敬俾有斯溺且不得詔吏無大小一死之吏輩得令大恐於是相與言曰吾帥特于用刑今不得詔吾百族之血當殷于河畔枯草矣然河神陰隲遽敢沒天子之書而忍嫁禍於吾輩哉請帥禱祭羹兎肸鑾而有以復也水工乃命具餟潔服詞而祝之詞卒酒灑劃然有聲若飛靂橫霆地動水響倏而視之則河冰中斷二十餘丈間瀾三四步沈絲一釣隨鉤而出第印微溼封角不敗

議者曰黃河流激大冰既合而布封一尺輕止半升長水之下六日之久復與一纔相遇斯蓋水神河伯以芝泥緘敕蛟魚輩推鱗翼總而歸之時有從事掾宋藩爲記甚備然多歸美於水工議者以此薄之

周丞相對敭

文宗皇帝自改元開成後嘗鬱鬱不樂駕幸兩軍毬獵宴會十減六七寵錫之命左解於右蓋上意有所嫌忌而不能去也四年冬杪風痺稍間延英初對宰臣時以藥餌初平台座畧奏事後諸司及待制官並不名對蓋慮宸居之疲倦也及仗下後又坐思政殿拱默良久左右侍衛者屏息不敢進上徐謂曰今日直翰林者爲誰學士院使奏曰中書舍人周墀上曰試命名來汝南公

既至上命之坐以金屈卮賜酒三器問曰朕何如主汝南公降階再拜而稱曰小臣不足以知大君之德凡百臣庶皆言陛下唐堯之聖虞舜之明殷湯之仁夏禹之儉上曰卿愛君之志不得不然然朕不敢追踪堯舜禹湯之明所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爾汝南公震懼惶駭又再拜而言曰陛下自出震乘乾光宅天下誕敷文教銷偃武功蠻貊懷柔車書順軌臣竊謂義具軒頊纔可抗衡至于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曾不足比數豈可以赧獻亡國之君而上攀睿德哉伏願陛下無執撝謙之小

節以爲社稷之大幸也則天下幸甚生靈受福非獨臣之願也上又曰朕自以爲不及也周赧漢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臣尙以爲不及也既而龍姿掩抑涙落衣襟汝南公隕越於前不復進諫因俯伏流涕再拜而退自爾不復視朝以至厭代

李文公夜醮

李文公翺自文昌宫出刺合淝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嘗信巫覡之事郡客有李處士者自云能通鬼神之言事頗中一郡肅敬如事神明公到郡旬月乃投刺候謁禮容甚倨公心忌之思以抑挫抗聲謂曰仲尼大聖也尚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賢於宣父耶生曰不然獨不見阮生著無鬼論精辨宏贍人不能屈致鬼神見乎且公骨肉間朝夕當有遘病沈困者宴安鴆毒則已或五常粗備漬於七情孰忍視溺而不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繫之將痛鞭其背（夫人背疽明日內潰）果噬食昏瞑百刻不瘳徧名醫藥曾無少瘳愛女數人既笄未嫁環牀呱呱而泣且歸罪於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伉儷義重息亂情牽不得已解縲絏而祈叩之則曰第手驗一狀俟夜禱之

某畱壘篆同焚當可脫免仍誡曰慎勿簽易鉛槧他無所須矣公敬受教卽自草詞祝潔手書之性褊札寫數紙皆誤不能爽約則又再書燭灺更深疲於毫研克意一幅繕札稍嚴而官位之中竟箋一字既逾時刻遂併符以焚闔呻吟頓減閤室相慶黎明李生候謁公深德之生曰禍則可免猶謂遲遲誡公無得漏畧何爲復注一字公曰無之向寫數本悉以塗改不忍自欺就焚之書頗爲精謹老夫未嘗忘也生曰譚何容易祝詞在斯因探懷以出示則昨日所燼之文也公驚愕慚赧避席

而拜酬之厚幣竟無所取旬日告別不知所從病亦漸間

路舍人友盧給事

路舍人羣與盧給事宏正性相異情相善紫微清瘦古淡未嘗言朝市夕拜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紫微日謀高臥有制詔則就宅草之夕拜未嘗乞告有賓客則就省謁之雖秦吳所尚而塤篪其友一日雪滿玉京紫微在假夕拜將欲晏入先及路門紫微寓於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冠鶴氅手卷膝琴篝火於爐酌杯於机忽聞盧至曰適我願兮促命延入夕拜金紫華煥意氣軒昂偶紫微道服而坐紫微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夕拜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日詣台庭以圖外任紫微貌慘曰駕肩權門所不忍視且有夙分徒勞汝形臘嘗一壺能同幕席天地否夕拜曰詣省之計決矣紫微又呼侍兒曰盧六待去早來薬糜宜潔旬越中二飲器我與給事公饌食夕拜振聲曰不可紫微曰何也夕拜曰今且犯冷且欲遐征已市血食之加蒜者滄矣時人聞之以爲路之高雅盧之俊達各盡其性

李丞相特達

丞相隴西公之秉鈞衡也以特達自負竟服民間時嘗旅遊單懷寓王氏別墅（忘其名）王氏先世薄宦子孫以力稼自贍殺雞炊黍以備日餉洴相德之及佐佑大化王氏子齋逾限官　來謁蹇驢村僕不得與鳴珂武衞者較進則隱於執金撾坎舍伺板輿出拜於道左洴相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務篚之逾旬以前銜除大理寺評事且賴吉鈿軸干天官氏面授之前制獄寺有新涖官者必寺賓舊委徵此則在朝五品以上清資官爲識蓋國家愼刑獄也王氏子罷耕客長安寺官既不友其僚朝客又皆昧其面往不克涖復謁相門機務方繁積於外無有爲道其姓氏者既不果謁候坎舍如前步聳始過則鳧趨以進具道前事相君問曰有狀乎對曰無又曰有紙乎亦曰無襟袖何貯則遽探軸以進丞相舁中嘗覽毫硯遂據百騎批綾紙曰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李回識仍語廷評曰寄謝棘寺諸曹長此亦五品以上清資朝官也時議許以特達稱

楊江西及第

祭酒楊尚書敬之任江西觀察使載江西應科時成均長年天性尤切時已秋暮忽夢新榜四十進士歷歷可數寓目及半鍾陵在焉其鄰則姓濮陽而名不可辨既寤大喜訪於詞場則云有濮陽愿者爲文甚高且有聲譽時搜訪草澤方急邑目雅在選中遂尋其居則曰閩人未至京國楊公誡其子令聽之俟其到京與之往來以符斯夢一日楊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閒休於逆旅舍有秣馬飼僕如自遠來者試命詢之乃貢士偵所自曰閩問其姓曰濮陽審其名曰愿楊公曰吁斯天啟也安

有既夢於彼復遇于此哉亟命相見濮陽遜巡不得讓執所業以進始閱其人眉宇清秀矣與之語詞氣安詳終閱其文體理精奧問其所抵則曰今將僦居楊公曰不然盡驅所行置于庠序命江西賓夕與之同處楊公朝廷舊德爲文有淩轢韓柳意尤自得者華山賦五千字唱在人口（賦內之句況華之高曰歷雖之往來周東西兵蜂蝟之聯翩阿房成矣見若崩栗祖龍藏矣小星奕咸陽焚矣故札司空李太尉常所誦念）是後大稱濮陽藝學于公卿間入情翕然謂升第必矣試期有日因食麪之寒者一夕腹鼓而卒楊公惋痛嗟駭搜囊甚貧鄉路且遠力爲營辦歸骨閩中仍謂江西曰我夢無徵汝之一名亦不可保及第甲乙則江西中選而同年無氏濮陽者固不可諭之夏首將關送于天官氏時相有言前輩重族望輕官職今則不然竹林七賢曰陳留阮籍沛國劉伶河間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歲慈恩寺榜因以望題題畢楊公閑步塔下仰覩之則曰宏農楊載濮陽吳當恍然如夢中所覩

崔相國請立太子

丞相太保崔公莊嚴宏厚情雅公忠善誘後來有佐時

許國之志時以藝學進者一參講席如登龍門初詣以褊衣自洛朝覲訪別承國寺僧神照照亦近歲名僧無出其右者謂曰弟子忝官西上師有何言贈別僧笑曰大哉臨別之問公避席以請則曰惡事不爲賢人也善事不爲聖人也崇高之名博施之利天下公器也與衆共之無或獨擅無或多取獨擅多取禍生其中矣孔孟其猶病諸言既而別崔公不諭祥鸞威鳳遊於青雲爰立作相時宣宗景化維新求理方切將擅相印洽人望者十稔不易崔公春秋鼎富譽望雲高朝野人情謂可

以繼汾陽王二十四考矣一日備顧問于便殿宰臣齊進上曰朕以時和歲豐萬方無事欲御樓肆赦以荅天休可否丞相令狐公奏曰御樓所費至多宜下須有名目大則頻行赦宥實啓倖門今邊戍衣賜未充臣不敢草草商議俟至中書名有司計度續具申奏上不悅曰遣朕何處求御樓名目太保奏曰臣聞太子是天下之本實繫萬國之心七鬯是司國朝盛典陛下倘行大禮則豈惟肆赦兼可郊天時上方餌金石藥求長生之術遂致躁渴不康內外無人知者疑忌方切惡聆斯言俛首久之不復顧問後旬日罷知政事時同列惡其太勁有以飛語巧中者所賴自居台席人情攸歸上亦素知其名不能動搖不爾則變在意表老僧贈別于斯驗焉

裴丞相古器

丞相河東公尚古好奇掌綸誥日有親表調授宰字於曲阜者耕人墾田得古鐵器曰盎腹容三斗淺項瘦足規口矩耳朴厚古醜蠹蝕於土壤者既洗滌之復磨礱之隱隱有古篆九字帶盎之腰曲阜令不能辨兖州有書生姓魯善八體書子男名致于邑出盎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所行者惟某頗嘗學之是九字曰齊桓公會於葵邱歲鑄邑宰大奇其說及以篆驗則字勢存焉乃輦致於河東公之門公以爲麟經時物得以爲古矣寶之猶鍾玦郜鼎也視草之暇輒引親枝之分深者觀之以是京輦聲爲至寶公後以小宗伯掌文學柄得士之後生徒有以盎寶爲請者裴公一日設食會門生器出于庭則離立環觀迭詞以贊獨劉舍人蛻以爲非當時之物乃近世矯作也公不悅曰果有說乎紫微曰某幼專邱明之書齊侯小白謚曰桓公九合諸侯取威定霸葵邱之會是第八盟（書桓公魯莊公九年即位十六年會於幽二十七年又會於幽僖公三年會于陽穀四年會諸侯侵蔡五年會首止又七年會甯母八年會洮九年會葵邱十五年會牡邱）又按禮經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既葬然後反虞既虞然後卒哭卒哭然後定謚則葵邱之會實在生前不得以謚稱之此乃近世矯作也裴公怳然始悟立命擊碎然後舉爵盡歡而罷

杜舍人牧湖州

杜舍人再捷之後時譽益清物議人情待以仙格紫微恃才名亦頗縱聲色嘗自言有鑒裁之能聞吳興郡有

長眉纖腰有類神仙者罷宛陵從事專往觀焉使君籍甚其名迎待頗厚至郡旬日繼以洪飲睨觀官妓曰善則善矣未稱所傳也覽私選曰美則美矣未愜所望也將離去使君敬請所欲曰願泛彩舟許人縱視得以寓目恐無恨焉使君甚悅擇日大具戲舟謳棹較捷之樂以鮮華誇尚得人縱觀兩岸如堵紫微則循泛肆目竟迷所得及暮將散俄於曲岸見里婦攜幼女年鄰小稔紫微曰此奇色也遽命接致綵舟欲與之語母幼惶懼如不自安紫微曰今未必去第存晚期耳遂贈羅纈一

篋爲質婦人辭曰他人無狀恐爲所累紫微曰不然余今西航祈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來而後嫁遂筆於紙盟而後別紫微到京常意霅上厥後十四載出刺湖州之郡三日即命搜訪女適人已三載有子二人矣紫微召母及嫁者詰之其夫慮爲所掠攜子而往紫微謂曰且納我賄何食前言母即出留翰以示之復白曰待十年不至而後嫁之三載有子二人紫微熟視舊札俛首逾刻曰其詞也直因贈詩以導其志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樹成陰子滿枝翌日遍聞於好事者

許道敏同年

貢士許道敏隨鄉薦之初獲知於時相是冬主文者將涖事於貢院謁於相門丞相大稱其文學精臻宜在公選主文加筋揖額而去許潛知其旨則磨厲以須屈指試期大挂人口俄有張希復員外結婚于丞相奇章公之門親迎之夕辟道敏爲儐贊道敏乘其喜氣縱酒飛章摇珮高談極歡而罷居無何時相敷奏不稱旨移秩他郡人情恐駭主文不敢第於甲乙爾後晦昧坎壈不

復聞達繼丁家故垂二十載至柘園小兵部知舉年方擢於上科時有同年張侍郎讀一舉成事年才十九乃道敏敗於垂成之冬儐導外郎鵲橋之夕牛夫人所出也差之毫釐何啻千里

韋御史鐕怪

故山北從事韋某殿中嘗話幼年尚在庠序甫青雲節迸夜自學舍攜書以歸及堂寢闃其無人獨狹室有篝火京油之所因窺之則鐕長數尺久而復低如是者三四漸爲大恐奔出於門方見其家悉於宇下營時奠之

具澼豕袖邑慘慄且告之故即衆嘗之以爲稚子妄語也俄頃偕入其主庖青衣就鐺藏事仍貯嬰孩於懷抱間嬰湧身須食因悞墜於鐺中沸油浪湧青衣大叫火已及屋長幼奔救或沃以水歘則益熾蓋膏水相反也乃雜擲氍毹茵毯之類久之方滅滅後視嬰已燋爇矣闔室驚怖爲之罷節廢奠青衣亦以心悸而終

鄭相國題馬嵬詩

馬嵬佛寺楊貴妃縊所邇後才士文人經過賦詠以導幽怨者不可勝紀莫不以翠翹香鈿委於塵土紅淒碧怨令人傷悲雖調苦詞清而無逃此意獨丞相滎陽公畋爲鳳翔從事日題詩曰肅宗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後人觀者以爲眞輔相之句公之篇什可以糠粃顏謝笞撻曹劉爲滑南縣尉日嘗有題緱山王子晉廟詩尤爲絕唱其中警策之句曰曉花珠弄蕋春茹玉生茵楚妓紅絲瑟秦郎白管簫衣從星渚浣丹就日宮燒句曲觴金洞天台嘯石橋霧垂鴉翅髮冰凍虎章腰議者以爲儻遇評於精鑒當在李翰林杜工部之右

秦中子得先人書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規利者恭先兢愼誠信四方賓賈慕之如歸歲獲美利藏鏹巨萬一日逮夜有投書於戶者僕執以進少年啟書則蒲紙加蠟昧墨斜翰爲其先考所遺者且曰汝之獲利吾之冥助也今將有禍履校滅趾故先覺耳然吾已請於陰隲矣汝及朔旦宜齋躬潔服夕於春明門外逆旅仍備縑之隨齡者三十有五槖帕裝之候夜分則往灞水橫梁步及石岸見有黃其衣者乃置於前禮祝而進災當可免或無所遇即挈縑以歸善計家事急爲竄計禍不旋踵矣少年捧書大恐闔室素服而泣專誌朔旦則捨棄他事彈冠振衣宵出青門之外儼若不寐恭候夜分乃從一僕乘一馬馳往橫梁怯于無覩至則果覩一物形質恢怪蓬頭黃衣交臂束膝負柱而坐俛首以寐少年載驚載喜捧素於前祈祝設拜無敢却顧急驅而迴返轅相慶以爲幸免獨有僕之司馭者疑其不直嘗求逾旬銅壺始漏復有擲書者廄阜立擒之乃鄰宇集庠序導青襟者啟其緘札蒲蠟昧札如上詞曰汝災甚大曩之壽帛禍源未塞宜

更以縑三十五重置河梁富室少年列狀始末訴於縣官詰問伏罪遂負枯木時故桂府李常侍叢製錦萬年訟牘數年前尚在往往爲朝士取去

參寥子云巫蠱似是其孰能辯小則蒲紙大則桐人

齊將軍義犬

禁軍大校有瑛名而齊姓者始以馳驟大承恩寵以是假御史銜至於劇憲家蓄良犬四嘗畋迴廣中輒飼以粱肉其一獨塡嗌咽喉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後食罄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勅僕伺其所往則圯垣枯竇有毋存焉老瘠疥穢吐哺以飼齊亦義者奇歎久之乃命篋牝而歸以敗茵席溫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俛首若懷感激爾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齊將屆獵駕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彌加勤又更律瑄齊亦殂落犬嘷吠終夕呱呱不輟越月將葬事於郊隴則晝四獒以禦奸盜及懸窆之夕斯犬獨舉足踣土成坳俛首叩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致斃

參寥子曰噫被毳於躃走而能兩有忠孝嗟夫

眞陵開山

丞相夏侯公爲宣宗山陵使有司妙選陵寢雖山形外正而藴石中頑丞相銜命以豐價募丁匠鬭鑿皇堂彌月不就京府兩邑隸納鍛具聯車以載轍迹相望至則鑊醯以沃之且煎且鑿役百萬丁力孜孜矻矻竟日所攻不及函丈暨石工告畢百步夷然於柏寢之上得折釵半股其長如掌銜於頑石間匠者抉取以獻夏侯公公以園陵甫及聖情哀慕寢而不奏上古已前舉無妝臉奩海陵谷其可謂誣

鄭侍郎判司勳檢

吏部鄭侍郎薰介潔方廉以端勁自許朝右畏憚咸通初有德音云官階至朝散大夫者許追榮先世及妻以邑封至正議大夫者用勳蔭子至光祿大夫者得衮服廟祭設棨戟一日內侍省牒言弓箭庫使正議大夫內謁者監某乙請少恩例用階蔭子吏部牒司勳剌檢云大歷中魚朝恩曾有是事鄭公怒吏判其後云正議大夫誠宜蔭子內謁者監不合有男有司具以此牒自是無敢復請者後以聚食百口困於朝俸白執政以外任爲請時宰以公清望耆德議假端揆出刺華州擬狀留

中不出論者或以爲嘗失律於宛陵上意遲於再委分閫而僕射李公亦嘗不利於鏡水何三擲失輸於蓮華峯下哉蓋以三峯且無戎機不侔藩府止類關輔丞郎耳今者恩命不行實以剛簡爲倖臣所忌

趙江陰政事

咸通初有天水趙宏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聲由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於疑似爭僞之事悉能以情僞辯之時有楚州淮陰農者比莊頃以豐歲而貨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鏹未滿因以莊券質於西鄰貸緡百萬契書顯驗且言來歲齎本利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首以貯財贖契先納八百緡第檢置契書期明日以殘資換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齎餘鏹至遂爲西鄰不認矣且無保証又乏簿籍終爲所拒東鄰冤訴於縣縣爲追勘無以證明邑宰謂曰誠疑爾冤其如官中所賴者券之此以證何術理之復訴於州州不能辨東鄰不勝其憤遠聆江陰之善政訟者乃越江而南訴於趙宰趙宰謂曰縣政地卑且復踰境何計奉雪東隣則冤泣曰此地不得理則無由自滌也趙曰第止吾舍試爲思之經宿召前曰吾計就矣爾果不妄否則又曰焉敢厚誣趙曰誠如是言當爲覓法乃名捕盜之幹事者數輩至淮壖曰有聚嘯而寇江者按驗已具且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居處名姓形狀俱以西鄰指言請械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唯持刃截江無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還然西鄰自恃無跡未甚加懼至則旅於庭下趙厲聲謂曰幸耕織自活何爲寇江囚則號呼與淚隨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楫趙又曰辨証甚明且姓氏無差或言僞而堅則血膚取實囚則大恐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冤者趙又曰所盜率多金銀錦繡非農家所宜有也汝宜籍舍之産以辨之囚意稍開謂皆非所貯者且不疑東鄰之越訟也乃言有稻若干斛莊客某甲等納到者紬絹若干匹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匠某鍛成者趙宰大喜卽再審其事復謂曰汝果非寇江者何爲諱東鄰所贖八百緡導引訴鄰令其偶值於是慚懼灰色祈死廳前趙令桎梏往本土檢付契書然後寘之於法

参寥子曰江陰邑之遐者天水吏之微者卓異之政無由人知史氏宜採於此以廣聖朝循吏傳

單進士辨字

進士單長鳴者隨計赴試於春官日袖狀訴吏云某姓單（音丹）爲筆引榜者易爲單（音善）單誠姓氏之僻而援毫吏得以侮易之實貽宗先之羞也主司初不諭久之方云方口尖口亦何異耶長鳴厲聲曰不然梯航所通聲化所覃文學之柄屬在明公明公倘以尖方口得以互書則台州吳兒乃呂州吳兒也主文者不能對詞場目爲

舉妖

李僕射方正

三峯端揆李公有居第在長安修行里有密鄰即故日南陽相也丞相早歲與之有舊及登庸權傾天下相君選妓數輩以宰府不可外館植宇無便事者獨書閣東鄰乃李公先舍也意欲吞之垂涎久矣且遲遲於發言忽一日謙致一函以爲必遂及覩覆札大失所望又踰月名李公之吏得言者諭以厚價購之或曰水竹別墅交質李公復不許又逾月乃授公之子弟官冀其稍動

初意竟無迴命有王處士者知書善棋加之敏辨李公寅夕與之同處丞相密令以誠告之託其諷諭王生抃捧其旨勇於展効然以李公褊直伺其便者甚久之間公遘疾生獨侍前公謂曰筋衰骨弱風氣因得乘間而入所謂空穴來風枳枸來巢也生對曰然向聆西院梟集樹杪某心憂之果致微恙空院之來妖禽猶枳枸來巢矣且知齋器換緡未如鬻之以贍醫藥李公卞急揣知其意怒髮上植厲聲曰男子寒死餒死鵩而死爾其死命也先人之敝廬不忍爲權貴優笑之地揮手而別

自是王生及門不復再接矣

御覽闕史卷上

御覽闕史卷下

鄭少尹及第　盧員外題青龍寺
崔起居題土馬圖　崔尚書雪冤獄
李可及戲三教　夢神醫病者
渤海僧通鳥獸言　御樓前一日雨
王居士神丹　辛尚書神力
賤買古畫馬　韋進士見亡妓
盧尚書笞墮雷公　泗州風狂尼
迎佛骨事　丞相蘭陵公晚遇

壽安山土棺　盧相國指揮鎮州事
太清宮玉石像　盧左丞赴陝郊詩
楊尚書補吏　薛氏子為左道所悞
軍中生鹽　虎食伊璠
藍田貢冰　東都焚寺

鄭少尹及第

世傳前定錄所載事類實繁其間亦有鄰委曲以成其驗者今復有前定卓異之說且非誕妄故附於此長安鼎甲之族有滎陽鄭氏嘗為愚言其先相故河中少尹諱復禮應進士舉十不中所司選困厄且甚千福寺有僧宏道者人言晝則平居夕則視事於陰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蒲亞不勝其蹇躓憤惋則擇日齋沐候焉頗容接之且曰某未嘗妄洩於人今知茂才抱積薪之歎且久之不能隱忍耳勉旃進取終成美名然其事頗異不可名也蒲亞拜請其期宏道曰唯君無期須四事相就然後遂志四缺其一則復負冤如是者骨肉相繼三牓三牓之前猶梯天之難三牓之後則反掌之易也蒲亞愕眙不諭復再拜請語四事之目宏道持疑良久則

曰慎勿言於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為異矣其一須是國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須是禮部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二人姓張其四同年須有郭八郎四者缺一則功虧一簣矣如是者賢弟姪三牓率須依此蒲亞雖大疑其言然鬱鬱不樂以為無復望也唯敬謝而退至長慶二年人有導其姓名於主文者蒲亞以其非知貢舉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寶歷之二年新昌楊相國再司文柄蒲亞私喜其事未敢洩言來春遂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實同年郭八郎名言揚蒲亞

奇歎且久因記於小書之杪私自謂曰宏道言三牓率須如此一之已異其可至於再乎其可至於三乎次至故尚書右丞諱憲應舉太和二年頗有籍籍之譽以主文非再知舉試日果有朞周之恤爾後應太和九年九舉年年敗于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之二年愚江夏伯祖再司文柄右轄私異其事明年果登上第第二人姓張名棠同年郭八郎名植又附書於小書之杪三牓雖欠其一兩牓且無小差閨門之內私相謂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時僧宏道已不知所往矣次至故駙馬都尉諱顥應舉時譽轉洽至改元會昌二年禮部柳侍郎再司文柄都尉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滑同年郭八郎名京三牓皆改元第二年主文再知舉第二人姓張同年有郭八郎陰騭驅駕須及於斯非兔楮可以盡述者爾後滎陽之弟姪就試如破竹之勢迎刃自解矣以其前定稍異故書

盧員外題青龍寺

盧駢員外才俊之士忽一日晏抵青龍精舍休於僧院氣淒慘如蓄甚憂者吁嗟往復于軒檻間僧問不對遂夜將整歸騎徘徊四顧促命毫硯題於南楣曰壽夭雖云命榮枯亦太偏不知雷氏劍何處更衝天題畢草草而去洎旬出官未逾月卒其詩至今在院僧逢人輒話其異

崔起居題上馬圖

崔雍起居譽望清舉尤嗜古書圖畫故鍾王韓展之跡萃於其家嘗實太真上馬圖一軸以為畫品之上咸通戊子歲授祿二千石於和州值龐勛構逆豐沛間賊鋒四掠歷陽麼郡古史儒生非枝拒所及矣乃命小將齎羽檄牛酒犒賊師且以全雉堞活黎庶為請由是境亡剽掠之患雖矯為款論而密表自陳時宰有不協者因寘之以法士君子相弔後有得崔君所寶畫者軸杪題云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華亭之鶴徒嘆天命如何字雖真蹤不書時日識者云聞命之後無暇及此其預知耶復偶然耶

崔尚書雪冤獄

尚書博陵公碣任河南尹摘奸翦暴為天下吏師先是有結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歲鬻茗於江湖間常獲豐

利而歸是年又笈賄適楚始返棹於彭門值龐勛構逆穽於冠域逾期不歸有妻美少且無伯仲息亂之屬妻嘗善價募人訪於賊境之內四裔竟無得其影迹者或曰已斃于巨盜而利其財賄矣洛城有楊乾夫者以善卜稱妻晨持一縑決疑於彼楊生素熟於事且利其色思以計中之乃爲端蓍虔祝六位既兆則曰所憂豈非伉儷耶是人絕氣久矣象見墳墓矣遇刼殺與身并矣妻號咷將去卽又勉之曰陽烏已晚幸擇良辰清旭更垂訪問當爲再祝妻誠信之他日復往振策布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異也無復望也仍言號慟非所以成禮者第擇日舉哀縗服髽髮繪佛飯僧以資冥福妻且悲且媿以爲誠言無巨細事一以托之楊生主辦雅竭其志則又謂曰婦人煢獨而積財賄寇盜方熾身之災也宜割愛以謀安適妻初不納夜則飛礫以懼之晝則聲寇以餌之妻多楊之義遂許嫁焉楊生既遂志乃悉籍所有雄據僦産又逾月皆貨舊業挈妻卜居洛渠北其明年徐州平天子下洗兵詔大憝就擒外脅從其間者宥而不問給篆爲信縱歸田里可久羌躶返洛疥癢瘠

穢匄食於路至則訪其廬舍已易主矣曲詢妻室不知所從轗轉飢寒循路號叫漸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見妻及楊肆目門首欲爲揖認則訶詈詬辱僅以身免妻愕眙以異復制於楊可久不勝其冤訴於公府及法司按劾楊皆厚賄以行取証於妻遂誣其妄時屬尹正長厚不能辯奸於是以誣人之罪加之痛繩其背肩校彊可久冤楚相縈殆將溘盡命祿未絕洛尹更任則銜血齎冤訴於新政新政亦不能辯其所鞫吏得以肆堇毒於簧言且曰以具獄訟舊政者有漢律在則又列鬢配邑之遐者隸執重役可久雙眥洒血而目枯焉時博陵公伊大燕居備聆始卒天啟良便再領三川獄吏屏息覆盆舉矣攬轡觀風化之三日潛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仍敕吏掩乾夫一家并素鞫吏同桎其頸且命可久睹籍其家服玩物所存尚夥而鞫吏賄賂醜迹昭焉既捶其脊復血其背然後擢髮折足同棄一坑收錄家産手授可久時離畢作沴黳雲複鬱斷獄之日陽輪洞開通逵相慶有至出涕者沈冤積憤大亨暢於是日古之循吏孰能擬諸

李可及戲三教

優孟師曾見於史傳是知伶倫優笑其來尚矣其開元中黃幡綽元宗如一日不見則龍顏爲之不舒而幡綽往往能以倡戲匡諫者漆城蕩寇不能上信斯人之流也咸通中優人李可及者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諷匡正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爲戲可及乃儒服險巾褒衣博帶攝齊以升崇座自稱三教論衡其隅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是婦人問者驚曰何也

對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坐也上爲之啟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對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復何患倘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曰文宣王何人也對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對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爲上意極歡寵錫甚厚翌日授環衛之員外職

參寥子曰開成初文宗皇帝耽翫經典好古博雅嘗欲黜鄭衛之樂復正始之音有太常寺樂官尉遲璋者善習古樂爲法曲簫磬琴瑟戞擊鏗拊咸得其妙遂成霓裳羽衣曲以獻詔中書門下及諸司三品以上具常朝服班坐以聽（句）金奏相顧曰不知天上也瀛洲也因以曲名宣賜貢院充試進士賦題又命授尉遲璋官丞相滎陽鄭公覃擬王府率時有左拾遺竇洵直上疏以爲樂官受賞不如多予之金無令浼汙清秩滎陽公曰王府率是六品雜官君謂之清秩便授洵直可否時上方銳意納諫亦優容之令可及以不稽之詞非聖人之論狐媚於上遽授崇秩雖員

外環衛而名品稍過時非無諫官竟不能証引近例抗疏論列者吁

夢神醫病者

青龍寺西廊近北有繪釋氏部族曰毗沙門天王者不詳誰氏筆跡而精妙如動祈請輻輳傳有神異嘗有民居新昌里者因時疫百骸綿弱不能勝衣其室甚富有妻且少視之燕宋也毋氏啜泣徧訪醫巫竟無能原其病狀一日自言欲從釋氏且不能跛倚其可髡首而緇體乎毋徇其欲肩致繪壁之下厚施主僧眠食於寺廡

逾旬喜寐夢有人魁形鎧服欻加於肩弓梏其臂持筋類鱠以食病者復若嚴悖促迫咀嚼堅韌不堪其憂所食豕丈蠢然而覺綿骨木强矣又明日能步又明日能馳逾月以力聞先是禁軍懸弧矢之六石者于門且示曰能引其半者斛糧以賜之滿者倍斯民應募隨引而滿於是服厚祿以終身

渤海僧通鳥獸言

公治長通鳥語介葛盧辨牛鳴著在格言固非妄矣咸通初有渤海僧薩多羅者寓於西明精舍云能通鳥獸

之言往往聞鳥鵲燕雀喧噪則說休咎及閭巷間事如目擊者佛圖澄之聽鈴語不是過也一日秋暑方炎與小朝客數人聯騎將納涼于城西別墅路遇牝豕引諸豘而行喀喀有聲一朝士戲曰此猪有語否對曰有之人自不能諭也又問曰所語何對曰巨彘顧諸雛云行行向前樹陰下喫妳料其不遠當遇官槐而止且飼羣子矣諸朝士頗奇之因緩轡以偵果逾溝不沒過圍不奔直抵木陰踞乳諸子爾後貴臣宅互迎問之無少差忒後中官主禁旅者將籍名於軍寺蕃僧不樂杖錫出京不知所往

參寥子曰夷夏之言不通人獸之音固異繼而跨之可也殺而食之可也非禮非義勿欺於前

御樓前一日雨

咸通丙戌歲上以年和時豐思減徭免罪乃下詔以其冬御丹鳳樓申眚災肆赦之命有司擇用十月十日近歲以郊星食祿者止能膠柱選日不虞風雨之候前一日百司蔵事向晨巳時風雨暴作上仁惻及物不罪日官乃手香以祝及未而霽人心甚悅詔有司令市兵士

以夷樓前坳潦之所時丞相李公蔚尹正神州於是嚴令兩邑名載土者以集事先是有以隻輪載土而鬻者每乘不逾三十錢至是幸時之急遂高其價逾倍方止兩邑官吏有司捕盜者專其事慮價不廉懼未敢發李公以義馭向曉閔事不集坐退朝別館市（遷院尹退朝即視事於其中）具桎梏鞭撲于前援毫以伺督責騎步旁午於道二縣僚不得已趨而前曰常鬻土者每輪十數及三令則幸其急驟加十至七願立斃其首以卹其價李公謂曰事非舒緩安以價爲遂令每乘加錢至百二官吏奉命

大喜隻輪雲集至暮夷坳燥渚俱畢役夫樂其善價繼來不已金吾司候有佚背而回者詰旦上御樓宣赦百官畢集樂懸具舉兵仗羅列建雞免囚樓觀之下纖埃不生聖顏甚悅後一日驚士者詣府請直則復給五十錢

參寥子曰丞相得權變之道前時立幾之則事不集矣今日厚償之則倖門啟矣始加至百以餌其來終削之半以懲其蠹擒縱其術於是乎在此亦書事之瑣者嗟乎國家分列卿寺其位亞諸侯一級而挈壺

氏之司紓朱拖紫斂板涖事者不下五六百員皆月蠹厚祿曾昧仰瞻之妙不知天文之書皆市中卜祝小兒居羲和梓慎之職其有幹局可稱者歲精一軸歷書而已嗚呼由是欃槍所起彗孛所指星緯陵犯之度日月薄蝕之由君臣無得而察後之執政者不得不以此爲深慮

王居士神丹

有長樂王居士者耄年鶴髮精彩不衰嘗持珠誦佛施藥里巷家屬十餘口豐儉適其中一日遊於終南山之靈應臺臺有觀音殿基詢其僧則曰梁棟欒櫨悉已具矣屬山路險峻輦負上下大役工徒非三百緡不可集事居士許諾期旬日齎鏹而至至京乃托于人曰有富室危病醫藥不救者某能活之得三百千成終南山佛屋足矣果有延壽坊鬻金銀珠玉者女歲十餘遘病甚危衆醫聚藥手不能措顧以其價療之居士則設盟于牋期于必效且曰滯工役已久矣今留神丹不足多慮其先持此鏹付所主僧冀獲雙濟鬻金者亦奉釋敎因許之留丹於小壺中齎緡而往涉旬無耗語女則物化

其家始營喪具居士仗策而過乃詬罵因拘將送於邑且曰某苟大妄安敢復來請入戶視之則僵絕久矣乃命密一室焚槐柳之潤者湯烟于其間人不可邇中平一榻藉屍其上藏藥數粒雜置于頂鼻中又以銅器中貯溫水置于心上則謹戶與衆伺之及晚烟燼熏黔其室居士染指于水曰尚可救亟命取乳碎丹數粒滴于脣吻俄頃流入口中喜曰無憂矣則以纖纊蒙其鼻溫水潰于心及夕執燭以候銅壺下漏數刻鼻纊微噓又數刻心水微釁則以前藥復滴於鼻須臾忽蘇黎明則

胎息續矣一家驚異媿謝王生生乃更留藥而去或許再來竟不復至後移家他適不知所依從女適人育數子而卒

參寥子曰奇絕之藝和扁之術何代無之有實藝而無諂行者公卿之門不內賈生所以慟哭于時事愚知誼心

辛尚書神力

邕府辛讜尚書傳有神力嘗與故滑臺杜僕射爲泗上郡職時屬豐沛兵起浮磬雖堞圍于賊鋒其不抵於倫

見之手者數板而已杜公將有包胥乞師之請于鄰封以劇寇方嚴募轅門勇士無敢應者獨讜請行岸列霜鋒河浮戰艦裸身宵度勝舟而濟獲告鄰部果解重圍賊鋒遂衂朝廷錄功累授刺史于曹州團練於泗州節度於邕州嘗言微時力田自粒三伏甚暑與鄰莊老農納涼于山之陰山上有巨牛怒鬬者哮吼爭力聲達數里鄰人慮其奔北退走則有蹂踐衝觸之患相謀備鉤索爲制拒之計辛曰衆力非及某能當之俄頃有牛果北而下獰蹄跑土怒角以奔辛則正立中途俟其欲至兩執其角牛不能前旁觀移時如不寘力牛怒滋甚退身數尺養力而衝如是三四劃然有聲流血滂沱角折牛仆其主乃屠肉聚食以酬壯觀則命持斲斧斷角堅不可刈辛復拉之應手而碎時讜侏儒瘠瘁如不勝衣至官崇體腯力亦隨滅

賤買古畫馬

滎陽外郎費宰萬年日有荷校者以賊呼之言嘗給婦人廉市馬畫外郎奇之命取以視則古絲爛晦幅聯三四鑾厨裁標斑囊軸之曰是畫也太尉李公所寶際有

贊皇圖書家焉人有以七萬購獻牢盆者得署滑渠橫梁梗船碎職因出妓於閭又落民間言是寇倖其不鑒于是卑價市之爲妓主自他方歸所訴請以所虧價書畀外郎不能決時延壽里有水墨李處士以精別畫品遊公卿門召至辨之瞪目三歎云韓展之上品也黃沙之情已具丹筆之斷尚疑會有齋籍自禁軍來認者外郎以其異奸盜非願苛留因并書桎送後永亡其耗

參寥子曰時也玉塞風清虜多漢界長安馬肆以駉良駿逸稱者蹄不止三萬而數幅繪事反邀豐直且

復弃人於死此誠好古博雅君子之所尚然澆浮之風亦取笑於驪連栗陸之代

韋進士見亡妓

京兆韋氏子舉進士門閥甚盛嘗納妓于潞顏色明秀尤善音律慧心巧思衆寡其倫韋曾令寫杜工部詩得本甚𡚁缺妓隨筆鉛正文理曉然以是韋頗惑之十六歸京兆二十一而彫落韋悲咽痛悼不能恱情茹蔬甚羸棄事而寐意其夢覩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處士者得返魂之術韋嘗覩妓妖蠱時則棄於相念促命見之

乃妙選良辰齋除堂室舒幃千壁爇香于鑪仍須一經身之衣以導其魂韋自喜自歎搜衣盡篋皆換禱於梵王家矣唯餘一裙之金縷者任曰事濟矣是日宜絕人屏事且以暱近悲泣爲誠設燈炬於香前曰觀後燼寸即復去矣韋潔服斂息一稟其誨是夜萬籟俱止河漢澄明清露始垂任忽長嘯香裙在手面幃而招如是者三忽聞吁嗟之聲俄頃映幃微出蒨服少選斜睇而立幽芳怨態若不自勝韋驚起拜泣任曰無庸恐迫以致倏迴生忍淚揖坐無異平生或與之言可否以首鼎居逾刻燭跋及期歘欲遁之紛然而滅生乃捧帷長慟既絕而蘇髣髴衣香泛於坐側任生曰某非獵食者哀君情切因來奉救漚珠槿豔不必多懷韋欲酬之不顧而別韋嘗賦詩曰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留得渾似初逢李少君悼亡甚多不復備錄韋自此鬱鬱不懌逾年而沒

參寥子曰大凡人之情鮮不惑者淫聲豔色惑人之深者也是以夏姬滅陳西施破吳漢武文成之溺明皇馬嵬之惑大亦喪國小能亡軀由是老子目盲耳

聾之誡宜置于座右

盧尚書莊墮雷公

洛城建春門外有信安盧尚書莊竹樹亭臺芰荷洲島實爲勝境乾符乙未歲有鄉薦之士相與避暑坦率于西亭釣罷弈棋之際陰雲暴興雷霆擊空食頃大雨未可整歸騎第臨軒觀霖霔之勢忽有一物墮于簷下犢牸其狀而崇角奓足隨隕偃于弈榻之前如傷困者衆咸驚異相與環觀危軒跨池少頃則泅轉於水中矣柔毛雨漬印于碧砌積久不滅相與逼視餘腥薄人命僕

搜池竟不復得

泗州風狂尼

丞相隴西公蔚建大旆于廣陵日時咸通十二年也有泗州狀言女僧二人至普光王寺將祈禮者睢盱顧視女病風狂云後二年國有更變此寺大聖和尚當履寶位循廊喧叫聚人甚多不跡其來釋徒大恐正欲拘縻之際則齊登峻塔投身而下其一不救其一墮傷狂痛昏迷詰問不獲丞相立命火焚其狀仍牒州杖殺之至十四年果懿皇晏駕今上卽位是爲普王

迎佛骨事

咸通癸巳歲有詔迎佛骨於岐下先是元和末憲宗命取到京時韓吏部上疏極諫以爲遠近農商棄業奔走如不及至有火其頂者刃其臂者當時佛骨之盛已如此今是又加甚不啻百千倍焉有僧自京一步一禮至鳳翔法門寺又到京則傾城迎請幡幢珂傘香車寶馬闐咽衢路天子御安福樓降萬乘之尊親爲設禮兆衆湧淚感動左右竭家産斷肌骨以表誠志者不可勝紀皆言皇帝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尚此敬信吾輩何所悋哉此乃上之風行下則草偃固其宜也然有鶴盤其上牛跪于下又何情哉明年懿宗升遐今上卽位詔歸本寺肩舁陌上粗備香梵去歲徒衆萬無一來循路見者頂别而已人情寒暑既已牢落丹頂瑩蹄亦不復至所異者桃林之鬭青田之禽豈能時其盛衰改柯易葉浮沈于世態耶

丞相蘭陵公晚遇

丞相蘭陵崔公清譽儉德時所推服嘗統戎於番禺有酌泉投香之譽以是夷估輻輳至於長安寶貨藥肆咸

豐衍於南方之物由此人情歸美今上誕聖於壬午龍飛於癸巳皇算十有二歲矣思命耆德佐佑大化乃自奉常卿起公爲上相公時年八十有三居台席數載汲引賢哲導暢皇慈儉德既彰澆風少革及薨於位上再輿不憖遺之歎而廢常朝者三日冊贈之禮有加美焉議者曰高位厚祿苟有其分陰靈必助其壽考不然者安有過懸車之歲而命相之事始生世傳太公晚達七十而遇文王今又逾釣渭之年一紀乃知榮辱之分豈偶然哉

參參子曰道則由己命則在天君子行由己之道委在天之命達則爲稷禼爲蛟龍爲雲雨窮則爲孔孟爲禽魚爲游泳何往而不適哉弄怒濤者鮮不溺死戲竿杪者或多墮傷急驅必猛顛躓榮亦驟辱士有九人而躁進者非君子也

壽安山土棺

壽安之南有土峯甚峻乾符中因雨而圮半壁銜土棺棺下有木橫亙之木見風揉而成塵土形尚固邑令滌之泥汨於水粉膩而蠟黃剖其腹依稀骸骨因徵近代

「無以土爲周身之器者戴記云夏后氏用塈周殷人以棺周人以槨鄭元註曰塈周以土爲之也豈錫元圭之世窆耶莫究其年代是非矣

盧相國指揮鎭州事

丞相范陽公攜清苦律身剸斷無滯代天理物必先鵷衣縠食退陋遠齋以是四方之譽翕然歸之乾符丁酉歲因與同列廷諍機務詞氣相高朝廷兩解之借授賓翼儲闈分秩洛汭河朔三鎭屢貢表詞且以棄瑕擢用爲請先是常山帥王景崇者年十有八襲繼父位朝廷常姑息之時每律琯三周則各隆品爵仍與幽魏並制幽魏繼有更變景崇時獨得軍情以是爵位相懸鎭主劇品景崇時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常山郡王食邑五千戶實食襲三百戶窮極勳賞無以加焉而幽魏官秩尚卑以鎭州故未行册命常山揣朝廷方用恩澤懷撫方伯青徐之野尚聚萑蒲餉輓方繁兵力且困乃上表其畧曰臣當道與盧龍魏博往列三載考績咸蒙寵榮今者以臣官位稍崇而兩鎭久稽成命臣弟冀州刺史檢校工部尚書景儒自委郡符亟聞美政誠慚內舉堪

委外藩請遍臣官榮授景儒一鎭意圖易定時內臣秉權者因欲與之一日樞密使出至中書奏宣與宰臣商量鎭州事乃白相公爲國操帥甞難其人今或能敎戰撫民襲守政化即良將也何必拒常山之請耶況某知景儒恪居官次若別選用未必及之適奉聖旨便委中山以收後效諸相無言獨崔公沆曰開府固昧遠大之計矣國朝自薊胡作亂于今三道止類國賓嘗貽宗社之羞未雪神人之憤今者御其苟得又授景儒一失其機噬臍無及始則入充貢賦終爾漸紊彝章疆界接連

既以與之復欲取之未知其可也景儒既卒必以軍意請立子孫儻未議加兵卽立須降節然後魏博豈無骨肉必俯瞰洛城顯然盧龍坐邀靑社開府此際何術枝梧二内臣呿頤結舌者久之且曰適奉聖旨遣與相公商量所仗者廟謨非敢參以末議崔公遂草詔意進曰卿世襲忠貞材兼文武旣竭事君之節必先體國之誠卿弟冀州刺史景儒英衛齊勳龔黃議政至于擢用自貯素心但以患在不均理須經久易定旣爲恩賞幽魏何以酬勞輟食再思難允誠請臨軒注想宜悉朕懷望

付翰林如此賜詔詔書再往勤請愈堅表云願得手足之榮共竭股肱之效聖上爲之旰食乃詔范陽公以兵部尚書入覲到京旬日拜特進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三鎭有表賀宰輔得其人時公以步蹇未任衙謝上因命中書官就宅問計對曰臣待罪台司五環星歲前後三鎭以甘言佞臣美旣餌臣臣皆拒而不納或所論奏不違程式者翌日允之仍召奉使小將顯皇恩且誠曰事出此日言歸彼耳可否而定不自外來無爲賄妄于其間也前日驛書已告爾帥矣宜以覆族爲慮以是知臣一心事主必合信臣臣請與書諭以是非禍福之源君臣父子之道立進書草盧公才辨詞藻尤工於指論事理上覽書色動命中使送春服象只者齎往及同表云冀州刺史景儒自聆擢用黎庶偃轅令望加官勤雷當道且言臣濫分茅土曾乏内勞位冠三台官崇一品方思讓爵不敢貪榮幽魏加官請循往例上大悅

太清宮玉石像

明皇朝崇尚元元聖主之教故以道舉入仕者歲歲有

之詔天下州府立紫極宮度道流爲三元朝醮之會長安重建太清宮琢玉石爲元元皇帝眞像雕鐫之麗不類人工列太常樂懸服天子袞冕次又以玉石雕成元宗肅宗二聖眞容于殿之東室次又琢左右丞相李林甫陳希烈於東西序至代宗朝人有以爲言者曰陳李二相陰狡險詐常欲動搖東宮將有不利於先帝者數四賴元宗英明社稷垂祐不爾則宗廟有綴旒之危奈何以玉琢二臣列于清敬之地比扁舟五湖之人鑄金肖形之像也遂詔除去瘞於殿陰爾後人無知者至廣

明庚子歲丞相范陽公爲太清宮使因命葺修頹廢之所工役掘地得玉石人滌去泥壤則簪裾端簡如龍之像工人不知其所自以狀白公公命尋究之則林甫官銜銘于其背丞相公忠褊直者大以爲不可因具奏其事且曰林甫險巧罪迹不宜獲保首領請輦送京兆府擊碎之議者以爲李林甫陳希烈輔佐明皇驕奢貪狠而又蓄憎蓄怨搖動儲君信是一亂臣賊子也然禮經云刑不上大夫而況琢石之像且與戮屍之責況朝服簪裾而碎于府門君子謂是失刑政矣遂有好事者傳

丞相奏章云臣聞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右相李林甫等寵異之命冠于人臣梟獍之心勃於君上像已輦送京兆府集衆擊碎訖其徒件陳希烈見捜擒次候獲日送府司同罪士大夫聞之無不掩笑輦碎林甫捜尋希烈之事則實有之至于徒件擒獲之語斯又妄也

盧左丞赴陝郊詩

盧左丞渥冠裳之盛近代無出其右者伯仲四人咸居清顯乾符初服闋紀于洛下先終制渥自前中書舍人拜陝郊觀察使又旬日其弟紹自前長安縣令除給事中又旬日弟沆自前集賢校理授左拾遺又旬日弟洺自前畿尉遷監察御史鳴珂珮玉紆朱拖紫照耀街士族榮之及赴任陝郊洛城自保釐尹正已下更設祖筵以鮮華相尚分秩故相及朝客惡日兩邑縣官卑[illegible]麻衣傾都出郭洛城爲之一空食器酒具羅列道路[illegible]於清明簪潔松櫝之日塡咽臨都驛前後十五里車馬不絕左轄始捨縿居首筵則爲川尹邀去乃大合樂於

聚飲歌樂四起飄飄然若澧州上巳會稽禊事也無貴無賤及暮醉歸有白髯驛吏聲指曰某自擁箒清郵五十載未嘗覩祖送之盛有如此者左轄有詩題在嘉祥驛云交親榮餞洛城空秉鉞戎裝上將同星使自天丹詔下雕鞍照地數程中馬嘶靜谷聲偏響旆映晴山色更紅到後定知人易化滿街棠樹有遺風此詩爲牌子後爲易定帥王處存碎之

楊尚書補吏

青州楊尚書損觀風陝郊日政令頗肅郡人戎校缺必

採于輿論而升陟之縷及細胥賤卒率用斯道以是涖政累載無積薪歎燥請托之源一日使院有專兵籍者闕局司頗重選置惟難有吏兩人衆推合授較其歲月職次功績違犯無少差異者從事掾不能決請裁於長長或臆斷誰曰無私楊公俛首久之曰余得之矣乃謂曰爲吏之最孰先于書算耶姑聽吾言有夕道於叢林間者聆峯跖評竊賄之數且曰人六匹則長伏五匹人七匹則短八匹不知幾人復幾匹顧主硯小吏著於紙令俯階籌之且曰先達者勝少頃一吏果以狀先遂授

良闕儕類則貽伏而退以其類亥二首六身之說故書

薛氏子爲左道所悞

有河東薛氏子二野居伊闕茂林修竹面水背山力田藏書皆務修進先世亟典大郡薄畱伏臘婚嫁之資一日木陰初成清和戒候偶有擊扉者啟而視之則星冠霞帔之士也草屩霜髯氣質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盃漿二子則延入賓位雅談與論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漿者杖藜過此氣色甚佳因願少駐二子則畱連之坐久復曰捨此東行百步而近有五松虬偃在疆內者曰某之良田也左道愈喜因屏人言此下有黃金百斤寶劍二口其氣隱隱浮張翼間（張翼洛之分野）某尋之久矣豐獄即其地三品可以分贍親屬之甚困者唯龍泉自佩當位極人臣某亦請其一劾斬魔之術二薛大驚左道曰家童暨役客輩悉命具畚鍤之類俟擇日發土須臾可以目驗矣無術以制則逃匿黃壤不復能追令俟良宵蒭方爲壇法步水噀之不能遁也且誡僮僕無得泄者又問結壇所須則曰須繳纆三百尺（赤黑索也）隨方絡綵縑素甚夥暨机案爐香茵褥之具且曰某非利財矣假

以爲法不毫觸耳所費者祭饍十座醑茗隨之器以中金者爲首二子則竭產以經營其所缺者貸於親友又言某善點化術以是冀覬金玉常以濟人危急爲務今有橐裝寓太微宮欲以奉寄二子許諾乃名人負荷而至橐笈四所重不可勝緘鐍甚嚴祈託以寄旋至吉日因大施法具于五松間命二子拜祝訖亟令返篤封門而俟且誡無得窺隙某當效景純散髮銜劍之術脫或爲人窺則福移禍至俟行法畢當舉燧以呼炬輿可與僮役偕來矣俟扶桑未燭聚力以發龕得靜觀至寶也

二子欲依此敎嚴戢輿皁無得妄行自夜分危坐係望燭光杳不見舉伺久則雞晨樹杪矣二子慮太陽東上覽于行人不得已闢戶遐偵之默無影響步於松下則擲盃覆器似數輩縱食于其間者爐香机案傾側左右縉綵器皿悉已攜去輪蹄印跡錯於短牆疑用薇纆縶囹以遁因發四篋瓦礫實中自是家產甚困失信於人驚愕憂慚默不敢訴而駭談非論夕徧京洛

參寥子曰非望之福焉可苟得左道之事其足信乎

軍中生餘

寇陷鍾陵毒逋歲詔會諸侯之師討之未格苗間統兵者帶繞於賊壘王人督軍日月而至宴犒迺饑旬日無虛時先是自九江至於敷淺原寶視肥豣及大軍加境暢飲薦羞不常厭味貓脾鼠肝亦登于俎是以二物也猶傲價于豢市逾月復鬻一日上命內臣之貴顯者慰撫于柳營有軍帥置生餘於皁華發函伸幅以肉脚冠其首皁華亭為珍既不以羊呼者意其避心瞿之字也則命啓器乃刑刖一足屈於櫝中縑紉麻屨亦不削去皁華大噱終日不食

參寥子曰鉤爪鋸牙食人之肉者豺狼也以豺狼爇梟獍孰能分善惡於毫釐之間哉

虎食伊璠

巢偷汚踞宮闕與安朱之亂不侔其間尤異者各為野事傳記冠裳農賈挈妻孥潛跡而出者不可勝記至有積月陷寇終日逃避竟不覩賊鋒者獨前涇陽令伊璠為攻所得屢脫命於刃下其後血屬相失村服晦行及藍關為猛獸搏而食之禍患之來其可苟免

藍田貢冰

藍田縣歲貢冰常在冬杪有臘候尚煖藍水不冰則主吏貢命以祭一夕而成冰形似令承柱之礎方尺數之厚三寸數之十及鐫類求中矩者亦艱難以具美至於清虛明潔如椎驪領而割蚌腹也或有菜砂線葉黏于其中則命鐫取以躍湯補之湯澄藍水沸於中金器赫天不輟以候其用或沃以冷則凍斂不固尋復脫去用火泉塡之乃水紋絲散交涯如纖磨韉以平他邑亦貢其數甚寡且非上品不及藍冰也中和辛丑翠華在蜀優詔以雲棧巖險罷貢洞庭丹實是年木奴之屬既醢

且瘠有雞林僧亦言本國瀕海島上其水多鹵或有如剉蘗投其中者唯淮波截海而渡味甘色澈愈病析酲彼國或一歲息於朝貢則淮水爲之不至且多羣疫水旱作厲與冰橋之說符

東都梵寺

東都聖善寺締搆甲於天下愚曾看修寺記云殿基掘地及泉以蜃灰和香土錯實之所以備傾墊也乾符初嘗有估客瀝願帝除殿屋之表工徒集金三十萬以延埴甃脊峻十有三尺每瓦邸鐵貫之其牽以木者神功

異績不可殫記咸此類也巢賊陷洛之前年寺僧見東鴟吻上有青碧霏烟徑衝天漢如筒如幢其圍合抱是日秋霽天無纖雲斯氣也自卯至酉而後銷散烟中隱隱如有物上下觀者如堵竟不能諭粤二年燼滅於賊燧

御覽闕史卷下

政和三年秋於東都清平坊傳此書敘云甲辰歲編次蓋唐僖宗中和四年也而其閒已有書僖號者或後人追改之彥休敘事頗可觀但過爲緣飾殊有銑谿虬戸體此其蔽云次年三月七日再閱一過黄伯思書

參寥子者高彥休乾符中人也衆傳之未出余余得之丈人太僕李公公得之海虞錢允言家祝允明記

諾臯記

諾臯記引

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於感通有生盡幻遊魂爲變乃聖人定璇璣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煇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生言竈下之駒掇莊生言戶內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徵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題曰諾臯記街談鄙俚與言風波不足以辯九鼎之象廣七車之對然游息之暇足爲鼓吹耳唐太常少卿臨淄段成式撰

諾臯記

唐　段成式撰

崑崙之墟、帝之下都、百神所在也

太一君諱臑天秩萬二千石

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旣到元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爲上卿侯、改白雀之亂不產於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爲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曰執（一曰報）陰第二星曰叶詣（一作諸）第三星曰覩金第四星曰拒（一作涯）理第五星曰防作第六星曰開寶第七星曰招搖（一曰始）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時秩二萬六千石佩雜色綬綬長六丈六尺從女九千以丁亥日死

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婉妗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一作祭）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一百日故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已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壤子也

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氷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身金一匱言名馮循（一作修）河圖言姓呂名夷穆天子傳言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內呼之河伯九千導引入水不溺

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太眞科經說有鬼仙丙戌日鬼名龍生　丙午日鬼名挺蹤　乙卯日鬼名天陪　戊午日鬼名耳述　壬戌日鬼名遙　辛丑日鬼名遜　乙酉日鬼名聶左　丙辰日鬼名天遊　辛卯日鬼名懸　西丑鬼名髮廷廷

厠鬼名頊天竺（一曰笙）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長三寸三分上下烏衣　馬鬼名賜　蚍鬼名側石圭（一曰壅）　井鬼名瓊　衣服鬼名甚遼　神荼鬱壘領萬鬼舊儺詞曰甲作食凶狒胃食虎雄伯食魅騰蘭（一曰簡）食祥攬（一曰攪）諸食咎伯倚食夢強梁祖名共食磔（一曰磔）死寄生窮奇騰根共食蠱王延壽所夢有遊光　梟毅　諸渠　印堯　婁瞿　儈獰　將劇　摘豚　堯皖寺（一曰堯皖等）

吐火羅國縛底野城古波斯王烏瑟多習之所築也王初築此城高二三尺卽壞歎曰吾應無道天令築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那息見父憂恚問曰王有鄰敵乎王曰吾是波斯國王領千餘國今至吐火羅國中欲築此城垂功萬代既不遂心所以憂耳女曰願王無憂明旦令匠視我所履之跡築之卽立王異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遺血成蹤匠隨血築之遂日轉蹤匝女遂化爲海神其海神至今猶在堡子下澄清如鏡周五百餘步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賈

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灰、境內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爲、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劍、默出至龍所、見龍臥、將欲斬之、因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獅子、王卽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卽至、王許之、後常乘龍而行、

乾陁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一曰加色伽當）討襲諸國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㲲一條、自留一、一與妃、妃因衣其㲲謁王、㲲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見驚怨、謂妃曰、爾忽著此手跡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㲲、王怒問藏臣、藏臣曰、㲲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南天竺國娑陁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㲲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柘於㲲上、千萬重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劍曰、吾若不以此劍裁娑陁婆恨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國索娑陁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國、娑陁婆恨王、與羣臣、給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娑陁婆恨、原無王也、但以金爲王、設於殿上、凡統領教習、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隱其王於地窟中、鑄金人來迎、伽色伽王知其僞、且自恃福力、因斷金人手足、娑陁婆恨王於窟中手足亦自落也、

齊郡接歷山上有古鐵鎖、大如人臂、繞其峯再浹、相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於此矣、

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

華不注泉、齊頃公取水處、方圓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沉石試之、不窮、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久坐事死、

荆州永豐縣東鄉里有臥石一、長九尺六寸、其形似人而舉體青黃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便齊手（一作祭元齊字）而舉之、小舉小雨、大舉大雨、相傳此石忽見於此、本長九尺、今加六寸矣、

荆之清（一曰淯）水宛（一曰穴）口傍義興十二年有兒羣浴此

水忽然岸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竟取之、手滿置地、隨復去、乃衣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以銅牛牽之、勢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脚、徑可五寸許、猶鼻轂有六輻、通體青色、轂內黃、銳狀如常運、於時沈敬（一作敞）守南陽、求得車脚、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知所終往、

虎窟山、相傳燕建平中、濟南太守胡諮於此山窟得白虎、因名焉、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於函傍、復掘三丈、遇盤石、下有水、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上、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時、有邵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通問於濟伯、今須過長白、幸君爲通之、仍教敬伯但於杜林中取樹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入、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

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床、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圓服、具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而衣裳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著岸、敬伯下看之、乃是一大黿（一曰[illegible]）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杜林下有河伯冢、

臨淸有妬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矣、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己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illegible]

虞道施、義熙中乘車出行、忽有一人、烏衣徑上車言寄

載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去臨別語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爾相容因留贈銀環一雙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火發蕩盡因有鳥毛插地遶宅周匝數重百姓乃起廟

大足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戢波目役（一作日役）島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

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門焉使者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爲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蕊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惣無未必不如惣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頷間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慼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

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令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即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內並無此國士人復哀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蝦合供大王

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爲蝦所魅耳吾雖爲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爲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蝦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蝦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蝦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賣（一作貢）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比常進皆爲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

獨李右座林甫贊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運謀運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即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涌、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一人得還、具奏元宗、大驚異、即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冰猶崢嶸如山、隔冰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瑩徹可數、中使將返、冰忽消釋、

衆屍不復見

郭代公常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瞚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閑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大歷中有士人莊在渭南、遇疾卒於京、妻柳氏因莊居、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後忽見一老人、白衣、兩牙出吻外、熟視之、良久漸近床前、床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聲、衣隨手碎、攫食之、須臾骨露、乃舉起飲其五臟、見老人口大如簸箕、子方丹、一無所見、婢已骨矣、數月後亦無他、士人祥齋、日暮、柳氏露坐逐涼、有胡蜂遶其首面、柳氏以扇擊墮地、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翫之掌中、遂長、初如拳、如椀、驚顧之際、已如盤矣、𡁙然分爲兩扇、空中輪轉、聲如分蜂、忽合於柳氏首、柳氏碎首、齒著於樹、其物因飛去、竟不知何怪也

賈相公耽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爲健步乙（一作明）日當有兩

騎衣慘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君等躡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裹糧、衣皂衣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冢而滅、遂壘石標表誌焉、經宿而返、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偕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

胡珦爲虢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觔、蹄下貫銅鐶、鐶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識之

博士邱濡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條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

見矣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爲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竊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磔磔耳如驢焉至地乃復人矣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野叉與爾有緣終不害汝女素慧謝曰我既爲君妻豈有惡乎君既靈異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任爾縱觀不久當爾歸也其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

衣廛中者其物斂手側避或見捷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見及歸女問之向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喫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籙者吾慢犯之當爲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女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因授一青石大如雞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後一夕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

李公佐大歷中在廬州有書吏王庚請假歸夜行郭外忽值引騶呵辟書吏遽映大樹窺之且怪此無尊官也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節使後有車一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車軥索斷紫衣者言檢簿遂見數吏檢簿曰合取廬州某里張某妻脊筋乃書吏之姨也頃刻吏迴持兩條白物各長數尺乃渡水而去至家姨尚無恙經宿忽患背疼半日而卒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床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

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鄭相餘慶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敕勒之術制邪理痛多著効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臘高稍倦鄭公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隙地鄭公爲起草屋種植有沙彌行者各一人居之數年暇日智圓向陽科脚甲有婦人布衣甚端麗至階作禮智圓遽整衣椎問弟子何由至此婦人因泣曰妾不幸夫亡而子幼小老母危病知

和尚神咒助力乞加救護智圓曰貧道本厭城隍喧啾兼煩於招謝弟子母病可就此爲加持也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劇不可舉扶智圓亦哀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側近有魯家莊但訪韋十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餘里歷訪悉無而返來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道昨日遠赴約何差謬如此婦人言只去和尚所止處二三里耳和尚慈悲必爲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婦人乃聲高曰慈悲何在耶今事須去因上階牽僧臂驚迫亦疑其非人恍惚

間以刀子刺之婦人遂倒乃沙彌誤中刀流血死矣僧惘然遽與行者瘞之於飯甕下沙彌本村人家去蘭若十七八里其日其家悉在田有人皂衣揭襆乞漿於田中村人訪其所由乃言居近智圓和尚蘭若沙彌之父欣然訪其子耗其人請間具言其事蓋魅所爲也沙彌父母盡皆號哭詣僧僧猶紿焉其父乃鍬索而獲即訴於官鄭公大駭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陳狀貧道宿債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令持念爲將來資糧鄭公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結印契縛爆考其魅凡三夕婦人見於壇上言我類不少所求食處輒爲和尚破除沙彌且在能爲誓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懇爲設誓婦人喜曰沙彌在城南某村幾里古邱中僧言於官吏用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癡矣發沙彌棺中乃苕箒也僧始得雪自是絕不復道一梵字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鐶因買田畔一枯栗樹將爲薪以求利經宿爲鄰人盜斫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

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甃錢成龍形號王清本

元和中蘊湛游蓬鵲山裹糧鑽火境無遺址忽謂妻曰我行山中覩倒崖有光鏡必靈境也明日將投之今與[illegible]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領奴婢潛隨[illegible]十里遙望巖有白光圓明徑丈蘇遂逼之纔長叫一聲妻兒遽前救之身如繭矣有蜘蛛黑鈷鉧走集巖下奴以利刀決其網方斷蘇已腦而死妻乃積薪燒其崖臭滿一山中

相傳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將及旻、旻引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創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也、

和州劉錄事者、大歷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鱠、常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觔、會於野亭、觀其下箸、初食鱠數疊、忽似哽、咯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寘於茶甌中、以疊覆之、食未半、怪覆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骨珠已長數寸、如人狀、坐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捽劉、因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

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以、皆不省、自是惡鱠、

馮坦者、常有疾、醫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甕子、疾減半、又令家人執一蛇投甕中、封閉七日、及開、蛇躍出、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地墳起數寸、

陸紹郎中言、常記一人浸蛇酒、前後殺蛇數十頭、一日自臨甕窺酒、有物跳出、齧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因瘡毀其鼻如劓焉、

有陳朴、元和中住崇賢里北街、大門外有大槐樹、朴常

黃昏徙倚窺外、見若婦人及狐犬老烏之類、飛入樹中、遂伐視之、樹凡三槎、一槎空中、一槎有獨頭栗一百二十、一槎中襁一死兒、長尺餘、

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常於曲江洗馬、馬忽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貼中、藏衣箱內、一日送客至滻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鞭築地成竅、置虫於中、沃盥其上、少頃虫蠕蠕而長、竅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氣如香烟、徑出簷外、衆懼曰、必龍也、遂急歸、

未數里、風雨驟至、大震數聲、

景公寺前街中、舊有巨井、俗呼爲八角井、元和初、有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椀就井承水、誤墜椀、經月餘出於渭河、

東平未用兵、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濯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僕從數十、孟欲參謁、張被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孟默然窺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熟、孟見一黑物如豬、隨盤至燈影而立、如此五六返、張竟不察、孟因恐懼無睡、張尋大鼾、

至三更後孟纔交睫忽見一人皂衣與張角力久乃相捽入東偏房中拳聲如杵一餉間張被髮雙袒而出還寢牀上入五更張乃喚僕使張燭巾櫛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甚懽時時小聲曰昨夜甚慚長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程須早發秀才可先也遂摸靴中得金一挺授曰薄貺乞密前事孟不敢辭即爲前去行數日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道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某驛早發遲明空鞍失所在驛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泊一蠅肉也地上滴血無餘惟一隻履在旁相傳此驛舊凶竟不知何怪舉人祝元膺常言親見孟不疑說每每戒夜食必須發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云白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常持念遊覽不復應舉

劉積中常於京近縣莊居妻病重於一夕劉未眠忽有婦人白首長纔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向日如咒狀顧命灌夫人茶纔入口痛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子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壻劉笑曰人鬼路殊固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爲刻桐木爲形稍工者則爲佳矣劉許諾因爲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輪奉迎劉心計無柰何亦許至一日過酉有僕馬車從至門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劉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籠燭列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與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與妻恍惚間却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其一二矣經數月姥復來拜謝曰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遂疾發劉與男女酹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着其處輕若屣履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劉常暇日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平昔無旣

而嘶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野叉携賢妹心肝我亦奪得因舉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命曰可爲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入堂中乃上堂對劉坐問存殁叙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有分其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有事不可久留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然而倒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誉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閒坐廳中忽聞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誉頗異之笑聲漸

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誉不知所爲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爲祟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塊掘之轉闊勢如鏊形乃火上沃醯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拊掌大笑有頃共牽誉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誉亦隨出誉纔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誉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誉至死不肯言其情狀

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却墜井中汲者攪得席帽挂于庭

樹每雨所溜雨處輒生黃菌

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環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貫懷中坐食頃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覺葉上鱗起栗栗而動史驚懼棄林中遽白衆曰此必龍也可速去矣須臾林中白煙生彌于一谷史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妻遍索房中且無所見一日妻早妝開奩奩中忽有五（一作金）色龜大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養之

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舊莊城東狗脊觜西常築牆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工不至乃率莊客指揮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遽視之飯數斗悉躍出蔽地着牆匀若蠶子無一粒重者蠢牆之半如界焉因詣巫酹地謝之亦無他焉

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㺐（一曰澡）永嘉郡記作山魅一名山駱一名蛟（蚑曰）一名濯肉一名熱肉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烏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土堊赤白相間狀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燒人廬舍俗名山

髓

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姓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爲鳥、都皮骨爲猪都、婦女爲人都鳥（一曰鳥）都、左腋下有鏡印、濶二寸一分、右脚無大指、右手無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樹根居者名猪都、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都、在樹尾者名鳥都、其禁有打土壟法、山鵲法、其掌訣右手第二指上節邊禁山都眼、左手目禁其喉、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窠表可爲屐履、治脚氣、

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爲怪、必戴髑髏拜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爲人矣、

劉元鼎爲蔡州、蔡州新破、食場狐暴、劉遣吏生捕、日于毬場縱犬逐之爲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疥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誇巨犬、至皆弭耳環守之、狐良久緩跡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令捕、道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于日月宮、有符有醮日、可洞達陰陽、

南中有獸名風貍、如狙、眉長好羞、見人輒低頭、其溺能理風疾、術士多言風貍杖難得、於鷃形草、南人以上長繩繫于野外大樹下、人匿于旁樹穴中以伺之、三日後知無人至、乃于草中尋摸、忽得一草莖、折之長尺許、窺樹上有鳥集、指之隨指而墮、因取而食之、人候其怠、勁走奪之、見人遽齧食之、或不及、則弃于草中、若不可得當打之數百、方肯爲人取、有得之者、禽獸隨指而斃、有所欲者指之如意、

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

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如隔壁、井匠懼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事涉怪異、不復奏、遽令塞之、據亡新求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以章（一作韋）程、三十七歲、固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一曰如有天狀）狀、抑知厚地之下、別有天地也、

太和三年、壽州虞侯景乙京西防秋、迴其妻久病、纔相見、遽言我半身被斫去、往東園矣、可速逐之、乙大驚、因趣園中、時昏黑、見一物長六尺餘、狀如嬰兒、裸立、挈一

竹器、乙情急、將擊之、物遂走、遺其器、乙就視、見其妻半身、乙驚倒、或亡所見、反視妻、自髮際眉間及胸有璺如指、映膜赤色、又謂乙曰、可辦乳二升、沃于圜中所見物處、我前生爲人後妻、節其子乳、致死、因爲所訟、冥斷還其半身、向無君則死矣、

太和末、荊南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莊中肄業、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纔半寸、葛巾杖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遽不存主客禮

乎、復升案窺書、詬罵不已、因覆硯于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頃有婦人四五、或姥或少、皆長一寸、呼曰、眞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奧、何癡頑狂率、輒致損害、今可見眞官、其來索續如蟻、狀如騶卒、撲緣士人、士人恍然若夢、因齧四肢痛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門、絕小如節使之門、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復被衆齧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峩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刀攘臂迫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眞官、乞賜餘生、久乃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尋其蹤跡、東壁古培下有小穴如栗、守宮出入焉、士人卽率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蓋其王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蘇焚之、後亦無他、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有賣油者張帽驅馱桶、不避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門、官人異之、

隨入、至大槐樹下遂滅、因告其家、卽掘之、深數尺、其樹根枯、下有大蝦蟇如疊、挾二筆錔（仙荅反補器又云器錔物頭也）樹溜津滿其中也、及巨白菌如殿門、浮漚釘其蓋已落、蝦蟇卽驢矣、筆錔乃油桶也、菌卽其人也、里有沽其油者月餘、怪其油好而賤、及怪露、食者悉病嘔洩、

陵州龍興寺僧惠恪不拘戒律、力舉石臼、好客、往來多依之、常夜會寺僧十餘、設煎餅、二更、有巨手被毛如胡鹿、大言曰、乞一煎餅、衆僧驚散、惟惠恪掇煎餅數枚、置其掌中、魅因合拳、僧遂極力急握之、魅哀祈聲甚切、惠

恪呼家人斫之、及斷、乃烏一羽也、明日隨其血蹤出寺西南入溪、至一巖罅而滅、惠恪率人發掘、乃一坑、磐石、

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曰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麩家、欠我五千四百、我又負君錢數亦如之、今可賣我、其人驚異、飭牽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千、詣麩行、乃還五千四百、因賣之、兩宿而死、

鄆州閬司倉者、家在荊州、其女乳母鈕氏有一子、妻愛之、與其子均焉、衣物飲食悉等、忽一日妻偶得林檎一蔕、戲與己子、乳母乃怒曰、小娘子成長、忘我矣、常有物與我子停、今何容偏、因齧吻攘臂、再三反覆主人之子、一家驚怖、逐奪之、其子狀貌長短正與乳母兒不下也、妻知其怪、謝之、鈕氏復手簸主人之子、始如舊矣、閬爲災祥、密令人持鑺闇擊之、正當其胸、驍然反中門扇、鈕大怒、詬閬曰、爾如此、勿悔、閬知無可柰何、與妻拜祈之、怒方解、鈕至今尚在其家、敬之如神、更有事甚多矣、

荊州處士侯又元、常出郊、厠於荒冢上、及下、跌傷其肘、瘡甚、行數百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苦也、又元見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元如其言、及解視之、一臂遂落、又元兄弟五六互病、病必出血、月餘、又元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者如錢、皆人面、至死不差、時荊秀才杜暐話此事於座客、

許卑山人言、江左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膊內肉漲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痺、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毁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工部員外張周封言、今年春拜搞假迴至湖城逆旅、說去年秋有河北軍將過此、至郊外數里、忽有旋風如斗器、常起于馬前、軍將以鞭擊之、轉大、遂旋馬首、鬣起如植、軍將懼、下馬觀之、鬣長數尺、中有細綆如線焉、時馬立嘶鳴、軍將怒、乃取佩刀拂之、風因散滅、馬亦死、軍將剖馬腹視之、腹中無傷、不知是何怪也、

歌者葉記

冥音錄

歌者葉記

唐　沈亞之撰

昔者秦青之弟子韓娥。從學久之。以爲能盡青之妙也。卽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振蕩，再歌則行雲不流矣。娥心乃哀。然韓娥亦能使遶迤之聲。環與而遊。凝塵奮發。徵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爲人悲。亦能爲人喜。其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爲新聲。亦云能感動人。至唐貞元中。洛陽金谷里。有女子葉。學歌於柳恭門下。初與其曹十餘人居。獨葉歌成無等。後爲成都率家妓。及率死。復來長安中。而轂下聲家聞其能。咸爲會唱。次至葉。當引弄，及舉音。則粒工吹師。皆失執自廢。既罷。聲黨相謂約慎語。無令人得聞知。是時博陵大家子崔莒賢而自患其室饒，乃曰。吾綠組初秩。寧宜厚蓄以自奉耶。遂大置賓客門下。縱樂與遨遊。極費無所恡也。他日莒宴賓堂上。樂屬因言曰。有新聲葉者歌無倫。請延之。卽乘小車詣莒。莒且酣。爲一擲目作樂。乃合韻奏絲腰，俱囑葉曰。幸給聲。葉起與歌一解。一坐盡駭，是日歸莒。莒沉浮長安數十年。葉之價益露。然以莒能曾人。而優曹亦歸之。故卒得不貫聲中禁。葉爲人潔峭自處。雖諸邑百態侮笑於前，未嘗換色。元和六年。莒從事岐公在朔方。時余往謁焉。令與公賓會於鄴。在莒鄰。夜聞其歌。有一人坐泣且悲。良久復悅。及卒聲而悲悅再三。曰孰與之。是欲吾不得自任矣。明旦問其狀。乃葉爲也。後莒復與岐公來彭城十年。余過其居。問葉安在。曰。近逝矣。自趙璧李元燬。世稱爲知音之尤。皆擅鼓粒。及爲余言葉之歌。使其妙自循。則音嗣不知和矣。嗚呼。豈韓娥之嗣與。惜其終莫有能繼其聲者。故余著之。欲其聞於後世云。

附記

宋新吳歌記曰。昔人以漸近自然。答絲肉之間。千古遂爲名言。蕤東西南北之音。其聲皆協於齒牙唇舌。不則雖秦青合唱。難欺雜俗之耳。而況能附之於絲竹乎。自漢迄於六朝。中間公賁命而曲雖不勝吃。其體吃之處，乃諸聲之極也。近世樂理既失。俗工以牽合爲奇。譜史經傳。皆被之管粒。影響依稀。轉相附和。假令不待協音而輒可入奏。則古之蹟矣堯羊。直巫祟語矣。三代之昔。降鬼神格天地。西方之呪致雲物。驅蛟龍。豈非至和之極。能相感通乎。豈非聲無以宣氣。非和無以會祖。是以歌韶而鳳儀。舞風而知國。固知樂之有裨於天人矣。唐初之詩，諸公以入唱爲高。自宋代以調興而歌詩之法廢。金元以北九宮興。而歌調之法廢。元迄我朝以南曲興而北曲廢。譬之於禮。諸體猶羊而歌音猶告朔也。廢告朔而供羊。不可爲禮。廢歌音而存體。不可爲樂。故詩廢歌。而唐人始獨擅詩矣。詞廢歌而宋氏始獨擅調矣。北音廢歌而金元始獨擅北音矣。此固披卷自見按世可推者也。吳歈自古絕唱。至今未亡。余少時頗聞其槩。曾歷年奔走四方。乙未流夏，返道姑胥。替頭七八叢。皆善吳歌。因以酒誘之。造歌五六百首。其敍事陳情。寓言布景。摘天地之短長。測風月之淺深。狀鳥獸而譏魚潛。惜草卉而商花吐。夢寐不能擬幻。鬼神無所伸靈。令帝王失尊於談笑，古今立息於須臾。皆文人騷士所嚙指斷鬚而不得者。乃女紅田畯。以無心得之於口吻之間。豈非天地之元聲。匹夫、匹婦所與能者乎，時乎太白樂府。不覺墮地。以余之癖於論文。太白之善於奇句。乃聾於倚父之肉音，非至和之感人。則不肖之無識。太白之無才。必有所歸矣。余以爲詩必高唱而始極其致。使起唐人而歌太白之詩。將無斥建武而墮建安乎。若夫南北之曲。一失宮商。便屬別調。斯眞詞家之商李。騷壇之獄律。豈盛世之音哉。

豆史曰。甚矣。吳音之微而婉。易以移情而動魄也。音尚清而忌重。尚亮而忌澀，尚潤而忌燥。尚簡捷而忌漫衍。尚節奏而忌平鋪，有新腔而無定板。有絲聲而無轉字。有飛度而無稽留。魏良甫其曲之正宗乎。張五雲其大家乎。張小泉朱美黃問琴。其羽翼而接武者乎。長洲崑山太倉。中原音也。名曰崑腔。以長洲太倉皆崑所分而旁出者也。無錫媚而繁。吳江柔而淸。上海勁而疎。三方者猶或鄙之。而毘陵以北達於江。嘉禾以南濱於浙。皆踰淮之橘。入谷之鶯矣。遠而夷之勿論也。間有絲竹相和。徒令聽熒焉。適足混其眞耳。知音勿取也。善和者其見賞於肉。其操獨也。秦之簫。許之

管。濶之笙。張之三絃。其子以提琴鳴。傳於楊氏。如楊之擫阮。陸之搊箏。劉之琵琶。皆能和曲之微。而令悠長宛轉以成頓挫也。然絲竹皆自爲音。而不藉於倚和者也。至於吹蘆結籥。碎叢刓核。其細已甚。非雅流矣。而肉音如梁谿之陳。陽羨之潘。晉陵之褚。婁水之顧。雲間之倪。新安之鎦。若吳。皆擅場一隅而莫之能競。其技之專一故也。大都輕淸寥亮。曲之本也。調不欲緩。緩令人怠。不欲急。急令人躁。不欲有餘。有餘則煩。不欲輭。輭則氣弱。吾嘗觀妓樂矣。靖江之陳二。生也。湖口之蔣瞽聲數。外也。而沈旦。也。皆女班之師也。錫山海虞之妖而冶也。其曼聲遶梁者鮮矣。而陳其最也。於曲品則班之下者也。彼變竄如金陵金昌婁江越來嘉禾武林苕谿。猶之乎中原之鄙而夷也。其音無以埒於中原。進於眞師。審矣。自鬱金堂之歇。借聽於客。湘簾風來。桂舟波激。音稍稍始振。其次則佳色亭雅集。奏技一聲而燭跋。再闋而雞號。幾合陰陽之和。盡東南之美。然而未至也。於時三青鳥集於三齋。鑑屏張而翠帷褰矣。則雲間傾六朝之豔。而皖上輿之韻頹。吳越之厮厮以飛英聲。揄修袂。且陳於强旅間焉。嗚呼盛哉。含意未申。餘響遠歇。銅雀臺何預人事。而聞者酸辛。雖石家金谷。非貝充庭而樓粉一墜。夜笛聞然。亦足悲也。嗟夫。梁伯龍。張伯起。吳允兆。皆審音者也。或云曲爲情關。或云歌以當泣。或云聽可忘憂。於余無間然。音絕矣。聽止矣。復何遺恨之有。

香艷叢書七集卷四終

冥音錄

唐 朱慶餘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撫之。以道遠子未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強。崔氏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絃歌自娛。有女弟菃奴。風容不下。善鼓箏。爲古今絕妙。知名於時。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玄夫。性識不甚聰慧。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加鞭箠。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姨之生乃聰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祐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輩哉。每至節朔。輒舉觴酹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母亦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夢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姨執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中。以箏導諸妃出入。一年。

上帝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爲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大譴。亦上累於主。復與其母相持而泣。翌日乃灑掃一室。列虛筵。設酒果。彷彿如有所見。因執箏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日獲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幽然鴞啼鬼嘯。聞之者莫不歔欷。曲有迎君樂（正商調三十八疊）槲林歎（分絲調四十四疊）秦王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廣陵散（正商調二十八疊）行路難（正商調二十八疊）上江虹（正商調二十八疊）晉城仙（小石調二十八疊）絲竹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紅窗影（雙柱調四十疊）十曲畢。慘然謂女曰。此皆宮闈中新翻曲。帝尤所愛重。槲林歎紅窗影等。每宴飲。即飛毬舞盞。爲佐酒長夜之歡。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美。醼酣。令宮人遞歌之。帝親執玉如意。擊節而和之。勅秘其詞。極切。恐爲諸國所得。故不敢泄。歲攝提。地府當有大變。得以流傳人世。幽明異路。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以吾之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於明代。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璹親召而試之。則絲桐之音。搶攘可聽。其差琴調不類秦聲。乃以眾樂合之。則宮商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暮訣去。數日復來曰。吾聞揚州連帥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一無差錯。廉察使故相李德裕議表其事。小女尋卒。

續墨客揮犀

東方學會印

續墨客揮犀目錄

卷第一

母子妻三人併卒
石曼卿善豪飲
趙龍圖善爲詩句
願爲夫人子以報
燕巢戶內鬥
望闕而逝
土饅頭
視五色損目
投檄去
屈與猘狗爲事
妖異未必盡爲禍
王弼言有所自
好草聖不工
呼爲臥仙
王維畫黃梅出山圖
麃猴
吉貝布
分夜鐘
迂闊好怪
張氏園亭
畫有八景
香山寺猴
通印子魚
擬古詩

卷第二

忌桃李雀蛤
江左高文
渡觀江風作
胥吏魁桀狡獪
鯉魚三十六鱗
天慶觀古鐘
射之沒鏃
至言之祖
作不經人道語
皂鶴洞
樂毅論皆摹本
崔球晝夢至家
服金石藥者多被毒

卷第三

血如皂莢子
燈融
胡蔓
艷指溪作詩
業成方食肉
八十二歲及第
張密學善待僧文瑩
過一新貴人食
小民不爲利動
六虎

卷第四

陳烈遵古禮
古塚
守宮
與可詩精絕
有氣岸
婢僕患疾
中書有生病老死苦之說
唐肺石
詩記一時事實
笛聲發于林
賭貌懶相憎惡
失禮則求諸野
錢有順天得一文
韓范二公客
蝘蜓兩首
許爲愚惛無知之狀
獻秋霖賦
仕宦守義
安邊良策
夢以手扶天
黃河出一人手
縛自地起立
鰻井
歐公贈禹玉詩

卷第五

應聲蟲
腹中有聲如擊鼓
學士得服金帶
見人乘驢自壁中出
秦州西溪多蚊蚋
佛牙舍利
陳亞以滑稽著稱
却鼠刀
持不殺戒
有物自水中掣其足

預知死日
飲酒面色發赤
老狙坐逝
海人
陶穀使江南
錢文有應元寶運四字
謝泌名知人
未石
古鑑
德莊心異野夫
金龜金牌
語言卒易
映燭見其腸胃筋脈
毛僧
兄弟數人同在禁林
獻香雜劇

卷第六

姦人殺其夫
上元夜張燕
出侍姬十數人
好讖謔
作啟事遺友生
陳摶被詔玉關下
四句謎
狀甚醜
異獸
鑑照人見前途吉凶
鱸魚圖
嬰撥上岸
豐城老人生子
幼芳姝媚可惜

奉人當如此　海蟄飾
泥佛自動　自贊其寫眞
崖州地望最重　題齋宮
家貧苦學　得罪南歸
丹青爲業　武成縣旋風
好爲惡詩

卷第七

接百花　詭怪不羈
士人多用他人議論　進士程文多可笑者
菊性宜冷　滄景多蚊蝱
王告好學有文　呼麻胡以怖小兒
慢行和尙　木饅頭
教軍士爲訝鼓　誦偈語呪使漁人不得魚
白鵰至則霜降　介甫性不殺
茶古不著所出　荔枝
牡丹　關中無螃蟹

治第閎壯　馮太傅嘗書一絕
忌兀日　頭食
黃疾　南燕道人
史稱諸葛亮用度外人　校書如掃塵
見杜祁公乞言以自勵　楊郎中斷牂囚

卷第八

爲遊謁士所擾　獻百韻詩
端潔自許　虎嘯風生
東漢無複名　古人純質
被黜者受三班借職　殺徐氏族
素好訕謔　館閣一人直宿
吳人好雅　寇萊公鄧人廟祀之
不喜爲外官　異體而相制者
酒量過人　以珠撒殿
歲首畫鍾馗　蜂螫以芋梗傅之
詩紀契丹事實　蔡君謨書吳牋
食既　古方書
放生池　邱彬題陽朔縣
萬榮　忌食羊血
武臣上殿不得過爲文飾　使士卒勞力制其驕惰

卷第九

貴其眞　嘉其肅節
好佛　館中論詩
能官　星墜
結廬講授　奇物

卷第十

琴曲宮聲十小調　虞美人草行
狄天使能戰　能辟盜

墨目

續墨客揮犀　卷第一

母子妻三人併卒

劉濳以淄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遊縣之驛亭忽報太夫人暴疾濳馳歸已不救矣濳痛極抱母一慟而絕濳之妻復撫濳尸大慟而卒時人傷之且稱之曰濳之死也子死于孝濳妻之死也妻死于義孝義萃于一家

石曼卿善豪飲

石曼卿善豪飲與布衣劉濳爲友嘗通判海州劉濳來訪之曼卿與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舟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以稾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廨後爲一庵常過其間名之曰捫蝨庵未嘗一日不醉仁宗惜其才常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聞之不敢飲遂成疾而卒

趙龍圖善爲詩句

趙龍圖師民知磁州日有春日即事云委地露花啼曉恨拂堤煙柳弄春容信哉佳句也公爲性淳古而詩筆秀麗是知有學而益有才也

願爲大人子以報

曾學士居泉州南安縣去所居五里有草堂和尚者年九十餘戒行孤潔未嘗出庵曾公與夫人時時攜果饌衣物往遺之老僧謝曰吾年齒衰邁無以爲報願爲夫人之子以報時夫人方孕一夕夢老僧披幃而入夫人驚寤而子生遽遣人問之則草堂和尚已坐化矣所生子名公亮後爲宰相封魯公云

燕巢戶內嚮

俗傳燕巢人家巢戶內嚮及長過尺者吉祥也集賢尚書張公別墅在光化軍每歲燕巢第中正寢其長可容疋練戶悉內嚮數年間入筦機密遂登庸焉

望闕而逝

眞宗皇帝時有道士柴通元者居陝州承天觀壽百餘歲耐寒暑日縱酒往往不食祀汾陰隨輦自號羅山太一洞主臨終召官僚士庶言死生之要夜分盥漱望闕而逝舉體甚輕若蟬蛻然

土饅頭

梵志詩曰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個莫嫌沒滋味魯直曰既是餡草何緣更知滋味易之曰預先以酒澆且圖有滋味

視五色損目

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目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相在政府亦以皂羅糊屏風

投檄去

有一武士忘其名志樂閑放而家甚貧忽吟一詩曰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檄去至今致仕尚康寧

扈興屠狗爲事

扈興府界酸棗縣市民也始以屠狗爲事間或亦宰牛豕而又善庖邑人多用之悉呼之曰扈廚一日市牛歸繫之屋後將欲殺之也牛見興雙跪其前足若拜焉興曰汝欲免死乎若然者更拜即不殺焉牛又如前拜不止興方乘酒醉而反怒曰汝拜我不已我弗信也乃竟殺之剖腹中有牸焉興有三子不踰半歲皆死嗟曰始笑而許中怒而殺三子皆夭今一身老且孤復貧困天道遠乎扈興今爲手力廚子於縣衙年七十餘歲矣

妖異未必盡爲禍

鄱陽龔寃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雄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羣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不知所爲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尚寒與姥對爐而坐有一貓正臥其側家人指貓謂姥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貓耳於是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姥大駭而去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矣乃知妖異未必盡爲禍也

王弼言有所自

宋子京尚書云古者牛惟服車書云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易傳云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用牛耕之意其說雖不見於經書然十哲有冉耕者字伯牛蓋

取其義古非不知以耕牛但趙過教人驅駁之法耒耨之器爲備善耳王弼之言必有所自也

好草聖不工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姪錄之當波險處姪惘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來問致吾忘之

呼爲臥仙

華岳張超谷巖石下有僵尸齒髮皆完春時遊人多以酒瀝口中呼爲臥仙好事者作木榻以薦之嘉祐中有石方十餘丈自上而下正塞巖口豈非仙者所蛻山靈之不欲人之褻慢

王維畫黃梅出山圖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圖蓋其所圖黃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爲人讀二人事跡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廐猴

耿從政以供備副使知趙州廐養一猴甚大如三四歲兒極甚馴善不加羈縶亦不遠去廐有守卒夜即賭博常使此猴執火炬舉動如人惟所命焉時見勝者即伸手乞錢稍遲與則滅其火人已怪之廐後有園守卒居園中其婦產一子三日浴之猴在其傍園卒貧乏常居家治蔬於圃一日盡室灌園其子婦以兒在家乃先回欲乳之適見猴抱嬰兒在房前婦使猴放子於地而出他日自外歸乃見其子死於釜中因猴常見浴兒乃效人之所爲於是白於耿使而斬之足知畜養異類亦宜防之也

吉貝布

閩嶺已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有至數千株者採其花爲布號吉貝布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紵布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爲吉耳

分夜鐘

歐公詩話有譏唐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或以謂人之始死者則必鳴鐘多至數百千下不復有晝夜之

拘俗號無常鐘意疑詩人偶聞此耳余後過姑蘇宿一院夜半偶聞鐘聲因問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唯姑蘇有之詩人信不繆也

迂闊好怪

淵材迂闊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鶴夜產一卵大如梨淵材面發赤訶曰敢謗鶴耶卒去鶴輒兩展其脛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材咨嗟曰鶴亦敗道吾乃爲劉禹錫佳話所誤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語餘皆勘驗余曰淵材自信之力然讀相鶴經未熟耳又曰吾生平無所恨者五事耳人問其故淵材斂目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其說乃答曰第一恨鰣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多酸第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淵材瞠目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

張氏園亭

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數年方歸濟南城西有張氏園亭數泉上出有金線眞珠之目水木環合乃歷下之勝景園亭主人乃張寺丞聽也嘗邀范宴飲于亭范題二韻詩于壁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靑

畫有八景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爲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鴈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窰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一敗墻張素訖倚之敗墻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墻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谷缺者爲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神領意造怳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境皆天就不類人爲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進妙

香山寺猴

郴州境有香山寺寺搆于山半其景極淸雅然多羣猴至相呼

沿掛窓楹之上亦入庖厨竊食又常汚僧緇衣寺僧惡之無計絕也有一客僧曰我能令其絕迹不來一日以機獲得一猴僧乃以濃墨徧塗猴身而復縱去羣猴見之大驚時奔走無地墨猴被縛以得縱去趨羣甚急衆猴呼叫而益走引領望之俄頃入於深山而不見自此猴果絕迹莊子言汝太白而去黑而來豈不怪也亦此類也

通印子魚

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港港中之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荆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也

擬古詩

文選有江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田園詩云種禾在東臯苗生滿阡陌今此詩亦收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續墨客揮犀　卷第二

忌桃李雀蛤

服朮者忌食桃李雀蛤今人多不食鳩鴿誤也海傍有蛤背有花紋者士人謂之花蛤無文者謂之沙蛤其狀一同記云雀入大水化爲蛤蓋以其同類故耳瀕海之民有目覩其變者

江左高文

六一居士謂陶淵明歸去來爲江左之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爐錘之功矣然淵明之牆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儋耳遂盡和其詩舒王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詩者又嘗言其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由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羣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

渡觀江風作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必篋中畜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有玉麈尾卽以獻之不可又以端石研獻之不可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卽取視愴怳之際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余謂觀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也

胥吏魁桀狡獪

陳學士貫爲省副時三司有一胥魁桀狡獪習通權倖省中之事率以咨之每聲喏使遂往往佯爲欠伸不敢當其禮陳聞而不平決入省斥逐之既來參見嚴顏以待胥知其意奉事彌謹稟承明敏舉無遺事歲餘陳亦善待之一日陳謂胥曰宅中欲會一二女客何人可使幹辦胥曰某公事之隙暫往督視亦可陳不知其心有包藏乃曰爾若自行其善宴席所須十未具一胥乃攜十餘歲女子于東華門街揷紙標于首曰爲陳省副請女客令監厨無錢陪備今粥女子要若干錢遂結皇城司密邏者俾濟以聞朝廷將行黜降賴宰臣辨解終歲竟罷去止得集賢學士（舊例省副罷者得集賢學士）

鯉魚三十六鱗

鯉魚當脅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卽以三百步爲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襲者

天慶觀古鐘

郴郡天慶觀有古鐘一夕大風雷俄而失之觀主意其爲盜者所取也乃告官而求之符下久不得漁者一日渡江以篙下刺鏗然有聲細而視之乃其鐘也告官舉而出之乃天慶觀所失鐘也鐘腹有二竅若用利物穴之也說者言鐘鼻瀉作龍形往往有靈與潭下蛟螭格鬬不然鐘何以致此也夫鐘其重數千斤雖百人未易遷徙也無故而至于水下是可怪也矣

射之沒鏃

史記李廣傳廣夜見石以爲虎射之沒鏃漢書云飲羽史遷與李廣同時必不誤鐵能入石逾寸亦足爲異必無竹能入石過尺之理雖云精誠所致恐物理不然此殆班氏之飾詞也

至言之祖

宋尙書云混元皇帝道德經爲至言之祖屈平離騷爲詞賦之祖司馬遷史記爲記傳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如矩至圓不能過規左丘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二子之上無有矣雖聖人復生蔑以加云

作不經人道語

盛學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澹抹墻腰月半稜坐客皆稱絕次仲曰句甚佳惜其不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皂鶴洞

平涼西有崆峒山乃廣成子修道之所山之絕壁有石穴謂之皂鶴洞鶴頂如丹毛羽皆黑日照之金色粲然故其下有金衣亭歲不過一二出今其地乃爲僧徒所據鶴或見則僧徒必有死亡反砌者

樂毅論皆摹本

本朝人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爲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爲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於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淸勁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絕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

崔球晝夢至家

池州崔球爲太學生苦學久不歸一日晝夢至其家見其妻正憑几寫字呼之不應與之言亦不荅若耳不聞焉所書乃詩一首也云數日相望極須知意思迷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既覺歷歷憶其詩乃書之藏于笥後月餘家問至其妻寄此詩一字無差有其書之月日乃球得夢之日也

服金石藥者多被毒

周東老嘗言退之痛斥道釋以至貶謫然在潮州乃參大顛其後與孟簡書雖深自辨釋教終不能掩也又好言人服金石藥者多被毒病而死必爲世誡而樂天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則知退之晚年亦因服金石致病死矣以之立言垂教則可豈可謂亦允蹈之者乎

墨二

續墨客揮犀　卷第三

血如皂莢子

眞廟時有人奉使交趾以脊炙配籠餅而食炙中血皆如皂莢子雖味不甚佳莫知其何以然泊回訖求其法乃取牛䏶淪而去其皮耳

燈融

燈融或謂之燈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止用數棊共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無敵其法已常欲有餘而致敵人於險雖知其術止如是然卒莫能勝之

胡蔓

二廣有草生于山谷間其名胡蔓草以急水吞之即立死以慢水下之即緩死又取毒蛇殺之以草覆漉之以水菌生其上取而爲末以酒毒人始亦無恙再飲酒即毒作死矣以茶以飯皆然其俗頗淫婦人多不由媒而配合北人與之合既情相愛多不肯逐北人內地即陰以藥致食物中北人還即誡之曰子某年復來若從其言去即復有藥解之若過期不往乃斃矣或謂之定年藥北人屆彼亦宜誌之也

艷指溪作詩

艷禪師有道老宿也初住筠之三峯嘗赴供民家渡溪溪流漲艷重遲爲漲流所漂童子掖之至岸坐沙石間垂頭如雨中鶴童子意必怒且遭訴遂不敢仰視艷忽指溪作詩曰春天一夜雨滂沱添得溪流意氣多剛把山僧推倒却不知到海後如何後住汝州香山寺無疾而化

業成方食肉

賈參政之父名玭有學問五代時舉進士甲科開寶中官至水部員外郎教子甚嚴參政方五歲日誦千餘言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食肉參政年十五遂登進士第士大夫有子弟好學者水部必持刺往謁勸誘之常言父兄於其子弟當割愛尙嚴使之有立羣從孤幼貧不能自立者咸養育訓誨以至成人云

八十二歲及第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靑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

張密學善待僧文鑒

張逸密學知成都善待僧文鑒大師蜀中民素所禮重一日文鑒謁張公未及見時華陽主簿張唐輔同俟於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罩於其首文鑒大怒諠呶張公遽召才就坐即白曰某與此官人素不相熟適來輒將幞頭罩某頭上張公問其故唐輔對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閑遂且權少時不意其怒也張公大笑而已

過一新貴人食

余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予三人著皆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予應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如君豈是背匙人一坐大笑

小民不爲利動

興元府李翁以煆鐵爲業僅免飢寒俄生一女姿容絕麗人目之爲花羞豪貴競納金珠求以爲妾有至數千緡者其父悉拒而不許既而有貧士願聘爲妻乃許之貧士後遂以才學登第人皆歎其小民能不爲利動而有守也

六虎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殘忍時號六虎就中五虎尤甚凡三適人皆不終平生手殺婢十餘人每至夜分常聞堂廡間喧呼擊朴之聲同室者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耶命開戶移榻於中庭乃持刃獨寢於是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之也

墨三

續墨客揮犀　卷第四

陳烈遵古禮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徇時態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於莆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襴鞹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據地膝行號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卽時李遘畫匍匐圖

古塚

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塚乃漢大司徒朱鮪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樂器之類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幞頭者巾額皆方悉如今制但無脚耳婦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兩翼包面下垂及肩略無小異人情不相遠千餘年前冠服已嘗如此其祭器亦有類今之食器者

守宮

守宮其形大槩類蜴蜥足短而加濶亦有其色金者秦始皇時有人進之云能守鑰人不敢竊發鑰古名之曰守宮由此也又云致于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守宮卽吐血汚其衣或曰以守宮繫宮人臂守宮吐血汚臂者有淫心也秦皇則殺之

與可詩精絕

東坡嘗對歐陽公誦文與可詩曰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歐公笑曰與可無此句此句與可拾得耳世徒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家之妙詩尤精絕戲作鷺鷥詩曰頸細銀鉤淺曲脚高綠玉深翹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標

有氣岸

德州軍士劉喜有氣岸嘗出經年妻與一富人子私通夫歸詰謂妻曰汝之前事我盡知之吾不能默默受辱於人又不忍間兩情之好汝能令富人子以百金餉我我則使汝詐爲病而死者載以凶器而送諸野汝夜則潛往奔之如是庶可以滅口妻以爲然因進百金託以疾逝夫乃納妻于棺膠以大釘遂縱火焚之以身自訴于郡將張不疑不疑奇其節而釋其罪

婢僕患疾

江南富民王生有僕病癩積年王生惡而逐之自投于井水始及肩故得不死明日汲者爲救而免自是所患頓除至八十餘方死又安州楊子方秀才有婢春燕中年忽得足弱之疾不能步履面飲噉輒兼數人其家亦厭之移棄野外凡旬日不得食一日自步而歸卒老于楊氏此理殆不可曉

中書有生老病死苦之說

熙寧中初富丞相苦足疾多不入會丞相將及引年時王介甫趙閱道唐子方爲叅政介甫日進說以更庶政閱道頗難之而不能奪但退坐閤中彈指言苦唐子方屢爭於上前既而唐發疽而死京師人言中書有生老病死苦之說謂介甫生曾公老富公病閱道苦子方死也

唐肺石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尙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欵誌但漫剝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辭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冤也

詩記一時事實

歐陽公夷陵黃牛廟詩曰石馬繫祠門東坡錢塘詩曰我愛南屏金鯽魚二詩皆無以異童稚學爲詩詠者然皆記一時之事歐陽公嘗夢至一神祠祠前有石馬缺左耳及謫夷陵過黃牛廟所見如夢中西湖南屏山興教寺池有鯽魚十餘尾皆金色道人齊餘爭倚檻投餅餌爲戲東坡習西湖久故寫於詩詞耳

笛聲發于林

余倘書慶曆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聲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栢木中出乃伐取以爲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睹貌輒相憎惡

晉陽有張李二生爲隣二生素無讎隙睹貌輒相惡憎張與高

僧志端相善語其因僧曰此宿寃也宜遠遊以避之張如其言因詣蜀僑居僧舍數年後忽聞有李處士者投宿是院張潛窺之乃隣之李生也張甚疑惟促裝將出李懷刃伺諸門戕其胸而殺之李自刎

失禮則求諸野

居喪之禮近世滅裂予嘗知辰州民與獠雜居其俗父母喪不啗稻粱鹽酪飛走之肉惟食藜實粉豆魚菜而已雖未合于古禮而諸夏閭里之民不逮也失禮則求諸野信哉

錢有順天得一文

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文皆順天得一當時在廷皆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予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僞年號得一特以名錢耳非年號也

韓范二公客

范文正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延禮之書生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之寒餓無在某右者時盛行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木直千錢文正爲具紙墨打千木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

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爲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楊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韓魏公客有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魏公憐之百計賙卹爲求婚將遂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郭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韓范功名富貴如泰山黃河日月所不能庇兩客乃爾可笑耶

蝦蜓兩首

余友人張德夫嘗夜觀書有蝦蜓誤躍入燈盞中視之有兩首未幾德夫卒

詐爲愚憒無知之狀

李幾道朝散云淄川劉揀有道之士也布裘緇巾詐爲愚憒無知之狀養母甚孝所居臨池一旦忽扶其母登山是夕大水平地丈餘人始疑而異之其後去城數里作窟室以居別築小室以居其母朝暮惟出視母寢食訖復還窟室默坐如是十餘年士大夫欲見者皆入窟室中相對不交一談問亦不應但云速修速修而已母卒營葬訖一旦翛然棄去不知所往

獻秋霖賦

徐仲謀在皇祐中罷廣東提刑到闕時京師多雨遂獻秋霖賦其略曰□連乎七月八月渰浸乎大田小田望晴霽而終朝禮佛放朝參而隔夜傳宣泥塗半浸於街心不通車馬波浪將平於橋面難渡舟船時賈文元陳恭公秉政共引過於上前且云陰陽失序自當策免然臣等已屢乞罷而聖恩未允致有疎遠小臣以猥語侵侮臣等實無面目師長百辟神宗怒降仲謀監邵武軍酒稅

仕宦守義

唐龍圖（肅）恬靜寡欲天聖中以工部郎中知洪州艤舟南康徘徊不進或問其故答曰職田以四月爲限今遲之任得無獲趨利之譏乎逾月乃上當時仕宦者無不媿服之

安邊良策

密學呂公綽知秦州古渭諸羌來獻地呂曰天下大矣豈利區落尺寸之地耶謝絕之夏安期郎中知渭州籍塞下閑田募人耕種歲得穀數萬斛以備賑貸人甚便之人謂二公皆得安邊之良策

夢以手扶天

韓稚珪侍中知秦州日臥疾數日冥冥無所知倏然而蘇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扶天者再不覺驚寤其後援　英宗於藩邸翼今上於春宮扶天之祥已兆於慶曆中固知賢臣之勳業非偶然而致也

黃河出一人手

祥符中黃河急流中忽出一人手大數尺上題八人姓名皆當世達官也是歲八人者皆死

絣自地起立

夏侯嘉正太平興國中爲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鬻之得錢輦歸家忽一絣自地起立良久乃仆嘉正遂病逾月而卒

鰻井

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磐石上其高數丈井纔方數寸乃一石竅也其深不可知唐徐浩詩云深泉鰻井開即此也其來亦遠矣鰻即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

耳甚大尾有刃跡相傳云黃巢嘗以劍割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常以此卜之

歐公贈禹玉詩

歐公王禹玉俱在翰苑立春日當進詩貼子會温成皇后薨閤處不進有旨亦令進歐公經營禹玉口占促寫曰昔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閑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歐公喜其敏速禹玉歐公門生也而同局近世盛事故歐公贈其詩略曰當時發策武城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爲白髮翁□□□□□□□□□□□

墨四

續墨客揮犀卷第五

應聲蟲

余友劉伯時嘗見淮西士人楊勔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輒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余始未以爲信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環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技所以求衣食於人者唯藉此耳

腹中有聲如擊鼓

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于外行人過門者皆疑其家作樂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經）數十醫皆莫能名其疾

學士得服金帶

國朝翰林學士得服金帶朱衣吏一人前導兩府則朱衣吏兩人金笏頭帶佩金魚謂之重金居兩制久者則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時黃處內廷久者又曰眼赤何時兩腰黃甚日重

見人乘驢駒自壁中出

余外親章安國嘗棲逆旅中晨起如廁見白衣人乘驢駒自壁隙中出長寸餘步驟往來徘徊瞻顧忽仰首視章遽馳而入終不知其何怪也

秦州西溪多蚊蚋

范文正公少時求爲秦州西溪監鹽其志欲吞西夏知用兵利病耳而廨舍多蚊蚋文正戲題壁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要問前程雖公一時戲笑之語亦豈弟渾厚之氣逼人況其大者乎

佛牙舍利

熙寧中予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予曰此有一佛牙甚異予乃齋絜取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颷然涌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墮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着牀榻錚然有聲透下光明瑩澈爛然滿目予到京師傳于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言取入東府以次流傳士大夫之家神異之跡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是也

陳亞以滑稽著稱

陳少常亞以滑稽著稱蔡君謨嘗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即復曰蔡襄無口即成衰時以爲名對爲殿中丞日知嶺南恩州到任作書與親舊曰使臣之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螃蟹之一文兩箇眞是不虛又嘗曰平生之一對最親切者是紅生對白熟也

却鼠刀

蘇子瞻有却鼠刀云得之於野老嘗匣藏之用時但焚香置淨几上即一室之內無鼠

持不殺戒

龔彥和謫化州持不殺戒日夜禮佛對客蟣虱滿衣領不卹也至完作偈嘲之曰衣領從教虱子緣夜深拜得席兒穿道鄉活計君知否飢即須餐困是眠

有物自水中掣其足

有李主簿失其名夜泛舟臨舷濯足忽有物自水中掣其足衆力爲救之李號呼云其痛徹于心骨不可忍吾寧死也遂隨之而入明日求其尸不獲

預知死日

吳人鄭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材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嘗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嘆殆不可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夷甫聞之喟然嘆息曰命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怨哉乃從佛者授首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於懷無復蔕芥後赴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敘訣及次敘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絜飾夷甫至其間親督人灑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立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堵明日乃就斂高郵崔伯易爲墓誌略敘其事予與夷甫遠親知之甚詳士人中蓋未曾有此事

飲酒面色發赤

胡祕監旦自知制誥落職通判襄州時謝學士泌知州事嘗因過廳飲酒胡面色發赤謝戲曰舍人面色如衫色胡應聲答曰學士心頭似幞頭胡時衣緋

老狙坐逝

潭州南岳寺後有巨石高丈餘忽有老狙拱手跏趺坐逝其上

海人

李仲游承議知同安縣日有人泛海舟交易外國經歲始還去謂爲大風飄至一島嶼時月正明見十數人自海連臂而出登嶼笑語語不可解體貌與人無異但裸形耳舟人鳴鑼鼓以駭之復聯臂大笑入海而去近嶼人云此名海人室在嶼下

陶穀使江南

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實使覘之丞相李獻以書抵韓熙載曰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果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陶秀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隳當使諸君一笑因令宿驛舍俟謄六朝書半月乃畢熙載使歌姬秦蒻蘭衣弊衣爲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慎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主燕客穀凜然不可犯千中主持觥使蒻蘭歌續斷絃之曲侑之穀大慙而罷

錢文有應元寶運四字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搆一舍令門人陳若拙董作發地乃得一缾封鐍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惟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若拙得之以歸其師不甚爲異至元豐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眞君遣內侍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同時知制誥熊本提舉太平觀具聞其事召本觀主首推詰其詳審其無僞乃以其錢付廖維表獻之

謝泌名知人

謝泌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不過數人而後皆至卿相每欲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爲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即其所薦士也

末石

李棻朝議好奇有異石高二尺許嵌硿可愛常置庭檻間每至日方未時即有氣出於石穴中若煙雲之狀候之萬不差一因目之爲末石

古鑑

慶曆中有宦者以罪謫居維揚藏一古鑑圓徑尺餘云是禁中舊物鑑背鑄成兎形甚精巧每至月滿夜持鑑當月照之則兎形却在鑑中人莫究其理

德莊心異野夫

龔德莊罷官河朔居京師新門劉野夫上元夕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去與君語令閤必盡室出觀燈當潔淨身心相候德莊雅敬其人危坐三鼓矣家人輩未還野夫亦竟不至俄火自門而燒德莊賓捉詰牒犯烈焰而出頃刻數百舍爲灰礫之場明日野夫來弔且欣曰令閤已下不出是吾憂幸出可賀也德莊心異野夫然不欲詰之也

金龜金牌

上令上坊鑄爲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人一枚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廷者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淸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爲寶鎭牌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洪州李簡夫家一龜乃其伯祖虛己所得者蓋十七人之數也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爛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至今匱藏

語言卒易

王學士介博記俊爽然語言卒易人多謂之心風熙寧中自省判乞郡得湖州將行王丞相以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不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上起滄波意者以其風能起波也介知其意遂以破題爲十篇上丞相一日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丞相笑曰閻羅見闕宜速赴任也

映燭見其腸胃筋脈

張伯通任福州通判日因夜會客有一僕立燭下映燭視之見其腸胃筋脈闔轉上下歷歷可數洞徹如鑑衆駭觀莫測其由張命易以他燭遂不復見

毛僧

吳有異比丘號毛僧日遊聚落飲啖無所擇輕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詣忽謂人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說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燒却恰似不曾言卒遂化嗟乎異哉其端師子戒闍梨之流乎

兄弟數人同在禁林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爲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韓持國維一陳和叔繹一鄧文約綰一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糸始悟兄弟之說

獻香雜劇

熙寧九年　太皇生辰教坊例有獻香雜劇時判都水監侯叔獻新卒伶人丁仙現假爲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詰其出神何所見道士云近曾出神至大羅見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熟視之乃本朝韓侍中也手捧一物竊問傍立者云韓侍中獻國家金枝玉葉萬世不絕圖僧曰近入定到地獄見閻羅殿側有一人衣緋垂魚細視之乃判都水監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竊問左右云爲奈河水淺獻圖欲別開河道耳時叔獻興水利以圖恩賞百姓苦之故伶人有此語

墨五

續墨客揮犀　卷第六

姦人殺其夫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上元夜張燕

狄青爲樞密副使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勤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者云是夜五皷青已奪崑崙矣

出侍姬十數人

東坡居士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伎其間有善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士特所寵幸命乞詩于公公戲爲四句云舞袖蹁躚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悅而去

好譏謔

國子博士郭忠恕有才學好譏謔屢以謗訕得罪嘗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爲瞶攀龍只作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應聲答曰莫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忠恕大慚

作啟事遺友生

孔大夫（闕名）爲浙漕戲作啟事以遺洛中友生其略云滿肚裏佯客茶湯一眼底欠人書啟火爐頭恰如孤鬼門道裏正似阮翁凡數百言深得俳體

陳摶被詔至闕下

眞宗時陳摶被詔至闕下間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誨陳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聞者以謂至言

四句謎

荊公戲作四句謎示吉甫云畫時圓寫時方冬時短夏時長吉甫亦作四句解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更除脊梁骨便是這箇謎

狀甚醜

吳伯虎朝奉狀甚醜鼻有孔而無準每出廛市隨而笑之元豐中登第上見之亦爲之笑時有贈伯虎詩者云衆人皆有鼻公鼻最堪論洟出應難與（去聲）香來却易聞雖然無壽相知是有山根見說登科日欣然動至尊或有相者謂伯虎曰君以醜勝天下亦貴人之相也

異獸

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回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爲慎重有體今以予觀之殆天祿也按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蟆于平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傍兩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予過鄧境

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阜爲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刻獨在製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鱗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詳其形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

鑑照人見前途吉凶

嘉祐中伯兄爲衛尉丞吳僧持一寶鑑來云齋戒照之當見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其鑑鑑不甚明髣髴見如人衣緋衣而坐是時伯兄爲京寺丞衣綠無緣遽有緋衣不數月應

鱷魚圖

嶺表異物志記鱷魚甚詳予少時到閩中時王舉直命潮州鈎得鱷其大如船畫以爲圖而自序其下大體其形如鼉但喙長等其身牙如鋸齒有黃蒼二色或時有白者尾有三鈎極鋒利遇鹿豕即以尾戟之以食生卵甚多或爲魚或爲鼉黿其爲鱷者百無（此間有脫文）魚尾而食之則爲人所斃

屢擢上庠

有進士曹奎屢擢上庠南宮高選居常自負作大袖袍衣之袖

廣數尺時有進士楊衛怪之謂曰袖何廣耶奎曰要盛天下蒼生衛答曰此但能盛一個耳

豐城老人生子

東坡居士在豐城有老人生子爲具召東坡且求一詩東坡問翁年壽幾何曰七十翁之妻幾何曰三十東坡卽席戲作八句其警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迺翁已及古稀年

幼芳姝媚可惜

石曼卿任永靜軍通判日眷官妓楊幼芳者甚厚幼芳恃其勢自肆無憚太守亦愛曼卿才頗優容之一日大會賓佐羣妓皆集獨幼芳不至屢遣人捉之抵暮方來揚揚自若太守由是發怒呼伍伯將笞之曼卿惶遽下堦折腰請曰幼芳姝媚可惜某願代受太守自引曼卿上笑而釋之

奉人當如此

朝奉郎王倚彥父名師古嘗自呼硯爲墨池謂鼓爲皮掤人或誤犯輒以他事中之曾知嶺南一郡有李彥古者以進納得官過郡請謁遂題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掤謹祇候參倚彥一見大喜示其子弟曰奉人當如此矣

海蠻師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尺視人輒淚下舁至郡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蠻師然書傳小說未嘗載

泥佛自動

邕州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遂有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衆乃舁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他異

自贊其寫眞

裴度形貌短小而位至將相嘗自贊其寫眞曰爾形不長爾貌不揚胡爲將胡爲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蓋謂由心吉而致富貴也張學士綬貌甚美嘗繪其容以寄兄環環故裴贊寄之曰爾形甚長爾貌甚揚不爲將不爲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崖州地望最重

丁晉公自崖州還與客會飲一客論及天下地理謂四坐曰海內州郡何地最爲雄盛晉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朝廷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也

題齋宮

京師祭二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兩禁二十年熙寧三年爲翰林承旨又膺是任題詩齋宮曰鄰雞未動曉驂催又向靈壇飲福盃自笑治聾知不足明年强健更重來執政聞而憐之

家貧苦學

終愼思大名人家貧苦學衣冠故弊風貌寢陋始來應舉魏之舉人視之蔑如也既就試遂爲解首其謝解啟曰三年于此衆人悉指于毛生一箭皆驚大將果歸于韓信又董儲郎中愍其窮嘗以書薦于士人之富者庶濡涸轍而士人殊無哀王孫之意終復取書歸而具啟納于董曰魯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懷趙璧以空歸人多嘉其切當也

得罪南歸

舒信道元豐中得罪南歸時方召本老住慧林有人問京師近日有何新事或對曰舒中丞雇客船歸鄉本長老乘遞馬赴闕

丹青爲業

承務郎陳默字子眞妙于詞翰然踈逸自號懶散翁父綖爲閩漕默亦隨至建安有焦生者以丹青爲業一日圖默之形以獻焉默偏示家人皆笑云此正似廳前尚書（俗呼軍校爲尚書）默因戲題一贊于上以還之曰大道本無我吾形安可圖何須焦處士畫作李尚書默乃蘇子美之甥也子美曾作自詠詩云鐵面蒼髯骨有稜世間兒女見須驚默亦巖稜多髭類其舅云

武成縣旋風

熙寧九年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既而漸近乃經縣城官舍民居略盡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城悉爲邱墟遂移今縣

好爲惡詩

文思副使方圭好爲惡詩逢人卽誦數十篇其言喋喋可憎宋丞相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圭假道淮上一日宋宴客于平山

甞主談詩于坐宋惡之欲已主之辭時望見墅外一牛就樹磨痒宋顧坐客胡恢曰青牛恃力狂挨樹恢應聲答曰妖烏啼春不避人宋公大笑主曉其意洎飲罷至客次奮拳擊恢衆捄之乃已

墨六

續墨客揮犀　卷第七

接百花

百花皆可接有人能于茄根上接牡丹則夏花而色紫接桃枝于梅上則色類桃而冬花又于李上接梅則香似梅而春花投蓮的于靛甕中經年植之則花碧用梔子水漬之則花黃元祐中鈆縣民家池中生碧蓮數朵蓋用此術

詭怪不羈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倡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主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謔曰此必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

士人多用他人議論

士人□應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爲之語曰問卽不知用則不錯

進士程文多可笑者

科場中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爲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爲其近于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觀茲黃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烘堂大笑

菊性宜冷

南方百花發皆早較之北地常先一月獨菊花開最遲十月始開菊性宜冷故也歙州王子發秀才云廬壽間菊有八十八種惟佛螺菊夏開

滄景多蚊䖟

信安滄景之間多蚊䖟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爾多爲蚊䖟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爲蚊䖟所螫則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鞍蒙之以乘謂之木馬推車者皆衣韋袴冬月作木牀氷上曳之謂之凌牀予嘗按察河朔見挽牀者相屬問其所用曰此運使凌牀此提刑淩牀也聞者莫不掩口

王告好學有文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當爲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當爲都工訟于星子云職顛倒稱號不便星子令封牒與告告乃判牒曰客僧做寺主俗諺有云散衆奪都工教門無例雖紫衣與黃衣稍異奈本觀與別觀不同非爲稱呼蓋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顯豈所謂大道無名宜自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歸貫登科爲健吏至祠部員外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而卒

呼麻胡以怖小兒

今人呼麻胡以怖小兒其說有二朝野僉載云爲趙石虎以麻將軍秋爲帥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即絕今以爲故事又大業拾遺云煬帝將幸江都令將軍麻胡濬通河湖虐用其民每以木鵝爲試鵝流不迅謂濬河之不忠皆抵死百姓惴慄常呼其名以恐小兒小兒夜啼不止呼麻胡來應時止大業拾遺在僉載前當以拾遺爲是或曰胡本名祜呼胡者爲其多髭髯也

慢行和尚

荊南有僧好慢行每以二侍者扶掖瞑目徐步數息方一舉足府官吏泊坊村小民富室無不仰戴但目爲慢行和尚一夕上元放燈有捕到踰垣姦本軍婦女者乃慢行和尚也于是杖背還俗既而開客邸于市其行步如風人或問其故答曰我亦何能但設詭以眩俗而人自重我耳

木饅頭

木饅頭京師亦有之謂之無花果狀類小梨中空既熟色微紅味頗甘酸食之大發瘴嶺南尤多州郡待客多取爲果牀高飣故云公筵多飣木饅頭或謂嶺外諸州刻本作饅頭狀底刻字云大中祥符年一樣造五十隻談者之過也

教軍士爲訝鼓

王子醇初平熙河邊陲寧靜講武之暇因教軍爲訝鼓戲數年間遂盛行于世其舉動舞按之節與優人之詞皆子醇初製也或云子醇嘗與西人對陣兵未交子醇命軍士百餘人裝爲訝鼓隊繞出軍前虜見皆愕眙進兵奮擊大破之

誦偈誦呪使漁人不得魚

漁家以猢猻毛置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之見錦

細也今有見人于江湖溪沿間垂鉤布網者但至心默倒誦偈諦呪一七遍則可使終日無獲湘潭間有李道人常持此呪以濟物命後爲羣漁所仇乃越境而遁

白鴈至則霜降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卽此也

介甫性不殺

介甫爲相引用一時之人最爲不次及再罷相頗有賣之者公性不殺物至金陵每得生魚多放池中有門生作詩曰直須自到池邊看今日誰非鄭校人公喜而笑之

茶古不著所出

茶古不著所出本草但云出益州川谷間康多以蒙山顧渚蘄門者爲上品當時飲茶尙雜以蘇椒之類故德宗嘗令李泌賦茶詩有句云旋沫飜成碧玉池添蘇散出琉璃眼遂以碧色爲貴亦祇謂之前茶不知點試之妙大率皆草茶也至富沙則略而不論陸羽茶經統言福建泉韶等十州所出者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而已今建安茶遂爲天下第一

荔枝

荔枝譜稱漢初南粤王尉佗以備方物漢和帝時東南交趾七郡常貢生荔枝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之亦未嘗有言及閩中者驗之今廣南與梓夔所出僅比閩中之下品是直荔枝自唐以來其名未始著也今莆陽荔枝遂爲天下第一

牡丹

牡丹記云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見本草然花中不爲高品謝靈運惟說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一花之異必形于篇什至于牡丹則棄而不傳昔人但云延清越等州是其出處亦不言洛中之盛今洛陽牡丹遂爲天下第一

關中無螃蟹

關中無螃蟹元豐中予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螃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爲怪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則借去懸門戶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治第閎壯

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爲閎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病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修不得賣不得居不得

馮太傅嘗書一絕

馮太傅端嘗書一絕句云鳴鶻直上一千丈天靜無風聲更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顧坐客曰此可畫于屏障乃柳如京塞上之作

忌兀日

仕官多忌兀日不赴官人亦多不曉兀之說或云當是亢字然數兀日數家之說不同最爲無據予同官林復之言凡上官切忌初四初七十六十九日名曰四不祥日用此日鮮有善罷者因屈指數八人予不能記憶此舊歷所不載

頭食

余一日會賓于館庖人薦粉有客卽席而問曰此味宴會將終方食謂之頭食何也或對曰本朝　太祖皇帝時每內宴常先令進此味故目之蓋後人失其次耳又問今州郡有公宴將作曲伶人呼細末將來此所何義對曰凡　御宴進樂先以弦聲發之然後衆樂和之故號絲抹將來今所在起曲遂先之以竹聲不唯訛其名亦失其實矣

黃疾

伏藏飮食于器中覆之不密鼠聞其氣欲盜食而不可得則環器而走涎滴器中食之者得黃疾通身如蠟鍼藥所不能療也

南蕃道人

熙寧初南蕃有一道人附船至廣州裸體以幅巾庇前後髮長七八尺分爲百餘結猶曳于地不食唯啖檳榔本香歲餘復遂賈客歸國

史稱諸葛亮用度外人

范文正常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也

校書如掃塵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讎常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謬

見杜祁公乞言以自勵

孫元規自謫官復起往見杜祁公乞言以自勵祁公曰爲吏者當盡誠以行事不可生事也孫頓首奉教聞者謂祁公一言得政治之大體亦省事淸心之端也

楊郎中斷辟囚

楊郎中（異）蜀人也知衡州每斷辟囚官給酒飯（異）獨不與或問其故答曰吏與酒飯則致來者之多也又每杖死囚于市曹須令旋具杖數來報往往終日而未畢問之答曰令其知痛則今後不犯也

壘七

續墨客揮犀

卷第八

爲遊謁士所擾

王顯公宣義知大演場頗爲遊謁之士所擾遂作一詩揭于賓館自是稍退其詩云滿屋生涯齒一簍藏靴賓客日相過欲拙己捧憂家累待掠民錢奈法何一飯共君愁裏飽三盃聽我苦中歌更拚一具窮槍歛啞罵憎嫌總任他

獻百韻詩

又云李廷彥獻百韻詩于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爽然傷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

端潔自許

又云許義方之妻劉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謂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時與隣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唯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閾義方咨嘆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唯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

夜召鄰僧閑話

虎嘯風生

虎嘯風生龍吟雲起常聞茲語未驗其實余同官陳登之大觀中任長樂主簿家貧不能陸行乃自會稽轉海而至嘗語予云海中多連山複嶺亘綿有至數十百里者舟過山下時聞人長嘯耳俄而清風襲人舟去甚駛予舊嘗讀小說載盧藏用隱終南山或夜聞龍吟聲明日雨必至後還數語人云其聲清越殆難比擬坐有蜀僧云某舊在五臺亦嘗聞此戛銅盤以效其聲往往相亂因取銅盤試使戛之藏用撫掌曰眞龍吟也

東漢無複名

東漢人無複名者或以問鄉貢進士方絢絢云王莽時禁用兩字名蓋沿襲所致

古人純質

張安時兵部云古人純質其取名字亦然宣父因禱尼邱山得之遂名邱字仲尼其子乃名鯉字伯魚史鰌亦字子魚冉耕字伯牛如鬭穀於菟黑臀杵臼之類甚多後世取名字唯恐不至宋齊邱乃字超回其不自量如此孟軻譏周命世大才而其字不顯或云軻字子輿周字子休竊疑後人以意取之爾左邱明字世終不聞

被黜者受三班借職

石曼卿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時方期集于興國寺符至追所賜誥牒靴服數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獨解靴袍還入露體戴幞頭復坐語笑終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受三班借職曼卿爲一絕句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從此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殺徐氏族

江南宋齊邱智謀之士也自以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于海陵中主繼統用齊邱之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邱嘗有小兒病閑閤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且雙瞽作一詩書紙鳶上放入齊邱第中詩曰化家爲國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謨一箇小兒抛不得上皇當日合何如

海陵州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

素好詼諧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詼諧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館閣一人直宿

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即須入宿遇豁宿例于宿曆名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歷相傳謂之害肚歷

吳人好雅

吳人多謂梅子爲曹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鵝爲右軍以其好養鵝也有一士人遺人醋梅與燖鵝作書云醋浸曹公一甏湯燖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寇萊公鄧人廟祀之

寇萊公嘗知鄧州鄧人至今廟祀之熙寧中侍讀學士陳和叔知州下令閉廟不得修祀一日陳方食鯸子忽失之已而乃見

在萊公祠外士偶手中陳大怖駭立牓示百姓依舊祭享

不喜爲外官

蘇舜元好進不喜爲外官洎爲京西轉運使廨宇在許州嘗對客嘆曰人生不知活得幾日好時好日許州過了良可惜也然竟卒于散郎

異體而相制者

物有異體而相制者故翡翠屑金人氣粉犀近世北人以針敲氷南人以線解茶亦其類也

酒量過人

張伯玉郎中酒量過人能飲至數斗不醉世號張百盃將飲時先置淸水大盂于其側每盡一盃卽吸水漱滌人問其故云酒之毒在齒滌去則不能爲患陳康民大夫知泉州日用其說亦能飲至一斗不醉

以珠撒殿

熙寧中注輦國使人入貢乞依本俗撒殿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于殿檻之間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座撒之撒殿乃其

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掃撒得珠十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閤門使副內臣

歲首畫鍾馗

歲首畫鍾馗于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宗慤母鄭夫人宗慤有妹名鍾馗則知鍾馗之設亦遠

蜂螫以芋梗傅之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于齋中見一大蜂冒于蛛網蛛搏之爲蜂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徐徐行入草蛛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捷如故自後人有爲蜂螫者挼芋梗傅之則愈

詩紀契丹事實

刁約使契丹戲爲四句詩曰押燕移离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貍皆紀實也移离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如執衣防閤匹裂小木罌以色綾木爲之如黃漆貔貍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狄人爲珍膳味如㹠子而且脆

蔡君謨書吳牋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此君淸節可爲世戒張乖崖鎭蜀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君殊重厚可以爲薄夫之檢押此帖今在張乖崖之孫堯夫家予以謂買書而爲終身之恨近于太甚苟其如此亦可尙也

魚魫

南海魚有石首者蓋魚魫也取其石治以爲器可載飮食如有蠱毒器必暴裂其效甚著福唐人製作尤精明瑩如琥珀人但知愛玩其色而鮮能識其用

古方書

周順云古方書如聖惠千金外臺祕要所論病源脈證及鍼灸法皆不可廢然處方分劑與今大異不深究其旨者愼勿妄用有人得目疾用古方治之目遂突出又有婦人因產病用外臺祕要坐導方其後反得惡露之疾終身不瘥嘗有士人得脚弱病方書羅列前後積藥左右如山而疾益甚余盡令屏去但用杉木爲桶濯足及令排樟腦于兩股閒以脚捌繫定月餘而安

健如故南方多此疾不可不知順固名醫語必不妄故書以爲誡

放生池

馮道性仁厚家有一池每得生魚必放池中謂之放生池其子爲監丞者每竊釣而食之道聞之不懌于是高其墻垣鑰其門戶爲一詩書于門曰高却垣墻鑰却門監丞從此罷垂綸池中魚鼈應相賀從此方知有主人

邱彬題陽朔縣

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數百丈竹木蓊鬱石如黛染陽朔縣尤佳四面峯巒聳立汶水邱彬嘗題詩曰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處爭如陽朔縣碧蓮峯裏住人家

萵菜

王舜求云萵菜出咼國有毒百蟲不近蛇虺過其下誤觸之則目瞑不見物人有中其毒者唯生姜汁解之謝正秀才云有人食黃顙魚後食荊芥湯卽時死後見醫者云二物極相反甚于朮反桃李也食他魚亦宜禁之

忌食羊血

馬昭甫云服餌之家忌食羊血雖服藥數十年一食羊血則前功盡喪又云有目疾者切忌浴令人目盲

武臣上殿不得過爲文飾

慶曆中河北大水 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到闕卽時召對問河北水災何如使臣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對曰如喪考妣上默然既退卽詔閤門今後武臣上殿奏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爲文飾至今閤門有此條遇有合奏事人卽預先告示

使士卒勞力制其驕惰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戀兼外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師衛兵請糧者營在城東者卽令赴城西倉在城西者令赴城東倉仍不許雇傭車脚皆須自負嘗登石掖門觀之蓋使之勞力制其驕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續墨客揮犀

卷第九

貴其眞

東坡每曰古人所貴者貴其眞陶淵明恥爲五斗粟屈于鄉里小兒棄官去歸久之復游城偶有羨于華軒漢高祖臨大事鑄印銷印甚于兒戲然其正直明白之心照映千古想見其爲人如問士大夫蕭何何以知韓信竟未有答之者

嘉其盡節

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陷　太宗嘉其盡節于所事遣使諭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唐吏部尚書張嘉福奉使河北逆韋之亂有勑處斬尋遺人使赦之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與此相類得非有命歟

好佛

馮當世近年頗好佛其知并州也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但閉目不覷惟日以談禪爲事平甫答曰若如所諭卽明

公未達禪理但閉目不覷已是一重公案當世深服其言

館中論詩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中嘗夜談詩存中云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然終不近詩吉甫云詩正當如是吾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于是四人者交相攻久不決公擇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公獨黨存中耶正仲怒曰我所見如是顧黨耶以我偶同存中便謂之黨則君非吉甫黨乎一坐大笑余嘗熟味退之詩眞天力自然其用事深遠高出老杜之上如城南讀書詩曰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又腦脂蓋眼臥壯士大招挂壁何由彎皆然也襄陽魏泰曰韓退之詩曰剝苔弔斑林角黍餌沈冢斑竹非黑點之斑也楚竹初生苔封之土人斫之浸水中洗去蘚故蘚痕成紫暈耳

能官

毛亢兩浙人由進士登第所至稱爲能官後授江左令洪州有溪曰長溪其水深數丈長五十里彼人尤重溪魚溪歲出魚數千緡爲二李所有彼人呼爲東李西李家皆豪富交競此溪不爲東李家所有卽爲西李家所奪凡數十年互相爭訴官莫能平其事一旦東李詣闕匭函陳狀　英廟勑本路定奪歸著明白不得別致爭訟漕憲持麾下清幹使皆曰非毛亢不可亢受命既往召二李謂之曰此溪汝爭之近百年矣若不以券契文字爲之據無所憑也如有據多者卽與之也二李竟取其家所有致于亢前堆積莫知其數命取火爇之乃于狀後判曰獸生于山魚生于水蓋自天然固非人力宜與衆共安可獨專漕使以亢狀奏聞　英廟爲特改一官亢由此累歷漕憲

星墜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大星幾如月見于東南少時而有震一聲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近皆見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爲所焚是時火息視地中有一竅如杯在極深下視之星在其中熒熒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發其竅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尖色如鐵重亦如之州守鄭伸得之送潤州金

山寺至今匣藏之遊人到則發視王无咎爲之傳甚詳

結廬講授

驪山白鹿觀向有道士王某通五經結茅廬數十區講授生徒幾百人韓丕亦嘗從之學王間遣生徒往近村市酒一日命韓挈榼以往王謂諸生曰韓秀才風骨粹重向去進士不可量也然到山歲餘未嘗見其所業命破扃索其寢室中于席下得槲葉厚四五寸或二三葉或十餘葉以細梗貫之乃韓之著述也王見之驚駭自此厚加禮待其後官至貳卿翰林學士

奇物

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爲疑不然也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其說甚詳此不具紀問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晝過縣亦歷歷見人物土人亦謂之海市與登州所見大略相類也近歲延州永寧關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下得竹筍一林凡數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爲石適有中人過亦取數莖去云欲進

呈延郡素無竹此入在數十尺土下不知幾何代物無乃曠古以前地卑氣濕而宜竹耶婺州金華山有松石又如桃核蘆根蛇蟹之類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無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異耳

墨九

續墨客揮犀　卷第十

琴曲宮聲十小調

世傳琴曲宮聲十小調皆隋賀若弼所製最爲絕妙一不博金二不換玉三泛四越溪吟五越江吟六孤猿吟七清夜吟八葉下聞蟬九三清十亡其名琴家但名賀若而已

虞美人草行

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云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煙燼滅剛强必死仁義王陰陵失路非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用屑屑悲紅妝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爲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家似斂眉哀怨徘徊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滔滔逝水流今古漢楚興亡兩邱土當年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爲誰舞

狄天使能戰

寶元中黨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陳遇寇多北狄靑爲

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靑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鉦聲止士卒突戰虜無遺類

能辟盜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未知的爲盜者述古乃紿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辟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閤祠之引羣囚立鐘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甚肅祭訖以帷帷之乃陰使人以黑塗鐘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爲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人之法出于小說

墨十

鈔本續墨客揮犀十卷無著書人姓名四庫未著錄提要並疑其已佚南匯張嘯山（文虎）舒藝室雜著中有答朱述之大令書論此書爲贋作實由誤信明商濬稗海刊墨客揮犀十卷題宋彭乘撰之誤案直齋書錄解題墨客揮犀十卷續十卷不知姓氏稗海本始題乘撰乘字利建益州華陽人官至翰林學士宋史及東都事略均有傳仁宗皇祐元年以疾卒於官（見[illegible]宛[illegible]王年[illegible]氏[illegible]且無徵又可正）（其之[illegible]乘卒年任官可笑）今前後兩編所記事均及哲徽以後則商氏本題爲乘撰者誤也商氏本之誤由於見前編叔淵材好談兵彭淵材初見范文正畫像二條知著書者姓彭遂以乘當之不知此書係宋輯諸書而成又不知淵材之姪爲釋惠洪而非乘也淵材名几見前編好談兵條注宋史樂志徽宗時進士彭几進樂書與前編所云淵材好談兵喜大樂合當卽其人吳曾能改齋漫錄洪覺範本名德洪俗姓彭筠州高安人因叔彭几在郭天信家作門客遂識天信則此條必惠洪所記而郡齋讀書志謂惠洪系出高安喻氏汲古本冷齋夜話凡遇所記淵材事其目均作劉淵材則均誤也要之此書係兩宋間人採輯諸書所成故宋

時傳本不題撰人姓名非彭乘所撰則無自疑爲贋作矣所采諸書以魏泰東軒筆錄沈括夢溪筆談惠洪冷齋夜話陳正敏遯齋閒覽爲多張氏謂此書出筆談者二十八條出夜話者二十條出閒覽者十四條今細檢之出筆談者實四十九條亦有數條不能得其出處蓋原書或已佚矣此本鈔寫不古而遇應擡之字尙空一格知猶自舊本出也海甯王國維

此書近人據惠氏紅豆書屋鈔本刊入涵芬樓叢書與此本同源均自宋刊影寫惟彼本首葉殘百餘字此本則完好無闕故再刊之戊辰八月上虞羅振玉記

此本卷九眞字缺末筆爲宋刊之證又卷一願爲夫人子以報一條與下燕巢戶內甕一條誤併爲此與惠氏本同茲爲改正並附記之振玉又記

新編醉翁談錄

新編醉翁談錄

卷之一　名公佳製
一　史丞相上梁文
二　水碓古詩
三　竹奴文
四　約朋友結課檄書
五　容膝齋致語
六　御書扇銘
七　清醇酒頌
八　竹石銘
九　温公聯句
十　棄竹杖詩
卷之二　榮貴要覽
十一　戊辰新恩遊　御園錄
十二　含元殿
十三　曲江之宴
十四　同昌公主
十五　蓮池
卷之三　京城風俗記

十六　正月（元旦　人日　送窮　立春　上元）
十七　二月　晦日　寒食
十八　三月　清明　上巳遊曲江
十九　四月　八日浴佛
卷之四　京城風俗記
二十　五月　端午
二十一　六月
二十二　七月　七夕乞巧
二十三　八月　中秋拜月
二十四　九月　重陽
二十五　十月　一日煖鑪
二十六　十一月　冬至
二十七　十二月　除夜
卷之五　瑣闥異聞
二十八　日林國怪石
二十九　賜輔國辟邪玉
三十　碧芙蓉爲異
三十一　奉天之讖
三十二　詩讖
三十三　神仙術

三十四　金玉屑化爲胡蝶
三十五　雕木爲技術
三十六　酒山紫海之異
三十七　黃金虵
三十八　元藏幾滄洲遇仙
三十九　羅浮先生
四十　懿宗佳讖
四十一　九玉釵
四十二　聞步輦香
四十三　九花虬

卷之六

禪林叢錄

四十四　賀葉僧下山娶尼疏
四十五　柬吏爲僧疏
四十六　化度牒疏
四十七　化結路建橋疏
四十八　了禪師與覺和尚下火
四十九　吏人下火
五十　下火六事
五十一　撤土
五十二　祭虛一居士文
五十三　都院畫像
五十四　雕佛餘錢度僧語
五十五　馮相坐禪

卷之七

平康巷陌記

五十六　平康總序
五十七　序妓子母所自
五十八　妓期遇寶唐寺
五十九　詩贈團兒二女
六十　趙降眞
六十一　扃仙少有詩名
六十二　畢畢善譏辨

六十三　因孃輕率
六十四　當兒詩筆

卷之八

平康巷陌記

六十五　德兒家獨有異香
六十六　令賓能詩筆
六十七　蘇蘇和詩譏進士
六十八　妓因得詩增重
六十九　潘瓊兒家繁盛
七十　惜惜鍾情花月（缺）

新編醉翁談錄目錄終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一

從政郎新衢州錄事參軍金盈之撰

名公佳製

史丞相上梁文　嘉定己巳敕賜府第

奮身許國端如柱石之擎天崇德報功可使樓臺之無地不有憫生之瑰傑莫成協大之殊勳方乾坤之氣豁爾清夷宜國家之典舉於希闊恭唯某官相門勳望聖世儒宗尚父衮無二心新傳衣鉢阿衡咸有一德威會風雲挺孤忠於巇嶮之間平巨姦於盤錯之日祖宗基業三百載反掌而安南北生靈億萬人息肩以樂腹心體極手翼龍樓羣賢並進於清朝公論大開於今日肆酬偉烈上簡淵衷在相臣體國固自忘家而明主禮賢莫優賜第地靈閟祕天緯開祥於萬家闤闠之塵得十頃靖深之阯棟宇聳高於霄漢軒窗隻絕於塵埃煥然制作之規模來從天上恍若神仙之洞府移在人間不數晏嬰爽塏之居且異馬周佳麗之宅彰一人之體貌新百辟之儀形畨凡有議論欲問仲舒而獨佩安危尤賓中令敬請軀卜羣舉虹梁敢釆歡聲式彰善頌

抛梁東於赫曦輪麗太空一自咸池洗氛翳八紘都在照臨中

抛梁南仰矚宸居碧漢參巳辨致君新事業坐看咸五與登三

抛梁西參井煙光望欲迷萬里狼烽今已息何須傳檄定羌氐

抛梁北聘使交馳正如織百年盟好一朝新端的皆由公相力

抛梁上望外晴嵐環碧嶂不惟宸極竚公歸北斗泰山誰不仰

抛梁下燕雀但知樓廣廈幾多桃李荷栽培準擬春風歸造化

伏願上梁之後儋尊而神泰心逸而體胖紫宸[illegible]咫尺之遙清閒有十行之寵君臣千載永爲宗廟之棟梁父子一門並紀勳庸之彝鼎

水碓古詩

生平志剛堅打硬鐵石觜而何不自持受制一泓水眯目厭揚糠折腰長爲米俛仰不暫停嘗盡湯（音）殊不已麋入欲糶粟僕僕乃使巳縱錚夜雨中塵粃西風裏亦有濟時材野老勿輕眎鄰車久不轉爲乏河九里區區一千石因而成事耳

竹奴文

予以畏日虐晝几案如鑪乃下竹榻實庭之隅設蘄簟與枕將逭暑於須臾臥既久而不寐汗如漿而浹膚揮員箑以腕脫（箑所甲反霎同音楚人謂扇曰箑）咀堅冰而口呿榻枕簟之三子俄趨進以來俱同辭而言曰僕之鼻祖宅於渭壖有地千畝富埒侯租釣月北海者僕英主而赴風雲之會龍躍蔦敗者委功名富貴而爲蹋天衢逮後來兮孫稗遂枝分而派居僕家寒

而族冷無紹介之吹噓顧以涼德而獲叨親近誓將盡節以遂夫臺輿今君流汗四洽氣鬱不舒僕等烏可緘舉類之口而不告君以亘圖僕有竹氏夫人者性不熱中體清而癯儒受君之親倚可來爽氣之虛徐君誠召而用之彰鄙言之非誣予應曰俞吾方思之乃遣長鬚三子具□而竹氏至予予呼之前曰汝以斧斤成質熱□須憑胘據股縱意所如非有鵲巢之德采蘋之職曷爲而受夫人之呼人之稱汝既以重誣汝輒披襟於汝安乎夫金焵有清明之鑒而襲徹侯之爵（焵戶頓反）毛穎以翰墨之勳而擢中書之除汝非有功有德可與二君子爲徒今黜汝之僭號而謂汝爲竹奴盍安名而謹分順主人之所驅無沮怍以觖望遂銜冤歸憾於吾竹奴皇恐

稽首而進曰豈謂是歟妾入懼鰲下而負乘將乞骸以裁書辱開陳而是正庸迪陋以敢愚雖不敏而自忻得斯名之不虛敢失言以懷怨甘貶爵而爲下執之趣

約朋友結課檄書

士懷居不爲士莫辭會友之文人不恥何若人當廣齊賢之見矧國家求士之詔甫及而郡國貢英之典立行如臨深淵無宜羨魚並驅中原誰先得鹿夢同槐國還驚舉子之忙戰閱棘圍肯效原夫之輩自非磨犀角擢象齒安得附鳳翼攀龍鱗惟其一一而吹必也多多益辦白雪陽春雖云寡和高山流水自有知音況人人磨鐵硯之徒箇箇奪錦標之手文妙黃絹幼婦賦高烏有子虛如或一日暴十日寒豈謂千人英萬人傑欲跨烏騅馬須還扛鼎之人不戰黃鶴樓爭覩牌旗之帥詎可家自爲師人自爲學要知游必擇士居必擇鄰幸有王郎司講及時之得可無劉氏益堅固姓之謀過猶不及惟玆四人期而不至其罰五百凡我既盟之後吾友從事於斯點爾何如異乎三子之撰聊爾自謂或有一日之長待收拾芥之勳當鼓焚舟之勇益張士氣橫飛得志之秋大振家風聯名濡墨之上檄書所至與議僉從

容膝齋致語

寸地休心或發置雞之誚數椽容膝大勝環堵之居非坐井以觀天猶乘槎之問漢宋栫但求於細木門閭不納於高車斤斧論功鼃魚薦瑞某技窮知止興盡倦飛半百年而日若

無多又餘千稔九萬里而風斯在下安敢肆言鷦鷯不過於一枝鳳皇如翔於千仞因山之麓倚竹爲廬每駐屐而少留必橫琴而獨樂塵外欲招於五老飲中難著於八仙抵掌而談不出橘州之異曲肱而枕可追槐里之歡晝掩卷以盟鷗夜舉杯而勸月小以成小斯焉取斯霧塞華榱沈沈者所以敗也風生圭竇綽綽然有餘裕哉

御書扇銘

故刑部尙書孫公諱（直齋）紹興初侍講禁中上以所御白團扇親書十字賜之云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之句後十七年公之子臣樅屬某爲之銘曰

天厭隋亂　唐室代興　於赫太祖　大人繼明

手持三尺　除殘禁暴　日月宣光　風霆布號
功侔堯甸　德配禹天　卑宮菲食　吾無閒然
賢路宏開　正直是與　儒先首尊　御於帝所
著爲世準　聖聖相因　稽經問道　如出一人
偉歟胡公　萬人之傑　耆儒宿艾　歷宗三葉
扇出上方　寶墨未乾　天縱筆妙　宛若龍鸞
璧月煌煌　光燭蔀室　子孫祝之　稽古之力

清醇酒頌

清如秋江寒月風吹波靜而無雲醇如春江氽日游絲落花之困人借之以涪翁清閑鑒此杯面掾本之以李叟孝友成此甕頭春

竹石銘

劉文伯晚景次髩之暇於所居之側妝飾一軒瀟灑可人其中一壁但畫竹石而已劉酷愛之日游其中江氽之一日來訪劉乃具酒拉親舊飲於是軒氽之既醉忽舉筆題兩句於畫壁之旁云此石拳然此君蕭然劉意殊不樂江久乃再過云是謂歲寒之操人與物以俱壑劉乃大喜遂題兩句於江所題之後壁云壁上有人題好句天應錫我老何難飲坐客爛醉乃散

司馬公聯句

溫公退休之暇攜笻爲招提之游其寺之下有峻嶺焉公登是嶺見二人坐於石上揚然自得公亦憩於其旁忽聞二人聯句公不覺微笑二人尤輕視之乃言曰公亦能詩乎可聯兩句溫公曰一上一上又一上看看行到嶺頭上二人大笑少頃公曰詩猶未就再吟兩句曰乾坤只在掌拳中四海五湖歸一望二人相視大驚知其爲大賢乃長揖而退

棄竹杖詩

劉侍郎夔因赴省之時攜笻徒步道經三衢臨登舟次以所攜之竹杖投於江乃口占詩以祝之曰曾伴仙翁出武夷艱難險阻有扶持我今去作朝天客送汝爲龍到葛陂識者閱其詩知此公志量不出人下是年果登第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一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二

榮貴要覽

戊辰親恩遊御園錄

嘉定改元五月甲辰主上臨軒策進士辛酉壬戌臚唱於集英殿建安昭武正奏名十有二人特奏名十有七人宗室取應一人以六月戊寅講鄉會於聚景園謝（源明）月光趙（善恭）作肅劉（爚）晦伯竇（思文）文仲李（正通）彥中雷（霆）復之徐（應龍）仲通趙（善熹）材父遺書幣來相席鄒（應龍）景初先自章貢致館至是還朝復主盟斯會黃（格）誠之李（曼卿）仲碩蔡（以中）正孺李（桂）景詵王（洪）之涂叔貢（德秀）景實預焉調官較藝中都者三十人同席先言還亦及與者時中書舍人太子庶子真

學士院鄒（應龍）景初稟東宮面奏得聖旨特借御園

鑑遠堂（御書金字）　講團拜

翠光亭　更衣

會芳堂　會素食五杯

西齋（係會芳堂西偏爾北開門一望皆荷花瀰平水如鏡）

涼觀（以上四所並青字御書從正散柱直入至照壁深四丈餘尺一架梁下可坐六十餘人更有餘間之地）

分茶　勸酒七盞葷食

花光亭（金御書八角）　含風殿　松風閣（青字）

淩波亭　橘里　橙鄉

蓼洲　翫月亭（八角）　露華亭（八角）

蓮湖（在鑑遠堂前灘望）　蘭坡

芙蓉徑　柳嶼　桂林

柳隝　李蹊　菊坡

龍舟（皆金妝鏻）

凡四五十所足蹟止到此而已

含元殿

含元殿唐初建造盤龍首岡以爲基阯形塼結砌高五十餘尺左右立棲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於闕前倚闌下瞰前山如在諸掌殿去五門二里每元朔朝會禁軍與御仗宿於殿庭金甲葆戈雜以綺繡羅列文武纓佩序立蠻夷酋長仰觀王座若在霄漢議者以爲自姬漢之代迄於亡隋未有如斯

之盛

曲江之宴

曲江池本秦世隑州開元中疏鑿遂爲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翫盛於中和上巳之節采幄翠幬帀於隄岸鮮車健馬駕肩擊轂上巳節錫臣僚京兆府大陳筵席長安萬年兩縣以雄盛相較錦繡珍玩無所不施百辟會於山亭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池中備采舟數隻唯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每歲傾動皇州以爲盛觀入夏則菰蒲蔥蒨柳陰四合碧水紅蕖湛然可愛好事者賞花辰翫清景聯騎攜觴亹亹不絕

同昌公主

公主出降宅於廣化里出錢五百萬貫仍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至於房櫳戶牖無不以珍異飾之又以金銀爲井闌藥臼食櫃水槽金鐺盆甕之屬仍鏤金爲笊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牀悉飾以金龜銀鰲又琢五色玉器爲斗合百寶爲案又賜金陵銀末其數斛堂中設連珠之帳卻寒之簾犀牀象席龍圜鳳褥連珠帳續眞珠爲之也卻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乃卻寒鳥骨所爲也又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成爲鷓鴣之狀翡翠匣積羽飾之神絲繡被繡三千鴛鴦間以奇花異果其精巧華麗絕比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又帶蠲忿犀如意玉時張瑟瑟幕於堂其幕闊三丈長一百尺輕虛明薄向空張之則疏明之紋如碧鈿之貫眞珠雖大雨暴降終不沾濡或云以鮫人瑞香膏傅之故也紋布巾卽手巾也絜白如雪光軟特異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不生垢膩火蠶綿出炎洲絮衣一襲用一兩稍過度則蒸燠之氣不可衣也公主一日大會韋氏族於廣化里玉饌俱列暑氣特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挂於南軒良久滿坐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中有龍涎故能消暑毒也

蓮池

神廟時中貴宋用臣鑿後苑瑤津池成明日請上賞蓮荷翌見萬荷蔽水一夜買滿京盆池沈其下上嘉其能闕下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二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三

京城風俗記

予世居京城自渡江以來每思風物繁盛則氣拂吾膺暇日因命兒姪輩鈔錄一年景致及風俗好尚無不備載行將恢復再見太平當知予言歷歷可驗也

正月

元旦天子受朝賀俗謂之排正仗百官皆衣朝服賀畢百官以次就坐酒五行太常以樂侑觴（侑音又）如不受賀則詣東上閤門拜表而已○三日放士庶賭博多擕元夕所用百品鐙籠之具○人日正月初七日也造麵繭以肉或素餡其實厚皮饅頭酸餡也餡中置紙簽或削作木書官品人自探取

以卜異時官之高下貴家或選取古今名人警摘句可以占前途者然亦但舉其吉祥之詞耳故歐公有詩云來時壁繭正探官之句○前一日採聚糞壤人未行時以煎餅七枚覆其上棄之通衢以送窮韓文公送窮文尚矣又石曼卿送窮詩曰世人貪利意非均交送窮愁與底人窮鬼無歸於我去我心憂道不憂貧○立春開封府土牛進入中開封縣土牛一日鼓樂迎置府南門上天下眞定府土牛最大是日自郎官御史寺監長貳以上皆賜春幡勝以羅爲之近臣皆加賜銀勝開封府鞭牛訖官屬大合樂宴飲辨色入朝門謝春幡勝○上元自月初開東華門爲鐙市十一日車駕謁原廟回車馬自闕前皆趨東華門外如水之趨下輻之湊轂又有鐙

毬鐙槊絹鐙籠日月鐙詩牌絹鐙鏡鐙字鐙馬騎鐙鳳鐙水鐙瑠璃鐙影鐙諸鐙之最繁者棘盆鐙爲上是鐙於上前爲大樂坊以棘爲垣所以節觀者謂之棘盆山棚上棘盆中皆以木爲仙佛人物車馬之像盡集名娼立山棚上開封府奏衙前樂選諸絕藝者在棘盆中飛丸走索緣竿擲劍之類大率都城鐙市所觀者車服羅綺器用之類所謂車馬往來人看人者是也都人欲爲夜宴則絕無可往處人多故也婦人又爲鐙毬鐙籠大如棗栗加珠翠之飾合城婦女競戴之又插雪梅凡雪梅皆縮楮爲之又有宜男蟬狀如紙蛾而稍加文飾○十八日謂之收鐙是日輦聲歸內亦稍稍解去車馬漸已稀少晏丞相正月十九日詩云樓臺寂寞收鐙夜里巷

蕭條掃雪天又十八日收鐙詩云

星逐綺羅沈晚色　月隨歌舞下層臺
千蹊萬轂無尋處　祇是華胥一夢同

是詩尾兩句蓋狀其車馬稀少如華胥夢覺也

二月

一日名中和節自唐以來以是日爲中和節今唯作朝假亦不休務然朝士自是日著單衣公服唯政事老臣猶衣夾袍入宮見上御單袍卽亟易之○社日是日有三宜三不宜人家男女並用早起舊俗相傳苟爲晏起則社翁社婆遺糞其面上其後面黃者則是其驗一不宜也女子忌食齏則嫁時拜公姑腰響二不宜也學生皆給假幼女輟工夫若是日不

休息令人懞懂三不宜也小學生以蔥繫竹竿上就窗內鑽出窗外謂之開聰明一宜也不論男女以采線繫蒜懸於心胸之間令人能計算二宜也父母取已嫁女歸家名曰歸寧舊俗相傳是日歸寧則多外甥三宜也○是日飲酒治聾不知所從來至今此風不替唯見於老杜詩○寒食節冬至後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民間以一百四十日始禁火謂之大寒一月寒食者今姑不講矣今云斷火三日者謂冬至後一百四日一百五日一百六日也唐杜甫小寒食詩云佳辰強飲食猶寒乃知食猶寒則是一百六日也一百四日爲大寒食一百六日爲小寒食明矣或以一百五日爲官寒食一百四日爲私寒食又云一百三日爲炊熟以爲後

三日禁火爲烹炮燂湯之具（燂音藍湯土當反）慶歷中京師人家庖廚滅火三日是節合都士庶之家多蓄食品故京師諺語有寒食十八頓之說又諺云饞（饞士咸切不廉也）嬾婦思寒食嬾婦思正月正月女工多禁忌故也又謂寒食爲一月節者自一百四日人家出修墓祭祀如是經月不絕故俗傳有一月節之語○是日世傳婦人死於産蓐者其鬼唯於一百五日得自湔濯故人前一日皆畜水是日不上井以避之又以棗麪爲餅如北地棗撅而小謂之子推穿以楊枝插之戶閒而不知何得此名也或者以謂昔人以此祭介子推如端午角黍祭屈原之義○都民不論貧富隔歲以豕肉先糟熟掛竈側名曰臘月肉至是日特取淨洗而食之蓋預備禁火之意也今人皆不知其義

三月

清明節在寒食前後故節物樂事皆爲寒食所包園朝故事唯自清明日開集禧殿太乙宮三日宮殿池沼園林花卉諸事備具樂臺正在其東登樓下瞰尤爲殊觀石曼卿詩云臺高地迥出天半瞭見皇都十里春○上巳上開金明池金水河瓊林苑（三事見教坊記詳載）是日開金明池細民作小兒戲弄之具而衒賣者甚衆而龍船爲最多大率倣御座龍船及競渡龍虎頭船其巨細工拙不一製也自元豐初每開一池日許士庶擶博其中自後遊人益盛舊俗相傳里諺云三月十八村里老婆風發蓋是日村姑無老幼皆入城也是日

郡府爲盛會爭標水秋千之戲皆如上巳而觀者雜遝過之遠甚三月二十八日雖復爲此戲又其次也西京多重此日

京城合郡不以朝貴士庶爲閒每於此月當牡丹盛開之際各出其花於門首及廊廡間名曰鬬花會富貴之家設宴以賞恣傾城往來遊翫都人是日盛飾子女車馬闐街珠翠溢目一春遊賞無出於此舊俗相傳慈恩院有花兩叢開花五六百朵繁豔芬馥近少倫比有僧思振甚寶愛之一日朝士數人尋芳至慈恩院時東廊小軒有白牡丹可愛相與傾酒而坐因謂思振曰牡丹之盛美亦奇矣然世之所翫者但淺紅深紫而已竟未識紅之深者思振微笑曰安得無但諸賢未之見爾於是從而詰之思振曰昔於他處一見蓋非輦

叡所有堅求之不已僧曰衆君子好尚如此老僧此實有之今欲同看此花但未知不泄於人否朝士作禮爲誓云終身不復言之思振乃開一房其間施設幡像有板壁遮以舊幕幕下啟關而入至一院有小堂兩間華潔瀟灑軒廡闌檻妝飾華麗有殷紅牡丹一叢婆娑開花異常春陽繞照露華作晞濃姿半開炫燿心目朝士愛賞留戀及暮乃去思振曰老僧保惜培護近二十年矣謹無出語使人知之經數日甫及鬬花會之辰有權要子弟數人同到寺至有花之房從容良久引思振至曲江閑步將出令小僕寄安茶笈（音及箱也）裹以黃帕遂往曲江岸藉草舉杯次忽有小師奔走而來云有數十人入院掘花禁之不止思振俛首無言唯自吁歎坐中權

要子弟相顧而笑徊同僧歸院至寺門見以大畚盛花（畚音本）舁擡而去取花者徐謂僧曰竊聞貴院有此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預有相告蓋恐難於見捨適寄茶笈中有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謝是年鬬花之會獨此花爲東京第一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三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四

京城風俗記

四月

八日諸經說佛生日不同其指言四月八日生者爲多宿願果報經云我佛世尊生是此日故用四月八日灌佛也南方多用此日北人專用臘八皇祐間員照禪師來會林始用此日嵆行摩訶利頭經浴佛之日僧尼道流雲集相國寺是會獨甚常年平明合都士庶婦女駢集四方挈老扶幼交觀者莫不蔬素衆僧環列既定乃出金盤廣四尺餘置於佛殿之前仍以漫天紫幙覆之於上其紫幙皆銷金爲龍鳳花木之形又置小方座前陳經案次設香盤四隅立金頻伽磴道闌

檻無不悉具盛陳錦繡襜褥精巧奇絕冠於一時良久吹螺擊鼓鐙燭相映羅列香花迎擁一佛子外飾以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其中不知何物爲之唯高二尺許置於金盤中衆僧舉揚佛事其聲振地士女瞻敬以祈恩福或見佛子於金盤中周行七步觀者愕然今之藥傀儡者蓋得其遺意既而揭去紫幙則見九龍飾以金寶間以五彩從高噀水水入盤中香氣襲人須臾盤盈水止大德僧以次舉長柄金杓挹水灌浴佛子浴佛既畢觀者並求浴佛水飲漱也○開封府風俗以稻并李置采囊中帶之謂之道理袋○鼓扇百索市在潘樓下麗景門外閶闔門朱雀門內外相國寺東廊睦親廣親宅前皆賣此等物自五月初一日以後富貴之家多乘車

馬萃潘樓下亦次於七夕鼓扇者俗造小鼓懸於梁或置座上或鼗鼓或雷鼓其制不一又造小扇子或紅或白或青或繡或畫或縷金或合二色以相饋遺○民家是日相尚以槐葉取其嫩者爛研如泥入沸湯中候沫起以醋點之成塊漉出復研之和□□□□□□□□□□□□□□皆謂是□□□□□□□□□□□□□□於姓柏人家求飯以當之有醫工柏仲宣大保每歲夏至日炊飯饋遺知識家

六月

六日開封府皆言猫兒常苦寒一歲之中唯六月六日一日熱○京師三伏唯史官賜氷麨百司休務而已士大夫家不

以爲節特吏人醫家富商大賈聚會宴飲其所尚者食羊頭簽而已

七月

七夕潘樓前賣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車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車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復得出至夜方散嘉祐中有以私忿易乞巧市乘馬行者開封尹得其人竄之遠方自後再就潘樓其次麗景保康諸門及睦親門外亦有乞巧市然終不及潘樓之繁盛也夫乞巧樓多以采帛爲之其夜婦女以七孔針於月下穿之其實此鍼不可用也鍼褊而孔大其餘乞巧南人多倣之○京師是日多博泥孩兒端正細膩京語謂之摩睺羅小大甚不一價亦不廉或加飾以男女衣服有

及於華侈者南人目爲巧兒

八月

中秋京師賞月之會異於他郡傾城人家子女不以貧富自能行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服服飾之登樓或於中庭焚香拜月各有所期男則願早步蟾宮高攀仙桂所以當時賦詞者有時人莫訝登科早只爲常娥愛少年之句女則澹竚妝飾則願貌似常娥員如皓月俗傳齊國無鹽女天下之至醜因幼年拜月後以德選入宮帝未寵幸上因賞月見之姿色異常帝愛幸之因立爲后乃知女子拜月有自來矣○舊傳是夜月色明朗則兔弄影而孕生子必多海濱老蚌吐納月影則多產明珠比明年采珠捕兔者卜此夕爲驗

九月

重陽以酒果餻等送諸女家或遺親識其上插菊花散石榴子栗黃或插小紅旗長一二三尺又以泥爲文殊菩薩騎獅子像蠻人牽之以置餻上或以聖像不可褻瀆每餻上作小獅子形數箇或爲泥鹿○是日天欲明時以片餻搭兒頭上乳保祝禱之云百事皆高

十月

舊俗十月朔開鑪向火乃沃酒及炙臠肉於鑪中團坐飲啗謂之煖鑪至今民家送親黨薪炭酒肉縑綿新嫁女并送火鑪

十一月

冬至前一日云冬至既號亞寒俗人遂以冬至前之夜爲夜除大率多倣歲除故事而差異焉鄙人自冬至之次日數九凡九九八十一日里巷作九九詞又云九盡寒盡伏盡熱盡○冬至都城以寒食冬至元旦爲三大節自寒食至冬至人無節序故民間多相問遺至歲除或財力不及不復講此俗諺有肥冬瘦年之語蓋謂冬至人多饋遺除夜則不然也人家是日多食餛飩故有冬餛飩年餺飥之語開封俗語新節已過皮鞋底破大擔餛飩一口一箇○百官是日如元旦天子受朝賀俗謂之排冬仗百官皆衣朝服賀畢百官以次就坐酒五行太常以樂侑觴

十二月

除夜舊傳唐明皇是夕夢鬼物名曰鍾馗既覺命工繪畫之至今人家圖其形貼於門壁亦有用絹爲圖者禁中每歲前賜兩府各一又或作鍾馗小妹之形○除夜京師民庶之家癡兒騃女多達旦不寐俗諺云守冬爺長命守歲孃長命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四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五

瑣闈異聞

日林國怪石

其國在淮東北四萬里國西南有怪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可鑑人五藏六府亦謂之仙人鏡其國人有疾照之遂見其疾起於某處藏府卽自采神草餌之無不愈焉

賜輔國玉辟邪

肅宗賜李輔國二玉名辟邪各長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於數百步雖祕之於金匱玉函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誤拂則芬馥經年縱澣濯之亦不消歇輔國常置座側一日方巾櫛忽一大笑一悲號而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如粉以投廁中其後常聞悲痛之聲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初投玉屑時爲嬖孳寡客宮人知物異常隱留一合後爲一朝士知之以錢二十萬買去後朝士以事將伏誅其香化爲白蝶數萬竟天而去

碧芙蓉爲異

唐元載造芸輝堂於私第芸輝香草也出於于闐國其光潔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爲屑以塗壁故號芸輝焉而更搆沈檀爲梁棟飾金銀爲戸牖內設懸黎屏風屏上刻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犀爲柙結絡以眞珠瑟瑟其爲精妙殆非人工所及而服玩之奢僭擬於帝王之家芸輝之前有池悉以白石砌其岸中有蘋花亦類白蘋其色紅大如牡丹不知何自而來階有碧芙蓉香潔菡萏偉於常者載因暇日憑闌以觀忽聞歌聲清婉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惡既甚遂剖其花更無所有卽祕之及載籍死其家逸奴言其實

奉天之讖

德宗因朱泚之變幸奉天有知星者奏上曰逢林卽住上曰豈可令朕處林木間乎曰不然但以地名亦應也及奉天尉賈隱林謁上於行在上觀隱林氣宇雄俊兼是忠烈之家而名亦應知星者語上因延於臥內以探籌略之深淺隱林於御榻前以手板畫地陳攻守之策上奇之隱林因奏曰臣昨夜夢日墜於地臣以頭戴日上天日陛下也陛下此來事契前定奉天之難後果符於隱林之夢

詩讖

澤潞有僧號普滿隨意所爲不拘僧相或歌或笑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比爲萬回或於佛舍中醉題詩數篇而亡去但記一詩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靑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朱泚朱滔兄弟亂乃知其讖此水乃泚字涇水自涇州兵亂雙珠泚兄弟也靑牛乙丑歲乙木丑牛也赤年丙寅乃丙火寅虎是也

神仙術

順宗好神仙聞有處士玄解上召至鬒髮童顏氣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纔高三尺不啗芻粟但飲醇酎不施韁勒唯以

青氈藉其背常遊歷青兖間與人語千百年事歷如目擊知其異人遂令召入宮處九華之室設紫茭席飲龍膏酒上每日親自謁問頗加敬仰未嘗以君臣之禮相關上因問曰先生春秋既高而顏色不衰何也玄解曰家於海上常種靈草食之故得然也即於衣間出三年藥實爲上種於殿前沃以長安酒覆以金盤戒於帝曰慎勿令人開視經七日令帝齋沐焚香啟盤視之靈草已成異香芬馥自帝之外皆不與見玄解請上隨心餌之頗覺神驗由是益加禮重玄解一日辭歸東海上未之許遇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采繪華麗間以珠玉因元日與玄解視之上指蓬萊曰若非上仙無由得及此境玄解笑曰三島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試爲陛下一遊以採物象妍醜即踴體空中漸覺微小俄而入於金銀闕內左右連聲呼之竟不復有所見上追憶歎恨僅成羸疾因呼其山爲藏真島并焚鳳腦香以崇禮敬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黃牝馬過海矣

金玉屑化爲胡蝶

穆宗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朵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視必嘉歎曰人間未有後宮禁中遇夜常有黃白蛺蝶計萬數飛集於花間輝光照耀達曙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於空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爲娛遲明視之則皆金玉片也其狀工巧無以爲比而內人爭用絲縷絆其腳以爲首飾夜則光起妝匳中其後開寶廚視金屑玉屑將有化爲蝶者宮中方覺焉

雕木爲技劇術

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鴉鵲之狀飲啄動靜與真無異以關戾置於腹中矜之則淩雲奮飛可高百尺至一百步外方始卻下兼刻木作貓兒以捕鼠雀何郎中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視而悅之志和又雕踏牀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采繪謂之見龍牀置之則不見龍踏則鱗鬣爪牙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蟜蟜若得風雲之狀上雖愛之其心怖畏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曰臣愚昧致有驚懼聖躬臣願別進薄伎稍娛至尊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何術爲我作之志和遂於懷中出一桐木合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丹砂啗之乃令爲五隊令舞梁州上令召樂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於上前獵蠅於數百步之內如鷂捕雀無有不獲上喜其有可觀賜以采帛銀盌志和出宮門即轉以與人後復詔志和不知所在

酒山紫海之異

南昌國有酒山蓋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則經月不醒又有紫海水色如爛椹可以染衣其龍魚龜鼈砂石草木無不紫焉

黃金蚍

開成初宮中有黃虵夜自寶庫中出遊於階庭間光彩照灼不可捡捕宮人驚怪擲珊瑚玦繫之如擊斷其首熟視併玦失所在明日宮人具以事告憲宗令偏搜庫中乃得黃金虵珊瑚玦貫其首上熟視而思之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虵贈陳夫人不知此虵得自何處左右因覩頷下有篆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言耶阿麽煬帝小字也上之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玻璃連環繫於玉龕之前足（以爲能唱虵）也其後更不復見矣

元藏幾滄洲遇仙

處士元藏幾自言是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隋煬帝時官奉信郎大業元年爲海使判官遇風浪壞船黑霧四合同濟者皆不救而藏幾獨爲破木所載始經半月忽達於洲島間人問其來則藏幾具以事對洲人曰此乃滄洲去國已數萬里乃出菖蒲花桃花酒飲之而神氣精爽焉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地土宜五穀人多不死亦出鳳皇孔雀靈牛神馬之屬又產分蒂瓜瓜長二尺其色如椹一瓜二蒂有碧棗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縫掖衣又戴飛遊冠與之話中華事則歷歷在目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簫韶之樂日奏飲之以香露之醪洲側有久視山山下出澄綠水其泉一百步亦謂之流綠渠雖投之金石終不沈沒故洲人以瓦鐵爲舟艦又有具金池可方數千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有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彩繪光影煥爛與眞金無異但不可入火而已更有蓮莖出其花如蝶每微風則動搖如飛婦人競采之以爲首飾則語曰不戴金蓮花不得到仙家又以強木造舟楫其上多飾珠玉以爲遊嬉強木不沈之木若方一寸以百斤之石縋之終不能沒藏幾淹駐既久忽思中國洲人遂製凌風舸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達於家問其國乃皇唐子孫皆疏屬也

羅浮先生

羅浮先生年數百而顏色不衰立於牀前則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目光可見數丈每采藥於深巖峻谷則毒龍猛獸往來衞護或晏然居家人有具齋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出一壺才可容一二升縱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飲卽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歷歷而出麴糵之香輒無減耗及上召入內庭遇之甚厚及退嬪御取金盆覆白鵲以試之先生方休忽起謂中貴人曰皇帝又令老夫射覆盆也中貴人皆不喻其言果而上召令速至而先生才至玉階謂上曰盆下白鵲願陛下早放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坐於御榻前上令宮人侍湯藥宮人有笑先生貌古布素者而須髮絳膚年纔二八須臾忽變成老嫗雞皮鮐背髮鬢皓然宮人悲駭流涕上前不已上知宮人之過促令謝告先生久而容貌卻復如故上因語京師無豆蔻花及荔支俄頃袖中出一花皆連枝葉各數百鮮明芳潔如新折下又嘗賜食甘子先生曰臣山中有者味愈於此上

曰朕無復得見矣先生蓋以上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撤盤卽甘子至矣芳香滿殿其狀甚大上食之歎其甘美無比

懿宗佳讖

唐懿宗其意度甚厚形貌瓌偉在藩邸時疾疹方甚而郭淑妃見黃龍出入於臥內上疾愈妃異之具以事聞上曰無泄是言貴不相忘又嘗大雪盈尺而上寢室上輒無分寸諸王見者無不異之

九玉釵

同昌公主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有小字曰玉兒工乃巧麗殆非人工所製原其來乃金陵人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女奴授語曰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洎公主薨其釵亦亡所在左右因以語於人或云潘妃小字玉兒也

聞步輦香

中貴人者一日同輩買酒飲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聞香何太異也同席曰豈非龍腦耶曰非也余幼給事於嬪御宮常聞此香未知今日何由而致願問當罏者遂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於此也中貴人共視益歎其異

九花虬

安祿山僭亂郭子儀有功上因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子儀九花虬者卽范陽節度李德山所貢額高九寸毛拳如鱗頭頸鬃鬣眞虬龍也每一嘶則羣馬聳耳以身披九花紋故號九花虬子儀知九花之異固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表不必讓也後復京師上既以馬賜之所以崇功臣也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五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六

禪林叢錄

賀葉僧下山娶尼疏

鳩羅什方唱宗禪石勒輒資其法種摩登伽密持神咒阿難果動其淫躬（摩登伽女事見楞嚴經第二卷）若還超最上一乘管取得箇中三昧共惟好龍肖子墜鵲外孫（葉僧乃張家甥）習孔習周（葉始作儒）期壯行其幼學逃楊逃墨覺今是而昔非因禮拜頓悟伸骹（音敲脚也）悔和尚幾成彈指說甚無退轉不如歸去來世路多歧須藉與權而踢白（與權行者名先業下山）愛河無底且教大岳以識深（太岳行者名先歸俗）趯翻香火因緣扶起蘋蘩祭祀慮無後之爲大知爲養之有時二十年桎梏者寮（乃所居寺中寮名）惡時易過千百度風流舊事熟處難忘非緣禮膝升肩未肯開心見膽不可思也迨其謂之雖難結髮成親也且逢場作戲況包氏周氏（尼本姓周後隨師姓也）從來經卷分明而藥師木師在處針醫工巧（葉僧俗家能醫）袖提兩下拈出伐斧一上做成眞非舊日家風總是前生匹配大迦葉笑翻牟尼佛眼中花藥大作麽生觀世音嫁與馬家郎手裏楊枝且拈放著飛錫歸來無住相步蓮移處穩雙棲落柏信佳期雨花徒爾幻陽臺雨過一班兩點上清淨身閬苑春濃萬語千言出廣長舌見佛子眞相於龍華會上講村人世法於獅子座前手中甘旨口不虧齏蔬肚裏雷鳴也不闕稀粥此時童女有如菩薩現前他日

大兒管取如來抱送喜動萱堂之上謠騰梓里之間歆教象弟釘船惱得馬爺躍躁（弟有妻父賊名馬故云）東山上討這話頭難得畫圖中描這變相不成儻餘白日工夫重理青雲事業但作官人朝九陛勿拈束衲條兒若聞虞候報三更休把念經篦子自餘賀語未易敷陳

棄吏爲僧疏

法門四闢六通任教揚擊愛網千纏萬縛豈意脫身從教日往月來頻覺昨非今是大木尊者便辭毋香求和尚急抛妻等聞鐘鼓度朝昏何必階墀還卯酉文書休訴從頭檢點佛書符印請歸一任掌持心印

化度牒疏

添丁一男子猛拚了削髮披緇佐國八百緡獨奈何易衣併貪欲成就這平生好事須打破大檀越慳囊若是員融不著衆生相壽者相有我相直須樂施共結見在因過去因未來因

僧化結路建橋疏

這一條行路乃萬代安津殊塗同歸舉足踢著只爲間多濘泥所以難濟往來直須高架橫橋庶得同登彼岸卒乍間教一下手好這一段話頭衷私裏願我發心須藉大家結末無錢難爲作要有鐵方可做鐵用仗半句一言自效善財童子不憚千門萬戶皈投多寶如來直下承當管有歸著紙糊門扇絲絲也不通風鐵鑄葫蘆涓滴實無漏水將見下盤基阯鞏

金石於千年上□檐楹跨虹霓於萬丈作大方便無上因緣

了禪師與覺和尚下火

這漢是建州建陽措大放下參叔公手中短棒脫除麗居士頭上烏紗不以選官爲名以選佛爲究竟尋常室中問渠狗子無佛性渠云去不得如銀山鐵壁相似今也銀山已摧鐵壁已開只解恁麼去下解恁麼來恁麼去則諸人皆見恁麼來則作麼生假饒喫了大丸丹不免髑髏百雜碎

永長老與吏人下火

生平說條念貫死後一場公案今朝木匣盛來卻教老僧判斷已覺發未覺發已結正未結正我佛自來慈悲一時並皆放散

醉僧溺死與下火

生平波波劫劫只愛甕頭春雪今朝忽過趙州橋卻去石根上踐滑雖然隨波逐流難免灰飛火滅大衆還識這沙彌下落處麼（喝）明朝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崇嶽龔老與傳磨下火（姓吳）

公年六十有九作箇風流魁首門迎珠履佳賓坐列紅妝玉友幾年弄色成空一旦開花賣柳今朝時節到來未審作何分剖吳公若向這裏分剖得下涅槃無異路生死共同途其或未然壽山老漢爲下注腳（良久云）

五五相交不自知　任人呼喚不揚眉
鐵船渡海無蹤跡　寒食相逢有定期

僧與妓弟下火

濃妝淡抹暗生塵　難買傾城一笑溫
弦管叢中消白日　綺羅帳裏醉黃昏
生前徒結千人愛　死後誰憐一點恩
惟有無情天上月　更闌人靜照幽魂

崇和尚與妓下火

送汝上天堂玉皇不待客送汝入地獄閻羅道九百贈汝一把火前路自擘劃（喝）須臾煙滅灰飛莫念從前相識

僧贊子母遺焚偈

夜深方鎖綠窗猴　魂逐莊周蝶夢遊
恍惚有聲羅大患　□□□□□□□
風回餤烈三更後　煙滅灰飛萬事休
子母不須長抱恨　火光三昧許同修

居士夏月舉火

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生死兩頭俱領過卽令撥轉上頭關誰人且道是甚麼是甚麼爲說破木人昨夜問三臺拍手起來唱哩囉（某人）醒則箇灰飛煙滅事如何雲聳奇峰千萬朵

與女人舉棺

諸人還見麼若也於斯見得本無男女相逃出死生關截斷恩愛河直到涅槃岸其或未□□□爲添個□□欲□□□□□□□□□□□不須身外覓菩提他家自有通霄路

撒土

人假地水火風不免生老病死生時因土而生死後復歸於土只此土還知否結而爲山爲岳散而爲州爲府在天則爲五行之中在地則爲萬物之主中央戊己獨稱尊何物不歸一點子卽今撒向此佳城萬代兒孫由蔭注貴者從玆貴富者從玆富奇山秀水盡來朝吉曜善人常擁護要知虛魄擬何歸不涉一塵歸淨土

祭逃禪虛一居士文

敬附壺山以解脫香一炷寄諸占城國末灰底木頭以說心露一甌寄諸北苑已規之靈草拈獻逃禪堂上告奠於大方廣翁虛一之靈惟靈之來一無所著惟靈之去一無所縛傲睨乎萬物之遊嬉笑乎山林之託五十三年築著翻卻人皆謂虛一之死生余獨謂虛一之信往來之脚春至水生霜降水落是卽一水作麼盈涸一點英靈萬古不錯玆虛一無用之用其諸用者亘天地之寥廓又何嗚呼復何哀哉

贊陳都院居士畫像（字瑞友）

瑞友寫出喜神卻就居士覓讚雖然一法元無也且據款結案幾多身在公門只念別人條貫唯公明眼難瞞卻解自家判斷跳出酒肉林中藏經手不釋卷時時方便門開利益眾生無限更有一著高人雖佛亦難讚歎（咦）時人欲識舊龐公便是如今這老漢

雕佛餘錢度僧語

稽手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證果香山現身南海大慈悲而度眾生之厄化手眼而救父王之恩救苦尋聲現身說法瞻仰者罪消塵劫持念者福聚河沙凡有皈依必蒙殊勝欲雕聖像須藉檀那垂隻手以共轉法輪爲十方而作大佛事每成半臂總化一千妝嚴紫金色身成就白玉毫相所餘財賄頗結僧緣用資地上布金人方了殿前刻草意若得一時喜捨便教兩處員成不唯菩薩相無倫抑使比丘身得度欲了向上事須是箇中人

馮相坐禪

近代馮相於中書退朝之暇未始不以坐禪爲念故天下萬口一辭遂以馮長老之名歸之況馮相平日自有詩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天下傳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六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七

平康巷陌記

平康總序

平康里乃諸妓所居之地也自城北門而入東迴三曲妓中最勝者多在南曲其曲中居處皆堂宇寬靜各有三四廳事前後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經右史小室垂簾茵榻帷幌之類凡舉子及新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者咸可就遊不吝所費則下車水陸備矣其中諸妓多能文詞善談吐亦平衡人物應對有度及膏粱子弟來遊者僕馬繁盛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為兩街探花使肯登甲乙第者關送天官氏設春闈（天官氏禮部侍郎）近年多延至中夏新賁者戀狂游稍久京中妓籍屬教坊凡朝士有宴聚須假諸曹署行牒然後致於他處唯新進士設圖雇吏便可牒取其所辟之資則可倍於常價

中曲者散樂雜班之所居也夫善樂色技藝者皆其世習以故絲竹管弦艷歌妙舞咸精其能凡朝貴有宴聚一見曹署行牒皆攜樂器而往所贈亦有差暇日羣聚金蓮棚中各呈本事來觀之者皆五陵年少及豪貴子弟就中有妖艷入眼者誒散訪其家而宴集焉其循牆一曲卑下凡雜之妓居焉三曲所居之妓繫名官籍者凡官設法賣酒者以次分番供應如遇併番一月止一二日也

序妓子母所自

諸妓所指占廳事皆用彩板以記國忌日妓之母皆假母也（京師俗呼為爆炭不知其因意者以難姑息故耳）以妓色衰狡悍者為之諸女自幼丐育或傭其下里（傭雇也）貧家常有無賴潛為漁獵亦有良家子為其家聘之後以轉求厚賂誤纏其中則無以自脫且教之歌久而賣之其日賦甚急微涉退怠鞭撲備至年及十二三者盛飾衣服即為娛賓之備矣皆用假母姓從便呼以女弟女兄為之第行諸母亦無夫其未甚衰者悉為諸郎將輩主之或私蓄侍寢者不以夫禮待多有遊惰者於三曲中而為諸媼所養俗呼為廟客不知何謂

妓期遇保唐寺

諸妓舉止與諸州府飲妓大不侔矣然其羞匕筯之態勤參請之儀或未能盡去也此里之角妓則對公卿與舉子共自如也誒其升朝始為參禮此曲諸妓以其出里艱難每遇南街保唐寺有講經之便多以旬之八日相率聽講覽者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得出其他所必因人而遊也（或措大與之同行則須為下牒而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每月三八日士子極多盡有期於諸妓也同歸每席以五鍰為率繼作則倍之此略言其小小者至於盛設芳筵有不可勝計

詩贈團兒二女

王團兒居前曲第一家也朝官多居此里團兒有二女長曰福孃字宜之甚潔白豐約合度談話清雅且有體裁崔侍郎

嘗於座上贈詩曰怪得輕風送異香娉婷仙子曳霓裳唯憂錯認偷桃客曼倩曾爲漢侍郎（偕時爲內庭戶部侍郎）次曰小福字能之能之風姿亦甚聰慧予在京時羣從少年同習業或倦悶時同詣此處與二福環坐清談雅飲尤見風態予嘗贈宜之詩曰采翠仙衣紅玉膚輕盈年在破瓜初霞杯醉喚劉郎賭雲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緣帶寶每憂風玉倩持裾護圖西子晨妝樣西子容華怎得如因此得詩甚多頗以此詩爲稱首宜之後於窗左泥紅牆請余題詩且戒之曰無甚豔逸予因題三絕如宜之自述云其一云移壁回窗費幾朝指環偷解博蘭椒無端鬪草輸鄰女便被拈將玉步搖其二曰寒繡紅衣餉阿嬌新團香獸不禁燒東鄰起樣裙腰闊牋蹙黃金線一條其三曰試共卿卿戲語嗔畫堂連遣侍兒呼寒肌不耐黃如意白獺爲膏郎有無題詩後尙有餘壁未題翌日詣之忽見自以玉管題詩曰苦把詩章邀勸人吟看好箇語言新雖然不及相如賦也直黃金一二斤宜之每遇宴集之際常慘然悲鬱如不勝任久而不已靜而詢之乃曰妾安能鬱鬱久居此耶託身無主每自思之得不爲之悲歎他日密以紅牋授予乃詩曰日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事託凡夫非同覆水因收得只問郎君有意無余未答宜之含淚曰妾名不係於官籍儻蒙君子不鄙賤陋費用妾自爲之余因謝之曰甚愜所欲但家有嚴君亦非舉子所爲宜之低眉泣下不復有言自後情意頓薄其夏余西之洛陽再集

宴於宜之家酒酣數相屬曰此歡難於再會嗚咽而別冬初還京果爲豪家之子主之不復可見至明年上巳因與親朋修禊曲水闖林棚絲竹因而視之見宜之在焉因於棚後俟其女奴而詢之乃曰張街使郎君置宴（曲中諸女多爲富豪輩日輸一緡於假母謂之買斷但未免官使不復私接賓客）也須臾見女奴復在棚後私謂予曰來日可到前曲街使門首詰早詣其里果見宜之在門予立乘與語宜之團紅巾擲余即別視之乃詩云久試恩情欲託身已將心事再三陳蓮根既沒移栽分今日分飛莫恨人余覽之悵然而已

詩贈趙降眞

趙降眞住於曲中善談謔能文詞常爲飲筵之最姿容雖常常但醞籍不惡時賢推尙之因增其聲價耳鄭仁表席上贈詩曰嚴吹如何下太淸玉肌無暑五銖輕雖知不是流霞酒願聽雲和瑟一聲

愚仙少有詩名

愚仙字淸卿蓬仙之女弟也素爲三曲之尤而又辯慧往往有詩句可稱爲女兒時爲新月詩有待得團圓時候樽前鬪這時節之句後爲萬年縣郭進思所納置於他所愚仙在倡中狂劣特甚及被拘繫未能息心進思又主繁務而有正室到愚仙處亦稀每有舊相識經從其門者多於窗隙間招呼或使人詢訊亦以巾牋送遺

舉舉善辯

鄭舉舉居曲中常與趙降眞善亦喜琴瑟而膚體充博貌非品流但巧談諧亦爲朝士所眷時有名賢醵宴來訪王致君趙崇等皆在席鄭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致君諸人皆不能對甚減歡笑舉舉知之乃下籌指禮臣曰學士言語毋乃得色然學士雖一時清貴亦在人耳至如李隲（音隻）劉承雍亦常爲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致君等躍起喜不自勝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言於是極歡及暮而罷致君各出采帛以贈乾符五年孫渥爲狀元與同年多訪其館預盟不至者且有罰金之約一日同年魯應之不獲預席狀元行罰魯乃置詩於孫狀元曰未識都知面頻輸復分錢苦心親筆研得志助金鈿徒步爲春賦持杯給暮饍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應之雖有詞藝之名無操守之譽同年非舊識必辭力窘不遵狀元罰金故爲此詩曲中名妓之頭角者爲頭知又名都知謂其分管諸妓名籍追名當時鄭舉舉趙降眞卽都知也曲中常價每妓一席四鍰見燭卽倍新郎君又倍其數故云復分錢也凡席常數妓佐之

因娘輕率

因娘亦輩流中翹楚而輕率駷猾唯喜以手傷人肌膚夏侯澤以甲科及第與同輩訪於因娘因娘設宴尤盛而澤性亦疏率不拘言語或因醉戲之爲因娘傷其面頰甚明日期集師門同年多竊視之澤乃抗聲曰昨因訪因娘戲傷澤面同年皆愕然主司低首而哂不能舉者久之

常兒詩筆

常兒姓王善詩筆好讀書喜與能文之士談論有太學生李致主往來其家後致主登科得仕榮歸作詩以別常兒云魚鑰獸環斜掩門萋萋芳草憶王孫醉憑青瑣窺韓壽閒擲金梭惱謝鯤不夜珠光連玉匣辟寒釵影落瑤尊欲知明意多情態莫役江淹別後魂常兒卽和其詩題於壁云長者車塵每到門長卿非慕卓王孫定知羽翼難隨鳳卻喜波濤已化鯤嬌別翠鈿黏去袂醉翻金雀碎殘尊多情那更多離別毋惜音書慰斷魂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七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八

平康巷陌記

德奴家燭有異香

楊德奴南曲第五家居焉頗爲名輩口慕屬年華尚少甘自退居所居最寬潔賓客翕然而至其長女曰蓬仙其爲人心懷洒落精神瀟艻似非塵俗中人尋常舉止亦自潔雅由是見者多藉愛之只德遠新第年甚少來訪蓬仙一見猶未深知蓬仙之隆貴蓬仙亦以德遠聰悟俊少甚相知敬及其芳筵一敢水陸備陳及暮高燒銀燭長貂熒煌座閒忽聞香氣逼人盈室不識其香之所自來因詰德奴始知其香發自燭中此燭乃燕王府分賜閣自外國所貢御賜諸王府因以相遺妾故珍藏今遇新郎君敬以佳瑞爲獻徹夜清芳蓬仙歎洽舉觴起舞以勸德遠及宴散燭灰而香氣終不少滅明日出遊所至無不嗟異德遠身之餘馥乃知京華妓館富貴繁華也如此至今人有唱云過平康巷南綺羅叢嬴得佳人妙舞鑑歌爭勸金鍾之詞者乃德遠當時題蓬仙壁上之句

令賓能詩筆

顏令賓居南曲角舉止風流好尚甚雅亦頗見稱於時喜與衣冠相親善草書見詩書者必盡禮祗奉多乞詩詞於士大夫常滿箱篋後以疾且甚值春景時和命侍女持坐於階前顧落花長歎數四因索筆强題詩云

氣餘三兩喘　花賸兩三枝
話別一尊酒　相邀無後期

因教小童曰爲我持此詩出宣陽親仁坊凡逢見新及第郎君及舉人卽呈之云曲中顏家娘子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設酒果以待須臾至者數人各令盡飲至暮涕泗持別曰我不久矣若愛我幸爲哀挽以送尋卒士夫持至數封其母拆視之皆哀挽之詞擲之於地曰能救我朝夕耶其鄰有張□□□□□□□因取挽歌數篇教挽匱者唱之聲甚悲愴

其一哀章云

昨日尋仙子　輀車忽在門
人生須到此　香魄竟難論
客至皆連袂　誰來爲鼓盆

不堪衿袖上　猶帶舊眉痕

其二挽章

殘春扶病飲　此席最堪傷
夢幻一朝事　風花幾日狂
孤鸞徒舞鏡　雙燕懶歸梁
厚意雖全展　含酸奠一觴

其三挽章

奄忽那如此　天桃正吐春
捧心還動我　掩面託何人
溼露誰歌薤　逝川寧問津
臨喪應有主　宋玉在西鄰

蘇蘇和詩譏進士

王蘇蘇在南曲中屋宇寬博卮饌有序姊妹數人亦頗善諧謔有進士李標久在王大諫門下暇日因與大諫弟姪同往訪焉飲次標題其窗詩云

春暮殘花繞戶飛　王孫尋勝引塵衣
門中仙子多情態　留住劉郎不放歸

蘇蘇先未與李標識面不甘其題因謂之曰阿誰留郎君莫亂道取筆繼之於後詩曰

怪得犬驚雞亂飛　羸童瘦馬老麻衣
阿誰亂引閑人到　留住青蚨熱趕歸

標性褊頭面通赤亦命駕先歸後蘇蘇見王家郎君即戲謔曰

熱趕歸漢在否

妓因得詩增重

劉泰娘南曲之北巷小家女也彼曲素無高遠者人不知之春日上巳忽於慈恩寺前見曲中諸妓同遊曲江集宴寺側下輦而行年齒甚妙容色不凡一時遊人甚重爭往詰之問其妓詰之以居乃知其為泰娘門前獨有樗樹子未幾遍而諸妓分散至暮予有事北去因經泰娘之門適遇泰娘返舍予因過之舉筆題其舍窗詩曰

尋常凡木最輕樗　今日尋樗桂不如
一自品題人去後　定多長者往來車

後士貴聞之皆結駟於門矣聲名由是增重

潘瓊兒家繁盛

潘瓊兒字琢玉居南曲中積資萬計三曲諸娼家之富盛者終難及也凡服飾器皿上埒朝貴紹聖間閬州有華姓者一舉登科雙親未老榮來延對唱名才畢與同年來游瓊兒之家車馬榮耀僕從甚多曲中一時名妓亦皆歆羨潘一見其才華之美開華宴設盛饌以待之凡樂籍之家皆居於潘家之側□□□□□□盞次皆有樂色百戲佐之及□□□□□□□□□□意歡□治明□徐□僕從取□□□因授瓊兒曰常為我設一席潘計其直才百餘緡笑與華曰兒家凡遇新郎君肯訪逢舍曲中香火姊妹則必醵金來賀此物纔足以為夜來佐樽利市之費徐設芳宴未晚因呼咸至

支費各有等差所餘無幾矣華見瓊兒費用奢廣心為之驚私令其僕出而復至報曰今日狀元期集相國寺從為曲江金明池之遊華因得託故而出潘後雖數遣人召之而華終不復到其所潘亦不為之介懷也是知平康妓館貫繁華之地非可容易遊賞也

惜惜鍾情花月

下闕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八

右醉翁談錄六卷宋嘉定間金盈之撰盈之不知何許人是書亦簿錄家所未載即　本朝錢塘沈嘉轍輩雜事詩引用最爲賅備初無一語及之故或疑爲近人僞託理或然也錄中詩文胥近淺陋而平康巷陌記撏撦唐孫棨北里志原文予我諸字皆率行襄用幾于不去葛龔矣辛亥春正月假知不足齋藏本錄校畢因書數語於後松陵楊復吉識

巖下放言

德輝署

甲辰初夏刊

刊巖下放言序

宋石林公巖下放言三卷吾家茗生先生手校本向爲元和江建霞太史所藏太史以其爲吾宗先德遺書畢以相贈暇日披閱一過　提要及後跋臚列諸證爲石林公撰可謂精確之至然余嘗見宋人李昌齡樂善錄上卷載廣西轉運王延範一事小注明稱葉石林巖下放言雖爲本書佚文足見此爲石林公所譔宋人卽有明證惜不能起先輩一共質耳茗生先生自撰吹網錄中錄是書校語與此又詳略不同未知孰爲定本今姑以此付刊俾吾宗子姓得窺先人靑箱之萬一云爾甲辰初夏佛生日葉德輝序

欽定四庫全書目錄

巖下放言三卷宋葉夢得撰其自崇慶（廷琯按宋史本傳作崇信）節度使致仕退居卞山時作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一卷此本乃三卷疑振孫書爲傳刻之譌又明商維濬稗海中別有蒙齋筆談二卷題曰湘山鄭景望撰其文全與此同但刪去數十條耳厲鶚作宋詩紀事稱景望爲元豐元祐間人所錄景望潁川一詩亦卽此書之所載此書舊無刻本或疑其卽剽取景望書而作然考書中稱先祖魏公又稱余紹聖間春試不第又稱大觀初余適在翰林又稱在潁川時初自翰林免官又稱余守許昌時洛中嘗西內又稱遭錢塘兵亂又稱余鎮福唐又稱出入兵間十餘年所將數十萬又稱余頃罷鎮建康所述仕履皆與夢得本傳相合又稱嘗撰老子解論語釋言二書今考書錄解題論語類有葉夢得論語釋言十卷道家類中有葉夢得老子解二卷併所載老子解中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本韓非子之說以爲四支九竅云云亦與此書相符然則爲蒙齋筆談剽此書而作非此書剽蒙齋筆談而作確有明證商維濬厲鶚蓋皆誤信僞書考之未審矣夢得老而歸田耽心二氏書中所述多提唱釋老之旨沈作喆王宗傳楊簡等之以禪說易實萌芽於此殊不可以立訓然夢得學問博洽又多知故事其所記錄亦頗有可採宋人舊帙姑存

以備一家焉

巖下放言卷上

石林翁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古今學者皆以放爲置謂若默而不言者余謂不然古語放皆訓肆如放心於利欲之類本無置義逆命雖音不同亦直而犯上之義葢前論柳下惠少連言中倫行中慮皆有所擇也放言進於中倫身中淸廢中權進於中慮言之自有中第次（廷琯按此句似有錯誤或當作言之中自有次第）念挂冠以來口固未嘗言世務然親友往來兒輩環繞耳目所及何能自苦至於不言亦任之耳時時或自記錄因目之爲巖下放言云

易自孔子大傳後未有敢言者雖孟子亦不言也不知易之大趣皆在老莊列禦寇三家殆無一言不相合世但見無所顯言遂槩以爲虛誕不可詰之辭誤矣六經未嘗言妙惟易一見而老氏首明之此何道哉莊周逍遙遊第一說鯤鵬處一部易正在其中然未嘗以易證者乃所以爲深知易也至列禦寇始知於太始之上設太易而論一之變是因易意然不若二氏之冥悟也列子之書失於太肆自楊朱力命之後幾不可讀亦何必至是釋氏於作止任滅爲四病列子葢近於下二等非不能知葢不恤也言亦不可易之辨於此可見

古語雖不同或各從其方言亦有造字之初未備假借用之後有正字遂別出如若字訓順未有順字時但言若後有順字故言順不言若初無二義而後人必妄分別

爾雅訓釋最爲近古世言周公作妄矣其間多是類詩中語而取毛氏說爲正余意此但漢人所作爾揚雄能識字親作訓纂方言訓纂已不復見而方言尚存亦不爲無意矣然太元書作字奇險多前此所無其有據耶抑雄自爲之耶有據當有所見自爲之則正字之外別爲一字乃與其以太元準易同一法門雄言司馬子長好奇不知已乃好奇之甚者而未悟也

堯舜禹湯四字初皆不可訓釋若謂古語後世不能盡通則包犧爲佃漁之始神農爲耕稼之始少昊以木德黃帝以土德之類其義皆坦然易明堯舜禹湯非氏即謚

豈容無說今人但牽合强析之非有傳也以此推之古字何可自釋自文武成康之後卽漸顯矣然兩漢以前人所命名亦多不可考又如魯隱公名息姑宣公名倭之類竟不知爲何語古禮子生三月而名最爲重事既冠而以字易名必旁取其義豈容率爾若季路字子由（廷琯按此句應作仲由字子路）宰予字子我冉耕字伯牛與後世何異言偃字子游亦古者謂斿爲游偃同音通用而冉雍字仲弓端木賜字子貢則又難盡推是以學者不可不愼也

古書多奇險或謂當時文體云爾列子字古而辭平老子字與辭俱平偶儷音諧略同秦漢間工於文者而視古

則稍異乃知奇險未必皆其體亦各自其爲之者至孟子莊周雄辨閎衍如決江河如蒸雲霧殆不可以文論蓋自爲其道出之商書伊訓說命等作非不平而盤庚特異周詩雅頌非不平而鴟鴞雲漢二篇殆不容讀豈非係其人乎使西漢之文不傳後世但見太元謂西漢皆然亦不可矣文章自東漢後頹衰至齊梁而掃地豈惟其文之衰觀當時人物立身謀國未有一特然出羣者何以獨能施之於文至唐終始二百年僅能成一韓退之使退之如王楊盧駱之徒亦不能爲矣

楚辭言些（息个反又音細）沈存中謂梵語薩縛訶三合之音此非是不知梵語何緣得通荊楚之間此正方言各係其山

川風氣使然安可以義考大抵古文多有卒語之辭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繩繩兮以兮爲終老子文亦多然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以只爲終狂童之狂也且椒聊且遠條且以且爲終棠棣之華室是遠而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以而爲終既曰歸止曷又懷止以止爲終無不皆然風俗所習齊不可移之宋鄭不可移之衞後世文體既變不復論其終爲辭者類仍用些語已誤更欲窮其義失之遠矣

蘇子瞻好謔一日與客集有論林和靖詩偶儷精切如用古人不獨取以相對雖其姓名之字亦欲相對如伶倫近日無侯白奴僕當年有衞青之類子瞻曰吾近得一對但未有用處或問之曰韓玉汝正可對李金吾聞者皆大笑唐人記有問東方虬何以名虬者曰且要數百年後對西門豹正類爾今日有客來云顯官張九成輕薄子或對以柳三變亦的對也

先事而戒謂之豫後事而戒謂之猶猶豫本二獸名古語因物取義往往便以其物名之後世沿習但知其義不知其物遂妄爲穿鑿未有不誤者說文豫本大象之名物大則處於小而見者罕故有豫義而豫之義不在豫文也余以是知老氏所謂豫兮若冬涉川冬而涉川人所易見而可前戒者也猶兮若畏四鄰四鄰我所親狎可以無畏而猶畏則後事而戒者也惟其知戒則不輕

動故二文又爲疑辭

人遇物應事不可無素養素養者（闕）則猝然自外至者不能爲之變晉書蘇峻渡江司馬流之守江濱忽聞其至當食不知口處人事亶有爾者流何足語此彼但直畏怯耳然庾亮本以召峻自任乃以流當其衝不亡何待曹操是何等氣宇人與魯肅議借荊州忽聞震雷遂失七箸於地（廷琯按聞雷失七是先主事見華陽國志曹操未聞有此且操安得有與魯肅議借荊州事乎先主之驚亦因操有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之言已覺董承密謀耳非與肅議借荊州時也惟吳志魯肅傳稱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當由此事相涉遂致舛錯）論者謂出其不意余謂不然孟德固柰驚怕意當議時必有欺孫權者有歉於中者（廷琯按此者字似誤細繹前後文義疑應作耳字）人無素養尚不足

以處變況所懷者先有以奪之乎

老氏論氣欲專氣至柔如嬰兒孟子論氣以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充乎天地之間二者正相反老氏孟子俱可與至於聖人之室者從老氏則廢孟子從孟子則廢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不相妨人氣散之則與物敵而剛專之則反於己而柔剛不可以勝剛勝剛者必以柔則專氣者乃所以爲直也直養而無害於外則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者當能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微則直養者乃所以爲柔也故知道之至到者本自無二惟其運動如何初不矜其同如揚雄以氣適善惡之馬蓋胸中憒憒本自不了欲言善則有惡欲言惡則有善故不得已而兩存之以罔後人幸其或中不知以善惡論氣此爲何理世陋三家村裏老書生殆雄之謂耶

沈存中論日蝕正陽之月分正與陽爲兩月蓋取爾雅十月爲陽以正爲四月純陽以陽爲十月純陰不知獨分此兩月爲何義以爲天災也則他月不爲災乎以爲當行禮耶則他月不當行禮乎考於春秋日食三十六皆用周正四月者六月也十月者十二月也書六月者二皆記鼓用牲于社十二月者五皆無聞焉則豈十月同四月哉正陽之言魯季孫之辭古無是說也其意蓋以爲惟此月當行禮他月則否余爲春秋傳固正（廷珩按固正二

字似誤且疑上下有脫文）夏書言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鼓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豈以四月乎況書日食皆記天災而兩六月獨記鼓用牲于社考正以魯人用祀之非且天災有幣無牲不當用牲爾當時固自有辨之者正者正也若以四月純陽爲正月則一歲而有兩正可乎正陽不特不可分雖四月亦不足名君子所重惟畏天威謹邦禮而已詩十月之交刺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但譏純陰盛而于陽以爲國醜若以對四月則純陽日雖食而陽強不足以爲醜必無是也

孟子論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卽周官載師所謂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者也此周公之法而孟子獨許用其一而緩其二以爲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安有周公之法而使民至此者乎周公之爲此蓋爲井田設也夫旣以八家爲井而人授之田矣未有無田而坐食者棄而不爲於是乎苦之此非貪其征以爲利迫之使反本也當孟子時井田廢矣阡陌皆入於兼并民之無田者蓋不勝數此豈其罪而周公之法獨存蓋當時諸侯假是以殘民豈知周公之意也哉事不因時而徒泥於古固不可況其假曰爲惡世不可與之辨則甯廢周公之法可也

名生於實凡物皆然以斛爲石不知起於何時自漢以來始見之石本五權之名漢制重百二十斤爲石非量名

也以之取民賦祿如二千石之類以穀百二十斤爲斛猶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寡本不係穀數從其取之醇醨以今準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醨者多至於十五六斗若以穀百二十斤爲斛酒從其權名則斛當爲酒十五六斗從其量名則斛當穀百八九十斤進退兩無所合是漢酒言石者未嘗有定數也至於麪言斛石斛麪亦未必正爲麥百二十斤而麥之實又有大小虛實然沿襲至今莫知爲非及弓弩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硾以斤爲別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實何常之有以妍爲醜以醜爲妍以美爲惡以惡爲美惟其所稱此亦學道之一譬也（廷琯按原鈔本此條與前條連接爲一細考文義實不相蒙應提行另作一條爲是）

法華人發古冢得塼背有刻字曰晉昇平四年三月四日太學博士陳留郡雍丘縣都鄉周墟里周閩字道路妻活晉尋陽太守譙國龍堈縣栢逸字茂長小女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蟠字永時皆鐫成之同（廷琯按此五字中似有誤文）此周閩之妻柏逸之女墓也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蟠者蓋閩之父故獨稱諱但不知妻名活何義字畫極分明無訛其中無他物惟得銅銚二三足鏑柄而濶四寸餘深半之製作不甚工野人來求售余適得之云尚有一石臺高二尺許有花文先爲溪南人取去昇平四年至今紹興十六年正七百八十七年自有道覩之殆朝暮耳今吾復居於此未知後七百八十七年來者復誰亦可以爲一笑也（廷琯按閩字莫考音義疑是闓之誤蓋闓亦通作闓）

吾少受易先君知爲傳注之學而已中歲稍求老莊而後知易之外有不謀而默契者古之達人其所至到無所不同然亦但見其理誠有是而未悟其得於心者晚從佛氏學讀大乘諸經始廓然洞徹知前所聞無一非眞實語既信之不疑則日用踐履亦無適而不與心會雖欲俯而復從前日之言有不可得者今年夏暑雨彌月臥載欣堂百念無復干其中案頭適有老氏書偶取誦之使模執筆在旁時記其所欲言不覺閱九日而終篇蓋余初未嘗有意於言也其間雜以易及佛書口到即言不復更有所擇或譏余不應如是必有議於後者余笑曰此猶求我於昔日之吾也請以今吾爲止

秋雲放雨靜山林諸壑相傳共一音此王荊公詩舊讀但愛其清麗耳今歲既多雨經梅霖潦甚於往歲昨日過午一雨忽如傾注移時乃已入夜既稍涼枕几蕭然不覺睡至雞將鳴窗猶未明聞四山泉流並集初隱隱疑有雷徐而聽之則高下遠近互相參錯而各自爲聲或如鐘鼓或如琴筑或如戰馬之奔無不可喜始悟荊公詩眞有味不知公作此句時亦有同於余者乎所謂其一音者似不徒押韻而已毗耶有以音聲爲佛事此殆近之

山中有竹數千竿皆余累歲手植但初得數十竿旦旦觀之既成不覺成林無一處不森茂可喜嘗自戲善種竹無如余者頃過吳江以語王份秀才份云竹殊易種但得肥地盡去瓦礫荆棘深根頻以水沃取糞壤更壅培無不可活不必擇時然取美觀則可如欲爲用不若瘦瘠地磽确非人力所營或崖谷間自生者其質堅實而肉厚斷之如金石以爲椽常竹十歲一易者此必倍之吾居前後多竹椽既歸一一驗之無不如其言乃知余三十年前種竹初未得眞竹徵份余不聞君子哉若人份爲太學諸生家故饒財兵火雖多壞盡所餘築室吳江道旁作圃兼有湖山之勝客至卽飲之酒不問識不識人亦以此多附之近邑之佳士也

蘇子瞻初未知有禪學爲鳳翔府僉判有兵官王凱者教之始大知愛時歐陽文忠公尙無恙子瞻既不以疑其數爲嫌（廷琯按疑其數三字似誤）後爲杭州倅時過汝陰反以此勸公公笑而不答凱王銑之父也舍歐公而從一兵官可爲豪傑矣自是從辨才等諸人於杭州所入益深子由貶筠州監酒時江西談老南臨濟禪盛亦多有偉人子由日從文關西壽聖聰遊自謂有得余固不獲親聞二人之言而閱其書多矣質之近世爲禪宗者往往但許其高明善辨而不許其眞至到此當自知非他人所能察然子瞻論理超勝出入大乘諸經無所畱礙誠爲閎妙子由勉作老子解乃其心法自許甚高與其他解經不類天下至理不爲凝滯所隔則爲聰明所亂二人後必有能辨之者

王荆公再罷相居鍾山無復他學作字說外卽收藏經讀之雖厠溷間亦不廢自言字說深處亦多出於佛書作金剛經解裕陵嘗宣取令行於世其餘楞嚴華嚴維摩圓覺皆間有說意以盡其所言至謂禪學爲無有其徒自作法門以動世之未有知音者爾晚淸秀圓通住蔣山首出所作諸經解示秀秀不之許公不樂秀亦棄去後捨宅爲寺以文關西主之未幾文亦封其所奏紫衣師號制書不告而去蓋亦有不契然荆公方有勢位且爾不少假二人亦可謂勍敵近歲蓋未之見或云非荆公無所得蓋二人自主張其教門以爲使世知荆公以爲然（廷琯按第二以爲似是誤文或以爲上當有猶不二字）則其徒無復可言此亦不然富鄭公未嘗識圓照聞法容之言而心悟既以告照照卽印大善知識果但以主張教門爲心則安能使其傳數百年而終不可泯乎

懷禪師法嗣雪竇治平熙甯間再振雲門一派彌望東南至今不絕初得法時不告亟去雪竇自不知有此人貌極眇陋嘗飼驢爲驢嚙其鼻始經無爲軍鐵佛卽爲雪竇燒香寺甚弊未甚知名一日陞堂云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畱影之心今時人學道至此

方有少分傳至於寶鷲曰吾乃有此人乎亟先以書通懷方報之夫語道而使授者不知得者不有此於莊周書寓言或有其人秦漢後益未聞也懷高弟不可勝數其最著者四人惠林本法雲秀天鉢沖長蘆夫所在皆爲大宗師得者旣多中間玉石不無相亂近歲臨濟洞山道復行江外懷之傳遂少衰焉亦安知後不復有來者乃知天下萬事皆不能無弊雖斯道亦然旣不可不廣亦不可不愼要之與其失之多不若失之少也鴈影之言意是其得於懷者（廷琯按此懷字似應作寶）今天下言禪皆以爲口實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

細雨不須歸此元眞子張志和漁父辭也顏魯公爲湖州刺史時志和客於魯公多在平望震澤間今震澤東有泊宅村（廷琯按原鈔本作泊家村考宋方勺嘗寓居志和泊舟處自號泊宅村翁著書名泊宅編且勺即先生之友故建康集中贈勺詩有戲弄扁舟泊宅村之句則家字實傳寫之誤因爲改正）野人猶指爲志和嘗所居後人因取其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語以爲名此兩間（廷琯按兩下有脫字）湖水平濶望之渺然澄澈空曠四旁無甚山遇景物明霽見風帆往來如飛鳥天水上下一色余每過之輒爲徘徊不忍去常其西塞在其近處求之久不可得後觀張芸叟南行錄始知在池州磁湖縣界孫策破黃巾處也蘇子瞻極愛此詞患聲不可歌乃稍損益寄綄溪紗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蔽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黃魯直聞而繼作江湖間謂山連互入水爲磯太平洲有磯曰新婦池州有浦曰女兒魯直好奇每以名對而未有所付適作此詞乃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子瞻聞而戲曰纔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志和得無一浪子漁父耶人皆以爲笑前輩風流略盡念之慨然山棲谷隱要不可無方外之士時相周旋余非魯公固不能致志和然亦安得一似之者而與遊也

巖下放言卷上

巖下放言卷中

石林翁

巖陽尊者嘗問趙州不將一物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曰既不將一物來放下箇什麽州云放不下時御將取去余讀莊子記南榮趎見老子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瞿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吾謂此言與趙州正冥合夫謂不將一物來已將一物來矣南榮趎不知有何事至贏糧七日七夜無乃太氣急生宜老子之厭其人多也莊周寓言無實然亦善爲戲

矣之人也命之曰南榮趎夫南矣又榮焉走而趨者失與之俱而方自楚來其挾何止三人乎老氏所告曼衍不可捕詰然彼所謂忘吾荅而失吾問者疑亦有倜然而得於中者也

莊周言萬物出於機入於機自得水爲鼃而下一二數之無不皆然此言兼載列子莊周書有闕文人讀之多不能解得水爲鼃上自有繩爲鶉一句其義始可通不若列子之詳（廷琯按詳字一本作全）也余居山間默觀物變固多矣取其灼然者如蚯蚓爲百合麥之壞爲蛾則每見之物理固不可盡解業識流轉要須有知然後有所向若蚯蚓爲百合乃自有知爲無知麥之爲蛾乃自無知爲有知蚯蚓在土中方其欲化時蟠結如毬已有百合之狀麥蛾一夕而變紛然如飛塵以佛氏論之當須自其一意念眞精之極因緣而有卽其近者雞之伏卵固自出此今雞伏鴨乃如莊周所謂越雞伏鵠者此何道哉麥之爲蛾蓋自蛾種而起因以化麥非麥之能爲蛾也由是而言之一念所生無論善惡要自有必至者后稷履人跡而生啟自后出此眞實語金光明經記流水長者盡化池魚皆得生天更復何疑但恐人信不及爾

常上人來吾問如來會中阿那律多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僥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此是根塵中來誰復在根塵外若言

根塵中來彼自無有誰爲受者若言在外我既無內云誰爲外常子大笑若能解此則老氏言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猶是落第二人生十二時要須常體當此一段事無令冷地有人看見

晁文元公年四十始娶前此未嘗知有女色早從劉海蟾學道自言得長生之術故末年康彊精明視聽不少衰六十後卽兼窮佛理然多從經論講師以分別名相爲主意將以儒釋道通爲一其自著書號法藏碎金累數萬言反覆不出此意書成繼作道院集三卷過八十又爲耄志餘書余不及見而道院集亦但申前意而歸要爾妙湛師嘗謂吾云江民表嘗借此公不一見正明眼

每有遺恨然論其忠實和厚無一點世間情僞處則第一等人也其子孫數世愈盛天固有以報之法藏碎金自記其所得處云耳中常聞天樂和雅之音有不可勝言者自見其形每每在前既久而加小類數寸不違眉睫之間此恐是海蟾所得佛氏則無是事此諸人之所疑也乃知脫粘除縛大是難事如此公果有未至則他人可不勉乎

韓魏公不甚言佛理蓋平生所厚善而信者歐陽永叔勢不得不然每爲人言自少至老始終所踐履惟在一部論語中未嘗須臾敢離文若云公晚鎮北門已六十餘矣玉汝爲都轉運使公時多病不甚視政事數謁告家居玉汝每攜文若問候至則直造卧內几案間不見他物惟一唾壺與論語耳乃信傳者不謬人果欲修身於論語未論盡得但能行其數十言隨人品高下大小無有不爲善人君子者況略見其所不可得聞者乎吾嘗爲論語釋言未嘗沿襲徒爲世俗傳注眞欲有不愧所聞者所謂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更須要講解舉足動步無所非當用意常須痛自鞭策耳

正素處士張舉字子厚毘陵人治平初試春官司馬溫公主文賦公生明以第四人登第既得官歸卽不仕終身元祐初嘗起爲潁州教授力辭不就余家與之有連故

余未冠得拜之稍長益相親亦不以不肖視余清通遠略不爲崖異與前此號隱居睢然自夸於俗者不類士大夫既以相與推高日款其門隨上下接之無不滿其意賀鑄最有口才好雌黃人物於子厚亦無間言每折節事之常稱曰通隱先生余嘗叩其棄官之說子厚笑曰吾豈不欲仕者初但以二親年俱高止吾一子不忍去左右既親沒則吾將老矣欲仕復何爲因循至是耳其言大抵若此家藏書數萬卷善琴棋日惟玩此三物不甚飲酒余得與之周旋涉世以來粗免大過聞於子厚爲多大觀初子厚已死州里上其行余適在翰林蔡魯公亦素知其爲人遂得賜號官其一子今其子亦死諸孫未有聞者西北士不甚知其人今能言之者絕少魏野以有閑而名益彰惜乎子厚之無閑也

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爲燒煉丹竈事而不以示人余鎭福唐嘗得手書還元火候訣一篇於蔡君謨家蓋至和間持其母服時書以遺君謨者方知其持養大槩熙甯初再罷相守亳州公已無意於世矣圓照大本者住蘇州瑞光寺方以其道震東南潁州僧正容世號容華嚴者從之得法以歸鄭公聞而致之於亳館於書室親執弟子禮一日旦起公方聽事公堂容視室中有書櫃數十其一扃鐷甚嚴（廷琯按鐷一作鎖）問之左右曰公常手自啓閉人不得與意必道家方

術之言亟使取火焚之執事者爭不得公適至問狀容卽告之曰吾先爲公去一大病矣公初亦色微變若不樂者已而意定徐曰無乃太虐戲乎卽不問自是豁然遂有得容曰此非我能爲公當歸之吾師乃以書偈通圓照故世言公得法大本然公晚年於道亦不盡廢甍之夕有大星隕於寢洛人皆共見此豈偶然哉妙湛師爲余言親得於其師小本小本得其師大本云耳

余中歲少睡蓋老人之常態無足怪者每夜寢過分（廷琯按寢一作寐）輒不能再睡展轉一榻間胸中旣無纖物頗覺心志和悅神宇凝靜有不能名者時聞鼠囓唧唧有聲亦是一樂事當門老僕鼻息如雷間亦爲囈語或悲或喜或怒或歌聽之每啟齒意其亦必自以爲得而余不得與也嘗在潁州時初自翰林免官先君爲倅歸養居後圃三間小室旁無與鄰左右惟一點意況已如此嘗有詩云城頭曉漏鳴丁丁窗間月落卻未明衡陽歸鴈過欲盡汝南荒雞初一鳴悠悠斷夢了不記草草微唫還獨成人生得意須幾許一睡稍足無餘情遠今四十年了無異者余每自料非世間享福人平生大得志處類不過如是但能保此一知耳佛與波斯匿王論見恒河性有味其言也

世傳神仙呂洞賓名巖洞賓其字也唐呂渭之後五代間從鍾離權得道權漢人不死者（廷琯按一作不老無者字）自本朝以

來與權更出入人間（廷琯按入一作沒）權不甚靈而洞賓蹤跡數見好道者每以爲口實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湖外罷官還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嘗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間而去其一云朝遊岳鄂暮蒼梧（廷琯按岳鄂一作北海）袖裏青蛇膽氣粗三入岳陽人不識（廷琯按入一作靜）朗唫飛過洞庭湖其一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一大古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巔徐下致恭故詩云然先大夫使余誦之後得李觀所記洞賓事碑與少所聞正同青蛇世多言呂初由劍俠入非是此正道家以氣鍊劍者自有成法神仙事渺茫不可知疑信者蓋相半然是身本何物固自有主之者區區百骸亦何足言棄之則爲佛存之則爲仙在去留間耳洞賓雖非余所得見然世要必有此人也

惠遠法師白蓮社在廬山東林會者佛佗耶舍佛陀跋陀羅竺道生慧持慧叡曇恒道昺道敬曇詵皆浮屠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詮皆居士合十八人（廷琯按以上所敘止十五人併遠公亦僅十六人耳考李沖元蓮社圖記此外尙有惠永曇順二人始合十八人之數惟李記曇恒作曇常道昺作道昺恒爲廟諱昺或形誤若慧皆作惠則字之通也又江村銷夏錄載文待詔書李沖元此記後題云按晁補之雞肋集亦有蓮社記其所稱人物與此微有不同覽者當更詳之余未見晁集附記以俟考）初晉太元中爲佛者道安居泰山遠從之學安以爲高第遣行其敎東南至廬山樂之因留不去寺舊

不甚廣元豐間老南之徒常總主寺事總人物雄邁爲其徒之傑始出大鼎新之（廷琯按始出二字或倒轉出屬上句始屬下句亦通）雄麗莊嚴遂爲江湖間第一而白蓮社者其遺跡尚在余少屢欲往遊訖無因今老矣勢必不能至得李伯時所爲圖而愛之常揭之壁間意欲得僧俗間勝士十許輩不必如遠之數追其故事於山間山有二泉東泉爲尤勝瀦其下流依山傍崖爲澗爲池亦多種蓮然三十餘年訖無甚如余意者每徘徊澗壑想見遠時輒慨然如見其人遠社爲浮屠者吾不能知而劉遺民周續之雷次宗皆見宋書隱逸傳風調清遠方知晉宋間風俗之衰方外超出絶俗之士尚不乏如此豈今而無之乎第余無以致之爾頃蒙恩賜寺號積善教忠守其北墓自閩還規摹作屋八十楹去余居無二里四山環集兩澗遶其旁今漸成其三之一尚意有道生輩肯從之終以成余志也

余少好藏三代秦漢間遺器遭錢塘兵亂盡亡之後有遺余古銅鳩杖頭色如碧玉因以天台藤杖爲幹植之每置左右今年所親章徽州在平江有鬻銅酒器其首爲牛制作簡質其間塗金隱隱猶可見意古之兕觥會余生朝章亟取爲余壽余欣然戲之曰正患吾鳩杖無侶造物豈以是假之耶二物常以自隨往歲行山間使童子操杖以從殆以爲觀耳未必眞須此一物也邇來足力漸覺微每陟降殆不可無時坐石間兒子甥姪輩環列於側輒倚杖使以觥酌酒而進卽爲引滿常亦自笑其癖頃有嘲好古者謬云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爲丐猶持所有顏子陋巷瓢號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枚吾得無似之邪

陶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源觀卽是其處余雖不及至數以問湖湘間人頗能言其勝事云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鳥新舊更易不可知耆老相傳自晉迄今如此每有貴客來鳥輒先號鳴庭間人率以爲占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卽劉驎之子驥其字也傳記子驥采藥衡山深入忘返見一澗水南有二石囷其一閉一開開者水深廣不可過或說其間皆仙靈方藥諸雜物旣還失道遇伐木人（廷琯按木一作藭芎）問徑始能歸後欲更往終不復得大類桃源事但不見其人耳晉宋間如此異亦頗多王烈石髓亦其一也鎭江茅山世以比桃源余頃罷鎭建康時往遊三日按圖記問其故事山中人一一指數皆可名然不至大亦無甚奇勝處而自漢以來傳之宜不謬華陽洞最知名纔爲裂石澗不滿三四尺其高三尺不可入金壇福地正在其下道流云近歲劉混康（廷琯按混一作渾）嘗得入百餘步其言甚夸無可考不知何緣能進韓退之未嘗過江而詩

有頰君直入華陽洞割取乖龍左耳來（廷琯按而詩有三字一作有詩云）意當有謂不止爲洞言也

孔子言仁者靜智者動吾觀自古功名之士類皆好動不但興作事業雖起居語嘿之間亦不能自已王荆公平生不喜坐非睡卽行居鍾山每早飯已必跨驢一至山中或之西菴或之定林或中道捨驢徧過野人家亦或未至山復還然要必須出未嘗輟也作字說時用意良苦嘗置石蓮百許枚几案上咀囓以運其思遇盡未及益卽囓其指至流血不覺世傳公初生家人見有貛入其產室有頃生公故小字貛郎嘗以問蔡元度曰有之物理殆不可曉蘇子瞻性亦然初謫黃州布衣芒履（廷琯按履一作屩）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爲娛樂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興或入旁郡界經宿不返爲守者極病之晩貶嶺外無一日不遊山晁以道嘗爲余言頃爲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塘夜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畫愛其鍾隱雪鴈欲爲題字而挂適高不能及因重二桌以上忽失腳墮地大笑二人皆天下偉人蓋出於智者當爾吾素頹墮（廷琯按一作頹惰）固非二公之比自得此山樂其泉石欲爲藏書之所日携數僕夫荷鍤持畚平夷澗谷搜剔巖竇雖風雨不避旁觀皆以爲甚勞而余實未嘗倦殆其役於物耶新居將成頗亦自警夫仁智性之成德由是以入聖雖動其何傷其

必有以養之而後不至於弊因榜其廳事東西兩齋曰近仁曰近智而廳曰樂壽非曰能之蓋雖老猶將學焉又以戒爲子孫者也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云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也歐陽永叔嘗笑之余謂文饒之惑何止平泉草木而已哉後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軍與其孫延古爭醒酒石事全義殺之延古可謂克家之子矣然以與監軍則違其戒守其戒則或因之以至於殺人（廷琯按五代史張全義傳載此事甚明延古乞全義求石於監軍全義怒監軍讓己曾在賊中奏笞殺之所謂或因之以至於殺人也俗本誤以全義殺之句爲延古爭石被殺改殺人作殺身遂與史文刺謬此本猶作人字足徵舊鈔之善）一石亦何足言使文饒而先悟此豈直無以累後人亦當自免其身矣好石良是一癖古今文士每見於詩詠者未必眞好也其好者正自不能解余紹聖間春試下第歸道靈壁縣世以爲出奇石余時病卧舟中行橐蕭然聞茶肆多有求售公私未之貴人亦不甚重亟得其一長四尺許價當八百取之以歸探己所有僅得七百錢假之同舍而足不覺病頓愈夜抱之以眠知余之好石不特其言也自行此壑剗剔巖洞與藏於土中者愈得愈奇今巖洞殆十餘處而奇石林立左右不可以數計心猶愛之不已豈非余之癖哉賴晩粗知道文饒之病則無復有客欲得者皆聽其自取以去未嘗較嘗戲謂兒輩云此不但吾無所累汝亦可以免矣天下事何

嘗不類爾每以文饒之言觀之世間安得更有一物也孔子以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而一君無所鈎用老子謂六經先王之陳迹非其所以迹而教之以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雌應於下而風化孔子居三月不出得其爲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嗁蓋以類覺之也自以爲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而老子可以化此正今之所謂禪者但言之不同耳世語吾儒之言易則達語佛氏之言禪則眩殆其不自了而惑於名故爲佛氏者亦不以其情告之而待其自悟使人人知孔子之得於老子而老子肎之世豈復更有禪哉吾嘗謂古之至理有不謀而冥契者吾儒之言易

佛氏之言禪是也夫世固有不可言而終不可免於言吾儒不得已則命之曰易以其運轉無窮而不可執也佛氏不得已而命之曰禪以其不傳而可以更相與也達其不可執而眩其更相與者禪與易豈二道哉但不知二氏初何以不相爲謀而表裏如此惟其道之一耳此段老子先之以性不可易命不可變者此性命之眞不可言傳而語之者也繼之以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者此其爲不可執而可以更相與者也孔子許顏淵曰其心三月不違仁而莊子亦曰孔子不出三月而復見老子蓋古之論道者必以三月爲節天道一變也言之同有至是哉

巖下放言卷中

巖下放言卷下

石林翁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魏野居陝皆號能詩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卽伏草中冥搜或得之卽躍而出適遇之者無不驚眞宗祀汾陰過鄭召朴欲命之官卽問卿來得無以詩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一篇帝使誦之曰更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做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遣還山野和易通俗人樂從之游王魏公當國尤愛之野數相聞無間天禧末魏公屢求退不許適野寄以詩曰人間宰相惟三載君在中書四十年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平地作神仙魏公急袖以聞遂得謝政朴死無子而野有子閑能襲其父風年八十餘亦得長生之術司馬溫公陝人閑死爲誌其墓故世知野者多而朴無甚聞然皆一節之士世競於進取者不可時無此曹一二警勵之與指嵩少爲仕途捷徑者異也（廷琯按嵩少一作嵩山）

郞簡侍郞錢塘人慶麻間能吏與杜祁公極相厚善（廷琯按元本祁公之祁皆誤作歧今改正）簡長祁公十許歲（廷琯按許歲一作餘年）祁公以兄事之既老謝事居里中築別館徑山下善服食得養生之術卽徑山澗旁種菖蒲數畝歲采以自餌山中人目之菖蒲田時祁公亦以老就第居宋簡數以書招祁公同處不果往然書問與詩往來無虛月范文正知錢塘亦重其爲人會皇祐大享明堂亟請召祁公爲三老以任參政布及簡爲五更不報簡猶後祁公三四年卒幾九十雖無甚顯迹然能善其身終始祁公未嘗輕與人獨重簡爲契友亦必有以取之矣士大夫處世何用事業赫赫在人耳目若必求此將有擾擾用意營之者若是安得自適於休靜無事之地或不免累於仕而不能去余家先世與簡有素今日客有自徑山來言菖蒲田問之兒子多不知其詳乃爲語之

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有李寔韓溶二人最用事宫室梁柱闌檻窗牖皆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陽內外猪羊牛骨不充用韓溶建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寔暴疾死而還魂具言冥官初追正以骨灰事有數百人訟于庭冥官問狀寔言此非我蓋韓溶忽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過寔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既白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署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三子連死尚幼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已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爲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經日下數石而斃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者是時范德孺卒纔數月其家語余近有人之鄆州夜過野中見有屋百許間如官府揭其牓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

也家中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余使覆其言於李寔亦然甚哉禍福可不畏乎余素不樂言鬼神幽怪特書此一事示兒子以爲當官無所忌憚者之戒

文潞公洛陽居第袁象先舊基屋雖不甚宏大晩得其旁羡地數畝爲園號東田日挾家僮數輩肩輿與賓客姻戚共遊無虛時旣罷遣聲妓取營籍十餘人月賦以金每行必命之執事人以爲適然時公年已高舍家居而適別館且未免平昔之好則猶若有少勞者杜祁公謝政不造宅假官舍迴車院居之積十年薨於其中余守宋時嘗往觀湫隘與編民不遠耆老猶指廢屋三間爲公之書室公未嘗出亦不甚飲酒客至粟飯一盂雜以餅餌他品不過兩種無客卽靜坐不聞人聲有瞷之者或賦詩作草書未嘗不滿也一等貴人奢儉所享雖各適其性然亦必自有賦之者如潞公出入將相窮極奉養而能安於約如此固自不可及若祁公則尤人之所難然此但以俗人論耳稍知道者則何有於是潞公必不以其約自矜祁公必不以其廉自異晉人記有比王逸少蘭亭於金谷而逸少喜者彼自道其所知恐未嘗夢見逸少也

李習之學識實過韓退之蓋其所知者各異退之主張吾道千載一人而余爲是言固不韙矣然余自不以爲疑曷不取其原道讀之醇粹而不雜明果而不貳世皆以

比孟子然究其所終則得儒者之說而荀知學孔子者皆能爲是言（廷琯按元本言上有事字似衍文）習之他文不多見而其復性書三篇於秦漢以下諸儒畧無所襲獨超然知顏子之用心若唐人之爲佛者亦或似然其言矯而中幸中必有乖忤未能如習之坦然至到蓋二人之爲儒一也今世言三代周公孔子之道詳者莫如禮記禮記之言駁而眞得孔子之言者惟中庸與大學退之出於大學而未至故原道之末論正心誠意曰古之爲是者將以有爲今之爲是者外其天下國家而滅其天常蓋以誠佛老意謂絕仁義棄禮樂皆以其莊語而不窮其旨區區以孟子與荀卿揚雄爲辨則已下矣故曰未至習之學出中庸而不謬其言故論至誠盡性之道自孟子推之至於子思子思推之至於孔子合於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知顏子之不遠復爲三月不違仁卿與雄曾無足議而退之之所未嘗語也故曰不謬其言二人要不可偏廢將以正人則不可無退之將以自治則不可無習之習之惟其所見者明故其文章合處亦追迹退之無甚愧唐人記習之退之姪壻似不肯相下雖退之彊毅亦不敢屈以從己弟子之者惟籍湜輩耳近歲無能知習之者惟老蘇嘗及之然止與其文辭子瞻兄弟不復言甚矣學之難也後必有與余同者然後知余之言不謬

凡人之生不過出入二途讀莊生達生一篇使人意蕭然眞若能遺其形者出所以接物也入所以養已也周設爲單豹張毅二名蓋寓言張毅張而與物敵其走高門縣簿固然單讀當如丹朱之丹豹以其文避患而虎食之亦言有其類之賊於內者禍必不在外也則有心於出入者均不免於有累不若忘其形而養其神忘形則能遺生養神則外物不能干故物有餘而形不養者聲色臭味是也形不離而生亡者枯槁沉溺之過而反以自瘠者也是以其說不以能棄事爲貴必使知事本無而不足棄則無與役於外而形不勞矣不以能遺生爲難必使知生本無而不足遺則無與累於內而精不虧

矣形與精相爲表裏者也形全則精復二者合而與天爲一則區區滯於人者亦何足言哉夫然則不獨善其生而已雖死可也故繼言合則成體易所謂精氣爲物者是也散則成始易所謂游魂爲變者是也生則自散移之於合而成體死則自合移之於散而成始是謂能移此與天爲一而非人也老氏論生之徒死之徒與動而之死地者皆曰十有三人多不能曉曲爲異說不知正謂其形而言爾故河上公解以四支九竅之數當之不知此說自見韓非子非與老略先後其書人特謂之解老喩老必不謬吾爲老氏解特取之此章先言出生入死蓋爲不能明乎出入是故由之而生狥之而死其類雖不一而自少而壯自壯至老無非動而之死地者同以是形也愛之固已失委之亦非是不求其精而求形未有不爲單豹張毅者也

孔子與子貢子夏言詩皆曰起予而謂始可與言詩已矣至於顏子乃曰回非佐我者也（廷琯按宗譜先生之父諱助故引論語此句改文以避）於我言無所不說吾然後知顏子之異於諸子也夫道不可言言卽非也言且不可而況有所不達而至於辨乎然此非理之至到而相與造乎忘言之域未足以語顏子於孔子既知其高可仰堅可鑽又見其變化而在前後者雖其欲從而不可及亦能名其所謂卓則顏子之於孔子蓋無不得矣特至之有深淺耳此孟子

所謂具體而微者夫如是苟不言言之未有不當於心則安用於言乎及他弟子言而能聞者文章而已性與天道雖言之而不得聞則吾何從可以與之言夫閉其所不得聞而開其所能聞則雖言固將有疑而未遽達者幸而或中固孔子之所喜而樂與之言者也起予與非佐我於是乎辨莊子記孔子見溫伯雪子而不言子路曰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也（廷琯按也一作耶）孔子曰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此意正可與顏子之事相發溫伯雪子亦寓言也溫而曰雪固妙矣彼見之可以不言則吾聞之亦可以皆說然孔子以不容聲而不言顏子以聞其言而猶說茲顏子

之異於孔子者也故繼之言步趨言辯之同而奔軼絕塵之異正於一交臂而失之乃子張子夏則所謂諫我也似子道我也似父者歟（廷琯按子張應作子貢又按原鈔本此條與上條誤合爲一而文義實不相承今析爲二）

張芸叟侍郎長安人忠厚質直尚氣節而不爲名前朝人物中殆難多數元豐中有事西夏五路並入時廟議經營久既有定策欲一舉遂滅夏五路帥鄜延种諤環慶高遵裕涇原劉昌祚其二人河東王中正（廷琯按東一作南）熙河李憲芸叟爲高遵裕機宜（廷琯按應作掌機宜原本脫）諸軍皆聽遵裕節制師出既無功遵裕坐貶有得芸叟軍中詩上聞者坐謗訕謫監郴州酒余先大父魏公（廷琯按宗諤先生大父諱義叟）適爲湖南憲傾意待之芸叟意感激自是以兄事大父始終不少異故先君與諸父皆得從其游芸叟好古博學喜爲詩然每皆有思致綏而不迫非徒爲矯忿者初謫時言五路事者其賓客各自爲主不同芸叟每折中之以故人皆不樂會道中聞蛙聲乃有詩曰一夜蛙聲不暫停近如相和遠如爭信知不爲官私事應恨流螢徹夜明（廷琯按流一作疏夜一作曉）荊公見而笑曰舜民此語不爲過崇甯間以鄜籍廢居長安關中人無貴賤以爲父師余季父官鄜州特往過之始當國者欲逐元祐人召其腹心數輩更相排擊略盡已而當國者自衰復爲召致者所攻芸叟因言事苟不以理相乘自應爾指其壁後題字曰亦嘗見吾扇詩乎季父趣視之則曰扇子解招風本要熱時用秋來挂壁間卻被風吹動其詩大抵多類此夜與棟等語不甚悉其爲人前輩風流日遠後生不可不少知因爲道其本末大父在湖南年纔六十餘求宮祠歸吳中芸叟有送行詩先君嘗使余謹藏之後爲兵亂亡去偶記其全篇附之云把還使節請祠眞便作江湖暫退身（廷琯按江湖一作吳江）憑軾幾州蒙惠愛歸裝一味是清貧相思欲控琴高鯉卜宅須邀季子鄰不是諫章論再起（廷琯按諫一作薦）朝廷自重老成人吳下有乘魚橋云琴高生登仙處故有控鯉之句云（廷琯按芸叟畫墁集八卷鮑氏叢書中曾刻之且爲蒐輯補遺一卷扇詩即從蒙齋筆談采入送行詩同在此條獨置未采不解何故或由未得所送者主名耶）

前史載李廣以殺降終不侯廣何止不侯蓋自不能免其身子公以治獄有陰德大其門閭而責報於天如符契然因果報應之說何必待釋氏而後知也世傳歐希範五臟圖此慶厤間杜杞待制治廣南賊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嘗爲攝官乘元昊叛西方有兵時度王師必不能及乃與黨蒙幹嘯聚數千人聲搖湖南朝廷遣楊畋討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即爲招降之說與之通好希範猖獗久亦幸以苟免遂從之乃與幹挾其酋領數十人皆至杞大爲宴犒醉之以酒已乃執於座上翌日盡磔於市且使皆剖腹刳

其胥腸因使醫與畫人一一探索繪以爲圖用是遷待制帥慶州未幾若有所覩一夕登圓忽仆子圍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微言歐希範以拳擊我後三日竟死杞有幹略亦知書號能吏歐陽永叔爲誌其墓夫爲將不得已而至於殺彼自有罪固不得辭然既已降矣何至殘忍而重苦之乎此固造物者所不得私也計希範起盜賊其殺無辜亦已多矣然終不以相易蓋不可以欺行也（廷琯按廬陵集杜君墓誌言君破五峒希範窮迫走荔波洞棠想率其衆降君置酒大會即坐中斬六百餘人而釋其疕病脅從與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又言君喜術數之說自推四十六當死至其歲果然東都事略杜杞傳大略與歐誌同惟荔波作荔枝耳此條所言與二書頗異未知孰是）兵興以來士好功名如杞所爲而有異聞

者間有之余未敢以爲盡信而希範之傳不可誣也故余出入兵間十餘年所將幾十萬所平治不爲不多非特不敢爲杞之爲固自不敢萌於心幕府偏裨數有以奇策相干一切皆謝之今退老一壑庶幾幸無憾不然既有希範之聞亦安得不自疑也

莊子記孔子藏書於周室與子路謀子路告以老聃免藏史歸居請試往因焉孔子見老聃不許乃繙十二經以說此段人多不能了貴言傳書周嘗論之矣藏書者欲藏其言而廢書也然往周室則孔子之志忘乎世者猶未定也故與子路謀凡論語載孔子與長沮桀溺晨門荷篠之徒言皆命子路未嘗及他人弟子蓋子路勇於有聞欲行其所知故以激之今周亦云達此意矣言聃免藏史歸居者子路以聃亦忘世而無言者也故曰往因焉欲因聃以定其說也老聃不許聃豈眞枯槁無言者哉是故孔子復繙十二經以說學者或以十二經爲春秋是矣莊周嘗兩言春秋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一曰春秋以道名分周於春秋知之亦深矣老聃以爲太謾而問其要則以孔子爲不喻其意欲其出而經世也故孔子復以兼愛無私爲仁義者對聃復以兼愛爲迂無私乃私謂春秋之作欲利天下而愛之使是非賞罰一出於公然不知有爲之之迹則若建鼓而求亡子反所以亂人之性也乃放德而行循道

而趨則仁義固存於其間雖爲春秋而無害大旨以聖人之道在有心無心之間蔽於有心者繙十二經固不可蔽於無心者雖藏書亦不可仁義無心於爲則順人之性有心於爲則亂人之性老聃之免而歸居藏書不足以言之故復以輪扁與齊小白之論終之此五千言之所以作也

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耒陽縣鼇口寺退之作此詩疑自有意其謂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固已尸祝之矣至元豐初猶存遠近祈禱祭祀未嘗缺一（廷琯按缺一作輟）日邑中旱久不雨縣令力禱不驗怒伐而焚之（廷琯按一本無伐字）一邑爭救不聽蘇子瞻在黃州聞而喜之（廷琯按一作喜曰）

木居士之誅固已晚矣世間乃有此明眼人乎過丹霞遠矣然邑人念之終不已後有主是寺者復以木做其像再刻之歲仍以祀或曰寺規其祭享之餘自不能廢張芸叟謫郴州過見之以詩題其壁曰（廷琯按其一作於）波穿水透本無奇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爲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自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有孫枝（廷琯按鮑刻畫墁集水透作火透自不知作睡不知有孫枝作長孫枝）相傳以爲口實余聞蜀人言陳子昂閬州人祠子昂有陳拾遺廟語訛爲十姨不知何時遂更廟貌爲婦人裝飾甚嚴有禱亦或驗利之所在苟僅得豚肩巵酒子昂且屈爲婦人勉應之不辭矧木居士亦何爲不可乎聞者皆絶倒

子貢告漢陰丈人以桔槔忿然作色曰有機械則有機事有機事則有機心子貢懼而驚孔子以爲假修混沌之術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知其外混沌之術云者謂上古之世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俗則混沌之世亦何必然哉惟漢陰不能察此是故一拂其意遂至於忿然作色則是非之辨已役其外而喜怒之情已亂於中矣是以區區以抱甕爲事終身役而不自知其勞也師金嘗語顏子以子曾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不得罪於人漢陰而知此亦何傷於桔槔哉

巖下放言卷下

跋

巖下放言明初徐一夔曾編入藝圃搜奇中見彙刻書目徐書實未經梓行（藝圃搜奇無刻本錢辛楣先生集中跋語云然）藏書家但傳鈔副本故此書世不多見余求之數年未得今春三月王君亮生言其友藏有鈔本乃乞借錄之謹按　四庫全書提要言世所傳鄭景望蒙齋筆談實全襲葉某巖下放言之文因卽取稗海中蒙齋筆談校勘始知筆談剟取此書分作二卷以此書之卷下爲其上卷卷中爲其下卷全文不易而獨置卷上不取不解何意疑商維濬所收者本殘剩錯亂之帙特以意分爲上下二卷提要歷舉書中所言證爲石林之作已無遁情至所引論語助我避父諱而作佐我則益可爲石林作此書之確據而　四庫館無由見吾宗譜乘宜乎提要未舉及是也書中字句之譌得筆談校正鈔本數處其餘兩本皆譌而灼然可見者據義改之稍涉疑似均仍其舊不敢臆改葢志愼也校錄旣竟因感是書久經世俗傳譌得蒙　四庫館鑒定改正實爲先人著作之幸謹復以鄙見所及附識於後而付梓傳遠則俟諸異時云已亥四月小滿節後一日裔孫廷琯記

厲樊榭宋詩紀事采葉某崖下放言一條云士人郭暉因寄妻問誤封一白紙去細君得之乃寄一絶云碧紗窓下啟椷封尺紙從頭徹尾空應是仙郎懷别恨憶人全在不言中考先生所著說部别無崖下放言之名應是巖字傳寫之譌今書中不見此條葢尙有闕佚也然此條所記實與全書筆墨不類姑附錄以俟考同日又記

右巖下放言三卷調生得鈔本重爲校補葢依四庫定本而參以稗海之蒙齋筆談訂其譌謬辨其同異遂成完書快事也鄭景望樊榭以爲元豐元祐間人而中有顯官張九成語則尤非鄭書可知特樊榭未見上卷耳世言公好佛老然載韓魏公讀論語一則於孔顏庸言庸行未嘗不用力卽其以老莊說易處元理亦超出魏晉自謂放言中倫有旨哉有旨哉道光癸卯九月二十五燈下褚逢椿敬跋

天澗傳書

裔孫德炯書

宣統己酉季冬月
葉氏觀古堂重刊

重刋玉澗雜書序

吾家石林公所箸玉澗雜書十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均載之通考本之陳錄故卷數相同大約其書亡於元明閒凡明以來藏書家書目均無其名卽當時雜家小書亦未見其稱引惟陶南村說郛中有一卷凡十七條明人刻五朝小說列入宋百家小說中山陰祁承㸁淡生堂書目箸錄亦一卷分載說郛子目之下至今所傳僅此一卷本非如石林燕語避暑錄語巖下放言多有明人傳刻也公文章爲南北宋關鍵至所爲說部雜記則山水之音詩書之氣時時溢於楮翰之間是書雖所存無多尤可見其梗概南村刻書多節刪以求簡便頗爲通人所譏而此書則幸賴其收存異於公他書之一字不傳者道咸中家調笙先生刻公諸書獨遺此種余亟傳之以存公佚書之萬一斷珪殘璧龍鱗鳳毛世未以其不全而棄之而況文字之精神固有萬劫不磨者在焉然則余刻是書豈僅表揚先德也耶宣統元年己酉九月下澣之六日裔孫德輝序

玉澗襍書

宋葉夢得撰　　裔孫德輝校刊

陶淵明作形影相贈與神釋之詩自謂世俗惑於惜生故極陳形影苦而釋以神之自然形贈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贈形曰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形累於養而欲飲影役於名而求善皆惜生之弊也故神釋之曰日醉或能忘將非遐齡具所以辨養之累曰立善常所忻誰當爲我譽所以解名之役雖得之矣然所致意者僅在遐齡與無譽不知飲酒而壽爲善而皆見知則神亦可汲汲而從之乎似未能盡了也是以及其知不過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愳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謂之神之自然耳此釋氏所謂斷常見也此公天資超邁眞能達生而遺世不但詩人之辭使其聞道更進一關則其言豈止如斯而已乎

陶通明既隱茅山自號華陽隱君復遍遊名山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不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難久止自常欲就之永明中求祿得輙差舛不爾豈得今日之事乎通明仕齊本爲諸王侍讀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虎門上表辭祿而去自淵明以來誠未有其比也梁武受禪雖屢聘不至然猶援引圖讖合爲梁瑞以獻或者譏之吾謂通明本自曉曆數符讖者此乃素學未必有意附會讀詩苑英華載

其答武帝問山中何所有一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此事本傳不記吾山朱氏子作小閣於石橋之下與西山相面景物極幽遠一日往過之朱求閣名因爲談通明本末遂以怡雲名之云

陶隱居好聽松聲所居庭院皆種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吾玉澗道傍古松皆合抱每微風驟至清聲琅然萬壑皆應若中音節或中夜達旦意亦喜之謝靈運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山水之音何但與絲竹爭美便作鈞天之樂有何不可晉人好爲人作題目李元禮曰謖謖如勁松下風劉眞長亦云人言王荊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荊產王微小字也微自非元禮之比然蕭瑟幽遠飄拂虛谷之間自是王微風度而力排雲雨撼摩半空此非元禮誰可比擬山居常患無勝士往來每行松間時作此想便覺二人相去不遠

吾山有竹數萬本初多手自移今所在森然成林有筆竹斤竹哺雞竹斑竹紫竹數十種略備而筆筍最可食今歲自春不雨累月筍類不出顧頗念之四月初一日雨踰旬忽裂地迸出如拔亟取供庖而園人靳之甚詰畱以俟再出問其故曰筍惟初出者盡成竹次出者多爲蟲所傷十不得五六乃悟老杜詩瓜須辰日種竹要上番成之意遂忻然許之王子猷問人有竹徑造不問主人雖爲脫略無所繫然有時而還則娛悅亦無幾李衞公童子寺竹日使

人報平安不惟不得見將不免累其胸中正使無恙亦何所補此竹吾所已有但自守之日往來其間所得過二子遠也

唐以前人和詩初無用同韻者直是先後相繼作耳頃看類文見梁武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蓋同用改字十韻也詩人以來始見有此體筠後又取所餘未用者十韻別爲一篇所謂聖智比三明帝德光四表者比次頗新巧古詩之工初不在韻上蓋欲自出奇後遂爲格乃知史於諸文士中獨言筠善押强韻以此

詩本觸物寓興吟咏情性但能輸寫胸中所欲言無有不佳而世多役於組織雕鏤故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關嘗觀陶淵明告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忻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懽然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至自謂羲皇上人此皆其平生眞意及讀其詩所謂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又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直是傾倒所有備書於手初不自知爲語言文字也此其所以不可及誰無三間屋夏月飽睡讀書藉木蔭聽鳥聲而惟淵明獨知爲至樂則知世間好事人所均有而不能自受用者何可勝數吾今歲闢東軒自伐林間大竹爲小榻一夫負之可趨擇美木佳處卽曲肱跂足而臥殆未覺有暑氣不知與淵明所享孰

多少但恨無此詩耳

阮瞻對王衍將無同三語人多不曉此直言無同耳將乃晉人發語之辭如陶淵明詩將非遐齡具謝靈運云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之類蓋謂同生於異周孔老莊本自無異故亦不同

陶隱居挂朝服神虎門事於當時本無意自是棄官欲去爾蘇子瞻倅錢唐時作詩常用此事後坐詔獄吏舉詩問所出子蘇倉卒誤記本傳云陶見齊祚將衰故去不敢以實對卽謬言子往官鳳翔見壁間王嗣宗詩云欲挂衣冠神虎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蘭劍旋博黃牛教子孫云詩事本此實自作也舒信道諸人得知果大笑以謂未嘗讀陶傳因釋不問故至今傳此爲嗣宗詩後嘗再用云歸來趂別陶弘景看挂衣冠神虎門

有山處常患無水雖有水而涸集不時亦不足貴此山左右兩大澗又自大塢歷圓證寺少折而東經先大夫塋前去復而折西最盛左自桃花塢歷趙氏墓之西玲瓏山背又經朱氏墓南復折而西雖不及右澗之盛然冬夏亦未嘗竭二水皆會於石橋之下合流西出卽張文規所名浮空潭也壬寅癸卯之冬春不雨連數月溪流減七尺城中井泉多渴而二泉獨如故朱氏小樓正在石橋下壘石束澗流跨橋其上與石橋相直殊可喜五月十一日既雨踰旬始霽與客往過之衆流參會自石橋奔衝而下雷奔電

激坐語幾不相聞客有嘗至廬山三峽橋者以爲絕似但差小耳明日夜月出復再往風景清潤天無片雲復流叢竹交翳月光與竹颭鑠相照射濺流及衣裾不覺至夜分乃歸吾山居來得此殆無幾也

魏文帝典論云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以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云以避一時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飲吾嘗謂此非松好飲蓋自爲計耳方曹操時與袁紹子弟相從若不日飲安能使操不疑此不惟松爲身謀亦所以防紹子弟使不暇爲他圖也今人頗傳此故事遂爲酒眞能逃暑者云方暑正晝極飲輒涼殊不可解不過醉而沉惑不知有暑耳然亦何足爲適世多言貴賤唯居寒有間所以禦之有異至暑雖至貴無以異賤此語眞是非特無異而已觸熱趨事負擔徒行賤者之常未必爲甚苦而王公大人高居深屋交扇環繞每以爲未足則無往而不病熱歐陽文忠嘗問杜祁公何以禦暑公曰唯靜坐可以避暑能爲祁公此見者幾人乎韓持國許昌私第涼室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爲不可居常穎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外涼乎曰涼持國詰其故曰野人自知無修簷大廈旦起不畏車馬衣冠之役胸中無復他念露顚挾扇持三尺木床覷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而語未竟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癸卯七月十二日夜天氣稍涼月色如霜雪余寓居溪堂嘗苕霅兩溪之會適自山中還葛魯卿亟相過因同泛舟掠白蘋亭度甘棠橋至魚樂亭少留步而叩門呼莫彥平尙未寢天無片雲夜氣澄徹星斗爛然俯仰上下微風時至毛髮森動莫居三面臨水爲城中居地之勝夾徑老柳參天百餘尺環以蓮蕩人行柳影荷氣中時聞跳魚潑刺水上復拉彥平刺舟逆水而上月正午徐行抵南郭門而還魯卿得華亭客餉白酒色如潼乳持以飲我旋呼兵以小舟吹笛相尾道傍居人聞笛聲亦有起而相應者酒盡抵岸已四鼓矣因謂魯卿不知袁宏牛渚李太白采石亦復過此乎古今勝事但以流傳爲美誦咏不暇安知古人

亦人耳其所登覽不在天上而不能自營之而況其他然今夕之景海內非無而有湖之地此樂非吾三人亦不能也

昔人多喜言仲長統所爲史言其少不應州郡辟命嘗以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云云斯言信美然吾以其言事本末考之統乃徒有是言耳潘岳閒居賦之類實未嘗自爲之也既從荀或舉得尙書郎輒不復辭則前日不就州郡之辟豈其本意後遂參曹操軍事不知果欲娛清曠保性命從操何求乎史又言統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嘗發憤歎息遂著昌言尤非所言退不能踐前言以安田里進又不擇所言以輕犯世故兩未見其有得統死年纔四十一幸其早耳不然恐未必能逃禰正平之禍當時謂之狂生信有以取之范曄徒錄其言更不復辨後生遂概以爲高世遠引之士李文饒知止賦云仲既得於清曠雖文饒猶然人固亦易欺耶

華陀固神醫也然范曄陳壽記其治疾皆言若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割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繼裂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此決無之理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氣也陀之藥能使人醉無所覺可以受其刳割與能完養使毀

者復合則吾所不能知然腹背腸胃既已破裂斷壞則氣何由舍安有如是而復生者乎審陀能此則凡受支解之刑者皆可使生王者之刑亦無所復施矣太史公扁鵲傳記虢庶子之論以爲治病不以湯液醴酒酒鑱石撟引而割皮解肌扶脈結筋湔洗腸胃漱滌五臟者言古俞跗有是術耳非謂扁鵲能之也而世遂以附會於陀凡人壽夭死生豈一醫工所能增損不幸疾未必死而爲庸醫所殺者或有之矣未有不可爲之疾而醫可活也方書之設本以備可治之疾使無至於大傷而已扁鵲亦自言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比當生者越人能起之耳故人與其因循疾病而受欺於庸醫好奇無驗之害不若稍知治身攝生於

安樂無事之時以自養其天年也

杜子美詩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注引何遜詩昏鴉接翅飛此詩語意本不相類只是用昏鴉二字耳乃知杜詩不妄下語如此遜詩世無完本今存者不見此句余讀類文見梁簡文帝詩云昏鴉接翅歸暮鵲搖蘇上乃亦此句簡文與遜同時蓋古人好句多爲人所求或竊取之宋之問從劉希夷求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之句不得遂使人以計殺之然此語吾未見佳處之問詩過此者自多何至此耶又別史載楊衡初隱廬山不求舉平生詩句有一一鶴聲飛上天最爲自負後因中表盜其文及第衡乃自至闕下追之既怒問一一鶴聲在否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輒偸衡始笑曰猶可恕矣蓋唐以前有此例也

今歲中秋初夜微陰不見月吾與周子集適自山中還是時暑猶未退相與散髮披衣坐溪上二更後雲始解三更遂洞澈澄爽月色正午溪面如鏡平月在波間不覺水流意甚瀟然並溪居人樓閣相上下時聞飲酒歌呼襍以簫皷計人人皆以得極所欲爲至樂然不過有狂藥淫聲不失此時節耳安知吾二人眞有此月乎世多言李太白以醉入水捉月溺死此談者好奇之過太白對月能作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之句意氣本自超出宇宙對影三人雖醉豈復狂惑至此因舉寒山頌吾心如秋月

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敎我如何說四海今夕共爲中秋不知有一人能作此公見處否雪竇禪師初住洞庭翠峯寺道未甚行從學者無幾寺在太湖中所謂東山者嘗有詩云太湖四萬八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固自已有津梁斯道之意然月一也寒山以爲無物可比而不可說雪竇以爲無人可說而不可說可說乎不可說乎吾不能奈靜聊復造此一重公案

司馬子微作坐忘論七篇一曰敬信二曰斷緣三曰收心四曰簡事五曰眞觀六曰泰定七曰得道又爲樞一篇以總其要而別爲三戒曰簡緣無欲靜心且謂得道者心有五時身有七候一動多靜少二動靜相半三靜多動少四無事則靜事觸還動五心與道合觸而不動謂之五時一舉動順時容色和悅二宿疾益消心身輕爽三塡補天傷還元復命四延數千歲名曰仙人五鍊形爲氣名曰天人六鍊氣爲神名曰神人七鍊神合道名曰至人謂之七候道釋二氏本相矛楯而子微之學乃全本於釋氏大抵以戒定慧爲宗觀七篇序可見而樞之所載尤簡徑明白夫欲修道先去邪辟之行外事都絕無以干心然後端坐內觀正覺一念起卽須除滅隨起隨滅動心不滅照心俱寘虛心不寘有心不依一物而心常住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又云善巧方便唯能入定發慧遲速則不由人勿於定中急急求慧求則傷定傷定則無慧定

而慧生此眞慧也此言與釋者所論止觀實相表裏子微中年隱天台王霄峯葢智者所居疑其流源有自初潘師正授陶隱君正一法於王知遠以傳子微而陶通明自謂勝力菩薩復生其言亦多出釋氏唐書本傳不載其仙去事沈汾續仙傳云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爲風飄到一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馬子微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眞師也而子微臨終亦自言吾於玉霄峯東望蓬萊有眞靈降餞今爲東海靑童君東華君所召俄頃解化李綽又言子微貌類陶通明明皇帝以爲通明後身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尸解去日雲鶴滿庭子微號白雲先生後人因爲其車曰白雲車至文宗時取以入內此事雖

近惟史臣所難書然其傳必亦有據

牂牁本繫船杙名華陽國志載楚頃襄王遣莊蹻伐夜郎蹻至牂牁繫船於且蘭既克夜郎會秦奪楚黔中地無路不得歸遂留王之號莊王以且蘭有繫船牂牁處因改名牂牁魏略記吳將朱然圍樊城遣兵於峴山斫牂牁林潯陽記亦言郡西北有一松樹垂陰數畝傳云陶公牂牁伐此樹此語吳晉間猶存今人絕無知者但云是郡名耳

張玄之晉吳興太守嘗爲吳興山墟名一卷其記卞山云峻極非清秋爽月不見其頂徐陵孝義寺碑云高卞蒼蒼上聞天語此山在吳興諸山雖最高然其上平日視之固了了不至如玄之所稱也惟天將雨雲氣輒先自師子巖出既霽雲歸亦如之士人常以此候雨霽之節頗驗爲差異耳顧長生三吳記言以卞和宋玉處得名此固非是惟周處風土記以爲望之似冠弁此似得之（以下從陶宗儀游志續編補入）

吳興記載張文規會昌中爲守嘗至此山見山泉淸徹乃令積石爲隄以貯水名曰浮空潭取謝靈運詩空水共澄鮮之語潭滿噴薄有奇狀于孤島上建亭曰思洛以水似伊洛之邑思洛南有小山松樹交映建亭曰泣玉此地今皆爲朱氏所有物色其處尚歷歷可見吾政和間初至此時自石橋下水皆漫流草木交塞水行蒙翳中不復知佳處嘗語朱氏子尚可按圖追修文規故事宣和辛丑秋自許昌還則朱氏傍橋作小樓卽吾所名洽雲者壘石東澗

流跨橋其上下爲橫隄匯水浮空潭遂依然在目思洛泣玉山亦闢其趾矣他日二亭更成吾隣有此杖策往來不遠數百步閒安知非吾有也

玲瓏山在朱氏草堂之東山嵌空奇峻略如錢唐南屏有洞曰歸雲篆名道士張有書也上有石梁闊三尺許橫絕兩石間朱氏子云相傳爲定心石傍有杜牧題名云前湖州刺史大中五年八月八日來按題名記牧以大中四年除守五年召爲考功郎中以郭勤代之應是此時也又有盆之獨游年月名氏留題思洛亭不知爲何人思洛舊址今爲荆棘苔蘚封翳不可盡見癸卯三月十六日余在山間葛魯卿率林彥振劉無言莫彥平來相遇俾無言書名

名石上云

鐙下閑談二卷

鐙下閒談序并目錄

李太尉鎮蜀日巡盜官草絢編戎幕閒談冀釋其所聞用資談話洎余鐙下與二三知己談對外話近代異事與生左子華謂余曰可錄之以示諸友得之於信厚之士者方筆錄之離成二卷目爲鐙下閒談亦類乎戎幕閒談云耳

卷上
榕樹精靈　桃花障子　鯉魚變女　松作人語
神從雪冤　墜井得道　政及鬼神　棄官遇仙
負債作馬　掠剩大夫
卷下
驛宿遇精　湘妃神會　升斗得仙　行者雪怨
獵豬遇仙　夢與神交　易卦知僧　代民納稅
僧曾作虎　神索旌旗

館閣書目載鐙下閒談二卷不知作者載唐及五代異聞陳道人書籍鋪刊行

鐙下閒談卷上

榕樹精靈

桂林幕吏穆師言美風姿屬文詞善知音律好游賞中元節夜點高鐙排百戲於府之西門師言因觀游獨行青羅帳內樹柯交蔭長衢呼爲青蘿帳忽聞異香瞥見一女子衣藍羅衣服翠冠珠珥徘徊似有相慕師言數四送目深欲之相隨數十步女子回顧微笑語曰誰家少年故相隨人師言應曰無他欲觀鐙耳復言曰觀鐙常事何妨略過弊止況別有奇異鐙燭師言疑女子夙日未嘗見也俄而至一室而入張鐙設饌品味尤盛又褰帷幄有二女子席地環坐女語女曰運偶時來乃是宿分女乃邀並坐師言未允女復言曰不須辭

免早來何似莫開眼覷人舉席大笑師言坐酒數行因問姓氏女曰郎君何氏對曰穆女曰林諸女起賀曰林穆相宜是吉兆矣女曰三代祖葉詞林重德翰苑名流月裹高枝記曾折矣室中溫樹未省言之但抱端貞豈慚松竹方當直上之拜寧防委地之虞詢制言詞遂遭謗鑠乃至摘伐不返本莖荏苒流泉飄然三代妾承蔭育不識風霜惟慕高才虛心久矣幸逢觀看得接光容言訖師言盡不曉之因問諸女姓氏女曰妾諸房枝葉女曰喜會良宵月斜漏促請姊與穆郎同巹合卺諸妹各逝微詞女遂執金鏡當心穆郎結同心在手內有一女子吟曰團圓今夕色珍暉結了同心翠帶垂此後莫交塵點染他年長照歲寒姿復一女子上雙瑠璃杯亦吟曰良宵織女會牽牛瓊液成雙預獻酬枝葉相連無替改願同松竹保千秋復一女褰帳詩曰採藍綠色麴塵開靜見三星入坐來桂影已圓攀折後願移長作棟梁材諸女辭去師言與女接歡覺困少寐■■見一青衣相喚持碧花牋詩一首珠露素中書■■青羅帳裹寄鴛鴦自憐孤影清秋夕沾灑徘徊[illegible][illegible]光女誦之微笑曰可速來同去觀光移刻二女■■相呼曰恐遲曉看則意中各不徹也師言與女相[illegible]出門諸女畢集既盡向游略無暫舍忽聞五更矣女曰可回此別卒未能相遇明年今日復會耳女於裙帶上解素絹三尺生拭汗舉置懷中女曰勿泄於人不然禍及妾爾流涕相別百餘步迴同儕執手曰玩弄何積年塵觀物嗅之自以爲香

他人聞之卽穢氣也生因出素視之乃亡人仰明之物具道此事穆與儕驚懼復往昔所諸女屋宇俱亡矣翌日穆與儕尋夜來會遇之處乃一榕樹空心丈餘猶有鐙燼酒痕尚在穆因省女所敘三代之事遂聞公府張玗尚書伐去此樹樹下汁如血色自後遂絕精靈耳

桃花障子

盧相國商處子性清淡孤高不喜繁雜相國憐之寵寄冠裳朝昏閑習於步虛宴席倦聞於音樂一夕女子方掩戶和衣假寐忽有一物自窗而入覺身隨此物而出窗乘虛而行不知幾里到一家見一眇目道士雙環青衣來云見備盤餚陳設令青衣持緘如召賓客未頃青衣有異香氤氳入戶俄見

一美丈夫美女人寶冠霞帔跨鳳乘鸞自空而至揖道士曰自從炎漢陵夷飛杯拜遇今一見將近千年蓬島[redacted]幾積邀游之夢塵寰謫滿應多喜會深愜乃懷道士曰伏自信絕蓬瀛謫居塵世七百年內履歷人間只思賣卜燒丹但功矜孤卹算立功上達睿澤下流范陽佳人夙契盟約奏回上帝命批依答又以今來謫限將滿既離鄽閈特此咨邀遂揖環坐舉杯命饌語笑數巡道士曰今宵佳會況遇天人好賦篇章以代絃管頃刻道士命牋毫書云鵲羽橋成星斗連何須攜室下遙天來逢蓬華當諸夜共綴詞華染素牋霓帔豈勞施粉藻寶冠猶更貼花鈿人間限滿離塵土郎侯瑤階厠列仙道士執酒少年亦濡染云乘鸞跨鳳下崑崙正值三星影入

門銀燭高低攢寶帳綵牋交互勸瑤尊藥靈許向人間說易妙期於象外論休憶當年陪孟德繞梁爭看酒杯翻詩畢酒罷夜闌二少年謂曰且請道士與盧小娘子見親須臾數青衣擁入帳中青衣與女子卸衣服插釵道士亦解衣欲敘魚水之意女子初還拒不允青衣謂曰小娘子勿請辭免乃道士與娘子萬億年之契分非今日偶然也女子因從道士之情半餘月日女子自後稍覺清健一夕女子問道士曰嘗聞道家去大情欲何故誣說也道士曰不然易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蓋仙家[redacted]離乎人也女子曰然則女當有孕乎道士曰有之矣至曉卻歸室中女竟未省所由一旦相國與夫人坐次見女子舉止似非室女驚見如此遂令嬭母竊視之是夕初見寢寐初更後寂無喘息揭其幃帳不知所之至曉帳中儼然安寢遂告夫人夫人詢之具告此事夫人白於相國相國曰我女處性澹泊必遇神仙詰其所往有何室宇驗之女曰室宇尋常記有夾竹桃花障子當掌北壁而挂畫工實佳耳相國曰今夕去時以鍼度綫於帳子之上女乃依言記志相公翌日晨起處分兩街使徧於兩市內有夾竹桃花障子可借千條仍須各題坊巷姓名至午閒供到八百餘條宛然有鍼度綫處劄題云通化坊賣藥道士左元放障子相國急遣左右密往而召之慎勿驚動既見相公命入坐敘酒饌去左右欲啟歸前事道士飲酒訖將杯擲於梁上杯翻宛轉相公仰覩

俄失道士歸宅尋小娘子亦不知所在尋訪累年寂無蹤由矣

鯉魚變女

朱相國朴未仕日江淮兵革之後住再鍾陵隸於軍幕之中假以倅戎之職手不釋卷口無妄言一旦途中遇一道士曰覩君之雙目光淨射入耳且小而輪郭聳貼非凡俗之類也豈宜久在塵泥也能隨吾入廬山爲學必取人間重祿遂解職陳師事之禮從焉因近山腳臨池搆一茅屋經年屏縱略無人知一夕天地廓清月色如晝因臨階所誦毛詩忽聞有人躡履而來睇之一女子自池畔徐徐而來衣翠綠斕斑之衣揖朴曰妾守空閨不知幾更寒暑久聞君子閑淡孤高杜

絕人世矣妾雖弊舍咫尺竟不敢略接風標聞君子誦南有嘉魚之什深動賤妾之意徘徊數回不覺吟詠而來儻若不阻微誠但願承奉箕箒朴揖而對曰余脫跡塵泥苦心好學俾夜作晝息慮忘形不識鉛華罔知會遇便希他適不更此來女子泣而言曰可不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讀詩豈拒其義也朴應曰我壯年未立博學無聞遁跡蓬蒿何堪如是願小娘子且歸朴定無他婚俟朴學優而仕日當以禮相納耳女子曰妾非庸氏族本王侯幸覩清風故來匹敵蒙君見阻大是慙人若得際君恩之後何患乎妾家無官矣朴曰休更妄言再三相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女子見朴情似慜吟詩一章曰知君見積池塘夢遣我方思變動來操執若同顏叔

子今宵寧免淚盈顋吟畢曰觀君心堅氣壯神爽清高今能不逐邪心他後必操斷柄卽拜而去又吟曰但持冰潔心不識風霜警任是懷禮容無人顧形影朴慮其深夜有魔魅之事乃入室取劍急逐之至池側一揮而落水明旦視之池中見鯉魚三尺而爲兩段耳朴後徙於別所

松作人語

賈松先輩字夢得未仕進時多寄寓於湘浦之間乾寧歲中因游宜春陟楊岐遇僧齊已虛中韋洵美唐稟二秀才同寄於水心寺僧浩然房是僧藏書千卷松因循息此地踰兩稔與諸公吟詠讀書而已松耳順之年未遂身名一旦有僧相謂曰足下何須苦於篇章況鬢髮星星名利碌碌縱得卑官淹宦何如養志存神貧僧曾遇至人傳其大藥須去羅浮配合難得奇人子骨貌非凡舉止異俗能同吾往羅浮山去否至藥若成必有分惠便當朱陵脫質紫府標名取舍之間試爲思忖因成二十字贈松云嵯峨山上石歲歲色常新若使盡成寶誰爲知己人松乃諾之遂同入羅浮三年守眞丹竈藥既無成吟且不廢因夜靠松瞑目吟曰白髮不由已如是數四至於中夜忽聞松上應聲曰黃金留待誰松乃大驚駭復應曰松居此三年未嘗遭遇既聞詞句不並凡常願述因由以解疑誤俄聞松上曰夫人年少當苦節希名營身子乃日暮頹光何須勞形役思松乃啟曰亦自知老歲矣所吟篇什不叨利名貴希範時流規刺王室使名不朽雖歿猶生復

曰子之善言也吾乃軒轅氏子知之乎松卽稽首再拜不期今日幸遇神仙顯示長生久視之門曰長生久視在積習而至矣豈教詔而得乎若使道可獻之時人莫不獻之於君若使道可傳之時人莫不傳之於子子但能行之以內知之以病自可得其道也觀子乃苦志力學之人也今學已就志尙未酬今吾贈子龍虎新成丹一粒延其天年一紀折取月桂一枝松卽再拜丹乃墜於手中五色光彩松卽嚥之覺支體暢適舉動經便復言可製天得一以清賦仍請用聖君知之爲天下正八字爲韻便可酬其丹藥賦之致之於松上言訖若飄風而近松於八韻素不留心信宿方成依命致之於上訖翌日便辭及松回復至宜春語此事於諸公諸公曰詩者

動天地感鬼神子之篇什達其妙矣若西去必捷大名松因詣鍾陵南平王卽以解送光化辛酉歲杜德祥知舉此時禮闈試賦一字無差將知神仙預萌人事松但濡毫書之考試入格果第八人成名榜下授校書郎乃在五老之數號雛老以餌丹之故耳其年冬復回宜春都官鄭谷郎中時退居仰山松因謁謝焉（松卽學詩弟子）問及第事松對曰朝廷多事已來公道濫濁或以地望得之或以權勢得之或以趨附得之或以才藝得之或以賄賂得之亦有倔強得之鄭公曰子之編聯何自得在人口松曰座稱之御柳舞著水谷笑曰此意不是倔強得之耶

神仙雪冤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專權擅政害物傷人具載於妖亂志中此不繁述中和四年秋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往來悉令偵覘行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搆置取其裴氏劉下獄獻金百兩免罪雖卽脫於非橫然亦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日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蹤青鳥罷銜牋■■■■■■■■■■■■■從此蘼蕪山下過祇應將淚比流泉（其二）燭辭舊伴知何止鳳得新梧想稱心紅粉尚殘香羃羃白雲將散信沈沈已休磨琢投歟玉嬾更經營買笑金願作山頭似人石丈夫衣上淚痕深（其三）舊嘗游處徧尋看覩物傷情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畫眉窗下月空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河去住難莫道詩成無淚下淚如泉湧亦須乾詩成吟詠不輟一日晚凭水窗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疾骨貌昂藏眸光射人彩色晶瑩如曳冰雪跳上船揖損曰子中心有何不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具對之叟曰祇今便爲取賢閤并寶貨回卽發不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俠士也再拜而啟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不去蔓除根豈更容姦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室若今誅殛固不爲難實則愆過已盈抑亦神人共怒祇候冥靈聚錄方合身首支離不唯戮及一身亦須殃連七祖且爲君取妻室未敢逾越神明乃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之上叱曰呂用之違背君親時行妖孽以苛虐爲志以惑亂律身仍於

喘息之閒更慕神仙之事冥官方錄其過上帝卽議行刑吾今戮爾形骸但先罪以所取劉氏之妻并其寶貨速便還其前人儻更悋色顧盼必見頭隨刃落言畢鏗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懼惶惑遽起秉燭焚香再拜夜遣幹事齎金并裴氏還劉損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維虬鬚亦無縱跡耳

墜井得道

青社李老世業醫術善鼓琴自言得嵇康之妙藥肆中多延藝術之人龍興觀有道士伊祁立人或云數百年往來青社咸通十五年自京師乘黃犢回與李老有舊多來鋪中賒藥或乞酒貲妙玄悟不擲卦揲蓍以成卦而言休咎十中八九一旦謂李老曰今日卦兆旬日內有驚墮之苦如言莫大焉

秋七月十八日早自城北別業宿行草莽間誤墜大枯井中向五丈餘及醒定意思伊祁立筮卦強攀蘿而陟丈餘忽捫落一片石乃見一石竅可通身而入遂傴僂而前來百步竅廣身舒忽聞百和沈檀馥郁五色光彩旁列窗戶闘鑠三百餘所或赤或黃或白或黑皆金字標其門悉皆書州府之名約二十餘里出洞口回視洞門題云大唐玄都洞外有石橋寶閣瞰海連雲魚龍出沒於波濤日月回環於窗牖雲霞似倒島嶼如搭層閣排空風定而鸞鶴冉冉虹梁展處雨收而髻鬟峨峨恍惚不安蹲視閣內見一道士雪髯丹臉凭几揖顧旁又有捧琴執簫者李君乃稽首拜折而坐因顧侍者度琴而彈之李君乃奏廣陵散曲道士曰爾之製也李曰晉嵇叔夜感鬼神所傳道士曰感鬼神非也此自搆神思也爾以業障不暇憶故事叔夜卽爾亡來之身道士命侍者酌石髓曰此乃太行山中者爾乃飲之數也李乃飲之一杯訖覺襟靈和暢吐納馨香乃悉能記從王烈入山圖其石髓復憶忘石架之書如信宿爾遂致辭再拜曰某以業緣障魔矯妄身端不沖霄漢之由復陷輪迴之苦不因仙者宿昔何萌食頃雲雨異興天地昏瞑道士乃臨檻秉簡叩齒焚香忽覩一龍金色逼塞洞門自檻昇閣顧道士而入海去復覩海上隊仗鼓吹幢幡移時而沒道士曰此咸通唐王厭人間繁雜卻返故唐宮矣道士遂命牋管露刺李嘗見云大唐玄都王者抱朴子拜謁乃處分左右侍者俱從事謂李曰止此無東西吾

卽返矣亦自檻前飄飄入於海中李見道士座後題牌一架鐫以金字亦著州府之名李卽檢其青州字者往洞中尋青州門開之入丈餘下瞰平川州城廨宇定意覩贍乃青州也認其居止無差因覽未徧遽道士回乃返閣候爲逡巡道士回曰爾可歸矣李乃稽首願永爲事仙官不歸塵世道士曰何擅離此他適李乃啟曰實止此無他道士曰爾宿情未泯咫尺萬端是故孫登云才復於隱淪識劣於保身而更敘感鬼絕交人不堪矣是招不測之禍經云多言數窮此之謂也子之開鑠吾未之怒不實言深明枉如此去神仙之道遠矣李謝過叩頭乞賜金石之言用去死之通道士曰吾與弟子邂逅相遇不可令汝復受生老之苦乃受其八誡云知語繁之侵氣故杜口而忘其言知富貴之驕徵故枉屈而居下知名利之役身故隨時而舒卷知思慮之損神乃捐情而守一知喜怒之爲害故虛己而自持知酒肉之敗性故葷味而樽節知哀樂之損生故抑之而內保知情慾之竊命故忍之而不爲傳授畢道士曰能祛口是心非亦誠矜功伐■聞見彼過他短全忘徇利貪名汝能勤而行之去矯枉之辭乃小暇耳子能隨吾手指抽石架上素書來便是耕道得道獵德獲德李卽隨手依言抽之展視乃是療三十六種風白元子方論道士曰將歸配合徧療世人功滿此來願珍重自愛言訖李卽再拜揮涕不已道士曰石髓仙書俱得之矣何苦悵望乎吾非不能留子但亦陰功未滿俗態尙存可因此方論而

得度世間勤不怠吾當望也令侍者特將匙開青州門侍者令李閑日乃在青州北門及到家妻子除服矣乃乾符三載也遂請專配合其藥急施於人無遠近高下與之自後商徒以爲貨物歷江南塞北救療無不痊愈也數年來不喜聞食氣乃斷穀多止精舍因訪城北枯井昔日蹤跡一且醉至暮不歸自此後得路而仙去矣

政及鬼神

賈客林道恭不知何許人也貿易往來江淮因過馬當廟遭風沈溺財貨脫命登岸咨嗟未已覩一叟翩然而來問其緣由道恭具事答之老人曰此遇者馬當神也足下曾知淮南令狐相公否此人正直通神見主陰籍若能陳述必得雪之道恭竟往淮南投狀相公覽狀判付承事官孫肇急往追之孫肇乃宣城人也受得判頗甚憂戚因問道恭具老叟之言孫肇依言至廟焚香啟祝之次覩金壁背座後有一人身長丈餘衣紫衣戴金貼帽子手持骨朵半出而言曰但請郤返吾當自來語孫曰謝遠追呼不無費用有錢一百千來夏請於本管宣城取之今可遣買一盤漿來孫依言置之神前神卽手執漿水誦神咒訖謂孫曰能療天行赤眼人取一環言訖孫卽於[redacted]於瓶器之中神卽遜重而影滅孫還淮南至府門[redacted]見廟神紫綬金章迎前而立遂相將訪內閒見相府相府責曰君爲廟神受奠享爲福佑翻損舟船特此追邀在實分擘神曰雖居廟食專切修持遇行正直者保往還安

流見爲邪僻者俾風波没溺相國曰此事是爾掌之何没他賈客鹽貨神曰向者賈客林道恭擕石膏末攪雜鹽貨欺負神明是非便請速返廟堂神卽磬折而没孫肇來夏返宣城果遇一郡人悉患赤眼以其咒水點之僅千餘人應手除愈凡欺心意者豈欺神明乎

、棄官遇仙

楊內侍忘其名授東川監軍判官罷後於緜竹置家天祐中泊入蜀聞說羈縻北司消息甚濃楊遂不辭知舊而竄至州憂戚惶駭頃刻不可過因縱步市中閒開場戲笑遂往觀焉俄見一叟衣大白裘揖楊曰覩子之貌憂色可掬楊具對之叟曰小事耳此地如有舍可稅一七日然可他適雖露顏狀無異乃拜而詢之曰今便可假舍矣擗掠丈餘其紙三數百張凡孔隙悉令塞之不令通風內置榻取便不獨今來變其形兼俾他年獲其子息楊聞欣喜再拜致謝於叟曰某今奔迫出城行李甚困此地寸乏知識何以奉酬叟曰子在難中不須是說吾方營少錢鈔以贈子但覓其金訖可置水銀來乃入甘鍋子內藥二丸烹之俄頃出秤之銀一斤無少剩矣叟曰子少年禁中嘗括數人命有此少功積惟宜傳授子得之可用救人急難勿蓄家財矣楊乃拜伸弟子禮遂書二十八字後云五色雲英生海月能飲南方赤龍血生冷宮中住雌雄紫金臺上凝霜雪別有隱祕不形於文默以口授取藥三粒付之曰入室服一粒經三日服二粒經七日服一粒過

郎暇參等湯藥力盡郎思食楊依其言日滿將出見叟書門上云功滿他年青城相見楊乃自■得路歸緜竹到家滿領生獲妻僕不識後果有數子復魚姓爲數年後青城訪其叟無蹤跡耳

負債作馬

崔寓清河太師安潛之後父時光啟年至鄭州尋親乃值淮西士馬不歸輦下遂至湘南徧歷重雖多行惻惆行市之內生舉之間或有信則歸還或無行則抵諱長沙中有主店人封八郎自崔取銅錢一百千分拆之後因循不還崔亦不迫促乃至十一二年內崔宅夜闖叩門甚急伺之不見有人如是再三崔纔寐夢與八郎坐見說欠負事俄有黃衣使者持牒言曰封某負銅錢一百千爲馬十五年封自坐化一紅駼馬跳躍嘶鳴下階望廐而去崔不覺闖僕者報馬生一紅駼駒自後崔乘十五年無起臥驚驟之苦他人馳驟必擺頓驟失或羈絆偶脫長途所使盡力追隨無計而得崔每呼封八郎即泯耳低頭而歸廐中余目擊故錄之也

掠剩大夫

陳留劉令咸通末罷秋自京抵三峰訪舊知懇華陰令旅才旦見一人馬導從亦入客館劉疑是節鎮替移修名謁爲見一人衣紫腰金神清貌古相揖而坐紫衣謂劉曰知足下善畫駿馬服姓名久矣此際欲煩畫二馬閑觀儻不賜阻當以厚賂奉酬劉未及對左右已持裝綵至前劉即依命畫成置於紫衣坐前紫衣歎曰飛兔紫鸞不可過也乃人間之絕工矣若能爲髆肘加徽耳鼻添毛睥光飛色而射空馳掣焱而覆地此始謂之天馬可以獻於上帝表其臣心劉令乃依命添之紫衣謝曰相識否劉令曰未知君名位紫衣曰吾乃天下掠剩使李大夫也往再人間五百歲矣覩麤蠢益願得均平幸聞駿骨奇毛得以闡天逃續遂修表獻之云玄都大夫天下掠剩使臣李鼎貢天馬二匹右臣某言虔奉天恩委司人事執顯晦之衡鑽掠食婪之羨餘今幸無曠遺略得言逃塵寰跡遯常頃向日之心歲月遷移合議闡天之貢前件馬誠因變化孕自涵濡房宿四星寥穴之光芒失色周王十影瑤池之蹀躞寧陪因施丹臒之能宛被素玄之妙足用彰其素志裝以立功騰驤可馭於風雲驅策候昇於霄漢雖作土貢路陟天衢說瀆天顏伏惟云云俄忽毛骨駿異踴躍嘶鳴遂卻使持其表控其馬乘紫霧昇青霄俄頃使回執天判而下曰李某損有餘而奉不足行道也既明折中方議褒稱立功未滿於三千清秋遽延於五律前志越同上仙符到奉行爾宜從命紫衣焚香秉簡拜恩訖致謝於劉令曰不因足下手筆何以致此天恩遂修緘請於上都峨嵋廨院主事僧請一房支錢先寄五百千以酬繪綵之功度書於劉劉即跪受紫衣辭出如拏風雲倏忽不見劉如夢醒移時書至寺僧云其錢已經三世闍黎其錢貫索朽爛點檢只及四百四十千卽交劉未發閒僧偶犯禁金吾繫之納贖六十千方止後

劉令歷官一十二享壽百歲餘棄家入華山自後不知所止矣

鐙下閑談卷上

第一二三 96版

燈下閑談卷下

驛宿遇精

襄陽軍衙小吏歐陽訓稟性凶猛每遇凶怪宅宇輒造之無不除絕矣因使出嶺外經新林驛驛吏曰此驛有精靈舟車往來者不得安寢則未有害人訓喜聞之是夕昇堂明鐙而坐夜色未分忽見一女子濃妝茜服行步徐徐言詞款款自東序而來吟曰月明階悄悄影隻腰身小誰是鸞翔人願為比翼鳥揖訓而入訓謂此必精靈乃命坐杯酒詰其姓氏女曰世業醫術妾功產乳空度閨房積有年矣祖禰悉解羣飛禰是往來神魂鈍濁就枕而多成魔魅接言而悉見荒迷年代既深遂傳摭實今幸遇君子得以論心願采精誠更不疑

因妾有催生妙藥君子得無用乎訓然之遂於裙帶開取貼之度與訓曰燒灰為末酒服之女謂訓曰容色鄙陋有玷君子與君薦歡少刻妾身永為幸矣不然必罪及妾耳訓懼為魔魅數四不允女復曰今幸得接英姿況非舊契豈敢相託訓因不免就席而已再飲訓既執酒女擊盤歌曰飛燕身輕未是輕枉將弱質在嚴扃今來不獨同鴛枕相伴神魂入杳冥女與訓語笑相合乃滿飲數杯其女似醉訓入房取劍揮之忽變一飛生蟲為兩段耳驗其左翅下無毛後開藥視之有飛生毛數百莖後襄陽親識閒有生產者以一莖燒灰酒服之有驗自後驛中無有其怪耳

湘妃神會

濮陽人光啟中以中原喪亂兵革競起自上蔡將命嶺嶠經於湘邑駐泊有博陵崔渥自蒲坂相次而至於宴席中會遇情甚相洽因以為友博陵曰此地歲稔人安且可寓乎濮陽曰然乃同寓於湘邑但有一山可玩一水可游常挈杯觴靡不經歷春末因謁二妃各題一絕濮陽曰目斷魂銷正悄然九疑山際路漫漫何人知得心中恨空有湘江竹萬竿博陵曰萬里同心別九重定知涉歷此相逢誰人翻向羣峰路不得蒼梧殉玉容翌日登眺江亭又各賦長韻濮陽曰檻外征帆次第行漁歌偏唱竹枝聲荷翻水面貫珠碎柳颺灘頭綠綫輕戀隱九疑忘去處淚經千古轉分明寥寥日暮雲空淡應為嚴妝廟貌清博陵和曰閒步江亭駐客行殿臺高敞杜

鵑聲風生屈宋魂飃散兩過英娥恨亦輕春筍亂穿階蘚缺晚霞旁襯野花明翠華不返蒲關去鴛鷺數行松韻清興闌日暮各歸旅舍忽見二青衣自山而來容質夭妍言辭俊雅謂曰妻家娘子令來傳語二處士知題詠詩篇經於莊側幸一過訪無以疏閒二生問娘子誰氏青衣曰莊至此二三里頃刻必知生自謂必風塵之家也因從青衣而行可三里見門庭華盛非凡俗所居須臾行至殿堂玉軸珠簾見二女雲鬟時妝坐於殿內左右侍者皆類於宮娥有朱衣使者曰此舜帝二妃廟貌在此二子則肅拜如臣禮二妃曰妾舜之妃與處士不相君臣乃答拜召升階坐於殿側命備飲食次問行止各以真對時一更矣妃曰今夕二君子相訪不可不成

一筵今召吳王西施紂君妲己桃源洞仙子洞庭龍女來邀巡諸女侍從皆至妃前各拜敘云云二生退立不敢仰視妃謂青衣曰引諸女伴見二處士各拜禮畢命坐飲酒數巡酒饌皆珍美器用皆瓊瑰不可殫述妃謂曰妾以舜帝巡狩竟絕歸期歿於湘川凡數千載自立祠廟往來有篇詠者詞多戲誚不近風騷或將雲比翠鬟或以花伴丹臉罔知至理罕造玄微如君子一絕乃光前後耳乃吟曰何人知得心中恨空有湘江竹萬竿如此吟詠久而不已諸女聳聽皆稱善濮陽止於撝挹飾謝不敢多言妃曰感君子之製今夕故令召耳說淑景和風鳥唬明月盈各賦詩乎諸女曰敢不聽命乃索紫毫碧牋二妃各賦詩一篇曰鸞輿昔日出蒲關一去蒼梧更不還若是不留千古恨湘江何事竹猶斑又曰愁聞黃鳥夜關關爲納春來有夢還遺美代移刊勒絕唯聞留得淚痕斑西施詩云方承恩寵醉金杯豈謂干戈驟到來亡國破家皆有恨捧心無語淚蘇臺妲己詩曰歡樂平生自縱心武王兵起勢難任自茲宗社傾危後方悟當時酷暴深桃源仙子詩曰桃花流水兩堪傷洞口煙波日漸長莫道仙家無別恨至今垂淚憶劉郎龍女詩曰涇陽平野草初春遙望家鄉淚滴頻當此不知多少恨至今空寄在靈姻濮陽詩曰常說仙家事不同偶陪花月此宵中錦屏銀燭皆堪恨惆悵紗窗向曉風博陵曰春鳥交交引思濃豈期塵跡拜仙宮鸞歌鳳舞飄珠翠疑是陽臺一夢中詩畢時已四更酒闌歌闋謂二

生曰已令青衣各設一院以奉巾櫛更無飾讓二生拜謝訖而出妃子引諸女入於宮內二生隨青衣宿於院內裀褥服玩靡不華鮮酒酣睡濃不覺迴曙驚覺一無所見只有二青衣泥塑侍側乃覺宿於二妃廟廊廡間因思寐中與青衣交感驚懼走出廟門退歸旅舍唯有青衣數日中二生往往於寤寐間會遇後歷嶺表入南海夢中相別涕泣而去不復寐見矣

升斗得仙

李相公珏鎮楊州日夜夢長衢而行見一金字牌屹於路左觀者架肩接踵遂詣看焉金書云淮南道楊子縣李珏得仙珏遂於牌下久而不去俄見一羽衣乘鶴自天下爾是何人敢當此立珏啟曰是淮南道節度李珏今覩金牌有字言珏得道是敢當此而立羽衣曰非子也淮南道楊子縣李珏三代販春糠粃心不忘道陰功數滿運偶昇天上帝遂降金符金字預示上下神祇言訖昇空而去珏夢覺將旦令左右徧於坊郭府縣尋訪並無李珏忽示楊子縣檢舊簿籍糶糴行有李珏遂差人訪得李珏年六十爲與府主同名更之見係糶糴行相將詣於公府珏具公裳命左右策住設拜恭禮以父兄禮詰曰三代販春糠粃不棄糶糴悉令他人執升斗自致豐盈之因復振飢寒之人公歎曰三代販春陰功猶著數年莅事功德蔑聞莫若自知尚虞天譴敢言曷不慙乎未逾月其人白日沖天是時文儒之士著李珏白日沖天詩十有

六七是故相公詩曰金字空中見分明列姓名三千功若滿雲鶴自來迎要詧貪惏息將萌寵辱驚知之如不怠霄漢是前程幕吏上相公詩曰同姓復同名金書應夢靈彼行功已滿此德政惟馨中國爲元老遙天是昴星將知賢相意不去爲時寧餘詩不錄耳

行者雪怨

韋洵美先輩開平戊辰歲張策侍郎下進士及第受鄭都辟焉乃挈家中所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殊麗纔達臨河令女使賚二百匹及生餼事事周備而露意焉生悄然進無所容足遂令妝飾更服修緘獻之素娥姓崔氏亦良家子韋未第在大梁日酒禮聘之善談諧筆札乃曰賤妾身事君子願永爲箕帚何期中路遽離別乃取牋管收淚書之曰妾閉閑房君路岐妾心君恨兩依依魂神儻過巫娥伴必逐朝雲暮雨歸洵美覩其製述亦書一絕贈之曰別恨離情自古聞此心雖舍意難論承恩必若須時服莫使沾濡有淚痕生乃不受辟悒恨而奔乃速渡河昏黑至一寺憩焉假僧榻而寢長吁而吟曰四壁忙忙蟋蟀聲背鐙欹枕夢難成人間有此不平事何處人能報不平復吟之次寺有行者繫傑衣褐排闥而入揖韋曰先輩萬福心中蓄何不平之事韋具語之行者曰適聞君吟何處人能報不平吾雖不才願報不平之事款然出門而去韋不敢寐坐至三更忽見擲一皮囊入門中乃貯素娥而至侵曉聞其寺僧言在寺打鐘苦行僅二十餘年自

此不知所之韋亦遁跡他所

獵豬遇仙

泰山獵人亡其姓名因射趁一豬中其髆逐之入一石室三十餘步失蹤門內有人宣言曰何人敢射仙家豬付獄償死復又聞傳曰豬既不死便當赦之俄見內列朱門粉壁絳節霓旌瞥見一人羽衣星冠執帚而立喝曰下域人緣何輒至蓬玄洞天玄元皇帝之宮獵人即拜具述寫逐一豬失蹤至此執帚曰此乃仙家豬不可見也吾乃魏朝尚書王輔嗣雖名處眞仙謫居朝職無何還其才智攻乎異端爲誤道德經爲因果之理譴責至今未滿況老君何可容易得一窺否子宿有道緣未滿復又爲罪障引汝略窺者君速宜積行遂引至一殿於金隔中仰窺見老君當殿而坐百萬神仙正當朝集諸衞擁其後五帝列其前問執帚曰諸天神仙首者誰曰廣成子三十■■眞官首者誰曰張道陵會朝退觀臺基欄檻並金玉爲之徧地遙天錦繡而已俄見鼓吹優倡鑾鵠幢節鬧仙子數人自空而至殿前獵者復問著語者誰曰黃幡綽導引者誰曰黃玄鍾復問通曰次排董雙成奏雲和笙其詞曰浙瀝復悠瑢諸天樂府宗愔愔形類鳳冉冉勢從龍片觸崚嶒碎聲飄列缺重不辭歌一曲此會信難逢詞畢樂退執帚者曰可返勿候請者至累吾復受譴責矣獵人拜辭尋舊徑而還顧石壁孱顏林木森聳歸家詢時代已十二年矣

夢與神交

史松先輩鄭滑人也因試春官下第薄游荆州天成丁亥歲冬末到武陵謁舊親戚憩於豐州門外旅店是夕鐙下修刺畢忽欠伸就枕纔寐見一人紫衣服髯鬚多行步迅疾入揖曰大王傳語秀才適覽入地界狀報方知秀才特至武陵賴便咨屈幸希過訪無阻情誠松乃相隨出門遽促上馬呵殿而行可三十餘里路途相繼傳達俄到一朱門下輿傳呼王來見一人被王者之服玄冠揖而偕行乃昇殿而坐王曰寡人據此土地數百年來況忝正封竊號王近南楚國土應天順人致論議安濟封冊切知足下懷才抱器識禮知書輒■邀延望爲譔染謝讓上帝表章可否松曰小儒末學藝寡才微前年請解滑臺■書魏闕穿楊箭短點額痕深雖此南游

郎謁西上不讀大王行狀難述上帝表章乃令取後漢列傳及冊函前後名公祝詞一一展視松松方悟名與王同起口曰修製不敢推延但緣名將犯諱王曰幽顯殊途且非家族松乃再三乞更名王顧左右傳語文籍司可啟暫假已去登科記來逡巡取到檢尋內有史邑成名王曰松邑不離聲韻得非將來乎松拜而更之乃操觚染翰表成呈於王同具冊號右臣聞生爲國珍歿當廟食前文備載往哲所標苟非正直以流芳曷得蒸嘗而受享臣名傳史籍威襲遐陬佐漢之功業炳然在楚之明靈著矣一昨戊辰年楚國王興師取武陵日以雷氏既違庭訓人負親盟臣於此時略施陰贊向明背暗喜聞英傑之言助順摧凶未爽古今之理武陵尋當銷解雷氏亦許遁逃是致南楚國王議改封冊敬陳義事致讓於天（中謝）臣謹者別行陰騭圖護封壃使一州無鼠竊狗偷保三楚常風調雨順遇適乞而專行戮勳逢公忠而敦固行藏自然上答穹蒼不負封冊云云王覽訖曰表雖至嘉書誰得妙復言曰文英大師廟見閑通願左右將寡人所乘龍駒傳語命來夜至三更取到王謂大師曰寡人正受封冊適命史先輩修製表章闕人繕寫且師之名號上帝知之有此相煩無憚來修脩公稽首而白曰文英師號豈敢當乎王曰師再西去必當受之何訝預呼也公遂攘臂書之畢王覽曰筆妙詞清光前絕後脩公與史且昧平生但相揖而已王遂令左右備盤餚於寢殿女樂前後數部陳設炳然煥於人間生

遂獻王夜宴詩曰妙樂佳人數步隨殿堂高敞盛威儀鳳笙品弄檀唇散鼉鼓喧鍧錦袖垂寶帳珍華光煦灼珠筵花燭影參差酒酣回顧清歌妓粉面皆言某在斯主覽賞歎再三遂示脩公脩公曰又覩先輩贈獻大王高作豈貧道不銷先輩長歌藝薄豈可稱揚作者何惜濡染乃作歌而贈曰眞蹤草聖今古有脩公學得誰及否古人今人一手書師今書成在兩手書時須飲一斗酒醉後埽成龍虎吼風雨吼兮魍魎走山岳動兮龍蛇鬬千尺松枝如蠹朽欲折不折■巖口張顚骨懷素筋筋骨一時傳斯人斯人傳得■通神攘臂縱橫草復眞一身疑是兩人身歌畢酒遂各辭王曰莫訝是請各有家國緣吾師勿倦半■之中幸勸還免十年之外屠劊秀

才無辭吐鳳必使登龍各欲厚遺珍華但慮欲爲禍害將來之事不欲明言辭謝出門分路而返夢覺五更初矣生披衣待旦攜刺入城遂至開通且訪脩公之院公出未開於案上書出余夜來之歌及相見皆話夜來會遇之事二人便如曩契更不欲傳於人矣

易卦知僧

僧雲涉長沙人也幼歷大潙山門參禪外學易光啟年夏徧游嵩華回商山道中見一人身貌魁偉負空擔一條以繩繞兩頭同行數日雲涉詰曰長者行李負空擔何用又不擔物答曰有者卽擔無如何擔雲涉不能對問涉曰吾師杖頭結何文書答曰筮卜書槪往蜀中開易道人曰僕近蜀中來蜀自嚴君平後少人知易師切於師問依吾指一徑而去勿憚遠近必遇奇人雲涉至依言而行歷水涉山衝風犯雨行兩餘月日其徑微微望遠百步虛見似一人非人靠一枯杉而坐雲涉行將近其人遂乃入一草庵之中雲涉至庵側整頓衣被聞內將錢擲卦之聲卦成曰蒙之師復移時聞消停卦曰宗廟丙寅動木世在丙戌土應在戊寅木曰童蒙求我我求童蒙師者師貞丈人吉無咎君子以容民畜衆且寅木伏癸酉金來酉字有木邊作目移三點其旁卽湘字也世歸戊午火七日卦東南方荊湘人也世丙戌土伏癸丑土來屬陰飛伏相刑八月卦建酉酉自刑又屬陰此毀形之人可是僧也既相刑剋來應不反卽云乃吾弟子自湘南來也雲涉何

斷卦畢遂入庵中見一女子道士結草爲衣狀雲帔遂問雲涉曰何由至此答曰幼攻易道未遇奇人乃自湘中游歷京闕因自商山道中遂至此得遇仙者喜抃交深又問何人指示此來涉具對之女眞曰識此人否對曰雖同行數日未知姓字曰此乃華山學士王生乃俠客之祖亦吾學易弟子近此自去便輕指示生來來甚當之因留涉坐細論易道飛伏微妙之理曰吾師不可久住此間便可速歸湘楚有人問易當爲決疑便是陰功延其夏臘涉稽首致謝問曰願聞師之姓答曰吾乃商山李五姊也涉辭之遂歸湘外栖止道林於易道之高下所仰

代民納稅

鄭冠卿上都人也昇道諸房乾寧初授臨賀縣令考滿於桂林禮辭因阻兵未還輦轂夏日偶游栖霞洞遇道士立於洞門納涼因揖入內數十步坐磐之上列綦局酒壺而已旁有二童子衣青執笛道士揖鄭而坐問以子自何而來得至於此冠卿曰日來除授考滿將回又問曰業何道藝曰雖承蔭緒罔讀禮經蠡識官方因議參選又曰子不聞漢典以尊經方仕又復聞鯉趨過庭訓以詩禮既不讀何異面牆而立是無所覩也又聞學而優則仕既無所知何以仕也冠卿曰既奉明教卽習學也道士曰何異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是故傳說云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又曰於學外何好曰少小學笛頗得其妙道士因就青衣取笛度與冠卿吹

之玉笛之手因舉杯道士對飲顧執樂者聲樂久而方畢道士相顧曰得不謂之聾俗冠卿曰樂知遇神仙自目注酒壺不移道士謂曰爾思飲乎遂倒壺傾之不出因滴瀝杯中冠卿飲之二道士因覩牋毫在旁乃賜冠卿詩一首倏忽而來甓少留凡間風月已三秋趨名競利何時了害物傷人早晚休爵極累成爲世謗貴榮過卻與身讎君看虎戰龍爭者幾樹白楊飄隴頭名利教疏便可疏俗情時態莫隨人寶律歷三回換仙洞光陰數息餘應信令威曾化鶴亦知莊叟美游魚不緣過去行方便那得今來會碧虛既各贈詩冠卿拜而受之特辭道士因問子在官時行何好事冠卿答曰自度無能常行惻惻每見貧民有租稅不遂者嘗出正俸錢代而納之行草野見暴露不葬者卽解衣裾爲瘞之道士相顧曰是此特得遇吾也能常行不怠卽不在知詩禮也方今四海區分諸侯角立無非重斂以贍強兵是天使然不由人事古者爲政尙寬簡務儉素不衒聰察不役智能昔宓子賤得之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不出閤而東海之政成子不聞王喬許遜辛天下什一而稅復能飲■食築今之十九而稅又直徇利貪財子儻不爲官復卽林野則可保其天年不然則天枉矣道士曰可返冠卿辭出洞復舊路而歸至路口見二樵者問曰洞中酒樂何比俗屋冠卿曰酒不多飲樂且少聞樵者相顧曰此遇同不遇也然神仙不可力致此遇亦由過去多生行方便也今生天年固無減折再問識此神仙否冠卿曰不識曰日華月華赴南溟之宴居此憩焉言畢十步之間已亡二樵者冠卿歸家驚喜三年何處所止服已闋矣後冠卿不慕名宦退居馮翊一百四歲無疾而卒

僧智作虎

桂州延陵寺僧延遇俗姓黃名彥未作僧時爲西南城外界子所居士名總纜渡同集居人立一義社彥爲社長每遇春秋時祭三王乞福甚有應感無何歲久用過衆錢十二千遇祭時算其錢重立誓曰若私用錢者後身當爲畜類彥因秋祭大醉喧於廟庭指射其錢而散歸迷其路宿於草■■■■三鼓而有神喝曰天符下黃彥用過錢一十二千可爲虎一十二年遂脫其衣服以皮令二鬼擁挾而行由是村落捉猪犬之屬並依二鬼所使每日有食草穢泥土有食蝦蟆蚊蚋數年後有鄰人於谿水中見彥在水中浴但露人首而行語曰我爲虎尙欠三年你勿懼我我不害爾我爲誑罔神明使過衆人布施功德錢我當別無奉酬來日於此樹下輟所食猪以奉遂化爲虎而去鄰人志其言來日果往樹下取其猪乃見一少年伏地衣裳損破久而方甦言被一虎曳來於此鄰人訶之後年限滿夜遇一僧衣帔頭毛雪色持錫斷其腦骨逡巡皮解毛落戒曰汝便爲僧修■■■愼勿違犯齋戒爲僧之後欺罔衆生盡劫不復人身時二鬼相隨二鬼稽首白云亦願乞度脫鬼趣授以三皈五戒而沒見其爲人衆於草莽間身體垢膩酸疼亦髁無衣妻子驚歎將衣隔戶拋

與親識鄉里畢集言爲虎之日禽捉者悉見畜之形爲是人形者如談有驚土地決鐵杖一百後患左毛大指伸言爲虎時夜行至慕化縣食一不孝被里人襲逐打損前腳大指後人延齡寺見白衣菩薩發願化人修殿揭尕離於桂林寺三十餘年俗號黃大蟲天成中方卒

神索旌旗

陸侍郎扆累代登庸三使吳越藩鎭仰縱橫之辯朝廷欽響詩之詞開平末冊吳越王登青州兩日忽白日天地斗暗雲雷驟起雨若盆傾浪如山屹千虬萬獸湧躍波間劍首鋸牙俯臨船畔忽見一人伏劍曳履朱衣玄冠入船問侍郎何在公乃秉簡前來揖曰龍王傳語侍郎久欽令望未挹光容颯

有情誠略須聞達寡人以陰功疊著帝命冊封爲闕旌旗尙稽拜受令承經歷須致吝析幸無見阻來人旌節便希分付侍郎曰旌節國信錫賚藩侯若獻大王是虧臣節既去復來曰王傳語侍郎近奉上帝誥命合具吝呈覲一幅白麻鏤金大篆曰錢鏐强據數州得膺吳越二國之封只將暴性以臨民未見陰功而及物金德若須其專命水府宜滯於行人云云帝命如斯請詳事體讀訖腥羶之氣滿船內音樂之聲徹座間前■而隊仗如飛後顧而旌旗已失俄然烈風迅雷昏黑莫辨瞬息之間天地朗然已達錢塘矣餘事更不錄已在別書載述之耳

崇禎甲戌借葉林宗本錄仲昭所書

七月初二日孱守居士

崇禎戊寅得於書賈吳姓者價用六分

十二月初十日葉石君

鐙下閒談卷下

鐙下閑談二卷不知撰人名氏前有云館閣書目載鐙下閑談二卷不知作者載唐及五代異聞陳道人書籍鋪刊行二行今館閣書目久無其書廣記未宋曾慥類說在戎幕閑談祕閣閑談牧豎閑談國老閑談之中天啟刻本有目而無書鈔本類說有之止桃花障子白丸子方二條字句刪節然文筆蕪宋頗似唐小說大約宋初人猶書於五代時也此本孱守居士鈔本出自葉林宗藏罟里瞿氏錄副授梓脫文訛字甚多另一鈔本出江鄭堂先生幼時手後有錢聽默手跋二則取以相校脫文未補閒證訛字與此本猶魯衛也閱者諒之歲次強圉大荒落吳興張鈞衡跋

林下詩談

淸閒供

林下詩談

闕名

范靖同妻沈氏。坐後園。觀酒翠池。又上洗心亭。共案筆研爲映水曲。沈氏先成曰。輕鬟學浮雲。雙蛾擬初月。水澄正落釵。萍開理垂髮。靖奇之。不復敢作。沈氏小字滿願。

王淑英婦。劉孝綽之妹。幼有詞藻。春日淑英之官。劉不克從。寄贈以詩曰。粧鉛點黛拂輕紅。鳴環動佩出房櫳。看梅復看柳。淚滿春衫中。時人傳誦之。

廣玄度江。見一婦人屍。收葬之。夜夢在一處。如深山中明月初上。清風吹衣。遙聞有吹笙聲。音韻縹緲。忽有美女在林下自詠云。衆府參差曲。清宵次第聞。及就試。得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題。用夢中語作第三第四句。竟以是得貫舉進士。人以爲葬婦人之報。

鄙嘗謂高達夫燕歌行。千載稱之。第一篇皆三韻一換。獨鐵衣遠戍下五韻。差不稱耳。頗數聽聲戲收曰。邊庭飄飆那可渡。絕域蒼茫無所探。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征柝。却佳。

齊凌波以藕絲連蜻錦作囊。四角以鳳毛金飾之。實以辟寒香。以寄鍾觀玉。觀玉方寒夜讀書。一佩而徧室俱暖。芳香襲人。鳳毛金者。鳳凰頸下有毛若綬。光明與金無二。而細軟如絲。遇春必落。山下人拾取織爲金錦。名鳳毛金。明皇時。國人奉貢。宮中多以飾衣。夜中有光。惟貴妃所賜最多。裁以爲幃幙。燦若白日。

子瞻在惠州。與朝雲閒坐。時青女初至。落木蕭蕭。悽然有悲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歌喉將囀。淚滿衣襟。子瞻詰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艸也。子瞻翻然大笑曰。是吾政悲秋。而汝又傷春矣。遂罷。朝雲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終身不復聽此詞。

楊炯初見鄭羲所。誦其姪女容華臨鏡曉粧詩。鄭大擊節。後誦己作數十首。鄭皆曰不如首作。炯爲之汗背。容華詩曰。啼鳥驚眠罷。房櫳曙色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粧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方未已。欲去復徘徊。

貞元中有周存者。性喜放生。嘗放一鯉魚。戲爲詩。極佳。陸氏稱之。末云。倘若成

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既成。苦于無結。忽憶鯉魚詩。因改二字云。倘若從龍出。還施潤物功。遂得通籍。

清閒供

歙縣程羽文遜臣著

刺約六

一曰癖。典衣沽酒。破產營書。吟髮生歧。嘔心出血。神仙煙火。不斤斤鶴子梅妻。泉石膏肓。亦頗頗竹君石丈。病可原也。二曰狂。道旁荷鍤。市上懸壺。烏帽泥塗。黃金糞壤。雖落而風雨驚。嘯長而天地窄。病可原也。三曰懶。蓬頭對客。跣足爲賓。坐四座而無言。睡三竿而未起。行或曳杖。居必閉門。病可原也。四曰癡。春去詩惜。秋來賦悲。聞解佩而踟躕。讀遺釵而惝恍。粉殘脂剩。盡招靑塚之魂。色豔香嬌。願結藍橋之眷。病可原也。五曰拙。學拙妖嬈。才工輕欵。志惟古對。意不俗諧。飢資字而難醫。田耕硯而無稼。螢身脫腐。醯氣獨酸。病可原也。六曰傲。高懸孺子半榻。獨臥元龍一樓。鬢雖垂靑。眼多泛白。偏持腰骨相抗。不爲面皮作緣。病可原也。

小蓬萊

蓬萊爲仙子都居。限以弱水者。蓋隔斷其囂塵濁土之風。然心遠地偏。卽塵土亦自有迥絕之場。正不必侈口白雲鄉也。

門內有徑。徑欲曲。徑轉有屏。屏欲小。屏進有階。階欲平。階畔有花。花欲鮮。花外有牆。牆欲低。牆內有松。松欲古。松底有石。石欲怪。石面有亭。亭欲朴。亭後有竹。竹欲疎。竹盡有室。室欲幽。室旁有路。路欲分。路合有橋。橋欲危。橋邊有樹。樹欲高。樹陰有草。草欲靑。草上有渠。渠欲細。渠引有泉。泉欲瀑。泉去有山。山欲深。山下有屋。屋欲方。屋角有圃。圃欲寬。圃中有鶴。鶴欲舞。鶴報有客。客欲不俗。客至有酒。酒欲不卻。酒行有醉。醉欲不歸。

天然具

砍柏成門。牽蘿就幕。山家眞率。多自有天種天然具也。

楡莢錢　柳線　芰荷衣　秧針　竹粉　蓮房
桐葉箋　蕉扇　松拂　荷珠　苔茵　鷄蘚帶
蘭佩　碧筒　蒲劍　柏子香　瓠瓢

眞率漏

柝鳴永巷。寒過徹。聲熱鬧寒。總不入高人之事。惟是一頃白雲。橫當衾枕。數聲天籟。代我麗譙云耳。

蛙鼓　子規啼　竹笑　鐵馬驟簷　砧杵擣衣　蛩啾唧
鶴警露　松濤　雞唱　石溜　雁過　犬聲如豹
鳥鵲驚枝　莎雞振羽　鐘遠度　魚躍浪　蚓笛

鳥言

春日不第喚遙情。驚幽夢。對此正勝與俗人言也。

姑惡　鉤輈格磔　提壺盧　脫布袴　不如歸去　行不得也哥哥
雲韶部　鳳凰不如我　得過且過　布穀　泥滑滑　都護從事
婆餅煎　莫損花

棋能避世

湯武征誅一局棋。波波劫劫。究竟何在。不如借此一枰。剝啄聲寒。聊消永晝也。

坐隱　橘中樂　爛柯　手談　勝固欣然敗亦可喜
賭墅　姑婦夜局　徵餅餌牛酒　妄恚　河圖數　讓老夫一着
握中一子　觀法　木野狐　仙奕山　蛻龍牙　竹下
十二卜　閉目應著出人意表

醉王考績

酒德有頌。酒功有讚。繫銜醉王。空洗酒乎哉。漫爾條列數事。乃知麴生故自奇也。

斷送一生　中聖　掃愁帚　澆書　上頭　破除萬事
歡伯　釣詩鈎　輭飽　擒奸　輔邪　百樂長
著地勝

睡鄉供職

睡鄉安恬無夭札疵癘。高行之士分封而處。未許忙人供職也。

化蝶　腹便便　曲肱　南柯郡　象耳山　邯鄲道
黑甜　遊仙枕　北牕　白雲堆　一厨　混沌譜
攤飯　兩腳棋盤　麯櫱界　東牀　華胥國　鈞天樂
黃嬭　蓬萊第一宮　百尺樓　西堂　陽台

十七醫

慧日禪師作禪本草。普度世間。但其味沖淡。服者多無恒。因嚴備十七治云。

省費醫貧　苦心醫賤　聽松醫餓　栽雲醫冷　嚼雪醫熱　彈琴醫躁
安分醫貪　量力醫鬥　參禪醫想　獨寐醫淫　鳥啼醫夢　面壁醫動
焚香醫穢　痛飲醫愁　廣交醫寂　遠遊醫僻　讀書醫俗

四時歡

日月跳丸。忽忽如夢。加以名犇利競。膏火自煎。祇令人嘆蜉蝣耳。夫鳥飛花落。日前光景。爲歡自饒。七尺我身。定有安排處也。

春時

晨起點梅花湯。課奚奴酒掃護階苔。禺中取薔薇露浣手。薰玉䗪香。讀赤文綠字書。晌午採筍蕨。供胡麻飯。汲泉試新茗。午後乘款段馬。執剪水鞭。攜斗酒雙柑。往聽黃鸝。日晡坐柳風前。裂五色箋。集錦囊佳句。薄暮繞徑灌花種魚。

夏時

晨起芰荷爲衣。傍花枝吸露潤肺。禺中披古圖畫。展法帖臨池。晌午脫巾石壁。據匡牀。讀齊諧山海。倦則取左宮枕。爛遊華胥國。午後刳椰子盃。浮瓜沉李。搗蓮花飲碧芳酒。日晡浴罷。硃砂溫泉。擢小舟垂釣于古藤曲水邊。薄暮籜冠蒲扇。立層岡看火雲變現。

秋時

晨起下帷檢牙籤。挹露研硃點校。禺中操琴調鶴。玩金石鼎彝。晌午。用蓮房洗硯。理茶具。拭梧竹。午後戴白接䍦。著隱士衫。望紅樹葉落。得句題其上。日晡。持蟹螯鱸膾。酌海川螺。試新釀。醉弄洞簫數聲。薄暮倚柴扉。聽樵歌牧唱。焚伴月香。壅菊。

冬時

晨起飲醇醪。負暄盥櫛。禺中置氈褥。市烏薪。會名士作黑金社。晌午。挾筴理舊稿。看晷影移階。濯足。午後攜都統籠。向古松懸崖間。敲冰煑建茗。日晡。布衣皮帽。裝嘶風鐙。策蹇驢。問寒梅消息。薄暮圍爐促膝。煨芋魁。說無上妙偈。談劍術。

月令演

令節良辰。世賞久矣。或因一事而留。或託一人而重。零時碎日。尚多流風可挹。總輯一編。貽諸同好。

正月

天臘（歲旦）　油卜（人日）　金吾弛夜（十五）　耗磨日（十六）　買兩夜燈（十七 十八）
補天穿（十九）　送窮（二十九）

二月

獻生子（朔日）　踏青（二日）　芳春節（八日）　祭馬祖（朔日）　治聾酒（社日）
撲蝶會（十五）

三月

流觴（三日）　摸石遊　賜新火（清明）　送春（下旬）

四月

飲酎（上旬）　龍華會（八日）　菖蒲誕（十四）　櫻筍廚（十五）　結夏
浣花潭（十九）

五月

地臘（五日）　皓露曲　竹醉（十三）　天地合（十六）　祓祭（夏至）
分龍（梅日）

六月

避伏（三日）　天貺節（六日）　薦麥瓜（初伏）　碧筒勸（中伏）　竹簝飲
蓮誕（二十四）

七月

插劉（立秋） 曝腹書（七日） 鵲橋（七夕） 門巧宴（八日） 盂蘭盆（十五）
鬼燈節（十八）

八月

五明囊（朔日） 圍棋局（四日） 廣陵濤（八日） 天炙（十日） 梯月（十五）
牡丹誕（十五）

九月

皇極日（五日） 息日（七日） 題糕（九日） 小重陽（十日） 菊花節
御溝紅葉

十月

秦歲首（朔日） 儲穀 煖爐會 小春 下元（十五）
祭司寒（亥日）

十一月

縣土炭（至前三日） 迎長（至前一日） 添宮線（至日） 妓圍 黑金社
天竺至節（十六）

十二月

細腰鼓（八日） 星迴節（十六） 祠竈（二十四） 送寒（下旬） 驅儺（歲除）
賣癡獃（除夕）

二六課

撒開兩手。魚躍鳶飛。打破桶底。中流自在。此是轉身向上一路。還從法外護持。所以飢食困眠。假借四大。行生坐臥。不離色身。但令二六時中。隨方作課。使生氣流行。身無奇病。只此著衣吃飯家風。便是空假中觀正局。

辰

夙興。整衣襟坐明窻中。調息受天氣。進白湯一甌。勿飲茶。櫛髮百餘徧。使疎風清火明目。去腦中熱。盥漱畢。早餐宜粥。宜淡素。飽。徐行百步。以手摩腹。令速下食。天氣者。亥子以來眞氣也。靜而清。喧而濁。故天氣至巳午而微矣。

巳

讀書。或楞嚴。或南華。或易一卦。循序。勿汎濫。勿妄想。勿聚談。了大義。知止。勿積疑。倦即閉目。咽津數十口。見賓客。寡言以養氣。

午

坐香一線。畢。經行。使神氣安頓。始飯。用素湯。當飢而食。未飽先止。茶漱口膩。漱去乃飲。多行步。小坐。勿偃。胸中悶則默呵氣二三口。凡飲食之節。減滿受虛。故當飢節其滿。未飽留其虛。

未

獵史。看古人大局。窮事理。瀏覽時務。事來須應過。物來須識破。勿晝臥。無事無物不妨事物之來。涉獵流覽。都是妙明生趣。讀書人日用不知。

申

朗誦古人得意文一二篇。引滿數酌。勿多飲令昏志。或吟名人詩數首。弄筆倣古帖。倦即止。吟誦浮白。以王眞氣。亦是張顛草書被酒入聖時也。

酉

坐香一線。動靜如意。晚餐宜早。課兒子一日程。如法即止。小飲。勿沉醉。陶然。熱水濯足。降火除濕。暮漱滌一日飲食之毒。

戌

燈夜默坐。勿多思。勿多閱。多思傷心。多閱傷目。坐勿過二更。須安睡以培元氣。臥必側身屈上一足。先睡心。後睡眼。睡心是止法。睡眼是觀法。

亥子

亥末子初。嬰始孩也。一身元氣。于焉發陳。當其機候。起坐擁衾。虛心靜亡。無爲而行。約香一線。固其命門。精神日餘。元氣久盈。醖而行之。雖老而長存也。

丑寅

丑寅間。精氣發生時也。勿酣睡。靜守。令精住其宅。或轉側臥如弓。氣亦周流不漏洩。如勾萌不坼。迎生氣也。

卯

醒見晨光。披衣坐牀。叩齒三百。轉動兩肩。調其筋骨。以和陰陽。振衣下榻。俾勿

濫觴。

花曆

花有開落凉燠。不可無曆。祕笈月令。頗與時舛。予更輯之。以代挈壺之位。數白記紅。雖謂山中無曆日也。

正月

蘭蕙芳　瑞香烈　櫻桃始葩　徑草綠　望春初放　百花萌動

二月

桃夭　玉蘭解　紫荊繁　杏花飾其靨　梨花溶　李花白

三月

薔薇蔓　木筆書空　棣萼韡韡　楊入大水爲萍　海棠睡

綉毬落

四月

牡丹王　芍藥相于階　罌粟滿　木香上升　杜鵑歸　荼蘼香夢

五月

榴花照眼　萱北鄉　夜合始交　薝蔔有香　錦葵開　山丹赬

六月

桐花馥　菡萏爲蓮　茉莉來賓　凌霄結　鳳仙降于庭　雞冠環戶

七月

葵傾赤　玉簪搔頭　紫薇浸月　木槿朝榮　蓼花紅　菱花乃實

八月

槐花黃　桂香飄　斷腸始嬌　白蘋開　金錢夜落　丁香紫

九月

菊有英　芙蓉冷　漢宮秋老　芰荷化爲衣　橙橘登　山藥乳

十月

木葉脫　芳草化爲薪　苔枯　蘆始荻　朝菌歇　花藏不見

十一月

蕉花紅　枇杷蘂　松柏秀　蜂蝶蟄　剪綵時行　花信風至

十二月

蠟梅坼　茗花發　水仙負冰　梅香綻　山茶灼　雪花六出

花小名

花間園丁名始知。業習于專也。若五色殊彩。五方殊俗。園丁拘墟矣。譽紫褒紅。或多逸事。勦經拾傳。誌此小名。

瑞香曰麝囊　櫻桃曰石蜜　薔薇曰玉雞笛　辛夷曰木筆

牡丹曰木芍藥　芍藥曰將離　罌粟曰米囊　木香曰錦棚兒

杜鵑曰紅躑躅　荼蘼曰佛見笑　玫瑰曰徘徊　萱曰忘憂又曰宜男

夜合曰蠲忿又曰合歡　梔子曰薝蔔又曰林蘭

蜀葵曰戎葵又曰一丈紅丈曰茈茮　荷曰芙蕖

茉莉曰鬘華　素馨曰悉那茗　凌霄曰紫葳　玉簪曰白鶴

紫薇曰百日紅　木槿曰舜華又曰日及又曰麗木　秋海棠曰斷腸花

丁香曰百結　芙蓉曰拒霜　山礬曰刺桐

（完）

香艷叢書三集卷二終

東谷贅言

丙辰冬月栞
于南昌退廬

東谷贅言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敖英撰英有愼言集訓已著錄是書上卷雜論立身處世之道多舉古事爲證下卷亦雜論詩文所載明初都督府軍數太僕寺馬數有禁不令人知并額派歲派坐派之始末尙賓館之聘士皆足補史志所未備亦識小之類也

古者士大夫老而明農日坐里門以訓其鄉之子弟予往時奔走名途竊有此志焉及得請東歸已成勃窣翁矣里門之役莫償初志乃閉關習靜以送殘齡門生故舊時來相過情話之餘或相與評論古今天下事而一得之愚又不覺吐之逐日劄記加潤色焉有長者誚予曰子於此時宜遊心忘言之天顧猶喋喋乃爾非贅邪予曰然哉然哉夫懸疣者贅也身有之心固醜之而況人乎然非疾痛害事也欲決而去之又不忍言之贅也亦然自今以後當奉長者之教而謝筆硯其業既劄記之者令兒輩藏之以俟稗官氏采焉不然以俟家人障牖之需可也嘉靖己酉夏四月既望東谷敖英識

贅言二卷東谷敖公之所著也公先在蜀嘗刻綠雪亭雜言其博議雄談光流有粲海內愛而傳之久矣然當是時方策勛樹績闡化千里特於自公退食之餘敘次所見而慷慨議論人尚珍愛矧今笑傲林丘逍遙雲石或觸景會心或感今思古其超然之識確然之見能無嗣述者乎余一日謁東谷輙以此意探之公果出一帙示之曰此猶贅爾然去之又不忍也子其以爲何如余惟言者所以攄發胷中之所蘊也世之言有二摛藻濡毫誇奇競麗非不燁然美也而道遠矣若夫祗益身心增廣聞見者非無辭也而情深矣考古今之同異權人物之高下究心迹之是非定言行之臧否詳制度之因革溯前人之所未發啓後人之所未知初何贅之足云東谷之意得非欲相忘於無言與公以一代洪儒行成表樹言成模楷而聲實兼懋余方垂髫數聞搢紳先生謂其名世豪傑既而覩所製作雄邃博朗意必光明俊偉人也今也天假良遇每一會晤必聞嘉論皆直剖藩籬鑿鑿可行而高卓之行尤使人欽畏思法信哉信哉蓋非長河不足以喻其義論之源流非峻嶽不足以方其制行之夐絕是篇者特一時之緒論宜其自以爲贅言也然其殊聞獨見可以開廣博識亦可以撥正趨向欲知公之行不可及者覩其言而已矣君子之所樂而玩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遂命工刻之嘉靖己酉仲夏朔日仁和三洲沈淮書

東谷贅言卷上

清江　敖英　著

孝子忠臣代固有之惟子能合父心惟臣能合君心者爲難能也蓋有之矣不多見也是故執友窮乏濟以麥舟范忠宣公之心卽父之心也河東未平不望使相曹武惠王之心卽君之心也

古之君子所爲後之君子亦有不敢思齊者豈以其所爲未善耶抑所見不同不必蹊跡也是故柳下惠覆寒女魯男子不敢學之也程伊川祭始祖朱晦翁不敢行之也

或告予曰有孝子某者鄉人稱爲君子也業遇恩例以孝名受覃需貢因割產與兄鬩墻予曰爲孝子而薄天倫則其所謂孝者豈其然乎吾聞惟孝友于兄弟未聞不友而能孝者也是故克段于鄢者不及黃泉誓不見母蹀血玄武門者環兵海池震驚若翁

古來固有凶人一變而爲吉人者亦有清流一變而爲濁流者噫罔念克念其機在我而由人乎哉是故周孝侯惡少也斬蛟伐虎遂立功名永貞八司馬皆茂材異等也乃朶頤叔文之鼎而萬事瓦裂

人有恒言霜降水涸涯涘乃見諺曰若不同床臥安知被裏破蓋朋之盍簪誰無情誼必要其終然後見君子小人之用心昔東坡謫海南故人巢谷年已七十三矣自蜀往唁之死諸途予於此見君子交誼之真也伊川編管涪州或諷其故人邢恕救之恕曰便斬程頤萬段恕亦不救予於此見小人反覆之情也

壽五福之一也得之者有幸不幸焉彼得壽以成名者幸也得壽以敗名者不幸也雖然壽何負於人哉人負壽耳是故申公年八十餘而應聘使其先數年而死則爲治不在多言之對不登漢史矣夏貴七十九而降元使其先數年而死則忘君事仇之恥不穢宋史矣

古之奸雄巧於用術往往神出鬼沒於至深至險之際自以爲算無遺策也殊不知天不容僞穢自斃焉是故蘇秦能報刺客之仇而不能逃其匕首之害呂不韋能匿祖龍之胎而不能免其遷蜀之謫

古之權臣跋扈必陰藉名儒爲之宗主毅然復古之禮文以厭羣志然後乃敢行大事彼名儒者冒昧依附欲資其勢而行其志不知當其時國事且日

非矣禮文雖復古何補哉是故西京郊社之禮至王莽輔政而後定劉歆主之也東京宗廟之制至董卓入朝而後定蔡邕主之也

潘良貴爲諫官殿上叱侍郎向子甄王公度爲諫官門上殿叱指揮馬順嗚呼於此見二公忠憤之氣可謂雄於九軍矣然竊有說焉子甄奏對文雖封皂囊而論列可也何必叱之馬順之罪固在誅絕之域請歸之司寇以徵刑書可也何必毆死之夫尊客之前不叱狗而投鼠且忌器也況法宮何地乃徑情如此殊駭觀聽非所以尊朝廷也不可以爲訓

唐憲宗以節度使王鍔帶宰相之銜李藩以筆塗詔附奏曰不可宋真宗以劉美人爲貴妃李沆引燭焚詔而附奏曰不可嗚呼二公可謂能執大臣吁咈之義矣然竊有說焉古者人臣不敢齒君之路馬孔子過君虛位必勃然變色蓋敬君之禮固當然者況詔王言也而輒塗之而輒焚之可乎向使天子震怒而下吏議則不敬之罪二公將何詞以自解大抵貴臣居密勿之地君有過舉執奏可也塗詔不可也焚詔不可也

張忠定公守成都日合軍大閱始出城衆皆羅拜呼萬歲公亦下馬東拜呼萬歲復攬轡徐行衆不敢譁夫軍士擁郡將呼萬歲是無君也無君根於怨望也而怨望之來豈一朝夕之故哉公胡不能炳幾銷釁直待其譁焉而後靖之亦晚矣向非公之忠誠有以厭服其邪志吾恐嵩呼不已必至黃袍加身黃袍加身則成騎虎之勢而劍閣玉壘之區人心搖矣當其時公將何辭以闘天子而謝天下

韓魏公經略西事開府延安夜有賊携匕首至卧內公曰可取吾首去賊曰得公金帶足矣遂取金帶而去或曰賊夏人遣來也予於此見公倉卒應變而辭氣不攝神氣不亂非養之凝定能爾耶雖然昔楚師圍宋華元夜入楚軍登子反床以劫盟君子固病其將略之疎矣公也鎮鑰西陲又非子反懸軍之比重門擊柝虎旅宿嚴而刺客姦人胡爲乎來哉意者公於周身之防曾未之慮耶幸而賊有鉏麑之悔不然武元衡之禍作矣則夏人得志西事其憂哉

或問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獨不言君父懼者何也予曰春秋之義莫大於尊君父討亂

賊夫亂賊旣討則聖人之斧鉞在春秋而後死者懼而君父尊矣君父尊則君父慶矣奚懼哉嘗觀古來固有君而不君父而不父者矣忠臣孝子之心以爲君父天也天可逃耶是故西伯不怨羑里之囚也申生不怨新城之死也又嘗觀古之君子傷一代人倫之變亦未聞罪人君父者是故湯武奉天討誅獨夫而巢伯不罪桀也夷齊不罪紂也桃園之變董狐不罪靈公也棠姜之禍南史不罪莊公也知此則知孟子不言君父懼者所以存萬世之防也嚴哉

史魚盡死後之忠鄧嘉賓盡死後之孝此忠臣孝子之皆心也曾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若二子者死猶未已乎

人莫不有死也惡之欲其死者衆人之情也愛之欲其死者君子之心也夫旣愛之矣又欲其死何哉蓋所愛有重於死者先民有言綱常九鼎生死一毛是故南霽雲被執而未死張睢陽大呼男兒以速其死文丞相被執而未死王鼎翁作生祭文以速其死

古之烈士不肯欠人一死蓋烈士尚奇節故於同志

者有偕死之義焉脫不得已而先死則後死者心卽許之他日事濟當以一死下報故人夫心之許心之盟也心旣盟矣若負幽冥山川鬼神其可欺乎此古人所以重心許之盟而執牛耳之盟次之是故羊角哀不肯欠左伯桃一死陳嬰不肯欠公孫杵臼一死乃若范質王溥欠周世宗一死而宋太宗薄之

秦穆公用孟明而殽之役彭衙之役皆敗績終焉伐晉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左氏美穆公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愚意不然兵凶戰危豈人君歷試主將之具哉況孟明喪師辱國穆公不能用鉞是失刑矣又不替之不亦過乎且茅津旣濟兵又未接何功之有夫秦之所以能霸西戎者以累世富強也左氏乃歸功於敗軍之將不亦誣乎初穆公因杞子以襲鄭也蹇叔業諫之矣使穆公能用其諫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秦誓亦不必作也左氏乃不賢蹇叔而賢孟明不亦左乎

莊子曰伯玉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予曰信斯言也伯玉四十九年以前真冥頑不靈全不知非矣設使若顏子

短命而死則終身不知非矣君然何以爲伯玉且夫子天縱之聖也必待行年七十始從心所欲化何遲哉若伯玉六十而化又先於夫子十年可謂賢於夫子遠矣豈其然乎雖然春秋列國大夫之賢無踰伯玉者然則賢伯玉者奚稱哉予曰夫子嘗以君子出處稱之矣其使者嘗以欲寡過未能稱之矣靈公夫人又稱其不以昭昭申節不以冥冥墮行矣

或問長幼之序專序齒耶不專序齒耶予曰兄弟之長幼序齒也伯叔姪之長幼不序齒也蓋伯叔雖孩提尊也姪雖耄夫卑也何也分重於齒也同父之兄弟亦有不序齒者立子以嫡不以長紂弟也而爲君微子兄也而爲臣何也嫡重於齒也同母之兄弟亦有不序齒者周公弟也爲王冢宰管叔兄也有土而無官何也命官以德德重於齒也宗族鄉黨亦有不序齒者一命齒於鄉而再命不齒再命齒於族而三命不齒何也命重於齒也爲師爲弟子亦有不序齒者韓子曰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故王通十五教授河汾其弟子有白首北面者何也道重於齒也

或問歷代君臣之義予曰有一統之君臣有革命之君臣有列國之君臣有舊國之君臣有敵國之君臣有先世之君臣有亂世之君臣有華夷之君臣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莊周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此一統之君臣也詩曰商之子孫侯服于周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此革命之君臣也百里奚虞人也而臣於秦伍子胥楚人也而臣於吳他如晉大夫韓厥對齊君亦稱臣齊大夫平子對晉君亦稱臣此列國之君臣也禮爲舊君服齊衰三月故樂毅燕臣也而奔趙趙謀伐燕毅泣而不肯同謀此舊國之君臣也吳蜀魏晉皆稱帝也而劉禪降魏孫皓降晉此敵國之君臣也張良以五世相韓而報秦仇陶潛以曾祖爲晉宰輔而不肯事宋此先世之君臣也馬援遨遊二帝之間其言曰當今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此亂世之君臣也胡人金日磾而臣於漢武漢將李陵而臣於匈奴此華夷之君臣也然則君子處此將安適從王蠋有言忠臣不事二君此其律令也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疾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予謂子之與姪親親固有自然之殺倫也乃以愛姪不如愛子爲私悞矣信斯言也必愛無差等然後爲公乎是墨道也且吾聞之父爲子綱而不爲姪綱父爲子隱而不爲姪隱父名子而不名姪父冠子而不冠姪父醮子而不醮姪有爵位也立子以嫡立嫡以長而不立姪考終命也治命亂命命子而不命姪凡若此類皆一本也皆天也非人也皆公也非私也欲比而同之是二本矣而可乎或曰然則視姪當如塗人乎予曰不然兄弟之子猶子也觀馬援戒兄子嚴敦之書韓昌黎祭十二郎之文固當撫之以恩教之以義矣

或問人有恒言慈父敗子然則父可不慈耶予曰不慈則不父傳曰爲人父止於慈止之云者無或過也過於慈則溺愛不明故敗子必也有義方乎義方主嚴過於嚴則傷恩君子不忍子之無良也寧傷恩雖然陶靖節非無義方者五男兒皆不好紙筆何耶此之謂教亦不善者也韓文公朱文公皆

蚤孤也皆卓然命世何義方之聞耶此之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也石碏教子以義其子厚不從而甘心爲逆黨陳萬年教子以諂其子咸不從而卓然爲名臣噫予之不係世類也如此哉

程大中夫人曰子之不肖皆因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予謂婦人之仁過於姑息也其敗子也恒多

或問孝子廬墓禮歟予曰此孝子不忍舍親之心也古禮無之也古禮親喪居倚廬倚廬者倚木爲廬於東門之外東墻之下不楣不塗也既虞則柱楣塗廬矣既練則舍外寢矣曷嘗有廬墓之制哉然則桐宮之徂非廬墓耶予曰密邇先王其訓伊尹之志也非太甲之心也蓋倚廬常也桐宮變也

或問君親有疾禱於鬼神以求福有是理乎予曰古人有行之者矣昔武王弗豫周公禱於三王求以身代庾黔婁因父疾篤禱於北辰求以身代是皆臣子迫切之至情夫豈索之茫昧者哉且病者臥榻奏藥罔功其心皇皇惟冀鬼神陰佑之一聞有禱躍然快心或若起之而疾或蘇矣況感應之理又有不可誣者是則禱云禱云庸非佐助醫藥之

一術乎毋執曰死生有命不可禱也若自身有疾執焉可也

古人奉父母遺體無不用其潔者故髮必沐面必頮齒必漱手必盥身必浴足必洗蓋以遺體者親之枝也敢不潔乎不敢不潔況敢虧焉辱焉以忝其生乎嘗怪嵇叔夜一月不梳頭陰子春半年不洗足柳宗元一搔皮膚塵垢滿爪三子者皆名士也奉親遺體當不潔如是耶

古制父喪斬衰三年父在母死齊衰期父卒齊衰三年蓋以父母猶天地也母服不斬不三年者此天

尊地卑之義也故厭之也殺之也我朝制服父母皆斬衰三年無厭也無殺也蓋以母氏劬勞之苦尤勤也妾有子而死其子亦斬齊三年不以父與嫡母在而厭也而殺也此聖明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所以逹孝子之志也

孝子禁服內生子考之經傳未見明訓蓋自桐門右師議然明始也歷漢唐宋元此禁尤嚴我朝則無此禁矣嘗莊誦孝慈錄御製序文其中有曰禁服內生子不近人情故大明律無服內生子之條嗚呼此聖明所以緣人情而立法也類如此

近年江東有朝士服內生子反誣其妻與外人通其妻自縊死湖南有老儒服內生子乃沉之江中遂絕嗣此皆不知本朝無服內生子之禁也

五倫言父子有親不言母何也統於尊也家人卦以父母爲嚴君則兼言之矣自古稱大君爲天子而不言地何也統於尊也西銘以大君爲乾坤之宗子則兼言之矣

唐玄宗爲長枕大衾與五王同寢可謂友愛之篤矣竊以爲非帝王之友愛也夫帝王之友愛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也富貴之也未聞同衾枕而

寢者也且古者父子不同宮況兄弟乎宮且不同況寢乎同寢者惟伉儷則然若兄弟裸裎於一榻之上展轉反側之際能無褻乎昔韓昭侯與棠谿公謀事夜必獨寢慮寢言漏於妻妾也玄宗之於五王誰無私曲萬一寐而漏焉則噬臍何及然則寢之不同不猶愈乎或曰玄宗忍人也三子無罪一日殺之則同寢之愛豈誠於五王者哉予曰不然論玄宗者當論始終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玄宗之心也故始焉愛五王者心之天也終焉殺三子者心之人也其君天下也亦然故開元治而

天寶亂也

尊卑分也強弱勢也輕重時也時乎分重則勢輕故楚子強也不敢窺衰周之鼎也時乎勢重則分輕故昭公君也不能抗意如之逐也

自古天下事君子成之小人壞之雖然亦有不其然者君子功業蕭條不足以副蒼生之望小人能行好事亦可邀人心也是故殷浩房琯皆萬夫之望也山乘陳濤斜之役皆一敗塗地而智勇俱困秦檜姦臣之雄也當金人立張邦昌之日仗義抗詞請立趙宗兢執不屈而清議壯之

以衆君子攻一小人事機不密猶或難之況君子寡而小人衆乎此陳蕃竇武所以起黨錮之禍也以君子之寡攻小人之衆爲力固難矣況以孑孑負乘之小人而攻累世膠固之小人不尤難乎此李訓鄭注所以成甘露之禍也

古之君子其立身行己苟一節孤高足以洗濯汙習其他嘉言善行雖不盡傳可以無遺憾焉其立言也苟一篇撰述得罪名教即其平生著書滿家將焉用之是故稱楊伯起者以其辭莫夜之金也薄揚子雲者以其獻美新之文也

朋友責善古之道也門弟子責善於先生長者亦猶行古之道也夫豈操戈入室者比哉是故羅一峯勸李文達公辭命以奔喪羅圭峯勸李文正公引年以遜位

小人之交外親而內疎始合而終叛君子之交則內外始終一也故君子無黨小人無朋君子無責友之心小人無久要之信

或問人有恒言妻乘夫何謂也予曰乘之爲言馭馬之名也六轡在手磬耶控耶縱耶送耶皆如所欲曷敢有越志哉黠妻悍妻之乘夫也亦然或曰甘

心受乘者惟懦夫愚夫則然彼英武之夫肯爾耶予曰不然彼單騎出走入山谷二十里而終夜不返者非英武之夫耶甞受其乘也習矣且柰何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言乘夫者凶也大抵骨肉厲階房幃烈禍皆起於茲非凶而何

元世祖欲盡殺漢人以中國爲牧馬草場賴耶律楚材諫而止予曰華夷天所限也元人逆天欲滅我華夏而夷之其一念之毒上通于天是諫也天贊之也昔劉定公覩雒汭安流而思禹功曰微禹吾其魚乎予亦曰微耶律文正王吾其馬乎嗚呼危

哉嗚呼幸哉

董公發義帝之喪紀信代漢王之死周苛烹項羽之鼎論開國之勳三子當與山河帶礪之誓加恤典焉可也胡爲殿上論功之日曾無一言及此漢真少恩哉

張巡許遠孤忠大節無可間然者奈何當時於巡也猶議其殺妾之忍於遠也猶議其分守之闉先陷不有李翰之表昌黎之文則後世惑焉作史者論唐褒忠之典有遺恨焉者以此嗚呼此其所以終唐之世不能皷河北忠臣義士之氣也宜哉

或問立子以嫡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斯禮也果通萬世之義乎予曰此經也而有權焉非聖賢誰其達哉泉齋邵公有曰武王賢非長也立而興周微子賢非嫡也廢而亡商嗚呼此達權之所以難也

水覆舟航人不怨水火焚室廬人不怨火食傷脾胃人不怨食色蠱元精人不怨色四者之害果物之咎耶抑御物者之咎耶是以君子貴自怨自艾

凡行事覺得本心有不安則人心必不悅甚則怨怨則仇仇則或敗乃公事故君子謹始慮終慮終者

慮其敗也能慮敗者不敗

凡立志不可持兩端兩端交戰於胸中則誠僞之幾義利之辨君子小人之界限終是把捉不定而上達者難哉昔桓溫嘗言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是固兩端交戰之病畢竟成就何如哉

或問鈍予曰有天之鈍有人之鈍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鈍之命於天者也大辨若訥大功若拙鈍之習於人者也夫君子之處世也敏於天者必求鈍之君子之爲學也鈍於天者必求敏之敏其鈍者困心衡慮不冥頑也鈍其敏者藏鋒斂鍔

不揮霍也不冥頑者不自棄也不揮霍者不自傷也

莊子曰庖人雖不善割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予謂尸祝代庖是出位也彼庖之不善者匪用爲德且將疑其病已而銜之矣知此說者處朋友寮寀之間因事納忠以匡不逮者尚慎旃哉

嘗見極余錄中有曰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爲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真寧免爲小人予謂此語可爲善善長惡惡短之註疏也

潛溪宋太史歸田之日銘于楹曰積丘山之善尙闕

爲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嗚呼吾輩當念之哉

楊子雲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或疑斯言也幾於恠予曰害盈福謙鬼所司也高明氣焰之家其惡易盈鬼實瞰之將以降之百殃此固感應自然之理無足恠者雖然必瞰于室何也予曰凡欺天罔人之惡多萌芽於暗室之中以爲人莫我知也殊不知冥鑒孔昭恒在茲哉雖然不瞰尋常百姓之家何也予曰尋常百姓之家何惡之能爲若概而瞰之鬼之威靈不亦褻乎蓋嘗徵之人事朝廷遣使

巡天下惟督察強宗豪右之惡而震罰之曷嘗問賣菜傭耶知此則幽明一理夫復何疑

人有恒言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予謂此言強宗豪右當常誦之庶幾不敢作姦犯科也爲龔黃卓魯者不可自誦此言也夫破家滅門豈盛德事哉豈盛世事哉

廬山之麓有老儒杜了翁被服造次必於儒者或勸之從陽明子講道了翁曰吾聞聖人之道在論語某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惡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盡耶了翁曰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又聞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某不願聞也他日陽明子聞之歎曰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

曹月川洛中名儒也里中嘗有二叟訪之留飲一叟劇談勢利紛華口沕津津如海夫逐臭一叟沉默寡言少焉略談及尋幽弔古之事真想蕭然飲罷或問優劣月川曰一叟是黑風暗雨胸襟一叟是青山白雲胸襟

番禺陳兩峯先生白沙高弟也來尹清江予爲諸生

獨蒙異深一日侍几杖請問古人作文之法兩峯曰論語是夫子短文章繫辭是夫子長文章孟子七篇是斬釘截鐵雄辯文章予潛心而求之則機杼在焉經緯在焉山龍華蟲黼黻在焉竊以爲萬世作文之法無踰此也

自暴自棄下愚之所以不移也不囿風氣不染習俗上智之所以不移也然均一上智也造詣殊途亦有不能變而一之者是故伊尹之任不能變爲伯夷之清伯夷之清不能變爲展禽之和孟子之嚴毅不能變爲顏子之純粹河南程氏兄弟皆賢也

伊川自以爲不及家兄眉山蘇氏兄弟皆賢也東坡自以爲不及舍弟

晏子曰古者飮酒周觴五獻過之則誅漢法三人以上無故羣飮酒者罰金四兩宋法夜聚飮酒而曉散者坐死罪皆所以嚴酒禁防酒禍也皆迺酒誥執拘歸殺之意也我朝無祟飮夜飮之禁眡漢詔賜酺五日之澤不尤汪濊乎

或問姦人與小人何以異子曰敢於爲惡而無忌憚者小人也有爲善之名終無爲善之實有爲惡之心初無爲惡之跡者姦人也斯人也從君子則君

子愛之從小人則小人愛之彼奴顔婢膝昏夜乞哀姦之柔者也口蜜腹劍深情厚貌姦之戾者也姦之柔者志在於希寵姦之戾者志在於毒人

或問古者諸侯死社稷之義何如子曰諸侯之社稷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不幸事勢危迫當效死守之義也然而有權焉古公不死社稷而遷岐山句踐不死社稷而棲會稽卒能基王業恢霸圖何必死唐玄宗荒淫之君也豈達權哉漁陽之變棄社稷而西巡幸而前星幹蠱不失舊物宋欽宗當金兵壓境之日悞執諸侯死社稷之義乃舉族北轅遺

恨千古究原而論悞欽宗者何㮚也悞何㮚者李綱也先儒陳瑩中又曰靖康之役景德之役悞之也蓋景德之幸遼人未過河也靖康之不幸金人過河也

我朝國勢之尊超邁前古其馭北虜西蕃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其來朝貢則以恩禮待之其朝鮮安南琉球日本占城暹羅滿剌加諸國烏思藏董卜韓胡奴兒干諸司朶顔赤斤阿端卜剌罕諸衛奉法尤謹朝廷待之恩禮亦有加焉嗚呼盛哉

故舊中有罹橫逆者或教之自反或勸之不校子曰顔子犯而不校者恕人也孟子三自反者責己也君子與其恕人也寧責己夫顔子豈忘責己者哉夫子嘗稱其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若顔子不能責己安能自知其過而不遠復哉

或問霍嫖姚不學兵法岳武穆不閱陣圖帥師者可法之乎子曰有二公之將略則可否則否臧凶矣夫兵猶醫也醫之良者未有不用古方者但變通之機自有神妙

蘇老泉曰龍逢比干不得爲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

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故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予謂信斯言也歷代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者皆謂之無術可乎夫蘇秦張儀之術狙詐之術也老泉乃以之責備龍逢比干何淺之待忠臣哉殊不知邪正不兩立有龍逢比干之心者決不肯爲蘇秦張儀之術有蘇秦張儀之術者決不能存龍逢比干之心故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栢之實

陳龍川曰孝弟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才術辯

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予謂此言以之論漢唐以下人物則可以之論漢唐以上人物則不可何者湯武之征伐趨天下之變者也謂湯武非孝弟忠信可乎伊周之立訓定天下之經者也謂伊周無才術辯智可乎蓋龍川之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見三代之英宜其言如此

或問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漢循吏卓茂有是言也今欲執法則人情拂矣欲順人情則法廢矣二者將安取衷哉予曰法之執者當于其大而小者可宥

此下脫簡

首文鉄有美刺之風焉予曰不然頌體有美無刺若兼美刺非頌體也觀詩中有日盛德之興山高日升何嘗不頌德哉昌黎平淮西碑序中只詳序諸臣平蔡之功至詩結尾乃以明斷二字歸美天子大抵名家作文自有體格

古人祠堂或祀木主或祀小影程伊川朱晦菴以主司馬温公呂東萊以影蓋主者神之棲也影者神之像也我朝劉文安公不用主不用影止用一軸大書三代考妣之諱此又是一見也

古人重問疾弔喪會葬之禮忠厚之風也宋南渡以

後重新婚生子壽旦落成有慶賀焉有彌文焉其侈靡之風耶

楊文節公別號誠齋朱文公亦否之蓋以誠者聖人之事豈宜以誠自居曾南豐修家譜自以先世乃曾點之派歐陽文忠公亦否之蓋以遙遙華胄將誰欺乎是以君子不可不慎也

崔後渠曰小人其心君子其飾故張商英忤蔡京溷黨籍矣異端其學聖賢其名故張無垢師宗果厠儒林矣予謂後渠之言似有所指其借秦之論耶

古人稱先生尊辭也稱父兄亦曰先生故朱子曰先

生父兄也漢人單稱先亦尊辭也顏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故梅福傳有曰叔孫先非不忠也漢人單稱生亦尊辭也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如賈生董生伏生之類是也宋人稱先生加老焉尤尊辭也如劉元城稱司馬溫公是也其筆之於書亦自元城語錄始也

泉齋邵公曰學古而議事不以制猶不學也予按所謂制者時王之法也聖人所以憲章文武者以此漢儒所以練達朝章者亦以此近時士子專於博古而略於通今闘泉齋之言□□激乎

宋南渡詔市牛筋五千斤李綱奏曰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遂止此奏不以和買擾民爲言只以戕害許多牛命爲言而不忍見其觳觫之狀宛在目前此其所以能感悟君心而諫易入也

東谷贅言卷上終

東谷贅言卷下

清江　敖英　著

孝子刲股廬墓女子未出室而以死殉夫者我朝有例不旌表蓋以先王制禮未聞以毀傷遺體不居倚廬爲孝者又未聞室女不奉父母之命未親迎未廟見以死殉未嫁之夫爲貞烈者是皆過中失正之行不可以爲訓

我國初正祀典凡先代忠臣烈士異代所加贈謚悉革去止稱當時官爵蓋時異勢殊待以不臣之禮也

我國初都督府軍數大僕寺馬數有禁不許人知天下版籍藏在玄武湖中週洲之上有禁不許閑人擅過湖觀象臺在鷄鳴山巔歷代所儀渾天儀璇璣玉衡量天測景諸器皆在焉錮以崇墉有禁不許閑人擅入其門此皆定鼎金陵之日謀國者得請爲禁以杜奸雄窺伺之心其志念深哉

蠻夷不和中國之福也猶臧獲不和家主之福也蓋蠻夷和則嘯羣入寇而邊陲不靖矣臧獲和則相蒙爲奸而家食日耗矣以近時亦不剌吉囊之事觀之可見矣

古之奸雄用私智以愚人皆有所祖然自今觀之祇見其自愚也豈能愚人哉向使其能以祖奸雄故智之心而學于古訓豈不爲良圖哉是故公孫鞅不許豪傑學詩書李斯祖其智而焚經籍越王趙陀之葬靈輀四出塴無定處曹操祖其智而設疑塚

吳用三軍迭出以肄楚彼進則此退彼退則此進使楚疲於奔命王朴祖其智坐致江南之困魏惠侯選軍中年力極精銳者教之藝使之重鎧習勞謂之曰武卒而列國莫强焉岳武穆祖其智以練成背嵬之軍孟嘗君用鷄鳴狗吠之盜獻裘出關而脫虎狼之秦虞詡祖其智收攻刼竊盜不事作業之徒以破朝歌之盜嗚呼孰謂豪傑而不師古哉

先民有言二教之徒盛則官失良吏鄉失良士蓋傷之也我朝近年有例不許良家子弟出家爲緇黃之徒其闢邪崇正拔本塞源真盛典哉嗚呼向使徐洪客張伯雨不峻棲於霞外支遁惠遠不禪寂於花宮咸得與當代清流角逐於藝苑名途安知其不能翩翩起家哉

先民有言有治人無治法夫所謂無治法者豈真無

哉蓋執其法而不能變通之是謂徒法徒法者有糟粕無神化其何以行之哉是故同一兵法也馬服君用之而立戰功其子用之以四十萬而敗於長平同一青苗法也荆公躬行於鄞縣而窮民受其福通行於天下而良民受其殃

觀人之色可以知人之心蓋誠於中者必形於外苟能由外以占中雖不中不遠矣嘗試觀之其色莊者其心詐其色媚者其心諂其色赧赧者其心愧其色戚戚者其心憂其色慘慘者其心哀其色欣欣者其心喜其色怡怡者其心和其色悴悴者其心忿其色拂拂者其心怒其色奄奄者其心屈其色訑訑者其心驕其色不定者其心邪其色易顰易笑者其心淺其色黝然不露者其心深面無人色者其心懼義形于色者其心直正色立朝者其心忠簞食豆羹見於色者其心吝造次顛沛而色不變者其心有所主不寧惟是又嘗見醫家以色而知人之生死相家以色而知人之休咎法家以色而知人之曲直噫色之時義大矣哉

吳文正公曰嘗觀天下之人氣之温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

者壽予嘗以此說驗之里中黃髮之老良然間有不其然者蓋禀賦氣數之或差殊也

醫書有曰怒則氣上驚則氣亂恐則氣下勞則氣耗悲則氣銷喜則氣緩思則氣結予謂此說吾儒養氣者亦當知所以平之也不然七者之害豈直趨者蹶者之能動氣哉

人身以脾胃爲本然脾胃有好惡焉好溫而惡寒好燥而惡濕好甘而惡苦好樂而惡憂好靜而惡思好熟而惡生好潔而惡穢好軟脆而惡堅韌好鮮新而惡陳腐好精膩而惡粗糲攝生者能順其所好違其所惡則脾胃和平疾斯寡矣

或問羣居應接人事將同耶異耶予曰無害於義同可也若苟且而同焉人將鄙之爲鄉愿矣有害於義異可也若徼激而異焉人將忌之爲怪物矣

予行役麻城謁毛鳳崖先生於山中留宿因間請曰先生婆娑丘樊以何事爲樂鳳崖曰某平居恒以禮義灌溉此心以廉恥潤色此身以勤儉訓子孫此外奚所事哉

予行役關西嘗繇漢陰入子午谷山行崖壁巖叢林木蓊鬱見水涯二叟策杖行歌意似逍遙者迺揖

而問之曰叟何許人對曰山中學究也又問何以能自適如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供饘粥釀秫爲酒可留親友臨野水看閑雲世事百不聞一叟對曰濬池養魚灌圃藝蔬教子讀書不識催租吏不見縣大夫予乃作而謝曰真太古之民哉

正德間杭州有太守某初下車僚佐醵飲具請遊西湖且言湖中三竺六橋山水之奇畫船簫鼓清歌妙舞之樂爲南國遊觀之甲太守曰某往時銜命秦川曾登西華絕頂俯瞰層巒疊嶂如列蟻垤計西湖之山不過如是又嘗勾當荊南公事泛樓船

浮洞庭忽怒風驅濤撼地刮天魚龍湧躍檣欹柁折計西湖之水不過如是至於歌舞之事素心厭之況職務填委莫知頭緒不能從諸公于邁敢謝不敏僚佐皆汗顏而退自是大守在任三年而西湖樂事殊不講講

柴桑翁卜居詩曰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此可見翁擇隣不苟之意其後與子之疏有曰隣靡二仲豈所謂素心人者亦不當其心哉

古者士大夫閒居必有高人韻士與之杖屨徜徉於水聲林影之間尋幽弔古以暢沖襟如杜少陵之之於錦里先生青蓮居士之於范野人是也或有禪客與之爐薰隱几散慮忘情如坡仙之於佛印涪翁之於黃龍參寥是也幸而生於多賢之邦又有天壽平格之老爲衣冠真率之會如睢陽香山洛社耆英諸會是也

嘗觀孝弟之風致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家蓋貧賤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真也富貴之家勢利爭奪之私勝也

或問司馬子微坐忘論雖祖南華老仙緒餘其與天

下何思何慮之旨將無同乎予曰不同聖人所謂何思何慮者言天下之理皆本於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廼若作聖之功則思慮其本也故吾夫子終夜以思又曰慮而后能得若忘矣何以思何以慮然則其二氏之道耶予曰亦非也猶龍翁曰萬物芸芸吾以觀其復若忘矣何以觀雪山頭陀曰諸幻盡滅覺心不動若忘矣何以覺雖然忘之一字以之却七情之疾實爲妙方是故歐陽文忠公暮年有小疾不服藥只孤坐習忘以却之黃文節公嘗構枯木菴死心寮以爲養痾之所亦是此意

天地有心乎予於復卦見之矣天地有情乎予於大壯卦見之矣天地有好惡乎予於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見之矣嗚呼天人相與之際微哉

或問古者臣位而君權可乎予曰此危道也治亂幾焉存亡繫焉國家有此不幸也哉何者使居攝其人如伊如周則黃裳元吉而臣道有終矣使居攝其人如操如懿則包藏禍心而弒逆萌芽矣

或問子囊城郢梁伯溝宮其自衛之策何如予曰二子之策雖曰自衛實自斃也獨不思郢可城也郢

之外非楚耶宮可溝也宮之外非梁耶蓋城郢自亡楚也溝宮自亡梁也烏在其自衛哉宋之南也不此之監惴惴然保長江天塹之險其後上流失掎角之勢外郡撤藩籬之固卒使賈師憲以十三萬之師潰於江上而賠賊更說一句不得哀哉

我朝設養濟院以養民之鰥寡而無告者也惠民藥局以濟疾病之窮者也漏澤園以葬無主之死者也課守令積穀而爲殿最以賑凶歲之饑者也京師有泰厲王國有國厲又有郡厲有邑厲有鄉厲以祀鬼之無所歸者也嗚呼仁哉

或問方面官有稱欽差不稱欽差者何也予曰國初設官分職咸有定額往蒞職掌者領部檄焉皆不領敕不稱欽差其後因事繁難添設職掌按察司如提學屯田兵備邊備巡海撫民之類察院如清軍巡茶巡鹽巡關之類都察院如巡撫巡視總督河道總督漕運提督總制軍務之類皆領專敕各於職銜上加欽差二字於此以見前項職司俱出自朝廷處分非吏部專擅也

我朝軍國之需有額派有歲派有坐派洪武開國定制如夏稅秋糧魚課鹽課茶課桑絲藥材之類皆

有定則此額派也宣德以後如宗室繁衍加添祿米增設職司加添俸糧之類此歲派也又其後也如營建宮室買運大木之類此坐派也蓋額派無增損也歲派有增無損也坐派有事則派事竣即停也

嘉靖癸卯冬四川藩臬長吏將述職北上撫臺東阜劉公餞之且告之曰來春是黜陟幽明之期合屬賢否考語公等幸留念哉又言先年曾見監司填考語只以清慎勤三字爲準綜核名實而殿最之藹然有愛惜人才之心初無求全責備之意咸作

而謝曰謹奉教次年考察邸報至而各官去留甚惬輿情

東阜劉公忠蜀人之訟獄滋豐也嘗語憲使王公鴻漸曰越訴誣告律有明條告遠年陳事不干已事立案不行例有明條主者施行能不姑息則獄之故紛庶其清乎頌以鄙意達諸監司自後各道以獄來上者咸勵精焉

或問王文穆孤注之說何如予曰吾聞君子不以人廢言陽貨何人斯爲仁不富爲富不仁之言孟子錄之矧孤注之說譬喻剴切使其由衷而非貝錦之爲則與老成謀國深思遠慮其揆一也何可廢哉初真宗駐蹕澶淵也遣王旦留守東京旦奏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真宗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斯時也真宗無聊賴甚矣蓋旦之慮即孤注之慮也厥後劉豫入寇趙元鎮請高宗親征喻子才止之曰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萬一蹉跌須留後門而元鎮從之蓋子才之慮亦孤注之慮也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嗚呼孤注一也以寇準之賢觀之則爲讜言以靖康之禍驗之則爲格言

或問一統正統史家編年第一義也考之孔門傳授

曾無一言及此何也予曰二統之說孔門傳授未嘗言未嘗不言蓋未嘗言者二統之名也未嘗不言者二統之實也吾嘗求其實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又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言一統也子思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言一統也梁襄王曰天下惡乎定孟子曰定于一言一統也時乎不然天地閉塞而海宇之內瓜分鼎峙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則無統矣乃若正統也者又自其得一統以正者言之也非謂一統之外又別有所謂正統也是故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言正統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言正統也彼兩漢唐宋雖不敢比隆三代亦庶幾得統以正者也下此或以詐力篡弒得之或以牝晨之兇得之或以左衽之雄得之斯固一統之君其實一統之賊也故遜志翁乃立變統之例以待之良有見哉然則一統也正統也變統也無統也編年書法當何如予曰先民有言據事直書善惡自見

古禮親死卒哭宰夫執木鐸命於宮中曰舍故而諱新或問予曰舍故者舍何親哉予按此故字先儒

陳澔指高祖之父當遷者而言蓋五服上至高祖而止高祖之父則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不諱故蘇老泉族譜引亦曰自吾父以至吾之高祖皆諱曰某其他則遂名之卽此親之古者士大夫以上止諱四代之親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卽此親之古者庶人止諱一代之親

或問伉儷離合之義何如子曰有經權焉古人於此慮之也周矣慮之也至矣是故六禮旣備醮命乃行與之偕老而終身焉是伉儷之常之經也苟婦

德不恒不貞爲人倫之蠹門戶之羞則有七出之條焉是伉儷之變也權也於七出之中又有三不去焉是忠厚之至也予於七出之中竊有疑焉無子也有惡疾也皆天也皆不幸也何忍去之當善處之使之不至失所可也予於三不去之中竊有疑焉不順父母忤逆也竊盜醜行也淫穢行也苟存姑息則難施面目當以義裁之可也

或問古來亦有夫爲妻棄者乎子曰太公望爲妻所棄耄故也朱買臣爲妻所棄貧故也魯秋胡志色而忘親其妻能以一死而絕之其志也烈哉晏子

之御氣盈而志陋其妻能鐫譙之以求去其志也偉哉

介葛盧識牛鳴陰子春識烏音尸鄕祝雞翁養雞數百羣各命之名呼之則應夫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乃三子之知皆非衆人之所能知者不知此又是何等聰明哉夫以如是之聰明宜於道理物理無不知者而三子所知止此耳而他則泯泯無聞焉吁可怪哉

古者男女別嫌明微之際最嚴也後世士夫乃有與女流款洽若交游然者而君子無鐫譙焉蓋諒哉

其無他志也若王右軍之於賣扇老嫗杜少陵之於黃四娘白樂天之於潯陽商婦蘇東坡之於春夢婆是已乃若携妓遊山與妓賡詩對妓參禪則踰閑矣我朝士大夫無此風流綽有古意

倘父呼蒼兕以濟牧野之師田單禮天神以堅卽墨之守是皆以神道設教者也

馬都督某遼陽名將也一日舟過天津予以書籍備兵此土往謁之見案上有孫武子十三篇因問之曰此書以何者爲兵家之要何者爲兵家之忌都督曰如計篇曰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

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蓋用兵之要莫先於此者軍爭篇曰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蓋用兵之忌莫先於此者

予與馬都督論用將之道都督曰古人用將必嚴敗績之誅然後爲將者知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訓不可忽也予曰允哉故邲之敗晉殺先縠城

濮之敗楚殺子玉街亭之敗諸葛武侯斬馬謖不然三軍暴骨何辜哉

勝國以前五岳五鎮四海四瀆之神皆有肖像有封爵我國初正祀典止書其木主曰某岳某鎮某海某瀆之神蓋以神者靈氣之所聚也必肖像而封爵之是褻之也非神之也

勝國以前歷象日月星辰之所曰司天監司之猶言轄之也我朝改曰欽天監蓋以天至尊也誰敢司之欽之云者乃欽若昊天之意也

陳定宇能批點諸家之文而定宇之文傳世者鮮矣

劉須溪能批點諸家之詩而須溪之詩傳世者鮮矣譬之奕也豈傍觀者固審耶抑兵燹之餘二子之詩文殘篇斷簡流落人間而莫之掇葺之耶

古禮入門問諱諱其名也春秋之法爲親者諱爲尊者諱爲賢者諱諱其事也

唐玄宗孝經序其中引夫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不知此語出何書或曰出鬼髓靈經予行天下徧訪藏書之家無之即有之蓋贋書也豈夫子之言哉何以言之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志於道夫六經皆學也皆道也何獨春秋哉

夫子晚年刪述六經以憲萬世皆聖志之所存也又何獨春秋哉且吾聞之夫子父母皆早世雖欲孝誰爲孝而曰行在孝經何居況夫子之時無孝經之書先儒汪玉山吳草廬又業有昭昭之辯也

宋末江西饑當道議勸富民出穀以賑饑者其言曰譬之殺一牛以活萬蟻何不可元中子曰萬蟻固可憐一牛獨何罪而死議遂止嗚呼牧民者平時不能積儲以備賑事急乃行勸分之令是無策也

士大夫守官之廉猶處子守身之潔皆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潔恆自矜曰我於庶士也絕無桑中

之約則人將賤之矣士大夫之能文章猶處子之能女紅亦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女紅恒自矜曰我之織紝組紃諸姑伯姊皆莫能及則人將鄙之矣

善事上官毋失名譽光武有是言也或疑其教臣下以諂予曰不然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事上敬乃其一也他日告哀公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然則聖人亦教人諂乎

前輩教人居官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强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己禮賢下士不言忘勢此其所以於官箴無忝於世明有光

嶺南有貪泉吳中有廉石噫泉石何知哉其榮辱之名蓋因人而得之耳

予忝水曹郎改刑曹大司空崔公命予曰予知用刑之法乎夫用刑之法有時也有節也因人也以時言之辰巳以前因多枵腹不可刑之也日夕饗餔萬類俱息人身血氣各有所歸亦不可刑之也以節言之人身血氣之沖和受刑則變血本赤者變而紫焉氣本溫者變而熱焉若先刑上體後刑下體則血氣之變者奔注於脛脅髀胯之間其毒稍緩猶可支也若先刑下體後刑上體則血氣之變者衝灌於心肺之竅其毒不亦烈乎是以君子刑其一不刑其二以人言之彼孱弱之夫膏粱之子見刑而畏者也一經栲訊罔不招承能保其無枉乎强梁嚚訟之徒其悖戾之氣足以玩刑也終日鍛煉莫肯輸服豈可信其口中雌黃而直之乎凡此者皆當旁求密察以得其情不可專恃乎刑也予其慎之

師卦二爻爲帥師之將聖人以帥師之道言之五爻爲命將之君聖人以命將之道言之後世推轂遣

將築壇拜將正得此意故宣王南征則命方叔北伐則命吉甫其赫然中興有由然哉或曰王制有天子出征之禮何如予曰天子出征惟天造草昧之初可間行之苟不其然不足以震疊英雄而屈羣力若常常而行之則白登受困遼左無功所謂殷鑒不遠者非耶

宋真宗駐蹕澶淵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迎擊之乃引去帝使人覘寇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讙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竊有說焉主憂臣辱未有甚於此時者萊公旣决策親征矣

孔道苦於供億欲請于當道裁省使客餼廩可乎予曰不可無忘賓旅盟乎五霸送往迎來列在九經古者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導門尹除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其優賓之禮有加此者以今視古禮簡略矣若乃裁省無乃太簡乎

孝陵嘗謂學士詹同等曰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故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嗚呼大哉王言其所以風勵天下文章之習歸於淳古爾雅也至矣

國初江西進陳友諒鏤金床燕京進元順帝水晶宮漏惡其淫巧皆毀之大祀郊廟拜褥褥心以紅布為之乾清宮御床若無金龍在上與中人之家臥榻無異宮中每日早膳止用蔬菜凡若此類皆以儉德示天下先

孝陵開天起兵時盔甲藏在太廟鐵鎗藏在五鳳樓中采石渡江之舟覆蓋在龍江沙上護以朱闌皆所以示創業艱難也

君當臨事而懼勞心竭力以濟艱難可也顧乃偃然躭樂如在宴安無事之秋身繫安危者固如此乎楊億職掌絲綸亦與有同舟共濟之責曾無一言忠告於萊公且隨波浮沉焉自許入角磨盤者固如此乎斯時也真宗獨憂之及偵知二臣所為乃曰吾復何憂者豈真不憂哉殆權詞以安將士之心耳

漢高祖與太子手敕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汝諸弟此西京重父執之禮始此宋朝諸老凡同年同官之子孫有來謁者皆坐受其拜然後設香案遙拜其祖父噫此風厚矣予往時在南都見部寺堂上諸老與各署屬官小官作通家世講之會其坐次序齒不序爵噫此風亦厚矣

雋不疑斷獄引春秋楊萬里註易引故實蓋引經者準古訓以律人釋經者援人事以昭義故曰無徵不信蓋謂此耶泉齋邵公有曰易設虛以待天下無窮之變春秋據實以究天下難隱之情此又明經者所當知

有故人尹巖邑予以公事過其邑故人告予曰邑當

國初大統既集民物更新元之子孫面縛來降以帝王之後免獻俘又以元主不戰而奔克順天命謚之曰順帝又封其孫爲崇禮侯遣之沙漠又遣使祭告歷代帝王之陵而禁樵牧又訪求孔子之後封衍聖公顔子孟子之後封博士又立孔顔孟三氏儒學設官以教育三氏子孫之秀者而登用之又立尙賓館聘天下名儒梁寅徐一夔周子諒胡行簡等修大明集禮又命名儒曾魯等修元史又命刑部尙書劉惟謙定大明律又設文舉武舉二科以網羅天下之英才凡若此類皆忠厚惻怛之

至郁郁乎其文也渢渢乎其風也嗚呼盛哉

古者朝服通于上下不但見君也按鄉飲酒禮大夫朝服從鄉先生而謀賓介鄉人雖近戲也孔子朝服而立於阼階萬石君家居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自漢以前朝服通于上下如此我國初製朝服與古製頗有損益惟朝廷有大朝會如聖節元旦冬至册封傳臚獻俘乃服之每月朔望朝則服公服逐日常朝或服錦繡或服公座治事之服等威有截嚴哉

都御史東皐劉公撫蜀時有門生在諫垣以書來求作司諫箴東皐復書曰老悖學植荒落安能辦此曾見近科程文載邦有道危言危行一篇其中講語曰事關利害有舉世所不敢言而己獨言之幾伏隱微有舉世所不能言而己獨言之請以此語書之座右爲司諫箴可也門生得書讀之竦然居無何其人正色言事落職投荒

恭簡熊公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蠻公宴之日乃受金花綵段或者疑焉次年公還朝召有司頒金花綵段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清病人也不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此與張乖崖納侍女之事頗相類）

東坡愛李廌之文山谷愛高荷之詩後來二子行檢齷齪徒使二公有愛才之累也惜哉

或問昔者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楊時之於伊川黄幹之於晦菴亦猶子貢之在孔（此下脫簡）

（首文脫）會其說以盖其高不知適足以誣之耳何以言之晏起科頭凡老者病者閒無事者常態耳曾是以爲過乎世傳嵇叔夜或旬日或終月一梳頭袁安雪中高臥晝不啓扉未聞當時以爲過而詆之者孰謂海神有靈乃以此爲過而罷君子之

舟耶夫牛不良而搏之所以訓牛也若以爲過然則古人以夏楚二物收擊蒙之威者亦過耶且搏牛一下未足爲虐也且以爲過然則古人殺牛以釁祀火牛尾以攻敵截牛耳以涖盟者其過又當何如耶予故曰非二子之言也

文潞公處大事以嚴韓魏公處大事以膽范文正公處大事曲盡人情三公皆社稷臣也朱文公論本朝人物以范文正公爲第一

安南陪臣來朝貢道出漢陽宿郵亭時亭中芙蓉盛開亭長誑之曰此花名一丈紅請詠之陪臣佯爲

不知賦詩曰原來不是芙蓉樹花與芙蓉却一般五尺闌干遮不盡尚留一半與人看太守聞之以亭長不誠於遠人乃詬而杖之（譚者以告陪臣嘆服而去）

清狂道人郭詡畫有天趣詩有風刺陽明王公初以尋常畫史待之後見其畫雪樵圖題詩其上曰兩束焦薪僅十錢雪深泥滑自堪憐市城誰念青山瘦盡日厨頭不斷烟又見其畫牧牛晚歸圖題詩其上曰雨脚風聲滿樹頭隨身簑笠勝羊裘柴門猶道牛歸晚江上風波未泊舟陽明語人曰郭清狂畫掩詩也乃以賓禮優之

處士某隱居山中庭有松一株三百年前物也縣尹立公署命工師伐之處士斫白書絕句其上曰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覆緑苔今夜月明風露冷誤他雲外鶴歸來乃再拜而送之松至縣庭縣尹讀詩悵然遂塡直而還其松

松溪戴公提學南畿一日艤舟姑蘇之盤門見水濱有溺死少艾命縣官掩之又命諸生賦詩挽之蔡佃方弱冠賦詩曰芙蓉零落倩誰收飄泊孤城野水頭素手尙籠羅袖薄清波難掩玉容羞蘼蕪烟緑暗香魂杳花雨紅添血淚流莫向盤關歌此曲月

明風細不禁愁戴公奇之既而對教官稱之曰此子詩有音響無氣骨吾恐冬華之木不實早慧之子不壽明年蔡佃死

華陽有狂生粗知押韻一夕乘醉訪鄰曲隱翁見主人庭中月色如晝梅花盛開乃朗誦宋人詩曰窓前一樣梅花月添個詩人便不同蓋自負也主人亦朗誦宋人詩曰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蓋恐其作詩唐突梅花狂生忿主人嘲己肆詬而去明日主人到縣訟之縣官呼狂生試詩甚劣笑謂狂生曰姑免問罪押發去百花潭上看守

杜工部祠堂聞者絕倒

唐詩亦有極拙者宋元詩亦有極佳者不可以時代概論也

潘緯十年而吟古鏡何消一夕而賦瀟湘殊不知後之視者只論工拙不論遲速

國初詩以高啓楊基張羽徐賁爲大家近時空同李公又以袁海叟爲詩家冠冕東橋顧公又以李空同爲詩家武庫

荷亭辯論以嚴子陵橫足加帝腹爲不敬古源日錄論程嬰公孫杵臼殺他兒以存趙孤爲不仁予按

二子之論近於刻深然君子執秉義充類之筆却不可無此等公評不然微顯闡幽之志荒矣

東谷贅言卷下終

東谷贅言校勘記

卷上

二頁五行涪原誤淯　七行反原誤返　三頁十七行向原誤何　十九行賁原誤寶　五頁十六行鼎原誤羿　七頁十一行娙原誤性　十一行爻原誤交　十二頁末行而原誤之　十三頁六行副原誤對　十行壯原誤杜　十六行汙原誤活　十四頁八行夫原誤矣　十六頁六行上鈍字原誤純　十七頁八行常原誤棠　十四行龔原誤襲　十九頁十八行乏原誤女　十九行而西二字原倒當原誤堂　二十二頁首行然原誤能　六行川原誤以　十一行後原誤役　二十三頁首行猶原誤尤　九行近原誤迎

卷下

二頁首行有原誤以　十二行詡原誤翊　四頁四行綴原誤綴　七行寒原誤塞　九行靸原誤脫　十六行姿原誤婆　十九行壁原誤璧　五頁三行閒原誤開　六頁首行陵誤重一之字　九頁十行貝原誤具　十一行謀原誤謙　十三行亘原誤亶　十四行慮原誤處　十二頁十五行兕原誤光　十六頁末行決原誤夾　十七頁十六行徵原誤微　十八頁首行苦原誤若　三行闕原誤間　十九頁二行克原誤充　二十頁十九行畫原誤晝　二十一頁二行收原誤牧　末行畫原誤盡

南昌魏元曠校

贅言一書識解在困學紀聞日知錄之上去其卷末詩文話數則皆粹然儒者之言當入子部儒家非雜說也此本用明嘉靖本付刊尚無脫誤異時訪得綠雪亭雜言愼言集訓當合爲一編以餉邦人之好古者丁巳四月新昌胡思敬跋

丙申冬月

松窗夢語

毘陵蔣濬

錢唐
丁氏
嘉惠
堂重
開雕

松窗夢語引

余自能歸屏絶俗塵獨處小樓檻外一松移自天目蚪幹縱橫翠羽茂密鬱鬱蒼蒼四時不改有承露沐雨之姿淩霜傲雪之節日夕坐對盼睇不離或靜思往昔即四五年前事恍惚如夢境記紛紜百感皆爲陳迹謂既往爲夢幻而此時爲實境矣自今以後安知他日之憶今不猶今日之憶昔乎夢喜則喜夢憂則憂既覺而遇憂喜亦復憂喜安知夢時非覺覺時非夢乎松窗長晝隨筆述事旣以自省且以治吾後人時萬曆癸巳虎林山人八十三翁張瀚識

張太宰恭懿公傳

蓋明興而杭有名尚書兩曰于忠肅胡端敏迨公而三忠肅功在社稷而身蒙難端敏翊贊太平而享林泉之樂最久人尤慕焉然兩公俱本兵至隆萬間而公以冢宰顯其名位與林泉之樂足埒端敏而出處瑩潔不啻過之公立朝大節具前元輔婁東王公神道碑而終身數歷次序及一言一行之懿文備載年譜余小子即有論著烏能加而公之孫郡守君請之甚力因憶余以少司成赴南京公親辱顧誨且期之公雅不報客謁一旦施於余或者以千秋之事見託未可知乃不辭而摭公生平尤卓卓者爲張恭懿傳

公浙之仁和人諱瀚字子文元洲其別號公幼卓犖敏惠異常兒年二十四舉於鄉爲嘉靖甲午明年成進士歷兩京郎署郡守藩臬而至大官所至輒有聲績自少至老猾猾宦途者四十餘年中間再居憂一謝歸而最後以南工部尚書入爲冢宰蓋是時上方鋭精吏治而江陵相用事以嚴肅佐之內外吏莫不惴惴重足一跡洗滌以稱上旨而公獨持大體濟以寬和一時良二千石賢監司俱出公選用吏治烝烝爲一時之盛無幾何而江陵相奪情事起初廷推冢宰公名在三上越次用公而江陵相自以爲德不無希公報遂微上中旨屬公諭留而公毅然不可然不欲顯居其名乃偕三尚書密

晤江陵動以微言因流涕江陵滋不悅卒中公以歸是時朝紳爭倡保留之議一國如狂而忠義之士觸忤雷霆幾不保六尺士大夫氣折而不敢動微公誰爲綱常左袒者公雖歸而名重於九鼎大呂公之賢寍俟蓋棺論定耶公年六十三爲冢宰六十七罷歸歸十有八年而終年八十有三公身長不踰中人精神映發雙眸炯炯如電心事粹白議論簡易性儉率自奉無兼珍重采飲不至醉樂不至淫最喜讀書卷帙不釋手少擅丹青晚盡弃之詩律在建安大歷間文取經世不經藻績書法大令智永最喜爲人書雅好山水家居半湖上歷宦祿入無私臨終檢篋笥無厚蓄此可以觀公廉矣

史臣馮夢禎論曰余初入仕張公方在銓衡其年九月長星出而奪情事作自張公歸而繼居銓衡者六七公賢者不久久者不賢士論益思公不已近世柄臣無如江陵公專而公在銓衡五年稱最久然能舉其職不廢江陵公雖晚節不終而丁丑以前頗能虛己畢公之用居然賢相已余因論張公而思江陵識世變存公評云

光緒乙未刻奚囊蠹餘成列明史本傳於前今又得馮司成撰公別傳稱壽八十有三然則此書乃公絕筆也按清河家乘載公之長君蔭亭公刊傳奚囊蠹餘等書夢語且有後跋惜佚其半兼爲刻入奚囊附錄矣茲以舊鈔夢語上版而冠之以馮傳聊補史傳之遺並揚先哲之美助余校勘者孫廣文樹義羅明經棨丁酉夏日丁丙記於松夢寮

松窗夢語卷之一

明　仁和張　瀚著

宦遊紀

余始釋褐觀政都臺時臺長儀封王公廷相道藝純備爲時名臣每對其鄉諸進士曰初入仕路宜審交遊若張某可與爲友稍稍聞於余值移疾請假公遣御史來視且曰此非諸進士埒余感公識别於儔伍中不可無謝假滿謁公私第公延入坐語之曰昨雨後出街衢一輿人躡新屨自灰廠歷長安街皆擇地而蹈兢兢恐污其屨轉入京城漸多泥濘偶一沾濡更不復顧惜居身之道亦猶是耳儻一失足將無所不至矣余退而佩服公言終身不敢忘

嘉禾蘗川孫公植與余同榜先余一名丙申秋月吏部取選誤以余名先於孫乃取及余不及孫孫時以休沐注籍聞之詫曰豈因注籍不取何以自解避南部爲下選首耶遂偕余詣部詢選郎屠屠曰是謄本誤也孫留選張暫還余曰奉文取選余來解設恥不爲亦將避南部爲下首選耶屠喟然曰二君皆賢者姑並留議處乃扣該起送缺選余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督艦龍江候至次年三月始得蒞任後孫與余皆丁內艱起補刑曹數歷三十餘年並以尚書致仕顯晦崇卑各有定分安義命循理道他何足計哉余二人可謂同心矣

世廟時車駕狩楚擬從衛輝乘舟北還命南都飾黄船五以五日爲限完即趣赴候駕余時爲水部郎晝夜鳩工竣事送兵部發行兵書王軏爲避害計推託三日余曰南都黄馬快船皆水軍撐駕何獨吝於上用之舟軏怒形聲色余白周司空用曰事亟矣急具疏曰某日舟完今方撥軍駕送且徧告從行諸臣疏達上知緩不能及有旨曰回鑾從陸南京取來船隻都不必用不然駕臨衛水覓舟不獲何以逃不測之譴士大夫不達事理緩急奚賴耶

余監造作雖竹頭木屑不厭瑣細爲之計算歲省不貲兼攝上下關抽分余謂征商非盛世之政弛十之二商販悦趨税額較前反增十之五二廠局中堆積朽株數十年棄置無算余爲斷以作薪供惜薪司用得省數千金自以悉心任事忌者反從而媒孽之查盤日顧謂余擅折有用之材參論逮問有旨某免逮餘如議余駭愕不知所以時論謂朝廷明見萬里然省費公家徒招謗議毀譽在人其不足信如此

近世爲巧宦善趨利避害余所睹記殊不盡然王主事公輻差貢州監關時章聖太后梓宫南祔將由關出江王懼輒呈部自謂楚人願藉護送差得暫歸省部準遣代王不及待取交呈文册齎京投之即離關梓宫即過復稱病不之楚兩避難巧矣未幾得長史去余同年徐

君與余同西曹有詔獄旦夕不保惴惴恐懼會轉他司方幸脫禍御以失朝逮杖在官升沈禍福各有定命安用智巧爲哉

昔人云刑罰得中是刑罰中教化當官者一以公心聽斷民自不冤余往見侍御按臨各屬遇審囚徒無論輕重冤枉直笞撻而已時賈公大亨獨不任刑細檢卷宗詳審干證一一令盡言無隱又咨諏郡邑長貳務各得情每一案出人人稱服蓋賈能知人善任而余輩亦盡心剖斷故所平反悉當

古人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吾儕避嫌殺人所希蝸角名耳不知事後并徵名失之何自壞心術爲也平生經

歷多矣猶記鳳陽民陳邦家貧饒裕一僕遠出途遇羣盜挾之同行分與敝衣數件歸語其主主驚懼走首官司羣盜恨之卽夜劫陳殺其子擄僕妻去反誥官司告富豪强占僕婦忌坐僕死逮邦鞫訊訐者云但令僕妻出眞情自見婦竟不得問官謂此非强占何抗匿不出乃以邦富避嫌遂坐邦死長垣快手王宗儒買娼爲妻貸富人婁榭之居婁索租急王夜令婦潛往婁所旦持刃入大呼富豪强姦良人乃索取衣飾賈資以去婁大憤弁訴縣中王羃赴兵道以銀飾爲買和兵道鞫之曰汝不强姦惡用重賄買免坐婁死余時審駁一時審之問官又挾余曰曷不避嫌余曰何嫌可避但求中情法耳焉敢殺人以沽名哉

霍丘胡明善督學御史也居鄉豪橫强奪人妻女爲妾役鄉人爲工復假先年被刦妄執平民爲盜家制刑具極其慘酷時邑無正官勢陵其儕奪獄中鎖鑰掌之令僕人迫毆趙姓父子三人致死被害者訴官不得白聞於朝廷下御史臺勘問乃越該郡屬余追捕比見猶大言狂辯余曰上有皇天中有國法下有人心汝自省有無悖天理干國憲失人心服罪則已否則堂下數百人皆憤恨欲啗汝肉一呼對證御恐攘臂歷階勢難阻遏糜裂之禍在頃刻矣善俛首只願伏罪不知應坐何律余曰斬絞多端不坐從重坐殺一家三人律罪當淩遲

輒捉筆署名具招成獄堂下齊聲曰包公雪冤正法除積惡安萬民矣舉手加額叩首而去

乙巳夏廬陽旱余疏食齋居晨昏素服徒步郊壇禱至七日不雨余語衆父老曰祈求不應是無神矣亟取薪來盡收所設神像焚之明日不雨太守將自焚時司理陳儒前訝曰公言何遽余曰一身無足惜惜萬衆無以聊生耳陳曰知公重民命姑緩至三日未晚余與陳復曝烈日中步歸未至城闉黑雲四起巨雷大震方憩郡庭大雨如注陳作喜雨記載郡志中

江北地廣人稀農業惰而收穫薄一遇水旱易於流徙余守廬陽凡逃民遺產悉聽地鄰有力者耕種行經荒

蕪必下車詢問責令認佃與之約曰逃者當年來還佃人除工費均分花息二年還給三之一三年給四之一出三年不反給佃人永遠管業另查荒田給付逃戶不許告爭官司給帖付照故廬郡漸少拋荒

廬陽地本膏腴但農惰不盡力耳年豐粒米狠戾斗米不及三分人多浪費家無儲畜旱則攜負子女就食他方爲緩急無所資也余行阡陌閒相度地形低窪處令開塘高阜處令築隄遇雨隄可留止滿則洩於塘塘中畜潴可以備旱富者獨力貧者併力委官督之兩年開濬甚多余行日父老叩謝於道曰開塘築隄不惟灌溉有收且魚蝦不可勝食子孫世世受遺惠矣余曰此郡

守分內事耳何謝爲

郡縣徭役故事官賦止銀若干私有倍一至十者余察知其弊佃定民徭不循故事諸役皆爲增加庫役舊編七兩二錢增至十六兩額設六名其銀九十六兩計算公庭諸費盡在其中額外不得加增一錢勒布成式事上督撫句曲王公曄王詫曰諸郡減賦獨增賦何也余謂他郡名減實增本郡雖增實減因述其詳謂凡役銀二季徵解給之於官不令當役者與徭戶相見即欲多索無由已王曰是可爾行爾去必更矣余笑曰自古有治人無治法職在則行職去遑恤其後王亦一笑

余守大名謁巡臺楊公選語地方興革及官屬賢否余具以實對有頃問開州李守不免訾議何也余曰知府自知不如李以臺下明察豈得疑李此必有短之者不出民間公論特一鄉宦私怨耳楊曰何遽知鄉宦余曰某宦起蓋牌坊第宅遍役州民工作索車輛搬運州官愛民力禁止之怨謗由此天地鬼神鑒臨焉敢昧公心以滑是非楊公改容揖余升堂足立未定飛簷瓦礫忽墮擊初立處積二尺許楊驚且喜曰此非天意哉蓋故事屬官無陞御史堂者適以天地鬼神矢證余幸免禍足爲誣枉之戒

庚戌之變虜酋俺答寇薊鎮由古北口入直犯都城上下戒嚴朝廷遣兵部郎一人持節敕畿輔四郡備兵三

千人入衞使者馳至眞定諸守臣倉卒無措且議相見禮未決余聞報即閱戶口計人丁凡三十選一餘悉供餉治兵仗教馬令已定下州邑乃馳赴眞定顧諸郡守曰事亟矣公等尙牽制文義與使臣爭苛禮哉夫春秋先王人以王人尊則朝廷之威命行今兵興重務而卑使者則威褻矣彼勢不能行於郡將郡將不行於州邑州邑不行於閭閻竊恐三輔失援虜騎充斥如國難何諸君色動乃聽余庭謁使者下階迎入余首請視師使者曰何遽集耶余曰勤王之師事不宜緩因期五日至大名余先馳使者至既閱師畢因向余曰旌彩戟利士壯馬騰可稱八百精銳矣驚歎而別

京師達虜既退廷議增設兵馬以知兵有勇者授兵備副使駐札畿輔有尹君某轄眞順廣大四郡開司欒城句取州邑富人為標下旗牌及千總百總名民稱不願則責令市馬實廐嚇數百金莫敢與抗余聞之行屬邑凡尹所句提不得徑解俱由府轉達東明令白某首犯余禁余參治之餘解到者悉寄監不發尹怒行府類提余併繫其所遣尹怒更甚參撫按撫按置不問參吏兵二部部堂亦不問怒極揚言曰我將抉其目磔其胸余聞之曰朝廷紀法凜然在上吾何敢廢朝廷法紀以媚貪暴之人一官不足惜終不令恐嚇吾民以無負郡守之職耳

方尹兵道偏信刁橫拘逮良民余具揭曰良民無辜受逮情實可矜矧歲暮天寒路遙人眾不宜遠解且稍言民兵之欲無厭而膏脂之竭可憐冀其寬宥以安百姓不意反觸剛暴之怒後科道首彈劾尹數其凶殘貪婪罪狀盈幅時當國者欲庇之然以公論不容竟罷尹官因憶當時橫逆相加人情洶洶有勸余上白其事者余笑曰公是公非在人何待予辯且彼恣肆如此未有不敗者即敗人將謂由我訐之是我亦彼若也卒善遇之今是非誠自明余則無與焉時治山翁山相守廣平連境而治貽余書曰公眞鐵漢也曩誤為君危之

余為郡守預約州邑凡事難斷處者聽其申達大名有兄弟搆訟財產繼而各訐陰私爭勝不已縣令不能決申解至郡余鞫之曰兩人同父母生耶曰然余曰同氣不相念乃爾相攻何異同乳之犬而爭一骨之投也各重笞之取一杻各械一手置獄不問久之親識數十人入告曰兩人已悔罪矣願姑寬宥喚出各潸然淚下曰自相搆以來情睽者十餘年今月餘共起居同飲食隔絕之情既通積宿之怨盡釋已乃指天向日而誓余笑曰知過能改良民也遂釋之

年飢發粟賑濟此恩施困窮培植邦本至意顧有司不善奉行德意令其報名聽審支候經旬升斗之需莫償來往之費矣余以救荒無善策惟速行稍有濟耳癸丑關中同華饑請發粟余時為兵道即日行縣為約曰某日至某里里老率飢民關糧報遣而實飢者聽相隨來各廒盡開每一官守之揭竿為旗上書五斗四斗三斗飢民入余親驗其色與之多寡印記於面各令報名一吏書簿合某數者立某旗下名足旗行導至廒倉即與粟去略無停留數日而完又往他屬法亦如之事畢以所書名製三冊一達撫院一存本道一發州邑各屬無寸楮之費窮民無頃刻之淹余自謂盡心竭力然尋亦勞頓罷乏盡下行有司之事也

余備兵潼關入河北諸州縣防秋凡諸山險隘無不窮歷開有路可通兵馬處為之斬鑿溝塹設鋪舍以阨車

土矢石置木橋曳繩索以備扯拽若後事者修治不廢卽郃陽澄城白水韓城及同州朝邑諸處可高枕無慮患也白水城中人民僅百餘而城外倚山爲居者反多數倍余緣山開擴城基分民鳩工限日版築不兩月而工成同州城郭雖整民不滿千其中半虛無人余詢知城中無水人不樂居乃訪求泉源引二渠入城至今賴之朝邑司馬韓邦奇作記歸功於余今見通志後十年有使車道出余經略處者爲余咨嗟歎息云

石山談公愷督兩廣余轄嶺南道甫至謁談公談喜曰近已題征新會新寧山賊專待監一軍乃檄余與參將王麟率五嶺苗狼精銳數千爲西哨余恐大軍所至殺

及無辜乃先給旗榜於各村諸寨宣布朝廷威德令先下者集高阜處禁官軍不得侵擾始合兵擒勦凡斬首一千六百有奇俘獲婦女幼穉聽民認養老疾收養於官談以捷聞竟以失賂重人僅進一級同事領東哨者亦進以一級余獨賞內鏹一表裏二暨諸將領從俱敘功有差事同而恩賚異也

余入蜀過山西郭公民敬時按蜀已滿將復命於朝詢余以藩臬臧否首及左轄某余謂坦夷無他腸郭曰坦夷何多謬戾余曰此乃氣質之偏耳次及僉憲某余謂爽朗洞晰底裏郭曰信爽朗如處置乖方低昂倒置何余曰此或一事之誤耳因謂論人不當因氣質之偏概其心術以一事之誤概其生平郭公斂容起謝曰此格言也入蜀以來未聞斯語

辛酉之秋闈中鄉試侍御李公廷龍爲監臨檄余入院提調內外簾鑰一以委之及參閱文藝亦命余品騭高下余殫精竭力晝夜不寢者歷二旬餘將折封放榜李顧余曰古人求士兼取身言今僅得其言耳安得其身余曰疇昔之夜諸生過庭嘗物色之俱已得其彷彿及開卷覩姓名余一一道狀貌甚悉已而宴會狀貌果不爽一座皆驚起曰何善識人至是昔人一見識一郡人今公識一省士矣

人生相知貴相知心第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投杼之疑

曾參不能必於其母知己難哉余嘗轄關中有巡茶侍御欲骩法庇吏余堅持不從竟以相忤侍御乃摭藩司夙弊余所釐正者反以譏余劾之時朝議雖諒余生平猶欲更調以謝言者陸五臺光祖時爲銓曹郎抗議部庭曰張之生平操履余可剖心白之豈得以浮議蔽賢輒議調也且銓部省各一人凡以稽鄉評賢否古月旦遺意今某心知其枉直言不用加國家設官之意何謂張某竟罷某官遂杜門引疾欲歸當事者知志不可奪乃兩擬請旨而余復留用若五臺者可謂生平知己者矣

歲乙丑拊循關中秋出固原防禦虜酋時盡西掠黃毛

邊境無犯立冬後將撤兵還省余思兵防既撤安知不乘閒闌入乃宣諭諸將領今歲防秋官軍仍各守汛地俟防冬兵至更代方歸余歸未一月虜酋吉能果踏冰猝至官軍迎敵奮勇撲擊得首級五十餘驚駭而遁彼謂兵掣無備乘閒剽掠驀見官兵嚙指悔奔我軍以逸乘勞以衆臨寡恃吾有以待之氣先勝也功雖倖得事亦殊常捷書上聞部議竟寢

終南山高大緜亙極遠西連空峒太白東接太華少華南出爲嵩山又南出爲衡山其閒故多礦洞遇荒飢民嘯聚動至數千時關南關內兩道會議夾勦兵糧已集惟俟余以示進兵之期余思此輩迫於飢寒未有殺人

攻劫之罪情可原憫即手書曰民窮爲盜原非本心律有明條許得自首凡收執憲票者聽復業生理官司不得追究命工匠刻刷三千餘張用關防印識給以大字榜文遣撫民同知李愚馳往諭以禍福衆皆歡呼投棄戈梃羅拜於地領票而去時嘉靖丙寅三月也

余三歷西曹熟習法比既爲廷尉逆審諸犯多所平反適有二三大辟原問似出深求悉爲原情協律盡開釋之一日冢宰胡公松向余曰少司寇將借重余遜謝曰聞議某某有定議矣胡云文學政事資望孰如公者竟推上得旨以余爲少司寇余直任部事日與諸司論議其獄詞稍堪駁者不敢顧避悉如律例改正後送廷評一無平反諸曹郎相戒曰眞法司至矣吾曹憚之

京師琴賛爲茶會會輒數十人內一楊一馬言論相觸恃力鬭毆皆致重傷而死事發西曹楊坐其子馬坐其姪以扶其父叔助力相毆余爲理卿覩之皆垂髫童子衆謂兩人結扭在地甚强有力傍觀不能舉手投足矧二稚子緣兩人持堯法無所施不得已使各抵一命爾余曰楊名毆馬馴罪當坐絞馬馴毆楊名罪當坐絞今有罪者皆死而移坐子姪是知生可償死不知死可互償也幾於刻矣竟從末減各坐失於勸救杖決

漕河潰決上命大司空朱公衡往濟時以故道壅塞乃另開新河自南河之陽折而至於夏鎮大工甫竣漕船

入新河風雨陡作水驟騰湧覆舟百餘艘以萬計朱方自危乃移書來會余曰此天意也於人何尤遂上疏曰夏鎮之役在臣一人臣精誠不足通鬼神知慮不足先事變覆敗之虞實臣所致乞免旗軍賠補時部院聞之咸曰河道失事引咎自歸甚盛德也

始余轄關中道經於宿宿之守曰姚僅者加意民事招撫流移督築大隄下濬溝洫豬水以備旱潦傍築草舍居流亡以便耕獲畜禽隄外悉成膏壤余覩而歎曰茲良法也孰勤民事如家至此哉歲丁卯余撫淮右僅已移官比部首薦於朝欲授僅憲職持頒上飭勸農淮鳳閒會部已議他授但令兼董所奏以成命不果後以任

銓部復請設江北屯田僉事一員以淮鳳繫南北咽喉爲國家根本重地地廣民貧恐生不測也有旨謂其見體國厚民之忠得如所請後余歸用設官亦罷

羅浮滌水在廣東西閒自肇慶迤西梧州迤東介大江之南山深路隘草木蒙密猺獞占據於中不奉王化閒出爲盜余爲總督時值穆皇登極覃恩四海仰體德意徧行曉諭謂以總督生殺之權兼兩廣兵力之衆若調遣官兵四路進勦此眞釜中之魚何所逃避但念其中尙多安分素不行劫者兵加難辨玉石俱焚且多殺戮之慘傷天地之和余所不忍今欲令其更生先須示以忠信聽各悉心悔過勿生疑慮猺總猺老投招赴

軍門者量行犒賞三年無過奏授土巡檢之職沿江一帶關地閒曠與民交易責成於德慶知州江萬仞令其率令來見給與冠帶者六七人平巾靑衣者十餘人歡欣踴躍而去余罷歸日舟經其地遙望山閒聚衆喧呼焚香叩拜仰後事者勅兵斬數萬級乃余向者所招撫而生全然而晉秩勳階賞延後裔彼所謂功懋懋賞者耶

戊辰歲犇海北參將耿宗元謁庭下狀貌甚偉余喜得驍將語之曰海寇林容縱橫江上汝宜亟往勦除即日辭去復之嶺東謁巡撫熊熊遣令率標下民兵出勦平山屯聚倭夷元以兵非素練熊曰與爾旗牌不用命者聽行軍法耳元乃入營號令把總周雲翔等聚衆謀曰何處蠻漢犢號令我不殺將爲若害遂突入殺元衆盡兇黠反投賊中余遠駐肇慶相隔千里夫熊本始事倉猝召變乃該科獨參論余降二級不言及熊余聞變令中軍令狼兵數千盡殲倭夷生擒雲翔捷聞熊以功受賞余僅贖罪若熊亦可謂善掩罪邀功已人臣爲國効力何敢自明顧九閽遠於萬里孤臣又在萬里外惟憑省中一疏以行賞罰有言責者尙愼之哉

時廣中劇賊惟曾一本林道乾稱雄結連剽掠橫肆海上廟堂難當事之人乃以屬余余聞命疾趨移鎭梧州易將領招容兵備舸艦製器械事集矣乃指授方略會

集三省諸軍分布要害使賊進退無據又以其閒招撫道乾令直擣其巢穴賊始大窘擒有日矣適奉旨回籍而代者劉公燾乘傳至余離任甫十日一本勦滅人謂方以得歸故鄉爲幸道出南安郡守林舜道迎迓曰督撫重臣行李蕭然如此卽馬伏波曾樞密不是過也余乘輕舟不兩旬而抵家乃卜築湖西構屋三楹闢地三畝時游息其中榜於門曰煙水磯題其柱曰敢謂身閒遺物累祇將心賞寄煙霞又曰門前蔭滿先生柳座上香分處士梅以寄吾志焉

國初劉誠意先生爲御史大夫卽今南都察院右都御史余掌南臺所居邸第在太平岡下規制壯麗嚴整傳

爲先生所建院在太宰門外惟操江僉院朋來同堂四五御史雍容禮貌體統森嚴殊無事事時値兩京計吏與南冢宰王公本固並持衡鑑品隲去留悉協公議後南中黜陟稱明余先自陳奉旨覽卿奏不允辭宜益用心供職蓋南九卿稱卿爲異數而余感上恩因更號誠齋云

癸酉秋冢宰楊襄毅公溥以病免上命內侍傳命云吏部是要緊官宜愼重選擇時輔臣推上凡三人首臺長爲次司空朱余列於後輔臣不票擬持疏俟經筵畢面請點用上越前二人批云張某改吏部尙書著上緊前來供職余聞命疏辭奉旨卿公淸端亮間望素隆銓衡

重任特茲簡任不允辭乃趨朝面恩抵任時値三載考績諸省藩臬郡邑鱗集闕下余會臺長葛公守禮大計羣吏黜陟幽明復首陳入覲事宜申舉贓典奉旨諭允乃舉卓異謝鵬舉等二十五人引見於會極門上親發玉音宣諭爾等都是好官回去傳諭各官爲朕愛養百姓賜宴午門仍錫金帛貪殘賈某等一十六人悉下詔獄大小臣工一時鼓舞實肅淸朝政之一大機也

初余之召入秉銓也思古太宰之職在知人安民而惠安民生莫先綜覈吏治至是每當大選必錄選人姓名開具上注御屏遷輒更注欲上時時經覽以注意人才又議酌選規行久任崇實政遴眞才稽章奏重責成嚴考績愼拾遺俱得奉旨施行而余所措置獨崇大體略苛求務用否細浮議才不以瑕掩人不以資棄賢勝於名者雖下僚必揚名浮於實者雖崇秩必抑使人人爭得自效則余一念愛惜人才之實心不敢負國恩尸祿位者也

國朝歲供軍儲四百萬大抵取給江南漕舟道出江湖遡淮河入汶濟以北瀦畜衆水設閘啓閉踰衞遵潞直達京師二百年來但聞隄補決濬壅泄溢使故道無滯而已近歲故道不可專恃宜循元海運舊迹以備不虞喜功者輒一試之失不償得則又議開膠河謂功可立就又一試之未有百一之效而費已鉅萬矣齊民洶洶

怨嗟時在事者陳其狀下公卿議司空郭公朝賓曰上意大概主行諸君之意若何余曰聞之海邊有山難鑿出口淖泥難挖今功未百一而耗費不貲民心如此萬一力竭財盡竟無成功誰任其咎竊謂停止便公卿相顧無一言乃各書宜止二字事聞亦洞察大功難成遂如衆議其事得寢

甲戌春奉命入閣進士廷試卷時江陵柄國以有子在列避不閱卷亞相張蒲州擬定序次首江西宋宗堯次浙江陸可教次寧國沈懋學爲一甲次湖廣張嗣修爲二甲首嗣修江陵仲子也暨上御中極殿九卿以次讀卷時方以陸卷上徹宸聰而江陵潛通大璫遽傳命免

讀乃取沈張末讀卷寘宋陸上送御几前於是首沈次張而宋陸抑置二甲時縉紳咸爲不平而江陵猶向余曰蒲州吾所引用何吝於一甲不以畀吾子耶

國初自罷宰相時權歸六部後文皇取翰林學士等官入閣以備顧問至引宣開凡軍國重務人才舉措悉以咨之其權始重遂晉崇秩嘉隆以來專以翰林入閣自一甲外復有庶吉士之選典遂宏鉅甲戌之選由銓部封識以往余亦閱卷東閣以江右闈中卷屬余時江陵私屬江右朱某余曰卷皆封識何自知之江陵曰司封識者非汝選郎耶余俯而不答以司屬不宜私授徐就閣檢閱手一卷對語未工方惜其才少宰陳江右人也

向余曰此朱某卷余遂以應江陵之請竟置不錄始知向之所屬恐其見售耳余初不知所謂也後所取二省士余皆不記其名罷歸日有造吾廬而自道及者余已忘之矣

江陵聞喪之越日傳諭令吏部往諭皇上眷留意江陵亦自爲牘咨部云某日聞訃請查照行蓋諷使留已也司官持咨請余議覆余謂宜咨禮部查節年閣臣丁憂恩典從重優恤若不喻其意乃遂大拂江陵心嗾臺省數人相繼彈劾奉旨致仕余趨朝北面稽首出過江陵言別語之曰頃某濫竽重仕幸佐下風見公聞訃哽咽涕泗交橫謂公且不能旦夕留區區之心誠欲自效於公以成公志詎謂相矛盾哉茲與公別山林政府不復通矣語竟張汗顏額泚噤不能聲有頃曰公去而心愈苦事愈難矣余遂拂衣而歸諸公卿咸祖道都門外時太常卿孫公鑨向余曰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願以兩言爲公今日贈

松窗夢語卷一終

松窗夢語卷之二

南遊紀

明 仁和張 瀚著

昔人謂桐江一絲扶漢九鼎余嘗經富春山泛舟桐江登子陵釣臺瞻先生遺像因思先生高誼不獨千載之下令人興起而春山江水亦藉以傳不朽人傑地靈非偶然也自桐江而上百餘里閒兩山蒼鬱一氣澄清秋行如在畫圖中嚴州以南溪流差緩水皆縠紋無煩搖拽中流自在而行將至蘭谿山開水渟勢逆而聚風氣頓異城郭修整人民富庶離浙而南諸郡邑不是過也龍游衢州沙灘高溪流淺舟不易達至常山踰嶺則浙之南界矣再踰玉山爲廣信郡治建於山麓規製整肅至鉛山河口坊曰保障河洳猶廣信之屬邑也自鉛西南爲弋陽貴溪安仁達饒州而餘干之瑞洪塘則民居輻輳艤舟蟻集乃東南商賈往來之通道尋渡鄱陽夏潦漲大水奔流忽高丈餘茫然波光時西北風恬搖拽而過展帆數葉頃刻行數十里至湖口之黃家渡沿逆汪洋儼成巨浸傍水人家皆爲沒溺舟在陸地中行僅露樹杪水流甚急賴風乃濟遂達江右之會城古南昌故郡登滕王閣瞰檻外長江一望水光接天因憶畫棟飛雲珠簾捲雨洋洋在目至豐城晉張茂先望劍氣沖牛斗於此地故名劍江自臨江而歷新淦峽江諸山飛舞而來至此一峯突兀望之鬱葱若畫於此維狀元倫之故鄉也再達吉水國朝館閣之臣恐萃焉諺云翰林多吉水歷考嘉正以前信然儼所謂人傑地靈非耶今之吉安乃宋廬陵歐陽永叔遺址而泰和萬安皆廬陵屬邑既抵贛州遂從陸行詣南安之小溪驛驛在萬山中有磚城乃陽明先生所建自南安踰梅嶺嶺高路隘然盤旋而上亦不爲險過嶺復登舟經黃塘平圃路多奇峯怪石而清流旋遶其下頗可娛目至韶州有白塔隄英德有觀音洞洞在江中石山高峙水齧壁立而巖洞深奧過江口橫石磯飛來寺寺在山上奇峯聳秀迴渚呈瀾一勝槩也歷清遠三水時值潮長水勢湍急緩緩拽牽而進登小金山昔名靈州山寺曰寶陀有東坡遺像前有超然臺登山而望四面皆水若登金山觀大江但廣狹不同耳自此經官窰抵廣東之會城爲古南越城有七門城東北隅有粵秀山西北有九眼池爲一方勝槩天氣甚燠乃陽洩陰盛之地冬不雪花不謝草木不彫民人多溼疾亦風氣使然其俗賤五穀而貴異物然珠翠牙玳與五金諸香皆產自交南海島非中國所有市肆惟列豚魚豚僅十斤即全體售魚盈數十斤乃剖析而售惟廣州爲然果實種種亦惟荔挺爲最荔奴次之鳥多孔雀獸多麞鹿此其大較也廣州以西經三水爲肇慶入小廂大廂峽兩山相夾水流甚急至新

村經楊柳洲洲在江中環洲之人僅四五百家猺獞所畏有藥箭能傷人隔岸一山皆賊巢洲中人往樵採賊亦不敢近至德慶一山光頂如僧土人呼爲和尙頭至封川遂達梧州梧州東臨大江風氣稍涼西逼深山草木茂密天色時陰翳多江山瘴癘之氣中設總督府院宇亭榭數十座池塘數畝多奇花異木雜叢林中莫可辨識鳥雀飛鳴其間聲音聒耳院中大樓七間皆香楠鐵力所斲壯麗無比前堂高巍每坐堂中晨興多曖昧日將中氣漸淸肅稍辰見地中瘴霧如香煙數縷冉冉而起頃刻瀰漫布濩遍堂奧蒼茫混六合爲一上下皆晦冥矣產多海物而鰣魚四時有之深山產大蛇土人捕獲食之如廿魚鼈最者長數丈目如炬光行人夜過畏避如虎恐爲所啖也自梧州以東肇慶以西中介大江北岸皆郡邑南岸爲羅傍猺獞據山倚江負固不服時出江上爲盜今已勦滅無遺開拓山巖建立縣治爲羅定州邑矣廣以南爲新會新寧經甘竹灘潮長灘高不可上潮平則遶灘而過不爲險至黃潦灘水勢遠闊中多淤路順風而行亦無所阻渡江門詣東亭爲新會登城一覽東西北皆倚山爲城南面水遠遙望兩山夾峙而中空處卽崖門門外卽南海再經蜆岡一路白沙翠竹水綠山青水出口爲赤磡墟小艇絡繹而來土人云趁墟如北人云趕集此新寧之地也自鉛東南爲車盤崇安崇安卽八閩屬邑矣離崇安廿餘里爲武夷山山景絕勝兩面皆懸崖峭壁中流一溪淸澈明瑩凡九曲折遂名九曲溪峯巒大者三十六多奇而最者爲玉女峯兩峯直插溪中高逾數丈許峭拔可愛又爲鐵石巖其色如鐵而平衍橫亙里餘高望乃數仞之崖不可攀躋自興田詣建陽地產砂飴茶油監竹簡楮册商旅雲集所期物在焉耳登考亭卽朱晦翁書院過葉坊爲建甯城郭完固人物豐盛四門皆深湟長橋橋上遍搆屋宇齊民列肆而市貿易其中肩摩轂擊接踵繼至暮始罷去建甯以北溪流雖急傍無高崖人從石上牽纜猶可挽舟而行建甯以南山高無岸溪灘復多巉石舟從石畔中行極爲危險而黯淡灘溪流屈曲洪中湍急卽長年三老震懼尤爲最險者也出險達延平兩渡橋梁一渡舟航上下山坡開爲順昌復渡黃石灘石大面多水流迅捷雪涯拍舟轉盼已過由劍浦而達邵武郡有熙春山山巔二亭高曠可以眺遠延東南經茶洋自黃田登舟順流而下爲芋源卽抵閩中會城古閩越地也城有七門周圍僅三千八百四十丈高二丈一尺惟湯門內外有湯井一湯池二水皆溫煖但多硫黃氣不堪沐浴南門對烏石山形如伏虎城中有瑕珠樓傍列二石虎鎭此山也稍北爲藩司大門上有高樓三層設鐘鼓以司刻漏塞中扃由左右門出入亦避此山也司

中地極深廣由門至堂隱隱遙望兩埠皆植荔挺樹高二三丈陰森蔽天果熟色澤如脂與綠葉相輝映最爲豔麗其肉瑩白如雞卵而臭味更香美諸果不及也閩中惟會城興化有之而興化者名狀元紅核小尤佳自甬路上月臺凡二十四級堂高敞五間穿堂九間後堂五間復上五級爲後樂亭亭後有榕樹一本圍十餘丈而榕木寄生其中扶疏陰翳後山漸高傳爲閩越王無諸建都於此覩重樓喬木意者皆故物耶此中天氣甚煖僅亞於粵而冬亦少雪花木歲暮不彫橘柚桃李皆佳有歷秋後始熟者多產奇花芳草而魚子蘭夾竹桃尤芬芳可愛魚鼈多海中異味種種不能述時會天使

歸自琉球獲魚腊暹酒尤得嘗於異國之味云

北遊紀

浙之屬郡北去止檇李檇李以北遂爲姑蘇之吳江而虎邱一山亦三吳之勝地也自姑蘇涉毘陵經錫山由雲陽而達京口皆江南大郡渡楊子江登金山寺繞佛閣七層高者臨絕頂頂有二亭爲大學士張蘿山霍兀崖詩碑下汲中冷泉水清冽無比品爲天下第一迴廊多石刻皆國朝名公之作四顧青山峯巒峭拔如萬笏朝拱覩江上舟航往來迅捷其行如飛旦暮覩日月之出沒大如車輪光燄萬丈目奪神竦時江颷乍起波濤洶湧雪浪拼空已而風恬日朗江波澄靜渾如素練人生顯晦升沈亦猶是耳安得砥柱中流屹然如金焦者焦山去金山三十里山而東南即太倉通海處遡焦山上流百餘里抵北岸爲儀眞邑下揚州之廣陵泛邵伯湖順風揚帆迅疾飛渡惟高郵寶應二湖遇風最險近築內隄可免風波之患矣自淮入河爲桃源宿遷邳州嘉靖初年黃河之水澎湃橫流尙畏深險數年後河道頓異流沙湧塞僅存支派浮舟甚難行人揭衣可涉時方命疏浚殊勞民傷財竟不能挽黃河之故道也惟五月以後河流衝突從旁決開行民閒田野中蕩爲江湖舟人亦稱曰湖中但水勢散漫多淺沿河隄岸皆爲淤沒舟行近逼民居無牽纜之路至馬湖口泝河口水湧

急流度纜而過行者苦之迨冬水涸尤爲難行旋復流澌河冰漸合益不敢入湖湖中留滯之舟不可勝計自房村渡呂梁徐州二洪爲彭城由此泝流而上踰耿山至沛縣皆直隸界矣夫二洪之閒猶可鼓枻而前耿山以上大水漫漫浩蕩無涯皆自淄溝來不從浮橋出村落僅存高阜之十一餘皆巨浸波濤舟航無岸可傍停於水中官民舍宇盡皆沒溺一望渺然惟數峯巔而已田野之閒民船取捷四散飛鶩莫辨所之舟人以鐵貓前繫然後牽挽而行過沽頭等閘皆瀰漫汪洋淼不知閘之所在矣自沛以北經二十餘閘始達濟甯爲山東界涉獲麟渡爲南旺湖湖中遍栽蓮花香芬襲人積水

以防泉涸東望一山卽梁山濼西迴汶水孔林在焉汶水至此南北兩分以濟漕船南流由徐以入黃河北流由臨淸以出衛河歷張秋七級十餘閘爲東昌東昌卽古聊城再經堂邑之土橋淸平之戴灣至臨淸始無閘自臨淸之武城卽絃歌古渡過甲馬營爲德州而東光滄州乃北直隸之界矣自靑州歷天津通州始達京師京師爲古燕都左枕薊遼右控宣大以暨山陝諸邊鎭而南面以統御寰宇四海之內輻輳歸命海外四夷咸納欵輸誠惟北虜黠驁難制聖祖神謀移都金臺居重馭輕乃萬世之長策也洪武初爲北平布政司永樂七年改爲北京十九年營建宮殿後拓西苑中有太液池

瓊華島廣寒殿乃築城周迴四十里立門九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曰得勝東之北曰東直南曰朝陽西之北曰西直南曰阜城京城之外置御馬苑大小凡二十所相距各三四里置南海子大小凡三養禽獸植蔬果於中以禁城北有海子故別名南海子城池宮闕崔巍壯麗勝於舊京東南財貨與山海珍藏無不聚輦轂下誠爲塞途積路毋論天府國儲卽世戚巨璫門極膏粱身衣紈綺耳窮鄭衛目盈燕趙猶未足以厭其欲也自公卿百寮以下兢兢奉法循例遵朝儀次紀法森嚴聲容稍失御史糾其前金吾督其後天威咫尺下逮矣百官常朝俾可遙瞻天表南

公卿入侍經筵始得近覲龍顏然侍立移時惟祇聆講讀間聞天語俾一唯喏而退至出祀太廟百官侍立階傍咸得親炙休光第一歲之中僅三四出而時或遣官告祭不盡躬詣也出正陽門十里爲天壇壇中建圜殿覆以五色琉璃而金頂光明映日每郊祀上帝以太祖配之壇左有御寢望朱門畫棟亦若殿庭而規制稍狹壇右爲神樂觀道紀典樂官居之其室宇幽靜諸觀不及也出崇文門十里爲報國寺寬廣深邃百官奉表入覲者皆寄居於中其精舍整潔亦勝他寺東出得勝五里爲演武場其地廣大可容禁兵數十萬內有滿井其水時時自井湧出而淸冽堪瀲城中咸取汲焉西出阜

城門三十里爲西山層巒疊嶂龍飛鳳舞長溪曲折自西旋繞而來溪上鎖以白石橋過橋爲碧雲寺古刹連雲朱扉映水景最佳麗迤邐而下北六十里爲天壽山長陵在焉歷代諸陵高下相因若輔若翼登山顧盼乃四圍山色之中中開一境平鋪土壤數十里若出塵寰升霄漢別具一洞天也自京師以東爲良鄉涿州卽古涿鹿黃帝戰蚩尤處新城接古雄任邱經白溝河河水達天津丁字沽凡三百餘里任邱涉滹沱河爲河間而獻縣則獻王墓所在也自阜城景州以達德州有南留智北留智皆綿嶂之區而東岳泰山隱隱在望踰恩縣爲高唐昔縣駒處此東阿之西野有三歸臺遺址踰東

半爲汶上而兗州之曲阜則孔林在焉余登其堂祇肅恭謁徘徊不忍去過鄒謁子輿氏墓因知近聖人之居之甚其淵源誠有自云自涿鹿而西經琉璃河橋曰瓊恩坊曰永明曰仙積皆世宗所命自保定走定州投故人張風泉莊莊五百畝一望無際中有蓮池柳堰蘆葦蕭蕭流泉隱隱而北岳恆山在望可以眺聽走眞定迆西爲井陘路在山谷中兩崖相夾大都似函谷關而狹隘過之所謂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列者中途有淮陰侯廟即韓信當年破趙處其曰井陘口即古關也歷順德渡沙河直走邯鄲道上途有黃粱夢前殿祠鍾李二仙後殿塑純陽臥像規制弘壯覆以五色琉璃光燄燿

日亦江北廟宇之僅見者再走湯陰經武穆祠渡淇爲衞輝自衞順流而下經濬縣抵大名郡大名爲宋天雄軍其俗素稱猛悍强有力善騎射天性然也沿衞水下流經南館陶北館陶爲大伾山神禹東過洛汭至於此山乃當時治水之故道衞河皆平川曠野行之終日罕見人煙自衞輝南歷獲嘉修武爲懷慶自河内渡沁河見河水湯湯自孟縣再渡孟津曹操之遺冢七十二猶存望之纍纍如也自孟津南渡曰河南亦曰周南周南以東有忠臣唐狄梁公墓碣有孝子晉太師王祥石碑而河名孝水即王祥剖冰得鯉處偃師乃武王伐紂息於此遂以爲名再經黑石渡山皆玄石西望數峯即百

印山也鞏縣多土田由汜水以東至於滎陽皆逶迤高岡在漢爲虎牢後廢爲關而中牟之朱仙鎭即岳武穆班師處至大梁爲汴會城古之洛陽中建周王府城郭人民咸整齊富庶而冠裳禮義猶近古先彬彬之遺洛當天下之中氣候寒燠不爽而寒多於燠夏可無葛冬不可無裘猶近西北風土地多樹黍麥獨牡丹出洛陽者爲天下第一國色種種以姚黃魏紫爲最品特著二十五種不獨名圃勝園在在有之郊圻之外多至數畝或至數頃一望如錦郭外多長隄大道道傍榆柳垂蔭夾道溪流可飲可濯王孫貴介時駕朱輪華轂乘雕鞍玉勒驅馳隄畔御風而行泠然怡快或幕天席地順風

長嘯亦足賞心秋冬草枯葉落則駕鷹驅犬追逐野獸於平原曠野或挾彈持弓釣弋於數仞之上樂而忘返不減江南勝遊此自古帝王都會也洛陽迆東爲陳留通許爲葵邱甯城而歸德爲古宋郊碣題先聖伐木之地穀熟爲古亳都即成湯始事之地自周南以西爲新安即古函谷關由沔池至陝州之桄林經硤石皆從山徑中行至硤石兩山相夾危石嵯峨中一泥濘路耳由靈寶閿鄉至潼關亦皆山路沿河至關則河流山峙自昔稱雄非復向所見之山岡關隘矣靈寶縣治之北有老子故宅南曰尚書里曰太保巷許氏一門咸萃焉科第世盛爵位世顯甲於一省而父子冢宰國朝以來所

僅見也

東遊紀

大江近海皆有潮惟浙江有巨濤澒捲如山聲聞如雷天下奇觀也浙江下流有黃公洋廣三百里始自大海納以巨澤水勢相夾激而怒濤生昔唐盧肇賦云猶茲水也夾羣山而遠入以巨澤灌其喉可見不特海門二山之一阻矣塘爲錢鏐王所築因以名之而浙江之源出婺源浙嶺其山高峻難行緣山取道凡十八曲折而上故曰浙也昔渡錢塘値大風陡作雪浪滔天江空無西渡者踰日早發至中流風雨大至舟屢傾側幾至顚覆舟中之人相顧駭愕呼天籲神衆相擾亂余戒舟人

穩坐喻以生死有命如命當絕卽葬於魚腹中亦何憂懼爲幸數浪拍岸同舟者得以共濟後繼至一舟竟溺於江已而登岸見沙塵蔽天道傍拔木無算始知異常之風波也踰西興關復登小舟由蕭山至會稽探禹穴登越王臺仍踰東關謁孝女祠遂泛江上之舟江狹水迅順流而下至曹娥東壩一望東山皆謝安故蹟上有洗屐池薔薇洞著衣亭白雲軒明月堂中有晉安石康樂宋深甫明木齋四像余覽畢登舟覩江山佳麗風日晴和誠勝遊也自此盤旋溪澗中終日行數十里卽古剡溪自嵊縣走新昌道逆遇謝樗仙同登介如寺南明寺縱覩石佛月峽深淵長松俱堪把玩至水簾洞飛泉湍瀉而下渾如珠簾過天姥山房入萬年寺望石梁一道橫亙於上瀑布鳴泉澎湃奔騰於下此爲天台勝地誠奇觀也時自江東返棹復由餘杭登大滌山覽洞霄之勝經臨安至天目之東旋遶西天目爲於潛邑踰山止宿於山民居乃甯國富民也其屋枕山而水叢林密竹之下陰翳可愛由甯國邑至郡皆在山谷中至黃池則大河漫衍莫辨遠近泛舟終日始抵太平登采石磯詣龍江關入金陵卽古建業高祖昔定鼎於此舊吳時跨秦淮南北周迴二十五里洪武初益拓而東盡鍾山之麓凡九十六里立門十三南曰正陽南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

曰金川曰鍾阜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儀鳳今塞鍾阜儀鳳二門其外城則因山控江周迴一百八十里別爲十六門紫金諸山環亙於東北大江迴繞於西南龍蟠虎踞古稱雄鎭迨今唯覩城郭崔巍而宮闕荒蕪殿閣止存武英奉先猶故物也然宮逼近城東而民居處其西自長安街至大中三山抵水西門路甚整潔民居兩廊可步尤便行人出正陽門數里爲南郊壇出聚寶門一里爲報恩寺有琉璃塔高二十五丈永樂年重建夜每燃燈數十如星光燦爛遙見十里之外寺左爲雨花臺臺在山岡可西望大江三山門內爲鳳凰臺出朝陽門沿城而南恭謁孝陵陵中禁採樵草

深木茂望之叢蒙深遠不可測惟遥望殿宇森嚴御路傍列石器長亙數里前峙御碑高三丈許覆以石亭亭前朱門棨戟以時啟閉左有懿文皇子墓亦朱門深鎖不能至也洪武初置漆園桐園椶園於鍾山之陽種木各萬株以收油漆椶纜用造海船及防倭戰艦其省民之供慮周如此城北爲太平門內曰太平岡外曰太平隄三法司在隄之南公庭簡肅殊淸閒無事夏月面後湖觀夾隄芙蕖湖光蕩漾鸛舞松陰鹿鳴芳砌可稱吏隱都察院邸第在太平岡下壯麗嚴整傳爲劉誠意先生所建北之西有雞鳴山登之可以眺遠故宮遺址儼然一望中矣自宋石放舟而下經燕子磯上有觀音閣

懸大江之崖望之危險再下爲黃天蕩江闊水湧四望無涯亦無蘆葦沙洲雖値風恬日朗而江濤震撼白浪橫空唯聞澎湃之聲而已登儀眞公署有後樂樓樓下四圍皆水遍植蓮花鳧鷗蕩漾對景可以忘機題後樂者吾杭吳龍江也自六合來安詣滁州古瑯琊山有醉翁亭猶存歐陽永叔之故址歷大柳紅心之鳳陽中都皇陵在焉余祇肅恭謁莊誦臥碑而渡濠梁卽莊周觀魚處由王莊固鎭達宿州皆鳳陽郡屬入宿州境道路修整田野開闢人民源源歸附時得人以招撫遂轉荒蕪爲樂土有司之所繫冝重矣自宋石渡當利爲和州陰陵山在焉卽項羽迷道處郊外數里有香泉溫煖可

浴界首以北有烏江之雍家城謁霸王祠祠後墓甚高大宛如一小山意者古人之葬皆高封其邱漢以王禮葬尤宜爾也今人於墓頂建廟廟後壘小堆爲葬穴失古人之意矣界首以南爲昭關崎嶇險隘雖白日徐行尤覺坎軻子胥晝伏夜行其處危勢頓可想而見渡昭關爲姚廟高井遂達廬陽廬陽之民朴茂少文守禮義董廉恥地產紅米豐歲一金可易四石尤多藥物江南江右商賈咸集聚焉廬人藉以充足有以也廬之屬皆鉅邑而形勝則廬江有廬山山甚崔巍登巓望湖有劍池石匣可以眺遠巢縣有巢湖湖中有山山上寺觀皆可延覽而半湯池亭爲最自巢取道趨全椒詣龍城古

刹時夜月微明叩門止宿由石梁東下河流屈曲順流而行三百餘里皆荒落村莊非大道通衢過李灣茅塘乃含山全椒之正路從棠邑儀眞天長經伏波祠爲盱眙邑所過高山深礀流水潺潺靈石齒齒茂林修竹不異江南風景輿人捫蘿揭衣殊苦於行余方憑衡眺聽不知道路之阻且長也盱眙縣治在山之麓山涯卽爲黃河渡河至泗州登州北門遙望祖陵隱隱如彈丸之地四面皆水將渡泗水大風陡作波濤洶湧舟不能前乃棄舟從陸時天寒甚至洪澤驛傾圮不可入乃就民居火炊向日晡途多水潤復舍輿就騎昏黑馳五十里投黃岡寺寺在荒村頹殿茅房皆廢爲牛羊阜山僧數

人皆野朴不能爲禮山陽之屬也踰黃家集抵淮安環城皆水旋繞而行始入城訪淮陰廟漂母祠乃遂登舟時新秋風歛雨後涼生坐臥安舒較馳驅輿馬奔走炎鬱之中又爽然自適矣

西遊紀

歲己未自武林泛舟苕溪遂從陸行經廣德之白雲菴由甯國池州渡江爲安慶三渡水爲潛山太湖而黃梅以西則楚地也路多高山深溪由蘄渡巴爲黃陂經古雲夢而今之承天則顯陵在焉余恭謁而渡湘江賦詩以弔屈原至荊州走觀音巖觀瀑布泉泉右雨後溪流奔騰如雷一奇觀也再渡清溪當陽爲玉泉寺寺後一

山草木陰森左右環拱面溪流水潺潺水外平布如案境聚而佳入寺便欲忘去遡溪流而上水出鬼谷洞洞通巴江至夷陵而望面皆高山初上一山即肩輿襯扶掖而行所謂蛇倒退也再上一山尤壁峻即鬼見愁也又上一山極危險登山下視諸山盡若平鋪而白雲高低掩映宇內奇觀也是爲鑽天鋪又升降十山山半開一洞天洞外一峯突兀盤旋攀躋九折而過紅崖兩渡溪流又最上一山土人呼爲周坪坡而歸州四里之城在高山之上臨大江之涯居民半居水涯謂之下河四月水長徙居崖上江不闊而急流渡江以南沿江岸行有屈原廟原生於此地也巴東以西爲東瀼又西爲西瀼杜甫昔寄居於此自此入巫山始爲蜀界而夔州雲陽則販木商販之所聚也自巴陽峽乘小舟沿江而抵萬縣復從陸行盤旋山谷中水田村舍之間竹木蕭疏開以青石砌平坦路甚清幽入蜀以來僅見且山氣清涼非復沿江上下風景將至蟠龍遙見飛泉數十道從空而下山崖草樹翠青而泉白眞如垂練且兩山高峙流泉平平低下不知所從來及登白兔亭入蟠龍洞洞口垂乳亂雜稍入便暗列炬以進內有石筍龍牀約半里許漸不可入唯聞水從中出而淵深莫測也梁山墊山以西上一高山名張沖塘甚爲危峻自此皆上下山坡至鎭山始爲平地渡巴江爲重慶城城臨江而倚

山歷壁山永川榮昌內江資縣皆面江流而資陽之覺林寺在四圍山色之中可以南眺大江寺後有水月閣遍植桂樹樹甚高大時正芳香可愛自簡州詣龍泉即蜀中會城東門曰迎暉橋曰濯錦一里許教場也五里爲靜居寺寺左爲宋潛溪墓西門曰清遠橋曰浣花三里爲萬福寺一路溪流自郫灌來南門曰中和橋曰萬里正南二里爲昭烈祠坊曰同伸大義中祀昭烈而孔明關張配之稍西爲杜甫草堂有子美遺像門邊浣花溪流左爲武侯祠爲青羊宮宮甚宏麗蜀府所建也北門曰大安橋曰駟門一里爲錦官驛五里爲玉局觀城中爲蜀王府其富厚甲於諸王以一省稅銀皆供蜀府

不輸大儲也藩司在城西北即昭烈建都舊址所謂武丹山今在司中蜀城內外平地僅四十里許而四面皆高山大色常陰翳如晴明和煦風朗氣清之日絕少至若白日杲杲明月輝輝歲不數日而月尤罕見故云蜀犬吠月氣候較煖初春梅花落柳葉舒杏花爛熳如江南暮春時矣地多二麥春仲大麥黃小麥穗皆早於江南月餘民俗朴陋鄙俚雖元旦燈夕寂然無鼓吹燈火不異平時惟婦女簪花滿頭稍著鮮麗醜婦出汲赤腳泥塗而頭上花不減也內江富順之交有鹽井曰自流新開原非人工所鑿而水自流出汲之可以煎鹽流甚大利頗饒多為勢家所擅有油井井水如油僅可燃燈

不堪食有火井土人用竹筒引火氣煎鹽一井可供十餘鍋筒不焦而所通鹽水輒沸此理之難解者鹽井在在有之油井犍為縣有三處火井在瀘川西地名雲臺僅一處耳自敘泛舟而東沿江一路多魚南溪大鯉重至百斤小者亦二三十斤諸魚皆肥美可食此會城所不及也由江安納溪以涉瀘即武侯五月所渡經黃巖神山為合江合江以上水猶澄清以下渾濁似黃河矣既歷漢東江津間已為返棹復抵重慶夫蜀中皆山也江流在兩山夾禮中陡峻處江狹迅駛開衍處江闊稍緩而面青山西望不見路所從來東去亦不知水所自出蓋千迴萬轉始至三峽而下湘江也時乘桃花水發

放舟千里閒良一快遊但舟制不住四檣搖撼板木皆動舟中之人不能穩坐況咿啞之聲聒耳對面語不相聞較他處舟航迥異江流湍急瞬息數十里回顧山巒不及凝眸瞬盼倏忽已渺茫矣因詠太白千里江陵一日還之句乃實際語也自川以北曰新都漢州曰中江潼川自鹽亭渡嘉陵江曰保甯城南有錦屏山不甚高上多僧寺道院又有振衣長嘯翠微景壯攬勝諸亭一望城中煙火俯視江上舟檣良亦佳景而蒼溪之羅方則保甯絲綾貿易之所聚也自柏林龍潭踰梅嶺曰廣元沿江而至沙河再踰朝天二郎嶺皆設關官軍防守路甚險峻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豈即云此又踰七盤關

關亦險甚自此離蜀境矣入關西界即為漢中之蠻羌行經滴水崖五丁峽峽中淒淒生寒五月如深秋路雖崎嶇然在山麓無險茂林峭壁怪石鳴泉亦奇觀也金牛青陽路皆平坦僅過小山至沔縣有百丈坡襄城喬木夾道中多虎豹所登山漸高險所謂雞頭關也關門三重有軍把守不減朝天七盤稍下即入連雲棧自此歷青橋馬道凡九十里皆棧道兩崖陡絕中開一路於山腰下瞰江流鳴雷噴雪路斷處皆空中懸木為路所謂棧也出馬道口橋曰樊橋傳為樊噲所造即蕭何追韓信處傳有碑紀其事踰武關為安山踰柴關為松林三岔廢邸自柴關迤東懸崖峭壁急流飛湍溪中石白

如粉殊快心目然皆平地雖沿溪間有木橋而溪淺岸低不爲險也自三岔登鳳嶺山勢甚高踰上下凡五十里即爲鳳縣之土關有清風閣草涼樓樓當高山之下迴出林表遙望畫棟朱甍翠壁後襯景亦佳麗東河一路坦夷間有棧閣不甚險將至寶雞兩山相夾名益門鎭自此始出棧道矣寶雞臨渭水而城下流有蟠溪驛曰陳倉爲漢時渡處所謂陳倉口也自岐山成城閒道渡河曰汧陽入渭東流經龍州鳳翔之間見鸜鵒飛鳴蔽空如江南鳥雀之多過扶風有伏波墓武功有楊妃墓興平有漢武墓而咸陽則周五陵在焉渡涇河爲高陵渡渭河爲富平而涇渭之中爲陝西會城即古長安

中有秦府扁曰天下第一藩封每謁秦王殿中公宴畢必私宴於書堂得縱觀臺池魚鳥之盛書堂後引渠水爲二池一栽白蓮池中畜金鯽魚從池上擊柝魚皆躍出投餌食之爭食有聲池後疊土疊石爲山約亭臺十餘座中設几席陳圖史及珍奇玩好爛然奪目石砌遍插奇花異木方春海棠舒紅梨花吐白嫩蕊芳菲老檜青翠最者千條柏一本千枝團欒叢鬱尤爲可愛後園植牡丹數畝紅紫粉白國色相間天香襲人中畜孔雀數十飛走呼鳴其間投以黍食咸自牡丹中飛出競逐尤爲佳麗都察院近城西北院有樓七間遙望終南而西有二池水接終南龍首城中灌汲咸藉於此藩司在

城東南後堂有玄石一塊蓋一亭覆之名曰定官石石上釘釘不知其數相傳星夜釘釘能入即顯否則不祥亦甚奇異氣候寒於東南惟西風而雨獨長安爲然昔程伊川云理不可曉恐是山勢使然耳地產多黍麥有稻一種名綫米粒長而大勝於江南諸稻每歲入貢天儲民俗質魯少文而風氣剛勁好鬬輕生自昔然已南門有雁塔寺塔高三十丈唐高宗所建中刻聖教序七十里爲終南山麓爲普光寺有蓮池數畝更上爲天池寺面對五臺蒼巖秀拔嵯岈蔥蒨喬松古柏之下遍地皆芝麋鹿數十爲羣呦鳴寢處蕭然自適眞仙境也西門琉璃局臺榭迴環花木繁茂而渠水曲折來自終南

由局入城長流不竭北門高阜土人呼爲阿武婆坑謂武則天也器用遺址皆以是名之東門景龍池即唐大內臺基磉礎猶存前爲花萼樓又前爲勤政樓偏西爲沉香臺梳妝樓皆唐遺址老檜婆娑古柏虯藤猶唐故物也自陝以西爲醴泉有唐昭陵而乾州有乾陵焉自永壽邠州直走涇州有王母宮在回山之上至此而回上有瑤池玄圃宮殿軒敞中祀王母貌像莊嚴左廡周穆右廡漢武前後多高閣渡白水爲平涼中有韓府珍寶之多甲於諸藩而藩司祿糧往往不給自瓦亭至安國鎭登崆峒其山壁峙山麓有傳道宮即廣成子授道於黃帝處也山中有二元鶴道士從山上呼之則出飛

遶山下時余登山二鶴飛鳴旋遶於山麓者三忽不見然不時出見之者少自固原以北卽榆林寗夏甘肅三邊鎭矣自陝以東登灞橋而灞陵在目至臨潼當驪山麓有溫泉焉泉水淸冽石甃光澤地形如盤旋爲太眞浴處渭城以南水自西流經新豐鴻門鬬寶臺合於黃河華州當二華山北時淸和景明白雲飛繞山腰山峯之下分爲二三初春山下山雨遙望山頭堆白雪已滿峯岫已五岳惟華山最高高處不勝寒皆奇觀也道傍多石澗中流水潺潺遍栽水稻若蓮花舒紅嫩柳拕黃披拂綠水之上宛若江南風景西岳廟建於華陰廟列巨碑古刻多剝落不可辨皆漢唐故物祠後有移山潭瑩潔可愛時入華山步雲臺觀玉泉院登莎蘿坪訪希笑巖洞中有臥像已而道士鼎鼓導引捧朱匣至前敢視之云希夷委蛻也余令封記藏洞中尋覓石槨葬之以先賢遺蛻不宜褻玩耳二華形若方巾而山勢陡峻危險路從峭壁鑿石爲級傍以鐵繩繫之行人扶掖而上僅可至山巖不能陟其巔也潼關高山陡峻當其南黃河浩渺遶其北一面東望其勢如建瓴而下自古形勝之區無踰此者自華以北渡渭水投淸涼寺一望漠漠黃沙無寸草人煙僅有小村皆回回種類渡洛水至同州城郭甚整民居寥寥蒲城有唐憲玄睿穆四宗陵而亞夫墓在其北郊同官皆高山大磵而耀州之西郊

爲孟姜祠三原二城中開一水水深土厚民物豐盛甲於一省離三原境潤水潺潺自北而東南以達於洛卽爲白水古彭衙郡自此走秦嶺崎嶇難行間舍輿乘騎舍騎徒步此雖一開道然騎不得騁廣不能越也由白水登黃龍堡堡在山巔有蒼頡廟廟後卽蒼頡冢冢傍古柏高大隱天蔽日合抱可三四人目所罕見由澄城朝邑踰大慶關關中民居稠密倍於縣邑蓋秦晉商賈之所市也渡黃河卽爲山西之蒲州州城甚整民居極稠富庶有禮西北所絕無僅有者俗尙多靡中有山陰襄垣二王枝派繁衍朱門邃宇不下二百家皆競爲奢華士夫亦皆高大門廬習爲膏粱綺麗漸染效法時襄垣西軒者年七十餘精神倍常座間手書畫談文藝亹亹忘倦故人皆願交樂親山陰號龍田者較西軒稍約亦出詩冊索題詠因知交遊之廣一時縉紳咸仰慕之州之西門有鐵人鐵牛各四乃故唐所遺入首陽山謁夷齊祠後卽其葬地二冢南北相連投北固寺寺後高岡西望黃河東望五暈湖北望城坪隱隱命僧人搭上笙歌嗚嗚足聽北有延祚寺僧幾千人行童能解歌彈足供娛賞古蒲坂卽虞帝都祠祀大舜於郊過解州不數里入西禁門出東禁門中凡三十里皆鹽池池中所產爲形鹽以其成形又曰解鹽以地名也不俟人工煎煮惟夜遇西南風卽水面如冰湧土人撈起池岸盛以

氈袋驅驢騾載之遠供數省之用寶天地自然之利大舜撫絃歌南風之時可以阜財正指此也經瀦村以北爲安邑聞喜爲曲沃之侯馬遂達平陽平陽富庶甲於秦晉以秦晉財貨多出於塗自洪洞霍州過冷泉關爲靈石介休爲平遥徐溝始達太原太原爲山西會城古三晉地其城郭堅固勝於神京中有晉府府中體統亞於秦而富厚亦不及較蜀遠矣晉地多產黍麥其潔白勝於關中天氣極寒非重裘不能禦冬出郊外北風猛烈令人不能前舉手攘臂直令墮指裂膚人情厚自緣飾而中藏叵測亦風氣之便然也太原東北爲代州西北爲保德州西南卽平陽之蒲州東南則由榆次壽陽

而達平定州今山西西境止此焉

松窗夢語卷二終

松窗夢語卷之三

明　仁和張　瀚著

北虜紀

元之先爲蒙古本北種胡併女眞及宋入主中國後我明逐順帝遁歸沙漠傳子愛猷識里達臘十世爲小王子生三子長阿爾倫台吉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剌弒阿爾倫台吉走河西阿爾倫二子長卜赤次乜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阿著死二子曰吉囊曰俺答俱稱剛勇兩分地各相雄長亦不剌部從吉囊當河套關中地火篩部從俺答當開原上都地火篩者即小王子部落也各控弦十餘萬騎而前後掠中國入塢之其俗無城郭宮室聯牛馬皮以爲帳房往來輒徙之逐水草資畜牧射獵徵會刻木封箭爲信上下山谷往來聚散疾如風雨然營部皆有分地不相擾亂其地不產五穀惟牧駝馬牛羊食其肉衣其皮取其血乳置渾脫中釀之月餘名打酪酥宴會席地而坐酋長處其上餘兩傍列坐而下中置牛羊各出刃分割向火少燎即餜打酪酥亦以次傳飲無歲時伏臘望月之盈虧氣之寒暄以爲別擄掠中國男女遇老稚殺之取壯者歸男子以繩纏之置草莽中令其飢餓乃投飯敗肉與之食後稍與鮮者始解其縛令牧牛羊更令牧馬馬蕃庶更盜以良馬狡健者乘其不虞漸移牧近邊夜乘良馬驅之入境所

虜婦女娼妓置帳幙縱淫樂不休其貴壯賤老貴勇賤怯喜盜好殺嗜利輕生篡弒烝淫三綱瀆亂自古然矣嘉靖初年諸種中惟吉囊俺答最爲強盛卒黠悍子弟以數萬騎牧於雲中上谷之間而與我其不入犯三輔則東躪遼西嚙晉又西掠秦涼夏朔之境中國罷於奔命天子北顧興嗟數四廢旰食然二虜之北又有別種曰黃毛凶悍不別生死衆少於二部二虜時入內地黃毛輒尾其後掠取玉帛子女二虜患之乃合兵逐北大破黃毛臣其部落自是盜無內顧得併力於中國己亥辛丑吉囊及俺答連歲大舉入寇己亥春初入榆林塞破清平堡殺掠人畜萬計焚芻糧萬計長驅而出又入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得我神鎗銃砲千計芻粟牛羊萬計掠一婦人往後多掠婦女近年止掠穀畜火器遇婦女輒殺之先是歸正人王子言虜酋哈剌瞋糾俺答几顏吉囊青台赤台等十人禱旗晾馬負十日食入塞北比報至虜已過順聖川抵蔚州凡留宣府者幾兩月始出朵顏酋革蘭台結北虜覘大同兵東援宣府遂乘虛寇大同西路殺掠人畜數十萬叛卒盡走虜中虜擇便捷輩多與牛羊帳幙令爲僧道乞丐探我虛實西至甘涼東出山東潛入京師凡地利險易兵馬強弱鎭撫將軍勇怯盡走告虜次年吉囊俺答分道入塞獨大同軍與虜私約嚙指折箭去乃抵雁門度寧武入交城

殺掠人畜萬計大同軍反得虜輜重名買將錢時當事者尚幸無事置之不問是秋三邊總制尚書劉天和率精兵九千駐花馬池虜數萬人掠固原羽書沓至天和爲虜阻隔逾月奏不至既而告捷言健卒張奴兒殺吉囊之子諸酋大哭遁去乃加天和太子太保敘一子錦衣正千戶張奴兒陞世襲指揮僉事餘將士陞賞有差廟堂諸臣亦以謀謨帷幄皆受重賞時余會咸寧侯仇鸞坐談時事渠浩歎曰今之時事日異往昔大可笑也請其明言則曰昨有余部下夜不收來自邊鎮云吉囊勇不可當昨入境遇雨軍馬不前有數騎同婦人童子牧馬我軍出其不意縱兵殺之得其屍女童皆朱衣遂

謂吉囊妻子喧然報功實無是事也先朝舊規撫按官不許誣同奏捷著在令甲令乃如此且吉囊兵馬眾多又諸紀律彼時不先有斬將衝陣之功顧突然殺其妻女此豈近於情理哉朝廷大事直爲此輩兒戲耳豈不可歎吁仇一武人也而與言及此吾輩寧不愧心赧顏耶辛丑秋吉囊復先入大同塞由寧武關達太原至山西會城又越而南殺掠人畜數萬吉囊纔出關未至塞上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益甚所過三十八州縣十衛我師莫敢攖其鋒傷殘劫奪言之不忍獨榆次一縣死傷蓋三四萬人盡其四鄉矣他州郡亦略如之然不陷城郭以虜方懸軍深入不敢久駐彌月

稍稍出境時識者謂我軍擁大眾絕其歸路當使隻輪不返然邊帥畏事忍痛夲無定議惜哉壬寅吉囊縱淫樂病髓竭死其子扳不孩居套中諸子不相屬分居西隨俺答日益強盛長子曰黃台吉次曰青台吉赤台吉皆各擁騎萬餘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虜卒畏之甚於俺答時糾諸酋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各擁眾數萬經朔州破雁門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上京師戒嚴天子下令懸賞格擒斬俺答者與千金陞不次他酋三百金陞三級時我師連營觀望不肯乘險邀擊任虜散掠平原上黨閉逃邏就大營結陣且歸偏帥張世忠起營約諸將躡虜諸將閉營不相援虜合圍世忠被箭轉戰死

天子震怒遣衛士逮繫總兵張達等四人下法司擬罪獄稍逆不決譴去司寇郎一人余時爲副郎亟錄招由具成案上之制曰可乃拘達等鞫之達等不服裸身示創瘢曰達亦壯士向嘗冒矢石躬甲胄幾殞身者屢矣茲虜眾不敵一旦喪師恨不死於行陣奈何令駢首就戮哉余曰天子痛百萬生靈食不下咽欲借將軍以慰鋒鏑幽魂且余亦知將軍材但法不可亂將軍第就獄余將令自贖以成將軍志不汝負也達始服罪冬朝審余白堂長司寇卒令立功贖罪出障一方時稱北邊良將後丙午虜入宣府總督翁萬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卻之會萬達憂歸尚文卒張達以都督代將而侍郎郭

宗皋爲總督己酉虜數萬騎寇大同潰牆而入伏精鋭溝塹中以老弱百騎爲餌總兵達副總兵林椿逐之既入伏虜擁出達椿皆轉戰死事聞逮宗皋論戍靖虜衛餘罰治有差庚戌俺答入漁陽塞犯京師焚劫至西直門窺陵寢掠教場上震怒殺兵部尚書丁汝夔都御史楊守謙召勤王兵俄而成寧侯仇鸞以大同兵至詔拜鸞大將軍又五日遼東宣府山西兵悉至獲諸將軍凡十餘萬騎虜前後剽掠男女孳畜金帛財物綑載巨萬徐徐從東行諸道兵相顧駭愕莫敢前發一矢僅尾之出境而已乃收斬遺稚逃降八十餘以捷聞而遂議開市以中虜欲寬其深入之誅俺答與子貪中國賂因互

市焉然歲費數十萬而所市馬皆駑下虜亦小寇如常久之鸞死事露虜復鬨自後秦晉燕代徵調勞費殆無虛歲更番遣戍入衛京師亦無虛日權門大吏寵賂日章文武大臣多受誅殛戰守無策專事蒙蔽矣甲寅榆林鎮以捷聞適謝憲副自彼中驗功還謂余曰虜西去入番我軍偶出哨河西值其所遺帳房遂獲老稚婦女所見者非白頭之嫗即初所生之孩也今謂與賊對壘就陣斬獲首級百四十何欺蔽至是時撫按交章奏功廟堂方侈其事竟奉旨各增秩賞賚不貲謝亦陞一級嘉靖末季俺答漸耄娶二妾棄其妻黃台吉怨之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爲寇余撫關中出固原防守時虜酋有吉能者囊之遺孽也擁衆入犯官軍遇敵瀕危賴礮多一旦奔發虜驚畏遁故事秋防畢後撤兵還省余恐虜酋乘虛而入乃下令將卒今歲秋防官軍防冬兵至方許離汎地已而虜果踏冰猝至官軍奮擊斬首五十餘餘悉遁去捷書上聞不報隆慶中俺答之孽孫把漢那吉黃台吉子也與俺妾內亂懼禍來奔投宣府邊境時宣大總督王崇古善撫之孽孫感我厚待而思效順俺酋妻日夜泣請思復其孫俺酋誠老厭兵不勝孽孫之愛乃輸要領縛叛人數輩令谷蠡屠者數百人解辮請命闕下天子允其請封俺答爲順義王餘爵秩有差仍許通貢市國家二十餘年無鋒鏑之擾亦云幸矣

但司農歲輸邊儲盡入一去不返之虜而中國僅獲其疲倦駑駘邊兵日漸消耗而稽閱則驅市人以充行伍夫以軼孫之故堅守臣塞之盟中國宜因此息肩以專意於虜何可遂忘情於虜哉此所謂不終日之計大司馬之所當持籌而熟計者也余嘗再撫關中時已納欵虜反西掠黃毛邊境果無犯邊人亦得以出境樵獵故時有黃羊之饋

南夷紀

余參藩閩中時二天使至一郭給事汝霖一李行人際春奉命出使琉球由福州長樂縣之石澳出海洋余與俞憲副曰德供護送之役登其封船船長一十六丈闊

三丈六尺桅高與船等桅上斗中坐四人四面各占風色日夜瞭處其上其人攀援附索而上下如履平地船內凡四級下置泉水以海水苦鹹不可食次置糧食器具最上舟人處之而天使與隨行人處其中凡榻皆以繩繫之懸於空中以舟底下尖海波蕩漾無頃刻定坐臥皆不能安也行從約五百人百工之事咸備順颷利艘七日而至時舟以夏至日發以後七日皆南風以冬至日歸以前七日皆北風此氣候之不爽者琉球在海東南前朝不通中國我明洪武初國分爲三有中山山南山北稱三王遣使入貢各賜鍍金銀印文綺已而中山王察度遣子姪陪臣子弟入國學上嘉禮遇獨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景泰中中山尚思達并山南山北遣使入貢上令三年一貢貢無過百餘人自察度五傳至尚眞嗣嘉靖壬辰尚眞卒子尚清請嗣上遣給事中陳侃行人尚高澄以太牢祀眞封清嗣王賜王妃冠服錦幣至是尚清卒復遣二使往國王出迎向不敢居正殿迨奉王命始正位爲王居在山巔國門名歡會府正殿大一十六間稍刻繪禽獸草木四圍甃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籬府門上有層樓奉神像司刻肅然樸素無金璧之飾國王平居以鳥羽爲冠飾以珠貝纏身以錦衣天使至加袞冕袍被服強衣冠而相接待以客禮出則乘木輿令左右輿之導從百餘人并日凡三視朝羣臣搓手膜拜尊且親者入殿坐飲酒卑疏者移時長跪階下歲元旦聖節長至君臣冠冕拜龍亭奉正朔也國在海島中上多山洞國之王親不與政有四五統帥統諸洞首法司官司刑名次那灞港官司錢穀次耳目官司訪問皆上官爲武職以上世及所轄地爲姓名其大夫長史通事官司朝貢爲文職皆三十六姓人及入中國國學者爲之至於諸洞之中往往皆村落各有鳥了帥分屬並以善戰有力相雄長自相樹立主一村之事而歸命於國王賦法君命各有分土以爲祿食國無征斂有事一取諸民事已即休用刑甚嚴竊盜即剕則諸多不法臨事取決而已國無貨殖不通商賈惟魚鹽泛小艇入朝貢始乘大舟航海而來俗無文字入學中國始陳奏表章著作篇什有華風焉望月盈虧以記時視草木榮枯以驗歲風土氣候與南相類田宜稻粱禾黍畜多牛豕野馬男子去髭鬚首羽冠毛衣婦女皆以紅繩纏髮從頭盤繞至額家饒裕者瓦屋不過二三楹餘皆茅七藏蓋風雨飄搖而已市用日本錢以十當一人無貴賤皆驍健猛悍甘勞苦耐飢寒不知醫藥而無疾疫兵甲堅利射可二百步進止有金鼓鄰國視爲勍敵然好相攻擊度不能勝輒剖腹自斃人死以中元前後日浴屍溪中瘞以布帛裹以葦草葬埋於土王親貴族葢以木匣置山穴內外通小牖

歲時祭掃必敬視之甚信鬼神以婦人爲尸號女巫其魁曰女君自日嘯聚動數百人攜枝戴草騎步縱橫時入王宮婁卯嬉戲一唱百和聲音悽慘倏忽往來莫可蹤迹禡附淫昏矯誣禍福王及世子陪臣皆頓首拜跪於前不爲異也至往來海上見巨魚橫亘數十里草木蒙叢望之無異山峙而舟人指示爲巨魚脊一日舟停不進左突右傾舟師跳躍而下起云魚身也人力無如之何惟焚香叩首呼神俄而鳥止於桅舟師云天妃至矣衆羅拜桅前已而波濤衝激風復颺起舵忽損折舟幾顛覆舟師驚懼復焚香羅拜俄而桅有火光乃卜請易舵不許卜來日許之至旦果風息波平易舵而行夫海若之神其靈顯若響應而舟師出沒於海亦若魚龍不可方物二天使歸道之如此

東倭紀

日本在東南大海近日所出故以名之卽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最强盛東北負山西南瀕海後漢始通中國史稱自樂浪帶方至其地循海而行歷朝鮮國乍南乍東渡三海歷七國凡一萬二千里大較在會稽東與儋耳相近自六朝及宋多從南道浮海入貢及通互市以北方遼東非中國土也宋雍熙中有僧奝然與其徒浮海而至獻銅器十事并本國職貢年紀道其國王世爲王姓羣臣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

惟拘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者五百里戶小者止千多至一二萬皆倭種也倭王世居邪馬臺後惡倭名更號日本踰年僧奝然隨台州商船歸國後復遣弟子奉表陳謝敘其來則曰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重之山岳易過何其遠也敘其歸則曰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又何近也可見其國去閩浙甚近去遼東甚遠其初通中國實自遼東來故迂迴如此我明洪武初倭奴數掠海上寇山東直隸浙東福建沿海郡邑以僞吳張士誠據甯紹杭蘇松通泰暨方國珍據溫台等處皆在海上張方既滅諸賊强豪者悉航海糾島倭入寇時倭王雖遣使入貢高王以其雖朝實詐坐宰相胡惟庸罪竟絕倭使乃遣信國公湯和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調民戍兵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漳泉等十六城亦募戍衞所又命南雄侯趙庸招蜑戶島人漁丁賈豎自淮浙至閩廣幾萬人盡籍爲兵分十千戶所是羣不逞皆得衣食於縣官海中通賊壯者老老者死郡縣稍得休息永樂初遣太監鄭和等率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國入貢是役也雖足伸威海表而華人習知海夷金寶之饒夷人亦知我沿海要害之處以故寇盜復起自後倭奴假我勘合方物戎器來朝遇官兵詰問矯云入貢貢不如期守臣徒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爲畫可條奏云不爲

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每乘我師無備即肆行殺掠淛載而歸正統弘治閒屢屢入寇嘉靖初倭國內亂諸道爭入貢貢至甯波自相讐殺悉皆遣還遂議罷市舶所未幾復設始設太倉黃家渡尋以京師改設浙江甯波福建泉州廣東廣州夫市舶本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姦豪外交內訌海上無寧日矣自後番貨至輒賒姦商欺負多者姦商萬金少者不下千金轉輾不償不得已乃投貴官家久之亦欺負不償甚于姦商倭人泊于近島坐索不得乃出沒海上爲盜貴官欲驅之出海以危言撼官府使出兵備倭倭人大恨云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我償何以復倭王不

殺爾欺負掠爾金寶誓不歸於是盤據海洋時值貴官近侍迭相蒙蔽而時宰寵賂公行官邪亂政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爲之姦細中有狡猾如王五峯徐碧峯麻葉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所至攻城掠邑劫庫縱囚官司莫敢誰何浙東大騷天子命朱紈爲浙江巡撫兼領興福漳泉以兵備倭紈勤勞任怨嚴戢閩浙諸貴官家人疏暴通番一二渠魁云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於是聲勢相倚者切齒欲殺紈紈憤懣而卒復遣都御史王忬巡視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爲參將時兵政久弛士卒怯懦賊來登岸望風奔潰而賊船聯翩海上破昌國臨山霩衢乍浦青村南匯吳江諸衞所圍海鹽太倉嘉定入上海掠華亭海甯平湖餘姚定海諸州縣而通番姦豪又以忬大猷搗巢非計乃至舉偷流散遺害諸郡因改忬大同巡撫以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忬以南司馬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余時自關中趨歸適海寇侵突浙之會城屯城北關焚劫閭舍擄掠子女湖墅蕩然一空天寵閉門自守余止於臨安者旬日寇始退余覘知賊載小舟僅百餘艘計賊衆不過數百人而所掠男女倘居十之五六白天寵速出師勦除毋使滋擾第畏避不敢發兵僅曰賊勢猖獗余爲疆場得保城池幸矣事聞天子逮經及天寵繫獄論死

西市乃以浙江巡撫胡宗憲代天寵以侍郎楊宜代經時賊益昌熾縱橫出入二十六郡天子遣侍郎趙文華請禱海神貪黷無厭所至騷然還朝未幾又出監督諸軍搜括官庫富家金寶書畫數百萬計交通蒙蔽以敗爲功以功爲罪雖有沈莊梁莊之戰竟莫救荼毒之慘矣宗憲計擒賊首王直浙西江東稍得安枕乃陞文華工部尚書加少保宗憲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各蔭子錦衣千戶然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加派軍糧截留漕粟迫脅富民釋脫凶惡濫受官職浪費無經其爲軍旅之用纔十之一爾征調漢土官兵川湖貴廣山東西河南北之兵臨賊驅之不前賊退遣之不去散

爲盜賊行者居者咸受其害數年不息據其一時之功非無可嘉而浙直軍餉每歲增至數十萬至今賦斂無已則罪浮於功矣後文華譎戍宗憲獄死而海隅之鯨鯢猶未息也自後閩浙江粵之人皆從倭奴然大抵多華人倭奴直僅一二彼貪中國貿易之利或附貢船又或因商船其在寇船率皆貧窮然其停橈焚劫一視乎風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由五島歷天

浙之臨觀錢塘稍南犯溫台昌國稍北犯直隸

若在大洋而風值東南則犯淮揚登萊若在

之

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天津故防海者以三

四五月爲大汛以時多東北風以九十月爲小汛時亦有東北風也凡海中之地大曰洲洲之小者曰島島之小者曰動隨其大小而聚惟無草木而多石者曰礁而海深無際曰洋海舟之行觸礁則摧入洋則覆又有黑風海動之變遇之則天地晦冥波濤鼎沸故舟人每委曲趨避出急水門至羣山島始稱平洋非數十日不能至也然一遇順風則歷險如夷可數日而至海道之當防如此惟有備可無患耳嘉隆以來諸洲島嶼各相雄長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侯近傳華人關白平秀吉者入其國尙倭王寡宮主陰竊其位號令洲島併國數十今已下朝鮮墮兩京搖八道走其國王逃竄於我遼

陽邊境遣統帥名田淺野大谷孫七郞等據之平壤以北皆高壘堅壁以抗王師此其狼心尙未艾也我高皇因其屢寇罷宰相胡惟庸至絕其使不使通貢市因知高皇之神聖爲萬世慮至深遠也已

西番紀

西番古羌夷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洮岷間唐貞觀中始通中國宋元朝貢不絕朋授以官我明當中國松潘邊境出邊二百三十里爲大分水嶺是爲江瀆之源北流入陝洮河南流入甘松嶺穿松潘城入成都松潘城之東三十里爲雪闌山四時積雪不消俗呼寶頂即古岷山也江源自大分水嶺入成都水不甚急至瀘之東

合西漢江馬湖嘉陵江涪江巴江烏江而其勢始大至百峽而奔急會聚使然也西番錯居江之南北元世祖始爲郡縣以吐番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世弟子號司徒司空國公佩金玉印明興洪武中令諸酋舉故官授職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餘爲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帥招討等官自是番僧各有封號貢使咸自四川黎州入有贊化王者自陝西洮州入每貢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凡諸王嗣封皆有賜誥宣德中封大寶大乘闡教闡化贊善五王闡化王貢使此藏等還以賜物易茶至臨洮沒入官并留藏等上命釋之賜茶而遣自後成弘以來數入貢馬或貢舍

利貢使漸多賞賚亦漸減四川威茂松潘諸番僧三歲一貢限三十人岷洮番僧每歲入貢限四五人令至京師餘留塞上洪武中置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復置洮州茶司馬令歲納馬三千五十匹又置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更置西寧茶司馬令歲納馬三千五百匹市法上馬茶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夫北虜有馬市東夷有市舶而西夷亦有茶市皆所以通華夷之情貿遷有無收商賈之利減戍守之費以夷所欲售易中國所欲得法無良於此者但法久弊生邊防日弛五王番族散在川陝邊境者漸啟戎心搆釁中國賴宋將軍晟丁大夫玉久鎮西川恩威並著羌人迄今戴之自

成化中西番滿松入侵內地都御史文昇討之斬首八十三級正德初北虜徙居西海蠶食諸番時言事者謂宜倣前代屯兵青海以絕羌虜連和內侵乃調朔方勁兵剿之虜避走松潘旋歸故穴中國征輸調發民力大困竟無成功嘉靖初年洮岷番賊數反殺吏士掠人畜焚劫閭舍隴右騷動尚書王瓊請檄官軍襲賊巢以絕番患已而兵至塞外套虜番賊乘虛深入臨洮翟昌殺掠大慘尚書李承勛上言西番土地被西海虜酋亦卜剌侵占日益內徙將來番胡交通益使猖獗何以善後昔漢趙充國不戰而羌人內附段熲殺之百萬費以億計而內地虛耗老成謀國與勇士善戰相去遠矣乞廣漢宣之明專充國之任制馭西番事宜悉聽瓊從長區處上從之瓊曰欲撫西羌必剿先零乃遣游擊將軍彭棫鎮守都督劉文統兵自固原進至洮岷分據要害且撫且剿撫定六十五族恃險拒戰者十六族斬首三百七十自是天子無西顧之憂矣雖然此未足爲中國慮也匈奴之西有西域烏孫土魯番世爲中國患嘉靖時西域回回貢獅子不遠千里來投余時在秦曾往觀之回回出銀盒以天馬葡萄獻其味勝於中國者遠甚詢其名譯士傳云吐吐粉而已夫以一異獸之故使道路蕭然繁費何以風示遠夷謂宜閉關謝之可也今上即位俺答率西夷烏思藏鎖南堅參等入貢方物欲假

道於西陲識者謂句結深入如前代吐蕃吐谷渾之事可以鑒矣余以西戎役屬匈奴最能爲患所從來久遠而國家僅以賞貢羈縻之豈足爲制馭之長策哉

松窗夢語卷三終

松窗夢語卷之四

明　仁和張　瀚著

士人紀

夫士人惟出處兩途出則擧擧處則冥冥求志達道無二義也古稱三不朽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豈非出則樹績旂常處則闡明聖學而均之一禀於道德耶士非此三者無以託於世而列於士君子之林矣兼之者其命世之豪傑乎道德不足則功業文章亦足表見若夫希世取容求爲富貴利達而已何足比其數也我國家英賢輩出其以道德功業文章名世者代不乏人而焯焯國史尤彰明較著者往往萃於吾浙余嘗

竊高山之仰景行先哲如誠意伯劉公基青田人也少通春秋長務理學尤精天文兵法會太祖定括蒼指乾象曰此天命豈人力耶適遣使來聘遂間道詣金陵獻時務十八策怒罵小明王不拜曰何事奉牧豎者乃陳天命所在上感悟遂定計取天下是時吳漢爲敵衆以蘇湖地饒宜先取吳公密謀曰士誠自守虜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漢漢滅吳直囊中物耳後滅漢取吳因收中原志在澄清天下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迨賜老因間天象復云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濟以寬上皆嘉納之公剛毅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

上嘗稱爲老先生不名曰卿吾子房也與同郡葉琛章溢金華宋濂友善並以功名顯於世文章二公尤著基曰郁離子濂曰龍門子濂始見上於金陵問世亂奈何對曰願明公不嗜殺人天下可定除翰林學士授太子經請讀眞德秀大學衍義上立取覽悅之令大書揭兩廡壁累陞侍讀學士兼贊善大夫侍上多所陳說直諒不務文飾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少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一旦授職不效有負陛下頓首力辭上嘗廷譽公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若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乎匪惟君子抑可謂賢矣公嘗自言曰古人爲學

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復說道之蔽也後致仕居青蘿山閉門著述人罕覩其面遜國時有方孝孺台之甯海人從宋濂遊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時盡出其下人呼爲小韓子未覩文藝恆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世咸謂程朱復出常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太祖嘗召見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以輔汝乃遣還建文卽位召爲文學博士進侍講備顧問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謀議輒咨孝孺上好讀書有疑召解臨期奏事面決可否必命批答及靖難兵起詔檄皆出其手兵旣渡江堅守誓死建文遜去文皇召用不屈命草詔

復悲慟徹殿大哭且罵曰死即死詔不可草竟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戮爲絶命詞云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三綱易位兮四維不修骨肉相殘兮至親爲讎姦臣得計兮謀國用因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其所著述甚多皆行世文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其心慕古欲舉王政於今若死節一事則成仁取義之死靡悔迄今人人能言之不可泯滅已至正統己巳之變錢塘于公謙計安社稷焉謙自幼英敏讀書過目成誦行文泉湧爲詩清麗宣德中授御史從討漢庶人公數其罪庶人流汗伏地巡按江西平反冤獄人稱神明山西河南災上命以兵部侍郎巡撫二省公遍歷梁晉問民疾苦百弊滌剔馬政河防民租軍賦一經擘畫遂爲規式後去兩省詣闕請留者萬人去後皆尸祝公正統北狩京師大震郕王監國給事中王紘等糾劾王振廷擊二長隨流血禁廷郕王驚起公上陛止之宣諭振罪當族衆稍定是時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公曰今日之事社稷爲重君爲輕率百官伏文華門力請勸進郕王辭讓再三會皇太后旨下始即位乃擢公兵部尚書尋加少保內外倚公爲安危公選調三營兵健銳者合營團操名京團營令工部理戎器戶部輸兵食傳檄邊鎮堅壁清野迎擊邀遮方畧已定乃躬擐甲冑泣諭六軍適虜擁衆至城下索金帛萬萬廷議計無所出公曰吾司本兵知有軍旅他非所聞石亨欲盡閉九門以待勤王兵公力爭率兵出營德勝門發大礮擊死虜數千揚言能斬乜先者賞萬金封國公乜先氣沮遁去石亨欲追擊公又力爭縱之去蓋出戰以護京師縱虜以安上皇也後虜悔禍遣使奉上皇還京羣議洶洶公曰天位已定誰復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迎還至居南宮迨睿皇復位因石亨徐有貞言乃殺公是日天日驟變陰霾蔽空公居嘗有不如意輒拊膺歎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耶後幾八十年而有甯藩之事仁和胡端敏世甯豫發其姦姚江孫忠烈燧死之王文成守仁實翦滅焉世甯志節清峻長於韜鈐初爲南部郎奉詔條上十事首言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閣不由翰林翰林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翱以寺正爲御史今一切敘轉專泥科條以故賢才抑塞之人佐理出爲太平知府再補寶慶俱以仁廉稱備兵江右上平賊二策遂及甯藩事甯黨賂遺權要坐以誹謗離間罪按察御史潘鵬附甯因公家屬賴按察使李承勛曲護至京自投下獄獄中三上書言官論救始謫戍後甯反釋歸復除按察使世皇登極召爲兵侍尋遷兵書力辭再三援姚崇故事上定武畧等十事要說促上議行度不得行數月辭歸然兵曹夙弊大利已

整飭十之五六矣歸後復召南兵不赴尋李有奏議行世燧始授刑曹郎冤獄多平反後歷蕃臬益著聲績時宸濠蓄逆謀結錢寧張雄日夜詷中朝事威劫省臣賂諸大吏日益恣横朝議選才節大臣陞公副都御史巡撫江右公聞命誓曰投艱於我生死以之郎單騎攜二僮入南昌公有心計曲為周防不先事訟言託禦他寇築進賢南康瑞州城奏敕湖東道兼理兵備與饒相犄角盡出會城兵器置諸外府恐為寧資會言官發濠反狀朝廷遣大臣督訊濠乃伏賊府中俟守臣入大言太后密旨召我監國公毅然應曰安有密旨濠又曰天祚晴移汝不知耶公曰無得妄言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公張目怒視厲聲大罵遂見縛公且縛且罵賊種捶折公右臂殺惠民門外乃大索城中兵器不得持竿梃相向至安慶敗歸王公守仁時撫南贛起義兵於吉安遏檄諸郡合謀夾勦遂執宸濠公初仕為武選郎劉瑾亂政抗疏請誅謫龍場驛丞後瑾誅復除刑部改吏部陞太僕鴻臚卿以僉都出撫南贛擒斬劇賊數千鑿山開道贛舊有二程子祠昔周茂叔知南康軍二程子隨父宦遊受學於此公因舊址益增廓之創建書院與四方名賢講學於中設社學教郡邑子弟夷風丕變初公見濠佯言朝政缺失外示愁歎李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公曰湯武亦須伊呂濠曰有湯武便有伊呂公曰若

有伊呂何患夷齊自是遣人覘濠動靜益得其詳於是上疏請提督軍務意在濠也後濠反公乃得提兵討平之值姦佞忌公久之不賞嘉靖改元始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尋去位五年復起征思田時駐節武林余為諸生心景慕之約同儕數人延謁公得覩風儀神骨清朗步履矯捷翩翩如鶴求其指示但云隨事體認皆可進步為諸生誦習孔孟身體力行即舉子業豈能累人哉所患溺於口耳無心領神會之益視聖賢為糟粕耳余聆公言至今猶一日也後公至粵開誠示信賊黨自縛來歸田州悉平又驅降衆搗入寨巢以除嶺表積患則談笑之頃萬衆遠集擒首斬馘獻凱轅門而左右尚不知也又可見公用兵之如神矣歸至梅嶺疾甚公命輿人速行至小溪驛而歿有則言傳習錄行世此數君子者豈非志於道德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者耶迨今承平日久士人非科第無以自見故始爲諸生欣羨一舉不啻起淵谷中飛騰霄漢間也既推上矣羨登甲第汲汲不減諸生時既成名矣駸駸希冀顯榮一命以上寸計尺積歲無虛日日無虛時即位列公卿猶思恩逮上世賞延後裔蓋終其身未嘗忘進取何能定靜安舒所謂誦法聖賢者取陳言應制科爾甫服冠裳輒盡棄去悲夫以是立功名且不可何論道德余秉銓日有門下士舉春官不第自慚

余曰盡不追憶往昔祇盱盼於將來予垂髫入小學認字畫課句讀凡幾何人比收養庠序無幾師學博會舉業凡幾何人比應薦省寓無幾以彼自較安可不謂厚幸今天子勵精圖治立賢無方即由此試吏可以策立功名馴至通顯彼被儒服衣窮研白首皆疇昔同儕共業竟無才品相埒而向余欣羡者此皆常人積習之情其在君子修身善行視窮達顯晦不入於心充然喜樂在我大行不加小知無損焉知競進爭先戚戚窮年為也別矣何游心高大光明毋令世俗馳騖之態搖惑其心以爾清才好學何所不至所患志不立汩外慕而損眞心雖至榮極顯於我何有昔子夏出見紛華勢利而悅子夏聖門高弟心猶未忘比於顏子樂道忘憂相去遠矣曾點樂日用之常聖人亟與之蓋素位自得進於樂天知命無難汝眞以曾點為師哉

三農記

古者之民三十受田六十歸田公私一體自李悝開阡陌商鞅盡地力并田之井者而弁髦之於是豪強者出大者跨州邑小者連閭里而弱戶寠夫至無立錐之地使民曾不得羹藜而飯糗其弊生於不均不均生於無制其勢然也國朝名臣如王叔英覽烈虧之理欲行限田邱文莊請以田相配制為一定之法耀文莊又欲移江浙閩民以耕漢沔曠土夫即三言參之古制酌之今

條則田不可井也而屯田寓兵是亦兵農合一之意內地不可井也而經界秦隴是亦制馭夷狄之機至於均田限田行於創業之初甚易行於今日甚難移南耕北免其征科之稅甚易急於催科甚難何也自古足邊率先屯田方今內地民力已疲邊鎮軍儲日匱蓋公私俱困矣如陝西三邊延袤數千里國初因田磽瘠賦稅不給拋荒者聽令開墾永不起科故塞下充實已而計畝征糧差賦繁重加以虜酋之警水旱之災收穫既歉徵輸愈急所以民日轉徙田日荒蕪也及今不大布寬恤盡免積逋使人無畏忌儘力開墾則邊境之憂日甚一日孰知底止哉余以為元係拋荒者得永不起科係近年拋荒者待十年之後乃行起科則邊境之兵可以轉弱為強豈非馭夷一大機也若夫內地之民不特漢沔多曠土余嘗出守廬陽巡行阡陌勸民開墾而流移還集又嘗往來淮鳳一望皆紅蓼白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間有耕者又苦天澤不時非旱即澇蓋雨多則橫潦彌漫無處歸束無雨則任其焦萎救濟無資饑饉頻仍窘迫流徙地廣人稀坐此故也且此地界達蕭碭汝潁自昔多盜為逋逃之藪積久不無隱憂世皇中葉曾專設屯田都御史王璣時值大水功不及施輒復報罷余督漕時亦奏薦州守姚鏓持節潁上專理開荒議亦未行至銓部始得奏請添設僉事一員勸農淮鳳然不久又

議龍矣夫得人以專任其事而假之歲月不責近功則招來江北之流民以闢江北之曠土力耕可自足也又奚必移江浙之朋民哉惟得薄賦緩征如禹貢之冀州乃可行耳若欲以限田令富民惟營產於其縣而越州跨邑者奪之則豪强之兼併者勢難追奪欲以均田令一丁無過百畝而少踰者即加之稅則狡獪之欺隱者勢難清查孰若開墾之不擾民而事易集也夫以荒蕪萑葦之區而爲耕穫菑畬之地以閒曠棄置之土而爲生人養命之場此非有損於上以益下害於國以利民也而當事者不加之意豈知公家之急忘私家之恤知國儲匱乏可憂而閭閻懸磬爲無足憂耶余以取盈於

官不若藏富於民有若之言可思已然開墾荒田要在盡心溝洫夫水土不平耕作難施必先度地高下尋水歸宿濬河以受溝渠之水濬溝渠以受橫潦之水使其接續流通而於最低窪處多開池塘以瀦蓄之夏潦之日水歸塘堰亢旱之日可資灌溉由是高者麥低者稻平衍者則木緜桑枲皆得隨宜樹藝庶乎人無遺力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此百世經常之大利也今之談水利於西北者以瀛海爲最瀛海乃三輔之下游九河之會道自昔滹沱未合則鑿湧奔騰之勢未甚而疏瀹浚導之功可施自隆慶中業相合爲梗其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狀若震霆疾風莫可制禦泄貓兒瀦桑乾水決則金隄爲之潰水溢則千畝爲之平燕趙青徐之間盜爲長川矣說者謂開通大河宜利水道可得美田二十萬頃又謂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使河決黎陽北入其海其勢自定此皆可轉害而爲利也談水利於東南者以太湖爲最即禹貢所稱震澤乃東南一巨浸五堰居上流三江在下流昔五堰築則七流有所止三江導則下流有所歸其在於今則深有可慮者經界久湮隄防無備當事者不以時蓄洩是以霖雨連緜則瀰漫千里吳越之間往往匯爲巨壑矣議者謂宜尋五堰舊基更築隄溧陽則殺宣歙九陽之水以節其入挼三江故道開百瀆宜興至陡門江陰則通吳松之水

以宣其出庶乎水得所歸禾稼不至渰沒矣然以海內大勢較之國家財賦盡仰給於東南而西北所供不足以當東南之半論東南疆域則沃野土膏僅僅千里而西北荒蕪田土計可鉅萬何止十倍東南頃者諫議徐貞吾疏請墾田西北議未及行說者謂大功難就無庸多事誰不能者不知西北故稱沃壤今棄置爲曠土豈今昔之異地哉以水利不興也水利一興則旱潦有備可轉荒蕪爲樂土西北皆可耕之田矣而東南輸輓之勞可漸息肩漕糧百萬可漸紓省是南北兩利之長策也且達虜利於騎射沿邊之地盡爲疆域令虜騎不得長驅而邊民因得以獲屯田之利則卒伍無煩召募可

取足於上者矣又豈非禦侮之長策哉自古九州之地皆在西北田世井授溝洫經界必有故道可尋地勢可因者矣獨於今而曰水利不可興哉但土厚水深疏引不易開濬爲勞雨若時少暘若時多灌溉無備是以大功難成稻糧難植耳近者徐貞吾以卿寺職兼御史專董其事其權非不重也而迄無成效何哉意者人工浩大用費不貲財力兩不贍與意者同心者少敗謀者多官民皆得撓其法與余以爲此可不專官而集事方今按撫之權最重其勢得行於守巡守巡之勢得行於郡守郡守之勢得行於有司設令司一省者總理其渠司一道者經畫其詳郡守統領其事有司分任其勞必郡

邑長與郡邑之利撫按司道興一道一省之利方爲超遷其不免任事者輒爲更調如此數年而不告成功余不信也若夫田既闢矣又宜立權時救弊之法通行天下昔聖王仁政必以均貧富爲急今田既不可井而均田限田又難行若非均其田賦何以蘇民困哉但今田賦之弊江南爲甚里胥飛走繁瑣難革其間有重租官田或因前代舊額或繫國初籍沒小民肆力耕種不足辦糧事窮勢迫多作民田出賣遺糧在戶倍納不敷多致逃宜攤稅之苦負累里甲就若均派有田之家分納爲便也若江北近京之地則富强之家開墾田土多不認糧惟小民原額舊田始有糧稅至於畝數廣狹不均

以致貧者愈貧漸至逃亡富者愈富日肆兼并謂宜通行天下田畝均以本州縣爲率而均一其稅不必更分多則其田數廣狹亦宜各縣丈量而均一之如北方土曠收薄之處及南方邊江沙磧山岡易旱之鄉則宜倣古人上田一夫百畝中田二百畝下田三百畝之意而量寬其畝或令加半或令倍折亦不爲過如此而田制庶乎其可興也

百工紀

語云璧玉不御則下鮮玩好雕刻不飾則民絕曲巧言上者表下者景所從來遠矣昔者聖王御世因民情爲之防體物宜導之利阜財用而齊以制度厚利用而約

以準繩是故桑非不足於蠶而不耕者不以祭帛非不足於杼而不蠶者不以衣元纁筐篚非不足而納采無過五兩節車驕馬非不足而不命則不得乘故天下望其服而知貴賤覩其用而明等威此上下辨而民志定也今之世風侈靡極矣賈子所謂月異而歲不同已此豈可以剖斗折衡裂冠毀冕以止之哉禮曰國奢則示以儉儉則示之以禮自非主持世道者申令甲之條宜畫一之規正車服器用之等則吉凶食用之宜何以定民之心志乎今天下財貨聚於京師而半產於東南故百工技藝之人亦多出於東南江右爲夥浙直次之閩粵又次之西北多有之然皆衣食於疆土而奔走於四

方者亦鮮矣今輦轂之下四方之人咸鱗集焉其在官者國初以工役抵罪編成班次有五年四年一班者有三年二年一年一班者其造作若干成器若干廩餼若干皆因其多寡大小而差等之精粗美惡亦然其大率也自後工少人多漸加疏放令其自爲工作至今隸於匠籍若閭里之間百工雜作奔走衣食者尤衆以元勳國戚世胄貂璫極靡窮奢非此無以遂其欲也自古帝王都會易於侈靡燕自勝國及我朝皆建都焉沿習既深漸染成俗故今侈靡特甚余嘗數遊燕中覩百貨充溢寶藏豐盈服御鮮華器用精巧宮室壯麗此皆百工所呈能而獻技巨室所羅致而取盈盡四方之貨不產於燕而畢聚於燕其物值既貴故東南之人不遠數千里樂於趨赴者爲重糈也故終沒於衣食中貴得而貴用之所入僅足以償其勞不能得餘資以享其逸則百工之事奏技薄而呈能淺也此固知盡能索不能逃大抵皆爲財用耳且京師者四方之所觀赴天子者又京師之所視效也九重貴壯麗則下趨營建尚方侈服御則下趨組繪法宮珍奇異則下趨雕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曰理人之道當防淫佚之原抑末務而開本業今也散敦樸之風成侈靡之俗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衆皆百工之爲也夫末修則人侈本修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飢寒生二者相去徑庭矣夫百工之事固不可廢也國有沃野之饒而不足於食器械不備已國有山海之貨而不足於財工作不備已今使有隴西之丹砂羽毛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楩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氈裘梁兖之漆絲絺紵非百工爲之呈能而獻技則雖養生奉終之具亦無所資故聖王作爲舟檝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來百工而足財用也故曰四方之貨待虞而出待商而通待工而成豈能廢哉然聖王御世不珍異物不貴難得之貨恐百工炫奇而賈智以趨於淫作無益而害有益棄本業而趨末務非所以風也夫拼抑工賈防塞利孔作法於涼猶恐其奢而況上爲之倡乎古之爲工也因其所能不示以奢男效其耕女效其織而已如釋其所有責其所無則雖良工所擅與庸工所就勞逸異趨巧拙殊軌皆非天之所生地之所產也亦人力之所爲耳以人力所可爲則逞其無涯之欲何所不至勢不至於以虛易實去農就工不止也是以善爲國者令有無相濟農末適均則百工之事皆足爲農資而不爲農病顧低昂輕重之權在人主操之爾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奄有中夏時江西守臣以陳友諒鏤金牀進上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榻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欲安得不亡卽命毀之其卓識遠見度越尋常萬萬矣列聖相傳咸遵是軌上供之物俱

有定數節儉之風流播至今故輕徭薄斂恤先本務而凡有興作不以妨民其湛恩濊澤浸灌人心有以也迴來國事漸繁百工技藝之人疲於奔命廣廈細旃之上不聞儉樸而聞奢靡深宮邃窖之內不聞節省而聞浪費則役之安得忘勞勞之安能不怨也近代勞民者莫如營作宮室精工玩好先臣劉球上疏云土木之工不息天地之和有乖春秋於勞作之事悉書示戒正爲此也今營作頻年不休雖不煩民而役軍然軍亦國家赤子猶以禦暴赴鬬豈宜獨役而不加恤哉王恕之疏曰始臣聞朝廷軫念東南特遣近臣齎發內帑前來賑濟不勝欣抃已而內侍裝載私鹽收買玩好聲勢張皇騷

擾郡邑臣恐遠近聞之將謂陛下惟珍奇是好非社稷之福也二公所言豈惟一時讜論實萬世忠謀使人主錄之座右其所裨黼扆者豈淺鮮哉至於民間風俗大都江南侈於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過於三吳自昔吳俗習奢華樂奇異人情皆觀赴焉吳制服而華以爲非是弗文也吳製器而美以爲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於服四方貴吳器而吳益工於器是吳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觀赴於吳者又安能挽而之儉也蓋人情自儉而趨於奢也易自奢而返之儉也難今以浮靡之後而欲回樸茂之初胡可得也矧工於器者終日雕鏤器不盈握而歲月積勞取利倍蓰工於織者終歲纂組幣不盈寸而錙銖之價勝於尋丈是盈握之器足以當終歲之耕累寸之華足以當終歲之織也茲欲使其去厚而就薄豈不難哉故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刺繡組錦傷蠶事者也夫農桑天下之本業也工作淫巧不過末業世皆舍本而趨末是必有爲之倡導者非所以御輕重而制緩急也余嘗入粵移鎮蒼梧時値燈夕封川縣餽一紙燈以竹篾爲骨花紙爲飾似無厚重之費然束縛方圓鏤刻文理非得專精末業之人積累數旬之工未能成就可謂作巧幾於淫矣燈夕方徂思吾浙之俗燈市綺靡甲於天下人情習爲固然當官

者不聞禁止且有悅其侈麗以炫耳目之觀縱宴遊之樂者賈子生今不知當何如太息也夫爲人上者苟有益於下雖損上猶爲之如有損於下雖益上不爲今之世風上下俱損矣安得躬行節儉嚴禁淫巧祛侈靡之習還樸茂之風以漸循振肅於吳越間挽回叔季末業之趨奚僅釋余桑榆之憂也

商賈紀

財利之於人甚矣哉人情徇其利而蹈其害而猶不忘夫利也故雖敝精勞形日夜馳騖猶自以爲不足也夫利者人情所同欲也同欲而共趨之如衆流赴壑來往相續日夜不休不至於橫溢泛濫寧有止息故曰天下

第二一三 96號
26 B

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窮日夜之力以逐錙銖之利而遂忘日夜之疲瘁也此何異大毫末而小邱山非毫末果大而邱山果小也見毫末而不見邱山若前驅而後追耳然而商賈之子甘其食美其服飾騎連檣織陸鱗川飛塵降天赭汗如雨儇巧捷給之夫借貲託力以獻諛而效奔走燕姬趙女品絲竹揳箏琴長袂利屣爭妍而取容彼且矜誇智能足以自便意籠宇宙之化工計窮人物之變態與時俯仰舉材貨低昂在吾掌握中持籌而算百不失一而不知其智能之小也語云大智閒閒小智閒閒蓋謂是耶古者聖王重本抑末貴農賤商故賦倍於農自漢武用宏羊計置均輸官籠天下之貨貴賣賤買商賈無所牟其利而物價悉平名曰平準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仕宦爲吏重賦稅以困辱之自後作業劇而財匱匈奴數侵邊屯戍者多邊粟不給於是募民輸粟塞上得拜爵除罪復弛商賈之律令佐國家之急而賈人愈富國用愈不足乃用卜式下緡錢令用張湯杜周腹誹法以稅民深者爲明吏自是商賈中人之家大率破產入官不事畜藏而賈人亦大困矣唐初制租庸調外無征法網疏闊自置常平官私積貨物貴出賤收復以宦者爲宮市使命白望數百抑買人物名爲市之實奪之也宋懲唐弊置雜買務用京朝官暨內侍參主之以防侵利若府庫有備令弗復市至於和市令出官錢以濟於民而已迨安石秉政行青苗均輸法春散秋斂專以富國爲心富商巨賈皆疑畏駭愕目覩不敢動而貿易之意窮矣此皆本輕而末重末重而不能支之患也明興關市之禁視前代尤詳舟車掌於鈔關爲司徒屬竹木掌於抽分爲司空屬鹽課有轉運有提舉而又有御史稽察之茶課亦然餘皆領於司徒即征商之法纖悉具備已余嘗宦遊四方得習聞商賈盈縮京師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黍穀驢馬果蓏之利然而四方財貨駢集於五都之市彼其車載肩負列肆貿易者匪僅田畝之穫布帛之需其器具充棟輿珍玩盈箱貴極崑玉瓊珠滇金越翠凡山海寶藏非中國所有而遠方異域之人不避間關險阻而鱗次輻輳以故畜聚爲天下饒自眞定北至永平素稱阨塞非商賈出入之地由廣大順平乃東西腰膂南北舟車並集於天津下直沽漁陽猶海運之故道也河間保定商賈多出其途實來往通衢霸州武清而東僅有樵牧之利無商販之資矣京師以南河南當天下之中開封其都會也北下衛彰達京圻東沿汴泗轉江漢車馬之交達於四方商賈樂聚地饒漆絺枲紵纖纊錫蠟皮張昔周建都於此土地平廣人民富庶其俗纖儉習事故東賈齊魯南賈梁楚皆周人也彰德控趙魏走晉冀亦當河洛之分而南陽下蘄黃入襄鄖又與淮泗相表裏

若民物殷阜汝甯爲優而水陸道里爲便矣河以西爲古雍地今爲陝西山河四塞昔稱天府西安爲會城地多驢馬牛羊旃裘筋骨自昔多賈西入隴蜀東走齊魯往來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賈多秦人然皆聚於汧雍以東至河華沃野千里間而三原爲最若漢中西川鞏鳳猶爲孔道至涼慶甘甯之墟豐草平野沙葦蕭條昔爲邊商之利途今稱邊戍之絕塞矣關中之地當九州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一量其富厚什居其二閭閻貧窶甚於他省而生理殷繁則賈人所聚也河以北爲山西古冀都邑地故禹貢不言貢自昔饒林竹纑旄玉石今有魚鹽棗柿之利所轄四郡以太原爲省

會而平陽爲富饒大同潞安倚邊寒薄地狹人稠俗尚勤儉然多玩好事末獨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賈爭趨南則巴蜀巴蜀亦沃壤古爲梁州地饒薑栗蔬果丹砂銅錫竹木之器東下荊楚舟經三峽而成都其會府也縣敘重夔脣齒相依利在東南以所多易所鮮而保甯則有絲綾文錦之饒瀘水以西松潘威茂皆邊境矣洛陽以東泰山之陽爲兗其陰則青襟帶山海膏壤千里宜禾黍桑麻產多絲緜布帛濟南其都會也西走趙魏北輸滄瀛而川陸孔道並會德州臨淸濟甯之間登萊三面距海宜木棉少五穀利在魚鹽舟車牽挽勞役無休時也大江以南荊楚當其上游魚粟之利遍於天下

而穀土泥塗甚於禹貢其地跨有江漢武昌爲都會鄖襄上通秦梁德黃下臨吳越襟顧巴蜀屏捍雲貴郴桂通五嶺入八閩其民寡於積聚多行賈四方四方之賈亦雲集焉沿大江而下爲金陵乃聖祖開基之地北跨中原瓜連數省五方輻輳萬國灌輸三服之官內給尙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賈爭赴自金陵而下控故吳之墟東引松常中爲姑蘇其民利魚稻之饒極人工之巧服飾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於富侈者爭趨效之廬鳳以北接三楚之舊苞擧淮陽其民皆呰窳輕訬多游手游食煮海之賈操巨萬貲以奔走其間其利甚鉅自安太至宜徽其民多仰機利舍本逐末唱棹轉轂以遊帝

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贏休歙尤夥故賈人幾遍天下良賈近市利數倍次倍之最下無能者逐什一之利其株守鄉土而不知貿遷有無長貧賤者則無所比數矣浙江右聯圻輔左鄰江右南入閩關遂達甌越嘉禾邊海東有魚鹽之饒吳興邊湖西有五湖之利杭州其都會也山川秀麗人慧俗奢米資於北薪資於南其地實嗇而文侈然而桑麻遍野繭絲緜苧之所出四方咸取給焉雖秦晉燕周大賈不遠數千里而求羅綺繒幣者必走浙之東也甯紹溫台並海而南跨引汀漳估客往來人獲其利嚴衢金華郛郭徽饒生理亦繁而竹木漆柏之饒則萃於浙之西矣江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漢實爲

吳楚閩越之交故南昌爲都會地產窄而生齒繁人無積聚質儉勤苦而多貧多設智巧技藝以經營四方至老死不歸故其人內嗇而外侈地饒竹箭金漆銅錫然僅僅物之所有取之不足更費獨陶人窑缶之器爲天下利九江據上流人趨市利南饒廣信阜裕勝於建袁以多行賈而瑞臨吉安尤稱富足南贛谷林深邃實商賈入粤之要區也福州會城及建甯福甯以江浙爲藩籬東南抱海西北聯山山川秀美土沃人稠地饒荔挺橘柚海物惟錯民多仰機利而食俗雜好事多賈治生不待危身取給若歲時無豐食飲被服不足自通雖貴官巨室閭里恥之故其民賤嗇而貴侈汀漳人悍嗜

利不若邵延湻簡而興泉地產尤豐若文物之盛則甲於海內矣粤之東西在嶺海閒古稱百粤粤以東廣州一都會也北負雄郡兵餉傳郵仰其權利東肩潮惠內寇外夷爲患孔棘高廉雷瓊濱海諸夷往來其閒志在貿易非盜邊也顧姦人逐番舶之利不務本業或肆行剽掠耳廣以西風氣異宜山高水駛地利物產優贍自足桂林爲都會柳慶盜區行居苦其荼毒思恩田甯強悍尤甚南甯太平控遏兩江蒼梧開府雄鎮一方多珠璣犀齒毒瑁金翠皆自諸夷航海而至故聚於粤之東其梗楠杞梓金錫藤葛則產於粤之西矣滇南重山峻嶺濱瀾紆迴會城之中土沃饒食不待賈而賈恆集以

丹砂朱汞金碧珍貝之所產也臨安大理永鶴楚雄並稱膏壤商賈絶少若元臨永麗羈縻諸甸風土迥異矣然滇南取道貴陽貴陽首思南次鎮遠石阡而都勻銅仁思州又其次已郡邑官雜流土民多蠻夷水不涵渟土無貨殖官軍歲給全賴他省而況商賈萬里來投安能有固志哉余嘗總覽市利大都東南之利莫大於羅綺絹紵而三吳爲最即余先世亦以機杼起而今三吳之以機杼致富者尤眾西北之利莫大於絨褐氊裘而關中爲最有張姓者世以畜牧爲業以萬羊稱其畜牧爲西北饒富甲於秦其他藉以富厚者燕周齊晉之郊亦夥矣夫賈人趨厚利者不西入川則南走粤以珠璣

金碧材木之利或當五或當十或至倍蓰無算也然茶鹽之利尤鉅非鉅商賈不能任第市法有禁西北在茶東南在鹽茶禁通於西北之虜而多產於東南故其法久而可守鹽禁限於行鹽之地而在在有之故其法拘而難行且茶利食於人權於國者什之一二鹽利食於人權於國者什居七八故原大則饒原小則乏上則富國下則富民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此其大經也吾浙富厚者多以鹽起家而武林賈氏用鬻茶成富至累世不乏周書云農不出則乏食工不出則乏用商不出則三寶絶此衣食之源也至西北互市與東南海市其於國計民生損益利病試兩持而並較之不啻天壤易判黑

白易分也乃籌國者知互市之利而不知海市之利何不思之甚也夫九邊互市之初始以紵幣今以金帛而虜酋之交易惟馬余以紵幣而易疲馬其利猶在中國剌截而出無傷也今但售以金帛是金入一去不返之虜而以中國所衣之帛易無用之駑駘也不敵明矣矧虜酋桀驁難制嗜欲無厭今國家竭司農帑藏歲百餘萬猶不免於苛求儻一旦背盟蹂我邊境狼心叵測誰能禦之欲保百年無事余未敢以爲然也若夫東南諸夷利我中國之貨猶中國利彼夷之貨以所有易所無卽中國交易之意也且緣入貢爲名則中國之體愈尊而四夷之情愈順卽厚往薄來所費不足當互市之萬

一況其心利交易不利頒賜雖貢厚賚薄彼亦甘心而又可以藏富於民何憚而不爲也若曰夷數入寇勢不可通豈知夷人不可無中國之利猶中國不可無夷人之利禁之使不得通安能免其不爲寇哉余以海市一通則鯨鯢自息必不若虜情之難料也且互市所輸皆國家帑藏卽閭閻脂膏海市所易皆民間財貨無妨國計互市有損而無得海市有利而無害主計者何不思也至於中國商賈之稅課雖國用所資而多方併取亦所當禁蓋以各處商人所過關津或勒令舳車泊舟搜檢囊匣者有之或高估價值多索鈔貫者有之所至關津既已稅矣而市易之處又復稅之夫以一貨物當一稅課有羨餘有常例巡攔之需索吏胥之乾沒不勝其擾復兩稅之賈人安得不重困乎余筮仕爲南京工部郎兼攝龍江上下關榷務時與侍御方克用同事余語之曰古者關市譏而不征征商非聖朝所宜急願緩急在人詎謂今無善政哉方韙余言相與弛商之什二自後商賈樂赴舟楫駢至輻輳國課較昔反增十之五以此見人心可以惠感也

松窗夢語卷四終

松窗夢語卷之五

明　仁和張瀚著

象緯紀

天道高遠難窺儒者之書或經見或不傳然種種備於星數家可按策而知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唐孔氏云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爲日易說卦曰坎爲水爲月月水之精也淮南子云日中有烏月中有兔其說不經要亦陽繫於陰陰繫於陽之理爾張衡曰五星乃五行之精三垣二十八舍爲經五星爲緯三垣居中央二十八宿環遶於四面一爲中元紫微垣象天子宮寢之位北極五星居之首前星次帝座次庶子次后宮五天樞郎語云北辰宋人以銅儀管候之不動處猶在樞星之末一度以其相近故取此名極星極左右宰輔尉丞之屬而北斗七星附焉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象號令之主取運動之義也一爲上元太微垣象天子殿廷之位十星在軫翼北一爲下元天市垣象天子明堂之位二十二星在房星東北宮寢所以燕息殿廷所以聽政明堂所以巡狩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南方列朱雀七曰井鬼柳星張翼軫唐一行以自柳至張爲鶉火故書云日中星鳥東列蒼龍七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心屬火故云日永星火北玄武七曰斗牛女虛危室壁云宵中星虛舉昏以見日西白虎七曰奎婁胃昴畢觜參云日短星昴以昴當西中也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君命以行其職蓋日月同道則食而木曰歲星土曰塡星二皆德星所居不爲害惟辰星屬水太白屬金熒惑屬火至則爲災而熒惑尤甚

聞勝國時劉誠意嘗泛舟西湖望五色雲見於斗牛間指示友人此帝王之兆也異日吾當輔之吾始祖介然公與之友善因得其傳亦善推步天文占風望氣宣德間嘗受潘中丞蕃聘與俱至粵設策征勦凡軍中調遣悉出指畫一日坐帳中望片雲隱隱起離震間謂潘曰事濟矣有頃烈風南來此捷音也已而果然後復居家晦迹一夕臥戶內謂大父曰此刻有巨星自東北而西南吾祖出視果見一星流入西南其光燄燄因入問曰星辰至遠何推步不爽如是答曰吾腹中自有星盤耳吳膳部泉亭曰一人素善星歷辛丑之春語吳曰近稽天象今歲巳酉丑月國家必有大事時未之信後四月九廟災八月昭聖太后崩北虜入寇山西地震十二月虜復入寇殺戮無算所言皆驗天垂象見吉凶詎不信然

世廟初年五星聚營室占云主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又室太廟天子之宮及土功事乃世宗自藩府入繼大統後九廟宮災悉爲更建仍創皇考廟曰獻皇帝廟更三

殿曰皇極中極建極三門曰皇極歸極會極時內侍李芳疑有六極之嫌欲復祖宗朔舊名高文端儀時爲宗伯以疏出中官其議遂寢世宗居西苑土木之工終歲不息亦天象與人事相會云

隆慶六年熒惑入南斗占曰天子下殿走時穆宗有疾一日傳旨升殿駕至宮門神思恍惚降階下行召輔臣與語輔臣不喻其意還至乾清宮始覺而升座尋入紫微垣犯帝座上相予時自關中趨赴留臺途中每望見之乃兼程疾趨抵任已而穆宗賓天首相奉皇太后懿旨免官禍幾不測眞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自然之符也

歲丁丑九月彗星出西方長亙五七丈本在箕尾間末指斗牛其光紅白閃爍搖動令人可畏占曰主降舊布新又曰主大臣災時禮部題奏奉旨修省已而江陵聞訃不欲奔喪乃降旨令吏部往諭眷留意復移咨吏部余時秉銓爲百寮長諸部院咸勸余上疏保留余曰今日之事惟皇上可留或相君自留吾輩安可留也尋奉旨致仕而諸公卿不附者一時盡更象示不虛豈偶然哉

堪輿紀

風水之說自古有之不始於郭璞書云營卜瀍澗東西詩謂度其原隰觀其流泉蓋不過遠水患處原避溼得土之宜而無浸淫之虞也然皆爲建都謀至卜其宅兆則葬埋以安親體魄孝子慈孫之心惟欲得善地永無崩蝕侵損患害是已至璞創爲骸骨得氣而子孫受蔭之說指某山爲發源指某山爲過峽至某山而凝結爲穴某山爲龍某山爲虎龍昂而虎伏某山爲牚某山爲案牚欲有力案欲有情必如是乃延福澤不然則否於是貪求吉地不獨愚昧細民卽搢紳士大夫亦惑於此未葬謀求不遺餘力甚至搆訟結讐各謀利己暴露遲久遷徙再三嗚呼惑之甚矣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將築宮室於鍾山之陽召劉誠意定址誠意度地置樁太祖歸語太后太后曰天下由

汝自定營建殿廷何取決於劉也乃夜往置樁所皆更置之明旦復召劉觀劉已知非故處乃云如此固好但後世不免遷都耳後往鍾山卜葬地登覽久之太祖少憩僧人冢上詢劉曰汝觀穴在何所劉曰龍蟠處卽龍穴也太祖驚起曰曾奈此何劉曰以禮遷之太祖謂普天吾土何以禮爲卽命開僧人冢中以兩甕上下覆之啟上一甕見僧人面如生鼻柱下垂至膝指爪旋繞周身結跏趺坐於中衆皆驚愕不敢前發太祖始拜告遂輕舉移葬於五里外向冢前有八功德水以一淸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也後徙僧冢水亦移遶其前亦異甚矣今之孝陵卽其故處數之前定如

此

世宗朝駱太常者浙之永嘉人也與故相張文忠同邑里精堪輿術張時已舉於鄉將上春官邀駱祖塋登覽駱一望詫曰此地十年當出宰輔乃撫張背曰惜公之齒長已尚未登第何能應之次年張成進士任南部郎以議獻禮稱上意乃召入不次擢用六年之間晉陟宰輔因薦駱於世皇令卜壽宮即今永陵駱所卜也駱官止太常少卿用其術而不顯其官張之意念深矣後駱自北來歸將至淸河覩山巒秀拔指示輿人遠山而行登山麓一冢云此中有有佳處詢爲誰氏墓土人曰丁秀士父塋也家貧無依墓傍之廬即其居矣駱造廬請見語之曰來歲大魁屬之君矣即如所言丁名士美己未狀元官至亞卿夫丁以寒士起家何所營求亦會逢其適耳

嘉靖壬辰嘗太君泉臺時與江右伍堪輿旦暮往來小麥嶺上一夕至嶺少憩伍向余曰三台秀拔右台已發李公旻大魁矣獨左台未發數年之間亦當出狀頭遂指石叢中云此中必有一冢當之不知屬誰氏耳後余己未入仕己亥以內艱歸復過嶺上始知茅公瓚之祖塋在焉正當年伍所指處也夫茅以戊戌掄魁七年之前伍已預識已

吾祖當年葬時宗人有素解風水者極言不可余在傍曰子孫窮澤各有定命卜地求安親體豈敢於枯骨求蔭庇哉先大人以爲然乃開壙下棺即今積慶山也自余仕宦人稍稱譽既通顯乃益稱勝近年行術者咸尋訪登覽謂此祖墳宜出鉅公余笑曰五十年前不聞此語因口占曰當年荷畚築先塋片語曾將衆論傾入座歸來宣詰日無人不道是佳城余今擬築三台之麓不用地師不徇人言就問者應之曰有此六尺之軀必有三尺之土百年後皆土壤爾奚擇焉示余子孫毋以斯言爲迂仍聽術人之惑而屢遷屢葬爲也

祥瑞紀

古今言祥瑞者詳於禮運而歷代史氏因之蓋有無其事而有其應者又有反常爲妖而謬以爲祥者未有覩瑞應而不須功德者也昔致堂胡氏曰草木之秀異禽獸之珍奇雲物之變動無時無之繫時好與不好耳以爲祥瑞注意多有雖元狩之麟神爵之鳳尙可力致況其他乎惟上之人泊然無欲於此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歐陽子五代史云麟鳳龜龍王者之瑞也乃出於五代之際而又萃於蜀此雖好言祥瑞者亦可疑焉考王建世家之興亡成敗可以知之矣觀二公之論義正詞偉不足破千古之惑哉

永樂十三年蔴林國王獻麒麟文皇帝厚賜之今萬歷十六年山東青州產麟今覽所繪圖乃牛首牛身而毛

若龍文畫龍與牛交而胎於牛腹產時雲覆其野數日始散故因知西狩獲麟乃魯人獵較偶得之魯人亦罕識之矣

宣德七年山西忻州產龍馬時于忠肅撫山西具表以進其略曰看得前馬鹿耳牛尾玉面瓊蹏肉文被體以如麟項骨隆然而中起頸額露神奇之骨節尾端垂潤澤之茸毛且載馴載良不驚不擾實爲龍馬誠曠世之上瑞也臣聞羲皇御世龍馬出圖惟皇上特垂寬宥之典溥懋山西之民綸音渙發於九重瑞物遂生於三晉麕身牛尾姿儀實類於麒麟鳳臆龍嬰體質貿超於騏驥鍾萃妙闢於氣運騰驤喜會於風雲今將所產龍馬母子同輿具本以聞此載忠肅集中則龍馬後世有之不獨見於羲皇世也

世廟親詣郊壇禱雨尋得雨賦詩云煙雨騰騰迷苑林老龍驚起狀千尋三農此日歡穠秀百穀成時喜賦吟唬呼還本原陽氣震盪須資雷雨臨莫謂爾君六事否且喜恩霖抵萬金以示輔臣輔臣各賡和進呈苑獻麥一穗二三穎上喜爲瑞享於大廟余守廬陽無爲州獻麥亦一穗二三穎合肥四鄉產此尤多余受而藏諸篋笥不敢聞於當路矧聞於朝廷乎伊世子進黃白二兔得溫旨制直總制胡宗憲進仙芝一玉龜二謂產自天目芝生其上龜潛於下亦得溫旨後龜死其一世宗作

一聯云王恩降世賜余壽龜使昇霄顯爾靈仍命工部以杉爲祕器與白兔同葬後宗憲復進白鹿二上表云皇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眞德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鹿遥呈海嶠奇毛灑雪島中銀浪增輝妙體搏冰天上瑤星應瑞千載餘而色白七星戴而道成曜質名都呈祥瑞世縞質霜毛變林虞之獸族殊資馴性光雲漢之龍媒寶表壽徵名章天鹿呦呦當宴混玉佩以齊鳴皎皎來遊共瑤章而一色表語精工一時稱最由是臣下各進表文贊頌功德不可勝計矣

隆慶辛未余撫關中漢中解至白兔二欲余具表以進余以珍異之獸目所未覩宜詳驗眞僞且走獸之性馴習甚難畜養不易況自陝至京所經道路遥遠所過驛地繁費乃檄司道勘驗竟停止不進嗟乎人臣工於媚悅謂可轉移上心不知上心侈遊遂亡警戒不亦眛於責難匡救之道乎

災異紀

唐五行志曰萬物盈天地間不過曰水火金木土其用於人也藉之以生闕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然是五者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方在人爲五事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故爲災異之說者舉天地萬物無大無小皆推類附之至詳密已以余所覩記因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應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

天地之大固有所不可知者耶仲舒劉向與其子歆皆推本春秋爲證迺至自相謬戾不知孔子於春秋但記災異而不著事應蓋其慎也故曰迅雷風烈必變見物有反常爲變者則思其所致爲之恐懼修省而已若夫士人里巷之占有考於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無所應者又豈足異哉

閒正統閒變易甚多其大者如白虹貫日修狠星動搖己巳七月熒惑犯南斗北虜也先大舉入寇丙戌帝出親征郕王居守英國公張輔及列侯諸將帥率師以從八月帝至宣府駙馬都尉井源軍遇虜敗績辛酉帝還土木也先擁衆追擊王師敗績車駕北狩張輔等皆歿於陣先是王師未發公卿咸欲遮留司欽天監者曰夜觀天象中星動搖輔孚尉丞皆已離次此天意也車駕不可留已公等欲忠君愛國須蚤建儲貳以安國本計無出於此者後聞車駕蒙塵皇太后立長子爲太子後尋廢

嘉靖辛丑四月九廟災太宗仁宗主皆就焚惟獻帝廟獨全以不相連故也乃頒詔大赦天下後丁巳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復手自爲詔曰朕本同姓之後嗣初非王子之可同惟皇天寶命所與暨二親積慶在予自入奉大統於茲三十六禩昨遭無前之內變荷天恩敕佑以復生此心感刻難名一念身命自愛天心丕鑒

朕心朕衷上天明鑒昨因時旱禱於雷壇方書雷雨之垂隨有雷火之烈正朔三殿一時燼焉延及門廊倏刻燃矣仰惟仁愛之與臨皆是朕躬之罪重茲下罪己之文用示臣民之衆宜同祇畏首體相關上承天戒以佐爾君下撫生靈務令安遂其圖協恭勿仍我棄故茲詔示咸使知之

壬寅十月大霧樹木生冰識者謂主側有陰謀已而傳旨宣法司出宮人十有六人凌遲東市先是宮人楊金英等同寧嬪王氏端妃曹氏其謀大逆事幾不測賴方后救全乃究諸惡罪明正典刑仍戮各犯宗屬時聖躬方調護不能郊天蓋邪婢逆謀之後不免少傷耳方皇覲銳爲上作大醮於東嶽廟三晝夜既而題知勞以溫旨有白金文綺之錫於是九卿堂上官許讚等各捐金延道衆於顯靈宮作醮事三晝夜以祝聖壽上方崇尚道教如邵元節陶仲文皆以方士得幸位上卿加宮保有敢一秉一眞人之號倡率道衆時舉清醮以爲祈天永命之事上亦躬服其衣冠后妃宮嬪皆羽衣黃冠誦法符咒無間晝夜寒暑禁中建大高玄殿無上等閣極其綺靡供奉神祇外則顯靈靈濟等宮皆爲祠禱之所自上臨御數年以後稍稍留意於此矣

癸亥夏天災流行民多病疫上命內使同太醫院官施藥餌於九門外以療濟貧民又命禮部官往來巡察務

使恩意及下上親爲製方名如意飲每藥一劑盛以錦囊益以嘉靖錢十文爲煎藥之費其惻念窮愁仁慈懇惻周悉如此所費亦復萬計不之惜也

戊申之秋山陝西及山東直隸地震日月不同惟八月之震京師與直保相同聲如潮湧孟水皆傾朝廷震恐有近臣上言此臣下不職之故臣坤道也宜靜而動咎在臣不在君於是上悅不復下詔修省也

己酉三月朔日食幾盡天地晦冥諸星盡見尋有玉旨以議復河套爲生事啟釁罷首相夏言逮繫總督曾銑本兵王以旂戴罪出總邊務科道俱廷杖尋殺銑遂及言坐以官員交結近侍誣同奏啟之律蓋二相不協陰

以此傾之也

時陝西澄城縣有大山高數百丈一夕忽吼聲如雷鳴者數日遂分崩而東西徙去相隔五百餘里撫按以聞奉旨修省

乙卯冬地震渭南華州等處余自蜀出陝經渭南縣中街之南北皆陷下一二丈許東郭外舊有赤水山山甚高大渭水旋繞山下每出郭時沿山傍水而行今山岡陷入平地高處不盈尋丈渭水北徙四五里渺然望中矣過華州華陰覺華嶽亦低於往昔陵谷之變遂如此山西猗氏蒲州潞村芮城等州縣地震四五日有一日四五動者平地倏忽高下中開一裂延袤數丈惟聞波濤奔激聲近裂處人畜墜下無算房屋振動皆爲倒塌壓死宗室職官居民以數萬計余聞先期居民夢天庭放榜首湘陽王次韓司馬次楊尚書王祭酒劉參知共數萬人後皆壓死是兆端已先見矣又云黑夜居民見關雲長騎赤兔馬大呼急隨我行有隨之向東行者得免豈西北之奉事惟謹而雲長亦爲之效靈耶余覽國朝名臣奏議弘治十五年元旦地震於朝邑等處凡旬四五日倒房屋壓人畜無算時載韓寶閿鄉皆然獨不言及蒲而今蒲之禍獨甚紀數幾甲子一週云

花木紀

昔陸放翁有居室紀余自致政歸屏居陋巷構小樓三

間長闊之數略與之等起居食飲往來應酬皆若相似緣在城市惟足迹不及公府耳小窗雜植花卉四時常新憑欄把玩皆足賞懷初春水仙開金心玉質俗呼金盞銀臺翠帶飄拂幽香襲人時梅花同放紅者色如杏白者色如李心微黃者曰玉蝶蒂色青者曰綠萼有蜜色者曰蠟梅種種皆佳次瑞香枝葉扶蘇花朵茂密表紫裏白香芬比麝尤清次幽蘭二種皆出土產一莖一花曰蘭一莖數花曰蕙若閩種一莖四五花多至八九花且葉長色青優於土產其香清遠出諸花上時薔薇滿架如紅妝艷質濃淡相間雜以白荼蘼黃棠棣尤堪把玩惟牡丹名曰花王大者盈尺色有紫有薔薇紅有

玉樓春有小桃紅而粉紅爲常品香氣馥郁周數十步葉柔而長飄拂掩映萬花莫及次芍藥草本紅紫白三色較牡丹差小而葉亦相類昔人謂牡丹爲木芍藥蓋富麗芬芳可當伯仲粉團本團圞叢集狀如白毬然素縞無香杜鵑出閩中近四明亦有之俗名石巖色若丹砂樹小花繁松亦有花色黃如粉調蜜爲餌香鮮適口薝蔔白質黃心香亦透露但千葉不結實耳時黃萱發叢葉中一莖六七花以次漸開旬餘始盡食之可以忘憂繼郎夜合花朵甚大形似辛夷白葉赤心每薄暮吐香氤氳滿室復有山丹捲丹鶯粟滿園香爭妍弄色皆可娛目入夏石榴吐燄深者如杜鵑淺者若薔薇千葉者無實單葉者有實種同而異鳳仙色嫩花繁種種不一蜀葵花草幹高挺而花舒向日有赤莖白莖有深紅有淺紅紫者深如墨白者微縹色而丹心則一故恆比於忠赤蓮花二種一曰並頭一曰蓮臺大異常品不獨綠葉亭亭紅花豔豔而微風動搖香芬馥馥入座芳妍可愛所謂混質污泥之中擎鮮翠蓋之上可當花之君子更有茉莉馨香無比花朵繁茂婦女爭摘取之簪插盈頭漸次舒放可供四五旬之賞種出嶺南今贛亦漸多入秋芭蕉淅瀝修幹巨葉扶蘇飄蕩花發於心色黃如蜜取充適口味甘如飴時則桂花滿樹次第開放大約可半月許每步庭前不覺香滿懷袖探貯瓶中則几

席間皆馥郁矣秋葵色蜜心赤幹細葉稀凡十餘節花大而單葉雞冠高者數尺矮者數寸大者小者直者橫者尖細者肥大者間有白色而赤者如脂亦稱豔麗季月菊黃華時草木皆落非榮華之候故言菊有明他無有也然其種甚多余每歲植之童子之心不顧不諳澆灌栽培之法多不成花善植者臨期各遺數種如梁氏蜜芍藥程氏金芍藥談氏紫繡毬金寶相醉楊妃紫牡丹潘氏紫鶴翎江氏狀元紅銀芍藥約三十餘本列延爽閣下勤灌以水可供月餘清玩雖花色鮮明不似春花穠豔然清幽芳逸眞隱君子之花也入冬山茶花發紅淺二色大曰寶珠單葉千葉亦有二種而更奇者如玉清絕惟梅花虬枝如鐵苔蘚翠碧點鋪老幹其花紅白皆有單葉千葉而幽香妍媚不減於霜雪之中玉蝶綠萼尤爲妙品其實味酸雖千葉亦間有實古充薦籩所謂乾藤是也菖蒲名荃亦分數種虎鬚爲上金錢次之又有香苗臺蒲牛頂挺秀庭陰凡十餘盂清香隱隱時香苗一種開花三四莖人咸稱異因憶唐人詩云君恩已去若再返菖蒲開花日東轉是謂菖蒲必無花也余家連歲見之豈足爲異然而四時常青其色不改是亦草中之松柏歷歲寒而不彫者與

鳥獸紀

余家居不畜鳥獸然亦間有所畜如鶴舞庭陰鹿鳴芳

砌錦雞之輝豔白鷴之縞素鸚鵡能言黃鼠有禮亦嘗畜之靜觀飛走飲啄亦可以暢適幽情非徒玩物已也因以四方所嘗目覩者述於後南海生孔雀鸞鳳之亞也尾生五年後成長六七尺許展如車輪金翠煒然初春始生秋月漸彫與花萼同榮悴尤自珍愛遇芳時美景聞絃歌鼓吹必舒翼張尾眄睞而舞雌者尾短略無文彩以聲影相接而孕閩中白鷴紅嘴綠首赤足文身尾長二尺許飛鳴如雉而文彩勝之東粵產麝狀如小麞冬月香滿臍中入春急痛以爪剔之落處草木焦黃其性畏人晝處叢林夜竄人室余昔在粵命童子廚中取茗偶一遇之不覺春滿衫袖矣象產南越獸之最大

者其身數倍於牛而目深如豕鼻長五六尺狀如懸臂食飲持之惟雄者有牙長三四尺歲周一易能別道途虛實稍虛輒止故夷人難獲以陷阱不能試也馴習者能起伏舞蹈鼻作簫聲足作鼓聲人欲乘者懸足送之而上象奴以鐵鉤制耳以鐵索縶足遂悉從人意今京師馴象所畜二十餘皆如鼠色無一白者常朝列奉天門外大朝飾錦載寶以壯朝儀荊楚多麋鹿爲陽獸性淫而游山夏至得陰氣角解從陰退之象又曰麋鹿之大者豈小陽而大陰耶今海陵之多千百爲羣多牝少牡兔視月孕以月有顧兔其目甚瞭今人卜兔多寡以八月之望是夜深山茂林百十爲羣延首林月月時明則一歲兔多晦則少是稟顧兔之氣而孕也生子從口吐出性狡善走獵者攻之常自穴中躍出乃顧循其背復入穴中獵者反以是得之鴻雁歲半居南中而恆自北來大曰鴻小曰雁淮南子云雁乃兩來仲秋鴻雁來候雁比於鴻小又有白雁來自霜降杜甫詩故國霜前白雁來蓋謂此也夜宿沙洲蘆荻蓼葦中失羣哀鳴飛必以風雨鶴感於陰故能先知人探其子必爲舍去東海產鶴古稱華亭鶴唳一起十里乃禽中之仙常以夜半鳴聲聞數里雌者聲差下性好陰惡陽正與雁反故云鳴鶴在陰好延頸望故稱鶴以怨望鴟以貪顧怨者以望遂以望爲怨不意君之望臣深是已雉有五采爲

文明之象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因地之墳衍以爲疆限分而獲之不相侵越一界之內以一雉爲主餘者雖眾莫敢鳴錦雞似雉而身備五采紅黃相閒色澤鮮明遠勝於雉關中有鬬雞僅如兩月雛團圞無尾小喙短頸羽青如翠足紅如朱雄雞有高大一二尺者遇之喙囁而下之遂辟易去鳥中最警敏者土人呼爲聒聒雞以其聲之尖利也燕有二種越燕小黑而紫多呢喃語巢於門楣胡燕比越差大羽多斑點聲亦較大巢屋兩楹閒古稱玄鳥以春分至秋分歸云避社日豈尅土土燕入水爲蜃亦水類土能克水故避之耶西蜀山深叢林多虎豹每夜遇之遙望林中目光如電必列

炬鳴鑼以進性至猛烈雖遭驅逐猶徘徊顧步其傷重者咆哮作聲聽其聲之多少爲遠近率鳴一聲爲一里靠巖而坐倚木而死終不僵仆其搏物不過三躍不中則舍之有黑白黃三種或曰黃者幼黑者壯白者老虎嘯風生風生萬籟皆作虎伏風止風止萬籟皆息故止樂用虎豹亦有赤玄黑白數種俗傳虎生三子中有一豹豹似虎而微毛多圓文尤勝於虎猴狀似愁胡其聲嗝嗝若咳今蜀中至千百爲羣凡過山峽目猨上下遇行人不避余時於蜀道中遇之與人卻步俟其行盡方敢前進猿亦相類色多黃黑又曰雄者黑雌者黃雌者善嘯故巴人諺曰巴東三峽巫峽長哀猿三聲斷人腸

河東黃鼠能拱而立所謂相鼠有禮象人之威儀也兩目甚炯善窺伺人稍遠疾趨至地以兩足分土爲穴頃刻深入急以水灌乃出故云往託於社燻之恐焚其木灌之恐敗其塗是以喻君之左右人馴擾之者能捕野鼠入穴必盡取然後已隴州鸚鵡千百爲羣禮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今所見惟紅嘴能言黑嘴不能言近南中有大紅者毛羽光豔亦不能言其足指前後各二異於羣鳥舌小而圓故能委曲其聲以像人言江南鸚鵡亦能言第形小色烏不能及耳西囘囘貢獅子狀如小驢面似虎身如狼尾如貓爪亦如虎其色純黃毛較諸獸爲長而旋轉不若圖繪中形司囘喫以羊肉與之相狎置肉於而獅遂攫面取之以鐵索繫樁於地行則攜之而去望見犬羊即毛豎作威犬羊遠見即跳躍奔騰辟易數里此中國所無而人所罕見者也彼自西域入貢將達京道出關中余時轄關中故得親視云

松窗夢語卷五終

松窗夢語卷之六

明　仁和張瀚著

方術紀

今天下治方術者多矣大都以鄉曲庸師指授陳言得古人糟粕未解其神理間有精詣卓識不遇異人之傳亦揣摩臆度終囿於耳目沿習安能超於耳目見聞之外如扁鵲不遇桑君飲以上池何由隔垣見人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爲名哉卜筮之法自古記之要在以誠格則神應不爽相術始見左傳東周內史叔服相公孫敖二子厥後唐舉許負管輅天綱之徒推衍其術至以五行決禍福則藝文志有太乙星子經等書行世在漢已然若神仙之說創自齊城燕昭而秦皇漢武熾焉皆方士之爲也小道可觀致遠恐泥余僅錄見聞一二條於左

武林世醫惟陳氏最久以木扇爲號沿自故宋入國朝爲婦人醫余幼見蓋齋者精於脈理杭人歸之如司命聞吾母娠余時延視曰夫人當產貴兒無恙也後診余脈輒驚訝曰六脈何一清至是主當大貴適有嗽疾出藥四劑服之卽愈白下楊某亦善切脈一日謂余曰今夕主至親來會已而先大夫至後余修輯黃船晝夜程督忽感寒疾時當躬詣承天候迎梓宮楊欲偕行值友人代得毋往楊意亦云厚矣夫楊爲白下名醫家居且暮踵門求藥者常滿戶外乃肯一旦偕行其重義輕利有足多者醫仁術也彼視余疾甚不忍舍去楊亦仁人之用心哉

閩之俞蒲川云嘉禾憲副屠應損歸休疾篤召醫視之謂得乳香等劑可治屠詢值幾何醫云不過一金屠以費多竟吝不發數日而死扁鵲云六不治而輕身重財其一嗟乎世固有愛財貨重於愛身命者乎抱朴子曰眛者以身世徇財利其斯人之謂與

古人卜筮以蓍龜別有靈棋卜乃張良所受於黃石公者其法以十二子分上中下擲之據所得按驗以考吉凶余處閩中與許公應元同爲藩參許向余曰白都閫

靈棋卜甚驗盍往試之余擇日齋戒以往白儼衣冠俟於中庭余執棋向神禱畢白受而三擲卜得乾卦白曰占曰乾六爻皆龍有飛騰之象公自此飛騰矣乾天西北今當晉擢西北乾首諸卦後當位列班首時介秋冬之交公當蒞任西北無疑也吾鄉姚巽之亦善卜余鄉試卜之中式四五十名開一陰數一陽數會試卜中式亦列四五十名開爲兩陰數其數皆驗

余爲南司空入武英殿得瞻仰二祖御容太祖之容眉秀目炬鼻直脣長面如滿月鬚不盈尺與民間所傳奇異之象大不類相傳太祖圖像時殺數人後一人得免意者民間所傳卽後一人所寫未可知也成祖之容大

類太祖但兩頤間多髯二縷長垂至腹內侍相傳上每進膳用金鉤掛髯於耳又聞袁柳莊云紫髯過臍卽登九五太宗每自拂其鬚後果至腹始卽位

柳莊袁珙四明人也以相術遊燕中成祖命門下士往試之盡目爲公侯後成祖微行命相袁一見伏地叩首仰對曰殿下龍質鳳姿天高地厚眞太平天子也向所見諸貴人因此貴耳聞袁居浙時偶迷失道入深山遇異人命以五色綫向日下辨之後閱人富貴壽夭如別黑白云靖難後召爲太常寺丞子忠徹能傳父業官至尚寶少卿

金一亭云李東崖昊未遇時偶步市中一人從旁視之因前曰吾觀君背貴不可言及觀君面不過狀元卿貳而已遂辭去西湖志載僧人識于肅愍於市曰異日有旋乾轉坤之功傍有方士曰如斯而已乎僧曰不善考終方士曰和尚可教也所言皆驗不知其姓名殆柳莊之流或以英雄潛伏善觀天命識時宜率齋志而隱者與

滑縣人呂朗負相術數從蒲州王大司馬游余時自閩至京王與呂偕來呂左右顧瞻久之曰明公當爲冢宰余哂之因詢王云已目爲大司馬矣余曰此言遙遠未足憑試語其近者呂云近者王參知不出半月爲憲長張憲長不踰冬至爲方伯矣且二公大有同處不出三年俱爲開府當同撫一方至爲冢宰司馬亦同時也余曰冢宰當朝第一官[illegible]何以踰人呂曰五官六府皆應大貴至如印堂寬廣可容三指世所稀有冢宰正印非明公誰屬哉後余爲方伯巡撫如期而至於關中道至銓部王入爲司馬詢其人已物化矣王司馬嘗述其人始遇於蒲之東門時與楊虞坡冢宰張鳳磐閣老同步呂自道傍物色之盡目爲一品貴人而相楊尤奇中楊時以參知憂居方數月呂以旬日內當召用出卽爲開府時庚戌達虜內犯世宗奪情起用至則虜退遂擢開府後楊爲少傅張爲少師王爲少保皆至一品吾杭日者賈勛受業於吳氏日章常推吾母命當以子貴後

推余命賈署云五行彷彿一璠璵廊廟圭璋可待時中道峥嵘轟烈甚爭看腰下佩金魚父母好昆不少妻妾三賢兒郎四寶戌酉運之交准擬步青霄語皆奇中

季泉孫公陞忠烈季子也乙未歲余上春官孫邀鄉人同事者飲飲中各問生辰孫一一坐算不言頃之衆起離席孫私語余曰吾與兄爲同年友在坐止吾二人也但中年運限不利未知究竟若何耳尋爲余細推復云無妨於身命第西方二十年宦途淹滯行至南方輒通顯矣夫以數十年之遲速顯晦決於八字之開公之精於術數如此孫是歲登一甲余附二甲並致位正卿孫先十餘年爲宗伯余後十餘年爲冢宰

湖州劉南坦年七十餘矣飲食步履無異壯年喜誦讀善文詞人愛敬之日對賓客清譚劇飲極歡恣謔夜懸木桶於臥室梁間使童子設梯攀入即命去梯趺坐於中過冬日畜一白貓溫足如此休息不就牀榻久矣人謂劉得祕傳深悟養生之理

華山李道者善養生術余時以寮友李樓源疾安車迎之至關入見長揖席地而坐惟飲水食生黃冠草履身衣一衲寒暑不更視人疾不施藥餌惟令人調氣守神時樓源形若槁木氣若喘急尚戀一官道者亦云不治乃辭歸華山余顧所坐處其氣猶蒸蒸然起於地中非得養安能若是

嘉靖時有段朝用者遊方無藉投郭勛家畜煉丹砂言黃白之術勛薦於朝上謂假此以儲國用遂留禁中後勛敗朝用數爲之解上不之聽始令進秘點金驗其眞僞卒不驗後遂取勛家遺貲爲飾脫計而毆人致死事聞上命錦衣衛送法司議死無少假借蓋世宗英明果決每每如此仍籍沒家貲遣其家口以重懲妖妄云

盛遇紀

國家以科第取士士亦以科第取榮自鄉舉會試以暨廷對皆以首擢爲奇遇而仕宦至宰輔高年厪聖眷此尤人情之至榮今昔之希覯也吾浙商文毅公輅三試居首位躋宰輔後致政居家者十年而聖眷優渥我明二百餘年以來一人而已至於盛事難逢盛典難繼則一姓科第之多亦不易得因列之以紀其盛

聞東崖李公旻未第時豕不檢束督學李士實薄之當大比年不令應試李赴烏臺命題立就輒見拔然已及諸生起送之期矣李趨入座忽五色鳥從空下墜止於庭眾咸驚異羣起聚觀李因賦一律云五色翩翩世所稀講堂飛止正當時定應覽德來千仞不爲希恩借一枝羨爾能知鴻鵠志催人同往鳳凰池解元魁選猶關事還向天墀展羽儀意氣豪邁時占大器後既發解上春官不第時王德輝華連捷得狀頭李作一絕戲之曰長安三月花滿陌狀元及第人爭識我亦有志當努力

策馬揚鞭始今日句雖不工而狂生矜誇往往若是卒以亥科取狀頭亦奇絕矣

胡端敏爲諸生寄籍昌化督學使得公卷奇之曰小邑安得有此異才迺批云草裏靈芝鳥中丹鳳後詢知爲仁和人乃曰吾固知非此中士因期以解首胡云尚不如姚江之王守仁督學云王亦可首又云尚不如天台之秦文督學云此小有才不能大用也後秦舉第一胡第二王第六後秦無建立王執宸濠封新建伯胡豫發宸濠姦位至大司馬何先達知人預料不爽如此謂觀文可以知人信矣

憲廟時大學士李東陽楚人與洛陽劉學士健同朝一

日侯駕丹陛下日初出劉顧李曰曉日初薰學士頭李應聲曰秋風正貫先生耳楚俗多乾魚洛陽有盜驢之誚彼此蓋惡相嘲而拈對整捷二公誠儒雅風流乃當時太平和德亦可想而可見也

吳郡記云國朝大魁前甲戌張信無聞丙戌林環戊戌李騏庚戌林震皆終修撰壬戌劉儼甲戌孫賢終太常卿丙戌龔用卿終祭酒戊戌曾彥終侍講庚戌錢福壬戌康海丙戌羅倫甲戌唐皐皆修撰丙戌楊維聰太常卿戊戌茅瓚吏侍庚戌唐汝楫修撰無一登台輔者至今壬戌申時行入殿閣年未五十在位極久且一甲三人余有丁王錫爵同時入閣俱至一品爲一時之勝事云

隆慶戊辰遇冊立東宮余乞恩移贈本生大父母奉旨俞允制曰國家懋崇教本之仁備設緣情之典覃恩再世皆勸孝以作之忠推錫所生宜自親而率之祖臣私是鄖國制斯彰爾張某乃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兼巡撫廣西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某之伯祖而實其父贈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某所生之父性資純樸行誼端方敦孝友而庭無間言守忠信而鄉多令譽賓飲公推乎宿德託疾已辭冠服例錫於高年避榮不受積有純祉駿發後賢分則從孫必本貽謀之善才爲國士方資捍禦之勳久未沾追贈之恩蓋由拘所後之制茲朕覽奏詞而嘉孝悃稽世德而美慶源特贈爾爲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弟兄兼貴爰恩命之殊常孫子承昌延休光於無斁我朝若大學士楊文貞士奇大司空朱鎮山衡與余本生大父母沾曠典者僅三姓云

萬曆戊子臺長吳公時來疏請闕舉曠典以優老臣奉旨張某等都著照恩詔事例給與月米歲夫時海內以正卿致仕得荷寵頒者若原任南京禮部尚書何維柏陶承學南京吏部尚書袁洪愈南京兵部尚書郭宗皐南京工部尚書曹亨戶部尚書畢鏘與余僅七人後庚寅歲余年八十撫按復會題優禮老臣以彰盛典奉旨照例存問余再荷天恩頒賜優渥乃具疏陳謝有云里閭驚異誇百年未見之榮士庶歡騰協三代尚齒之典以申感戴之私云爾

余杭鄉試發解者洪武中有花公綸天順沈公繼宣嘉靖間有余弟濂周公詩隆慶開凌登瀛萬曆初年莫睿而會元則仁和邵公銳發於正德戊辰狀頭前有李公旻後有茅公瓚皆止吏部侍郎乃得入殿閣者穆宗朝有高文端公儀自今上即位首召余入柄銓政皆前此所未有若夫科第之盛萃於江氏直接五世共六進士矣始參政公玭繼南宗伯文昭公瀾繼編修暉少司空曉又繼僉憲圻今副憲鐸乃父祖子孫後先相繼海內

希覯也余家自季父兩山諱應祺以正德庚午辛未聯登科甲己卯季父應祐舉亞魁入嘉靖辛卯余弟濂發解甲午乙未余亦聯捷後丁酉弟洵鄉舉戊戌濂成進士庚子弟洛誨同舉於鄉而辛丑洛又成進士是後稍衰微而猶有洲舉辛酉姪杞舉庚午相舉壬午亦縣縣若繼抗之巨姓咸不及也

異聞紀

嘗聞生死鬼神之說儒者以爲子所不語恐滋惑也不曰原始之生要終之死故知死生之說游魂爲神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乎太史公曰人之所生者神所託者形形神不離則生形神相離則死蓋神附於氣而寄於形故無時離氣而有時離形氣有陰陽而鬼神判焉孰謂虛無幻妄不可窺測哉乃知鬼神之說亦自然之符因紀所聞以辨惑

大名府元城縣吏馬負車有女方七歲中痘死已瘗東郊數日東關人李姓者亦有女同庚以中風死亦往瘞於東郊忽聞棺中有聲急啟視之即不認其父歸又不認其母自言我馬氏也傳聞負車負車往視女輒抱之泣言前生事一一不爽乃乞李攜還將至車家故置之使自行徑入馬家抱負車妻又泣所遺衣履與戲弄之物手探即得安然以馬氏爲父母竟育負車家馬曾爲余舊屬吏自述其如此

內江趙大洲貞吉余同榜士也庚申歲以南司空丁外艱歸家數日次子年二十四質美能詩文一夕薄暮二青衣引之去徑赴江中濟沒江上雇船覓見之既詢二青衣亦二書生也濟沒於此是夕書生之母夢子還家自幸得代大洲覓與余言余曰公素探理窟此何理耶趙曰本無此理而今有此事豈不異哉因憶往歲少宗伯程文德爲司成時過姑蘇其子忽墜河沒彼程僅此子年亦二十餘夫二公皆有道者不能庇其子則生死有命豈人之所倖免乎

徐符卿江山曰曩宦國子監時吳中一監生執桃木機著以符水召致諸仙言人間禍福嘗一試之呪禱良久云至矣問曰何仙書曰徐正郎符卿曰何名書曰汝思親故思之惟徐潭爲吾鄉有戚叩之書曰是已符卿曰何以至此書曰吾爲郎時謬決一獄今冤死者訟於神拘至勘訊至數日矣旅魂窮愁甚爲苦楚徐聞毛髮俱豎具酒肴祭之因感報應幽冥之說亦或有之當官者可以警矣

余介然祖自幼穎異不凡善通九流百家言尤精周易性命之理疾且革示子若孫曰余解脫未盡倘游人世因手題曰我生原有數數盡復歸元來往自然理何須求異端以成化乙未八月十一日子時歿時本縣西南郊有以此時日生男者云夜夢城中張某來投後不知

所終又語子孫曰無患枝末茂將來自必繁必有充閭者出焉由今觀之自曾祖以下纔六世其閒相去僅百餘年而子孫之繁衍已幾三百餘人甲於郡城已是吾祖不惟知一身之生死而復數世皆已逆覩之其神異如此

毅菴祖家道中微以酤酒爲業成化末年値水災時祖居傍河水淹入室所釀酒盡敗每夜出傾敗酒濯甕一夕歸忽有人自後而呼祖回首應之授以熱物忽不見至家燃燈燭之乃白金一錠也因罷酤酒業購機一張織諸色紵幣備極精工每一下機人爭鬻之計獲利當五之一積兩旬復增一機後增至二十餘商賈所貨者

常滿戶外尙不能應自是家業大饒後四祖繼業各富至數萬金夫暮夜授金其事甚怪然吾祖以來世傳此語豈神授之以開吾祖家業耶

余左轄關中入棘院提調忽感寒疾旬餘日不解形神倦儆恍惚閒遙見千軍萬騎羅列階下余曰此何爲者壯士跽而前曰爲公防衛久之顧盼輒見余勞之曰汝等守此日久可罷去彼應曰不敢離詢其糧草曰有備詢其屯聚曰外垣時巡臺遣吏視疾余令傳語軍士罷歸吏不知所謂四顧駭愕疾趣而出時余皆心覺之豈鬼神呵護之說信有之耶後再撫關中提督軍務實爲三軍司命意者其以是乎

歲丁丑余奉旨致仕馳至彭城河尙未冰乃乘舟順流而下至[illegible]三省鎮河冰始合累日不解舟泊河涯四顧無人煙余秉燭夜坐衣不解帶憑几假寐忽夢神人五丁踊躍而前爲余鑿冰通道方覺果有五人乘小舟來奮梃大呼河冰忽解至旦舟始入淮大風飆起河冰復合余乃得優游渡江而歸亦神佑云

先世紀

吾先世多隱德勝國以前無聞所僅傳者惟高祖以來四世然而芳規懿矩湮沒不彰者多矣余自幼聞之父兄所誦說得其一二遺行皆可令吾子孫世爲則敬錄於左若曰表彰先世之休美闡揚潛德之幽光則闕略

未備無由殫述也

高祖介然公始祖之繼室王所生前室姚已生子瓛迨議繼娶以瓛寄養親家給王無出王乃納聘來歸久之習知王德曰家務繁冗奈何乏助須借力親中王曰誠然始祖乃謂無庸借貸具以實告王令即日來還長既專主少且勤學世籍錢塘僅以十一分弟出居仁和絕無計較後瓛子五分貲不均爭訟數年有幾缸幾萬傳言人益服吾祖之不可及也他事高潔類如此

介然祖嘗受知於潘中丞蕃聘之入粵贊畫嶺表調兵望氣度彼度已一出勝算功成後潘公薦公大用輒夜離故所間道奔歸變易姓名無從尋覓因示子孫曰吾

以百姓傳自先人今迺兒輩百姓矣嘗自述曰有意欲嘗于日酒無心去傍五侯煙又曰衣寒荷葉杯中飲春燦梅花帳底眠自題小像曰丹青點染苦勞神寫出豫何嗅作眞自己幻軀留不得卻從身外更求身亦可想其超然物外之度矣

質菴祖患脅風以厚資得傳膏藥方貼之輒愈鄉人患風者多乃終歲督辦藥物至端陽日修合成膏借一老嫗製之袖以與人所至叢集索取每日以數百計歲費不吝寒冬道遇凍餒解衣衣之或賙以金吾祖出外祖母必預置絮襖以待其周人之急不啻疾痛困之之由己也

兩祖一夕夜歸覺神閤有聲燃燈照見一偷兒藏身其上祖遽呼曰何事誤登吾閤接以梯令下慰曰無恐袖有數銖金取而授之開戶放出吾族人每傳誦此事鄉鄰有橫暴者偶事相參差向暮吾祖在門其人蓬跣相過厲聲詈態極狼惡家僮憤恨不平欲共擊之祖嚴拒禁之立聽惡聲漸息始入或問之曰吾進內羣僕必毆之昏夜憤擊生死莫測吾甘受其辱不與之較彼自快心消氣矣後其人果悔偕二三父老來謝一笑而釋

先大夫本伯父愛山公同母弟伯最嚴厲平居怡怡無忤閒有齟齬伯高聲叱之先大夫長跽不起不已繼之以泣伯稍稍解去余後服官先人不事經營家業漸落吾母以爲憂先人曰富貴不可兼得兒既爲郎吾兩人皆受恩封一家驟致三貴人即貧不乏衣食何憂之有又嘗問余曰兒志何如而足余對曰有屋數椽有田百畝一二幹僕給我蔬食如斯而已父大喜曰兒志如是先人所遺分付爾輩應足汝志第出爲清白吏毋區區身家計也余須臾不敢忘

祖父晚年有司皆邀鄉飲力辭謝曰何敢辱朝廷恩禮人詢之則曰此國家大典非齒德俱尊不克當也余何德以當之余秉銓歸田郡守虛大賓之席每歲躬造門請飲余承祖父訓終不一赴夫盛典本以敬老尊賢所敬或非老徒以爵先所尊未必賢滋多僞飾有司愛禮

僅僅存羊學校徇情名實淆混典禮不足爲重非一日矣祖父之不赴有以哉

夢寐紀

周官占夢以六夢定吉凶其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而夢曰思夢謂寤念所及而夢要皆神與物遇寐與寤通往往應驗不爽非幾有露於先即神能覺於豫也以余所夢暨聞人言漫識如左誠知數爲前定可無願乎外已

余爲諸生時同學李生夢有司剃度數十僧余亦在列名次二十六也余所自夢一青面鬼手授朱履一兩內題三十六名後鄉試中式乃四十九名比北行夢一人

授青錢十文曰擲地背多者中余一擲得六背再擲得七背其人曰數如是足矣乃中式四十二以四九一以六七數皆脗合

甲午歲首夢一人紫衣繡裳異香襲人謂是上帝侍者從空驀下庭除揖余而歌曰乘雲冉冉下瑤天特訪當年跨鶴仙一爵瓊漿和柏露鏘金曳玉鳳樓前與一玉爵余遂逡巡未敢舉曰此三清殿上物非凡間所有持贈之意但乞一言復命耳余答歌曰盥手焚香憶九天偶來塵世挾飛仙從知自有青冥路恍惚輕裾帝座前神爽氣清飄飄然有凌雲之思是秋領鄉薦明年登進士服官

丙申需次銓曹孫斯立過余謂其丙子夢余移家水中央傍有紅廟意謂都水郎但紅廟不知爲何余亦自夢入朝領一木牌上書督造二字後選南京龍江關監造戰艦公廨在曠野中四圍皆水左有朱門晏公祠大門一坊果題曰督造

余筮仕爲郎夢入重門龍樓鳳閣虎衛鵷班朝儀甚肅仰瞻黃幄南面聽政者十歲幼沖之聖也最上一公楊姓魁然若舊識遜余即其次躑躅如也上怡然命之就列楊遂去後三十年歷兩朝值萬曆改元正當十齡冢宰楊襄毅病免余從南工部入代趨朝之日光景班行宛若往年所見

余守大名以裁節忤尹兵司至不相容擬投牒去五月之後夢尹邀飲一山亭上伸楮索題余援筆書曰剖破藩籬便盍簪當杯聊與共酣談樊籠即是重霄羽櫪無非千里驂玉壘晴風開遠岫金城秋月照寒潭眼前何限空中色眞賞寧須著意探余曰玉壘蜀山金城陝地奈何非此處景尹指西南曰其地即是矣稱賞舉觴余滿飲數杯取酒酹之尊已空矣不久尹以賄罷余擢憲副果歷川陝二省

萬曆初年余在舊京守司空尙書抱病將歸忽夢入都下奉傳宣有兩朝衣上公引余至御前上起立手援三楷各題二字於面一曰徵治二曰進賢三曰安民余稽

以下俱亡

松窗夢語卷六終

松窗夢語卷之七

權勢紀

明　仁和張瀚　著

自古爲國家患者無如權臣蓋勢重危國勢輕危身危國者難制害大危身者易翦害小信然已我國家自罷宰相分任六部復有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臚列其間命曰九卿軍旅屬之世胄設五軍都督府司其籍伍而訓練檢閱復以文臣總理機務其紀綱之密不啻犬牙相錯誰敢恣行胸臆閒有陰竊人主喜怒以威脅搢紳搢紳亦重足屏息惴惴恐懼然英明之主一奮乾斷則僇籍詔獄曾不少貸亦足爲世訓戒矣

武定侯郭勛自世皇登極以來漸被恩寵久之遂擅威福罔財肆虐搢紳收集無籍殊多不法上親遇有加封翊國公乘轎都下皆出異數後科道糾發其事上獨斷無所假下之獄滅其黨惡數十人遂命法司議勛死嗚呼小人恃寵放恣從古如斯然未有不及其身者也而姦邪不寤人主不察貽害國家往往有之孰如世皇英武果決去狐鼠而奠安城社者賢於古昔遠矣

御史胡守中素善逢迎巧中上意方上之幸承天也守中巡按順天奔走承順無所不至威劫百姓財力以賄賂中官密通誠懇遂由御史不踰年驟擢少司馬兼副中丞總內臺事時及北虜入寇山西上命出督軍餉守中益豪橫亢恣虜退旋朝盛陳兵馬聲勢孔赫所過斂迹其子亦從行橫索人財物有諫議章發其姦上怒命逮錦衣獄擬罪至死余昔遇其人外粗鄙而內險邪小人之尤者也而乘君子之器是以播惡於衆不久而敗理之常耳故君子貴立德而恥倖進也

咸寧侯仇鸞恃寵交恣庚戌之變擢爲大將軍握重權朝廷賞賚不貲然實無寸尺之功縱其奴隸漁獵百姓乞恩親厚皆屬濫膺且排抑搢紳貪婪無忌都御史曾銑發其姦贓乃被逮鸞遂訐銑行賂掩敗冒功妄議恢復河套搖動關中人情大洶亦逮銑詔獄尋殺之鸞釋不問至是以誤服熱藥死上下諭數其罪收朋黨聚獄一時權貴轉盼淒涼人臣可以鑒矣

故錦衣陸炳都督松之子也松故興國衞士傳其妻有阿母保護功松歿上命炳代父掌衞事亦授都督尋加師保寵倖無比歲戊午余往次銓曹陸遣使者一二輩遠迎余曰誤矣吾與乃公生平無半面之識何故來迎使者曰不誤往復主命郎埽除舍館以待矣迨入京陸郎過訪厚餽飲食余曰僕素無交誼足下遇之何厚也陸曰若非能知公因公故人五臺知之余曰五臺於魏郡相與善故謬稱許足下何信之深也陸曰五臺剛直不輕許可每論議時務必稱引公以爲法程僕企慕久矣不意今日得望見顏色以慰生平也自後數數過訪

執禮甚恭後余補官西蜀道經承天會陸有父喪魄餼以答其意爲文奠之後陸歿爲時宰相傾觧沒其子亦逮繫余柄銓朝審始釋其子蓋陸方寵貴權傾中外搢紳咸側目余以折節禮下士夫其恭謹有可嘉者且當劇時每逮搢紳下錦衣鞫訊或詔譴廷杖彼皆緩刑以俟上怒之解賴其保全者甚衆不可謂無功於搢紳也時亦以余言爲公論云

華亭柄國新鄭爲亞相余自關中入爲理卿過訪新鄭渠云昨華亭謂公余以至明答之若未滿其意竊謂今之居官任職多昏昏者耳故明止一二分明至四五分稱明已若公可謂至明也蓋彼自負其明故其言若是

後聞隙華亭罷歸復起柄國乃欲恃權修怨於華亭不知窺伺之江陵已陰擠而力排之禍且不測矣明亦難言哉余秉銓日走使新鄭彼答書云方僕之在朝也公時在野曾無一字見貽今公在朝僕已在野乃不遠數千里下問於前日之不相聞也足以見公之高於今日之下問也足以見公之厚是不可謂不明而乃陷危機不悟何哉蓋權勢所在當局卽迷趨利令智昏人自迷耶余所覩記如分宜貴溪至相傾危以死不悟後來者復蹈覆轍何迷之甚也

忠宸紀

士夫委身王家期立功成名耳然功不倖集名不虛附自非振拔英賢孰能植耿介不阿之節持清白無染之操以厲世維風哉吾杭如忠肅于公端敏胡公其節義操履可謂兼之使二公可作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若余友數君子其義氣懍然清修卓絕雖不足當二公雁行亦景芳躅之流亞也靜思深愧前修而於數君子尤有退思焉因錄行事一二置之几上時一比證云

忠肅于公勳業在朝廷世人共仰而廉清方正一錢不私世所罕知景廟時力遜賜第止宿直房與夫人董氏居其甘淡泊旁無姬妾食不重味衣不重裘鄉廬數椽僅蔽風雨薄田數畝纔供饘粥後英廟復辟石亨徐有貞誣殺公時年六十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盔甲袍帶

英廟悔悟曰于謙囊橐蕭然乃亨贓穢山積賢否相去奚啻天壤亨從旁聽之低首大慚俄有邊警廷議紛紜恭順侯吳瑾曰謙不死虜豈至此耶夫公之精忠廟謚肅愍誠爲未當余向爲巡撫傅公孟春言之乃具疏請改忠愍廷議謂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于謙之謚第當表其所以成不必悼其所以死也乃更謚忠肅

胡端敏公世居仁和之横塘後徙艮山門內官轍所至以廉敏稱後遷江右知宸濠反謀念曰此禍本也乃具疏陳其不軌狀累千餘言終則曰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而地方深有可慮者疏奏蠹藩黨羽搆以離閒親王逮繫考訊何言禮樂政令不出朝廷公答曰上還有

一浙守尋得青者奏辯謫戍遼左後宸濠反始釋還鄉後以忠直受知世宗累擢大司馬致政歸與先大夫友善時通往來因得侍公儀範骨格奇古不類尋常居常澹泊寧靜清素不滑與人平易直諒不設城府嘉靖庚寅九月端坐而逝余時爲諸生往弔題其旌因得交嗣君純菴習聞其危言正論遠慮深憂天性然也迨今後裔衰微嘗爲區畫僅能復其故廬而餘業蕩然矣近得覽公家訓曾手錄數條以爲子孫法余思爵秩埒於公而年已過之聖眷存問亦際公之遇矣若云竊比于公則吾豈敢

同年友周天佐上阜常書分君子小人因論救御史楊爵蓋爵嘗言時事條列失人心致危亂五事上怒下之獄周力言其直遂下鎮撫捶殺之議者謂周爲戶部郎幾於出位嗚呼言責在臺諫今之臺諫誰能冒必死之罪爲國家出讜言者將謂聖朝無直言之臣可乎則周之一死所繫匪輕矣周年少登科素慷慨有大志歿之年甫三十閩之晉江人周既歿其妻亦自縊死旅櫬道出武林余往哭之後值宴宵宮災宮人內使死者數十時聞空中語云曷不釋楊爵輩因因下令出鎮撫獄三人楊爵及周給舍怡劉員外魁皆以直諫被逮數年始釋三臣賴以保全而周竟泯滅無聞矣惜哉

侍御郭公名敬山西山陰人也余入蜀時郭方按蜀秉性貞介而用情尤仁厚其持身循禮絕無驕亢容與人正色昌言無一妄語至酬酢往來即拜揖求相稱凡所餽遺即食飲不輕受蜀府歲時慶賀宴會必設金銀器具數十金貽之郭皆封識成都郡中將去任乃檄郡守檢節年所貽開具一刺往投蜀府以充謝儀一無所受故事三司以下有公私讌如川鞋蜀錦與道途之費不下數百金時左轄持筵錦前獻郭驚走退避眾乃卻一無所取役去蜀歸家一疾不祿蜀胥送歸者還道其貧不能殮余聞白撫按疑諸僚友賚賻往治其喪余以士夫交際臨財毋苟得稱廉潔矣未有一介不取若將浼焉如郭者眞萬古雲霄一羽毛矣

游公震得徽之婺源人少家貧樵採山中年幾三十始奮志經史以戊戌成進士敭歷中外以清介特聞余參藩蜀中游爲右轄一見驩若平生出肺腑忘形骸然剛毅峭直不諧俗侶居常負氣節高自許可嘗曰士人馳驅王事當如家事利害死生以之可也若榮身肥家余恥不爲嘗面折人過時左轄愞懦不任事晝寢室中游往叱之曰當此盜賊縱橫地方荊棘之日豈汝高枕肆志之秋耶左轄顰蹙曰何事相迫乃爾游側目視之一哂而去嘗謁劉撫臺以出勦無功輒曰何爲不勝劉曰以兵多賊少而遁後再出無功輒又曰何復不勝劉曰以賊多兵少而敗游曰如公言安得兵賊相當始稱勝

哉劉曰休矣侯公他日圖之耳後游果代劉撫閩以空刺投時宰時宰責其餽遺不至銜之公曰吾生平無私餽豈以今日重失一撫臣哉竟以罷閒去

同年友張永明浙之烏程人始仕爲蕪湖令蕪湖固稱富饒商賈雲集姦人所容張以廉明不擾稱擢爲御史復以直節聞超遷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時伊王暴橫淩虐小民擅擴苑囿侵佔官地郡邑不能禁公爲疏聞上命給事中勘驗得實遂如公議廢伊王爲庶人遣發高牆禁錮尋晉大司寇改左都御史掌院事一時風猷振肅臺中咸嚴憚之後以年老致政歸嘗謂余曰古稱是非毀譽賢必先覺然賢聖猶蹈可疑之迹迹涉可疑人

乃嘗議如瑩然美玉青蠅自不能玷殆所謂皭然泥而不滓者耶至於彈劾不避權貴其忠誠激烈可與日月爭光余奔走四方與公閒闊者久之後會京師公已耄矣乍見若不相識既近目攝知爲故人乃驚訝曰年兄張公奈何作不相知態雍容揖遜爲耶乃撫掌大笑極驩謔浪如故

山東靳公學顏亦余同榜士也弱冠首賢書入仕後頗務詩文然質實無華嘗曰余文詞雖不工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生平以廉潔著稱向與余同轄關中司錢穀吏進羨金輒揮置不顧丰儀英爽倍常而衣冠整肅每對賓客議論風生開出詼諧輒令人解頤士大夫

無知與不知皆願交樂親馭下莊嚴但多呵斥少譴責吏卒無敢欺時公不攜家惟三四童僕相隨公以慈畜之有不當意令他僕與毆至泣訴於前曰彼此亦足當矣一笑遣之一日向余曰家君爲犬子輩增鐵繩數條已余方驚訝曰近復更置莊田數頃他日負稅必以鐵繩縶之是以憂也其達觀類如此後以王親聽勘余爲移文本省勘開尋復內召官至少宰致政歸

古人淸恐人知恥近名也余思先達高風峻節如靜菴劬公江樓錢公脊菴沈公皆以淸白鳴因知淸白信居官之要余嘗榜於廬陽庭至於靜菴尤以節義鳴亦遭會逢適耳余時以江陵不奔喪鄒進士元標上疏有曰

所幸者大臣挺然中立未有留疏然而遷徙又不常矣蓋指余言余無樂乎有是名也惟以生平守三尺畏四知乃兢兢自盟者因憶龍江監稅滿日有羨金數百欲歸公帑正郎周志偉曰汝善自鳴如前後人何因送節愼庫不聞於堂守廬陽亦積有三百金將擕爲入覲費後値憂歸并所置禮物盡與郡丞右轄關中積羨千餘行之日盡付代者亦不白撫按周君教言終身佩服不忘後周守合郡不私一錢生平淸介近世罕儷獨恥自暴白知之者少然周豈計人知哉

時序紀

太白云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余嘗

默思往昔時序薦更不知凡幾不覺既老且耄矣東坡謂良辰美景時時有之但吾人無此閒戲耳數百載之下誦其言猶令人慨慕冀一當其風采豈其胸次悠然直與造物者遊忘日月之往來抑隨時自適觸目爽心有對時育物之懷即余向奔走塵俗不知年之我邁今歸田靜處一遇歲時欣欣然而忘倦因思坡老之興紀時序之可樂者

歲首朝賀始於漢高祖長樂宮成制羣臣賀儀後遂率以爲常我朝亦重元旦之儀餘惟長至聖旦百官上表稱賀今海內士庶咸重歲首而慶拜往還舉酒相祝惟吾杭最盛諺曰老子同頭不覺重添一歲孩童拍手喜

得又過新年見老幼之咸樂也元日誦之愉然一快古者立春迎青帝於東郊今塑芒神爲太歲塑土牛以起事蓋以前月建丑爲牛故出土牛以送寒氣且升陽也杭人增設迎春之儀集優俳諸人飾以冠帶被服乘馬效古人雲臺諸將瀛洲學士之類多至數十隊又令倡妓絢裝環珮童子衣被錦綺令坐臺閣中又製綵亭數十羅列市肆諸物備極繁華遠近之人至期塞途充路肩摩鱗集羣聚而觀覘天氣晴和春儀繁盛呼爲富春亦祈穰之意也至秋霜降祀五纛之神先期亦羅列將卒盛陳兵器如行師隊伍旗幟劍戟金光蔽天而金鼓鐃角喧填盈耳杭人亦聚觀之以爲盛事

唐武德中終南進士鍾馗落第觸階而死賜綠袍以葬感恩誓除虛耗鬼後明皇見夢召吳道子如夢圖其形遂相傳祀之辟除不祥今杭俗元旦多懸其像皆戴文進筆綠進本杭人也窮極狀態不可方物皆屬神品亦有畫雞懸掛者以東方朔占書一日雞二日犬三豬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主物育陰則災也

元宵賞燈始於漢祠太乙今上元觀燈是其遺風唐敕金吾弛禁三夜宋增爲五夜至今因之惟閩宮禁鼇山高十餘層飾以金碧燈如星布極其侈靡而皇親貴戚亦覸效之若民俗最盛於杭以皮絹紗紙之燈皆產於此而南北貴重如閩中珠燈白下角燈滇南料絲燈皆

萃焉民間跨街構木爲坊飾以綵繪至暮燈火相望金鼓相聞一時男女塞途競相追逐他省所無

古無墓祭之禮漢明帝率公卿朝原陵自後歷代因之我朝開亦謁陵而南京孝陵則百官莅任者必往朔謁永永爲例

杭俗春秋展墓以兩山逼近城中且有西湖之勝故清明霜降二候必拜奠墓下此亦禮云雨露既濡履之怵惕霜露既降履之悽愴遺意也然暮春桃柳芳菲蘇堤六橋之間一望如錦深秋芙蓉夾岸湖光掩映秀麗爭妍且二時和煦清肅獨可人意闔城士女盡出西郊逐隊尋芳縱葦蕩槳歌聲滿道簫鼓聲聞遊人笑傲於春

風秋月中樂而忘返四顧青山徘徊煙水眞如移入畫圖信極樂世界也

續齊諧曰屈原以五日投汨羅楚人哀之以五彩繫菰葉裹粘米謂之角黍投江以祀當時以舟楫拯之今競渡是其遺跡角黍之風處處有之競渡惟留都爲盛閩中次之一舟可容十八大者可二十八鼓枻而前頃刻數里往來如飛以先後爲勝負近年西湖亦效爲之然行不能疾以彼皆長江大溪故能縱橫競逐乃爾然西湖夏月荷蕖亭亭水上如翠蓋紅妝豔麗無比香芬襲人卽盛夏之候泛舟湖畔停泊垂陰清風徐來頓忘炎燠余嘗經齊秦之境亦多芙蕖安得畫舫搖曳遊人欣賞也

七夕織女渡河詣牽牛所其說肇於漢武帝中秋翫月肇於唐明皇九日登高肇於漢桓景今世俗七夕婦女陳瓜果於几筵望月穿鍼以爲乞巧不知何昉中秋供月以餅取團圓之象遂呼月餅九日食栗餻取登高之意古人佩茱萸飲菊花酒皆時物也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餻酒前羅列自昔然矣七月望祀釋家謂之盂蘭齊俗云鬼節謂地獄放假五日則矯飾甚矣時民間翦紙爲袍燃硝磺爲燈以木板泛於湖上多至數百夜望如星亦足娛目中秋泛湖招邀良朋勝友舉觴把玩甚暢幽懷夜涼人靜月色湖光上下澄澈如洗當此之時擧楫浩歌心神飛越曾不知天之高地之下悠然樂而忘人世矣卽有蓬壺三島何以過之重九登城南吳山則前望大江後眺西湖此身已在九天之上下視城坪民居如曲房窈窕樓觀錯雜不可窮覽陟紫陽之巔則怪石奇竇深奧巉巖可喜可愕東望越山若俯而伏卑而下也稍北則龜觜二山之中滄海渺茫杳不知所之矣

古人祀門戶中霤井竈爲五祀見於儀禮而夏日祀竈世傳臘月二十四日朝天白一歲事故夜祀之杭人歲凡兩祀歲盡之日爲除夕士庶家向暮皆焚松盤火光接天流星閃爍爆竹之聲鳴雷聒耳金鼓相接已而上祀祖先旣而家人父子羣聚歡飲祝頌而散謂之分歲圍爐團坐達旦不寢謂之守歲此皆故宋之遺風亦歲終之一樂也

風俗紀

語云相沿爲風相染成俗古天子巡狩則觀風問俗所繫良重矣第習俗相沿久遠愚民漸染旣深自非豪傑之士卓然自信安能變而更之今兩都若神京侈靡極矣金陵値太祖更始猶有儉樸之遺至於諸省會余所歷覽率質陋無華甚至纖嗇貧窶卽藜藿不充何暇致飾以炫耳目吾杭終有宋餘風迨今侈靡日甚余感悼脈脈思欲挽之其道無由因記聞以訓後人

泰少游云杭俗工巧羞質樸而尙靡麗人頗事佛今去少游世數百年而服食器用月異而歲不同已毋論富豪貴介紈綺相望即貧乏者強飾華麗揚揚矜詡爲富貴容若事佛之謹則齋供僧徒裝塑神像雖貧者不吝捐金而富室祈禱懺悔誦經說法即千百金可以立致不之計也余家有介然祖訓戒無作佛事自祖父以來世能守之

東坡謂其民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至今不衰夫古稱吳歌所從來久遠至今遊惰之人樂爲優俳二三十年間富貴家出金帛制服飾器具列笙歌鼓吹招至十餘人爲隊搬演傳奇好事者競爲淫麗之詞

轉相唱和一郡城之內衣食於此者不知幾千人矣人情以放蕩爲快世風以侈靡相高雖踰制犯禁不知忌也余遵祖訓不敢違

縣志紀聞云杭雖華美富麗之區獨士人咸以淸愼相飭厲其或踰溢不檢庸穤亦得嗤之世遠者吾不知已余所聞先達高風如沈亞卿省齋錢都憲江樓皆身殁未幾故廬已屬他姓至如近者一二巨姓雖位躋崇秩後人踵事奢華增搆室宇園亭窮極壯麗今其第宅皆新主矣此余所目覩安有如江樓省齋者

國朝士女服飾皆有定制洪武時律令嚴明人遵畫一之法代變風移人皆志於尊崇富侈不復知有明禁羣相蹈之如翡翠珠冠龍鳳服飾惟皇后王妃始得爲服命婦禮冠四品以上用金事件五品以下用抹金銀事件衣大袖彩五品以上用紵絲綾羅六品以下用綾羅緞絹皆有限制今男子服錦綺女子飾金珠是皆僭擬無涯踰國家之禁者也

子輿氏曰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此禮重成人之始世俗廢置不行久矣余於子孫將冠必先告於家廟稍放三加冠禮既令其長跪受訓始令謁於家廟次令拜尊長不邀大賓亦倣古禮之遺意也至於男女婚姻議者爭言富族豪家余謝之惟擇里中樸茂故族諗知型家有素者始議納禮禮儀不敢同俗務極奢華但遵先世

儉約家規成六禮之儀而已若夫誇多鬬靡毋論費財用亦難繼非可久之道也

上古喪期無數三王乃制喪服以三年爲限則衰絰之起自三代始也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又曰文王忌日必哀則忌日自文王始也古不合葬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注云祔謂合葬則合葬自周公始也墓志不出禮經意以陵谷變遷欲使後人有所聞知但記姓名爵秩祖父姻婭而已若有德業則爲銘今之作者紛紛吾不知之矣

余所見富室王舉父喪喪儀繁盛至倩傀儡裝前導識者歎之後與胡端敏嗣君純交悉其行事謹身節用

敦篤姻族訓戒家人修治墳墓皆若父訓迨舉父喪一遵家禮所列惟方相香亭神亭旌亭包箱銀瓶把花雪柳而已鼓樂陳而不作盡制杭城繁縟之習可謂善繼志矣

家廟之禮惟祀高曾祖考四世自朱晦菴家禮與國朝之禮皆然但享堂宜潔余家居本監秉銓歸稍增擴數椽置享堂於堂左歲時伏臘忌日必衣冠而祭後庚寅歲卜地於城之西隅創建宗祠中祀高祖介然公以下神位每祀必遍召宗人集祠下祀畢享胙於前堂仍爲約曰凡我同宗月輪一人司香元旦必集春秋祀必集毋以事免復置田數畝以供粢盛欲令後世爲可繼云

自省紀

夫君子信是非不信毀譽以是難爲非非難爲是也然世有見人是而不察其非見人非而不諒其是則是可爲非非可爲是此無他公之則是非私之則毀譽何可常哉余宦遊三十餘載兢兢以名節自勵而萋菲之口每攻其所恃嗟嗟士增茲多口安能免於求全之毀耶顧毀譽二者先聖尤加意於譽故曰必有所試誠恐蒙不虞之譽貽過情之恥也則生平宜自省矣爲錄薦語於左云

余筮仕爲司空司寇郎無可表見歷三載考績少司寇葉公署語云賦性溫雅操履謹飭肯任工虞政舉茲任剖斷心公銓部考功郎鄭公署云秀雅有文操履無玷

奉台復職

出廬陽爲太守巡按賈公薦云氣質溫良志行卓越清白範胥吏貪墨者不肅而懲虛心招聽斷健訟者輸心而服因時設禁則米價平而民食用裕以禮施教則學校整而士志聿興古之循良今之賢守總督漕運喻公考云清峻之行宏遠之才積弊盡除羣生咸賴巡按劉公薦云養興教舉役簡刑清心無日而不勞於民事無微而不當於理居身有道僚屬爲之興行馭下不欺軍民爲之革心有救荒之實而無損於上有撙節之政而尤儉其身王道幾見於郡內文行當求之古人操江巡

撫口公考云器度詳雅操持清約救荒有法而合境蒙休蒞政有爲而四民咸服

再補衛郡巡撫商公薦云性行不凡操持有素蒞政未久恆加志於窮民敷政有條先責成於屬吏巡按盛公考云才識貞穎操履謹嚴理盤錯而案牘曾無宿留賑災傷而溝壑多爲全活前後治郡終始不渝巡撫艾公薦云卓犖之才可與達權濟變雅飭之度務在約己裕民宦資幾十年不遷幾微不見顏色治行於六郡爲最聲聞藉有口碑尤於溝壑之人加意而冰櫱之節不渝真爲民父母不媿古循良者也巡按楊公薦云文學優長吏才充裕熟世故而弛張中理體民情而寬猛得宜

屬地遇災傷多方惠賑遇關徵派百計調停裁省偕悉其憂勤訏謨每昭其經濟聽斷不淆纖細操持不染分毫誠爲芳潔之流允作漢戸之器

擢潼關兵備副使巡鹽宋公薦云器度醇雅制作端方處事有倫有要執法不激不徐行重鄉邦久負圭璋之譽才隆關輔克稱鎖鑰之司巡按吉公薦云器宇凝整沖曠才華精敏特達即法紀之飭而令行禁止風力落豪强之膽徵政事之修而盜息民安河山儼清肅之化革泛濫之關文釋地蘇因查淹延之囚繫獄犴釋冤法令精而學問更博操持愼而稽察且嚴保障功優廉明譽洽巡茶孫公薦云明達之才醇雅之質整飭嚴而關

隘之武備煥爾一新聽斷公而軍民之情僞昭然莫遁廉潔之風久著謙虛之德性成巡撫謝公薦云學本淵源守極貞肅關譏不爽商旅之傳頌煒然憲度克裁訟獄之淸平僉若且河洛適値夫艱虞而疆圉益嚴夫保障

去陝之粵由粵歸故里復起之蜀且涖任不及期年尋擢閩中參藩巡按李公薦云溫恭有度易直不阿見理洞晰幾微處事不爽毫髮署印頓革積習之弊胥槩尤著清白之風爲守俱優謀猷素著巡撫劉公薦云平易存心寬平任事評品當而愛憎不形聽斷公而喜怒不與守身有道處上下不援不陵遇事多思馭吏民有威

有愛

入晉爲憲使不兩月復有秦中之命尋以右轄轉左巡茶楊公薦云明達之資而出之以愼敏介之性而濟之以寬仁閩憲司風猷懋著於關陝介祝藩篆操持無替於駭秋才猷迥出常流事業自宜遠到三邊總督駱公薦云事多英斷敭歷久而已熟志超凡局會稽精而不撥繁路標表符秩聲望巡按彭公薦云行履清修才猷敏達出納恭相沿之舊例而遠近德其公平稽査懲積習之遺姦而上下服其明斷巡撫陳公薦云苦節清操一塵眞無所染眞見確守四民翕然歸心勞深而志不懈於興除任久而勤不辭乎難易宏鉅之才公輔之器

自開府關中入爲廷尉少司寇尋以少司馬出督漕運鎮兩粵皆外無薦揚惟考功計效於冢宰督粵年餘回籍聽用是以解綬掛冠得優游泉石不意歸方二載召撫關中遂晉秩御史大夫掌留臺事尋改大司空皆出望外何意聖眷優渥恩寵洊加復令入掌銓部司進退百官之權耶秉鈞踰年以二品考滿加春官少保益念適分然心切報主乃遷延五載始得致政而歸自謂與漁樵終老不復知有人世事亦可以衰朽棄置矣而臨涖斯土者猶以衰朽達於天聽此何以稱焉

乙酉歲余年七十三矣督撫張公薦云精神健而德望崇隆行止端而鄉評推服進退有大臣風節淸貞爲士

類典刑巡撫蕭公薦云德望允孚於家邦勛勞素著於南北有應變之才而聲色不大有守正之節而圭角不形巡按傅公復命薦云正色立朝聽履邁山公之啟事抗疏去國投簪倣謝傅之閒居井里型模邦家者頌時享長男公請優六卿致仕年七十以上者余復叨歲夫刀米之賜巡按蔡公復命薦云清介絕人坦夷近物年彌盛而操修廉懈德愈厚而聲望滋新庚寅八十巡撫傅公巡按黃公會題優禮老臣復荷旨存問時黃公復命薦云三朝耆碩百辟典型温問雖已新承特恩允宜載錫傅公內召薦云器識鼎彝勳高衡鑑去國表大臣風節居鄉見前輩典型沐恩存問戴德難名

松窗夢語卷七終

松窗夢語卷之八

明　仁和張　瀚　著

銓部紀

周官冢宰統百官均萬民即今吏部尚書乃天子之相也職在鏡藻羣品使犂然當於用而不爽斯可仰副尤重付託下慰百司輿情自非明如鑑空公如衡平則雖朝夕乾惕殫竭心力亦安能黜幽陟明以無負國家掄才至意顧知人維艱明亦難言之矣惟開誠布公介公議所是與衆共揚讐怨不忌公議所非與衆共棄親故勿恤則人已兩忘恩怨俱泯庶可圖報塞萬一耳余秉銓日薦進大察與所棄置更僕未易數而庶官藩臬下

至郡邑守丞悉憑考語以爲黜陟檢閱爲勞至黜陟所重尤重臺諫之選內外之察舊制科道官缺例於中書行博等官及在外推官知縣行取選授而一時急缺則暫以司屬改補未嘗局於一官余選數次必身言書判皆善始授臺諫次則授以部屬府佐著爲定例若內外考察余以南臺京考者一銓部京考者一外察者二尤爲兢兢京考舊例全憑諮訪多繫浮言未足爲據余嘗題准令各衙門堂上官將所屬六年以裏應考人員填注考語十二月中類送部院以憑參酌注考之後別有聞見不妨臨時面相訂正以求至當惟六科原無堂官聽部院徑自考察外考舊例在京科道無先期備考察之疏而事後拾遺南京科道先期有備考察之疏而事後仍糾冒濫如撫按官凡方面有司在三年內遷調變病等項皆得糾劾而三年之外已升京堂者止聽南京科道論劾撫按不得槩參然大察過堂部中視爲虛文不知察言觀人亦可驗考語虛實才品高下歲丁丑大計余與臺長陳公瓚同事時一典史過堂署云耳聾例當閒住余詢之曰汝有何疾對曰無疾復詢其履歷其人應答如響余顧陳曰此雖卑官部院安可輕黜以蹈不公不明之罪即命之曰部院留汝矣叩首而去一典史故給事中也以建言遷謫亦隨衆叩首階下余察其才品堪以大用即擢司理尋晉僉憲使督學閩中仍語

之曰仕路升沈本不足爲吾累所貴隨地建明期樹不朽業耳昔司諫垣今爲邑尉汝皆安之古宏抱矣後果大用向非一一詳愼幾失兩人大察之不可不謹如此

余嘗總覽銓務大較不越數者時皆題奏爲例今條例之則以勸懲宜彰名實宜審遷轉宜近罷閒宜別告病宜稽文憑宜核考成宜實而舉劾尤宜當夫賞罰者人主之操柄臣下之勸懲繫焉使不明示賞罰何以鼓動人心余時嚴加甄別舉卓異數十人疏請宴賞貪殘十餘人請旨拿問乃振肅紀綱一大機也我太祖時雖縣丞典史廉能愛民者將差行人齎敕獎勵封內醪金幣賚之宣弘時亦宴賞賚先朝舊例但卓異宜旌第恐矯

僞者得以貶名貪殘宜斥第恐中傷者得以誣善舉錯一淆賢否倒置何可不審若大計中如老疾不謹類顯明易見非有實迹自難輕加惟直諒慷慨者類浮躁老成厚重者類不及辨之不審善類受傷於此二項必以輕佻不檢當浮躁以才識謭劣當不及庶眞僞不淆而名實允當矣然其中遷轉宜近者以遠則職業廢於道途抑且驛遞困於供應委爲非便余每遇有缺俸淺者量遷而稍遲其資俸深者暫停而總計其考皆就近轉如府佐縣貳則遷調鄰省府縣教職則銓選本省至今爲例其罷閒宜別者以方面有司曾經論劾爲民閒住者俱於考察時申請永不叙用如貪酷已甚前所論劾未盡其辜考察之時仍從重處如自願致仕不繫論劾者查果才堪用世行足表俗不妨叙錄或以微瑕被摘公論並惜者亦難概棄其告病宜稽者以兩京大小衙門官員告病恆多僞飾余以查非眞疾不得徇情結勘代奏或中途患病及先養病在籍未痊者必須所在撫按覈實具奏方與准理如有託疾黨護俱以欺妄參奏庶無虛僞其文憑宜核者以官員到任憑限定於該科自有一定不可短長之規繳憑由於各省亦有按季類繳不可違慢之例近因內外各官輒稱親戚求爲代領因而遷延停閣致令違限或旣已領憑在道回籍處違原限告照免提此皆積弊應以遠近緩急吏科酌爲定限凡官員到任文憑務按季類繳庶無曠職其考成宜實者以言期底績事貴考成若興事不考成雖唐虞難以治天下我朝稽查章奏著在令甲須緣人情玩愒遷相推諉雖題請屢申而延閣不報況職事黜陟所關甚大或參劾貪污而提問未結或具奏伸枉而覆勘未回何以一人心而彰法紀也必行撫按立限查催督令完銷中間果有窒礙許徑奏請如或仍前怠緩參奏究治庶無廢事至於舉劾之宜當者以吏治臧否繫民生休戚而全繫撫按之舉劾蓋賢能得以薦揚貪酷得以提問所操權重勸懲無難乃貪酷有司生民大蠹今不循拿問之例姑留以待復命則未論之先皆百姓受害之日是不忍於一官之去而忍於一方之罷也中間善彌縫者以阿順取容事營求者以結納釋怒能保無漏網乎如是而欲不肖知懲何可得也若夫薦舉之數多重甲科輕貢舉夫科甲外補固多砥礪名節志期遠大然貪肆不檢者往往有之率以過小見宥舉貢固多日暮窮途甘心喪氣然奮勵自立者不爲無人每以限數見遺且今天下最親民者無如州縣正官其次無如州縣佐貳在正官十八之中甲科居二鄉科歲貢居八在佐貳則由歲者常十之五以天下親民之官强半取足於歲貢而概以途窮無用輕且棄之安得不消沮意氣自爲末路囊橐之計耶如是而欲吏習知勸又可得乎今

惟貪酷顯著者徑自拿問招擬明白然後題請發落不必紛紛瀆奏若止詿誤小過不礙官常亦要曲加戒諭令其省改不得輒註劣考阻其自新之路官與地宜具奏加銜不宜者起送改調果有不肖不妨再論果無其人不必按求若夫薦舉只當考其賢能不必更論科甲舉貢或煩尤州縣偶缺許以小縣才能官具奏陞調緊要縣分偶缺許以歲貢州縣佐貳教職才能具奏陞補以至納粟吏員等項果有才能超卓者亦許奏補以府州縣佐但不推陞正官歲貢知縣累屬薦揚者亦查照舊例一體行取選授科道并推陞兩京部寺等官則卑職亦欣欣奮勵矣因憶往日有沈憲副涖吾浙時以海

上盜劫居民聽勘夫沈涖任未久事在前官監司承時宰風旨欲劾分守波及分巡無何時宰被僇事勘未明鄭遷江右憲副而沈反坐不及聽調如此舉措何以服人心哉因知舉劾之貴當也然而士人待次銓曹者亦多途矣如甲科取選以重始進近有以十數五數爲限者亦借成數以示遠嫌之意不載令甲但開選人多可以酌量成數以後漸少自難定限二三七八仍照常行何得拘也舉人上選惟憑一日之試上卷同知知州中卷知縣下卷通判此以文爲高下雖試吏見才當公薦舉以示激勸今撫按薦揚通判鮮及殊失公平正大之體如有賢能卓異者必與同知推官並薦部中亦一體

陞轉因仍之弊何可襲也貢途非能限人祇緣循資積歲志氣銷磨暮年衰朽之人不勝委靡自棄之意近奉裁例督學者嚴選於起送之時老疾者汰除於到部之日不患不得其人部中考選上者授以府佐縣正次者授以州縣佐貳委靡積習何難起也官生一途原與貢舉一體取選法近太驟近議正歷上選八年雜歷上選十三年法阻太難況近年就選人少遂將本項應選員缺除補別途事屬未安余嘗定爲正歷五年雜歷九年俱准取選庶藉少壯以宜力效勞亦激厲成全不使沈溺也王官長史以下遞許保陞本府員缺其保陞服俸惟進士舉人年深亦得薦陞三四品服色自隆慶中參

究一二今後皆屬撫按查訪賢否比照有司事例一體舉劾聽部黜敘但王官名目輔導實則閒散本部填補皆以才品稍劣者處之爲其職不親民若欲照薦外遷前此並無舉行不能破例以開徑竇也吏員効勞諸役概缺若吏辦有力者往往趨戶部見行辦納事例以爲捷徑其餘一歲六撥大小九卿并翰林科道各衙門者約計千餘皆供實歷間有貼役私代宜行禁革庶免積猾夤緣爲姦而職員亦不至濫授也夫此數者其當因才區別則異其當假以歲月久任則均盡久任之法歷代用以弘化保民而漢世得人尤盛迨我祖宗朝官多

積歲累功民亦樂生向化承平日久士習漸靡競進之心熾苟且之習成遞轉頻煩資格拘泥民生未受實惠舉坐此也今必諸司盡律以九年之制勢固難行余時酌議先責成於守令蓋治道民生汚隆休戚惟視守令得人比於他官更爲緊要今後但以兩考爲期知縣歷俸六年得陞知府知州亦限六年方爲陞轉如歷三考知府得陞布政憲使政績尤異者照先朝舊例超陞在京堂上官不及九年者陞參政副使知州陞僉事郎中員外知縣陞科道部屬同知知州其有才不宜於地者年資未及則互轉一二以更易之淺於前必令深於後超於後必其淹於前庶在外有位不萌倖進之心也內

如科道部屬往年歷俸至八九年今才稍優者不過四五年卽陞京職稍劣者數數外遷人無固志若能不拘一歲兩陞聽吏部隨時掄選才優藩屏者陞參政參議諳習法比者陞副使僉事加志牧養者陞知府器識宜內者陞少卿寺丞大約六年上下陞寺卿參副三年上下陞議僉府運閒有才不足以稱其官官不足以展其才者雖年淺亦量處一二以儆動之庶在內官司不薄外任之職也然綜核吏治在巡按釐正士風在督學故巡按必須差滿方可議陞若未滿卽陞則巡歷未周施爲必有未竟何以激吏治而惠民生督學必須三年方可議轉若任淺卽轉則歲考未遍化導且有未周何以

肅風紀而移士習余嘗備兵潼關代殷憲副後彼以壬子冬出關至甲寅秋未週二歲復入關爲左轄其閒自秦而汴爲大參由汴而浙爲憲使由浙而晉爲右轄後復由晉之秦所至皆不數月四省往來之程不知凡幾千里其於地方損益利弊吾不知何如也或曰久任良法也顧限於資格則庸碌怠惰者便於歷級而升奇才異能者何能脫穎而出余以資格不可廢廢之則簿籍可置限制無禁法不畫一何以遵守況以羣千百人之才品取決於一二人之耳目吾恐智慮難周日且不給啟覬覦僥倖之心務詐僞貪求之術弊將如蝟紛出可勝道哉然其閒自有不泥於資格者謂宜量才授任以

要重之任宏鉅之務待非常之才使得以見所長以責任之輕閒散之局待才器之小使循資敘遷則用資格而不純用資格何至法之弊也若夫守一定之法須任變通之人有治法而無治人卽成周纖悉具備之法不能無弊僅一銓曹資格云乎哉

宗藩紀

國家分封王府頒給祿糧親親之恩備極隆渥然而紀綱法度載在令甲亦懍不可犯夫是以恩威並舉知勸知懲永保福澤於無疆也然余以爲親親者仁不得已而裁之以法者義故必仁盡而後義乃可施今不先議祿糧而遽及於防範之法非所以明祖宗親親之仁也

國初親王歲祿五萬他賜予尤多不數歲裁爲萬石後以民貧賦少給代肅諸王僅五百石多至千石夫當國家全盛之時不加賦而奪之祿以爲嗇儉宗室不可以耗國計疲民力也又祖訓凡將軍以下有才能者得改官陞轉如銓選法夫既富貴之矣猶不絕其仕進所以作善良之心消怙恃之氣聖祖遠慮亦可繹思已余嘗南之粵東走淮鳳西入秦晉大都得宗藩之梗槩僉欲請田自給僉欲試官自效而司宗籍者格於祖訓輒咋舌不敢上請惟因循退託正猶不絕薪止火而揚湯止沸無益明矣夫王府始封之時宗儀位數大略相等支給祿糧節省易辦二百年來宗支繁衍多寡迥異如陝西一省建有秦韓肅慶四府祿糧均有抱欠肅最少慶次之秦差多韓爲最以宗支莫衆於韓故積欠獨多今平涼府一十州縣額徵邊儲祿糧共計一十二萬七千九百八十餘石歷年所完有五七萬者有三四萬者甚有一二萬者以致迫於窮乏不顧禮義凌侮有司肆無忌憚如廣西靖江王府宗支支米者一千一百有零幼者不知凡幾宗室養贍銀計五萬一千九百餘兩俱於桂林等府州縣衛所額派秋屯折糧又湖廣每年協濟一萬五百兩猶且不給舊未償新無補因而漸米控訴或家人抱告塡滿司門逼近几案在彼之詞既直在此之應實難奈何不爲之長慮也考求其故咸謂膏腴之

地盡爲宗室占買而應納稅糧又復恃勢不納夫以額定有限之糧供積漸無窮之祿雖多方措處終不能足其應得之數勢難禁其置買民業但既受民業則惟正之供自當出辦乃今貿占滋多逋負日甚稅糧之征輸既少常祿之供給愈難須自今預行州縣將各宗室見種民田盡數查出就於本宗祿米放給之時即照數扣除庶官司免征催之勞而宗室亦少欠負之祿此救弊之一策也然此不過待宗室之有力者耳至於貧乏者十居五六甚有室如懸磬突無煙而衣露脛者亦病極已余嘗轄關中司其事時韓府宗人融熇等倡衆出境聚集數十人擁入會城告請祿糧欺凌官府有司不能禁余邀致數人以情理喻之延致公所給以薪米乃以別項錢糧曲爲借處一二以應其請始令送歸仍白撫院參論爲首者數人送發高牆以全法紀後撫院詣固原秋防道出平涼韓府宗人擁衆郊訴撫院少示聲色彼遂倚勢相抗甚至毀傷輿從自後撫院皆枉道避之余繼撫關中復道出平涼以撫臣體統不宜令宗人輕視時藩臬以下皆止余勿往余謂我以禮待彼安能以無禮加於我哉且撫按百姓吾責也歲久不往安知無困窮冤抑無所控訴者乃遂行將入境預戒巡行者毋狙陳告不論宗室諸人凡有呈狀悉爲收記令歸聽示余乘傳徐行宗人紛然而前各收呈散去既入院中猶

有向門下請白者余令有呈者收進有事者傳入慰以人眾不便相近可毋入也眾始退去余檢諸呈批發長史令查可施行者一一申請大抵皆爲祿糧耳嘗考宗正籍在嘉靖中葉見存者一萬五千餘隆慶初年麗屬籍者四萬而存者二萬八千五百有奇以祿計之不下八九百萬設一再傳而後生齒十倍祿亦十倍宗人有益祿而天下無增田此勢之所必極而恩之所必窮也失今不處愈不能支既不給以應得之祿而有司奉行條律一切以法繩之令搖首觸目資身無策則安所歸命也余嘗經晉之蒲州會襄垣王西軒者年七十餘矣見其二子曰三峯曰四峯宴會中慨慷談時務上下今古皆鑿鑿可行惜置之無用耳使國家開入仕之禁俾得展其經畫非漢向唐勉宋汝愚之流亞乎尋會山陰王龍田者質實好古被服儉身一如儒者其子元峯丰姿異常雅善詩文喜爲議論多招致遠方英俊此何減東平樂善河間好賢使國家賜詔褒嘉或授宗正之職以風勵宗人亦鼓舞之一機也今王府宗室多在西北而豪橫縱恣肆行無忌亦多在西北不惟聚眾呼號陵辱官司且有招集姦暴羣爲不逞者矣不惟宗人踰制犯禁越關妄奏而嬪妃姬妾亦有以內臣護送詣京奏事者矣余甚爲國家法紀惜宗人風俗惜也南粵惟靖江王府中十三輔蕃衍爲最悖理違法亦爲最自嘉靖

中本王因公科擾致疏親睦之情諸宗遂恃族黨之强幾亡上下之分由是朝祭畫押等禮一切不行積習驕頑無所顧忌悖理犯法紛紛效尤逮至背違法紀不發高牆禁制開宅夫高牆負累解送之人而約束惟謹若開宅初議王府差委內臣旗校有司差委巡捕官員內外防禁鎖鑰封閉五日一啟巡風人役晝夜守護不許私自出入交通外人防範頗周近因羣宗搆怨以致眾庶乘機毆辱官校紀法蕩然矣若非敕諭訓戒責令親王鈐束恐不能不貽地方之害也若鳳陽高牆拘禁日多屢宜釋放嘉靖中遣內官章壽等釋放不下五百人隆慶初年余奉恩詔旨釋鄭王厚烷并周府鄢陵王府鎮國中尉勤熨朝堉等遣官送歸原府他如倡眾出境越關妄奏禁錮十年八年以上者一體放釋百五庶人及查見監重情郇伏王等六十起尚有三百八十一人夫以天子懿親過惡未甚桀圄之一城之中而不時釋放固非所以示恩以惡極罪大既困辱之而猶給祿糧與宗人無別亦非所以明法余以爲諸降庶人者宜與絕封庶人同祿而罪黜禁錮者宜視齊民監禁者稍優而不使同於無罪至於郡主縣主以下如將軍中尉之祿皆限半給餘皆量給婚資漸次裁抑亦可歲省數百萬之虛名而俾得沾國家之實惠亦委曲圖維之計也然創始必慮其終儻少議減削一時怨望聚眾喧譁誰

任其咎第計目前補偏救弊余撫關中日嘗以韓府宜行七事條請一曰補祿糧以濟窘迫二曰肅關支以息紛擾三曰正體統以便鈐束四曰補額員以資輔導五曰嚴門禁以懲遠出六曰刖庶人以正名分七曰嚴防閑以戒不虞此寔獨韓府宜行已哉然此乃一時之權宜非萬世之長慮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麟趾瓜瓞繇衍無窮以有限供無窮勢必難久余以不弛禁不受田不入仕則宗人之祿日積月增前者之欠負既無完期後來之增加愈難給授司宗籍者奈何不為之所也

漕運紀

漕運乃國家重計國初自永樂移都北京軍國之需盡仰給於東南時漕渠之功在江淮以南者平江伯陳瑄為大在齊魯以北者尚書宋禮為多永樂初北京遼東軍儲不足瑄帥舟師海運後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進淮就管家湖築堤長五十里以便行舟浚儀真瓜洲以達湖水甃呂梁二洪以平水勢開泰州白河以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橫亙四十里又治邗溝始通江淮禮治濟寧修會通河置十五閘復黃河故道自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以殺水勢又於寧陽築堽城壩遏汶水盡入漕河浚海豐大沽河凡四百五十七里自是輓漕京師大為便利遂罷海運而法日益詳然始猶自淮安用運船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用淺船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其間濱河置舍五百餘以居運卒置倉五十區以便積貯故事不遑而兵不疲也自後直運歷經年之苦修濬經累歲之勞艱苦萬狀不可勝言邇來弊增於積習之後政墮於姑息之餘軍衛有司人持異見兌運交納掛欠遲違則漕務宜議夫漕務統於把總領於旗甲余以把總宜每年更代一員督催交兌糧完押幫赴京上納守掣通關回南一員在省徧歷衛所嚴督掌印指揮千百戶等官選補旗軍修造船隻追補舊欠等項預整來年事務聽候新糧派到即督各官前赴水次交兌完日就便赴運限五月渡淮毋及河溢若旗甲領運往往中途侵盜以致臨倉掛欠皆由旗甲不得其人向屬衛選不公近由府選但勢分懸隔軍旗虛實既不周知視點選為故事以致殷實之家愛惜身家多方規避而積年姦頑樂於充補又撐駕衆軍數常不足臨期乏人隨處僱倩本繫烏合之人通同侵盜勢不能免須委公正有司徧歷衛所弔取軍冊不分屯操如官吏監承除本身外俱聽從公揀選以殷實者充之務足十二名原數敢有故違許令參究然旗軍遠出父母妻子皆賴月糧養贍今有預給半年者有經年不給者以致衆心不服易於犯法及責賠補

輒先逃避無產堪變貽累各官宜通查各總軍丁除預給半年月糧外見以四月給散安家將兩月每石折銀五錢申解司府轉發該總解京完補積年掛欠若交兌糧米亦要悉遵議單事例曬揚乾潔兩平交兌如有仍前怠玩者聽憑參究其他漕政諸務節經督臣區畫備載議單嚴明詳悉但人心易於玩愒申飭責於及時余嘗條列五事上陳載入議單一申嚴降黜以慎交兌一申禁閘戶以速交兌一甄別運官以益漕政一專任提調以濟廠務一復舊空運以蘇困累亦漕政之一助也若夫輸運帆檣必由河道每歲舟千艘糧萬石渡江淮以泝黃河從此浮濟入汶踰滄瀛而達通惠皆藉渟瀦疏通其中設隄岸以束奔騰建閘壩以時啟閉雖濬鑿排淪運用賴於人謀而轉徙變遷緩急難調水性通者徐沛數十里開巨浸谺天漕河失其故道以致舟楫不通糧運阻滯近乃集財糾工旋議開鑿議漕河於北有云宜引沁水者有云宜開膠河者夫沁水之流甚微即引之河渠不足濟長川之勢是畫餅耳膠河之議已舉行未見其利先被其擾所費不貲又毋論已孰有灼見功之可成建必然之畫者且齊魯之間地廣人稀一望蕭條恐生不虞是石田耳故議北河但當不時葺隄補缺濬壅泄溢使故道無滯則停留衝激之患皆可免矣策無奇也議漕河於南則江淮之間有寶應范光二湖最爲危險其湖約長三十餘里東西廣闊一遇風起水涌浪高往來舟楫俱難駕御東風急則牽挽難留飄蕩出湖西風急則撲擊岸石船屢傾覆不惟飄失糧米往往淹溺旗軍實爲大患思得高郵湖往年添築內隄舢由中行至今便之今寶應比照前規修築內隄亦百世之利也若云宜循元人舊蹤倣國初平江故事以復海運則先達邱文莊濬嘗有說焉要亦以爲兼河海之運則可循轉搬之法以省直達之費申休番之令以息脅力之艱耳此慮漕河或阻亦不得已而爲海運之說漕河通則海運之說絀矣余嘗督漕奏穆宗恩詔奏免帶皷以免撑挽之勞省交納之費值夏鎮河決事干河道疏惟引咎自責奏免旗軍賠補凡以漕挽之役轉輸暴露尤可憫也茲欲使之出入風濤躑躅於不測之淵以待命即有利國家余不忍言矧兌運長運老歲月於奔忙正耗除耗剝脂膏於溪壑積債催役而偷生虎狽之吻露居野宿而委身魚鱉之鄉悠悠天塹幾何而不爲漕役之陷阱耶

西粵紀

嘗謂兩粵之盜如深秋落葉掃盡復聚當事者不先時撲滅迨其燎原用力難而成功不知其幾倍矣余在粵時山猺海寇紛紛流毒地方征勦殆無虛日蓋種類㝡多積習難馴也山寇猾易勦除若海寇出入江海揚帆

鼓楫於波濤震盪之中自非生長海濱熟諳水戰豈易奏功余觀粵以東崇岡巨浸內則山寇巢穴累千百計外則海寇侵突借日本諸島夷爲爪牙流劫縱橫民多廢業蹤迹詭秘兵難馳騁閒嘗併力於西粵以西乃嶺表邊鄙爲湖廣藩籬居東粵之上游內環萬山猺獞淵藪外抳交南諸蠻夷郡縣雖多賦稅實少恆多資藉於東明興以來兩廣建官置守訖無定議寇亂亦無寧時憲皇帝加意遐荒拔參政韓雍爲都御史假以不次之柄超度常規當是時兵馬錢糧皆於南京料理選調兩京江西湖廣漢達官軍不下二十萬物力充盛故所至如摧枯拉朽無不殲滅彼雍誠異才亦委任權力不同也嘉靖初廣西田州南丹向武鎮安上思龍州諸處叛服不常屢煩征討自新建伯王守仁至日盡釋其罪議立土官建置衙門以夷治夷聽招效順安居樂業且復出兵應調馴善等諸齊民至今帖然是韓則以勦建功而王則以撫獲效然始勦終未嘗無撫先撫後未嘗無勦可以相時而動且以彼己之勢言之彼有五長重利輕生一也猥捷慣戰二也狡猾頑愉三也據海爲勢素習波濤四也結連內外聲息預聞五也且虎鬬狼吞藉糧於我勝則毒噬無厭負則飄揚遠遁而我兵有七短焉將不知兵兵不習戰一也烏合未練膽怯陳搖二也兵徒未選老弱易靡三也陳伍未肅進止無節四也彼

濤洶涌神衝目恍五也戰艦後先彼此觀望人懷規避莫肯爭先六也佛郎機銃木城難禦一舟失勢羣膽隨喪七也是彼五長以杜其內外相援爲急而在我七短以選將練兵爲要蓋海上之寇每結山寇爲心腹故欲勦海寇當先除山寇欲除山寇當整齊約束齊民夫兩廣山峒聯結民猺雜處往往句連固結恣肆猖獗焚劫殺擄歲無寧日今欲計圖安弭須嚴保甲大約每鄉分爲二甲每甲選擇一人立爲約長分立約甲十人互相約束每於農隙帥衆操演盜賊竊發集衆截殺解報軍門一體給賞如有不行救護者送官懲治至如巡司哨守官兵分定界域一遇警報協同截殺亦照鄉兵論其功罪各鄉兵民仍須互加覺察時加偵探聞有不逞之徒潛通賊黨接濟硝磺軍器者許衆卽時報官毋得容隱庶齊民有所懲創不敢爲盜卽猺獞之人豈性與人殊不好生惡死自甘盜賊哉彼其中膏腴田土可耕漆蠟等物可供食用不患不足惟阻於聲教無路自新若使處置得宜安其土俗順其夷情就中建立官司治之聽得出山貿易共遂樂生之心如猺總猺老中有才能出衆堪管幾巢幾里或幾百里就令推立頭目率領所管猺丁各分疆界自守一方衆果信服卽以其地與之以爲世守傳之子孫軍門先給冠帶如有剔起賊徒越境侵犯或越江行劫許令擒斬解報從重給賞三年無

過比照田州事體授以土巡檢又三年無過加陞土知縣以後一體遞陞聽得世襲原耕田地永免徵科亦不令充兵遠調如自願立功報効者聽其呈赴軍門准與調發有功一體陞賞沿江一帶爛地立據許以各色貨物兩平交易如此則居處宴安服飾鮮麗囘視茹毛飲血霜行露宿潛竄劫奪鳥驚鼠竄豈不大相懸哉所以甘心爲盜者要亦始由迫於飢寒繼被誘於賊黨因而劫掠拒捕積惡累罪漸不可悔啗聚則勢難解散聽撫則心懷疑懼亦不得已爲苟延之計耳有司招撫又非實心或誘致殺降或姑置俟釁未嘗推赤心以置人腹也各將領貪功喜事視爲奇貨於是招者屢叛兵連禍

結征調煩勞財力匱竭而兩省之民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矣此以待於民且不可何以撫安反側哉議撫不可則有進剿乃諸道出師或舍難就易或棄水入山奸僻逗遛心多攜貳兵既分屬概無統紀以致各處賊徒日漸滋蔓威愈褻而事愈難此實置叛逆而不勦滅之故也且雷霆之威不嘵嘵天下以求譬人而人自畏之爲其震盪發舒奮迅難測也使轟轟焉日遠天下而置叛逆不擊人將玩易視之何以彰雷霆之威乎余以盜賊愚頑冥悍若非一大懲創何以盪滌妖氛之氣以享寧謐之慶哉然兩廣巨盜山寇居十之七八海寇居十之二三近如曾一本余乾仁林道乾輩則稱雄於海上

如黎汝誠黃朝盛李應孫李汝忠許永等又倡亂於山中其餘若海豐歸善之人萬峒葫蘆寨和平之岑岡長樂興寧程鄉等處德慶新恩會寧清遠之羅傍紅嶁大羅等山廣西之古田鳳凰賓州八寨府江等巢依附聲勢肆無忌憚殺掠人民占據田業遍地皆盜區矣時又有安南夷目莫福山莫文明莫中正等奔赴西省奉旨分發安插肇慶韶州二府及清遠縣養贍而頻年供給苦於不繼余時奏聞發回日本第三倭王與倭酋迷沙湮波跟等駕船浮海率衆前來屯聚平山負險劫掠時統大軍殲除殆盡自後有宜山大小都亮之捷全彩撲滅惠潮韶肇之捷則廣肇翦其渠魁惠韶獲其醜類賓

州淥里淥閘之捷則攖其負嵎之勢制其出柙之凶嶺西陽春電白之捷則東擊西奔土崩瓦解巢穴蕩平根株悉拔亦敉寧山海之一時也但海上之寇道乾雖已招撫而一本猶黠驁難擒向非大將得人何以率先士卒夫一本乃吳平遺孽素習凶悍狡猾尤甚出沒波濤流毒閩廣先年盤據深澳兩省合師進剿被其潰圍逸出自後陽順陰逆屢招復叛積惡既久脅衆漸多焚劫鄉村擄集船隻抗拒天師勢將以乘我之怠則獸聚長驅飽我之利則鳥散飄忽瞬息千里莫可追襲後得總兵俞大猷素居海濱習知水道彼云廣集兵馬多造艦舸四省合圍期於必克誠勝算矣但分兩省之將領聯

數百之兵船遙制於海洋浩渺之間各官兵有彼疆此界之嫌懷分功計利之意心志不齊應援不力其勢固難盡合若臂指相使之順也余以誓師決計必須事權歸一而後調度可施統馭無礙即福建官兵亦應聽兩廣節制齊心戮力庶易成功後奉旨俞允余方解綬而一本就擒計誠得也先朝韓雍去任兩粵分撫事不協一盜賊益熾乃復以言官議仍用雍總督開府蒼梧實自雍始梧本兩省交會之區諸蠻盤據之地必藉重兵彈壓始可讋服羣凶彼時調兵三萬戍守鎮城分布要害後盜賊稍寧減至萬名所以貽東西百年之安良有以也嘉靖末年復設巡撫專任廣東一應兵馬軍餉官員賢否征勦事宜往往不行關白乃復議減戍兵又議扣留糧餉夫梧鎮戍卒彼時止存四千勢已薄弱盜賊縱橫東滅西起勢幾不可支矣今併四千更欲減之防守不周潰亂四出異時推究禍本誰當任其咎者且兩廣盜賊淵藪大者嘯聚山海黨類數千必調遣狼兵招募浙福之兵足以勦除其次羣盜投閒抵釁突出焚劫隨時隨處有之正戍守官兵之責每有擒獲因之驚駭解散者尤多今謂無益撤去吾恐賊無忌憚愈肆猖狂勢不能不議復設也梧鎮兵餉歲費十萬餘金皆取給於南雄梧州橋稅及廣東折糧銀兩自分鎮之後餉有定額逋欠日多歲入不過八萬餉虧二萬自隆慶以來

太平橋稅自南而北稅者解廣西自北而南稅者解廣東又歲減萬五千之數矣若再加扣留則日侵月削梧鎮益不可支而廣西全省亦可棄置不守矣夫治兵必先財用財裕乃可振兵故雖平居無事給兵糧除戎器尙不可使有不繼至舉大事動大衆豈可使積貯缺乏哉語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當事者奈何易言之乎此非所以明職守而一政體也時廷議是余言罷東粵撫臣後余秉銓日又復設余以山賊每遠海賊而出入故所重在海諸郡獨倚潮爲門戶故所急在潮惟漳潮一帶皆經海道故禦潮急則賊退遁漳之澳中禦漳急則賊横遁潮之境上往者廣東巡撫之設專駐廣城以禦海寇兼防山賊大城所參將之設原爲聯東漳潮水寨以備不虞卒以兩省議論互異尋皆奏罷自今計之添一重臣即兵力以爪分而益弱事權以鼎峙而皆輕況廣東福建各有海道副使兵防事宜原非乏人管理今惟以監軍副使駐劄潮州與東莞海道福建海道相爲犄角以巡撫標下官兵分屬參將統領駐劄潮漳防守應援或平居無事各駐省城居中調度山賊有警則廣東者出高肇福建者出武平海寇有警則廣東者出潮惠福建者出漳泉共切震鄰之恐一如脣齒相依毋以分土爲限視若秦越務俾威聲震讋氛祲消弭庶事無傾於更張自可行之永久雖然事權一已關以內督臣

制之矣然閫以外惟君制之所恃以鼓舞振作於一方者恃朝廷之賞罰耳賞罰不明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故易稱明罰敕法書言勿廸顛僇凡以法紀不可以不飭也余觀王文成坐縛思田諸蠻計擒八寨反側勞績著已捷聞而時宰忌勳竟停郵典襄毅平修仁荔浦諸洞直搗大藤峽功至偉矣班師而輔臣謗議尋乃罷職余鎮粵時東省失事罪不及撫臣而余乃降職閒住及平山盜平撫臣晉爵錫金而余僅復職聽用嗟夫以功受罰豈獨文成襄毅然哉善乎陸賈生之言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知此可與談粵事矣

松窗夢語卷八終

松窗夢語跋

聞之先大夫曰文者氣之所形氣形而理寓焉是故理不足以上推天文下視地理中述人事卑卑采古先之唾餘裁子史之緒論自以名滋縹緗飛雲捲雨學窮篇牘江流川注而不知略其精英收其蕪穢此買櫝還珠宋人猶然笑之欲以窺羲黃顓頊之風究墳典精微之奧漂唐流虞出姬入孔是使蟲負山河伯向若嗟望洋也故曰惟有理而不朽古稱文章亦云不朽以此哉先大夫年二十餘入仕幾七十始致政宦遊四十餘年因時樹立隨地建明體國經野殫厥心力於是有宦遊紀宦轍所至幾遍海內名山大瀆多所涉覽於是有四遊

紀內夏外夷古今大界蠻夷猾夏於今可慮於是有四裔紀士首黔黎蜜同商賈農夫代耕工人足器於是有四民紀天垂地呈幽明異故俯仰之間森羅一掬於是有象與紀物有常變吉凶攸判證以人事應若合符於是有災祥紀喬天靈蠢形形色色觸目過之自然生意於是有動植紀盛世人文一時變異禍福倚伏惟善是師於是有遇間紀餘慶由積成名何執先規已泯方技徒聞於是有德藝紀晝宵其思夜悽於腹夢覺之關神明來合於是有夢省紀坤職承乾代爲輔理剖厥直枉遏揚休命於是有忠權紀撫時感懷茂對物育憂世樂天循環無已於是有序俗紀百僚師濟宗支瓜瓞孚威並行衡量斯得於是有銓藩紀軍儲大計以食足兵東西寢息南北底定於是有漕粵紀總夢語凡三十三紀口天地人之撰未能廣載博取而名理下闕

第一一三06版

27A

藏說小萃

光緒戊子江陰金氏
校刻續說郛擷錄本

重刻藏說小萃序

吾邑先輩著述傳者甚稀明以前尤罕縣志載陳眉公所撰李如一所輯藏說小萃序謂皆故鄉說部凡七家求之數年不可得惟陶珽續說郛所編明人說部內各種皆有僅缺沐游錄而　四庫提要謂續說郛餖飣不足觀此七種又皆止錄十數條或數十條短於持擇識者病之然各書緣此以存崖略佚文瑣事往往而在亦吾邑攷證之資也爰抽印以廣其傳各種所錄太少不能成帙因如一所輯統名之曰藏說小萃而以陳序冠之復附七家小傳於後戒庵漫筆足本八卷近於巴陵方氏借鈔卷帙較繁姑俟異日再梓今彙刻者仍依續說郛摘錄本云光緒十四年戊子夏五月金武祥序於梧州

藏說小萃序

陳繼儒

藏說小萃者江陰李貫之所集本鄉說部凡七家如湯大理之公餘日錄張司訓之宦游記聞張學士之水南翰記朱太學之存餘堂詩話徐山人之暖姝繇筆沐遊錄唐貢士之延州筆記而其祖戒菴老人漫筆皆附焉貫之刻既成輕舟五百里問序於余余惟海內聚書之家百不得一即有之非卷帙浩大則多收宋刻以[illegible]壘楮之精好而已其實皆耳目所恒習也書之難難在說部余猶記吾鄉陸學士儼山何待詔柘湖徐明府長谷張幕府王屋皆富於著述而又好藏稗官小說與吳門文沈周祝數先生往來每相見首問近得何書各出笥秘互相傳寫丹鉛塗乙矻矻不去手其架上芸裹緗襲幾及萬籤率類是而經史子集不得與焉經史子集譬諸粱肉讀者習爲故常而天廚禁臠異方雜俎咀之使人有旁出之味則說部是也第小說所載其中多觸而少諱子孫之賢者扃鑰不敢行而不肖者聘然如坐雲

霧中不解祖父撰述爲何語聞有詣門而求之彼且狡獪掩匿詫以什襲之藏邀以千金之享轉展一二傳而皆已化爲鼠壤蠹夾中物或轉授竈下婦截翦襪材甚則付酒家如靈武告身僅博一醉耳李貫之有道士也孝友忠信沈深讀書獨能收合先輩之遺編補殘訂訛不惜餘力頓使延陵諸君子之風流標格亡之子孫而傳之君子其亦有功於一鄉之文獻矣當今好古者若不見三館四庫之藏而訪書之使如漢之謁者唐之各道御史皆無專命則搜求隱籍不得不屬之二三宏覽博物君子貫之非其人哉貫之祖戒菴老人好著書垂九十不少衰而貫之又能善繩祖武正如談遷世爲史官向歆較讐天祿虞世南頫師古繼爲秘書令其宏覽博物代有本原非世之羔飾獺祭者可同日論也若使倣貫之例推而廣之鄭夾漈所謂因代而求因人而求因地而求者其法盡在乎是它日異書輻輳四面出使臣且將藉手焉矣獨爲延陵一鄉之文獻而已乎

藏說小萃目錄

粟香室叢書之[illegible]

公餘日錄十五條　湯沐
宦游紀聞十三條　張誼
水南翰記十八條　張袞
存餘堂詩話十九條　朱承爵
暖姝由筆四十六條　徐充
延州筆記十四條　唐覲
戒庵漫筆三十五條　李詡

案如一所編洹詞記事鈔一卷明良記四卷載四庫存目雜家類稱其尙有保孤記一種云其得月樓書目黃蕘圃解示有題記近繆筱珊太史得之寄余亦爲之同時鋟木焉武祥附識

公餘日錄　叢說小萃之一

聚香室叢書

明　江陰　湯沐　新之

丙辰同年道選

予丙辰同年進士選南北道者前後共六十七人自逆瑾專柄正德五年以前轉至堂上者有楊武甯杲陳天祥季春璉敗五年以後者則有劉玉鄭陽李鉞而陳甯則前後咸在馬前既仆而後復起者何天衢劉玉鄭陽陳琳季璽姜佐韓廉葛浩貢安甫張鳴鳳潘鏜郭東山胡獻不才亦與其列若前後以終養不起而卒累承恩典者唯陳茂列一人而已

臺中辦事吏役

予頃備員臺侍時凡撥到辦事吏典除呈印送印報朝隨朝此外更無別項遣用如私舍間有供事須預省知且有飲食之犒彼方樂用今則不然出而訪客則隨馬挈衣入而在家則守門接帖此在堂老尚有不忍若是其遇者彼方甘焉此雖吏役之貴賤亦可以占世道之重輕矣

丙辰進士姓名對

宏治丙辰禮闈定榜後諸主司以所取士子爲對句有曰夏鼎周鼎對以孟春季春有曰蔡中孚對以吳大有意每科或然如癸丑則有高達高文達吳鵬吳一鵬之類但不若是科之妥切且巧耳

光孝寺詩僧詩

永樂初有吳僧聰聞及寄鉢於吾邑君山光孝禪寺善聲詩其徒有從學者屢請之未有啓受一日同行睨眺口占一絕云粥罷行來坐看山何人學得老僧閒農人未熟黃昏飯一縷清烟出樹間曰此絕法也音趣雅適時頗取之然不耕坐食之罪正恐不免於自首耳

成化己丑舉子破

成化己丑會試涯翁同考論語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三句時有一舉子云在人有其等聖人等其等涯翁聞之謂曰若還如此等着他等一等亦歐文忠

秀才刺試官刷之意可見古今欲變文格者同一揆耳

一秋兩元

景泰丙子鄉舉吳啓文舉以春秋學生發解應天[illegible]泰士亨以書經監生發解順天皆邑人同學真可謂一時盛事四方寡媿矣

使臣採樵婦吟

成化初遣官分采實錄有某進士者當往某處有司蒐集詩文以上彼獨取樵婦吟一首云與郎相期月上來及至月上郎不來妾在平地見月蚤郎在深山見月遲蓋得古體也今讀之宛然怨而不怒之意聞之金陵姚大章今失其士之姓名及使地云

餞太常嘯聯

成化中莆田陳師召先生由翰林陟南京太常寺卿瀕行時同年同寀多有郊餞者而門生故吏亦不少繾綣之餘座有客出一對句云師友惜分離不陞南太常也罷隨有對之者云君臣欣際會便做大學士何妨前輩一時噱笑俱有情義

作官不可輕興革

近世後輩作官者少有弛張人或許可輒自矜炫流涙曰我興某利貧已有濟我革某弊奸已有休不惟是達於當道而且榜示於所屬此好名近利之言多見其不知量也嘗聞周文襄巡撫江南時作感懷詩云法在恤民民反病事因除弊弊逾增以此老尚爾云然而後生初仕可以妄道耶若此者不惟爲識者所鄙而反爲奸人所嗤矣

樣歷

我朝大統曆每歲各省俱降自禮部有所謂樣歷者依式翻刻不敢更寫其印篆則欽天監曆日印亦先降以俟用者成化之後西北如山陝河南東南如江浙湖廣俱有解送兩京各衙門者近雖言官論列亦未罷止豈本監成造實少而京師例用故多耶竊意當有調停之法可也

村社占年

村社占年之說自古有之如雨旱驗生草如麻麥驗雪往往無爽有不待求之天文書者葢耆舊之在鄉井閱世久歷時多觀化廣見事熟有所試而云然非孟浪也

不由翰林謚文

國朝有不由翰林而得謚爲文者吏部尚書姚大章夔曰文敏魏君房驥曰文靖吏部左侍郎葉與中盛曰文莊右副都御史吳敏德訥曰文恪按謚法勤學好問敏而好學施而中禮慈愛惠民剛柔相濟道德博聞皆所謂文諸公必皆備焉殆不止於詞藝之一長而已然尤有位翰林侍講如劉求樂球而復謚爲忠愍者葢尤舉其所重哀其所遇而云然耳

仕無足心

古人入仕者有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之詠既復進曰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豈仕宦無休勢而仕者無足心云然耶昔蘇公賀六一致仕啓有曰山林之付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福于晚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賢愚共蔽古今一途信斯言也

詩句全用書語

詩句全用書語如子美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子瞻君獨不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近見西涯懷麓續稿題水竹居有七八月皆盈兩三竿也是卞華伯席戲客有狀元自是渴睡漢宰相須用讀書人雖

有裁剪渾無痕跡俱可法也

英氣客氣當辨

英氣不可無客氣不可有有英氣便能卓立有客氣便是忿爭始廣東監臨若毛鳳鳴崗提學若余本子華二人者俱非大有過惡祇緣各好勝認真毛以御史自任余以翰林自居遂至不相下畢竟相毆相訐然此皆非士夫之所爲也但今後生小子以客氣認爲英氣所謬多矣

江陰縣志鄉賢傳

湯沐字新之宏治丙辰進士授崇德令崇人爲立生祠擢御史按山西舉彈無所避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值逆瑾擅政怒不已附斥爲武義令瑾敗起爲廣東僉事理鹽政釐剔奸蠹不畏强禦歷官浙江廣東布政使貴州四川巡撫其在浙毛九寇孝豐在蜀芒部寇松潘皆討平之丙召大理寺卿值欽明大獄起上意有所主沐昌言曰律令高皇帝所定臣死不敢縱舍用是三奏譏三

不稱旨免官家居六載廷臣交薦不起孝友天植性廉介通籍三十餘年僅有竹莊數畝世廟嘗書額賜之一曰存敬一曰處之泰然卒贈工部侍郎諭賜祭葬

宦遊紀聞（藏說小萃之二）

粟香室叢書

明　江陰　張誼　惟正

夢幼同科

雲南大理府李智夢人語之曰君與省城張輝同科及應試偶見此子尚幼稚再往見其髮漸長後果同登而李智年已五十二矣其定數如此

真人止怪

四川綿竹縣有吞道觀每歲一道士修善至期有白雲

載之而去名曰升天江西一真人過而見之曰此物乃在此為祟宜除之即彎弓仰射怪墮落巢穴人蹤跡其處乃蟒成精也搜索穴中遺留道冠無數

對驚

安南國遣使來獻朝命程篁墩先生父程某作館伴使出一對求對琵琶琴瑟八大王一般頭腦程命其子篁墩先生敏政對時年纔數齡對云魑魅魍魎四小鬼各樣肚腸使驚異自是朝貢不絕矣

恩宥逋臣

聖祖微行至一小店傭人供之聖祖出對云小店三盃兩盞有甚東西傭對句云大元一統萬年不分南北此葢元逋臣隱作酒肆傭爾聖祖訪知之特賜恩宥但使黃冠終命而已後至年八十餘而卒

試師得姪

江右安福人李旦春自幼失亡寡母求之弗得年十六流於荆之江陵久之歸安福寓於山寺寺館有李舉人

者藏修待價旦春謁見之求童師館以度日焉舉人遂試之將驗深淺以為薦得卷細閱訝其非凡時寡母幼子未歸覩旦春狀貌酷肖其姪且年庚正與之齊驗知其為姪矣乃謂其嫂曰吾姪既歸又幸其學之有成吾嫂有託矣嫂亟為召見識認之母子相持大慟既而中丁酉省魁此吾聞之李同寅同闈其先翁者

抱佛免罪

雲南之南一番國其俗尚釋教人有犯罪應誅者其國

主捕之其人恐急奔往某寺中抱佛脚知悔過願削髮爲僧不敢蹈前非主許之竟貰其罪遂髡髮環耳披禪衣守禪教故其國人爲僧者多常有人入中國皆自稱番僧而莫知其故俗諺云閒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葢本諸此

江水變異

宏治辛酉仲夏三日夜分古渝城上忽白光映天見者驚異爭起視之但見渝水明耀浮光上燭而已次早驗之宛如豆汁人不敢飲踰三日始澄澈叙州府使人探流至木川長官司抵崇山峻嶺林木蓊欝阻不能前詢之父老言此水發源自建昌從來未有此變也愚謂江海嘯笑亦常有之此何足怪觀桑欽著水經陸羽辨淄澠二水味等而上之大禹定水之色性似此變異無所疑矣

伶人貺騙

嘉靖乙丑有遊食樂工乘騎者七人至綿州未詳何省人其所持舞襴衫服整潔鮮明拋戈擲甕歌喉宛轉腔調琅然咸稱有過雲之態適余憲副王舉城士夫齊買無不忻悅以爲奇遇搬作雜劇連宵達旦者數日夕而情洽一日晚衆曰今夕改作雜劇手服[illegible]新視聽遍索士夫富室陳列珍玩器具衣著織金彩服乃令綿城樂工代司鼓樂至夜闌俟人酣倦矣忽隱几者大半乘機催迫鼓樂喧震作雞鳴渡關七人以次入甕久之寂然破甕索之了無所得所騙銀不止數百兩惟司鼓樂者枉受刑罰而已嗚呼此即遁身掩形之法苟非識者堅弗之信難免墮其術中矣

窑氣殺人

正德戊辰渠縣大梁城居人於山之陽產石煤處掘窑穴取煤年久掘深數百尺每歳除日各持茅拱許於穴口焚烟伺地气吸入以禁盜取間有蒲姓者乃以厚薦一番深入爇之其烟猛然深入新正五日其人率領二少年取煤先入者猛趨數十步仆地不能起聲如鼾吼

次入者鬪之急回爭穴口良久始言穴中之氣如橐籥撲面如沙而麻木戟喉如椒而脹懣如瘴氣然又三口烟始息索尸如穴色紫而腹脹少頃色變而腹消矣嗚呼窖烟積久而殺人即古井久閉而成毒其害一也

救僧起溺

敘州富順縣生員車晃幼嘗在一寺讀書偶聞寺僧多欲謀害一僧者晃憐之陰漏語使逃後晃以渡江遭颶風覆溺見一僧拯援而起初莫知誰何張目熟視之乃知其爲向者逃逸之僧也彼此拜哭而伸謝嗚呼人生報復之不爽有如此哉

甘貧歡粥

[illegible]學士官詞苑食天厨未至於屢空也第水旱頻仍歲遭荒歉每甘貧而歡粥焉一日有感詠詩云水旱年來稻不收至今喫粥未曾稠人言筯插東西倒我道匙挑兩岸流捧出堂前風起浪將來庭下月沈鈎早間不用青銅照眉目分明在裏頭彼不識歲之凶荒而惟欲飽食終日者可以省矣

館俸有數

南城李夢林篤行君子也嘗夢至一所庭下植兩石榴樹下獲錢一窖凡千緡自念平生無妄想何從有此未幾戴尋思招延家塾訓諸子歲俸百緡入齋見庭下二石榴樹宛然夢中所見凡十年而辭計所得果千緡嗚呼館俸一細故爾且前定有數況富貴利達所係尤大此者乎

神醫骨鯁

鄱陽汪友良因食辣蹄誤食骨如指大鯁於喉間累日不下家人憂之汪昏睡間如見朱衣人來告曰聞汝骨鯁苦痛吾有一藥可治乃南鵬砂最妙既覺索砂一小塊淨洗噙化食頃脫然消融恐有偶誤食骨者亦在所當知

江陰縣志鄉賢傳

張誼字惟正嘉靖初由歲貢任開州訓導陞合州學正性好編纂建樓藏書晨夕坐卧其上搜討舊文嘗葺家乘著宗儀二十條以訓族人又讀史得偶語爲編曰讀史類聚三十卷雖里塾稚蒙皆可誦習

水南翰記說小卷之三　　粟香室叢書

明　江陰　張　袞　補之

凡進講衣冠帶履俱薰香退即以別篋貯之示不敢褻也必齋戒必沐浴演習講章以祈感動一念之誠殆未易以言語盡也

翰林故事凡同寅皆尚齒與諸司不同然必以類分學士自分一類侍讀自一類修撰編修檢討自一類等級截然不紊

國朝進士賜瓊林宴盡席止飲七盃．選進士爲庶吉士在永樂三年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讐常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繆

館閣新書淨本有誤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惟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鉛黃蓋用之有素矣

內諸司舍屋唯秘閣最宏壯閣下穹隆高敞相傳謂之木天

凡接紙縫如一線日久不脫用楮樹汁白麪白芨末調和爲糊

諸司官御前承旨皆曰阿其聲引長老子云唯之與阿則阿爲應辭

韻書無盞字今人呼盛茶酒器邵康節詩大盞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

蕎麥字韻書無之道藏中有藥石爾雅唐元和間梅彪所集諸藥隱名以粟黍蕎麥豆爲五弟

京師依託官府賺人財貨者名撞太歲吳中名賣廳角

江西名樹背張風皆穿窬之行

唐解元子畏名成而身廢閒居作美人圖好事者多傳之予覽其遺跡未嘗不嘆其志之有託也一日宿旅邸館人懸畫菊題云黃花無主爲誰容冷落疎籬曲徑中儘把金錢買脂粉一生顏色付西風蓋自況云

閣老嚴嵩得痔疾皇上賜紅柿以療之聞其謝啟有曰草木何知允賴乾坤之長養桑榆有幸長承天日之光輝伏願於萬斯年比蟠桃而獻壽克昌厥後並瓜瓞以宜男

王荆公曰莫大之禍起於斯須之不忍一言一動毫釐不忍遂致數年立脚不定又詩云愚濁生嗔怨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焰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古法鑿井者先貯盆水數十置所欲鑿之地夜視盆中有大星異衆者鑿之必得甘泉范文正公所居宅必先浚井納青朮數斤於其中以辟瘟氣

一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東坡云此唐人得意之句茗溪隱士用其意作春聯話盡春愁雙紫燕喚回午夢一黃鸝

楊夢羽儀調撥不斷菊苗肥菖蒲瘦生涯此外吾何有竹影閒侵枕畔書花香自入盃中酒玉樓春晝 心無縈眉無皺今朝[illegible]也明朝又屋外江山是主賓窗前烏兔從飛走青[illegible]依舊

倪郎中宗正書室中[illegible]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敖清江問觀之何[illegible]倪曰從前觀之祇見我不如人而益勵思齊之志從後觀之祇見人不如我而自銷蹭蹬之憂

江陰縣志鄉賢傳

張袞字補之正德辛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累遷侍讀學士掌南院以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降南京光祿卿致仕在翰林十四年值世廟右文明大倫正大祀皆與議先是議禮諸臣逮繫侍郎何孟春等抗疏忤旨無敢申救袞獨上疏請釋復奏罷陝西織造止雲南採取撤浙江內監性孝友先業悉讓兩弟爲文謹嚴嘗修江陰縣志著有水南集

案水南翰記說郛續誤題李如一撰不知撰於張袞而如一彙刻之耳武祥附識

存餘堂詩話（藏說小萃之四）　　粟香室叢書

明　江陰　朱承爵　子儋

古樂府命題俱有主意後之作者直當因其事用其題始得往往借名不求其原則失之矣如劉猛李餘輩賦出門行不言離别將進酒乃叙烈女事至於太白名家亦不能免此病

詩非苦吟不工信乎古人如孟浩然眉毛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醋甕皆苦吟之驗也

近世大臣之家往往崇構室宇巧結臺榭以爲他日游息宴閒之所然而宦況悠悠終不獲享其樂是誠可悲也因記白樂天有詩云試問池臺主多爲將相官終身不曾到惟展畫圖看乃知樂天之詩真達者之詞歟

天厨禁臠說琢句法有假借格如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五峯寒不下萬木幾經秋皆以秋對下因詩樵子徑偶到葛洪家殘春紅藥在終日子規啼皆以紅對子開聽一夜雨更對柏巖僧以一對柏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以十對遷余謂古人琢句亦或未嘗用意至此論詩者不幾於鑿乎

張靈字夢晉吳中名士也早歲功名未偶落魄不羈寄情詩酒間臨終之前三日作詩云一枚蟬蛻榻當中命也難辭付大空垂死尚思玄墓麓滿山寒雪一林松後一日又作詩云彷彿飛魂亂哭聲無情於此亦多情欲將衆淚澆心火何日張家再托生二詩可以想見其風致亦足悲夫

王水部伯安正德間言事謫閩中過溪覆舟幾厄時有漁人泛溪中拯之上岸方徘徊間適遇一道者自稱舊識邀至中和堂主人處盤桓數日主人乃仙翁也臨行作詩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識荊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海已知詩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清樽醉夕曛

張師錫老兒詩五十韻摹寫極工中有看嫌經字小不免是老僧脚軟怕鞦韆不免是老婦

題曰詩最難工妙如東坡爲俞康直郎中作所居四詠中有退圃詩一首云百丈休牽上瀨船一鉤歸釣縮頭鯿園中草木知無數獨有黃楊厄閏年其於退字略不發明而休牽上瀨歸釣縮鯿黃楊厄閏則曲盡退字之妙此詠題之三昧也

吳文定公原博詩格尚渾厚琢句沈著用事果切無漫然嘲風弄月之語其雪後入朝詩云天門晴雪映朝冠步澀頻扶白玉闌爲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處不勝寒

饑烏隔竹餐應盡馴象當庭蹈又殘莫向都人誇瑞兆近郊或恐有袁安其愛君憂國感時念物之情藹然可掬至如古人隨車縞素灞橋驢背自是閒話頭

詩家評盧仝詩造語命意險怪百出幾不能解余嘗讀其示男抱孫詩中有常語如任汝惱弟妹任汝惱姨舅姨舅非吾親弟妹多老醜殊類古樂府語至如直鉤吟云文王已沒不復生直鉤之道何時行亦自是平直殊不爲怪如喜逢鄭三云他日期君何處好寒流石上一株松亦自是恬澹殊不爲險

吳人黃省曾氏刻劉叉詩其跋語云假太原少傅秘閣本校正一十二字始得就梓其用心亦勤矣余家舊藏本古律類分三卷有自問一首云自問彭城子何人授汝顛酒腸寬似海詩膽大於天斷劍徒勞匣枯琴無復絃相逢不多合賴是向林泉今黃本所遺也

作詩凡一篇之中亦忌用自相矛盾語東坡有日日出東門尋步東城游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

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評之云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東坡聞之曰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子謂其文過似孫子荊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然終是詩病

李文正公懷麓續稿五月七日泰陵忌辰詩云秘殿深嚴聖語温十年前是一乾坤孤臣林壑餘生在帝里金湯舊業存舜殿南風難解慍漢陵西望欲消魂年年此日無窮恨風雨瀟瀟獨閉門讀之不能不使人掩卷流

涕

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出音聲之外乃得真味如曰孫康映雪寒窗下車尤收螢敗帙邊事非不嚴對非不工烏是何言哉

張繼楓橋夜泊詩世多傳誦近讀孫仲益過楓橋寺詩云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烏啼月落橋邊寺欹枕猶聞夜半鐘亦可謂鼓動前人之意云爾

東坡少年有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

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少作一等評書家謂筆隨年老豈詩亦然

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此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詩也其遠大之志自覺軒豁可仰

余嘗見石刻一詩云客懷耿耿自難寬老傍京塵更鮮歡遠夢已回窗下曉杏花回度五更寒雖小詩亦自飄逸可愛後題盧蹈東父字畫出入蘇米久未知其履歷近讀渭南集乃知其爲夾江人佳士也

詩詞雖同一機杼而詞家意象亦或與詩略有不同句欲敏字欲捷長篇須曲折三致意而氣自流貫乃得近讀宋人詠茶一詞云鳳舞團團餅恨分破教孤另愛渠體淨隻輪慢碾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二分酒病味濃香永醉鄉路成佳境恰如燈下故人萬里歸來對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其亦可謂妙於聲韻者也

江陰縣志文苑傳

朱承爵字子儋盛年鋭志進取累試不利遂棄去益多購書下帷發憤以古文辭名世與唐寅文徵明相倡和家蓄鼎彝名畫甚富著有鯤退稿等編

案承爵尚有灼薪劇談二卷列　四庫存目雜家類不知承爵何許人謂其書作於正德癸酉因臘月大雪與友朋擁爐夜話錄而成編因以灼薪爲名云武祥附識

暖姝由筆（燕說小萃之五）　粟香室叢書

明　江陰　徐　充　子擴

今人干謁者謂之打秋風靖江郭知縣某嘗題謁客所送扇轉贈之曰馬沙沙上縣新開城郭民稀半草萊寄語江南諸子弟秋風切莫過江來郭以語吾縣黃侯夢弼相與大笑

今人患瘧輒往寺觀中躲避多愈唐高力士方逃瘧功臣閣李輔國以謫制授之貶巫州其來已久

成化間羅狀元倫乞致仕上不允問居政與致政孰樂因獻詩曰醉裏功名夢裏拋青山自結白雲巢迎將化雨多栽藥準備秋風厚蓋茅白髮滿簪陶令菊綠陰高繫仲尼匏有人若問與亡事請把韋編玩一爻

張學士元禎宏治間在翰林傳一宮人詩曰金針刺破南窗紙偷引寒梅一線香螻蟻也知春富貴倒拖花片上宮牆

慈谿馮元孝爲知縣時民有訴牛鬬一牛觸死者馮批云兩家牛鬬一死一生死者同剝生者同耕

學士蘇平仲經筵日講書不行跪禮太祖欲罪之對曰臣執古聖人書對今聖人講故不跪

詩看用事字看用筆書看用墨三者不失能事盡矣

今人謂父子不同席至不同堂會飲古者席坐四人猶今之長凳父子但不並坐耳非今之燕席也誤會禮意

劉毅齋鴻臚乾在工部以主事監居庸關鈔馬草火焚火自中起前官於辛酉年大寒務早完事納者不計美

惡束草雜以泥雪堆疊欝蒸至春陽動故火發也猶腐草爲螢之義

鄧鴻臚某見君山墳冢纍纍謂朱戒軒曰城外都是土饅頭城中盡是饅頭餡

天順中進士有亶茂賜姓陝亶讀如陝也

山水中凡畫遠山峯青色露尖一切上濃下淡此何理也因極意觀審久驗其不然上下濃淡須一色乃得但不爲所掩隔腰脚者則變換耳前人未嘗言及此者

章草在世無人學故無人知其法解散隸體粗書之亦自一種與大小篆真草等並列世有急就章刻本真行一行要是解釋其字耳說者遂謂真字章草甯復有真篆字真隸字耶故宋仲溫亦以章草體作真書所以爲一大變也

竹鶴老人何太守享年九十有九徐中書南宮問曰老大人有何修養之道而致壽若此答曰無只是好吃的不要多吃不好吃的全不吃

海早晚兩潮惟廣東一潮（按此說未確）

諺云千粒米不成滴謂酒也千粒麥不得白謂麪也

山東棗園至白露日根下遍堆草焚之蓋以火氣辟露氣也不爾則多乾落

櫳頭小梳也斜撩尖梳也掁子眉掠也快兒一曰快子筯也划子小船也兜子輕竹轎也隔壁送楢也滿堂紅采綢方燈也兀子凳也鷂子紙鳶也一曰風箏搭護禿袖衫也

今人求貴官關節者謂之鑽人情班固答賓戲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又有干謁求人者曰打鑽蘇皆取攻堅務入之意

今人以裙忽脫者俗謂之腰歡喜與小蜘蛛垂絲墜人衣巾俱言有喜事唐權德輿玉臺體詩云昨夜裙帶解今朝蟢子飛鉛華不可弃莫是藁砧歸始知相傳已久

蘇州戴學官冠字章甫號濯纓以世之富貴多畜妾媵而有亂者嘗曰小人家是百無一有大人家是百有一

無

琴有敔聲初不知何字東坡言稽中散琴賦云問遼故音痺絃長故徵鳴所謂痺者猶今俗云敔聲也敔音鮮出羯鼓錄

舊言西王母居崑崙山蓬頭虎齒而戴勝後世凡壽慶皆圖王母蟠桃是爲美麗婦人何也

蘇子由策問言由常亂齊宰我助田氏以陷於大戮史記中是子我非宰我也子由亦誤用

今誤閒指人者爲事推無者得物不認者皆名爲賴老泉語法辨論中有曰賴者註謂不悔前過曰賴即此字

祝枝山學佛語作乂袋謎子曰無佛（物）不開口開口便成佛（物盧）盤多羅結（結）多羅破多剎（撒）多佛物多難陀（駝）

方言凡問物之在者則曰在那裏此官語也吾地曰來邊常州曰來頭丹陽曰來箇無錫曰來上蘇州曰來打（上聲）

蜀人呼長年者爲波猶言丈人也呂東萊有驚起何波理殘夢之句指同舍生何文舉也

一箇十字四箇口字是圖字一箇口字四箇十字是畢字

聚寶門舊有六樓來賓重譯輕烟淡粉梅妍柳翠下四名主女侍言

張志淳南園漫錄言正德初內臣最寵狎者入老兒當語猶等輩也然實不計老少惟寵狎是尊余近訪知老兒當皆選年少俊秀小內臣爲之豈閹籍稱之類歟

有白有唱者名雜劇用絃索者名套數扮演戲跳而不唱者名院本

織墩曹方湖爲江西南豐知縣時其地出小猿如小兒拳大人藏袖中爲戲士人名栗子猿第三乃郎子進說幼隨任曾養玩之杜詩所謂爲致小如拳豈此類耶

硯水處凍少着鹽可解鎮江楊邃菴鎮守陝西得此法鎮江秀才試時遇寒欲用燒酒邃菴教以此法

今人凡交遊往來及贄見不論貴賤但有餽送之禮貨物不等皆謂之人事白樂天奏于頔裴均欲入朝事宜狀云上須進奉下須人事其來已久昌黎集亦有奏韓宏人事物狀

國朝創制器物前代所無者　儒巾　襴衫　摺扇　圍屏　風領　酒盤（一名護衣盤）　四方頭巾　網巾　水火爐

宮人多用糞車每月初四十四廿四三日以空車推入一換從後宰門出是日遂許作市交易百物鋪地外人

亦不禁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廿四六月初四余嘗兩次進入收得陽文漢銅印曰高慈印信

山西汾州等處字音一東韻與十二文十三元通一宋韻與十三問通如風爲分音公弓爲褌音賈爲熏音俸爲奮音孟夢爲學音之類

大寒前後十日爲陽宅亂歲寒食前後十日爲陰宅亂歲今人不知但指臘底二十四夜爲亂歲

兩山墨談引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闖門而與之言注以爲闖爲闔謂闔門也今按闖者馬不出門之貌此見國語乃是闖門說文曰闢門也从門爲聲正引國語此句作闖誤也

今人娶婦之明日婿率妻具禮同至妻家拜禮名拜門亦曰叩門又名轉馬若在鄉地遠者或婿獨行有之或擇別日有之春秋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曰此以高固偕來反馬非禮盖轉馬即反馬也

今人訪友偶無名帖及乏紙筆緩取土墼或石灰書其家壁板某人來拜此率易拙俗事耳吾子行閒居錄云蔣洎字景裴居葛嶺寶勝寺東廡名公士夫多器之每一入城終日既歸白土書門者又滿矣前此亦有之

家常飯今人常言之侯鯖錄云范堯夫丞相嘗教子弟云文正公有言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

僧衣肩下有大環雖聞其名而不知其字鄭元祐遂昌雜錄云哲那環常聞哲呼爲執音耳

松漠記聞云殺鷄炙股烹脯音蒲脾肉也今亦云然盖胷下之白肉也

今女工做鞋子者用紙背硬襯裹剪樣十肐膊武林舊事小經紀有賣肐膊紙者此二字

江陰縣志文苑傳

徐充字子擴年十三補諸生十六試京兆以邑令王鉼有秕政上書當道令罷充亦鐫名杜門謝客以經學教其弟亮成進士充爲文有晉唐風繪事亦殊絕性介特家貧歲饑有遺之者郤不納所著有鐵研齋稿及雜著十餘種

延州筆記（藏說小萃之六）　眾香室叢書

明　江陰　唐　覲　子朝

唐音李義山咸陽詩曰自是當時天帝醉不關秦地有山河張文亮註云秦都咸陽而于天帝醉則置不解夫秦都咸陽誰不知之所當解者正在天帝醉之句耳按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曰昔者天帝說秦穆公而覲之享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又廣文選庾信哀江南賦曰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秦穆公夢至帝所事見史記扁鵲傳故二賦皆引之義山詩所謂天帝醉者蓋本之二賦及史記也

綱目唐李德裕獻丹扆六箴其納誨箴曰以規爲瑱是謂塞聰集覽云謂以箴規之辭充耳也因引詩淇澳篇充耳謂之瑱以釋之按國語白公子張驟諫楚靈王王曰不穀雖不能用吾憖置之于耳子張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以規爲瑱正用國語之句集覽旣昧乎是而陳濟正誤亦復未曉予故補之

柳子厚文集南霽雲碑曰汧城鑿穴之奇註云未詳而復引田單火牛事則誤矣田單火牛本在齊即墨地至于汧城則在關中所謂養馬于汧渭之間者也按文選潘安仁馬汧督誄亦有鑿穴之說且云乃舊其奇保此汧城馬汧督者汧城之督馬敦也當齊萬年之亂獨能固守其城忠節昭著與霽雲守睢陽事正相類故柳公碑文援之

唐詩品彙載釋寶月劉令嫻詩皆以爲唐人按釋寶月齊武帝時人劉令嫻者徐悱之妻梁武帝時人陳徐陵玉臺新詠已有二人詩品彙特重出耳又梁鍾嶸詩品曰釋寶月行路難本出東陽柴廓隋書經籍志亦有梁婦人劉令嫻集尤可證其非唐人也

前漢書枚皋傳曰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又西京雜記曰相如作上林賦搆思百日而成梁劉勰文心

雕龍亦曰淮南終朝而獻騷相如含筆而毫腐皆言相如作文之緩也而宋人林艾軒乃云相如作賦只是說出便罷至楊雄班固始紙上作文是何意斷之甚明

唐文粹李德裕張辟疆論曰高帝云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呂宗矣是後蘇老泉作高祖論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謝疊山云此可見老泉讀書有眼力作文有筆力今德裕之論與老泉何異由此言之德裕亦可謂有眼力有筆力者豈獨老泉乎

唐音李頎贈從弟墨卿歌曰第五之名齊驃騎註云第五之名未詳而又引霍去病爲驃騎將軍謬甚按晉書何準傳曰準弱冠知名兄充爲驃騎將軍勸令其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弟兄中第五故有此言驃騎既指其兄何充則于霍去病何與益不知頎歌之用晉書全句耳

李太白寄遠詩其七曰滅燭解羅衣士贇註引謝瞻詩開軒滅華燭古詩被服羅衣裳曹植詩羅衣何飄颻以解之皆非也按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李句益本此乎

唐音盧照鄰送鄭司倉入蜀詩曰潘年三十外蜀道五千中註云潘年未詳按文選潘岳作秋興賦曰岳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又駱賓王集上裴侍郎詩曰三十二餘罷鬢似潘安仁亦用此也

唐詩品彙劉言史樂府雜詞曰君王試舞鄭櫻桃按晉書載記石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此詩益詠鄴中事也

徐陵玉臺新詠序曰閱勝西蜀豪家託情窮于魯殿東儲甲觀流詠止于洞簫按三國志劉琰豪侈侍婢悉教誦魯靈光殿賦前漢書王襃傳太子不安命王襃等娛侍太子太子愛襃洞簫賦命宮中皆誦之

綱目桓溫登平乘樓嘆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集覽云陸高平地沉溺也神

州陸沉謂中原淪溺也猶王道陵遲之義不知二字本出莊子按莊子則陽篇孔子之楚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沉者也

晉潘岳作萬年公主誄萬年縣名公主封於萬年既殁而命岳作誄焉陳徐陵玉臺新詠序曰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葢誄字之誤也而藝文類聚載此序文亦作累字則自歐陽率更時傳訛已久非一日矣

氏族之學不講久矣今世凡舉某姓輙自稱某郡誠大

惑也何者謂此郡爲此姓之望則可謂此姓皆此郡之出則不可姑自王氏而辨之王氏本出王子晉時周已東遷當繫洛京厥後分派乃以太原爲望然有太原之王有瑯琊之王太原之王如漢之霸魏之昶晉之坦之元魏之慧龍北齊之遵業隋之劭唐之翃之類是也瑯琊之王如漢之吉魏之覽晉之導宋之僧綽齊之儉梁之騫後周之褒隋之胄唐之方慶之類是也當漢魏之世又有沛之王如陵者涿郡之王如商者上谷之王如次仲者山陽之王如粲者東海之王如朗者東萊之王如基者殆不可勝數年祀遼邈吾誰適從安得悉舍之而專就一太原耶其餘千姓百家亦莫不然何君子之忍于誣其祖也習俗相沿迷而不悟後之達人果能超然遠覽但著其姓而不復鑿之爲某郡則善矣況又有假僞以亂真集苑而背枯若崇韜之於子儀者可不爲之重省乎

唐音駱賓王晚泊蒲類詩註云蒲類未詳按前漢書匈

奴傳蒲類澤名漢宣帝命五將伐匈奴趙充國爲蒲類將軍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是也賓王時隨大總兵裴行儉征西故泊蒲類耳

明許學夷澄江詩選後集小傳

唐覲字子朝號延州嘉靖壬子舉人性至魯讀書非百遍不成誦刻厲攻苦遂成博學過目不忘著有延州筆記唐宋詩文闡微訂訛

四庫子部雜家類存目

戒庵漫筆八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李詡撰詡字厚德江陰人少爲諸生坎坷不第年八十餘而卒所作世德堂吟稾名山大川記諸書皆已亡佚惟是編爲其孫如一刊行皆所記聞見雜說詡自號戒菴老人因以爲名書中稱世宗爲今上而又載有萬歷初事蓋隨時綴錄積久成編非一時所撰集故前後不免於駁文也其間多誌朝野典故及詩文瑣語而敘次煩猥短於持擇於凡諧謔鄙俗之事兼收竝載乃流於小說家言惟記蘇軾黃庭堅真蹟詩句可補本集之亡佚記劉基畫蜀川圖可證圖繪寶鑑之闕漏又如論孟子古本同異則較王士禎池北偶談所摘爲詳又據三水小牘以證洪邁夷堅志之蹈襲辨兩山墨談所稱蘇軾有妹嫁秦觀之誕妄諸條爲沙中金屑耳

戒庵漫筆（藏說小萃之七）

明 江陰 李詡 原德

正德時逆瑾傳敕譴責忠良目爲奸黨勅中五十餘人而吾江陰獨居其三主事爲小江黃公昭御史爲學靜貢公安甫借山史公良佐貢史以奏章忤黃以輓死諫蔣御史詩忤亦一時之盛云

王伯厚云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今人大廳五間之前重置屋者俗名五廳三泊暑謂可障蔽炎熱也夷堅志作撲水撲風板又作屋翼剝風板老學菴筆記云蔡京賜第宏敞老疾畏寒惟撲水少低乃作臥室或又作僕處謂廳上待客童僕供待宜列于此耳

醉翁談錄引子言小說者或名演史或謂合生或稱舌

耕或作挑悶

杭州湖船最精妙者曰水月樓惟以供要路之過杭者

天祿閣外史乃近年崑山王逢年所詭託者逢年特一有筆性浪子耳邇有餘姚人胡御史某沾沾以文學自喜雜此文于左國司馬諸篇中刊行頒于蘇常四郡學宮令諸生誦習之殆亦一奇事也

王浚川延相云周濂溪之子曰環溪元翁者與蘇黃諸公學佛譚禪盡壞其家學歐文忠之子棐與僧講法失

其父風蘇東坡之子過父事梁師成變乃翁之節韓稜不諂權貴其孫演則黨附梁冀人之不肖亦不係於世類如此

父在觀父之志父沒觀父之行先意承志繼志述事之教非孔子觀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是啓人以陰蓄叛父之志也此是朱近齋之說極爲有理考亭聞之當亦心肯

江西省崇義縣正德間新立民皆畬種洞蠻也畬字在

軫韻中音部本切後山叢談云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猺人舟居謂之蜑人島上謂之黎人猺音姚蜑音延韻書作蜑寫者音但下汴南夷海種則蜑字宜以垂从下爲正畬種亦曰畬人叢談所載三人今稱無異益有四等異人稱矣

煮飯何如煮粥强好同兒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二升用兩日堪爲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問羹湯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長右煮粥詩

楊工孫西京雜記云楊貴字王孫文翁張崇文歷代小誌云文翁姓名黨字仲翁壺關三老茍悅漢紀云令狐茂此三人名足以補班史之闕

清虧桂闕一分影寒落江門幾尺潮李空同咏十六夜月警句當時京師士夫稱賞

道家所唱有道情僧家所唱有抛頌詞說如西遊記藍關記實匹休耳

北地冰凍雖極連底者遇大霧頃刻可解

少游月夜詩末句云歸來枕簟清無夢臥看明星到未央蓋用詩小雅夜未央句若言未央而無夜字則不可此詩之病也

糞田宜火日若金水日則不肥圂圊溲亦不肥氣之通塞欝暢不容假也

東入吳門十萬家家家爆穀卜年華就鍋拋下黃金粟轉手翻成白玉花紅粉美人占喜事白頭老叟問生涯曉來粧飾諸兒女數片梅花插鬢斜此爆孛婁詩也錄之以觀風

柹類大小形狀極多有火盃柹大而匾方柹四稜六稜乾瓤無核甚佳火珠多核不美綠柹品下柑與橘類而皮殼累異溫衢最多佳品橙香美在皮而瓤則酸古云在南稱柑在北曰橘非也

字謎目字加兩點不作貝字看（上有加字下增二點是賀字）貝字欠兩點不作目字看（上有欠字下增二點是資字出荊公）木了又一口不作杏字猜若作困字猜便是呆秀才（木旁著了字又字一字口字是極字）

稻花白而瓣少者米賤多而色黃則貴俗云銀花賤金花貴也

寢輿魏邵陵公曹芳廢遷金墉太宰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佯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所寢之車

唐詩鼓吹有胡宿詩考胡宿乃宋仁宗慶定間知湖州是誤收爲唐人也

倭國婦人不裹足髮長散披在後至梢皆剪截極齊服飾有扇子錦

維組謂數相從曰支夷堅志甲乙等以支名者取此也

葉水心集墓誌王柟木叔永嘉人知績溪修廢塘知江陰開渠五百里黃東發曰江陰渠無百里是矣然想木叔在當時必有功于吾邑之水利者邑志于嘉泰元年下僅存其名而不著其功故揭出之

須臾即斯須鄒魯方言楚辭招魂尾句皆曰些（蘇箇反）楚人方言即梵語薩嚩訶也三字合言之即些字

葉文莊公盛云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坤平聲十干十二支皆仄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凡涉人爲皆是作僞故僞字从人从爲凡人之一身只是火侯失調便生病故病字从丙言火也

徐廸功昌穀禎卿嘆嘆集皆消遣悲傷之作與廸功集迥然不倫葢廸功集工于模擬漢魏而嘆嘆集則任真而出者也

前輩云地氣高寒便不生物和煖便生物秋氣嚴凝便有一般清高氣象固亦自好終是肅殺人常存得温和惻怛之意便自然可愛

教字即是學字古文貴同用教學效學俱只是一箇文字

盧多遜門下士种英蘇冠多遜甚器愛之多遜既得罪獨此二人徒步送抵海而還英改名放字明逸蘇改名易簡

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東坡曰天下之事成于大度之士而敗于寒陋之小人

海棠欲花盛而鮮須冬至日用糟水澆根下世謂海棠無香惟西蜀潼川府昌州海棠獨香成都人謂海棠爲花尊貴之也

江陰縣志文苑傳

李詡字原德諸生性耽文史更潛心性命之學與唐順之輩互爲砥礪晚謝應舉發藏書手披口誦目數行下無停晷評隲古今高言斐亹嘗執經陳某之門及陳開府江南手書問所欲言謝曰昔爲弟子今爲編氓時事豈所宜言竟不一通詡著有世德堂吟稿名山大川記心學摘要戒菴漫筆諸書曾孫應昇以忠節著

長盦漫
筆八卷

光緒丙申去誰盧
氏用明藏說小篆
本重彫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八

戒庵漫筆八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李詡撰詡字厚德江陰人少爲諸生坎坷不第年八十餘而卒所作世德堂吟稿名山大川記諸書皆已亡佚惟是編爲其孫如一刊行皆所記聞見雜說詡自號戒庵老人因以爲名書中稱世宗爲今上而又載有萬曆初事蓋隨時綴錄積久成編非一時所撰集故前後不免於駁文也其閒多誌朝野典故及詩文瑣語而敘次煩猥短於持擇於凡諸詼鄙俗之事兼收並蓄乃流於小說家言惟記蘇軾黃庭堅眞蹟詩句可補本集之亡佚記劉基畫蜀川圖可證圖畫寶鑑之闕漏又如論孟子古本同異則較王士禎池北偶談所摘爲詳又據三水小牘以證洪邁夷堅志之蹈襲辨兩山墨談所稱蘇軾有妹嫁秦觀誕妄諸條爲沙中金屑耳

先大父戒菴翁歷世八十有八年少游郡校七試場屋纔就南雍一謁選曹旋棄不赴日以典籍自娛卽舊師友有當途者絕不與通問承下訊勤渠亦往往避御遇賢有司勸駕第九頓致謝而已惟塵外隱淪清言斐亹辨古今譚稼圃其人也者對之則听然而笑不厭也丞歲課業必紀己稍稍旁及奇聞異見晚乃紀歲月陰晴里閈人事每於披閱所得目前所傳感愴所至無論篇章繁簡意合興到隨筆簡端自署曰戒菴老人漫筆積成數冊投諸篋中癸巳歲夏五不幸背棄越明年踰小祥父理故篋得世德堂吟稿四冊名山大川記八冊心學摘要一冊獨所謂漫筆者擲久蠹食頗致損缺父呼一曰此汝大父手澤小子其補綴而什襲之逮十有七日陰雨中抽冊繙閱髣髴音容不覺泫然見其中條列上搜國家之逸載下收鄉邑之闕聞參訂往籍糾核時事凡可裨於日用兼有資於解頤者多彙萃焉先大父原無意著述故僅僅雜出互見于日課陰晴人事之閒追襲家塾緒論耳之所習尙倍於此蓋特千百之什一耳況又裒於蠹餘者乎然嘗臠知鼎不嫌其寡衆口相似當有嗜者一因檢括要領略爲品目標於卷首是又三月初十鐙下昉也嗟嗟惟躬涉久故四朝之睹記若一瞬惟腹儲廣故百家之指示如一轍始於曼衍終極要玄悶爲家珍幽恨誰賞爰命小史分手謄出將公藝林緣不獲同志揚搉因循三載輒發輒止今年秋幸起濂周先生謙光慨然任校勘之勞計帙折衷釐爲八卷遂告成編前後一遵原筆不敢稍有更置竄入玆直識其顚末云爾時在萬曆丁酉歲仲秋乙酉日家孫如一百拜謹識

戒菴老人漫筆卷一

江陰李詡原德

御札

江陰侯停封追券在靖難時其裔孫所藏惟太祖高皇帝未定鼎以前御賜四札在焉此史冊所不載者謹錄之以爲世寶（札中國興是良初名）

密旨教江陰衛指揮吳國興知會即日我用馬軍往淮上取濠州安豐你那里則是守城不須與人野戰你那城中馬軍可撥一百精銳的教忽雷王元帥領來厮殺你料著不妨便撥將來也

龍鳳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親筆　吳王令旨教連陽衛吳指揮如今賊寇近我境界下營不問多少則是掣軍的法而（缺）你則是牢固守城不妨可戰即戰不可戰等大軍來與他厮殺也　十二日也　吳王令旨教連陽衛指揮吳國興既是賊兵來近境界邊廂須要嚴兵固守城池我城中糧食草料廣有不必便與他戰不必便望應兵你且守兩箇月日我方來救賊人此行不過則是要解泰州之圍這等計量如何解得我既是要征他城子了如何無隄

備教他解了圍他若要來時江南船都休出來惹放來上面深入我境我自有分曉泰州早晚下你守兩箇月時泰州先下不要輕意與他戰你不見浙東胡恭政兒子率兵守城如此謹慎長興小耿指揮也那般謹慎你兄弟二人及大小頭目如何不强似他每則是牢守親筆也　閏十月十六日徐相國差屠子戶報到捷音當日辰牌時分克復泰州城池了當全城軍民盡皆俘獲也　親筆也（中有省筆一照原畫）

祭廟饅頭

祭功臣廟用饅頭一藏（五千四十八枚也）江寧上元二縣供麪二十担祭畢送工部匠人作飯

駕幸君山

聞父老相傳太祖皇帝曾幸江陰有駐蹕意登君山望氣謂主山卑客山高遂已之詡少年猶見山有紅牆遺跡在也是時江陰侯家以鰣魚爲上供蓋江陰之貢鰣始于此主山謂君山客山謂由里山臨幸爲征石牌朱錠（錠張士誠之左丞也）

梁棟注油

工部修太廟梁棟皆豎立於廠每根頭鑿一竅以滾桐油注之逐水且牢

鳳陽父老

太祖時鳳陽父老親自上壽以比豐沛至太宗遷北京大朝年亦舉行後漸廢弛府縣督遣近年有至中途逃歸者命嚴其禁至鎖項批解上京殊失祖宗之意陳學士石亭說

正德儀衛

武宗在南京儀衛有銅鑄人手掌連臂者或人拳者皆柄長二尺馬上荷之後大白旗有威武二字

輦轂巡更

北京皇城四面巡更諸鋪周流傳警每夜內發大鈴從東華門出至後宰門收一一交遞盡七十二枚天明矣

宮女護領

宮女衣皆以紙爲護領一日一換欲其潔也江西玉山縣貢

揀花舍人

南京舊制木犀開時造餅有揀花舍人五百名

古陰陽地字

乾鑿度云元皇分雖測問陰陽（注云古陰陽字）坤鑿度云孕靈坤墬（注云古地字）

梁四公

梁四公記云梁天監中有蜀闖（上音欄下寮去）䣛杰（上鶚）𤀠𪃍（上賢下滿）仉䝟（上掌下覩）四公謁武帝

駕幸顧龍山

金墩城外顧龍山太祖高皇帝時有千高五郎作亂親征曾駐蹕於此今有御製詞刻石碑

畢中

罩甲之制比甲稍長比披襖減短正德間創自武宗近士夫有服者

瓊花鎮

浮休薛章憲先生曾至南京淳化鎮主人謂曰我每家被江陰人害問其故曰太祖時取張編脩到此墜金死以地方不卽救護四十家俱發充軍淳化鎮今多訛爲瓊花鎮云編修乃張薬仲宣也

江陰異魚

弘治三年九月邑之江濱有大魚橫死長十餘丈首沈不可見腹仰而無鱗眾臠割之純膏腥惡不可食烹其油點燈未幾復爲潮漂去

鎮寺經像

南京雞鳴寺太祖時有金字華嚴經一部沈香觀音一尊長二三寸以金棺銀槨盛之俱遺鎮寺者主僧住持交代則送禮部易封用印不可輒開武宗至南京取去知太祖所置復歸于寺

念佛刻石

雞鳴寺外石壁一帶嵌石十塊俱刻南無阿彌阿佛云馬皇后幸寺念佛一聲則刻一石

驗月體

先儒言月體本圓受之日光今可驗者予得三事人夜坐月色中身亦黑一也月缺時有暈皆圓二也安南及西域尋斯干城月初已見其半三也

陰陽互藏

緜紙有軟弱而聲甚啞者問其人曰此夏天所造名爲陰紙若冬天造者則有聲因可見陰陽互藏之義先儒言水生燥火生溼曾試觀黏膩之物以水或湯滌之則索然乾爽生燥之謂也乾物火邊焙久則轉潮潤生溼之謂也亦可見陰陽互藏之義

五行生剋

五行相生一順而生隨時不間五行相剋皆間一物此亦自然不

待安排今人論竹云公孫不相見子母不相離亦有此理

禮緯含文嘉

禮緯含文嘉三卷共六十篇天鏡經上篇卷之一自一至十五地鏡經中篇卷之二自十六至三十四人鏡經下篇卷之三自三十五至六十序云紹興辛巳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東南第三正將觀察使張師禹受多言天文災異占驗之說與各史五行志相類

宣德御畫

宣宗皇帝畫五花馬白燕二幅俱親題賜太監袁琦者燕上柳葉飄灑用粉分筋柳幹顫掣學南唐李後主金錯刀法此徐尚書晞家物舊大街戴氏收又歸織墩曹氏

天台奇跡

天台山奇迹甚多寺池中有無腸魚無靨螺螄相傳昔有僧治此二物欲食人見者譏其釋家傷生僧輒放之池中而活至今相生如此

乖崖論陰陽

太極注中張忠定公語公謂李畋曰子知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著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則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

唭㘈

太玄經唭㘈俱去聲無攷見也

木皮代瓦

以木皮代瓦今陝西秦州等處房屋猶然

元宵紙船

宸濠曾因元宵用紙造旱蓮船一隻頭作二獅子口俱銜錢傍列五道士冠皆斜側一竿半青至尾則否徧遊各街問人有曉其意者召來忽遇一秀才見云此甚有意召去問之對曰好一白蓮船兩司俱要錢五道官不正一竿清不全大喜留宴賞元寶一箇盞

江西有五道太守姓甘初政頗清故云

蚌眼謠

童謠云若要江西反除非蚌生眼後城中小兒俱以蜊殼磨穿貫手指中爲戲雖官府嚴刑禁之不止果有宸濠之亂

舉逆禍兆

宸濠舉逆日霹靂大震蒼蠅無數集頭上舟行至江中見風不利欲轉問至何地對曰黃石磯音協王失機怒斬舟人

兩科併取

正德十四年己卯科江西以寍藩之亂缺鄉試嘉靖元年壬午科并取一百九十人

陸墓促織盆

宣德時蘇州造促織盆出陸墓（俗呼母音）鄒莫二家曾見雕鏤人物妝采極工巧又有大秀小秀所造者尤妙鄒家二女名也久藏蘇州庫中正德時發出變易家君親見

江陰三勝事

江陰雖不稱劇邑然有三事奠然絕倫者余爲拈出地非帝鄉而有太祖皇帝故人焦千戶高尚如嚴光事見寓圃雜記景泰七年丙子秋榜吳啟文舉以春秋學生發解應天徐泰士亨以書經監生發解順天兩榜首皆邑人同學今學前有坊額徐公晞以吏員登八座初授繕工經歷司都事歷工部郎中進兵部右侍郎遷南京戶部左侍郎正統初以征雲南功升兵部尚書曾爲殿試讀卷官刻錄惟書江陰人而已事在國史此三事四方鮮有其一惟合得之益奇

世英異寵

徐世英尚書晞之孫其娶妻乃英宗母孝恭皇后之姊所出少時宮禁相習正統某年追憶勅問知配與徐晞孫傳奉馳驛來京朝見用平頭巾即今里老戴以接官者諭吏部曰朕豈有白衣親與他九卿堂上官做科道交章論列聖旨批今後再有來說者打掉牙齒僅授中書舍人天順初遂升通政使司通政前後閱四十年至弘治初始致仕益異寵云

妓巧慧

三楊學士當國時有一妓名齊雅秀性最巧慧一日被喚衆謂之曰汝能使三閣老笑乎對曰我一入就令笑也進見問何以來遲對曰在家看些書問何書對曰列女傳三閣老聞之果大笑乃戲曰我道是齊雅秀乃是臍下臭蓋因其姓名之聲而譏之應聲曰我道是各位老爹是武職原來是文官以文爲聞也三公曰母狗無禮又答曰我是母狗各位老爹是公侯侯者猴也

論字體

沈括論書曰寘在左則取上齊寘在右則取下齊如從口從金此多寡不同也唫則取上齊鉀則取下齊如從卡從又及從口從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則叔當取下齊喟當取上齊

神光經

神光經術家妄作之書也無稽之甚

路史

路史宋乾道中廬陵羅泌長原撰多載仙經讖緯茫昧之說

字音

賈胡藏珠都少卿玄敬讀作假而不爲古音泛駕之馬陳學士魯南讀作汎而不爲播音學其難矣哉

流賊題驛

流賊趙風子就擒經河南題驛云魏國英雄今已休一場心事付東流秦廷無劍誅高鹿漢室何人問丙牛野鳥空號千古恨長江難洗百年羞西風吹散窮途客一夜遊魂反故邱

歌童書算奇遇

鎮江楊閣老邃菴家小僕楊芝江陰徐葵亭某所送歌童也武宗臨幸見之問其名改賜爲羊脂玉攜至京後發回又有鎮江于鵬書算初字克舉美容儀是時楊令鵬接待武宗見而問其名對曰于鵬賜字曰萬里其圖書文曰天賜萬里二人之遭際何其幸與

銀杏火發

常州府學銀杏西南一株嘉靖元年正月二十一日火發竅中燄燄水不能沃至二十六日而止樹亦無害說者言本府解元之應是科華鑰也

聽松寺

無錫聽松寺爲二泉公所得有人揭其門云此日暫爲新相地百年還是舊僧居

遊春黃胖詩

白獺髓記開禧權臣因賜南園新成會諸朝士席間分題有賦遊春黃胖詩云兩脚捎空欲弄春一人頭上又安身不知終入兒童手筋骨翻爲陌上塵以爲一朝士姓俞所作又怡顏錄載韓侂胄以冬日遊西湖宴賓南園席間有獻迎春黃胖者命其族子院判賦詩云脚蹋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二詩一也而不同如此丁晉公同夏英公看弄水椀丁屬夏賦詩曰舞拂跳珠復弄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卻被傍人冷眼看三公之末路蓋兆于詩矣

靖江漂沒

嘉靖元年七月二十五日風潮大作是夜靖江漂沒萬人崇明并沿江亦然

國初諱用元字

余家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想國初惡勝國之號而避之故民間相習如此史書無所考見姑記之以詢之熟典故者焉

八歲知詁

元岳柱字止所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柱指陶母腕上金釧詁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爲也何大驚異觀此可以知畫理矣

論存經議經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新安王晦叔云（曜孖日縣問凿于戱國之秘）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之力也浚儀王伯厚云　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況傳注乎

大雄黃

安遠侯柳文家有雄黃一塊重五十斤每年五月用金盆架置堂上過夏乃收沈戒菴說常見云

辨珠法

試大珠以漆圓盤擲下連跳起不定者佳一下直轉者僞

腊字

市肆有鷄腊嘗笑白煮爲之初不曉腊字之義易噬嗑六三噬腊肉謂獸全體骨而爲之者周禮腊人注小物全乾爲腊

文士潤筆

嘉定沈練塘齡閒論文士無不重財者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託以親昵無潤筆思玄謂曰平生未嘗白作文字最敗興你可暫將銀一錠四五兩置吾前發興後待作完仍還汝可也唐子畏曾在孫思和家有一巨本錄記所作簿面題二字曰利市都南濠至不苟取嘗有疾以帕裹頭強起人請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此則無人來求文字矣馬懷德言曾爲人求文字於祝枝山問曰是見精神否（俗以取人錢爲精神）曰然又曰吾不與他計較清物也好問何清物則曰青羊絨罷

燒成骰子

南京顧英玉琛知許州時掘地中得燒成骰子一窖約兩三石每以六枚作小匣置之歸遺親友蘇州沈辯之與文曾得之

古冢厚蛤殼

青州城北四十餘里豐山下麥地古冢得厚蛤殼（俗謂之龍盃誤 青齊人謂之官）溜四五千枚以錦綺重重間鋪錦皆毀化殼背隨尖闊就臍作鬥二目雙角短長異狀皆爲鳥形以漆畫之每殼中各色畫樹木人物竹籃紛錯如婦人采桑之狀有在樹上者有倚樹下者坐臥行立種種皆備亦有僧擲籃滿地亦有人頂籃樹底餘率倮行男女交感橫斜俯仰上下異態不可具言男閒有作回回貌并椎髻者婦人或散髮在後長乳尖足毛竅陰陽之物顯然抱持來挽一殼多者至十數對正類今之春畫然不知作何用耳沈辯之得百枚回又云冢中他物甚多木梳尚存圓背亦異今製銅器皆爾金銀者疑爲三代物然僧不始於三代或是北朝時壓鎭物爲近

倒挂鳥

倒挂鳥大如雀綠色宿則倒挂常置籠中以好香薰之則展毛羽受香畢而飮客至置几案間仍以香引之如前展羽一室芬馥

接腳

武宗夏后居五花宮今上陳皇后立夏后乃退居小二宮而讓之時御史龔鍾監脩江陰辨事吏王寶常隨出入見宮殿皆不甚高大中置龍龕朝廷所坐有金交椅又方木墩甚眾問內官所用乃宮人祗候傳班短者以此木立之令齊名接腳

殺邊樂

武宗皇帝深解音律親製殺邊樂南京教坊皆傳習余嘗聞之有笙有笛有鼓歇落吹打聲極洪爽頗類吉利樂

文進不遇

宣德間崑山畫士謝庭循雖以畫蒙寵終日侍御圍棊時錢塘戴文進畫法極高與等輩十八人行取至京皆不及戴者考試令戴畫龍戴本以山水擅名非其本色隨常畫龍皆四爪呈御上大怒曰我這裏用不得五爪龍著錦衣衛重治打御棍十八發回餘十七人皆得用命也蓋爲謝所軋云蘇州周東村說宣宗又嘗問謝曰還有一戴文進閒畫得好對曰是秀才畫欠精緻是隸家畫也卒不得進上海陸子淵司業亦云戴曾畫山水進呈宣宗稱善令謝觀之謝指摘其失曰好固好但舟中豈有穿紅袍釣魚之理遂棄去弗用

畫士二呂

孝宗朝畫士呂紀以翎毛呂文英以人物皆被恩寵紀寧波人文英處州人人呼爲小呂

石鴿石斑魚

浦城有石鴿大如青蛙待客最貴之物龍游謂之石鴨西安有石斑魚生石池冷水味佳甚

江陰人題昭君圖

驪山舉火因褒姒蜀道蒙塵爲太眞能使明妃嫁胡虜畫工應是漢忠臣此邑人題昭君圖名時忘其姓

北門周烈女

邑北門順化三坊周仲義妻崔氏生女十歲時正德六年許贅鎭巷曹鏞男盎盎後屢以不才絕婚父母改議他姓女誓不願而止嘉靖元年五月間曹聞女尚居室忽送禮復尋前盟周輒拒逐擔盒之夫且訟于官女聞懼貽辱自是茹素禮神母前託疾婉詞令鬻棺密治衾服凡置纍之所及身後事一一整備六月初三日夜沐浴更衣書詩二首至別室易新鞋縊死年二十一歲也其詩曰奴命皆因運不通雙親一念幾時空夜閒得夢能分曉此事須知不苟同又曰貧家數次欲求姻罰誓堅心拜世尊正直無私未明事只從一死不須論鄰人周天祥女之從祖言其尊祖周效忠本江西南昌縣人任福建道廉使降江陰稅課大使洪武二十四年遂占籍云

李楊二相

聞有爲詩嘲李楊二相者云堪歎涯翁與邃翁兩人皆起自神童文章政事不多異詭譎奸邪大略同考試賣題涯忍怨選官受賄邃難容皇天莫道無陰報箇箇教他絕後宗巷議之口亦可畏哉

考功較聯

蘇州夏考功愈清介而貧松江錢學士溥在京時除夜同沈粲在夏宅當作一春聯求沈寫之曰座上無氈且喜身安心自樂方搆思下句夏遽云吾已得之矣對曰門前有粟誰憐眼飽肚中飢蓋其家對倉而居故也錢至新正三日送米六十石

姦盜皆以詩免

蘇州月舟和尚犯姦長洲知縣聞其能詩以鶴爲題詩曰素身潔白頂圓朱曾伴仙人入太虛昨夜藕花池畔過鷺鷥冤卻我偷魚釋之又一婦以夫盜牛事犯上縣尹詩云洗面盆爲鏡梳頭水當油妾身非織女夫倒會牽牛免其罪

端陽競渡圖

元黃振鵬（一作雲鵬）賜號孤雲處士繪端陽競渡圖像如白描甚精妙大德九年作在蘇州張家（徐子擴曰孤雲與龍宜生同時端陽競渡即清明上河圖也）

不落莢不落莢

朝廷每年四月初八日賜文武百官午門外喫不落莢曾御史方湖弘云不落莢是麪食也（四月八日爲佛誕辰中朝崇尚佛教故有此賜然周正建子釋迦生之四月即今二月也）銀江醫官張天民在湖廣榮王府端午賜食不落莢云即今之粽子

鹿鶴雌雄

鹿初生身邊有缺者是雄鶴初生雄者眼傍別有紅點

南都打春

金陵春前一月沿街鳴鑼跳唱乞米名打春相傳太祖見田野中有此命翰林撰詞使城中亦爲之至今及其時江寧上元兩縣給批舉行不廢謂之村田樂然所唱非舊詞也

男子生產

蘇州府吳縣九都一圖人孔方年五十四歲嘉靖二年十月內曉行曠野兩次聞呼其姓名視不見人後每夜睡夢中覺有一小兒在傍如此數次至十一月間腹內覺有肉塊日漸長大嘉靖四年

正月內肚腹時加攪痛至二十四日穀道出血不止二十六日巳時產下一包當即暈倒妻沈氏驚異隨將磁瓦劃開看有一男子小軀在內身長一尺髮長二寸耳目口鼻俱全鄰婦徐氏看稱怪異即棄擲太湖中浮淌而去里老朱盛等申呈巡按御史朱寶昌牌仰縣丞戴珍拘送體勘孔方因病于五月二十日該縣繳申送到府覆審俱同實爲災異具本奏聞仍引宋宣和六年都城賣青果男子事以祈修省

江陰鄉賢名宦

延陵季子（札）　宋兵部侍郎葛公（宮公雅）　宋太常博士葛公（密子發）　宋太師清孝葛公（書思進叔）　宋兵部侍郎耿公（秉直之）　宋樞密文定邱公（崇宗卿）　宋寶謨待制胡公（球叔章）　宋右丞相文定葛公（邲楚輔）　宋司農卿吳公（當可時文）　宋校書趙公（發逢夫）　宋知寶慶府胡公（逵伯達）　南宋處士吳公（欣之）　元平江路府判宋公（仁楠）　元睦州同知李公（士能）　元廉訪莊簡陸公（垕仁重）　元庸齋先生梁公（益謙之）　元君山先生杜公（友開伯陽）　元時齋先生俞公（奕曾仲山）　元空谷先生俞公（遠之近）　元梧溪先生王公（逢元吉）　元皙石先生繆公（鑑君實）　元州判張公（端希尹）　編修張公（宣藻仲）　司業孫公（作大雅）　肇昌知府孫公（貴叔誠）　大理寺正嚴公（本志道）（右鄉賢二十六）　宋知軍崔公（立本之）　宋知軍王公（象）　宋知軍徐公（藏子禮）　宋知軍樓公（鑰臣山）　宋知軍戴公（樸肯堅）　宋知軍趙公（彥适）　宋知軍顏公（書神）　宋知軍史公（嵩之）　元州尹張公（翀可久）　元州尹李公（師善復初）　元同知韓公（擇）　梁縣令司馬公（筠）　唐縣令趙公（和）　宋知縣楊公（孝孺逢肯）　宋知縣林公（庚）　宋縣丞于公（渭）　宋縣丞楚公（秉勛）　宋縣尉袁公（燮和叔）　宋教授鄭公（鏐）　宋教授尤公（袤延之）　宋教授鄭公（應中）　宋教授郭公（庭堅）　宋教授史公（蒙卿）　宋水軍經制李公（寶）　元萬戶蒙古公（丑閭靜卿）　江國吳公（圖賢時名真）　海國吳公（圖賓隱名楨幹臣）（右名官二十七）○（已上鄉賢名官俱先高碩考定令舉縣志績入者贊將備業以便讚）（孝子趙公文鼎薄努御史貢公克仁諱安齊大廷閣陽公海之鑄林文學靜公竟鼎讀憲廉副諱公惠豎諱甲禪）

史黃公士尚諱正色　司成張公補之諱衮　康彥張公季程諱汝翼　諭德諡文貞繆公當時諱昌期　御史諡忠毅李公仲達諱應昇　大參顧公尚實諱吉　中丞袁公季友諱一贊光甫鄭劉公克柔諱乾　袁選趙公蓮隆諱興治　御史史公禹匠諱貝佐　少參貫公醫濂諱修蓋　孝康夏公茂鄭諱鬱芳　右鄉賢十七　國博園公[redacted]諱圖貴鼎人　進士蔣公文惠諱宥蕃禺人　儒士王公[redacted]諱子倫南海人　進士周公國用諱斌昌黎人　擧人王公好德諱秉彝巴縣人　進士謝公安世諱靈壽安人　進士黃公汝器諱璐濟陽人　進士黃公夢弼諱傳觀讚人　進士孫公實賢諱顯新塗人　進士劉公景曙諱紱安福人　進士王公文淵諱沖磁州人　進士李公仁甫諱元陽雲南人　進士吳公峻伯諱維嶽孝豐人　進士趙公元樸諱錦餘姚人　進士錢公鳴叔諱錢鵬州人　進士金公中石諱杜上虞人　進士王公克齊諱承芳寧羌衛人　進士李公文淑諱芳嘉興人　進士劉公交南諱守泰府城人　進士胡公爾濬諱士龍韶安人　進士錢公用甫原姓卜諱淡梁烏程人　進士劉公翼辰諱學周武昌人　進士郝公仲輿諱敬京山人　進士余公才伯諱士奇東莞人　已上縣令　縣丞李公景儀諱鳳陽曲人監生　縣丞督公子韓諱子徵廬陵人舉為　縣丞俞公[redacted]諱凌雲豊城人監生　縣丞黃公和之諱選淯州人監生　主簿曹公[redacted]諱延慧山東人貢士　縣丞郭公[redacted]諱一坤安達人選貢　主簿曾公汝煥諱仲文泰和人監生　縣丞震公簡安諱醇儒崇德人選貢　已上縣佐　訓導王公宗器諱鑄維陽人監生　訓導趙公[redacted]諱儲鶴壽人　教諭林公孔承諱烈東莞舉人　訓導范公秉義諱承龍山東人　教諭揚公堯文諱煥仁和舉人　教諭王公子一諱之姜丹龍歲貢　教諭教公君陽諱士傑崑山舉人　教諭張公甫峰諱化原崑山舉人　已上教職　右名宦四十

錢寍曬衣

武德時錢寍六月六日曬紅綠衣服用裁縫十六人折衣半月曹方湖云

論眉鬚

髮屬心眉屬肝鬚屬腎故風疾多脫眉宦官皆無鬚此理之驗也、

獃皮

夜間穿羔兒皮二更寒透狐狸皮可過三更貂鼠皮直至四更北人試驗如此貂皮色似鹿當頸有白毛儼如[redacted]形取以為褥臥之可醒酒蘇州許國用一褥曾求唐子畏畫遂為所得豹以小而文散者名艾葉文其價尤貴於連錢

邱氏蘭亭

陶南村輟耕錄第六卷載蘭亭集刻一百一十七刻壬集一十四刻中江陰邱氏二余借觀友人蘭亭一本會萃十餘刻中一刻題云蘭亭詩敘定武舊本既不易得而世俗所傳類不強人意模搨者多弱臨寫者或雜以己意甚者妄意舊本輒相模勒字畫瘦瘦遂作一等肥字其波磔乃類今時人書不知晉時人未有此法也此本出於新昌石氏雖不敢望定武舊本而視今所傳爲近故家遺物其有所自來耶淳熙戊申二月五日邱壽儁書上一錢形圖書篆東堂二字下一方圖書篆暨陽邱氏四字按暨陽即古江陰縣名此帖必邱氏二刻之一也錄之以備參考

牙牌排衙

外任官與京職官相遇外任官曰我愛京官有牙牌京官曰我又愛外任有排衙

一乳三子

邑石頭港巡檢任忠陵縣人年五十七歲妻王氏三十五歲嘉靖五年七月初三日子時一胞產三男

立妙觀鍾磬

縣西門立妙觀道士湯秋泉房舊傳鍾磬二物鍾一邊有漢編鐘三字一邊有太清宮三字皆陽文小篆磬背玉邊上一頭有大晟二字一頭有太簇二字皆陰文古篆按唐明皇天寶爲太清宮祀老子淳化四年修眞宗祥符六年行幸宋太宗大晟殿元豐七年始造玉磬謂漢編鐘者如漢之制非漢鑄也大晟是祀太宗廟太簇是此磬應此律耳皆宋物也

京城雨錢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夜京城雨電交作次早東江米巷大街南李學等家房上拾有銅錢八十四文每箇一一壁立在瓦壠中御史張璠具奏災異錢進入庫

郭戴幼穎

江西郭希顏十三歲中鄉舉在場屋作文甚捷監場布政見其遞卷尚早呼前出一對云紙糊屏風千箇眼對曰油澆蠟燭一條心福建戴大賓十三中鄉舉十一二時出考科舉同輩見其少謂曰小朋友如此年就要做官做到何官答曰做閣老眾戲出一對

云未老思閣老應聲云無才做秀才眾哄然大笑知反爲所傷也

埜篌

大明會典載朝廷樂器中有二十絃即埜篌也

南京諺

南京諺云國子監裏聽講武定門外砲響是這等演武修文只費朝廷犒賞

諸皋記

姚寬西溪叢語曰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皋記又有支諾皋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奇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喏皋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三七

循頭還著中人不見晁說非也成式諾皋記序曰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於感通有生盡幻遊魂爲變乃聖人定璿璣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生言竈下之駒掇莊生言戶內之雷霆楚莊爭隨兒而禍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徵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題曰諾皋記街談鄙俚與言風波不足以辨九鼎之象廣七車之對然遊息之暇足爲鼓吹耳

周髀筭尺

蘇州馬懷德捧星板一副十二片烏木爲之自小漸大大者長七寸餘標爲一指二指以至十二指俱有細刻若分寸然又有象牙一塊長二尺四角皆缺上有半指半角一角三角等字顛倒相向蓋周髀筭尺也

仙遊祈壽

蒲田林守裒爲父求夢於仙遊九仙以祈壽限時年六十歲夢人持一碗肉謂曰仔細喫此一碗肉再無肉喫了其父聞之曰吾還有十年問何故曰七十者衣帛食肉又曰非肉不飽言再無者止此耳後至七十親家飲酒食桃腸痛驟下無疾而終果七十歲

斑般字韻詩

匏菴吳公寬書體學蘇西涯李公東陽嘗試效其體作斑字般字韻律詩相戲詩引有勿怪攙奪蘇家行市之語于是往復各五首中多警聯西涯斑字曰心同好古生差晚力欲追君贅恐斑搨徧吳箋猶送錦擲殘湘管半無斑換羊價重街頭帖畫虎心勞紙上斑雲閒天馬誰爭步水底山雞自照斑匏菴斑字韻曰硯沼百波空對影管城一孔但窺斑長愛弱毫能瘦硬戲將濃墨故斕斑馬形始悟當書尾羊鞹無勞強索斑寒蛩入戶聲初咽拙鳥成巢羽獨斑西涯般字曰聊以師模歸有若敢將交行比顏般鄭師乍許三降楚壘守終能九卻般文心捧處慚施女筆陣圖時困楚般匏

菴般字曰臨模惡札勞唐紙結搆奇材得魯般屢屈漢庭陪絳灌遠輸齊粟持姚般廉頗謝罪宜先饋趙鞅行軍已殿般聊復據鞍如馬援不因奪邑愠劉般西涯諸聯已自載于詩話中余特并載匏菴之作以見二公之競藻于一時者如此云

宋時江陰劉谷

經義所檢討江陰布衣劉谷嘗獻書于朝廷元祐庚午冬有欲中熙寧大臣者諷村民以田事進狀訟谷事下淮東憲司推治時蘇子瞻守揚州淮憲內懷覬望谷懼禍見翁書天字七以示之其文如此天天天天天天天並列者三而一綴於六字之下谷默領其意乃變姓皇甫逃於廬山嘗至饒州安仁埒薛公靜之官所淮憲以聞有旨治靜匿谷事谷逃三年至紹聖而田事直靜亦會恩乃免此載徐神翁語錄神翁姓徐名大更名守信泰州海陵人居沖眞坊樂眞橋之側嘉祐初執役天慶觀持帚灑掃十數年人無識者止呼爲徐二翁薛公之奇號爲神翁

辨姦論族譜亭記

蘇老泉辨姦論族譜亭記葉石林避暑錄話周公謹齊東埜語二書中載當時作二文之情實余錄之爲索隱者助焉葉云蘇明允本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事有當改作因挾其所著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荆公爲知制誥方談經術獨不喜之屢詆於衆以故明允惡荆公甚於仇讐會張安道亦爲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姦一篇密獻安道以荆公比王衍盧杞而不以示歐文忠荆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兩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姦久不出元豐閒子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爲明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亦不入石比年稍傳于世荆公性固簡率不緣飾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者亦不至是也周云滄洲先生程公許字季與眉山人仕至文昌寓居霅上與先子從容談蜀中舊事歷歷可聽其言老泉族譜亭記言鄉俗之薄起于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者蓋蘇與其妻黨程氏大不咸所謂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詩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辭甚哀則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程正輔於坡爲表弟坡之南遷時宰聞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輔爲本路憲將使之甘心焉而正輔反篤中外之義相與周旋之者甚至坡詩往復唱和中亦可概見也正輔上世爲縣錄事縣有殺人者獄已具程獨疑之因緩其事多方物色之果得眞殺人者而繫者遂得釋他日役滿家居夢神告之曰汝有活寃獄之功當令汝子孫名宦相繼爲衣冠盛族至其子遂擢第其後益大如夢言然多行不義德聲弗聞

清明上河圖

李閣老東陽清明上河圖後記云右清明上河圖一卷宋翰林畫史東武張擇端所作上河云者蓋其時俗所尚若今之上冢然故其盛如此也圖高不滿尺長二丈有奇人形不能寸小者纔一二分他物稱是自遠而近自略而詳自郊野以及城市山則巍然而高隤然而卑窪然而空水則澹然而平淵然而深迤然而長引突然而湍激樹則槎然枯鬱然秀翹然而高蓊然而莫知其所窮人物則官士農賈醫卜僧道胥隸篙師纜夫婦女臧獲之行者坐者問者答者授者受者呼者應者騎而馳者負者戴者抱而攜者道而前呵者執斧鋸者操畚鍤者持杯罌者袒而風者困而睡者倦而欠伸者乘轎褰簾以窺者又有以板爲輿無輪箱而陸曳者有牽重舟泝急流極力寸進圜橋匝岸駐足而旁觀皆若交驩助叫百口而同聲者驢驘馬牛橐駝之屬則或馱或載或卧或息或飲或秣或就囊齕草首入囊半者屋宇則官府之衙市廛之居村野之莊寺觀之廬門窗屏障籬壁之制間見而層出店肆所鬻則若酒若餅若香若藥若雜貨百物皆有題扁名氏字畫纖細幾至不可辨識所謂人與物者其多至不可指數而筆勢簡勁意態生動隱見之殊形向背之相準不見其錯誤改竄之跡殆杜少陵所謂毫髮無遺憾者非蚤作夜思日累歲積不能到其亦可謂難已此畫當作於宣政以前豐亨豫大之世卷首有祐陵瘦筋五字籤及雙龍小印而畫譜不載金大定閒燕山張著有跋據向氏書畫記謂與西湖爭標圖俱選入神品既歸元祕府至正閒爲裝池官匠以似本易去售于貴官某氏某守眞定主藏者復私竊之于武林陳彥廉氏陳有急又闞守且歸懼不能守西昌楊準以重價購之而具述其故云爾後又爲靜山周氏所得昔族祖雲陽先生爲跋其後又有藍氏珍玩吳氏家藏諸印皆無邑里名字不知何年復入京師予始見于大理卿朱文徵家爲賦長句後爲少師徐文靖公所藏公未屬纊謂雲陽手澤所在治命其孫中書舍人文燦以歸于予嗚呼韓退之畫記其所關繫幾何旋復喪失獨其文奇妙故傳之至今今有圖如此又於予有世澤之重而予之文不足以發之姑撮其要如此

半印勘合戶帖

戶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欽奉聖旨說與戶部官知道如

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戶口不明白哩教中書省置下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箇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裏下著繞地里去點戶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拏來做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自超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拏來做軍欽此除欽遵外今給半印勘合戶帖付本戶收執者

一戶某　府　州　縣　鄉　都　保附籍　戶計家　口　男

子　口（成丁　不成丁）　婦女　口（大　小）　事產（基冊　瓦草屋）　右戶帖付某

收執准此　洪武三年十一月　日

此帖人罕得見矣余從一處覓來錄之以備典故周圍梅花闌大不滿二尺號數處用部印合同半鈐年月日下空處用全印後有一大部字印下花押直連者三又橫並者三無官吏職銜姓名背後沿邊縣刊一小牽長腔宕印于其上首行云江陰縣提調官下分注知縣錢文德縣丞傅學第二行司吏龐宗文第三行典史朱貫道每人皆有花押末行洪武三年十一月日縣印向前不在年月處今制科場有題調官名府縣考試正官亦稱提調餘無稱者並不及之佐貳按此則以提調爲通稱矣余邑志弘治時蘭谿黃公傅爲令慨前志簡略極力蒐討以成之于洪武三年任書知縣吳志遠按此則三年任乃錢文德非吳也錢傅龐朱四姓名無一見者邑尚未設主簿黃於典史下注云初名掌史按此豈掌史之名更在前耶吏宜列于官之後而此司吏云者抑亦雜流類耶豈當時吏在國典史上耶今不可考矣嗟嗟據邑志之闕漏尚如此則國史得失譚又何容易也凡片紙隻字關典故者斷不可輕棄

閹寺騷擾

成化癸卯三月吾邑爲閹寺王敬所擾巨室珍玩自此一空賂足以饜其欲者始得免多竄跡以避之有故老談及迄今猶令人色

雙

東坡公據（附黃山谷跋語）

蘇東坡有與李方叔公據蓋恐方叔賣所遺玉鼻騂爲之立公據以便之公據券也（黃山谷跋云子瞻妙墨作券或貢方叔當乘之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痒痛者從傍論較短長）

犬怪

金陵姚宣寅齋聞見云無錫儒士朱公綖訓蒙於妻宗徐養素家月明客中岑寂倚樓閒眺見一白犬向月而拜至月午抖擻化爲一道士騰空而去公綖見之驚懼不敢寢坐以待旦鐘鳴從西南回至舊地又拜卻復本形而去次日公綖密告養素即呼羣犬咸至惟不見此犬尋之乃寐於靜處養素殺之而絕

在官有族犯皆去職

邑訓導張用齋庸送知縣饒公免官還鄉序云洪武九年秋八月有司欽奉詔條凡在官者其族屬有麗於法聽其解職還鄉里江陰令饒公玄德其族屬適於法有相值者於是得白於有司去歸其鄉邑余觀用齋漫稿摘此段以見國初之法云在今則官勢重而民命輕矣

江陰人朱子同年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今題爲朱文公同年錄第一甲第一人王佐第五甲第九十人朱熹　第四甲第一百六人王新字亨之小名七斤小字斤斤年三十一三月二十四日生外氏蔡　偏侍下第四　兄弟四人　五舉　娶韓氏　曾祖正路（故任比部郎中知襄州贈金紫光祿大夫）祖遜（故任中書大夫贈正奉大夫）父庶（故任從事郎）　本貫江陰軍江陰縣太寧鄉就日里祖爲戶

江令精察

咸通初有天水趙弘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名由是界宰劇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於疑似晦僞之事悉能以情辯之時有楚州淮陰農者比莊頃以歲豐而貸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

資鏹未滿因以莊券質於西鄰代緡百萬契書顯驗且言來歲賫本利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穫利首以貯財贖契先納八百緡第檢置契書期明日以殘資與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賫餘鏹至遂爲西鄰不認矣且無保證又乏簿籍終爲所拒東鄰冤訴於縣縣爲追勘無以證明邑宰謂曰誠疑爾冤其如官中所賴者券乏此以證何術理之復訴於州州不能辯東鄰不勝其憤遠聆江陰之善政訟者乃越江而南訴于趙宰趙宰謂曰縣政地卑且復踰境何計奉雪東鄰則冤泣曰此地不得理則無由自滌也趙曰第止吾舍試爲思之經宿召前曰吾計就矣爾果不妄否則又曰焉敢厚誣趙曰誠如是言當爲寘法乃召捕盜之幹事者數輩至淮壖曰有聚嘯而寇江者按劾已具且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居處名姓形狀俱以西鄰指之請械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唯持刃截江無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來然西鄰自恃無跡未甚加懼至則旅于庭下趙厲聲謂曰幸耕織自活何爲寇江因則號呼淚隨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楫趙又曰辨證甚明且姓氏無差或言僞而堅則血膚取實因則大恐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冤者趙又曰所盜率多金銀錦繡非農家所宜有也汝宜籍舍之產以辯之因意稍開謂皆非所貯者且不疑東鄰之越訟也乃言有稻若干斛莊客某甲算納到者紬絹若干匹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匠某鍛成者趙宰大喜即再審其事復謂曰汝果非寇江者何爲諱東鄰所贖八百千遂引訴鄰令其偶直於是慚懼灰色祈死廳前趙令桎梏往本土檢付書契然後寘之于法參寥子曰江陰邑之遐者天水吏之微者卓魯之政無由人知史氏宜採此以廣當朝循吏傳此載宋參寥子高彥休撰闕史中太平廣記作唐闕史天水趙休撰弘作趙和見一百七十二卷精察二

褚先生

孔毅父珩璜新論云或疑褚先生爲褚大非也按儒林傳褚大董仲舒弟子也平準書褚大爲武帝使而褚先生者哀成閒人也孝武帝紀注褚先生名少孫爲漢博士

倭國春畫

世俗春畫鄙褻之甚有賈人攜倭國春畫求售其圖男女惟遠相注眺近卻以扇掩而略偷眼覷有浴者亦在幃中僅露一肘殊有雅致其絹極細點染亦精工因價高還之

科場[illegible]逞善藏

施彥執北窗炙輠云黃致一初進科場方十三歲時出腐草爲螢賦題未審有何事跡同場皆以其兒童易之漫告之曰螢則有若所謂聚螢讀書草則若所謂青青河畔草又若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皆可用也其事皆犖落不羈同場姑以塞其問元非事實也致一乃用此爲一隔句曰昔年河畔曾叨君子之風今日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發解利無言年十七歲在太學時稱俊才先季試讀司馬穰苴傳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謂同舍曰某明日策中必有用此何明日問神宗實錄其問乃與昨日事殊無言乃對曰秉筆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此一策奇甚諸長者皆拱手遂作魁此皆一時英妙可喜故事無工拙顧在下筆如何耳宋蔡絛撰鐵圍山叢談云大科始進文字有合則召試祕書省出六論題於九經諸子百家十七史及其傳釋中爲目而六論者以五通爲過焉以是學士大夫自非性天明洽筆陣豪異則不能爲之也蓋六論猶足完獨以不記出處爲苦昔東坡公同其季子由入就御試共白厥父明允慮一有黜落奈何明允曰我能使汝皆得之一和題一罵題可也繇是二人果皆中故知場屋要訣全在善運筆善藏短

胡端敏自贊

仁和胡公世寧自題其像曰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恕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而有甚于此者輕賤龐疏也然則無一長可取與曰瞞人之事弗

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亦庶乎其有改也此在南兵部爲主事時作（魏莊渠云近世奏議往往是舉業否則吏牘或一篇古文而胡端敏公論事剴切讀之令人心開目明宜究心焉）

梁武宋祖詩讖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梁簡文帝詠月詩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竟成臺城之讖宋太祖微時因開見日出乃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中天萬國明後奄有天下其兆驗矣又作日出詩曰日頭出來赤揞揞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擁出大金盤趕退殘星與曉月後一百八十七年金虜入寇徽欽北狩竟應其須臾擁出大金盤趕退殘星與曉月之讖詩雖詹詹小言其關休咎係盛衰豈小哉

骨董門對

蘇州賣骨董金克和嘗求春聯于沈石田翁遂索紙筆親書一對云小門面正對三公之府大斧頭專打萬石之家蓋其家對俞尚書士悅住云

鄔駙馬對

鄔駙馬選時吳白樓出一對云御溝冰泮聞流水對曰金谷春深見落花句雖佳而識者知其失偶之兆果三年喪公主（嘉靖四年閒）朝廷舊制封杖責駙馬二十下減奉米八百石說者謂駙馬二百石公主乃八百石云

戒菴老人漫筆卷一

戒菴老人漫筆卷二

狮狢七夕沐髮

四川茂州有三長官司爲狮狢豐婦人用酥塗身髮使澤每年七夕盡沐髮于河訖辮妝爲髻再不梳一年一次男子則光頭頂留搭髮孫皓齋先生漢爲茂州知州親說如此

倮倮六月年朝

四川徼外倮倮俗以六月廿三日爲年朝是日解牛并作諸內牲爲鄉會會畢各以火把燈身或爇髮衣服俱焚者以爲禳一年之災

湯大理恩賚

朝廷端午賜京官宮扇（竹骨紙面俱畫佛毛不工）綵縧（一條五色線編者鬚頭作虎形）綵杖（二根長尺許五色線纏繞）艾虎（二幅絹方尺許俱畫虎并百腳諸毒蟲）在邑湯大理公沐處見至尊於丙戌夏賜九卿各堂上官四大字湯公沐獨多二字一曰存敬員書一曰處之泰然古文篆書泰作太皆恭穆獻皇帝睿筆

誠意丹青

誠意伯青田劉公作蜀川圖爲豎陽本中使君西行餞者鬮爲丹陽孫氏所得徐兼山館于孫親見之對余說夫豎陽乃余邑舊稱也本中使君竟無從考姑以俟知者然劉誠意勳名盛矣亦孰知其餘事之精如此（張翥仲有題蕭山縣尹尹本中吳越所山亭卷古風一首抑江陰人姓尹字本中爲蕭山尹者聊）

半黑大珠

蘇州吳姓者商販廣東已老言孝宗弘治年間欲分封諸王取珠于廣得一珠甚大半黑如墨絕然平分希世之寶也名天地分

五歲破題

翰林崔來鳳子五歲甚聰慧善屬對曾有送桃棗者急欲取之父曰汝能作此二果破題則許答曰有食其內而棄其外者有食其外而棄其內者一日謂父曰我亦出一破題指炕爲題父故效其體爲之曰有所以眠乎人者有所以烘乎人者旨教父親做官哩眠烘二字忒俗我替你改之作臥字煖字

拽石難

乾清宮階沿石取西山白玉石爲之每間一塊長五丈闊一丈二尺厚二丈五尺鑿爲五級以萬人拽之日鑿一井以飲拽夫名曰萬人石

投晉中貴

翰林教小內官在書堂中有四五百人學士五人輪五日一轉每人至日背書批倣責罰尚二百七八十人甚勞若輕而留衣者當面行杖重者褫衣露體則發人他處責之每十人或十五人跪彼以次受責陳學士鶴南沂云

慶成宴

慶成宴上坐定三內臣一從中擎執一盒一從左一從右三路折旋俱至前跪啟盒出錦護衣一條左右者捧展在前而去又一內臣擎盒簪一花於冕左手到如樹甚速下眾朝臣跪上酒三杯畢起上乃言曰眾官人坐光祿官張幄廷中治具上饌有樂眾隨之前一人執高杖多貫銅鈴上下搖擊名響節以驚鳥糞食中也亦陳學士云

廟壇

太廟總一所而中但分龕相隔非七廟之制郊天地合一壇社稷同壇而又爲屋以覆之其樂辭太宗自製者有殺了他纔快活等語樂器多胡樂皆其所致意者亦陳學士云

江西樟樹

江西都司府樟樹極大曾大比年巡按會考各府州縣科舉諸生約三千人皆蔭蔽於下有德興舉人親與者說

殿上金佛

朝廷每受朝時置一金物于寶座香案上當其前婺源汪立錫爲給事中見而不知問於太監答曰是金佛也殿上頭又置一小眞武像皆欲以此收福江西德興舉人程棟與汪有親面聞其語如

此

十可笑

張桂當路有書十可笑帖于朝者推究拷殺數人一可笑一箇皇城兩箇廟二可笑[redacted]三可笑[redacted]四可笑四箇主事都擡轎五可笑侍郎打得尚書叫（顧顧青）六可笑翰林院官盡外調七可笑郎中員外改科道八可笑駙馬與倘現世報（翰謝某募婁）九可笑[redacted]十可笑[redacted]

蟹背字

今上一日見蟹行地問何物內臣以蟹對取看背有字曰桂萼張璁驚問其故轉相追究乃太監崔文所書因知言二人橫行也文謫南京

久瘖因怒能言

夷堅志丙云紹興庚辰歲錢大任堪自成都漕使下世其子伸之年三十餘忽瘖不能言僂尋八年因箠妻怒而能言後赴銓中選調江陰尉未及赴而卒

艮齋娶妾同姓

劉文安公呆齋定之父耄永樂戊子科鄉魁號艮齋晚稱石潭先生有行誼年四十無子其親友醵金爲娶村夫女爲妾父不知其亦姓劉也生公兄弟三人寅之湖廣參議又一鄉貢進士俱賢貴後父卒洪廟時有奏同姓爲婚者公兄弟俱坐詔獄卒以卯田酉得脫此事亦駭人使非卯田酉當何律例以處耶或曰公父會試還遇溺水女子號救載歸送還無家又欲覓壻配之女執意侍巾櫛乃處二室生二子與所聞醵金以娶生三子之說不同

瑪瑙石璧

孝陵中途觀音閣有瑪瑙石後壁一塊光潤如玉永樂時造者高厚異常石是青龍山所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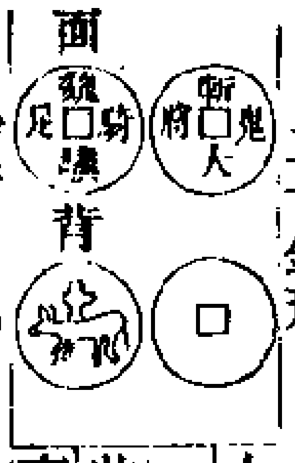
琵琶聲梅花泡

南京靈谷寺有琵琶街拍手聲應如琵琶然有八功德水（八功德水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在孝陵牆內寺僧於沿牆脚下鑿石作彎曲形引水旋繞而過水皆逆行自低向高與凡水異崇化寺梅花水甃池一方僅大如席泉出自巖石間相傳水汎起泡皆成梅花後爲寺僧葬侵地脈今則無矣（釋州鼓堆人馬踐之處逢如鼓聲真琵琶街類）

趙松雪印色方

松雪先生印色方料用好蘇油或菜油不拘多少用瓷器內慢火熬一二沸投下藥末萆麻（以油一兩爲率用七粒去殼用白肉搥碎以試滴之生熟熟則麻黑而浮）川椒（閩用不性）明礬（爲末膊用不性參）蜜（少再不參）猪牙皁角（些少搥碎不化）藤黃（□□特滴冷過一宿）（麝香油汁中和人油內則群明而不變）右件入油用文武火熬一二沸候油色微黑萆麻焦而上浮後取油置冷地上用細絹袋濾去渣先取一兩銀硃杵細用油潤過或用細艾或用輭襶綢或竹屑木屑拌勻硃入勻絹袋縫固了當然後再用曲自下而上透入如舊久乾燥止用原煎用下油同前法透上不必再使硃盛印色包著忌銅錫器法雖一例煎之不同

二古錢形



大將持刀形此錢厭勝物也吳思橘藏

此古錢一背面如上徐進士文山亮所藏都南濠得去

寶石名色

寶石金水泥（淡黃色）魚膽青（碧綠或云酒著泥）馬跳兒（青者色顏淺淡亦光邊偏身多眼細殼如）

（毛言此并臺南所產工不易爲出自外國）

宋潘衡墨

金陵姚氏所藏宋潘衡圓墨重二兩五錢規徑二寸一面海水戲珠龍紋一面極光細紋簇簇邊上側處有四字云臣潘衡造（衡與東坡）（著葉石林燕語詳載其造墨事）

雷擊柱

嘉靖七年二月初二日金山五顯靈宮雷擊一柱到底縫直如綫

虹霓兆元

府學唐應德順之戊子秋朱入場前家人門首掃街見溝中一物色紫而頭如驢甚頼纏繞其足驚脫而去乃宛轉袞入鄰家門內復出須臾進唐家霍然升天一虹霓也應德是年遂中鄉舉己丑春會試第一人蓋文明得元之兆

朱銅鍾

金壇慈雲寺銅鐘宋元豐二年鑄聲甚清遠漫塘劉宰有二碑記

罍畫雲雷象

禮書言罍畫雲雷之象莫知雷作何狀祭器中畫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嘗得一古銅罍環其腹皆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爲飾如ᘓ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〇者雷字也古文◎爲雷象回旋之聲其銅罍之飾皆ᘓ〇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漢書罍字作畾蓋古人以此飾罍後世字失傳耳此見沈括筆談第十九卷器用第二條

江陰青山古跡

嘉靖九年三月間邑西門外青山忽陷中空如兩三間房大皆磚發券者皆混堂樣底亦鋪磚有麻布花紋人入觀者絡繹暗中點火燭之氣俱觸滅或云尚有石門閘內有聲不敢抑縣官恐惑眾命塞其穴或又云有青瓷器物被近山人得之又云有三方黿大抵青山爲干將鑄劍之所此其跡歟王槐亭來言恨不及親見云

燕巢紙鐙蓋

鍾山江陰侯守墳戶朱龍家前室懸一紙道鐙上有匏作寶蓋空環六瓣如梔子花形燕巢正當交柰處虛中亭亭往來度食搖蕩不定比之巢幕尤危然亦奇矣此在嘉靖九年秋間

鄭樵食鑑

鄭樵食鑑四卷　調養以救飲食三失　一者腹已餒方進口正美即止用補胃脘所養沖和之氣以救飲食過度滿脹之失也　二者喫輒暖食物加熟嚼細吞用補胃脘所受元陽之氣以救生冷硬食傷於腐熟之失也　三者省魚肉美味服淳淡素食用補胃脘所賦稟蘇之氣以救享用過豐越於常分之失也　食養六要　食品無務于殽雜其要在於專簡　食味無務於濃釅其要在於淳和　食料無務於豐贏其要在於從儉　食物無務於奇異其要在於守常　食制無務於膾炙生鮮其要在於蒸烹如法　食用無務於饜飫口腹其要在於飢飽處中　物有形質變異者　如獸有岐尾蟹有獨螯羊一角雞四距之類是也　物有形色變異者　如白烏玄首烏雞白首白馬青蹄白馬黑頭之類是也　有形色無異其肉變怪者　如落地不沾灰塵經宿肉體尚暖曝炙不燥入水自動之類是也　有皮肉無異腸臟變改者　如肝色青黯腎色紫黑魚無腸膽中肝葉孤之類是也　有一物常食性善與他物相反過口而害人者　如鯇魚同灰肉食之殺人羊肉同鱠酪食之害人羊肝得生椒破人臟猪肉得胡荽爛人臍是也　有一物常食性平與他物相感入腹成動物者　如鱠生同酥乳食之變諸蟲鼈肉同莧菜食之還生鼈牛肉同猪肉食之成寸白蟲猪羊肉以桑楮柴煮食之亦成寸白蟲是也　有犯日辰所禁者　如六甲日不食鱗甲之物丙午壬子日不食諸五臟父母及自身本命日不食本命所屬肉是也　有犯時月之忌者　如螃蟹八月以前鯆脩四月以後麑鹿麋肉四月至七月皆不可食是也

產鬼物

丹陽孫七峰思和家嘉靖九年四月十四日家人趙興妻產一鬼物有雙角眼在額上聲頗怪異口有牙即能齧人鄰房朱虎妻素勇不懼以刀斫去一角急以滾湯沃之縛埋園後三層樓下人多往觀猶見露目閃閃移埋後山今其母無恙又樹適有巨蛇墮地者二一擊死一走不見思和在京是月十九日病故正其時也此徐兼山所記

江陰白鸜鴒

余邑太盛鄉善村地方得白鸜鵒詳見子城中徐兼山所作歌詞其歌曰人間庶類無不全飛鳥醜翼同翩翩烏不日黔鵠不浴白黑之朴由天然物中異常乃爲瑞自古罕見珍流傳吾鄉南下多沮洳善村地與雙橋連佃徒疏通浚水利董以塘長修圩田吳生賦功偶至此樹有鸜鵒巢其巔破巢探㲉衆鶵墮四黑盡斃遺隮顯一鶵白者幸生致況獨在水如亘緣筠籠飼養不輕視酬以善價猶難捐眼前燕雀何足數名播里巷驚華顛閒從舅弟一寓目果見皎潔身披絲羽毛觜爪無異色純粹玉質非雕鐫對之三歎美榮遇但願寶愛加拳拳日當七夕方翦舌期效鸜鵒通人言主人此意已不淺采薦有日須朝天君不見貞元昌黎感二鳥出關爲賦徒遷延人生窮達信有命微物豈必傷高賢禎祥見世自不苟拭目盛事形詩篇聖明在上值嘉靖秉筆爲記庚寅年

兩邑雞鵝

嘉定南翔羅店出三黃雞觜足皮毛純全者佳重數斤能治疾金

壇子鵝擅江南之美飼養有法色白而肥嘗問虞知州道菴云鵝性好潔稻穀淘淨水渾再易清者喂之乃佳耳然市無鬻者士夫之家以此爲待賓上饌

校蘭亭點畫

別刻蘭亭一本以周府所刻褚遂良臨本較之褚本多謬略記三十餘處　永字第七筆不連　和字撇不踢　年字點不帶　歲字下小字不連　稽字旁九字無轉帶　脩字上是乂　賢字上又字是捺　至字土無轉筆　少字點不牽　有下旁有崇山二字　峻字點不作畫　領字頭無山字　林字不牽帶　和字旁口字點不出　仰字豎是點　俯字撇不連　類字旁不作米　極字點不帶　世字有一短畫　悟字旁豎心不帶　因字內不作大字　之外二字不連　殊字畫帶撇　然字犬無反筆　不字旁縫有僧字　將字點俱不轉　無向之二字　欣字不連筆　盡字豎不通下　無痛字　悲字不連筆　文字上是點（晉史逸少

傳無曾字因徐僧權所名字小印押縫歲久止存僧字後人不知誤爲曾字脫落增添此字耳）

天然對偶

天然對偶用經書句者如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惟女一德于今三年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弼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純周公之才之美皇極錫五福大臣盧四方開暇而明政刑會通以行典禮禮樂自天子出籩豆則有司存於緝熙單厥心念終始典于學欣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睦族以和萬邦明倫以察庶物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受天之祜發號施令罔不臧陳善閉邪謂之敬知微知彰不俟終日有嚴有翼以奏膚公上帝臨而無貳無虞三事就而不匱不處聞俎豆未學軍旅之事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兵於五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之制也亶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夙夜浚明入則宣其三德文武是憲出則採此萬邦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

歲秋上祝無疆之壽眞膾炙人口東坡作呂申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至於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劉莘老青州謝上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每願學於古人然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洪容齋謂昔有紅生白熟鄉邑手紋寬焦薄脆之屬因觸類而索之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翁泥肥禾尚瘦骨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山萬壽十千年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杷本是無聲之樂蒔開蚱蜢還同不繫之舟皆絕工者又有用昔語兩句而證以俗諺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諺曰便重不便輕之類是也詩有屬對未能而他人代之者如范曾云歲暮天涯雨久而莫屬劉郇伯曰何不對人生分外愁晏元獻曰無可奈何花落去經年未嘗强對王琪應聲曰似曾相識燕飛來中書出對曰水底月如天上月久未有對楊文公以事至應聲曰眼中人是面

前人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久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爲奇絕無對石曼卿曰月如無恨月長圓唐詩曰二十四考中書令無對之者或以問王平甫平甫應聲曰八千萬戶冠軍侯還使三光日月星東坡卽對以四詩風雅頌王荆公集句得江州司馬青衫濕久未有對一日問蔡天啟天啟應聲曰何不對梨園弟子白髮新荆公大喜古人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謂無人能對荆公以王籍詩中鳥鳴山更幽對之又嘗云杜甫詩當面輸心背面笑可對其結交行翻手爲雲覆手雨東坡嘗手題云人言盧杞是姦邪我覺魏徵眞嫵媚又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北夢瑣言謂宣宗嘗有金步搖未能對求進士對之溫庭筠以玉條脫續之帝賞焉眞誥玉條脫事在華陽第一篇中湯丞相戲出一語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洪容齋對曰爲長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又戲曰宰予晝寢於予與何誅汪聖錫對曰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詩句中又如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天之未喪斯文也我獨何爲不豫哉巧在彀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多不可枚舉

繼統祭告宗藩

世宗改元嘉靖之春二月辛丑晨御奉天殿傳制遣文武大臣代祀宇內羣神曁宗藩先王而遣若湘府則以屬吾邑毅齋劉公乾後九年秋毅齋長子甫學余與亞也出謄黃御製祭文謂幸覩焉謹錄之以見典故云維嘉靖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丁丑朔初七日癸未皇帝遣尚寶司卿劉乾致祭于七世叔祖遼簡王六世叔祖遼肅王五世叔祖遼靖王四世叔祖遼惠王三世叔祖遼王曰惟予嗣統之初茂惇九族緬懷厚德實切于衷謹遣廷臣奉將香幣敬伸祭告伏冀鑒知尚饗維嘉靖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丁丑朔初九日乙酉皇帝遣尚寶司卿劉乾致祭于七世叔祖湘獻王曰嗣

宋張行婆

司馬温公張行婆傳行婆張氏濰州昌樂人父爲虎翼軍校張氏生七年繼母潛使儈者鬻之紿其父云失之父哭之一目失明由是落軍籍爲民儈者鬻於故尚書左丞范公家字曰菊花范氏以賸其女適泗州人三班借職金士則張氏勤謹其主家愛之與父別凡二十一年一旦遇之於范氏之門而識之遂辭范氏與父俱歸父怒繼母欲毆而逐之張氏曰兒非母不得入貴人家母乃有德於兒又何怨焉今賴天之力得復見父若兒歸而母逐兒何安焉父乃止父時年且八十無佗子家甚貧鬻薪爲業昌樂有故田園爲人所據張氏乃與父母歸鄉里訟於州而得之未幾父卒張氏養繼母盡千道母老不能行所適稍遠則張氏負之母卒張氏嫁爲里民王祐妻生一男二女祐早卒諸孤皆幼張氏鞠之不從人既長畢婚嫁乃謂其子曰吾數樂浮屠法里中有古寺廢已久吾當帥里人修之棄家處其中不復爲爾母矣里人聞之爭助以財不日立堂殿廚廡塑繪佛像帑儲偫皆備每戒其子毋得至寺曰寺有衆人之財將以興佛事吾一毫不敢私也汝來使吾無以自明金士則之妹余嫂也元豐中張氏自濰之泗省金氏又自泗之陝省余嫂徒步數千里曰吾故時主家不可忘也嫂置諸閤門之傍獨處一室日一蔬食讀佛書每與女僕語專誨以忠勤有不受而詬之者輒拜謝不與校遇勞辱之事則以身先之與之錢刀衣服固辭彊之不得已辭多受少見尺薪寸帛不忍棄必拾以歸愛之如己物女僕之幼者則爲之櫛沐紉縫視之如己女至於猨犬飲食以時無不馴服張氏去輒數日悲鳴不食余熟察其所爲而異之因諭之曰嫗已老幸有于不與之居以終其身而栖栖汲汲焉遊四方竟何爲乎張氏曰凡學佛者先應斷愛彼雖吾子久已捨之不復思也嗚呼世之服儒衣冠讀詩書以君子自名者其忠孝廉讓能如張氏者幾希豈得以其微賤而忽之邪聞其風者能無怍乎鄉使生於劉子政之前使千政得而傳之雖古烈女何以尚之惜乎爲浮屠所蔽不得入於禮義之塗然其處心有可重者余是敢私記之

唐肅墨跡

唐肅細字楷書二幅一寫送李愿歸盤谷序後云至正十又八年六月朔日余集諸生試所業文從弟宗望得首選書此以勞之丹厓識一寫觴槎亭記後云右尚書元公明善復初所譔東安唐肅爲江陰張瑄謹書于會稽讀書屋時至正十八年太歲戊戌是夏戊子日也俱用蠟箋烏絲界畫精妙之甚此徐兼山充所藏

百家姓不同

村學訓蒙夜記有百家姓一書四言成句單姓四百零八複姓三十以趙爲首者必宋人所編也其複姓万俟司馬上官歐陽夏侯諸葛聞人東方赫連皇甫尉遲公羊澹臺公冶宗政濮陽淳于單（一本作鮮）于太叔申屠公孫仲孫軒轅令狐鍾離宇文長孫慕容（一本有鮮于閭邱四字）司徒司空百家姓終一本不以此湊斷句余兒時習之今書肆所鬻猶然此傳世本也近見包括謎子書名江邊岸如獨腳虎之類未題歲在癸未至正三年暮春之初中吳三老先生王仲端引千字文百家姓皆盡包成謎至百家姓複姓乃万俟司馬歐陽上官夏侯諸葛尉遲鍾離皇甫宇文公孫申屠聞人令狐慕容鮮于公羊公冶司徒司空閭邱澹臺胡毋梁邱高堂長孫由吾成公南宮王孫士孫羊舌第五五鹿主父太史漆雕禿髮獨孤穀梁息夫乞伏百里若干與今本不同未知何謂漫志於此

千字文重複

余邑先輩吳枋宜齋楚乘云千字文有女慕清潔又有紈扇圓潔重兩潔字今宜改清潔爲清貞庶不重復今世本不清潔皆作女慕貞潔又名公帖鳴鳳在樹世本皆作在竹（談苑云千字文題云勑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勑字乃梁字傳寫誤耳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勑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勑程參之考古編又辨其非引興嗣傳云勑制寺碑）

猿忌食肉

猿食猪肉疾患風癱烏鎮王雨舟官廣西時得一猿歸後食肉得此疾死爲文葬之初取時亦甚難四山樹木皆伐去方獲（而州有君子堂）

（日滿于朝備載廣西貴州風俗物產甚可觀横州舊合浦郡也）

經山晉杏

丹陽經山寺大銀杏相傳晉物也樹圍抱七人半枯中空道子所出小株從中挺上亦已盈斗矣

三角三眼牛

嘉靖九年十月間福建浦城縣居人家欲宰一黃牛是夜生犢三角三眼即報縣轉申建寧府府取付各寺傳養一眼在頂初視天不肯食以綫縫之乃食甚壯莆田林守夷經過親見時在大忠寺候朝廷回文未知如何

內閣體

司禮監掌印太監朝廷有大事則遣至閣下議之稱閣老爲老師父閣老稱之曰老先生不敢馳閣下甬道相傳太宗曾幸閣下立街上顧諸太監曰此處是三先生所居汝輩不可在此行走知制誥居東閣不得與三老同至閣下三老出入知制誥者則出戶拱立候過而退余邑木南張公袞云

選妃

嘉靖九年十一月廿七廿八二日余隨先君至南京觀選妃朝廷不欽差內臣分遣行人禮部委官郎中張時徹主事（某）兼御史馮恩在舊王府選當日三山街內橋諸處皆把絕行人隨地方擡至西華門下轎惟母隨行走過出東華門針巷口原轎候擡歸比常年雖父亦不容入最爲嚴謹云十二月初三日初九十五二十復選四次共取六人

試錄原始

國家科場揭曉後有試錄頒行天下其制始于唐宋唐稱進士登科記宋稱進士小錄其實一也今鄉會殿三試皆有錄唐會要曰宣宗大中十年禮部侍郎鄭顥進諸家科目十二卷勑自今以後放榜乞寫及第人姓名付所司編次高宗永徽以前俊士秀士二科猶並列之由是趙傪削去俊秀故曰進士登科記葉石林燕語

曰試院官皆不爲小錄崇寧初霍端友牓安樞密惇知舉始創爲之余時爲點檢試卷官自後遂爲故事進士小錄具生月日時者敘齒也安喜考命時考官有善談命者數人安日使論之故亦具生月日時則過矣按今錄刻新試文爲程式具名次是唐遺制殿試者名曰進士登科錄具生月日不具時是合唐宋之制而酌用之者也（唐進士張籍漢陽王柬之曾孫時初落第兩手捧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分甲第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御殿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榜始賜宴自太平二年呂蒙正榜始給金吾衛士送歸第自蔡齊榜始）

木鸚瓦杯自動

馬鎮徐柏亭元殼家佛堂前懸一木鸚哥香熏黑色每日應時隨方而轉甚爲奇異西觀承道士月梧親見之今不知所在承又云時齋罷斂供具卓一道士居承左位家人篩酒畢瓦杯于卓上忽冉冉移至承前衆視驚怪家人遽取之而去是年柏亭有疾竟不起西觀道士湯秋泉亦與坐同見所言不誣

孔僧顯靈

孔獨清祥符寺僧月堂之師也在世八十二歲自四十後持誦精勤至老不衰亡已六年矣月堂徒孫（某）偶遇廣門一指揮相知挈同至其地欲參無量壽佛道場主橫州其僧皆有妻子娶婦與平人無異俗頗儉陋忽聞人云此地有靈神孔獨清者附童以符水救患云是江陰寶池鄉人僧駭其言俱至其地（名小龍山）神果附朱氏童兒體對之大哭云孫孫何爲至此徧問徒弟等并言生死年月甚的因究其所以已到此二年常一月至家一二次汝可速歸路途亦無恙僧歸說惜不叩其詳後往見問俱不答云此問之于嘉靖十九年九月間也

二舉人定數

辛卯科新中舉人賀應朱曰藩升之之子也增廣生考入試來時夢至京提學補廩意謂不中之兆是年中式小錄誤刊學生補廩應矣乃神妙如此長洲縣呂潛亦中于是科揭曉後見本房考試官對衆言有鬼神謂呂初在備卷已取之卷封將送入矣倦睡夢

一鬼扯起看卷謂已取定無可看者復睡去鬼復來扯驚異而起乃試看備卷之首卽呂也覺文字可取無能爲計當送取卷因攜此卷呈主考兼道夢中之事主考亦稱善遂取之而退所取數中一卷以塡之信非人爲也

夢溪論鯉

夢溪筆談云鯉魚當脊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

無錫獲虎

嘉靖十年辛卯十月初一日無錫縣東門一黃虎入城進至大市驚跳并傷死者頗衆當時被獲次日解府

教職淨身

永樂末年詔天下學官考績不稱者許淨身入宮訓女官輩時有十餘人王振在其中官至司禮監太監後籍沒其宅改爲京衛武學

二家曆法

漢太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二十九歲爲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値甲子歲首也此揚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大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於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蔀蔀者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爲一蔀總二十蔀者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於甲

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大衍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也右載草木子雜制篇中

嚴大理遺事

余家先世稱吳文恪嚴大理兩外家懿訓為多文恪之行傳于國史無不聞者大理之行知者稱為鄉賢名公耳其遺事不多見也謹摘諸先達所撰實行以備考焉伊萬子姓嚴名本字志道號樗菴其先居蘇之崑山巴城里生再期母趙亡八歲出就嘉定戚氏姑家從素宝祁先生學既冠受父命僦居常之江陰邑城北遂占籍焉舌耕筆耨得粟布躬負歸養父甚樂之張載菴庸黃友古常齒德望一邑咸為忘年友題寓舍曰君子齋父病歸侍藥克謹暨沒哀毀治喪斥釋道教一本朱子家禮服除益自礪取經書及史籍朱批墨勘期在躬行以傳後裔復以歷代刑書惟在刑統傳釋雖括韻語然辭約義博注者弗一迺裒諸家言附以己見著刑統賦輯義四卷藏以俟時永樂癸巳太宗命廷臣五品以上洎郡邑各舉所知以安養軍民吏部郎中何君澄薦以堪職風憲江陰令李君進復以材宜牧民舉明年徵至南京仁宗在青宮監國再命吏部尚書蹇公義試理人策一篇復舉律疑數條為問隨問敷答同試者皆授郡邑職獨拜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時掌部侍郎張公本介潔自持鮮有當意疑獄多俾訊之安慶鄉民七人夜漁于河竊民舟米軍衛邀功抵以強劫重辟一訊知其冤改以杖徒政多類是辛丑歲上命尚書宋公禮伐木于西蜀與輔行選既至保恤軍民事獨先集烏蒙蠻號昇子強獷難化一夕驚疑被甲負弩羣至眾皆懾懼獨挺身諭以朝廷威德蠻遂帖服自宋公而下悉以為弗及仁廟嗣統徵選大理卿虞公謙刑部尚書金公純同日論薦卽授承德郎大理寺左寺正時法曹斷獄多以知情故縱及大不敬為擬特爭之曰我朝定律除逆叛數條外餘無故縱之文況不敬情罪輕重弗一庸可概入重比以失聖朝明慎庶獄意乎虞公韙之悉為駁正迄今遵守數歷既深清介孚于遠近勅命馳恩贈父俊如其官母妻俱安人賜白金十兩寶鈔二百錠歸嘗焚黃之禮妻郭歿于南京官舍弗再娶子三人（吳文恪公贊爲監集御史撰小傳條節文）少嘗好琵琶受先君之教而絕之亦嘗為酒所困感有古黃先生之教而改焉及讀程子制外安內之箴頓然而悟因推類以通其餘故鄭衛之樂不使經耳靡麗之色不使近目親友張宴而聲妓佐酒必毅然起避固挽之亦不留凡宴享之際以禮酬酢而已思宣聖鬼神敬遠之訓故巫覡禱祠之事絕口不道遇他人女婦之寺觀廟宇者必厲言斥其非或以招怨讟止之則曰吾以名教為重奚恤人言（海陽許[illegible]書傳後）有告儀真簿與吏盜官麻萬斤已誣服察其冤覆勘麻數不虧特昭雪之徽州民有室女無夫而娠舅氏詰責之女懼解衣水際而逸女之母訴弟過女溺死杖徒駁以屍未獲令檢尋後于鄰邑得其女蓋與人私通以逃始正其罪追還徒者（翰林修撰張洪著傳）有御史陳旭子與鄉人同飯於肆俱為邏者所獲蓋鄉人前為盜劫人事覺而逃餘黨七人已棄市鄉人既就縶懼拷誣引御史子同盜且分之贓案具而鄉人死御史子無以自明謬以其母嘗珥為贓公閱案見前七人招服未嘗有御史子及召事主驗所入贓非其物疑而問之其子號痛稱冤公將直之同列皆謂成獄久不可改公曰御史子有冤而不得白執法者能無愧乎乃獨署其案聞于朝而釋之其在大理時貝鄉民有失馬疑其鄰盜之執告于縣縣丞亦以為可疑因拷訊過重而死法司坐丞決罰不如法當徒而又坐告者以殺公曰因公殺人罪丞當矣告曰因疑而訴豈可坐以誣告致死哉所疑則似丞與告者各杖一人矣遂駁正而活告者之死有某衛指揮畜交阯蠻童既長為娶目為養子後指揮戲其婦不從事覺法司罪以強姦子婦公駁之曰養子非所生而姦且未成比於內亂有間矣覆議得減死從流莒州有屯卒奪民田為其所訟得罪于按察司卒讐之而無以逞夜盜民家驢以歸民搜索得之卒反以民為誣賴擒送千戶孫恭所千戶與卒下親民被禁勘至司死法司坐千戶以因公徒罪公曰

殺以止殺千戶得生則死者銜冤遂正其故勘之罪山東人皆快之蘇州衛卒十餘人駕舟邏偷泊泖西務夜劫客其中一人爲事主所殺餘黨懼事覺無以自飾見鄰舟有押解人帶兵仗防因而行者因謬指押解人劫商財謂其侶往救而被殺擒告于官誣服覺其服疑之曰押解人與因同舟借使爲盜因必知之駁令驗問果得其實遂釋押解人而正强盜之罪永樂間嘗領部檄督事于宣欽諸郡時部官出臨州縣者多昧大體爲有司所忽有郡守侍京朝舊職於人罕所敬讓見公獨踧踖而加畏間持酒殽致餽欲以微覘公意而繼以贄禮公毅卻之守退而歎曰吾守此郡閱貴人多矣清白自持唯嚴公一人焉（趙府右長史羽忱書傳後）奉命督辦太平者非一人公館不能容則分寓僧寺一日民有懷白金數十兩詣寺賂他督辦者而誤詣志道既見民驚愕欲引卻不能詢之具以實對即日徙寓學舍僧莫知其由自疑有失而見遣也懇留且謝過笑曰吾欲就儒者談耳絕口不與人知竣事去懷金者乃願言其事時督辦後期者例罰工作志道不忍急責民或曰獨不慮罰工乎曰君已辦矣蓋先寓書其予鬻田爲工作費役監祭御史尹崇高太平還訴予繼數遇太平士人語加悉（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書傳後）嘗承工部文移發南直隸夫匠郡縣具匠名爲籍吏胥緣爲奸匿貲賄者他人不之察志道閱舊版盡摘戶之匠者發之郡邑不能容其奸既發吏不即遣以稽限例當拘役予姓憂懼曰貧奈何曰乘馬鬻諸市曰不足齋券鬻其田曰奈老何曰病即死耳略無戚容（送葉貢序）

讀書法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盡讀書之法也（賊陳捫談新話）

辨達磨面壁影

魏莊渠先生校督學河南余得其辨達磨面壁影移文云爲辨息怪妄事按少林相傳胡僧達磨面壁九年影透入石世以爲神書冊記之本職親至其處見洞石與影石形類不同已了其妄因命發封知縣侯泰召石工鑿其痕驗之則其怪誕不待辨說而自破仰河南府鈔案轉行儒學存照候修志書之日特與改正以破千古之惑免使流傳四方愚者起信智者生疑斯實關邪崇正一大助也案至具奉過日期繳報

季迪少時題畫

國初高太史季迪儆當勝國時年方十六已有詩名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臨川饒介之分守吳中使使屢召之而後往座上皆鉅儒碩卿以倪雲林竹木圖命題實試之也且用次原詩木緣曲韻時太史一展稚耳衆易之侍立少頃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湘綠踰垣爲惜酒在尊飲餘自鼓無絃曲饒大驚異延之上坐特爲書于圖諸老爲之擎肘自是名益重云

岳武穆請糧印

蘇州張氏藏岳武穆請糧手牘小楷精妙絕類顏魯公下有單名一小方印（飛字）

易學三書

敖清江英云本朝易學蔡虛齋之蒙引易之博也劉呆齋之圖釋易之約也梁石門之參考易傳本義之斷案也三子之書皆有功于易學

孟子古本刪本

孟子古本十四卷　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何異刃耶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謂率獸食人且人惡之況虐政乎故老愛幼推心于民天下運掌中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人議嘗臭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若久塗炭則易政　枉己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聞之曰不知政不如以時修橋梁　伊尹不以一芥

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　蜀郡趙臺卿作章句曰指事此載扶風馬總元會意林凡二十六條不甚異於今本者不錄今錄六條如右惟白羽等句迥然不同　揚子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說苑載孟子書孔子於衞主雍雎雍雎姓名也與癰疽聲相近　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無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欲止淫　鮑照河清頌引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　梁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于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漢知德之至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　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書安可無也學者慎所取而已不知慎所取則不如勿學而已矣　許慎說文引孟子去齊滰淅而行（滰音其兩切）　孟子曰人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其子之父母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右與今本異同者凡七條今本絕無者亦七條豈皆在十四卷中之逸乎我太祖國初嘗刪國人寇讎反覆易位等數章不用此刪本至今猶在南禮部堂權中然卒寢前旨以全書行世

十字碑

孔子十字碑在常州延陵廟中邑申港季子王墓亦有陶九成云與古文異而類大篆

辨齊襄復讐

俞文豹吹劍錄云武帝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按莊公元年書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酅入於齊四年紀伯姬卒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蓋襄公霸國之強紀不能敵至於大去其國紀季以國入于齊伯姬憂憤而卒葬于他邦宗廟社稷一旦邱墟矣夫婦兄弟不能相保春秋方哀紀侯之滅亡書紀季之不廢宗祀安有大襄公之意惟公羊傳謂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故有是言然齊詩刺襄公極言其荒淫怠慢安能上念九世之讐其滅紀也直以無道行之耳弘治時東陽盧御史格荷亭辨論中云春秋譏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齊滅之也何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遠祖齊哀公烹于周紀侯譖之也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賢之愚謂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春秋之時強陵弱眾暴寡滅國之事相望於冊何讐之可復耶公羊倡爲邪說惑亂後世漢武詔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高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遺朕嫚書之辱於是征伐四出頻年用武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卒之天下騷動漢氏幾亡皆公羊之一言啟之也唐子西云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豈不信哉．

葉文齋八戒詩

庚辰四月暇日檢閱紀傳及諸雜記取其事可爲鑒戒者詠爲詩曰酒池曰鹿臺曰膠船曰鮑車曰迷樓曰雨鈴曰艮嶽曰天魔凡八首　釀成平地湧如泉香拍瓊濤可運船彌望糟隄應十里笑看牛飲更三千流連長夜惟耽樂放逐南巢始悔遷何事宿酲千載後紫雲玉樹尚昏然　傾宮瓊室倚高臺北里霏霏樂未迴祖訓風愆渾不解民罷版築重堪哀孟津將渡諸侯會華國還迎美女來寶玉自隨煙燼盡獨留荒阜向蒿萊　重勞萬姓事南巡鳳艦乘危過漢津楫失中流緣底事波沈平陸怨罷民魚龍抱恨歸潭底風雨無由問水濱自古慢遊多不返錦帆天際更何人　金鐫玉勒後東封羽蓋繽旂萬里同博浪副車曾未中華陰鬼壁已先逢鮑魚載臭遺千古貔虎徒勞戰七雄何事斯高猶矯詔咸陽一火盡成空　錦纜牙檣下汴州春風三月廣陵遊司花倚笑終成變焚花蘇幾未解憂翠袖三千唯灌莽朱簾十二已荒邱當時

只有長隄在柳自青青水自流　鼙鼓漁陽虜氣張上皇西幸過咸陽馬嵬塵暗霓裳冷斜谷山連蜀道長日華未聞防霞轍雨鈴猶自歎郎當色荒自古知難悟殷鑒還宜戒未忘　艮嶽天開近法宮綠華紫石畫圖中宸遊競逐胡塵散帝業都隨王氣終花石有綱南國怨龍沙無夢北庭空懸知五國城頭望白草黃雲杳莫窮　高戴牙冠翠袖長錦纏珠絡豔生香新翻十六天魔舞開倚三千月殿妝曾是宴安懷鴆毒祗緣祕密失苞桑翠華零落知何處月暗塵昏到應昌此余邑葉文齋之蕃作也公工詩辭手鈔書幾千卷錄此以見一斑云題首庚辰乃正德歲

三全三養四印

亢倉子曰導筋骨則形全翦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東坡嘗語人曰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而不可益有召我者預以此先之主人不從而過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神三曰省費以養財山谷送張叔和詩云我捉養生之四印乃謂忍默平直也所謂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蓮社十八賢圖

宋李元中書蓮社十八賢圖記云龍眠李伯時爲余作蓮社十八賢圖追寫當時事按十八賢行狀沙門惠遠初爲儒因聽道安講般若經豁然大悟乃與其弟惠持俱棄儒落髮太元中至廬山時沙門惠永先居香火遠欲駐錫是山一夕山神見夢稽首留師忽於後夜雷電大震平旦地皆坦夷材木委積江州刺史桓伊表奏其異爲師建寺是爲東林因號其殿爲神運時有彭城遺民劉程之豫章雷次宗雁門周續之南陽宗炳張詮張野凡六人皆名重一時棄官捨緣來依遠師復有沙門道昺曇常惠叡曇詵道敬道生曇順凡七人又有梵僧佛䭾跋陀羅佛䭾耶舍二尊者相結爲社號廬山十八賢時陳郡謝靈運以才自負少所推與及來社中見遠師心說誠服乃爲開池種白蓮求預淨社遠師以其心亂拒而不納陶潛時棄官居栗里每來社中或時纔至便攢眉迴去遠師愛之欲留不可得道士陸修靜居簡寂觀亦常來社中與遠相善遠自居東林足不越虎溪一日送陸道士忽行過溪相持而笑又嘗令人沽酒引淵明來故詩人有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沽酒過溪俱破戒彼何人斯師如斯又云陶令醉多招不得謝公心亂去還來者皆其事也此圖初爲入路與清流激湍縈帶曲折踰石橋溪迴路轉石巖一又緣而上石巖一二巖之間有方石池種白蓮花巖之傍有石梯度山迤邐而去不知所窮嘗途窮處橫爲長雲蔽覆樹腰巖頂其高深遠近蓋莫得而見也傍石池有高崖懸泉下瀦爲潭支流貫池下注大溪激石而湍漩者虎溪也巖之外遊行而來者二人一人登嶺出半身者宗昺也一人躡石磴而下者曇順也巖中爲經筵會講者六人一人踞牀凭几揮麈而講說者道士也一人持羽扇目注懸猿而意在深聽者雷次宗也一人合掌坐于牀下者道敬也一人相向而坐者曇詵也一人執經卷跪聽於其後童子一舒足騷首有倦聽之意蓮池之上環石臺坐而讐經校義者五人石上列香爐筆研之具一人凭石而坐者劉程之也一人手開經軸倚石而回視者張詮也一人正坐俯而閱經者惠叡也一人囘坐拱手傍視而沈思者惠持也一人持如意而指經者惠永也一人捧經笈與童子持如意立其後又童子跪而司火持鋏向爐而吹一人俯爐而方烹捧茶盤而立者一人傍看石匱茶器又一巖中有文殊金像環坐其下爲佛事者三人一人執爐跪而歌唄者曇常也一人坐而擎拳者道昺也一人執經卷而坐者周續之也臨溪偶坐者二人皆梵僧一人相肩持短鈕者跋陀羅也一人舉如意據膝而坐者耶舍也童子一卷髮胡面持羽扇立其後一人露頂坦腹仰視懸泉坐而濯足者張野也童子持巾立其側有蹲而汲者一人石橋之傍峭壁崛起前有僧與道士相捉而笑者遠公送陸道士過虎溪也一人貌

怪雄覡捉巾瓶而立者捕蛇翁也童子負杖卻立而待一人乘籃輿者淵明之迴去也淵明有足疾嘗以竹籃爲輿其子與門生肩之前者若欲憩而不得後者若甘負而忘倦蓋門人與其子也童子負酒瓢從之一人持貝葉騎而方來者謝靈運也傍一人持曲笠童子負笈前騎而行凡爲人三十有八馬一猿一鹿一騾用草木不復以數計人物灑落泉石秀潤追千載於筆下萃羣賢于掌中開圖恍然若與之接揮麈而談者如欲懸河吐屑肆辨而未停默坐而聽者如欲屏息杜意審諦而冥冥沈思者如欲鉤深味遠叩玄關宅靈府而遊乎恍惚之庭梵唄者如欲轉喉鼓舌而有雲雷之響與海潮之聲行往來如御風而遐舉坐臨水者如騎鯨而將去笑執手者軒渠絕倒達於衣冠蓋其心手相忘筆與神會而妙出意表故能奴隸顧陸僮僕張吳跨千載而獨步非十八人者不足以發伯時之筆非伯時者不足以寫十八人之趣豈非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其臭味相似故形容之工若同時而共處者也伯時於余爲從兄實山林莫逆之友爲此圖凡三十八日而成余得之遊居寢飫其下客來觀者或未知蓮社事因記其後覽者當自得之也圖成於元豐庚申十二月二十五日越明年辛酉正月二十六日龍眠李沖元元中記

桑民懌落乙榜

李西涯送桑民懌訓導泰和一律云十年三度試春闈親見聲名滿帝畿甲第久慚唐李郃奇才終誤宋劉幾功名歲晚非蹉跌湖海官貧尚市衣試看孤鷹下林落壯心還向碧天飛題下注民懌蘇人會試春闈策有胸中有長劒一日幾回磨等詩爲吳檢討汝賢所黜又作學以至聖人之道論有我去而夫子來等語爲邱學士仲深所黜今年得乙榜年二十一籍誤以二爲六用新例辭不許遂有是命觀此則世所傳聞皆非妄也蓋場中下筆苟非雅馴則雖有奇抱將無窮乎有不得概委之于命矣

鐵椎銘

鐵椎銘朱亥貢金張良受之合以忠義鍛成此椎銅山可破椎不可缺金埒可碎椎不可折噫亂臣滔滔四海嗷嗷長蛇其尋封豕其饕上帝憤之以椎畀著（栽工千戶紅）椎不自奮假手於汝數未莫先時來敢後曾不一揮元兇碎首匪椎之重唯義之勇雖椎之功惟人之忠長僅數尺重纔數斤物小用大策此奇勛椎在人亡再用者誰藏之武庫永鎮姦回此宋翰林學士王文炳撰見山房隨筆

戒菴老人漫筆卷二

戒菴老人漫筆卷三

戒石銘

皇明天下郡縣戒石銘乃宋熙陵朝節出蜀檮杌中所載蜀主孟昶文四句耳自宋迄今因而不廢昶全文不傳今錄之銘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乙絲騶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役是切有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

辨博物志

張華博物志世止十卷事多雜出諸書或本書久失後人掇拾爲之耳又云原四百卷武帝俾刪其繁存此亦不應倍去若是之懸絕也

駮靈芝圖

靈芝圖曾見五采妝繪一冊名狀多異產地迂僻道家所造也說

妄不可盡信

雨下失魚

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姚合詩驚飆墜鄰果暴雨落河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雨下則魚隨水而去驗之不謬

墨子夏后開

墨子書稱夏后開開卽啟也與史記稱微子開同避漢景帝諱則墨子疑漢人所譔非本書

元史二傳誤複

元史速不台雪不台二傳異名而事頗同文有詳略耳觀言俱七十三卒俱諡忠定其謬審矣（第十八卷有完者都第二十卷又有完者拔都名既重多一字履歷復不大殊見的）

王質論紀年

王質景文云渾淪以前其略見於釋之長含經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

降眞香

柳之懷遠產香藤葉大如掌多刺鑽蹀紋齒巨材產多於山林紆彎之處歲久色微黃曰藤香或深藏嶺岏巨石攫路人跡不到霜饕雪虐積以歲月皮肉俱爛赤心如鐵謂之降眞香（本草云出黔南栟利諸香燒煙上天召得鶴主天行時氣宅舍登異並燒恐驗）

西域記一事相類

大唐西域記婆羅痆斯國有隱士求仙得一烈士令終夕無聲云云與幽怪錄杜子春事甚類

論善惡語有本

大學或問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漢昭烈云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書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卽易繫辭所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一節之意

釋廣弘明集字殊

唐釋道宣廣弘明集載謁大慈恩寺詩一首作今上則高宗也今載太宗文皇帝集中萬仞集作百圍影集作圓綺霞集作霞綺瓏帳集作籠

兔亦有雄

古樂府雄兔腳樸樕（一作撲握）雌兔眼迷離王充論衡兔舐雄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觀此二說則兔未嘗無雄也

鄭所南傳

王逵善撰鄭所南先生傳云先生名所南字思肖號憶翁福州人宋末太學生也博學多技能爲文不以草而豪怪可愕又善畫蘭成則毀之人求之甚靳值元氏位中國坐必向南人詢之則曰夷狄入中國爲萬世之大變聖人書狄以爲大戒今日士大夫恬不知恤反爲之鬚吾不忍也當世無不慨之貴要者求其蘭尤靳弗與庸人孺子頗契其意者則反與弗計然亦不甚士人詢之則曰一片中國地爲夷狄所得（一云土爲番人奪去）吾忍畫耶凡平日所作詩

多寓意於宋若題鄭子封書塾曰天垂古色映柴門千古傳家事且存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重受別人恩譏宋之臣子復仕於元也若題其畫蘭曰求則不得不求或與老眼空闊清風萬古譏一世之士無足當其意也（圖繪寶鑑云工畫墨蘭嘗自畫一卷長丈餘高可五寸許天真爛漫超出物表題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寓意飄載所南蘭自題詩云一國之香一國之殤懷彼懷王於楚有光）若題其畫菊曰花開不並百花叢獨立疏籬趣未窮甯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墮北風中自謂志節不爲元氏富貴所奪也若題其畫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敢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爲天下不忠不孝之榜樣譏夫忘國而事仇者也平生寡慾而好遊凡遇窮山大澤必彌日忘返咄咄書空心與口語人爭覘之彼則蔑如也著書甚多行於世者有太極濟鍊文一帙多隱語艱苦難讀莫知所謂書後題二十字云大無工十空經臣瀝血三斗書此後有巨眼者當識之好事者或藏於家竟以壽終葬於姑胥之西所謂所南者以南爲所也憶翁憶乎宋也思肖者思乎趙也凡其爲人類若此修宋史者

遺其人故宋史無傳余故惜而傳之云論曰蜀孟昶侈肆之後豪右爭相夸尚石恪生於其時晝殊形詭狀以辱之彼所南者無乃恪之徒與昔王褒痛父非命終身不東向而坐夫君父一道也彼所南者抑又褒之徒歟嗚呼自有天地以來所以彝倫不墮者以有節義爲之閑也通圓者哂其狷介又孰知有所不爲者亦聖人之所取乎（遂昌山樵錄云客吳下有田寄城南報國寺吳人刊其錦錢集行於世　崇禎戊寅歲有所南心史一帙得之於吳寺眢井中蠟疊鐵函維刻行於世）

先儒用方言

先儒言句（音當俱去幹當幹）幹當事也每言合下如何如何合下字猶今言一落之意朱子有云丁一確二乃的當之意今俗語猶然程子凡言大小大事猶言多小大事也言體當（體去）二字方俗之言體驗幹當之謂

祝吁

衛公子州吁左氏公羊及詩皆同惟穀梁作祝吁此音相近而然如呼雞之聲州之爲祝也

縣尹事用誤

事文類聚以令尹子文爲縣尹事用誤矣

韓集百葉桃

昌黎集有題百葉桃花詩卽今謂之千葉

伐侂胄祖隴竹

宋侍郎臨安俞公烈登淳熙初第累遷中書舍人會宗室希誾由官所奔喪歸誤伐韓侂胄祖隴傍竹爲造墳具法司承侂胄意使援持杖竊盜例公曰墟墓非人室比兼未嘗持杖今追兩資送州安置罪涉太重夫有官之家猶得贖矧希誾在屬籍特不得贖乎遂獨以聞止罪伐竹者侂胄銜之尋嗾言事者論去此事宋史所不載余見於王梧溪詩集中侂胄之橫俞公之賢皆世鑒也

御用筆

朝廷用筆每月十四三十日兩次進御各二十管冬用綾裹管裹

襯以綿春用紫雞至夏秋用象牙水晶玳瑁等皆內府臨時發出製造弘治時吳興筆工造筆進御有細刻小標記云筆匠施阿牛孝宗見而鄙其名內傳以小名對敕易名曰施文用至今猶然右二事吳興筆工張永賢說

方正學禍蔓

太宗殺方孝孺族八百二十口

梁文遺事

梧溪集載梁友直遺文俞之近遺事皆邑志所不可遺者梁文云江陰王庫使家藏黃筌雀哺鷄卷後有後村詩跋嘗聞古院畫率有名義是三雀者殆取詩禮春秋傳三爵之義與筌蜀人故云浣花溪耳雖然姑置老筌而論後村方宋氏叔季時王臞軒劉後村文章聲錚錚相頡頏臞軒元宵詩首押枰科末押民齊後村此雀詩和韻乃竄入鵝韻王以辭賦高第二人及第劉以名臣子孫有文辭賜及第眞西山爲中舍舉之自代皆非不諳韻者直狃於閩

人語言聲音不覺跌宕當不以過余既辨、論且贅贊云觀雀哺鶵可以知仁仁於曷知於雀之身雀知有子子知有母飢焉思哺食在毋口嗟彼雀矣以鞠以育矧伊人矣孰無天屬幼貧其親長養其親天屬至親勖哉世人庚辰三月三山梁益俞事云先生姓俞諱遠字之近號空谷江陰鳳歌（今改作戕）鄉人也以儒起家至先生貧隱居教授能行古道毘陵孫岵以先世舊依先生待如近懿卒殯馬頃年疫傭奴病乞歸先生曰愼無疑疫氣相染其善調護踰旬死時兵興山林盡赭人死多委之壑或以是請先生曰生盡其力死棄之溝中不義也特爲棺瘞歲暮春里萌舁木偶神遨井落閒至先生門適所舁重而止舁告衆姥曰神靈報施影響捷宜急祭燎旗下否則殃及矣姥笑曰木偶何能爲主人歸吾家爨下物耳衆愕眙去族姪裕親歿有佛者以佛事爲解裕毅然曰吾諸父嘗謂形神既離地獄何有今乃自誣親有罪不孝孰甚佛者慙而退其善行及人率類此先生骨貌清卓類有道者長於古文尤嗜詩

亂中吟詠不輟嘗自敘詩曰蟲之翡翡鳥之嚶嚶機動籟鳴豈得已而不已乎不得已乎耳於以見其出乎性也壽七十二子椿孫庠序

駮李靖行雨事

李靖行雨事言馬鬃一滴則地下雨二尺今凡小雨沾塵或寸許不齊者何以施馬鬃之滴也

不知章草

近世學書者知有宋克體不知有章草然非重頭曲脚之法也善隸書者知之

蘇詠妓誤使事

杜無海棠詩者以母諱故耳東坡之詠妓李宜乃一時之失言也西郊野叟詩話載之以爲美談何耶

趙同

漢文帝時宦者趙談史記作趙同者蓋避太史公父諱言與談同名耳故曰同今漢紀猶作趙同誤矣

晉多用信字

晉多用信字使人也世說及二王帖中可見今曰書信音信獨指簡札非矣

唐詩用至竟

唐詩多言至竟如云到底也杜牧云至竟息亡緣底事至竟江山誰是主之類

志稱

志中有爵者宜稱家無爵者稱墓有爵及尊貴者稱公無爵者咸稱君

序素書

張商英序黃石公素書言得於子房家玉枕中上有祕戒不許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以道與神加於聖賢之上必是道家所託非吾儒之見也

貫衆

驢馬食管仲三五日易肥駔儈之欺人多用此一云貫衆

洋溝

今人家基內簷頭下溝皆稱洋溝其名甚古崔豹古今注云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抵觸垣牆故爲溝以隔之故曰洋溝也（有以屋下者爲陰溝簷前者爲陽溝甚謬）

甘蕉

甘蕉出閩中以糖漬之可以寄遠形如鎖陽而氣近黃精味酸

悼陸全卿詩

吳人悼陸全卿冢宰坐盜黨詩曰子規聲裏夕陽微何事先生懶見幾雲夢竟成韓信縛鱸魚空待季鷹歸功名到此分成敗史筆憑誰定是非寂寂朱門春去也楊花燕子任爭飛或謂唐伯虎作

北海東坡書源

李北海學王而飄逸者也蘇東坡學顏而飄逸者也

麻嗏龍統趙

唐李涉題宇秀才櫻桃詩曰風光莫占少年家白髮殷勤最戀花今日顛狂君莫笑趁愁得醉眼麻嗏今人欲睡眼將合騃而縫細者曰麻嗏不知作何寫偶觀王荆公百家詩選李涉詩得此二字今物之擁腫者俗曰直龍靯桶葦居安梅磵詩話記鄭安晚丞相未貴時賦冬瓜詩云翦翦黃花秋後春霜皮露葉護長身生來籠統君休笑腹內能容數百人卽此龍統字今人以虛罔不實而斥其妄行者則曰趙爾雅休無實李郭璞云一名趙李蓋無實者虛也疑卽此趙字

杜順法界觀

西銘總論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法界觀云華嚴大教浩博難名杜順和尚文殊應身以自智見華嚴一眞法界總該萬有卽是一心其中諸佛衆生若國土若莊嚴義境無量於無量境集其義類總舉色空理事爲例東爲三重觀門一曰眞空法界二曰理事無礙三曰周徧含容若達此三門則法界重重縱橫達矣

演卦爲神農

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此淳于俊對高貴鄉公之言也漢魏間人士守經甚嚴斯言必有所本陸儼山傳疑錄云

中山王御碑跋

洪武十九年御製中山武寧王神道碑文後有跋云臣惟古功臣之甍壙有志墓道有碑禮也然自唐以來皆命詞[illegible]爲之惟我聖王芟夷羣雄混一區宇雖股肱爪牙非止一人而中山武寧王實元勳之首南收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大武皆王之之功今其薨也聖上以王豐功偉績始終本末非詞臣所能周知故親筆之刻置墓道自古人君禮報功臣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臣等不敏幸得同侍經筵欽覩御製不勝感激流涕謹拜手稽首書於碑文之左文淵閣大學士奉議大夫臣朱善承務郎左春坊左贊善臣劉三吾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臣汪仲魯翰林院待詔臣沈士榮孫大雅謹書此成化二十二年丙午冬其五世孫徐鉞所刻以傳者今不可多見矣且孫公吾邑之先輩也謹錄

蔡京父子相軋判

正德時邑庠蔣一龍爲邑父母蔣公所愛適試於按院經書論外又出一蔡氏父子相軋題作判其判曰周公相而伯禽封忠輸內外鄭桓卿而鄭武繼職善開承故挾箕裘之猷何嫌夾輔世濟之美豈蔡同朝德乃下衰恩斯冒濫寵光操廢立之柄進爲司徒安石執變法之權推零侍講樹黨一門翰官再世是因昧君臣之義然猶全父子之恩若石厚之輔州吁石碏以先臣而見殺懷光之叛唐德李璀以入侍而告謀則義有重於朝廷恩難兼於骨肉今也蔡京以謟佞得政既非殺貽禁攸以權勢超遷尤非武踐乃者位漸肩班忌由心出邸館自開各納買官之賄客賓分附頓生奪要之疑震用事而上九當退於無爲京猶戀位乾居尊而六子未承乎幹蠱攸敢同升既不識父子去就之機謂宜篤僚友協恭之義蔡氏均有罪矣宋室亦曰殆哉試後寫卷呈於蔣公閱至判便頓足曰使萬死一年豈能作此一句浮白賞之至醉其歡變邑後每對似此一龍父舜文本王姓居城東因父鞠於蔣靜齋而仍其姓焉一龍父子皆吾邑高才生而卒皆不得一第不識造物謂何

淫色爲風

今人謂淫於色者爲風卽馬牛其風之風

論格致辨千金方

格致餘論辨千金方房中補益爲非此垂戒立法爲中人慮耳卽暴者不可以主兵貪者不可以主財之意若仁以不殺爲威廉以不貪爲寶亦無害也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

搖籃

今人眠小兒竹籃名搖籃郭晟家塾事親曰古人製小兒睡車曰

搖車以兒搖則斯故也蓋搖車即搖籃今別有綁車之制綁一作縍（音幫）此字玉篇廣韻俱無乃出免疑韻中蓋後人所造也

琵琶青冢

石季倫崇王昭君詩序云匈奴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爾也熟參此序乃知昭君出嫁之時未必以琵琶寄情特後人想像而賦之耳此范希文語最足以祛眾疑匈奴地有黑河青冢在黑河之旁夜四鼓時有氣直上江陰葛戶完仁山云古今人信琵琶而不知其訛言青冢而不詳其自余故拈出（呼韓邪單于初請為漢壻及死子雕陶莫皋立復妻昭君生二女一為須卜居次王莽時入侍太后失節如昭君蓋無足道者）

護花鳥

池州九華山江南勝地山中有奇花歲發則有護花鳥鳴焉遊人欲折者鳥則盤旋其上鳴聲云莫損花莫損花無錫倪容舉人如泉嘗居山中月餘親對徐納齋尚德說得聞

誤引不多食

論語曰不撤薑食又曰不多食謂每食適可而止非言薑也事文類聚蔬菜門引孔子不撤薑食不多食而題云薑不多食連上文而言之謬矣

周尚書談邊境

常州周約菴金僉鎮撫延綏言三邊寒甚遼東第一大同次之眞有墮指裂膚之慘屋下皆有霜蓋氣透徹故也人出其有受寒者扶至家漸以溫物食之若驟以火則皮肉俱爛曉開城門不知者誤以手候其鎖則皮皆去如灼蓋醫家亦有寒極似火之說　西邊有火焰山　韃靼腸極細如豬腸人身瘦長而闊膀不畏死得勝則唱敗則哭韃婦至中國人戲弄其乳則喜以爲愛其子也至隱處亦不爲意惟執其手則怒謂執手爲夫婦動挾刃刺其人　馬瘦見肋骨蹏甚薄至中國養壯而蹏厚則不善走極有駿異者欲入寇則餓四五日（撫州王書客自大同來見韃子八萬騎大同見畢南去亦言騎餓七日）　陝

西出黃鼠味佳設宴珍饌　出黃羊身尾似鹿而角似羊肉甚美　鯉魚甚肥腹中多脂形如南方者而重三倍　半翅鳥倍大如鴿鴉肉味亦如之性極癡又謂之半癡亦曰癡半斤好視紅物飛不遠輒下獸人著紅裙襖以誘之則近身凝視不去故可得　韃人稱中朝皇帝爲罕蓋胡人聲重而疾古云可（音克）汗（音寒）音近罕耳　有猴小如拳人家畜者飲水漸大　邊上虎極大　達達騾馬之外亦乘牛具鞍行走　達達稱中國官府爲阿法　邊上老鴉紅觜紅腳鸚舌教之能言亦如鴝鵒　余謁周公因縣父母石首劉公見託請文之故坐間談及邊境且出示三邊圖凡所聞者聊識如右

老儒遭困

鄭邑東橋徐氏世敦禮讓近後裔衰薄有老儒邵夢巖熊者亦被其陵竄好事者以詩嘲之漁梁溪上水東之魯道於今一變齊捭闔場中多智伯陽春調裏少鍾期捐階不是徐行日仇餉渾非亟拜時八十年來函丈老月明無可一枝棲夢巖家君童穉時師也記其獨對黃菊一絕云菜羹麥飯午陰斜飽看中央正色花非是無心近紅紫清貧何地著繁華其著作多散見縉紳集中

塔影

牛首山塔影在僧室中閉門暗映卓前懸紙或以白衣承之影小而倒黲黲可見室與塔甚近非相值之地不知何故

德祐開子撰父志

嘉靖十五年丙申歲秋邑中大街虹橋溝東居民钁地得石乃宋末恭帝德祐年間子撰父壙志爲余業師沈養吾所得備錄于左

王君錄參從事壙志先君諱建大字直方氏王曾祖諱奉議郎累贈中大夫妣朱氏胡氏俱令人祖盅中奉大夫直徽猷閣司農少卿贈正議大夫妣傅氏韓氏俱碩人周氏宜人父燾朝散大夫通判秦州軍州事妣趙氏封宜人始卿祖更英簜歷清貫聲光赫奕至先君生眉目儼偉如神幼穎異力學諸父見聞重染熟知先朝文獻

淳祐己酉以百篇預鄉薦寶祐乙卯通判官無爲類集少卿笑菴文稾將鋟梓先君校正彙次計使陸公景思見之與語喜其儀語英氣歎曰燕趙奇士非虛言蓋王氏世趙人而江陰則僑寓也丁巳理宗明堂禮成先君以通判冢嗣奏補將仕郎未幾丁宜人艱纔通判艱服闋授廸功郎監通判支鹽倉度宗御極加修職郎遇賞循從事郎居官會計當有能稱制使李公庭芝印公應雷皆舉升剡秩滿印公畱權海陵準遣繼辟安東錄參未赴感疾歸始舊居鬱攸通判雖葺數椽未完雁行衆不忍析至是買廬虹橋巷休假歲餘疾革謂弟若子曰自樞祖至先人七世有列於朝吾幸繫先人遺澤志非不如昔人學非不如今人厄於數莫克振作讀一絕逝時咸淳甲戌六月十三日也先君生嘉定乙亥八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娶永嘉趙氏希澳女先十五年卒子男一人伯熊女五人長適同郡杜化孫次佛娘宜娘安娘佳娘俱未行伯熊卜嗣歲德祐改元二月十一日壬午安厝於昭闡鄉綺山之原祔先妣穴從治命也不肖孤伯熊抆淚敘次梗概識諸墓奉議郎知江陰軍江陰縣事兼提舉常平司主管文字賜緋高純厚塡諱

武林俗呼

杭州俗呼黃矮菜爲花交菜謂近諸菜多變成異種民間常以此嘗人如魚中之鯧也土俗多南渡遺風賣冰者叫大（粉者桄）雪以大雪收者佳鞵芝麻者叫何何舊姓何者曾聲此故也

取蟾酥法

取蟾酥法將活蝦蟆眉稜上用手裹捻油紙上或是黃桑葉上便有蟾酥用竹篦青刮離紙葉上便於原刮竹篦上插在背陰處經宿酥自然乾收用之

集覽誤認刊字

丹陽蘇頌子容宋皇祐閒進士累官門下侍郎以父紳嘗直史館極言時政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爲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腳陷人倒卓草頭木腳者木腳是梁字而草頭則蘇字也陷人倒卓者傾險之甚也（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腳其害在士大夫薛居樞府衆謂之草頭古天下苦其害在民）集覽遂謂熙甯中頌請以此語刊附國史此說非也且云爲父辯謗去之可也豈有反求添入之理蓋刊有二義有刊落有刊入此乃因國史有此語請於神祖而刊落之即詩序中所謂則亦刊而去之是也

論禰衡張華二賦

禰衡作鸚鵡賦張華作鷦鷯賦皆有超然遠害之意使能踐之何後患之有是所謂不能踐其言者也

文恪教外孫

常熟吳文恪公思菴先生送外孫錢昕一絕句云阿昕今喜赴科場南北奔馳日夜忙昔日曾聞先輩語一毫陰德二文章蓋昕父多行不法作此以教之昕後卒爲良牧伯能不負公教余大母嚴乃文恪之外孫女也耳熟之嘗以授謝且述當時錢捷後謁見命執埽除以折其少年英氣曰吳家外公錢家小哥教者眞是能教受者眞是能受汝孩兒當知樣子嗟嗟今復可得此耳提哉其詩語尤是與今日士子下一頂門鍼也

茅山古跡

茅山華陽洞石崖上眞書三大字相傳米元章書路傍洞泉二窾字龍石中玉柱洞中有石柱懸空四周可轉似滴乳結成喜客泉人至環石欄羣衆拍手則乳泡汎起玉宸觀大柏根幹纏紐被火餘蘖猶佳顏魯公四面碑張從申三絕碑俱存大茅峰徑路九洞十八折祠宇宮前九杉爲大璽官所掌玉印水蒼色方二寸有柄文云九老仙都君印篆畫八疊制作尚廉劇不甚古

文安幼穎

常熟李文安公傑五歲時在堂中圍柱戲跳見者以手閫庭柱圍圍轉試之隨應聲曰腳蹋樓梯步步高又有出楷人二字者卻對以扇子官夜坐庭中從兄指紫薇星令屬對應曰黃道日登第後入館賦禁苑聞鶯結句云君王厭聽如簧語莫向金門弄晚聲人多傳之

唐大中時墓銘

嘉靖壬寅冬余季弟家後濬河得一塊古墓甎余以水漸漸浸洗之字稍可辨然漸滅處甚多不可讀僅見首行爲瑯琊王氏墓志銘無書撰人姓氏乃唐大中三年間葬也惟銘完好錄之銘曰生居幽壞寂靜自然其生也天其死也天亦岸之原千秋萬年其（缺）甎八百塊亦載於志中余里名赤岸縣志作斥字余家先世所書有兩從者今定爲赤云

三花別名

山茶一名海紅花金鳳花都下稱爲海囊蜀葵浙江寍波稱爲丈紅花

曆書分色

王守溪曰曆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紫此河圖數也河圖之數戴九履一一爲白九爲紫左三右七三爲綠七爲赤二四爲肩二黑四碧六八爲足白故陰陽家一六八爲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

鄭州風俗

成化中河南鄭州舉人黃某出宰常熟鄉先生錢東湖以賡唱相厚偶談及鄉土對錢曰敝地風俗惟細民仍舊原自有矜嚴禮法之家即一城如此者凡十三家屈指數之盡矣東湖接聲曰連老父母家十四家黃茫應曰正是正是學生蹉數也聞者莫不絕倒近時有論鄭風者曰夫子但放其聲朱子解詩不宜概從淫例由此觀之豈其然耶

黃叔揚傳

黃鉞字叔揚蘇郡常熟縣人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鉞日遊市肆中見書不問古今即借觀之或竟日不還是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人文散逸詔求賢才悉集京師鉞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爲郡縣所知數慫之不能止家有田數十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託市鹽酪率一二日即入城從其友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覽比至陂輒盡每以爲恨楊溥者元末隱士也嘗避雨泊舟鉞舍傍窺見鉞持書倚膝讀不輟聲乃就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曰能讀幾何鉞答曰苦無書讀耳過目不能忘也溥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豎子能從吾游乎鉞喜再拜即從溥入舟至其舍與數冊書去自是數數來易溥怪其頻舉所借書問之悉記憶無忘者溥大喜曰吾插架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併辟福賢良溥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攜一子耕讀退郊以畢餘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奉觀覽奈何不自韜晦卒爲人知貽累我家鉞徐曰無患當爲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且曰即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有所對福盡如鉞教因同詣尹曰鉞與福共筆硯數載知福爲深福才能問學並出鉞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遣行即行不足以應詔君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得已乃獨遣鉞以生員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己卯舉湖廣鄉試明年庚辰第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升戶科左又改禮科居職封駁甚多辛巳（即建文三年）以父喪歸其所厚翰林侍讀方孝孺弔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應北之右臂也君吳人朝廷之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曰三郡惟鎮江最爲要害守非其人是自撤其藩籬也童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洽郡之良才恐不足以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必待戎馬至此亦已晚矣孝孺乃因鉞附書於善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以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即往居之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鄰知引之御史舟至陂時方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鉞從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貴客至欲割雞具饌鉞驚曰豈有居喪而殺雞禮

客者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壬午靖難師日促姚善受建文君詔總率蘇松常鎮嘉興五部兵馬勤王善以書招鉞以親喪尚在殯請卽日營葬畢事乃可趨命既而童俊果以鎮江降文皇帝正位詔暴姚善罪狀收之善麾下許百戶惟權詐因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三四日死悉以家人救免或傳言善款服上赦其罪復瞠目曰吾知善為人決無二心吾且少俟之善事定吾獨死未晚也脫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者孝孺字也遂復稍稍食其年七月十日善就刑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祠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不幸有國難義同許身君與希直同死國吾忍背義獨生乎祠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齎身入水死時收善黨急軍士縱橫郡邑中且訛言將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福乃具棺衾晝夜泣橋側百方求其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潰敗竟成禮葬之復弔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溼薜蘿九辨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采薇歌手披宿草孤蹤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按此楊五川儀從餘慶書院僧本清疏簿中得所記黃黃門事蹟又得殷學究書卷面二半幅所載遺跡合而詮次如右（黃公書作泯藏蘇傳矣得其鄉楊君稿詩并引附錄於此云鉞自成童時與我鄉叢楊兄同事筆硯採討古今風晨雨夕靡不相俱藝同殼處者將十載兄高才厚德十倍於鉞特以尊翁董暨老先生年過甲子不樂仕進故前後與鉞聯名而辟於縣者三舉於郡者再皆以病疾辭況鉞不才叨拜官諫臣茲以使事過吳郡特許歸省甫中過哥曹游因共暢累夕追議往事百感俱作竊望楊兄今之大賢人也向以親老而不仕今親則終矣向以世亂而遺扇今時則泰矣尚眷戀湖山將遂老焉而鉞忝司獻納又不敢故違高志以薦揚於上論其極致吾二人皆不能兼罪焉辯別聊識此以當出處殊途隱顯異致又不知兄之所以教我者何如也愛于茅堂靜不塵扁舟莫厭往來頻如蘭自覺心情古似夢還驚歲月新架上擬書千軸富窗前花木一林春嚴陵自是輕台鼎相對慙為獻納臣）

供閒選勝各八

牌色八奇　拗馬軍　雁銜珠　二姑把蠶　鰍入菱窠　蘇秦背劍　拗雙飛　雙腳抱疊勝環兒　象戲八捷（象棋）　背水陣　鐙蛾獨立　雪夜擒戎　雙龍爭珠　老蚌吸月　寒江獨釣　流星趕月　金雞抱卵　妙曲八引（曲名）　玉抱肚　後庭花（一曰尾把）　傍妝臺　玉交枝　對玉環　三仙橋（一曰三獨頭）　刮鼓令（一曰大迓鼓）　夜行船　齊雲（一曰圓社）　八弄（毬）　鞦韆塔　逆流水　勒馬膝　側肩札（一曰入贊賺）　鵲踏枝　鐙鎖腰（一曰勢繃扶）　雙背肩拐　黃鶯落架　麗詞八調（詞名）　鵲橋仙　喜遷鶯　摸魚兒　隔浦蓮　青玉案　瑣窗寒　醉蓬萊（一曰醉春一曰醉落魄）　金人捧露盤　手談八勢（圍棋）　玉匣藏珍　金圭七聚　彩鳳翻身　金蟬脫殼　猛虎奔林　喜鵲轉枝　二十八桃源　右軍觀鵝　撞九八巧（打毬）　臥棒斜插花　燕尾斜插花　後攛掀過前　前攛翻過後　背身正棒　兩肩基兒　雁點頭　背身倒卷簾　院鑾八劇（雜劇）　三拖旦　大分界　琴家弄　看馬胡孫　纏三旦　牽著駱駝　調猿挂鋪　雙捉揩

姚少師官誥

嘉靖癸卯秋八月有姚某者徙居顧山鎮業腐酒一日出其上世姚恭靖少師廣孝永樂十年二月所得贈祖菊山父妙心祖母周母費并封本官官誥五道貨於古塘王柳塘王齊梁子不識姚少師為何許人僅取其裱錦軸頭之類買之中玉璽誥文揭選攜去余友人雙涇周君聞之用秫米易而藏焉嗟嗟靖難大勳炳炳於金匱間而當時龍章卒為後世棄如敝屣豈適符色卽是空之本旨乎

鐙謎

鐙謎十語朱門九不開滿頭風雪卻回來歸家懶覩妻兒面而撥盡寒煙一夜灰一藥名（常山破故紙張寒滑石）一病名（喉閉傷寒暴頭火丹）

河豚有害

河豚余邑中之所慣食余亦愛之近入城聞一人家哭聲甚哀問之則以誤食河豚之有毒者連死四人悔聖俞詩云炮煎苟失所入喉為鎮鋣又云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眞紀實之言也余從此遂不敢食遇饌則每勸人世間多美味省此一物不為少勿為

蘇家口語所誤悔之無及時亦有聞余言而輟箸者有不謂然者余曰從若轉圜勝於墮甄蓋中毒者多飲穢物解之聊借戲以警云偶得朱時陳止齋傅良戒河豚賦錄之以廣余意焉其文曰余叔氏食河豚以死余甚悲其能殺人吾邦人嗜之尤切他魚余嘗怪問焉曰以其柔滑且甘也嗚呼天下之以柔且甘殺人者不有大於河豚者哉遂賦之物固有害人兮人之勝者智也牛能觸吾爲之絡馬能踶吾爲之銜且鑾也烏喙之毒用之藥以治也虎豹搏且噬也機與穽足以備也蛟蜄可馴兮蛇虺蚖蜥可避也雖其質禍賊兮名彰莫余僞也是故防之疑兮待之懼也吁河豚柔滑其肌兮旨厥味也孰魚匪羞兮而柔以甘人同嗜也曾謂其斃人亟兮擘肝膽慘腸胃也人雖疑致死兮饋者弗忌也吁嗟乎物之害人兮不在乎眞可畏也凡蓄美以誘人兮蓋中人之所利也余誠說而陷兮彼則陰以其恚也滅殘忍以爲仁兮文嫵媚忌也甘我以言兮鼠伺而狐覷也笑怡怡吾囊兮弱婉婉滅人之氣也當貲懷安吾鴆兮幣帛豢牢吾餌也吁嗟乎愛者禍府兮所玩以易也兵莫慘於貪兮干戈伏於不意也晉滅虞以璧馬兮商君以好囚魏也莽詐忠以盜漢兮武賊養以媚也彤河豚其弗戒兮欺天下者曰得志也吁嗟乎若予豢安兮擲天下於一試也（元貢玩齋曾齊江醫）（集有記河豚云大書名青郎君小清名班兒兮鮮知青郎君名）

測影臺考

邵文莊公寶測影臺考按周禮以土圭之法測日影凡立五表其中表在陽城即今登封東南告縣舊治是也予至其地有二臺存焉其南一臺琢大石爲之上狹下闊高丈餘廣半於高中樹一石碑刻曰周公測影臺臺北三丈所復有一臺約高三丈餘壘磚爲之其北之中爲歛道深廣二尺許下列石爲道直達於北約五丈許石上爲二小渠渠側刻尺寸甚精密最北一石爲二小竅以出水詢其土人云故老相傳爲量天尺又以爲銅壺滴漏考之縣志此名觀星臺亦周公所築然予見其刻尺寸所書特今文耳恐非出於周公況歷代曆書言尺度者亦未嘗言及陽城測星臺尺蓋不可信恐惟石臺乃周公遺跡所謂觀星臺者則後人因而建耳且其地嘗置金昌府治又嘗置告縣治建斯臺者豈其時耶又按禮疏四方之表各去中表千里予以禹跡圖考之南表當在郢之北東表當在遼之東北表當在肅之北西表當在華之西南終南山之東今其地不知亦有遺跡在否

宣德詠撤扇

宣廟詠撤扇一首云湘浦煙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埽卻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眞帝王之詩也

甲辰歲荒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春雨淋漓二麥萎黃十無二三自四月不雨直至八月中間雖小雨數次地方溼而燥日如火隨就乾烈溝洫揚塵河港成裂禾苗盡槁米麥之價騰貴民不聊生草根樹皮皆攘取充腹此等景象何不幸而親見之哉（食榆樹皮前漢天文志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

屭贔等名不同

陸文量菽園雜記云古諸器物異名屭贔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吻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好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鐘之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所蟋蜴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蠻蛭其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金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煙故立於香鑪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楊升菴曰按尸子云法螺蚌而閉戶後漢書禮儀志殷以水德王故以螺著門戶則椒圖之似螺形信矣）性好閉口故立於門上今呼鼓了非也虭蛥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楊升菴曰唐舊措音博注措頭也今俗名護朽）鼇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吻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右嘗過倪村民家見其雜錄中有此

因錄之以備參考知詞曲有門廻四馬車戶列八椒圖之句八椒圖人皆不能曉今觀椒圖之名義亦有出也然考山海經博物志皆無之李西涯懷麓堂集云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囚牛龍種平生好音樂今胡琴頭上刻獸是其遺像睚眦平生好殺今刀柄上龍呑口是其遺像嘲風平生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蒲牢平生好鳴今鍾上獸紐是其遺像狻猊平生好坐今佛座獅子是其遺像霸下平生好負重今碑座獸足是其遺像狴犴平生好訟今獄門上獅子頭是其遺像贔屭平生好文今碑兩旁龍是其遺像蚩吻平生好呑今殿脊獸頭是其遺像昔在弘治間泰陵當令中官問龍生九子名目因憶少時往往於雜書中見之倉卒不能悉具又莫知所出以詢之羅編修玘玘僅疏其五六云得於其師左參政贊者止此又詢於吏部劉員外績績以故冊來冊面備錄此語亦不知所從出因據以復命余又得一處載蚣蝮好負重今碑下石獸所述各不同俟正之博物君子蚣蝮疑即前霸下

楚世子弒逆

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十八日夜楚世子英燿弒其父楚王初世子病王遣所愛宮人侍之世子私焉有娠楚王怒遂疏世子及妃生幼子陰有廢立之意一日往世子堂見其容瘁曰爾如此何能繼我不如學修鍊長生將王位奏讓與弟弟不失位爾不失身兩便也世子是時已蓄弒心矣至今年正月十七日宴三司飲至三鼓歡甚出所有寶杯等勸三司不醉不歸次夜三鼓被弒其跟隨朱安等出城聞之巡撫三司次日世子以父病風暴卒訃長史官及內臣令史阿附之時巡撫亦任其差官赴京營幹御史伊山泉敏生從荊州急回遂奏劾之由是世子械至京自盡長史內臣俱斬不待時聞楚王貪酷已極人無可奈何矣天爲楚民報讎乃假手其子身弒子滅天定勝人之理也（此得之項鄖東鼎的）

丙丁龜鑑

宋理宗朝淳熙六年衢州孝廉七世孫中書省奏名臣柴望撰丙丁龜鑑言丙午丁未自古多變厄者凡二十有一爲十卷其言多驗洪容齋五筆亦載丙午丁未之變而謂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撫時憂事搦管勒此

南村草堂記

陶宗儀有莫逆友曰邵亨貞今輟耕錄首載募貲刻版疏是其筆也邵公號見獨居士余家藏其親筆文稿一冊中有南村草堂記誦之可以想見二公丰采記云自昔有道之士能終身不汨名利天下後世清議無異辭者惟晉靖節先生與吾宗康節先生二人而已二公之子孫散處四海代不乏人然能繼其高風偉行者則未見其人也吾宗諸老往往追慕未始不扼腕嗟歎自以不克遠紹先躅是憾靖節去今代尤遠然亦寥寥無聞者豈皆冥然自晦於窮山絕域而與世不相聞耶予與陶君九成游幾四十年矣視其行無所矯揉終身弗渝九成生長浙水東承平時侍父宦游西州既壯屢經世變弓旌纁帛之招接踵境上悉毅然不答既久益

堅唯耕藝讀書從容於逢掖顚沛之時漫浪於世道紛紜之際無隱士之名而潛合隱士之行方之同時之士趨競而合汙者有之困阨而失守者有之言與行違者有之能如九成之不動聲色全身而履道則不可得也吾嘗致求吾宗之人可以追迹康節者旣未之見今觀九成出處殆可遠企靖節遺風爲可慶也九成築草堂於泗溪之南村暇日余往過焉見其左右列琴瑟書冊前後多桑麻竹樹四顧皆平疇遠水出戶則可覽觀江山之勝四時有耕釣蠶牧之營晨夕有讀書談道之樂遶屋種菊數十百本幅巾短褐逍遙其間與黃花同傲霜露地偏而心遠胷中所存不言而可概見人亦以爲今代之靖節與余老矣九成亦逾半百行將優游卒歲於草堂之下後之傳逸民者其肯舍諸九成求余言爲記旣書以復之且以歎吾宗之不競也戊午歲重陽日記

張修撰緝屋

常熟止菴張公洪宣德時以翰林修撰在家屋敝欲緝有東鄰東

橋徐氏乞柴益之并羊一隶乃縣令爲鄉飲送者轉託與種竹人家換竹作椽其束有三四十句余親得之惜未曾錄失去此等高風今願爲之執鞭而無從也其諭緬甸宣慰那羅塔六書綽有使才不獨有行有文

神仙粥方

神仙粥方專治感冒風寒暑溼之邪并四時疫氣流行頭疼骨痛發熱惡寒等證初得一二三日服之卽解用糯米約半合生薑五大片河水二盌於砂鍋內煮一二滚次入帶鬚大葱白五七个煮至米熟再加米醋半小盞入內和勻取起乘熱喫粥或只喫粥湯亦可卽於無風處睡之出汗爲度此以糯米補養爲君薑葱發散爲臣一補一發而又以酸醋斂之甚有妙理蓋非尋常發表之劑可比也屢用屢驗不可以易而忽之

迎武宗駕還帳詞

湖廣鎭巡等官迎賀武宗大駕親征江西凱旋帳詞是時余邑裕軒夏公從壽爲參議此其代筆者存以見當年時事云爾伏以春生秋殺妙闔闢於乾坤雷厲風行廓清爽於江漢惟天討必加於有罪肆王師豈出於無名功在一人歡騰萬口茲蓋伏遇欽差總督軍務後軍都督府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英資神授駿德天成廟筭無遺遠懾犬羊於徼外王猷允塞豈容狐鼠於域中粵在洪都建有寧府聖祖重屏翰之計茅土攸分累朝敦親睦之仁繼承不替宜祖訓之永守期宗社以同休詎意茲邦是生惡肖乃宸濠者夙稟兇暴少有豺狼之聲大肆烝淫長爲禽獸之行擴奪良氓殆徧賊殺善類孔多招誘賊徒者不翅萬衆陰謀不軌者殆將十年罪貫已盈反形漸具諫臺交奏宜加斧鉞之誅聖德涵容尚錫几杖之賜方遣官而降敕俾悔過以圖新豈梟獍之惡已成顧蜂蠆之忱何在僞傳制檄豈惟指斥乘輿大興甲兵直欲謀危社稷遂殺巡撫首據省城南康九江皆破乘虛襲破民廬市肆悉遭縱火焚燒垂涎欲犯留都染指已攻安慶驅變告於一旦法所不容赫皇怒於九重義所必討敬告宗廟肅將天威卽日臨朝以誓師匪徒推轂而分閫六飛親御舉鞭指江以西五位暫離仗劒從天而下周之皇父休父戒旅陳行唐之英公衞公前驅後繼六軍齊奮增耀日之威靈萬馬不嘶聽如山之號令先聲至而逆醜褫魂喪魄義旗舉而元兇束手就擒表天紀之必正不撓信王師之有征無戰有生大慰雲霓之望無辜咸脫水火之中荆棘不生允藉班師節制秋毫無犯樂聞奏凱歡聲邁成周之克定三監政出冢宰陋漢景之討平七國兵屬條侯元功顯勒於鼎鐘示永世而萬古不泯大駕早還於斧扆數文教而六合同春某等慚扈從莫效犬馬之勞詩歌常武叩行在不勝葵藿之悃祝擬華封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獻詞曰一統山河調玉燭堯舜至仁先睦族獨憐七國與三監祇今猶蹈前車覆赫然天怒肅何須分閫還推轂誓六師一人自將直指西江澳　披堅執銳俱頗牧憑仗威靈如破竹元兇就縛詔班師大功獨建歸黃屋凱歌賡法曲懽騰億兆俱家福競嵩呼天長地久永鎭綏荒服右調歸朝歡

女辯繼母誣陷疏

順天府故官錦衣衞千戶李雄女孩李玉英謹奏爲明辨生冤以伸死憤以正綱常以還淳俗事臣聞先王有言五刑以不孝爲先四德以無義爲恥又聞列女傳云以一身而係綱常之重者謂之德以一死而正綱常之重者謂之仁故竇氏有投崖之義氣雲華有墜井之英風是皆所以振綱常以厲風俗流芳名於身後垂軌範於無窮也臣父李雄蔭襲百戶荷蒙聖恩以征西有功尋升前職臣幼喪母遺臣姊妹三人有幼弟李承祖俱在孩提恩父見憐仍娶繼母焦氏存恤孤弱臣十二歲遇皇上嗣位徧選才人府尹以臣應選禮部憫臣孤弱未諳侍御發臣還家父於正德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征陝西反賊與賊進戰陣亡天禍臣家流離日甚臣年十六未獲結縭姊妹三人伶仃無倚摽梅已過紅葉無憑是以窮迫濫液形諸吟詠偶有送春詩一絕云柴門寂寂鎖殘春滿地

榆錢不療貧雲鬟霞裳件泥土野花何似一愁人又有別燕詩一絕云新巢泥滿舊巢攲泥滿蹤簾欲掩遲愁對呢喃終一別畫堂依舊主人非是皆感諸身心形諸筆札蓋有大不得已而爲言者矣奈何毋恩雖廣弗察臣衷但玩詩詞以爲外通等情朝夕逼責求死無門適舅焦榕拿送錦衣衛誣臣奸淫不孝等情臣本女流難膽口舌本官昧審事理問擬剮罪重刑臣只得俯伏順從不敢逆繼母之命以重不孝之罪也遭蒙聖恩寬恤特以天氣太炎在監軍民未獲發落仍差審錄太監研審凡有事枉人冤許通行奏欽此欽遵不得不具求生之路以昭決死之言臣父雖武臣頗知典籍故臣雖妾婦亦得奉聞其遺教況臣繼母年方二十有弟李亞奴始生週歲臣母欲圖親兒繼襲故當父方死之時計令臣弟李承祖十歲孩兒親往戰場尋父遺骨蓋欲陷於非命以圖己之私也幸賴皇天不昧父靈不泯臣弟得父骸骨以歸前計不成忿心未息巧將臣弟李承祖毒藥鴆死肢解埋棄將臣姊李桂英賣與權豪家爲婢名雖養贍情實有謀又將臣妹桃英沿街抄化屏去衣服稍有怨言朝夕拷打今又將臣誣陷淫奸等情臣縱不才鄰里何不糾舉又不曾經獲某人乃以數句之詩尋風捉影陷臣死罪臣之死固無憾矣十歲之弟果何罪乎數齡之妹又何辜乎臣母之罪臣不敢言凱風有詩臣當自責臣之死固不足惜恐天下之爲繼母者得以肆其妒忌之心凡爲兒女者得以指臣之過也是以一生而污風俗以一身而斁綱常也臣在監日久有欺臣孤弱而興不良之心者臣撫膺大慟舉監莫不驚愕陛下俯察臣情將臣所奏付諸有司明布各衙門知道將臣速斬庶身無所苦免行露之霑濡魂有所歸無青蠅之污穢仍將臣之詩句委勘有無淫奸等情推詳臣母之心盡在不言之表則臣父母之靈亦可慰之於地下而臣之義亦不可掩於人聞矣臣冒瀆聖主不勝祈死之至係明辨生冤以伸死憤事情不敢隱諱謹具本令妹李桃英賫奏以聞奉聖旨這奴婢事有可矜著三法司會勘來說奉聖旨李承祖死於無辜焦氏妒忌之心罪實難容依律處斬李玉英着錦衣衛選良才婚配右疏在嘉靖四年間一學究所鈔者余見而錄之

瘞蠶得禍相同

分類夷堅志乙集五卷中載江陰民云林敷明甫說紹興六年寓居江陰時淮上桑葉價翔湧有村民居江之洲中去泰州如臯縣絕近育蠶數十箔與妻子謀曰吾比歲事蠶費至多計所得不足取償且坐耗日力不若盡去之載見葉貨之如臯役不過三日而享厚利且無害妻子以爲然乃以湯盡死瘞諸桑下悉取桑棹舟以北行半道有鯉躍入民取之刳腹實以鹽俄達岸津吏登舟視稅物發其桑見有死者民之厥子也驚且哭吏以爲殺人拘係之鞫同舟者皆莫知問其所以來民具道本末縣遣吏至江陰物色之至其家門已閉壞壁以入寂無一人試起瘞驗之又其妻也體已腐敗矣蓋蠶爲殺妻子而逃無以自白吏亦不敢斷竟斃於獄

沈石田客坐新聞七卷末載蠶神報冤云弘治庚申太倉孫廷慎行販安吉往來阜林見巡司獲盜三人其人是彼處大族伍氏家丁也蓋其家每歲畜蠶多桑薄飼之不繼因棄蠶十餘筐瘞之土窖中三人仍駕船往市桑葉不得舟還途次忽一大鯉躍入舟中約重數斤三人喜其罕得載歸餽主舟經阜林巡司異其小船而用兩櫓急駕疑之遂追捕至檢其外見頭倉有人腿一三人自相驚駭巡司即縛解浙江臬司拷掠甚至詰其身屍所在三人不勝鍛鍊訴辨得魚之故變異之端主司不信三人者不得已而認之云殺人身屍見埋在家隙地內主司即命吏卒人等押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正是瘞蠶之處蠶皆不見惟見一死屍身軀完全乃少一腿事之符合併家主俱抵罪夫豈害蠶命數多有此報冤耶按此與夷堅所志大略相同豈太倉孫君偶因蠶事遂緣飾舊聞以誣石田而石田信之耶不然不應鯉魚躍舟瘞蠶變屍之符如是也後得唐安定皇甫牧所撰三水小牘中云唐咸通庚寅歲洛

師大饑穀價騰貴民有殍於溝壑者至蠶月而桑多爲蟲食葉一斤直一錢新安縣慈磵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十株特茂盛蔭翳公直與其妻謀曰歉儉若此家無見糧徒竭力於此蠶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計者莫若棄蠶乘貴貨葉可獲錢千萬蓄一月之糧則接麥矣豈不勝爲餓死乎妻曰善乃攜鍤坎地瘞蠶數箔瘞焉明日凌晨荷桑葉詣都市鬻之三千文市彘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洒於地遂止詰之公直曰適賣桑得錢市彘肉及餅餌貯囊無他也請吏搜索之既發囊惟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羣吏乃反接送於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瑯琊王公凝令綱紀鞫之其款云某瘞蠶賣桑葉市肉以歸實不殺人特請檢驗尹判差所由監領就村驗埋蠶處所由領公直至村先集鄰保責手狀皆稱實知王公直埋蠶並無惡跡乃與村衆及公直同發蠶坑中有箔角一死人而闕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復令公直詣府白尹尹曰王公直雖無殺人之辜且有坑蠶之告法或可恕情在難容蠶者天地靈蟲絲帛之本故加勦絕與殺人不殊當自嚴刑以絕凶醜遂命於市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腐爛矣今據小牘則爽堅之說正當時洪公門下所竄入唐事以投其好者當以小牘爲的餘皆係訛襲云

西瓜

西瓜可治暑疾甚效種以牛糞結實大如斗其種自洪忠宣使金虜移歸極惡糯米撒上易爛凡瓜以燕骨入之則瓜盡壞

草窗鐵崖別號

武林舊事泗水潛夫輯正德中一代巡在浙中刻之其跋謂泗水潛夫不知爲誰夫周爰咨諏代巡職也抑咨之而無有知者乎勝國時周公密楊公維禎最博洽著作甚富其別號甚多密字公謹號草窗凡弁陽老人泗水潛夫齊東野人癸辛居士皆其別見者也維禎字廉夫號鐵崖凡鐵雅鐵笛鐵史鐵龍精鐵仙鐵龍仙伯老鐵東維子抱遺老人桃花夢叟錦窩老人邊上梅皆其別見者也聊爲志之

松江張同知召變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三月松江府同知張仲以偏愛少妾楊倡酷虐其妻趙氏遂爲妻所殺徧身碎剮至五月上海縣因濱江無城廿六夜倭寇數百突入街巷男婦殺死無算縣令奔逃縣治周遭燒燼擄掠不可數計延及蘇州太倉城下吳淞千戶所金山衛等處受害大略相同余江陰雖遠亦以近江爲慮縣官督民造城造兵器且發民兵救援太倉亦被殺數命聞之驚膽張同知殺死事余表姪嚴某在彼親見歸說嚴又云松江府治徧地生毛細如髮五色俱備人人怪歎

江陰刊高麗圖經

淮安周煇清波雜志十二卷其七卷中云宣和奉使高麗詔路允迪傳墨卿爲使介其屬徐兢倣元豐中王雲所撰雞林志爲高麗圖經稽考詳備物圖其形事爲其說蓋徐素善丹青也宣和末先人在歷陽雖得其圖但能鈔其文略其繪畫乾道間刊於江陰郡齋者即家間所傳之本圖亡而經存蓋兵火後徐氏亦失元本

戒菴老人漫筆卷三

戒菴老人漫筆卷四

胡節婦

胡秀婦徐氏於嘉靖某年喪夫時年二十五歲有欲奪其志者不可孀居八載操履甚謹今年癸丑鄉人陳煕忽求納聘父母雖憐其煢獨然知其志姑俟緩圖婦知之七日不食事寢復食至臘月又有富民沈繹求偶乃父徐鉞但云終是不了沈素豐殷人相爭婚喧鬨衢巷婦聞之歎曰恥辱如此何以爲人且初己卻陳今若議沈是利其財不顧於義何以自明二十八日庚子遂爲自決計其未死之前三日手浣故衣極淨意圖焚化死之夕沐浴更新衣不忘整潔至晚因母病痰喘進蘆菔湯一甌又以旨酒勸父飲至醉更餘入室取絮被覆姪女候其寢復出拜神堂司命遂閉門自經嗚呼從容就義如此雖世之賢士大夫或遭人倫之變多不能行者而一田婦能之是眞異氣所鍾者耶其爲吾江陰之光何如也此徐納齋尚德里中事余得其所親記者云

漢肇手摹

小宰云聽買賣以質劑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人云大事以質小事以劑鄭康成云質劑爲兩書一札同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此載豫章別集雜論中今細民棄妻無論能書與不能書皆仍手摹之習若婢券田宅契則不然矣

任兵憲家書

三十三年甲寅歲春倭亂兵憲任公督兵江陰其子遣人候問作書以遺之我兒絮絮叨叨千言萬語只是要我回衙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倭賊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寧爾老子領兵不能除討嚼齕裹革此其時也豈學楚囚對兒輩相泣幃榻耶後來事未知若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享太平之福不幸而有意外之變但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斷定牙關大家成就一箇是而已汝母前只可以此言告之不必多語兒輩莫曉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也常有受用處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孝親毋貽父母之憂便是長聚首亦奚必一堂哉又詩三首草草功名六六年正當烽火動江天除殘愧乏長驅略策馬空揮短節鞭（一）昔年走馬陰山道今日驅兵瀚海涯三尺龍泉書萬卷丈夫何處不爲家（二）放船中道轉狂風雪浪排山一點蓬窗寢先生平旦死安危不在海濤中（三）公諱環字應乾山西長治縣人嘉靖甲辰科進士

江陰侯賜刀

江陰侯吳良有賜刀一口上有金錯龍鳳文其銘曰百鍊金鋼殺氣難當將軍佩此威鎮四方其後人貨於余近里徹山周氏藏之踰百年矣近爲常熟楊憲副五川公儀得去

常熟倭變

三十四年乙卯四月廿五日倭寇殺數人西去甚慘五月廿四日早復細雨閒倭在常熟墅橋搶小船裝物頃報至則常熟邑令王公鈇余姪壻父大參錢公泮并耆民徐察錢鑄錢班錢錫宋濟等俱被害其民兵死者不可勝數誠爲異變

邑令戰死

六月廿三日邑父母錢公晚出擒倭被殺從公者二十餘人皆死公先擊之於石撞矢盡繼以瓦石身被一箭倭賊遁去有團長吳兒死之公祭以文曰鶴洲主人憫吳團長之死也而弔之嗚呼予以千人拒賊之來千人走而予獨後汝以百人追賊之往百人免而汝獨死嗚呼予幸而汝不幸耶哀汝所以傷予也汝死矣余哀而弔之彼未死矣不知前之走而免者與夫聞風而避者其愧死乎否也一勸一懲風紀攸係汝其有知信予心而顧之尚饗是文旣書於軸因無暇發帑於前庫中公從兵憲王公從古命方率邑兵援靖江不虞倭賊之至也得報亟馳接戰身罹數刃馬蹶附澤中不幸死賊且持公首懸於營募諜者得之始克完殮夫公之死非倉卒遘也乃平日所素植也夏季應支俸己獨不支曰民傷如此

何以倖爲臍以印印其裏衣已預計郊原之莫辨矣嗚呼傷哉始開倭信時各鄉民擁入城者幾萬計王公將不納錢公獨挺身任之而民得以不及於難王與任公同入城萬民齊聲呼曰惟蘇州任兵爺救得小民王兵爺在此我等無鼻哭聲震天余所親見誠哉莫作亂離人也識者曰錢公之決於死亦王公有以激之嘗曰因倭勢大悍王公不欲出戰僅僥倖城中錢公憤然躍馬慷慨赴之卒陷不測使王肯上下同心以保民爲計錢公豈遽及此哉錢公名錞號鶴洲湖廣顯陵衛官籍嘉靖庚戌科進士中時年二十六戰死時纔三十一歲耳

雨豆

十月廿五常熟縣天雨如赤豆者

曹尉捍城

三十五年丙辰四月十五日抵暮倭賊攻江陰城日縱鉛彈從城垛隙入城中危殆不可勝言賴曹主簿率其子奮勇止攻去石三塊火器一時俱下倭遂退卻至六月十四日晡時倭賊四面圍裹北門更告急人無固志曹父子與兵眾僅十二三人縣令且欲移家奔於學宮或勸曹暫自爲計曹叱曰此地乃吾死所手斫家人一耳又將刃其子眾遂不敢動乃大索城中薪貫火擲城外不止又用人糞煎滾用鐵銷汁探賊眾處灌之火藥乘風大發倭賊始不敢近百萬生靈之命皆曹所賜也曹名廷慧山東曲阜人貢士是時晝夜不得寢食者凡四十餘日

大蝙蝠

三十六年丁巳九月初九日在從弟廳中見大蝙蝠約如鵝鴿亦一異也

張羅峰

張羅峰謂四書本經我俱讀至千偏是恁樣用功後爲閣老曾云做舉人時有病要尋兩箇紅棗合藥自晉門尋至應家橋俱無有今乃人人侈用一變至此誠不可不反正還淳是恁樣憂慮故其建立殊自偉然不齷齪於末世局面

求亡子啟

杭雲谷者名朝望宜興人在郡庠與余辛卯甲午兩次同案應試頗相交往嘉靖戊午冬予自郡歸出東門僕輩牽船遇叫渡童子年可十五六云將依人遂登船訊其來歷據稱周姓不得於繼母故出奔投止予信之留余家凡七閱月不知其爲雲谷子也有包役人王某者到余家索役價廉得其詳隨走報於宜興而雲谷正當求訪之切急持柬幣來迎時伊子隨余果兒赴試卽遣人伴送還家雲谷與余別久而余兒亦未知舊誼漫爾裁答故索啟與謝啟皆兩不識面之語耳然其文可存存之恭惟君侯江海涵襟斗山凝望高風素被久馳慕蘭之忱芳譽傾聞將效識荆之願如孤匪類敢伺名流遙拱門牆僭陳衷悃邇者犬子失教遺家遠遊意或落魄萍沙或寄生牛口矣豈期扳鷁舟而附邁仰鶯樹以思遷得覯君子之光繆推赤子之保誠生死而肉骨者也然可宗不失雖甘效於執鞭而下愚不移終自投於釁鼓此則日月之明所必察者耳竊念孤半生殘簡奄遭九蹶之艱三世寒荆僅遺一綫之緒耿然離膝黯爾銷魂寤寐屢祇憤之私昕夕懸倚廬之望曾無取蜂之議口遽有履霜之歎心雖知賴庇於二天豈能遣懷於一日敢茲冒昧徑瀆尊慈伏惟君侯澄虛鑒物推赤置人再造天緣曲成人道俾藉餘休衍宗祧於百世寧忘披膽效銜結於他年孤不勝仰望感激之至謹啟竊惟鈞大造者廓形骸而齊物懷私淑者越宇宙而歸仁君侯道裕津梁宗承閥閱蠹聯貿錦韜豹霧以成文仙列膺舟闘龍門而納士孤披雲已晚竊附神交捧秩何年得傾心戀翊翳柔之惠及稺子之顛連而結草之私敢餘生之背負耶命傳瑗使益徵君子之心教錫瑤章深荷大人之造第慚非連璧抗義氣於雲霄喜切薰蘭效心盟於山海爨伸菲享顙辱麾旋豈以大德之可酬藝物之能報耶衍祐宗祧寵懷轉石矢心天地敢效忘筌尚圖伏謁門牆叩稱犬馬附陳蕪牘僭瀆台光伏惟

尊慈俯原疏陋孤不勝感戴之至謹啟

徐子仁寵幸

武宗召徐霖在臨清謁見欲授霖教坊司官霖泣謝曰臣雖不才世家清白教坊者倡優之司臣死不敢拜乃授錦衣鎮撫久漸寵幸至以子仁呼之（霖字子仁）每進見必衣破袍帝以爲問對曰臣家貧無衣乃以斗牛襲衣賜之至南京一日入暮密聞欲幸霖家霖與近侍謀夜深不能治具奈何衆曰汝書生獻茶可矣乃潛遣人報其家而以身待將二鼓駕出乃召霖令引至其家家人羅拜但嫌其屋小許至北京賜大第居之既而設四果進茶帝曰人謂子仁標致乃由茶耶霖叩頭謝曰臣不意陛下俯臨無宿具帝曰已有果但少酒耳於是出酒命霖歌帝亦自歌羣樂並不得和從容歡燕四鼓乃罷

錢寧嬪姓

錢寧既賜姓當權其嬪也氏死廷臣多往奠之祭章既具衆謂世無也姓當也字之誤遂書也氏寧怒不肯受奠衆爲改撰祭章然後受之

唐中丞

唐荆川罷官家居頗自特立知命之後漸染指功名因趙甬江以逢合嚴介谿遂得復職升至淮揚巡撫殊失初志鄉人以詩弔之

海門潮湧清淮水燕塞雲埋白羽旄子美文章空寄世孔明事業等輕毛避人焚草寧辭諫策馬先師不憚勞莫訝今朝歸未得出山何似在山高又有送行一詩云與君廿載臥雲林忽報徵書思不禁登閣固知非昔日出山終是負初心青春照眼行應好黃鳥求朋意獨深默默藝琴且歸去古來流水幾知音此爲越中余師龍溪王公所作

黑荳丹方

黑荳丹方四季用黑荳五斗淘洗乾後蒸三徧去皮大好蔴子三斗浸一宿控出蒸三徧令開口去殼用荳五升蔴子仁三升作小

料亦可石先搗荳黃爲細末然後搗蔴子仁極細漸漸下荳黃合勻作丸如拳大入甑內蒸過從長者火至夜半子時住火直至天曉出甑至午時曬乾擣爲細末服之但以不飢爲度不得入一切別物第一頓七日不飢第二頓四十九日不飢第三頓可百日不飢第四頓千日不飢如更服永不飢也不問老少但依方服食令人無有憔悴渴中飲新汲水或研大蔴子漿水飲之若要重喫他物用葵菜子研爲細末煎湯冷服下菜如金色喫諸物並無所損此唐劉景先所進者正德十四年巡撫李公充嗣因郡邑饑疫相仍乃書蘇東坡聖散子方并前方救民饑疫全活甚衆聖散子藥品製法見袖珍方書（東坡聖散子[illegible]集[illegible]卷聖散子後序見續集第八卷中[illegible]聖散子方不可用其言甚有理僕與善仲景術者辨之）

三古人周急

猗覺寮雜記載郭元振助喪又有楊炭卿助陳商事并范忠宣助石曼卿共三人宇宙間此等人詎可多得若如孟子謂萬鍾不辨禮義所識窮之者得我而爲之則世固不乏矣

己未歲荒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旱荒異常余鄉有其呈於縣者其呈模寫民艱可謂曲盡摘而存之俾他日爲居安思危之助云某等住居去城百里之外絕不通潮離水一丈有餘最稱高阜自夏初而不雨三時之望已孤入秋來尚愆暘千里之跡如埽鳩語不聞於澤畔龜文盡見於田中上以求之於天而禱雨不應下以求之於地而掘井無泉腹內者盡彼拋荒野無青草沿河者雖經插蒔田起黃埃一粒雖秀而無水以浸其根終爲空谷三眼俱齊而無日以待其長縱雨無收晚蒔者以根老而尚青名雖稻而實則草也早耘者以根嫩而先死豈非穀之不如稗乎間有豆苗幾邱復遇昆蟲爲變大者先食其葉名爲荳牛小者纔食其花呼爲荳蝨目下雖云未槁秋來總是無成某切念民遭倭亂之餘室如懸磬今若遇饑荒之變命若倒懸壯者則趁工於水鄉圖升合之粟而積勞以

死老弱則枵腹於戶內無瓶罍之積而待哺以亡魚餒則盡於河中雞犬則空於閭里水路絕而客商不至生路難尋人心變而移兒不通諳心頓起或十日方成一布晨出而見奪於强暴之徒或廿錢糴得一升夜歸而不到於妻孥之口黑夜則穿窬撥牆白晝而搶奪成羣大兵之後而遇凶年民有七亡而無一得饑餓之餘而遭盜賊民有三死而無一生況二麥彝於車犀之餘種子誰能復辦衣服盡於典貨之後而寒何以克當明年之荒歉可知今歲之三冬難度豈眼觀夫父母亦窘有於妻孥貿貿然來悲號道路怏怏然去顧瞻溝渠目擊傷心耳聞酸鼻欲入城而訴旱餓殍豈能行百里之程思赴臺而告訴糟糠何以供一朝之費云云創令他人誦之便欲流涕何況經歷者乎

唐伯虎題畫

唐寅題寒雀爭梅圖云頭如蒜顆眼如椒翅短雖飛向雉蕭其趁螗蜋失巢穴有人拈彈不相饒又題聚雀爭命圖云飛鳴行搖類急難野田寒露欲成幽莫言四海皆兄弟骨肉而今冷眼看余得其所畫二圖錄之

白日鬼劫兒

楊舍居民熊敬本熊州人負販累千金死未幾其子某爲汗脩門旁有一室嘉靖四十年辛酉爲邑城布商何三痴賃居何因歸鎖其室於十二月二十六日遣子二郎守護所曬穀於室前場中二郎年十餘歲忽不見家人驚呼不可得微聞閉室中有呻吟聲抉門而入了無所見聲似出諸室之大櫥內櫥亦何所鑰復抉之則二郎在焉手足皆草索紮縛數圍草索卽本日備以捆布者錯愕究其故答云適坐門首見三四人從外來捽我由戶檻下貓竇中入欲殺我賴公公在此懇救尚未下手今見人來四散去矣公公卽既死之熊敬也因望之出去青天白日之下忽投童子於櫥內無隙之櫥何鬼物之作祟一至是也不踰年貲產皆爲人有然二郎竟亦無恙此得之於親見者所述不誣

柏錫

嘉靖壬戌歲仲春廿二日丁丑夜雨既霽眞率窩前雙柏上滿綴金錫次早望之黃綠相間瑞氣氤氳殆巧工未易摹寫卽而視之若花瓣繽紛或五出或六出又如露珠凝滴參差雜沓天然奇巧嘗其臭味若糕餳入口甘黏柔淨有淡而不厭者存焉次夜復雨而綴者更密徧訪他栢更無所有訪諸父老驚爲創見予竊思之福以德彰慶沿業畋翃茲至道伊融大化斯肇謂之爲瑞予家嘗多難之餘理不當有謂之爲妖其色黃中央正色也生於柏木之堅貞後凋者也方春景物鮮妍百卉暢達偶値氣盛蒸積若芝菌莆蕈勃然而生未德何福未業何慶何妖何瑞之足論乎聊敘顛末以識歲月俟諗諸博物君子或能深達其理也

壽木前定

余邑中陳鴻江皐讓爲南京工部郎中託伊表姪丁某同乃郎至蕪湖買乃堂壽木其抽分主事部中嘉興人許綸也許主事因談及其父名許吉尚未有材亦近日所得者木之上有一許字下有一吉字與姓名略無差丁歸言之此十年前壬子六月中事偶與人談數之前定追而筆之

續皇極經世

宋鄭特立續皇極經世書元吳草廬澄序之曰邵子之書其初十二稿以一元經十二會而繫之以運與世其次十二篇以九會經二百四十運而繫之以世與歲又其次十篇以十運經一百一十世而繫之以歲與事元之經會始月子訖月亥效天也會之經運始星己開物訖星戌閉物法地也運之經世始辰子二子一百四十九訖辰亥二千二百六十八紀人也紀事起二千二百五十六世內之甲辰止二千二百六十六世內之己未唐帝堯以前不紀無致也周顯憲以後未紀有俟也鄭崧特立甫爲續二百七十五年自庚申宋興至甲午金亡近述邵子經世之事遠繼夫子春秋之志用意宏矣邵子所紀三千三百一十六年閒頗有更定書法

視昔尤謹論國統絕續離合謂興國無所承亡國無所授者各爲一系漢魏晉宋齊梁陳七代一系也魏周隋唐梁唐晉漢周末十代一系也遼金國朝又一系也斯論也世儒未之及也噫鄭續邵之書它時豈無續鄭之書乎雖子世可知也特立在前代三預進士貢不第在今日隱處三十年不仕獨折行輩與澄友古今因革聖賢心迹每共細商馬是書之成以澄能知之而俾題其端所纂經說拾遺亦多可取云

彭祖非壽終

司馬彪注莊子曰彭祖八百猶悔不壽言彭祖餌雲母能御女晚娶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終也

邵詩三十六宮

康節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釋者謂漢天文志曰氐爲天根揚雄賦

曰西極月窟是天根在卯月窟在酉也然先天六十四卦圖以乾遇巽爲姤姤當夏至地逢雷爲復復當冬至是月窟自午而後著於酉天根自子而後著於卯所謂理極微者是也植物體冷而氣在外根在下而親地自一陰始故探月窟而知物動物體熱而氣在內首在上而親天故躡天根而識人乾三畫對坤六畫爲九兌四畫對艮五畫爲九離巽俱四畫對坎震俱五畫各爲九四九三十六又乾一對坤八兌二對艮七離三對坎六震四對巽五亦三十六皇極之學以不用爲用天有四時而冬不用子中其所處也處子中則陽自卯而開物以往陰自酉而開物以來是開來往也由是八卦陰陽消長無窮故謂都是春也然復姤本六十四卦以八卦言殊訝其不類今考朱子語類謂易反對者屯蒙之類凡二十八卦者并不反對者乾坤坎離頤大小過中孚八卦爲三十六宮蓋一陰一陽往來而成先天一元之氣也邵子之學可謂奇而隱矣當時猶不能知況後世邪此在雙槐歲鈔中拈出休盦朱風

林升說云按邵子此詩取先天八卦圓圖指其緘要景象而示人以履運處身之道也邵子平日所以爲教妙在一動一靜之間詩之天根月窟正指此也所謂天根者指坤震二卦之間而言坤震之閒陰既極矣微陽將生將生之微陽天所生之根也所謂月窟者指乾巽二卦之間而言乾巽之閒陽既極矣微陰將生將生之微陰月所出之窟也陰陽一元氣非有二也動而陽靜而陰更相禪代無有窮已天之寒暑時之晝夜人之呼吸物之榮枯其著者也方其動而陽也非全無陰陽漸盛則陰漸微及其靜而陰也非全無陽陰漸盛則陽漸微盛之極者消則微之極者息矣知此則知坤震之閒乃乾之靜專既極而動直之初也故曰天根乾巽之閒乃坤之靜翕既極而動闢之初也故曰月窟凡草木之甲坼必先根而後萌坤震之閒在圖之下方其象厚地之下天包地外地下有天凡根之所著愈深則萌之所發者愈暢天根之名所以立也月之魄受日之光其無光處月之本體也乾巽之閒在圖之上

方其象中天之上月望而午盈極而虧而月之本體無光者始微出於此月窟之名所以立也氣機闔闢流行不息而人物生焉氣之流行其陰陽消長因不齊人物稟乎其中其純駁美惡豈能齊乎以吾身而處乎人物之中必也下極乎動靜之閒如足之躡天根上極乎動靜之閒如手之探月窟眞有見乎氣機之消息流行者而後人物之生所以不齊者可得而喻矣見之明體之熟則其所以撫世訓物者必有其道矣所謂三十六宮指八卦之畫爲言剛畫奇一爲一宮柔畫耦二爲二宮八卦二十四畫共三十六宮陽宮十二陰宮二十四三十六宮不皆春也以耳目聰明之身而探月窟躡天根知物識人而灼見其不齊也而以無所繫累之胸心來往乎其閒訢對待之象以施汎應之用晝之對則皆一奇一耦也卦之對則皆三陽三陰也如是則汎而應曲而當三十六宮陽宮不暑陰宮不寒無適而非春也天根月窟三十六宮易之象也知物識人閒來往都是春則其占也此邵子胸中之全易而凡

學者所當以爲己易者也昔人於此詩遇字逢字翫而未審誤以六十四卦圖復姤二卦言之或又有偏泥于歸根內丹之說者是以本指未徹愚故詳之

禁宰犬豕

宋朱弁曲洧舊聞第四卷中云崇寧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爲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爲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太學生初聞之有宜言於衆曰朝廷事事紹述熙豐神宗生戊子年而當年未聞禁畜貓也其間有善議論者密相語曰狗在五行其取類自有所在今以忌器諱言使之貴重若此審如洪範傳所云則其憂有不可勝言者矣余家藏舊邸報中有正德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辰時牌而其略云養豕之家易賣宰殺固係尋常但當爵本命既而又姓雖然字異實乃音同況兼食之隨生瘡疾宜當禁革如若故違本犯并連當房家小發遣極邊衛永遠充軍事有古今相同者固若此

山魈

浙有獨脚鬼名山魈福建浦城常有人見手曳帕子乘片雲飛過屋頭甚低亦不大異又能盜物最畏罵人知輒大罵多擲還之酉陽雜俎又作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𤢖一曰操

信國家書

過淮　亂離歌六首　邳州哭母小祥其前曰收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裏於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途中有三詩今錄去言至此淚下如雨其後曰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兄悲痛眞切之情事至於此爲之奈何凡事只待千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一可將此詩呈嫂氏歸之天命仍誦靚妝瓊瑛不曾周全得毋怨毋怨徐嫻以下皆可道吾此意當此天翻地亂人人流落天數奈何奈何一可令柳女環女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淚下哽咽哽咽一此詩本仍可納之千二哥兄天祥家書達百五賢妹（匏菴吳公寬跋云文信公之死傳矣其流離之際亦惟其能以詩發之故信公之有詩如屈原之作騷皆昔明其死者也錢君世恆以家藏三詩示予盖出公親書以寄其妹氏者此又原之交要也乎其詩今載指南錄中而此則余以與其妻家子女決絕之言嗚呼淚下如雨讀者尚然況[illegible]棄慟哭如公門下客者未必其涕之無從也又云此卷初爲王清獻公家物公亡沒家人理督儀書翰叢稿見此紙損髑將裂以拭酒尼公之予予境適見之識傳信公手書驚歎存之後歸常熟㨂原舅家人之爲錢允言所傳今傳具子世恆庚戌十月二十三日記二泉邵公寶題錢世恆予文山遺墨舊云北風吹南冠行行一匏瓜作書謝骨肉涕泪紛交加此行已忘身此書又忘家身家既兩忘未忘者何耶至哉君與臣大哉夷與華片紙今久矣猶歎天無涯）

改奉聖像

朝廷改奉孔子王號爲先師易像爲主乃嘉靖九年庚寅冬十月間事余知出於張羅峰今觀王浚川廷相撰尚書靈寶許莊敏公誥志曰先是文華殿有孔子塑像帝欲從古易以木主公乃以所著道統書上之帝說既撤其舊像立皇帝王師八主南向周孔二主東西向命輔臣與公九人膽拜主前面諭之曰朕奉先聖先師於此庶祀敬慕以遜志於學卿等其圖朕衷仍賜茶及禮神品物云云則實許公成之也（水東日記云國初孔廟城隍皆木主今塑太學亦皆以像塑爲常不知其自何時始也廣州城隍舊設木主景泰中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今冢宰王公易塑像云）

服玉泉法

千金方中服玉泉法去三尸堅齒髮除百病玉泉者舌下兩脈津液是也每旦起坐瞑目絕慮叩齒二七徧經久自然如流水瀝瀝下坎淵之聲如此則百脈和暢所以黃庭經云玉池精水灌靈根又曰漱咽靈液災不干

王子開事

余邑在宋時有王子開事甚異人鮮知者余裒諸書併載於此以俟搜奇者覽焉趙景安雲麓漫鈔云王迥字子高族弟子立爲蘇黃門壻故兄弟皆從二蘇遊子高後受學于荆公舊有周瓊姬事胡徽之爲作傳或用其傳作六幺東坡後作芙蓉城詩以實其事迥後改名邁字子開宅在江陰子襲居江陰常見其行狀著受學荆公甚詳紹興間其家盡裒東坡兄弟往來東帖示人然散失亦多矣其孫榕以母宗女恩得職常爲鎮江都統司機宜開其所得

帖於都統司又有謝賜御書詩繡裳畫衮雲垂地者并表用絹朱界以寫之其自珍如此機宜公之外祖齊安郡王士儀取去爲光堯壽今在天上矣東坡集芙蓉城詩并序世傳王迥字子高與仙人周瑤英遊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詩載集中）胡傳略云忽一夕夢周道服而至謂君曰我居幽僻君能往否遂從之但覺其身飄然須與過一嶺及一門珍禽佳木清流怪石殿閣金碧相照遂與君自東廂門入循廊至一殿亭甚雄壯下有三樓相視而聳亦甚雄麗廊閒半開周忽入君少留須與周與一女郎至周曰三山之事息乎曰雖已息奈情何於是拊掌而去遂巡東廊之門門啟有女流道裝而出者百餘人立於庭下須與殿上卷簾有美丈夫一人朝服憑几而庭下之女循次而上少頃憑几者啟簾復下諸女流亦復不見周遂命君登東廂之樓云樓上有酒具憑欄縱觀山川清秀梁上有碑題曰碧雲樓君未及下有一女郎復登

是樓年可十五容色嬌媚亦周之比周謂君曰此芳卿也與我最相愛芳卿蓋其字耳夢之明日周來君將語其夢周笑曰芳卿之意甚動人君曰何也周曰芙蓉城也曰憑几者誰三山之事何謂周皆不對君曰芳卿何姓曰與我同君感其事作詩遺周周臨別留詩云人事幄帷不暫開今朝離意尚瓓珊臨行惟有相思淚滴在羅衣[illegible]半斑王明清玉照新志云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舉世皆知之往以傳其詞徧國中於是改名瀍易字子開訣別之時芙蓉授神丹一粒告曰需數歲後當偕老於澄江之上初未喻子開時方十八九已而結婚向氏十年而鰥居年四十再娶江陰巨室之女方二十矣合卺之後視其妻則清盼冶容修短合度與前所遇無纖毫之異詢以前語則惘然莫曉而澄江江陰之里名也子開由是遂爲澄江人焉服其丹年八十餘康強無疾明清壬午歲從外舅帥淮西子開之孫明之謁在幕府相與游從每以見語如此事與雲溪友議玉簫事絕相類子開趙州人忠穆觀之孫虞部員外郎正路之子晚守濡須祠堂焉張耒宛邱集王子開朝散早年以疾病謝事還江陰求詩爲別三首末首云避祿免危疾棄鉛得黃金須眉謫如漆便覺老難侵江湖足幽遁市卒或可尋莫思芙蓉子丹方亂君心王荆公和東坡歌首云神仙出沒藏杳冥帝遣萬鬼驅六丁全篇不傳東坡誰其主者石與丁盖石曼卿卒後成仙爲芙蓉城主丁觀文度未卒前有諸女御迎爲芙蓉館主耳（陸放翁云子開居江陰既死返葬趙州臨城故賀鑄有和其子開句）

唐孝烈婦

升菴楊公慎撰孝烈婦唐貴梅傳云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說之自拊心曰吾無頭風何以老嫗虐拘哉乃商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端弗聽迫之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慈溪毛玉亦受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

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污吾姑非孝也乃夕易袿襦雜經於後圃古梅樹下及旦姑不之知也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早從我言又得金帛又享快樂乃竟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姑大慟哭之親黨咻之曰生既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婦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贓吾哭此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咸爲隕泪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礙於官府之故終不舉余舅氏喻士積嘗遊至池州稔聞其事作詩弔之歸屬愼爲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以梅爲名死於梅之株冰操霜清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失職咄哉可吁乃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附

定山雜詠卷

余邑定山葛維善雅尚詩禮在成弘間爲園亭於定山之上凡三

十一景曰玉泉山房曰虎跑泉曰白雲鳴曰三峰堂曰小桃源曰紫霄峰曰鳴玉亭曰清風逕曰蘋香沼曰翠雲屏曰仙人洞曰歸菴曰旌節橋曰石舡曰望江臺曰濯纓澗曰雲香坡曰舜田曰起廉亭曰修禊亭曰熙春臺曰綠漪精舍曰醫俗亭曰曲曲池曰瑀鳴曰平艇曰棲鳳所曰凝翠屏曰夾花溪曰菜畦曰棲竹當時縉紳名公騷壇高士咸賦而詠之積成一巨卷後流落於石橋趙氏某之手趙不知愛惜余季弟其壻也一從嫁女奴歸探問攜來爲糊牲襯其余知而索之毀壞不可收拾矣惟侍郎徐圭一公恪所題跋語完善可讀耳圭一手澤又余所素珍也錄之其跋云舊爲徐姻予姪女歸時嘗一至定山時維善君年尚富從予游山中林壑參差青松白石而已茲予從子統將維善意持此卷欲乞題於予感念今昔爲之悵然噫山中景致固天造地設非人力可爲然酌量品題模寫風物必因人而起此定山雜詠之所由作也今余年邁古稀維善亦將耳順儻得暇當遊山中以續九老會辭章云平哉

藥名傳文

常熟蕭觀瀾部遺集一冊乃余少時業師益齋趙公所校錄者中有桑寄生傳一篇取藥名成文足稱工巧殊可資玩傳云桑寄生者常山人也爲人厚樸少有遠志讀書數百部長而益智不凡雌黃今古談辭如玉屑狀貌瓌異龍骨而虎睛膂力絕人運大戟八十斤走及千里馬與劉寄奴爲布衣交劉卽位拜爲將軍日含雞舌侍左右恩幸無比薦其友秦艽周升杜仲馬勃上召見之曰公等所謂參苓芝朮不可一日無者也何相見之晚耶生卽進曰士以類合猶磁石取鍼琥珀拾芥若用小人而望其進賢是猶求柴胡桔梗於澤瀉也然頗好佛與天竺黃道人密陀僧交最善從容言於上上惡其異端弗之用水賊反自號威靈仙與辛夷前胡相結連犯天雄軍上謂生曰豺狼毒吾民奈何生曰此小草寇臣請折箠笞之上大喜賜穿山甲犀角帶問何時當歸曰不過半夏遂師兵往乘海馬攻賊大戰百合流血餘數里令士卒挽川弓發赤箭賊不能當遂走絆於鐵蒺藜或踐滑石而蹶悉追斬之惟先降者獨活以延胡索擒之而歸獲無名異寶不可勝計或曰馬援以薏苡興謗此不可留也俱籍獻之上迎勞生曰卿平賊如薙草孫吳不能過也因呼爲國老而不名生益貴賞賜日積鍾乳三千兩胡椒八百斛以眞珠買紅娘子爲妾紅娘子者有美色髮如蜀漆顏如丹砂體白而乳香生絕愛之以爲牡丹芍藥不能與之爭妍也上聞賜以金銀花玳瑁簪月給胭脂胡粉之費一日上見生體羸謂曰卿大腹頓減非以好色故耶宜戒淫慾節五味以自養且令放遣其妾生不得已贈以青箱子而遣之然思之不置遇秋風起因取破故紙題詩以寄焉其詩曰牽牛織女別經年安得鸞膠續斷絃雲母帳空人不見水沈香冷月娟娟澤蘭憔悴渚蒲黃寒露初凝百草霜不共玉人傾竹葉茱萸甘菊自重陽妾答之曰莵絲曾附女蘿枝分手車前又幾時羞折紅花簪鳳髻懶將青黛描蛾眉丁香謾比愁腸結豆蔻長含別淚垂願學雲中雙石燕庭烏頭白竟何遲天門冬日曉蒼涼落葉愁鸞滿地黃清淚暗銷輕粉面凝塵閉鎖鬱金裝石蓮未嚼心先苦紅豆相看恨更長鏡裏孤鸞甘遂死引年何用覓昌陽生得詩情不自勝乃言於上召之使返然生旣溺於欲又不能防風寒所侵寖以成疾面生青皮兩手如乾薑皤然白頭翁也上疏乞骸骨上曰吾曩者預知子之有今日矣賜神麴酒百斛以阜角巾歸第養疾而卒作史君子曰桑氏出於秦大夫子桑生益桑白皮之後也有名螵蛸者亦其遠族生少孤煢儘知母而不識父卒能以才見於時非所謂郄林之桂枝沅江之龜甲也與其後耽於女色甘之如石蜜而忘其苦於熊胆美之如琅玕而不知其毒甚於烏蛇也迷而不悟卒以傷生惜哉（觀瀾三十餘卒此傳又其初年作使假之年容可量也或曰因其同邑有桑姓者所行多不韙故特爲此傳寄多含譏刺似其人今遠不可詳矣意者其然與）

辯爲陳侯周臣

孔子不說於魯衛章以理勢觀之凡人至其國者有所主而後可爲之臣孔子主司城貞子之家而爲陳侯周之臣此其實事也若說能擇所主止言主於貞子足矣何關爲陳侯周之臣而并言耶若言孔子主在宋臣而爲臣於陳其事兩無干涉何所與而言之邪若言孔子去宋時主於貞子則朱傳何以從史記世家著於至陳之下邪若言貞子爲陳侯周臣豈有宋之賢大夫而出仕他邦邪若言貞子爲宋臣司城司馬皆大官也貞子爲司城旣主之而桓魋爲司馬乃欲殺之邪司馬旣欲殺之孔子尚微服而去況敢留其國都而主於司城邪若周爲一國之臣本文桓司馬上有宋字而司城貞子之上豈獨無宋字耶反覆皆礙若以官名爲疑饒氏倪氏皆以司城爲宋官惟見朱子以爲宋大夫而據以爲說他無所考也安知陳不亦有此官如太宰之稱吳宋二國皆有之邪又朱傳言主於司城貞子在孔子去至陳之下據世家爲說新安陳氏亦是以文勢意度之耳非眞見也當作陳臣爲是朱子只爲司城爲宋官而以貞子爲宋臣趙岐曰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疏按史記孔子之適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乃陳國之卿非宋卿也又曰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爲湣公又按湣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卽湣公是爲懷公之子湣公卽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於魯又孔子世家湣公六年來至居三歲遂復適衛而歸魯是湣公八年去魯也由此推之則孔子主於司城貞子是爲湣公之臣矣

談參傳

談參傳談參者吳人也家故起農參生有心算居湖鄉田多窪蕪鄉之民逃農而漁田之棄弗闢者以萬計參薄其直收之傭飢者給之粟鑿其最窪者池焉周爲高塍可備坊洩闢而耕之歲之入視平壤三倍池以百計皆畜魚池之上爲梁爲舍皆畜豕謂豕涼

處而魚食豕下皆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屬其汙澤植菰屬可畦植蔬屬皆以子計鳧昆蟲之屬悉羅取法而售之亦以千計室中置數十匭日以其分投之若某匭魚入某匭果入盈乃發之月發者數焉視田之入復三倍參且纖嗇惲費平生無紈綺服非大故不宰割每飯熟一卵竅可容箸籍而啖之飯畢封其竅留之再飯三飯乃盡以故參之貲日益窖而藏者數萬計然弗子僅有女女所適者某睨其臧久之一日參病亟某請曰翁脫不諱卽誰嗣者參曰已有屬矣若將利之耶叱去之參死某乃謀戕其所屬者蔓而戕者幾人搆爲獄官沒參之產某盡歸其藏云論曰昔馬遷論貨殖謂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噫亦安所論巧拙哉莫巧於參矣參自奉不輕盡一卵有餘胡爲哉矧參無遺算矣於身計憒如也巧耶拙耶予匭百匭歸一匭矣謂予匭百匭者巧耶謂一匭者巧耶余故論之使效參者評焉此邵北虞圭潔所撰也談參實譚曉常熟湖南人（行三參曾三也）北虞係同邑不欲顯論之耳余聞其插蒔後見鶴在田覓食恐踐蹋傷禾根謂僮驅之無以示徵也用細繩百丈卷置瓦瓶中繩頭繫鰍鱔之類鶴不知而吞之繩已投於腹不得斷旋飛旋下瓶垂垂匝地哀鳴冀脫自後羣鶴無敢翔集此境爲禾害者一日有持鉅冊裝潢絕勝索價甚廉御之門答頗訝其未諳渠曰此冊來歷不明得之必貽累乃其弟私自賤獲藏此後盜露波及費百金如所料傳云法售昆蟲之屬余亦聞其一事凡佃人每戶課其紡縩娘凡幾枚以小麥幹爲籠盛之攜至蘇城每一籠可取錢一二百文紡縩娘卽絡緯也覓之草間不直一文佃人本不甚納如此類未易更僕數丁南湖奉嘗爲語以嘲之曰其取利也窮天極地而盡人其得禍也殺身亡家而滅族倭亂時曉獻萬金城其邑城後邑令王叔杲撰譚曉祠議以旌其功云

海山覆敗

余老朽無識然史編所記父老所傳古今興廢略窺大都近見錢侍御海山籍之傾蕩殊可駭愕其甲第莊所大小四十餘處課租

田畝三萬有餘財貨山積家口千計以至園林亭榭之美歌童舞女之妖畫船廐馬之盛莫可殫述數日間悉爲鄉里豪强張羣起而分拉之若許莊若馬路莊約其屋之數俱四五百間高牆深池規模偉麗僅兩日搶拆一空即成白地其他有原主爭執者或稍留十之二三亦遂歸原主竟非錢氏有也其李莊者乃余家故物余目睹地方效尤屋材樹竹米穀椅卓閧然瓜分而去余仲弟稍稍護持終又歸諸豪强矣揆厥所由海山原無貫盈大罪祇其世居傍江鹽盜出沒逮健僕壯子恃勢放恣一等游惰頑民或賃屋傭保或佃種棲息私相依藉而海山漫不檢察此輩一有敗露人皆指稱窩穴騰播人耳疑信無憑遽爲士流所唾罵怨家又起而裝誣之以致上官亦駭於耳目三人市虎不能免也枝纏蔓結僕輩悉名大盜日夜狂奔遠離爲幸於是屋居不守人人得以擄奪之而不問也海山兀處邑旅攻擊殆無虛日兩子諸僕相繼瘐死獄中屍棺暴露行道酸辛視諸田宅特身外長物耳奚暇爭執耶非不欲也勢不可也一旦有此大變或曰足以懲官豪然實有以煽刁惡鈔沒之權細人得擅以肥家恐非清明世界所宜見也時在嘉靖丙寅之春仲三月又見有刊成一冊云捻惡略者中載海山題拂水巖亭春聯云無邊風月供嘲弄有主江山孰剪裁欲坐以謀爲不軌其他虛實姑不暇論不軌之謀何容易以陷人耶海山上耿兵憲詩有官如會毋雖投杼家誦參乎豈殺人之句亦可憐矣

今古敦誼僕

浙錢塘田學憲汝成撰阿寄傳云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迺費我藜羹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朞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啟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貲獻替否且德色也迺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相嫠人撫髫種而株守薄業戶祚彫落溝壑在念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迺肯畢心殫力昌振鎡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是豈尋常所可及哉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即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又沈石田客坐新聞記義僕云范信者崑山龔泰云亭家奴也泰家不造食指衆而日不能給乃鬻信及其妻於常州夏雄濆某家數年不通正德初泰益貧甚無所依歸一日適經其所遇信於途信見故主泣拜地下懇延至新主家謂新主曰此信故主今流落在此信心不忍欲望容留信夫婦願不惜蚤暮傭力報主以圖供養故主新主義之聽允其志而信侯農事稍閒即肩負小販往來村落中市賣以給迨今不衰嗚呼信一奴耳爲主轉貢其身尤戀戀不忘其義也故書而表之以愧爲人臣食君之祿不顧禮義不能執義而反賣國者右阿寄范信二僕即求之古人中不多見矣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此類是也豫讓以衆人事衆人畜之語聞范信之事不有媿哉（宋時沈俶諧史云四明戴獻可者豪財尚氣喜從賢士大夫游處而家世雄於財凡客至必延款士聞風俯歸者皆若平生歡也獻可死且一子伯爵年十八九未歷世故暴承家業用度無藝里中惡少固得與交狎邪不數歲破家止有目園縣無醫竹木之利尚存皆僕揚忠主之自獻可無恙時出納纔無竟歎伯簡家業氣藏獨揚忠所掌猶可翻爲衣食貲逐往馬揚忠拜哭盡哀日與婦其事之猶其貲財之漸以獻伯簡大喜謂我圖有之物仍復妄爲其籌食輩聞之又歎揚揚身揚忠哭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兢會飲呼蒲揚忠握刃而前執其尤者拌首頓之離數曰我事主人三十餘）

（年郎君年少爾輩謗之爲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湯之靡有孑遺耶我斷汝首告官請死報吾主人於地下又大叱合伏地受刃其人哀號伏罪請自今不敢復至楊忠禁咽良久敢刃劍立曰爾畏死給我罪其人號曰請自令不敢復至忠曰卻此貸謝命再至必屠裂爾軀遂出門數端日可負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遂揮涕謝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自今改前所爲但聽老奴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即日自沈於游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感泣自是謝絕羣不逞修雖自守一聽楊忠所爲果數年盡復田宅楊忠事之彌謹吁楊忠其賢矣哉貞不負其名矣其覺幸主人之禍敗從而取之者歟非楊忠之罪人乎）

麋霜鹿霜法

煮煉鹿霜膠法新麋鹿角各一對截二寸汲長流水浸三日刷去腥垢每斤用楮實子一兩桑白皮黃蠟各二兩無油淨鍋魚眼湯不斷火慢煮勿令露角常添熱湯不可用水三晝夜取出削去黑皮薄切曬乾碾末即成霜也右將煮角汁濾去滓慢火如法熬濃傾磁盆內候冷凝切作片陰乾成膠煮麋角霜法新麋角一具寸截流水內浸三日刷腥穢以河水入砂瓶或銀瓶內以桑葉塞瓶口勿令漏氣炭火猛煮時時看候如湯耗旋益熱湯一日許其角

爛似熟山芋掐得酥輭即止未輭更煮慎勿漏氣漏氣則難熟取暴乾爲粉其汁澄濾候清冷以絲濾作膠片盤盛風中吹乾麋角膠別入藥（對客叢書曰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按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陰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陽角而應陽故知二者陰陽之性不同也今夫鹿肉暖以陽爲體麋肉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末末者角也其本末之功用不同又如此）

二孝子傳

學院耿楚侗定向著二孝子傳姪輩赴試得以呈余者二孝子都逸其名氏余聞諸長老先生言爲紀其大凡云其一匄子也行匄吳市中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聆其下有歌唱聲下覷之則匄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匄得酒捧缶而跪進焉唱蓋以侑云貴人訝詰之匄子驚嘻曰儂窶人聊爲阿母懽耳貴人嗟歎良久歸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時人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是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開曰以待孝乞兒也吳下至今口其事云其一居浙之長興里蕃椎魯人也獨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矣其從父獨贏於貲一日飲諸姻呼孝子侍姻多豪貲人饌具腆甚孝子未及舉即私念曰令何緣得致我母前耶則時時目左右盼每伺賓所不顧急摘諸甘肥品裹紙納袖中未見一再御即御若未嘗旨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縮縮逡巡席閒復私念曰令何緣客罷即致我母前耶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卮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卮置樓脊閒覆以瓦先閒歸俄侍者報亡其卮衆客欲自明約曰請急扃戶令人人袒檢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澀也倉卒不得計即謬曰由我詰出之則曰匿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得或爲他人乘也奈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責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僦屋奉母居令無訴也不爾懼傷母心從父雖瞋恚聽其語亟道母氏已默默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卮乃折簡主人語以故且曰昨倉皇歸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言檢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卮知非若矣

顧若何苦自誑負不韙名孝子始吐實泪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懽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把我袖將大詬我且重爲叔父羞故盬爾爾從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贏餘顧兩豚犬兒能萬分一不耶乃召前坐上客徧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忍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產令得終奉母焉閭其族里至今多禮讓人謂遺風所漸云贊曰孔子有言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謂孝乃匄子殆契是乎世之能具五鼎八珍前羅而不能令其親一開顏者豈少哉令人脈脈感愴矣或曰行乞至詬恥辱親也不知彼營營競進者視乞播何如矣究所止能以親顯否耶懷肉至自誣事若甚駭可憫乃其顧養一念即古穎封人奚加焉卒感叔氏風施後世有以也夫（余舊嘗聞吳[illegible]侯甸西樵野記中載孝匄兒事不知與取所[illegible]是一人求吝自一人閒鮮於此長洲之相城一匄兒每詣沈醫君孟過所請匄凡所得多不食而分貯之筒簏中醫君前不爲意久而問焉對曰將以供母醫君婦異之者令人瞷其所爲匄至對岸一舟中舟雖隘而願爲老媼處其中匄方出物治之陳食母前傾酒竟爾奉之飼母扶杯乃起舞舞唱山歌嬉笑以娛母母意殊安之也必母食盡更爲饞來當日如之母死匄卒不見夫匄者知自意盡

（報若是而況世之不爲句者乎）

醉鄉律令

田汝成醉鄉律令一篇其引云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條列飲事三十篇自謂酒史之董狐矣第其敘述稍允肯綮弗章讀之不能無遺恨焉予也陸沈邸壑託契麴生晨夕相從情好甚篤惜其風味久湎於俗子而品詠未發於高賢也取皇甫氏之意而芟繁撮要易其未然而補其未備著爲醉鄉律令一篇庶使湎身濡首者有所禁而不淫齊聖溫克者有所循而益謹爾嗟乎選勝賞心能無崇飲千鍾百榼貴在德將在昔賢豪咸非懵者酒中之趣先得我心予誠有味於酒乎聊以韜精光澆磊落耳嘉靖三十年春三月逃禪子書於西湖社中　醉鄉律令　醉鄉之宜十有一　醉花宜晝　醉雪宜夜　醉月宜樓　醉暑宜舟　醉山宜幽　醉水宜秋　醉佳人宜微酡　醉文士宜妙令酌無苛　醉豪客宜揮觥發浩歌　醉將離宜鳴鼉　醉知音宜樂倩謳無它　酒徒之選十有三　款於辭而不佞者　愉於色而不靡者　怯猛飲而惜終懽者　無物爲令而不涉重者　聞令即解而不再問者　善戲謔而不虐者　語便便而不亂者　持屈爵而不分熱者　借眾樂而悉外囂者　飛爵騰觚而德儀無愆者　坐端凝而神爽逸者　盛酣沈而不傾濺者　酒所不歡之候十有四　主人吝一也　賓輕主二也　會客不投三也　殽核雜陳而不序四也　妓驕而樂澀五也　說家常六也　議朝除七也　迭詠詩八也　刻觴政九也　錄事不綱十也　興居紛紜十一也　附耳囁語十二也　蔑章程而驕牛飲十三也　醻木訥而酢勞曹十四也

補班史闕名

楊王孫西京雜記云楊貴字王孫文翁張崇文歷代小志云文翁姓名黨字仲翁壺關三老茍悅漢紀云令狐茂此三人名足以補班史之闕

泣鴿先生

常熟徐駿字叔大號積菴成化弘治時人少偶育鴿父撻之遂篤志於學後父亡遇鴿飛鳴必思親訓涕泣不已人稱爲泣鴿先生弘治中年與先君同以非舉邂逅於其邑之獄遂授先君書先君至七十餘三體鼓吹二帙嘗對客倒誦每日皆先生之功也常熟志止載其所著對類總龜而反遺泣鴿事故私著之

治竈瘃

茄子根煎湯浴足能治竈瘃（竈瘃足凍瘡也）

佛水巖雄殿

常熟嚴養齋公訥聖上賜以泥金綵繪斗聖祖師神像各一軸特募建雄殿於拂水巖以致虔奉四方進香者以萬計殆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者乎余老朽亦從眾登巘書數語於壁相臣寵帝賚寶殿煥嵯峨式廓茲山勝聿昭祝聖阿雨湖回雲漢環峰鎖煙蘿天心本自眷福地豈緣多士女驚快覩神物慎擁呵同志二三子探奇走委蛇歸風裕醉顏雙眼窺肩摩登斯聊自慰拍手發浩歌浩歌非不樂還願吐辭波上以廣帝渥下以瘳相痌民力寬無賴脂膏竭既多無益害有益都俞賡及虞聽人不聽神古道當如何

同父遺德

宋陳龍川中興遺傳序云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噱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爲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詼諧縱謔旁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與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

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閒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長歎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於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歎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爲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隷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爲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彷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鈔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爲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政周公葵嘗爲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詬我子端人正士胡爲喜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爲人而惜其屈讋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歎曰世之褒偉倜儻之士沈沒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爲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閒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不大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興聞爲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爲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璘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韐孫傅霍安國楊邦乂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㮚劉鞈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規程昌寓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勝劉光世劉錡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辨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葛進石鴝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門而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龍川大周公之言蓋謂此言乃用世者所當書諸紳也）

船神名

梁簡文云船神名馮耳又呼孟公孟姥

山林窮四和

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枝殼甘蔗滓乾柏葉黃連和焚又或加松毬棗核梨核皆妙（畫娥小鑪西業餘子香與此相同荔枝殼松子殼梨皮甘蔗柏香各等分爲細末梨汁和丸小雞子頭大捻作餅子或捍如粗燈草大陰乾燒妙加麝眞屑沉末同碾尤佳）

少游題龍眠畫訣

龍眠居士李公麟字伯時秦少游書晉賢圖後作龍眠李叔時見之曰此醉客鬧也不知何謂

戒菴老人漫筆卷四

戒菴老人漫筆卷五

眞率銘

余家一小圃中創窩名曰眞率將欲書數語揭於屏未就也適得趙松雪所書眞率齋銘殆先得我心者寫而筆之吾齋之中弗尚虛禮不迎客來不送客去賓主無間坐列無序眞率爲約簡素爲具有酒且酌無酒且止清茶一啜好香一炷閒談古今靜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論官府行立坐臥忘形適趣冷淡家風林泉清致道義之交如斯而已羅列腥膻周旋逬備俯仰奔趨揖讓拜跪內非眞誠外徒矯僞一關利害反目相視此世俗交吾斯屏棄

統論山

晴天之山紫而明陰天之山青黑而暗郭熙云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崔氏耳目志云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頼而堆阜楊升菴云玲瓏剔透桂林之山也巉差窳窪巴蜀之山也綿衍龐魄河北之山也俊俏巧麗江南之山也貴州之山亦堆糞壤不入詩畫

論西澗詩

韋蘇州滁州西澗詩其地甚荒陋想亦是偶然而作未必如注者之說豈因寇萊公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遂遷就於此而反求之太過歟

論牧之詩

杜牧詩云欲把一麾江海去作旌麾用誤又有野水差新燕芳郊哢夏鶯是用詩經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差字甚晦櫻桃云曼倩恨偷難亦用東方朔偷桃事誤赤壁詩有鎖二喬之說注者取其意新耳赤壁一戰關係不輕惟以二女子爲念結裹甚小議論卑矣項羽詩有卷土重來之句長驅甚矣不足取

兩郝天挺

唐詩鼓吹舊云郝天挺注金又有一郝天挺兩山墨談亦考之不審

嚴分宜

余邑先達曹野塘公忠中成化丁未進士弘治初出宰分宜時閣老嚴介谿揭方成童曹公識而拔之且喜其與子弘同庚遂令同治舉業宿食官舍偶見嚴所握扇有魚游幷構對語試之云畫扇畫魚魚躍浪弱動魚游不移刻對以繡鞋繡鳳鳳穿花鞋行鳳舞又一夕思家口占曰關山千里鄉心一夜雨絲絲卽應曰帝闕九重聖壽萬年天蕩蕩如此類甚衆弘後亦中正德丁丑進士號方湖嚴約講兄弟禮命子世蕃與方湖諸子駒輩不得越齒而坐柄政時欲官白谷駒雲亭駕爲中書舍人二君時時飲於相府見世蕃與給事中無錫某者夜飲強灌之給事膝行以受又故遣罰爵於其背不容起二君怒而斥世蕃於是拂衣歸得不及嚴氏禍云駒與余善道其詳

雪蛆冰蛆

江鄰幾雜志云蛾蝞雪蛆大治內熱曹方洲爲御史時刷卷四川言彼處積山深雪中出雪蛆官府遣軍士四山高處懸望雲中蠕蠕而動者則往取之渾如小豬無口足眼鼻儼然蛆形也其身全脂切片而食不易得也癸辛雜識云西域雪山中有蟲如蠶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積熱此恐又是一種

化鬚疏

友人以沈石田化鬚疏手卷見售錄其文而還之此老眞可謂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者矣所稱趙姚周三人蓋當時與公相善友也非託詞如子虛烏有之類前有小引兹因趙鳴玉髡然無鬚姚存道爲之告助於周宗道者惟其于思之間分取十鬚補諸不足請沈君啓南作疏以勸之疏曰伏以天閹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舍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酒因人而舉康樂著舍施之迹崔諶傳播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毫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鄰而與之存道

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緣坡而飾我當楷楷聲地以拜君對鏡生歎頓覺風標之異臨河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於染鼻豈敢易撚於覓句盛矣荷矣珍之重之謹疏

望後月

清虧桂闕一分影寒落江門幾尺潮李空同詠十六夜月警句當時京師士夫稱賞

盈歉常理

陰陽之理月盈則虧日盈則昃人之生也多少壯富貴盈滿至老不能享其終少壯艱苦酸辛至老獲享豐厚安逸具則確數之奇亦有終身不遇者值數之偶亦有終身獲享全福者雖修為在人大都顧所遇何如耳或者以祿命之受有定數則星家精之為口實或者以體貌之賦有定稟則相家據之為徵驗亙古及今由聖賢帝王愚夫俗子未嘗舍是而論斷也噫

禪玄二門唱

道家所唱有道情僧家所唱有拋頌詞說如西遊記藍關記寶匹休耳

右軍眞跡

王逸少二謝帖眞蹟七十六字後有趙清獻公抃并蘇子容等跋帖云二謝書云卽以七日大斂冥冥永畢不獲臨見痛恨深至也無復已已武妹修載在道終始永絕遺婦等一旦哀窮施不可居處言此悲切倍劇常情諸不能自任未遂而絲撫念何已不具羲之頓首字畫亦無殘缺但璺氣已盡敓字上薺草右旁加安其字大類之字較之石帖其結體用筆頗不相類此余鄉潁山周氏先世物子孫欲求售特攜以問價於文衡山衡山曰此希世之寶也每一字當得黃金一兩其後三十一跋每一跋當得白銀一兩更有肯出高價者吾不論也後典於閶門一富家止得米一百二十斛竟不知下落矣惜哉

白沙習射

華亭錢尚書九峰公溥天順甲申以學士出知廣東順德縣新會縣舉人陳憲章以道學自名聚徒教授有詆其藏兵器於山者時廣西流賊竊發土民多內應憲司恐貽患地方命掩捕之公察其詆力為辨釋且勸其赴會試散生徒以解羣疑後嘗道薦可大用授翰林檢討卒全令譽此武進王思軒尚書公與撰錢狀中語白沙先生行狀曰丁卯中鄉試第九人錄經義一篇戊辰辛未俱下第聞吳聘君康齋講伊洛之學於臨川之上遂棄其學從之游時年二十七康齋性嚴毅來學者絕不與語先令治田獨待先生有異朝夕與之講究受業歸講學之暇時與門徒於曠野習射禮未幾流言四起以為聚兵眾皆為先生危先生獨處之超然時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某謫知順德縣事雅重先生遺書先生亟起毋重貽太夫人憂先生以為然遂復游太學觀此則知儒者之作用豈易乎於俗哉錢公殆眞知先生者也

石麓應制詩

聖上修玄既久深慕仙術自號天台釣叟諸大臣應制詩獨李石麓公春芳者為帝衷所契寵眷益隆詩曰高竿百尺倚雲浮獨汎仙槎傍斗牛拱極眾星為玉餌懸空一月作銀鉤撥開煙霧三千界釣盡乾坤幾萬秋歸向玉皇應有問絲綸已屬大明收

鬼畏

博州鼓角樓每至二更卽有一鬼掩鼓不能擊值更者屢受杖不能制聞嶽禪師有道行因往問之師曰何不捉他兵曰鬼何可捉師曰但禁氣勿言卽可捉也兵如戒果能捉之鬼曰吾於此邦所畏者惟嶽禪師黃二叔二人而已太守以下皆無所畏更何有於汝哉既而訪尋黃二叔乃一老圃三十年以鬻菜為業初無它長惟是菜之老嫩束之大小價之高低持心不二而已（此見狀而畏[illegible]）（[illegible]中○）

清明異寒

隆慶元年清明日京師甚和暖晚間風雪交作寒冽異常次日九

門報城外凍死者一百七十人崇文門下乘轎婦人母子俱死轎中而轎夫亦死轎下在京親見者歸說

老景詩聯

三徑黃花隨意瓶半竿紅日放心眠　自種黃花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　九陌車聲塵不到一簾花影月來遲　大度乾坤容落魄多情風月伴衰遲　何愁白髮能添老須信黃金不買閒此五聯取其有合於老懷漫存之

講洪範以代醮

宋時故事上元郡設齋醮曰爲民祈福陸文安公象山先生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一章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舍極而

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淸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彝是訓於帝其訓無非斂此五福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即爲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佑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能遷善遠罪但貪求富貴御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處何緣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自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起至末共四百十九字宜刻板家置一幅

石塘武略

李艮者北人年七十而諸藝精通筋力馳驟不減壯夫在里中周

氏教習武事暇日談石塘曾公銑之事云石塘直隸江都人秀才時便有志於防邊施設之略迨督三邊直出其素蓄者措之耳先是邊兵每名有一騎曾令驚騎以制車虜衆之來勢若風雨其車環列如城車外復設驚衆足以捍其衝突而無奔潰之虞即余子俊所謂運有腳之城策不飼之馬是也又立放油紙法以油紙書漢字散置虜境水草處凡我叛人得此而歸者即宥其死緣是還者八九又置慢礮法礮圍如斗中藏機巧火綫至一二時纔發外以五采飾之虜騎羣至拾得者詫爲異物聚觀而傳玩者鱗擁須臾藥發死傷甚衆虜未測所謂惟以曾爺爺呼之一日虜衆薄城曾令偃旗息鼓當門設木架架上立金眼回回舞不自已傍屋置鐵鍋數百蓋虜所甚欲者虜見作如此狀未敢直入遂擁視於門之外人畜稠疊紛亂不已城中號起乃回回架上大將軍礮先發觀者已成虀粉而城上火氣四放伏兵俱出殺獲無算曾與首相桂洲夏公最契先一歲密訂至次年除夜暗調精勇直擣套虜因

據衝要修築三受降城復元昊故地而屬夏相亦於是密啟上前君相元戎相爲一體意事無不成者而曾果以除夕率衆數萬深入於套虜不覺也乃糧餽不繼頓軍不敢進遂致虜驚報各帳部落頃刻聚數十萬漕官以戸部無源不敢擅發會遣人督來已違數月限一晚斬餉職十三員曾竟以全師而出夏公方以小忤於上而分宜擬其後且夏亦以忿憤忘其夙約除夕之前未嘗密啟正旦大朝賀次日千秋節連數日不能以此情達之於上時邊報沓至上震怒令緹騎逮曾猶候於轅門者凡三日始克入曾既就檻車而三軍大慟聲聞百里部下親兵五千皆天下之精勇也日夜磨刀稱反邊官撫獄徐徐散遣而李長者實在其數周見心時復面得之述於余頗的

訛言取繡女

隆慶二年戊辰春正月十二日閧傳朝廷取繡女民間年十三歲以上無不婚配嫁時惟求得壻不暇擇人且有闗於門首見總角經行者擁之而入遂以女配焉幾數日而止竟不知何自起而有此異也

伯虎漫興

唐伯虎漫興十首余見其親筆行書者兩處互有不同想隨意點竄未有定者因並錄之㈠十載鉛華夢一場都將心事付滄浪內園歌舞黃金盡南國飄零白髮長滿榻亂書塵漠漠數聲羌笛月蒼蒼（一云髀裏肉生悲老大斗間星暗誤文章）不才羸（一云贏）得腰堪把病對緋桃檢藥方㈡此生甘分老吳閶萬卷圖書一草堂（一云寵辱都無賴有狂）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絃管醉千場（一云龍虎榜中題姓氏笙歌隊裏賣文章）跏趺說法蒲團輭鞋襪尋芳杏酪香只此便爲吾事了孔明何必起南陽㈢一身憔悴挂衣襟半壁藤蘿覆釜鬵去日苦多休檢曆知音諒少莫修琴（一云久遺名累怨青襟不變貧交責素琴已息心機灰落訖任教世態有升沈）平康驢背馱殘醉穀雨花壇費朗吟老向酒杯棋局畔此生何望（一云甘分）不甘心㈣悵悵暗數（一云莫怪）少時年陳迹關心自可憐（一云百丈遊絲易惹牽）杜曲梨花杯上雪灞

陵芳草夢中煙前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衣乞食（一云持鉢）院門前㈤驅馳南北鬢頭塵襤褸衣衫折角巾（一云龍頭鬣身林園文草帽今賦堅騎麈）萬點落花俱是恨滿杯明月卽忘貧香鐙不起維摩病（一云疾）櫻筍難消（一云酬）穀雨春鏡裏自看成一笑（一云老大）戲兒棚上下場（一云半生傀儡局中）人㈥平康巷陌倦遊人狼籍桃花中（一云病）酒身短夢風煙千里壚（一云[illegible]）多情絃索一牀塵黃金誰買長門賦焦筆難（一云空）揩滿額顰惟有所歎知此意對（一云共）燒高燭送殘（一云實儀）春㈦自怨（一云落魄）迂疏更自（一云自可）憐焚香掃榻枕書眠（一云爲日月[illegible]）蘇秦捫頰猶存舌趙壹探（一云傾）囊已沒錢滿腹有文難罵鬼措身無地反憂天多愁多恨（一云處）多傷壽且酌深杯看月圓㈧躡徧迴廊細自籌騰騰無語重低頭（一云擁鼻行吟水上樓不堪重數少年遊）四更中酒半牀病三月傷春滿鏡愁白面書生空鵬賦（一云馬革期）黃金游客臘貂裘年（一云近）來蹤跡眞堪畫（一云[illegible]）飛葉僧房細雨舟㈨盡怪趨蹌總不能自知才命兩無憑（一云[illegible]）尋豈草酬知己且摘蓮花供聖僧兩字功名成蟻夢百年疏水曲吾肱（一云時事百年[illegible]）盡嘗世味猶存舌茶薺隨緣敢愛憎㈩造物元來最（一云曾苦）邑名太平又（一云[illegible]）合老無能交游零落（一云[illegible]）綈袍冷風雪飄飄（一云[illegible]）瓦罐冰二頃未謀田負郭一簞隨分欲依僧醉時試（一云還）倩家人道消盡粗疏（一云英雄）氣未曾（[illegible]煙雨江南客白髮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illegible]）

男子變女

隆慶二年山西太原府靜樂縣龍泉都民李良雲弟良雨忽轉女形見與岑城都民白尚相爲妻先雲父李懷生弟雨懷病故於嘉靖三十一年雨年二十八歲至三十七年娶馬積都民張浩長女爲妻四十一年間兩相反目將妻出與本都民高明金雨無營計往本縣地名也扒村投姐夫賈仲敖家工作隆慶元年正月內雨偶患小腸痛旋止旋發至二年二月初九日臥牀不起有本村民白尚相亦無妻於雨病時早晚周旋同宿四月內雨腎囊不覺退

縮入肚轉變成陰即與白鷳配偶五月初一日經脈行通初三日止自後每月不爽雨方換了醬女衣裳足易鞋畏赧迴避不與人知九月內雲訪聞之令妻南氏探的十一月初二日裏縣拘雨相同赴審實穩婆方氏領至馬房驗係變形與婦人無異又拘雨出妻張氏勘明娶後三年內往來交合但未生息止緣貧難壞鬧賣離鄰里姚漢周等執結與前相同巡按御史宋纁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奏聞稱男變爲女乃陰盛陽微之兆以祈修省

鶴卵鶵

鶴卵略牽長有一點紅鶵出殼腳猶短七八日漸長繡頂七八日不食多以鰍鱔餵之則易猶小兒出痘調理失宜間有亡者

放翁記鄭謝事

陸放翁游渭南集書二公事云鄭介夫名俠以剛直名天下晚居福清自號一拂居士布衣糲食而雜植華木於舍旁觴詠自適客至必與飲多不過五爵蔬果之外一肉而已遇貧士過者亦薄贐之止於千錢飲具皆白鑞或遺以銀杯辭不取好强客弈棊有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引滿黑勝反是如是者幾二十年如一日謝昌國名諤習聞道於頤正郭先生居臨江名其廬曰艮齋晨興烹豆腐菜羹一釜偶有肉則縷切投其中客至亦不問何人輒共食有貧士及醫卜之類飯已輒語之曰吾無錢與君豈欲詩乎取幅紙作絕句贈之以爲常二公皆予所鄉慕也予貧甚欲學介夫辦五杯千錢亦復未易又不解弈棊或可力貧學昌國耳書之座右嘗徐圖之紹熙之元十二月八日九曲老樵書（昌國與放翁同朝所著有兼山家學一書）

西巖白水有識

余郡胡光祿夢竹治莊於郡城之西郊先令畫士作山外青山樓外樓圖成然後命匠照圖營建架飛峰立亭榭路境迂迴屈曲眞一小洞天也其總門署曰西巖山莊經營二十年所費以萬計夢竹老諸孫析產家漸落莊賣蔣太守價止八十金未償工匠犒賞之費蔣號西巖則立扁之初已兆於蔣矣沈石田客坐新聞亦載一事云秋官郎中陸孟昭名昱太倉人居郎署時好結納四方郎第外附地構屋數開扁曰清風館朝士迎送必假之爲燕樂孟昭復益以酒肴不惜所費一日風雨大作平地水深三尺許館爲之傾圮客有戲曰昨日清風館今朝白水村水退孟昭復新之甫訖工孟昭已擢福建參政矣其居轉與侍郎滕某滕固白水村人也一時戲語有數存焉觀西巖白水之讖信乎人生徒自碌碌耳造物固自有主張在也

財主

世稱富家爲財主世說新語云陳仲弓爲太邱長有劫賊殺財主

雲林題亡室像

倪雲林作其亡室像詩前題云題寂照蔣君遺像　幻形夢境是耶非縹緲風鬟雲霧衣一片松間秋月色夜深惟有鶴來歸　梅花夜月耿冰魂江竹秋風酒淚痕天外飛鸞惟見影忍教埋玉在荒村　君姓蔣氏諱圓明字寂照暨陽人也年二十一歸於我勤儉睦雍鄉里稱其孝敬歲癸巳奉姑挈家避地江渚又一年不事膏沐游心恬淡時年四十有七矣如是者十一年癸卯九月十五日微示疾十八日清晨翛然而逝甲辰正月二十四日題

蔣陳二生（附王直徐海敍）

蔣生名洲字信之陳生名可願字敬修皆鄞人也弱冠同遊學爲郡庠生嘉靖二十九年倭寇東南邊東南騷動我軍連摧敗剏罷日甚公私累歲不得休息重臣往往得罪然首倭而作之亂者徽人王直也直任俠尚氣好施與得惡少年心先是與惡少葉宗滿等商於海挾中國貨往來日本暹羅西洋諸夷開貲益饒富益施與大信服夷人夷人稱爲王五封據薩摩洲三十六島夷屬之會直與某島夷有郤請於邊將官而殲殺之邊將官報之不酬遂與邊將官有郤大怨望適邊禁嚴通市遂坐遣夷人寇邊營中國則

寇邊無虞日乃中國視王直者居然敵國比竟又不可奈何先是言官奏請懸立賞格曰有能生獲王直者予萬金封伯有能使海致王直降者予世襲指揮僉事於時都御史胡宗憲又請得上命命有日人難之莫敢行則蔣生請行又薦陳生行也三十四年八月以蔣生爲正使陳生副之充市舶司員率夷夏若干人以往招撫王直因宣諭日本王也九月出鄞江桃花渡至馬猗匯風颶舟半覆得救起至小衢山遇寇二生率衆與戰賊敗去則兵器火攻藥等大半耗矣乃回舟舟山蔣生念緩急惟己移書家人貰田產備具又前舟覆時失壞應使等物亦蔣生致家中貲具償也官爲給劵紀之凡六日夜入大洋又四日而抵五島夷夷長盛久夷僧是柏者來見譯知上國使甚修禮敬二生因諭之宣諭日本王意夷長曰日本王權在豐後山口二國當往諭豐後山口無諭日本況二國又諸國長天使行吾以船人導則又密知王直處使密使往諭直直來殊倨傲也又密諭之曰卽不念汝祖宗墳墓獨不爲老母妻子計乎今中國知汝出無奈不甚罪汝募汝歸誠以此時歸正朝廷豈薄汝待將官之海藩節鎭諸夷長富樂矣乃借區區數島與中國之衆久抗衡不祥莫甚況夷情貪狡卽一日下片紙檄曰能以叛賊某來者勞千金恐汝頭與貢使俱北也去醜穢而就榮名孰與身死累老母妻子哉直悟謹拜諾因定歸計二生與直同行二國先至平戸平戸長禮敬導送知五島夷會閩巨賊徐海且率夷衆入寇恐我軍無備三十五年春陳生先以王直子激養子毛臣葉宗滿王汝賢善譯辨者夏正等歸報徐海者夷稱名山和尚比次王直云已而蔣生行至博多見博多小夷長知山口國荒亂不可往謀先往豐後國豐後王源義鎭與山口王源義長兄弟國也乃源義鎭接蔣生卽夷禮恭至蔣生曲諭以寇邊利害義鎭引罪輒傳諭禁諸夷無寇中國邊會山口國使來蔣生又至山口山口王源義長接禮尤恭又會同豐後禁諸夷寇邊蓋二國服蔣生說又知王直附中國故戒寇邊又遣使修貢獻朝廷謝罪也三十六年蔣生以王直歸歸途安焉無盜賊如去時方陳生歸時適徐海擁衆圍桐鄉桐鄉大困都御史阮某困不知計陳生及夏正說海而解其圍計擒徐海等又葉宗滿覆舟山賊黨皆陳生以賊攻賊云王直至城下猶觀望持兩端當是時直衆猶盛乃胡宗憲與王激等同臥起甚交驩遂授計夏正爲好辭以激易直乃誘而執之竟論誅死王激亡海葉宗滿王汝賢未滅從戍直死時再呼蔣洲陳可願誤我誤我直意蓋期官之海藩節鎭諸夷長富樂也則王直誅而黨與散矣夫倭寇寇東南六七年而天始厭禍東南民死焚掠者死征戍役者死供餉死逃亡者累數十百萬人至不欲爲民若大吏兵將材官若土著軍官往往陷沒徒以王直等耳卽宗憲輕財用事能盡人死力得王直徐海海夷遂平而二生者可謂無功於國哉二生言海外四際無地如行雞卵中日月出沒時狀奇甚日以山夜以星辰爲道忽如眉浮天際者山之來忽如山浮者魚也又言往返時舟幾再覆乃天妃有神或下一雀至七雀或一燕至三燕或空火流船卒免於水云當時有害功者并二生譖之謾爲譖語二生竟落格廢賞宗憲爲之輸粟爲太學生此王叔承從二生紀行纂詮次其事如右（張少華者故金陵民家女少鬻於齊沮家假母襪之扇臾閒年及破瓜色爲美麗性慧善音嘉婧王子中私夜任賈來遊虎邱倖遇周生仕者界紋冠絕一時且韶秀髮恭喪魄覓稱腹賬辭往去使人召周至遂閩戶絕外假母覺之微自權遂聽其邪周覽日夜不絕音遂出周上其倏周吹獨兩以肉青顧之薦者群易所得韃頭皆以與周周亦母事假母甚護晁時海上徐公子慕少華持千轄爲聘除舍朋豎遷雨人於中日世賞二金歲餘公尸乘周餘請私不得周閭以譜見發公子不堪乃陰貴少年賸周者沈郎美鬷飾使胥吹籲州見以務其好少華果日往更使人僞聘周夫中遺冤其髮復蔣其面黔之公子又賠假妒金不得因稜沈郎居與並詳引籲贅勢之月下少華訊公了巳寢咎扉撫沈鄭日可見可覓勞人終久隸饒念也沈請無絕周少華遂肘餐贅已其寢至覽去朗日公子復請私不得夜伏粗上候兩人登脉持刃羅出捧其髮日必殺此以懇惺者假母闖變趙大卯頭乞解遂共書券卽與爲公子妻矣公子僅之歐室而以五十金謝還沈鄜居半歲忽忽不樂晨夜謳公子遠荒諸雖闖之以告出之去居桎陵獲爲借爾頗所交周著遂至其家周既被舊面且多揚少華不納周甚怨忿攏於戶外少華懇乘夜窺走將至崑山爲海寇隋掠傳詣爲主王甫道饑中有姬三十人姿貌皆尚其下變之甚稱爲張夫人直類好異敝每夕介所房恰人聯袂歌而佐酒而海上沈鄭亦沒鳥中事驗作久之作昔闖帳中歌聲趣而稿態傍復不能夫少華忽見之以目相辭已相運運下直覺之密訊沈郎得其狀日固也吾向怪其有平康姿態明日衣亢郎善衣而前使衆）

（奚歟又使吹簫一坐釋書自發每夕使與沈羅帳而歌其舞杳渺悲怨坐客無不流涕而起書居久之益愛幸樓酋帳上直有事必諭之謀少華亦鬱黑之而證幸其毀冀與沈郎歸中酒猶老也會督府使將陳來為中諷直直意頓欲擇而履心皆以為不可少華力折之曰若請從海中王沈沈而可百年撤兵久不解諧海州邑又告收保則安官得庚突而常主吏也友以令日事勢何與蓊虎不如且降則得親有功無兩直信之留耕為貲而令腹心王激守同陳報謝督府備扶獻與起居撤歸報直尚猶謙少華泣曰若不脅亡無日矣妾華先死直惜遂以激稱營兵書少帶守帳中寶貨而身語暮府少度直已遺私出寶貨重將客為營脫計直衍發特密語激日吾往奏有尺一來必用某印為議少華潛驚之篇其印訖與客客傷效直書傳島上激不能辨達遣泰大入向沈鄭亦講匿舟後取金珠價最高者與沈鄭腰縛之中夜走投四明主家主家怪之伏壁閉縱聽其語明旦主人以鵠毒沈郎死而迫妻之少華泣曰天乎何薄命至此吾一婦人不自意降一酋兩死二子也降一酋功隱死二于罪著茲不可以再等遂自判死王遁兒者故隣滿民家女少鬻於倡習焉姓假母呼為翹兒獨至江而教之即善果徽善彈胡琵琶其貌不遂中色而音時激起度曲燒轄往往傾其府人祭有至性雅不喜媚客大貴齋多金落之意稍小屬或竟夕盧衆而罷賈志而收金去以是假母已轄而吾翹之徐有少年私之金者遂以計腹假母而自從居海上更備王翠賴云海上多貴游尤以音律相賈重命一啓酋以為絶世無雙以是翹兒之名滿江南嶽所得體頭無舁乃更以麓請所誓貴客久之倭寇掠海上遂賊左桐鄉已持掠欲總城留翹兒殺虜蕭酋魏以兒其繁主徐海海勁悴其姿態不類民關款之知為翹兒試之實歡及琵琶以侍酒親襲幸之斥帳中請雖罷拜歲尊為王夫人徒兒既已用事凡海一切討畫催意指貸乃亦陽罷之陸實幸其散事冀一餽國以老也會督府遣華老人檄海肯來降與之宮海悉稱而將斬之翹兒謙曰今日之勢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覲解其釋而厚之金華海上人也翹兒故識之而華亦私假所請王夫人酋心知為翹兒不故淮歸告督府曰賊未可酉第身愛幸王夫人者臣親之有外心富藉以碟賊乃督府日舊乃更蔥羅中書誰游說降而益市金殊寶玉以陰賄翹兒乃吾夜在帳中從客言大事必不可虎不如降也降且得宜教身當其當貴海達討籌中者約降督府時誘我居東沈雖與黨陳東相翻官兵乘之海沈河死承虜兵俘海南待女一名綠孫一郎翹兒也者府欲之賴門以亨肅參往令翹兒報而福行酒諸參名告起為壽將府酒席心動亦發棄降將而與翹兒餞夜深帶大亂明目得將頗满夜來醉中事而以翹兒功內不念殺之乃以陽所調長順酋長既從承顧酋長去之錢將舟中號但態不自得數日朔山為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而更騎一尚何面自生子夜半投江死古王直徐海歲大略職得之徐大宴學憂焉文豨侍可斯撰述中剝而錄之以逝附爵陳二生之末酒姬係徐作海妓係秀作徐敎海死一段斷辨余略正之直婢末許苞表讙）

嘲弇園

太倉王氏園成有題詩於壁以諷者其詩曰丈夫壘石易父祖積金難未雪終天恨翻成動地歡峻嶺悲高位深池痛九泉燕魂來路杳擬作望雲山蓋鳳洲公世貞乃翁思質忬因嚴分宜嵩之怨死於西市故云（或云兒山王建年作）

夫日騎

指甲刮薄末點目中去翳甚妙

句逗

法華經云若於此經忘失句逗儒書中作句讀（音竇）又作句投馬融笛賦觀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徒鬬反）

閩恆言

福建語云延平豆腐邵武傘建陽婦人不用揀

三教贊

水東日記曰宋理宗朝內臣令馬遠圖一佛中坐老子側立夫子問禮於前以侮夫子俾江古心贊之曰釋迦趺坐老聃旁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江湖紀聞載宋甯宗時金國主又持三教像求贊上則老子與釋迦詳法孔聖拜於下西山書云老子喜談清虛釋迦專說舍利夫子聞之笑倒在地此豈一事而誤傳邪或二事而偶類也（古心江子遠號周公謹齊東埜語載之）

玉尺八

玉尺八可吹者是樂器名容齋四筆第十五卷中載此

頭通稱

今人以第一皆謂之頭蓋頭在上故以為初始之稱自唐已然杜牧詩云頭闘休去是何人是也今人以物之極大者為頂意亦同如稱大瓜為頂瓜也

百六

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旱陰為水初入元百六歲有厄故云百六之會出漢書注

太嶽善鑒文

隆慶五年辛未科張太岳居正以大學士為正主考王荆石錫爵以右中允為第二房考荆石得一奇卷進之太岳欲薦為魁列再三言之太岳曰此必輕狂淫蕩之士當非令器隨抹兩三行荆石不獲已抽而藏之至塡四十名外又固請乃塡中四十八名拆出乃休甯人曹誥也曹赴會試行囊不挾書冊惟攜戲鑼鬼面頭子

一箱耳與諸舉子寓舍扃閉作偃尸令人擡身走數徧以爲樂聞者皆服太岳之鑒云余聞一下第友說如此

綠鴝鵒

鴝鵒有綠色者毛羽如鸚哥可愛然不常有

五風生日

太湖中漁船以十月初五日爲五風生日聚舟殺牲合祭散福飲酒極醉狂噪爭鬬各船互相驚攪則以爲有魚之兆

土虺傷鶴膝發背方

土虺（一名禿虺）蛇傷人不治爲害最甚用水牛耳中垢膩塗齩處效甚者多取偏敷又方云急摘桑葉取白汁滴患處效鶴膝風以蝦蟇用磁鋒略破腹有縫不可穿縛置患處待動脅移時受毒輒死如前再易一枚不過二三枚愈鎭江外科史姓者曾醫一人甚效又云發背亦可照此治查道士傳治發背方用蒼朮去黑皮地龍（即蚯蚓）鹽梅（即霜梅）等分搗爛成泥豬膽調圍四周空頭漸愈查居三茅菴九十餘歲卒或云是孫眞人方試甚效

曲賓白

北曲中有全賓全白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

西廂稱春秋

西廂記人稱爲春秋或曰曲止有春秋而無冬夏故名

白猿傳事相同

白猿傳事甚悉而文亦佳又稽神錄載晉州含山老猿竊婦事大率相類益轉相倚附而詳略不同耳

茶事引酪奴

事文類聚及韻府羣玉論茶事皆引洛陽伽藍記王肅云惟酪不中與茗爲奴明日魏彭城王勰爲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因呼茗爲酪奴若如此言似輕酪而重茗宜呼酪爲茗奴不宜呼茗爲酪奴也故陰中夫疑爲失本文之意今觀伽藍記云齊王肅初入中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後魏高祖與肅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問之曰卿中國之味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對曰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爲奴皆謙遜之辭也高祖大笑又彭城王爲肅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爲酪奴審此是引者之誤而失其義耳當從本書爲正

蝍蛆誤

鶴林玉露四蟲云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蝍蛆不知臭前三物是矣蝍蛆甘帶者乃蜈蚣也以爲糞蛆誤矣陸文量云帶蛇也甘者甘其腦也（古有蝍蛆甘帶烏語嗜鼠之鴉）

蛇報事相類

相傳方遜志乃翁殺蛇報冤滅族事江湖紀聞載吳曦蛇精一節甚相類

錢參政仙遊夢

常熟雲江錢公泮爲閩之侯官令遣僕祈夢於仙遊九鯉湖仙託夢於其僕曰你們老爺到京裏去帶兩隻小犬回來又不齩人撐一頂黃傘去換一頂青傘回來好好大憲臺前忠節坊下住其長子部夢面前擡一盤銀身騎馬有執荆棍者前導所居門春聯乃靜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一時未測所謂雲江後改慈谿歷郎署郡守升陝西按察副使報績又升江西參政未行丁外艱歸嘉靖乙卯五月間同邑令死於倭難事聞朝廷贈光祿卿官其子部爲錦衣衛百戶世襲建祠春秋二祀始解夢所云小犬不齩者狗補也撐黃換青者用黃蓋青也憲臺前忠節坊者建旌忠祠於都憲行臺右也追夢時都臺尚未建於此地子之夢擡銀指應例冑監馬前有棍是錦衣體乾坤對聯卽京中所僦寓舍舊黏於門者一一券合豈非仙哉又祈雲江乃堂壽數其夢睹家中廳事中置一卓卓上有果纍一酒壺一青大襉一當時意揣必遇祝晨爲弔時耳及屢經壽誕健飯無恙至雲江歿後越數年餘始患一疾季子受溪洽侍牀頭適洽以穀振饑縣旌之扁吏書訃索謝齋扁至具

壺榼稱賀入移卓於中堂以待洽出老夫人於是刻告終云宛然夢中所陳也夫雲江旌節蔭子事關廟堂冥冥預定無疑若縣官儌民家出穀發扁事何瑣細而吏書入門貫態靡不前知詩有之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的的非虛言也吾人可自欺暗室乎前夢乃雲江第五子廓爲余姪女夫與余說

靜坐方

東坡在儋耳題息軒曰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既爲此詩復自言曰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救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不下胡茗溪曰余連蹇選調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閒之日多固知靜坐之味第向平婚嫁之志未畢退之嘅號之患方劇正所謂無好湯使多嚥不下也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余徼天幸多難之後不意有湯下藥所矜矜自持者惟恐因藥發病耳

蔡君謨書

蔡君謨書如端人正士頗乏逸趣觀荔枝譜可知衍極所論疑過許也

方言大略

船家梢子也又爲梢公今皆稱家長或船家長杜詩中稱長年三老蜀方言也今流俗語音余略疏於後以俟問俗者　精謂之鯽令　團謂之突欒　孔謂之窟龍　圈謂之屈攣　蓬謂之勃龍　忍謂之熬　足謂之轂　視謂之張　看謂之望　認謂之紹　單謂之燦　羞謂之鈍　扶謂之當（去聲）　按謂之欽（去聲）　轉謂之跋　浮謂之吞（上聲）　移謂之捅　流謂之倘　虹謂之吼　竅謂之洞　筋謂之快　臥謂之党　騃謂之斛又謂之蠻　跑謂之波　立謂之站　趨謂之跑　蓋謂之匭　捧謂之掇　遮謂之撻　添謂之拗　躲謂之拖又謂之閃又謂之伴　藏避謂之躲　藏物謂之囥（音抗俗書無此字）　熱飯謂之頓　熱酒謂之鍚　灑酒謂之篩　稠密謂之猛　積物謂之頓（音數上聲）　干求請託謂之鑽　逃相授受謂之胥　妄相答語謂之召　布帛稀薄謂之澆　絕潢斷港謂之浜　城市小巷謂之弄　門之楨關謂之閂（音櫃）　善飲食者謂噇（音幢平聲）　美惡粗細兼者謂暖　見陵於人爲欺負　非常事爲咤異　喜事爲利市（利市出易）　憂事爲鈍事　呼下酒具爲添按　物完全者爲囫圇　作揖爲之唱喏　夾室謂之兩棊　階砌謂之僵礫　所居謂之科座　鎌刀謂之吉鐵　托盤謂之反供　整壘謂之周捉　此處謂之開邊彼處謂之箇邊　在此謂之來邊　無物可食謂之無客　說作事之無據曰沒雕當（入聲）　說人不能曰無張主（主又住智）　說人之不諳三了[illegible]　說人之勉強曰擱閣　說人之自誇曰買弄　事之相遞迭[illegible]逗湊　雨一陣爲一破又以一番一起爲一潑　鄙嗇計較者爲擬搜　鏤鍍　六畜統呼爲眾（音終）生　語物事曰牢曹　人假意曰陽（去聲）詐　顢頇（上顢入聲下發入聲物發缺不齊貌）　齾齡（二字俱五轄切上齒牙缺也下器皿缺也）　瞧瞟　拉扱（[illegible]）　儱倯（上音兼下音介今人呼事在成否兩辦者爲儱倯按字書曰行不正也）（毛毛今人鬖毿謂性剝若爲兜達上音兜下音達兜達本夷服名）　嘈囋（俱入聲語言攙雜之貌）　數錢以五文爲一花　覓利之言曰尋錢曰摸錢曰賺錢曰近錢　鋤地爲倒（去聲）地又曰搜地　首飾曰頭面鞋韈曰脚手器用曰家生一曰家火又曰家私　鳥獸交感驢馬曰羣雞鵝曰撩水餘鳥曰打雄豬曰付蠶蛾曰對狗曰練蛇虎曰交　郡邑起更打鼓謂之發擂大事重擊鼓爲擂鼓唱曲輕擊鼓爲點鼓　凡取物吳下曰擔（平聲）江陰曰挐丹陽等處曰捉甯波浙東曰駝靖江曰銜　以物之足用者曰見不足用者曰不見（音現）　湖州以桑葉二十斤爲一箇杭州柴四圓籮爲一轉　人之額敗及身病摧靡者云郎當（唐明皇聞駝馬鈴聲頗似人言語黃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　通稱一頓（世說欲乞一頓食漢書一頓成人唐書打汝一頓晉書一時頓有兩玉人）　戲市俗曰千人捏（千人捏似蟹大如鼈蟹甚堅非夫極力捏之不死俗言千人捏不死因以爲名或以戲市倡云）　痘瘡謂之天花瘧疾謂之愕子王諱言曰天上頭北人名發擺子畏惡特甚鎮江曰發汗病揚州曰忤鴿子（子音財）湖人以上船登岸曰起篙或云起高　江西建昌等處謂烘爲燒（余邑東方[illegible]尹南豐）

（時令門子烘脚帶替燒了嚮曰如何燒了取來呈上後曰已燒了也）

今人呼禿尾狗爲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歐公記陶尚書詩話末厥兵） 事之陳久爲瓚（五代時有馬瓚爲府幕其人魯騃有所聞見他人已厭熟而己甫爲新奇道之故云見劉貢父詩話） 抱持人物曰揲（音揲出乾閩錄） 俗牽連之辭如指其人至某人物及某物皆曰打（丁晉公詩所謂赤洪崖打白洪崖是也） 江南人呼輕薄之詞爲覆窠（出玉堂閑話） 淳熙江西饒州曰猫者里俗戲相標謔愁癡之類也 俗指偷不中禮者爲蛇鼠而詬爲農畔之稱曰牛 江陵士人稱挽畜產繩緯之名曰五尺（見夷堅志） 今人以相助爲挈輔（諺云鞴挈鞬音健鞬挈鞴即輔車相依之謂則挈輔之挈字宜从手爲是） 臥牀之帳子謂蚊幮（南史宋武紀碧紗蚊幮青紗帳也蚊幮事見齊咸公傳） 午前午後小食謂上晝點心下晝點心（唐鄭傪爲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昭明太子嬪曰京師穀貴改常饌爲小食即點心之說也） 墨屎（見刺子俗呼眉西） 戾契（見韓文俗呼扳及）

紂啓同母

呂氏春秋曰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次曰中衍次曰受德受德卽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啓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後生紂紂之父母欲置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史記載帝乙長子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立是微子與紂異母也鄭玄論啓辛亦曰同母蓋本之呂氏玄去遷世不遠當從同母之說此索隱亦略著之（陸象山與周元忠書則以孟子公都子之言爲信）

毫管產

兎用秋毫取其勁也有全用者有參半者故筆有全肩半肩之號今筆標多作堅字者非筆幹竹冬管不蛀交春斫者則蛀造筆羊毛天下獨出嘉興峽石爲第一秀水等縣次之嘉善崇德海鹽俱不甚佳

錢楊藏書可惜

予目睹藏書之家若常熟錢水部東湖先生楊憲副五川先生眞今之鄴架也錢猶傳其子縣令播一世而不幸頓散於孫楊之廢即當垂沒而盡棄於不肖之子其事之顛末有足以昭世戒者姑爲記之錢之家孫夢玉本胄監自負能讀父書嘗不肯下人有弟夢圭不肖與兄不相能其所延浙師乃縣令上虞葛公楠姻親葛貪酷人也嘗有所屬於玉未厭已銜之矣而圭又足所延師下之石會有徵舊糧銀之事起玉與圭同父戶縣票拘玉玉持本名完券爲證辭氣侃侃葛怒遂執家事任長之說坐以侵欺立杖庭下欲判永戍有縉紳匍匐往解葛稍寬繫於縣之麗譙中玉竟挈妻子逃焉圭因鼓衆盡掠其藏而東湖書院之圖書狼藉委擲爲之一空矣余與玉善後一年往慰其家剖瓦礫閒猶及見哥窰水滴香鑪等凡數片惜哉五川先生清介絕俗時有錢侍御海山雖殖於求田問舍而亦閒及吟詠每詫楊之不相過從也邂逅必懇懇求顧楊一日賜許諾錢烹割俟之不至卒亦不解楊之絕己也又卜日腆設邇請楊似有意一往者命輿行里許錢之探者已報主整冠矣中途過老醫門醫邀少憩入坐楊亦云嘗卽行探者又報主出肅矣醫供設醴飲輒微酡便擁輿還家錢聞之幾不能施面目於是思有以甘心於楊者靡所不至遂謀其莊鄰數以爭田鬭殺誣楊公子於屍傍五川素不識門外事猝遭此變抑鬱不自得以恨死屍未及寒而萬卷樓之積先爲松江莫甥是能搆其珍襲者以去而餘所存半爲好事賂蒼頭所得半爲親友散漫袖竊乃晉梁之子憒然不知也予後依棲於余鄉周氏有見其以繡囊朱墨供木工以祖父敕命紵面與家人婦令人不爲五川公出涕者幾希嗟嗟東湖五川皆先達中人豪也廣儲典籍又士林中盛事也而皆不能永其傳若此兩家顛末可作戒數端君子尚其鑒諸夢圭隨亦蕩產海山不久傾滅可謂捷於影響矣海山事余嘗記於前云

馬烈死相同

紹興辛未冬金主亮尉子橋之戰大將王權先遁統領姚興獨以所部四百騎當虜六十萬無救沒陣朝廷諡忠毅立廟淮甸橘園林宋偉力臾題詩云赤心許國自平時見敵捐軀更不疑權[illegible]忌

皋屑（部將戴皋）皆遁走同時死難只青獅注云青獅姚馬名每親飼之若通其語言時取斗酒投大盎中與馬同飲曰吾與汝同力報國竟與馬同死此出韋居安梅磵詩話姚之忠尚矣馬甚奇余憶吳興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宋南渡時屢立戰功嘗騎一黑馬翘駿異常號黑大蟲再遇甚愛之再遇卒其家以鐵絙覊之聞金鼓聲奮迅有赴敵意家人曰將軍死汝莫生事馬聳聽汪然出涕哀鳴數聲而斃又憶酉陽雜俎載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之秦公卒嘶鳴不食而死三馬同吉水王夔齊顏以太學生除夔州府通判會荆襄賊石和尚流劫入夔焚巫山縣治是時授牒捕賊同知蘇州王某畏怯險猾故託疾不敢出一兵公卽代勒所部民兵至則巫山已破賊方聚山中索擊之殺梟桀三十三人行縣撫傷殘久得歸居三日賊復劫屬邑大昌公促王王又不行而指揮曹能柴成兩人素黨王多方避禍以言激公公卽夾曹柴赴之與賊夾水陣已而麾民兵畢渡趣戰曹柴望走公

陷圍中馬疲誤入淖田賊斷其喉及右臂馬逸去成化丙戌五月九日也公始赴大昌道宿木商家一日有物嘯於山者商驚祝曰爲王公耶當三嘯止如其言商負賫往尋亂屍見衣白紗半臂者公也載賫上令不深沒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閽長斷覊其扃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衆始駭公死而賊尤不解後死之二十五日公之子廣始隨木商往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盡售行李與馬爲資而王意在馬不償直竟徒手得之櫬既行距殮之二十五日夜且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莝豆不爲止王疑秣者紿己自起視撫馬驟前齧其項不釋口久乃得脫復奮首搗胸仆之地不省人翌日嘔血數升死賊平正功罪曹柴亦被誅公獲贈官任子廣此羅念菴集職馬記其曰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端皆言臨難能相濟也若夫辨讐怨徼隱切齒搏膺期在必報卽在人猶且難之旨哉馬乎

君山舊聯

江陰乃春申君黃歇舊封君山浮遠堂瞰江對淮爲一郡勝境李鶴田玨一聯云此水自當兵十萬昔人曾有客三千人多稱誦亦梅磵詩話

鶴灘遺詩

錢鶴灘福以殿撰罷官家居余邑梧塍徐氏以五百金爲脯脡延致家塾徐二子亦旣中鄉科居半載僅改課三篇日挾妓游燕時邑令某公雅好筆翰一日邀錢公爲君山之游預探齊韻中隄臍低梯等艱韻戒吏人藏鬮於卽席發之欲以困錢公也酒三行請題大觀亭錢公遂援筆依韻賦曰水勢兼天山作隄渚雲煙樹望中齊直從巴峽纔歸輕許大乾坤此結臍胸次決開三極朗目光搖蕩四垂低欲騎日月窮無外誰借先生萬丈梯席間縉紳莫不賞歎是詩水南學士張公載之邑志中徐氏盛開綺筵於園亭賞牡丹錢公飲濕倒矣門客有握玳瑁扇者取而書之曰玳瑁筵前玳瑁扇牡丹花下牡丹詩老梅已在文人行曾占春風第一枝又聞其詠楊梅詩曰憾底吳人不出鄉楊梅五月薦新嘗西州一斗蒲萄酒南越千頭荔子漿略著些酸醒酒困了無點滓滌詩腸渠家姬子如相見添得紅塵一倍忙其爲邑人題卷軸甚多余少年時耳聞亦不少今惜不能記憶鶴灘督時從塾夜歸家有客賞菊揖之客出對曰賞菊客歸衆手摘殘彭澤景卽應曰賣花人過一肩挑盡洛陽春甃童時已兆之矣

穲稏矲矮

穲稏杜牧之詩作罷亞注云稏名矲矮黃魯直詩注引玉篇注曰矲短也矮不長也又春官附音注矲雉（上皮買反下苦買反）方言桂林之間謂人短爲矲雉正作矮字呼也黃東發云罷亞二字稏之態非稏名也引蘇詩翠浪舞翻紅罷亞白雲穿破碧玲瓏罷亞百頃稻雍容千年儲皆用虛字對爲證

精氣二字

精字氣字皆從米可見精氣之生必資於米古人制字豈是胡亂

噴嚏

今人噴嚏必唾曰好人說我常安樂惡人說我齒牙落終風之詩云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東坡有詩白髮蒼顏誰肯記曉來頻嚏爲何人隨筆亦載噴嚏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尤甚其從來已久嘗聞唐玄宗友愛昆季呼寍王爲大哥每與同食食次寍王錯喉噴上髭王驚慚上顧欲安之黃幡綽曰不是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說則固以噴嚏爲佳事矣

樹藝取暖

百凡樹藝只要土暖加肥壅者釀暖也向陽處物易生日光不照生意便絕壁土竈土皆可壅物暖也耕田南北其隴者秋夏二熟皆有收東西其隴者向陰一半無收凡春花之木不宜背陽秋花者居陰亦無害蓋以冬日南至一冬無日暖氣不充故春花不發夏日北至陰處皆有陽光至秋而花自無妨也

建炎閒拆字

建炎閒術者周生觀人書字分配筆畫以知休咎車駕駐杭時虜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戲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虜騎將退乃拆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上卽爲兀术不旬日果傳兀术南侵趙相秦樞廟謨不協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退字示之周曰趙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字在左筆下連而人字左筆斜貫之蹤跡固矣欲退得乎既而皆驗此載於郭象睽車志中當時有謝石以拆春字有秦頭太重壓日無光之語忤檜死於戍謝周所言皆至理蓋同一術云謝著甚而周稍隱存之淳熙間又有琵琶亭術者亦此類事在岳珂桯史第一卷

驗陰晴

蟻謂之馬蟻形如馬也羣聚成陣俗謂之馬蟻作壩必有雨曾見兩兩相鬬展退展合經一晝一夜鵓鴣自呼其名聲後儼有開溝二字者必有大雨甚驗雞唬早則晴唬晏則雨上宿亦然鸛稱老鸛鳴曰彈（平聲）牙驗俯仰爲陰晴池魚忽跳起水面謂之量平水必有雨鯽魚肋骨曲直可占本月之陰晴氣無往而不在也猶江豚拜風方向不爽故曰中孚

鰻鱺有無

鰻鱺風雨陰晦則多雖有風而晴則日曬其目垂頭而不上網此網戶之說可驗

黃雀多寡

黃雀霜降前後始多候西風則來西風亦去打生人云盧瘟年則盛張網時在黃昏五更二次以錢匱掌中試之辯字則舉彈也過旱過晚皆不可彈音說以蔑爲之兩人共曳黃雀宿蘆頭軋而向前則跳入於網設網正中十可得一高下皆空儻失百不得一此出余邑之青暘南鄉湖瀦與無錫鄰界春開閒或有之謂之回春黃雀

省鱝

子鱝又有一種小而無子者名省鱝不佳

有所思所載不同

唐文粹載宋之問有所思一篇洛陽城東桃李花云云事文類聚作劉希夷題曰悲白頭翁不知何謂幽閨女兒改作洛陽女兒坐見落花長歎息作行逢落花長歎息半死白頭翁作半謝文錦繡作閒盡無相識作無人古來作舊鳥雀飛作悲

二張遺跡

錢塘張天錫中天順壬午科鄉薦授教諭以詩文行吳越閒縱情不羈常留於余鄉顧山周氏走筆爲其家作不識堂論頃刻席上成萬言然未盡豪人之致惟聽月記一篇足錄也其文曰月無聲也曷爲而聽之對曰聽以心不以耳聽之以耳則明皇聽其霓裳適足以誨淫知微聽其藥杵適足以誣妄不知聽月之眞趣者也善聽月者何如三日出庚若聞其有自新之聲十三幾望若聞其有自謙之聲十六既虧若聞其有戒盈之聲二十七而載魄若

聞其有葆光之聲合璧而晦若聞其有用晦之聲置心月於天上移天月於心中是之謂善聽月不然則聽玉兎之杵東東乎聽吳剛之斧丁丁乎勞乎耳無益乎心反爲耳聽之病矣江陰顧山周君羽卿超然有志厭聽世俗之聲可謂衆星中孤月也爲之作聽月記天府謫仙張錫聽月之孫爲余姊夫見余愛其字畫遒逸可助臨池遂以見餉云張公有詩文稿本一冊周之裔人尚有藏者其所居燬於火有四六短疏以干知識人多傳誦今載西湖游覽志中同時有吳人張豫源淮亦留周氏竟卒於顧山旅館周惟召備殮具余從祖雪窗先生有詩輓之一云香山對酒思同社紫陌看花憶駐驂又云珠沈豐水千年恨玉瘞吳山萬古眷葢紀實也無子其弟扶櫬歸

第四泉

蘇州楞伽上方山治平寺天下第四泉有六角石欄刻字上

蒟醬

蒟醬類蓽撥與敗醬皆藥草之名非食醬也

本草品類分併

本草中宜併而分者其類甚多如菥蓂薺菜子如蘼蕪芎藭苗如蒲黃香蒲花如青黛藍葉如地筍澤蘭根之類其宜分而混者如烏芋兼收荸薺茨菰之類

茶槍旗

昔人論茶以槍旗爲美而不取雀舌麥顆葢芽細則易雜他樹之葉而難辨耳槍旗者猶今稱壺蜂翅是也

孟子園池語

壞宮室以爲汙池棄田以爲園囿亂之道也世有思之者乎

辨正百忍圖

王應麟百忍圖一篇云無諍三昧釋氏之忍也注云出金剛經今金剛經是無諍三昧作淨字誤又云忍痛於焠掌注云焠利刃刀若刺股之類按焠乃火燒葢以火炙之非刀也刺股亦是以錐耳又云自反而縮勇而忍也以縮爲退縮之縮義與孟子異又云忍於吸醯卽宰相須吸得三斗醋之謂注引唐李昪略燕僚佐行酒誤以醯進判官任迪簡以李性嚴强飲之此亦一時之畏非忍也又云挾舟不能忍爭拂衣不能忍怒注引孔融聞曹操欲殺彪曰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去矣此說似不切舟當作輈潁考叔爭車挾輈而行叔向與子朱爭於朝拂衣承之事俱出左傳

瞿醉漁

瞿某字炳暘自號醉漁常熟五衙人畫花鳥有名蘆雁入高品嗜酒落魄喜詼嘯人呼爲瞿癡偶入邑城遇一縣吏手攜海螄吏與瞿素習者吏遽呼曰瞿癡自負詩才能頃刻詠海螄一首乎瞿卽口占曰海錯何曾數著君也隨盤饌入公門千呼萬喚不肯出直待臨時敲窟臀葢常熟市井春間食海螄者必先敲開其尾故用以詭吏云晚多往來於余邑先達貢學靜家常留龜山下見其鄉之治喪薄客者作詩嘲之遂被其人誘去偶體掤撻置籠中縱之出乃自嘲曰竹籠爲暖轎漸漸出村窠此夜一場打清滂何處無痛楚時猶以團圞離海嶠四句弄舌亦自不俗學靜園廳壁二堵其醉中水墨淋漓可愛迄今猶在聞其作蘆雁自歉寫翅不及林良因往詐供掃除於良門下窺其用筆倏得解失笑良起視曰若非瞿癡耶固知雖一藝事非專篤未有成名者（閒初羅孟熙積罪雪錄載九皋聲公書附吏人舟吏人輕之衆方食海螄獻公素詩公應之卽前四句也特有海味牙門骨骸三字之少異盤饌二字原空瞿以熟聞者資口給聞者記爲瞿作耳）

辨水火炭

北京諸處多出石炭俗稱爲水和炭炭之可和水而燒也今官吏問罪畢罰炭卽此或疑爲水火炭者非

辭賦句體

辭句短賦句長辭以三四字賦以六七字爲別

裴航論虛實

傳奇云裴航得道其友盧顥乞教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

之人心愈實何由得道之理盧子愕然面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卽虛實可知矣

仙女論心精

通幽記云趙旭遇仙女云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又曰身爲心牽鬼道至矣

釋稱父母

佛家稱父爲富樓那母爲彌多羅尼

玉川詩窮

唐盧仝有所思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珠樓簾箔天之涯又云美人兮美人不知爲暮雨兮爲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自古美人之喻指君而言古三百篇中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文王是也而盧詩之意若不得於君者但少含蓄氣象及讀韓詩云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以是觀之其窮

困眞可慨矣昔人戲誚盧之窮因荒於色徵於有所思之作也後至甘露之變座上見收年老寡髮被收者以丁釘其顱而去人以爲讖於添丁之詩云嗟乎詩能窮人若仝之窮是眞窮於詩者也不惟窮而且罹奇禍不重可哀也哉

梅子兩次中式

余友邑城古江梅中立子國光少攻舉業小試輒最有聲嘉靖辛酉科南場中式已填名於榜矣有江寧縣應役人旁覷而喜見齒監試官聞而鞫之隨汰國光名蓋是時古江以江寧縣主簿爲供給官役人急欲走聞故也國光上主司詩曰蚤歲虛名冠士流五千聲望一時收自期已是龍門客豈料還看江國秋泣玉何年方定價遺珠在海向誰投無緣識得荆州面空羨榮封萬戶侯至今秋隆慶庚午復中式云又有詩曰帝里清秋欲曙天忽聞虎榜姓名傳高堂老母門猶倚海內相知望有年溫飽由來非素志勳猷何以副前賢鹿鳴宴罷醒無寐粧誦名臣錄一篇吾邑雖多才如梅之失而復得者不二見也余喜古江之有子故備記之

論醫

大抵醫者不盡人之性不能知病不盡物之性不能知藥不盡己之性則亦莫知人物之性之所由來也今之醫者每分氣血痰三證而藥鮮奏功不知人身只有一氣痰亦血也猶之涕淚液汗皆血之隨寓而成者皆氣之所爲也氣滯則血滯痰聚病斯作矣故粱貴之內傷微賤之外感氣受傷也誠使氣和而順精神自增何病之有醫家分邪氣正氣鄙見以爲有順逆無邪正分水火其實有升降無水火用藥之法補則俱補瀉則俱瀉無並行之理天下之物與我同體故五色五聲五味五香七情莫非一氣之所爲故皆可以爲藥眼耳鼻舌身意皆可以受藥也使萬物非吾一體何能益於吾身且如革聲健脾金聲通肺黑色養目紅白傷明論梅生津思檄作嘔哀而淚愧而汗怒而熱畏而寒病與醫之故皆可識也本草載藥必曰性氣味未有用氣者何也不知氣之靈無所

不爲也昔吳中一人爲頑友所負鬱而成疾百藥不愈垂死頑友心動慨然歸其逋自敘其罪病者吐一蟲似蛇卽愈又一士人取科第不以正然與一正人相往來外貌雖軒昂而中心實餒竟不一載而死又一鄙夫自附於衣冠之列偶有其所疾者與其交將訟鄙夫力贊之衣冠之列皆叱其友訟竟不直鄙夫懷愧不兩月而病死故病必起於氣逆氣之順逆存乎神神之壯餒存乎行行慊於心則神壯而氣充不求順而自順矣否則神餒氣索藥將奈何孟子養氣之旨可以聖可以仙可以醫故論醫必當以順氣爲藥順情爲機順時爲劑人之氣卽天地之氣元無彼此腠理一閉而病呼吸一閉而死凡有血氣之物與吾身無不合一故臟臟自相損益如穿山甲引經之藥腹行腹背行背手足頭項左右無不分明其餘可知也腹中之蟲朔後頭向上望後頭向下氣也人身之氣朔後升非無降也升多而降少也望後降非無升也降極面有升也一日之子午一歲之春夏一生之老少皆然

焠掌

荀子曰有子惡臥而焠掌可以見其哲學

三絕三摧

王洙談錄云相傳顏回讀書鐵鏑三摧此可對孔子韋編三絕（抱朴子內篇四卷祛惑第二十中載昔有古強者云孔子嘗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撾三折今乃大悟則二句原自作對非顏子事撾一作撻）

戒菴老人漫筆卷五

戒菴老人漫筆卷六

江陰一時三忠

正德時逆瑾傳勅譴責忠良目爲奸黨勅中五十餘人而吾江陰獨居其三主事爲小江黃公昭御史爲學靜貢公安甫借山史公良佐貢史以奏瑾忤黃以觀死諫聘御史詩忤亦一時之盛云（孜正德時忤瑾者不且三忠又有光祿劉公乾先正統時忤振者大理顧公執事告載邑乘然諸公俱下詔獄爲得賜環至天啟朝忤忠賢斃詔獄者有韜鮎丈繆太史文貞公昌期從叔杜史忠毅公應昇受禍尤其慘烈明朝二百七十餘年三遭蹭蹬吾邑代多殉節君子若諡典所及兩公外未數數焉威謹附識）

少游詩病

少游月夜詩末句云歸來枕簟清無夢臥看明星到未央蓋用詩小雅夜未央句若言未央而無夜字則不可此詩之病也

蘆菔白楊

廣志曰蘆菔一名雹突白楊一名高飛一名獨搖（高飛獨搖古今注已載）

安南鄧尚書（附陳日焜）

枝山野記云永樂中征安南黎季犛降其三子皆隨入朝其孟曰澄賜姓陳官爲戶部尚書澄善製鎗爲朝廷造神鎗後貶某官而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順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爲國子生今凡祭兵器并祭澄也其仲曰某賜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有三子亦令一人襲錦衣指揮久之乞歸祭墓既往卽自立爲王季犛死葬京師其子後還葬於鍾山之傍所記鄧賜姓事甚欠眞余得鄧氏尚書公事狀錄以訂其誤焉狀曰公諱明字光遠號信心安南產也三歲失怙恃其姨君阮樞密撫之成人長而力學國王陳日焜知其才以女妻之元至正間詔拜尚書省左參知政事迨我國朝永樂元年充其國正使齎方物表箋入覲賀上嘉其馳驅賜宴於庭陛辭賜鈔錠綺衣遣官護送還國永樂三年夏逆臣黎季犛殺其主詐稱陳煬請署國事公毅然興義兵伐之請王孫添平自老撾間道赴愬於朝季犛服罪請添平還四年春上遣使以添平歸達其境季犛伏兵於途殺之并及使者上聞震怒制諭成國朱公能將兵討之公首迎王師內附率其子建平府鎭撫使鄧師誨并官僚阮人傑等一百二十四員軍民萬餘獻納東都路國威等二十八府州縣元戎英國張公輔受之帳中遂命統攝歸附人員捷奏賜忠義銀牌二面敕公協同將官蘇文作嚮導擊破雞翎醎水溢留等關平定上下二洪州伏奇兵灣汾沙上縱火焚富良江一帶賊艘煙燄漲天血流芹站山下溪澗盡赤生擒僞上皇季犛及其子孫於高望山獻俘闕下詔求陳王子孫立之無所得請依漢唐郡縣故事改國爲交阯都布按三司六年春班師秋七月策功行賞敕公爲參政撫其民授師誨九眞知州繼以招降郭專等三百六十三戶功調知福安是冬餘孽陳簡定作亂興師討平之八年陳季擴復嘯聚會朝廷釁詔招撫兵部尚書王公福遣公至軍諭以禍福責以僭號之罪言辭愷切季擴倒戈效順詔授季擴左布政使凡招徠者擢官增祿有差上乃命戶部郎中王進指揮陶卬乘傳趣公至京錫之廷宴拜資善大夫行在工部尚書賜第京師仍給鈔錠白金衣裀器用命扈駕北征乃與同附大鴻臚陳公季暄工部尚書黎公澄創神機營建盔甲廠製神鎗神銃退韃虜於九龍山下未幾遘疾以永樂十年五月初一日卒於王事享年六十有一上悼念功勞遣官諭祭賜葬京師西山玉臺岡南安河村之原與陳黎二公邱隴相望誠異數也按譜公本李姓爲唐宗室有諱公蘊者宋封南平王八傳至昊旵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聞人陳京入爲國壻生子威晃執國柄殲誠李族李嬪方娠潛歸其父鄧氏生子名鶚遂從鄧姓長仕防禦使鶚生爲觀察使爲生瓊樞密院僉知省其國官也瓊生政早卒政生公公生師誨師誨以公舊勳晉職燕山衞尋以言事謫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主簿卒於官奏聞贈光祿寺丞遂葬江陰由里山之東麓未幾廷議交阯推誠順化功臣子孫宜頒恩命敕下戶工二部撥給勘合賜江陰縣善政橋南莊房一所靖江東西二沙孤山等處沙田十八頃有奇賜其子孫俾居其地仍世廕其後一爲順天府儒學

額外廩膳生員科貢任用一爲鴻臚寺司賓署序班典其國通事（齊東埜語載陳日照事在十九卷日照以國相壻得國鄭以日煚壻起家可謂奇合因附錄之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爲謝升卿少有大志不屑爲舉子業間爲歌詩有云池魚便作鵾鵬化燕雀安知鴻鵠心賴多不爲語好與博徒豪俠湖廈竊其家所有以貲妄用遂失愛於父其叔乃特異之每加固護會見家有細集翳列器且領盛至夜恐席卷而夫往依族人之伴於湘者至乎途呼彼舟于所豕未淌陛之中其要害身爲難岸謝立肆頭以僕闔人言舟予翔酉發姓名遂去至衡爲人所捕遺主者亦闔人遂陸論之至釆州久而無驛授受生徒自給家守林岦亦同里廟善里人居無何邕近承年集遂檢過茉一見奇之逐挾以南案居邕宜門與交陛鄰壻境有乘地數有畢每博易則其國貴人背出爲市圍相乃王之選有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說之國請以歸令試舉人謝居首國因翔爲壻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爲壻以此得選焉自後屢遣人至闕訪其家家以爲事不可料不與之遍竟以崴久難以藉問返命焉其事得之陳合推善僉根云煜後照十二世）

稼穡艱難

余觀宋陳潮溪善云周公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此古今天下一人也晉惠帝問飢民曰何不食肉糜此亦古今天下一人也余恐末世周公少而惠帝多也嘗讀眞西山諭農人之苦自始耕立苗耘苗守禾揠穫諸苦語語實際字字酸辛夫

吾人一日不再食則飢而粒粒皆自辛苦中來諺曰飯來開口思之可不陡然汗下

辨蘇小妹

世俗相傳東坡與妹戲言坡戲妹曰脚（音敲）蹤未出香房內額頭先到畫堂前好箇衝鞋額妹答坡云去年一點相思淚今日方流到嘴邊好箇長面女史云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辨其額廣而如凸東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畫屏前妹即應歌云欲扣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坡公多須髯遂亦戲答之兩山墨談所記相戲之語又皆不同又傳蘇小妹能詩代婢作愁苦詩答秦少游又訛爲秦少游妻余考淮海集徐君主簿行狀末云徐君女三人嘗歎曰子嘗讀書女必嫁士人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則少游之妻乃徐氏非蘇也集又載與傅彬老簡云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二公則僕嘗身事之矣觀此甚少游初未嘗踵蘇氏之門而況於他乎老泉祭亡妻文云我獨悲子生逢百殃有子六人今誰在堂唯軾與轍僅存不亡咻呴撫摩既冠既昏教以學問畏其無聞晝夜孜孜孰知子勤提攜東去出門遲遲今往不捷後何以歸二子告我母氏勞苦今不汲汲奈後將悔大寒酷熱崎嶇在外亦既薦名試於南宮文字煒煒歎驚羣公二子喜躍我知母心非官實好要以文稱我今西歸有以藉口故鄉千里期母壽考歸來空堂哭不見人傷心故物感涕殷懃嗟予老矣四海一身歐陽公蘇明允志云生三子曰景蚤卒軾轍爲某官三女皆早卒東坡與李方叔柬云頃年爲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按祭文志柬三處所云則老泉之女皆亡於東坡兄弟未得第之前而秦少游黃魯直諸公皆東坡既仕之後所獎與而莫逆者也安得妄相及耶諸書具在有目者知乃漫不根究動作談柄最是可笑

龔田日

龔田宜火日若金水日則不肥囫圇復亦不肥氣之通塞鬱暢不容掩也

凍解

北地冰凍雞極連底者遇大霧頃刻可解

治虎傷

人被虎傷服香油可解其毒鎮江獵戶多用此

彩神圖

蘇州見周文矩彩神圖卷甚工屏上懸一神彩蓋彩神即今所謂喜神也

無首猶生

廣異記清河崔廣宗開元中爲薊縣令犯法張守珪梟其首形體不死其歸飢即畫地作飢字家人進食於頸孔中飽即書止字家人等有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如其言宋嘉祐時劒南朱無惑萍洲可談云監左

孫龍舒張宣義言有親戚游宦西蜀經褒漢投一飯店見一人無首主人云因患瘵瘵頭脫而活每有所需以手指畫日以湯粥灌之猶存

佛圖澄論敬慎

佛圖澄曰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

物名顛倒

花紅紅花麻黃黃麻棠棣棣棠

定宇父子苦志

常熟趙定宇用賢余先師參藩盍齋公子也得第後又入館選爲第一人喜而錄其入館之作於此其詩曰皇威赫赫耀天兵南指樓船百粵平萬里蠻煙開象郡三秋海色淨羊城謀謨自協周宣睿頌徽誰傳漢武名聖澤於今覃異域凱歌直欲繼嘉賡前閒定宇在家恐後場挂漏夜誦鄭淡泉策輿不背誦不休直至體疲頭暈亦不稍輟其堅苦如此余憶幼侍先師學文每夜必三鼓略假寐即起有睡意輒批頰自詈嘗斥星士曰主司只看我文字豈查我命書暑月生中庭少微鑑直從舌端出以相授不遺一字少選又呼鐙讀矣有志竟成蓋於趙師父子驗之

爆孛婁詩

東入吳門十萬家家家爆穀卜年華就鍋抛下黃金粟轉手翻成白玉花紅粉美人占喜事白頭老叟問生涯曉來妝飾諸兒女數片梅花插鬢斜此爆孛婁詩也錄之以觀風

俗語誤語對

俗語作對云燒炭用柴必樺（禾）而豎炭煎漿下飯須熱飯而冷漿宋人有看茶啜墨之語可對漱石枕流此亦誤語之天生對也

百合

百合有麝香珠子二種麝香者花甚香珠子者每葉有一黑子胡菻花形色如麝香百合可觀分百合八月中與種蒜同時同法

種山藥諸物法

山藥葉柿後起復以根寸斷種之子種者則遲香芋落花生性畏寒十二月中起以蒲包藏煖處至三月中種須鋤土極鬆人云大者爲香芋小者爲落花生或云即一類非也十二月中起則甜而不土氣甘露子冬至前葉枯後起復以子重種

柿柑橘

柿類大小形狀極多有火盆柿大而匾方柿四稜六稜乾瓤無核甚佳火珠多核不美綠柿品下柑與橘類而皮殼略異溫衢最多佳品橙香美在皮而瓤則酸古云在南稱柑在北稱橙非也

荷花

荷花紅白二色各有千葉單葉間有黃者

韭忌

韭菜最忌零陵香輒消死

字謎

字謎目字加兩點不作貝字看（上有加字下增二點是貝字）貝字欠兩點不作目字看（上有欠字又增二點是貝字出剔公）木了又一口不作杏字猜若作困字猜便是呆秀才（木旁著丁字又字一字口字是杏字）

居喪所守

浚川王廷相論居喪見人弔人食人遺人云居喪見人乎曰記有之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贄惟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而見人將弔人乎曰記亦有之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將遺人乎曰記亦有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將食於人乎曰記亦有之有服人召之食弗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曰父母之喪四者皆不行焉古之道也敢問今之人宜何如曰禮者以情制者也使宜於人情焉亦猶夫行古之道也是故士之居於鄉也事有必見人者況庶民乎既葬焉不得已而

有爲雖見人可也見人而人食之雖食亦可也非以其召而食之也三年之內曾幾之必請見人而人食之乎則夫食於人者亦窮矣非有事焉其黨亦不得過而食之也禮有往來人情之相望也久矣不可以徒受也若曰答其禮也既葬而遺人亦可也父母之喪既葬焉五服之喪服其服而往哭之權也夫人死也去而不可返之道也果吾之舊與友焉既葬而往哭之可也因以弔其孤亦可也

詩謎

會試時舉子入場伴送鐙籠多有寫某科狀元以取兆者余鄉袁巽菴舜臣中甲子鄉科赴辛未會試作一謎詩於鐙云六經蘊藉胸中久一劍十年磨在手杏花頭上一枝橫恐洩天機莫露口一點纍纍大如斗掩卻半牀何所有完名直待挂冠時本來面目君知否辛未狀元四字謎也滿場惟蘇州劉琙一見能識之巽菴益一時敏才也其弱冠未利時夢入場有朱衣人自稱陳姓者拔之

儔伍中及甲子本房果陳姓名宗慶兗州府教授金谿人極賞其卷置之前列科名信有定數云

夏都憲詩

余鄉夏都憲公從壽曾作膽瓶紙梅花詩曰誰把并刀信手裁能於雪後見花魁北人解奪天工巧東閣渾教慶濂猜羌笛有聲吹不落膽瓶無水浸常開何當醉我空同酒御詑江南驛使來此詩極爲李空同稱賞家刻裕軒文稿是公子投余者今細閱之惜當時梨刻未從刪正耳又記其口述登第之作曰紫騮馱醉出瓊林紅杏香中日未沈萬斛韶光春不老九重恩命寵方深忘身徇國平生志移孝爲忠一世心遙想雙親倚門望笑拈飛報是泥金誦時老矣猶喜談試事氣尚勃勃今余老而憶出與伊宗人言之如隔世故事也

魏科預定

甲戌殿撰無錫孫公繼皋童時爲余友曹雲亭鴻識拔許之婣隆慶戊辰秋邂逅曹於邑之觀音寺中坐間偶及婣孫事曰近宗師發無錫學案孫壻雖在丙等然視渠未諸生前室邇巷議時常聒耳今私心竊自慰也雲亭雖具隻眼乎而其苦心處人誰識之孫公癸酉鄉舉余外孫錢達道名居第五春榜下第謁余曰狀元正易不偶道偕那年家同孫公觴於舟聞途中訛言籍籍謂今科狀元姓孫偶於席間戲謂孫云雖偏中孫姓豈便屬君乎詎知已而果然蕭觀復公應宫射策得高第歸丁外艱趾余舍余問之曰君得第文固應耳抑有兆乎答曰初進場時夢有人語曰子爲狀元第二人待傳臚後始解生名在三十一孫名在三十三憶廷試卓子行次排列後稍移恰是狀元第二人也又聞孫公鄰人王姓者述其諸生時館於某家堅拒淫婦之事則魏科之捷一有天定一無人損天人嚮答麾之不去夫豈區區枯管遽能成精哉

仄韻三絕句

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

門邊籬野菜飛黃蝶柳子厚云南州溽暑醉如酒隱几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高駢云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此三詩昔人所稱七言仄韻之勝者今載三體中閒誦一過如披圖畫皆欲得善丹青者寫之姑記以俟

趙林二輪迴事

陳頊中士元記一輪迴事曰嘉靖甲辰余與年友萬全張子微讌集張有外弟趙生在坐張云趙生前世趙某子爲大同學增廣生嘗日迎督學途飲火酒大醉臥樹側僕以冷水澆其首遂爾氣絕魂遊溪邊見犬來畏爲所嚙適有孕婦在旁即避身婦邊不覺入其婦孕中是晚婦產子生見己身爲嬰孩即悟託生在此北地貧家產婦不坐月生子三日夫耘田婦爲餉時有一犬在牀前生呼其婦曰爾出外須閉門勿使犬進傷我婦聞大駭報其夫歸云產妖子也夫執鋤作擊生狀問生何言生懼不敢言隱二三歲始言

至五歲時見乘馬過者生呼其名曰我是某託生是爾母舅不知我父母妻子何似其人歸報生父母以錢二緡謝其夫婦攜生歸其妻未改醮也生未嘗從師几前生所讀書一一能記作字亦與前生字相類今亦爲增廣生云坐客西安張茂參成都王可庸各有詩紀其事又有一輪迴曰林士章士章爲山東東昌府高唐州城南德府禮生林雲峰接武嬰兒也生於隆慶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甫七月卽能言接武欲試耕牛檢曆求太歲所在兒言試牛當尋博士父大奇之又辨門帖土牛彩句指字扣麗不知後漸自稱前身原係北直隸易州人姓張名承勳號越吾嘉靖壬子科中順天鄉試一百二十五名待試春闈偶醉臥不幸中煤薰死死爲城隍以享織婦之祭復謫人間轉生於此其未生時託夢於納家國子生李鑑塘云我在冥府爲任邱縣城隍有婦人衝突上帝令脫胎於高唐林秀才接武家爲子後六年君謁選當丞上海屆期吾女計已適君子必攜以偕行經高唐幸少駐須遣來童一訪我

於林家庶得面我女來童其故臧也鑑塘驚愕猶豫是時越吾柩尚未葬其家壁中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祈禳紛亂鑑塘私以夢轉展於喪冀臨時一訊驗也及謁選果與夢符不爽隆慶六年壬申十一月一日以丞赴任上海南行北抵高唐先令來童往探林接武家有子消息皆云其家生子異常今四歲矣鑑塘卽挈子婦躬詣林氏婦越吾女也年方十七歲幼名喜姐會生於捷時故名喜云來童一見卽識之曰吾家所使僕也僕詰曰汝爲我主汝中報日賞我物若干曰銀二錠又錢二千來童知其實泣且拜其中又有出所袖鏡及繡袋問認此物否曰是我城中買與喜姐者女聞呼其名乃痛哭抱之鑑塘曰汝識吾爲誰曰汝是吾李親家指所乘轎曰誰家物曰是我平昔所乘者問汝有子否曰我二子方正方啟是也握喜姐手泣言汝母孤苦今奈何又言我在京師購珠一封爲汝妝非藉汝翁汝幾不得珠矣蓋越吾死時鑑塘適在北雍經紀其喪檢閱篋中悉識而封之得無失也一時聚觀如堵有泣下者其女哀痛不已抱行數里遂留鏡以期後會焉於是行赴上海任矣郡新鄭訓導劉文田取家藏壬子順天試錄稽之名次果合儒學生員劉士亨等呈爲地方奇遇事上於州州主曹侯鐸上其事於郡郡守羅徵召之令馳驛往適羅在學宮接武攜兒入兒揖稱羅曰公祖猶自謂鄉舉也接武教之以民禮稱兒不應再強之則曰老師衆皆悚然有問能憶所作者應曰惟墨卷七首尚能成誦光祿寺卿溧水陳鳳舞上林苑丞嘉興金愷各有詩紀其事陳詩曰南宮應試煤薰死冥官遣作林家郎金詩曰見兒卽認攜來鏡對僕寧忘用過財皆紀實也

不著不盡

王伯厚云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僧夢

宋慧雲僧姓袁名道少爲士子遊京師西池遇老僧留語恍惚警入巨瓮中榮顯而寤後出家超脫與邯鄲枕相類出青瑣高議此書麁雜不足傳

稻花驗米價

稻花白而瓣少者米賤多而色黃則貴俗云銀花賤金花貴也

豆二佳種

豆有香珠者米粳糯俱有又有白果豆以其香類銀杏新出也

押字原始

葉石林燕語云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爲私記故號花書韋陟五雲體是也余見唐誥書名未見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猶是此意王荆公押石字初橫一畫左引腳中爲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圓往往窩匾面收橫畫又多帶過常有密議公押反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書楊蟠差遣敕作圈復不圓乃以濃

墨塗去旁別作一圖蓋欲矯言者楊氏至今藏此敷

昔昔鹽

辭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人多未見其全篇題是昔昔鹽其辭云垂柳覆金隄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綵鳳逐雲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其意蓋皆閨怨耳後趙嘏廣爲二十章以一句爲一題本題三字余初未解容齋續筆歷引鹽字題數箇謂歌詩之鹽字如吟行曲引之類是也楊升菴愼丹鉛餘錄云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鹽昔卽夜也列子昔昔夢爲君鹽亦曲之別名道衡聘陳嘲人曰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其文有足足懷仁般般擾義語足足鳳也般般麟也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道衡由是得罪遂誅之謂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有詠昔紙詩一首云首時應春色引漾汎濆流今來承玉管布字轉金鉤

鶯鶯辭

曹公驂余邑中高才生也晚號溪上吟翁其詩與中人人稱之余得其鶯鶯辭一長篇誦之便可知其風韻矣辭曰煇煇明月素流光井圭佳樹暎深房強折花枝笑花如人面嫣長風一枝拂滿地相縈牽元禛去時貧賤日困遊蒲東事干謁偶然相遇不相親只道人心如面熱重門不掩庵不吹垂袖開懷待明月雲心一作山頭雨千金敝質輕相許魚紋字滅不知年竹緒縈絲今幾縷一朝獻賦獵長楊天子迎置白玉堂白玉堂深花木稠長安御道夾金溝千門柳色朝凝綠萬戶笙歌曙欲浮富貴繁華占早春洛陽才子聘新人此時離別成紈扇棄置徒勞賦會眞始初與君歡愛時何言中路生乖違風摧錦水雙鴛鳥南北東西他自飛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暄如山上雪猶聞相決絕況我輕事人已矣勿復陳東風沸海涙無痕皓月西流魄不淪妾身一辱不可再士也二三何足論還我白玉環知君一去無由還還我一絇絲絇絲歷亂不可持心之煩惋不可繅蘋風不馭歸應晚恩重義深同逝波形消骨化丹誠泯六如妙手開蛾眉鴛鴦被服金雀釵丹青恍惚與神會霏紅沓翠蒲東來但驚旭日照深殿又似明霞曬曉霧宓妃智女不足道陽城下蔡俱傾危與余瓊佩結心契慰余問訊陳幽懷人神道隔徒爲耳愛莫助之心摧悲須臾變滅回風去光消響絕何奇哉君知此語固不妄不信請觀巫山臺世幻形骸皆寄寓無鹽嫫姆成青苔風流獨爲鶯歎息記言難値曹王筆神光一絕無還雲賴有斂鮹能記憶融怡似欲妒陽春玉骨冰肌白辟塵鉛華不御嬌波斂欲言不言愁殺人唐伯虎畫鶯鶯折花圖伯虎蓋摹唐本也人云妙甚但不活耳彼姝者子麗質無儔彼圖浩歎欷與神交心乎愛矣瑕不謂矣霜繁葉稀空守成悲抽情以歌愴然如何因作女鶯辭以傳之

石婆婆

圖縉山向江一午舟行過者遠望石形紫裙烏髮儼然一老媼人呼石婆婆

寢與鬼

寢與鬼邵陵公曹芳廢遷金墉太宰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佯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所寢之車

才不足憑

鄉先輩古塘王懼齋格一日偕子華姪相立於門望見頤山僧舍煙起遂呼子姪試以對語曰山館茶煙飛入白雲添雨意姪卽應聲曰溪庭砧杵亂敲明月雜秋聲子構思終日不能對懼齋怒而撻之華中正德丁丑進士相以諸生困頓卒才之不足以觀人如此

邑城東門厄

萬曆丁丑臘月十九日邑中迎春止留東門出入餘三門俱閉防有變也臨晚城外人蜂擁旋歸城門下沮塞蹋死四十七人老者壯者少者有霎時死者有扶回死者有遲延二三日死者百年上下耳所未聞而忽罹此變大是驚異

廢宅賦別

凡爲青蚨不濟身故廬今已屬東鄰可憐今夜權爲主纔到明朝便作賓燕雀有情還戀舊犬貓隨我不知貧慇懃囑付門前柳他日經過陌路人此賣宅將行所賦者不知出自何人嘗憶先君屢爲兒輩誦之將有警也識以備遺

泊暑撲水

今人大廳五間之前重置屋者俗名五廳三泊暑謂可障蔽炎熱也夷堅志作撲水撲風板又作星翼剎風板老學菴筆記云蔡京賜第宏敞老疾畏寒惟撲水少低乃作臥室或又作僕處謂廳上待客童僕供侍宜列於此耳

猴畏

猴性畏竹扇聲道州最多

鼓吹誤收

唐詩鼓吹有胡宿詩考胡宿乃宋仁宗慶定間知湖州是誤收爲唐人也

日本婦飾

倭國婦人不裹足髮長散披在後至梢皆翦截極齊服飾有扇子錦

闢世俗釋道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卻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盛但其力稍可爲者靡不爭先爲之導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諂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緜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闇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爲禪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言決矣乃至如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耶且夫貪瞋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說乃欲諂事土佛木佛以僥倖於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者乎凡吾儒解惑之言不可勝述孰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禁禱經呪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呪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用不出乎祈禳禁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譸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

辭矣右二條乃豁菴羅公欽順困知記中者大足以闢邪扶世眞格論也

論相

楚史檮杌相人第十三云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之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慎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交也莊王曰善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將相遂成霸功錢惟演錢氏私志載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爲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爲言行相應顚沛造次必歸於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顚沛造次必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刑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前途休咎豈能悉中也灼艾集云吳處厚論相心相有三十六善焚香前岸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分知命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委曲行陰德方便事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憐八也改過九也不逐淫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臥不便睡著馬上去不回頭十四也無作好作惡十五也不談亂十六也不譚閨閫事十七也作事周而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揚善掩惡二十一也急難中濟人寬慰人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爲事與衆用之二十五也知人詐僞含容之二十六也得人物每事慚愧二十七也語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喜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不面訐人三十二也省約惜福三十三也知人飢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常思退步結果三十六也全者福祿令終不全禍福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自相（按捫蝨新話載吳處厚論心相有三十六善與灼艾所載互有不同處今擬其異者附見於後夫人實言意氣求官自如此一也有美食分人四也常行陰德事方便六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逐惡貪殺十也夜臥不便睡著十四也馬上去不回頭十五也人不膚懲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不毀善害惡二十一也濟急難二十二也爲事家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六也常言善事三十也方圓隨時三十二也行善不倦三十三也勤力貨殖三十六也三十六善全者位極人臣壽考兼終不全則禍福相抑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者令佐之官具五者亦須大富）

論堪輿

風水之說先王所不道而周公作洛書稱兩卜澗瀍之水家語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呂氏春秋輕水禿瘻重水尰躄甘水好美辛水疽痤苦水尫傴任子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以此觀之未有不鍾於水土者而富貴貧賤不與焉至魏管輅始置格盤擇葬地晉郭景純謂人之死本骸乘氣遺體受蔭乃著葬經及陰陽雜撰以生人之利鈍由地理之美惡若執券探懷遂使末世滋蔓雖士大夫間以此搆訟或地未得暴露終年識亦甚矣他若僧泓告張燕公土龍水龍各深一丈二尺可設宅穸四維謂之折壁中項謂之中焦置玉以助神道鑄牛豕以禦二龍之類益不可曉嗚呼瓦棺堲周漆椑柳翣三王制也驪山之室下錮三泉今安在哉術家相傳新昌石氏以縣官陰毀先塋牛鼓一旦罷官幾及百人又江右故相家墓地正德間爲逆濠發棄殆盡及今貴顯富盛無替於前是豈盡係於地理哉禹陵闕里享祀無窮存乎其人耳宋人倪思父有云住場好不如肚腸好墳地好不如心地好又宋壺山謙父贈地理師云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尋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往往葬時本貧賤迨其富貴力可求人事極時天理變錢水部仁夫詩云尋山本不爲親謀大半多因富貴求肯信人間好風水山頭不在在心頭又得空青先生風水論云陽宅有三十六所居家尚理義一也子孫耕讀二也儉勤三也無峻宇雕牆四也

六婆不入門五也無後僕六也每閒紡織七也能睦鄰族八也早完官稅九也庭除洒掃十也門外多士君子十一也閨門嚴肅十二也尊師重醫十三也宴客有節無長夜之飲十四也不延妓女至家十五也不敢褻殄天物十六也居喪循禮十七也交易分明十八也女人不登山入廟十九也祭祀必恭必敬二十也幼者舉動稟命於家長二十一也故舊窮親在座二十二也僩人謙婉二十三也家僮無鮮衣麗飾二十四也不喜爭訟二十五也不信禱賽二十六也不聽婦人言二十七也寢興以時二十八也不問嬉笑罵詈二十九也婚娶不慕勢利三十也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一也主人有先幾遠慮三十二也務養元氣三十三也座右多格言莊語三十四也能忍三十五也常畏清議畏法度畏陰騭三十六也右三十六祥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然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眞訣也今之戲於陰陽者何不三復於斯

子言小說名

醉翁談錄引子言小說者或名演史或謂合生或稱舌耕或作挑閃

以支名書

雜俎謂數相從曰支夷堅志甲乙等以支名者取此

馬孝廉志

炎涼變態倏忽莫甚於今時常熟百川孫公樓所撰馬鳳志銘可按也余特錄之其志曰萬曆己卯南畿大比士吾邑入轂者五人而馬君與焉此五人者並以文藝稱雄一時號赫奕矣乃人之評馬君者又不獨其文藝聲譽譚其行云馬君之行易徵乎馬君貧次骨矣世詘於貲君復不問生產居可三四徙愈徙愈陋卒不克具一椽而僦屋以棲瓶恆無儲衿不蔽肘許語交讁若弗聞也者枵腹而出陟山巔而獨吟意軒如也視金若贓媢友問遺卽一介亦辨諸義謂客必度飯後或値方飯時急縮足避去主人疾招之弗反也遇貴人一長揖外不作媕阿態對客縱論侃侃無所避力不能斷一書而假讀於友已又輒返之默誦甚捷習其所著時義俊逸清婉以貧益工見謂可屈其羣而試輒殿貴耳者遂下其品目無有延諸塾者君亦恥於千人歲恆家食卽或延之其金不登人之什二嘗爲子聘婦有成議矣未幾而子瘵婦家有讟言君曰吾豈忍以病子誤若息耶亟待庚帖反之不索所聘既絕婚而瘵者復起內戚有繫獄而告飢者君脫絮袍易米與之無難色噫嘻貧覊六極揚韓二儒所欲逐而送之者也而士人緣此折氣卑卑不自好者不少君不幸生卽罹之厥志彌厲厥守彌堅竟其生無一鄙瑣行宜聖以無怨爲難無諂爲可若君者詎徒無諂且不屑以彼易此幾於樂矣無怨云乎哉方諸古之狷士君何讓焉君父名芹里中謹厚人也布衣而有士行有司廉其人列名旌善一旦橫罹瘐死於獄君既長而審其冤自號鬻烏子以志恨不知者誤呼爲荆吳君亦遂應以荆吳失其意矣第之歲君歌鹿鳴而歸蒼頭而鮮衣者數人羅侍之君曰若等者何羣曰願事主耳君曰吾故吾耳應門一五尺猶懼食指煩也悉謝卻之鮮衣者故在君時已疲於馳逐倦於酬酢遂病瘠五日卒鮮衣者始大悔顛踣鼠去報捷之旦君入市攜米二升以歸將作糜而急腳至矣東西行負攜者亦息肩仰天歎曰彼蒼其有知耶於是多金而藉勢者乘其匱且費持金獻之比聞訃不旋踵大索而噪噫可以觀世情矣君低徊鄉校者餘二十年僅一戰而捷捷未再月而殞慶者在門弔者在閭矣夫既阨之又胡畀之才耶旣成之晚又胡奪之速也客不問天而問余余應之曰列子有言厚於德薄於命則奇矣第亦死不第亦死第死耳不第而死孰知有馬生者夫能以一第報其德而亦不能自達其定也君可悲矣亦可瞑矣君諱鳳字瑞夫世爲支塘人後徙邑之南爲邑人生於嘉靖辛卯卒以第之年十月二十九日年四十有九銘曰其生不辰其行則純厚積而發一蹶而湮疾於電光榮若朝菌嗚呼馬君古之獨行今之畸人

衛公帖

李衛公帖云天地窮人物情所兼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閤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恤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苦飢惟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裛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厓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此洪容齋所記令人讀之一字一慘然矣

薛華館試詩

一年好景是中秋何事佳期不與謀客子漫敲銀燭冷嫦娥掩臉玉容羞關山有調空聞笛烏鵲無聲倦倚樓天外清光原是好五雲朝罷彩毫收此邑先達薛平甫格弘治癸丑內閣月試中秋無月詩掄第一嘉靖丙戌無錫華公入館秋塋閣粘詩曰蕭蕭梧葉度中秋永夜疏砧動客愁聲雜鼓鼙龍塞迥寒催刀尺鳳城憂一庭涼月誰敲枕萬里碧天人倚樓寂寞遙憐授衣節西風吹盡鷫鸘裘或曰陸貞山公粲代作

月泉吟社

勝國季年東南士人有力之家最重詩社聘有詩名者為主試如科舉之法今行世者如月泉吟社集其一也初吳公渭以故宋義烏知縣解組家食延致鄉遺老方公鳳謝公翺吳公思齊主於家開社命題驗別高下榜示褒賞誠一時之勝舉哉今撮其集中大略以便稽考云月泉吟社　浦陽盟詩潛齋吳渭清翁　本社預於小春月望命題至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請諸處吟社用好紙楷書以便騰副而免於差舛明書州里姓號以便供賞而不致浮湛切望如期差人來間浦江縣西地名前吳吳知縣渭對面交卷守回標照應俟評校畢三月三日揭曉賞隨詩冊分送此固非足浼我同志亦姑以講前好求新益云　春日田園題意　所謂田園雜興者凡是田園間景物皆可用但不要拋卻田園全然汎信他物耳　歸去來辭全是賦體其中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四句正屬興此題要就春日田園上做出雜興卻不是要將雜興二字體貼只為時文氣習未除故多不體認得此題之趣識者當自知之　誓詩壇文　月泉舊社久寰詩錦之華季子後人獨倣禮羅之意遂從昨歲徧致新題春日田園頗多雜興東風桃李又是一番鄉邦之勝友雲如湖海之英游雷動古藝交集鉅軸橫陳誰揭青銅尚論黃髮無舍女學何至教琢玉哉不用道謀是在主為室者俾得臣而寓目與舅犯以同心瞻惟騷吟頁出工苦所貴相觀而善亦多自負所長能雄萬夫定羞與噲灌等伍如降一等乃待以季孟之間欲辛甘燥溼之俱齊固甚難以曲直輕重而見擬亦不可念偉事或偶成於戲劇彼譏言特借譽而揄揚我詩如鄧曹何幸縱觀於諸老此聲得梁楚誓將不負於齊盟一點無它三辰在上　詩評　詩有六義興居其一凡陰陽寒暑草木鳥獸山川風景得於適然之感而為詩者皆興也風雅多起興而楚騷多賦與比漢魏至唐傑然如老杜秋興八首深諳詩人關奧興之入律者宗焉春日田園雜興此蓋借題于石湖作者固不可舍田園而汎言亦不可泥田園而他及舍之則非此詩之題泥之則失此題之趣有因春日田園間景物感動性情意與景融辭與意會一吟諷頃悠然自見其為雜興者此真雜興也不明此義而為此詩他未暇悉論往往敘實者多入於賦稱美者多近於頌甚者將雜興二字體貼而相去益遠矣諸公長者惠顧是盟而屑之教形容模寫盡情極態使人諷之如遊輞川如遇桃源如共柴桑墟里撫榮木觀流泉種東皋之苗摘中園之蔬與義熙人相爾汝也如入豳風國相者桑者競載陽之光景而聆倉庚之載好其音也如[illegible]時雍之世出而作入而息優游於耕鑿食飲而壞歌之起吾後先也其餘換辭凝思粲然畢陳應接有所不暇姑次第其篇什附以管見俟賢者紬訂之若曰折衷則渭豈敢歲強圉大淵獻修禊節發月泉吳渭拜手書（時元之時至元二十四年也）

春日田園雜興（律五七言四韻絕體不取）　第一名羅公福（[illegible]）

（吟社三山連文鳳伯正號應山）（許曰衆傑作中求其粹然無疵極整齊而不見邊幅者此爲冠）

老我無心出市朝東風林壑自逍遙一犂好雨秧初種幾道寒泉藥旋澆放犢曉登雲外壟聽鶯時立柳邊橋池塘見說生新草已許吟魂入夢招　第二名司馬澄翁（義烏馮澄字澄翁號木青）（起善包括兩聯說田園的而雜興寓其中末語亦不汎）

編蘭春思倩吟鞭著面和風輭似綿黃犢烏犍秧穀候雄蜂雌蝶菜花天把鉏健婦躡煙壟抱甕丈人分野泉忙事關心在何處流鶯不聽聽啼鵑　第三名高宇（杭州西塾梁相字必大）（前聯然於輞合後聯引陶）

膏雨初晴布穀號村村具物正熙熙誰知農圃無殊樂自與鶯花有舊期彭澤歸來惟種柳石湖老去最能詩桃紅李白新秧綠間著東風總不知　第八名倪梓（義烏陳堯道字景傳號山堂）（起聯有力五六亦新傍花隨柳人多正說此乃翻用之意葉）

化日村田樂春風耕織圃秧肥科斗動桑暗鵓鳩呼龍社翁分胙占蠶媼得符傍花隨柳處此事不關吾　第十名呂濟翁（東陽名文老）（引用田園事全與詩作不同覃思一至於此末句亦頗留）

月常紀閻附青煒民野喻然化日熙祀備枌榆祈稔歲宴酣花柳樂清時洛中富貴斜陽恨綠上勛勞千古思浩興歸來吟不盡陶詩和後賦豳詩　第廿三名天目山人（義烏吳天酬姓羽字貴叔）（全篇是雜興本色而田園多貫其中且集一聯佳語）

野水渾邊戲乳鵝疏籬缺處曬耕蓑草青隨意牛羊臥門靜無人燕雀多夫倦倚犂需婦饁翁歡擊壤和㧞歌新來別有營生計又喜巡檐住蜜窠　第三十名陳希邵（義烏陳舜道）（此卷首尾吟十篇題上生題以專各盡其妙與其畫蛇添足情不同若賓諸此爲手步之冠氣價高）（篤高安）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漫興時無事佗邊繙兔冊有時桑下課牛醫乍隨父老看秧去還共兒童鬬草嬉偶物興懷渾不奈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樂興時清入吟懷花月照紅生笑面柳風吹村聲盈耳烏盈角社酒柔情玉練挹閒閒閒愁儂不省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飲興時草酌乍舒情眊矂花生眺覺眼迷離才呼枌社人同醉又問杏村家有誰長日作勞無不得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慨興時放草地牛眠易熟聽花村鳩起來遲蠶桑辛苦從渠婦稼穡勤勞任我兒疏散情懷收不起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引興時聞布穀聲驚綠野聽提壺語憶青旗曾因鬬草爭心起每爲看花樂意隨異物撩人禁不定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寄興時稼穡但憑牛犢健陰晴每付鵓鴣知託尋花去將子樂借卷桐吹寫所思撫景寓言良不淺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乘興時轉眼分畦秧韭菜趁情樊圃樹棠梨山煙青笠等閒去沙地烏犍和醉騎一片野情耕不住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遺興時行傍山翁驅犢父坐觀鄰嫗試鵝兒看秧時測水深淺種菜閒占春早遲白日漸長消不去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盡興時尋食出門天欲曙荷鋤歸路月相隨躡青謾有心情在耕綠盆甘體力疲簡段工夫足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感興時草地耕牛才有犢花村吠犬那生麑麥青未必三時

弼柔綠其如二月絲鬬物興懷言不盡春來非是愛吟詩　第四八名咸興吟（浙江）（此詩無一字不佳末語雖似過直若使采詩者見亦足以觀風者）

兒結簑衣婦浣紗暖風疏雨趁桑麻金桃接種連花藥紫竹移根帶筍栽椎鼓蹋歌朝祭社賣薪挑菜晚回家前村犬吠無他事不是搜鹽定榷茶　第四九名王進之（疊山）（以雅健語寫高潔操悠然之興見於篇末）

東君私我此身閒脫卸青衫野服更柔可以緜麻可續麥宜穡食韭宜藝分甘壟上耕雲隱夢不湖邊拾翠行物意豈知滄海變曉風依舊語流鶯　第五十名元長卿（義烏陳希賢）（回文二首俱妥然亦出苦心）

香紅貼眼纈雞英竹杖扶吟蹤步行桑眼纂含青蕾小麥穎蝦礫翠芒輕黃花菜圃午風輭綠水秧畦春野平芳樹幾聲鳩雨過蒼蒼柳色弄煙晴　犂鉏偏野沸耕農血吻鵑聲一樹紅畦蠶秧鍼青剡剡隴翻麥浪翠芃芃雜鳴晝寂花村雨蛤吠朝寒草岸風溪外雲過橫笛亂微煙野色樹籠蔥　第五一名關人仲伯（義烏陳希賢）（三春分作二首曲盡變態非苟爲敷演者所能及）

田園興在早春時眼纈生紅喜上眉門巷日

高人掃雪池塘煙漲水流斷杯盤新歲歡同社燈火元宵閙古祠野老告余春事及夜來小雨過前陂　田園興在半春天春事關心夜不眠護撤秧畦須擁水闢栽蔬圃更隄川青囊子粒鄉風舊翠碧蠶芽社雨前獨立夕陽無限意一聲撥穀野橋邊　田園興在晚春頭且說田蠶兩事休榆莢雨酣新水滑楝花風軟薄寒收青榎蛾子催桑月緑樹鶬鶊報麥秋但願花村無犬吠時呼薄酒背眠牛　送詩賞小劄　月泉社吳清翁聚詩預於丙戌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三月三日揭榜　第一名公服羅一縑七丈筆五貼墨五笏　第二名公服羅一縑六丈筆四貼墨四笏　第三名公服羅一縑五丈筆三貼墨三笏　第四名止第十名各春衫羅一縑筆二貼墨二笏　第十一名止二十名各深衣布一縑筆一貼墨一笏　第二十一名止三十名各深衣布一縑筆一貼　第三十一名止五十名各筆一貼墨一笏吟箋二沓以上所送並就縑端筆貼墨銘用月泉詩賞滑齋記號鼎榜仍各送本社新詩一冊　啟羅公禴　伏以月泉舊社久盟湖海之交春日新題騰寫田園之興得周南而正始可冀北之空羣執事振響武林舒翹文苑種秧澆藥已朝市之無心放犢聽鶯更池塘之入夢杼機自別冠冕爲宜某心所甚欣手之不釋詩成奪錦誦珠玉者翕然禮以爲羅愧瓊瑤則多矣餘如圭穎并致饉僊

回　讀淵明詩久識田園之趣從夫子學願爲農圃之民未敢望其下風胡遽延之上座執事雅懷月霽清思泉寒撫景興思慨唐科之不復以詩爲試覩周雅之可追竊知扶植之盛心正欲主維乎公是某渓珠玉之在側忝糠秕之播前舊擬秋聲曾占桐江之風景新題春日又分婺女之星輝豈好爲朱公之變姓易名深恐蹈柳子之召閙取怒慚非重賚俾獲與錦囊之榮賜倭香羅復喚起青衫之夢受絲毫而皆感與筆墨以志言謹述謝私伏祈鑒在

稱后妃之本

相臺許熙載集女教之書引葛覃小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葛謂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爲在父母家志在女工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工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顧瑛詩

顧瑛詩曰右軍手帖寫來禽繭紙唐人遏體臨若以評書推書法未廿筆法擬雲林

布穀鳥

布穀鳥當四五月插秧時自呼其名分明云布穀布穀因重疊其聲人驟聞之音相近而疑似如云郭公郭婆又如云看蠶看火今人遂稱爲看蠶看火鳥亦稱郭公鳥失其本名矣

筆脚

柳家新樣元和脚今人稱所寫字亦曰筆脚

蘇黃逸詩

蘇文忠公眞迹凡五首前題云村醪二尊獻張平陽其一萬戶春醲酒似油想須百甕列牀頭主人日飮三千客應笑窮官送督郵其二詩裏將軍已築壇後來裨將欲登難已驚老健蘇梅在更作風流黃謝看其三（缺一字）出定知書滿腹瘦生應爲語雕肝（缺二字）灑落江山外罷與人間激懦官其四張公高蹈不可到我欲挽眉禨覺難事業已歸前輩錄典刑留與後人看其五詩如珠雲清耳頫身覩飛龍吐膽肝少負清名晚方用白頭翁竟作（缺一字）官黃山谷眞迹題李龍眠畫葛仙翁徙居圖莫言家具少於車藥裹衣囊自有餘老婦親攜三稚子仙翁獨玩一編書牛羊相與趨新築雞犬應雖戀舊廬是處山頭有丹井不知如此幾遷居後題云山谷道人因得觀而敬賛前詩二集中皆不載蘇是都南豪所親見黃是楊五川所親見山谷之父名庶字亞夫嘗吟有代檀集本不傳世今存四首以見蘇黃皆得之家學云暑如煎烹欲狂走猛雨似洗

沈痾瘳盡知詩書一枕夢便作桃李三春遊蛙蝌叫噪若交響蚊蠅癡鈍如仇讐今君病起正高臥莊蜨處處宜相求（右和郡齋）火雲旱風苗欲死曲木直繩寒泉深耕夫淚溼原上土老圃顧盼輕黃金（右賦雙豐）矮松名載四海耳百怪老筆不可傳左妻右兒醉樹下安得白首巢其巔（右題矮松）老僧山中嫌月窄夜夜獨上高高臺四邊不著閒樹木故要滿坐清光來（右明月臺）後山詩話云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亞夫謝恩厚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增也山谷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詩東坡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其互相推許如此（曾見刻山谷全書代搜集已列其間矣）

安道題漢高二絕

張文定安道未第時題漢高祖廟歌風臺二絕句云縱酒疏狂不治生中央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落魄劉郎作帝歸尊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已誅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為讀史者當以此等意思尋求乃有得

順正堂銘

徐天全先生有貞為侍郎徐主一公作順正堂銘曰坤德惟順婦道則之以順為正室家攸宜主饋相祀維婦之職織紝組紃維婦之勤閨門之內事事有儀閨門之外所不敢知孝爾尊嫜睦爾娣姒容爾媵貳謹助君子毋效薄俗為彼勃谿毋作長舌為彼厲階所從有三為德惟四戒之敬之其永勿替此乃其早年筆字畫甚是遒美宜其為吳中藝林冠冕

五川題六如折枝

正德丙寅年唐六如為一狎客作水墨桃杏二枝在一扇頭俯伺暇作新詞題之其人持去為狂生大書詩句於前六如見之怒甚取筆泚墨淋漓一抹詩畫盡墨時楊五川儀年方十九在側就案以水筆洗滌新墨狂生之跡幾滅計不能盡去乃因字刪改且久扇亦隳乾遂塡補成長相思一調云桃花紅杏花紅兩樣春光便不同各自逞嬌容倚東風笑東風綠葉青枝共一叢靜愛碧煙籠

六如甚加歎賞

蒲脯黑黃

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脯與鹿者陰誅之以蒲為脯史記不載見漢人雜說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其古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故後漢涿郡崔琦對梁冀曰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覆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

武帝武后朝儀舉制

山呼漢制也自武帝祀嵩岳始舞蹈唐制也自武后賜宋之問始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亦自武后始漢武帝元光二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今鄉科赴會試者給腳力廩給即續食計偕事俗稱曰路費則路費亦自武帝始

梭山居家制用

陸梭山居家制用云古之為國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抄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之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為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溉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為水旱不測之備（[illegible]）其六分作十二月之用（[illegible]）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十分日用其一（[illegible]）（[illegible]）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為得中不及五分為太嗇（[illegible]）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為伏臘裘葛脩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窮困者佃人之飢寒者過往之

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蠹民況今之僧道無不豐足施之適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血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吾冥罪其何福之有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蠶績牆屋取諸畜養雜種蔬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若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廢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會合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致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素以生怨尤負諱逋借以招恥辱家居如此方爲稱宜而遠吝侈之咎積是成俗豈惟一家不憂水旱天災雖一郡一縣皆無憂矣其利豈不博哉（右上篇）居家之病有七曰呼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猥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己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則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

無其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存二分亦可又不能存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存一分則宜節嗇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家必破矣（記曰喪用三年之防注謂防什一也正今所存留三分數凡喪葬所費其豐饒之節當以此爲準今謂人家婚禮常親喪葬所費則豐儉亦可得中其有貧者亦可復立準則所謂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人豈有非之者則婚禮宜具無所貴所謂足其謂之足矣）前所言一切不講者非謂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爲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爲助賓客則樵蘇不爨清議而已至如奉親至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謂孝祭祀宜嚴也疏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慊哉如此則禮可不廢而財不匱矣前所言以六分爲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者非爲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槩其間用度自爲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悔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吝之譏世言皆謂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鄙是取中可久之計也（右下篇）至元六年歲在庚辰春正月甲子笠澤陸德原重鑄於農圃堂

江陰令水利

葉水心集墓志王楠木叔丞嘉人知積潦修陂塘知江陰開渠五百里黃東發曰江陰渠無百里是矣然想木叔在當時必有功於吾邑之水利者邑志於嘉泰元年下僅存其名而不著其功故揭出之

異僧草書

邑之乾明廣福禪寺有草書心經下注比邱道松書其筆走龍蛇者也賀子徵志謂耿侍郎命工摹刻於石近年燬於火此邑人所當重刻以復舊觀者

三住銘

施肩吾述三住銘謂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長生之至道也

戒菴老人漫筆卷六

戒菴老人漫筆卷七

遺訓

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此宋儒謝顯道序論語解中語也昔庚子歲先師東廓鄒先生在南院嘗手書以示詡敬佩服不敢忘不幸遭倭亂書篋一空而是卷亦散失無從復得日夕往來於衷者又三十餘年矣追念師訓荏苒自棄不覺汗流浹背重錄一過以當書紳

文成逸語

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　謙虛之功與勝心正相反人有勝心爲子則不能孝爲臣則不能敬爲弟則不能恭與朋友則不能相信相下至於爲君亦未仁爲父亦未慈爲兄亦不能友人之惡行雖有大小皆由勝心出勝心一堅則不復有改過從義之功矣　乾卦通六爻作一人看只是有顯晦無優劣作六人看亦只有貴賤無優劣在自己工夫上體驗有生熟少壯彊老之異亦不可以優劣論也　在贛州親筆寫周子太極圖及通書聖可學乎一段末云按濂溪自注主靜云無欲故靜而於通書云無欲則靜虛動直是主靜之說實兼動靜定之以中正仁義卽所謂太極而主靜者卽所謂無極矣舊注或非濂溪之意故特表而出之右四條皆文成王公語傳習錄所未載

文成墨蹟

明道先生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延平先生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右程李二先生之言予嘗書之座右南濠都君每過輒誦其言之善持此紙索予書予不能書然有志身心之學此爲朋友者所大願也敢不承命陽明山人餘姚王守仁書此一緜繭紙筆畫徑寸靖江朱近齋來訪問余何自有此寶余答以重價購之吳門謂曰先師手書極大者爲得之所藏修道說若中等字如此者絕少而竟爲君所有心印心畫合併在目非宗門一派氣類默承詎能致是乎遂手摹之以去乃余原本亦亾於倭思之痛惜

一生使不盡

劉元城曰一切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要一時周徧冠婚喪祭往還飲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盡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箇誠意千古萬今使不盡

十二生肖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爲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爲鳥屬而反居酉又舛之甚者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爲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爲牛之證也蔡邕月令論云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雞爲木羊爲火牛爲土犬爲金豕爲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爲馬酉爲雞不可一定也楊升菴慎曰子鼠丑牛十二屬之說朱子謂不知所始余以爲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人能爲也日中有金雞乃酉之屬月中有玉兎乃卯之屬日月陰陽互藏其宅也古篆巳字作虵形亥字作豬形餘可推而知矣空同子李夢陽曰十二支子鼠丑牛等初謂取象耳然木人見漆則瘍猫見寅人則銜其兒走從其竄（王廷相雅述云世之木人多矣而瘍者聞有之不木而瘍者亦有之父木而子不木其瘍則謂何耶使一家三兩皆爲寅屬其猫不養子耶寅人見之徙其子非寅人見之亦從此又何耶雜其■著多可采）草木子葉世傑曰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兎無脣龍無耳

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臂雞無腎犬無腸猪無肋人則無不足也王文恪公鏊曰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猪壁水貐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昴日雞畢月烏酉也觜火猴參水猨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於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王充論衡物勢篇曰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伏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效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嚙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十二辰之禽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克則尤不相應凡含血之蟲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自相勝服長洲戴冠筆記曰十二生肖之義嘗聞人述浙江參政左公贊之言謂以足上趾爪奇耦辨辰數之奇耦或疑子肖鼠鼠足爪前耦後奇又何也予曰此可見取象極精蓋子乃陰極生陽又在夜半萬物皆息之時惟鼠獨動若陰中有陽靜中有動然故取象於此丑牛牛蹏分爲耦寅虎虎則五爪爲奇卯兔兔則四爪爲耦其餘無不然獨巳肖蛇蛇固無足又何取義蓋巳在月乃純陽之月在時乃純陽之時數雖偶而時則陽故用蛇以象之蛇乃陰物不用其足而象已著疑亦諱言乎陰之意爾又易曰乾爲馬坤爲牛造化權輿云馬之蹏圓牛之蹏析亦此義也何燕泉孟春曰十二相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以爲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蹏猴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取相屬之偶數牛四爪兔兩爪蛇雙舌羊四爪猪四爪見洪巽漫錄子午卯酉五行死處其屬體皆有虧鼠無膽兔無腎馬無胃雞無肺見曾三異因話錄或曰鼠膽在首非無也（余按論衡爪與叢所記叢相通論總彙與萃所論則互異又參之）合觀古今諸說而十二生肖可攷見矣

鸚鵡事相同

唐武后畜一白鸚鵡名雪衣性靈慧能誦心經一卷后愛之貯以金絲籠不離左右一日戲曰能作偈求解脫當放出籠雪衣若喜躍狀須臾朗吟曰憔悴秋翎似禿衿別來隴樹歲時深開籠若放雪衣女常念南無觀世音后喜即爲啓籠居數日立化於玉球紐上后悲慟以紫檀作棺葬於後苑（周公謹志雅堂雜鈔有圖書碑帖類中載王介石家有東坡詩蔡君謨二小詩及杭妓周韶能小詩蘇子容過杭韶求脫籍子容令即席賦詩有云籠中若放雪衣女多念阿彌陀世尊籍中皆作詩爲送內有胡楚龍靚二妓者詩最佳此不知志林中有無按兩詩與鸚鵡所詠無異抑傳之者有誤耶并記之以俟參考）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語高宗一日問之曰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相公何處來使臣曰自杭州來鸚鵡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此詩存郵亭壁間武后所放鸚鵡有道氣高宗所放鸚鵡有義氣人可不如鳥乎唐太宗貞觀中林邑獻鸚鵡數言思鄉旬還開元中楊貴妃有鸚鵡呼雪衣娘亦能誦心經夫雪衣思鄉四字何相同如此獨太宗所放不聞其能知恩貴妃所畜不聞其能作詩爲稍異耳又春渚紀聞亦載一鸚鵡云有韓奉議者爲通州守家人得鸚哥忽語家人曰鸚哥數日來甚思量鄉地若得放鸚哥一往即生死不忘也家人聞其語甚憐之即謂之曰我放你甚易此去隴州數千里外你怎生歸得曰鸚哥亦自記得來時驛程道路日中且去深林中藏身以避鷹鷂之擊夜則飛行求食以止飢渴耳家人即啓籠反與衎所

繫紹綫且祝其好去鸚哥亦低首答曰娘子勿撼更各自好將息莫憶鸚哥也遂振翼望西而去家人亦悵然久之謂必無遠達之理至數月嘗任有經使何忠者自隴州差至京師投文字始出州城回憩一木下忽聞木杪有呼急足者忠愕然謂是鬼物呼之再三不免仰首視之即有一鸚鵡且顧忠曰你記得我否我便是韓通判家所養鸚哥你到京師切記爲我傳語通判宅眷鸚哥已歸到鄉地甚快活深謝見放也忠咨嗟而行至都遂至韓第問鸚哥所在具言其所見舉家驚異且念其慧黠及能偵候何忠傳達其言爲可念者或未以爲信舉太宗林邑鸚鵡明皇時楊貴妃鸚鵡證之河南邵氏聞見錄十七卷中亦云有關中商得鸚鵡於隴山能人言商愛之偶以事下有司獄旬日歸輒歎恨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遭籠閉累年奈何商感之攜往隴山涕泣放之去後每商之同輩過隴山鸚鵡必於林間問郎無恙託寄聲也按六事大槩不甚異不知何故未李昌齡曰昔韋南康鎮蜀時有一鸚鵡甚慧馴養者曉以佛理曰若欲念佛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即仰首奮翼若聽若承及使念佛則默然不答或詰其不念則唱言阿彌陀佛一聲意有悟以有念爲緣生以無念爲眞際也一日不震不仆斂翼委足奄然而絕焚之有舍利韋公爲立塔瘞之號曰鸚鵡塔

方言

須臾即斯須鄉魯方言楚辭招魂尾句皆曰些（蘇箇反）楚人方言即梵語薩嚩訶也三字合言之即些字

湖舫

杭州湖船最精妙者曰水月樓惟以供要路之過杭者

一峰遺事

偶閱鄒先生立齋劄集得羅一峰先生遺事六條錄以爲廉立之助　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請令得受皁隸錢自是遂以爲例獨先生不受　高州守饒秉鑑見先生衣單饋繭袍先生服之

入金牛過一丐死于道傍即解袍以斂而買棺以葬之　保寧守李直作懷賢堂祀三陳請先生記先生卻之曰堯叟堯咨無可祀祀文惠而及其父母可也　先生欲買義田以贍族人進賢令呂升知其力不足以堂食錢助之先生不受曰食以堂名非公可得而私也　廣東按察使陶公以白金五十兩請大忠祠記先生許之即日盡散諸族人　一日客來甚蚤先生固留之飯不知其家無米也夫人乞諸鄰得溼粟數升旋炒旋脫之則日已將中矣先生亦曠然不以爲意也（崔後渠集中論一峰行毒約而費族人余因取章楓山先生復一峰書附載于後見一嘹此事乃君子之鄉而亦以見有闕莊之樸者清義之學亦不可不講也書曰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于善其意甚美但未呂之教有規辭無賞罰豈其奮不及此蓋賞罰天子之稍爾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樂其栖己非所宜冕欲以是撫之父見宗叢之嗣讀或有尊于發者吾不得兩賞罰哥則約必有湛爾不行者矣可不慮其所終乎在比之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夫子以爲舍逆取順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必人以從獎也見大約者必其誠意監學華心與化而後可有不能從則當事其出約今徵儀官府之權力應強制以必人之從己殆非所講觀此之道世又閒蔟人有爲盡者必親量之死觸此於富代之與先王之劇聖貫之事皆所來閩孔子曰古之爲窺惡之而不殺崔不先其教而一歡之是因將行而善不反則發循罰不省昔孟子所謂不特數而戴舉蓋權樂人于貸之盛而[illegible]精而皆發之財債賢人于國門之弗者將何法以[illegible]族其有死罪有司雖于公公族三有之矣而又使[illegible]必納之有司對旨無夏也祭使爲象鼎不奪如其[illegible]夫以朝廷之上法廣所在其處宗族之死罪者若[illegible]徵之乎又死罪不進死者乎以是親聖實之在兔[illegible]人者用有不叢昔漢人有爲鹽者日刑費是甘乞[illegible]彦方遺布一端辛能化盛使之遠不格遠是不爲[illegible]居於晉之鄭晉之[illegible]人蓋其族而善良將發于人[illegible]落聖中禮生督貝[illegible]執欲行一事必日無爲不善[illegible]先[illegible]于[illegible]人[illegible]悉[illegible]郝儒公康節之洛則朱呂之鄉約庶可行矣）

杜用文選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善用文選語故宗武亦習之不置所謂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又云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是也今試取校之兩字連綿同者甚眾三字四字以至五字而止閒一有焉始知得于文選多矣杜之源流所自誠在于此後之沈酣于杜者則惟文信國公文山一人而已其餘但拾殘唾何足尚也昔人

言文選爛秀才半菽以文選作本領故耳

無行無學

孫楚如王濟以驢鳴魏收說文宜以狗鬭潘安仁拜賈謐之車塵宋之問捧張昌宗之溺器文人之無行一至此哉平生著述辛苦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則亦弗思甚矣虞嘯父欲獻孝武以魚鮓劉道隆欲見超宗之鳳毛不學無術一至于此黃庭堅云人無古今浸灌於中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此之謂也此柔思玄悅庸言中語

釋稱

釋名婿女曰摩鄧迦又曰尋香人男色曰旃羅含慝人曰鳩羅賊曰朱利草金曰蘇伐羅銀曰阿路巴

農無逸時

昔人謂農人三時之勞一時之逸余竊謂農人未嘗有一日逸也特治農務必三時而後收斂始畢故可云然耳不知收斂既畢官通私負紛紛集擾仰事俯育惻惻關心當斯時而不遑暇食猶可左支右吾稍或懈焉啼飢號寒立至矣聶夷中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之句先儒稱爲曲盡田家情狀今殆有甚焉蠶繭絲五月穀粟九月此常候耳預取給於二三月前猶是稍能過活之家也其爲百孔千瘡者皆遞年隔歲咄咄藉是二月之賣五月之糶豈足以形容之哉欲求頃刻之逸不可得矣噫

改名取媚

嘉靖中浙人徐學詩極論嚴嵩去職蘇之嘉定有同姓名者亟改詩爲謨今登顯要矣嘗觀宋時王明清揮麈前錄記一事云元祐名卿朱紱者君子人也紹興初不幸坐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紱者蘇州人初登第欲希晉用上疏自陳與姦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爲疑遂易名諤蔡元長果大喜不次擢用何前後之一轍如此也

後渠名言

相臺崔公銑曰碑志盛而史廢矣唐詩興而教亾矣啓札具而友濫矣表牋諛而君志驕矣制誥儷而臣報輕矣賄幣流而贄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蔑矣

辨天祿閣外史

天祿閣外史乃近年崑山王逢年所詭託者逢年特一有筆性浪子耳適有餘姚人胡御史某沾沾以文學自喜雜此筆於左國司馬諸篇中刊行頒於蘇常四郡學宮令諸生誦習之殆亦一奇事也（如省心錄非林和靖指掌圖非東坡龍城錄非子厚皆係僞作此等甚多）

筆墨

筆墨二事士人日與周旋不可茫然莫識其梗概也曩時買墨於金閶吳山泉餉余以文衡山帖一中乃記墨法也余邑孫大雅滄螺集有贈筆生張蒙序二文論筆墨大略具矣並存之序曰昌黎韓子傳毛穎爲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諸葛嘗遣其子授筆柳誠懸且語其子曰柳學士善書當留此筆不爾卽以常筆與之既而柳果以不入用別求他筆其子不能知諸葛語之曰前所進者非二王不能用也柳爲一代法書而不知諸葛之用意諸葛之藝乃能過誠懸之書信乎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也國初此法流吳興自馮應科陸穎筆首被趙文敏賞識而宣州之筆殆無聞焉余嘗以筆何勝於宣湖筆工有不能言此蓋未見韋續論筆之過其法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毫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爲善大抵巖石既絕其兔下上奔突舉身之力皆聚於毫至八九月霜降竹枯鋒身曲脊以耐寒栗則其力愈勁宜湖又山郡兔材易集故家有其業業有其人至於用意之妙齊鋒不難而腰強爲難鋒齊者類不能強腰強者有不能齊雖趙文敏用馮陸筆亦僅得其齊而罕得其強余雖不善書然私識其故而有以知韋說之不謬吳興陸用之精於爲筆不在馮穎之下徙居婁江授其甥顧秀巖秀巖又授其甥張蒙世傳筆法如出一手自漳泉廣海賈舶來吳購

舟岸下百金易之殆無慮歲雖淞之士大夫求筆有不待遠走百里而取之几席之下矣生論筆之利病辯析至到始余識之吳郡學宮數求余言時造次欲書未暇也後余還淞其請益堅故序以廣士君子之知而歎識者之稀也記曰昔人雅重文房之選余學書五十年頗留意茲事近時附類之外惟楮墨最爲敝濫古紙不復可見矣墨出歙州者差强人意蓋其地去李氏雖遠而製法猶存其取煙入膠和材擣鍊收貯之類極爲煩瑣故其成甚難而其直亦甚昂數十年來不勝售者之衆其直之下曾不及所費百分之一若是而求其不濫何可得哉余往歲喜用水晶宮墨蓋歙人汪廷器所製廷器自號水晶宮客家富而好文雅與中朝士大夫遊歲製善墨遺之然所製僅僅數十挺特供士大夫之能書者而不以售人故其製特精嘗爲余言製法之妙謂所然燈心必染茜用之嘗一歲失染墨成精光頓減其不可忽如此近有吳山泉者廷器之甥實得其法居吳中製墨亦精余亦喜用之恐其欲易售

而忽其法也故爲說廷器之用心不苟如此按古法用好純松煙乾擣細篩每煙一斤用膠五兩浸梣皮汁中梣皮即江南石檀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又解膠并益墨色雞子白五枚眞珠麝香各一兩皆別治合調鐵臼中擣三萬杵可過不可少一法松煙二兩丁麝香乾漆各少許入紫草色紫入梣皮色碧皆助墨光大几墨以堅爲上古墨以上黨松心爲煙以代郡鹿角膠煎爲膏而和之其堅如石惟易水人祖氏得其法祖蓋唐之墨官也其後有奚超者亦易水人唐末與其子廷珪來歙而唐時賜姓李氏父子皆善製墨而超尤精論者言超墨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徐常侍鉉嘗得李超墨長不過尺細如箸用十年乃盡其磨處邊際似刀可以截紙又言其墨書版牘歲久牘朽而字不動皆言其堅也當時但知廷珪善墨而不知超之尤精如此陶雅爲歙州刺史謂超曰爾近製墨甚不及吾初至郡時超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能精好夫超之能猶以多不得精爲患今之製者動以數千嗚呼是尚得爲墨乎嘉靖乙未仲冬衡山文徵明書

牡丹百詠

成化時常熟富室魏姓者其家園牡丹盛開招客燕賞首席爲其邑城廣西僉憲湯克難琛次席爲其郡城詩人張豫源淮兩公即席用僧明本梅花詩神眞人塵春一韻各成百詠於一日之間誠騷壇絕世之盛事哉豫源百詠都南濠穆序之其姪工部郎中嘉玉刻於弘治癸亥春三月克難百詠錢東湖仁夫序之其孫湖廣憲副繼文刻於嘉靖甲申春三月傳刻雖有遲速而皆賴於後人之賢且偶然同遘於花發之時均可記也寓圃雜記記正統間江陰布衣徐頤常熟上舍魏某兩家甚富必欲得一京職徐謀於中官王振魏懇於當道大臣皆得爲中書舍人徐以黨人罪歸魏稍遷主事京師稱爲金中書銀主事魏即賞牡丹之人也

痘凶

小兒出痘瘡時乳母乳忽斷絕者其子必凶多驗

季昭畫

友人問余以吳中丹青名家余稱相城翁爲最又欲一一次第數之聞余稱陳公季昭渠怪謂未聞此人也且據王鳳洲卮言爲證余笑謂之曰陳公在當時雖以丹青垂名六十年然不喜親世事所莫逆者惟杜東原先生其人宜乎今世之莫稱也祝枝山曾志其墓甚稱說之子信今鳳洲獨不信昔枝山乎余家先世貽陳公松林高逸圖乃天順三年三月望日所遺信是高品周東村臣與季昭同居郡城爲鄰因通贄請業傳其法以名世東村又以其傳傳仇十洲英蓋東村十洲一親受業季昭一私淑季昭者也公名暹季昭其字戴章甫筆記記陳暹季昭爲南京刑部郎作嘲分倖絕句是同時有兩陳暹而字又同也但未考其何地耳

王孝子

王生世名浙武義縣人萬曆四年父良爲族譽王俊十六者毆死時生年十六方遊學聞訃歸則父已斂數日生慟且恨狀於官祖

母與其母泣曰兒寧忍發父屍乎不得已陽諾其和仇者以田書券付生受之每入輒計租直封價以藏所餽卽銖錙無不封識者繪父像且自繪懸劍侍託言古人出必帶劍奉像朝夕泣拜誓必報讎一刃自勒報仇刀三字於上母與妻不知也七年服闋遊邑庠生愈憤曰吾何面目立明倫堂自是不爲舉業惟手書忠孝格言誦焉生子甫數月得撫之曰吾已有後死無憾母妻訝之至九年正月二十六日伏候飲於鄰且醉生乃揮刃碎其首斷之至家白於母舉家駭哭遂出其向所封識者及宿搆自首狀投於邑請死邑令陳君驗所封識果非一時事且訪之士民皆服陳曰此孝子也不可令與獄卒伍置之別館隨上其事於當道當道委金華守周君按其事周復委金華汪令庭訊之生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令曰檢若父屍驗有傷若止應坐子孫擅殺行兇人律王生曰吾惟不忍殘父屍以至此死則抵仇何檢爲遂具呈懇乞放歸辭母負劍柩前金華令憐之遂爲文請於郡其略曰謹按王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强顏與仇同室久心終不共天封買和之貲不遺錙銖鑄報仇之刀懸之繪像就埋恐殘父骨卽死慮絕父嗣歲序屢更剛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刺刃於仇人甘投身於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滅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卽父柩而死覩於孝心激烈一檢必至自盡夫不檢則惟有以世名之身抵所殺之命檢則世名且自盡是世名不檢固死檢亦死死等耳捐生慷慨既難卒保其身而就死從容似宜曲成其志合應放歸故里聽其自裁若果不愛其死以息兩家相報無已之冤且令後之藉口報仇者曰請殺人報仇必如世名之自殺而後可則孝子百世之名可成而國家三尺之法亦不廢矣郡可其議生遂得歸金華令謂生曰子行吾當徐來生曰吾志決矣行至武義其母與妻持生號生泣曰以父之遺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謂妻曰善事君姑善撫若子見陳君置之前所館處令人守之生志終不易取父木主懷之金華令以五月八日

至武義邑士民聚而直其事金華令曰吾固不欲王生死令人舁其父柩至生聞之大號曰汪君顧不諒我遽以頭觸地守者持之得不死夜半復求死不得明晨邑諸生董翼生至望見金華令卽以頭觸階石血噴如雨伏地地爲之赤金華令曰吾欲生世名故檢其父今必死檢復何爲遂令舁生去且遺文生弔焉其詞曰嗚呼烈哉兮王生胸中有恨兮干蒼旻一心圖報兮何幽深六年嘗臥兮殊苦辛揮刃白日兮斬仇人含笑入地兮留芳名劍光皎皎兮昭日星英魂耿耿兮扶天經嗚呼烈哉兮王生生少蘇整巾起歌之曰汪君知我遂取所集忠孝詩并別母屬妻詞封之後作一書致守者上陳君以達汪君遂不食而死死猶懷父主不釋時五月十一日也陳君以禮斂且親至其廬爲文祭之又弔以歌邑人議以向所封識建祠祀之陳君曰此生所不享者當別議令人持其書至金華令發而讀之不勝悲咽遂書其事以傳爲萬曆辛巳歲仲夏望前三日金華知縣汪可受著余稍約其辭而存之汪庚辰進士湖廣黃梅人

古文己字

沈存中云古文己字從一從亡此乃通貫天地人與王字義同中則爲王或左或右則爲己僧肇曰會萬物爲一己者其惟聖人乎子曰下學而上達人不能至於此皆自成之也得己之全者如此

熟雞奇變

萬曆癸未正月初六日常熟城中邸郡家爨下有食櫥內錫鏇置熟雞半巨隻此除夜所餘者連日以賀節馳遂忘之矣是早婢檢器皿至食櫥邊見光燄耀目隨覓所在乃鏇中雞蒸氣結成一小殿宇中坐佛一尊如世間大士像婢忙奔告於郡郡移於堂之桌上南面整冠服率家衆羅拜之不滅細視惟覩晶晶熒熒殿宇如琱鏤像眉目皆分明越三日猶故家衆駭愕若醉若癡祕不敢言第四日更餘召巫者結束一草船浮之於城河是時其縣學生名周琦者處郡家館浮河之次日正周赴館晨也故聞之獨詳燈夕

後余家孫至常熟會文周親與孫說竟不知何祥何災也君乃殿相國家家幹亦曾為某邑丞（後郡護殺子以買入學事敗罪累矣于余之產一朝蕩覆身遭繫囹怪異之兆與惜余記時不能懸斷之也用中丙戌進士亦不久卒卒不久家之顛沛更有甚於郎者云）

桑蠶等詩

少保于公題桑云一年一度伐條柯萬木叢中苦最多為國為民甘寂寞卻教桃李聽笙歌沈石田詠蠶云衣被深功藏蠢動木催火暖起眠時願言努力加飡葉二月吳民要賣絲姑蘇秋官馬清癡愈題蠶豆云蠶忙時節豆離離爛煮堪充老肚皮卻笑牡丹如斗大可能結實濟人飢宋時王文康公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只空枝馬作蓋本於此郡照王尚文題棉花云采得西風雪一籃禦寒功在倍春蠶世間多少閒花草無補於人也自慚無錫秦廷韶題菜云翠葉蒙茸塌地鋪曉炊初薦美如酥世間此味人知少乞報中州士大夫諸作皆非嘲風弄月之比可歎之采風者

不肖

王浚川廷相云周濂溪之子曰環溪元翁者與蘇黃諸公學佛談禪盡壞其家學歐文忠之子棐與僧講法失其父風蘇東坡之子過父事梁師成變乃翁之節韓稜不諂權貴其孫演則黨附梁冀人之不肖亦不係於世類如此（權貴竇憲也）

父在觀志章旨

父在觀父之志父沒觀父之行先意承志繼志述事之教非孔子觀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是啓人以陰蓄叛父之志也此是朱近齋之說極為有理攷亭聞之當亦心肯

神鵲鳴冤

有傳至神鵲鳴冤傳者事甚奇傳云張興盱眙人以策騾為生時往朱家林獲二鵲歸平明策騾出兼籠二鵲欲便市之有一商賃其騾冀往新溪路見二鵲急解金贖而縱之野而橐裝已為所覘矣遍幽闃地殺商沈屍於灣河盡有其橐中金而返人莫之覺也一日喬侯決獄二鵲條西至飛鳴繞案如怨如訴遣之（科[illegible]平難）竟不散侯疑有佳報乃搖吻鼓尾者三疑有冤一兩作首肯狀侯云果冤爾當自屋梁上下更環飛三帀如其飛不爽侯問冤何在可銜鐵與兩直兵去二鵲跳躑而前回首數四後又或飛或落若恐飛捷直兵不克追也行可三十里許灣河畔輒投入水中去久之出喧噪異常水面浮漚層起直兵以復侯侯躬往觀焉鵲亦隨之往返侯令漁人捕一伏屍如生年約三十餘背東大石長鞭擁其項仍諭鵲再示其圖之者為誰我為若決之仍命兩直兵俱別令數人尾其後以侯可擒二鵲引如前至平康村高槐下茅屋五椽編棘為籬騾二頭在焉鵲竟噪其簷其人出輒集其肩臂而頻噪之其人怒欲擊復立噪於屋直兵悟紿云吾輩緣公務欲騾走長清橋其人以力怯辭直兵言去甯倍金謝因行其人馳騾足下見直兵腰懸鞭策卽熟視而辨認之盍謀商時用以擁項者也直兵特袖之來欲探其意耳幸累錯愕業自敗厥情盍實約半塗直兵逮

尾之者已執矣侯細鞫成招銀四十兩檢之其家尚完璧第項碎者稍費一二終不招其商之姓氏與鄉籍何如也遂下獄擬罪而浮瘞商於東城下二鵲因俯首致謝後於瘞商處旋摩悲鳴猶不忍割侯遂付民家籠養此鵲以候上官定奪發落嗚呼全蛇獻珠活雀投環古記之矣今商不辨為何地人而以縱鵲雪泉下之沈冤有是哉好生者之驗乎然張興利商財毒商命人不及覺而鵲訟之官致有此報雖曰鵲靈實由天假詎謂天鑒昭昭毫髮可欺也世之萌異心者可鑒矣此聞之盱眙眾商信而可徵時萬曆十一年癸未孟冬事也

託喻詩

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蹋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東坡有為之言也

陰多陽少

[illegible]莊公盛云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坤平聲十干

十二支皆以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參同契託名

朱子注參同契託名鄒訢鄒與邾同出姬姓是朱字訢與熹同訓喜字

仲文傳

閩楚新刻志得陶仲文傳錄之陶仲文黃岡人故姓潘其父潘允興者爲陶氏假子生仲文因冒姓仲文少爲蘄水黃梅二縣掾喜治神仙方術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而邵眞人元節微時亦往來仲文家嘉靖初仲文選授遼東庫官秩滿需次吏部升山東某縣主簿而邵眞人已幸世宗比老欲請骸骨未有聞會宮中黑眚見邵治之亡驗遂薦仲文代己召試之仲文稍以符水噀劍絕其妖莊敬太子患痘從仲文禱而瘥上寵異之己亥扈聖駕南巡至衛輝府白晝有旋風繞駕不散上問仲文何祥對曰主火上遣仲文禳之仲文奏曰火終不免第謹護聖躬耳是夜行宮果災宮中死者以算上僅以身免卽日敕行在吏部授仲文神霄保國宣教高士上體素羸步履少艱一日問仲文卿何術祈禱取驗仲文因勸上玄修保元神主於清靜寧一則法無不驗自是上退居迎和宮親事祕禱以祈天永命歲餘進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眞秉一眞人領道錄事食正二品俸尋加少保禮部尙書又加少傅餘官若故食正一品俸俄進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尙書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眞忠孝秉一眞人知道錄事若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者尋又改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弘烈等號知道錄事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尙書若故勳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又兼支大學士俸尋支伯俸二十九年春不雨上問仲文何以久不雨仲文曰疑有冤獄時河間人王聯以忤逆抵極刑因誣奏原問官故巡撫副都御史胡纘宗等以詩誹謗詔逮治之考訊久以狀上釋之是夜漏下四鼓大雨明日召吏部尙書夏邦謨至

迎和門授敕敕曰禮部尙書兼眞人陶仲文禱雨濟旱力贊平獄特封爲恭誠伯賜誥歲祿一千二百石八月降敕歲加祿米一百石仲文疏辭上曰卿祝釐保國禱祈雨暘果累效職若鞫獄非卿職也果專恭太上盡職玄修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非宜且准辭是歲北虜犯闕詔舉羣臣可任邊事者仲文以聞薦所善府丞吳人朱隆禧上札曰師言隆禧可用但祖宗法不可廢以朕計之靜爲上蓋隆禧故考察閑住官也上卽寵用仲文不欲令預朝政乃仲文實無他方術在上左右最久亦心憚上威嚴不測不敢他有所奸後仲文請老盡以上素所賚金三萬兩帛千匹蟒衣玉帶諸寶器奏進上察其意篤詔收內庫已出修蘆溝橋仍遣官給驛還鄉居以何卒年八十賻卹甚厚隆慶初詔追奪仲文爵典籍其家（仲文初名典眞余家有舊邸報中載其請乞崇安雷壇眞疏備當時聖眷附以備考辦寓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眞忠孝秉一眞人領道教總各宮觀持邦道錄事少保禮部尙書陶典眞一本懇乞天恩奉安雷壇允光聖典事欽崇聖恩差官於臣原籍湖廣黄州府黄岡縣團風鎮雷壇舊址增修今已落成欲令男太常寺寺丞陶世同臣婿博士吳濬躬詣欽頒神像供器前去奉安併送臣妻一品夫人袁氏詣祖塋祭掃用彰皇上崇獎勸孝聖典事畢回京供職沿途經過官司量給應付往回臣等不勝感荷天恩激切之至等因奉聖旨覽卿奏工成令男奉毋去安神像併祭埽器心嘉說着兵部便行沿途經過驛衛及水陸驛遞等衙門一體往還衛護應付不許遲誤違衛不饒還差內官一員各寫敕與他該部知道了）

洞蠻四種人

江西省崇義縣正德間新立民皆犵種洞蠻也犵字在軫韻中音部本切後山叢談云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猺人舟居謂之蜒人島上謂之黎人猺音姚蜒音延韻書作蜑寫者音但下注南夷海種則蜒字宜以虫從下爲正犵種亦曰犵人叢談所載三人今稱無異蓋有四等異人稱矣（蜑戶廣海采珠人見輟耕錄）

容齋失考

容齋五筆曰左傳載衛宣公烝於庶母夷姜生伋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公子朔譖伋子宣姜者宣公所奪伋之妻也公使伋於齊遣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遂兄弟併命按宣公以魯隱四年十

二月立至桓公十二年十二月辛凡十有九年姑以卽位之始便成烝亂而伋子卽以次年生勢須十五歲然後娶旣娶而奪之又生壽朔朔已能同母譖兄壽又能代爲使者以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十九年之閒如何消破此最難曉德清陳霆駮之曰按此洪氏失詳考耳非難曉也衛莊公以平王三十六年卒是年子桓公繼立越十三年而入春秋再四年而蹈州吁之難是年十二月國人殺吁迎公子晉入立是爲宣公宣乃莊眾子莊公之卒距宣公之立凡十有七年其烝夷姜當在桓公嗣位之後而非其卽位之初爲始也意者莊公甫卒宣公卽上行無禮而桓公以逼於州吁之故慮其合而搆也故不加禁焉迨宣公入立則伋之生旣勝冠矣夷姜亦已當小君之禮專寵宮闈旣而新懽閒舊幼子加長嫌疑讒隙日積月生始則以夷姜之愛而爲伋娶終則以宣姜之故而置伋死此其前後恩怨之反而伋母子戕隕之由也（左氏曰夷姜縊）壽朔之生在宣公卽位一二年之後無疑益新臺之築苟宣公未立則亦未能所事如志也然則宣公末年壽朔當踰男子化生之期矣譖兄越境奚爲不能哉洪氏曾不致推宣公於爲公子之時而徒以烝母奪婦與前後三子皆併於十九年之內宜其致論之不可通矣是說極與余意合

匠班銀

余邑有匠班銀匠戶每名出銀四錢五分此定於國初而戶籍一成不變夫銀以匠名爲其有匠利而課之也今其子孫不爲匠者多矣猶可責其辦者承祖戶而力亦勝也中閒有絕戶有逃戶則里甲賠賍出於無辜有零丁有乞匄遇每歲追併必至於盡命何無一人以通變之法聞於爲司牧者乎排年十年一編審可照例行也核見在匠作均派之當無梗議者豈謂四錢五分所出甚細而變易舊制其事甚難乎吾意留心民瘼之君子更化善治鋭然舉行其何難之有近年以一戶之銀而連三四人爲溝中瘠者蓋聞且見之矣惜余老耄無能爲力也匠戶有彈花匠名色卽今鄉

村彈棉花人也當時棉花未甚行紡織頗少故亦與木匠瓦匠漆匠等同課云

江陵論財賦

張太岳居正論戶部出入揭帖云臣等看得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閒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覈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逋負者少奸貪犯贓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豐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贏餘然閭閻之閒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國用少裕請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二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頓少又兩次奉旨取用及湊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於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也比時欲取之於官則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於民則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促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伏望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卽諺

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
聖明留意

贋譜

今人家買得贋譜便詫曰我亦華胄也最是可笑此事起於哀鉉鉉以積學多藏書貧不能自養業此以驚愚賈利耳

詩體

今之詩家大都如先輩所謂羣玉秀才便自嘐嘐於古詩之體裁茫如也余觀元微之樂府古題序與近時楊用修論唐詩正聲一條乃所當究心者備揭之元氏集云詩訖於周離騷訖於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采民甿者爲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調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爲樂錄樂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絃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爲歌詩之異劉補闕之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齊犢沐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已明矣況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賸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卽事名篇無復倚傍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烈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螻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爲粗明古今歌詞同異之旨焉楊用修云五言古詩漢魏而下其響絕矣六朝至初唐止可謂之半格又曰近體作者本自分曉昂者亦能區別高棅選唐詩正聲首以五言古詩而其所取如陳子昂故人江北去楊柳春風生李太白去國登茲樓懷歸傷暮秋劉眘虛滄溟十萬里日夜一孤舟崔曙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皆律也而謂之古詩可乎譬之新寡之文君屢醮之夏姬美則美矣謂之初笄室女則不可於此有盲妁取損罐而充完璧以白練而爲黃花苟有屑瞀必售其欺高棅之選誠盲妁也近見蘇刻本某公之序乃謂正聲其格渾其選嚴噫是其屑瞀乎

血氣精溢

血少陰也金也故其氣腥尿太陰也水也故其氣臊髓少陽也木也故其氣羶屎太陽也火也故其氣臭津隱於舌通於脾故其氣香醫書謂男子二八女子二七而天癸至蓋男子爲陽陽中必有陰陰之中數八故一八而陽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爲陰陰中必有陽陽之中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血溢男子八八六十四女子七七四十九而天癸竭者數之窮也前段出岳蒙泉雜言後段載都南濠紀談

挽送諫臣詩

偶見人雜錄有沈石田挽常熟自新蔣御史欽詩錄之詩曰肝膽都消血食中老夫和淚哭英雄片言禍福人難料一死是非天自公後世茫茫青竹簡高堂咄咄白頭翁忠魂化作長生樹隴上空號西北風蔣公初疏與余邑貢史二公連名是正德元年十一月初四日鎭撫司打過後次年閏正月十五日又獨具奏請誅逆瑾午門外再打三十至十七日親陽一日耳又獨具奏復請誅瑾錦

衣衛又打竟以是死云眞奇男子也近來趙定宇諫張江陵奪情事杖歸亦自是有勁氣不伍流俗沈殿元懋學有詩送之曰莫厭清時見逐臣主恩深處五湖春煙霞耐可丹心老雪曉驚堪白髮新愧殺虛名成畫虎愁來吾道繼青麟獨醒未許漁人笑歸去花溪共釣綸

張許詩文

張睢陽謝加金吾表曰想峨眉之碧嶂游豫西蜀追騄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羶腥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亾之日又一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戰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許遠亦有祭文所謂太乙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二公之作至今誦之猶凜凜有生氣

三奇三豪

吳郡劉參政欽謨縣笥瑣探載鄉御史亮作三奇詩其一言蘇平其二言湯胤積其三言劉溥謂獨不識蘇平夫蘇公字秉衡號雪溪道人浙之海昌人也以詩文游江湖間嘗作繡鞋詩人目爲蘇繡鞋在景泰天順時往來余家與先從祖雪窗父子相吟詠最善又有蘇正者字秉楨號雲壑蓋同胞昆仲也二公所作詩文今猶有遺筆在格調尚屬醇古無今人纖麗態嘗觀宋石介作三豪詩曼卿詩豪永叔文豪杜默歌豪而杜默人亦罕知且有識之者今不敢緣幽顯妄論優劣三豪三奇殆是異代的對杜默濮州人字師雄余少時見蘇城婦女祭所謂太嫗者獻酒拜伏必祝曰今夜獻過太嫗娘娘三杯酒願得我家養子像陸南王渼文徵明禍城皆然習以爲例今人所皆知者亦惟文耳（王渼號默池嘗見其所纂兩晉南北奇談六卷其所著雜賦一卷劉衡山公倫余者與陸偕中正德己卯科應天鄉舉）

書忍字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凡案閒大書忍字至於帷幌之屬以繡畫爲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則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爲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張公藝書忍字進高宗朱考亭載於小學書人無不知者而未知玄宗時復有守和亦以忍字進也二公自處於忍則得矣若論引君之道高玄二宗一生只受虧於忍字豈可以水濟水乎

僞病字解

凡涉人爲皆是作僞故僞字从人从爲凡人之一身只是火候失調便生病故病字从丙言火也

救溺

宋趙湑曰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風狗毒蛇傷

凡有風狗毒蛇齩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不及此

雲林柬

吳文定公寬跋芸窗父師集云張溝南先生有詩名於元末其詩恨未見之徒得高太史季迪跋語謂其詩格律深穩不尚篆刻有會理切事之語季迪爲當時詩宗觀其評品如此則其詩可知矣吾友王守溪吏部今藏其詩二冊而其子瑄之作皆在題曰芸窗父師集芸窗蓋瑄之號獨所謂師者不知所指豈集中附載者皆其人歟癸亥二月郊祀齋居爲讀一過因記其後溝南名端字希尹江陰人瑄字藻仲尤以書名云倪雲林答張藻仲書瓚啓藻仲孝廉尊契比承命俾畫陳緗修子桱剡源九曲圖并賦詩敢不承命惟謹自在城中汩汩略無少清思今日出城外閒靜處始得讀剡源事跡圖寫景物曲折能盡狀其妙趣蓋我則不能之若草草點染遺其驪黃牝牡之形色則又非所以爲圖之意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近迂遊偶來城村索畫

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應時而得鄙辱怒罵無所不有冤矣乎詎可責寺人以不髯也是亦僕自有以取之非耶偶及此發遶者一笑謬詩謹擬呈書楮全納爲我多謝編修君也尊君侍次并乞道謝幸甚瓚再拜上啓又一書云今日在盧氏客樓大風烈日執硯枯燥如熱盤塗菷復濟之以僕之惡昔所謂鈍人騎駑徒令旁觀咄咄費力耳能書畫者非神慮凝靜風日清美則不爲之顧愷之之登樓去梯家人罕見歐陽通猩猩爲筆毫象犀爲管乃始書同一樞軸豈今人造次鹵莽所爲耶吾藻仲妙於書畫當不以僕言爲然耶至正乙巳六月十二日倪瓚投藻仲名邑志殿閣詞林記二處俱作宣字此芸窗集與陶南村書史會要俱作瑄字余昔年有所記亦作宣字集其本書陶同時人從瑄寫爲是邑人何未知有此集倪東亦不易得故並錄之後得會稽唐肅撰猳宣更名說乃知藻仲初名瑄因有同姓名者以多貲敗請於其父而更爲宣焉甚矣夫臆斷之難也

二縣猝變

萬曆甲申歲八月二十日無錫考童生五鼓驟入縣令怒其不肅也毆出俟唱名魚貫而進一時蜂擁出儀門蹋死十七人中間爲師者一從人三又一變也追憶嘉靖庚子正月十七日武進飢民告振譟聚郡門亦蹋死數人余里中有芮姓者以訟事何候被蹋死而復甦并前所記邑看春事五十年內此變蓋三見焉

子僧挽詩

朱子僧承爵余邑名流也惜余生稍晚且株守章句未遑追隨今老矣不勝懷賢之感因思徐玉几尚編境章補寫頗盡身騎黃鶴下天池手搏雲光五色絲漢鼎商彝聊識志秦碑米帖蓋搜奇已醒石上三更夢還欠人間薊首詩山白堂前夜深雨杜鵑來傍翠屏號又子僧甲子下第之作蕭條書劍出都門落木西風郭外村無命文章遭白眼有情松菊對清尊下機不愧山妻做破屋仍厭處士貧故國漁樵應笑我歸來贏得滿頭塵

忘己責人

祝枝山允明云貪夫欲人之廉虐夫欲人之柔暴夫欲人之仁敖夫欲人之遜彼亦知夫廉柔仁遜之爲美也然而不能焉而更要之人以爲己得則以昧是非之分耳

豆腐詩

豆腐起於漢淮南王劉安之術朱文公豆腐詩曰種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苦早知淮南術安坐獲泉布蘇雪溪平詩曰傳得淮南術最佳皮膚褪盡見精華一輪磨上流瓊液百沸湯中滾雪花瓦缶浸來蟾有影金刀剖破玉無瑕箇中滋味誰知得多在僧家與道家余邑先達孫司業大雅先生嫌豆腐之名不雅改名菽乳賦詩云淮南信佳士思僊築高臺當老變童顏鴻寶枕中開異方營齊鈇味數度眞琦瑰作羹傳世人令我憶蓬萊茹葷厭蔥韭此物乃呈才戎菽來南山清漪浣浮埃轉身一旋磨流膏入盆罍大釜氣浮浮小眼湯洄洄頃待晴浪翻坐見雪華皚青鹽化液滷絳蠟竄煙煤霍霍磨昆吾白玉大片裁烹煎適吾口不畏老齒摧蒸豚亦何爲人乳聖所哀萬錢同一飽斯言匪佞詼

療奇疾事

東吳顧汝玉記王孝廉療奇疾事略孝廉姓王氏名敬臣字以道長洲縣人府學選貢生少篤曾閔之行晚兼岐黃之術有司表其宅里撫按薦諸廟堂徵書計日下矣同邑半刺張君慕渠致政里居以萬曆己卯秋九月遭子辭孫禍以劫財死事具余所爲哀饒州詩中其第三子聘徐秀才嫺民第四女爲婦少奉齋羸弱乙酉冬日歸於張未彌月日長至謁先祠遺像覺有警動遂發狂疾三日夜若有物憑焉作半刺語張氏大驚奔告徐秀才徐來省女則與半刺敘生平相勞苦叩以冥事曰命未應絕猶得爲縣因索筆寫遺屬書一夫字遂輟曰高升掣吾肘高升者同劫賊奴伏誅者也口中言未然事了了可辨問以逆狀則曰前世事問逆所在則曰在地獄問女何病則曰爲逆牽告今在蔣土地祠爲審又謂其

子曰汝婦賢恐難繼此地亦非可居徐因祈懇曰我女汝媳汝媳我女世爲婚姻胡不相恤乃曰我力不能救蔣翀素莊王孝子祈之修刺或可免耳王孝子卽少湖貢士也徐不之信曰孝廉正直寧信鬼事曰我亦不信乃今見之徐猶然未信因族人張鳳羽試求救於孝廉孝廉笑曰我素無請謁冥間亦有人情耶是不可以刺往可依古方禱而療之又教以炙兩大指灼艾其間亦古灸方也甫加艾鬼物竄逃曰某等候三日竟以一丸愈乎去去女遂甦今漸差前一歲里有患疫者亦夢孝子能療得一刺而愈蓋其所活人夥矣又聞半刺被創未卽死欲與秀才面訣爲逆所隔齎恨以歿今憑媳以語或其冤魂未散云獨王君療疾則孝行通於神明理不誣矣況言孝於逆家謂非有天意不可余故稍爲敘述以備好奇者采焉

煮粥詩

煮飯何如煮粥強好同兒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三升用兩日堪爲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問羹湯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長右煮粥詩

李柿蒲萄

蕭瑀陳叔達謂李花有九標香雅細淡潔密宜月夜宜綠鬢宜泛酒俗謂柿樹有七絶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落葉肥大岳季方作畫蒲萄說云其幹臞者廉也節堅者剛也枝弱者謙也葉多蔭者仁也蔓而不附者和也實中果可啖者才也味甘平無毒入藥力勝者用也屈伸以時者道也其德之全有如此者是蒲萄有八德矣（枇杷秋萌冬花春子夏熟得四時之氣見近峰聞略）

佳節月忌忌月

古人之節抑有義焉如元旦（許慎說文云元者始也春秋謂一爲元董子曰人君體元居正故曰元年元日）上巳（野客叢書云自漢以前上巳不必三月三日必取巳日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巳也）端午（緗素雜記云余家元和中端五詔書並無作午字處瑯琊鈎云屈原懷沙忠死後人每年以五色絲纏糉而弔之後世以五字爲午則誤矣隨筆云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宋璟上表有月惟仲秋日在端午之節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七夕（續齊諧記云桂陽武丁有仙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吾向被召弟問織女何事渡河答曰暫詣牽牛風土記云織女七夕渡河使鵲爲橋歲時記云七夕女人結綵樓穿七孔鍼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蟢子羅於瓜果之上以爲得巧）重陽（魏文帝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其日與陽並應故曰重陽續齊諧記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急令家人縫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以飲菊酒此禍乃消仙書云茱萸爲辟邪翁菊花爲延壽客假此二物以消陽九之厄夢華錄云都人重九各以粉麪蒸糕相遺上插翦綵小旗摻飣果實）皆以奇陽立節偶月則否此亦扶陽抑陰之義也至於元夕以燈（太平御覽載史記樂書云漢家祀太乙以昏時祀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illegible]燈是其遺事唐書嚴挺之傳云睿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陀請然千燈因弛門禁帝御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花朝以花（[illegible]）中秋以月（[illegible]月宮）皆以望日此特因其時物之盛者耳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月忌凡事必避之術道夫云聞前輩謂此三日卽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民庶不可用陰陽家書云月忌是廉貞直日卽獨火星也二說俟參之裁園雜記云今人以正五九月不宜上任蓋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屠宰新官上任祭告應祀郊壇必用宰殺故忌之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亦禁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爲忌月房玄齡等損益隋律亦存之以不行刑謂之斷屠月

獲麟地

子游武城今兗州府嘉祥縣魯之西郊狩而獲麟之地（[illegible]）

歎歎集

（[illegible]）

徐迪功昌穀禎卿歎歎集皆消遣悲傷之作與迪功集迥然不倫蓋迪功集工於模擬漢魏而歎歎集則任眞而出者也

憲副三同年

有人論士子未中時須先成家後來方可立功名余謂之曰人顧志向何如耳豈在外面立脚曾憶薛方山應旂與余論渠同年中三人各別一是山陝人中後觀政衣食不給冬間猶著夏衣厭苦馳逐思親歸阻終日抑鬱一夕縊死於旅一是吳中鉅富之家歷

宦貪婪異常一是越中以處館爲生者極清廉不肯苟取一文何論有家無家耶惜久而忘其姓氏也

論阿房賦

程文簡公大昌云杜牧賦阿房其意遠其辭麗吳武陵至以王佐譽之今用秦事參攷則其所賦可疑者多其敘宮宇之盛曰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按始皇紀作阿房在三十五年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據地里而約計之自渭水而南直抵南山僅可百許里若從東西橫計之則自鄠杜以至滻水亦無百里安得盈覆三百餘里也及其敘妃嬪之盛則曰王子皇孫輦來於秦爲秦宮人有不可得見者三十六年此又誤也始皇立二十六年初幷六國則二十五年前未能盡致侯國子女也安得三十六年不見御幸也邪按本紀曰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卽背城也）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則宮室嬪御之盛如賦所言乃渭北宮宇中

事非阿房也阿房終始皇之世未嘗訖役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取之以供驪山未幾周章軍至戲則又取此役徒以充戰士則是歌臺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也安得有脂水可棄而漲渭以賦也其曰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者乃其立模期使及此而始皇未嘗於此受朝則可以知其初橅未究也而牧皆援渭北所載以實渭南豈非誤歟（賓退錄云洪駒父詩話載鼂歟止之說謂古本作未雲何龍然未知何蝀）

稱姪甥

困學紀聞云白虎通引親屬記卽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與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兒不及從母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爲猶子朱文公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亦無云猶子者（記禮者之言猶己子）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

僉憲寄贈詩

幽人抱貞志袛身在樞機夕惕未遑寧結廬掩荊扉我昔從之遊莫或窺其微一別三十年心迹兩乖違欲往纏前好駐風塵埋我衣題詩紀宿契因之寄相思此石橋里趙僉憲大河寄贈余作也詩在隆慶己巳秋今其墓草宿久矣云別余三十載余且茫然於余鄙性懶慢之狀頗爲識得檢諸故篋因識於此

老子至言

老子曰去子之虛志與驕氣泰色與嗜欲是皆無益於子之身至哉言乎

斯文始終在岱嶽

岱於五嶽稱宗伏羲畫八卦以始斯文孔子作六經以終斯文皆於茲土

戒菴老人漫筆卷七

戒菴老人漫筆卷八

論振濟遏糴

凡荒歲民艱莫不以振濟遏糴爲急務不知此事非賢父母實心舉行量時度勢將有不足以活民而反有速民之斃者余覩楓山章公論振濟遏糴二書深有補於咨諏者之聽也錄之與許知縣完書昨承來教詢及振濟事宜此君子學道愛人之要務也但昔人謂救荒無善政雖以朱子大賢浙東荒政其功德及民甚大然猶自謂不過討得幾本青綾冊子不能盡如其意則其他可知矣況區區淺見薄識豈足以仰承下問之勤然盛意不可以虛辱也姑就來教所及并區區舊日所親歷者略陳一二以備高明之采擇焉一來教謂每圖貧戶擇其尤者四十戶報之此意亦可但不知令何人開報若付之糧里適以爲其取錢作弊之資而貧無錢者不得報矣愚意只取黃冊圖眼將該圖里老親自審問假如某戶人口若干田糧若干以何事爲業其有田產而富實者不必言

矣或無田產而爲商賈工匠僧道醫卜諸伎藝之業者皆可自給惟無田產無職業及老幼殘疾者乃爲眞貧所宜振濟其或戶有田糧而爲他人所詭寄或同戶各房有田糧而本身無有又無伎藝營生者亦爲貧民亦宜振濟此等事若非爲政者先之勞之而付之手下之人則有無端賣弄作弊不惟無益而反有害矣一來教謂書記號簿塡寫小帖甚善甚善但付之里長分散則其或散或不散亦不能無弊不若令里長叫來驗其人物飢瘦衣服藍縷者親自給散爲無弊也一來教欲令里長排定資次責其彼此相識以防詐冒不若就依圖眼資次面審令其彼此相識又欲以一縣分作五日亦恐難以定限若事務忙冗再加數日亦不妨但恐厭其煩勞而付之於人則未免如昨書所言前官之弊矣一區區昔年在福建分巡至浦城適遇振濟人紛紛來告不公及親到倉中看視見其手冊開報之人俱無籍貫詢問其實則皆坊長大戶招集四方無賴之徒來彼間治鐵冶每一鑪多至五七百人關支倉穀而去近倉居民不得關支忿其不平爭告前來區區謂彼旣不曾附籍在本縣當差如何該支振濟卽將各坊長問罪追還冒支倉穀人心始帖然而服及審所告之人雖係近倉之民然皆衣服整齊面帶酒容亦不類乎飢民不該振濟退此二種之人次日方有十分飢窮之人來告卻與振濟其數亦不甚多其知縣亦是通士方自愧其所爲之未善也以此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可不親自審察也一區區昔年分巡至邵武正值饑荒米價極貴本府倉糧不能完納小民紛然告求振濟而倉無顆粒之粟軍士羣然告缺月糧而查軍倉之儲僅可支兩月時將五月青黃不接分守裴參議無可處置避而去之區區謂其軍士曰今倉中無糧與民之饑荒難以追米皆汝所知也吾欲每月給米五斗支銀三錢與汝則可延至八月八月以後則各處有米糶與銀六錢任汝轉易軍皆樂從乃謂其民曰汝欲振濟而無粟可發別無可爲汝今徵糧上官每米一石該銀一兩二錢於法不該有免我與汝減價止納

六錢上官其餘六錢就與作振濟民皆懽然曰得如此過於振濟矣其有戶無田糧而貧困者乃借支布政司銀兩以振之上下皆安不然幾於激變矣今本縣科派煩重又有散鈔散鹽等項無藝之征若會計各圖飢民皆用振濟稻穀若干就令該圖里長領去糶賣以代貧民辦納料銀若干使民皆受其惠則官欠易完而免於豪猾冒支官穀之患雖不振濟猶振濟矣此乃權宜之法不知如何又書云今年荒旱積年所無甚爲可憂周官十二荒政所宜講求先輩有救荒活民之書亦宜時常檢看早爲處置以防後患近聞官府榜示不許外郡來此販糴此乃世俗私小之見非公平正大之道旣犯五伯之禁亦非朝廷之法一言之失弊端隨起小民因此但見有穀船米船來往者盡行搶奪搶奪不已將成大盜先年曾有明鑒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訛言皆謂官府許其搶奪此聲傳揚恐非美事必有受其咨者客商被奪必不甘休若往上司訴理來此追捕縣中將被其擾易所謂行人得牛邑人災者亦

所不免又況今官府催併物料皆要銀兩設不糶糴銀兩何從而出此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者也乞早除遏糴之命及嚴行搶奪之禁以免數者之患乃今日爲政之急務也某居林下本不敢干預官府之政但以執事相愛之厚偶有所聞深懷憫憂不敢不以直告惟執事察焉

江陰侯孫

江陰侯孫名鐵舍者腹大善啖平生未嘗自見其足永樂閒至京乞恩太宗命光祿寺茶飯計食六十斤謝恩拜不能起命兩衛士挾之因不得襲蔭後家不給食饅頭又食艸茄俱成籮以充飢

題林甫詩

劉應幾古今詩統記宋進士張居中題李林甫詩曰當時淫侈信奸回誰料韓休爲相材偃月堂中猖鬼散水晶屏上美人來其下注云初韓休薦林甫有相材林甫當國凡除拜必用猖鬼敗亾曰欲其不終吉國忠作相在家有水晶屏上美人影敗之日美人不來按屏上美人影本非吉祥一書記屏上美人見而國忠敗與此不同

二王承襲語

絲竹筦絃右軍承襲漢張禹傳中語禹傳曰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絃四字實二物東都賦亦有絲竹筦絃字賦曰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鍧管絃燁煜抗五聲極六律天朗氣清人多指此句非春景不知潘安仁閒居賦中有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語張平子歸田賦中有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語滕王閣序落霞二句乃子安承襲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陳子昂有殘霞將落日交輝遠樹與孤煙共色新交與舊識俱懽林壑共煙霞對賞同時駱賓王亦有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子安自爲山亭記又有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而古今獨賞落霞句蓋有幸不幸也（葛常之韻語陽秋云蘭亭記當其羣賢畢集遊目騁懷之際而感慨係之乃有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之語識者以此皆羲之之未達也此在十九卷中而前第五卷第一條云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則當時篇詠之傳何致也今觀謝安五言詩曰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羲之序乃以爲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蓋反謝安一時之詩而或者遂以爲未達此特未見當時羲之之詩爾其五言詩曰仰觀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閴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此詩則豈未達者耶前已有定見而復云云不知何故俞文豹吹劍錄云滕王閣序本賦景物序薄宦耳而自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至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凡三十來句無非怨辭蓋勃以殺官奴除名父福時坐貶交趾令勃往省侍道出鍾陵適遇閻宴因以洩其憤及去度海溺死此文其讖歟）

人貴溫和惻怛

前輩云地氣高寒便不生物和煖便生物秋氣嚴凝便有一般清高氣象固亦自好終是肅殺人常存得溫和惻怛之意便自然可愛

林和靖要語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風俗不淳儉則財用無豐足禮義廉恥可以律己不可以繩人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此省

心銓要中語

闢謝土

書曰土爰稼穡中庸曰地道敏樹土地本生物以養人非犁鋤不植故爲田爲圃者啓闢之餘深不咫尺猶皮膚疥癬耳民用無窮其動亦無窮或墉焉而使之隆井焉而使之淵途焉而使之坏惡可免哉今人之有疾患卜者輒曰其家動土土神爲祟乃召師巫烹鴨以爲牲粉米以爲果設供焚楮以禳之名曰謝土若夫深山窮谷日斫其材木是摧土之毛髮也日陶其甓瓦是灼土之肌膚也日鑿其煤與礦是剜土之肉也日打其石是剝土之骨也曾不聞有禳祟之說假欲爲之日亦不足矣是何土之切切於其爬搔擿抉之微而忘其錐鉗鈇伐之大者哉詩不云乎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習俗之難悟也甚矣夫

塔中塔

湖州飛英寺塔中空復有一石塔甚奇巧

古人引用諺語

余嘗以諺語順天而行隨時而過逢場作戲見景生情四句爲養身法塵世如海人心如淵往事如夢前程如漆四句爲寬胃方揭之座隅偶閱野客叢書其采綴經史詩文中諺語凡四則余擇其足爲勸戒者裒載於此獸惡其網民惡其上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家有千金坐不垂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欲人勿知莫若勿爲一朝不朝其間受刀當出不出閒不容髮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一人在朝百人緩帶一日不書百事荒蕪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千人所指無病自死怒其室作色其父官無中人不如歸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生男如狼惟恐其尪生女如鼠惟恐其虎殺胥射市薄命先死近市無價巧詐盅拙十指有長短痛惜皆

相似積財千萬不如薄藝隨身教兒嬰孩教婦初來生爲人所咀嚼死爲人所憐快舉頭三尺有神明龍生龍鳳生鳳對牛彈琴作死馬醫不在被中眠安知被無邊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讓一寸饒一尺讓禮一寸得禮一尺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一雞死一雞鳴以一姬復一姬詩句如祇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唬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世閒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人逢人不說人閒事便是人閒無事人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萬般無染耳邊風皆杜荀鶴所作西施若解亾人國越國亾來又是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皆羅隱所作又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亦杜荀鶴詩未飲心先醉不在接杯酒陶淵明句也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朱灣句也逢人只可少說話貢衛不須多要錢劉改之句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龔霖句也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說句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句也事向無心得章碣句也忍是敵災星司空圖句也在家貧亦好戎昱句也日出事還生武元衡句也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曹鄴句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賀仙翁句也余觀宋詩若邵康節擊壤集陸放翁渭南集用俗語成句甚警策者又不可勝錄矣

硯貴洗

硯宜常洗不洗則滯墨滯墨則損筆

擦圖書

臘梅葉擦圖書石甚光滑青葉尤勝枯者

治中滿臌脹

中滿臌脹鎮江張天民醫官傳方云食黃鼠郎甚效

祀儀典敕

世宗纂修祀儀成典敕一道舊借觀於司成水南張公家曾照式謄之偶失去越幾稔矣偶復得之謹錄於此皇帝敕諭纂修等官朕惟祭祀國之大事矧今郊祀已遵復我皇祖初制其中事宜不可無記無以垂之將來今大工告竣祀期在邇茲克降敕特命知建造事總督工程官卿勳同知建造事督視規制官卿時監視巡察工程官卿鋐爲監修官知建造事總督工程官卿璁爲總裁官內閣輔臣大學士卿萼卿鑾爲副總裁官宜偕正議監視巡察工程官吏科都給事中夏言升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吏科都給事中不妨照舊掌科事及中允廖道南編修張袞徐階程文德爲纂修官卿勳及卿璁等宜各殫忠益精思力究遵照朕諭卿璁凡例條目纂輯成書名曰祀儀成典務要明白正大以稱朕法祖敬天禮神至意於以爲萬世法程守而勿替者斯爲卿等竭忠致力之

道凡敕中未載應行并朕前諭卿𢿘條目逐一開具奏請區處卿等其欽哉欽哉如敕奉行

敕命

嘉靖九年十月十五日

之寶

佳茗比佳人

佳茗比佳人未經人道惟東坡有詩曰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日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比花用美丈夫者如蓮花似六郎佞語之類全篇絕少黄山谷詠酴醾詩曰肌膚冰雪薰沈水百草千花莫比方露溼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鑪香風流徹骨成春酒夢寐宜人入枕囊輸與能詩王主簿瑤臺影裏據胡牀與東坡同一格調然李商隱已有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薰鑪更換香不免經人道過（黄東發云從來佳茗似佳人恰與若把西湖比西子是天生之對）

月影辨

廣宗撤舉人大經月影辨月中之影古今傳記皆有桂樹蟾兔之說蓋以其形迹之近似而擬言之耳其怪誕妄繆固不足信若夫先儒山河影地影之說雖頗近理要亦非至當之論也蓋山河載之大地山河所在則地之所在固非脫然而形影也今乃舍地而獨歸影於山河不亦偏乎則地影之說舉山河而盡之猶爲彼善於此然以愚觀之則其非地影者有三蓋先儒謂月借光於日信矣然既曰日入於地光自四旁射出爲大地所礙故光照不遠而有是影則近上下弦前後月魄巍行在天去日不遠固無所礙矣而亦有是迹何耶此其非地影者一也又地在天中隤然一大塊則其影之在月惟黯然一瘢可也何至紛紛破碎而爲桂爲蟾爲兔之狀乎若曰黑者地而白者水則水之下固有地也乃能透地而漾光乎況天不滿東西皆水而白者宜居其半矣胡乃黑白紛錯交徧而又若有遠近濃淡之分者耶此其非地影者二也又月行于天或正或側當其體盈之候固莫定其弦之所向矣自其虧候而觀之宜其影也隨時轉移顛倒不常也今其痕迹乃悉隨月體定向不易又何耶此其非地影者三也然則其爲何影乎曰日火之情也火之體則極清月水之精也水之體則稍濁月中之影其渣滓之凝結者乎此千古不決之疑愚雖未敢以爲必然然較諸地影之說或猶近理也故詳辨之以俟知者擇焉陸文裕公深讀而善之又從而博辨曰道體之全三有神有化有物日月者水火之精也水火者陰陽之靈跡也水內涵火內暗月中必有影日中亦然所謂渣滓之未盡者故日月不離於物也懷慶婁知縣樞謂二公之論未甚明白蓋月中有月影猶天上有天河也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知積氣中有光耀則知光耀中有積氣矣

金印古硯

楊五川南宫集中有月華硯銘引載金印古硯事曰昔景泰中吾東溪府君守安有二農夫偶耕於野得埋金焉詣州請平試問其狀曰始吾運鉏於田覺鏗然有聲者三視之方得石焉去石而金見命洗土視之則古金印也其文爲壽亭侯印又命取石至則硯也府君乃歸其印於朝取其硯而償若直焉硯之在予家餘六十載正德己卯孟秋十有二日記所謂東溪府君者即通紀諸書所載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當時以其上於司馬書出爲安州知州者是也

楸葉膏法

楸葉膏須依法製之葛常之云汝州楸樹極多宮鄭公知州時手植數百本於後圃後政思其人建鄭公堂於楸林之下宣和間先人知州日聽政燕客俱在焉一日廉訪使周詢來訪因云立秋日太陽未升采其葉熬爲膏傳瘡瘍立愈謂之楸葉膏抵晚廉使王偉來訪因道詢語偉曰有人患發背腸胃可窺百方不差者一醫

者教用楸葉膏傳其外又用雲母膏作小丸服盡四兩止不累日雲母透出膚外與楸葉膏相著瘡遂差功亦奇矣余欲廣傳此方以拯病苦者

中山狼傳

中山狼傳馬左都中錫撰刺李空同悖德康對山脫劉瑾之害耳刻者雜之唐宋稗官諸傳之列讀者豈能了其意之所嚮哉

江陵籍沒書

近時張江陵事議論紛紜田野老農豈識廟堂事偶見坊刻有翰林于慎行上月林邱少司寇楙書其言似公可爲他年作一案也行謹啓老伯槃差尚未獲面臺駕嚴裝啓行有日恐衆中進見不盡欲言老伯此行出自皇上簡任事體重大恐有難處行在里子之末不揣輕微有所陳於左右以備采擇惟老伯垂聽焉生濫竽詞林閱有年歲江陵始末皆所目覩其殫精畢智勤勞於國家與其陰禍深機結怨於上下者皆頗能窺其大概而未易更僕數也

當其柄政之時舉朝爭誦其功而不敢言其過至於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舉其功皆非其情實矣而連日廷中士夫見其處分過當亦庶有惜之者至於九卿一疏切中機宜關係國體又莫不傳誦欣服以爲義舉然主上憤結之日久矣又有積怨於海內一欲有所出之其是非功過卒難別白且方此其時論亦未定也惟是籍沒一事責在使者竊有深慮敢爲老伯陳之今上之所爲籍江陵者一則恨馮璫之厚藏而欲求當於外一則攻某某之故事而欲合符於前故致在必行而不恤也夫使江陵之家誠如二氏即籍而正法不已晚耶然以事理度之竊知其不然甚也何以實之夫馮璫所取者皆中貴之積也內中大小監局號爲二十四衙門以及門廠庫藏執掃除之役者何止千萬每有一缺即納金於保大者以萬計其次數千小乃數百予者不以爲賄以爲例也受者不以爲貪以爲例也如輸粟鬻爵而已江陵安得有是自世廟西苑近臣積貲鉅萬者不知其數邇年以來其人率多老死每一人病甚其家輒走告保保即遣其名下內臣爲之護喪侍藥至則扃其堂室逐其弟姪禁其歆咳坐而待其斃一舉而盡獻之保矣如此者又何止數十家其所得何可貲量江陵安得有是此九卿疏中所謂比之馮保萬分不侔者也乃若某某之事又不同矣何也某某日以鬻官爲事如列肆市門交手相易萬貲畢萃衆價具陳積蓄不貲固其宜也江陵則不然其平生顯爲名高而陰爲厚實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其深交密戚則有賂路人則不敢債帥鉅卿一以當十者則有賂小吏則不敢得其門而入者則有賂外望則不敢此則所入亦有限矣且此老以蓋世之功自豪固不肯甘爲汚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游其所通關竊借者不過范登馮昕二三鼠輩而其父弟家居或以其閒隙微有網羅如此而已則所入亦有限矣此九卿疏中所謂不及兩人十分之一者也夫以所有不及兩人十分之一而其積憤結怨乃十倍于兩人執此而取盈故甚難也況其席藁二年豫爲

道地即有所藏度已流散今直捕空投虛何以稱塞上命從而根究株連全楚公私重受其累是某處之已事也使者胡以處之生行以爲臺省公疏本不可少業已寢閣無復及事老伯受命而往又不宜有言誠遣一使入說同差中貴置馮璫勿談而以彼此不同之狀向中貴熟數之使其辭行面奏爲上別白冀萬一開悟貴望稍輕庶至彼中易於區處有以報命也又有所懇江陵太夫人在堂年八十老矣欒然諸子皆俳猥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後一簪不得著身必至落魄流離無所棲止可爲酸楚也望於事盡罷之定國法已彰恤其孤嫠存其血食或爲之疏請於上乞以聚廬之居或爲之私論有司恤以立錐之地使生者不致爲欒郤之族而死者不致爲若敖之鬼又惟老伯肅詎能行之悠悠世情他又何望哉生行叨塵館局嘗遇江陵知遇已而偶有憤激得遇知己竊甚愧畏自屏於田野之間僅而獲免然當其得遇之時亦曾與相知有言以爲今日阿附相公之人他時必至負義今日觸忤相公

之人他時必不忘德乃今坐視其敗而不能吐一言半詞以酬心許又甚以爲恨幸而老伯在事得以進言冀有萬分之一可以保全其後此區區之公願而亦使職之光也老伯其垂意焉謹啓（有向傳張璁修十三年五月十三日三更時自縊冤書備述上司欲坐以二百萬家貲之詐語語酸辛蓋千公之言亦不行也嗟）

論大獄

世宗欽明大獄錄事在丁亥九月余邑大理卿湯公沐以此罷斥後穆宗御極又因都御史龐尚鵬疏遂追恤罪斥諸臣前後矛盾余得項甌東公喬之論曰武定侯郭勳初鎮兩廣時正謙恭下士御史周公廣以事謫懷遠驛丞武定託求文厚施於周周堅卻之且有後議勳恨之他日誘其入門重撻二十縉紳聞之俱不能平也後馬子錄巡按山西有爲白蓮教張寅者善燒鍊武定素善之後聚黨數千人爲地方覺舉使坐以左道惑人之罪其何說之辭馬子以弘治中謀反脫逃李福達者卽張寅也遂以張寅卽李福達按以不軌而武定屬書至馬執書并奏武定謀爲不軌各道三

法司以周故方幸武定有罪欲成其獄勳貪緣無所不達聖上明知其非不軌也特升張羅峰掌都察院事升桂見山刑部尚書方西樵大理寺卿專爲平反此獄而前此三法司及各道緣此爲民去位將及百員而馬子錄謫戍廣西賓州竟死其地識者謂大獄之成固由武定爲張寅伸冤亦因縉紳爲周廣報復而周公廣不能見惡人以辟告則實始作俑者一事之微幾至空人之國嗚呼是豈可獨歸之張羅峰哉可以爲戒矣此論在嘉靖壬子以前殆得情者也

瀛國公子

何文肅公喬新攷元順帝爲宋瀛國公之子而著天報宋祖仁厚之意此等議論卻不可少

教學字

教字卽是學字古文實同用教學效學俱只是一箇文字

閣臣小斷

王鳳洲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臣傳小斷野史氏曰廷和之始微以易進嫌而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則其才勝也正德之政囊於左右貂璫之衣若鶉結矣不有處者誰與彌縫嘉靖之初收渙爲孝宗社磐石誰之力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則冕與紀皆庶幾是二人者甫得政而棄之若敝屣視宏何霄壤幾也宏之初飾內勁於權倖而外伸於奸藩不亦皦皦秋陽哉爲德不終假辭國老以名爲調劑然再躓再起保功名於猜世則亦長者效也一清有應變之略而無格心之本捭闔操舍此將道也而行之揆地智殫力竭得死幸矣孚敬因機遘會一言拜相彊直自遂人主爲屈斯功罪不亦等哉二李長者而時稍負荷春芳知止伯仲之間也言詭遇而獲器不勝才上僭上下偪下東市之辱夫豈不幸耶嵩沾沾小技以順爲正內固主寵而外籠天下之利卽不有孽子竄毋敗也抑二臣者相傾若讐敵變伯之地化爲秦楚徐高張申之所繇兆也階赤舄几几羔羊素絲嘉隆之際亦何下廷和哉惟其小

用權術收采物情識者不無遺憾焉雖然若廷和階者俱救時相也拱剛愎強忮幸其早敗雖小有才烏足道哉居正申商之餘習也尚能以法劫持天下器滿而驕羣少激之虎負不可下魚爛不復顧寒暑移易日月虧蔽沒身之後名穢家滅善乎夫子之言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傳乃鳳洲親筆草稿有一友館太倉得之攜以借錄於余家孫者

異物不可食

項甌東私錄載李三洲廣東南海人問伊廣人食蛇信乎曰亦有食之者然有食之全家死毒者矣有某學生員出迎提學內有十數人在明倫堂伺候忽有一大蛇自梁上墜下諸生以爲奇取而烹之將熟忽報提學到諸生趨出有犬見鍋中火滴汁流地下飲之諸生至則犬死竈傍矣卽取其肉埋土中數日土上出一大木耳黑而嫩蓋毒氣所發也張鄭西因言某巡按過山中見木下有大木耳一朶甚嫩好以爲天花菜也取歸煮食之盡一盤卽入臥

房明日巳時尚未起胥吏倒門而入止見骨頭一副其肉盡化爲水流滿牀下其毒一至於此因令人掘原山木下得大蛇如桶大燒之三洲又言勸蛇亦有作酒飲之而死者曾見餘姚毛僉事旅櫬問其僕致死根因云止因一鄉官在湖廣寄一斬蛇主人因行暗風疾卽浸酒飲之半月腦後發疽遂至不可救藥嘗聞有三人行路者渴甚入瓜園市一極大瓜共食之登時俱死瓜主掘其下得蛇如桶大斬之歷觀數事凡物異常者決不可輕食又廣東雷州府養濟院癩疾者數百其便溺多癩蟲雞食之答應官府酒食其價賤輒買以供官如此等類孝子仁人不可不知

潛溪詩文

正德甲戌南戶部尚書太原張公縉刻宋學士文集成序其後云潛溪前後集文粹出於鄭氏所輯及蜀本衢本外國本皆略而未完近時杭本八帙頗多而爲人率妄去取猶未刻也初公存日手定八編凡若干首以細眼方格命子璲繕錄精整首尾猶公手筆其本亦歸鄭氏久之流入錢塘予購得之愛重藏襲行輒與俱茲來總漕於淮因命按本翻錄入刻稍展而大之爲若干帙以公之於天下仁和郎瑛云予嘗見太史宋公濂詩四冊公親書者也大字如指頂小字如芝蔴或行或楷眞有龍蟠鳳舞之勢高可五寸亦奇物也惜爲杭守張公取去今學士集中之詩不滿二百則知遺落多矣按宋公親筆詩文皆落於張姓之手殆亦一大奇事然文以張顯詩以張晦卽一人之詩文而有幸有不幸如此安得更歸於好事者而與文並傳哉

以足代薪

雲間李豫亨云我松張澱山公判溫州時與其配陸夫人之任夫人故少保完之女也未至城數十里天色已冥黝甚欲少憩俄見火光隱隱若人居比至使人瞯之見一老嫗方擁鑪一少婦方織紝聞叩門聲出迎公詢其下曰吾上任之辰在明日不可後夫人且息天明徐來未晚也遂與二子先往夫人及二女下車進休坐未定嫗顧謂婦曰何不治茗以獻婦曰諾汲水舉火乃以兩足代薪侍女驚見大呼時從者百餘人環屋假寐亦羣聾大呼向者屋宇器什泯然無迹惟存空林而已夫人之次女卽庠友趙吾緣之外母時爲予言甚詳非妄

种英蘇冠

盧多遜門下士种英蘇冠多遜甚器愛之多遜既得罪獨此二人徒步送抵海而還英改名放字明逸蘇改名易簡

治廣瘡

縣中陳某家有使女生廣瘡求醫於方上道人其方只用乾荷葉一味濃煎湯當茶日逐飲之盡量而止不過六七日卽愈矣親試驗甚又一當縣甲首者曾生廣瘡傳方上人方用麥母子草根擣汁和好酒同服卽愈其草須取竹中無露水者爲上

倭房公賦

倭房公賦沙汰畢督學一文運兀倭房出橫行一十三府擾亂天日科舉纔罷而歲考直抵丹陽四府溶溶禍入宮牆起錢神樓閣銅臭闔滿載裝回狠吞烏啄且逞威勢張牙露角耽耽焉逐逐焉垂涎吐渦眞有似乎精魂失落驀起風波暴若祖龍厥腹虛空昧若何虹目無睅予誰識西東日長沈醉酒色融融倏然發怒令人慘悽一日之內千人之身而變詐不齊百金補廩鎮江李孫斗珠入泮無錫周泰親家鄰友爲過財人未麥熒熒亂圈點也枷鎖擾擾假公道也湖流漲膩苞苴行也批撻橫斜門子醉也雷霆作驚試案出也人人駭憂漫不知其所謂也孔方先容雖媸亦妍十目所視而莫揜焉有不可聞者遺臭萬年此倭之行藏類市井之行藏不畏天地之精英故其隔年預託親人渡水涉山訪儒生之富貧夤緣其間不分玉石眞材銷鑠怨氣邁池道路聞之莫不歎惜嗟乎皇上之心作養人材之心也倭縱貪婪亦當念國家奈何取財盈錙銖棄士如泥沙使豪傑之士一朝爲失色之庸夫雲錦之章毀時爲吞聲之啞啞案首贓私洿於倉廩之粟粒家書包票等

於官店之帛綾德清光棍偏於直隸之城郭厥子受賂出於公庭之招語使旁觀之人深鄙而可怒使房之心劣蓋驕固謗海公昭徐舉日本烈炬延燒南士嗚呼戕士類者便房也可殺也護便房者何人也亦可殺也嗟夫使朝廷聽奸人則是以拒儇儇不爲督學之人則自秀才甚夫以及君誰得而被禍也科道不能明言而野史言之野史言之而遺播之是使野史之言而強於國史也時萬曆十四年房學院實浙江德清人通期事露與中士子作此以譏之戒菴老人年已八十餘二姝駭時事之多變漫錄之僞不即下地抱日展卷亦可一扼腕又有邀賓矜文聯四書中語依時文體裁各成篇余惡其侮聖言也擲去不錄

時藝坊刻

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刊本窗稿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鈔得鐙窗下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文憶荊川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一姻家同刻方山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爲慫恿其常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字印行未聞有坊間板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實之一驗也

相牛法

牛有獨肝者食之殺人相牛法岐胡有壽膺匡欲廣亳筋欲橫（頸側頸也）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睫亂觸人銜烏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疏筋難養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一年接脊骨一節陰虹屬頸陰虹雙筋自尾屬頸也此草木子雜俎篇所載蓋從甯戚相牛經中節出而又附益之以便觀者

（附治六畜諸病方）（鬧羊花八兩　川烏　草烏　白芷　藜蘆　豬牙皂角各四兩）（麝香一錢五分　黃丹一兩　桐子六枚　綠豆粉一兩）（風化石灰五錢　皂角刺四兩）（已上俱爲細末用藥時雄左雌右先將右鼻孔吹數十口後吹藥於左鼻　水牛一錢五分　黃牛馬騾一錢二分　豬八分）（稍四分）

僧尼始

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宿倡酗酒二戒

宿倡酗酒世之覆轍相尋而多未悟豈聖賢之訓微奧備約故習而不察耶往閱侯布政一元集中有走筆戒弟書反覆曉譬頗饒名論讀之卽登徒子便當回頭恨無藥筆不克爲高陽輩益友會有攜莫貢士雲卿所作酗酒戒示余者兩作固可並傳以砭沈酗感溺之膏肓也雖老眼昏花不怯捉筆侯曰夫係蹶不解猛虎決蹯危疾在前孝子進藥非不痛於身哲於口也愛有所至情有所不得不然凡熟諫之道異於責善義方之謫別於忍心如使與不祥而曲阿慕怡怡而順非是以一蹯之痛易其七尺之軀不忍乎介然之苦口而自詒罔極之恨也豈可謂知類哉克己之難自昔而稱之柔曼之傾意尤其難者也故女戎瀾水聰明之主以自誤而吳姝越豔智術之士亦以誤人譬之鬼物之戕人始者必有以中其意使如膏火相滋不盡不止方李赤之惑於溷廁也所見無非清都麗宮妖豔馝芬者欲以匽匽之辨易其所見豈不難哉彼死而有不恤而欲陳之以毀譽利害不亦末乎故苦藥所以已疾也苦言所以去惑也醫經云疾有不治者二不可藥一不治也可藥也而不受藥二不治也始之以不受藥終之以不可藥此忠臣孝子慈父友兄所爲流涕長歎而呼天也衢途跬步而楊朱哭之跬步之失何足哭也然至其千里也則又不及哭也詩曰何嗟及矣是也曲突徙薪以告燕雀其信之乎然而有必至之勢其不至乎焦爛者幸爾吾前所謂啖野葛飲鴆而不死者也古今以來偶一晳公奈何以不貲之軀天地所畀父母所遺試之猛獸毒藥僥倖於萬一乎夫文人無行非謂固然惜其是文而適是行斯言斯人斯疾云爾古今文人獨一司馬相如哉屈原之忠爲詞賦祖賈誼升堂漢之彥也昌黎東坡唐宋名臣人非堯舜誰無小疵然必

立行大節不踰斯爲君子至如孔孟左國經史之文何嘗不妙絕天壤但不可以文目之爾假令天壤間不生司馬相如無其詞賦何損於治何傷於藝林哉且相如文傷靡麗故前輩詆其類俳而武帝亦俳畜之此何異弈秋丸僚以一技垂聲者耶昔人謂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區區雖未敢妄意九仞之門至於及肩之牆不願託足嘗思孰鞭叔度對嘯孫登相與遊於無言而或發於不得已則纚纚洋洋爲寒餓帛粟疲瘵鍼石即不能然猶欲鳴其心之所藏如春蟲秋蚓宜寫和氣自得而止無用雕蟲彌極侈靡淫泆如相如爲也今人因無相如即有之吾亦不好文且如此況其行乎而聞以卓氏事自解此大謬也且卓氏事相如竊慕其色耶臨邛令謂相如窮困幸來過我而王孫奇貨可居故謬爲恭敬以相如婿之耳已而果大得其財爲富人馴致以貲爲郎顯於漢廷（按史記觀如貲郎在未遇臨邛之前此書故走筆未考耳）則相如本意不在文君甚明讀史者忽之耳如令相如反效其貲財重幣卑禮以求失身之文君吾知相如不爲也若爲之則其家徒四壁者不將愈甚轉入溝中乎狗監未薦天子不聞獨與失身一婦人無用之詩數卷而何適矣然則彼雖失行猶爲身謀今杭州諸公慕之名實兩失無相如之利而有其累難以言智矣位尊家温者其患遲位下家儉者其患速不觀之膏火乎雖同於灰燼而膏之盛者後亾亦理也或曰膏雖竭我能續之燎雖息吾能揚之商賈恃什一之利士大夫仰奉祿之進而能文善遊者資朋友之助此其所爲續膏繼明之術也悲夫吾所爲祿祿服賈致身策名抒思竭精者寍爲區區一女子哉武王不斬妲己乎且好色人之天性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而詩人如雲之棄縞衣之樂豈其性與人殊哉誠富貴有談金餘帛何不自置妖姬深宫自娛猶未決裂男子之坊解絕廉恥之維求之縞衣綦巾亦其次也夫巫山之雲朝暮而送人河畔柳枝如林離亭之泣如雨計文君之所當豈一司馬相如哉前秋未分來矜復結是何異賊珍餌行道之中兼秋書猶嚏之而聰明之士願甘心焉何也蓋婦人有挾媚道者其術如鬼神使人神眩目眯而不自制漢史往往見之吾意倡優之家其有傳乎不然何顛冥之衆而覺悟者之寡也商賈負販縉紳之士無知愚小大銖錙而積之胠篋而委之甘心效其力沒首而不悔夫左右戮力治生以奉其主者奴也左噬右搏得狐兔以效之人者狗也今倡優挾邪術媚道奴畜犬豕天下之人坐食其錢財而戮者猶然不悟一旦商者折閱亾其什一仕者失官亾其資財始匍匐而無所歸爾猶曰相如愛文君豈不謬哉吾觀今世文士類多虛名詐所觀其人歌詩草書圖畫其品至下而能盜虛聲者正猶下里巴人一唱而千和也易世論定之後吾不知其人當在相如詞賦之科否也恐不能過李赤李赤詩賦固在乃能與李白相亂而因循失足爲廁中蛆後世士羞言之況若人者乎夫蜩鳩之翼難以圖高蜉蝣之衣難以持久故附鳳者千仞附驥者萬里彼悠悠盜名之士安足榮其咳唾而與綢繆應和哉相如之事既其意指不類斯今又西施之顰不可慕效姑效其倩笑者可也觀今之文士非特盜名乃亦盜利故辛垣高魯連以其無求鄒忌不信賓客之諫以其有勢勢移利盡雌黃隨變吾觀今世束書相遺傾肝相示語卒未有不涉取求者也此其交游歸趣大體可覩矣不待交解於張公子而龍陽之情已暴於後言矣凡斯之類不可殫陳區區今者藥石之獻惟在靜諷六經四子閉門謝客使天機有雨露之息則以子之才如寶鏡拭塵邪魅畢燭刀刃發硎向之繚繞游絲而斷之耳以相如之文朗鄒泗之道以刷甫之窈窕易巴蜀之奔亾斯亦生人之至樂也於子何如楮短意長有言不盡其曰昔王無功著五斗先生傳而劉伯倫頌酒德盛言醉鄉之致於是張飲者亦槭晉諸名流入狗竇豕圈累至傷生滅德禍貽國家故樂令譏之夫名教中豈少立身榮名之地何至乃爾荆卿混迹屠沽灌夫蓋寬饒使酒罵坐彼皆有所爲慕義輕生其殆狂者之儔亞乎而猶不免身嬰戮辱宗社墟夷千載而後使壯夫飲血死士吞聲假令諸君子能慎身

爲知己善謀慮終始則燕太子未必首犯狂秦之怒而田蚡驕貴矣必甘心魏其以觸天下之謗口哉片語發憤不能自制甚哉乎酒之流生禍也大禹聖人也能卽始而見其所終故飲而甘之以著明戒後世子孫遂有如桀者以酒爲池使千人牛飲以樂嗟乎禹之聖而不能使酒之不爲桀也此可以省矣張君去華負儁異才頗數酗於德方其醉也狂悖癡暴過於季將軍而逮其醒也恬夷淸穆藹然吉士然其飮也必醉而其悔也不果又少年負才則以爲立身榮名當在乎此耶噫其誤矣夫不解於酒德而襲古人之迹故有傷生滅德之咎卽晉諸賢彼所爲有託而逃其將以是辱身污行而幾免於禍者當以爲智而不以爲狂也淵明先生之於酒也避世者也畢茂世胡毋輔之諸君之於酒也避亂者也荊卿之於酒也藏名者也灌夫蓋寬饒之於酒也憤世者也浮于生之於酒也玩世滑稽者也劉伯倫之於酒也傲世者也張去華之於酒也襲古人之迹而不解於酒德者也吾今與去華約觴過五行酒至一升而作赤色脣齒間覺灑然以甘腸胃開覺欣然以說則覆觴止酒以親命告於朋友之中其不聽者非良友也則於止酒也庶乎其可也否則莫生且斂衽而避舍席而逃吾甯從樂令諸君子游不欲附會荊卿蓋灌之徒而爲滅德之士已矣

導引保眞法

王喬赤松古稱仙術修丹煉汞世有奇書然無補元眞何羨雲丹五色苟有神天本只求獨臥一牀故呆納非工引申罔益敬錄數款銘茲座右則近取諸身法約而功倍行之日用力逸而可久又何必伯山甫之神方衛叔卿之異術耶　一靜坐將兩手指擊頭後枕骨九次以鳴天鼓　一用嘻噓呼吸各九次以調元氣　一叩齒三十六以集元神　一將兩手大指摩熱拭眼二十四以啓元明　一將兩手大指摩熱拭鼻兩旁二十四以培元息　一將兩手摩熱擦兩耳腔二十四以達元聰　一將兩手摩熱摩面三十六以潤元顏　一將兩手順摩腰眼腎經二十四以固元精　一將兩手擦腳底湧泉穴左右交互各二十四以壯元力　一將兩肩脇肋大聳動三十六以運元筋　已上十件功完口中津液滋生卽用嗽滿分作三咽意期流入丹田以養元眞

大度

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老年拗拗

宋郭功父有老人十拗詩謂不記近事記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裏睡不肯坐只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子不惜惜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絮少飮酒多飲茶煖不出寒卽出昔人稱爲切中老人之病余今年八十又加五矣近事遠事皆不能記獨喜與人訊問近事檢稗官小史閱遠事自少入試執題目牌下便能遠矚及今蠅頭細字燈下猶能辨之頗爲遠近無遺視二三十年前因喪子多哭今且不日人哭余余何哭耶笑時或有之未見睫下溼痕也黃昏進膳登牀酣寢直至日出偶一時聽雞聲耳日中對典籍會心處輒手舞足蹈睡殊少也平日好陪客坐卽少年與兒孫往還者喜與共几席步履雖不艱至百步外輒用竹兜子不好行也每食必問爛否否必再煮惜子勤儉貧無儲精孫埋頭不挂綠大事碎事入耳或料理入手便推卻平生酒量多不過三行見人飮則酣適淪茗惟以供飯後漱齒飲則畏其性寒斂脣避之春秋挈子孫郊原一舒嘯冬夏惟斗室揮扇擁鑪而已余老八其拗中之拗耶適有方外道人以相術自遐邇前余曰翁肯以一布袍贈我我包翁有太公之壽余私忖曰豈余之年亦拗耶退而書此爲好事者他年作一笑柄

遊月巖記

無錫顧涇陽憲成其制科文人人稱之有攜其遊月巖記示余者余細閱之卽古文辭亦吾郡荊川子後一人也錄之記曰予以歲之九月六日至桂陽越五日有永州之行行三日經道州州大夫張四可氏出謁予爲問訊濂溪周先生故事大夫曰去州可四十

里有月巖相傳以爲先生悟道處此一奇觀也余曰何如大夫曰志言巖形如圓廪中可容數萬斛東西兩門通道當洞之中而虛其頂自東望之如月上弦自西望之如月下弦自其中望之如月之望先生則之以畫太極圖云已晤彭將軍哲菴氏語及之亦曰信予曰有是哉明日遂偕往既至歷崖而登下而就几少息焉從倚四顧奇石森列滿壁而是眉睫之間變幻紛沓應接不暇卽王子猷山陰道中不知有此否哲菴曰吾聞諸志矣如走猊如伏犀如龜蹣跚如鳳翱翔如龍蛇蜿蜒可謂筆端有畫予曰未盡也擬爲之名卒不得其似而止遂與二君徐步而前就其中望之既圓且明果如所言不謬予因笑謂曰今日望日也故應有此已轉而西尋卻而東所至輒佇立凝視遞相嗟賞已復登其巔忽見白雲數點冉冉從東而來望之可數里內外張君異之指其處呼余而謂曰是濂溪先生故里也余聞之翩翩神王爾時覺得兩腋風生便欲乘雲而往攬濯纓之亭飲其泉一斛洗滌塵氛徐而從先生乞太極圖也爲之徘徊者久之既而還坐其下左右觴觴到輒盡主亦不勸客亦不辭清言亹亹爾我俱失薄雨既收斜陽欲下陶然相對氤氳滿懷與人竊竊從傍言暮矣弗問也從容謂二君樂乎張君曰當此之際不知胸中有何物亦不知天地間更有何事彭君首肯曰如是如是二君還問予予曰亦復如是起而歎曰美哉茲游也無物內礙忘矣無事外礙忘矣內外兩忘濂溪先生之所謂靜也昭昭乎進於太極矣吾儕偶爾寄適俯仰之頃意象豁如颯自有會心處何況先生乎其所得於茲巖之助豈少哉雖謂則之以畫太極圖未爲迂也昔朱子疏大學格物之義謂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會姚江王伯安非之曰奈何舍內而徇外由今觀之何者爲內何者爲外河之馬可以畫卦洛之龜可以敘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新腐陳奇總歸神理人自爲間隔耳伯安穎慧絕人而所見若此豈其偶未之思與吾於茲巖乎有悟也雖然悟之非難實有之爲難今夫先生之稱主靜何也主者譬如家之有長國之有公侯天下之有君王不得一日而無非若羈旅之暫來暫去也吾儕幸微須臾之暇探奇討勝回視膠膠擾擾之鄉迴若僊凡以故情暢神怡灑然自適退而與膠膠擾擾者交卒亦歸於膠膠擾擾而已夫焉得面有之不惟是也吾與張君故生長吳越閒去此四千里而餘彭君則楚產乎家故赤壁之下去此亦二千里而餘生平傾慕先生如飢如渴一旦得游其處以故目若爲之加明耳若爲之加聰心若爲之加爽假令朝於斯夕於斯取諸衣帶之間而足且將狎之以爲故常還不加省欲一幾希於灑然弗可得也雖日居其中與在膠膠擾擾之鄉何異然則向之所云靜者夫亦羈旅之倏來倏去而以言乎主靜恐不得如吾三人之居之去茲巖僅僅二千里或四千里而已也何謂悟哉二君稱善就余索主靜之訣余面壁不答有頃曰其試問諸月巖遂各盡一觴則去越七日還自永州爰釋其語而存之用自省焉兼以貽二君是歲萬曆十五年也

海棠

海棠欲花盛而鮮須冬至日用糟水澆根下世謂海棠無香惟西蜀潼川府昌州海棠獨香成都人謂海棠爲花尊貴之也余家有垂絲鐵梗二種垂絲者本大於斗枝高於屋開時足稱巨麗之觀每以不得相城翁圖之爲恨

心齋論

王心齋艮遺錄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斂狀之問孔子不答子路而答子貢以是知八佾雍徹之譏皆孔子早年事也人心惟危伊川賢者猶因東坡門人一言遂各成黨況其下者乎學者須在微處用功顏子不遠復乃道心也

俗學俗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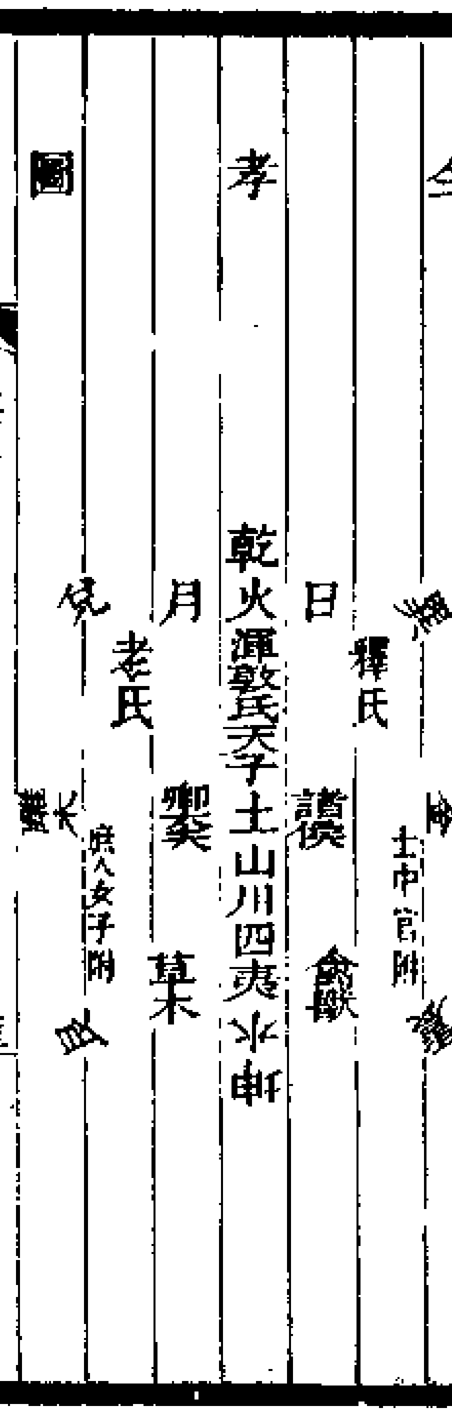
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今俗學之通弊也肖立半存烏馬全舛（謂觀牛宇以爲爲肖以驫爲立字辞三字烏馬民馬）今俗書之通患也能勉強學問而免於俗學則俗書之弊無憂矣

蜀道表忠有本

蒯徹告高帝曰嗟乎冤哉烹也董仲舒士不遇賦曰嗚呼嗟乎遐哉邈矣太白蜀道難噫吁戲危乎高哉之句蓋有所本而世稱爲獨造何也東坡表忠觀碑是效柳子厚壽州孝門銘初學信謝氏軌範之說動曰本史記沿襲之難破每每如此

全孝圖說

德園虞淳熙（浙江右衞人癸未進士）全孝圖并說



孝字從老省從子子在老傍抗而不順非孝也老在子下逆而不順非孝也老上子下斯象形矣規者太虛也規中者其孚也約以從老從子之象太虛爲老能孳萌爲子太虛爲老三才萬物爲子乾爲老坤順承爲子乾坤爲老六子爲子乾坤爲老日月五行民物爲子日爲老月受光爲子日月爲老五行民物爲子五行生我爲老我生爲子山祖脈爲老胎育爲子川源爲老委爲子五行爲老渾敦氏爲子渾敦氏爲老人爲子二氏父母爲老二氏爲子兆人父母爲老兆人爲子四夷父母爲老四夷爲子五等之賤者爲老賤者爲子禽獸草本各有牝牡雌雄雛胎化不同而生者爲老受生者爲子以老孚子以子承老無物非孝也援神契曰孝在混沌之中曾子曰夫孝推之後世而無朝夕無時非孝也無物不有無時暫停以應規也人言釋老超出太虛不拜父母太虛無外復何可超即與同體能不孳萌而爲孝乎作全孝圖說

俞似詩

莫遣韓鷹飽一呼將軍誰志滅匈奴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轉食膠膠擾擾間林皋高步未容攀與來尚有平生屐管領東南到處山此宋廣州鈐轄俞似作

正學詩

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

孟勞白撰

孟勞魯之寶刀（穀梁傳注）白撰貨貝名（平準書）

花茄別名

木槿花即佛桑花出黎州薝蔔花即梔子花陶隱居云其花翦刀六出刻房七道胡茄俗名也即曼陀羅花（一云佛桑花枝葉類江南槿樹花類中州芍藥王雨舟云廣州人呼佛桑爲牡丹更可笑有深紅深紫淺紅淡紅數種翦插於土即活）

浙場中卷

萬曆辛卯科浙江鄉試主考爲九我李公廷機同考經房有杭州府推官吳炯當呈卷之時辭色甚不遜於主考李公怒之因索其房落卷親閱遂摘出一奇卷批中吳嘵嘵爭駁且悍然欲束卷解職出場李公不顧命署於別房中第六十四名拆出乃寍波府學生陳恪也先是初場完後都臺常公居敬索堪中魁元卷於學道李公同芳學道取兩卷上呈其一即陳恪使吳不忤於主考則落卷何由見賞哉而學道之擬送者亦當失色矣又有嘉興李日華初場已抹壞因中式中論不堪刻程特拔其論竄數語刻之錄中實之第九十名榜末云觀陳李二君之得雋場中信有天命在不可強也余邑舊父母葵南胡公士鼇爲杭郡守是時與場事親對余冢孫說胡公又謂論語程文末比過接二句是李公采其所商摧者蓋李公本與胡公舊識而李公館於余郡萩君吉詩家正其令余邑時也交往最莫逆而是科又相值於杭同場事亦異數云

當行利人事

宋大觀中有士人買靴於鋪翁見其父葬時一靴怪問其故鋪翁

云官員携來修者候之來者果士人父士人拜不顧取靴而去士人追逐數里泣呼求教言父曰術可學鎮江太守葛繁士人遂往謁繁因問何以爲幽冥所重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後或一或二三或十今四十年矣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脚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蹷人足予爲正之若遇人渴予與杯水如此類者隨事而利之無貴賤可行也元時王紹文臨終書示其子孫語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雖獨力亦當自爲害人之事於戲謔中雖一念不可妄發夫利人濟物幽明一轍而今之子弟往往好行小慧以滷怖人爲快者獨何心哉

薦亾之誕

余得宋刻鬼董一書中有論十王薦亾兩條可開世惑者特揭而出之一云佛言琰魔羅蓋主捺落迦者止一琰魔羅王耳閻羅蓋琰魔羅之訛也餘十八王見於阿含等經名皆梵語王主一獄乃閻羅僚屬義不得差肩十王之說不知起於何時佛所舉三千大

千世界素訶其一今所居贍部特素訶之一洲極東南際於一世界不啻於太倉之稊米泰山之微塵耳閻羅蓋指一素訶世界言之其統攝大矣泰山奈何亦以王號與之敵體哉轉輪王王四天下蓋人而幾於天者亦非主冥道乃槪列於十王其餘名號如宋帝五官之類皆無所稽據又七七日而所歷者七王自小祥以後二年乃僅經二王抑何疎密之懸絕耶當是僧徒爲此以惑愚民耳一云老子見推於仲尼蓋亦聖人也其道本以清淨無爲爲宗衣冠喪祭與齊民同老子之子曰宗蓋有妻妾矣而又嘗仕周其在四民之中亦士耳特所尚者不同非於儒之外別有教也秦漢之言神仙者其繁如蝟毛未嘗稱老子況於三清十極之說哉祭醮符籙始於張道陵成於寇謙之惡其無所本始適自託於老子以神其書實於老子不相干老子嘗言有道之國其鬼不神其設爲三宮九府仙官將吏以罔民耶薦亾一門不在洞玄洞神洞眞之科最爲後出模寫釋氏而不克肖以佛本不言薦亾後人設爲之已自背本教道士見其利人之厚因而倣焉蓋又張寇二師所不道也

朝鮮國王咨

朝鮮國王爲謝恩事萬曆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陪臣李裕仍齎捧敕諭回還欽蒙聖恩特賜銀兩綵幣欽此除欽依祗受外差陪臣刑曹參判申點齎領表文禮物赴京進謝并賫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陛下進獻禮物前去今將禮物開坐合行移咨請照驗聞奏施行須至咨者　一紅細苧布一十匹　白細苧布一十匹　黑細麻布二十匹　滿花蓆一十張　雜綵花蓆一十張　右咨禮部　萬曆二十年二月二十日　右朝鮮國王咨借觀於常熟趙吏侍定宇家者年月處大朱文印其文乃朝鮮國王之印六字是朝廷所賜金印後一大咨字下有花押字極楷而精紙極厚幾一分光色瑩然外金漆木匣盛之

端簡公訓子語

鄭尚書淡泉公訓子履淳曰膽欲大心欲小志欲圓行欲方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學不成學非記誦云爾當究事所以然融於心目如身親履之南陽一出即相淮陰一出即將果蓋世雄才皆是平時所學志士讀書當知此不然世之能讀書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此嘉靖壬戌冬所訓最是名言（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原是南陽誡子書）

戒菴老人漫筆卷八

利城盇有李先生云先生名詡字原德有道君子也號戒菴老人名所著書曰漫筆漫筆者不以品列不以類分不以甲乙次第爲先後隨事輒紀隨紀輒書故云漫其書浩汗縱横闔闢變幻鴻纖幽顯靡所不有不獨成一家之言且也該衆作之奧此之爲書沈沈者哉盇不博古者不曙千秋不通今者不鏡當代不語大隘而不廣不語細疏而弗當不明經不窮列聖淵源不閱史不識古今治亂不譚詞賦風雅道衰不探名理精微統絕不該覽不淹通不蒐羅不閎肆不論俗不知萬姓之隱不述怪不窺六合之外不談諧不玩世不神仙不消搖不表忠良人倫不顯不載兇俠檮杌道藏故皇農羲昊以博古廟謨野乘以通今四方上下以語大男女居室以語細詩書禮樂以明經累朝歷國以閱史雕龍纂組而談詞賦道德性命而探名理邱墳汲冡聲卜農圃而該覽天人王霸窮髮鬼夷而蒐羅街談市諺風土歲時而語俗牛鬼蛇神冡立石言而述怪射覆滑稽談言微中而談諧飲食沖舉驂鸞馭鶴而神仙皎日秋霜糜軀碎骨而表忠貞隱慝暴行惡貫幽明而裁兇俠斯非所謂可喜可愕可憤可悲嬉笑怒駡皆成文章者耶足以代董狐之筆應所忠之求矣馬遷采七十二家言而成史記異時天子開石渠虎觀詔諸儒撰一代正史是編寧能舍旃先生少游郡學試必高等七應都試悉報罷晚入南雍一謁選人即棄去乃知居要津者絕不交通或徵式廬亦避匿有司往往勸駕稽顙稱主臣而已踐更租庸先期而辦曰我寧往役不往見也歷年八十八始卒故自名老人嗟乎奈何不獲齒於國老庶老之列祖割獻酳授几與杖以載休明至理乃終老田間汶汶而沒此非有司之過與屬余序者諸孫如一昔名鵾翀今以字行亦有文能繩祖武者也太原王穉登撰

跋

美幼時嘗侍先外大父近復公側見其著述累千萬言合古今蒐書壘窗堆置不見天日乙酉以土兵之亂書倉灰燼令人撫髀增慨今春中表弟汝集出友人處所獲故家藏漫筆示余特復梓之以永不朽梓成汝集且喜且泣顧謂余曰吾家藏書盡廢手澤幸於是存焉余乃喟然曰信乎人以文傳而文之傳又賴於賢子孫也昔外大父以是編付梓人實揚先烈今其生平著述與藏書俱散而不可復覓是編爲戒菴公所著而校訂記跋實出外大父兩世手澤凜凜若新斯舉也温公獨樂園眼前可得何必先投束脩羊識不但戒菴公藉以不朽而外大父亦可少慰矣千百世後讀其書彷彿其音容者不知屬誰氏也時順治五年戊子九月九日

海虞外孫錢裔美百拜謹識

重刻漫筆跋

先高祖戒菴公篤學力行少補博士晚游成均每究心時務精研理學綜核經史馳騁百家一一親爲刪訂參以心得而彙爲崇帙皆其壯時事也晚年更博極羣書凡耳目覩記輒捉筆識之不分古今不別事類久而成編題曰老人漫筆先大父近復公刊之藏說小萃中盛行於世久矣嗚呼余高祖之著述可云繁富悉朽蠹於敝篋中而僅留遺迹於此亦何異泰山片石滄海勺波乎哉竊念余高祖攻苦畢生不獲食報逮至忠毅公始以文章氣節顯何公之見知於世者小而天之報公若是其遲耶先大父近復公雅志刪述雖困於膠庠而得失不以介懷凡諸懸之國門藏之名山者靡不殫力羅致即鄉邦文獻與夫古刻法書斷碑遺碣有一字繫先代者皆搜羅恐後至吳越藏書家不遠千百里求之一時賈人射利者亦奔集如鶩自輯有友鄉錄禮記輯正等書因卷帙浩繁未遑付之梨棗所作文章詩賦亦如之不意乙酉秋里中乘易代之變盜賊四起烽煙滿目余兄與姪盡遭慘禍而數世藏書悉歸烏有嗚呼其積之也窮一生之力歷數傳之久祖孫相繼而不足其散也則委之泥沙鬻之坊市或歸他人之几案而余竟無從購其隻字遺篇豈不痛哉夫子孫不能讀祖父之書甚至祖父所纘述者亦一朝而散失其何顏以立於世耶近於友人家得覩藏說小萃悲喜交集捧而讀之如接高祖大父之音容奚但手澤是存已也亟取錄之恨絀於力不能悉梓先將漫筆重鐫以垂永久庶高祖晚年輯綴不至湮滅無聞乎卷中附識一二仍補祖筆之所未備非敢妄有裒益也得月樓書雖盡亡其書目幸存於家季將俟刻之聊志先大父彙集之苦心云玄孫成之百拜識

右戒菴漫筆八卷明李詡撰詡字厚德江陰人諸生坎坷不遇年八十餘而卒厚德蚤歲課業必記旁及奇聞異見晚乃記歲月陰晴里閈人事每於披閱所得目前所傳無論篇章繁簡隨筆簡端自署曰戒菴老人漫筆積成數冊萬曆丁酉其孫如一爲之刊行附藏說小萃之後王百穀序之　國朝順治五年元孫成之又刊於世德堂今刊本亦寥寥矣是書雜志朝野掌故詩文瑣語時近小說家誠不免　提要所譏然如　提要所舉各條外如辨天祿閣外史之僞辨容齋隨筆之誤辨元史速不台雪不台完者都完者拔都二傳爲一人辨唐詩鼓吹誤收宋胡文恭詩又倪雲林與張藻仲第二柬清閟閣集未收記茅山顏魯公四面碑張從申三絕碑可見明萬曆時尚完整記嘉靖間江陰出唐大中宋德祐兩墓志皆足以資考證惟鐵椎銘以爲宋翰林學士王文炳作此銘頌王著擊阿合馬事事在至元十九年而以爲宋學士則誤矣光緒丁酉上巳日武進盛宣懷跋

延州筆記

光緒辛卯
粟香室栞

敘

前明吾邑李如一先生彙刻藏說小萃內多鄉先生遺著余以屢經兵燹原書罕存因於續說郛摘錄本中得七種抽印之以存崖畧歲辛卯繆筱珊編修來書云近假得舊本並錄副郵寄余爲稱快不啻百朋之惠也計藏說小萃共十二種內江陰人遺著凡八種（較說郛本止多亦遊錄一種）而以唐子朝先生延州筆記四卷爲最善考據議論均無明人陋習所論蘇老泉議史記之非則知文有體要論文信國不應奉使元軍亦洞澈史事發前人所未發其他古人詩文集注今雖經　國朝諸老疏證詳確然在當時固譌謬百出是書多所訂正尤見其淹貫羣籍學識俱精吾鄉著述家如宜齋野乘戒菴漫筆諸書未能或之先也嗚呼先生此書曾自刊行及李先生時流傳已尠且有韓北風之慨得李先生彙刻之易代而後又數百年矣續說郛止存數條今幸於不絕如綫時得此足本故亟付剞劂以廣其傳亦見此書自有不

可泯滅者在非僅區區表章先哲已也光緒十七年辛卯五月金武祥

自敍

天下之書凡九流之言其盈箱積架孰不可讀天下之故凡三才之旨其窮大極細孰非當知顧吾有所不能讀不能知而或誘諸不必讀不必知茲後儒之私說也若然孔子博文之訓何爲乎書者天下之公書也知者天下之公知也一家之書不足以盡書公天下之書以爲書然後其書始萃一人之知不足以盡知公天下之知以爲知然後其知始精古得之今失之則以古而開今可也古失之今得之則以今而正古可也人得之己失之則以人而牖己可也人失之己得之則以己而喻人可也無古無今無人無己惟其是而已予舊見蘇東坡辨宰我不與田常之亂以訂史記世家之謬胡若思證杜工部守歲詩阿戎爲王思遠小字以斥諸註作玉戎阮咸之非心獨喜之是後棲遲園林退探往載每遇斯比及議論詞章之乖理者失實者缺註者悉加研析增補間逢特悟亦著於篇久之成帙雖管豹一斑所窺無幾而顧忠羣籍獻曝奚慙因分爲四卷不敢自私傳諸好事後有所得將嗣編之嘉靖甲寅江陰唐覲序

君字子朝延州其別號也讀書過目成誦少在邑校人人卽以宏博推之徐兼山先生擇以爲倩曾有關蟋蟀篇傳於詞林皆稱其可配石鼎聯句所著筆記闡微訂訛足裨綜核惜也僅薦鄉書與謏聞者同幾泯熄識者悲之此記自板行以貽同好今邑中已鮮其傳余於一叟家睹此彼將用以障其風也遂捐半麥易得藏以自娛孤陋庚子秋季李[illegible]識

延州筆記卷二

撰　江陰　唐　覲　子朝

唐音李義山咸陽詩曰自是當時天帝醉不關秦地有山河張文亮註云秦都咸陽誰不知之醉則置不解夫秦都咸陽誰不知之所當解者正在天帝醉之句耳按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曰昔者天帝說秦穆公而覲之享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又廣文選庾信哀江南賦曰以鶉首而

賜秦天何為而此醉秦穆公夢至帝所事見史記扁鵲傳故二賦皆引之義山詩所謂天帝醉者蓋本之二賦及史記也

綱相唐李德裕獻丹扆六箴其納誨箴曰以規為瑱是謂塞聰集覽云謂以箴規之辭充耳也因引詩淇澳篇充耳謂之瑱以釋之按國語白公子張驟諫楚靈王王曰不穀雖不能用吾憖置之於耳子張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以規為瑱正用國語之句集覽既昧乎是而陳濟正誤亦復未曉予故補之

柳子厚文集南霽雲碑曰汧城鑿穴之奇註云未詳而復引田單火牛事則誤矣田單火牛本在齊即墨地至於汧城則在關中所謂養馬於汧渭之間者也按文選潘安仁馬汧督誄亦有鑿穴之說且云乃奮其奇僕此汧城馬汧督者汧城之督馬敦也當齊萬年之亂獨能固守其城忠節昭著與霽雲守睢陽事正

相類故稱公碑文援為

杜工部送二十四舅崔偉詩曰泥塗豈珠玉諸家皆無註不知珠玉二字正用舅甥事也按晉書衛玠傳曰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冏若明珠之在側子美蓋對舅氏而謙言己之潦倒方困於泥塗豈衛玠珠玉之甥乎諸家於篇中割牢似外甥則解之甚詳而此顧缺之昔人謂杜詩無一字無所出誠哉是

言也

春秋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惟太山雲乎註疏云側手為膚指按為寸然側手之義予所未了及觀文選張景陽雜詩曰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李善引何休云四指為膚四指之說比側手覺尤明也然與今註疏不同豈側手適得四指故云爾乎

蘇東坡文集管仲論曰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鸛之陣見於其書按左傳狄伐鄭鄭人禦之秦公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則魚麗者誠為鄭國之陣也至於鵝鸛乃宋人之陣耳又按左傳宋華氏之叛公子城以晉師救宋華氏與戰鄭翩欲為鵝其御欲為鸛鄭翩者乃宋少司寇華貙家臣與御車者皆宋人也東坡得非因其姓鄭而誤認鵝鸛為鄭國之陣乎予始信議陸機園葵之詩者不獨一劉勰也

唐音孟浩然峴潭詩曰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又云因謝陸內史蓴羹猶足傳註云陸內史未詳何人而蓴羹則引張翰蓴羹事不知陸內史蓴羹總是一事按晉書陸機傳曰機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吳中何以敵此答曰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為名對機嘗為平原內史故言陸內史而蓴羹亦非指張翰也詩意美峴潭之鯿故抑蓴羹耳[illegible]

綱目及少微鑑皆云護軍賈詡魏平謂司馬懿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予幼讀此即疑之曰詡於魏文帝時為太尉已卒至司馬懿出軍乃在明帝中況懿止為尚書僕射縱詡尚存亦不應為偏裨而貌於懿也及讀晉書宣帝本紀云亮圍將軍賈嗣魏平於岐山陳壽三國志註云護軍賈栩魏平而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亦因國志作栩則其非賈詡亦明矣

杜工部送蔡都尉詩曰身輕一鳥過註引歐陽公詩話云陳從易舍人偶得杜集送蔡都尉詩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

落或云下莫能定後得二善本乃是過字陳公歎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然文選張景陽雜詩已有之日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鳥過二字自是舊談諸人自不識耳杜公之奇不在此也

晉書張輔傳曰輔論司馬遷曰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辨士則辭藻華靡按此數傳遷皆據戰國策寫入無所增益今將二書參考自見不識輔何以云云也蕭曹等傳亦多因楚漢春秋至於伯夷司馬相如李廣衞青霍去病竇嬰灌夫遊俠貨殖等傳則眞遷作耳而輔顧舍之何耶

唐詩品彙載釋寶月劉令嫺詩皆以爲唐人按釋寶月者齊武帝時人劉令嫺者徐悱之妻梁武帝時人徐陵玉臺新詠已有二人詩品彙特重出耳又梁鍾嶸詩品曰釋寶月行路難本出東陽柴廓隋書經籍志亦有梁婦人劉令嫺集尤可證其非唐人也

前漢書枚皋傳曰上有所感輙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輙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又西京雜記曰相如作上林賦構思百日而成梁劉勰文心雕龍亦曰淮南終朝而獻騷相如含筆若毫腐皆言相如作文之緩也而宋人林艾軒乃云相如能作文只是說出便罷至揚雄班固始紙上作文是何臆斷之甚耶

唐音李從一與從弟兵曹宴集詩曰嗣輔外甥還解易註云嗣輔晉王弼字也外甥未詳按晉張湛作列子序曰先君與劉正輿傅穎根皆王氏之甥也舅始周始周從兄輔嗣世爲學門由此觀之輔嗣外甥蓋湛之父及正輿穎根輩耳輔嗣註易故云外甥還解易也外王弼本字輔嗣而云嗣輔蓋傳寫譌耳當改正之

唐文粹李德裕張辟疆論曰高帝云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呂宗矣是後蘇老泉作高祖論

曰高帝云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謝疊山云此可見老泉讀書有眼力作文有筆力今德裕之論與老泉何異由此言之德裕亦可謂有眼力有筆力者豈獨老泉乎

李太白詩曰井上二梧桐註引梧桐生矣殊不相涉按玉臺新詠有雙桐生空井之詩蓋六朝時景陽樓下有井井上有雙桐故云然也五代史南唐主作樓齊儼曰此地卽景陽樓但少井耳又歐文黃楊樹子賦曰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樓下並植雙桐太白謂句非用玉臺新詠而何（此係贈崔秋浦之詩）

唐音李頎贈從弟墨卿歌曰第五之名齊驃騎註引第五之名未詳而又引霍去病爲驃騎將軍謬甚按晉書何準傳曰準弱冠知名兄充爲驃騎將軍勸令其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弟兄中第五故有此言驃騎旣指其兄何充則於霍去病何與蓋不知頎歌之用晉書全句耳

史記李牧傳曰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欲反趙王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蘇老[illegible]言[illegible]史記據戰國策而衍者也戰國策敘牧死時與此甚反李[illegible]置刃柱間欲以自裁無處其餘言者[illegible]並無不受命之誅乃謂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者李牧有焉然則遷何所據而言之豈戰國策雜者可從傳牧事爲不可從耶一字褒貶關係身世甚重豈獨援不可少羞蘇秦由議其疏略而輕信殆此類也[illegible]

李太白越女詞曰東陽白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齊賢註但云唐婺州東陽郡越州會稽郡今按玉臺新詠謝靈運東陽道中贈答詩其一首曰可憐誰家婦緣流洗素足明月在雲中迢迢不可得其次首曰可憐誰家郎緣流乘素舸但問情若爲月向雲中墮太白蓋用此靈運會稽人故詩稱會

稽郎也

唐文粹蕭穎士仰答韋司業垂訪詩其第三首曰晉代有儒臣當年富辭藻立言寄青史將以贊王道又曰不遇庾征西云誰展懷抱此詩蓋指東晉王隱也按晉書本傳隱撰晉書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穎士蓋以隱自況而以庾征西望韋司業也

延州筆記卷一

延州筆記卷二　　　　　粟香室叢書

明　江陰　唐覲　子朝

後漢書西羌傳范蔚宗論曰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按充國老成特重上屯田十二策識漢將之良然既平羌寇不當越我邊防昔孔子作春秋內中國外四夷故秦晉徙陸渾之戎於伊川而周天子

責晉人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及乎趙滅中山秦滅義渠蒙恬逐匈奴於河外漢興衞霍動絕幕之師開建朔方百年間中國無復戎羌其萬世之大防乎自充國作俑徙羌金城而馬援效尤復徙羌三輔不及數世至順桓時羌寇竊發乃覆涼州撓關中侵逼園陵至使車騎列校屯守孟津當是時平民之殲於鋒鏑者百餘萬實充國之爲耳故段熲上疏稱其始服終叛至今爲梗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豈不信哉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伯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夫充國一時失策貽禍無窮罪莫大焉張南軒不察事之始終猥稱漢將以充國爲最且先零本非勍敵夫人能平之嘗考本傳充國特持重自守之將平生無大奇功然卒開羌釁雖有屯田小善亦安足贖況東西二漢其爲良將何限也而獨最充國何哉言之率易耶儒生類執紙上空文南軒謂最誰敢不最予故辨之以祛天下後世之惑

李太白送岑徵君歸鳴皋山詩曰岑公相門子雍望歸安石奕世皆夔龍中台竟三坼齊賢註云孟嘗君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晉謝安字安石有重名奕世累世也張華爲開府儀同三司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今按岑公稱相門子者蓋岑氏之先文本長倩及羲皆位至公輔且時方隆居故以安石雍望歸之然文本卒後長倩爲武后所殺羲爲玄宗所誅故又歎其奕世皆夔龍之賢而惜乎中台之三坼

耳註中援引雖多豈識詩旨哉

李太白寄遠詩其七曰滅燭解羅衣士贇註引謝瞻詩開軒滅華燭古詩被服羅衣裳曹植詩羅衣何飄颻以解之皆非也按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李句爲本此乎

唐書崔顥行路難曰君不見建章宮中金明枝萬萬長條拂地垂註云金明枝未詳按西京雜記曰上初修

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爲異名以標奇異金明樹二十株

後漢書方術傳載王喬顯宗世爲葉令有雙鳧玉棺事百姓立廟號葉君祠指爲神仙此蔚宗好奇語怪之過按後漢應劭作風俗通在蔚宗前二百餘年已嘗辨其非矣風俗通敘俗說葉令王喬顯末而辨之曰古者令曰公葉公子高攻白公返惠王退而老於葉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四祀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靈稱靈王太子晉後世以其自豫知死傳稱王子喬仙國家畏天之威故於上西門候望何有伺一飛鳧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觀應劭斯議則范氏之誕可知又甘始左慈東郭延年之屬蔚宗悉尊信而傳之然曹氏兄弟與數人同時而魏文典論子建辨道論皆疑而不取蔚宗所傳顧極其靈變萃亦王喬之比乎昔司馬遷謂禹本紀山海經吾未嘗敢言之也而於方士若文成五利之流各

著其妄焉其不信異也如是宜乎古今號爲良史而非蔚宗輩之可及歟

東坡文集所載評史其一章大槩言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公用孟明予舊讀此以爲特東坡之說耳及觀新唐書高麗傳曰任城王道宗副將傳伏愛私離所部高麗奪其土山道宗徒跣謝太宗曰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然亦非唐書之言也又按晉書張駿傳曰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議者以柏

造謀致敗請誅之駁曰吾以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古人遞相承用其來遠矣

李太白寄遠詩其八曰金瓶落井無消息註引古樂府金瓶素綆汲寒漿未是按玉臺新詠估客詞曰有客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非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唐音劉文房行營酬呂侍郎詩曰孔璋才素健早晚檄書成註云孔璋名珪仕齊爲都官尚書嘗作北山移文以檄周顒今覺未是按南史孔稚珪字德璋不字孔璋也況此詩乃行營所酬特軍中檄書非北山移文之比明矣考建安七子陳琳字孔璋才富健善書檄嘗爲袁紹草檄文操時患頭風覽之而愈今文選所載孔璋檄文如爲袁紹檄曹操爲曹操檄孫權將校部曲其健可知則此詩所謂孔璋乃陳孔璋也而註顧以爲孔德璋何其謬哉

綱目梁武帝與特進沈約共疏栗事約少上三事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集覽無註正誤云護前言帝自護其短按三國志關羽傳曰馬超降蜀羽遺書諸葛亮問其爲人亮知羽護前答書曰孟起兼資文武可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超羣也由此言之則護前蓋好勝之義非護短之說矣

李太白司馬將軍歌曰羌笛橫吹阿嚲迴向月樓中吹落梅將軍自起舞長劍壯士呼聲動九垓舊註上五句已明下五句引項莊拔劍起舞及上暢九垓殊無意義按元魏陽衒之洛陽伽藍記曰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爲壯士歌將軍崔延伯出師於洛陽公卿祖道延伯危冠長劍耀武於前僧超吹壯士笛曲於後聞之者懦夫成勇太白所用正此二事而註家蓋未察也

唐溫庭筠經故秘書崔監楊州舊居詩曰乘舟覓吏經輿縣爲酒求官得步兵覓吏輿縣事人罕見之按晉書桓彝傳曰彝嘗過輿縣縣宰東海徐甯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數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彝

覔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佳吏部矣因爲敘之卽遷甯爲吏部郎若阮籍因兵厨有酒而求步兵校尉固易曉也

唐音盧照隣送鄭司倉入蜀詩曰潘年三十外蜀道五千難註云潘年未詳按文選潘岳作秋興賦曰岳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又駱賓王集上裴侍郎詩曰三十二餘罷鬢似潘安仁亦用此也

綱目劉裕及桓謙戰於覆舟山條內載蕭方曰蛟龍失雲雨魚蝦褻之云云按蕭方者乃梁湘東王繹世子蕭方等也考之梁書本雙名方等非只單名方也曾作三十國春秋故綱目引此書中語隋書經籍志曰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此爲得之新唐書藝文志乃云蕭方三十國春秋則其失亦猶綱目蓋謬以等字爲衆人之稱故節去之耳

杜工部哭房琯僕射詩曰一德興王後劉須溪批云豈

亦玄齡後耶此老蓋不知而妄疑耳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琯乃天后時宰相房融子其先本出於元魏屋引氏與玄齡異派若玄齡子孫則因子遺愛謀反被誅時已衰微不振久矣胡可因其同姓而槩謂之玄齡後耶

晉書和嶠傳曰太傅司馬潘滔曰嶠雖磊砢多節施之廊廟有棟梁之用又温嶠傳曰太傅司馬潘滔曰嶠雖磊砢多節施之廊廟有棟梁之用按二傳相類必有誤謬要之作和嶠者非當作温嶠者爲是蓋和嶠於武帝時卽爲中書監官已顯達且當朝之望滔於是時名位猶微安得輒加品目人豈信之至惠帝世東海王越作太傅始用滔爲司馬温嶠僅辟司隸從事滔加品目卻有此理耳

晉潘岳作萬年公主誄萬年卽名公主封於萬年旣卒而命岳作誄焉陳徐陵玉臺新詠序曰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蓋誄字之誤也而藝文類聚載此序文

亦作累字則自歐陽率更時傳訛已久非一日矣

唐音王維過李揖宅詩曰一罷宜城酌註云宜城屬襄陽府然不言其有酒按曹子建文集酒賦曰其味有宜城醪醴湘流縹清又隋書孫萬壽傳在江南貽京中知己詩曰宜城醞始熟陽翟曲新調可見宜城之有美酒也

延州筆記卷二

延州筆記卷三　　粟香室叢書

明　江陰　唐覲　子朝

氏族之學不講久矣今世凡舉某姓輒自稱某郡誠大惑也何者謂此郡爲此姓之望則可謂此姓皆此郡之出則不可姑自王氏而辨之王氏本出王子晉時周已東遷當繫洛京厥後分派乃以太原爲望然有太原之王有瑯琊之王太原之王如漢之霸魏之昶晉之坦之元魏之慧龍北齊之遵業隋之劭唐之勃

之類是也瑯琊之王如漢之吉魏之覽晉之導宋之僧綽齊之儉梁之騫後周之褒隋之蕭唐之方慶之類是也當漢魏之世又有沛之王如陵者涿郡之王如商者上谷之王如次仲者山陽之王如粲者東海之王如朗者東萊之王如基者殆不可勝數年祀遼邈吾誰適從安得悉舍之而專就一太原耶其餘斥姓百家亦莫不然何君子之忍於誣其祖也習俗相沿迷而不悟後之達人果能超然遠覽但著其姓而不復繫之爲某郡則善矣況又有假僞以亂眞慕藩而背枯若崇韜之於子儀者可不爲之重省乎哉

李太白酬張卿夜宿南陵見贈詩曰爾來得茂彥無譏按文選任彥昇哭范僕射詩曰濬沖得茂彥夫子值狂生濬沖晉王戎字也茂彥晉李毅字也戎爲吏部尚書時毅爲吏部郎范雲爲吏部尚書時任彥昇亦爲吏部郎故彥昇哭雲而引以相比今太白用得茂彥事酬張卿豈張卿作吏部耶

廣文選庾信哀江南賦曰離石有將兵都尉按文選干寶晉紀論曰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也賦又曰出翟泉之蒼鳥按晉書五行志曰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鵝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陳留董養曰步廣州之翟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爲胡象其可盡言乎賦又曰東陵麟鬭按淮南子曰麒麟鬭而日月蝕賦又曰章曼支以轂走按韓非子曰智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

乃鑄大鍾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除道將納之章曼支曰不可內也不聽遂內之章曼支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賦文甚多以上事頗難曉故特註之

唐音陳子昂感遇詩曰子年何救秦註云子年未詳按晉書藝術傳曰王嘉字子年清虛服氣不與世人接隱於終南山後至秦苻堅問吾世祚云何曰未央明年癸未敗於淮南嘗著拾遺記十卷陳詩言子年何

救秦者即苻堅之亡以明方士之不足信也

李太白月下獨酌詩其二曰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註云晉志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星酒旗之星也漢武太初元年開酒泉郡按後漢書孔融傳註曰曹操禁酒融以書遺之曰天垂酒星之象地列酒泉之郡太白蓋祖此意也

唐文粹李嶠上雍州高長史書曰客果有能不孤彈劍之食士實難盡誰知埶矢之工按彈劍用戰國策馮驩事執矢見晉書魏舒傳舒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

綱目五代徐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倉鶻集覽及正誤皆無註予嘗疑讀此不得其說及觀陶九成輟耕錄曰副淨爲參軍副末爲倉鶻以副末能擊副淨也知訓與其主作優

相戲擊故舊史載之以著其下陵上替之甚耳

晉書王羲之傳論曰子雲近世擅名江表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蕭子雲也按梁書蕭子雲梁武帝時人在羲之後故云近世有書名故言擅江表也蘇東坡詩集曰春蚓秋蛇總入奩註亦以爲蕭子雲者亘是源流至論引春蚓五句乃註云揚子雲西漢人在羲之前數百年安得稱近世又家本居蜀亦非江表其謬可知

杜工部杜鵑詩曰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王諠伯以爲題下註而趙氏辨其非且云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然古人亦有四句沓出不拘韻者別一體也按古樂府江南曲曰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此與杜鵑詩何異皆體之變者子美蓋多見此等故筆下縱橫無不可耳

唐音盧照鄰和夏日幽莊詩曰知君振奇藻還嗣海隅

芳無註按文選曹子建遺楊德祖書曰公幹振藻於海隅公幹者魏五官中郎將文學劉楨字也楨乃建安七子之一故和人詩而欲其嗣之耳

春秋左傳載晉靈公趙盾事曰公嗾夫獒焉車右提彌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公羊傳紀盾之言乃曰君之獒不如臣之獒也按左氏責公棄人用犬辭理俱正公羊雖務逞奇然有傲上不臣之意且比明於獒則以獸畜士誰爲之致死其不及左氏遠矣

唐音駱賓王晚泊蒲類詩註云蒲類未詳按前漢書匈奴傳蒲類澤名漢宣帝命五將伐匈奴趙充國爲蒲類將軍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是也賓王時隨大總兵裴行儉征西故泊蒲類耳

白樂天王昭君詩曰黃金何日贖蛾眉又云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謝疊山取之以爲與漢李夫人病中不肯見武帝事相類陋哉三公之見乎且

昭君旣已薦枕席於匈奴則腥膻之體豈可復奉至尊雖有區區之心亦已疏矣子以爲古今明妃詞當以文選石季倫爲第一玉臺新詠范靖婦次之季倫辭其末四句云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與後世人遠嫁難爲情蓋言人生無義與其偶非類生不如死之爲愈又戒後人毋忍垢遠嫁義正詞嚴他日綠珠墮樓之節未必非斯言感之也范靖婦詩云早信丹青巧重貨洛陽師千金買蟬鬢百萬寫蛾眉立意

無中生有亦自可喜詠明妃者多矣然求前二人之比不亦少乎

唐音李頎送康洽入京進樂府歌曰朝吟左氏嬌女篇夜誦相如美人賦註云未詳按嬌女篇左思所作蓋玉臺新詠所謂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晳者也美人賦司馬相如所作載古文苑所謂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王者也

唐詩品彙集言史樂府雜詞曰君王試舞鄭櫻桃按晉書載記石季龍寵惑優童鄭櫻桃此詩蓋詠鄴中事也

徐陵玉臺新詠序曰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儲甲觀流詠止於洞簫按三國志蜀劉琰豪侈侍婢悉教誦魯靈光殿賦前漢書王褒傳太子不安命王褒等娛侍太子太子喜褒洞簫賦命宮中皆誦之

唐音沈雲卿早發平昌島詩曰不能懷魏闕心賞獨泠然註云魏闕禮正月之吉始和懸治法於象魏魏闕也又宮下雙闕懸法象其狀巍然高大故曰魏闕然解魏闕難詳按字未見按莊子公子牟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以是而解懷魏闕則得之矣

李太白廬江主人婦詩曰孔雀東飛何處棲廬江小吏仲卿妻齊賢註引虞衡志孔雀巢於高山喬木之上士贇註引古樂府有焦仲卿妻詞仲卿爲府吏不歸妻之父母逼嫁妻守節而死此引以比之也蕭註祇前載知出處然亦未盡按焦仲卿妻詞起句曰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故此詩亦言孔雀東飛也仲卿母逼遣其婦府吏送妻還家相約復迎後爲妻之母兄逼嫁府吏往請之妻守節自溺今云因府吏不歸之故非事實矣

韓昌黎作文王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程子以爲得文王之心子意不然二君殆泥於母氏聖善之語而失之者耳蓋凱風親之過小者也故諸子自責而謂之聖善得寓其諷焉若紂則毒痛四海醢九侯誅

鄂侯因歎息之故而復將及於文王其得罪於天爲何如雖忠臣愛君不惜其死豈容有將順無匡救而但頌以聖明使益肆於民上哉昔屈原離騷猶稱所非忠而言之指蒼天以爲正而惓惓冀靈修之或予改況文王而顧原之不若耶若曰臣甘九死兮願王聖明則引決之分感諭之誠庶兩得之其於辭理始無憾也史記又載閎夭之屬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故得免意者諸臣自爲之而文王其不知乎使誠知之將必禁之矣內文明外柔順聽天之爲而無所容吾思斯則文王之心也夫

延州筆記卷三

延州筆記卷四

粟香室叢書

明 江陰 唐覲 子朝

綱目趙客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集覽引莊子齊物篇故以堅白之辨終林希逸口義云堅白註家以爲堅石白馬之辨蓋曰堅則爲石言石不必言堅白則爲馬言馬不必言白又引莊子胠篋篇頡滑堅白同異之辨多及引秋水篇公孫龍問魏公子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異同離堅白成玄英疏云公孫龍著守白論行於世堅白卽守白也言堅執其說而守之亦如墨子墨守之義公孫龍之辨葢將合異以爲同故曰同異按公孫龍子第五篇有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得其白也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堅也無白也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龍之意葢以堅白石本一體離而三之是爲異其同異其同不可也堅白石雖三物合而一之是爲同其異同其異可也此堅白同異之辨也第二篇又有白馬論曰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又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故黃黑馬一也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劉歆七畧列龍於名家者流其大意在於正名實故著書以推明之林希逸口義固不知而妄言成玄英疏亦乖本旨皆不足觀也已

劉玄德取益州程子稱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孔明襲取劉璋非義也按三國志劉焉傳侍中董扶謂焉曰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乃求爲益州牧此其素有窺竊神器之心罪已不容誅矣及入益州遂拒險自守子璋仍輒繼立不復知有朝廷是父子爲國賊甚明豈惟玄德夫人得而討之且

天下者本漢之天下則益州者固漢之益州也非璋可得而專有也孔明君臣方以興劉濟世爲務將欲復漢之天下而先取漢之益州何害於大義哉撫機即發得時無怠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孔明有焉

韓昌黎柳州羅池廟碑文曰驅厲鬼兮山之左無誅柳子厚爲刺史披時嘗作河東先生龍城錄曰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微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特欲隱予於斯歟

及子厚卒柳人遂立廟羅池祀爲神故韓公碑文凡前語以見其先兆也

獨目趙主曜攻后生於金墉後趙王勒自將救之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皋關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首加額曰天也至洛陽大敗趙兵遂擒曜是後唐秦王世民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自河北來救其事與二趙正相類封德彝欲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建德將驕卒惰吾扼其咽喉取之甚易若其不戰旬日之間世充潰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兩勢併力其勢必強何弊之承將驍勇東趨武牢遂擒建德德彝入賀世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世充亦降今觀秦王用兵非有所因襲而暗合勒之上策於三百年之前向使從德彝則亦蹈曜之覆轍歸其殆矣豈非天縱之神武哉

新唐書蕭穎士傳曰穎士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怒

其不下已調廣陵參軍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之或薦豈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云君子恨其褊按林甫擅權舞私智以脅異己一時縉紳依阿之不暇雖有骨鯁之士亦緘默容身而已今穎士挺志莫屈兼作賦指斥其非可謂不畏強禦古之遺直也且祿山幽陵倡亂先能遠之而永王璘之變雖李白亦汚焉論仍脫然辭其召命非達人之高致歟史氏乃以刺林

甫加短非知穎士者矣況穎士博學逸才大雅不羣而宋景文文藝傳序乃不得列於李賀李商隱諸怪之間去取如此不其妄乎

晉書毛寶傳曰寶見白龜買而放之後石虎將夔安寇邾城寶突圍赴江死養龜人被甲投水中腳如踏一物至岸視之乃所放養龜寶雖放龜實喪於江未嘗獲免龜之所濟特養龜之人耳後人見其載在本傳遂誤認作寶故諸類陰德條中往往稱寶因放龜而得生皆謬傳也

蘇老泉史論其下篇曰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魏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縠衣服之窮美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噫老泉於是乎失言矣按史者載事之書也古人所紀後人貴在傳信存其實錄孔子稱吾猶及史之闕文蓋慎之也豈若諸雜文之可以必出於己不相蹈襲者哉遷之對壺遂亦言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其於史家傳信之法誠得之矣原老泉之意必欲遷改古之文增己之文改古之擬增己之擬則是飾羽而畫徒炫美觀殊非事實獨誰信之此之爲論不亦誣耶

綱目桓溫登平乘樓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集覽云陸高平地沉溺也神州陸沉謂中原淪溺也猶王道陵遲之義不知二字本出莊子按莊子則陽篇孔子之楚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沉者也

古人文章類多襲文選吳季重在元城與魏太子牋曰西帶恆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泜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

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晉習彥威遺桓秘書曰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蘇東坡超然臺記曰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遊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

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右三文辭旨若一唐文粹劉蛻冢銘曰土之文爲山河爲華英將不崩不竭爲滋味而傳乎結爲邱陵爲其設險乎融爲川瀆牽其朝宗乎華爲百穀以潔祭祀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而爲墟壤生蒿萊以食牛羊乎化泥塗爲陶甄以作器乎將塊爲五色而茹社分封乎流於欒爲土穀爲甴桴以洩其聲乎夷爲都邑以興宮廟乎坎爲污池以澤生殖乎祀爲壇竈乎窯爲井墓乎宋文鑑秦少游弔鑄鍾文曰嗚呼鐘乎今焉在乎豈復爲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服易制以周於用乎豈爲錢爲鎛爲銍以供耕稼之職乎將爲鼎鼐以効烹飪之功乎豈爲浮屠老子之像巍然瞻仰於緇素乎豈爲鱗趾褭蹄之形翕然玩於邦國乎豈爲干越之劍氣如虹蜺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爲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此二篇亦相類今姑舉其一二餘未暇盡

述也

續綱目以文天祥爲右丞相樞密使如元師元伯顏執之於軍中按天祥宋之大臣國之存亡繫乎一人縱母后命之使虜當爲天下自重引義力爭如李綱之之在靖康盜主戰守而不主和議庶不至自投虎口而吾計得施矣兼協謀世傑背城死戰召兵兩淮截彼歸路則勝負殆未可知今不知出此而附和祈請輕如元師雖至愚亦知其不返也且伯顏千里入寇

志在得國豈口舌所能退宋之累累不競正坐敵以和字愚宋宋以和字自愚天祥尙不之悟而舉身徇之耶天祥旣執則幼主將奚依四方將奚恃故不戰而降者勢使然也他日同杜滸鄒渢輩艱苦逃歸間關起義然大事已去雖欲救之亦無及矣豈不深可惜哉史稱志大才疏信爲實錄若夫此心之精忠終始不變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延州筆記卷四

文海披沙摘錄

文海披沙摘錄

晉安謝肇淛在杭著

人幸不幸

造物之所最忌者名也。巖穴之士。槁死衙門。人不及知。史不及載。身名湮滅。與草木同腐者衆矣。唯美姝名妓。一附筆端。千古不朽。如西施王嬙文君綠珠眞娘蘇小驚鴻燕燕之類。不可勝紀。非獨士人嘗談樂道。即村氓閭女。無不知有若人者。至于亡客孤臣。流離節婦。若孔子之所接軫。伍員之所饗餐。田橫兩客。魯國二生。失其名者。往往而是。人之幸不幸如此。

劉媼

史記漢高帝母曰劉媼。媼者老嫗之稱也。注云烏老反。不過切其音耳。近來村學究作小說。謂身爲天子而母不免有爲老之稱。至夢中與高帝爭辯。亦大憒憒。

平陽公主

讀漢平陽公主嫁衛青事。不覺大息。公主貴矣。即擇尊貴者尚之。則丞相御史大夫皆可。何必大將軍。主既嫌衛青爲我家馬前奴矣。即擇廷臣尊貴稍亞大將軍者亦何不可。而必嫁青。青亦不以爲嫌。娶之而不辭也。漢俗之薄惡甚矣。然武帝家法。以樂大方士。猶得尚公主。其壻青又安足怪。

婦人能文

文君本以色稱。乃白頭吟數語。當與蘇李爭衡。石家翔風以細骨輕軀得幸。寀撫文名。比其失寵。懷怨作詩。有春華誰不美。卒傷搖落時之語。儼然潘陸唇吻也。他如戚夫人一歌。垓下數語。倉卒立成。備極情事。唐山夫人爲孫公主。未聞師授。所作皆足被管絃。合音律。乃知古人營藏其用。即婦人女子。未易窺測。鄭康成婢皆讀書。劉琰丫頭能熟尊靈光賦。今人稍能識之無。便高相標榜矣。

人與物交

槃瓠之妻與狗交。漢廣川王裸宮人與羝羊交。靈帝于西園弄狗以配人。甯川眞甯縣人與羊交生羊。有手抱胸。手有人指甲。行乞于市。主簿尹眞臣識之。沛縣磨嫠與驢交。杜修妻薛氏與犬交。利州人子婦與虎交。宜黃袁氏女子與蛇交。臨海鰥寡與魚交。章安郡史悝女與鵝交。吳厥先人與猴交。衛羅國女配玦與鳳交。宇宙之中。何所不有。

孕異

北戶錄曰。孔雀不必疋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淮南八公相鵠經曰。百六十年雌雄相視。目睛不轉而孕。又會稽賦豪豕自爲雌雄。缺鼻曾無牝牡。師曠禽經曰。鶴以聲交而孕。鵲以音感而孕。白鷁相視而孕。鵁鶄睛交而孕。蝴蝶絡緯皆以鬚交而孕。緞魚影沒而生子。貢半夷之先。婦人水中捕魚。觸沈木而孕。周宮人遇龍漦而孕。楚王夫人納涼抱鐵柱而孕。漢史滿女飲審佐盥手水而孕。女國浴潢池而孕。則非獨物爲然矣。

婦人識鑒

僖負羈之妻。窺見重耳。知其必霸。山公之妻。窺見嵇阮。達旦忘歸。鍾琰知兵家之子地寒壽促。桓玄之妻。知劉裕不爲人下。王珪之母。能識房杜。裴延賞之妻。鑑拔韋皋。丁孟陽夫人。知杜黃裳爲有名卿相。元世祖后識趙孟頫爲小頭書生。古今婦人女子。能具人倫之鑒。亦奇矣。

偶不以類

魚與蜥蜴偶。鳥與鼠偶。龜與蛇偶。雉亦與蛇偶。孔雀亦與蛇偶。馬與驢交。蚯蚓與阜螽交。龍與牛交則生麟。與馬交則生龍。馬與豕交則生象。

歌姬乞食

持鉢破衣于歌姬院中乞食。人知有韓熙載。而不知又有設休。按北夢瑣言。休常披衲于歌姬院。持鉢乞食。以爲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度人。

西王母

黃帝時西王母獻玉環。舜時又獻玉環。羿請不死之藥。得之而爲妻所竊。穆天子駕八駿直造母所。與飲讌歌謠。情意最洽。復與燕昭王遊燧林之下。說饋火之術。漢武帝七月七夕降于乘華殿。以玉盤盛桃啖帝。并授五岳眞形。亦頗殷勤。茅盈亦一遇之。自後無有聞者。而世所傳有西王母杖。（梅

杞也）西王母桃。（酉陽雜俎）西王母簑。（鄴中記）西王母蒲萄。（貝丘南出）西王母樹。（長生樹也）西王母鳥。（見通典）王母簪。（卽斷續藤）諸西王母者。或西方得道之人。如毛女之屬。而七修類稿爲王母寨爲王母。亦未然也。

芙蓉

芙蓉蓮花也。一名荷。一名芙蕖。一名菡萏。根爲藕。莖爲茄。葉爲蕸。實爲蓮蓬。心爲么荷又爲菂。又爲薏。命名最多。而取象亦廣。有芙蓉峰。（在衡山）芙蓉嶺。（在婺源）芙蓉漵。（地名）芙蓉城。（仙女所居）芙蓉岡。（在[illegible]州）芙蓉江。（在靖州）芙蓉澗。（在衢州）芙蓉堤。（在[illegible]南）芙蓉橋。（在濟南曾鞏有詩）芙蓉溪。（在羅紋山下出硯）芙蓉亭。芙蓉郭。（唐詩十里芙蓉郭）芙蓉村。（樹欽崖有芙蓉村詩）芙蓉縣。（安南邑名永樂中立）芙蓉驛。（在雁宕）芙蓉山。（唐劉長卿有宿芙蓉山詩）芙蓉水。（柳子厚詩驚風亂颭芙蓉水）芙蓉池。（晉川有芙蓉池魏文帝亦有詩）芙蓉沼。（李[illegible]述詩[illegible]劉芙蓉詔）芙蓉園。（[illegible]門園在洛陽唐亦有之）芙蓉浦。（張昌宗詩折桂芙蓉補）芙蓉館。（石曼卿爲芙蓉館主）芙蓉闕。（王維詩芙蓉闕下會千宮）芙蓉殿。（魏時建唐詩芙蓉殿上中元日）芙蓉樹。（見三十國春秋）芙蓉觀。（在[illegible]當）芙蓉院。（在[illegible]州）芙蓉堂。（六朝有芙蓉堂）芙蓉苑。（唐時在曲江）芙蓉涇。（吳興見文館圖）芙蓉樓。（京口城西北樓名芙蓉斯詩何況芙蓉樓上客）芙蓉軒。（宋鄭嵩有芙蓉軒詩）芙蓉壁。（唐詩橫雲點染芙蓉壁）芙蓉塔。（古臺芙蓉塔）芙蓉閣。（金陵有芙蓉閣）芙蓉島。（舒生遇女子歌曰遠客先到芙蓉島）芙蓉邏。（在嶽南）芙蓉波。（李賀詩曲沼芙蓉波）芙蓉城。（在連城縣）芙蓉障。（[illegible]）芙蓉劍。（[illegible]）芙蓉冠。（仙人衛叔卿冠）芙蓉燈。（[illegible]）芙蓉樓。（[illegible]）芙蓉梁。（[illegible]）芙蓉枕。（孟浩然詩）芙蓉帶。（說文）芙蓉草。（[illegible]）芙蓉湖。（宋胡宿有芙蓉湖泛舟詩）芙蓉臺。（羅浮有芙蓉臺）芙蓉漏。（遠公弟子造）芙蓉粉。（[illegible]）芙蓉香。（見葉廷珪香譜）芙蓉巾。（[illegible]）芙蓉旂。（[illegible]）芙蓉幢。（[illegible]）芙蓉丹。（[illegible]）芙蓉髻。（[illegible]）芙蓉盃。（[illegible]）芙蓉裀。（[illegible]）芙蓉菊。（[illegible]）芙蓉脂。（[illegible]）芙蓉鏡。（[illegible]）芙蓉幕。（[illegible]）芙蓉匣。（[illegible]）芙蓉帳。（[illegible]）芙蓉褥。（[illegible]）芙蓉簟。（[illegible]）芙蓉砂。（[illegible]）芙蓉湯。（[illegible]）芙蓉酒。（[illegible]）芙蓉面。（[illegible]）芙蓉顏。（[illegible]）芙蓉姿。（[illegible]）芙蓉質。（[illegible]）芙蓉鷊。（[illegible]）芙蓉衫。（[illegible]）芙蓉鷗。（[illegible]）芙蓉屏。（[illegible]）芙蓉府。（劉參得詩歸路芙蓉府）以上近八十種。其他花木未有及此者也。

郗氏

釋氏輪迴報應之說。本以勸人爲善也。梁武帝后郗氏。平生妬忌。損物害人。死而爲蟒。尚未足快人意。乃帝一爲禮佛懺悔。卽生忉利天。見一天人容貌端麗。異香馥郁。是以一生惡業。一懺盡釋。既免惡身。又生天界。人亦何憚而不爲惡哉。釋教之不足取信者以此。

嚴武

嚴武欲殺杜子美。宋人極口爲之辨。夫以武之陰賊殘忍。八歲時卽以鐵椎擊殺父妾。在京城時。納鄰女之彝。又懼其追。而以琵琶絃縊殺之。其視杜陵老叟。砧上肉耳。武之所爲不殺者。杜雖失言。不過潦倒詩酒。無足深忌。至于八哀輓詞。政自少陵全交厚道。未足爲不殺左券也。

潔疾

古今有潔疾者。莫如庾炳之王思微米南宮倪元鎮。然他人猶似矯僞。倪至終身不與婦人交。此眞得潔之理者也。今人亦有好潔者。然但修飾于飲食衣服之間。至于男寵女色污穢之極。恣溺滋甚。恬不介意。此豈眞好潔哉。

纏足

婦人纏足之制。古今說者紛紛。卒無一定之見。三代無論。予考漢事秘辛。天子納梁商女爲后。其足首尾長八寸。底平指斂。則漢不弓彎一的證也。唐滕王諸宮婢皆被淫。至崔簡妻鄭氏。取一隻履擊王。敗面破額。則唐不弓彎亦一的證也。後唐劉后不及履跣而出。則五代猶然也。墨莊漫錄謂始于窅娘。庶幾近之。而世猶以樂府有雙行纏之語。李郢明金縷鞋之語爲疑。不知古人但不弓彎耳。未嘗無纏終日跣足也。如今男子皆有裹脚。豈得爲纏足左券哉。至于女裝既異。則彎靴綉履。亦取其異于男矣。何以必其短小乎。樂天但言趺如春妍。而不言尖如春笋。謝靈運言素足之婦。而不及短足之姝。卽東昏玉奴步生蓮花。亦非以其小也。然女足不纏實佳。

妬虐之報

趙飛燕死而爲黿。郗后死而爲蟒。李勢寵姬化爲斑鳩。武后死後納于大甕。萬蝎螫之。宋李后死。雷火焚其殯宮。椒房妬虐之報如此。何況民間。

簒賊之女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莽簒位之日。手握玉璽。極口詬詈。擲之于地。後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大怒不從。曹操女爲漢獻帝后。操簒位。時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四。乃以璽抵軒。涕泗橫流。楊堅女爲周宣帝后。後知堅有異志。意頗不平。簒位之後。憤惋尤甚。堅欲奪其志。誓死不許。三人者。皆簒弒之賊。而其女之志行節操。亦酷相類。如此無論其父。卽在廷諸臣。不可媿死耶。

物類有親

獨以猿爲婦。豺以狗爲舅。蜥蜴與龍爲親家。古樂府云。豹則虎之弟。鷹則鷂之兄。

借錢下禮

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向天帝借二萬錢下禮。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閒則天上亦有嫁娶。亦有聘財。亦有借貸。而牽牛之負債不還。天帝逼債報怨。皆所當聞者也。書此以發一笑。

妬婦遺害

劉伯玉妻妬投水而死。死遂爲水神。每男女靚粧過渡者。風必覆舟。紹興間。姑蘇龍王娶妾。爲其夫人妬虐致死。天帝行雨。大風驚湖數百里。田廬盡遭漂溺。妬婦死後。猶遺毒若此。

肉名

肉屛風者。楊國忠也。肉陣者。亦楊國忠也。肉腰刀者。李林甫也。肉鼓吹者。李匡遠也。肉臺盤者。孫晟也。肉譜者。李守素也。肉疾者。申王也。肉飛仙者。沈光也。肉几者。黃甑兒也。肉磨者。晉宦者也。（仟世紀時人）肉翅者。劉鈴下卒也。（登高投風如履平地）

男色

男色之好。人以爲始于龍陽君。非也。伊訓曰。比頑童。時謂亂風。此男色之始也。

盛姬

國君娶同姓。人知有吳孟子。而不知有盛姬也。然盛姬死曰妻。則似穉齒。未堪進御。且甲戌得之。而戊寅告病。相距才五日耳。既曰妻配。則不應葬以皇后之

禮。至勞曹邢之君來弔。而命太子爲之主。且諡曰淑人也。壬寅喪而庚辰除服。三十有九日。妻耶。繼耶。禮皆不經。固知此書原屬附會。溫飛卿詩有西陵夢盛姬。是也。

戮妬婦

房玄齡任瓌妻俱妬。賜婢妾皆不得近。太宗聞之。賜以酖酒。而皆不畏。竟勅侍女別居。是以天子之威。不能行一妬婦也。我太祖高皇時。開平王常遇春妻甚妬。上賜侍女。王悅其手。妻卽斷之。王憤且懼。入朝而色不恬。上詰再三。始具對。上大笑曰。此小事耳。再賜何妨。且飲酒寬懷。密令校尉數人至王第。誅其妻。支解之。各以一臠賜羣臣。題曰悍婦之肉。肉至。王尙在座。卽以賜之。王大驚。謝歸。悚惋累日。此事千古共快。其過唐太宗萬萬矣。

貧富

貧富相形。雖英雄未免動色。陶穀得黨家姬。取雪水烹茶曰。黨家亦有此否。曰彼粗人。但知銷金帳裏。羊羔美酒。淺斟低唱耳。陶默然慚。唐太宗與蕭后觀燈。問孰與隋主。對曰。隋主每夜殿前香山數十。一山焚沉香數車。沃以甲煎。香聞數十里。計每夜用沉香二百餘車。甲煎百餘石。房中不燃燈燭。懸寶珠一百二十顆。照之。太宗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宋高宗於慈聖太后誕日。極天下之奉。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爲燭。列十數炬。而太后若不聞。上奉卮問此燭頗愜意否。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閤皆然。上因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蕭適無論。煬帝徽宗。亡國之君耳。而繁華富盛之態。猶令後人追慕。故老子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嘻知言矣。

十姨

陳子昂閩州人。閩州有陳拾遺廟。訛爲十姨。遂更廟貌爲婦人像。邑奉甚嚴。溫州有杜拾遺廟。後亦訛爲杜十姨。塑婦人像。又以五髭鬚相公無婦。移以配之。五髭鬚者。卽伍子胥也。拾遺之官。誤人身後如此。子昂屈爲婦人猶可。獨奈何令子美爲鴟夷子皮妻也。

娶贅女

宋劉庭式娶瞽女及死。哭之甚哀。坡公高其義。呂華陰亦娶瞽女。生五男皆舉進士。張孝純永錫。徼時依吉氏。許妻以女。及登第。巨室求爲婿者甚衆。皆拒絕。歸娶吉氏。無何卒。有妹雙瞽。無問之者。永錫欲娶之。吉固辭。永錫曰。某荷公德。令女非某娶。則終無人娶矣。意極誠確。竟娶之。禮待有加。生二子。皆顯。三君固皆義士。然庭式華陰娶瞽于既聘之後。而永錫娶瞽于衆棄之日。尤爲人所難也。

牡丹花會

蘇長公在杭貫憲僚時。所至日事游宴。縱情湖山花卉之間。當是極風流人物。然在揚州時。揚州舊有牡丹萬花會。每用花數萬朶以爲屛幔、至樑棟栱柱之間。悉以竹筒注水插花。蓋倣西京故事。人頗病之。公一至。吏以爲案。是卽判罷之。作書報王定國。有云雖殺風景。亦免造孽。始知公之爲政。不專風流。然花開盛時。政以花下吟賞爲樂。若使採折殘滅。動以萬計。直是花之大厄。有何可賞。此公所以爲眞風流也。

婦人拜跪

婦人拜而不跪。自古已然。宋王貽孫對趙中令。謂古詩長跪問故夫。則古婦人亦跪。不跪自唐則天始。今制婦人亦跪。但拜時不如男子一揖閒一拜耳。然連拜不起揖者。俗謂之叩首。乃賤者之禮。非貴之也。至于揖。則男子雙手至地。婦人略縮膝而已。此禮不知與古同否也。

燈婢燭奴

唐甯王夜于帳前。列木刻矮婢。各執華燈。自昏達旦。目爲燈婢。申王每夜宴。取香刻童子綠衣束帶。使執畫燭、目爲燭奴。二王同時。行事相類如此。然傳紀載之。以爲奢侈。近代如嚴分宜父子溺器。皆用金銀鑄婦人而空其中。粉面綵衣。以陰受溺甚矣。

尤物移人

彭祖七百餘歲。卒以娶小妻。妖淫敗道。自隕其命。北山道人。修行千年。爲悅衛雯令之女。竟被擒戮。五戒禪師戒行精苦。一悅妓女紅蓮。竟墮惡道。尤物移人。可不懼哉。

妬婦

人有妬婦。直是前世宿冤。卒難解脫。非比頑嚚父母。猶可逃避。不肖弟兄。僅止分析、暴君虐政。可以遠遁。狂友惡賓。可以絕交也。朝夕與處。跬步受制。子女僮僕。威福之柄。悉爲所持。田舍產業。衣食之需。悉皆仰給。衘恨忍恥。沒世吞聲。人生不幸、莫此爲大。蜀有功臣。家富聲妓。其妻悍妬。未敢屬目。妻死之日。方欲召幸、大聲霹靂。起于床簀、遂驚悸得病而卒。秦石某爲騎將。苦妻之妬。募刺客殺之。十指俱傷。卒不能害。如此數四。竟與偕老。沈存中晚娶張氏。常被箠楚。拔其鬚髮、血肉狼藉。及張氏死。人皆爲之慶。而存中神氣索寞。月餘亦卒。國朝楊大司農俊民。老而無子。妻悍尤甚。侍婢有孕者。皆手擊殺之。楊竟憤鬱暴卒。布衣黃白仲亦遭此困。無食無兒。豈非宿冤哉。

紫桃軒
襍綴

國立臺灣大學藏書

望雲仙館

紫桃軒雜綴卷之一　　檇李遺書

檇李李日華君實著　同郡孫福清稼亭校刊

人從天台來貽余秋草一叢作花類桃而艷紫可愛因植之雪窗峯下踰年遂滋蔓滿山尉余未詳其性以修服食徒伴書籤承硯濟悅目雅觀而已因取以名我軒而日手綴雜所說於其中

古人以杯爲不落取其常飲則昏酣之流也以麴糵爲昌不托以其躬造致精則饕餮之首也以屐爲不借以其各自適用則鄙斬之漸也余欲以不落名筆以不

托名者以不借名書庶於吾儕雅有實際云

胡蝶物之善化者莊周夢爲胡蝶方其夢也栩栩然蝶也及其覺也蘧蘧然周也以爲人神開斂變化有不能自知者耳然或夢爲鳥而麗乎天夢爲魚而麗乎淵極其升沈之異此則不抑不抗逍遙飛舞於兩間不飲不食吸引羣芳清妙之氣以自快故余嘗謂蝴蝶蟲類之飛仙而莊子亦云自喻適志其灑然眞有可想者每春末夏初菜上小青蟲相沿土牖牖黏莞自裝不戢日漸有毛角又數日破蛹而出翩翩上下突蝶亦有多種惟橘蠹所化畧偏青黃唐滕王善畫蛺蝶有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村裡來菜花子之目又有大如蝙蝠者崔豹古今注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鳳蝶江東人謂之檀木一名鳳子一名鳳車一名鬼車又名蛙蛬言如篷之扇颺也頗要化爲蝶人以爲莊生寓言耳癸辛雜識中載三人化蝶則實有其事一楊昊妻少艾延歲得子昊出外客死之明日有胡蝶大如掌徘徊江氏之傍竟日乃去及聞訃聚哭蝶復來遶江氏蓋昊不能割戀於江故化蝶以歸耳

其二李鐸諫議知鳳翔既卒有蝴蝶萬數自殯所以至府宇嚴厥無下足處府官弔奠揮之不相辨踐蹈成泥大者如扇踰月方散其一楊大芳娶謝氏謝亡未斂有扇大蝶色紫褐翩翩自帳中出徘徊飛集終日而去周公謹詩云帳中蝶化眞成夢鏡裏鸞孤枉斷腸吹徹玉簫人不見世間難覓返魂香李商作江氏詩曰碧梧翠竹名家兒今作翩翩蝴蝶飛山川阻深羅網密君從何處化飛歸大抵一氣搏捖何所不幻化矧蝶體輕妙於出機入機爲最捷耶余於此益

歎莊老寓託之有味

史稱晉武帝平吳之後荒於遊幸宮中乘羊車任其所適宮人望幸者以鹽汁灑地竹葉插戶冀欲引羊銜羊性狠劣實不能駕車考隋輿服志羊車晉司隸校尉劉毅奏置盇護軍羊琇私乘者也其制如軺車金寶飾紫錦幰朱絲網馭童二十人皆兩鬟髻服青衣取年十四五者謂之羊車小史駕以果下馬其大如羊帝之所乘實此車也插竹灑鹽殊爲傅會

日影周髀靈憲周官鄭注皆云每千里差一寸何承天云六百里差一寸信都芳云二百五十里差一寸

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辰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遞曜而極星不動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北極紐星爲樞是不動處也祖暅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盇辰天壤也凡天無星處皆曰辰惟北極紐星爲衆動之樞而其末亦一度有餘適無別星故得驗其不動耳

廣州新會縣蜆崗以南瀕海人有蔬圃乃淺水中積沙而成者或爲大風飄去若浮筏然番禺有人訟失去蔬圃爲人所匿在百里內外盇其事也載玉堂閒話

正統十三年正月六日太湖中大貢山小貢山鬬開闔數次共沉於水起復鬬踰時乃止觀者如堵貫州舊定衛有一水一曰滚塘寨一曰鬧蛙池一夜水聲搏激居民起視噴面波濤不可逼近迨旦一涸一溢土人以爲水鬬又海人候潮云山撞潮來海唑風雨則常所迷望之山歷歷在目唑者萬喙聲也此三說皆余友羅定守吳赤含所親紀宇宙大矣何所不幻忽儒者謂頭折不周巨鰲戴山爲罔何耶

土脉有横有豎許潁閒田有豎土者不可稍以其不停水也陝以西民皆穴土而居亦曰此横土可斷若遇豎土即坍塌矣

舜娶堯二女娥皇女英世所習聞也禮記云舜崩於蒼梧之野盇三妃未之從也大戴禮帝繫篇云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匽註者以娥皇女英女匽爲三妃漢地理志云陳倉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育冢祠則舜有四妻矣山海經云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

則又有一妻矣列子曰舜弟妹之所不親也父母之所不安也綱目註舜妹名敤手列女傳云瞽叟欲殺舜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則是舜有二妹耶越絕書云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是又嘗有兄矣（補按敤手嘗即繫也後人誤合二字爲一耳）

梁時用錢自破嶺以東八十爲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陌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爲陌今民間有紙裹貫

人者每百輒闕數文使知梁時陌法受者嘗無快快矣

劉宋散騎常侍戴顒撰禮記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中庸之单行久矣宋儒以爲表章始於二程非也

古者因生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蓋言得封而後有姓耳隋佞臣王劭曲說逢主謂同德則同姓異德則異姓故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爲姬姓欲改漢王諒氏帝躊躕未果梁武亦黜其畔子綜別爲踍氏腹臆之流何所不至耶

道書極貴口中津液謂之金醴玉漿無事靜坐漱而自嚥不徒灌溉五臟亦能止滅心火不使飛敱乃旣濟之理也煞非淡素自茹緘嘿自攝則焦吻塞喉正恐無唾可嚥耳

銅人針灸圖載臟腑一身俞穴有玉環俞不知玉環是何物張紫陽玉清金華秘文論神仙結丹處曰心下腎上脾左肝右生門在前密戶居後其連如環其白如綿方圓徑寸包裹一身之精粹此卽玉環也醫書

論諸種骨蒸有玉房蒸亦卽是玉環其處正與臍相對人之命脉根蒂也

俗傳洞賓戲妓女白牡丹乃宋人顔洞賓非純陽呂祖也蓋三峯內御之術其源出於老狐假命精之征足齒笑胃之劍安可污我上聖耶

老樹西風鷲鶴壞牆陰雨繡龍蛇此余夜宿豫章白玕行館所得句也又記行天目道中忽得句云溪流春淺鹿麋過山路雨晴松栢香俱一時之實而前後不復可綴遂不成章

種荷萬柄蔭蕉半畝日夕起居其間能令魂夢馨香肌膚翠綠每六月思逃暑不得輒兀兀坐作此觀

竹嬾茶衡曰處處茶皆有自然勝處未暇悉品姑據近道曰御者虎邱氣芳而味薄乍入盎菁英浮動鼻端拂拂如蘭初拆經喉吻亦快然然必惠麓水甘醇足佐其寡薄龍井味極腆厚色如淡金氣亦沉寂而咀嚥之久鮮腴潮舌又必藉虎跑空寒熨齒之泉發之然後飲者領雋永之滋而無昏滯之恨耳

天目清而不醨苦而不螫正堪與緇流漱滌筍蕨石瀨

則太寒儉野人之飲耳松蘿極精者方堪入供亦濃辣有餘甘芳不足恰如多財賈人縱復蘊藉不免作蒜酪氣

顧渚前朝名品正以採摘初芽加之法製所謂罄一畝之入僅充半環取精之多自然擅妙也今碌碌諸葉茶中無殊菜瀋何勝刮目

分水貢芽出本不多大葉老梗潑之不動入水煎成番有奇味薦此茗時如得千年松柏根作石鼎薰燎乃足稱其老氣

昌化茶大葉如桃枝柳梗乃極香余過逆旅偶得手摩其焙餅三日龍麝氣不斷

羅山廟後岕精者亦芬芳亦回甘但嫌稍濃乏雲露清空之韻以兄虎邱則有餘以父龍井則不足

天池通俗之才無遠韻亦不致嘔噦寒月諸茶黣黯無色而彼獨翠綠媚人可念也

普陀老僧貽余小白巖茶一裹葉有白茸瀹之無色徐引覺涼透心腑僧云本巖歲止五六斤專供大士僧得啜者寡矣

金華仙洞與閩中武夷俱良材而厄於焙手

匡廬絕頂産茶在雲霧蒸蔚中極有勝韻而僧拙於焙既採必上甑蒸過隔宿而後焙枯勁如藁秸瀹之爲赤滷豈復有茶哉余同年楊澹中遊匡山有笑談渴飲何奴血之誚甚實錄也戊戌春小住東林同門人董獻可曹不隨萬南仲手自焙茶有淺碧從敎如凍柳清芬不遣雜飛花之句既成色香味殆絕恨余焙不多不能遠寄澹中爲匡廬解嘲也

天下有好茶爲凡手焙壞有好山水爲俗子粧點壞有

好子弟爲庸師教壞直無可柰何耳

雞蘇佛橄欖仙宋人詠茶語也雞蘇卽薄荷上口芳辣橄欖久咀回甘不盡合此二者庶得茶蘊顧着相求之仍落魔境世有以薑桂糖蜜添入者求芳甘之過耳曰佛曰仙當於空元虛寂中嘿嘿證入不具是舌根者終難與說也

賞名花不宜更度曲烹精茗不必更焚香恐耳目口鼻互牽不得全領其妙也

生平慕六安茶適一門生作彼中守寄書托求數兩竟不可得殆絕意乎

精茶不惟不宜潑飯更不宜沃醉以醉則燥渴將滅裂吾上味耳精茶豈止當爲俗客吝倘是日汨汨塵務無好意緒卽烹就寧俟冷以濯蘭蕙斷不以俗腸污吾茗君也

世傳美髯者多不得其死雲長茂先往往而驗謝靈運臨刑捨其鬚裝祇桓寺維摩詰像王僧辨子王頒爲父報讐發陳武帝陵燬其尸見鬚皆不落其本出自骨中豈鬚美者殃猶爲祟耶

洪範木曰曲直乃曲中有直直中又有曲一曲一直而木之形勢畢矣

古人林木窠石本與山水別行大抵山水寬高深廻環備有一時氣象而林石則草草逸筆中見偃仰虧蔽與聚散歷落之致而已李營邱特妙山水而林石更造微倪迂源本營邱故所作蕭散簡逸蓋林木窠石之派也

昔顧愷之象人張僧繇繪龍俱不時點睛以爲神明在阿堵中也山水林石家以苔爲眉目古人極不草草

嘗聞白石翁積畫一篋俱未點苔語人曰今日意思心昏鈍俟精明澄澈時爲之耳

畫中有天地作地極難夷險通塞迂迴徑直要須了了於胸而後了了於筆可也若夫畫中之天卽是空處空處豈能着力然不無工拙者以其通塞處有安不安耳

繪事要明取予取者形象彷彿處以筆勾取之其致用雖在果毅而妙運則貴玲瓏斷續若直筆描畫卽扳結之病生矣予者筆斷意合如山之虛廓樹之去枝

凡有無之間是也

姜白石論書曰一須人品高文徵老自題其米山曰人品不高用墨無法乃知點墨落紙大非細事必須胸中廓然無一物然後烟雲秀色與天地生生之氣自然湊泊筆下幻出奇詭若是營營世念澡雪未盡即日對邱壑日摹妙蹟到頭只與髹釆圬墁之工爭巧拙於毫厘也

陳郡丞嘗爲余言黃子久終日只在荒山亂石叢木深篠中坐意態忽忽人不測其爲何又每往泖中通海處看激流轟浪雖風雨驟至水恠悲詫而不顧噫此大癡之筆所以沉鬱變化幾與造物爭神奇哉

梅花道人吳仲圭爲人孤潔厲崖岸嘗寓吾里春波草閣食貧課子蕭然自居非類不得而干也每作繪就即鐍鑰之不妄以示人有富人具肥甘往餽初亦欣然接之已而齒及繪事欲乞一二即厲色絕之悉麾其筐篚噫筆墨小技也非清操卓行則不工是豈世俗庸妄人所得窺闖其間耶

山行遇奇樹恠石即具楮墨四面約略取之此亦詩家李賀錦囊之儲也

作畫如蒸雲度空觸石一任瀰漫遮露晦明不可預定要不失大成之致乃爲合作學書如洗石蕩盡浮沙濁土則靈竅自呈秀色自現二者於當境時卓豎眞宰於釋用時深加觀力方有入路耳

人知撫州有顏魯公楷書麻姑壇記碑而不知本州又有公書花姑壇碑花姑者女道士黃靈微也年八十而有少容一日爲野象拔箭嗣後象時象每銜蓮藕以獻宿於林莽神靈衛之人無敢犯者化於睿宗朝所塟處惟空棺開元中立仙壇院選高行女冠黎瓊仙等七人居之公爲刺史記其事焉

余少年嗜奇必欲爲非常事終日搜異書訪異人有號通元子者授余服餌法一編其極簡易者春時服薔薇嫩頭十月即可每日服信三厘漸增至一分即可入水坐臥不病如是經年則可蠟塗身體挾利刃潛遊江湖劫睡龍之珠得珠而行空自如觸石無礙三界八寰可縱浪矣此飛仙之業也而始於嗑薔薇嫩頭譚此於客未嘗不胡盧而笑

春日同友坐花下戲作蜂蝶評蜂喧而擾蝶靜而逸蜂掠花膚澤而妝花最痛蝶染花魂神而與花相忘蝶者花之密契蜂者花之蟊賊蝶去來翩翩聚無踪跡蜂營窟宅擁徒衆所啖幾何務爲橫積適資人割截而已矧又毒尾肆螫甘作人間孽蟲乎蓋蝶仙趣所攝而蜂則貪嗔癡具備之一物也

閩中黃琴趣先生授予養蘭訣云春勿出秋勿入夏勿乾冬勿濕蓋春氣雖和未至穀雨前清晨有薄霜最能損蘭不宜輕出四時惟秋露最繁卉木經夏焦灼之後必得此一番濃厚露氣濡養兩月方得含蓄孕秀以待來春發舒若蚤置室中則潤淺而易稿矣夏之頻灌以救枯冬之遠濕以避凍固常理也自予得此訣盆蘭彌盛

蒲州賣藥翁就富人王諭不與諭揖讓而揖諭蒼頭訝問之曰此蒼頭是我輩人故揖之君非我輩人也竟乞此蒼頭爲弟子長安樂人鄭文之女生而善方響號方響女楊太眞知而欲召之女怫然曰我上淸侍妃太眞我輩人也柰何召我因飛去夫唯於貴賤尊

卑外認得我輩人斯其爲仙眼耳

唐遠祖李龍遷梁武時築城於龍州牛心山死因葬其地後人立祠號李古人廟則天革命時遣人鑿斷其山水變赤色腥穢祿山之亂明皇幸蜀有老人蘇坦迎奏請御衣一襲於斷處塞之明年兩京尅復帝駕迴鑾夫武氏雖篡亦李氏婦耳此山蔭李必并蔭武身得居攝享遐壽初雖負垢終得反正祔於唐廟孰非此地脉流慶而柰何妝之耶觀其塞後安史遂平則是眞運之數假手家牝以召猪龍之孽耳無關李武之興替也

仙人般長生曰造化洪爐凡物出生者靡不消爛以至藥點之亦靡不可化其不可化者惟人髮與泥中朱筋而已先文林覩此預作壽櫝斷然用老杉每歲一朱之歷三十餘年朱已寸厚且歷言柳枋穿穴補湊不足用前輩作事悉有所本不徒然也

梁武帝學佛精兒陶弘景神仙宗伯唐太宗英武眞君李煜荒淫孱主而皆篤意書法咸有深嗜卓詣蓋由書道中備有眞寂元曠與夫雄姿綽態可攝種種根

性令其醉忘耳大都諸解書人俱龍龍種不一其聲遊戲墨海」也

白石生辟穀嘿坐人問之不荅固問之乃曰世間無一可食亦無一可言采雲膏霞液精神自往來而已余以爲精神自往來卽雲膏霞液也熟讀黃庭乃見此

米南宮書大小天馬賦有掣銜頓轡不受羈絡之氣山谷注李伯時所畫天閑六馬贊矜栗聳峙如就羈鑾輿排仗閶闔署千里遠適之意而不敢逞若坡翁作馬券與李方叔則高朗卓犖宛然龍駼步驟延頸顒目以顧草澤之羣三公筆墨變化往往隨事注精以展其妙如此

匡續師柱下史得仙住南障山周威烈王遣人迎之遂騰化惟空廬存故改呼匡山或云廬山有弟子二人其一白鹿眞人乃有白鹿洞其一洪子眞乃有洪井非葛洪也

摘梅取其恬韻溢鼻擘橙喜其香霧噀手薦櫻賞其朱彩曜目若沾沾以齒頰從事無論必作腑臟之楚非與兒曹何異

捌葉道人與余遇於少室之西峰告余曰秦漢以還天地氣澆薄今天下無黃金盡鏐無白璧盡珉無明珠盡璣無騏驥盡駘無鶴盡鶩鶩無美人盡粉澤無才子盡橫弄筆墨余曰無道人盡掠虛漢乃相與大笑罷去

人知毛穎傳有管城子爲昌黎所托而不知實有仙人管城子晉武帝時尹虔子張石生李方白咸師事之得其蒸丹餌朮法以昇雲天虔子在元洲爲高眞張石生爲東源伯

人知葉令王喬之舄爲雙鳧不知晉南海太守鮑靚之履爲雙燕靚爲南海時葛稚川隱羅浮靚每密過之譚論達旦始去而門無車馬之跡獨雙燕往還人怪而問之則其雙履也以舄屬令以燕屬守特爲拈出以丐修詞者

嘗聞人說黃子久年九十餘碧瞳丹頰一日於武林虎跑方同數客立石上忽四山雲霧湧溢鬱浡片時竟不見子久以爲仙去予向疑躭畫者飾之今繙道藏玉文金笈經公望編錄者非一其師則金蓬頭友則

莫月鼎冷啟敬張三丰乃知此老原從十洲來繪畫特其糤米狡獪之一技耳

學書不可漫爲散筆必於古人書中擇百餘字成片段者併其行間布置而學之庶血脉起伏有一種天行之趣久之自書卷軸文字不必界畫質量信手揮之亦成準度所謂目機銖兩者也

學書妙在神摹神摹之法將古人眞蹟置案間起行繞案反覆遠近不一觀之必已得其揮運用意處若旁立而視其下筆者然後以銳師追之卽未授首亦直

薄城下矣

摹法書卽楷札長短亦須經意求與原者不差分毫方易於追步此無它法一似欲作僞蹟欺人者則無不肖矣

近有善作僞書欺人者亦多有優孟伎倆及其擺置古人自運依然傖父面目此固由其胸次猥瑣不能吸攝古人妙處亦是用意規擬時止求蹤成蹟不能神而化之消歸自己故也

余嘗泛論學畫必在能書方知用筆其學書又須胸中

先有古今欲博古今作淹通之儒非忠信篤敬植立根本則枝葉不附斯言也蘇黃米集中著論毋毋如此可檢而求也

古人作一段書必別立一種意態若黃庭之元淡簡遠樂毅之蒼深沉鬱蘭亭之俛仰盡態洛神之飄颻凝佇各自標新拔異前手後手亦不相師此是何等境界斷斷乎不在筆墨間得者可不於自己靈明上大加淬治哉

今人不如古人只是氣魄雖下所謂氣魄又不是咬牙

努睛所可勉作者然則何如曰於利害毀譽處放教十分澹去而一意與古人相求自然不爲世俗轉換而大妙可冀矣

書屋擇深山紆曲處結構止於三間上加層樓以觀雲物四旁修竹百個以招清風南面長松一株掛我明月老梅寒瘦低枝入牖芳艸縟苔周於砌下東屋置道釋二家書西置儒籍中橫几榻之外雜置法書名繪朝夕白飯魚羹名酒精茗一健丁守關杜絕俗轍往來如此十年鍾王顧陸則不可知斷不在虞褚以

詰聱邱華原下矣

吾輩學書正如壯兒學手搏豈是不能握拳築脊直是要學其勢耳得勢則跳躍顛撲動能制人死命令旁觀者見其雄逸震蕩以爲天地且入其低昂歙美中奇能溢出矣

倪雲林爲盧山甫作六君子圖乃松柏樟楠槐榆六樹行列修挺疎密掩映位置得宜而皆在平地且氣象蕭索有賢在下位之象豈感當時胡運否塞高流隱遁而爲是歟此老胸次冰雪烟雲相爲出沒筆端固

自勝絕而興寄所託亦非凡俗所測也

夜夢與數客登山深窮奧絕處口自哦云嘯命猿作身爲鳥賓一語亦頗奇琢豈余山壑之癖已深而神魂亦自變幻耶

趙白雲不知何許人自稱九十餘鬢髯皓白余因沈翠水識之爲余劇談終南之勝云其中多不死者山有大楮樹剝取皮漚之毛茸茸然細厚類氈剝夏服之多涼冬披之温從春至夏有七葉薹薹萊秋冬有九葉薹薹萊二種香美甘腴不煩五味亦有稻穀豆麥就

澗旁沮洳處播之自生不藉耕蓺熟則蒐以儋盌手擷之不分爾我又以機器運飛瀑爲轉輪或碓或磑盡日爲用以故人皆不勞而資用裕如深山既少有往來亦無異巧奇玩滋味伐生之具故人耳目閑曠腑臓清虛又上古異人傳有接氣之術人有少疾則入室坐圖嘘吸吐納多至旬日則健爽如故山中最壽者堯碧天道人自黃巢亂時入銅帽道人自宋末時入今皆在餘鼎鼎皆數百歲人白雲抵其中留二十年以思家復出今迷不可復往白雲之言雖未足

盡信然吾輩耳目睹記爲疆域垣籬所封又安知天地間無逃死窟乎

大西國在中國西六萬里而遥其地名歐海國列三主一理教化一掌會計一專聽斷人皆畏聽斷者而教化會計獨其尊等耳旁國侵掠亦聽斷者徵發調度然不世及須其人素積望譽年過八十而有精力者衆共推立之故其權不久而勞於運用人亦不甚歆羨之地多犀象虎豹人以捕獵爲生亦有稻麥菜茹之屬文字自爲一體不知有儒道釋教國中聖人皆

隶教於天主天主者以爲最初生人生物之主也立廟共祠之其言天地萬物之理與中國異謂天有三十二層地四面懸空皆可著人日大於地地大於月地之最高處有闕日月行度適當闕處則光爲映蔽而食五星高低不等火最上水最下金木土參差居中故行度周天有遲速其言皆著圖立說亦頗有可採處自古迄今不知有中國至世廟末年國人利瑪竇者結十件航海漫遊歷千餘國經六萬里凡六年抵安南而入廣東界時從者俱死瑪竇有異術入不

能害又善納氣內觀故疾孽不作居廣二十餘年盡通中國語言文字瑪竇紫髯碧眼面色如桃花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爲善人也余丁酉秋遇之豫章與劇談出示國中異物一玻璃書屏一鷰卵沙漏狀如鷰卵實沙其中而顛倒滲泄之以候更數携有彼國經典綵罽金寶雜飾之其紙如美婦之肌不知何物也云其國之樹皮治薄之如此耳瑪竇年已五十餘如二三十歲人蓋瓌瑋之得道者汗漫至此已不復作歸計余贈之詩云雲海盪朝日乘流信綵霞西來六萬里東泛一孤槎浮世常如寄幽棲卽是家那堪作歸夢春色任天涯彼眞以天地爲階闥死生爲夢幻者較之達磨流沙之來抑又奇矣

青牛道人不知何許人冬脂帽褐褦一衲寒兩朝扉濕重不可勝道人夷由自若栖匡廬者三年所矣往往於深巖絕壑中遇之人與之食則食否則閉目趺坐經旬如故人以此奇之山有古松棱聳偃曲上摩青霄下臨谿谷道人踞其上如胡牀焉風雨驟至幾欲顛覆道人方噓呵欠伸如不聞耳余登山物色之因

問道人二六時中將何用心道人云天上天下無我青牛用心處道人曰公平日何所留意余曰參禪看話頭求脫生死道人曰我這裏不用許多鹽醬只一味古青牛又曰雖然如是當關不讓處連古青牛也撇在一邊因振錫拱手而去入重雲中望不可極矣奇哉彼何所求者世之士大夫褁足闉闠持甘啖肥而猶哆口談無生可愧矣

昔子羔爲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亂子羔違之至郭門刖者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

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隨又曰於此有空焉乃入門啟而出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我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也門者曰斷足吾罪也昔君之治臣也以法臨當論爲臣惻然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予在九江有悍男子孫庭秀者爲里中橫余痛懲之迫余被譴廷秀鳴金揭竿大號於市以白予枉一城洶洶幾至不測予益甚愧子羔而廷秀實刖者之就也誰謂民心眞不古耶

廷秀又偕郡父老四十餘輩涉鄱湖往謁憲臺訟冤迫回値月黑夜風雨驟作船不得泊飄搖欲覆一舟俱惶怖喪氣一老父劉姓者獨倡衆號祝云吾輩非犯險覓利之商結訟搆爭之豎以廉官被汚特往省謁告於上冀爲地方留賢耳神如果有靈豈忍魚腹我乎祝畢帆端有火忽如流電諦視三燈也二小而一大照舟洞明風雨頓息衆皆駭愕知神意咸曰得泊跎鷲洲足矣及抵岸問之果跎鷲也隨風濤如故矣曹生光宇者爲予作神燈傳梓行余自揣薄德豈足上動神鑒當是赤子號呼一念籲天之誠有以致之也

戊戌六七月間江西縣工執役於余處一日言其鄉人來云南昌豐城之間有龍降平疇蜒蜿不能去旁居民恐懷相與鑿池函水蓄之諸童稚旦夕相就狎視殊無他也余曰果爾境內當有秉要大臣一旦失勢爲匹夫者余亦偶據理爲占耳未幾而次輔洪陽公得罪謫爲民余言適中然降龍事實謬聞非實意亦古者戲言飄瓦之驗歟大都造化端倪虛實同幻機緘既宣卽同實兆耳

勝國時周莿溜善山水能於叔明大癡兩家法度外獨標平淡清遠之趣嘗觀其作義興諸山奄有倪迂疎散而細密之意自在此君畫不大顯亦賴爲人須作故不易得耳

嘉善布衣吳愛蕉者宏正間人畫法吳仲圭筆意姚御史公綬猶及見之

蠹魚食神仙字便得化去衛濟川養六鶴以粥飯啖之鶴漸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啣之余贈常所往來書

賈一聯云行藏半似嗣書鶴生計甘為食字魚用此也

浮梁人昊十九者能吟書逼趙吳興隱陶輪間與衆作息所製精磁妙絶人巧嘗作卵幕杯薄如鷄卵之瑩白可愛一枚重半銖又雜作宣永二窑俱逼眞者而性不嗜利家索然席門甕牖也余以意造五采流霞不定之色要十九為之貽之詩曰為覓丹砂到市廛松聲雲影自壺天憑君點出流霞盞去泛蘭亭九曲泉樊御史玉衡亦與之遊寄詩云宣窑薄甚永窑厚天下馳名昊十九更有小詩清動人匡廬山下重回首十九自號壺隱老人今猶矍然

己亥仲春十有八日夜熟寐中口忽念數句而覺云南山有竹北潭有魚截斯長竿以釣沮洳沙瀨瀧瀆白鷺郤走烟消霧空明月在手語意頗清想亦是嚴先生見授耳

五馬圖不知誰筆一白鼻鐵驄一赭花騮一陰白褐騂一彤白騧一點子淺騮在破磧烟蕪中傍有高柳入雲意態古淡纖婉必非凡手可及或趙仲穆蹟上有題句押天秩二字詞筆亦高雅印記辨驗庸五二字當是字庸五耳余亦系以一詩曰破磧荒寒野草春梢雲烟柳太愁生毛龍錦段閒俱並不為金羈九頓塵

絲竹之技其變多端予偶同數友訪白牛渚一豪士酒酣出伎佐歡主人與諸郎亦自韝臂彈梁州古調伊唔凄緊殆欲墮淚其器有提琴胡撥四兎兒味琵琶名皆平日所未見者而提琴之聲尤纖妙婉折如蠅語蚊吟其有低昂節度其法以維綜拂之非主人不能盡其妙也是夜余不覺醉倒裸卧堦石坐中一狂友大叫曰今而後知色可傾城音能亡國余述一絶以謝曰玉人相對坐銜杯胡撥秦箏次第開彈到月斜方入破滿身花影卧蒼苔

唐人書法俱從右軍禊帖中各自抽繹而成如伯施得其朗潤信本得其縝栗登善得其婉逸公權得其雄邁泰和得其超卓陸柬之趣模則又全體脫出而之其神駿其不踐迹而天成者顏平原楊景度二人耳

蓄精含奇泉不輕渝試有異香亦不妄爇必俟天日晴

和簾疎几淨展法書名畫則薦之貴其得味則眞端拂拂與口頰間甘津並入靈府以作送導也若濫以供俗客與自己無好思而輙用之謂之殄天物與棄於溝渠不殊也

精墨乃松液所成又經化鍊輕升滓濁盡去漬以淸泉磨以瑩石如膏如露濡毫之餘閒用以吸靈奇之氣透入竅穴久久自然變易骨節澄鍊神明謂之墨仙非虛語也世謂耽書畫者必壽此理也耶

草新生者不惟翠色流晔可愛勢奕奕上出高一尺者意騰躍過五六尺此莊子所謂怒生亦謂之菁英凡物莫不有之在文則彌貴耳

金華吳孺子毋雨後即策杖石邊樹下尋覓苔豐縟者玩之竟日曰天地間森秀華蒨之氣除李太白酒邊橫眼卓文君鏡裏舒眉卽此物矣又喜啖吾鄉冬米曰此檀香粒也寸斷白芹蘸桃花鹽以爲饍具

趺坐宜霜根老樹偃仰宜漏月疎林寢室曲傍巖阿書案平張松下階除步步芳草軒檻處處名花語鳥一籠半睡半醒中着耳文魚彌沼無情無緒處憑欄掌

帙理籤必須雪子賡吟共釣悉是烟流怒則折絃揮空曰丈夫適志須富貴何時喜則短琴橫膝曰高山流水定有知音但持傖偈何必作酸餡頷頭雖頂儒冠定不下冷豬註脚盟諸心矣甯費口詞

商谷居節文衡山高足畫法簡遠淸拔有宋人之致作小景貽戴子文後四十年復題其上云點染青山四十年寸縑不改舊風烟散人漫稱江湖號未買松陵一釣船其風流文雅可知矣

戴雯字子文生不茹葷血幼誤啜蝦湯即隨乳嘔出背有字一行隱隱月中照之點畫儼然莫辨其何字也爲人端恪純素通儒釋諸典與之語覺世間機關無可着處蓋宿生善人也

戊戌仲冬十五夜泊吳閶門外霜月滿江同沈伯宏子廣盛甯庸團飲張六姬船頭酒酣客有彈三絃者曲盡其妙余作歌以贈之曰洞庭木落西風多布袍越客登飛艫寒溪遶城月照水渺渺烟樹啼棲烏篷窗中斷踏歌歇美人盈盈坐霜月盃分綠瀡灩金波釧冷單衫露肌雪豪談劇謔意已盡坐中忽出三絃客

容年三十美風姿正是撩風芙月時青娥暖耳紫半臂纖手削玉揉花枝一絃一珠珠活潑三珠滚滚亂挑撥化爲黃鳥入花間淡日和風響鉤聒海棠貪睡柳貪眠一齊喚起春風顛況棠堂院下紅雨雨聲滴破青苔磚隔聽有人愁聽雨噥噥唧唧相爾汝一朝蕭颯轉無聊陰廊切切秋蟲語沙頭老鶴亦斷腸劃然驚起天地霜千家砧杵夢魂裏萬騎鐃歌關塞傍悲歡意緒總不同謳在搊搊柳柳中風箏線斷刀尺冷珮環何處敲玎琮蟲肝鼠膽吉鷄舌蜂鬚蝶翅相

嵾茸喜爲微溜吐幽籟悲作老木含淒風四時氣候俱可變何況鬢凋青黛顏消紅蔡女十八拍稽生廣陵散潯陽江頭泣孀婦柯亭老竹驚飛翰何如此客細作碎金琢玉裂綃聲引我詩魂入清境客彈已罷歌亦竟明月欲落不落美人欲睡不睡坐客低回頭伶俜總爲餘音嫋人聽若非白骨觀初成幾爲三絃絃子愁成病

元元遺山賦雲巖石詩序因載觀州倅武伯英詠燭剪一聯云啼殘瘦玉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當時以爲奇絕予細思上句無味因戲改之云春殘月魄蠶頤動蹴落花鬚燕尾香庶於體物較勝乎

黃葉頭陀舷公新柳句云夜雨已愁禁不得春風只管舞教顛不意枯禪偏饒柔婉之致余則以爲無敵之云湖波染就憑春雨野色分携到小橋

紫桃軒雜綴卷之一

柴桃軒雜綴卷之二

檇李李日華君實著　同郡孫福清稼亭校刊

風土記曰擊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四寸形如履臘耶童少以爲戲分部如摘博藝經曰長尺四闊三寸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釋名曰野老之戲具也元晏曰十七時與從姑子杲卿等擊壤於路則晉時尚此戲矣吳盛彥賦曰以手中之壤擊地上之壤如今以錢取之之類也

杜陽雜編載隋大業中元藏幾爲過海使風飄一洲曰滄洲人多不死上有金池水石泥沙皆如金色有金莖花如蝶人多帶之曰不帶金莖花不得到仙家今人但知曰銅掌承露爲金莖

陝州西南有洪溜澗古函谷關也漢武帝時楊僕請以家僮七百人築塞徙關新安故有秦函谷關漢函谷關之別

河神巨靈擘山掌跡在華嶽足跡在河東首陽山河正貫二山之中三教感通錄云巨靈名秦洪海

杜預攻吳江陵江陵人以匏繫狗頸臨城示之蓋元凱患癭故也

張良所封之留乃徐州沛縣留城鎮地狹民寡非陳留也

述異傳荀瓌事母孝好道術潛棲卻粒嘗東游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仙也鶴止戶外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凌空渺然烟滅江夏辨疑曰鄂之黃鶴多以爲費褘昇仙之地故閻伯程爲之記曰費褘

登仙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按蜀志褘爲魏降人郭循所害不得其終安有駕鶴而憩此耶方輿記曰昔有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因得名樓以西臨崖有石如磯名黃鶴磯後人建樓託俯磯上不更名耳

豫章舊志曰匡俗字君孝夏禹後裔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八年封俗鄡陽男食邑茲郡因曰越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於洞庭之山故世謂之廬山釋慧遠廬山記云有匡俗先生自殷周之際遯居其下古廬山記

云匡俗周威王時生而神靈居於山上世稱廬君云

三者未知孰核也

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注據歷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

汝南先賢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鄴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後漢周舉傳云太原一都有龍忌之禁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舉爲并州刺史乃作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使還溫食然則所謂寒食

乃是冬中非今節令二三月間也

學齋呫嗶今人常談市井葢出於後漢循吏傳中云白首不入市井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宋元英因讀風俗通曰井亦謂之井市言人至市有鬻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然後到市顔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而言其處市井也

崔豹古今注金吾車幅棒也漢執金吾亦棒名以銅爲之金塗兩末謂之金吾漢百官志曰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二十人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文獻通考武帝增置八校更名中尉爲執金吾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以名官

衛公兵法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爲一疊

博物志茯苓化爲琥珀一名江珠或云燒蜂巢所作又云鷄卵可作琥珀酉陽雜俎或言龍血入地爲琥珀南蠻記甯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

以爲琥珀元中記言楓脂入地爲琥珀世又傳蟠桃入地所化大都物有精液醲厚淪入土中久而凝定成魄耳

吳越春秋吳王闔閭命國中作金鉤令曰能作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賞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詣於宮外而求賞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乃舉衆鉤示之何者是也王鈎甚衆形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曰吳鴻扈稽我在此聲絕於

口兩鈎俱飛着父之胸吳王大驚乃賞百金復齋漫錄云筆談曰唐詩多有言吳鈎者兩彎今南蠻謂之葛黨刀余按吳越春秋吳王作鈎釁以人血試之以人也豈存中忘此耶鮑照詩錦帶佩吳鈎此言吳鈎之始也至杜甫則云含笑看吳鈎李白云吳鈎雙雪明韓翃云結束佩吳鈎李益云腰懸錦帶佩吳鈎李涉云腰佩吳鈎位飛將曹唐云將軍溢價買吳鈎皆是言佩環之類非刀劍也又按吳越春秋薛燭善相劍越王取純鈎示之燭曰觀其文如列星之行此純鈎也後之目吳鈎爲劍者豈由純鈎而誤耶

阮藉詩趙李相經過注趙漢成帝后趙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舞妙歌幸於二帝也丹鉛餘錄阮藉詠懷詩西游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倖之儔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數與微行者藉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延年說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會孟言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

唐時亦實有是人乎

三洞羣仙錄武陵漁人入桃源者乃黃道眞廣川畫跋以爲卽黃聞道人盖李衛公所謂黃尊師者也又武陵先賢傳潘京世長爲郡主簿太守趙偉問京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破光武時移治東山之上遂爾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曰高平爲陵於是名焉

藝經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相彈也魏文帝典論云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碁畧盡其妙世說彈碁魏宮中妝奩戲也魏文帝於此技亦特好用手巾拂之無不中西京雜記成帝好蹴踘羣臣以爲勞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碁以獻通志畧彈碁譜一卷徐廣撰彈碁經一卷張東之撰梁武帝有彈碁論王褒蔡邕丁廙夏侯湻俱有賦古今詩話彈碁局方二寸中心高如覆盆其顚爲小壺四角微起李商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碁絕不類蹴踘頗與擊鞠相近疑是傳寫誤耳白居易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

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又魏文帝自負此技以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云能帝使爲之客著葛巾低頭拂其妙踰於帝今凌閣者既誤奕棊之手談爲手彈而因認彈棊爲對奕殊可捧腹

甘泉谷北岸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物也關輔古語云耆老相傳咸以爲此樹即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也演繁露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漢武故事既得欒大即甘泉宮造甲乙帳前庭植玉樹玉樹之法葺珊瑚爲枝以碧玉爲葉花子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爲之故顏師古注云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非自然而生國史纂異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細葉士人謂之玉樹今人以謝庭玉樹爲子弟之佳者然不知竟何指耳

楚辭瑤漿蜜勺實羽觴班婕妤賦酌羽觴兮銷憂陸機詩羽觴不可筭注羽觴置鳥羽於觴以急飲也劉德曰酒行疾如羽也孟康曰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如淳曰以瑇瑁覆翠羽於下徹上可見束晳曰逸詩云羽觴隨波流且以隨波之用證之若果插羽則流之非便至謂玳瑁翠羽相須爲麗則大不經惟李善引漢書音義作生爵形者是也古飲器自有爵眞爲爵形劉杳謂古尊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酒者即其制也

古今藝術圖秋千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趫者復古編云詞人高無際作秋千賦漢武後庭之戲本云千秋祝壽詞也後訛爲秋千又爲鞦韆迺以綵繩懸木立架士女坐立其上推引之荆楚歲時記春節懸長繩於高木士女袨服坐立其上推引之名鞦韆楚俗謂之施鉤涅盤經謂之罥索或曰齊威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國天寶遺事宮中至寒食節競築秋千令宮嬪戲笑爲宴樂帝呼爲半仙之戲優古堂詩話晁無咎評樂章歐陽永叔浣溪紗云綠楊樓外出秋千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余按唐王摩詰詩秋千競出垂楊裏歐公詞意本此晁偶忘之耶

神農草木經載青芝生泰山赤芝生衡山黃芝生嵩山白芝生華山黑芝生常山皆久食則輕身延年而不老又其傳五芝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

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徹如堅冰蓋山嶽得天地方隅正氣精英之所綸結故奇狀如此服之自然羽化亦是巖洞幽邃處所常有之物以其產之僻非人跡易到是以目爲罕物乃養生之藥非瑞世之符也漢武多慾妄希長生一時方士以此炫惑元封中有芝九莖連葉生甘泉殿齋房中遂赦天下作芝房之歌宣帝元康中有芝金色九莖生函德殿銅池中自此世因相沿爲貴尚至宋王欽若以矯誕導其君大中祥符元年七月欽若獻芝草八千

餘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是年冬十月至泰山封禪欽若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六年十一月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餘本七年正月丁謂獻芝九萬五千本噫極矣然不聞其狀透徹如堅冰若神農草木經所載五嶽之芝也意亦是老木腐草所幻化菌蕈之類而稍緣飾之以欺人耳又按道藏靈寶芝草品所陳形色象貌種種不一而黃帝種芝法按五方取曾青雄黃黃金丹砂雜草藥堀土覆蓋之則各成芝豈欽若等所獻率是物耶閩廣人

掃落葉成堆取各色木斧劃數處置葉堆中稍沃以米泔不旬月輒得菌蕈至以爲業轉販天下人力之能佐造化久矣

成都記杜宇亦名杜主從天而降好稼穡教人務農後以位號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子規三月子規鳴一作秭歸爾雅疏子嶲鳥出蜀中說文蜀王望帝化爲子嶲今謂之子規楊雄傳注鶗鴂一名買鵖一名子規一名杜鵑爾雅杜鵑一名嶲周甌越間曰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凡啼皆北向禽經江介曰子規

蜀右曰杜鵑張華注啼苦則自懸於樹自呼曰謝豹又曰子規莫肯先鳴每旦必推一鳥使啼不歇歇即羣啄之必流血乃已生子百鳥爲哺豈其有神靈寓託爲之耶

燕名鳦有二種紫胸輕小者越燕也胸斑聲大者胡燕也色白者數百歲燕也小說王謝者渡海遇風附板至一洲有烏衣出見驚曰我主人也因達王妻以女問此何國曰烏衣國也一日思歸乃命遣飛雲軒令王謝入其中閉目少選即至家梁上雙燕呢喃下視

謝始知所到固燕子國也秋社燕將去謝附一詩尾間云悞到華胥國裏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軒脫去無消息淚灑東風幾百迴明年燕來有詩云昔日相逢冥數合如今隔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雁飛世因謂燕去來率渡海然味其詩句但淺不過虞初之流見唐人有舊時王謝之句而飾成之耳文昌雜錄載京東開河岸崩有蟄燕無數晉郗鑒爲兗州刺史歲饑或掘蟄燕而食之則燕之去亦就蟄於遠近非必渡海明矣

方城楚國險塞處在南陽葉縣境荊州記曰葉東界有故城號方城郡國志曰葉有長城名方城郭仲產云因山以表名陳張正見賦鎮方城於漢水唐書地理志山南道領方城縣通典漢渚陽縣西魏置襄邑郡有方城山詳此當是楚塞綿邈因山逶邐作城四合如匳中故名方城耳

周禮揚州其浸五湖一名具區其派有五故曰五湖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三萬六千頃故以五湖名義興記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洮湖爲五湖酈元水經注謂長蕩湖射貴湖上湖滆湖太湖爲五湖韋昭謂胥湖蠡湖洮湖陽湖太湖爲五湖史正義以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虞翻云太湖有五道東通長洲松江南通安吉霅溪西通宜興荆溪北通晉陵滆湖西南通嘉興韭溪故云五湖陸甫里云太湖上通咸池一水五名紛紛莫有定說要之虞公五道爲近若甫里又溟涬矣天下萬水有不上通咸池者耶其它各自擬合支流浜汊以足五數益可笑也

人參名人蓡者漸漬之義以其得地氣浸漸成長如人形故也又名人微微亦微漸之意一名黃參以其得土膏土色屬黃又名人御以其生有階級又名鬼蓋以其生背陽向陰又有神草地精海腴之目大約標其滋益於人耳出上黨山谷者最良遼東者次之高麗百濟者又次之潞州紫團山與太行相連出參名紫團參即上黨也高麗人參讚曰三椏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椵樹相尋椵音賈樹似桐以其陰廣則滋生多也今沁州遼州澤州箕州平州易州檀州

幽州嬀州并州及河東諸州與泰山皆有之欲試上黨參但令一人含參一人空口同走三五里其不含者必大喘促含者氣息自如也上黨民以參爲地方害不復采取今所販者多是高麗百濟新羅者亦可收子於十月下種如種菜法秋冬采者堅實春夏采者虛軟非盡關地產厚薄也又江淮間及滁州山谷生一種土參苗長一二尺葉如匙面而小味極甘美土人多用之其力甚劣薺苨之類耳末俗嗜利巧僞百出有用參洗煮過自飲其汁而鬻之者不可不察也太醫吏目李子郁者著人參傳一編辨證詳盡

天山一名雪山一名太白山以四時常有雪也史記索隱以爲祁連山卽天山在張掖酒泉二郡西河舊事曰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唐書地里志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里有折漫羅山亦曰天山陝志伊吾郡爲天山高十五里廣六十里冬夏積雪不消亦名雪山匈奴見之皆下馬拜漢遣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卽此也元和志於張掖郡旣著祁連矣而伊西庭又曰甘肅州有此山則是自甘肅張掖而西至於庭州相去三千五六百里而天山皆能周遍其境矣

史記苜蓿一名光風生罽賓國爾雅翼似灰藋今謂之鶴頂貳師伐宛將種歸中國西京雜記樂游苑中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一名懷風時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照其光故名茂陵人謂之連枝草陶隱居以爲長安中有苜蓿園北人極重此味旣老則以飼馬唐廣文嘆曰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長貌亦言旣老而食之不已爲可嘆也嗟夫漢貴武則以飼馬唐賤文則以養士一物足以觀矣

崔浩曰瀚海北海羣鳥之所解羽故曰瀚海余見大西國人利生者持一神像見示乃先團聚五色鳥毳爲之而外用玻瓈四合函之極其精妙豈其國亦羣鳥委羽處耶

漢武帝得王母所授五岳眞形圖實備千古寫山水訣其說有五一者山符安鎭山嶽檄召萬靈之文二者山號神仙倒景俯視山川之勢寫其曲折蟠礴在地

之勢三者山形取峯巒洞室所在與其高下丈尺等級之數四者山骨取其骨體所像支幹所分以定形局五者穴眞取其泉水所出金寶所藏以覘山脉又東岳之奇在巖松海日西嶽之奇在雪中仙掌北岳之奇在飛泉百道南岳之奇在靈草丹砂中嶽之奇在雲霞變幻種種各擅皆丹青粉墨所宜研討者宗少文特寄向平之志於豪翰我不知畧具前數者否

杜光庭一白犬名曰吠雲光庭以麻油塗犬足縉布裹之曰吾聞以油塗犬足日行萬里

道士吳涵虛好睡終日人號之臾猱其言曰人如要閒必先學懶若不懶定不得閒也

唐張氳號洪崖生有好古之癖開國公李太一貽孔子木屐一枚太子洗馬田游巖貽尹喜龜王戎如意杖侍御史郭翰贈王烈石髓楊炯贈孔子石硯楊雄鐵硯楊齊哲贈嵇康鍛槌陳平和贈謝靈運鬚數莖僧智遠贈蔡邕焦尾琴葛洪刮藥篦僧修然贈迦葉頭陀鉢秦休莊贈河上公註五千言稾本劉守章贈四皓鹿角枕司馬子微贈淮南王藥杵臼節度使張守珪贈海蝦鬚牙長一尺八寸明皇亦以內廄白驢賜之氳跨以出入曰此千年雪精也余謂氳雖奇士而當時贈貽亦寓譏謔如李斯狗枷相如犢鼻之意耳何怪近日鬻古者競借古人標立名目以欺不識丁人耶

余前漫記蝶事今又得一則宋慶歷中有張九哥者混迹市丐中燕王呼而賜之酒因請以伎悅王乃乞黃羅一端金剪一具疊而碎剪之俄成蜂蝶無數或集王襟袖或飛棲宮人鬢髮九哥復呼之一一來集復

成一匹羅中有一空如一蝶之痕乃宮人偶捕之耳王曰此蝶可復完羅否九哥曰不必姑留以表異

陳碧虛二奴一名黃精一名枸杞以寓不忘服食之意

劉居中住嵩山控鶴庵乃山巔最深處居恒有大蜥蜴三尺長者羣聚遶盎吸水纔入口即吐之已圓結成冰珠如彈丸纍纍積地俄震雷一聲盡失去如掃矣明日山下人來云昨午大雨雹盎即蜥蜴所爲也推是則雷之雷公風之飈母與虹蜺之能飲醬盎皆血屬者憑之以神變化乎又嘗聞雷陽山中民每掘地

得雷公則蝶食之

又蝴蝶事一則宋高宗紹興中有班直官崔羽巽職游羅浮學道一日坐化衆焚於紫霞亭烈燄中有蝴蝶徑尺騰空而去

李林甫之女號騰空隱廬山屏風疊後太白贈以詩有素手掬青靄羅衣曳紫烟之句

老君所授尹喜五千文以其爲藏室柱下史得見三墳古書大都節錄其要語以爲訓耳至漢河上公有章句蜀嚴遵有指歸俱未有道德經之名自唐元宗既

作注釋始改定章句稱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之石渦口老子廟中廣川董逌書志考錄甚詳蓋非老君之舊多矣有志者當盡削去諸家傳會之說而脈脈自求理解庶不負此書也

唐相陸希聲云文王觀易九六之動貴剛尙變而要之以中老氏察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然則老氏正易之根治易者可不明老乎

仲長子光字不曜隱河渚間守令來謁託以病有請道者書老易二字示之

觀復高士謝守灝曰唐傅奕考覈道德經衆本有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冢得之此妾事喑嗚叱咤之主不理管絃粉黛以逢其豪侈之習而獨嗜元默虛無之典至以爲殉其超出虞姬輩不啻數十等矣意亦墉城中女眞不厭囂塵惡境而特一示現耶

王右軍淸眞恬曠神仙一輩人其誓墓之舉辭榮安素發於誠心不唯靈襟無滯抑於神理何虧而華陽眞誥以爲坐此乃罹幽獄何耶若爾則神武門掛冠征

虜亭祖帳當時以爲嘆然於尙書郎之不得其爲尉怨何如而尙得盥水於蓬萊也

詩人多目梅爲香雪然唐商七七者有異術呼屏間畫婦人使歌婦人應聲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歸來柳自飛香雪則柳花也或疑柳絮無香而太白詩亦云風吹柳花滿店香何耶

昔人謂谷永字子雲實作劇秦美新文而以畀揚雄宋方士顏洞賓以採戰邪術昵伎女白牡丹而以畀純陽儻余甞仕江州理官上官中有向余索西廂記者

蓋以世行李日華西廂本也余既辨明付一哂且幸此公未曾留意醫術不從余覓本草蓋本草亦有日華子注也

宋三年一郊官無大小皆廕子其名自轉考必蔭授之官又行蔭典凡一官出身子孫弟侄以及外孫與甥惟不及壻耳兩制大臣平生有瀕死之疾遇醫得起者有恩可推亦准本官陳乞噫何其濫也

君上祝翁翟溪舊姓自號閒忙道人於生計俗交一切不問終日摟松剔石樹菓運泉籠鳴鳥沼游魚蘭蟲彈雀以為樂事如此半生而室如掃矣幸餘灰甕數弓僅支朝夕其家傳有唐人砍膾書一編文極奇古類陸季疵茶經首篇製刀砧次別鮮品次列刀法有小晃白大晃白舞梨花柳葉縷對翻蛺蝶千丈線等名大都稱其運刃之勢與所砍細薄之妙也末有下豉鹽及潑沸之法務取火齊與均和三昧疑必易牙之徒所為也當時余愛其文未及借錄今書與翁皆化烏有矣下豉鹽篇中云剪香柔花葉為芼取其殷紅翠碧與銀絲相映不獨爽喉兼亦艷目然竟不知

香柔花為何名也

余官西陳勵事往來扶溝有何上舍者任界首闢地為十五畝園樹蕉百本性喜學書所宗吳興涵陽頗非蘇米鑒裁凡近未可與深語而姿態豪甚家善釀出宿醞對客頃刻百餘杯議論益跌宕園丁植葡萄四五種白者最珍冬月掘坎倒架連蔓覆藏之霜雪中啟竇摘食齒牙漸漸作聲如嚼珠玉甘美透脇不可言蓋所謂葡萄氷也余昔聞長老談服官之難事事如一瓶鐵漿難吞難嚥不容不吞嚥如佛說閻羅王自受鐵丸鐵漿之苦以壓服眾鬼耳然遇夠隱索情鋤強惠弱破積蝘之網活窮外之囚真見獨行洞照黑暗於苦趣中亦未嘗無甘味也因撮書讞獄快意者成一編曰葡萄氷年來習懶成癖并其本亦失去久矣何老索題楣柱余倚醉縱筆云學書蕉葉盡縱酒秫田多乃實錄云

廣州官庫每交割出陳異卵一枚大踰斗云部民陳鸞鳳之胞也曰海瓊曰我不知鸞鳳為何物然卵屬震震為雷寧詎知不為鸞雷統領耶然余考古以非子

爲馬卵所生唐陸鴻漸江陵鳥卵所出有僧聞啼聲收之旣長筮之得鴻漸於陸乃姓陸而名鴻漸又江可孫雲宮法語載宋楊文公之祖夢武夷君托化及大年生乃一卵形剖之紫毛被體貯而棄之江濱其叔父異之追至於江化爲嬰兒收養之後爲光祿卿丞則卵之生人豈止鸞鳳哉

偶與緇流談因果言人所作罪戾死後被冥官拷掠無纖毫或遺非佛法不能懺除學問文章全不濟事余曰顧所犯何如耳若些微之罪學問文章亦足賴也

緇流曰何居余笑曰假令沈嘉則王伯穀一輩山人被酒犯禁夜行踰越巷柵所由獲以聞官官必不遽加捶楚儻有好文者必曰先生醉乎此所由而謝去之矣又聞唐伯虎讀書山寺積雪無聊椎村犬拾佛廬中木牌位作薪烹食之狂飲浩歌自樂隣寓有措大窺之伯虎憐其寒寂分啖歡劇措大歸即大病爲鬼語呵責之曰我寺之伽藍神也措大拼曰事由唐寅奈何偏苦我耶神曰唐寅則可且汝何人敢效唐寅此又學問文章足賴之一騐也坐客鬨堂曰如子

言我輩稍自壯矣

道書極難讀以所論有內外丹而內丹中又自分內外內旣倣外說爐鼎鉛汞外亦倣內說精氣神又同稱嬰姹黃婆雜然作隱語非得慧心頴悟或有眞傳未易卜度也

葛稚川專煉丹石陶宏景顧玉朝眞躡景而又感[illegible]冥會之事翹渴狂想於層霄朗碧之中若時時有於旒颺輿之及者後乃有周子良事爲之作冥通記余以爲冥會者岳瀆諸靈所假影響是神道所攝而躡

景奔宸則醮祭科儀耳宏景亦事爐火多聚糠秕烟燒蓬勃竟致損目好奇之過也

世傳黃帝御八百女而登雲天黃谷壽光輩因主其說以開三峯之術至元上陽子又詭以易道傅會之云神仙煉丹築基後必須入室行此半時之事以得先天大藥於彼家使江湖無賴執此以愚士大夫殞沒而不悟可嘆也余以爲此術縱有之必源於老狐非人類所當言

世間雖財與色能耗人精氣速人死亡而方士之言曰

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女可採藥以長生旣快嗜欲又得超勝何憚而不爲耶予以天理人情揆之恐無此大便宜事不敢信也

嘗見梅花道人爲葛可久作山中山圖四面皆高嶺而中以淡墨暈一峯尖反低於四山觀者咸不解其妙余曰孫興公天台賦云倒影重淵匿峯千嶺此非所謂匿峯者耶

沈子廣畜一鸜鵒頗慧黠一夕爲貍所驚化去子廣瘞之松下而余爲作銘曰慧心靈骨綺詞巧舌香迷隴

雲魂杳巴月翠襦凋盡玉粒罷酸餅彼金懸永閉瓊匣蓋偃松蔭盎覆苔窟幽靈未沉清語或發瘞鶴餘珉續布汝烈翦落禰賦樹茲短碣草堂主人文苑之傑碎鴒補贅聚兎問穴花影紛披森峙巇巉亦以寄悼亦以怡悅諸劇之友聊紀日月

杭州臨安有天目山河州歷陽縣亦有天目山南陽唐縣有桐柏山天台亦有桐柏山河南登封縣有少室山鄧州亦有少室山今人目金陵爲地肺終南山亦有地肺爲四皓修煉處山川顯名者其重複何衞矧

幽隱瑣細者耶

堪輿家用樞極二木作向盤樞得天地之陽晝用之極得天地之陰夜用之方於山川晷度無差繆然此二木實一種以結子赤黑色別之湖州閔尙書家採其葉配合他藥爲丸服之人皆享上壽少者亦九十餘是眞造化靈奇之品耶余族昆龍南令雲麓先生得其方授余而因詳其說

項子京令錢生倣古作散卓筆以漆液固其頭每管用三兎之毫時一兎價三分加以綁工定値一鐶有半

入手眞行草隸揮運無不如意用年餘而不渝余得一枚若利劍在篋動與之俱而當時不甚以爲難得今日想之眞如帝所鈞天樂部中物豈容復見也

元時極重元學邱長春張虛靖與全節輩旣受帝者崇奉而一時隱淪高士亦往往浪跡其間如張貞居方上淸高彖先褚雪巘黃子久片紙隻字所落人皆寶秘而亦於元中寄寓豈非以胡運方鄙儒而不可爲乎

壽魚丙穴之魚出楚地衡湘之間今九華山澗中亦有

之葇鱗紅鬐大如手掌殊美甚歲於春時一出必在泉流洶沸處豈是山竅穴與趙相通而魚乘泉勢騰躍以來歟

四明山產青檽子其樹不可見每於石上得之蓋洞天中物神仙所秘耳

甲辰閏九月余在貧城以太夫人喪謝事候代未至游汳之餘遡無寄託有部中三老李汝耕者以手書菊十餘本見貽黃白赭紫燦然如錦高秋物色如許而萱萎北堂棘心與感殊爲悵悵緣其名率俚俗不稱

爲別立佳號一付園丁識別種類歸藝家園一付兒子賦之以觀厥技每歲九月末霜菊倘蓓蕾今閏九日在霜後十日菊已大花較正九日風味反勝此正如官醞稍經宿願諸茶瀹第二盞漢文選讀過再讀蕓龍腦次日入室未可與俗人言也

韓昌黎以一年好處在草色有無間則初春時也蘇東坡又以爲在橙黃橘綠時唐人則以爲在新笋晚花時大抵各有會心不容互廢耳余則以爲四時早暮悉有好處在人不在境如飽後緩步青莎白石間孰寐初醒茶鐺適沸作松雨飀飀聲四月積陰乍開濃綠欲到人眉目邊夏月午後薄醉臨沼弄水吸荷花香秋暮倚高閣看霜樹青黃紅紫掩映堆垛冬日欲雪忽氷珠迸落竹樹中琤琤清響皆不可謂非騷人消受處也

蘇松嘉錯壤處有地名大蒸小蒸皆在積水中崑樹蓊蔚圍聚成村落地名蓋取氣蒸雲夢澤之意管仲姬小蒸人子昂往來其地因作水村圖又爲管公造樓名管公樓余曾見子昂手抄佛書用管公樓印成朱

格子昂與仲姬伉儷情極篤有妾名舞袖而無出仲姬爲公所蓄耶擁姬歿後公自置耶余十年前洮湖因經其處舟中寫大小蒸圖不知何友取去

鍾離雲房自稱天下都散漢鍾離權世人誤以漢字屬下作漢鍾離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本亭名漢壽而世又誤呼壽亭侯同一漢字屬上屬下皆成誤矧九經三史連篇累牘其誤可勝道哉

漢宣帝思念輔佐之功則寫博陸侯以下元帝縱欲則寫王嬙諸美人以次待幸宋仁宗畏敵則寫元昊像

觀之唐太宗重文則有十八士瀛洲圖蘇子瞻黃庭堅輩互相推引則有西園雅集圖楊之儀慕米南宮又私寫其像於蕭閒堂崔徽自妍其貌乃手寫已像若余輩於君無題樹於友無雅交於情無深鬱歷落手腕正堪與寒松怪石効薄伎而已時偶有貌人矣君脫屐因及此

余游白嶽同與門人陳衛伯維舟八里灘推篷弄筆寫古岸荒蓁作礨砢一石四面草樹苔蘚中縈一線白爲樵逕其上不作倚壁谽然爲雲爲霧爲烟爲雨爲不可知而已而自覺生動之趣不可沒因與陳生極論繪事余曰凡畫有三次第一曰身之所容凡置身處非邃密即曠朗水邊林下多景所湊處是也二曰目之所矚或奇勝或渺迷泉落雲生帆移鳥去是也三曰意之所游目力雖窮而情脈不斷處是也然又有意所忽處如寫一樹一石必有草草點染取態處寫長景必有意到筆不到爲神氣所吞處是非有心於忽蓋不得不忽也其於佛法相宗所云極迥色極略色之謂也今世畫者惟不通此一法故一槩刻畫

拔挺而絕無飛動之韻耳陳生欣然會心併乞前畫去覓爲人所攫每見輒悵悵也

宋嚴羽卿論詩姜堯章論書皆精刻深至具有卓見及所自運顧遠出諸名家後大抵議論與實詣確然兩事議論者識也實詣者力也力旺者能及識識到者又能消力語云識法者懼每多拘縮天趣不得泛溢觀白石書詠滄浪詩自當得之

天地間篤於伉儷而薄於所生莫如禽鳥厲於滋乳而絕無聯屬莫如蟲魚是以慈烏稱羽族之聖螽斯育昆類之和誠物之有獨稟歟

冶容之婦行必挾鏡啣名之士袖有綾紋不惟眉目膚髮盡以供人而肝膽肺腸悉非己有亦可憐矣

奎基法師尉遲敬德之子年十八有絕力每出以三車自隨一載醇酒精饌一載女樂十餘人一載兵器而自與壯士錦袍花帽以騎從遇所欲留處縱飲至醉擁女樂遍幸之而後與壯士運矛挺槊擣刺自快率以爲常元奘法師自西域取經回欲立賢首宗旨而難其堪授者一日請於唐文皇曰大唐國中能承我

法嗣者尉遲子耳帝命敬德令依奘剃落奘爲開示數語即盡棄其習而精研宗乘合相宗諸秘奥皆其所披析也然性廓落不知有戒律饑則恣餐飽則鼾睡而已一日行脚買牛肉啖之而挂其餘於錫端至一刹乃宣律師所住也留之三宿别去宣律平日受天供不御人間食至是天供三日不至基師行復來宣師曰日來爲粗行者腥穢所觸而天人曰不然我輩嶽瀆小聖耳兩日聞本刹有大乘菩薩四洲大力神王色欲界主咸在擁護故不敢處矣今幸其行始得修敬也宣律爲之三嘆久之曰我不能也而奉律（葢嚴此一段話記游上老僧號休如者與余夜談於龍井不知所攄出藏何函何典爾時但覺雄邁愿濟之氣可以壯人膽骨故特追而著之）

秦璽或以爲李斯或以爲程邈石鼓文或以爲宣王或以爲宇文周瘞鶴銘或以爲右軍或以爲陶宏景或以爲顧況月儀或以爲索靖或以爲唐人蘭亭出右軍無可疑然又以爲有眞蹟二本唐人所重者孰耶眞刻至南唐徐鉉又僞作屏障長縑書以欺陶穀絲交書或以爲嵇康或以爲右軍或又以爲出李懷

琳黃庭經或以爲逸少或以爲楊義和夫赫烜有名之蹟前人尚無定目如此末學小生挾枵腹而輒欲程量千古何可得耶

公輸子名魯班楚之巧人與墨翟攻守相拒者晉金華皇初起偕其弟初平師事赤松子得道亦自稱魯班初平又自稱赤松子神仙以名迹爲幻故捨其名而詭襲古號以涸俗稱耳初平又以上帝召主南岳司天文星野而內諱則姓崇名實方服袞冕蒞百神蒞不可測矣

漢景帝時方士驅一羊就帝臥蹴之不動已成石矣晉有鐫字曰石羊公皇初平在金華山又叱石起爲羊物之出機入機神仙悉握之耶

考馬遷西域諸傳博望侯所通諸國乃崑崙南戒唐元奘法師取經天竺所由有西域記乃崑崙中戒邱長春眞人見世祖於漠北和林有西行記乃崑崙北戒近日利瑪竇所作寰宇圖歐海諸處實係海中諸洲嶼乃四洲之部屬遠崑崙麓而錯處者天地之闊大矣風氣日闢不唯中國之人遠涉遐異而荒服之士

亦往往梯航而來聞見互質議得合前數種又參以職方所頒誌乘所載與夫山經地疏航海之編輶軒之錄而運以千秋卓犖之筆自成一書亦大快也恨余懶病廢業徒虛此念耳

紫桃軒雜綴卷之三

檇李李日華君實著　同邑孫福清稼亭校刊

漢魏以來圖書奇蹟梁元帝裒集極多江陵之亡盡付烈焰陳隋稍稍搜聚至煬帝益富立二臺禁中一藏古物一藏法書名繪江都之遊運艫自隨宇文變起倉卒亦踵梁智與寶玉俱焚唐文皇篤意購訪日盛秘府所臧固充牣也武后專制寵臣張易之奏請裝治因令善工密爲摹肖竊其眞者自藏於家易之被誅薛稷取去稷敗爲惠文太子隆範得之而終焚於火宋濬化所刻不知經幾番脫塹矣善學者可不出手眼神而明之以索古人于象外乎

蔡卞曰臨蘭亭一過東坡聞之曰從是證入豈能超勝蓋隨人脚跟轉終無自展步分也

唐人臨蘭亭各自出一種意度右軍平日自書又每種另出一意度非有心求異以入法精熟融爛胷中隨地出之如水波雲葉初無定質可泥耳

鼎者重器其大有可函牛者小亦不下三斗有奇蓋較牲全體而加之火以烹也今世所傳鼎小僅升餘乃古之從鼎特肖鼎形以薦熟物者彝亦有從彝罇亦有從罇皆燕几中物今清士以彝爇香以罇養花皆用其從者非古重器也

獸曰腊鳥曰腒魚曰鱐此古三種乾豆肉果曰果核果曰核蔬蔌曰菹此古三種加籩至於養老又特加珍膳如湻熬湻毋之類取其入口易消化而不煩齦嚙之祿也

余在江州所飲絕無佳酒官厨排當則仰建昌之麻姑或遠致蘇之三白世乃傳廬山下多淵明漉酒行蹤而飲之者香美不可言余以爲淵明至貧得酒輒醉安所得餘酒而藏之耶當是道術好奇士特爲此以寓其戲而世妄以爲淵明耳

金華吳少君畫洗硯圖於疎林下略露灘磧委一硯卓中更不作人物余亦作洗硯圖於柳枝沙岸邊一老傲立而更不作硯但題句云烟中雲樹出復沒風外柳枝斜又斜秋色不禁初到眼偶因洗硯立平沙他日少君見而笑曰吾兩人繪事正如公羊穀梁左氏之傳春秋先經後經錯經各自立義而已

南京百司事簡若太常則尤閒寂先輩有爲是卿者敘日酬眠坐嘯而已一日傳門柝甚急詢之乃宣州入遞公文因春多風園戶訴所供太廟梨花被落盡至秋恐難結實求派他邑有司故爲申請也因成一絕云印牀高閣網塵沙日聽喧蜂兩度衙昨夜宣州文檄至又嫌多事管梨花先輩風流亦可見矣

雪最虛薄取汁餘煉之僅勺合耳色亦陰沈元黝不若山泉之明徹以之瀹茗亦不甚發香味古人用之特標湧尚耳錢廉夫偶得米元章書賁雪二字如盆大因以扁其齋而要余著語余漫應之曰自我讀玉書思餐日月氣崧霞易變滅蘭露亦涓細元陰忽凝沍紛紛捲風絮樹根沒堆染藤蔓牽破襬閨人妬粉粧稚子摶沙戲幽棲事鑪鐺消釋還初地蕭蕭竹雨鳴汩汩苦泉沸有質化無質無味乃有味寧知六出花堪續浮槎記

髹剔銀銅雕鈿諸器滇南者最佳固由地饒精鐵沙石璣貝易於綴飾亦以唐時酋王閣羅鳳犯蜀俘其巧匠三十六行以歸流傳有法至今擅之也大抵蜀匠

最巧不獨錦機紙局冶鑄扇製而已

劉言史樂府詞曰月明如雪金階上迸斷玻瓈義甲聲義甲護指物也甲外有甲謂之曰義樂部有義嘴笛婦人有義髻衣有義領義袖凡物非眞而假設之者皆曰義人名假子曰義男義女言其非眞子女也項羽立楚懷王孫心名之曰懷王夫不直曰王而曰懷王以爲是本不足王特以懷王故王之耳他日又尊之曰義帝則亦以爲非眞帝而假設之也尋又怒曰義帝吾所立何故致命遂弑之江中何異塑工成神像敬事之而終棄擲之曰是出我手何足事哉楚猴本懷如是定名時已泄之矣

春秋書法之妙如六鷁退飛過宋都謂人仰觀見爲六物察之知爲鷁而退飛極望知其爲過宋都蓋先得數次得物次得地也隕石於宋五謂見有隕自天者察之石也所隕之地爲宋而數之爲五蓋先有視次得物次得地而後得數也一句不數字而一時俯仰情態宛然書法之妙無踰是矣宋初穆修張景爲文厭駢儷之習思以古文振之一日同造朝待旦於東

華門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黃犬二人因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曰馬逸有黃犬遵蹄而斃張曰有犬死奔馬之下穆語太拙張較勝而媥犬之色聖人化工之筆未易輕擬也

唐人崇事法書其治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嚮搨曰硬黃臨者置紙法書之傍眦睨纖濃點畫而倣爲之摹者籠紙法書之上映照而筆取之嚮搨者坐暗室中穴牖如盎大懸紙與法書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見以法書故縑色沉暗非此不徹也硬黃者嫌紙性終帶暗澁置之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紙雖稍硬而瑩徹透明如世所爲魚枕明角之類以蒙物無不纖毫畢見者大都施之魏晉鍾索右軍諸蹟以其年久本暗又所宗師故極意取之也臨書如雙鵠並翔各極其致不必爲步驟之拘非於書有深詣者不能也以故屬之虞褚諸公以下三者則趙模馮承素輩職耳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辨駁古今法書最爲精刻乃其辨黃庭經一節實欠詳審伯思曰黃庭經帖爲逸少書僕攷之非也按陶隱居眞誥翼眞檢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惟有黃庭經六篇得存孫此經也逸少以穆帝升平五年卒後二年爲興寧二年此經始降逸少安得預書之又按梁虞和論書表云山陰曇釀村養鵞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已具無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爲停半日寫畢攜鵞去晉書本傳亦著是說然隱居與梁武啟又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勸進樂毅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啟在著眞誥前未之考耳而李太白乃有黃庭換白鵞之句相習之謬也伯思自以爲至當矣不知右軍寫道德經換鵞又寫黃庭經換鵞自是兩番事而太白詩亦兩見一云右軍本清眞瀟灑在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鵞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鵞去何曾別主人一云鏡湖清水漾晴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鵞實互用之也考道藏黃庭有數種有內景黃庭有外景黃庭又有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魏夫人所出乃內景一種係楊眞人羲寫其外景經老君所作先出行世右軍所

書兩不相溷也張懷瓘書斷張彦遠法書要錄並載右軍書黄庭六十行褚遂良右軍書目黄庭經書與山陰道士其時眞蹟自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曝書太宗所遺者六十餘函有黄庭何所復疑哉它人無誤正伯思自誤耳

吾地之熱多在立秋前後至岩桂吐花人猶喘汗不已其寒亦在歲節過二月中直至穀雨始舒暖唐人所謂江春入舊年與玉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者眞成浪語耳然宋時已有諺云蘇杭兩浙春寒秋熱蓋非一日矣

豪侈者暑中喜以冰置坐隅然體薄者護其寒氣遏抑汗孔或以媒疾不若求礬石晶瑩者礱置琴書間望之有積雪凝霜之想可以銷暍而無害也

海外登流眉有絶品片沉乃千年枯木所結如拳如石杵如肘如孔雀如鳳如龜蛇如雲氣如神仙焚一片盈室香霧越三日不散佛經云龍宮有香名象闘每焚一銖則香雲彌漫者三月散爲香雨着衣經浣不去自念凡骨措大無此消受只誦杜子心清聞妙香句亦覺煩穢自除

張鎡字功甫循王之孫豪侈而有清尚嘗來吾郡海鹽作園亭自恣令歌兒演曲務爲新聲所謂海鹽腔也

吠石人積梅雨水以二蠶繭繰絲織紬有自然碧色名曰松陰色享上價此法本宋寧宗宮禁有爲之者一時號爲天水碧天水本趙宋郡望碧者畢也未幾果有航海之應

月中藏桂星是白榆此摛辭家所稔聞也天下萬木何不本於大造而柳獨列於二十八宿何居葢柳根折之生枝插之生長插之生短插之生横插之生倒插之生絮飛漫天著沙土無不生卽浮水亦化爲萍是得木精之盛而到處暢遂其生理者也其光芒安得不透著天漢列於微垣哉送行之人豈無他可折而必於柳者非謂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鄉正如木之離土必如柳隨處可活爲之祝願耳余聞其説於禹州范叔機隱君隱君精天文而好著論者也有書一編惜未有傳之者

張黄門靖之先生負海內重名與時不能俯仰拂衣登

退性嗜繪事不輕與人點染余少年時曾見其海天落照石梁飛瀑二幀於裝潢匠家極譎麗奇偉之致近又於里中孫簡肅公諸孫處見李白看廬山瀑布圖泉壑樹石縱橫森布中一唐幘紅衫人仰面掀髯豪態溢出知其有傾河倒峽之氣鬱盤於胷也抑先生假以自寓乎余但有其一小幀一老維舟倚樹筆法類子昂而特饒恣逸耳

列子言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彼言大化變易不常特寫以鼓舞筆端耳然韓昌黎廣師詩有上日馬人來益自有馬人一種近廣地因太守上任日而來謁也西域舍利國有馬人一類如馬裸露富那夜奢運神力分身作鬻馬人乃得衣感激悲鳴稱馬鳴菩薩董廣川詠韓幹畫馬云錦袍奚官眞卓朔前身作馬通馬語則馬與人相禪出入於造化之爐冶豈有定機也然而萬類皆然故莊生曰天地一馬也萬物一指也世唯大寂定人以為固然無足奇耳

東坡自抄兩漢書既成誇以為貧兒暴富唯手寫校勘經幾番淫意自然融貫記憶無鹵莽之失今人買印成書連屋充棟竟亦不讀讀亦不精書日多而學問日疎子弟日愚可嘆也

爾雅以魚首為丁魚腸為乙魚尾為丙余謂鱗者甲也然則魚一物而四干備焉

西華小窰陳晦甫名節年六十二始以明經薦為校官鬚髮皓然矣遇異人授以服食養氣之術精心習之不三四年顏貌日少鬚髮如漆擢令山西之山陰以不事事罷去歸里益修其道遂能飛騎角逐如壯夫以千金購姝婢五六人日以遊冶飲樂為事或云兼得御女採陰法故兩頤如桃花兩目光射人爛爛如電余曾作書薦之直指得免劾感而傳余貼臍膏方良妙門人劉躍如得其洗眼方用女貞實一味每四五十粒入水二茶甌重湯煮沸候溫蘸指洗之年餘能見雲表物云二十八宿精芒淪地為女貞木其湯漱飲亦能固齒消痰釀以為酒清芬可人而延年益色力晦甫年八十五一日無疾坐而化去或以為尸解云

劉躍如西陳豪士乙巳年來醉太濡人因留月餘別時余作柳州待別圖贈之上題玉樓春一辭云輕暖輕寒無意緒朝來幾陣梨花雨袖手東風佇立時暗數落紅愁不語杜宇一聲人欲去殘雲片段依沙渚橫塘十里柳烟濃維舟正在烟深處躍如出以示客爲人奪去經今十五年矣爲庚申夏躍如復來敘濶道故情旖旎然臨行邀余重補舊圖余倣巨然筆爲之仍塡一詞云竹窻幽夢縈多緒谿沼新荷珠迸雨燈紅酒綠夜呼盧促柱秦箏縈絮語短琴長鋏漫江湖

春沙細插蘆蕪渚開帆今夜到誰邊月明笑指潮平處以躍如將取道儀眞也

彈弓園雨陰森下巷子廳堂寂靜中可謂極閑適之趣此林君復句也余亦有木葉陰中聽鳥語荷花香裡下魚釣亦近實際

鄒陽與枚乘輩游梁諸侯之辭客耳鄒又最浮浪偶爲同儕所嫉讒而置之獄獄中上書自明累數百言轉折紆回悉引古人成事無一實語而其微意務爲感動至桀犬吠堯跖客刺由與夫荆軻要離之事則明以梁之私人自許而無難犯漢矣迨梁孝王敗陽竟以入獄故免誅而且得有稱於漢庭後亦卒汶汶以沒蓋古今詞臣之最下品也宋劉貢父與東坡善而各相諧謔甚則醜詆而不知忌以爲笑樂耳貢父一日稱夢至一所類官府案有文字極多試展一軸云在宋爲蘇軾逆數而上十三世爲鄒陽貢父特以東坡曾坐獄而以此謔之也後冰華居士錢濟明乃引作祭東坡文云降鄒陽于十三世天豈偶然此正是癡人說夢耳坡翁文章節氣宇宙間何等瑰瑋而假

洮浪不根之殘魄哉

湖口石鍾山半踞平壤半入江面其入江者嵌空玲瓏如出雕劇意必經洪流激嚙而成石嵌中有一巨鐵猫大幾丈四齒上出游者必俯而窺豈是地本舟椗所由大化融結不常而猫爲山石所含持耶溫州山中有人鋤地忽露兩木梢窮之百尺大檣也滄桑之說信不爲謬

余倩人煑麋角膠用桑薪三晝夜立成易以它薪則時日倍之而膠多凝碇焦敗不成蓋桑木含膏而不液

理疏而不慮添薪不益微抽之不遽熄使火烈性盡伏而溫養有餘正煎煑之偏宜也孫吳時永康有人入山得大龜東歸將獻吳主夜泊老桑下桑忽人語呼龜曰勞乎元緒奚至是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臛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吾桑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今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言禍將及子旣至權命烹之盡薪萬車如故諸葛恪曰煑以老桑乃熟獻者因述龜桑之言權命伐桑煑之立爛然則桑薪之能糜物久矣

龜性難死而易生余畜一綠毛者大如當三錢偶爲孩童所虐已偃挺首尾俱出且作枯腊矣余不忍其腐露令埋之竹下踰冬歷春業忘之矣至四月大雷雨此物忽蹣跚行草間急發故埋處則成空坎是其得土氣伏藏再活也昔潤州一大老性喜服食所製補劑中用敗龜板餌之垂十年頗健朗晚歲忽患蠱膈懨懨就盡乃謁白飛霞飛霞診視良久曰此瘕也公豈餌龜板藥耶今滿腹皆龜吾藥能逐之其在骨節膚腠中者非吾藥所能也公可速治後事乃與赤丸數粒服之下龜如萩大者升餘得稍寬不數月仍徹易簀時驗小遺悉有細蟲髣髴龜形其得氣而傳化如此可畏哉

宋張先字子野爲秀州倅高齋詩話以其詩有浮萍斷處見山影雲破月來花弄影隔墻送過鞦韆影稱張三影今吾郡倅廳有花月亭然后山詩話又別舉後二影謂簾幕捲花影墮絮輕無影當之較勝高齋所拈者葢因客謂子野曰人皆稱公爲張三中以公詞有心中事眼中景意中人耳子野曰我張三影也乃

自舉其句如后山云子野妙才情年八十五猶買妾東坡贈之詩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也

元李息齋爲秀州守所寫墨竹祖述文湖州法度有餘而奇態不足想見其治堂前後森峙清寒可以覆印牀掃吏塵而已山谷幽姿固所乏也

宋時吾郡立酒務於州治後墅得之屬陶以給用所退破甓隱起成岡隴所謂瓶山者也時官酤率醨惡而蘇與秀獨擅其美考張能臣天下名酒記秀州酒名

月波里中因有月波樓豈亦坊曲釀飲勝處耶考說文檇从木从雋木有所擣也吾地稱檇李豈擣治李實將以爲脯歟然今李脯佳者推嘉慶吾郡不聞擅是豈古昔地氣不同耶余少時得嘗徐園李實甘脆異常而核止半菽無仁園丁用石壓其根使旁出而分植之一樹結實止三十餘枚視之稍不謹即搖落成空株矣以故實甚貴非豪侈而極意於味者未始得嘗也先文林公性嗜李余購得一株植白苧莊一二年後蠹盡今不可復得矣

吾郡風物極佳者汾湖紫蟹陶莊黃雀相湖銀絲魚桃花里鱉時軟殼蝦海鹽鯔鱘白蜆乍浦鷩烏澉浦鯗牛乳平湖馬鮫嘉善楓涇青口蜆崇德石門子羊超山白楊梅四村筀竹筍鷹窠頂松花蕈皆它方所無然非韻人高士則亦未能深領其味寢塞凡腸俗腑而已所謂此腹負將軍者豈少哉

兩角而彎者爲菱四角而芒者爲芰吾地小青菱被水而生味甘美熟之可代飧飯其花鮮白幽香與蘋蓼同時正所謂芰也春秋時吾地入楚屈到所嗜其即此耶此物東不至魏塘西不踰陡門南不及半路北不過平望週遮止百里內耳

兒子以草書法戲寫一松枝不數筆而勁挺鬱蟠之勢可匊因題數語弁之且與極論文辭之妙在簡脫蒼老亦若是而已矣詩曰畫松不數筆勁氣能彌許夜叉肘疥癩兒子髮鬖鬖皮穿白骨見指禿膚帶痕低彎可掛猿蕭瑟雞逗鼠藤蔓偶纏絡未必從淵起甯合貌者傳直遺意匠取馬遷刺客傳杜子夔州語此事三印合滴滴瀏膽而吾醉徂徠顛失脚捫着此

千字文前行書勅散騎員外郎周興嗣次韻考勑命之制始於唐當是書梁字之誤也又梁武令殷鐵石榻二王書今大令帖中有稱鐵石者即是殷所書而王著蕭錯着之耳此亦殊非細故黃長睿赦而不攻何也

許敬宗逢君濟欲勸立邪后萬世唾罵張昌宗粉面簪唇以媚女主其人疑優伶不齒然亦名擅文翰之譽敬宗有士館文八傳一百卷士館詞林一千卷麗正文苑二十卷世又傳其所用硯以爲寶秘昌宗有三

敍殊共一千三百卷其所著恐亦未可以人廢也魯褒錢神論世所傳播同時又有綦毋氏成公綏亦作錢神論民論曰黃金爲父白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少婦庚辛分土諸國皆有長沙越巂僕之所守伊我所生周末時也景王君世大鑄茲也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饑享太牢未足爲喻綏之論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惟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執我之手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鬼可使豈虛也哉較褒作更覺簡古

古歌變爲胡曲既已絶響而舞尤失傳今優場中走三方擺陣跌打之類皆其遺意余在中州與士大夫燕會見有戴高竿舞翠盤獅子生兒沐猴戲狗之技想古之善舞柘枝鸜鵒亦不踰是又見一女童貼地蛇行驚躍數四備極疾徐之妙與嚴鼓相應久之忽於尻間又生出一頭以兩足代手拱揖反覆旋轉首尾渾不可辨花蕋夫人宮詞有兩頭娘子拜夫人之句初不可曉亦豈謂此若舞態中太平萬歲字當中者耶

米元章在高郵弄石曠官監司楊傑次公督過之曰石有何好處而終日弄之米從容出袖中奇品以進曰如此石那得不愛次公諦玩良久不覺攫之曰不獨公愛我亦愛也宣和中議棄艮嶽以業民內降圖本宣示宰執上曰數年彼費心力爾許寧忍毀耶宰相吳中元閎至一佳處不覺失聲稱善上笑顧曰卿亦愛是耶遂不毀固知格君繩下正已正物之大人斷非世之韻人所能也

唐宋吳俗極喜種花陸魯望住淞陵家近馬塍諸藝花戶在焉杭之西湖隙地亦有花塢號西馬塍錢忠懿王從兄仁傑擅其業所栽多異品人號花精

宋眞宗一日謂藩邸舊臣張耆等曰知汝等好學文筆吾當爲教授耆等拜曰實臣之幸乃命耆爲學長張景宗觀察爲副學長楊太尉崇勳夏太尉守贇爲學察安團練守忠而下爲學生帝授以孝經論語又敎以虞世南字法時以爲榮

禹貢嶧陽孤桐乃兩麓挺生孤出之桐軒倨衆木之上受雲霞霜露至清之氣於空寒之表故木理堅剛不

膏不液性極輕虛善發清響堪爲琴瑟之材泗濱浮磬非水面所浮之石也泗水洄浸蕩滌所出沙濱之石正爲波濤嚙蝕石之外郛粗濁者悉去而中堅獨留拾而指彈之鏗鏗然斯足磬也若浮石豈得有聲哉

磬之所產非止一地禹貢徐州貢浮磬梁州貢璆磬山海經共水多鳴石晉范甯守豫章遣人往交州採石磬以供樂用唐天寶中廢泗濱石用華原石代之唐地里志愛州九眞有石磬宋乾德四年和峴議令采泗濱石爲編磬景祐中采泗濱石千餘以爲垂磬皇祐三年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磬石今但取於靈壁耳

山海經曰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郭景純注引歸藏開筮曰昔彼九眞是自九辯同宮之序是爲九歌考此則九歌九辯皆天帝樂名屈原宋玉特用其音節若後世之塡詞者耳

太極之理人知本於易而發明於周元公以爲元公之說與伏羲畫卦同功然考東漢張遐則已先之矣遐字子遠餘干人常侍其師徐穉過陳蕃時郭泰吳炳在坐穉曰此張遐也知易義蕃問遐遐對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謂蓋言其理至大至要在混沌之中一動而行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蕃顧炳曰若何炳良久曰遐得之矣觀遐之言甚精切且不曰動生陽靜生陰而云一動而生陰陽更自有理會處宋人好抹摋前古而伸其所宗若此類者不能不爲拈出

華亭楊竹西住張堰家有不礙雲山樓與曹雲西顧金粟倪元鎭諸公遊吳繹寫其像元鎭爲布樹石而諸名士題詠之余家有楊鐵崖書竹西記趙仲穆作圖而馬文璧諸公皆有詠蓋風流文雅之俠也元季士君子不樂仕而法網寬田賦三十稅一故野處者得以貲雄而樂其志如此

北齊淮南經略使辛術於廣陵獲得傳國璽送於鄴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卽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晉

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于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於建業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衛故衛以進焉衛少愛文史晚更勤學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貨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晉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以下法書數亦不少

閣帖自潭絳以下摹刻極多至不可數然凡有搨朗宜

備一種此如關漢卿高則誠雜劇不妨諸優各自搬演緣其詞旣妙而歌容舞態之各出者在諸優又各自有一番擅奇處耳

今天下筆無諸葛氏緣取兎太嫩無中山之霜毫故勁韌之性不足紙無剡藤越竹滑潤之美以其惜料工粗亦是士大夫不肯留心聽之拙手故無卓然者端溪非無石而朝家不設硯官不肯鈎深探幽出之重泉之下而人間流傳古硯淺鑒者又率以貌取之適滋黠工之售僞耳惟墨取烟不難歙人世講其法乃

不讓古人夫以文林四寶而巳者每嘅然可憾末法中福緣淺薄寗止地肥粳米與劫初人相懸已也

臨本僞書畫亦有不可盡棄者大都氣韻神采雖遠不逮古人而布置脉理自有可尋者在善學者融會而領之耳吾聞煆者爐逬金流則撮合沙土不聽失去龠合冀因此淘煉或可復覩完金也今書繪二事出古人手者劫火銷鑠僅存千百之什一可不爲逬爐惜此沙土哉

寫數字必須蕭散神情吸取清和之氣在於筆端令摧

則景風洒則甘雨引則飛泉直下鬱則怒松盤糾乍疾乍徐忽舒忽卷按之無一筆不出古人統之靈臺自行胷臆斯爲翰墨林中有少分相應處也

東方朔父名夷姓張字少平年一千三百歲母田氏生朔三日而死漢景帝三年也

張茂先遇異人引入嫏嬛福地洞宮見每室各有奇書又有一屋頗高封識甚嚴二犬守之茂先問此屋何書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眞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二犬者龍也華欲賃住數十日盡閱其書其人笑曰

君癡矣此豈可貨地耶命小童速之出同視石已合無縫矣後著博物志多瑯嬛中所得也

古良冶干將之子名眉間尺亦善鑄劒

南唐中主保大五年元會大雪別展曲燕李建勳徐鉉以下皆有倡和太弟集爲曲燕圖御容高沖古主之太弟以下侍臣及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圖成無非絕筆當時北苑亦只與諸工各擅一端耳不意遂作宋元以來畫祖正如禪宗五派流傳猶臨濟兒孫滿地其照天臘地處要自有在也

荊州府志載宋田偉燕人爲江陵尉因家焉作傳古堂藏書五萬七千卷國初浦陽義門鄭氏藏書八萬卷家有藏書樓建文君爲書擘窠大字作扁古名賢書畫妙蹟亦不下五六百種後悉燬於火惜哉余昔在西陝有王貢士者遇儉歲知余好書數以書來易粟云其曾祖作江南別駕歷官所蓄盡買書築磚屋藏之云書不在世業例子孫才者許就讀今以族衆頗多不類者每每竊出磚屋亦就圮矣貢士所得粟不

敢私必聚族均之余益賢其人而樂與粟然以歸途遠非道里所便止易二十一史凡三竹簏以同中多善本可與新者相校

光武故人人知有嚴光而不知有牛牢光武平時與諸故人夜話及讖光武曰劉秀作天子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光武堅叩之曰大丈夫立意不與帝友衆大笑後累徵不至刺史郡守奉詔存問牢每披髮不答詔旨嚴君平之友人知有富人羅沖而不知有安鴻邱鴻邱作君平誄曰無營無欲澹然淵清時又有林閭翁孺皆臨邛人亦其友也漢末黨禍未起先逃吳中人知有梅福而不知有吳羌羌與子眞同隱吳興至今有吳羌山云

竹者虛中勁外脩然之物羣居不阿獨立無懼宵以藏身張薦十頃不爲多孤以表節許洞一個不爲少

嘗疑天地氣化日薄衆生福緣日減古者連城之璧照乘之珠瑰瑋奇麗之物不可復得卽如服御泰伏陶吉光阿錫容方之類亦難經目以至唐人所重飛刀鏤雪之膾宋所造團龍浮乳之茶其法悉亡近則珠

池所采率係沙礫小璣重銖以上者卽目爲壞寶而陶廠所藉蘇摩羅青其國已告竭久矣又如無藉氣化出於人心結撰者如花間草堂入譜之絃索靈樞素難應手之鍼灸魚龍角觝偃師木鵲之神巧彈碁格五蹴踘之秘戲其事不復可問豈從此精奇妙麗日漸消蝕而不可挽耶偶閱道書九天先生降王方平宅書牘遺龍女曰汝謫以來月輪周圍已減一寸矣更減一半汝得復還本處幸自努力方平問故先生對月屈指曰自垂象以來至黃帝時減若干自黃帝至唐堯又減若干自唐堯以至三代漸減至今則愈減矣減之又減以至於無則天地毀不但是也卽世間聲色滋味莫不漸減如人自少至老精神消損頃刻不停亦復如是人皆不覺以眞人覩之若日影過庭分毫不差耳以此說印余所疑當自了了不復可置嘆也

石尤風石女嫁尤郎夫出不歸石病垂死曰吾悔當時不沮其出吾死且爲逆風沮商旅之行爲天下婦人留夫江湖間因爲掩襶密書石娘我爲喚取尤郎回

須放吾船行十四字投水中卽止

治聚首落杵曰春日之經天自日禺中至日晡皆橫過再向晚則日影旁射側落如舂首直下其杵故曰高舂曰下舂言日落之漸次也梁元帝詩曰斜景落高杵唐薛能詩曰隔溪遙見夕陽舂王僧孺致仕表云高舂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駱賓王破楊虜露布照盡高舂雲昏乙夜皆此義而原本於淮南子經於泉隅是謂高舂

丙辰歲自元正至穀雨雲霞陰靄無三四日開霽獨坐味水軒循念去歲與沈子廣乞梨花至今未償因次第成十二絶復爲俳語引之以報子廣名之曰梨花怨

原夫玻璃水活翡翠苔生感煦節之漸佳思芳華之可擷疎梅片片隨雪倂消弱柳絲絲和烟日重爰有低風笑頰浥露初粧弄粉騁姿含犀啟齒堪留綺榻之玩作我彝齋之賓顧躊躕籬落情尚隔於路隅披拂光塵機則懸乎介紹是用申詞托牘煩我素交探手投懷望如拱璧奈何屢盟不信輕諾無酬悵美人

之不來發清吟以寫結昔人之論詩曰小人哉曰何以言之曰怨余誠小人矣

與沈子廣乞隣翁梨花

君家對門高玉樹幾度同頭烟雨中要看洗粧西子面一枝煩爲乞隣翁

子廣辭以倘蚤

杜牧當年向水濱十三留眼結春盟一朝笑口迎風日莫忘殷懃屬意人

又促之辭以主人他出離門不開

重重珠網鎖春愁漏洩非無一線投不奈蜂媒蝶勾引粉痕零落竟誰收

又促之辭以雨中不堪攀折

昔聞行雨赴幽懷今日幽懷雨裏乖料得盈盈垂淚眼玉容寂寞怨陽臺

雨晴又促之辭已落盡

宿雨生愁過曉塵雨晴便作掃花人多情欲學營巢燕沾得餘香了一春

羞澁不復乞

多情何用攪柔腸懊恨情多意轉傷從此咒花應斷絶一庭芳草冷斜陽

獨坐念之終怨

然諾從來許斷金松邊石畔兩行吟何心負我梨花約薄倖人間第一名

它日會子廣許以明年償逋

花逋動展隔年期惆悵臨風約鬢絲三百六番晴雨後暖雲香夢又憑誰

明歲花時又先期促之

玉樹重開次第花分明照眼認芳華鵲橋亦作經年約準擬溶溶月印紗

旬日又促之

詩盟酒社雨蹉跎落落空齋興轉孤風雨幾番晴幾日梨花消息竟如何

子廣來云隣翁之樹已薪矣

情根枯斷幻雲空無復疏簾照影重杜宇啼殘蝴蝶去亭亭素手對春風

他日子廣爲余覔梨花栽感其意謝之

合離早暮總隨緣花甲何妨數後天爲謝慇懃灌玉意雙環終得聘嬋娟

戲作主人俗狀揭之齋壁以告賓友曰浣俗主人性喜客客亦喜與之遊頗潔一室雜置圖史又於庭際稍藝蕙蘭列松石爲客談笑之侑期於薰德領益以浣俗情顧頗鄙之性有百浣不能去者每一觸發則悒悒不自制或恐終以迕客不敢不暴其俗狀以希高明之宥維海納污維山藏疾庶幾終事君子

架有書帙不喜人翻閱

几有文玩就視無不可或拈弄顛倒則意甚不懌

間出法書名畫相賞閱評隲臧否無不可詰所從來與其直之幾何則意甚不懌

客誤意主人之藝徵詩徵繪徵書無不可若轉餽當路與爲不識人號與授意旨與刻期敦逼則雅不能奉命

客所徵索書繪或絹或楮或便面無不可然絹或疏薄楮或粗厲扇或藁金濫惡與深青老黃大紅諸俗箋則不能奉命

庭際芳草可步奇石可撫幽花可玩或折莖掐瓣甚或乞分移植則意甚恡惜或忿然見詞色客或過寵主人肯饗主人之蔬糲即傾牀頭釀無所恡醉而假榻無不可過縱而至作灌夫狀則嗣後不敢復進杯水

客或坌集戶外屨滿主人益快躬瀹茗以進無倦容客或介從者擁侍則不能從命凡此皆主人不可醫之俗也然又有甚俗甚痼即和扁無所効其治者曰借書借帖客或念卜商吝益尼父曲全不深督過之

乎則奉教何躬極矣浣俗主人頓首白

松雨齋運泉約　吾輩竹雪神期松風齒頰暫隨飲啄人間終擬消搖物外名山未即塵海何辭然而搜奇鍊句液瀝易枯滌滯洗蒙茗泉不廢月團百片喜折魚緘槐火一篝驚翻蟹眼陸季疵之著述既奉典刑張又新之編摩能無鼓吹昔衛公宦達中書頗煩遞水杜老潛居夔峽險叫濕雲今者環處惠麓踰二百里而遙問渡松陵不三四日而致登新捐舊轉手妙若轆轤取便費廉用力省於桔槔凡吾清士咸赴嘉

盟竹嫺居士題

運惠水每罈償舟力費銀三分

罈精者每個價三分稍粗者二分罈蓋或三厘或

四厘自備不計

水至走報各友令人自擡

每月上旬斂銀中旬運水月運一次以致清新

願者書號於左以便登冊併開罈數如數付銀

尊號　用水　罈

月　日付　松雨齋主人謹訂

紫桃軒又綴

望雲仙館

紫桃軒又綴卷之一

檇李李日華君實著　同郡孫福清稼亭校刊　檇李遺書

王獻之謝安石陶弘景黃長睿司馬温公晁無咎張伯雨皆善書不以畫行然勝以畫行或什伯倍蓰也

范寬長江萬里圖卷有人酢甕春酒甕二處人酢言没溺之多春酒表其色也

楊維禎之兄維翰字子固善寫竹石墨蘭一時有趙彝齋亦字子固藝亦相上下

梅花道人學易得於毘陵柳之驥

黃公望本姓陸出繼永嘉黃氏

杜綰號雲林黃長睿亦號雲林倪鎮號雲林危太朴亦號雲林

閩中有酒樹即椰漿有肉樹生子炙食之

廬山清源池生蓮花大如車輪雍熙中張君房泊開先寺望石巖瀑水中得一瓣長三尺濶三尺三寸

古者刻印文皆鑄擇日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亦皆鑿蓋於施用不可緩者也

閩中務于將氣有蟲蝠之盜飛掠樾間睇鼠[illegible]

樹名曰夜燕

古云文章如精金美玉自有定價不容人愛憎抑揚然以陸宣公主司韓昌黎應試出不遷怒貳過題竟被黜落後舉宣公復典試仍出是題昌黎仍錄舊作不易一字宣公大加嘆賞擢置第一何軒輊乃至此耶

如皋志湻熙中邑人李嵩年八十看瓊花無歲不至年一百九歲而卒人有看花福者又何患人叢之晚也

韓熙載窮極聲伎之樂其沉酣狎嬿聞於李後主後主令工就寫夜宴圖南宋吳益王逍遙山水高宗命善畫躡而窺之因寫冷泉濯足以進二王二臣其契密同而所尚則有分矣然總遜唐文皇瀛洲諸彥也

林君復得宛陵葛生所茹筆十餘個云其中精妙者二三用之如百勝之師橫行楷墨間所向無不如意林書清瘦灑落有雪鶴松猿之韻想見葛生所擅皆以圓勁不滯爲勳矣

人知女子有月事不知男亦有之凡人血氣隨月盈虧月廓空則人骨髓亦縮減三日生明又行進長與海潮相應黃庭經曰出日入月精氣存呼吸廬中以肖

償或謂呼是日吸是月或謂左眼日右眼月俱非也陽精潛於腎中乘時上騰爲日月所薰灼百穀飲食之華煉而成液其晶芒煜煜者月也日陽精月陰精人身陰陽之精減則病竭則亡矣內經痿論曰筋脉骨肉各以其時受月則病已矣受月者受一月所長之精氣也

李陽冰忘歸臺銘篆筆細瘦緣當時用活石鐫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石刻而復生天下自有此一種物亦息壤之類也

貴補之論書貴有節氣畫貴有風味畫之風味易知書何以見有節氣蓋謂會古融今爽爽自運處自備一種勁秀不雅不逐時尚兼亦不隨古人脚根轉耳

子產字子美東坡放魚詩云不怕校人欺子美註者疑誤指少陵又欲竟易產字陋矣

東坡得末疾於毘陵顧塘橋孫氏氣逆上不能卧晉陵宰陸元光以懶版薦偃植以受背竟據是版而終後陸君之子屬胡蒼梧德暉銘而傳之曰匪屏匪几貽萬子孫無曰不祥之器夫以敬仰故奪所畏惡於此

亡兒殘之物拔公何操而得此於人也

讀書有味名曰染神治心無垢名曰脫黏皆吾輩日用得力處也

佛者談命爲召命之命如楞嚴經云想中傳命正以宿因感召之然後得生耳照字從日從火從召雖有火日光明必須具眼根者有以召之方入照了也

葉石林住吳興山水幽絕處終日聽泉弄石讀書談道晚而有得慨然曰自無知求有知易自有知入無知難其見解卓矣

梁虞荔鼎錄曰漢景帝鑄一食鼎高二尺銅金銀雜爲之形如瓦甑無足元帝初元元年鑄一鼎大如甕無足文曰黃帝膳鼎章帝元和元年於北嶽鑄一鼎高四尺無足文曰鎮地鼎漢官儀曰開陽門夜直樓上一鼎文曰柱鼎一足如馬蹄秦樗里子作鼎曰智囊亦獨足今人寡陋類以三足者爲鼎見無足者以爲釜獨足者以爲豆矣

唐太白山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絕粒之術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煉丹洞注易亭修眞亭朝元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梔擊一鐵片子其聲清越山中鳥獸聞之集於亭下呼爲喚鐵退夫風度不遜盧鴻然惜無畫手自寫林慮若草堂十志以遺後世耳

辛酉冬得一硯質溫而澤行墨無聲三四前刦而濃雲鬱然按其形橫眞唐硯之佳者以左足玷闕遂賤値而售於余余銘之曰剖騰虹刖其足蕩奇雲坦其腹寓缺而嶢嶢毋寓全而碌碌

西域人養羊供饌皖肥澤輒繫狽時一怖之羊得怖漫

脂消盡肉益美北虜得良馬日間小馳驟之夜則繫前足使不得跳躑又緊其銜勒令不能水草如此旬月浮臕悉去脊背日强雖日馳數百里五六日饑渴不困吾輩處林泉逸居飽食正須小勞以登涉散以嘯咏漱以淸泉苦茗空寒之味以滌其昏鈍即文章翰墨未嘗不貴多聞博涉亦必濟以苦思槁坐於虛寂中索摸得些子方有自由分不然則凡氣不斷所謂漫脂浮臕未除故也

王粲在荊州登障山見一岡不生草曰下必古冢其人

在世服礜石熱蒸出外故耳又洛水不凍亦以下有礜石余嘗謂三伏寘礜石侑坐望如積雪可以消煩今更知其性温能辟寒也

張邋踢在白嶽遇雪積數尺輒喜解衣裸卧其中良久氣蒸蒸如炊滿斛飯見人來伸縮自恣大呼曰快活余嘗密問之曰至陰能感至陽雪氣觸我丹火相爲融浹故也然上界眞人亦雅重雪謂之天公玉戲

元貫雲石號酸齋風流跌宕人知其工小詞樂府而不知其歌行奇詭激烈郎盧玉川李玉溪不是過且翰筆瀟灑雄崛無勝國軟熟之習余藏其篳篥樂一歌大出意表歌云雄雷怨別雌電老雲海漫沙地無草胡塵不受紫檀風三寸蘆中元氣巧徵聲轔轔喘不棲魑魅夢哭猩猩飢壯聲九漏雪如鐵酥燈燄冷春風滅神妻夜傳髑髏杯倒解崑崙飲腥血紫臺雲散月荒涼歸路人稀腔更長

金華山中人朱靜默貽余木癭一大圍五寸高尺有咫渾身齟齬其頂菌蠢散敷而復弇含如苞如瞞中半以上俱空色若凝蠟侑之座隅又似蹲猱或云千年紫柏之根精液滲結而成余驗之蓋道書所謂木威喜芝也服之可以辟兵今天下邊圉日急羽書紛馳此物之來寧無意乎余閉門摩挲日娛弄之

寒菊十二月始花枝葉皆柔荏青翠燦然榮茂於風霜冰雪之中而畧無悴色亦異品也萬歷戊午見一本於邸元禮座隅今忽有以此見貽者江梅水仙同置一几三君子者不唯歲寒交可稱忘年友矣

嶺南有梅無雪塞北有雪無梅梅雪相遭空明妙麗固遴僅千餘里地界得之耳然能枯傺嗅蕊挹爽吸清令寒香沁腑而又能爲梅雪吐一轉語者宇宙以來竟幾何人耶余昔倅江州攝瑞昌邑在荒江邃谷之中逢迎絕少衙退即手杜詩一編坐後圃亭中作詩人矣雪中一絕句云雲來庭樹暗棲鴉鈴索無聲吏散衙獨立虛簷人不見自團殘雪嗅梅花今余解組日盤桓百樹梅中而苦爲俗務所嬰翻憶爾時意味爲不易得也

東坡先生用李廷珪以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書杜詩十三篇仍各於其下箋名以玩之相與品墨之次第坡

公鑒物極精又手書杜作此卷眞墨寶也竟不知落何處耳

樂毅論王著所書李白狂草葛叔忱所書絕交書李懷琳所書大字蘭亭敍徐鉉所書天地間僞墨亦有不可磨滅者

予至江州彭澤人獲鹿以獻予蓄之郡圃而爲作歌曰夕陽峯頭亂霞氣驀澗飲泉銜暮雨松風震薄如不聞夜笛一聲驚散去自從縶維獻君子文章陸離角砥礪廢圃秋深積葉黃中有汙池容勺水呦呦時作嘯羣聲千巖萬壑知何處主人固是山澤姿誤落塵中亦如此靑鞵布襪浣泥滓騎爾山中問園綺安能抑抑長困簿書間狂態發時無可語此余初服官三月後所作也人或疑其不情乃今竟伸余志此如彼籠之鹿跳入重雲豈復可呼哉

穆伯長自鏤韓柳集鬻於相國寺有士人來酬價不當者輒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贈人知其伯長乃引去若在今日定遭批頰矣

梁蕭子顯著古今同姓名錄有九張良五韓信四王敦二王莽三董卓其他在隱顯間者無算

漢書謂蔡邕無嗣止一女琰沒胡曹操與邕善贖還嫁陳留董祀然晉書羊祜傳母蔡氏漢中郎將邕之女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與舅子蔡襲則邕亦自有後非止生文姬一人也每士友相聚輒嘆中郎父母妻妾被傳奇家溷亂又寧知子姓亦爲前後史筆紊乎

濟源縣北海廟前有兩池東池於每歲三四月間能出物以應人求遠近閧然神之郡理潘希召設端以窮道流之詐因謂春夏之交泉脉沸騰而上亦偶然耳而誕者緣飾以欺人也

王屋山紫微宮道士陳性常張三丰再傳弟子也云三丰於正統間尚在乃知淇國公捧香訪尋時張自不欲出耳

于闐國不殺蠶俟蛾飛盡始瀹繭中國以繭破不能爲絲患其抽緒易斷也然彼國中必自有法若得譯而倣之亦仁術也

今人之簫古尺八也古又有二十九孔之笛道書鈞天

樂部萬種其流入間者琴耳樂調亦萬種其流入間者思一六犯工尺六字耳

石品各有所擅靈壁以韻勝者磬材也端溪歙溪以質勝者硯材也大理鳳凰以文勝者屏几材也瑪瑙殷紅透碧以色勝者器物裝嵌材也若夫侑坐琴書之間偎倚松梅之下則多峯峭之英山多洞穴之林慮多稜崿之崑山多礬頭晶瑩之玉花將礜而後合格耳今人每得一石不論何品而輒標以平泉之名寵以襄陽之拜甚則頑然如礎如礪如碪如甓之物而置之齋頭用以誇客我不知所賞竟在何處也

李肇翰林志曰北廳前有花磚冬中每日至五磚爲諸學士入直之候李程性懶至則日過八磚矣衆因呼爲八磚學士北夢瑣言曰温庭筠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入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蓋言其敏今人作韻語致詞林諸公往往以八磚入詠當由誤用磚作叉也

霜匏爲樽石竹砍杖與我輩周旋自足壯邱壑之姿而洗金玉之陋但有意搜抉未必獲奇一加炫飾即令癖嗜昔吳少君拾一燒餘枯柢作小鼎用爇沈水少君歿後仕族購爲珍玩以其人重也吳人周丹泉省得一竹之老鞭彎曲轉折細莖纏結宛若蝦形治爲拂柄吳伯度得之余爲銘其匣曰竹頻棕鬚奮張鬣鬣刪落枝葉把握根柢是以妙入清言之理今伯度亡而此物竟不知落誰何手矣

米元章謂書可臨可摹畫可臨不可摹蓋臨得勢摹得形畫但得形則淪於匠事其道盡失矣

正德中南城金魚日食蒸餅白麪二十觔御馬監小猴十隻日食白米一斗紅棗二觔八兩獅子房二號白食活羊一隻白糖四兩羊乳二瓶醋一瓶花椒一兩三錢犀牛一隻日食白米一升豬肉二觔雞一隻紅棗二觔豹日食羊肉二觔虎日食羊一羫惟猴以攪馬不畊犂害不爲虛糜餘則坐食尸素之畜耳當與曠官蠹國者併殺同驅也

便面卽障面類扇非扇也東魏曾漢遇楊愔騎禿尾草驢不下以方麴障面而過方麴形如餅而四稜以木爲之見古圖畫中

唐劉元濟作魯後春秋自哀公以後十二世接戰國

黃朝英緗素雜記曰凡以麪爲食具統謂之餅故火燒謂之燒餅水瀹謂之湯餅籠蒸謂之蒸餅嬾眞子錄謂長命麪即湯餅則今人生子三日治麪饗相餽正是古人湯餅會其來非一日矣

海中蝦蟹之殼堆垛墻壍夜或有光余一日赴友人湖舫之招旣暮偶燭滅盤饌中有數器熠熠如螢火燭來則滅燭去復然驗之乃豬胃也客皆駭然余曰此必新鹽所漬海氣未盡耳

五代楊永荷能草書自號手怒竹懶曰驚沙振蓬猿獸渴驥與擔夫之爭公孫之舞嘉陵江之水聲皆怒也

李陵臺近在昌平昭君青塚亦在大同徼外

智永王逸少七世孫濤畫謝康樂十世孫

元燕人王鐸字振之嗜石成癖慕米元章爲人以賂求爲襄陽令號王襄陽

宋王防禦者號委順子方萬里輓之曰溫飽逍遙八十餘稗官原是漢虞初世間怪事皆能說天下鴻儒有不如聳動九重三寸舌貫穿千古五車書哀江南賦

變成傳從此章編鉛槧負恭防禦以說書供奉得官兼有横賜旣老築委順堂以居士大夫樂與之往還世傳委順堂圖並宋人筆也而或附之趙榮祿爲鮮于太常爲君不知其解

寫梅華光石室皆以墨漬花頭至楊無咎補之始用圈法鐵梢丁蘂横斜水石間極有格致嗣之者徐禹功趙子固吳覺之王元章吳仲圭元章雅自標置不輕爲人作所作花蘂簡任意仲圭奇崛沉鬱務出人意外余見其一幅如三四寸叢縮凍虺一旁攢五六丁止作二花一在紙地句圈一就梗漬出奇哉可與余所藏一葉竹並珍也

昔張湯爲小吏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交私乾沒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曰乾失利曰沒蘇鶚衍義云乾沒之說如陸沉之義陸地而沉不待水中也乾地而沒不在江湖也余以爲皆非本義蓋風日燥水爲乾江湖沉物爲沒皆時就銷亡不可究詰之意耳

劉垂五香窟吳香窟盡種梅粤香窟盡樹巖桂蜀香窟

栽椒楚香窗陛蘭四木草各占一時餘日入歲癸俱
足了一年冬且爲香鬼竹懶曰余則不然以一膽瓶
從事遇芳卉摽拾之無冬無夏常令鼻端旖旎即乏
絶姑誦少陵心清聞妙香以自塞不使腦靡輩一點
汚吾眞韻也

左傳亥有二首六身按其文乃今隸書又水經注臨淄
人發齊胡公塚得銅棺棺旁有文亦用隸筆

古人飲酒擊博爲戲其箭以牙飾之長五寸箭頭刻鶴
形謂之六鶴齊飛今六骰亦其遺意唐人詩云城頭
稚子傳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則今人催花酌枚唐
已盡有之矣

佛書西域作百味歡喜丸漢武帝造百味旨酒

石晉宦者廖習之食量寬博晉祖曰汝腹中有五百斤
鐵磨

虜中亦有藕止三孔漢人謂之曰省事三

南華曰齊諧者志怪者也以爲志怪之書耳然抱朴云
雖有禹益齊諧之智所嘗識者未若所不識則齊諧
固人也

薦璃璧者以其物輕必侑以元纁皮幣珪璋渾厚凝重
無須他物故曰珪璋特達

欲啟返性之途則選用耳根欲握煉命之寶則凝注目
采故楞嚴云開思修隂符云機在目

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
一年吉凶及千里外事

彭祖經曰彭祖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
子離婁公大足君高邱子七八十人皆歷數百歲奄
爾則長年果可學得非由獨稟也

黃衷海語云占城之外羅歷大佛靈以至崑崙山自朔
至望潮東旋而西自望至晦潮西旋而東此又海中
潮汐之變也

鮆魚蝴蝶所化異魚圖讚云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若水
出焉中多鮆魚蝴蝶所化列戟長鬚

女丑山大蟹其廣千里

邑人嚴助有相貝經　黃子久有由拳讀書圖

蜄蚌也古者磨蜄而耕故農耨字皆從辰

江鄰幾云永叔書法筆最弱濃磨墨以借其力故知用

墨濃淡燥潤得筆者無不如意

顏魯公書述有大言小言樂語滑語讒語醉語惜皆不傳

余倅江州蘇宏嘉先生以司徒榷稅江滸一新琵琶亭余為作記而先生手書鐫石余記中語云抑鬱磊砢之氣必塡閼沕之胸騷牢憤懣之詞必發鄙庸之口意謂樂天曠士所謂淚濕青衫者特劇情取妍非衷語也宏嘉嘆息以為知言宋夏英公竦謀進者其詩曰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拘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收淚濕青衫則又特以宦途羈束而欲藉聲色以自快耳非余旨矣

象畏鼠見地有鼠跡終日不敢動海語物產篇載象嗜田禾經旬數畝立盡為夷縛孤豚於深樹中喔喔不絕聲象聞而怖乃引類而遁昔王威寧平兩廣夷人遇象戰因覓小豚數千縱之象果披靡人以為豚類鼠不知其聲固象所素畏也

辟珠生南海椰子檳榔果殼中堅如鐵金鋼不能損名曰聖鐵詐答生塞北牛馬腸腹中堅白如石子磨之可療奇疾天地精剛之品動植俱有不獨鸑鷟之有金剛鑽也

李方叔題闗仝繪石云石之立者左右視之各見其圓銳長短遠近之勢石之坐臥者上下視之各見其方圓厚薄廣狹之形筆墨到便能移人心目使人必求其意趣此千古繪石法也得之者惟東坡超然會意若他人又涉擬議矣

爾雅釋畜犬子曰狗釋獸虎子熊子皆曰狗漢律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然則所謂畫虎類狗者亦未大懸絕耶

琴士指甲薄以僵蠶燒烟熏之即厚

天啟壬戌元日至廿有三日無日不陰雨冰雪戚友相過皆噓呵瑟縮無少歡緒因發猛思拉徐潤卿汪玉水同兒亨過程季白齋樓煑茗團坐出觀所購董氏古今畫冊一一評賞營邱古澹蕭瑟趙大年對幅一作近景林樾環遶一陂陀岡拾級而上作苦茅廊房通高閣可以眺望而下止沙岸平橋不知何適其一作遠景平林漠漠之下有三子母牛乙一飲水一伸頂

番胡瞪視一薇蘚叢薄間極有態而隔水仍是半邊把橋或云二幅相湊然無接級處蓋蹟分而意合當時直寫所到與所見耳天眞之趣虛搆之則散漫不屬實據之則逼塞可厭妙處正在虛實相搆有意無意間昔人嘲大年守宗禁不能遠適有所貌染以爲定是朝陵回也然妙境會心豈必在泰山喬岳哉蘇米輩直用相謔耳非篤論也王晉卿梧庭霜樾四五碧梧葉已脫盡緣幹高挺與石烟莎雨共結空寒之韻眞奇作也伯駒花溪漁隱設色鮮潤子昂青山白鷺意象高華朱銳雪中騾綱種種纖備黃子久蒼率渾成董元宰疑爲北苑余謂未必曹雲西王叔明倪元鎮俱未確皆元宰所欲去而未能者番覆諦觀間遂令神情酣暢如昔人暮春修禊晴夜遊園各各端志無復陰寒凝冱之嘆即黍谷召和不是過也吾輩樂此乃至不爲寒暑所困豈復有疲厭哉

婁東朱景春瞽而審音館程季白所夜飲圍坐爲余撥阮鏗鏘激撞與杳渺之音間作備極北音之妙即席賦贈曰漸離矐目後壯氣日塡膺鑄我鐵石腸彈作金玉聲匀睛變林鳥琮琤敲澗冰虞姬帳下泣馬卿壚畔吟雖作兒女態中含烈士情攉渾倒三峽瀉[illegible]傾百城常怪阮宣子製器通靈神費[illegible]有朱翁草熞僭養眞五音蕩滌眞聊用自屈伸解散滿把珠走瓦如建瓴酒徒互狼藉歛容罷戰爭虛堂奏君技颯颯風雨驚百耳怔一隅擫抑萬感與煩疑易水歌吐吞無此精

文與可世但稱其墨竹擅千古之妙然其詞筆瑰麗亦非秦黃以下人嘗見其朱櫻歌曰金衣珍禽弄深樾禁籞朱櫻斑若纈上幸離宮促薦新蔡籃寶籠貂璫發凝霞作丸珠尙軟油露成津蜜初割君王午坐鼓猗蘭翡翠一盤紅綝羅即李碩輩爲之亦不過如是因知風梢雪榦灑灑騰空皆從錦胸中躍出斷非凡手腕可追者余嘗與一友人論繪事必在多讀書初時濵洋其語久乃相信以其證入漸深耳

古者用玉白純玉外有三等曰駹四分玉一分石上公用之曰將曰瓚皆半石半玉侯伯用之惟天子得用純玉今世所玩珣璂貝衆之屬動曰三代物而不知

所謂純玉者鮮矣

牛羊豕備曰太牢但有羊豕無牛曰少牢今人呼牛爲太牢非是

唐人行卷始紙工率一幅以墨爲邊準用十六行行不過十一字此髣髴蘭亭款式爲之也

房千里大唐雜錄載春州土人彈小琵琶以狗腸爲弦聲甚悽楚今杭貧人婦女日夜槌羊腸作彈絮弓絃售人蓋由羊狗腸俱勁韌可用耶

絳樹一聲歌兩曲其一聲在鼻黃華雙手能寫二牘或草或楷各自有意

壬戌六月得七星泓硯一乃七里灘明石所琢長幾尺濶半之額大小成七穀受水遞注面仍有偏處以儲積瀋時一濡豪其稜岸兼可舐筆蓋亦工之入意者想由善書人指授爲之耳摩挲如紫玉間有緣筋行墨若噓雲吐霧硯之絶品也余嘗兩度泊嚴灘篪石沙中終鮮稱意者今忽得之喜悅何量因銘四十字其函上云昔有捉月人酒腸出魂磈千載蕩素沙落落萬瓊瑰獨此掌片玉紫虹亘秋水文匠斲削之畀

我爰琅惢時方用以注五千文故也

洞霄宮生曲竹可爲杖余得其一銘之曰內諸眞空外留節目嫌汝太直不妨稍曲

崇山舜放驩兜處越嶲周公攝政時獻雉處皆以爲荒遠惡地耳唐沈佺期集有從崇山向越嶲詩其序云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敧缺藤竹明昧有二十峯夾水直上千餘仞諸仙窟宅在焉詩曰朝發崇山下暮坐越嶲陰西從山谷變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山谷古崇岑則其地不甚遠亦不甚惡而好奇探幽者兼所慕尚也然仇池多名泉在楊難當羌地嵩頂產精茗亦在戎僰蛇虺虎豹之場度朔蟠桃下亦有萬鬼出入豈天下所謂積美者顧常在積惡處得之歟

余在江州與言詩者董獻可曹不隨吳蘭鄭輩游董雅苦吟思尤淸遠別後每形夢寐余嘗作秋林圖寄之題句云相思託秋樹一葉墮君前董得之以誇於諸人其不及者往往嗛然於余也後曹寄余詩云望窮秋岸離離樹何事庭無一葉飛一時以爲佳話

黃葉落葉入詩最饒意象然其源本於洞庭始波木葉

微脫與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而唐人剪綴入律具有情致如黃葉前朝寺無風寒殿開又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又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又開門落葉深又一葉兼螢墮余江西詩句有空山黃葉雨淺潤白沙流又寒山秋磬底落葉夜燈前又青山高士榻黃葉老僧家又武林大佛院倚醉閣題句石闌黃葉徑湖展白鷗天自謂用得葉字頗穩適暇日出以質於黃葉頭陀頭陀吟咏再三莞爾曰初謂此物堪止兒啼不意被公拈得到處觧人頤也

昔嘗見王伯穀詩有松鼠嚏枝輕句意欣然喜之邇於武林僧舍獨坐纖臆暎日忽一松鼠從簷溜下半墮而止乃得句云林光翻草蝶臆影落松鼯不知較王句竟何如也

余爲陸伯承比部作倚醉樓聯語云樓當山好處人在醉醒時秦心卿云此聯人競以爲述唐句不知爲宋生作也余曰昔人誦一鳩啼午寂雙燕語春愁之句於坡翁前曰此先生詩乎翁曰乃唐人妙境余安能及也夫以坡翁之才之美且不敢冒居於唐鄙句何

足相混直由觀者取其興致而畧其格度耳

蜜者密也精也秘也固也草木得天滓土膏抽其精英以爲花蘂而花中浮艷如粉如珠又其精之精者蜂掠取之入窩穴醖釀成蜜其所處不容人窺其王出入滾成毬團何秘如之醫家製膏丸用蜜調劑著奇香者以蜜養之以其能固氣不泄也鼎俎家蒸玉面狸與烹黃雀必先以蜜塗之雖沸爍而其膏不走固之道也酥者蘇也枯燥乾結之物以酥透之則釋然融解故蜜以衛內酥以攻堅二者皆神物也嘗思天地陰陽神化之妙寄於動植者形體悉屬渣滓而酥與蜜則渣滓中浮動之精英譬之釋氏剖析色空至隣虛一塵二物者亦神化之隣虛也西竺持秘咒必以酥蜜設供意非無取然余以爲人身雖落形質亦自有神物如二物者在靈悟者得之以階神化也何難

繪事必以微茫慘澹爲妙境非性靈廓徹者未易證入所謂氣韻必在生知正此虛瀞中所含蓄多耳其他精刻偪塞縱極功力於高流胸次間何關也王介甫

狷急樸嗇以爲徒能文耳然其詩有云欲寄荒寒無善畫頗傳悲壯有能琴以悲壯求琴殊未浣箏笛耳而以荒寒索畫不可謂非善鑒也

右軍英毅卓犖細玩則恬和典雅溢出所謂金玉其相也獻之非不俊邁然芒采四射如入寶中水晶矣米南宮創意爲雲山簡古蒼老眞有落墨成象之趣敷文則小涉經營其神渾身入水墨中一一運出令人得坐而索其蹊徑也卽蘇明允文字沉雄簡勁如負嵎之虎威震毛族子瞻兄弟乃若起而搏擲矣然則

此數公卽藝事亦居然父子也或者以子瞻超勝不甘此論余曰釋迦不託體淨飯乎顧淨飯所生者釋迦釋迦所生者羅睺羅耳則承藉之厚薄固有異也

宋司馬待制行色詩云冷於陂水澹於秋遠陌初窮到渡頭賴是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人皆賞其描抹余亦有送人一詩初非襲其意而落句不得不掀及之詩云故人江上去我登江上樓江南花片雨邐邐送行舟棹入蘼蕪際望窮烟樹頭盈盈一段意畫出使人愁

今人於粉麪諸品類目扁者爲餅圓者爲丸若古人則正目丸爲餅耳束晳餅賦有牢丸之目又伊尹書有籠上牢丸湯中牢丸則所謂湯餅者蓋湯丸也

茶正以味洗人昏思而好奇者貴其無色責其有香然有香可也有辛辣之氣不可也無色可也無色而并致無味不可也凡事着意處太多於物必不得其正獨茶也乎哉

余每喜爲人作聯語標署景物雖率意所就而時亦有一二可存者錄出以備遺忘彭澤柳洲綺練亭云廬

阜西懸山色青連彭澤柳海門東望浪花白到小孤湖江州張侍御芙蓉樓樓中頗蓄聲伎云驟響蛩淒蒼栢秀鸞簫令伴赤松閒譚聖俞讀書樓樓對城堞下臨圃云萬堞晴霞開竹素一犁春雨種梅花徐德夫園水閣左介石橋面多沙樹云柳枝沙岸曉雲綠花片石橋流水香武林大佛寺倚醉閣云樓當山好處人在醉醒時又云石開黃葉徑湖展白鷗天秦不欲醉山樓云不貪眉向樽前綠且貫眼從物外青秦心卿善繪事卜築幽奇堂聯云妙想幻雲壑幽居眞

畫圖又贈山中逸人雜聯云倚壁藤枝雲氣在橫牕松影月明來硯影晴雲連秀野茶香春雪沸寒潮花枝滴露濡毫彩竹葉分香引酒杯

況存中云唐太宗力購羲之眞蹟唯樂毅論乃右軍親筆於石而鐫之以爲家法者昭陵之殉亦以其石便於發耳後溫韜盜發其石已碎用鐵束之皇祐中高紳學士之子安世爲錢唐主簿存中就其家見之末後獨一海字竹嬾十年前購得一本正海字獨留本也但其闕處有斜書偺字數個蓋歐陽文忠公再拓本也昔年於姑蘇韓氏見一絹素臨本相諉以爲右軍手書可謂不識原委者矣

世又以爲蘭亭入昭陵正坐此帖之誤蘭亭開皇中已爲秘寶江都隨行久付烈焰蕭翼計賺之說傳奇幻語烏足深信也

存中云三館楷書非不精不麗求其好處到死無一筆世所傳樂毅論正是三館楷書耳

荔枝去其宗根用火燔過植之生子多肉而核如丁香如六畜去勢則易肥而生息之用廢矣

玫瑰玉薇紅色酣酣如醉肌今人名花以加重紫甚非所擬此如詠雪而用赤玉之瓊蓋爲解字義者少也

周煇以惠泉餉人患瓶盎氣用細沙淋之謂之拆洗惠泉

汝窰用瑪瑙末作釉當時止供御絕難得余倖及見指揮使家一小罍

邵康節居洛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王不知何名亦元祐間人在今日必有詭寄免科之誚矣

宋供奉官陳允監衢州酒務頭鬚皓白遇道者孫希齡與之藥令揩齒一揩而上鬚忽黑如漆禿首生髮寸餘齒脫者隱然復生但上鬚黑而下鬚仍如雪不知何故豈其藥止益督脉而於衝任無裨耶

老人鮐背有文如鮐也兒齒乃鯢齒齒脫再生細者如鯢魚之齒詩人狀物曲盡如此

蔡天啟自寫平崗老木備極沉鬱又留餘地倩李伯時作沙渚落雁遂作一舫子載天啟以領其趣竹嬾曰畫雖小伎必須勝流同作活計方無偏枯之恨所謂

巽手同心金石絲管沸然成一部鼓吹也徐渭卿收得文休承與朱清溪錢磬室合寫藥草山房圖混然無起止添接之迹想見當時釋形怡眞之妙雖齊古人可也

每見梁楷諸人寫佛道諸像細入毫髮而樹石點綴則極灑落若畧不住思者正以像既恭謹不容不借此以助雄逸之氣耳至吳道子以描筆畫首面肘腕而衣紋戰掣奇縱亦此意也譬如劉項鴻門一燕沛公子房陳平無不循俛遜順而樊將軍噉生彘肩一

譚卽成兆局矣

宋中書門下省及樞密學士院照壁皆郭熙一手畫中閒甚有傑然者惟學士院春江曉景爲尤工

詩含神霧云日月不以晦朔食者名曰薄

杜詩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說者謂是瑤臺之金母耳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宣和間中官陳彥和掌禽苑見蜀中貢一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長飛則尾開展如兩旗故名王母杜詩誠未易讀也

王逢原假山詩云舊山風老狂雲根重湖凍脫秋波骨髓有氣似學斧卓立

丹谷渾桃如大石甕世所傳青田核豈卽是桃所剖耶

三茅眞君云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之房山腹中空虛謂之洞庭人頭中空虛謂之洞房乃丹家奧姹窔嬪處

郭頒世語云殷仲文讀書若半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今人乃謂管中窺見豹文之半謬矣

舒元輿題唐人桃源圖云烟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戛青玉身入鏡中不知此圖出誰手余以

爲非摩詰不能當也

杜甫云文章有神交有道唯文章有神故吾輩精采藹以往來形骸道里俱不能閒世之勢交利交其貌結不能若是之固也觀元白蘇黃輩千言一笑六寢一興悉如相對大者與同出處利害生死雖世之骨肉不能踰者非文章之神有以搆結之何能至是

宋玉賦風有雌雄師曠書雷亦有雌雄春雷始起其音格格霹靂者雄雷也雄雷旱氣其音殷殷不霹靂者雌雷也雌雷水氣

青城山上官道人食松麨年九十餘其言曰爲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教不亂不夭無俟異術唯謹而已大丈夫有意世出世間事不可不深味其言

行行相值蓋蓋相望枝枝相准葉葉相向花花相順實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宮寶樹非人世間所有余昔年得見龍眠蓮社圖實備此意

壬戌冬孟得一蒼碧硯大如胡餅厚五分池作偃月背小篆半山齋硯元豐辛卯八字殆宋物也余爲作函而銘之曰半山老人挾此硯著字說竹嬾攜以寫奇樹俱不免橫生枝節而竹嬾於文無害天啟壬戌十月竹嬾銘

陸務觀云古鼎彝皆黃銅今人得之地中者歲久色變自應爾今郊廟所製乃用藥薰染作蒼黑此何理然則藥燒銅物已起於宋後目者遇銅器稍舊必指爲三代信足嗤矣

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作敘字

宋孝宗御用酒名薔薇露賜臣下酒名流香荆公字說極不厭人意然其解姑息二字乃曰姑息且止也天下事未有不害於且止却有理而直截世所解婦姑相惜番覺要牽矣

唐元宗既命李思訓吳道子各圖嘉陵山水於大同殿壁王維又別用絹素寫之謂之小簇宋王履道題句云江山已暗大同殿絃管猶喧凝碧池别寫嘉陵三百里君心事與誰知摩詰手蹟世難得見而小簇之法亦畫家妙境倘遇高屏大幛有古人許絕者正須仰師此法耳

古人取木魚鼓腔作琴材取其晨夕近鐘磬金聲入木自有鏗鏘之韻然不如吳越錢王時遣人物色良材於天台山寺見瀑布落簷外正對一柱以佩刃削之則桐木也因賂寺僧易之作二琴一曰洗凡一曰清絕遂爲曠代之寶

紫桃軒又綴卷一終

紫桃軒又綴卷之二

檇李李日華君實著　同郡孫福清稼亭技刊

乾道間陸放翁取家藏前輩筆札以嘉州石刻之置荔支樓下名宋法帖想於入蜀時爲之惜乎不見一本

丁崖州爲人致千古唾罵然平生未嘗廢筆硯在海南著天香傳又有清襟集百餘篇末疾不食月餘但呷沉香湯數口端坐而化豈流謫之後機智盡去而得返純白歟抑所謂天之君子者特非世眼所能品目歟

櫚欖木節目間有物結成如膠飴焚之清烈無俗旖旎氣烟清味嚴宛有眞馥

黃子久有春山雨霽圖云試大陀石硯大陀石出歸州江水中質青黑有鸜鵒斑蜀人謂江爲陀故曰大陀卽江有沱之沱也鬻古者以一硯至大如三升盎石色紫一旁負黃臕就爲旋頸鸞而受研處極小僅方寸上下有二眼大如中指頂蓋所謂雞翁眼端州上巖中下穴石也一綠匣鐫瑯琊王元美銘元美博洽善鑒豈此獨未詳考耶然端石上巖者世亦不多見

規製古樸色澤圓潤度琢來必二三百年卽謂子久所用亦可因漫誌之

蜀僧無邊者自言一百三歲於山中掘地得何首烏大如三斗盎置之佛前朝夕對之持咒期與衆共講製服之法一日忽見津出指蘸舐之味如蜜酒搖之汨汨然遂穴頂出漿飲之昏醉竟日既覺筋麻暢然從此改易形貌鬢髮黝黳若五十許人無邊貽余一種如蘿蔔而色紫煑食味甚甘云此普陀巖下番藷也世間奇藥唯山僧野老得嘗之塵埃中何得與耶愧謝之

波弋國出荃蕪香浸地則土皆香著朽木腐草莫不鬱茂養花玩樹之家得此可以安坐無營矣

昆明國貢嗽金鳥飴以眞珠飲以龜腦吐金屑如粟粒鑄以飾釵佩謂之辟寒金

丹邱國有善別馬者馬死則破其腦視之其色如血者日行萬里能騰飛空虛腦色黃者日行千里腦色青者聲聞數百里腦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腦色白者多力而駑其地有夜叉拘跋之鬼能以

赤馬腦爲瓶盂及樂器皆精妙輕麗然則世所貴馬腦乃眞馬之腦堅凝而然非石也

禹治水有元龜負青泥於後頷下有印文皆古篆字禹穿鑿處皆以青泥封記今印作龜紐是其遺也沈純自先生有青泥丸封一印章用以鈐簡札

唐趙璘下第於京洛途中逢官差遞夫舁張騫槎又成都巖眞觀有一石俗呼爲織女支機石

玄中記云玉門之西有國山山有廟國人歲歲出礦名霹靂礦給霹靂用此與雷門納鼓同一神異

易緯云天根一日兩度蹴入尾閭則海沸而出潮竹懶曰此丹法也所謂執天之行

馬緒謫潮得巨蟻長尺餘鹽漬之歸誇北人

南越志珠有九品寸五分以上至寸八九分爲大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爲璫珠璫珠之次爲走珠走珠之次爲滑珠滑珠之次爲磊珠磊珠之次爲官雨珠官雨珠之次爲稅珠稅珠之次爲葱珠

大軫國有紫米炊一升得飯一斗食之令人髮鬢黑久則後天不老

眞玉受水不冰眞金受火不耗

漢慶虬之作淸思賦人不知貴託以相如所作遂見重於世

唐桓谿蓄一鸜鵒能入甕中作齆鼻人語

因觀唐畫嗔彌勒客問意旨曰凡人多笑者蘊怒必深宜有此轉變也竹嬾曰不然彌勒當補處事權未秉諸事忍受居恒以笑臉陪人及其下生出世擔荷正法見此世界種種可憾安得不嗔嗔與笑總是菩薩應機酬物畫者深達此趣耳

暗海之石刻之像人能言語有聲無氣

杜牧之不以書名顥州公庫有其手摹顧愷之維摩詰精采照人米芾託人三摹之無一筆似至欲上之御府乞國公摹賜爲千載之傳如唐文皇搨蘭亭故事其神妙可以想見乃知書之一藝定屬慧業文人非凡子可以仰希也

子瞻書黃庭內景篇贈廬山寒道士顥濱有題語云君誦黃庭內外篇本欲洗心不求仙夜視片月墮我前黑氛剝盡朝日姸一暑一寒久自堅體中風行上通

天亭亭孤立孰傍緣至哉道師昔云然既已得之戒不傳知我此心未斷霧指我嬰兒藏谷淵言未絕曰行已旋我思其言夜不眠此鍾呂正傳秘旨也

文湖州每爲人寫竹竟輒囑曰無令着語俟蘇翰林來蓋子瞻與文既同臭味又文采光燄足映發故也然畫既佳又何須人着語元倪黃諸君片紙出則鐵崖伯雨輩揩而題之亦是一時打鬪習氣唯吳仲圭自署梅花庵主外不着它人一字當知鵬搏獅騤決不藉人扶掖此老眞籠罩千古人也

不須落魄躭杯酒切莫猖狂愛詠詩一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此宋楊處士朴述其妻句也然處士自有村居感興詩一絕云一壺村酒膠（去聲）牙酸十數胡皴（胡餅也）徹骨乾隨着四婆裙子後杖頭挑去賽蠶官四婆卽楊之妻此村翁媼何所有無於世而眞宗於禮代祠汾之後必欲召致以點太平物色固此老一時之遭也若今日山人輩吟卷壓牛腰止博朱門冷醊亦可哀矣

歐陽文忠公題官法帖以爲皆魏晉人施於家人朋友逸氣餘興初非用意自然可喜後人乃兼百事而以學書爲事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苦是其可嘆然鍾繇嘔心裂被張芝臨池池水盡墨葛常不專精篤志唯其專篤故偶然揮運自成神妙耳文忠此言似無眞會

竹嬾遇書畫贋蹟未嘗不番覆諦觀亦有連聲稱賞者客不解竹嬾曰汝知鵞王擇乳乎百乳一水不難取乳去水百水一乳卽洞視者以爲無乳矣而鵞王獨能取之此其貴也贋蹟雖浮淺可笑然未嘗不依傍古人精神而運畫卽失氣韻而布置自存書卽乏風神而骨骸或在以我寸靈默遊其間未嘗不遇古人之百一也況生末法中凡諸像設種種皆靈山光燄安得悉起紫金眞相而事之乎

余昔與沈無回論畫曰必先多讀書讀書多見古今事變多不狃狹劣見聞自然胸次浩蕩山川靈奇透入性地時一灑落何患不臻妙耶

戰將寶刀必架置之時一醉酒致敬不敢褻也吾輩精筆妙墨豈可漫視既釋用則篋笥之或香熏錦襲可

耳

山人王復元號雅賓幼爲黃冠得事文徵仲先生稔其議論風旨因精鑒古先生歿來棲禾城矮屋數椽僅蔽風雨每獨行閱肆遇奇物佳玩與縑素之蹟卽潛購之值空乏褫衣典質不惜也歸乃杜門諦繹呼酒自快或數月不出既厭亦時出以易豪貴金錢終歲取給於此資未盡不輕鬻一物也山人不妄交與所善徐處士潤卿僧濂公竹堂而已山人書學米漫仕畫山水類陳道復寫生倣陸叔平嘗作詩寄余有天寒花信少地濕草痕齊之句

僧如濂號竹堂園面白晳如比邱尼性僻潔飯必精粲飲與澗濯必惠泉所製餖餌精甚剔剝松桃之屬爲餡每十止留其二三居一小樓明牕四圍一榻一几不置雜物夜寢別所置一爐其中純薦沉麝且開戶卽去之欲香氣氤氳而不逢其烟燎也作小詩有澹致書法顏柳

徐潤卿名宏澤幼業制舉恂恂儒生既而厭棄之曰摹法帖吟陶杜詩暇寫竹石駸駸入梅道人之室遇得

意不論疏密貴賤咸與揮運性尤恬厚絕無自矜之色雖雜樵漁負販略不設崖岸若欲强之登華膴貴要之堂有裳袂走耳獨嘗時時過余索所藏名蹟展玩評賞無間也識者定其書畫二估在姚雲東上

海鹽天甯寺僧平野名戒襄體魁頎狀如布袋和尙幼亦得事文徵仲先生又參請張靖之黃門許雲村給舍陳句溪朱西村兩處士所得高勝吟道不在雪江冬溪下畫雲山亦斐亹不輕爲人作

盛德潛號杞菊老人不事生業日遊行市肆爲無町畦

之樂性亦僻嗜古所著有存古錄皆剳記鼎彝奇物書繪眞蹟若周公謹烟雲過眼之屬余爲序之而未能梓也畫淸貴簡遠如倪迂甚不肯爲人作間點筆又輒自碎之

郁伯承名家子喜結客收書家亦以是盡山人吳元鐵常主其家元鐵擁曲木几摩樹根爐笑曰余眞富豁婁伯承乃貧孟嘗也人以爲實錄

南宮道士張墨崖作畫粗辣有氣宏治間人偶遺一軸爲鬻古者竄其名作吳仲圭以欺亡友吳公甫公甫

不疑酬以昂直

吳秋林欲入寓春波里㫕李皆好修不以貲耆秋林尤高倘門無雜賓時時襆被就羽人釋子假榻焚香烹茗意蕭如也書法趙吳興繪事宗周東村而兼擅蘭竹惜年不登五十士友共爲嗟惋

陸元厚家貧爲童子師性方嚴行止舉舉里中屠沽兒不敢狎視公卿折節交之者僅一報謁不數往也喜書異書學俸多爲書盡余嘗得其周禮國策離騷王子年拾遺記諸書皆精本元厚書摹急就婉逸有態

畫工草蟲不多爲人作

眞如謐公自號定湖老人所居遶屋四五畝細竹翠烟碧霧籠密深蒨僅通蛇徑風過之蕭然非禪流韻士卽藏躲不出詩語淡雋與項少岳同調項子京爲作定湖圖

近日書繪二事吳中極衰不能復振者蓋緣業此者以代力穡而居此者覩如藏貨士大夫則瞠目不知爲何事是其沒世而不救者也余嘗謂蘇黃米薛與董巨荆關之在今日皮毛之遺徒見珍異而命脉之斷久矣

祝支山刻陳少陽書草於鎭江郡庠其書言三事一留李文定而黜汪黃一乞下罪己之詔亟罪不進兵之將一請勿幸金陵此書上卽日被禍而所刻乃其藁草也少陽當時不聞以書名然處呼吸震蕩并命殉國時而精神如常揮運不懾非臨崖撒手漢豈易辦此而京兆特爲鐫播又豈徒玩其點畫者哉

祝京兆謂唐子畏曰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峯可建都聚惟天峻極且無外故萬物爲宗誰謂書畫中人果以藝溺志哉

山谷壁窠書學瘞鶴銘瘦勁淸栗眞川鐵石手腕其行狎書亦有透絹帖沉鬱痛快墨汁透入絹背卽襯帋亦可裝潢作玩也

人嘗評趙文敏文詞遜其翰墨然余觀其題黃素黃庭經後云琴心玉文洞元元金紐朱銿乃汝傳子能得之可長年黃素縝栗完且堅橫理如髮約兩邊縱有赤道如朱絃交居其間走元螘飛雲卷舒相終始大道甚夷非力使無爲自然有至理誰能精專換骨髓

掃除俗塵不瑕穢目中有神乃識眞白玉爲軸裝車輪裹以天上翠織成仙人樓閣儼長生鸞鶴翔舞猿猱輀子能寶之愼勿驚宦室之中夜自明上清眞人楊與許焚香清齋接神語手作此書留下土千年流傳予爲主東方青龍西白虎廉不索分貪勿與即東坡廬山寶書後所作語不過如是也

徐子擴云王孤雲寫端陽競渡圖即清明上河圖也不知何據然余諦視圖中雖作大小舟舫絕無相競之意京師雜賣舖每上河圖一卷定價一金所作大小繁簡不同想子擴所覩本有異耳余友譚梁生一本是張擇端寫有宣和天歷等璽蓋當時畫院中寫者非一人惟擇端卷見賞道君若孤雲乃元處士余有其村社醉歸圖雖入纖細而格力超勝非院中人所能也

樂毅論小中有楷黃庭經楷中有小東方朔畫贊五分中有方丈洛神賦方丈在五分中曹娥碑五分字四分畫力命表三分畫五分字此書家敎典也不講求何由修證公孫大娘舞劍擔夫與公主爭道錐畫沙

折釵股屋漏雨蓬振沙飛怒猊渴驥此書家禪案也不參透何由悟入

唐太平公主淫縱無檢知愛樂毅論妙蹟則天以織袋貯置箱中授之後爲咸陽老嫗竊出竟付竈火

唐翰林搨書人劉秦妹善臨寫右軍蘭亭及西安帖張天驥有廝養婢善書觀者嘖嘖嗟賞

潤筆之貽古人不御歐陽公倩蔡君謨書集古錄敘以古銅筆格李廷珪墨澄心堂紙潤筆王岐公譔龐頴公神道碑以古書畫及杜荀鶴及第試卷潤筆薛紹彭爲米元章書會稽公襄陽丹陽二夫人誥以智永臨右軍帖潤筆馬仲塗求君謨書以精婢潤筆

凡作小楷不可尋常須有法象黃庭經肩有力而腰腳隨風洛神賦頭足用力而胸腹慊然天仙水僊宛然可見樂毅論勁正而遒斂東方朔贊和易而逍遙以寫一賢之情性力命表柳葉溶曳於微風象微臣之遇寵曹娥碑花蕊飄流於駭浪似幼女之捐軀巧書不能寡雄文不能寫而形容分明可見於翰墨之間此天地之融精鬼神之幹妙所以數帖神護神持傳

鋟行世也

桓溫石棱蝟磔何等氣饑右軍來禽帖乃致溫者事旣瑣細語亦率易如施之狎交者故知右軍雅望非常勢人亦所欽服而機心不留遇桓直海鷗玩之耳

唐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眞草惟名不得草遂以草名爲花押韋陟有五朶雲之目宋施結稿取古人押字類而成書魏晉名蹟梁武搜藏皆令朱異懷充沈熾文徐僧權滿騫押縫再及北宋人往往以押名道書間雖上表章猶或用之近世始施押字於公移以防

詐僞而不敢復施於所尊矣余購得蔡君謨手簡實用押名見者疑駭因而落價亦可笑也

東觀餘論記郭令公初從軍至沙塞見左右皆赤光仰視空中有輜軿車自天而下令公祝曰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富貴壽神笑曰大富貴亦壽考冉冉升天而去此最爲七夕佳話勝蛛絲鍼縷多矣

元豐末有人自兩浙得斷壁眞本與織女支機石賫往京師至太康縣闕裕陵上寘不果進寘錢氏家不知存歿王欽若云支機石曾見其圓方可二寸不圓微

宛正到天漢左界北斗經其上余以爲說出冀公定亦天書是草之類也

徐熙之子崇嗣畫花不作墨圈以采色漬染豔出謂之沒骨花此沈存中說也然王晉卿收崇嗣畫芍藥名沒骨圖考鄭虔胡本草云芍藥一名沒骨花則存中所云或未必然耶

唐經生所書經宋書院待詔所作畫韻雖凡而法度在昔人雖務論輕之其於今日士大夫絶不留意時空疏荒謬之習勝此二種亦不可輕也貴其可得古人

影響耳

王右軍書陸機文賦褚河南亦臨之孫虔禮書楊雄蜀都賦俱有石刻今不甚行

葡萄神農九草之一中國久有不俟博望從西域帶來也吾里東塔朱買臣墓有瑣瑣葡萄亦未必從西涼攜來者

雨未必能浥物雨氣最浥物日未必能爇人而月月受日光人於月下坐最能爇面月鬼未必懾人鬼影響最懾人慾事未必損人慾念最損人隔墻欲劍隙穴

髫鬌少年嘗之有衽席不施而爍爲枯腊者多矣佛經曰於橫陳時味如嚼蠟此君子所爲翛然往來而畧不嬰念也

杜子云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況乃疎頑臨事拙此公旣退之後不平於時輩之峥嶸而重致嗟嘆也陶元亮曰豈能束帶見鄉里小兒向令二公處今日敢發口作此等語耶

歙友東籬生者躭嗜法書終日揮灑遇不得意則痛飲爛醉人不得而誰何之也余書聯語貽之云性靈活潑豪鋒上世界沉埋酒甕中

竹懶花鳥檄

吾輩生居澤國幸有閒身讀書談道久空蝸角蠅頭趺石抑松儘洽鷗情鶴趣顧同人罕集孤賞終屬寂寥雅會未聯好懷半歸虛擲況吾地由流淺渚恰受之航處處可通溯前姹柳嬌花拍浮之樽時時可舉且陶汰俗情漸躋清遠互相倡詠亦益性靈不負含哺作太平之民非敢效顰爲耆英之續僭立章程共期要久云爾

一品饌不過五物務取鮮潔用盛大墩碗一碗可供三四人者欲其縮於品而裕於用也

一攢碟務取時鮮精品客少一盒客多不過二盒大餚旣簡所恃以侑杯勺者此耳流俗糖物粗果一不得用

一用上白米斗餘作精飯佳蔬二品鮮湯一品取其塡然以飽而後可從事觴詠也

一酒備二品須極佳者嚴至螫口甘至停膈俱不用

一用精麪作炊食一二品爲坐久濟虛之需

一從者每客止許一人年高者益一童子另備酒飯給之

一先期五日直會者持刺書會中尊號告以將舉事舟泊某處往某所賞某花與者書一知字有事無暇者在二三日內不妨更期若遠出或淹時月者明書不得已之故仍罰酒貲二星送直會處公用

一至期務在辰巳時到舟午刻會飯茶話次第觴詠抵暮而返雖酣適不得踰一燭須在一更前散去

一直會者備素卷一枚筆墨三四副薰爐茶竈花瓠

韻冊種種無關但不許携奕博之具以妨吟詠

正月歲節諠闐州閭雜會梅雖棓蕾芳意尙慳燈節熒煌祇滋俗溷吾輩應遜此一月以需踏靑

二月梅柳之間古人所貴櫻桃水仙亦復爛漫湖園竹徼擇勝可也

三月紅紫紛紛非大樹海棠之巢則牡丹亭館正可栖遲

四月芍藥酴醾半已狼藉而晚花幽鳥雅趣偏饒若旗笋版種種奏新余性之所僻寘也在於濃陰廠樹

快我吟眺而已

五月稍炎葵榴爲政幽人之貞祇宜劚蒲奚須競渡

六月炎甚得萬荷洲渚終日裸飲便是淸涼世界

七月機絲瓜果總屬閨幃小劇無關大雅漳蘭盛花濃香郁郁水檻竹林富玆品者咸可就也

八月秋中令節有月則空明可汎不妨同俗無月則巖桂一叢披拂有味

九月作百菊會餐英泛蕊恣極搜羅多多益妙

十月霜葉酬黃沙柳盡脫蟹螯入掌笑傲無涯何憾作漁子隊耶

十一月甜蘆熾炭處乎帷中山茶蠟梅聊資瓶玩得深堂邃閣圍坐而謀歡適不妨稍入夜

十二月得雪則登負郭之樓或汎重林之渚無雪無簷偃曝會事可興可止

昔蘭亭之禊獻之以無詩受罰西園之集伯時以善繪主圖翰墨遊戲貴適天眞蘊能不吐與興不屬而强爲皆非也卽會後有作不妨補入卷以成勝事

會中有携法書奇蹟來玩或挾絲索絕技共暢幽襟

衆當感其雅厚欽其風格推爲主盟永執鞭弭以相周旋

會日度有餘晷兼適墅之便可訪高衲隱人者不妨共造或拉之席間如蘭益蕙臭味轉佳矣

丈夫寸靈六尺與天地萬物可攬成趣者咸所自具蕭無待而樂也凡有待卽非樂矣右軍方同羣賢少長在千巖萬壑爭流競秀間乃曰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或取之懷抱晤言一室之內雖靜躁萬殊而嘗其欣於所遇皆快足於己此豈眞有待於山水

朋儕間哉吾輩有意取適先當整頓胸次胸次朗然無日不相對於花情鳥性中矣敢藉初筵輒効忠告雅坐大衆則喧動太寡則未洽今定以五賓一主一侑歲凡八九作賓而二任主當其爲賓每輸主金二鐶而主佐以半盞終歲費帑不踰四金而月月常在花香鳥語中作翰墨散仙計亦不讓顯榮富厚者之消受爲孰多也

癸亥六月十有八日夜夢畫一古松頗躊躇滿志又題一長律云洪谷停棲神鉦山惟松寫盡雪霜顏常懸

老氣空千古想見雄心踞百盤鸛鶴秋風驚策策鹿麋芳草臥班班生來未識天台路忽湧飛橋夢裡看既醒亟爲錄出蓋余未遂五嶽之遊徒與荊關輩神結如此

昔人寫葛仙翁移居圖翁自騎繭栗黃犉犢嫗騎水牯一健僕當前負家具二村童一肩衣襆一牽黑犢二少女一攜琴一提藥籠嫗擁三嬰少者在抱稍長者襁於肩左又長者踞半牛背六白羊先前散行王元美先生跋之以爲太極左仙公亦不娶無子縱有之生平如幻三昧豈不能盡之一襆似當爲稚川翁翁娶鮑倩女亦無子晚就廣川參軍望之養其寫三嬰或別有寓余諦思之蓋悉有寓也翁乘犉嫗乘牯乾交坤坤交乾也悍者居前搬運率先猛念也二童二女各有携二氣挾精以運也琴者調也藥籠者藥物也二少女者兌離也兌藏至藥離與坎媾金火之用也不用巽者巽長女陰過壯非所須也白羊六先後散行以六爻中皆有眞陽遞遞升進至六陽通體布濩而後始得沖舉棄塵壒而歸淸都遷居之義也

人生燭上花光滅巧妍盡春風達樹頭日與化工進惟知雨露貪不念零落近昔我飛骨時慘見當途墳青松露明霞縹緲上下村既死明月魄無復玫瑰魂念此一脫洒長嘯登崑崙醉着鸞鳳衣星斗俯可捫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蒔絲得雙鯉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歸來問天姥妙義不可量金刀劃青紫蠶交爛煌煌燕服十二環想見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喜變化化作梅花樹遺我蠙珠麗靡明月光勸我穿絳纓繫作裾間璫揖

余以辭去談笑聞餘香東坡自云於京師遇一道人風骨秀異語論不凡口誦此二章云東華上清監清逸眞人李太白作也詩句妙麗誠然太白口吻顧余竊疑坡翁好奇或擬作以紿人觀其所補龍山九日詩宛是晉人語脉豈難一靑蓮哉

優鉢羅花卽金蓮花北京禮部儀制司有一本開時適四月八日至冬結實如鬼蓮蓬脫去其衣中有金色佛一尊亦奇矣唐岑嘉州亦有優鉢羅花歌其來久矣

杭州邵皇親墳吳越時法因寺基也後山壁上有司馬溫公篆家人卦遒勁可觀

秦少游得李廷珪墨碎之雜潘谷墨中另爲研製自稱妙絕蘇子瞻取諸郡所遺酒并和之爲雪堂義尊余亦手搥上清香珠入內府甜香中焚之覺有異趣

趙文敏善用筆所使筆有宛轉如意者輒剖之取其精毫別貯之凡萃三管之精合工總縛一管則眞草巨細投之無不可終歲任之無敝矣故公書點畫如碾玉鎚金無纖毫遺憾也昔年項子京與余言欲倣此法竟不果

唐以前自杭至嘉皆懸流其南則水草沮洳以達於海故水則設閘以啟閉陸則設棧以通行古胥山碑謂石棧自錢塘北抵禦兒之胥口乃其證也至今有石門斗門之名而其跡則湮於阡陌久矣

錦瑟令狐綯侍兒小名李商隱有無端五十絃之句蘇東坡以中二聯爲適怨清和之意出古今樂志非東坡以意逆之也按琴瑟中論曰朱襄氏使士達製五絃之瑟瞽瞍剖爲十五絃舜益爲二十三絃又有二十七絃之說蓋五絃廿五絃小瑟也二十五絃中瑟也五十絃大瑟也又謂錦瑟卽箜篌形製今俱莫考義山末句云此情豈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想與此侍兒目成而後乃憶之耳

歐陽公金石錄敘云余集古文自周秦以下迄於顯德凡千餘卷其名臣顯達下至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又不知高氏何所出然余所蓄陝中諸碑有唐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頌係參軍房璘妻高氏書公何未之考耶且衛

夫人姓李名茂漪其書在閣帖中公不之及豈公疑其僞耶梅聖俞曰好個歐九只欠讀書余嘗訿其過論顧梅僅挾詩筆小技計生平聲譽與都官之職半由歐公口頰獎成乃其談笑傲睨往往若籠罩公上而公禮愛之不渝此固公之德盛而亦盛際方有此也若在今日則一謝茂秦沈嘉則而已

漢時會稽郡卽今蘇松常嘉湖地朱買臣爲會稽太守而杉青吏同其妻謁伏道左因有羞墓亭買臣死亦葬我郡東塔非今紹興屬邑之會稽也買臣在漢武帝時與嚴助王褒等俱以辭辨捷給幸至漢元帝時又一朱買臣作武昌太守則葬彭城者不可不辨也

論語緯子畏於匡非因貌類楊虎以楊虎家臣顏高者去爲孔子弟子適令御車而前故匡人疑之耳

晦翁自寫己像令刻徽州衣摺用筆深得吳道子之法

唐令諸掌牧馬以小官印印右髀以年辰印印右膊以監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至二歲起春量強弱漸以飛字印左廂髀膊細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印

右頰

馬惟瘦者徂駿常見一馬圖於常賣徐老處云是韓幹皮毛中舉體皆露筋骨題識者不下十餘人前後有宣和政和小璽當時極以爲妙品近又見元人龔開特寫瘦馬圖脩十五肋蓋以相馬書云馬自九肋以上稍堪乘騎十五肋備則一日行千里矣董逌以爲曹韓畫馬何嘗拘肋數杜老所作諸歌雖極形容亦未嘗及其肋數也余頗是其說憾昔於所見唐馬未一數驗之耳

唐人早朝詩賈至倡詠王維岑參杜甫和之俱稱典麗然王警句則曰九重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岑則曰花迎劍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賈則曰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氣象誠高波瀾誠闊終是落境語耳杜子則云旌旂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以旌旂所畫之龍蛇對眞燕雀已極變化而動字高字俱含生氣風微字則以燕雀因風微得至殿屋風稍壯不免搶地矣且大厦成而燕雀賀又本成語見朝廷寬大羣情樂附之意有比有興六義具

洏轉覲詠之彌堪咀味杜眞詩聖三子咸當北面

從人中以上鼻耳目竅俱雙人中以下口與前後陰竅俱一故曰人中以其上偶下奇儼然一泰卦也或曰天食人以五氣鼻受之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居口鼻之間故曰人中或曰督脈從尾閭由背達頭而上至上齒縫任脈從下極之俞由腹而上至下齒縫適當任督會處故曰人中

古有三花蕊夫人一爲前蜀王建次妃徐耕之女號順聖淑妃者王衍敗遇害一爲後蜀孟昶宮人昶降入宋宮設昶像祀之僞稱張仙以欺宋祖者一爲閩人之女南唐李煜選入宮煜降宋祖嬖之一日遊苑中使奉晉王酒晉王故不飲曰必得夫人手摘一花來乃飲太祖命之甫至樹下晉王從後彎弓射殺之太祖權飲如故一時有此三人想當時尚此號見美者輒以當之耳

永樂大典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湖廣王洪編纂號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餘年而就亦所以耗磨遜國諸儒不平之氣

梁武帝命張僧繇畫江陵天皇寺壁僧繇於所畫盧舍那傍作仲尼與十哲帝怪問釋門內何用此繇云後當賴之耳迨宇文周滅佛此剎以孔像故獨存繇則僧繇識略超越今古精六藝者定非凡子也

賬仕政精治折傷荊州一軍士損脛張飲以酒破肉取碎骨一片出膏塗之數日而愈年餘脛忽痛問張張曰當由所出骨受冷則痛急尋獲之牀下溫湯洗之置絮中遂愈夫已出之骨猶關痛癢爲其一氣所聯無內外之間耳然則郭璞葬經所云枯骨受潤子姓滋榮未可非也

梁元帝時又一朱買臣與胡天祐等同拒北魏

典略曰不鑿自然之井名曰眞井潁陰城下灌嬰所鑿之井與江通波亦曰眞井

釋部錟摩天上有教放逸鳥宿世本是天門下教化之師諸天本是所化衆生由信愛故布施持戒今得生天其鳥爲師時以貪利破戒其心不實以教化微善得生天中猶爲鳥形教化諸天戒其放逸以世法准之談道諸公稍有不實亦吾教中教化鳥矣

余讀黃庭內景經云扶桑大帝命湯谷神王傳南岳魏夫人余初不解偶閱淮南子曰拂於扶桑是謂晨明山海經東方湯谷上有扶桑日沐浴水中則水沸成湯也蓋人氣子後至寅眞陽鬱沸於關元之下亦如天地之有湯谷正內景施照之寄意耳

抱朴子玉鈐云人之吉凶修短繫於結胎受氣之日祿碌子亦有胎元之說用毋生時與子生時以法推之而得今之術者不知也然爲術亦疎矣古公卿大夫修貞節之道進御者有指軀之繫彤管之書謹其時日故星術有憑末世懾於妬悍者夕夕專之溺於嬖幸者數擧無度惟嗜慾之追而忽意嗣續安得眞胎元而推之乎

開山圖云霍山南有雲師雨虎雲師如蠶雨虎如蛹長七寸似蛭雲雨之時出在石上蜀中有雪蛆潔白如瓜瓠咯具眉目饌家得之以爲珍品余以爲雲師雨虎皆可食也

廬山紫霄峯石室有禹刻字如掌奇古不可辨摩得洪荒漾余乃擁六字可識

嘗閱戎幕閒談見一則徵雨事殊寥寥意欲捜羣書以爲不足留念於史傳中災異部錄出卽辨矣然雨事亦有不從災部出者易妖云天雨毛羽貴人出走內淫亂百姓勞苦則雨草雨五穀災祥集云君臣無道讒人進則雨墨占鏡云雨紆白饑雨釜甑穰雨筋大饑內記云雨綿絲絮皆兵喪竹書紀年惠成王七年雨碧於鄭八年雨骨於赤髀述異記廣陽縣雨麥雨白毛元帝時雨草而葉相樛結成帝時雨魚占鏡云紂末年雨肉內記云天雨水銀是謂判祖不出三年兵喪並起占鏡云雨木多風雨孽河圖云怪目勇敢兩瞳天雨刀於楚之邦謂項羽春秋演孔云八政不中則天雨刀雨髓皆兵喪述異記禹時天雨金王莽時雨五銖錢至地悉爲龜兒京房云雨冰大疫尙書中候紂時雨土於亳古今注漢宣帝元康四年南昌雨荳漢永和年長安雨綿述異記魏武末年鄴中雨五色石搜神記桓帝建和三年秋北地雨肉如羊肋魏時河間王子元家庭雨中有小兒汎九枚長六七寸自言家在河東爲風所飄隋仁壽年天雨花四明

山中雨青檽子錢塘靈隱寺秋夕雨桂子青城山有六時更漏雨黃冠兼香行道隨香烟所至逐而灑之釋部諸天奏樂則雨樂器修羅戰爭則雨戈戟龍宮有香名象闘焚一丸則香雲瀰漫香雨三日不歇

崑崙山有九層其第九層有螭潭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臟此潭左側多五色石云白螭腸所化也

梁四公記云漆海乳海之間有大鳥生人男死女活鳥自銜女哺之銜不勝負之女能跬步則爲酋豪所養皆殊麗而不壽無踰三十外者

秦始皇登泰山立石而無文字以爲功業爛被天下不俟標顯也碣石之罘乃有詞亦臣下斯高輩意耳晉太傅謝安石墓石無文亦是此意

禮含文嘉云伏者別也羲者獻也王莽傳立斗獻獻亦音爲羲又禮器之羲尊卽周禮之獻尊則知羲獻同義右軍父子以一義作名何耶

南齊書武帝時小史姓皇名太子帝曰皇太子寧可作名於是移點於外改名犬子今下里小人相謔云何姓曰姓黃何名曰名蒂蒂之蒂何圖古人已有此妄

神仙通鑑綠圖子在帝嚳時降於江湄說黃庭經又授帝嚳以九天眞靈三天寶符上以奉天使二儀無違下以營人使年命無墜帝乃祭天於河北之壇藏符於山之峯後昇天爲玄宮眞人作黃庭經五十卷雲笈曰九曲下戶者是男女之陰地也男曰九曲女曰下戶此陰地常起白雲之氣以薰黃庭之間爲得道之候驗不知此五十卷黃庭與魏夫人所出楊眞人所書同耶別耶

韓詩逸篇云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

水又曰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膈歸於露毛歸於草學徒曰膈何以歸於露竹嬾曰內經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皆言人身水氣微著升降之別膈者上焦也露者霧也古人治經精卓一字亦無妄下患學者寡陋不能會通之耳

留犢事不獨時苗又有晉青州刺史爭暨有善謔者云藉令居官生子女亦將遺之耶

漢馬融講授前列生徒後畜女伎因施絳紗帳符秦韋逞之母文宣君年八十奉命傳周官學亦施絳紗帳

皆所以限隔男女也今詞家例以絳帳歸師道何其謬也

說苑李子敖於鳴鵠嗉中遊長三寸三分類於蟲矣漢建武年間潁州張仲師長一尺二寸類於畜矣不知當時何以爲作名字余在西陲親見一民朱姓者長僅二尺一寸裸而視之腹下卽出二趾無脛腿肩下卽髂尻無肋可數

鄭虎臣手斃賈師憲於木棉庵千古快其剛決然虎臣性甚豪侈極意奉養所著有集珍日用一卷剪燈寶錄一卷正堪與半閒主人促織經並垂也

紫桃軒又綴卷二終

紫桃軒又綴卷之三

檇李李日華君實著　同邑孫福清稼亭校刊

演孔圖云舜蓍也蔓地蓮花之名有焰曜意故目動曰瞬豈即詩所云蕣英者耶堯亦有芻蕘之蕘草之柔細堪爲薦藉者白虎通何必以嶢嶢信佶解堯舜字耶

路史載湘神爲舜二女宵明燭光非堯二女也

僧稱支郎不獨支遁漢末有月氏國優婆塞支謙該覽經傳及諸技藝善諸國語言細長黑瘦白眼黃睛時人語云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蓋遁與謙猶有長無長之別耳

劉舍人覼論作文云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鍼勞談笑以藥倦此用暇持滿之說也天下事皆然猶止文哉

瑞香紫白黃三種紫者香酷白黃不甚香人亦不知貴一日偶步村莊見籬落間彌生此物較尋常稍作蠻包道廣琴在傍指曰此紙材也花時連皮剝之舂

碓入槽即成佳紙光滑堅韌亦有香氣嘗覽稽含南方草木疏載晉太康五年大秦國獻蜜香紙三萬幅帝以萬幅賜當陽侯杜預寫所撰春秋釋例豈即此材所製耶

蔡邕以絕爲色絲不知原爲系包蓋謂包藏不盡之生意於毫末中以爲相傳之系耳吳人云無口爲天有口爲吳不知吳原從兵隋文帝惡隨字有走去之稱隋不知隋乃裂肉也不祥莫大焉古來識字人即已難得

遠公畫有江淮名山圖何不自寫蓮社貫休寫羅漢不足數即以已像足之眞英傑作用也

武夷君幔亭之會令呂荷香蔓國腹國腹即琵琶黃次姑嗅悲慄悲慄即篳篥宋小娥運居巢居巢即笙羅妙容揮鐮鈸鐮鈸即銅鈸

漢建信侯婁敬晚得道能種金居好畤明月山北其地曰種金坪金玉天地間至珍之物皆可種總是氣化搏捖出機人機未能超乎有待也

梁時鑄四銖半錢謂之男錢云佩之即生男也又別鑄

除其肉郭謂之公式女錢徑一寸錢既有子毋安得無男女又安得無滋息若一例奉以爲兄則敬生於愛耳

大業拾遺記云越女收野繭繅絲作曜光綾夢神謂曰禹穴三千年一開汝得繭乃江淹文集中璧魚所化也文通不過浮華之士其所著非有精微祕奥特一種秀異之氣不没猶能幻入品彙如此食神仙字而化爲脉望又何疑耶

春秋緯云酒者乳也王者施天乳以哺人訶陵國以柳

花爲酒南昌國有酒山山泉如酒飲之甚美經月不醒君山左右皆有酒掘而飲之不死頓遜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瑶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以釀酒味如醇酎拘樓國仙漿取之樹腹中青田桃核以水注之頃刻成酒西北荒中有玉匱酒取一尊一尊復生高驪有女海神載酒聘之女不肯行海神潑船覆酒流入曲阿故傳曲阿有美酒西王母飲黃帝以護神養氣金液流暉之酒又有延洪壽光之酒員陵之山出糜欽棗食一枚大醉經年不醒東方朔以一斛進上上和諸香作丸大如芥子每取一丸入水一石頃刻成酒味愈醇酎謂之糜欽酒漢武帝有百味酒名蘭生隋煬帝有玉薤酒張華有九醖酒用胡中指星麥釀之魏太武以縹碧酒賜崔浩河東人劉白墮爲桑落酒别調氛氳不與他同蘭馨麝越自成芳逸魏賈鏘接河源水釀酒名崑崙鶴觴仙人王方平飲餘杭姥酒王無功飲太常焦革酒元人挏馬乳作酒甚珍異非祭享不得飲癸亥伏日曝書同數客坐竹間縱談因憶葉

石林語云讀書避暑又得佳酒人生極快意欣慕之遂錄所記諸名酒以代大嚼書竟爲酒人奪去

吳少君徘徊竹下一友問曰先生何所思曰我思菖蒲見修竹作何行禮良久曰菖當設拜修竹坐而受之一時聞者瞠目以爲怪語偶閱高士春秋始知其語本出王徽之徽之既種竹又以蒲草暎其下曰蒲以九節爲貴而此君面目聳焉菖蒲正當再拜此君亦安得不受之耶

山川紀異蓀登嗔水能知病龍之雨不能益稼蓋微妙玄通之士非獨善嘯而已

陳艮卿性嗜異書年踰立即釋儒服謝學使者隱沙水竹樹之間與吟翁野衲相往還遇有奇書隱牒不惜破產購之江南故家遺帙搜抉殆遍余雖寡陋亦往往撕其餘潤一日寄示余月泉吟社一編乃元吳清翁延詩人謝翺方鳳吳思齊於家遣使布題收諸名家詩三公品評之還高下賞格略如校士之制第一名公服羅一縑七丈筆五帖墨五笏第二名公服羅一縑六丈筆四貼墨四笏第三名公服羅一縑五丈筆三貼墨三笏以後春衫深衣羅筆墨各有差月泉名渭浦江人而謝方吳三君子皆故宋遺老月泉爲此非徒鼓吹風雅亦隱然自寓中國士流田野放棄亦自有位置不必舐膻酪之鼎而入其羅網也以此耗磨雄心而煦濡慰藉艮非淺者若艮卿富盛明之世英茂之年輒自歛藏恣其探奇索秘翔泳無羈之性抑何高也固知巢許於陵一線根脉千古原未嘗斷

世俗以甘蔗宜小兒雖痘疹食之無禁羣醫相爭一曰性熱所以發疹一曰性寒所以解毒一曰性温平所以無害及退余檢方書則曰蔗能節蚘蟲多者滅之少者益之蚘適其中則兒無病所以宜兒也豈在寒熱温平間哉羣醫不學漫猜殊可哂也

唐制誥必屬能書者或得自書如顏魯公旣書誥璽印蓋自足垂遠宋亦當制者所書其書半雜行草卽不善書亦灑灑有致若出歐蘇手遂成瓌寶矣　昭代務遵洪武正韻必屬之誥勑房中舍整栗有餘風致絕少緊乎佐史之筆也　穆廟時總制司馬王崇古金書封誥請璽被糾不許余以爲藉令恩許別書自當力購善書名家正不必以金泥爲炫也

揚州蜀岡上禪智寺側有井味極甘冽與蜀江通有老僧洗鉢江中失之從井浮出爲禪智僧所得置佛前後數年老僧過而見之驚曰何緣到此脫衲衣贖去

睡神名宜楙吳淵穎先生有扉宜楙文吳匏庵少勤苦夜讀作祛劬鬼文宦者傳入禁中　世皇御筆改鬼作魔

知山趣者不必命屐但軒牕中有堆藍抹紫卽堪注目得酒神者何須桃麴但梨花蕉葉雜置案頭時一摩娑便已心醉

元末吳有陸叟富甲江左沈萬三出其門爲運籌與計一日叟嘆曰老矣積必釀禍悉推以與萬三十築陳湖之上爲黃冠以老

劉景升初在黨人顧厨俊及之列又精書法爲鍾繇之師居恒列三雅以飮而招王仲宣爲客是其爲人本翰墨文苑之英也史以圖霸不成汶汶置劉馬袁紹

之伍所謂兩失之者耶

齊田常專國選民女七尺以上者爲妾御生子七十餘人田成子有子百餘人漢張倉有子百人趙王彭祖子七十人中山靖王子百二十人唐棣王琰子五十五人榮王琬子五十八人延王玢子三十六人張耆子四十二人杜徽子一百四十人馮益子三十人宋李仙哲生子男女六十九人姚弋仲子四十三人胡蕃子六十人陵陽子仲子三十人昭代慶成王子百人

洛水南兩耕者爭片石於田間詣府訟洗而視之文曰大明景泰已亥知府事虞廷璽爲我復興此窩知其爲康節安樂窩址也爲闢地建祠相詫爲神奇焉余於江州親見東林寺僧負白蓮藕根潛布居民田塍閒不二三年遍開白蓮以爲遠公再興之兆適一巡撫謝姓者經過詭託靈運見夢紿其施金千餘以修寺大都末路人心種種變幻安知洛南片石非新垣平斗腹中帛書耶

宋潛溪云濂雖不能造文性樂之甚當操觚沉思時閉

扉凝坐不欲聞步履聲雖貓犬不使之近卽近輒拊几大呼人咸以爲狂易傳以爲笑僃章不能就鑿鑿遶室中行或小菴頭簡髮如捕蝨狀或摩搔膺腹使氣隆隆然降升乃已若一入城市衆人叢居又無邃房曲閣可居筆未書半行狙伺猿覗大嗚小噪敗人興趣爾失萬金之産乃不怨苟廢此樂不如無生此公讀書小龍門時辭郡守聘經師語也公於山中養成大器然後出輔眞主豈肯輕應人求哉因是以知柴桑河渚儻有大遇必肯翻然出爲伊呂而孔明不

遇先主亦一龐德公耳

水經隋經籍志不載撰人舊唐志乃云郭璞作新唐志始謂桑欽作考前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蓋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張即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即狄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即湖陵縣章帝所更名汾水過永安即彘縣順帝所更名則其書非成帝時作若順帝以後人所爲矣又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陽安縣注爲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託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爲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鎭城注云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魏人所爲也意者欽本成帝時人實爲此書而晉郭璞後魏酈道元作傳注時咸有所附益之耶

宋崇甯黥卒魏漢津論樂謂聖主之稟賦上與天地陰陽爲一體聲則爲律身則爲度故夫黃帝夏禹之制樂實自其身而得之因請徽宗中指三節三寸定黃鍾之律中指之徑圍又即據而爲度量權衡造大晟樂府頒其樂書於天下當時惟蔡京是之又祀黃帝夏禹於樂成廟而以漢津配食又何怪乎配王荆公於宣尼之側也

北荒有七寸之棗南荒有三尺之梨東方有三尺之椹木蘭皮國有五尺之瓜三寸之麥暹羅稻粒盈寸屯羅島之麻實如蓮菂

立言必貴典雅坦明即有奇險亦遇境而生非强鑿所就自然行遠揚雄法言大玄至今在傳不傳間若唐盧殷之文千餘篇李礎之詩八百篇樊紹述著樊子書六十卷雜文九百餘篇皆不傳以其艱深晦塞縱有奇非人情所通好故也

虞卿有左氏撮抄九卷想即所謂虞氏春秋者非別有他著述若呂覽類也

玉桃古記云昔人捕獵阻雨於石城見林間有白桃十顆摘入手如冰忽又變紅其熱如湯採木葉包之藏於布囊中下山捫之猶在及至家止存木葉

元馮海粟作梅花百絶調卑意庸未足稱奇幻住老衲遂作長律一韻百首以敵之往往有意外之句其於風雅雖非本色然光怪超忽聲轢觸帝青實世間異寶也偶隨手摘出之乾坤一夜鬪吟骨風雪滿山來故人青開椒眼好窺客黃撚蜂鬚冷笑人九天靈魄有生意一殿新粧出內人漢水美珠寒照影松風飄袂夜驚人饑蜂目雪身遊絮病鶴眠苔跡妬塵釵橫鬢亂沾雲影玉滑酥融却扇塵銀甕落中香入酒玉髓鬆外影隨人數枝冲淡晚唐句一種孤高東晉人鐵面冷於吹劍客石心深似嗅蘭人鳳隻鸞孤情抱獨麝温屏暖鼻消塵荒溪獨照山初靜寒影相扶雪亦塵雪消頓覺雲隨夢月落難聞笛怨塵一泒珠幢迎羽客半機水織駐鮫人幻住幼業儒中路棄去從釋既悟心宗有籠罩諸方之氣出語自不寒儉如此

高峰妙禪師住天目獅子峯雲深磴絶人跡罕至常日齩虀作鎦条苦黃菜和米煮之用竹枝挑之以充饑謂之瓔珞粥至今山中留爲故事

人言日月星爲三光然考甘氏星經又別有日一星在房之西氐之東別有月一星在昴之南畢之北星者百物精氣蓋日月既爲陰陽大宗而其精又有旁磐者乎

霧滃而蟹螯枯露下而蚌喙折月虛而魚腦減星實而豕膚栗

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鶉白鳳謂之鷫紫鳳謂之鸑蓋鳳丹穴鶉及鳳之赤者故南方取象鶉火鶉即鳳也以配龜龍與虎非鶉鳥也

吳俗呼酒壺爲注子按周禮以注鳴者註注咮也鳥喙也音兕古人用壺以尖口瀉而今人加以長喙如鳥咮然故名注子

春之風自下而上紙鳶因之起夏之風橫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之風自上而下木葉以之隕冬之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

凡置宅庾庫牢柵備而軒朗之室闕如此篤於營實而陋者也華棖文棟堦墄犁然而奧密之室無一可偃仰此務外喜俗遊而不知有清適者也小廊疎檻花石甃砌而堂不足以容燕几庭宇不足以交履舄此幽

獨自命而楄乎無涉于世者也惟夫堂寢具而不華高卑構而各適名山勝地誠未易卽然前後五十餘步必有通流遊目四望頗見疎林遥渚有曲閣藏書以遠蒸濕有高軒凌虛以延雲物近市而不諠囂濱水而不湫隘斯通人之所棲亦以俯俗亦以超世者也癸亥秋日謀居未定付兒曹

兵書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詩家有春雲白鶴題釋

華嚴經有香雲華鬘雲燈雲樓閣雲瓔珞雲道書有三素雲九光雲雲之變態種種杜子所謂白衣蒼狗頃刻無定若分疆界而定擬物形亦附會之談耳

虹蜺蝃蝀字皆從虫俗呼虹作鱟鱟從魚蓋雲必漏日日腳射雲則虹特明曜異常或能吸水或能吸酒朱子曰既能吸水必有形質似血氣之屬

霧凇卽木介寒陰精潤之氣薄樹所成者其狀冰花雪蘂曾子固霧凇詩云園林初日淨無風霧凇花開樹樹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鬞鬆婉麗暢逸

王昌齡不是過而謂曾不能詩何耶

洋州子午谷南北正對長安王莽所開唐明皇荔支路也

五臺山冬夏積雪山泉凍合冰珠玉溜晶瑩逼人然遇融釋時亦可勺以煑茗其味清極元遺山詩云石罅飛泉冰齒牙一杯龍焙雪生花車塵馬足長橋水汲得中泠未要誇信絕境之未易到也

溫泉在處有之其下必有白礬丹砂硫黃三物爲之根因蒸爲暖流耳余曾與潤州劉叔熙浴汝州溫泉其

水發田間沸珠跳沫居民接之可燖鵞鴨至浴室甃爲大池余匊而嗅之有硫黃氣

步水際也張勃吳錄有龜步魚步曾步揚州有瓜步湘中有靈妃步金陵有邀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

董子曰壽者醻也壽有短長由養有得失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醻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醻於不久故曰壽者醻也

右軍爲戢山老姥書扇今紹興郡城有題扇橋戒珠寺又有躲婆石謂此姥既得厚値數來求書羲之厭苦

避於此石之後也又謂越王嘗糞歸自嫌口臭與宮人同食蕺以亂其臭蕺乃草之可食者人偶以此名右軍偶於此書扇不奈後人紛紛緣飾不已可發一笑

禹山石紐村卽今之石鼓山其山朔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禹採藥亭在大業山藥氣觸人不可到

唐宋時嘉湖地皆縱流重重設堰埭用牛挽船過堰而徵其稅置官領之唐人詩所云牛屎堆邊識張祐者以祐曾爲我地東瓜堰官也

蕭頴士楚蒙山詩云伺子捐俗氛季隨躡遐軌季隨卽周八士之一別無經見亦一奇聞也

茶生爛石者上砂礫雜者次程宣子茶夾銘云石筋山脈鍾異於茶今天池僅一石壁其下種茶成畦陽羨亦耕而殖之甚則以牛退作肥豈復有妙種乎

天啟癸亥七夕後經月不雨每日濃雲晻靄四遠俱沾足而近郊獨灑淅不成滴余戲作盼雨詞云雲機暫歇衙梭鳳曉潑臙脂水痕重四郊鳩語喚婦忙鳧鵠紛紛達簷棟空車轆轆碾池塘淅瀝霏微塵不動鞭

龍咒鬼蜥蜴驚彩虹挂斷巫陽夢星娥堅俟隔年期侍女偷過小仙洞蓋用梁玉清故事也織女侍兒梁玉清爲太白所竊入小仙洞四十日不出帝大怒幷謫其子休行雨河北每至小仙洞輒止恥其母淫奔之所也出錄異記

漢書跡射之士尋跡而射取之也射聲校尉尋聲而射取之也其講於射精矣

武后新牙更生百官表賀李近仁語云易有四營金牙爲壽考之象詩具六義玉牙載神仙之詠還年而齭直不斷郄老而郄犀仍出堅而不脆聞於導養之書落而更生得自靈飛之散可謂工矣特以媚女主爲可恨耳

延州高奴縣出石油可薰烟爲墨宋人制墨刻其上云石液

元朱萬初善製松烟墨甚妙又和石鼎清書香以貽虞文靖公蓋香與墨同一關捩也

漢郊祀志祭郊疇宗廟用僞飾女伎乃裝旦之始叔孫之陋也

朱雀鳳也玄武龜蛇也龍也虎也勾陳亦天上神獸麃頭龍身盡五方皆獸也

空侯箏琵琶阮咸皆絲木相去不及寸空侯絲木相去遠每彈則聲自空出故曰空侯其云師延爲空國之侯所作者曲說耳

二分二至日取雨水停貯之七日後即水面生物如雲毋狀東坡嘗傳方士之言於冬夏二至後每日置新缶於空室溺之滿十二日取傾之溺底必有物煉之如砯砂以供服食人身與天地之氣躡節數時皆能

得物乃造化之秘也

羅泌曰日月爲易反正爲曶曶者月彩之散者也散於日下爲易散於日上爲曶相對爲明相對而虧爲昒所謂朔易曶者晦也明者望也昒者望而食者也

久血爲燐積灰生蠅今人見蠅溺水以置灰中輒活以蠅之生原本灰氣也

永樂中沅州人劉有年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今內閣書目不載

三桓瓜剖作三軍合周禮矣志乃欲卑　公室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曲沃莊伯行夏正合人統矣志乃欲自立自古奸雄未有不借經術以行私者

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illegible]有青雲之志梁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白詩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岩戶皆言隱者高潔之意後世乃移以詠入仕登名之士謬矣

晉宣帝因石圖以牛繼馬之讖深忌牛姓者乃爲二榼

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鴆酒毒死其將牛金追恭王妃私一小吏牛姓者生元帝非牛金也通鑑失考誤以加金遂成千古之枉

楊龜山云老子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余謂自古聖人皆不作作之者必由諸子如六經皆理所自有聖人纂述之以垂世耳作之者必如子思之中庸孟子之知言養氣莊子之逍遙齊物申之法禁韓之刑名鬼谷之排闔方謂之作皆獨見獨得驟然起念而創爲之者如樹木從花實相禪而生縱千尋之[illegible]

緒之多恐本有生意暢遂而出唯大樹枯死旁蘖別抽雖樹之生氣賴是稍延而元氣浸薄不得復爲大樹矣諸子百家正六經之旁蘖耳

張伯雨詩云洞壑藏書識隱文蓋言道家祕隱之文也然道笈中固有太上隱書登眞隱訣而漢書藝文誌又自有隱書十八篇大抵皆歡諱幽隱之語此又以男女隱曲爲義也

蜀王楷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出親札每趨朝於白縢擔子中寫書書法尤謹

孟蜀時毋昭裔少寒微與人借文選不得憤曰吾他日貴當鏤板行之

古之支干只用書日不以紀年

七月十四日爲秋稧日劉楨魯都賦曰素秋二日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口嬉大都積寒之後有暮春之和暄積暑之後有初秋之澄爽士女乘時出遊水邊林際特以稧爲名耳有花開日便清明涼秋有菊即重陽東坡會其旨矣

鄭康成博學統合生書帶草孫知微畫大慈寺壁流彩所至一院盡生草如錦罽異毯剗去復生誰謂才人筆端爲細事耶

張又新作煎茶水記又新唐元和元年狀元也

古樂府神絃曲云中庭有樹自語梧桐摧枝布葉以樹響爲絃即松琴竹籟之意一友擅琵琶阮咸或爲書神絃關扇之則謂絃索入神非原解矣

湘中烟色與他方異張泌詩云中流欲暮見湘烟沈摯微湘中詩云魚躍浪花糊水面鴈拖烟練束林腰朱餘慶詩云浦迴湘烟暮林香岳氣春許渾詩云湘潭雲盡暮烟出非暮山也山大物非糊天行而之雲稍斂即出何必雲盡哉古人用字之妙斷不易窺也

寫字之義不徒執筆揮運而已蓋有傳寫模寫傾寫三義秦始皇三十六年每破諸侯寫倣其宮室作之咸陽勾踐破吳范蠡遁去以黃金寫少伯之形而奉之禮器之溉者不寫

曹蜍李志與右軍同時亦能書南唐王文秉工小篆自號王逸老意欲與逸少相抗皆以其人猥瑣扯不與其書名東坡門下從遊者尚有高述潘岐以人品平

平不得與黃秦張晁同稱今人不能自樹徒知攀附勝流竟何益耶

唐僧元覽齋壁有張璪畫松符載讚之衛象詩之覽悉加堊焉曰無事疥我壁也他日覽有句云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惟其有天海襟度故一塵不棲一法不捨所謂大地森羅是沙門一隻眼也

唐運荔支自蜀馳至長安已數千里始落妃子手妃子念祿山私發明駝遞至范陽以授祿山又數千里明駝者駝臥腹不貼地踠脚漏明非軍機迅急不輕發

然荔子出三日色香味俱變計入臊胡口中已成滓矣

正月二十三日宋以前名天穿節相傳女媧氏以是日補天俗作煎餠置屋上謂之補天穿

古今婦人書惟渤海高氏稍存格度其他卽婉弱不勝雖以管仲姬日與魏公薰炙亦不免此李漢老曾詠女子寫字句云雲情散亂未成篇花骨傾欹終帶軟亦實語也偶閱秦淮諸姬與徐範素君宛若眷書題此

范石湖驂鸞錄云番禺人作心字香用素馨茉莉半開者著淨器中以沉香薄片層層相間密封之日一易不待花蔫花過香成所謂心字香者用香末縈成心字也蔣捷詞云銀字箏調心字香燒又元人傳奇一炷心香訴願懷者用此也

李存勖搽畫粉墨與鏡新磨等日閙優場粗獷之極豈有清思者乃其作如夢令詞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烟重抑何婉麗如此黃幡綽亦是詼諧之雄

未聞媚於藻翰而手書霓裳羽衣曲刻石河中府何也

佛經有記莂之說莂在佛爲授記在俗用爲文契合同莂別也大書中央破裂之各執爲據今人合同之類也釋流溟涬未嘗深考耳

江水中蟲名石尤此蟲出必有惡風雨然則石郎尤女之說又非矣

魚有婢屣奴屩背形之名又有婢妾魚言從大魚出遊成隊相尾如侍婢然也

畫家淺絳色始於董元盛於黃子久謂之吳裝至文沈遂成專尚穠艷如金碧淡韻如白描潑墨間一爲之耳

明皇品笛圖宋黃延皎筆一僞士得藁本作贋蹟稱龍眠又稱錢巽峰他日又漫曰此特我意創之耳蓋不知此種物吾輩自有底簿也可笑

劉宗道畫照盆孩兒以手指影影亦相指形影分明此等畫法不傳久矣

癸亥仲秋舟汎泖旁白牛涇訪門人張衷朗衷朗出一變窰酒斝行酒色沉沉如純漆內有黃葉一片似霜梧所飄雨凋蟲蝕筋膜穿漏宛如眞者造物巧幻若與人鬭奇不知竟出誰主因相與嘆賞呼浮至醉而别

紫桃軒又綴卷三終

寒夜錄

丙辰冬月栞

于南昌寓廬

寒夜錄卷上

新建　陳宏緒　士業　著

凡著書立言而計較於傳與不傳者政與患得患失之心無異古之作者不得已而有言要以暢其胸之所存耳若必擬議何等乃傳便已增却無限躲避無限逢迎未見伸紙舐毫之爲樂也

嚴滄浪云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予謂文章亦然退之平淮西碑豈可以字句求耶混沌二字摹寫古詩氣象甚是平淮西碑亦只是朴穆然亦須此等題目入手未可强爲

文章要做便不佳太史公叙灌夫使酒罵坐魏文帝典論自叙韓退之祭十二郎文柳子厚與許京兆孟容書直是一滚寫來何曾有意

文愈短愈要曲折所謂畫一尺樹更不可令有一寸之直也故予發古文短篇最宜涵泳

篇法有預先提出而精神踴躍者有數轉仍藏而氣勢曲折盡妙者有實事從虛境出者有閃躲於此而顯現於彼者堪輿家一言以蔽之曰要乘生氣爲道

學文應作六經語不當涉語錄氣爲釋氏文應作佛菩薩語不當涉禪和氣

全子棲每爲文輙入自課卷一文必三草十年悟其淺近盡付之火生平凡三焚文集今子棲之文竟無一篇傳世者然即此數語作者苦心便已揭示千載彼祝融氏之烈焰政子棲之金石也

黃魯直詩云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歐陽公云學書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上灘船與逆風舟自是兩種文章應著氣力處也須嘔心血指一番若但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勢必至於拖沓

作手正要癡黠相生無癡處亦不足見文心之巧語

極盡而味有餘方是文家至境

鄒道鄉先生謂士不可無山林氣節義文章學術大抵皆然山林氣即醇古之氣也予極喜琴銘四語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嶕嶢能存此段氣象便是羲皇以上之人便是墳典丘索之著作

韓退之自選生平所爲文二十六篇題曰韓子今不知二十六篇之目爲何元儒程黙南有韓文鈔止取十篇以李愿歸盤谷序爲卷首餘九篇則送文暢師送王秀才溫處士楊少尹盛山十二詩五序與燕喜亭記孔子廟碑毛穎解祭鱷魚文也此外雖退之極

有闕槧之作如平淮西碑諫佛骨表與孟尚書書皆在所不錄而文章之妙如諱辨送孟東野高閑上人殷員外序祭十二郎文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悉被刪去而反有取於盧山詩序燕喜亭記足以驗此君之謬妄無識矣近代潮人唐伯元昌黎文編最稱佳選其謂昌黎先生歿歷二百餘年而歐陽永叔始知之然永叔嘗論先生二鳥賦矣其曰光榮而飽則不復云彼爲御史爲侍郎非光榮而飽之日乎天旱人饑之狀佛骨之表抵觸君臣之所大忌爲在其不復云也信如永叔之論未可謂盡知先生也數語亦是確

論

偶閱客星紀略有朱晦翁題跋云釣臺故有范公記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大抵山川佳勝處自應有一篇恰好文字若已被前人做去後來便當放過吾郡滕王閣惟昌黎一記獨絕然畢竟未曾親至其地此等猶可措手若石鐘山豐樂亭岳陽樓亦復紛紛塗抹便爲不度德量力之甚矣但書作新歲月子我眞可爲千古師法也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此董玄宰獨悟之語也文章亦然尙書禮記至矣若管韓荀莊諸書氣勢回匝皆不從一邊生去後人無此猛力但能兔起鶻落自是第一好手

陳瑩中題元祐黨籍碑云嗚呼宋世得人於斯爲盛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嘉祐中風塵人物亦如此嗚呼盛哉又劉會孟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爲蘇武節李陵詩噫數作皆簡直而有餘味譬之書家所謂李成惜墨如金也

詩文到淵深宏博便不能動人動人處只在淺淡然非歷盡淵深宏博之境亦不知淺淡之難言也

韓昌黎答李翊書妙處全在之乎者也矣焉字與幾個雖然如是抑將字舌欲舞而腕隨之如微風颺雪裊裊不下

離騷之後只有謝皐羽登西臺痛哭記悲憤獨絕偶簡閱於南康郡時陰雨慘澹日影生寒頗覺悽愴無已乃知但能文生於情自然情生於文矣文生於情有限情生於文無限如此記非忠義人不能作然何必忠義人讀之而後激洄洑瀾也哉

王元美云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似不讀書最妙無此等境界豈能如萬斛泉源霈然莫禦

除却嬉笑怒罵更無文章司馬子長蘇子瞻得力都在此漢魏樂府李杜詩歌亦是此處獨絕孟堅昌黎便不免略帶古板矣過此間有怒罵全無嬉笑夫旣不解嬉笑又何曾解却怒罵哉

張長史云顏魯公筆法每爲一平畫皆須令縱橫有象要知俗題入手尤須別作縱橫長史所謂諸變適懷縱捨規矩則立地超凡之秘要也

戴忠甫嘗與龔洳溪論文欲以一字括之忠甫曰其惟聲字乎凡文之抑揚高下輕重疾徐吞吐浮沈起伏頓挫諸非聲者能於此際轉換得清則無之而不

清於此際調劑得妙則無之而不妙沈約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陸機云審殷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皆在聲字致意耳因戲謂史記左傳皆有絕妙點板未可任意誦去洳溪撫案大叫以爲知言忠甫又云兩漢文字亦有唐宋人所不肯爲者唐宋文字亦有兩漢人所不能爲者未可矮人觀場

吳武陵遺孟簡侍郎書云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硎電射則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畢世而怒人臣耶又陽朔廳壁記云陽朔孤崖絕巘森聳駢立三峰九嶷析城天柱者凡數十里如樓通天如闕刺霄如脩竿如高旗如人怒如馬齒如陣將合如戰將潰離江荔水灌繞其下蛇龜猿鶴焯耀萬態二文皆武陵集中之佳者姚鉉俱未收入文粹乃僅錄其上崔相書鉉之顛倒不獨段文昌一碑已也

唐玄宗命李思訓吳道子各圖嘉陵山水於大同殿王維又別用絹素寫之謂之小簇文章亦有小簇之法蘇老泉名二子說八十一字而文勢九轉此小簇之王摩詰也

揚子雲抱弱翰賷油素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之撰

方言十三卷其後王孝孫有河洛語音之作實做子雲方言爲之但止於中土稱謂而已國朝幅員遼廓四方語音不同恨無好事如子雲者懷鉛握槧以從事於其間但此書决非一人之力可竟須勅州縣令長凡各屬志書俱補入方言一欵悉著土音之互異者此書旣成一以便官府之聽斷一以佐文字之稽考一以備關津之譏察所繫政非渺小近日惟劉心蓼太倉州志風俗條內另載方言然亦略而不詳他處則竟未聞有此矣

徐節孝品行自不必言詩文獨抒胷臆絕不寄人籬

落其評隲諸家多有特出之解嘗謂退之詩書記志各有體亦至今新奇也若爲顏子不貳過論專欲入於規繩故稍陳俗又謂孫明復及石徂徠之文雖不若歐陽之豐富新美然自嚴毅可喜皆破的之論至以簡古概曾子固尤爲具眼子固之古人能知之簡之一字非節孝不能以此目南豐也种放著作不傳於世而節孝稱放文章極嚴其詩文未嘗不在雲山只此兩語已可想見高韻

節孝先生年四十不婚恐娶異姓不能盡心於母也其後致仕歸山陽始娶李氏尚書紳之女先生自作

催粧詩行事從來號闊迂酒闌詩興便豪猶盧公誤妄平生事嫁得東皋臥草夫唐太宗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節孝似之

唐舒元輿玉筯篆銘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四十二字之中低徊婉折米南宮孔子贊遂不免傖父舉止矣元輿又有桃源畫記如山勢高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閑暇煙嵐草木如帶香氣就得詳翫自覺骨戛清玉身入鏡中數語刻畫飛動亦長慶開成間好手也

成公綏天地賦劉晝六合賦陳普太極賦皆所謂文愚於名者而高似孫深贊成賦三辰五緯諸語此君賞識固出魏收之下遠矣普宋末人著石堂集別有道不遠人賦其可嗤尤甚於太極也

古今奇人奇書湮沒散軼者不可勝紀而釋老之徒尤甚嘗欲作二氏文苑志如比丘曇讖鳩摩羅什葛稚川陶貞白者人立一傳擇其佳文附之又嘉興楞嚴寺刻有藏本大藏于此方撰述較五千四十八卷頗有增廣予意欲更加搜補另爲藏外撰述一書未知此願得遂否也

自古帝王卿相豐碑巨碣靡不壞于樵夫牧豎之手雖聖賢遺蹟經千百餘年未有免於若輩之殘毀者此外簡冊所存或歸於鼠齧或淪於兵火劫灰其爲聚棗之樵牧尤甚誠不知穆叔所謂不朽者安在

昔人稱陳后山詩大似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時流不悟此旨便一味靠實做去矣然靠實亦須有橫斜生動之致

科舉之法行之逾久而應舉者荒疎逾甚因憶昔人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語彼時之爲諸生者較今懸絕乃爾夫文選之不能頓造於爛雖老師宿學難之爛

矣而僅得秀才之半其所謂全者又屬何等耶黼黻太平固須若作之材至於國步艱難軍書旁午尤恃文字感動人心更不應草草付託唐德宗當車駕播遷一切詔書委之陸敬輿灑翰即成不復起草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同職者拱手嘆服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悋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蓋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宋高宗

披荊棘立朝廷中朝人物悉會行在雖海宇未靖而詔令有承平風議者知其未艾南渡百餘年之盛未必不賴於此也

歸震川先生云魏莊渠嘗爲余言東廣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

文有斬截而妙者有搖曳而妙者柳州小石城山記到底只作恍惚疑詞何等搖曳癡人下一斷案全篇神氣索然退之韓莽盤山謂其佯爲兩可之詞亦是此體

經傳之文有因百家書而發明者周南云肅肅兔罝墨子稱文王舉大顛閎天於罝網之中是此詩爲大顛閎天而作矣小雅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題云雨無正韓詩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毛詩失之而存其目也又汝墳云惄如調饑韓詩則云惄如朝饑小雅云興雨祁祁呂覽引詩作興雲祁祁虞書云納于大麓孔叢子訓麓爲錄謂大錄萬機而陰陽和也檀弓云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倣孔子家語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仗論語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韓

非子載此乃晉景公之語周南云吁嗟乎騶虞文王囿名也他如表記緇衣坊記及墨子荀子所引詩書文多同異不及一一指證是故窮經之士貴於博覽耳

深則厲淺則揭厲者危殆之義易所謂過涉滅頂也詩意若曰深則有厲當見險而止非如淺可攝衣而涉也註以衣涉水曰厲固已語滯解者便欲以衣涉深幾爲河濱丈人所笑矣

孟之反不伐反者仄字之譌按春秋齊與魯戰孟之仄後入以爲殿並無之反之名又爲長者折枝折枝

者按摩之謂也劉峻廣絕交論有折枝舐痔之語枝卽肢字非草木之枝此閩友蔡价臣之說价臣名籓貧而力學所著贅言予嘗爲之作序

价臣又云托孤寄命言托六尺孤而臨大節不可奪如後世霍光之類寄百里之命而臨大節不可奪卽孟子所謂效死勿去如後世張巡之類雖三句實二事晉史閻纘上疏理愍懷太子冤內引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而臨大節不可奪亦以二句相屬朱註以托孤寄命爲才臨大節爲節殊屬牽强

狂簡斐然成章自是三種人簡卽狷者斐然成章通

指言語政事文學諸賢僅以一狂概聖門似非定論

新安朱楓山先生云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了却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爲萬世法古者著書多在晚年

蘇子折程子不言歌則不哭始以爲謔語細思之極是性情之正係哀未忘所以不忍歌若歡懷正暢忽有哀戚之感自然舍瑟而作此非必聖人雖行道之人皆然也阮籍方與人對奕聞母喪客欲起籍强終局旣而一痛嘔血若以程子爲是則阮籍不稱狂矣

周恭肅潛心學易所著日記論卦爻變例最確其釋豫卦云本義以卦之得名本爲和樂然卦辭爲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爲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諸卦爻爲例不同每如此且文王之易與周公孔子之易有共貫而發一義者有旁通而備衆理者政未可膠柱鼓瑟以求合耳

四陰浸長而名觀者小人之窺伺君子於斯時爲甚也初二爻皆是發明此義故以童觀女貞醜之六三不中不正小人之尤進退二字正巧摹其窺伺之狀我指二陽而言未失道亦二陽之守正而未失道不

至爲小人之所乘也

偶與但直生宗臯論放利多怨之旨直生曰外人之怨猶可避也至於自家怨則無處可逃矣予甚擊節其語蓋放利之人畢竟心中怨恨居多所謂小人長戚戚也

臨川過浩齋先生名源留心經學以著述自娛嘉祐間召爲國子直講固辭不赴作禮記刊駁古樂元音君誥臣誥性善補偏皇雅家範諸書其最得意者爲易本旨成於晚年浩齋嘗云易有三易雖上古聖人取類不同其致一也後世之易乃周易而二易不傳

矣獨惜孔子不取與周易並遂使二易之精蘊不見而學者無以知上古之用意又曰從來解易者主卜筮以方技亂主義理以老莊亂惟程傳主義理屏卜筮黜老莊似矣然自爲一書可也非本經之義觀其持論則本旨必有超於意表者惜厄於回祿遂泯沒無傳耳

國初名儒劉商卿者諱夏字廸簡深於易學所著大業圖惜已亡失僅存讀易訣一篇其言曰庖犧氏之易易何在也今六十四卦爻之所以爲象六十四卦名之所以取義此則庖犧氏之易書文字矣在昔夏商以前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未作而夏商聖人君子之讀易只緣羲皇所制象因羲皇所命名而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意洋洋無不具備今學者果欲明乎易置身文王周公孔子之前將羲皇制象命名之學一時打通了則文王周公孔子所繫辭旨破竹之勢無復留兩矣無奈古今註易之士凡千百家絕不會以伏羲之易自爲一書以冠文王周公孔子之文如裘失其領網失其綱是教子孫而遺忘其先祖可乎按陳希夷先生云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默觀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

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與商卿此論正相發明實觀玩之要旨也

董蘿石年六十有八慨然北面陽明先生語悉陽明記中近從吳觀察秋圃處得其遺詩一帙孤高秀逸足稱其人七言律尤佳如一江明月看山過小亭魚影弄青天空山無人石欲語皆咄咄驚人而詠豆芽云蕪蔓亭後得褒封金甲銀鉤奪化工濾盡宿泉沐有骨種成深盎土無功秋涵素質瓊絲脆水泛殘衣薰粒空野蔌紛紛登俎豆憑誰爲薦玉玲瓏如此蕀手題大見工力蘿石學問未知究竟何似政當以詩雄視諸子耳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夫如何三字幾不成語然非三字無以成下句有數百里之氣象若上句俱雄麗則一李長吉耳偶閱趙閒閒集錄此閒閒金人名秉文著有滏水集嘗謂太史公傳扁鵲倉公併載其治法之詳可爲良史之法而漢書不傳張仲景唐書不傳王冰識者不無致恨賴其遺書傳於後世使其書併亡則治人之功無乃闕乎此亦前人所未論也

黃山谷嘗言作詩正如作雜劇初如布置臨了須打

譚方是出場熱讀漢魏樂府方知山谷立論之妙唐人惟太白足以語此杜少陵亦知布置森嚴却似不曾打譚

吟咏景物固是傳我之意須知使事亦是寓意所謂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也要使顛倒由我譬如戲場中戈戲若在出色優狐（元人謂裝外者爲狐）手中定要另生一番光彩

友人卓珂月曰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又讓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鉸絲之類爲我明一絕耳卓名人月杭州人

予友清江楊機部平湖趙退之俱爲吟壇推重而尤長於五言近體機部贈予有柔木謖冰山之句退之亦云癡魚侮釣絲二詩皆有爲而發冷眼婆心直欲喚醒沉夢

予邑宗子文忠節大類謝疊山所著有玉溪集予從其後裔犨垣處借觀蓋元刻也讀杜遣興云淵明詩頗恨枯槁子美嘆之非達道草堂集中多道貧淵明若見應同笑山光潭影照青璃二公心只二公知若逢癡漢休言夢不是詩人莫看詩此作非子文得意句然道陶杜兩公心事則已欣然莫逆於千載矣

東坡謫儋耳前後和陶詩凡百數十篇子由爲之引詩集中三十一卷皆追和淵明之作也陸務觀序梅聖俞別集云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是東坡又有和梅之作今已散逸無可考見亦未有知其事者宣城令姜奇方刻宛陵集竟遺渭南之序益嘆古人著述不幸而湮滅若此類者蓋不可勝數也

陶元亮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阮千里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兩君眞稱善讀書者若役役索解處處尋求反苦無超然獨得之境殊未

見埋頭之爲快也

朱晦翁答陳膚仲書云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到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有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閑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長旺耳先生告人切實工夫無踰此簡雖戎馬倥偬職務旁午時皆可依準行之

尤妙在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便是培植本原何須起爐作竈

文衡山先生停雲館聞者以爲清閟及見不甚寬廠衡山笑謂人曰吾齋館樓閣無力營構皆從圖書上起造耳大司空劉南坦公麟晚歲寓長興萬山中好樓居貧不能建衡山爲繪層樓圖置公像於其上名曰神樓公欣然拜而納之自題神樓詩有從此不復下得酒歌明聖間余何所得樓中有眞性之句嘗觀吳越巨室別館巍樓櫛比精好者何限卒皆歸於銷滅而兩公以圖書歌詠之幻常存其蹟於天壤士亦務爲其可傳者而已

從古英雄豪傑掀揭自負只是取鬧一場而已閉戶著書亦是取鬧之法維摩默然無語三十二說俱墮頓覺世界清寂

錢唐祝吉甫居西湖上構小樓眺盡湖山之勝賓客常滿隣有富家築高墻數仞蔽之吉甫因鬱鬱不樂趙松雪訪吉甫登樓爲書二字扁曰且看無何隣以通番簿錄家徙垣屋摧毁小樓內湖山如故處炎涼世界此二字扁應須書置座右然眞能放開眼孔者當下已自付之不見不聞何須看到後日

今之仕宦罷歸者或陶情於聲伎或肆意於山水或學仙譚禪或求田問舍總之爲排遣不平然不若讀書訓子之爲得也

只此一天韃靼曰騰吉里回回曰阿思媽恩女直曰阿卜哈以西番曰難百夷曰洪緬甸曰某高昌曰騰克力推之重譯不到之處億萬國土便有億萬稱號彼蒼蒼者亦豈能別其孰爲名當孰爲名不當哉語言文字何處可容執着

大苦大樂大哀大怖皆不過三五日便爾漸次淡却高識定力之輩亦只爭此三五日不亂耳

梁次公嘗著壽夭說曰人生百年乃是大限過此與深山老藤怪石何異多亦無爲也只要百年之中不夭乃爲壽耳何爲百年之中不夭比如人在午時便當做午時活人若作一過去想則是巳時矣午時之身不夭乎若作一未來想則是未時矣午時之身不又夭乎若是眞正長生者只須逐時活去在巳則爲巳之活人不夭於巳也在未則爲未之活人不夭於未也不把現在日子反擲向空中去乃所謂壽乃所謂不夭

丙吉疾病宣帝憂其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未也

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晁冲之叔用謂陸某曰未也此老敗壞至是若使宴然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不死至儋州之崖乃死於潭善惡之報如此或曰此亦臆說偶中耳設使兩人遂死亦自別有報應在

禮樂干戈俱屬搶攘推此而洙泗杏壇三千纓拔亦覺多事總不如春風沂水童冠幾人安閒自在喟然一嘆掃却多少喧囂萬茂先曰要知勞心勞力自有春風沂水只在胸中丘壑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

孫過庭論書以偶然爲合曾不與作畫誤落筆點素反致亂真偶處誤處或有終身受用不盡且因以成名者

葉文莊盛云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坤平聲十干十二支皆仄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見可而進乃賢者地位事若聖人則皆知其不可而爲之者箕子比干柳下惠俱同此意

堯峰老僧每春初預知菜麥收獲多寡至期無有不

驗人怪而問其故答曰歲旦山頂四望青綠萬頃連結茂密者是歲必歉若乃勾萌拳芽將發未發混茫於若有若無者則必成熟歷試之久故預知耳乃知凡物先時而早發者皆非吉徵政以晚成遲出爲幸

王介甫碁品甚低每與人對奕隨手疾應嘗有絕句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介甫真巧於處敗者人生勝負何常遇失意之時忽轉一想硬將輸局認作贏勢最是消除煩惱妙着

五更披衣倚枕人無語鳥未啼蟲罷鬧普天下獨有鷄聲一種淒清爽亮大能生我慨悟長吉所謂雄鳴一聲天下白也羅昭諫却有句云酷憐一覺平明睡長被鷄聲惡破除直是咲不回頭鈍漢

王荊公一日訪蔣山元禪師坐間談論品藻古今元曰相公口氣逼人恐著述搜索勞役心氣不止何不坐禪荊公稱用其語一日謂元曰坐禪實不虧人余數年欲作胡笳十八拍不成夜坐間已就元大笑予謂荊公頗深禪悟此語或出一時戲論要知臥輸能斷思想政自有胡笳十八拍在

李文節公廷機云禪祗是割得斷堯舜不以天下與子周公爲王室誅其兄皆禪也又云禪即聖人所謂

剛也士大夫處是非恩怨之地能得些禪意將胸中葛藤一切割斷直爲爽脫若不得其意口談何用公談禪學最爲切實與說龍肉而不能飽人者迥異

宋林艾軒先生莆田人從陸子靜游嘗云人事烟綿無休歇時殊足悶人空山聽雨是人生如意事先生高弟林亦之學者稱爲綱山先生盛年挾册從師四方率以不契去及來城南初宿齋房未卽見先生與客語夜闌聞有息入而驚寢者先生曰睡是大家睡夢是獨自作綱山喜而不寐曰吾得師矣自此事先生餘三十年先生每語綱山云詩不敢易不盡無悟入處

胡澹庵先生云郭林宗門下士皆前日綠林人也聖賢化惡進善不專在於誅責

好聚書好游山水有此二癖便不能耐貧通人名士先於此處撒手無礙乃有進步

文潞公嘗云人但以某長年爲慶獨不知閱世既久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遊凋零殆盡所接皆邈然少年無可論舊事者正亦無足慶也

孔子生平自幸者兩事語子貢曰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語巫馬期曰丘也幸苟

有過人必知之孟氏舜發畎畝章全是此兩段學問欲從末由吾斯未信聖門只有此兩人學問至今不傳

檇李支大綸曰大丈夫遇權門須脚硬在諫垣須口硬入史局須手硬值肩受之怨須心硬聽浸潤之譖須耳硬

苦參之人忽然有所證入政不須揀擇何等文字昔有高禪喜看會眞記人問僧何所見而玩此淫詞僧曰貧僧愛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句又宋末有邢州和尚者平日嗜酒不檢好唱柳秀才耆卿詞臨終忽作偈曰平生醉裏顚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作偈畢泊然而化

花開見佛悟無生須知處處皆有車輪蓮花處處皆可見佛如來之捨身獅子尊者之遺難神光之斷臂屈原之投江睢陽之罵賊牙閒刀上淚裏陣前皆花開見佛之候也緊要在悟無生三字

南湖中立法師嗣天台教元祐中推爲龍象嘗升座說法慈雲無盡下座問侍者曰吾適道何語侍者答以所聞師曰吾覺身心同太虛空不知語之所出也偶舉此則公案詮註魯論吾有知乎章頗覺疑義盡

谿

宋玉九辨云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古人所謂溫飽者如此媮矣苟矣而尤不知厭足此顧領而露處者爾

花木之開放者遇烈日照灼暫能艷人之目然不終朝而萎敗乃知風雨遲留政不可忘其存護之恩也令尹子文之棄於夢澤也虎乳之烏孫王昆莫之棄於野也狼乳之命不應絕雖復暴如虎狼猶能爲之庇護以曲全其生不獨牛羊腓字之已也矑地自有安排何用勞心計較

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之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灑然而悟三日疾良已凡人病苦呻吟之時忽誦東坡此語勝服數劑良藥政不獨堪醫聾疾也

沈明遠云人平居終日役役弊心神耗氣力忿怒憂愁頃刻不自樂稍得閒暇輒恍忽若有闕事數語親切有味最是閒暇未易消磨也沈爲南宋人葉石林友所著寓簡多可採錄

明遠又云古語謂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予雖不事口腹然每食必有魚肉蔬茹食氣爲五味所勝蓋未嘗知飯之正味也今年居貧甚久遂至絕糧晨興饑甚急得飯足矣典衣得米炊熟一餐不雜他物穀實甘香甚美八珍何以過欣然自笑蓋予年六十有九始知飯之正味其餘不知者蓋多矣

吳邑徐元懋言提學高汝白之諸父隱君子也教汝白以舉子業每嘆曰可惜可惜假令做得狀元亦自枉過一生其後汝白舉進士以書督責之曰汝得一第吾不爲喜而以爲憂此後必驕放肆可錄逐日言行寄我汝白嘆曰吾終身在側豈不我知而憂我放

哉試問一老家人曰比舊漸不同矣乃警懼置一簿錄其所爲試自簡點其過不可勝書乃大懼激厲爲學卒爲善士此父固不必言此老家人亦豈非所謂濟以上人耶

郗超每聞高尙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并爲造立居宇宋時蕪湖韋居士字深道喜延知名士如黃太史陳了翁遷謫每歲餽餉不下千緡此兩種人世界自是少他不得

生長收藏化機無一息之停譬之川流然但非吾人目力之所及耳易曰品物流行又曰各正性命保合

太和流之正之保之所謂天命之不已也

胡澹菴先生云余不殺久矣每得生物輙以送人此何異曹操不殺禰衡而送與黃祖使殺之也等殺耳然操之不自殺猶賢乎黃祖之殺也竊謂先生茲爲失言老瞞假手黃祖其罪浮於自殺不聞末減也眞持戒者放之而已政不應多此一送

韓汝玉令錢唐眷一妓嘗宿其家一日晏起縣吏挾之立門外候聲喏汝玉即升妓家中堂受喏翼日下吏杖一百即解官自劾云某無狀不檢爲吏所侮無以蒞民請解印歸時范文正公知杭州大奇之曰公

傑士也願自愛即令還職後歷膴仕有聲天台營妓嚴蘂頗通古今間作詩詞唐與正守台日命賦紅白桃花賞之雙縑朱晦菴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摭與正之罪遂指其與嚴爲濫繫獄月餘蘂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獄吏因好言誘之蘂答曰身爲賤妓縱與太守有濫料亦不死然是非眞僞豈可妄言以汚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旣堅於是再痛杖之然蘂身價愈重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改除而岳商卿爲憲即日判令從良以兩事相較文正高却晦翁數等矣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惠恕黜兒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矣其人於淸濁太明善惡太分沈巑之令丹徒不事左右以浸潤繫上方嘆曰一見天子足矣齊高召問復何所陳對曰臣坐淸所以獲罪帝曰淸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謂誰巑之舉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兩端俱賢者之所必不免然惠恕病處自可鍼砭要無如巑之之淸何耳

朱子嘗云世間一種妖言如葉夢得宇文虛中所爲極是亂道每進言必以正心修身爲先正如鬼念大

悲咒相似正所謂妖言又云詩見得人如曹操雖說酒令亦從周公上去可見是賊說到正心修身說到周公反以爲賊爲妖言後來道學先生那能有此眼力班孟堅只痛人頭畜鳴不祥不知鵩質而鳳吟者更是妖孽

羅景綸評昭君詞擧節樂天一絕以爲高出衆作之上予獨有取於儲光羲含蓄無盡頃又得淳熙間鄭虞任昭君曲讀之至結語云但願夕烽長不警甘泉妾身勝在君王前道昭君意中事似又不減於長慶矣

東晉沙門法顯嘗遊天竺諸國至一處寒暑調和無霜雪人民殷樂無戶籍官法惟耕王地者乃輸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罰其錢隨事輕重雖復謀惡逆不過截右手而已王之侍衛左右皆有供祿舉國人民悉不殺生不飲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茶羅旃茶羅名爲惡人與人別居若入城市則擊木以自異人則識而避之不相搪突國中不養猪鷄不賣生口市無屠行及酤酒者貨易則用貝齒惟旃茶羅獵師賣肉耳法顯自記如是乃知四洲之內自有華胥國土也

張鷹隱居順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爲屋一郡號爲竹中高士王右軍聞而造之鷹避不與見劉恕家貧一毫不肯妄取自洛陽歸時已十月無寒具司馬公以衣襪一二事及舊絮幬贈之固辭强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不見遜少不受溫公之饋他又可知矣

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許魯齋在中書日欲買一僕牙儈以能應對嫻禮節者進輒謝去最後得蓬頭垢面愚騃者乃用之或詰其故許曰聰明過我我反爲所使矣

莫尚書少虛因官西蜀謁南堂靜師咨決心要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聞穢氣以手掩鼻遂有省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但能觸處領略臭穢馨香都不礙此鼻尖頭也

歐陽公云予嘗作憎蠅賦傳之於世蠅可憎矣猶不甚蚊子自遠嚶鳴來咬人也友人余君士瑞在長安有題壁句云藤棍荊條滿街喝豈無人道不中聽予

笑語余云不中聽何妨只莫咬人便休

李文節公攝南工部竹頭木屑事事留意有縉紳見之曰翰林官亦肯親俗事乎公曰有俗人無俗事天下國家事何言俗也如文節眞可謂不俗者彼以詞林沾沾厭薄一切殊覺俗氣逾甚

馮元成云史稱韋蘇州所至掃地焚香而超然高潔余平日閒居亦與蘇州同好嘗謂古人稱晚食當肉緩步當車余亦謂焚香可以當栽花掃地可以當營宅

鄭一拂先生在安上門逐日所見流民旣已繪爲圖

畫獻之神宗矣其叙逃流民一篇備寫風沙霾曀車乘負担陂棲野宿之苦眞所謂嘆有聲而哭有淚又巧于丹青之所不能到也先生自稱大慶居士每語人學問之要曰幽暗閒寂此正鬼神着眼處乃知先生慈仁忠愛固有本源

上海浦小癡名澤字學著名一時生平喜睡不亭午不巾櫛里中呼爲晏眠人此可謂得黑甜三昧者予自晉州城守自不交睫廿餘日後遂習爲固然每過四更輙展轉不能安枕初甚苦之偶讀宋儒鄭景望雜著中有一則欣然錄出醒時輙諷誦數遍未幾安

寢如常景望云余中歲少睡展轉一榻間胸中既無纖物頗覺心志和悅神宇凝靜有不能名言者時聞鼠嚙啣唧有聲亦足一樂事當門老僕鼻息如雷閒亦爲囈語或悲或喜或怒或歌聽之每啟齒意其亦必自以爲得而余不得與也

律部云昔有一國大亂民爭逃他邦道傍室廬皆空一老兵過之聞呱呱之聲入視之有嬰兒仰視屋梁老兵隨覷之乃懸飯囊耳爲解開視之則灰也嬰兒見之即死葢其母欲弃去不忍殺懸此囊紿云此飯也故其係念不忘識其爲灰則無餘想矣世間一切誰非嬰兒飯囊惜無開示之者遂使呱呱之聲達於大千遍於萬刦

予嘗作舒城山寨記已略言立寨之利害矣然尚未極其流弊之所底也胡澹菴有與吉守李寶書紀一時事變頗稱痛切倘兵戈不止將來必有不幸如胡公所言者謹錄出之以備當局鑒採書云數年來盜賊四起甚者至殺令破縣其弊正起於山民之寨寨不平寇不可止何則吉與虔爲接隣吉之寇大抵悉自虔而起然虔人非倚山寨爲之囊橐其勢不爲寇今吾州凡八邑止安成不與虔接壤七邑皆虔地與

國羣兇往來之衝而山寨又羣兇嘯聚之衝無一邑不下數十寨一寨不下數百人甚者至千人以上戈甲稱是一鄉之穀粟盡轄於寨魁之手一鄉之惡少盡束於寨魁之權州縣之刻木盡餌於寨魁之賂有一小忿則羣兇相挺環視而起名爲復仇其漸遂至剽掠又其漸遂爲寇盜官租公賦連年不輸小有追捕則據寨恃險敢與州縣抗衡有司不平間遣官軍討伐而刻木得餌先爲之耳目矣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故春秋書墮郈墮費防此禍也夫邑且不可爲百雉之城而山之豪乃至雉堞凌空戈鋋

彗雲尙謂國有法乎

張獻忠用兵最狡常以少勝多破舒城時實叛將孔廷訓勾之城陷獻忠犒賞各頭目已畢旋引廷訓數之曰爾不忠於朝廷焉能忠於我立斬之階下時原任太僕卿濮中玉亦投降數日見廷訓被殺股栗無措獻忠曰汝鄉紳吾不斬汝遂授僞禮部尙書中玉舞蹈謝恩留其營中四閱月乃還初中玉以請托不遂下石於予或傳其城陷死難予擬爲草揭請卹不意喪心辱國乃如此此事舒人目擊甚確而諸生孫秋我亦被賊擄述其顚末尤詳孫云濮旣授僞禮部餘戶兵工三部各有僞官惟吏刑則獻忠自領之不欲以爵人刑人之柄畀之他賊也又僞中軍來姓者號來達子最爲獻忠親信其陷合肥諸屬惟來達子晝夜密謀諸營皆不與聞云

王遵巖問龍溪先師陽明在軍中四十日未嘗睡有諸龍溪曰然此原是聖學古人有息無睡故曰向晦入晏息世人終日擾擾全賴後天渣滓厚味培養方彀一日之用夜間全賴一覺熟睡方能休息不知此一覺熟睡陽光盡爲陰濁所陷如死人一般若知燕息之法當向晦時耳無聞目無見口無吐納鼻無呼吸手足無動靜心無私累一點元氣與先天清氣相依相息如爐中種火相似比之後天昏氣所養奚啻什百龍溪數語不特養生至論亦是安禪要訣

崑山顧夢川性嗜飲每客至相與揚搉古今輒樽罍雲瀉或謂夢川人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於公何如夢川曰夫醉者非飲也人但不可一日不飲一日不飲如春之花秋之月冬之雪聖人之書何客曰夫然則夏何取焉夢川遽曰盛夏不飲則耳後之風其何從生客大笑夢川字禹祥張元長爲之作傳

賄賂之盛莫如此日都下有白變黃黃變白之謡蓋前此以黃鏐代白鏹取其易於挾持近又以美珠代精金其挾持尤易而人不覺也曾見餽遺名刺書經稿幾册者卽黃金幾兩而詭托刻文朱仲晦疏云今之在位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劵爲詩文今直以金珠爲詩文又一變局矣

崇禎辛巳元日大雪至十四十五日雪勢尤甚城內外合抱之木俱被損折連日陰霧凝結天雨木冰飛鳥絕跡是歲親藩被難者福襄唐三王宰相則薛國觀楊嗣昌一死於法一死軍前尙書侍郎則呂維祺

傳宗龍死寇鄭崇儉死獄巡撫而下又不可勝紀矣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應在此人將有害以是歲驗之益信木冰一稱木介介又甲兵之象

紹興庚辰正月四日自虹縣至青陽驛雪雹大作木介彌望海陵周麟之作詩云雨木冰貫珠絡玉千葩明橫鞭一拂桑條動寶釵墮地聲鏗鍧昨日登車天地黑怪雨盲風起東北俄然散雹飛亂霙流淖滿途深沒膝前車折軸不得行後車試輻泥翻輾曉來廓氛天宇清萬象奪目何晶熒凛如介士執矛戟四野

列陣霜雪凝汴河堤上民驚詫問是何祥木冰稼生平有眼未曾看舊說惟聞達官怕車中囁嚅齊魯生嘗學五傳竊遺經因言前哲論災異占曰庶人皆執兵只應此地干戈起草木如人兩相倚莫憂胡兒飲泗水盡道明年佛貍死至辛巳金主亮大舉入寇虞允文敗之於采石亮趨揚州金兵亂弒其主亮焚之北還海陵末句遂成詩讖然則雨木之變其應不獨達官兼又在于胡虜矣

宋制屠牛之禁甚嚴劉後村嘗有斷劉棠勘語云棠忝預鄉書頗以屠殺為業每有屠牛之訟常是掛名在法曾得解人止免公罪杖而殺牛乃是私罪徒又殺牛馬三頭者雖會赦猶配隣州計劉棠平日所殺何啻累千百頭罪至徒流悉又非解元之所能免本合將劉棠送獄根勘前後過犯解府從條施行屬當盛暑刑獄使者方且奉詔慮囚不欲淹延枝蔓劉棠勘杖一百牒尉司差人監下都保劉棠酒坊肉店日下拆除按劉棠以得解人而奏刀市井躬效屠坦之業殊為怪事乃後村掠罪諭斷曾不假貸可見當時有司之剛執今私宰載道或有倚庶宗為坊店者城旦之律豈竟成虛設耶

張曲江因千秋節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新唐書所載如是劉昫舊史則云進金鏡錄五卷言前古興亡之道上賞異之今韶州所刻金鑑錄其第三章報國復興錄云唐世建業三遭女禍五遇佞臣已見三禍矣今主上又喜張守珪進營州雜胡阿犖山母再適安氏故冒其姓部落破散燕嫣之屬逃來狡黠而生逆毛後定敗國又有蜀州司戶玄琰女為上子壽王妃十年後為女官今上寵之賜名楊貴妃舉進入宮後日女禍又起三事定然安祿山者野猪之精也腹垂過膝史思明者鶡烏之精脇生兩

羽楊貴妃者白鸚之精指爪純赤此三人者成國事少敗國事多復有木子雙木木易行金二人入相佞進國虛至天寶中安有疎床之拒范陽千里煙塵引進契丹大燕安僭妃謚馬嵬哭事承肅宗之人此時佞爲石兮齡方見玉隱石塵離而復合也噫主上酒淚巴山艱行蜀道家亡國破恩已變仇方慕愚直臣慮主上有大難齡有異僧一員內載般若茶具緇衣其至蜀中難逼於梵字開之難可釋也齡不避斧鉞隱諱五百年毀千年後數興廢見之此章按自古讖緯諸書類多謎語未有直指如此章者詞句鄙俚尤

不似曲江大手筆且天寶年號既已明白載入玄宗何又定用此號改元耶種種可笑本無足辨而學士大夫訪求金鑑錄不可得遂有以贋鼎爲眞物而形之歌詠者更可謂無目之甚矣

唐州多曠土熙寧中詔募民菑墾治廢陂復召信臣杜詩之迹衆憚其役之煩難莫敢舉王逢原夫人吳氏方穿居因其兄田於陂旁慨然謂衆曰吾非徒自謀陂與實一州之利當如是作如是成乃鬬汚萊均灌漑身任其勞築環隄以瀦水疏斗門以洩水未幾壤化膏腴一方利賴夫人歲入亦累鉅萬悉捐以賑窮乏周疾苦闔州甚德之爭訟不詣有司悉就夫人聽決州以其事上聞詔賜絹一千疋米一千石近代吳長卿傳奇女子如高涼洗夫人寧化晏氏並有功德於時卓犖可紀惜未有以夫人之事告之予家藏逢原廣陵集得王雲所撰夫人墓碣因爲表彰逢原名令王介甫愛其文章節行而推爲天民者也

謝師直謂劉貢父曰王介父之知人也能知中人以上者自中人以下或不能知由其性韻獨高而然貢父曰子好奕棋請以奕爲喻李重恩天下之善奕者也與重恩敵者知之下於重恩或倍蓰或什伯重恩

有不知者乎按貢父固是正論然師直之語未爲無見長於知君子短於識小人張德遠已蹈此弊但未可與介父同日而論耳陳了翁說一人碁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日久在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擕碁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碁已精其高著已盡識之矣但淺著未曾識教之隨行亦要都經歷一過然則下於重恩者政未必重恩之了了也

彭淵材嘗從郭太尉游園自詫曾傳禁蛇咒試無不驗俄園中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首來奔淵材反走汗流冠巾盡脫曰此太尉宅神不

可禁也近時將帥兵法大率皆淵材蛇咒耳友人楊機部贊畫盧公軍前遇各營來請馬者楊笑曰逸足無幾不能應諸君反走之需其人赧顏而退

崇禎壬午三月有自北來者傳新政數事殊快人心而戒廠衛起廢逸尤爲卓犖然邪正倚伏之關政於此時當爲深慮林見素寄陽明先生書云言路開矣高取難煩取厭則開者恐塞幸門塞矣短取媒隕取何則塞者且開有味乎其言之也

近日流寇俱稱死賊各處塘報皆然其僭號稱王者章奏文移悉改王字爲枉或爲亡如所謂八大枉爭

世枉左衿枉是也予按國初亦有此例江陵李翊云余家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蓋當時惡勝國之號而避之故民間相習如此

陸務觀云中州最號窮陋白樂天詩乃有今夜酒醺羅綺暖被君融盡玉壺冰之句中州豈有此景當是不堪司馬閑冷驟易刺史故亦見其樂爾可憐哉又鄧栟櫚云王淮譏樂天出爲江州司馬及甘露之禍朝士殆無遺者而樂天方在洛中遊香山寺然則淮果能陷樂天否乎小人無知欲以人勝天類皆如此但可憐耳兩君一憐樂天一憐王淮輩然樂天江州

數載徙倚匡廬瀑布之間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至欲引妻子抱琴書以終老豈肯受人之憐若王淮輩者乃當如栟櫚之言耳

紹興唐琦本衛士建炎間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鄴方與琶八並馬行琦從後持一大甓祝曰願天一擊殺兩賊甓中馬不殺被執罵賊不絕口琶八謂曰汝欲何爲死曰我願以布裹灌油燒焚三日示愧降賊之臣卒焚之其意恐琶八追及高宗欲以緩其程也事聞詔爲立廟長簷街賜名旌忠明沈周爲作詩云一甓眞如博浪鎚事機

不偶亦空施降城未分身無用罵賊猶知舌可爲膏火願延三日死海天能信六龍之長簷街上春秋祀李鄴魂應愧此祠琦事顧未載於碑刻者如此紹興志但據宋史書之至布裹灌油之事則未之及也琦以執殳下士而大節屹立乃爾國朝有金川門守卒龔翊者崑山人値靖難兵入大哭遁去隱居教授宣德中周忱撫吳薦爲學官辭不就曰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翊雖不能如琦之壽烈亦庶幾逾於其儔偶多矣

蘇子瞻在海上時號鐵冠道人國初亦有鐵冠道人

則臨川之張中也

近時奔競㝡甚無如銓選考試兩端督學試士已不免竿牘紛沓若郡邑之試請囑公然更不復略爲諱忌至有形之章奏令童子納金助餉無使搢紳專利者按此風亦不始於今日胡忠簡何等人品偶讀澹菴集有與藍守師稷書云某復見鄉中小童郭洵直頴脫不羣淹貫九經諸子以應科目委得允當自非郡大尹樂育有方善誘不倦何以及此謹採之輿論仰溷高明伏乞台慈特賜收錄則忠簡亦嘗爲郡試緩頰矣然忠簡生平仗忠信以感人所謂頴脫淹貫

定非虛語此札實爲憐才而作非時輩之所可借口也

歷法莫如近日疏忒徐玄扈相國李性恭勳卿屢經推驗竟成聚訟只以崇禎己巳日食一端言之據大統推算食三分二十四杪初虧巳正三刻食甚午初三刻復圓午正三刻據回回歷推算食五分五十二杪初虧午初三刻食甚午正三刻復圓未初三刻用新法推算順天府食二分有奇應天府六分有奇杭州府六分三十杪有奇廣州府九分有奇瓊州府食旣大寗開平等處不食初虧巳正三刻食甚午初二刻復圓午初四刻三家互相牴牾如此然至期參考分數則順天府果止二分有奇新法實與玄象脗合葢其說創始於利瑪竇而湯若望羅雅谷輩繼之皆歐邏巴博物洽聞之士其步算較回回更密似非諸家之所可及也

風雨積五六日江上初霽遙望天際作月白色間作淡黃色所謂卯色天也世人仰觀但見蒼蒼而已豈知蒼蒼者之變幻如許哉

阻風京口三日同泊千餘舟忽東風呼號耶許之聲如雷瞬息過郭璞墓迴覩波間突兀矗所謂金山一

點大如拳也前後帆影層疊懸掛遮抑半江非茲地不能得此壯觀非滯石尤累日不能得賈舶客船如許之盛乃知世間失意處反成就了無限快事要須耐煩等待耳

金山絕頂有留雲亭江光海色蕩搖四面記往歲登日觀峰東望島嶼西眺河源誦太白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之句不知其下濛濛者爲何等處也今日搔首此間又是百年一快留雲亭舊額久已廢去今爲俗子改作凌霄閣矣

山兀然不動而已能使之斷續隱顯又能使之多少

者雲爲之也觀雲可以慨悟身世

古來繪風手莫如宋玉雌雄之論荀卿雲賦造語奇矣寄託未爲深妙陸務觀跋吳夢予詩云山澤之氣爲雲降而爲雨勾者伸秀者實此雲之見於用者也予嘗見旱歲之雲嵯峨突兀起爲奇峰足以悅人之目而不見於用此雲之不幸也從風賦脫胎雖因襲而饒意味

淳安縣有小金山元鄭師山稱其崖洞之幽錦沙燕石之勝西洲龜石之奇金山所無有也予未至淳安不知茲山較頭陀洞妙高臺諸勝境果何如然師山

自云東遊京口念欲一躋其巔酌中濡泉以適生平樂事竟坐他事不果去是鄭君尙未夢見金山面目何得輕置軒輊唐突西子

莊子云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丹鉛錄云禹貢導九江至于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洑地志卽古之東陵盜跖死于東陵蓋據波濤以濟其奸兇其地至今猶爲盜巢云夷陵爲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愚按莊子盜跖篇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似非巴陵升庵應誤

辰州西四十里有鬼葬山不知何處得鬼骸骨武夷

又有石壁高數百丈當巖端陡絕處列朱漆棺十餘口隱然可望問之山人曰此歷代神仙髑髏也李長吉爲神仙作輓歌應非浪語

秋水宜晴晴則澹蕩然惟鄱湖浩淼其澹蕩之致乃與晴光俱無盡際非他水之可同也佳絕尤在夕陽澹者愈澹蕩者愈蕩倚窗而睇左右諸山恬慔自如晻萋並見雖復匡廬之高大亦若融其體勢但以恍惚氣韻醉人之目予友徐巨源作愛秋光賦殊勝文通予亦欲賦鄱湖秋光非擁檝旬日低徊夷猶正恐筆墨蹊徑未去當無奈此湖何耳

韋莊章江詩欲問旌陽舊風月一江紅樹亂猿哀俗本作維揚殊誤莊又有南昌晚眺詩芳草緑遮仙尉宅落霞紅襯賈人船亦自楚楚可誦吾郡山川經唐人題詠者只曲江數篇與浣花集中此二律爲勝耳

微雨連綿枕簟琴書俱爲濕霧薰蒸大覺肉體爲累忽快風連晨不已如從熱海驟登雪山草木別有清香生於爽氣之內晴久則不復存矣楊升菴據玄奘西域記謂熱海在葱嶺北隅清池岑參蒸沙沸浪之句殊誤然參亦自詠炎方暑國耳不必定指此地

東坡云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眞

拙者之慶又云一入荆溪便覺意思豁然此老生平快心只此兩處

峨眉縣所產穀品甚繁他處罕聞其名偶錄於此穀凡二十五種青稈粘紫稈粘廣安粘蓋草粘柳條粘黃泥粘泡頭粘老鴉穀毛香穀白蓮穀荷包穀畫眉穀冷水穀還了債礱刀穀紅糯救公饑白糯老來紅尖刀糯芝蔴糯猪脂糯花谷糯虎皮糯鴨子糯

予閱文山傳如劉岳申胡廣所撰皆萎薾不足動人淮陰有龔開者字聖予嘗傳宋瑞事或以爲類司馬遷惜無從索覽又癸辛雜識載聖予有呼保義宋江

等三十六贊序云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採著雖有高人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壯時慕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爲及異時見東都事略中書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予然後知江輩眞有聞於時者於是卽三十六人人爲一贊而箴體存焉蓋其本撥矣將使一歸于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厚之心也余嘗以江之所爲雖不得自齒然其識趣超卓有過人者立號旣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雖托之記載可也古稱柳盜跖盜賊之聖以其守一至於極處能出類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幾乎雖然彼跖與江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跡而無諱者也豈若世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爲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流四海嗚呼與其逢聖公之徒孰若跖與江也云云贊語文多茲不備錄按聖予乃宋末遺老忠義激烈大類謝皐羽鄭所南其文章可見者止此近稗海所刻癸辛雜識此文悉遭删去遂使殘珪斷璧蕩然無存亦搜奇之一恨也

寒夜錄卷上終

寒夜錄卷下

新建　陳宏緒　士業　著

劉敬山曰文章之妙在於變化故一字而用有雅俗如个字一也國語齊語曰鹿皮四箇則俗史記貨殖傳曰竹竿萬个則雅矣一語而用有雅俗如諺曰敢怒而不敢言則俗杜牧阿房宮賦曰使人不敢言而敢怒則雅矣一字而用有工拙如土字一也楊子重黎篇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則拙邵子經世曰仲尼以萬世爲土則工矣一語而用有工拙如莊子天地內篇曰殆哉岌岌乎天下則拙孟子曰天下殆哉岌岌乎則工矣推此可以隨處生悟

元伯顏等賀平宋表蓋孟祺之筆首聯云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嶽必明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天威之抗又云參司中閫直指僞都犄角之勢既成水陸之師並進曰僞都曰蠻夷忝桀犬之吠竟不問所謂華夷者安在千載而下猶足令人憤懣祺爲宿州符離人亦是中原遺黎而忍心悖義乃爾耶

凡鍊句之法短則欲掉如歐文忠環滁皆山也一句省去許多字面而意自盡者是也長則欲逸如韓昌黎若驅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一句字雖多而風致則飄然動人

屈原作九歌篇名九而實十有一章朱子亦以爲不可曉或謂九爲陽數或謂有虞夏九歌之遺聲俱恐未然吳草廬云前之九歌原託以伸已意後之二篇無所託意止爲巫者禮神之詞而已蓋與九篇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耳

昭明選漢詩不取安世房中歌與郊祀十九首鼓吹諸曲殷璠選唐詩凡二十四人却刪去老杜僧贊寧作僧史正傳五百三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人乃不爲雲門立傳人各有意見好樂攻未可以常理測也

唐之南京在荆州府宋之南京在歸德府今應天府亦稱南京然歸德在宋實曰應天何其與國朝巧合耶

靖難之變遜國諸死節家皆以黨籍株連其或幸免於覆巢之下者類變姓名自匿黃公子澄之後爲田氏卓公敬之後爲宋氏今卓氏已復原姓而太常遺裔猶冒田姓未改也

韓蘄王夫人京口娼也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羅景綸備載其事

張俊有愛妾乃錢塘妓張穠也頗涉詩書俊文字穠皆與之柘皋之役俊發書囑穠照管家事穠報俊引霍去病趙雲事以堅其心且言今日之事惟在宣撫不當以家爲念勉思報國俊以其書繳奏上大喜親書獎諭以賜穠仍加封雍國夫人張韓皆中興名將皆有奇女子爲內助皆出微賤而張穠以妾受封且蒙手諭褒奬又過於蘄王夫人之遭遇矣

張横浦先生論語絕句大似妙喜偈頌固知其別有淵源至書傳統論語簡意超尤多先儒所未發其論仲虺之誥云說者謂弱則兼昧則攻亂則取亡則侮此大不然聖人之心豈以人之弱而反兼之亡而反侮之乎仲虺此言所以戒湯非稱湯也仲虺旣歷陳桀之罪如此湯之德如此則伐桀之舉乃當然爾何慙之有凡此者所以慰安成湯之心也然又恐成湯聞仲虺之言意謂兵之不可不用而例用之則將有不戢自焚之禍故又戒之曰兼人者必自弱攻人者必自昧取人者必自亂侮人者必自亡在湯亦不可不戒也後世如秦之并吞六國可謂兼之攻之取之侮之矣然旣得天下不旋踵而復失豈非兼人者反弱攻人者反昧取人者反亂侮人者反亡與知此可以知仲虺之意

孔子贊殷有三仁虛齋蔡氏乃曰使以湯武或孔子處比干箕子之位必不終於囚死當廢紂而立微子虛齋蓋本孟子貴戚之卿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立論不知廢興存亡關於天命豈人謀之所能及況紂又才智過人威權自攬實有難於措手者與霍光之行於昌邑者時勢異矣朱子所謂委任權力之不同者是也虛齋殊欠審度

孟子至梁時梁尙未稱王列國稱王者亦尙少至徐州之會而後稱王者衆耳篇首孟子見梁惠王之王字與王何必曰利等王字皆記者改稱之詞夫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縱使諸侯已稱王孟子猶不予其僭豈有君不自王而孟子以王稱之哉其爲大賢之累甚矣

人臣事君扶顚持危者有死無二天之制也若坐視宗國之垂亡緘默而去豈人臣之善哉孟子於百里奚之不諫去虞入秦之事而賢智之是爲人臣懷二心者立志幟也其意何居嘗考之春秋矣僖公六年冬書晉人執虞公胡氏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書滅下陽於前紀執虞公於後以見棄義趨利黷

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胡氏發明春秋書法如此孟子願學孔子也春秋旣絕其君孟子安得不恕其臣均一獨夫也湯武之放伐尙得爲應天順人百里奚之不諫將不得爲賢智乎聖賢垂世之旨政未可草草窺測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陳亢旣在聖門何待伯魚告之而後得聞耶蓋亢賓子貢弟子何以知之觀其問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則爲子貢門人無疑家語列於弟子中而史記却無太史公必自有據

黄楚望先生言孔子非史官何以得見國史策文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筆削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於托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乃史官先稟命於君而後贊成其事者也又云三桓乃桓公文姜子孫而春秋書法於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之類其子孫見此豈有不怒然又如此書所以難看竊意春秋之時雖王綱不振而史官直筆則世守其法不敢少紊如齊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又執簡以往晉太史書趙盾弒其君之類

可見當時史官執法之嚴雖死不避則夫人姜氏之事孔子或因太史之舊而書之未可知也且天王至尊周人謚以幽厲其子孫亦不能廢公議改之況國君夫人哉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一節皆子路之語世誤以爲孔子京山郝仲輿先生旣已爲之辨矣若陽貨欲見孔子章謂孔子曰來兩段皆是記陽貨之言與孟子知不若與曰非然也二者何也曰仁也同例觀下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便見蓋旣曰可乎隨曰不可語意傲肆正與子與汝言句相應所謂小人而敢於狎大人者也

太史公言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力辨其誣以爲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子我也田恒旣殺闞止而宰我適與其字相符又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遂蒙惡名於千載而儒者信之不疑耳然更有大可笑者政和間有舉子治周禮堂試以禁宵行爲題此生答義引宰子晝寢得罪夫子爲言主者召問之答曰晝非寢時也今宰子正晝而熟寐其意必待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因語友人宰我固在十哲之科只因白日一覺

華胥致使後世信爲叛逆疑爲奸盜睡魔之害事如此

曾子三省皆指施於人者而言傳亦我傳於人傳而不習則是以未曾躬試之事而誤後學其害尤甚於不忠不信也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漢疏云犬司夜馬服勞皆能養人而不能起敬人子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近代袁了凡云古者養親有六珍之禮下三珍犬豕鷄以犬爲重上三珍馬牛羊以馬爲重犬馬皆所以養親也二說俱較集註爲優而漢疏於語氣尤愜

諒陰二字朱子曰未詳按諒信也陰默也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古註之說如此

周海門先生云論語中如是知也是禮也是丘也三語如霹靂火眨眼不及是心思路絕處其爲人也云爾則可謂云爾兩云爾㕦㕦和和形容不出是言語道斷處

先進章如用之卽所謂如有用我者蓋夫子得時行道必以先進化導天下不忘移風易俗之懷也註中乃云用禮樂似欠詳審

子不語怪力亂神漢疏云方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又云力之怪者異類也神之亂者邪魅也所以不語

莊暴見語好樂未有以對而問於孟子蓋所語者旣非近世攻伐之事又非三代仁義之事遂不敢以率易而妄置可否耳暴在戰國未嘗著名而事君不苟於一言以此益歎古人之難及

孟子論貴戚異姓之卿亦只言大概而已微子去之伊尹放太甲於桐皆不論貴戚異姓也

徐子卿論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絕不下註脚但云觀世音是聞文章照而周海門論舜爲天子章云孟

子發大舜之心乃是雪裏芭蕉空中樓閣

記稱孟子長于詩書其讀詩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其讀書也盡信書不如無書此其所以長耳

大學誠意章曾子曰者李長卿先生以爲曾子有感于小人而形諸歎也與左傳君子曰史記太史公曰一例非是平日之言

漢末之文惟出師二表忠義憤盈洵足以繼伊訓說命此外如魏武自敘雖云言不由衷然筆勢自是倜儻高柔取鹿疏簡勁滑稽尤不易得若邯鄲湻作孫叔敖碑以兩頭蛇爲枝首蛇又遺武餘典恨不與義

皇帝代同世等句蹇澁都不成語只優孟一歌欬史記似勝

府志載高皇帝以至正壬寅幸龍興謁孔子廟過鐵柱觀復出城開宴於滕王閣諸儒咸賦詩爲樂居民扶老挈幼縱觀燈火明日命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畜鹿於西山放鹿事僅一語及之而已按孔邇雲蕉館紀談云友諒聚鹿數百畜於南昌城西章江門外謂之鹿囿嘗至其所自跨一角蒼鹿綴瑟珠爲纓絡掛於角上綫金爲花鞍羣鹿皆飾以錦繡遨遊江上國初駕至南昌宴於滕王閣命儒臣韓詩放其

所畜鹿於西山乃知僞漢有鹿囿在吾郡而放鹿之人姓名爲韓詩皆作志者之所未考也

說部諸書如沈存中夢溪筆談洪容齋隨筆王伯厚困學紀聞博極載籍兼之辨析精當直是案頭三種大書非他稗官家之可擬也東坡志林景綸玉露經鋤堂雜志石林避暑錄隨意點染饒有風韻亦令讀者靡靡忘倦若岳珂之桯史高似孫之緯略臙脂餖飣絕少生動眞所謂詅癡符耳

予家有劉原父七經小傳解晝寢云學者多疑宰我之過輕而仲尼貶之重此勿深考之蔽也古者君子不晝居子內晝居于內則問其疾所以異男女之節厲人倫也如使宰予廢法縱欲晝居于內所謂亂男女之節俾晝作夜大雅之刺幽厲是也仲尼安得不深貶之然則寢當讀內寢之寢而說者誤爲眠寢之寢竊意朽木糞土之詞正因其怠惰而致責若以爲非眠寢之寢則引類爲不倫矣宰我此一端旣已致胡行亂走之疑又復來縱淫之誚不意擅言語者而忽招口業如許予又安可少予由之辨

人未有不畏炎者畏也而反趨之與赴燈之蛾何異閒庭僻徑爽日清宵有何不可寄耐政不知炎涼二

種畢竟受用安在陳簡齋詩云一涼恩到骨誦其語頓使兩腋風生

齊家治國只是耐煩成佛作仙只是忍辱高明人不能實証此地自不免客氣奔騰

作詩如作字橫眉豎鼻所差幾何而清俗相去遠甚然亦有姣好而俗者有醜怪而清者要不在皮相之媸妍也

脩宋史者三十人知名之士惟歐陽玄貢師泰余闕張翥危素五人而已空谷禪師乃謂揭傒斯之功獨多作宋史似傒斯之功獨多宋史竟不列名於首不

知何說考文安公本傳侯斯在館止成遼史有旨仍督早成金宋二史侯斯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或以其未成書遂略之耳文安尙有太平政要策惜不得見也

吉水解觀我先生名觀一字伯中早邃于易諸子百家無不該貫屢舉不第至正中嘗私脩宋遼金三史朝廷得其書悉採用之今江右不知有此君不但海內無聞爲之一歎

王龍舒淨土文解時習之義云若學寬大則於禍臨時習之若學溫和則於忿怒時習之若學恭敬則於

慢傲時習之若學良善則於狠戾時習之若學辭讓則於忿爭時習之若學勤敏則於懈怠時習之當其事之時而習則不虛習矣其習必成成則自有可喜故曰不亦悅乎數語痛棒熱喝鴛鴦繡出且併金針暗度矣儒家第一義乃於二氏之書發其奧旨亦禮失而求之於野也

禪家如明教嵩如德洪覺範皆具廣長辨舌而國朝中吳空谷和尙亦其流亞空谷作尙直尙理二篇一以闢玄一以闢儒如云三教之學乃至琴碁書畫百工技藝俱必至於變化之地始得活潑之妙不然則

在死殺法裏論亦破的但論溫公程子排佛俱是晦庵所造裁於二家則架虛强陷甚矣又謂晦庵將佛法作儒法用欲歸功自己所以轉身排佛今後吾儕或得悟道設使納交於他宗之子但以詩文交接愼勿漏泄玄機當用宋人爲戒所謂前車旣覆後車易轍孔子曰於予吾改耳夫苟有所見正應傾吐密藏互相証質期於明道而止豈有反深加秘惜者設使眞能屈服晦庵亦自能止其排擊彼其排擊如此中亦必有未安但患於論之未盡耳若誣晦庵用佛附儒彼法中尤多援儒入墨道理止求至當而已何得

横着私意以礙天海哉

裴行儉爲行軍總管大軍次單于比暮立營已畢行儉更命徙高岡吏白士皆安堵不可動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營所水深丈餘衆歎服因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此事實出偶中行儉但知窪地之不可立營未必遠料是夜之風雨也旣偶中矣遂因而神之若眞有不可窺測者觸類而長孫吳不過此法

兩年來讀書作文都無靜意只辛巳十月自吳門返棹舟中更無他侶隨意取所購新書讀之欣然會意

都不在尋常詮解之中壬午七月廿七日將爲淮揚之遊阻風章門六日感友意謂扁舟已發無一過問者因得以其餘暇科頭散帙佳想好句疊疊欲來憶昔在濟上向岳石鐘假一舫題曰小憩處如予之賤冗酬應擾擾窮年直賴一片水光帆影爲生平休息之地政恐石尤之不我助耳

疾病有非人力可爲者宋顯仁后韋氏兩目失明募醫療者莫能奏効有道士應募金針一撥左翳脫然復明后喜請治其右報當不貲道士曰后以一目視足矣彼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蓋后自虜中回

曾與欽宗誓曰吾先歸苟不迎君者瞽吾目也道士因知治之無益遂不治耳龐安常愈人之病如神自患聾疾終身不能愈彼又豈少治聾之方哉醫家有祝由一科雖涉荒唐然鬼神之理自不可廢

吳彩鸞仙蹟在吾郡紫極宮今寫韻軒其遺址也彩鸞不止日寫韻一部又寫佛本行經六十卷於導江縣迎祥寺予既已詳之伯生記跋矣吉安志載唐天寶間彩鸞曾遊安成福聖寺手植兩羅漢栢觀音閣前入小室中七日寫法苑珠林百二十軸一夕去不知所往其紙粘連處至今不斷絕彩鸞更有此一奇也傳稱彩鸞與文蕭遇在文宗太和末而法苑珠林則寫於天寶年豈神仙歷覽原非時代之可限與

顧愷之嘗以一厨畫平日所珍惜者糊題其前寄桓玄桓發其厨後竊取而緘如舊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失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憑元成曰世以長康爲癡不知此正是海闊貴勢戲弄桓玄處長康本懷竟不能瞞元成於千載也曹操云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處此等豈可莊語相向

周萊峰嘗語王弘宇曰吾於窮通得喪無復嬰情獨未能豁然於死生耳王曰學如用兵須從險處設關

據守然後可下城邑予未悟死生則且以生爲樂於窮通得喪能不嬰情哉萊峰甚服其言

神仙傳每稱心影不偏者可以成道非平昔正心之力安能使其不偏有志於長生冲舉者患其敬邪須有邪移安置之法予輿氏之所謂集義是也

近代名家諸集莫如序文爲盛獻壽賀遷報滿送別每事輒須一序而仕宦之吏課文武鄉會之試錄生童之刻稿山人墨客之遊記無一而不有簡端之弁語揚詡誇耀災及梨棗遂無虛日陳明卿云未有王唐時文秦漢古文而須題端者也可謂名言萬歷間

沈晴峰刻長水文鈔計序文多至二十八篇只此一集剞劂氏已不勝其勞攘矣

昌黎與大顛三書眞僞之辨紛紜然道無凝滯行無繫縛苟無所戀著則山林閒寂與城隍無異等語似非他人贋鼎蘇子瞻與佛印東僕不知大顛何如人若果出世間豈一退之能輕重哉眞僞直可置而不論

張佑孫魴皆以金山五言而傳然魴詩不及佑業已著之前人此後竟無嗣響者王平甫檻外風吹前渡語江邊影落萬山燈尤有俊鶻摩空之概郭祥正鳥飛不盡暮天碧未失豪壯本色而予瞻直許其三分應是未見廊下墨痕耳

金山一名浮玉山又名獲符山又名伏牛山又名龍游山又名互父山又名[illegible]心山一山而具七名金華楊氏洞天記曰中國洞天不載於名籍者尚多有之金山其一也

陳白陽人知其畫品之神不知其詩歌之妙彷彿淵明又大字逼米元章小字逼歐大令蓋莪死之兼材也白陽聲稱既著一日巡撫江南陳公以刺邀見白陽曰王公不得召我況中丞乎擲其刺於地謁者以

報陳怒甚益迫令見白陽穿破白衣直入轅門大笑陳公曰汝善繪可就此景作一圖否白陽筆墨亂灑少頃雲山如覆蔽以茅屋屋下漁舟點點老翁持竿酣睡岸傍一人以手招之漁翁作搖首狀大書五言絕句於其端且曰中丞曰漁人我也岸傍人汝也中丞觀紙上神色飛舞語言豪軼亟下堂以賓禮見

峩眉山自趾徂頂高七十里過於岱宗三十里孤絕高寒已遍西方佛界震旦第一山也其巔一名勝峰普賢大士所居

范蔚宗嘗言以文傳意以手送文以文傳意自不須註脚以手送文非工巧都忘直臍自然之境者未能遽解譬之颶起而雲飛揚潮來而海震盪作於不自知動於不容已何關人力思索

有治有亂有盛有衰有得有失有憂有喜有毀有譽刪除一件不得若欲占住這邊推去那邊此天地鬼神之所不能也其間分數多寡或有偏在一邊者亦但就百年以內評量耳試從歷劫曠觀定無銖兩畸重

予以五月登泰山日觀峰披重裘猶不免寒戰四鼓起候日出俄見霞彩萬道碧綠交加有赤盤從中湧

出晃漾激射方圓靡定久之乃成日輪因悟氣至此始聚而爲日日生一日非以昨日之日爲今日之日也新吳宋長庚嘗有此議後當有信之者日下白影一綫勢若搖蕩居人曰此茫茫大海也

沈晴峰登岱記稱每歲三四月五方士女登祠元君者數十萬夜望山上篝燈如聚螢萬斛上下蟻旋鼎沸雷鳴僅得容足以上予來已後期不及見祈禳之盛然詢之廟祝云崇禎己巳以前每歲香客多至八十萬少亦六十萬今不滿四十萬矣畿輔齊魯以迄中州江北苦虜苦寇半斃於鋒鏑半竄於荆莽何暇禱祀名山未知數年後又復何似聽之惕然

無字碑在嶽頂登封臺下秦始皇立或曰石表或曰神主石或言其下有金簡玉書古今人莫測其意鍾伯敬曰無字碑秦所以疑萬世也一語已盡

手摩紅日登三觀袖拂黃埃看九州元王奕句山壓星辰從下看海浮天地自東迴明趙鶴句泰山自謫仙少陵題詠後若兩君差可不愧登臨

或問慧海禪師脩道何功師曰飢來吃飯困來眠曰人皆如此何得言功曰不同他吃時不肯吃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乃知日食夜眠政復未易

受享東坡志林有措大言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那知五濁世人誰是飽喫安寢者豈獨此一措大也哉

孔子論中庸之聖只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他日贊乾初九乃析爲二語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遯世自我而言不見是自人而言遯世尙有獨寤寐言永矢勿諼之樂至於不見是則所謂一國非之天下非之凡於俯仰跼蹐到此而能无悶直是不見一物洗心退藏之學何以復加此等人出而用世則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又安有亢龍之悔哉

林肅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出風掩卷而坐猶覺翏翏之在耳予謂考工記之梓人列子之泰豆氏寫態摹神亦是化工肖物越絕論劒賈太傅容經俱有蒙莊遺意但未盡酣適之妙耳

大風浹旬擁檝七晝夜長年苦於守候今日遂衝浪側帆而去念此七尺幾危於蛟宮鼉窟歷可指數徒以一飽無時遂成往來熟路東坡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石湖云若使一廛供閉戶肯將青雀易柴扉有道人自不作欺誑語也

晉方技有韋虛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驅

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卽加此何用理亂者爲虛曰此稻又欲得生楊慈湖先生偶因盜園蔬者詢守僕何道以防之守僕余姓者曰須拚少分與盜乃可先生遂釋然曰吾師也韋是體物之仁余是處物之智因時而施更有何事窮我

註疏射不主皮言古者之射兼取禮樂容節不但以中皮爲善周衰禮廢射者無復禮容故孔子抑之云古之射者不主皮也爲力不同科言古者爲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

兼并强弱無別而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爲力役不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皆前古所行之道也此說甚異

金華戚雄紀亡宋遺老有名者淮陰龔開南陽仇遠隆山牟應龍紫陽方回永康胡長孺句章戴表元錢塘鄧牧心又謝翺方鳳吳思齊鄭所南林景曦皆有名能詩若忠義可稱卓然不污左袵者則翺鳳吳鄭龔林爲無愧耳諸公之外尚有劉須溪唐珏鄧光薦汪水雲溫日觀雄未之及予欲取其大節奇偉如所南皐羽輩者爲作南宋遺賢傳而苦於故老無傳海

內知交能出其笥藏以相助亦幽魂之一快也跂予望之

古今愚癡之語有不約而同令人絕倒者晉升平元年二月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苻生曰太白入井自爲渴耳何足怪乎北齊源師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眞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强知星宿兩人大堪與問蛙之主鼎足

孫樵致歎史才之難以爲唐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

獨高韓吏部然順宗實錄尚不能當孟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子雲但作賦沈麗耳他文以淺易文艱深最不宜於史才不知樵何以與子長並稱韓卽不能追步司馬亦未必不高揚雄數等也樵又謂凡稱爲良史者他人費千百言輒能數十字而盡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則已揭出子長之神髓矣

賢人君子持已接物多爲羣小之所憎妒憎妒不已而毀謗隨之又不特顯爲毀謗已也往往假造篇章托之其人使後世無由辨雪如僞增揚子雲之書比

王莽於周公是已吳康齋何等人品集中有忠國公石亨族譜跋而忌者乃以門下士署之陳白沙被召至京誣其潛作十詩媚太監梁芳得授檢校遂揑詩稿傳播周文襄一代名臣雖不必盡遵榘矱而豪氣自不可掩乃誣其進大士像於中官王振背識云孝孫周忱拜奉諸如此類出於媢妒之手無疑吁口不已而手纖之胡其不畏鬼責耶

顧涇陽以孔子與子路子貢評管仲二章爲齊人誇張之辭而托於大聖鄭端簡以人不堪其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三句直當除去葉秉敬以子欲無言與吾與回言終日畏聖人之言旨意相悖三君敢於非聖而不疑而端簡乃謂介甫譏春秋永叔毀繫辭君實詆孟子兩程子改古本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爲不可曉何其不明於目睫之旨也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特無且有過孔子上者公問爲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雲峯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不解乃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葉石林曰秦亂而後有陳勝吳廣項藉漢亂而後有曹操袁紹兄弟孫權父子晉亂而後有苻堅石勒劉淵之徒唐亂而後有黃巢朱全忠李克用之徒俱非尋常齷齪泯然以爲死生者懿昭而後至於五代謂之空國無人可矣然吾觀浮屠中乃有雲濟德山趙州數十輩人卓然超世是可與扶持天下配古名臣苟得一人必能成大事然後知其散而橫潰又有在此者也兩段議論皆英俊可喜然諸公亦止可當孫權苻堅而已遽以爲過于孔子不免失當

唐制禮記左傳大經詩周禮儀禮中經易尙書春秋公穀傳小經此以卷帙繁簡爲別宋政和間周易大經孟子小經此以道理淺深爲別又政和八年令天下學校諸生各隨所願分治道家諸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爲大莊子列子爲小與儒書並頒天下

唐杜佑爲司徒嘗言致仕之後買小駟飽食之訖跨之着粗布襴衫入市朝觀盤伶傀儡卽足矣後果如其言宋楊誠齋自秘書監退老南溪之上僦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吟咏於江風山月間醉則以天地爲衾枕其高致如此國朝華亭陸文定公樹聲登第四十年在位不盈數載輒以病罷去里居閉門宴坐焚香啜茗卽親戚故人罕接其面如杜

如楊如陸誠士大夫退處之規範也

嘉隆以來往還名刺居上者傲而非禮處卑者巽而可笑固是風俗大弊韓襄毅總制兩廣平大藤峽威勢張甚順德錢大尹乃其屬官其致韓書簡止稱鄉生錢溥端肅奉復而已邢太守宥瓊州人止稱侍生宥百拜奉書而已後來乃有晚生治生門生晚學之稱不自知其陷於諂媚也詞林非本衙門先輩概不稱晚又不知起於何時吾鄉有某先輩詞林寓居鐵柱宮傍須謁許旌陽廟某躊躕數番令寫一鄉侍生名刺於神座前焚之長揖而退或謂某曰旌陽是晉時人也須寫一晚生某忿然曰我詞林無此體格

唐有書生讀經書甚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是王封號也宋謝無逸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一日有貢士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輙忘之聞人言歐陽脩果何如人無逸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當時以詩賦取士猶尚涉獵典籍而書生之陋已如此自八股之業既盛尋常史漢俱束高閣况於當代之人物典故哉曾記一舉子問予中山王是何姓名予曰姓徐名達舉子曰此自是老魏國公耳中山王恐另是一人

祖制省直有巡道無守道凡守道皆添設官故止用關防巡道則用印巡撫亦係添設故亦止給關防凡添設官皆無印也崇禎末以虜寇之變南北設督師總理俱給關防盧公象昇斜剿賊楚豫軍中失去總理關防朝廷置而不問後賈莊之敗又復失去督師關防范公成六於賈莊尋得之寄晉州庫盧公忠勇自不減於睢陽惜其料敵未盡耳

菜根譚云幽人清事總在自適故酒以不勸爲歡棋以不爭爲勝會以不約爲眞率客以不迎送爲坦夷若一墮文泥跡便落塵世苦海矣

仲長子光痟而隱無妻子結廬河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無功愛其眞率徒與相近未嘗交一語而獨與對酌甚懽吳思齊宦遊十年田無半畝宋七隱居不仕遇寒疾失聽交游苦其聾語未畢馳去獨婁方鳳粤謝翶睦方壽劇談每至夜指畫手書旁觀咄咄而略無倦意果屬心知不須開口而後乃暢彼我之意若必機鋒互觸問難迭送斯稱麗澤之益是但語言投合而已未足以語性命友也

予署長興二月間詣顧渚山致祭祭後數日採茶童

予以黃紗籠盛本山新茶入邑予朝服鼓吹迎之郭外蓋此茶採以薦高皇寢園故其禮特甚盛非如他貢物此考輟耕錄湖州長興金沙泉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泉不常出有司具牲牢祭之始得水事訖卽涸元亦倣而行之賜名瑞應泉今但祭山而不祭泉似當補此缺典

唐杜秋娘金陵女子爲淛西觀察使李錡妾能詩錡反被籍入宮後隨皇子漳王王有罪廢秋娘放歸故里杜牧之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爲之賦五言長篇五十六韻長安某倡女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老色

衰嫁爲賈人婦舟泊湓浦夜彈琵琶白樂天方謫九江郡司馬送客江上聞而悽感爲作長短句以贈凡六百二十二言曰琵琶行古今來佳人才婦老大而漂淪憔悴者多矣秋娘與此倡幸而遭遇牧之樂天感嘆歌咏淋漓宛轉遂使其人常留宇宙之間視彼金屋之貯瓊樓之奉倏忽而湮沒者得失竟何如固未可以此而羨彼也

宋時衲子以詩擅名同時有九僧歐陽公嘗稱之九僧之外秘演惟儼參寥善權皆其甚著者參寥有集十二卷曹能始選歷代詩竟未之入止存其再遊鶴林寺五律夏日龍井書事七律而已予喜其廬山雜興諸作今選五首附此衆峰勢連環萬壘不可窮香爐獨秀拔佳氣常葱葱長風捲游霧曉壁開曈曨招提出其下樓觀掛青紅回眸盼五老刻削金芙蓉宜哉謫仙子愛此巢雲松又少文好山林每往輒忘歸余生千載後獨與斯人違揭來爐峰下結宇聊棲遲長林拱茂木九夏遺炎曦溪雨晝忽破藤花照清漪黃鸝語深林可聽不可窺又龍湫亘三峽草木皆森奇禪餘得支往別塢行透迤上人吳門秀逸有方外姿芒鞵襯兩足策策欣相追秋田罷刈穫雲水明空

陂雙雙林中禽文彩光陸離雍容事飲啄相顧忘驚飛鮮飈忽騰馥嵓桂飄葳蕤峰端臥落日眷此忘還期又山深雲物清挹玩洗浮慮昨日行澗南飄然卽芒屨風潭耿危彴晚與樵爭渡隔水認梅花方驚歲華暮幽人渺江海樂事期誰預山月獨多情娟娟遲歸路又五更山雨餘海月漏雲表流輝入庭戶燗燗白如縞百舌語空林關關催欲曉衆禽亦和鳴爲我釋孤抱杉松本奇姿洗滌看愈好惆悵桃李花東風捲如掃蘇黃門每稱參寥詩體製絕似儲光羲讀此數章益信

參寥本以絕句而傳其佳處尤勝諸體如春風隨意可嬉娛水有舟航陸有車應笑揚雄未忘我閉門猶著解嘲書如去馬來車聲已闃雪雲低壓暮簷寒地爐山栟燒初熟歡語聊爲世外歡如中流出沒一舟虛綴櫳長謠彼自如聞說古來江海上逢人一半寄樵漁如清溪白石曉磷磷洗露桃花兩岸新欲覓劉郎家住處但聞雞犬不逢人如白水茫茫天四空黃昏小雨濕東風五更百舌催殘夢月到官河柳影中如雨晴蒼江晚未晴井梧飄葉動秋聲樓頭夜半風吹斷月在浮雲淺處明如高松夾道夕陽明抱葉風蟬引細聲勸爾行人聊駐足出山無物更能清如寺裏鳴鴉曉欲飛遲褰疎箔望朝暉莫嫌山色經秋瘦我亦秋來解帶圍如古槐花落小中庭夜半風來捲葉鳴穎水先生如何在呼兒應問此何聲瀟灑高曠絕不似食烟火人豈特臨平藕花之句堪入圖畫已耶

唐德宗詔莊嚴寺段師善本授康崑崙琵琶段師奏曰本領何雜耶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授邵堯夫謂章子厚曰以君之才于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放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胸

中翛無一事乃可相授吾輩舊習薰染不能脫離所以都無長進忘却放下四字乃讀書學道之至要也公乘陽慶使淳于意盡去故方亦是此意

唐柳冕與權德輿書云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議之士無由而進腐生豎子比肩登第不亦失乎吳郡王弱生曰明經一途本爲士之朴魯者設當時原有焚香禮進士瞋目待明經之語柳書謂全寫注疏正爲此耳然朴魯之士世間亦不可少覩後世科場所得恐不如全寫注疏之人遠矣

班叔皮論司馬遷史記刊落不盡尙有盈詞今讀其書信叔皮之論非誣也其間又或有僞增者如楊雄所謂曲終而奏雅之類雄後遷不應預引當是班贊竄入子長至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禮樂等書皆元成間褚少孫手筆實與作者無涉武帝本紀直取封禪書補足尤覺舛戾此書爲後人所亂殆甚耳

嘉禾李君實云顧渚前朝名品正以採摘初芽加之法製所謂罄一畝之入僅充半環取精之多自然擅妙也今碌碌諸葉茶中無殊菜瀋何勝刮目

應天府溧水縣有中山保定府蠡縣亦有中山湖廣黃州有赤壁山西霍州亦有赤壁蜀有峩眉山會稽亦有峩眉燕京西七十里有仰山袁州府亦有仰山南陽唐縣有桐柏山天台亦有桐柏山河南登封縣有少室山鄧州亦有少室山太原府有五臺山嘉興亦有五臺山濟南府有歷山延慶州亦有歷山

元歐陽原功云江西詩在宋東都時宗黃太史號江西詩派然不皆江西人也南渡後楊廷秀號爲新體詩學者亦宗之雖楊宗少於黃然詩亦少變宋末須溪劉會孟出於廬陵適科目廢士子專意學詩會孟

點校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衆翕然宗之於是詩又一變原功名玄其記吾江右詩變甚悉世但知分寧之派而已不知更有楊劉兩派也元則獨曼碩明則劉槎翁皆著名於匡廬彭蠡間成弘而降反似遜於前代無亦舉業之爲累乎

王秋澗云作文亦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豈惟不中格律而汗漫猖披無首無尾是出入不由戸也此論亦是確言每見未曾爲舉業者作詩或有好句爲古文輙不解布局措詞之法雖之乎者也往往安頓不妥固知須從此徑入來秋澗名惲元人

國朝天官家記載異聞三事正統己巳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弘治壬戌三月十六日月食起戌初刻終亥至期救護不虧萬歷丁巳正月十五日月食戌初二刻食旣戌正三刻食甚共食十一分有奇是年七月十六日又食至十二分二杪此皆前史之所罕見也惟弘治之占爲人君有道而天應之餘俱未爲吉祥

陳恭愍公選天順中以御史督南畿學政盡列諸生姓名並不彌封曰吾不自信何以信於人胡靜菴先生世寧以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察執政請禁私

謁公曰臣官以察爲名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長短若屏絕士大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眞而求激揚之當難矣光明卓犖如二公尙何嫌疑可避編號糊名杜門謝客其爲私實逾甚祗足明其自欺而已

松陽葉希賢遜國時御史壬午六月從嗣君出亡削髮爲僧號雪菴和尙元雲中李玄暉旣出家亦名雪菴嘗題顯宗墨竹詩云春滿承華磨思舒墨君別有聖工夫如何整頓乾坤手不寫皐陶大禹謨

羅含湘川記云湘水出自陽朔至清深五六丈下見

底了了然石子若樗蒲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呂溫九疑山圖記云中峰之下水無魚鱉林無鳥獸時聞聲如蟬蠅之類聽之亦無李華云洞庭湖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西南去東陵廣輪二十里盡生雲母墻堦道路爍爍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壽考無癖痼疥搔之疾蘇軾云今日遊白水佛跡云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輥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友人王都俞云麻城龜峰高峻與塵境絶平地見雨皆自空而下山巔之雨若斜飄而上也數段以奇文狀異境時一諷誦不知身在人間

幾年牢落舊村墟此日翛然水竹居病起試尋春徑草客來聊煮雪畦蔬開樽細說生平事信手同繙集古書適意何勞一千卷新詩閒出笑談餘此朱晦翁和抱一劉君詩也清逸大似陸渭南又有久雨齋居誦經作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翁何嘗不讀釋氏書又何嘗不資爲身心之助乃後世襲新安之衣冠者嘵嘵以闢佛爲事蓋未嘗向星宿探河源耳

周程大儒著作擬於六經豈屑以篇詠見長然偶爾落紙多有風人所不能到者元公經古寺云琳宮金刹接林巒一徑潛通竹塢寒是處塵埃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誦之道氣藹然明道先生題淩霄三峰云長嘯東巖古寺前三峰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靜得見日若有路通須近天怪石似雷鳴谷底老松如雪着崖巔結根不得居平地猶與蓮花遠比肩大有奇崛氣若詠草句莫爲枯榮吟野望且憐愁醉祝香輪又幾與近代楊孟載頡頏信賢者之不可以一端測也

邵康節先生亦有芳草短吟花間水畔綠如茵興廢曾經漢與秦占斷山川無限地愁傷今古幾何人巖霜殺盡還逢雨野火燒殘又遇春無那路傍多此物王孫歸思苦迷津當是擊壤集中絶唱

俞紫芝秀老王荆公客亦有詠草一篇云滿目芊芊野渡頭不知若箇解忘憂細隨綠水侵離館遠帶斜陽過別州金谷園中荒映月石頭城下碧連秋行人悵望王孫去買斷金釵十二樓邵程俞楊於此題中直似江淮河濟稱四瀆於天壤也

李易安詩餘膾炙千秋當在金荃蘭畹之上古文如金石錄後序自是大家舉止絶不作閨閣妮妮語打

馬圖序亦復磊落不凡獨其詩歌無傳僅見和張文潛浯溪中興碑二篇亟錄出之五十年功如電掃華清花柳咸陽草五坊供奉鬭鷄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來逆胡亦是奸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珠翠踏盡香塵埃何爲出戰輒披靡傳置荔枝多馬死堯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區區紀文字著碑銘德眞陋哉迺令神鬼磨山崖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禍人心開夏爲殷鑒當深戒簡策汙青今具在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君不見驚人廢興傳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不知負國有奸雄但說成功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來虢秦韓國皆天才兆桑羯鼓玉方響春風不敢生塵埃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甕峰峰頭鑿出開元字時移勢去眞可哀姦人心醜深如崖西蜀萬里尙能返南內一閉何時開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稱好在嗚呼奴輩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尊乃能念春薺作斤長安賣二詩奇氣橫溢嘗鼎一臠已知爲駝峰麟脯矣古文詩歌小詞並擅勝場雖秦黃輩猶難之稱古今才婦第一不虛也

李宗諤祥符圖經秦少游逆旅集張子偉山水漫遊記皆行笈之快書也惜未有博訪而梓行者

內友齋叢說云元人虎頭牌十七換頭落梅風云抹得瓶口兒淨斟得盞面兒圓望着碧天邊太陽澆奠只俺這女直人無甚麽別咒願則願我弟兄們早能勾相見一友人曰此似唐人木蘭詩清波雜志云秦少游郴州詞霧濕樓臺月迷津渡桃花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黃山谷曰語意極似劉夢得如此擬古人方是慧心妙識作詩作文皆應從此悟去

豫章在宋以詩文著者黃山谷胡少汲也少汲名直孺孫鴻慶稱其筆力雄贍語出驚人嘗有春日絕句風雲吹絮柳飛花睡起鉤簾日半斜四海隨人雙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

佛老之徒能究心吾儒六籍爲之傳注者有僧一行周易論三卷大衍玄圖一卷釋惠琳孝經一卷釋贊寧論語陳說一卷釋契嵩中庸解五篇陶貞白孝經論語集注三卷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又潯陽落星山澗有五松橋乃惠遠法師與殷仲堪席澗談易處元時太倉州海寧寺僧善定日與學人講說四書

不倦人稱爲定四書數君於經藏之外乃能闡揚聖學意其書必有可觀也

壬申間土寇衝臨汝宜黃崇仁樂安三縣甚被蹂躪村落蓋藏盡空一日天忽雨黑黍殼堅類蕎麥舂之得小米色白煮以療饑貧民多賴全活庚辰辛巳南北奇荒死者枕藉廬鳳間產一種土滑膩微似麵色和糠作餅食之名觀音粉又江北徧地生人面豆眼耳鼻口居然人形饑者採煮羣啖未有不旋踵斃者或曰此兵刃寃魂之所化也予有人面豆詩云渴勿飲鴆鳥血飢勿食人面豆莽莽淮徐郊白日竄鼪狖穅粃咬已空粉泥亦難採掠人呼爲羊脯裂甚猛獸所噬脂膏乾未足充糧糗尤來大槍驟風雨瘦人死盡肥人脯寃魂化作人面形大豆小豆落區對農皇未知岐伯迷飢來豈暇細詳睼採之盈掬延喘息一粒入口橫黃泥吁嗟乎九六之厄亘可慨其萩殺人如鳥喙何况金戈與鐵鏃

萬茂先訪予長興別未三月客死維揚風雅眞摯如此君此世界中斷不能再見斯人矣每念輒爲濡睫生平詩稾托之孫孟樸尙有二卷不知寄付誰氏也臥病時近體絕句鄭超宗爲之授梓名曰廣陵散超宗影園分賦黃牡丹七律猶自光燄萬丈其一石欄行處亂聞香紅紫光中別有粧側面檀痕搖翡翠重樓瓦色照鴛鴦鄧通鼓棹臨花陣豪客輕衫過粉墻金帶圍開淸賞後廣陵佳事屬姚黃其二淺碧深紅處處逢青皇何意漏秋容鶯身近戶光相照蝶翅驚丸蠟自封影伴穀城憐石瘦愁連古磧覺沙濃遙知九錫東風候獨立宣麻近九重其三三千隊裏鬬春暉獨洗間粧見自稀步月故披君后服行春偷着聖人衣野花過蝶風深淺斗酒聽鸝色是非爲裏爲裳君莫問六宮齊拜上皇妃

洪覺範云南昌千嶂深秀處忽生水沈奇材萬峰繞之遂名香城李長卿先生西山志晉沙門曇顯創大殿焚香禱於崖山側忽生香木大堪爲柱殿成每誦經佛前以木屑焚之香聞數里故曰香城香城之名始此頃有妄人作西山勝略謂隆安中某禪師自西方來時晉亂盜賊縱橫禪師燃長香數百插山前後香煙結成雲霧圍鎖茲山賊至但見懸崖陡壁遂不能前眞囈語也

許旌陽鐵柱世共知之又有脩行鐵鐘在遊帷觀事見雲笈七籤又旌陽古鼎在西川德陽縣高三尺五

寸圓四尺五寸兩耳高五寸龍虎雕畫細如毛髮其質非鐵非石體作丹砂駁文鼎中黃金可百餘觔昆明傅順孫令德陽掘得之將還其家未幾子孫多費蕩盡立錐不能存蓋旌陽爲令茲地因歲荒作丹代民租以其餘瘞地中俟異日不能租者而順孫私爲已有不免招神之罰耳

國初貢紙歲造於吾郡西山董以中貴即翠巖寺遺址以爲楮廠其應聖宮西皮庫蓋舊以貯楮皮也今改其署於信州而廠與寺俱廢

西山鶴嶺祀王眞君或云王子喬按西山雜記王君名迪宋熙寗中人有仙術嘗自臨鏡照見羽衣星冠後爲洪州左司理民有爭訟枉直立辨州無冤民台司表其政聲於朝方召用即掛冠隱西山跨鶴遍歷峰巒而去是則鶴嶺之所祀眞君乃王迪也以爲子喬殊誤

洪州萩文散逸者不可勝數只以章江一寺言之宋韓熙載有章江寺碑文潘愼脩有章江禪院記文禪林寶訓有章江寺集今皆蕩然無存

吾邑裘元量先生名萬頃宋隆平中王容榜進士與胡桐原萬瀶菴徐竹堂往復唱詠號爲四傑元量尚有詩集行世三君已湮沒不傳吾邑亦不知有四傑之稱矣

香城寺後二里許碧雲庵石刻宋元詩頗多僅元僧同谷一絕可誦詩云半空飛瀑掛巖層六月生寒水亦冰銷盡許多塵劫事碧雲深處一閒僧同谷延祐中香城住持

郡城東南普賢寺鐵象南唐時物鄉先輩王中翰仲序有詩云珠瓔玉轡路岩嶤猶似千秋舞舜韶西去渡河天廣大北來浮海雪飄蕭銅駝荊棘徒遺蹟金馬丘墟不可招況此梵王空色相送君極目益蕭條

中翰在京都送別六十六首皆以豫章名勝爲題示不忘故鄉之思此篇其一也滕王閣句暮雨高樓非昨夢秋風殘蝶似新圖甚爲當時傳誦

中翰又有豫章臺弋苑章江驛諸作豫章臺已久廢弋苑章江驛俱不識舊基安在二百年間滄桑如許況於唐宋渺茫之蹟哉

鄭剛中著周易窺餘起屯蒙迄未濟獨不注乾坤二卦自言易者天地之奧乾坤又易之奧聖人妙易書之神而藏之乾坤未敢輕談也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文識卦萬有一見其彷彿則廬子索母訟流尋

源乾坤之微或可得而探耳

竹坡詩話云凡詩人使事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周德清云明事隱使隱事明使皆得使事之三昧者然妙想尤在掀翻舊案

史記不載賈長沙政事疏而載其鵩賦晉史不載夏侯孝若東方朔贊而載其訓弟文新唐書不載韓退之送浮屠文暢序與孟簡書而載其潮州謝表進學解可謂去取倒置

王無功歌詠但取會意不肯與悠悠閒人更相唱和貫休每得句輒云如此詩只堪供養佛耳下筆須有

如許情懷方能亭亭物表蕭賁作山水圖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矜愼不傳自娛而已風人都不可少此也

舟過吳城山索古今詩刻讀之都不暢意因憶李白洲有阻風吳城絕句云吳城山下水連天三日東風繫客船忽見一人城裏至府公來送買魚錢又白頭浪裏繫孤蓬漫向江頭問令公五老峰前誰作主滿江都是打船風白洲才具自是軒昂惜其晚節竟同蔚宗悖逆眞可哀也

坤卦詞先迷後得主利應以後得主爲句利字宜衍陰性雖屬好利聖人決不以主利垂訓蓋柔弱之才先則迷而無據後則得主而有所持循觀文言意義昭然若果有主利之辭象傳亦不應置而不釋也

明夷但取艱貞不取九三立義南巢牧野之事聖人愼之故惓惓以不疾貞爲戒初九之于飛微子之去國也六二之馬壯比干之剖心也處昏亂而進不忘君退不喪己莫如箕子爲正

宋劉道原先生同司馬文正公脩通鑑别纂外紀附通鑑行世又纂十國紀年亦録本進呈其稾藏家文正公序世不多見其書崇禎末姜浠湖前輩遊西山任霞源義塾予同歐子憲萬謁焉因同劉尹躬過掘

岡尋熊西兩舊址止於尹躬宗人劉光祖宅光祖出其先世所藏司馬文正序手蹟相示先賢典型讀之起敬此世寶也尹躬光祖其謹護藏之

予友朱禹卿宗侯登泰山五律（原本闕三字）庚辰雪立一峰青天地只如許鬼神徒杳冥陰晴雲日日齊魯曉星星漫道碑無字秦原沒五經高秀逈出衆作禹卿有雪堂選詩徐巨源稱其幾欲與王江寧常盱眙張文昌韋左司分席元白而下不足擬也世人貴遠而忽近若禹卿者固當不磨于異日耳

舜典七政蔡氏本孔傳以爲日月五星遣却二十八

宿十二辰恐未必是意七政正指三光四時而言觀帝堯始命羲和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次命羲仲和仲申命羲叔和叔則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末又總命羲和則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拳拳言考察三光以正四時蓋考中星于二十八宿而後可以定分至考日月會次于十二辰而後可定朔氣是璣衡之上豈可獨察日月五星而遺二十八宿十二辰哉

周禮多奇字禮記多借字周禮鳳洲巵言已筆出矣今聊記禮記假借字於此拾級聚足（拾音涉）以袂拘而退（拘音勾）立視五巂（巂音攜）國中以策彗卹勿（彗音遂勿音沒）踰竟爲壇位（壇音善）不蚤鬋（蚤音爪）天王登假（假音遐）天子當依（依上聲）相見于卻地（卻音隙）庶人之摯匹（音鶩）已上曲禮何居（音姬）頎乎其至也（頎音懇）夫子之病革矣（革音亟）及於臺駘（臺音狐）綢練設旐（綢音叨）塡池推柩而反之（塡音奠池音徹）喪事縱縱（音總）吉事折折（音提）瓦不成味（音沬）懸棺而封（音窆）紂衣（紂音緇）齊穀王姬之喪（穀音谷）舍奠于墓左（舍音釋）啄斯猶（音搖）設蔞翣（蔞音柳）我喪也斯占（音覘）曹桓公卒于會（桓音宣）襄莒于奪（音兌）與其鄰重汪踦往（重音童）九京（音原）扶服救之（扶服音匍匐）衣衰而繆絰（衣音吝）已上檀弓一命卷（音袞）君紲以爵（紲音黜）已上王制宿離不貸（音忒）經術（音遂）鮮羔開冰（鮮音獻）命國難（音那）毋有壞墮（壞音怪）鹿角解（音駭）毋或差貸（音二）燒薙（音替）黹鬻（黹音茲）多積聚（積音恣）大酋（音揫）旁磔（音責）已上月令賵賻承含（承音贈）纖剸（音轉）箴告于甸人（告音鞫）已上文王世子矜寡（矜音鰥）殺於地（殺音效）越席（越音活）君者所明也（明音則）其居人也曰養（音義）郊極（音藪）已上禮運繁纓（繁音盤）大圭不琢（音篆）犧尊（犧音莎）夏父弗綦（音忌）燔柴於奧（音爨）詔侑武方（武音無）肆夏（肆音咳）已上禮器饗禘（音禴）旦明之義（旦音神）盬諸利（盬音豔）離幾（音祈）擅薌（音香）馨腥肆（音剔）汁獻（音莎）由辟（音弭）已上郊特牲唾洟（音替）燂潘（音翻）濡魚卵醬（濡音而卵音鯤）皆有軒（音憲）湆毋（音模）已上內則玄端（音冕）諸侯荼（音舒）再命禕衣（禕音暉）揄狄（揄音搖）禕衣（禕音鞠）純組綬（綬音紃）揚休（音煦）已上玉藻鷄夷（音彝）明堂報葬（音赴）喪服繫之以姓（繫音計）大傳言語之美（音儀）祭膴（音許）少儀設闈（讀音小）蛾子（蛾音蟻）學記使其實（音至）雜記大胥（音祝）太姪姊姪（姪音迭）綠中（綠音角）爲荒（音幠）帷君葬用輴（音船）士葬用國車（車音船）已上喪大記相近（音迎）祖祭法易直子諒（音良）慈祭義尹吉（音告）怨資（音咨同）緇衣鷄斯（音纚）笄問喪華門圭窬（音竇）儒行右禮記假借字蓋漢儒傳寫失其眞者專門

之家音猶存古其有重見如拘革封貸壞磔殺越犧幾軒端報數字者止舉其一以見凡也今讀禮記者不復用古音故表出之使考古者三隅之反不致金根之陋耳

春秋日食必書曰日有食之傳注未解按歷家謂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食此明是月蝕日矣春秋不言月蝕日而言有物食之者蓋雖月蝕日而日食之時徒見日不見月故以有食之爲文明非日自食也

曲禮云爲天子削瓜副之又呂氏春秋舜殛鯀于羽淵副之以吳刀又歸藏云大副之吳刀皆音普逼反

析也尋此卽古疈字之省文詩云不折不副皆其義也

郊特牲云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按註疏殊乖其旨合是致鹿與女而詔客以戒諸侯云云告也二字是古記禮者訓辭後人誤抄入經耳

張祜集中記玄宗貴妃事甚多南宮嘆連昌宮元日仗千秋樂大酺樂熱戲樂上巳樂邠王小管李謨笛春鶯囀寧哥來容兒鉢頭邠娘羯鼓悖拏兒舞竹楊柳枝二華清宮集靈臺二阿鴇湯馬嵬歸馬嵬坡太

眞香囊子散花樓雨淋鈴共二十六首事甚奇秘詩家之稗官也

秦人洞一在南昌城齊源嶺側一在常德府桃源縣南一在福州城東東山一在永州吳望山當時避暴虐之君而扶攜以往者處處有之不必定指某爲眞蹟某爲僞名

李端好以助語入詩寄盧綸云及此時方晏因之名亦沈又云勿以朱顏好而忘白髮侵下第云幸得皮存矣須勞翼長之寄薛戴云夫君又離別而我加寂寞頃鍾譚多用此體乃效顰者至滿篇而已累牘之

乎眞足令人噴飯端有古別離二篇當爲本集之冠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韓詩傳云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于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知其憂之甚也此傳殊勝晦翁

旣醉其類維何室家之壼類者不忝前哲壼者廣裕民人國語已有明訓朱子以宮中之巷釋壼恐於上句不協且前章其告維何籩豆靜嘉壼義正與靜嘉之旨相應

小序雨無正篇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正釋脫簡八字與韓詩合朱子致疑其說謂

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類予按閟宮前五章其四皆十七句而中雜一章則十六句古人作詩不必屑屑拘攣今朱子於應有脫簡者而反致疑至閟宮語氣完足乃强指爲中有脫句誠不知其何見也

采葛小序云懼讒也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卽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之意蓋讒謗之起生於日隔之疏而甚于反側之際理自如是

匪風下泉皆思王室之詩此詩作於曹檜者房喜所謂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也不特徵發之煩供億之困小國偏受其害諸侯强大而王政不行將有并吞之禍矣

猗嗟指事之甚深者也鶴鳴言理之甚微者也語意俱在字句之外

吾郡李公璣有諸經疑義其論詩每以小序爲主嘗言集傳說詩在章句之內小序說詩在章句之外二說宜並存之蓋章句非集傳不明言意非小序不得諸儒專于序說然序說亦間有出入處晦翁一一駁去似非大公小序之失特十之一二耳豈容盡廢如行葦之忠厚旣醉之太平鳧鷖之守成假樂之嘉成

王皆得言外意而非徒泥章句者同也觀其篤親親之恩而弗遠則忠厚可稽觀其醉酒飽德而稱願亂祚之隆則太平有象觀鳧鷖之祭享雍容則接神人各得其道非能持盈守成者乎觀假樂之顯顯令德而宜民宜人非成王其孰能當之小序去古未遠其爲說必有所授况義自可通如之何其廢之

李公又云宣王封申伯而吉甫作詩美之極稱其德業一則曰維周之翰一則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一則曰不顯申伯文武是憲皆溢美也何以見之幽王廢申后申伯乃以犬戎滅周而弒君其罪通于天矣前之所謂蕃宣良翰而操此萬邦者又安有哉

齊風還三章子貢詩傳還作營釋云齊俗習于田賦營齊詩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釋云齊地臨淄名營丘之往也嶩山名字或作峱亦作嶴音皆乃高反魯人申培詩說營齊俗好田君子刺之賦也按此詩諸家俱作營獨毛公以爲還耳齊人解其鄉土之詩似不至誤魯近于齊當亦確有師傳也

不瑕有害朱傳瑕何也然易其字爲不何有害文理欠通宋黃東發曰瑕過也歸衛未過有害也何爲而不可乎此說較長東發名震慈溪人嘗論管仲云自

春秋而降惟高祖功在管仲之上惟周世宗行事在管仲之上惟諸葛亮公義在管仲之上餘皆在其下

載獫歇驕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三家俱以爲田畢而遊園載獫于輶車以歇其驕逸應從之朱傳以犬之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似出意度無據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遁思解者不一嚴華谷曰此美賢者退居之樂謂爾賢者若爲公爲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遁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保重耳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上文既已言象下復申言之解者俱糢糊過去不知易者象也專指八卦之象言象也者像也方指萬物之像而言

六十四卦命名如乾坤如震巽坎離艮兌非實非虛非理非事此爲一例其餘有虛言理者如蒙復無妄等是一例有實指事者如訟師噬嗑等是一例有虛實相半事理之間者如屯比小畜等又是一例

一切聖賢悟境或得之於詩書或証之於師友皆從聲聞而入惟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取絕不依着語言文字涪陵樵定學易于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入可謂直契庖羲心原者樵在靖康時屢薦不受官金兵入不知所在

樽酒簋貳用缶本義但言薄禮未及注明貳用缶之義按缶乃樂器西土之俗擊以節歌者所謂秦王擊缶是也蓋必有歌歌必有缶樽酒簋食其禮至薄而所以佐之者擊節歌之缶而已此缶字即離九三不鼓缶而歌之缶也

旅上九喪牛於易易通作埸田畔也即漢書所謂殖於疆埸之易牛爲順物易爲平路上九驕則不順危則不平自驕於危地則失順於平路凶之道也離爲牝牛艮爲徑路故有喪牛于易之象

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春秋之恕也包承在小人則吉之大易之恕也

說卦傳亦中下三篇漢宣時河上一女子掘得之中下二篇字畫漫滅不可復識後人因以序卦雜卦二傳足之非孔子舊文也

益三爻凶事程傳以爲凶荒之事者得之如周禮救荒諸政皆損上以益下也凡爲民禦災捍患皆用凶事以益民六三雖陰柔不中不正然居下體之上有益民之責苟爲民禦災捍患而有誠信合乎中道則可以如禹之用玄圭而告成功不爲矜伐矣

井初爻舊井无禽禽乃鳥獸總名禽無井飲之理但井傍必有餘瀝所積而鳥獸來飲今井不爲人所汲則無餘瀝而鳥獸不來也

四月之什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朱傳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殃非怨誹不怒之旨劉原父云言我之先祖匪以人恩畜我乎何爲忍使我當此亂世而生劉說爲當

或問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何謂也劉原父曰人樂極則舞獸不能舞推其樂極則亦宜舞也故謂之率舞

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蔡註俱非此言柔遠之道在於內治惇德允元而難於用人則內治脩矣內治旣脩蠻夷自服任人非王人難於任人者愼於用人也

盤庚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當以予告汝句訓汝猷句黜乃心無傲從康句訓汝猷訓汝以當爲之事卽下文之黜乃心無傲從康是也蔡註作予告汝訓旣非語氣而近有以予告汝訓汝爲斷者則下猷黜乃心尤不成文理

武成一篇總是史臣之文本無脫漏亦無錯簡不必改動王若云云是述武王告神之意非當時祭告之

辭也中間稱頌功德與湯誥不同今旣作史又作武王自言文理悖謬宜其指爲脫簡耳長於史筆者能辨之

酒誥祀茲酒惟天降命酒亦稱天他事從可知矣觀此而後知出王游衍天誠體物而不遺焉

太甲王徂桐宮居憂者居仲壬之憂也桐宮成湯陵墓之地必仲壬附葬於桐故伊尹有營宮之謀序云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孫季昭示兒篇謂放當作教以篆文相近故譌爾

康王之誥惟周文武誕受羑若諸儒或以爲出羑里之囚而天命始順或以爲羑里逆境而文王順處之或以爲天所眷佑或以爲厥若之謨其義皆不通周洪謨曰按韻書羑善也若順也誕受羑若者蒙上文而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大受而順善之也大受者見其極負荷之量善順者見其有靈承之實也此二句與君奭所謂天降於殷殷旣墜命我有周旣受同意

伏生今文尙書舜典原合於堯典孔安國分愼徽以下另爲一篇曰舜典至蕭鸞四年姚方興以愼徽五典疑於篇首脫漏又增曰若以下二十八字小人之

無忌憚未有甚於此者括倉王文憲削去之而以孟子勞之來之五句補入五教在寬之下可謂達識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鳥之懼也瞻彼中林甡甡其鹿獸之懼也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昆蟲之懼也故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寒夜錄卷下終

寒夜錄校勘記

卷上

十頁十七行巳原誤以十八行丈原誤文　十六頁二行追原誤迢　十九頁十二行不原誤再　二十五頁十三行使原誤廋　二十八頁十七行晚原誤曉　三十四頁十八行後下原脫爲字　三十九頁十三行恭原誤参　四十二頁十五行徵原誤徽　十七行奘原誤裝　四十三頁十八行六人下原脫一人字

卷下

二頁十八行兩國原作兩封　三頁二行柘原誤拓　五頁九行下原脫記字　六頁八行同原誤固　十一頁九行寬原誤窺　十三頁四行賤原誤餞　十九頁九行役原誤投　二十一頁十六行且原誤只　二十三頁十三行某原誤其　二十四頁八行睢原誤雁　二十六頁十四行杓原誤約　二十七頁十一行寺原誤侍十三行帶原誤埽　二十八頁六行不原誤一　三十頁十四行私原誤弘　三十三頁十四行魄原誤醜　三十九頁末行好利二字原倒　四十二頁八行父原誤艾　四十三頁十八行伏原誤伏　四十六頁首行同原誤何　十三行淄原誤緇

南昌魏元曠校

寒夜錄校勘續記

卷上

二頁十四行古當作四　十九行詩下五字衍

四頁二行已誤曰　十一行焉下字宇衍

十三頁十六行留兩當從學海本作留滯

十七頁五行南坦當從學海本作南垣

十八頁五行泆學海本作法

十九頁二行死疾當作死時

二十頁十行雄鳴當作雄鷄

廿四頁六行元懋學海本作元美

廿三頁十八行學海本删去兼又在於胡虜六字

廿八頁八行裸字當從學海本作裹　十二行馳誤之

四十二頁十五行徵兩當從學海本改徵雨　十八行淯池二字當從學海本攻証以

四十四頁六行公字學海本作人是

卷下

三頁二行與之下有脫文　十五行例疑當作輕

七頁十四行眨眼二字學海本作眼眨

九頁四行開宴學海本作開宴是

十二頁六行耳當作是

十四頁九行萊誤菜

十七頁五行祠上當補岱字

十八頁十一行林下當從學海本補貞字　十四行賈太傅客經學海本作揚子雲客難是

廿三頁十五行一事學海本作之事是

廿四頁二行省直二字疑倒

廿六頁九行徑誤往

三十六頁八行閨誤間

四十頁十四行缺文及庚辰二字學海本作鷄鳴登日觀是雪立作雪隱

四十三頁首行殼學海本作聲

四十六頁首行同字仍當作何

丁巳閏二月胡思敬覆校

石莊此錄詩文話居多其次爲經說間亦稱述舊聞或表章先哲遺訓咸於政學有裨蓋容齋伯厚之流也原抄出自江南圖書局書眉有批舉其舛誤數條不知何人之筆如韋后與欽宗指目爲誓誤作徽宗舜典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誤以爲姚方興自增自係一時疎失著作家往往有之未足爲石莊病也學海類編刪去一百四十餘條反多增卷數殆沿明季刻書餘習讀者宜善擇之丁巳閏二月胡思敬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１３
作者＝
页数＝７６３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